繪圖宋史通俗演義

第一冊



歷史小說

繪圖宋史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書局印行

宋史通俗演義序

後儒之讀宋史者嘗以繁蕪為病夫宋史固繁且蕪矣然遼金二史則又有譏其疏畧者夫遼史百十六卷金史百三十五卷較諸四百九十六卷之宋史固有繁簡之殊然亦非窮累年之目力未必盡能詳閱也柯氏作宋史新編凡二百卷薛氏宋元通鑑百五十七卷王氏宋元資治通鑑六十四卷陳氏宋史紀事本末百有九卷皆併遼金二史於宋史中悉心編訂各有心得或此詳而彼畧或此畧而彼詳通儒尚有闕如之憾問諸近今之一孔士有併卷帙而未盡晰者遑問其徧覽否也他如遺乘雜出紀載宋事東一鱗西一爪多或數帝少僅一王欲會通兩宋政教之得失及區別兩宋史籍之優劣者不得不博蒐而悉閱之然豈所望於詹詹小儒乎若夫宋代小說亦不一而足大約荒唐者多確鑿者少龍虎爭雄並無其事狸貓換主尤屬子虛狄青本面涅之徒貌何足羨龐籍非懷奸之相毀出不經岳氏後人不聞朝中選帥金邦太子曷嘗胯下喪身種種謬談不勝枚舉而後世則以訛傳訛將無作有勸善不足導欺有餘為問先民之輯諸書者亦何苦為此憑虛捏造以誣古而欺今乎此則鄙人之所大惑不解者也夫以官書之辭煩義奧不暇閱亦不易閱乃托為小說演成俚詞以供普通社會之覽觀不可謂非通俗教育之助顧俚言之則可而妄言之亦奚其可乎鄙人不敏曾輯

元明清三朝演義以供諸世世人不嫌其陋反從而歡迎之乃更溯南北兩宋舉三百二十年之事實編成演義共百回其間治亂興亡賢奸善惡非敢謂悉舉無遺而於宏綱鉅目則固已一一揭櫫無脫漏焉且官稗並採務擇其信而有徵者筆之於書至若虛無恍惚之談則概不闌入閱者取而觀之其或有實事求是之感乎書成聊誌數語用作弁言

中華民國十一年元月古吳蔡東帆自識於臨江書舍

兩宋世系圖

按太宗元年即太祖十七年故北宋歷九主共百六十八年高宗元年即欽宗二年恭宗元年即端宗元年帝昺元年即端宗三年故南宋歷九主共百五十二年

- (一)宋太祖趙匡胤 在位十七年
  - 燕王德昭
  - 秦王德芳
- (二)太宗光義 在位二十二年
  - (三)真宗恒 在位二十五年
    - (四)仁宗禎 在位四十年
  - 商恭靖王元份 —— 濮安懿王允讓 —— (五)英宗曙 在位四年
- (六)神宗頊 在位十八年
  - (七)哲宗煦 在位十五年
  - (八)徽宗佶 在位二十五年
    - (九)欽宗桓 在位二年

南宋

- (一)高宗構 在位三十六年
- (二)孝宗瑋(秦王德芳六世孫高宗養子) 在位二十七年
- (三)光宗惇 在位五年
- (四)寧宗擴 在位三十年
- (五)理宗昀(燕王德昭九世孫寧宗養子) 在位四十年
- 福王與芮 —— (六)度宗禥 在位十年
  - (七)恭宗㬎
  - (八)端宗昰
  - (九)帝昺

繪圖宋史通俗演義目錄

第一卷

第二卷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上海會文堂印行



上海會文堂印行


陳摶
石守信
高懷德
燕國長公主


南唐主李煜
吳越王錢俶
南漢王劉倀
北漢主劉繼光


李筠
韓通
李重進



上海會文堂印行


曹彬
楊業
潘美
楊延昭



上海會文堂印行


遼主耶律隆緒
蕭太后
耶律休哥


呂夷簡
王曾
王欽若
丁謂


劉太后
曹皇后
宋仁宗
李宸妃


范仲淹
韓琦
富弼
歐陽脩


李德明
李繼遷
李元昊


包拯
文彦博
儂智高
狄青



高皇后
宋英宗
宋神宗
王安石



上海會文堂印行


周敦頤
張載
程顥
程頤


林靈素
宋徽宗
宋欽宗
蔡京


張叔夜
宋江
童貫
方臘



上海會文堂印行



宋高宗
李綱
韋太后
宗澤


韓世忠
岳飛
岳雲
梁夫人


張邦昌
黃潛善
汪伯彥
秦檜
檜妻王氏

上海會文堂印行




朱熹
趙汝愚
宋寧宗
韓侂胄


宋理宗
真德秀
魏了翁
史彌遠


宋恭宗
宋度宗
謝太后
賈似道



上海會文堂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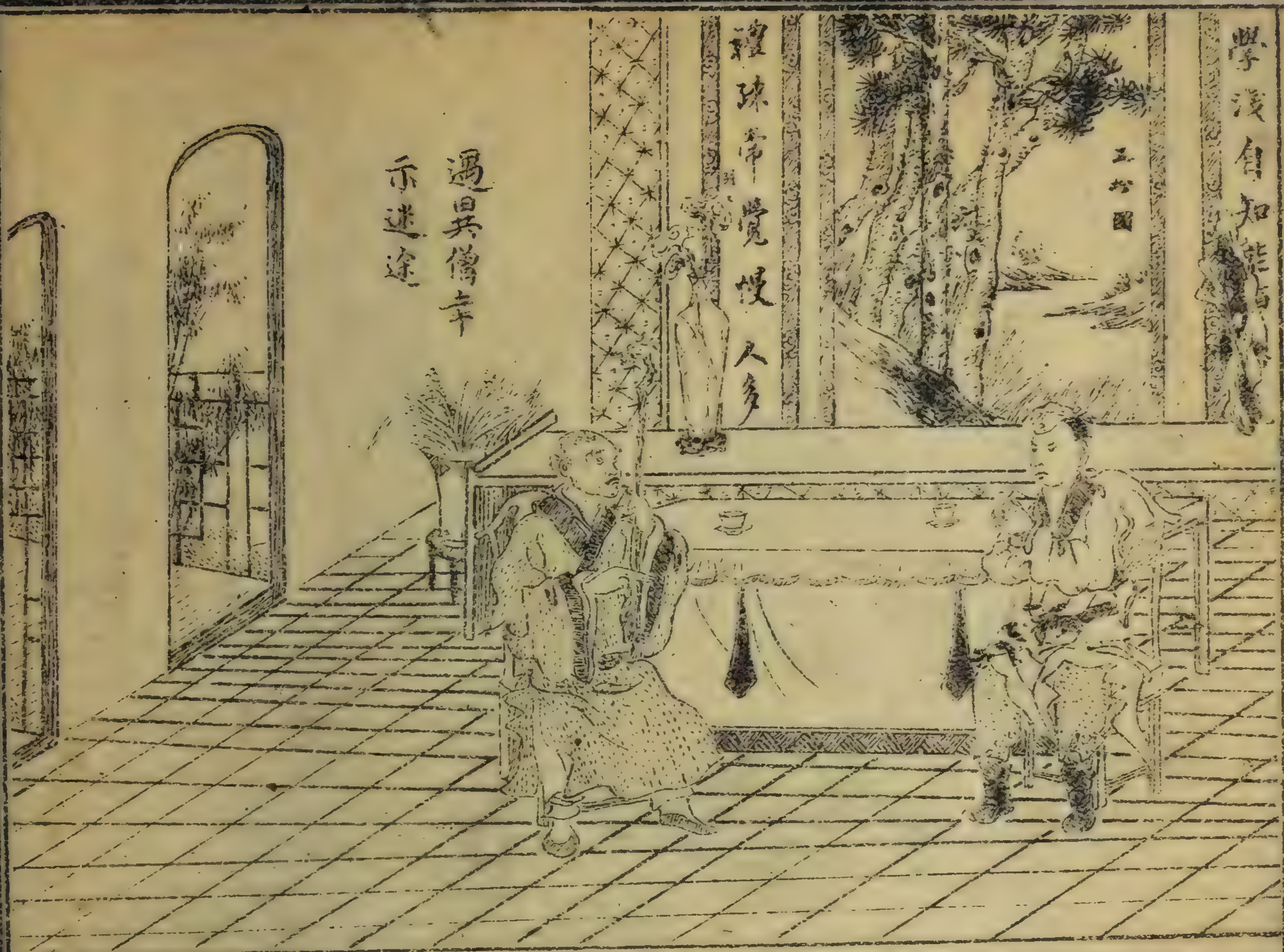

元太祖
鐵木真
元世祖忽必烈
伯顏
張弘範

宋史通俗演義　卷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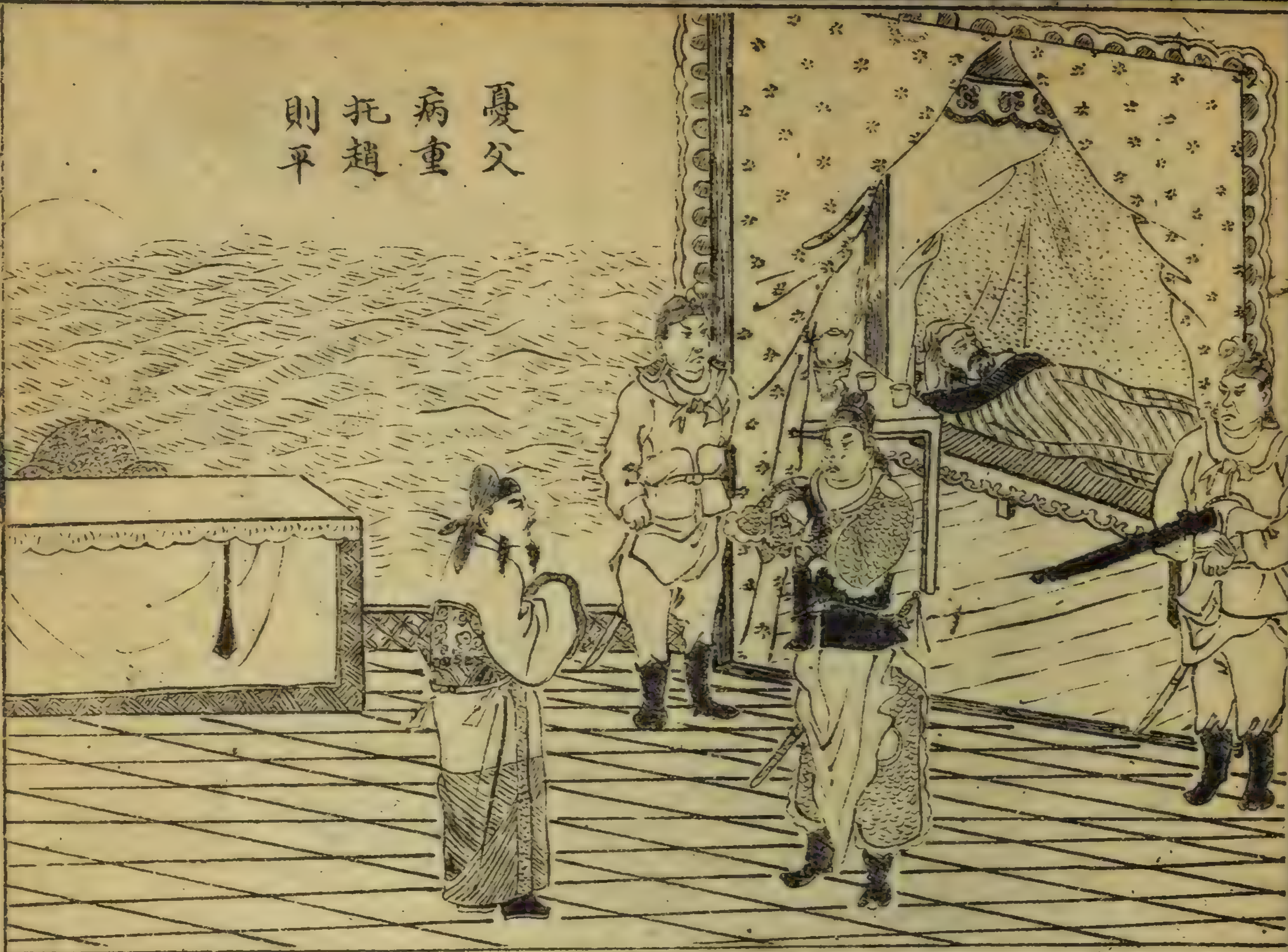




上海會文堂印行


學淺自知能
禮疎常覺慢人多
遇異僧幸示迷途


郝洪敲邊擒藥師





上海會文堂印行


紫金山唐營盡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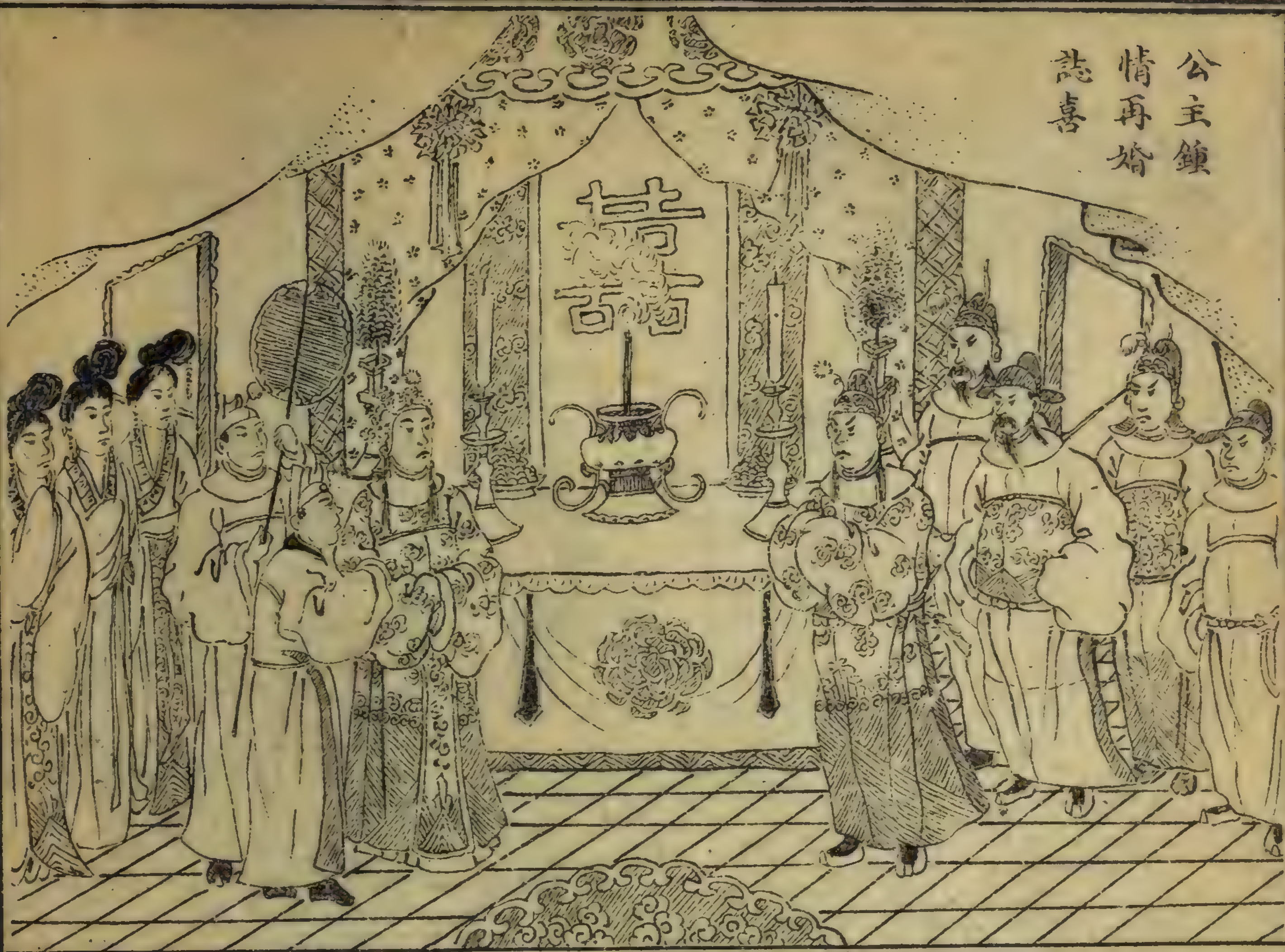

瓦橋關遼將出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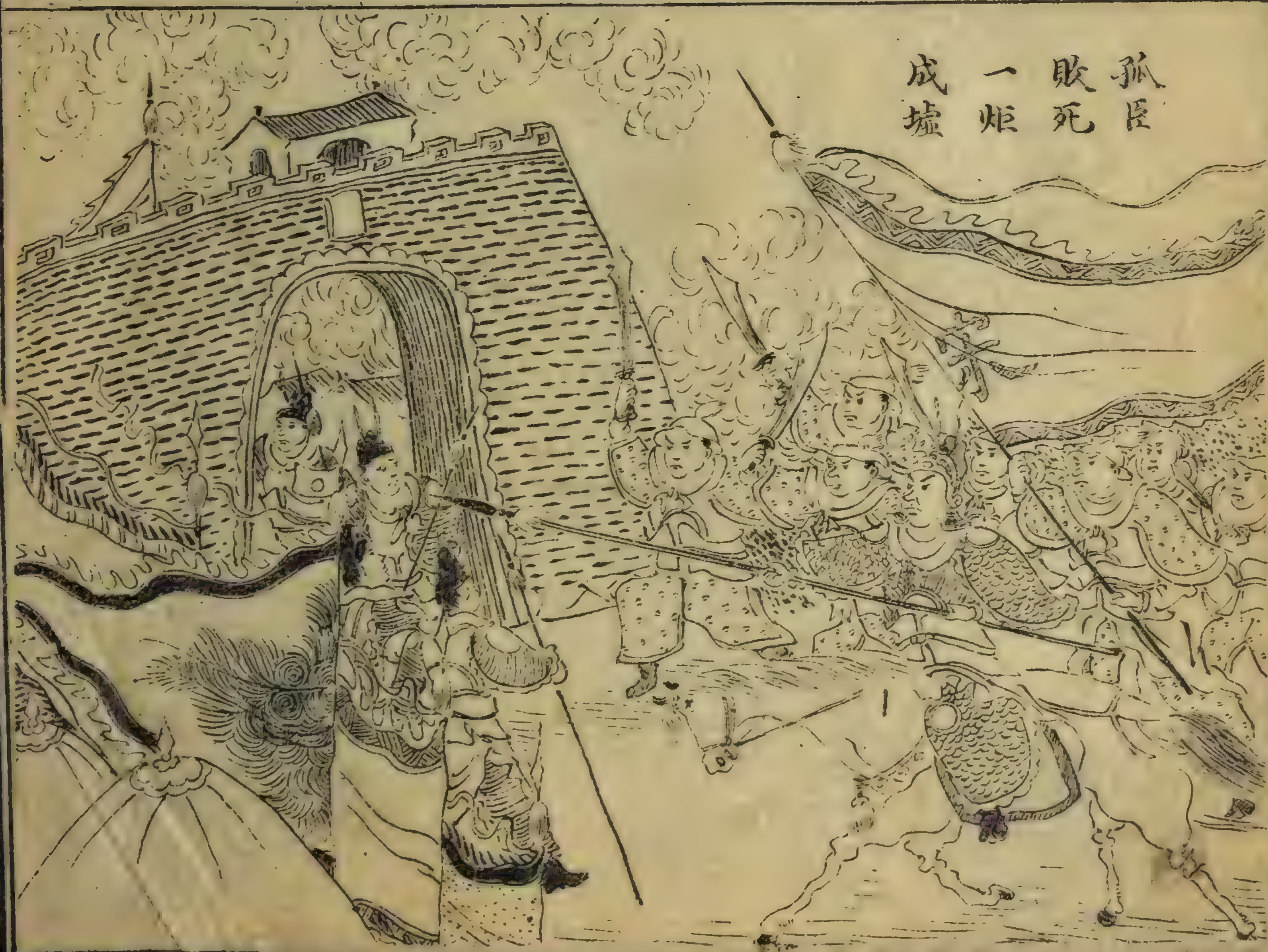


陳橋驛定策立新君


崇元殿受禪登大位

上海會文堂印行


公主鍾情再婚誌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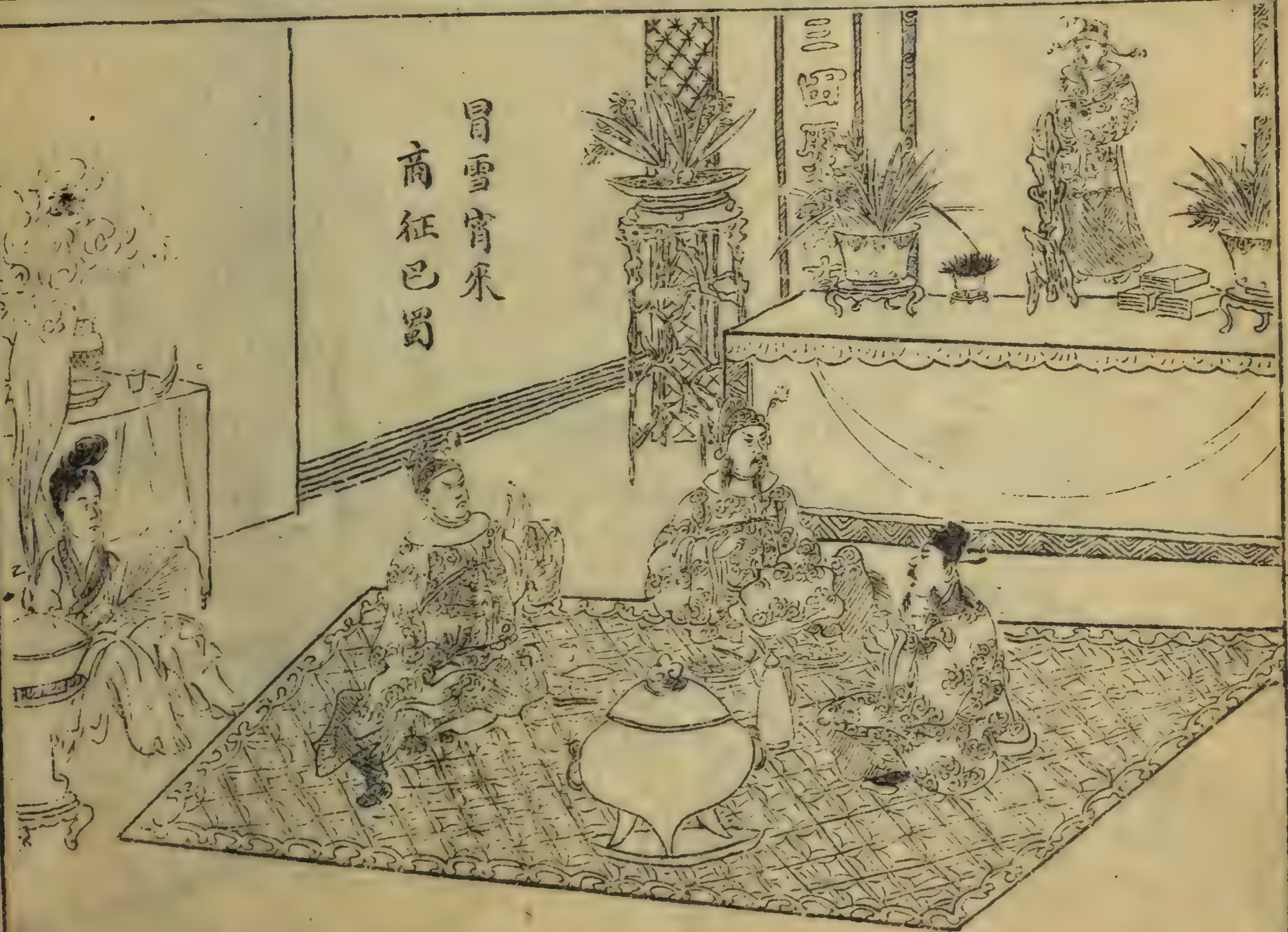

孤臣敗死一炬成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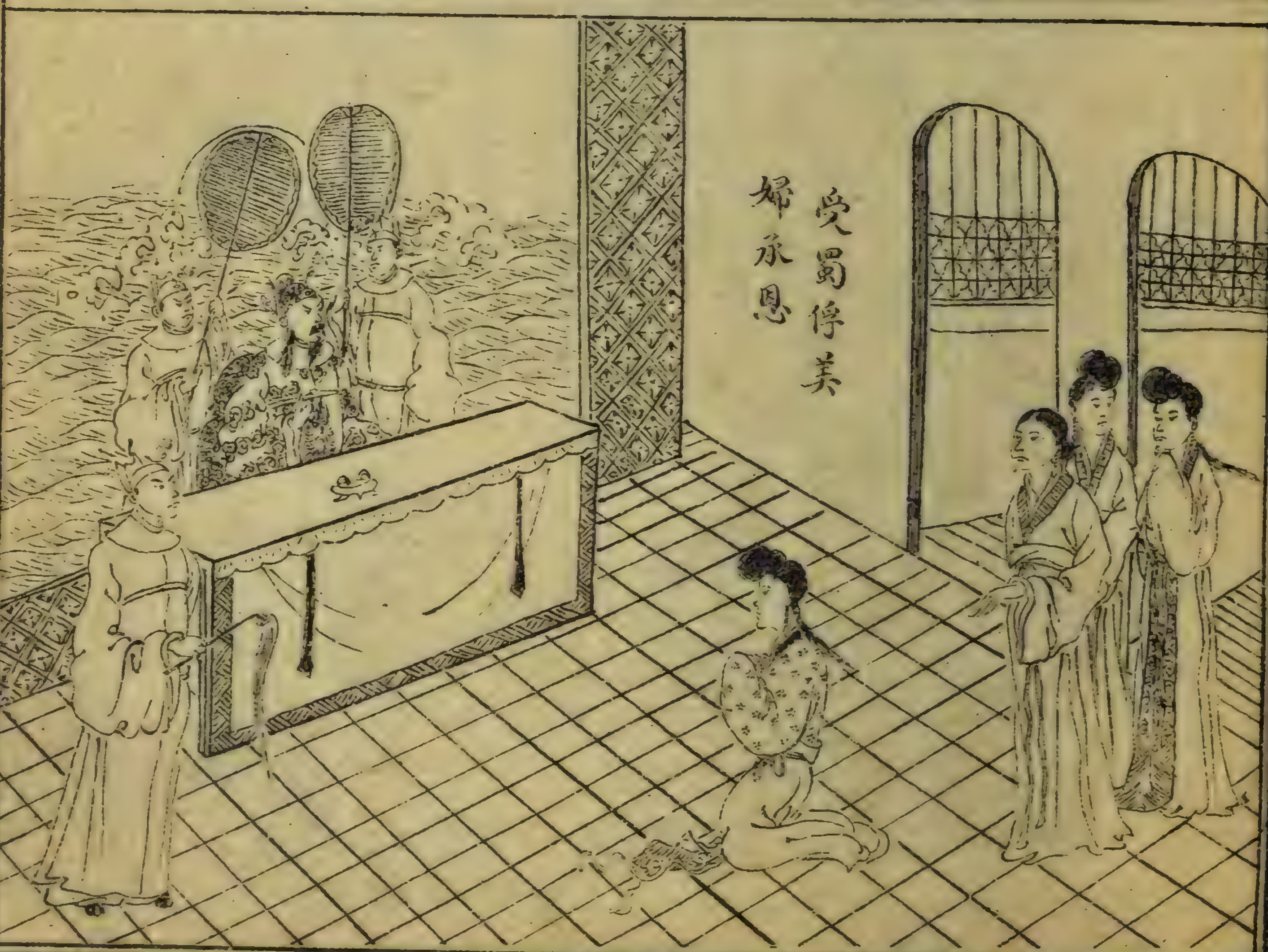


上海會文堂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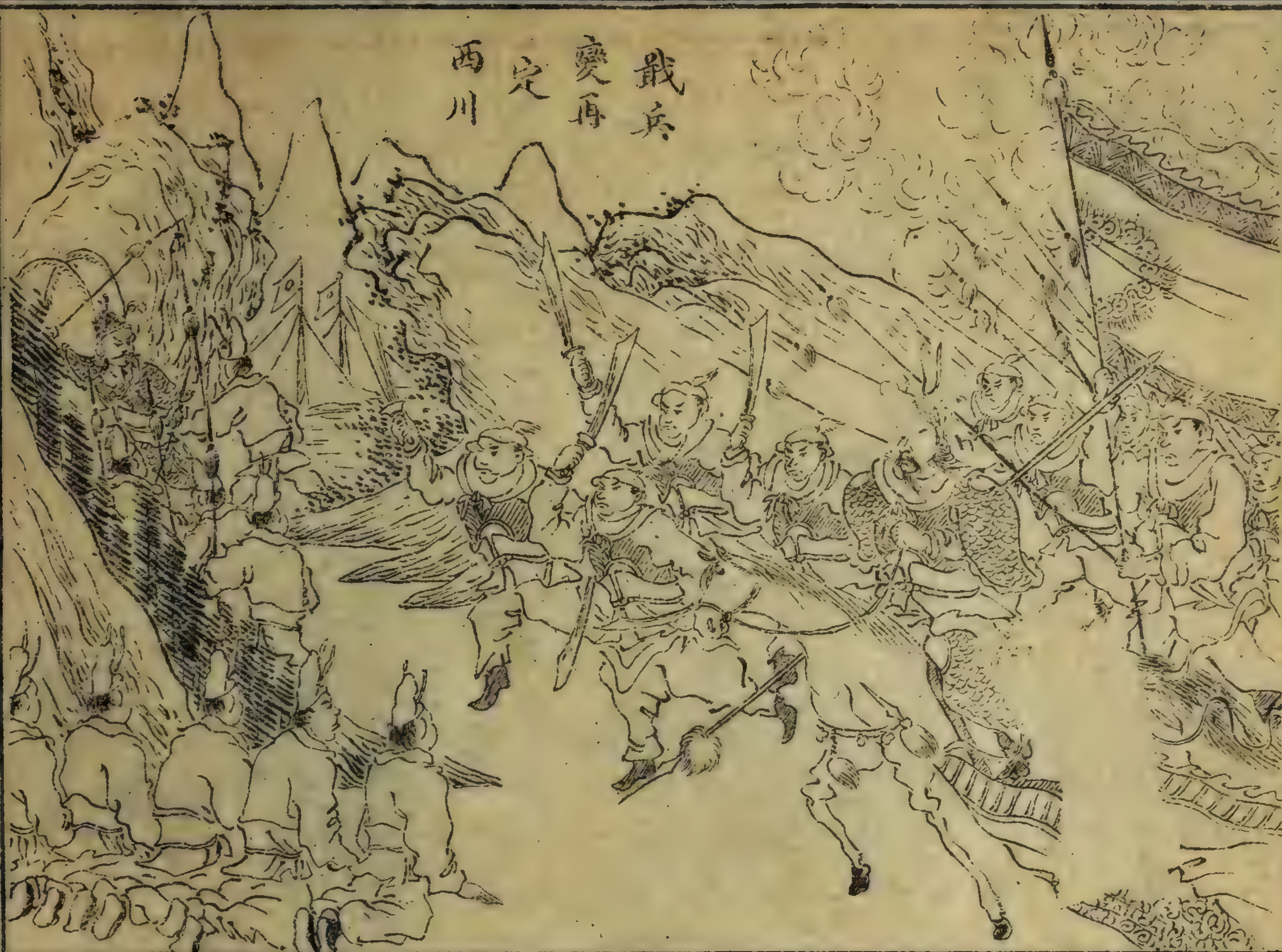

遣師南下
戡定荆湘


冒雪宵來
商征巴蜀





上海會文堂印行


戢兵變再定西川


興王師得平南漢

第一回　河洛降神奇兒出世　弧矢見志遊子離鄉

得國由小兒失國由小兒這是元朝的伯顏拒絕宋使的口頭語本沒有甚麽秘讖作為依據但到事後追憶起來卻似有絕大的因果隱伏在內宋室的江山是從周主宗訓處奪來宗訓沖齡踐阼曉得甚麽保國保家的法兒而且周主繼后符氏又是初入宮中纔為國母（周世宗納符彥卿女為后后殂復納其妹入宮纔十日）所有宮廷大事全然不曾接洽陡然遇着大喪鎮日裏把淚洗面恨不隨世宗同去可憐這青年嫠婦黃口孤兒煢煢孑立形影相弔那殿前都點檢趙匡胤便乘此起了異心暗地裏聯絡將弁託詞北征陳橋變起黃袍加身居然自做皇帝擁兵還朝看官你想七歲的小周王二十多歲的周太后無拳無勇如何抵敵得住眼見得由他播弄驅往西宮好好的半壁江山霎時間被趙氏奪去還說是甚麽禪讓甚麽曆數甚麽保全故主甚麽坐鎮太平彼歌功此頌德差不多似舜禹復出湯文再生（中國史官之不值一錢便是此等諛頌所累）這時正當五季以降亂臣賊子搶攘數十年得了一個逆取順守彼善於此的主兒百姓都快活得很那個去追究隱情因此遠近歸附好容易南收北撫混一區夏一番事情兩番做成這真叫作時來福輳微倖成功呢偏是皇天有眼看他傳到八九世降下一個勁敵把他河北一帶先行奪去

上海會文堂印行

仍然令他坐個小朝廷康王南渡又傳了八九世元將伯顏引兵渡江勢如破竹可巧南宋一綫剩了兩三個小孩子今年立一個明年被敵兵擄去明年再立一個不到兩年又驚死了遺下趙氏一塊肉孤苦伶仃流離海嶠勉勉强强的過了一年徒落得崖山覆没帝子銷沉就是文陸張幾個忠臣做到力竭計窮終歸無益先後畢命一死謝責可見得果報昭彰天道不爽憑你如何巧計安排做成一番掀天揭地的事業到了子孫手裏也有人看那祖宗的樣子不是巧取便是强奪悖入悖出總歸是無可逃避呢（為世人作一棒喝並非迷信之言）不過惡多善少報應必速善多惡少報應較遲試看朱温李存勗不敬聽劉知遠郭威等人多半是淫凶暴虐善不敵惡自己雖然快志子孫不免遭殃忽而興忽而亡總計五季十三君一古腦兒只四五十年獨兩宋傳了十八主共有三百二十年這也由趙氏得國以後頗有幾種深仁厚澤維繫人心不似那五季君主一味强暴所以歷世尚久比兩漢只短數十年比唐朝且長數十年等到山窮水盡方致滅亡這却是天意好善格外優待呢小子閑覽宋史每歎宋朝的善政却有數種第一種是整肅宮闈没有女禍第二種是抑制宦官没有奄禍第三種是睦好懿親没有宗室禍第四種是防閑戚里没有外戚禍第五種是寵典禁兵没有强藩禍不但漢唐未能相比就是夏商周三代恐怕還遜他一籌但也有兩大誤處北宋抑兵太過外之良將南宋

任賢不專內之良相遼金元三國迭起北方屢為邊患當趙宋全盛的時候還不能收復燕雲十六州後來國勢日衰無人專閫罷兵一入如摧枯拉朽一般今日失兩河明日割三鎮帝座一傾主子被虜到了南渡以後殘喘苟延已成弩末稍稍出了幾員大將又被那賊臣奸相多方牽制有力沒處使有志沒處行風波亭上冤獄構成西子湖邊騎驢歸去大家心灰意懶坐聽敵亡沒奈何迎敵乞降沒奈何蹈海殉國說也可憐兩宋三百二十年間始終被夷狄所制終弄到舉國授虜寸土全無彼時懲前毖後的趙太祖那裏防得到這般收場其實是人有千算天教一算若非冥冥中有此主宰那篡竊得來的國家反好長久永遠千年不敗咳天下豈有是理哩（總冒一段仍歸到篡竊之罪筆大如椽心細似髮）

看官不要笑我饒舌請看下文依次敘述信而有徵纔知小子是覈實陳詞並非妄加褒貶哩（稗官野乘一向謅首）且說後唐明宗天成二年洛陽的夾馬營內生下一個香孩兒遠近傳為異聞什麼叫作香孩兒呢相傳是兒初生赤光繞室并有一股異香圍裹兒體經宿不散因此叫作香孩兒（從異聞入手下筆突兀）或謂後唐明宗孝嗣源繼阼以後每夕在宮中焚香向天拜祝自言某本胡人為眾所推暫承唐統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撥亂反正混一中原誰知他一片誠心感格上蒼誕生靈異洛陽的香孩兒便是將來的真命天子生有異徵也是應有的預兆（香孩兒事見正史雖或由史官諛頌但崛起為帝傳統三百年當非凡人可比）究竟這

香孩兒姓甚名誰。看官聽着。便是宋太祖趙匡胤。（畫龍點睛）他祖籍涿州。本是世代為官。不同微賤。高祖名朓。曾受職唐朝。做過永清文安幽都的大令。曾祖名珽。歷官藩鎮。兼任御史中丞。祖名敬。又做過營薊涿三州刺史。父名弘殷。少驍勇。善騎射。後唐莊宗時。曾留典禁軍。娶妻杜氏。係定州安喜縣人。治家嚴毅。頗有禮法。第一胎便生一男。取名匡濟。不幸夭逝。第二胎復生一男。就是這個香孩兒。香孩兒體有金色。數日不變。（難道是羅漢投胎）到了長大起來。容貌雄偉。性情豪爽。大家目為英器。乃父弘殷。歷後唐後晉二朝。未嘗失職。香孩兒趙匡胤。出入營中。專喜騎馬。復好射箭。有時弘殷出征。匡胤侍母在家。無所事事。輒以騎射為戲。母杜氏勸他讀書。匡胤奮然道。治世用文。亂世用武。現在世事擾亂。兵戈未靖。兒願嫻習武事。留待後用。他日有機可乘。得能安邦定國。纔算出人頭地。不至虛過一生呢。（人生不可無志。請看宋太祖自負語）杜氏笑道。但願兒能繼承祖業。毋玷門楣。便算幸事。還想甚麼大功名大事業哩。匡胤道。唐太宗李世民。也不過一將門之子。為什麼化家為國。造成帝業。兒雖不才。亦想與他相似。轟轟烈烈。做個大丈夫。母親以為可好麼。杜氏怒道。你不要信口胡說。世上說大話的人。往往後來沒用。我不願聽你瞎鬧。你還是讀書去罷。匡胤見母親動怒。纔不敢多嘴。默然退出。怎奈天性好動。不喜靜居。往往乘隙出游。與鄰里少年。馳馬角射。大衆多看他不過。免不得有妒害的心思。一日。

有少年某牽一惡馬來訪匡胤湊巧匡胤出來見了少年卻是平素往來互相熟識立談數語便問他牽馬何事少年答道這馬雄壯得很只是沒人能騎我想你有駕馭才或尚能馳騁一番所以特來請教匡胤將馬一瞧黃鬃黑鬣並沒有什麼奇異不過馬身較肥略覺高大便微哂道天下沒有難騎的馬匹越是怪馬我越要騎他但教駕馭有方怕他倔強到那裏去（後來駕馭武臣亦是此術）少年恰故意說道這也不可一概論的盧馬常妨主人也宜小心為是（遣將不如激將少年亦會使刁）匡胤笑道不能馭馬何能馭人你看我跑一回罷少年對他嘻笑且道我去攜馬鞍等來可好麼匡胤笑道要什麼馬鞍等物說至此即從少年手中取過馬鞭奮身一躍上馬而去那馬也不待鞭策向前急走但看他展開四蹄似風馳電掣一般倏忽間跑了五六里前面恰有一城城闉不甚高大行人頗多匡胤恐飛馬入城人不及避或至撞損不如阻住馬頭仍從原路回來偏這馬不聽約束而且因沒有銜勒令人無從羈絆匡胤不覺焦急正在馬上設法俯首凝思不料這馬跑得越快三腳兩步竟至城闉至匡胤擡起頭來湊巧左額與門楣相觸似覺微痛連忙向後一仰好一個倒翻觔斗從馬後墜將下來（我為他捏一把冷汗）某少年在後追躡遠遠的見他墜地禁不住歡呼道匡胤匡胤你今朝也着了道兒任你頭堅似鐵恐也要撞得粉碎了正說着驀見匡胤仍安立地上只馬恰從斜道竄去離了一箭多地匡

亂後搶步追馬趕上一程竟被追着依然聳身騰上揚鞭向馬頭一攔馬卻隨鞭回頭不似前次的倔强順着原路安然回來少年在途次遇着見匡亂面不改色從容自若不由的驚問道我正為你擔憂總道你此次墜馬定要受傷偏你卻有這麼本領仍然乘馬回來但身上可有痛楚麼匡亂道我是毫不受傷但這馬恰是性悍非我見機翻下好頭顱早已撞碎了言罷下馬作別竟自回去某少年也牽馬歸家無庸細表惟匡亂聲名從此漸盛各少年多敬愛有加不敢侮弄就中與匡亂最稱莫逆乃是韓令坤與慕容延釗兩人令坤籍隸磁州延釗籍隸太原都是少年勇敢倜儻不羣因聞匡亂盛名特來拜訪一見傾心似舊相識嗣是往來無間聯成知己除研究武備外時或聯轡出游或校射或縱獵或蹴踘或擊毬或作樗蒱戲某日與韓令坤至土室中六博為懽正在呼幺喝盧的時候突聞外面鳥雀聲喧很是嘈雜都不禁驚訝起來匡亂道敢是有毒蟲猛獸經過此間所以驚起鳥雀有此喧聲好在我等各帶着弓箭儘可出外一觀射死幾個毒蟲幾個猛獸不但為鳥雀除害並也為人民免患韓兄以為何如令坤聽了大喜道你言正合我意（一主一將應寓仁心）當下停了博局挾了弓矢一同出室四處探望並沒有毒蟲猛獸只有一羣喜雀互相搏鬭因此噪聲盈耳韓令坤道雀本同類猶爭鬧不休古人所謂雀角相爭便是此意匡亂道我等可有良法替他解圍令坤道這

有何難一經驅逐自然解散了匡胤道你我兩人也算是一時好漢為什麼效那兒童舉動去趕鳥雀呢令坤道依你說來該怎麼辦匡胤道兩造相爭統是很戾的壞處我與你挾着弓箭正苦沒用何妨彈死幾隻暴雀隱示懲戒來來你射左我射右看那個射得着哩令坤依言便抽箭搭弓向左射去匡胤也用箭右射颼颼的發了數箭射中了好幾隻隨箭墮下餘雀統已驚散飛逃得無影無踪了（除暴之法均可作如是觀）兩人方櫜弓戢矢忽又聽得一聲怪響從背後過來彷彿與地震相似急忙返身後顧那土室卻無緣無故坍塌下來令坤驚訝道好好一間土室突然坍倒正是出人意外虧得我等都出外彈雀否則壓死室中沒處呼寃呢匡胤道這真是奇極了想是你我命不該死特借這雀噪的聲音叫我出來雀既救我的命我還要他的命這是大不應該的現在悔已遲了你我不如拾起死雀一一掩埋纔是（莫非仁術）令坤也即允諾當將死雀盡行埋訖然後分手自歸會晉亡漢繼中原一帶多被遼主蹂躪民不聊生匡胤年逾弱冠聞着這種消息未免憂歎恨不得立刻從軍驅除大敵既而遼主道殁遼兵北去（事見五代史故此處從畧）匡胤父弘殷已為匡胤聘定賀女擇吉成婚燕爾新婚自在意中免不得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到了漢乾祐中（隱帝時）弘殷出征鳳翔戰敗王景積功擢都指揮使匡胤未曾隨征在家閒着又惹起一腔壯志便欲辭母西行乃母杜氏不肯照允他竟潛身外出直

往襄陽在途寄信回家勸慰母妻那母妻纔得知曉但已無法挽留只好聽他前去匡胤初經遠游未識路徑本擬向西從父不意走錯了路反遶道南行及自知有誤索性將錯便錯順道行去所苦隨身資斧帶得不多行至襄陽一無所遇反將川資一概用盡關山失路日暮途窮那時進退維谷不得已投宿僧寺僧徒多半勢利看他行李蕭條衣履黯敝已料到是落魄征夫樂得白眼相對當下譁聲逐客不容羈留匡胤沒法只好婉詞央告借宿一宵說至再三仍不得僧徒允洽頓時忍耐不住便厲聲道你等禿奴這般無情休要惹我懊惱一僧隨口戲應道你又不是個皇帝說要甚麼便依你甚麼我今朝偏不依你看你使出什麼法兒道言未絕那右足上已着了一踢不知不覺的倒退幾步跌倒地上旁邊走過一僧叱匡胤道你敢是強徒嗎快吃我一拳說時遲那時快這僧拳已向匡胤胸前猛擊過來匡胤不慌不忙輕輕的伸出右手將他來拳接住喝一聲去那僧已退了丈許撲塌一聲也向地上睡倒了還有幾個小沙彌嚇得魂不附體統向內飛奔不一時走出了一個老僧衲衣錫杖款款前來匡胤瞧將過去却是龐眉皓首癯骨清顏比初見的兩僧大不相同不由的躁釋矜平竦然起敬小子有詩詠那老僧道

莫言方外乏奇人參透禪關悟夙因願借片帆風送力好教真主出迷津

欲知老僧如何對付且至下回表明

看本回一叚總冒已將宋朝三百年事包括在內所謂振衣挈領舉網提綱以視俗本小說空空洞洞的說了幾句套話固自大相逕庭矣後半敘入宋太祖出身都是依据正史不涉虛誕偏下筆獨有神采令人刮目相看是蓋具史家小說家之二長故能雋妙若此古人所謂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吾於作者亦云

第二回　遇異僧幸示迷途　掃强敵違擒渠帥

卻說寺中有一老僧出見匡胤匡胤知非常僧向他拱手老僧慌忙答禮且道小徒無知冒犯貴人幸勿見怪匡胤道貴人兩字僕不敢當現擬投効戎行路經貴地無處住宿特借寶剎暫寓一宵那知令徒不肯相容並且惡語傷人以至爭執亦乞高僧原諒老僧道點檢作天子已有定數何必過謙匡胤聽了此語莫明其妙便問點檢為誰老僧微笑道到了後來自有分曉此時不便饒舌（埋伏後文）說畢便把墜地的兩僧喚他起來且呵責道你等肉眼那識聖人快去將客房收拾好了准備貴客休息兩僧無奈應命起立老僧復問及匡胤行囊匡胤道只有箭囊弓袋餘無別物老僧又命兩徒攜往客房自邀匡胤轉入客堂請他坐下並呼小沙彌獻茶待茶已獻入纔旁坐相陪匡胤問他姓名老僧道老衲自幼出家至今已將百年姓氏已經失記了（正史不載老僧姓氏故借此略過）匡

上海會文堂印行

胤道總有一個法號老僧道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老僧嘗自署空空別人因呼我為空空和尚匡胤道法師壽至期頤道行定然高妙弟子愚昧未識將來結局還乞法師指示老僧道不敢不敢夾馬營已呈異兆香孩兒早現奇徵後福正不淺哩匡胤聽了越覺驚異不禁離座下拜老僧忙即避開且合掌道阿彌陀佛這是要折殺老衲了匡胤道法師已知過去定識未來就使天機不可洩漏但弟子此時正當落魄應從何路前行方可得志老僧道再向北行便得奇遇了匡胤沉吟不答老僧道貴人不必疑慮區區資斧老衲當代籌辦（有此奇僧真正難得）匡胤道怎敢要法師破費老僧道結些香火緣也是老衲分內事今日在敝寺中荒宿一宵明日即當送別免得誤過機緣說至此即呼小沙彌至前囑咐道你引這位貴客到客房暫憩休得怠慢小沙彌遵了師訓導匡胤出堂老僧送出門外向匡胤告辭扶杖自去匡胤隨至客房見牀榻被褥等都已整設並且窗明几淨饒有一種清氣不覺欣慰異常過了片刻復由小沙彌搬入晚餐野簌園蔬清脆可賞匡胤正飢腸轆轆便龍吞虎飲了一番吃到果腹纔行罷手待殘肴撤去自覺身體疲倦便睡在牀上向黑甜鄉去了一枕初覺日已當窗忙披衣起牀當有小沙彌入房伺候盥洗並進早餐餐畢出外老僧已扶杖佇候兩下相見行過了禮復相偕至客堂談了片刻匡胤即欲告辭老僧道且慢老衲尚有薄酒三杯權當餞行且俟

午後起程。尙爲未晚。匡胤乃復坐定。與老僧再談時局。并問何日可致太平。老僧道。中原混一。便可太平。爲期也不遠了。匡胤道。眞人可曾出世。老僧道。遠在千里。近在眼前。但總要戒殺好生。方能統一中原。（趙氏得國之由。已預此一語）匡胤道。這個自然。兩下復縱論多時。但見日將亭午。由小沙彌搬進素肴。并熱酒一壺。陳列已定。老僧請匡胤上坐。匡胤謙不敢當。且語老僧道。蒙法師待愛。分坐抗禮。叨惠已多。怎敢僭居上位哩。老僧微哂道。好好。目下蛟龍失水。潛德韜光。老衲尙得叨居主位。貴客還未僭越。老衲倒反僭越了。（語中有刺）言畢。遂分賓主坐下。隨由老僧與匡胤斟酒。自己卻用杯茗相陪。並向匡胤道。老衲戒酒除葷。已好幾十年了。只得用茶代酒。幸勿見罪。匡胤復謙謝數語。飲了幾杯。即請止酌。老僧也不多勸。即命沙彌進飯。匡胤吃了個飽。老僧只吃飯半盂。當由匡胤動疑。問他何故少食。老僧道。並無他奇。不過服氣一法。今日吃飯半盂。還是爲客破戒哩。匡胤道。此法可學否。老僧道。這是禪門眞訣。如貴客何用此法。（天子玉食萬方。何必辟穀）匡胤方不多言。老僧一面命沙彌撤肴。一面命僧徒取出白銀十兩。贈與匡胤。匡胤再三推辭。老僧道。不必不必。這也由施主給與敝寺。老衲特轉贈貴客。大約北行數日。便有棲枝。贐儀雖少。已足敷用了。匡胤方纔領謝。老僧復道。老衲并有數言。贈別。匡胤道。敬聽清誨。老僧道。遇郭乃安。歷周始顯。兩日重光。囊木應讖。這十六字。請貴客記取便了。匡胤茫然。

不解。但也不好盤問。只得答了領教兩字。當下由僧徒送交箭囊弓袋。匡胤即起身拜別。并訂後約道。此行倘得如願。定當相報。法師鑒察未來。何時再得重聚。老僧道。待到太平。自當聚首了。（太平二字是隱伏太平年號）匡胤乃挾了箭囊。負了弓袋。徐步出寺。老僧送至寺門。道了前途珍重一語。便即入內。匡胤遵着僧囑。北向前進。在途飽看景色。縱觀形勢。恰也不甚寂寞。至渡過漢水。順流而上。見前面層山疊嶂。很是險峻。山後隱隱有一大營。依險駐紮。并有大旗一面。懸空盪漾。燁燁生光。旗上有一大字。因被風吹着。急切看不清楚。再前行數十步。方認明是個郭字。當即觸動觀念。私下自忖道。老僧說是遇郭乃安。莫非就應在此處麼。（廻顧前文）便望着大營搶步前趨。不到片刻。已抵營前。營外有守護兵立着。便向前問訊道。貴營中的郭大帥。可曾在此麼。兵士道。在這裏。你是從何處來的。匡胤道。我離家多日了。現從襄陽到此。兵士道。你到此做甚麼。匡胤道。特來拜謁大帥。情願留營効力。兵士道。請道姓名來。匡胤道。我姓趙名匡胤。是涿州人氏。父現為都指揮使。兵士伸舌道。你父既為都指揮。何不在家享福。反來此投軍。匡胤道。亂世出英雄。不乘此圖些功業。尚待何時。（壯士驚聽者）兵士道。你有這番大志。我與你通報便了。看官你道這座大營。是何人管領。原來就是後周太祖郭威。他此時尚未篡漢。仕漢為樞密副使。隱帝初立。河中永興鳳翔三鎮。相繼抗命。李守貞鎮守河中。尤稱桀驁。為三鎮盟

主郭威受命西征特任招慰安撫使所有西面各軍統歸節制此時正發兵前進在途暫憩湊巧匡胤遇着便向前投効至兵士代他通報由郭威召入見他面方耳大狀貌魁梧已是器重三分當下問明籍貫並及他祖父世系匡胤應對詳明聲音洪亮郭威便道你父與我同寅現方報績鳳翔你如何不隨父前去反到我處投効呢匡胤述及父母寵愛不許從軍并言潛身到此的情形郭威乃向他說道將門出將當非凡品現且留我帳下同往西征俟立有功績當為保薦便了（郭雀兒恰也有識）匡胤拜謝嗣是留任郭營隨赴河中被堅執銳所向有功至李守貞敗死河中平定郭移任鄴都留守待遇匡胤頗加優禮惟始終不聞保薦因此未得優敘（無非留為己用）既而郭威篡立建國號周匡胤得拔補東西班行首并拜滑州副指揮未幾復調任開封府馬直軍使世宗嗣位竟命他入典禁兵（歷周始顯其言復驗）會北漢主劉崇聞世宗新立乘喪窺周乃自率健卒三萬人并聯結遼兵萬餘騎入寇高平世宗姓柴名榮係郭威妻兄柴守禮子為威義兒威無子嗣所以柴榮得立廟號世宗他年已適壯曉暢軍機郭威在日曾封他為晉王兼職侍中掌判內外兵馬事既得北方警報毫不慌忙即親率禁軍兼程北進不兩日便到高平適值漢兵大至勢如潮湧人人勇壯個個威風并有朔方鐵騎橫厲無前差不多有滅此朝食的氣象周世宗麾兵直前兩陣對圓也沒有什麼評論便將對將兵對兵各持

軍械戰鬬起來不到數合忽周兵陣內竄出一支馬軍向漢投降解甲棄械北向呼萬歲還有步兵千餘人跟了過去也情願作為降虜周主望將過去看那甘心降漢的將弁一個是樊愛能一個是何徽禁不住怒氣勃勃突出陣前麾兵直上喊殺連天漢主劉崇見周主親自督戰便令數百弓弩手一齊放箭攢射周主周主麾下的親兵用盾四蔽雖把周主護住麾蓋上已齊集箭鏃約有好幾十枝匡胤時在中軍語同列道主憂臣辱主危臣死我等難道作壁上觀麼言甫畢即挺馬躍出手執一條通天棍搗入敵陣各將亦不甘退後一擁齊出任他箭如飛蝗只是尋隙殺入俗語嘗言道一夫拚命萬夫莫當況有數十健將數千銳卒同心協力的殺將進去眼見得敵兵攪亂紛紛倒退（是匡胤第一次大功）周主見漢兵敗走更率軍士奮勇追趕漢兵越逃越亂周兵越追越緊等到漢主退入河東閉城固守周主方擇地安營樊愛能何徽等軍被漢主拒絕不准入城沒奈何仍回周營束手待罪周世宗立命斬首全軍股栗（應該處斬）翌日再驅兵攻城城上矢石如雨匡胤復身先士卒用火焚城城上越覺驚慌所有箭鏃一齊射下那時防不勝防匡胤左臂竟被流矢射着血流如注他尚欲裹傷再攻經周主瞧着召令還營且因頓兵城下恐非久計乃拔隊退還仍返汴都擢匡胤為都虞侯領嚴州刺史世宗三年復下令親征淮南淮南為李氏所據國號南唐主子叫作李璟（南唐源流見五代史）他與

周也是敵國周主欲蕩平江淮所以發兵南下匡胤自然從征就是他父親弘殷也隨周主南行先鋒叫作李重進官拜歸德節度使到了正陽南唐遣將劉彥貞引兵抵敵被重進殺了一陣唐兵大敗連彥貞的頭顱也不知去向匡胤繼進遇着唐將何延錫一場鏖鬬又把他首級取了回來（這等首級太屬鬆脆）南唐大震忙遣節度皇甫暉姚鳳等領兵十餘萬前來攔阻兩人聞周兵勢盛不敢前進只駐守着清流關擁衆自固清流關在滁州西南倚山負水勢頗雄峻更有十多萬唐兵把守顯見是不易攻入探馬報入周營周主未免沈吟匡胤挺身前奏道臣願得二萬人去奪此關（又是他來出頭）周主道卿雖忠勇但聞關城堅固皇甫暉姚鳳也是南唐健將恐一時攻不下哩匡胤答道暉鳳兩人如果勇悍理應開關出戰今乃逗留關內明明畏怯不前若我兵驟進出其不意一鼓便可奪關且乘勢搶入生擒二將也是容易臣雖不才願當此任周主道要奪此關除非掩襲一法不能成功朕聞卿言已知卿定足勝任明日命卿往攻便了（世宗也是知人）匡胤道事不宜遲就在今日周主大喜即撥兵二萬名令匡胤帶領了去匡胤星夜前進路上掩旗息鼓寂無聲響命各隊魚貫進行及距關十里天色將曉急命軍士疾進到關已是黎明了關上守兵全然未知尚是睡着至雞聲催過數次旭日已出東方乃命偵騎出關探察敵情（如此疏忽安能不敗）不意關門一開即來了一員大將手起刀落連斃偵騎

數人守卒知是不妙急欲閡住關門偏偏五指已被剁落暈倒地上那周兵一閧而入大刀濶斧殺將進去皇甫暉姚鳳兩人方在起牀驟聞周兵入關嚇得手足無措還是皇甫暉稍有主意飛走出室跨馬東奔姚鳳也顧命要緊隨着後塵飛馬竄去可憐這十多萬唐兵只恨爹娘生得腳短一時不及逃走被周兵殺死無數有一半僥倖逃生都向滁州奔入皇甫暉姚鳳一口氣跑至滁城回頭一望但見塵氛滾滾旗幟央央那周兵已似旋風一般追殺過來他不覺連聲叫苦兩下計議只有把城外吊橋提緊拆毀還可阻住敵兵當下傳令拆橋橋板撤去總道濠渠寬廣急切不能飛越誰知周兵追到濠邊一聲吶喊都投入水中凫水而至最奇怪的是統帥趙匡胤勒馬一躍竟跳過七八丈的濶渠絕不沾泥帶水安安穩穩的立住了這一驚非同小可忙避入城中閉門拒守匡胤集衆猛攻四面架起雲梯將要督兵登城忽城上有聲傳下道請周將答話匡胤應聲道有話快說言畢即舉首仰望但見城上傳話的人並非別個就是南唐節度使皇甫暉他向匡胤拱手道來將莫非趙統帥聽我道來我與你沒甚大讎不過各為其主因此相爭你既襲據我清流關還要追到此地未免逼人太甚大丈夫明戰明勝休要這般促狹現在我與你約請暫行停攻容我成列出戰與你決一勝負若我再行敗衂願把此城奉獻匡胤大笑道你無非是個緩兵計我也不怕你便了限你

半日整軍出來我與你厮殺一場賭個你死我活教你死而無怨皇甫暉當然允諾（自己還道好計其實不如仍行前策棄城了事免得為人所擒）匡胤乃暫令停攻列陣待着約過半日果然城門開處擁出許多唐兵皇甫暉姚鳳並轡出城正要上前搦戰忽覺前隊大亂一位盔甲鮮明的敵師帶着銳卒衝入陣來皇甫暉措手不及被來師奮擊一棍正中左肩頓時熬受不起阿喲一聲撞落馬下姚鳳急來相救不防刀槍齊至馬先受傷前蹄一蹶也將姚鳳掀翻周兵趁勢齊上把皇甫暉姚鳳兩人都生擒活捉去了（這是匡胤第二次立功）小子有詩咏道

大業都成智勇來　偏師一出敵鋒摧
試看虜帥成擒日　畢竟奇功出異才

看官不必細猜便可知這位敵帥是趙匡胤了欲知以後情狀請看官續閱下回

讀宋太祖本紀載太祖舍襄陽僧寺有老僧素善術數勸之北往并贈厚贐太祖乃得啟行獨老僧姓氏不傳意者其黃石老人之流亞歟一經本回演述借老僧之口為後文寫照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於此可以見呼應之法焉至太祖事周以後所立功績莫知高平清流關二役著書人亦格外從詳不肯少略為山九仞基於一簣此即宋太祖肇基之始表而出之所以昭實迹也

第三回　憂父病重託趙則平　肅軍威大敗李景達

部說皇甫暉姚鳳既被周兵擒住唐兵自然大潰滁州城不戰即下匡胤入城安民即遣使押解囚虜向周主處報捷周主受俘後命翰林學士竇儀至滁州籍取庫藏由匡胤一一交付既而匡胤復欲取庫中絹匹儀出阻道公初入滁就使將庫中寶藏一律取去亦屬無妨今已籍為官物應俟皇帝詔書方可支付請公勿怪匡胤聞言毫無怒意反婉顏謝道學士言是我知錯了（惟能知過方期寡過）過了一天復有軍事判官到來與匡胤相見兩下敘談甚是投契看官道是何人乃是宋朝的開國元勳歷相太祖太宗二朝晉爵太師魏國公姓趙名普字則平（太祖受禪普實與謀此處特別表明寓有微意○竇儀亦宋祖功臣故上文亦曾提出）他祖籍幽薊因避亂遷居洛陽匡胤本與相識至是由周相范質薦舉乃至滁州舊雨重逢倍增歡洽會匡胤部下受命清鄉補得鄉民百餘名統共指為匪盜例當弃市趙普獨抗議道未曾審問明白便將他一律殺死倘或誣良為盜豈非誤傷人命匡胤笑道書生所見未免太迂須知此地人民本是俘虜我將他一律赦罪已是法外施仁今復甘作盜匪若非立正典刑如何儆眾趙普道南唐雖係敵國百姓究屬何辜況明公素負大志極思統一中原奈何秦越相視自分畛域王道不外行仁還乞明公三思（已隱目匡胤為天子）匡胤道你若不怕勞苦煩你去審訊便了趙普即去訊鞫一一按驗多無左證遂稟白匡胤除犯贓定罪外一律釋放鄉民大悅爭頌匡胤聰明匡胤益信趙普先見凡有

疑議。盡與籌商。趙普亦格外効忠。知無不言。適匡胤父弘殷。亦率兵到滁。父子聚首。當然欣慰。不料隔了數日。弘殷竟生起病來。匡胤日夕侍奉。自不消說。誰料揚州警報。紛紛前來。周主也有詔書。頒達。命匡胤速趨六合。兼援揚州。原來滁州既下。南唐大震。唐主李璟。遣李德明乞和。願割地罷兵。周主不許。德明返唐。唐主遂挑選精銳。得六萬人。命弟齊王李景達為元帥。向江北進發。直抵揚州。揚州本南唐所據。與六合相距百餘里。同為江北要塞。是時正由匡胤父弘殷。受周主命。奪據揚州。弘殷西還入滁。留韓令坤居守。令坤聞唐兵大至。恐寡不敵衆。飛向滁州求援。周主又敕促匡胤出師。匡胤內奉君命。外迫友情。怎敢坐視不發。無如父病未痊。一時又不忍遠離。公義私恩。兩相感觸。不由的進退徬徨。驟難解決。當下與趙普熟商。趙普答道。君命不可違。請公即日前行。若為尊翁起見。普願代盡子職。匡胤道。這事何敢煩君。趙普道。公姓趙。普亦姓趙。彼此本屬同宗。若不以名位為嫌。公父即我父。一切視寒問煖。及進奉藥餌等事。統由普一人負責。請公儘管放心。（後世如袁某等人強認同姓為同宗寔非就從此處學來）匡胤拜謝道。既蒙顧全宗誼。此後當視同手足。誓不相負。趙普慌忙答禮道。普何人斯。敢當重禮。於是匡胤留普居守。把公私各事。都託付與普。自選健卒二千名。即日東行。既至六合。聞揚州守將韓令坤已棄城西走。不禁大憤道。揚州是江北重鎮。若復被南唐奪回。大事去了。便派兵駐紮

衛道阻住揚州潰軍並下令道如有揚州兵過此盡行刖足不准私放一面遣書韓令坤略言總角故交素知兄勇今聞怯退殊出意料兄如離揚州一步上無以報主下無以對友昔日英名而今安在云云韓令坤被他一激竟督兵返旆仍還揚州拒守可巧南唐偏將陸孟俊從泰州殺到令坤誓師道今日敵兵到來我當與他決一死戰生與爾等同生死與爾等同死如或臨陣退縮立殺無赦莫謂我不預言兵士齊聲應命令坤即命開城自己一馬當先躍出城外各軍陸續隨上統是努力向前拚命突陣唐將陸孟俊即麾軍對仗不防周兵盛氣前來都似生龍活虎一般見人便殺逢馬便斫沒一個攔阻得住霎時間陣勢散亂被周兵搗入中堅孟俊知不可敵回馬就逃唐兵也各尋生路弃了主帥隨處亂竄韓令坤如何肯捨只管認着陸孟俊緊緊追去大約相距百步由令坤取箭在手搭住弓上颼的一聲將孟俊射落馬下周兵爭先趕上立將孟俊撳住捆綁過來令坤見敵將就擒方掌得勝鼓回城（此功當歸趙匡胤）左右推上孟俊令坤命縶入囚車械送行在正擬派員押解忽由帳後閃出一婦人帶哭帶語道請將軍為妾作主臠割賊將為妾報仇令坤視之乃是新納寵室楊氏便問道你與他有什麼大讎楊氏道妾係潭州人氏往年賊將孟俊攻入潭州殺我家二百餘口惟妾一人為唐將馬希崇所匿方得免死今讎人當前如何不報原來楊氏饒有姿色唐將馬希崇

擄取為妾。至韓令坤攻克揚州。希崇遁去。楊氏為令坤所得。見他一貌如花。也即納為偏房。而且很加寵愛。此時聞楊氏言。即轉訊孟俊。孟俊也不抵賴。只求速死。令坤乃令軍士設起香案。上供楊氏父母牌位。爇燭焚香。命楊氏先行拜告。然後將孟俊洗剝停當。推至案前。由自己拔出腰刀。刺胸挖心。取祭楊家父母。再命左右將他細剮。霎時間將內剮盡。把屍骨拖出郊外。喂飼猪犬去了。（為殘殺者鑒）這且按下不提。且說南唐元帥李景達。聞孟俊被擒。亟與部下商議進兵。左右道。韓令坤雄踞揚州。不易攻取。大王不如西攻六合。六合得下。揚州路斷。也指日可取了。（不能取揚州烏能取六合唐人全是呆鳥）景達依計行事。乃向六合進發。距城二十里下寨。掘塹設柵。固守不出。匡胤也按兵勿動。兩下相持。約有數天。周將疑匡胤怯戰。入帳稟白道。揚州大捷。唐元帥必然喪膽。我軍若乘勢往擊。定可得勝。匡胤道。諸將有所未知。我兵只有二千。若前去擊他。他見我兵寥寥。反且膽壯起來。不若待他來戰。我恰以逸待勞。不患不勝。（前時攻清流關妙在速進此時屯兵六合又妙在靜待）諸將道。倘他潛師回去。如何是好。匡胤道。唐帥景達。是唐主親弟。他受命為諸道兵馬元帥。儼然到此。怎好不戰而遁。自損威風。我料他再閱數日。必前來挑戰了。諸將始不敢多言。又數日。果有探馬來報。敵帥李景達。已發兵前來了。匡胤即整軍出城。擺好陣勢。專待唐兵到來。不一時。果見唐兵搖旗吶喊。蜂擁而至。匡胤即指揮將士。上前奮鬭。兩下金鼓

齊鳴喧聲震地這一邊是目無全虜誓掃淮南那一邊是志在保郛爭雄江右自巳牌殺到未牌不分勝負兩軍都有飢色匡胤即鳴金收軍李景達也不相逼退回原寨去了周兵聞金回城由匡胤子細檢點傷亡不過數十名恰也沒甚話說既而令將士各呈皮笠將士即奉笠獻上匡胤親自閱畢忽令數將士上前瞋目語道你等為何不肯盡力難道待敵人自斃麽言畢即喝令親卒把數將士縛住推出斬首衆將茫然不解因念同袍舊誼不忍見誅乃各上前代求籲請恩宥匡胤道諸將道我冤誣他麽今日臨陣各戴皮笠為何這數人笠上留有劍痕言至此即攜笠指示一一無訛衆將見了愈覺不解（我亦不解）匡胤乃詳語道彼衆我寡全仗人人効力方可殺敵致功我督戰時曾見他們退縮不前特用劍斫他皮笠作為標記若非將他正法豈不要大家效尤那時如何用兵只好將這座城池拱手讓敵了衆將聽到此言嚇得面面相覷伸舌而退轉眼間已見有首級數顆呈上帳前（軍令不得不嚴並非匡胤殘忍）匡胤令傳示各營繞將屍首埋葬翌日黎明便即升帳召集將士當面諭道若要退敵全在今日爾等須各自為戰不得後顧果能人人奮勇那怕他兵多將廣管教他一鼓塗地哩諸將一一允諾匡胤復召過牙將張瓊溫顏與語道你前在壽春時翼我過濠城上強弩驟發矢下如注你能冒死不退甚至箭鏃入骨尚無懼色確是忠勇過人今日撥兵千名令你統率先從間道繞

至江口截住唐兵後路。倘若唐兵敗走渡江南歸，你便可乘勢殺出，我亦當前來接應，先後夾攻。我料景達那廝不遭殺死，也要溺死了。（獨操勝算。○壽春事從匡胤口中敘出，可省一段文字。）張瓊領命去訖。匡胤令將士飽食一餐，候至辰牌時候，傳令出兵。將士等踴躍出城，甫行里許，適見唐兵到來。大家爭先突陣，不管甚麼刀槍劍戟，越是敵兵多處，越要向前殺入。唐兵招架不住，只得倒退。景達自恃兵衆，命部下分作兩翼，包抄周軍。不意圍了這邊，那邊衝破；圍了那邊，這邊衝破。忽有一彪人馬，持着長刀，搠入中軍，竟將景達馬前的大纛旗砍倒。景達大驚，忙勒馬退後。那周兵一鬨前進，來取景達首級，虧得景達麾下拚命攔截，纔得放走景達，逃了性命。唐兵見大旗已倒，主帥驚逃，還有何心戀戰，頓時大潰，沿途棄甲拋戈，不計其數。匡胤下令軍中，不准拾取軍械，只准向前追敵。軍士不敢違慢，大都策馬疾追。可憐唐帥景達等沒命亂跑，看看到了江邊，滿擬乘船飛渡，得脫虎口，驀聞號礮一響，鼓角齊鳴，刺斜裏閃出一枝生力軍，截住去路。景達不知所措，險些兒跌下馬來。還是唐將岑樓景稍有膽力，仗着一柄大刀，出來抵敵。兜頭撞着一員悍將，左手持盾，右手執刀，大呼：「來將休走！俺張瓊在此，快獻頭來。」（張瓊出現。）樓景大怒，掄刀躍馬，直取張瓊。張瓊持刀相迎，兩馬相交，戰到二十餘合，卻是棋逢敵手，戰遇良材。偏匡胤率軍追至，周將米信、李懷忠等，都來助戰。任你岑樓景力敵萬夫，也只可挑出圈外，拖刀敗走。

這時候的李景達早已跑到江濱覓得一隻小舟亂流徑渡唐兵尚有萬人急切尋不出大船如何渡得過去等到周兵追至好似斫瓜切菜一些兒不肯留情眼見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有幾個善泅水的解甲投江鳧水逃生有幾個不善泅水的也想鳧水逃命怎奈身入水中手足不能自主漩渦一繞沈入江心岑樓景等都跨着駿馬到無可奈何的時節加了一鞭躍馬入水半沈半浮好容易過江去了（這是匡胤第三次立功）南唐經這次敗仗精銳略盡全國奪氣獨周世宗自攻壽州數月未克正擬下令班師忽接六合奏報知匡胤已獲大勝亟召宰相范質等入議欲改從揚州進兵與匡胤等聯絡一氣下攻江南范質奏道陛下自孟春出師至今已入盛夏兵力已疲餉運未繼恐非萬全之策依臣愚見不如回駕大梁休息數月等到兵精糧足再圖江南未遲世宗道偌大的壽州城攻了數月尚未能下反耗我許多兵餉朕實於心不甘范質再欲進諫帳下有一人獻議道陛下儘可還都臣願在此攻城世宗瞧着乃是都招討使李重進便大喜道卿肯替朕任勞尚有何說遂留兵萬人隨李重進圍攻壽州自率范質等還都并因趙匡胤等在外久勞亦飭令還朝另遣別將駐守滁揚匡胤在六合聞命引軍還滁入城省父見弘殷病已痊可並由弘殷述及全賴趙判官一人日夕侍奉纔得漸愈匡胤再拜謝趙普至別將已來交代即奉父弘殷與趙普一同還汴既至汴都復隨父

入朝。世宗慰勞有加。且語匡胤道。朕親征南唐。歷數諸將功勞。無出卿右。就是卿父弘殷。亦未嘗無功足錄。朕當旌賞卿家父子。為諸臣勸。匡胤叩首道。此皆陛下恩威。諸將戮力。臣實無功。不敢邀賞。（何必客氣）世宗道。賞功乃國家大典。卿勿過謙。匡胤道。判官趙普具有大材。可以重用。幸陛下鑒察。（以德報德）世宗點首。退朝後。即封弘殷為檢校司徒。兼天水縣男。匡胤為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趙普為節度推官。三人上表謝恩。自是匡胤父子。分典禁兵。橋梓齊榮。一時無兩。相傳唐李淳風作推背圖。曾留有詩讖一首云。

此子生身在冀州。開口張弓立左猷。自然穆穆乾坤上。敢將火鏡向心頭。（近見推背圖中此詩移置後文。聞由宋祖將圖文互易。眩亂人目。故不依原次。）

匡胤父子。生長涿郡。地當冀州。開口張弓。就是弘字。穆穆乾坤。就是得有天下。宋祖定國運。以火德王。所以稱作火鏡。還有梁寶誌銅牌記。亦有開口張弓左右邊。子子孫孫萬萬年二語。南唐主璟因名子為弘冀。吳越王亦嘗以弘字名子。統想符應圖讖。那知適應在弘殷身上。這真是不由人料了。欲知匡胤如何得國。且看下回分解。

宋太祖之婉謝竇儀。器重趙普。皆具有知人之明。而引為己用。至邀責韓令坤數語。亦無一非用人之法。蓋駕馭文士。當以軟術牢籠之。駕馭武夫。當以威權驅使

之能剛能柔而天下無難馭之材矣若斫皮笠而誅惰軍作士氣以挫強敵皆駕馭武人之良策要之不外剛柔相濟而已觀此回可以見宋太祖之智并可以見宋太祖之勇

第四回　紫金山唐營盡覆　瓦橋關遼將出降

却說周世宗還都後尚擬再征江南因思水軍不及南唐未免相形見絀乃於城西汴水中造了戰艦百艘命唐降將督練水師一面蒐乘補卒連日閱操約期水陸大舉適唐遣員外郎朱元出兵江北攻奪舒和蘄各州兵鋒直至揚滁揚滁守城諸周將聞風遁走轉入壽春周主聞知正是忿恨只因水師尚未練就不得不忍待時日惟遣飭李重進嚴行戒備休為唐兵所乘重進圍攻壽州又閱半年唐節度使劉仁贍扼守壽州城多方抵禦無懈可擊所以重進仍頓兵城下不能攻入自接奉周主詔命格外小心把步兵分為兩隊一隊屯駐城下專力圍攻一隊遏守要衝專防敵援自己居中調度日夕不怠（重進係周室忠臣故敘筆亦較從詳）會唐將朱元邊鎬許文縝等率師數萬來援壽州各軍據住紫金山共立十餘寨與城中烽火相應又南築甬道輸糧入城綿亘數十里重進乘夜襲擊殺敗唐將奪了數十車糧草得勝回營朱元等吃了敗仗不敢逼攻只守住紫金山遥作聲援周主聞唐兵援壽恐重進有失遂命王環為水軍統領自己親督戰船

從閔河沿潁入淮。旌旗蔽空。舳艫橫江。這消息傳到唐營。朱元等不勝驚駭。飛向金陵乞援。唐主再遣齊王景達。及監軍使陳覺。率兵五萬。來援唐軍。過了數日。周主渡淮。抵壽春城。朱元登山遙望。但見戰船如織。順流而來。縱橫出沒。無不如意。不禁大驚道。嘗謂南人使船。北人使馬。誰料北人今日也能乘船飛駛。反比我南人敏捷。這真是出人不料了。（事在人為何分南北）既而復見一艨艟大艦。蔽江前來。正中坐着一位袞衣龍袍的大元帥。料知是周世宗。旁邊有一位威風凜凜相貌堂堂的大將。比周主還要威武。禁不住稱羨起來。便指問將校道。他是何人。將校有經過戰陣。認識周將。便道這便叫作趙匡胤。（作者注意在此下筆特著神采）朱元歎息道。我聞他智勇兼全。屢敗吾將。今日遙望丰儀。纔知名不虛傳了。（後來傾寨降周已伏於此）說着。周主已薄紫金山。鼓噪三聲。即飭軍士登岸。周主親環甲冑。率兵攻城。趙匡胤領着偏師。來攻紫金山唐寨。唐將邊鎬許文縝。開寨搦戰。兩陣對圓。刀槍並舉。戰不多時。匡胤忽勒兵退去。邊鎬許文縝不知有計。驅兵大進。匡胤且戰且走。行壽州城南。突然翻身殺轉。各用長槍大戟。刺入唐陣。唐兵前隊紛紛落馬。邊許兩將纔知中計。正擬整隊奮鬭。忽左邊衝入一隊。乃是周將李懷忠的人馬。右邊又衝入一隊。又是周將張瓊人馬。兩隊周軍搗入陣內。好似虎入羊羣。大肆吞嚼。急得邊鎬許文縝無法攔阻。慌忙退還原路。那知部兵已被截數截。首尾不能相顧。連退避都來不

及只剩了數十騎隨着邊許奔回紫金山匡胤復率衆大呼降者免死於是進退兩難的唐兵都下馬投甲跪降道旁（是匡胤第四次立功○歷敘匡胤戰事無一重複是筆法矯變處）匡胤收了降軍再逼紫金山下寨邊鎬許文縝已喪失全師只望朱元寨中出來救應不防朱元寨內已豎起降旗輸欵周軍看官試想這妙手空空的邊許兩將如何退敵沒奈何卸甲改裝潛越紫金山後抱頭竄去唐齊王景達及監軍陳覺正率兵入淮巧遇周水師統領王環迎頭痛擊兩下裏正在酣鬬那周主已經聞着自率數百騎夾岸督戰水軍見周主親到越戰越勇還有趙匡胤一軍也因紫金山已經盪平分兵相助景達陳覺尚未知邊許敗耗兀自勉强支持及見周兵越來越多不勝驚訝方令弁目緣桅遙望不瞧猶可瞧將過去那紫金山已徧懸大周旗號了當下報知景達景達語陳覺道莫非紫金山各寨已被周兵奪去陳覺道若不奪去如何懸着周字旗號看來我等只好回軍再或不退也要全軍覆沒哩（正是鼠膽）景達遂傳令回軍軍士接到此令自然沒有鬬志戰艦一動被周軍乘勢追殺奪去艦械無算唐兵或乞降或溺死共失去二萬餘人景達陳覺都逃回金陵去了壽州城內的劉仁贍連年防守已是鼓衰力竭械盡食空此次又聞援軍敗衂急得疾病交乘臥不能起周主耀兵城下且射入詔書勸令速降唐監軍使周廷構與左騎都指揮使張全約議道主帥病重不能理事況又兵疲糧盡如何保守

此城與其被敵陷入。致遭屠戮。不如見幾迎降。尚望瓦全。君意以為何如。全約連聲贊成。乃代仁贍草定降表。並舁仁贍出降。仁贍已不省人事。由周主仍令還城。傳諭仁贍家屬。安心侍奉。並封他為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仁贍即日逝世。追賜爵為彭城郡王。（仁贍實是忠唐）并改名清淮軍為忠正軍。壽州已下。周主還都。匡胤亦隨駕北歸。加拜義成軍節度使。晉封檢校太保。未幾。周主又出攻濠泗。匡胤自請為前鋒。兵至十八里灘。見岸上唐營森列。周主擬用橐駝濟師。匡胤獨躍馬入水。截流先渡。騎兵追隨。恐後。霎時間盡登彼岸。唐營中不及防備。驟被匡胤搗入。害得腳忙手亂。紛紛潰散。營外泊有戰艦。艦內已虛無一人。匡胤乘勢下船。進薄泗州城下。泗州守將范再遇。驚慌的了不得。當即開城乞降。匡胤入城後。禁止擄掠。秋毫無犯。人民大悅。爭獻芻粟給軍。（是匡胤第五次立功）周主聞泗州已定。移師攻濠。濠州團練使郭廷謂。自知力不能支。命參軍李延鄒草表降周。延鄒不允。被廷謂殺死。自作降表。舉城歸降。周主即遣郭廷謂徇天長。別派指揮使武守琦趨揚州。南唐守將望風披靡。天長揚州。陸續平定。泰州海州。亦相率歸附。於是周主進攻楚州。楚州防禦使張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督兵登陴。誓死固守。周主猛攻不克。唐節度使陳承詔。復出兵清口。與城中連為犄角。互相呼應。因此楚城益固。周主愁煩得很。乃調趙匡胤助戰。（也總需此人出馬）匡胤即調集水師。沂淮北上。將到清口。已值黃昏時

候諸將請見涔寄泊匡胤道清口聞有唐營他不意我軍驟至勢必無備我正好乘夜掩襲搗破唐營奈何中流停泊呪言訖即命揚帆疾駛直達清口是夕天色沉陰淡月無光唐營中雖有邏卒巡至夜半不見什麼動靜便都回營安睡匡胤正率兵駛至悄悄登岸爇起火炬吶一聲喊竟向唐營奔入營兵方入睡鄉及至驚醒見營帳已是通明連忙起牀不及攜械憑着赤手空拳如何對敵周兵已殺進寨門順手亂剁殺死唐兵數千名屍如山積匡胤踹入後帳不見什麼陳承詔料他先行逃走遂帶着百騎從帳後越出向前追趕約行五六里已至山陽境內方見前面有一黑影隱約奔馳當即加鞭疾驅急行里許纔得追着這黑影正是陳承詔他自夢中驚覺孤身潛遁好容易跑了若干里偏偏冤家路狹不肯放手沒奈何束手就擒任他縛去匡胤既擒住承詔遂轉趨楚州獻俘軍前（是匡胤第六次立功）周主大喜便與匡胤併力攻城城中勢孤援絕那裏抵擋得住當被周兵攻入張彥卿與鄭昭業尚率眾巷戰殺到矢盡刀缺彥卿尚舉起繩牀捨命抗拒卒被亂軍殺死鄭昭業拔劍自刎守兵千餘人一律鬬死無一生降周主不禁嗟歎命將張鄭兩人的屍首棺殮安葬隨即出示安民休息數天再行南下唐主聞報大懼寢食俱廢若坐針氈嗣聞周主復出揚州乃遣陳覺奉表願傳位太子弘冀聽命中國并獻廬舒蘄黃四州地畫江為界哀懇息兵周主道朕興師止取江北今

爾主舉國內附，尚有何求。乃賜書唐主，通好罷兵。唐主自去帝號，奉周正朔，江北悉平。周主奏凱還朝，大小百官，依次行賞，賜賚匡胤，特別從優。既而唐主遣使至周，私賂匡胤書，並餽白金三千兩。匡胤笑道：這明明是反間計，我難道爲他所算麽？遂將書函白金，悉行呈入。周主嘉他忠藎，溫言褒獎。嗣復改授忠武軍節度使，會弘殷舊疾復發，醫藥無效，竟至謝世。周主又厚賜賻儀，追贈太尉，并武清節度使官銜，封匡胤母杜氏爲南陽郡太夫人。（匡胤世受周恩，不爲不厚。歷敘封贈，以著匡胤負周之罪。）匡胤居喪守制，不聞政事。越年爲周世宗顯德六年。（周統終於是年，故特筆點醒。）周主以北鄙未復，北漢嘗引遼入寇，屢爲邊患，乃下詔親自征遼。當召匡胤入朝，命爲水路都部署，另簡親軍都虞侯韓通爲陸路都部署，兩將先行出發。水陸並進，車駕自御龍舟，作爲後應。匡胤帶領戰艦，剋日出發，順風順水，駛過瀛莫各州。遼地兵民，毫不防備，驟見周兵到來，都心驚膽落，逃得不知去向。遼寧州刺史王洪也接到周兵入境消息，正擬請兵守城，誰知遼兵尚沒有影響，周師已飛薄城河。王洪居守空城，自知不能抵敵，便即開城乞降。匡胤乃收降王洪，令爲嚮導，進抵益津關。關中守將終廷暉，登關南望，但見河中敵艦，一字兒排着，旌旗招颭，戈戟森嚴，不覺大驚失色，正在徬徨失措，忽聞關下有人大呼道：快快開關。當下俯視來人，乃是寧州刺史王洪，便問道：你來此何事？王洪道：我爲關內生靈，單騎到此，特欲與君商議，

廷輝乃下關迎入相見後王洪便言周兵勢大未易迎敵不如降周爲是廷輝躊躇半晌想不出甚麽方法只好依王洪言隨他出降匡胤好言撫慰並問廷輝路逕廷輝道此去到瓦橋關不過數十里但水路狹隘不便行船大師若要前行須舍舟登陸方可前進匡胤乃即派遣裨將與王洪返守寧州並留兵數百助廷輝守益津關自思韓通未至不應久待索性乘勢前行入搗瓦橋關於是令軍士一齊登岸鼓行而西不一日即至瓦橋關下守將姚內斌率着馬兵數千騎出來截擊不值匡胤一掃內斌逍回關中由匡胤攻撲一晝夜未曾得手翌日韓通亦到報稱莫州刺史劉楚信瀛州刺史高彥暉俱已降服了韓通一路用虛寫法因本書注重宋祖故詳此略彼匡胤大喜便親至關下召姚內斌答話內斌在關上相見匡胤朗聲道守將聽着天軍到此所有瀛莫各州及寧州益津關諸吏都已望風降順畏威懷德獨你據住此關不肯歸服難道我不能搗破麽但念南北生民莫非赤子若爲你一人害得玉石俱焚你心何忍不如早日投降免致糜爛內斌道且待明日報命匡胤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你若明日不降管教你粉骨碎身悔無可及言畢返營巧值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帶領禁軍呼喝前來匡胤知周主親到便與韓通出營接駕行嚢鞬禮周主入營巡視慰問勞苦三軍無不欣躍是夕周主便留宿營中到了次日姚內斌親至營前奉表請降是匡胤第七次立功匡胤引見周主由內斌拜

跪畢。周主亦嘉他效順。溫語褒獎。內斌復叩首謝恩。（敘述各降將，無一條重複。）亦隨起導周主入關。周主置酒大會。徧宴羣臣。席間議進取幽州。諸將奏對道。陛下離京。不過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即得燕南各州。此正陛下威靈遠播。所以得此奇功。惟遼主聞失燕南。勢必大集虜騎。扼守幽州。還望陛下先機審慎。幸勿輕入。周主默然不答。（已露不悅之意）散宴後。便召先鋒都指揮使李重進入帳。與語道。朕志在統一。削平南北。今已出兵到此。幸得燕南各州。難道就此罷手不成。你率兵萬人。明日出發。朕即統軍後至。不搗遼都。決不返師。李重進唯唯而退。又傳諭散騎指揮孫行友。令帶騎卒五千。即日往攻易州。孫行友亦奉命去訖。越日。李重進發兵先行。到了固安。守吏已逃避一空。城門大開。一任周兵擁入。重進略命休息。轉眼間周主亦到。當下奉駕前進。行至固安縣北。只見一帶長河流水潺潺。望將下去。深不可測。詢問土人。叫作安陽水。水中本有渡筏。因對岸遼人聞有敵軍。將筏收藏。眼見得汪洋浩淼。不便輕涉。周主乃命各軍採木作橋。限日告竣。自率親軍還宿瓦橋。不意夜間竟發寒疾。本是孟夏天氣。偏覺挾纊不溫。到了翌晨。尚未痊可。一臥兩日。孫行友捷報已至。並押獻遼刺史李在欽。周主抱病升帳。見左右挪入囚犯。便問他願降願死。在欽却瞋目道。要殺就殺。何必多言。周主便喝令梟首。自覺頭暈目眩。急忙退入寢室。又越兩日。疾仍未瘳。諸將欲請駕還都。因恐觸動主怒。未敢遽奏。

匡胤獨奮然道主疾未愈長此羈留倘或遼兵大至反為不美待我入請還蹕便了乃徑入周主寢門力請還駕正是

雄主一生期掃虜　老臣片語足回天

未知周主曾否邀准且看下回表明

周世宗為五季英主而拓疆略地之功多出匡胤之力史家紀載特詳雖未免有溢美之辭而後此受禪以後除韓通諸人外未聞與抗是必其平日威望足以制人故取周祚如反掌耳本回敘匡胤破紫金山降瓦橋關寫得聲容奕奕如火如荼且妙在與前數回戰仗敘筆不同令閱者賞心豁目至若舊小說中捏造杜撰概不摻入無徵不信著書人固不敢妄作也

第五回　陳橋驛定策立新君　崇元殿受禪登大位

卻說趙匡胤入諫周主至御榻前先問了安然後談及軍事周主道本想乘此平遼不意朕躬未安延誤戎機如何是好匡胤道天意尚未絕遼所以聖躬未豫不能指日蕩平若陛下順天行事暫釋勿問臣意天必降福聖躬自然康泰了（援天為解可謂善諫）周主遲疑半晌方道卿言亦是朕且暫時回都卿可調還各處兵馬明日就啟鑾罷匡胤退出即傳旨調回李重進孫行友等一面準備返蹕到了次日周主起牀升座飭改瓦橋關為

雄州，命韓令坤留守；益津關為霸州，命陳思讓留守。然後乘輿啟行，匡胤以下，均隨駕南歸。周主在道，病勢略痊，就從囊中取出文書，重行披閱，忽得直木一方，約長三尺，上有五個大字，不禁奇怪得很。看官道是何字？便是從前異僧所傳點檢作天子一語。（應第二回）當下把玩一回，仍收貯囊中。及還至大梁，便免都點檢張永德官。永德妻即郭威女，與世宗有郎舅誼，世宗恐他暗蓄異圖，將做石敬瑭故事。（事見五代史）所以將他免職，改用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兼檢校太傅。（故意使錯，豈冥冥中果有主宰耶）匡胤威名，自是益盛。宰相范質等，因世宗病未痊愈，請立太子以正國本。世宗乃立子宗訓為梁王。宗訓年僅七齡，未諳國事，不過徒挂虛名罷了。是年世宗后符氏去世，改冊后妹為繼后。入宮未幾，世宗又復病劇，數日大漸，亟召范質等入受顧命，重言囑托，令他善輔儲君。且與語道：「翰林學士王著，係朕藩邸故人，朕若不起，當召他入相，幸勿忘懷。」（既欲王著為相，何勿先時召入，必待身後乃用，殊為不解）質等應諾。既出宮門，大家私語道：「王著日在醉鄉，乃是一個酒徒，豈可入相？此必主子亂命，不便遵行，願彼此勿洩此言。」大家各點頭會意。是夜周主崩於寢殿，范質等奉梁王宗訓即位，尊符后為皇太后。一切典禮，概從舊制，不必細表。惟匡胤改受歸德軍節度使，兼檢校太尉，仍任殿前都點檢，以慕容延釗為副都點檢。延釗與匡胤夙稱莫逆。（見第一回）至是復同直殿廷，格外親暱，平居往來，密議人不能知。（著此二語，含有深意）光陰易過，又

是殘年。轉眼間便是元旦。為幼帝宗訓紀元第一日。文武百官朝賀如儀。過了數日。忽由鎮定二州。飛報京都。說是北漢主劉鈞。約連遼兵入寇。聲勢甚盛。請速發大兵防邊。幼主宗訓。秖知嬉戲。曉得甚麼緊急事情。符太后聞報。亟召范質等商議。范質奏道。都點檢趙匡胤。忠勇絕倫。可令作統帥。副都點檢慕容延釗。素稱驍悍。可令作先鋒。再命各鎮將會集北征。悉歸匡胤調遣。統一事權。定保無虞。（不過將周祚讓與他。此外原無他虞。）符太后准奏。即命趙匡胤會師北征。慕容延釗帶着前軍先行出發。延釗領命。簡選精銳。剋日起程。匡胤調集各處鎮師。如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張令鐸張光翰趙彥徽等。陸續到來。乃禡纛興師。逐隊出發。都下謠言甚盛。將册點檢為天子。市民驚駭。相率逃匿。其實宮廷裏面。並沒有這般消息。不知何故。出此新聞。真正令人莫測呢。（若非有人暗中運動。那有這等新聞。）匡胤率着大軍。按驛前進。看看已到陳橋驛。天色漸晚。日影微昏。便令各軍就驛下營。寓宿一宵。翌晨再進。前部有散指揮使苗訓。獨在營外立着。仰望雲氣。旁邊走過一人。向他問訊道。苗先生。你在此望什麼。原來苗訓素習天文學。凡遇風雲雷雨。都能先時逆料。就是國家災祥。又往往談言微中。因此軍中呼他為苗先生。苗訓見過問的人。乃是匡胤麾下的親吏楚昭輔。便用手西指道。你不見太陽下面。復有一太陽麼。昭輔子細遠眺。果見日下有日。互相摩盪。鎔成一片黑光。既而一日沈沒。一日獨現出。陽光格外明朗。

日旁復有紫雲環遶端的是祥光絢彩乾德當陽好一歇方纔下山昭輔很是驚異問苗訓道這兆主何吉凶苗訓道你是點檢親人不妨與你實說這便叫作天命先沒的日光應驗在周後現的日光是應驗在點檢身上了昭輔道何日方見實驗苗訓道天象已現就在眼前了（天道遠人道邇恐苗先生亦借天惑人）說着兩人相偕歸營昭輔免不得轉告別人頓時一傳十十傳百軍中都詫為異徵都指揮領江寧節度事高懷德首先倡議道主上新立況兼幼弱我等身臨大敵雖出死力何人知曉不如應天順人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識從征諸公以為何如衆將應聲道高公所言甚當我等就依計速行都押衙李處耘道這事須稟明點檢方可照行但恐點檢未允好在點檢親弟匡義亦在軍中且先與他說明底細令他入白點檢纔望成功大衆齊聲稱善便邀匡義入商匡義道此事非同小可且與趙書記計議再行定奪看官閱過上文可記得節度推官趙普麼趙普此時適任歸德掌書記從匡胤出征匡義即以此事語普普答道主少國疑怎能定衆點檢威望素著中外歸心一入汴京即可正位乘今夜安排停當明晨便可行事（有志久了）匡義乃偕普出庭部署諸將環列待旦看看天色將明大衆齊逼匡胤寢所爭呼萬歲寢門侍卒搖手禁止道點檢尚未起牀諸公幸勿高聲大衆道今日策點檢為天子難道你尚未知麼言未已匡義排衆趨入正值匡胤驚覺起問何事匡義略

言諸將情形匡胤道這這事可行得麼匡義道曾聞兄長述及僧言兩日重光囊木應讖這語已經表現兄長不妨就為天子（再應第二回）匡胤道且待我出諭諸將再作計較言畢趨出見眾校露刃環列齊聲呼道諸軍無主願奉太尉為皇帝匡胤尚未及答那高懷德等已捧進黃袍即披在匡胤身上眾將校一律下拜三呼萬歲匡胤道事關重大奈何倉猝舉行況我曾世受國恩亦豈可妄自尊大擅行不義趙普即進言道天命攸歸人心傾嚮明公若再推讓反至上違天命下失人心若為周家起見但教禮遇幼主優待故后亦好算始終無負了（只好自己解嘲）說至此各將士已擁匡胤上馬匡胤攬轡語諸將道我有號令你等能從我否諸將齊稱聽令匡胤道太后主上我當北面事他你等不得冒犯京內大臣與我並肩你等不得欺凌朝廷府庫及士庶人家內你等不得侵擾如從我命後當重賞否則戮及妻孥不能寬貸諸將聞令載拜無不允諾匡胤乃整軍還汴當遣楚昭輔及客省使潘美加鞭先行潘美是先去授意宰輔楚昭輔是先去安慰家人兩人馳入汴都都中方得消息時值早朝突聞此變統嚇得不知所為符太后召諭范質道卿等保舉匡胤如何生出這般變端語至此已將珠喉噎住撲簌簌的流下淚來（婦女們只有此法）范質囁嚅道待臣出去勸諭便了（這是脫身之策）符太后也不多說灑淚還宮范質退出朝門握住右僕射王溥手道倉猝遣將竟致此變這都是我們過失為

之柰何。（你若能為周死節還好未滅）王溥噤不能對。忽口中呼出呻吟聲來。范質急忙釋手。那知這指甲痕已掐入溥腕。幾乎出血。（若輩不啻巾幗應該有此柔荑）質正向他道歉。適值侍衛軍副都指揮使韓通。從禁中趨出。遇着范質王溥等人。便道叛軍將到。二公何尚從容敘談。范質道。韓指揮有什麼良法。韓通道。火來水淹。兵來將擋。都中尚有禁軍。亟宜請旨調集登陴守禦。一面傳檄各鎮。速令勤王。鎮帥不乏忠義。倘得他星夜前來。協力討逆。何患亂賊不平。（雖是能說不能行然忠義之概躍然紙上）范質道。緩不濟急。如何是好。韓通道。二公快去請旨。由通召集禁軍便了。言畢。急忙馳去。質與溥尚躊躇未決。但見有家役馳報道。叛軍前隊已進城來了。相爺快回家去。他兩人聽到這個急報。還管什麼請旨不請旨。都一溜烟跑到家中去了。（只知身家真是庸夫）這時匡胤前部都校王彥昇。果已帶着鐵騎。馳入城中。凑巧與韓通相遇。大聲道。韓侍衛快去接駕。新天子到了。通大怒道。那裏來的新天子。你等貪圖富貴。擅謀叛逆。還敢來此橫行麼。說着。亟向家門馳回。彥昇素性殘忍。聞得通言。氣得三尸暴炸。七竅生烟。當下策馬急追。緊緊的隨着通後。通馳入家門。正想闔戶。不防彥昇已一躍下馬。持刀徑入。手起刀落。將韓通劈死門內。再闖將進去。索性把韓通妻子盡行殺斃。然後出來迎接匡胤。（通周後周忠臣然前嘗臣漢臣唐至是獨為周死節當亦豫讓一流人物）匡胤領着大軍。從明德門入城。命將士一律歸營。自己退居公署。過了片刻。軍校羅彥瓌等。將范質王溥諸

人擁入署門匡胤見了嗚咽流涕道我受世宗厚恩被六軍逼迫至此違負天地怎不汗顏（還要一味假惺惺欺人乎欺己乎）質等正欲答言羅彥瓌厲聲道我輩無主衆議立點檢爲天子那個再有異言如或不肯從命我的寶劍却不肯容情哩言已竟拔劍出鞘挺刃相向王溥面如土色降階下拜范質不得已亦拜匡胤忙下階扶住兩人賜他分坐與議即位事宜范質道明公既爲天子如何處置幼君趙普在旁進言道即請幼主法堯禪舜他日待若虞賓便是不負周室（何堯舜之多也）匡胤道太后幼主我嘗北面臣事已早下令軍中誓不相犯（總算你一片好意）范質道既如此應召集文武百官准備受禪匡胤道請二公替我召集我決不忍薄待舊臣范質王溥當即辭出入朝宣召百僚待至日晡百官始齊集朝門左右分立少頃見石守信王審琦等擁着一位太平天子從容登殿翰林承旨陶穀即從袖中取出禪位詔書遞與兵部侍郎竇儀由儀朗讀詔書道

天生烝民樹之司牧二帝推公而禪位三王乘時而革命其揆一也惟予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天命有歸咨爾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兼檢校太尉趙匡胤禀天縱之姿有神武之略佐我高祖格於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納麓東征西討厥績隆焉天地鬼神享於有德謳歌訟獄歸於至仁應天順人法堯禪舜如釋重負予其作賓於戲欽哉畏天之命

實儀讀詔畢。宣徽使引匡胤退至北面。拜受制書。隨即掖匡胤登崇元殿。加上袞冕。即皇帝位。受文武百官朝賀。萬歲萬歲的聲音。響徹殿廡。（無非一班趙家狗）禮成。即命范質等入內。脅遷幼主及符太后。改居西宮。可憐這二十多歲的嫠婦。七齡有奇的孤兒。只落得悽悽楚楚。嗚嗚咽咽。哭向西宮去了。（唐虞時有此慘狀否）當下由羣臣會議。取消周主尊號。改稱鄭王。符太后為周太后。命周宗正郭玘祀周陵廟。仍飭令歲時祭享。一面改定國號。因前領歸德軍在宋州。特稱宋朝。以火德王。色尚赤。紀元建隆。大赦天下。追贈韓通為中書令。厚禮收葬。首賞佐命元功。授石守信為歸德節度使。高懷德為義成軍節度使。張令鐸為鎮安軍節度使。王審琦為泰寧軍節度使。張光翰為江寧軍節度使。趙彥徽為武信軍節度使。並皆掌侍衛親軍。擢慕容延釗為殿前都點檢。所遺副都點檢一缺。令高懷德兼任。賜皇弟匡義為殿前都虞侯。改名光義。趙普為樞密直學士。周宰相范質。依前守司徒兼侍中。王溥守司空兼門下侍郎。魏仁甫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均同平章事。一班攀龍附鳳的人員。一併進爵加祿。不可殫述。從此方面大耳的趙匡胤。遂安安穩穩的做了宋朝第一代祖宗。史稱為宋太祖皇帝。後人有詩歎道。

周祚已移宋鼎新。首陽不食是何人。片言未合忙投拜。可惜韓通致殺身。

還有一切典禮。依次舉行。容至下回續敘。

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史家俱言非宋祖意吾謂是皆為宋祖所欺耳北漢既結遼為寇何以不聞深入其可疑一都下甫事發兵點檢作天子之謠自何而來其可疑二諸將謀立新主而匡義趙普何以未曾入白即部署諸將詰朝行事其可疑三奉點檢為天子而當局尚未承認何來黃袍即可加身其可疑四韓通為王彥昇所殺并且戮及妻孥而宋祖入都以後何不加彥昇以擅殺之罪其可疑五既登大位於尊祖宗母諸典尚未舉行何以首賞功臣疊加寵命其可疑六種種疑竇足見宋祖之處心積慮固已有年不過因周世宗在日威武過人憚不敢發耳世宗殂而婦寡兒孤取之正如拾芥第借北征事瞞人耳目而已吾誰欺欺天乎

本回雖就事敘事而微意已在言表閱者可於夾縫中求之

第六回　公主鍾情再婚誌喜　孤臣敗死一炬成墟

卻說宋太祖既登大位追崇祖考用兵部尚書張昭言立四親廟尊高祖朓為僖祖文獻皇帝曾祖珽為順祖惠元皇帝祖敬為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為皇后父弘殷為宣祖昭武皇帝每歲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廟祀既定尊母杜氏為皇太后先是楚昭輔入都馳慰太祖家屬杜氏聞報驚語道我兒素有大志今果然成功了（杜氏此言已將宋祖陰謀和盤托出）及尊為太后御殿受朝太祖下拜羣臣皆行朝賀禮杜氏並無喜色

反覺滿面愁容。左右進言道。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太后反有憂色。究為何事。杜氏道。先聖有言。為君難。天子置身民上。果能制治得宜。原可尊榮。過去。倘或失道。恐將來欲做一匹夫。尚不可得。你等道可憂不可憂麽。（卻是名言）太祖聞言。再拜道。謹遵慈訓。不敢有違。既退殿。宋祖又復臨朝。擬冊立夫人王氏為皇后。太祖元配賀氏。（見第一回）生一子二女。子名德昭。顯德五年病歿。嗣聘彰德軍節度使王饒女為繼室。周世宗曾賜給冠帔。封瑯琊郡夫人。至是冊立為后。免不得又有一番典儀。這且毋庸細表。惟宋祖有妹二人。一已夭逝。追封為陳國長公主。一曾出嫁米福德。不幸夫亡。竟致寡居。太祖封他為燕國長公主。公主韶年守孀。寂寞蘭閨。時增傷感。對着春花秋月。尤覺悲從中來。自從宋祖為帝。及尊母冊后。諸隆儀陸續舉行。闔宮統是歡忭。獨公主勉強入賀。鎮日裏顰着雙眉。並不見有解頤的時候。太祖情篤同胞。瞧着這般情形。自然格外憐憫。可巧殿前副點檢高懷德適賦悼亡。他遂想出一個移花接木的法兒。玉成兩美。這高懷德係真定郡人。父名行周。曾任周天平節度使。懷德生長將門。素有膂力。且生得一副好身材。虎背猿軀。豹頭燕頷。此時正在壯年。理應速續鸞膠。再敦燕好。太祖遂與太后商議。擬將燕國長公主。嫁與懷德。杜太后遲疑道。這事恐未便做得。太祖道。我妹華年不過適笄。怎忍令他長守空閨。終身抱恨。（阿兄既可負君阿妹何妨變節）杜太后道。且待問明女兒。再作計

較太祖退出太后即召入公主與他密談公主聽到再嫁二字不禁兩頰微酡俯首無語（春心已動）杜太后道為母的也不便教你變節但你兄恰憐你寂寂寡懽是以設此一法公主恰支吾對付道我兄貴為天子無論宮廷內外均應遵他命令女兒怎好有違說到違字臉上的桃花愈現愈紅自覺不好意思即拜別出室去了原來高懷德入直殿廷公主曾窺他儀表過人暗中歎羨今承母兄意旨欲與他結為夫婦真是意外遭逢三生有幸也顧不得甚麼柏舟操松筠節了（嫠婦失節往往為此一念所誤）宋太祖聞妹有允意即諭意趙普竇儀浼他作伐兩人欣然領命即與懷德面商懷德也嘗見過公主姿色很是可人況又是天子胞妹娶為繼室就是現成的皇親樂得滿口應允毫不支吾（有愧漢宋弘多矣）普儀大喜即去覆旨（得喝媒酒如何不喜）當飭太史擇定吉日行合婚禮并賜第興寧坊（藏嬌合築金屋）屆期這一日高第備了全副儀仗擁着鳳輿由懷德乘馬親迎到了宮門下馬而入司禮官引就塲館當有詔書頒下特拜為駙馬都尉懷德北面叩謝鹵簿使整備送親儀仗陳列宮中司禮官再引懷德出館至內東門外鞠躬西向令隨員執雁敬呈司禮官奉雁以進至奠雁禮成笙簧疊韻琴瑟諧聲但見這位燕國長公主裝束與天仙相似由宮娥彩女等簇擁出來緩步登輿懷德再拜拜畢司禮官即導出宮門看懷德上馬纔行退去懷德回至本第下馬恭候待鳳輿到來向輿一揖至公主下輿乃三揖引

入升階登堂，公主東嚮，懷德西嚮，行相見禮，既而彼此易位，行交拜禮，禮成，導入寢室，洞房合巹，一一如儀。是時文武百官，相率趨賀，賓筵豐備，雅樂鏗鏘，說不盡的繁華，描不完的熱鬧。懷德出房陪賓，等到酒闌席散，方纔歸寢。公主已易淺妝，和顏相迎，彼此在燈下窺視，一個是盛鬢豐容，倍增艷麗，一個是廣頭方額，綽有丰神，大家都是逼來入當，即攜手入幃，同圓好夢。這一夜的枕席風光，比那第一次婚嫁時，更添幾倍。從此情天補恨，缺月重圓，好算是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了。逐層寫來，語多諷刺。那知公縊方續，鼙鼓復興，一道詔書，傳入高第，竟令高懷德同討李筠，即日出師。燕國長公主，又不免有陌頭春色之感，應暗怨阿兄太不解事。

李筠太原人，歷事唐晉漢三朝，累積戰功，至周擢檢校太尉，領昭義軍節度使，駐節潞州。正與宋祖比肩。宋祖受禪，加筠中書令，遣使賜冊，筠即欲拒命，因賓佐切諫，勉強拜受。及延使升階，張樂設宴，酒過數巡，忽命懸周太祖畫像，瞻望再三，涕泣不已。賓佐在旁，惶駭亟語使臣道：「令公被酒，致失常度，幸弗懷疑。」及罷宴後，使臣拜別還京，奏陳詳情，太祖尚擱置不提。會北漢主劉鈞，聞筠有拒宋意，遂遣人馳遞蠟書，約筠一同起兵。筠即欲舉事，長子守節進諫道：「潞州一隅，恐不足當大梁，還乞父親持重，幸勿暴舉。」筠怒道：「你曉得甚麼？趙匡胤欺弄孤寡，詐稱遼漢犯邊，出兵陳橋，買囑將士，歸己回軍，逼宮廢少主，幽太后，大逆不道，我還好北面事他麼？今日為周討逆，就使不成，死亦甘心。」說一死字

（已伏禍識）守節復涕泣道父親即欲舉兵亦須預策萬全依兒想來不如將北漢來書寄上汴都宋主見我効忠當然不生疑忌那時我可相機行事襲他不備了筠答道這却是條好計我就遣你南去賷遞北漢來書一面窺伺宋廷舉動倘遇故人亦可預約內應事關機密你應慎行守節領了父命即日南下既至汴都便入朝太祖呈上北漢書信太祖閱畢便道你父有此忠誠朕深嘉慰你可在此為皇城使朕當命使慰諭便了守節謝恩而出太祖即親寫詔書派使復往潞州守節留住汴中見都下很是安穩各鎮俱奉表歸誠毫無異言料知潞州不便竊發乃作書寄父勸父効順宋廷勿生異圖不意李筠不從反將朝使羈住不肯放歸宋祖聞得此信便召諭守節道你父逆迹已著你應在此抵罪（前留為皇城使已是不懷好意）守節慌忙叩首道臣當泣諫臣父勿生異心太祖道朕早知道了（留意已久無不察悉）故朕特赦你着你歸語你父朕未為天子時你父可自由行動朕既為天子奈何不守臣節哩守節復叩頭辭歸返至潞州入見李筠備陳一切且勸父切勿用兵歸使謝罪筠復怒道你既得歸來還怕甚麼當下囑幕府草定檄文歷數宋祖不忠不孝的罪狀布告天下並執監軍周光遜等押送北漢求即濟師一面遣驍將儋珪往襲澤州儋珪善馳馬每日能行七百里受遣後帶兵數百飛行至澤州澤州刺史張福尚未聞潞州變事當即開城迎珪未及開口已被珪一刀殺死珪即麾兵入城

據住澤州馳書告捷李筠大喜從事閭丘仲卿獻議道公孫軍起事勢甚危險雖有河東援師恐未必足恃（河東指北漢）大梁甲兵精銳難與交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爭天下方為上計（原是良策）筠毅然道我乃周朝宿將與世宗義同兄弟禁衛軍皆我舊部聞我起兵討逆勢必倒戈歸我況有儋珪等驍悍絕倫何愁不踏平汴梁哩（慢着）仲卿見計議不用默然退去嗣聞北漢主劉鈞率兵到來筠即至太平驛迎謁拜伏道旁（不願臣宋胡甘拜漢）漢主即面封筠為平西王賜馬三百匹召入與語筠略言受周厚恩不敢愛死劉鈞默然不答原來周漢係是世讎李筠提及周朝反惹漢主疑忌因此不願答言反令宣徽使盧贊監督筠軍筠與贊偕返潞州心甚不平時與贊有齟齬贊密報漢主漢主復遣平章事衛融替他和解筠總是不樂且見漢兵甚少越加悔恨怎奈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只好留守節居守自率部眾南來警報傳達宋廷太祖即詔命石守信為統帥高懷德為副興師北征懷德正在私第與燕國長公主小飲把酒言懽驀聞詔書頒到即忙出廳拜受俟齎詔官已去入語公主道北漢劉鈞此次與李筠連兵真來入寇了（前借劉鈞口中敘及宋祖詐謀此復借高懷德言以證實之可見陳橋出師並非真因防寇故受禪後全未提及寇警）公主聞言不覺惹起情腸含着三分憂色（極力揶揄不肯放過一筆）懷德道公主休憂區區小醜有什麼難平我軍一出指日即可凱旋了公主含淚道但願馬到成功免得深閨懸念懷德復勸慰

數語再與公主飲了數杯便冠帶入朝石守信既在朝聽訓懷德搶步入殿朝見禮畢聞太祖宣諭道兩卿此行慎勿縱李筠西下太行須迅速進兵扼住要隘自可破敵朕親為後應便了（閭丘仲卿之計宋祖也自防着）懷德與守信叩頭領旨退朝整軍准備出發臨行時懷德又回第別過公主公主諄囑小心送出門外然後啟行（再添一筆）途次復聞太祖詔命遣慕容延釗王全斌出兵東路夾擊李筠越覺放膽前進行至長平望見前面有敵營駐紮當即列陣搦戰李筠躍馬而出望見石守信高懷德便大呼道石高兩將軍為何甘心附逆怏怏倒戈隨我殺入汴都尚可悔罪補過石守信怒道李筠匹夫聽着你是唐晉舊臣為什麼改事周室唐晉亡國你卻坐視目今大宋受禪故君無恙你反跋扈猖獗是何道理快快下馬受縛免你一死（無瑕者始可戮人李筠亦未免失着）高懷德不待說畢便挺槍出陣麾兵大進李筠也率兵抵敵彼此鏖鬬一場看看天色將晚各自收軍次日復戰正殺得難解難分忽見慕容延釗一軍殺到突入李筠陣內李筠部下頓時散亂石守信高懷德等乘勢掩殺把筠軍衝作數截李筠不敢戀戰剌斜冲出撥馬返奔宋軍追了一程方纔退回諸將紛紛獻功呈上首級共約三千餘顆石守信一一記錄復與慕容延釗高懷德商議進兵慕容延釗道王將軍全斌已繞道進搗澤州我等須前去接應為是石守信道這卻不宜遲緩應即刻進行當下傳令拔營三軍並進約行數十里已

至大會砦。這砦倚山為固。勢甚扼要。李筠收集敗軍。在此把守。幾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形狀。宋軍鼓着銳氣。猛撲數次。都被矢石射回。高懷德大憤。擬親冒矢石。引兵攻砦。（不念公主叮囑麼）延釗道。且慢。王將軍若至澤州。砦內必有消息。待他軍心一亂。便容易攻入了。於是擇地立營。休息一宵。次日再去進攻。仍不能下。又越日依然未克。石守信復語延釗道。砦中堅守如故。並沒有內潰情狀。想是王將軍未到澤州呢。延釗道。這也未能臆料。且設法攻入此砦。再作計較。守信道。計將安出。延釗遂與守信附耳數語。守信大喜。便依計而行。翌日。由延釗出馬。直至砦前。大呼李筠叛賊。快出砦來。與我鬭三百合。砦卒入報李筠。李筠忍耐不住。即出砦迎敵。兩下相見。也不答話。便掄刀酣鬭。戰了二十餘合。高懷德縱馬前來。大呼道。待我來殺這叛賊罷。延釗聞聲。就虛幌一刀。勒馬回陣。懷德挺鎗出鬭。又是二三十合。故意的裝着力怯。倒退下來。延釗又復接戰。殺得李筠性起。高叫道。任你一齊都來。我也不怕。說着。舞動大刀。越戰越緊。砦內復趨出盧贊衛融兩人。各執兵器。前來助陣。慕容延釗佯為失色。勒馬奔回。李筠見已得勢。步步緊逼。延釗懷德。索性招兵退走。奔馳了五六里。筠與盧贊衛融等。奮力追趕。驀聽得一聲礮響。石守信伏兵齊起。從旁突出。殺入筠軍。延釗懷德。也即殺回。盧贊衛融。料不能勝。竟返軍北走。（此所謂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剩得李筠一支孤軍。如何支撐。慌忙返奔。那手下兵士

已傷亡無算。及奔至砦旁，但見砦外已豎起大宋赤幟，有一員金盔鐵甲的宋將，領着宋軍從砦內殺出。嚇得李筠莫明其妙，只好大吼一聲，向西北角遁去。那將也不追趕，便迎接石守信等一同入砦。看官道此將是誰？原來就是王全斌。（敘筆突兀）全斌本欲潛往澤州，因看路上多山，崎嶇得很，恐孤軍有失，所以中途返轡，繞出大會砦，來會石守信、高懷德等軍。入砦後，表明一切，彼此統是歡喜。忽有殿前侍衛到來，報稱御駕將至。石守信等忙出砦十里，恭迓御蹕。既與太祖相見，行過了禮，便擁護入砦，暫憩一宿。翌日即下令親征，途次山嶺複雜，亂石嵯峨。太祖親自下馬，先負數石，將校不敢少懈，爭將大石搬去，立刻平為大道。各隊陸續啟行，將近澤州，見敵寨據住要隘，阻兵前進。原來李筠向北遁去，與盧贊、衛融遇着，擇險扼守，紮下數營。太祖便令進攻。李筠、盧贊並馬出來，慕容延釗、高懷德上前廝殺。李筠接住延釗，盧贊接住懷德，四匹馬攪做一團，盤旋了好幾合。但聽懷德叫聲下去，把盧贊刺落馬下。筠軍中一將趨出，大呼道：「懷德休得逞威，我來也。」懷德視之，乃是河陽節度范守圖，與李筠串同一氣，便道：「叛賊你也來尋死麼？」隨即挺槍再戰。王全斌也舞槍撥馬來助懷德。雙槍並舉，害得范守圖手忙腳亂，一個破綻，被懷德活擒過去。李筠見兩將失手，只好撇下延釗與衛融，一同回馬跑入澤州。宋軍追至城下，四面圍攻。都校馬全義攻打南門，率敢死士數十人，攀堞登城

城中霎時火起。只見得黑烟徧地。烈焰衝天。小子有詩歎道。

拚將一死效孤忠。臣力窮時恨不窮。曆火積薪甘燼骨。滿城烟霧可憐紅。

畢竟城中何故火起。且看下回說明。

宋史公主列傳。燕國長公主。初適米福德。福德卒。再適高懷德。是公主再醮事。確有證據。且載明係建隆元年事。夫男得重聘。婦無再嫁。經義俱存。不容廢易。況宋祖初登帝位。禮樂制度。正待振興。顧可令寡妹再醮。有乖名節乎。本回敘述特詳。隱含譏刺。是所以垂戒後世。而為名教樹之防也。若李筠為周拒宋。涕泣興師。不得謂非義舉。但彼嘗臣事唐晉漢周四朝矣。不為唐晉漢出死力。獨為郭氏表孤忠。是豈郭家以國士待之。乃以國士報乎。然不從閭丘仲卿之計。徒欲藉北漢為後援。所倚非人。所為未善。徒付諸煨燼而已。可悲亦可歎也。

第七回　李重進闔家投火窟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

卻說澤州城中。忽然火起。看官道火從何來。說來又是話長。小子只好大畧敘明原來李筠適入澤州。即遣儋珪守城。珪見宋軍勢大。竟縋城遁去。（本是善馳。不走何待。）急得李筠倉皇失措。筠妾劉氏。隨至軍中。勸筠備馬夜遁。返保潞州。筠猶豫未決。或謂城門一發。部下或劫公出降。悔不可及。不如固守為是。筠乃決計死守。會宋將馬全義登城。城已被破。

筠遂擬取薪自焚，劉妾亦欲從死。筠歎道：「我自問已無生理，所以甘心赴火。你肯從死，志節可嘉，但你方有娠，倘得生男，將來或可報讎，快自去逃生罷。」劉氏號泣而去。筠遂縱火焚死。火隨風猛，轉眼間紅光四映，照徹全城。守卒均已駭散。宋將馬全義下城開門，放入宋軍。主將全斌首先殺入，正遇衛融匹馬奔逃，當即喝聲休走。衛融勉强抵敵，不到三合，便被全斌擒住。城內兵民亦多被全斌殺斃。經太祖入城，先令人救滅了火，然後揭榜安民。軍士推上衛融，太祖勸他降順。衛融奮然道：「你敢負周，我不負漢。」（痛快）這兩語惹動太祖怒意，命衛士用鐵撾猛擊，中衛融額，血流滿面。融大呼道：「死不負主，死也值得了。」太祖見他語直氣壯，又不覺憐憫起來，（並非不忍殺融，實由自己心虛。）即令衛士罷手，將融釋縛，善言勸慰，使為太府卿。融乃願降。（有始無終）越日復進攻潞州。守節大驚，飛向漢主處求援。那知漢主劉鈞早已遁去，一時沒法擺布，只好束手待斃。至太祖已到城下，諭令守節速降，免罪不究。守節乃出城迎駕，匍匐乞死。太祖道：「你父為逆，你卻知忠，朕豈不分善惡，專事拏戮麼？今特赦你，且授你為團練使，你好好幹蠱，毋負朕恩。」守節叩謝。太祖入潞州城，安民已畢，犒宴從臣，並令守節預宴，賜他襲衣、錦帶、銀鞍勒馬。守節感激萬分，匍伏地上，磕了好幾個響頭。（如死父何）待至宋祖還蹕，方查訪父妾劉氏。劉氏逃入民家，經守節尋還，後來果生一男。守節歷任單、濟、和三州團練使，纔踰壯年，病歿無子，幸劉

氏所生的男孩兒得承李祀不致絕後這或是李筠孫忠的報應亦未可知（意在勉人）語休敘煩且說宋太祖既平潞州班師還都過了數日有南唐使臣入朝賞表賀捷並附呈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密書由太祖展閱內云

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奉書南唐主麾下重進周室之懿親藩鎮之舊臣世受先帝深恩不忍背負今將舉兵入汴乞大王援助一旅之師聯鑣齊進聲罪致討若幸得成功重進當拱手聽命還爵朝廷少效臣節於萬一寧敢窮兵黷武為哉惟大王埀諒焉

太祖覽畢勃然道重進竟敢叛朕麼我曾遣陳思誨前去賜他鐵劵優旨撫慰今思誨尚未回來他卻潛結南唐竟敢為逆情殊可恨又語唐使道爾主竭誠事朕朕心甚慰爾可回去轉告爾主守住要隘勿使叛兵侵入朕即日發兵平淮便了唐使領命去訖太祖即飭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四將分領禁兵出征重進（此次不及高懷德想是憐念胞妹）四將亦啟程去了小子敘到此處不得不將重進履歷略行表明重進係周太祖郭威甥生長太原歷事晉漢周三朝周末任為淮南節度使鎮守揚州太祖禪位加授中書令命移鎮青州重進本與太祖比肩事周分握兵柄至聞太祖受禪恐為所忌常不自安及移鎮命下心益快快李筠舉兵消息傳到揚州重進特遣親吏翟守珣往潞聯盟定

議南北夾攻那知守珣反潛至汴都求見太祖太祖問明底細便語守珣道他無非防朕加罪因蓄異圖朕今賜他鐵券誓不相負他可能相信否守珣道臣見重進終有異志願陛下先事預防太祖點首道朕與你相識有年所以你特報朕可謂不負故交了但朕欲親征潞州恐重進乘虛掩襲多一掣肘煩你歸勸重進令他緩發休使二凶並作分我兵勢得朕平潞後再征重進較易為力了守珣唯唯遵旨太祖復厚賜守珣命返揚州守珣見了重進說了一派謊語止住重進發兵重進乃按兵不動（誤了誤了）至太祖北征尚恐重進襲他後路特遣六宅使（宋初武職諸司有六宅正副使）陳思誨賚奉詔書賜重進鐵券重進留住思誨只說待太祖還汴一同入朝既而太祖奏凱回來重進頗有懼意擬即整理行裝隨思誨朝汴偏部將向美湛敬等入阻重進道公是周室至親總不免見忌宋主若再入朝適中他計恐一去不得復還了重進道倘或宋主加責奈何向美道古人有言寧我薄人毋人薄我今當宋主平潞兵力已疲何不即日興兵直搗汴京這乃叫作先發制人呢重進道兵力不足恐不濟事湛敬答道可拘住汴使向唐乞援若得唐兵相助何愁大事不成（李筠乞師北漢並未成功豈湛敬獨未聞知麼）重進道事宋拒宋始終難免一死哉就依你照辦罷（又是一個死讖）當下拘住思誨投書南唐一面修城繕甲准備戰守轉瞬數日忽有探卒來報宋軍已南來了重進大驚道唐兵未出宋軍已至如何是好向美湛敬

統不免有此一驚惶但此次兵禍是由他兩人惹引出來也只好硬着頭皮請兵前往重進發兵萬人令他帶去對仗自己在城居守靜聽戰陣消息誰知警報迭來都是敗耗嗣聞太祖又親自南征更驚慌的了不得正擬添募兵士接應前敵忽見湛敬狼狽逃回報稱向美陣亡兵士多半喪失了（揚州戰事全用虛寫蓋因重進兵力不逮李筠史家概從簡略故本書亦用簡筆）重進經此一驚更嚇得面色如土驀聞城外喊聲大震鼓角齊鳴料知宋軍殺到勉勉强强的登城一望但見軍士如蟻矛戟如林迤邐行來長約數里最後擁着一位宋天子全身甲冑耀武揚威端的是開國英君不同凡主當下長歎一聲下城語衆道我本周室舊臣理應一死報主今將舉族自焚你等可自往逃生罷左右請殺思誨聊以洩恨重進道我已將死殺他何益言已即令家人取薪舉火先令妻子投入火中然後奮身躍入一道青烟都化為焦骨了（想與李筠同事况馳去了）重進已死全城大亂還有何人防守宋軍當即登城魚貫而進拏住湛敬等數百人至太祖入城查係逆黨盡令梟首復問及陳思誨當有將士探報已被逆黨殺斃橫屍獄中太祖很是歎惜命厚禮殮葬再訪翟守珣好容易纔得尋着太祖慰諭道揚州已平卿可隨朕同去守珣道臣恐重進懷疑所以避死今日復見陛下不啻重逢天日但臣事重進有年不忍見他暴骨揚灰還乞陛下特別開恩許臣收拾燼餘槀葬野外臣雖死亦無恨了太祖道依卿所奏朕不汝罪守珣

乃自去拾骨貯棺出理然後隨駕還朝太祖將發揚州唐王李景（原名璟改名為景）遣使犒師並遣子從鎰朝見太祖慰勞有加忽有唐臣杜著薛良二人投奔軍前獻平南策太祖怒道唐主事朕甚謹你乃欲賣主求榮良心何在隨喝左右道快與我拏下（全是推衍）衛士將兩人縛住由太祖當面定刑命將杜著斬首薛良戍邊其實他兩人本得罪南唐乘間逃來意欲脫罪圖功不料弄巧反拙一殺一戍徒落得身名兩喪悔已無及這也所謂自作孽不可逭哩（為賣主求榮者作一殷鑒）且說揚州已平太祖還汴飲至受賞不消細說惟趕守珣得補官殿直未幾即為供奉官有時且命守珣等隨駕微行守珣進諫道陛下幸得天下人心未安今乘輿輕出倘有不測為之奈何太祖笑道帝王創業自有天命不能強求亦不能強拒從前周世宗在日見有方面大耳的將士時常殺死朕終日侍側未嘗遭害可見得天命所歸斷不至被人暗算呢（這也是聰明人語看官莫被瞞過）一日又微行至趙普第趙普慌忙出迎導入廳中拜謁已畢亦勸太祖慎自珍重太祖復笑語道如有人應得天命任他所為朕亦不去禁止呢普又答道陛下原是聖明但必謂普天之下人人悅服無一與陛下為難臣卻不敢斷言就是典兵諸將帥亦豈個個可恃萬一乘間竊發禍起蕭牆那時措手不及後悔難追所以為陛下計總請自重為是太祖道似石守信王審琦等俱朕故人想必不致生變卿亦太覺多慮趙普道臣亦未嘗疑他不忠

但熟觀諸人皆非統馭才恐不能制服部下倘或軍伍中脅令坐寶他亦不得不唯衆是從了太祖不禁點首尋復語普道朕未嘗耽情花酒何必出外微行正因國家初定人心是否歸嚮尚未可料所以私行察訪未敢少怠哩（原來為此）趙普道但教權歸天子他人不敢覬覦自然太平無事了太祖復談論數語隨即回宮一日復一日又是建隆二年內外各將帥依然如故並沒有變動消息趙普私下着急但又不便時常進言觸怒武夫沒奈何隱忍過去到了閏三月間方調任慕容延釗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撤銷殿前都點檢一職不復除授（拔去一釘）嗣是過了兩三月又毫無動靜直至夏秋交界太祖召趙普入便殿閒閒乘涼從容坐談旁無別人太祖喟然道自從唐季至今數十年來八姓十二君篡竊相繼變亂不休朕欲息兵安民定一個長久計策卿以為如何而可普起對道陛下提及此言正是人民的幸福依臣愚見五季變亂統由方鎮太重君弱臣强若將他兵權撤銷稍示裁制何患天下不安臣去歲也曾啟奏過了太祖道卿勿復言朕自有處置普乃退出次日太祖晚朝命有司設宴便殿召石守信王審琦張令鐸趙彥徽等入宴酒至半酣太祖屏退左右乃語衆將道朕非卿等不及此但身為天子實屬大難不若為節度使時尚得逍遙自在朕自受禪以來已是一年有餘何從有一夕安枕哩守信等離座起對道陛下還有甚麼憂慮太祖微笑道朕與卿等統是故交

何妨直告這皇帝寶位那個不想就座呢守信等伏地叩首道陛下奈何出此一諭曰今天下已定何人敢生異心太祖道卿等原無此心倘麾下貪圖富貴暗中慫恿一旦變起將黃袍加汝身上汝等雖欲不為也變做騎虎難下了（推己及人）守信等泣謝道臣等愚不及此乞陛下哀矜指示生路太祖道卿等且起朕卻有數語與卿等熟商守信等遵旨起來太祖道人生如白駒過隙忽壯忽老忽死總沒有幾百年壽數所以縈情富貴無非欲多積金銀厚自娛樂令子孫不至窮苦罷了朕為卿等打算不如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揀擇良好田園購置數頃為子孫立些長業自己多買歌童舞女日夕懽飲藉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世世親睦上下相安君臣無忌豈不是一條上策麼守信等又拜謝道陛下憐念臣等一至於此真所謂生死肉骨了是日盡歡乃散越日均上表稱疾乞罷典兵太祖遂命石守信為天平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為鎮寧節度使趙彥徽為武信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就是駙馬都尉高懷德也出為歸德節度使獨去殿前副都點檢（防之耶抑借之以解嘲耶）諸將先後辭行太祖又特加賜賚都歡歡喜喜的去了（從此安享天年不再出現）過了數年太祖欲召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入典禁兵這彥卿係宛邱人父名存審曾仕後唐宣武軍節度彥卿幼擅騎射壯益驍勇歷晉漢兩朝已累鎮外藩周祖即位授天雄軍節度使晉封衛王世宗迭册彥卿兩女為后就

是光義的繼室也是彥卿等六女所以周世宗加封彥卿爲太傅宋太祖更加封他爲太師至此因將帥多已就鎭乃欲召彥卿入値趙普聞知消息忙進諫道彥卿位極人臣豈可再給兵柄太祖道朕待彥卿素厚諒他不至負朕（妹夫尚令他就鎭難道姻長獨可靠麼）趙普突然道陛下奈何負周世宗（兜心一拳）太祖默然因即罷議既而永興軍節度使王彥超安遠軍節度使武行德護國軍節度使郭從義定國軍節度使白重贊保大軍節度使楊廷璋等同時入朝太祖與宴後苑從容與語道卿等均國家舊臣久臨劇鎭王事鞅掌殊非朕優禮賢臣的本意說至此彥超即避席跪奏道臣素乏功勞忝膺榮寵今年已衰朽了幸乞賜骸骨歸老田園太祖亦離座親扶且嘉慰道卿可謂謙謙君子了武行德等不知上意反歷陳平昔戰功及履歷勞苦太祖冷笑道這是前代故事也不值再談呢（行德等挂這釘子實是笨伯）至散席後侍臣已料有他詔果然次日下旨將武行德等俱罷節鎭惟王彥超留鎭如故小子有詩歎道

尾大原成不掉憂　日尋禍亂幾時休
誰知杯酒成良策　儘有兵權一旦收

宿衞藩鎭先後裁制太祖方高枕無憂誰知國事粗安大喪又屆究竟何人歸天俟至下回分解

李重進爲周室懿親如果効忠周室理應於宋祖受禪之日即起義師北向討逆

雖或不成安得謂為非忠至於李筠起事始遣翟守珣往潞議約晚矣然使與筠同時並舉南北夾攻則宋祖且跋前疐後事之成敗尚未可知也乃遲迴不決直至潞州已平乃思發難昧時失機莫此為甚且令後世目為宋之叛臣不得與韓通李筠相比謂非死有餘憾乎趙普懲前毖後力勸宋祖裁抑武夫百年積弊一旦革除讀史者多艷稱之顧亦由宋祖智勇素出諸將右石守信輩憚其雄威不敢立異乃能由彼操縱耳不然區區杯酒寥寥數言寧能使若輩帖服耶然後世子孫庸弱不振卒受制於夷狄未始非由此成之內寧即有外憂此方正學之所以作深慮論也

第八回　遣師南下戡定荊湘　冒雪宵來商征巴蜀

卻說建隆二年夏六月杜太后寢疾太祖日夕侍奉不離左右奈病勢日重一日未幾痰喘交作勢且垂危太后自知不起乃召集子孫並樞密使趙普同至榻前先語太祖道你身登大寶已一年有餘可知得國的緣由麼太祖答道統是祖考及太后餘慶所以得此幸遇太后道你錯想了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所以你得至此你百年後帝位當先傳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國有長君乃是社稷幸福你須記着太祖泣道敢不遵教太后復顧趙普道你隨在有年差不多似家人骨肉我的遺言煩你亦留心

記着不得有違趙普受命就於榻前寫立誓書先書太后遺囑末後更連帶署名寫了臣趙普謹記五字即收藏金匱中着妥當宮人掌管總道是開國成規世世勿替了（為後文背誓張本）原來杜太后生五子長匡濟次即太祖三匡義四匡美五匡贊匡濟匡贊早亡太祖即位為了避諱的緣故將所有兄弟原名統改匡為光所以太后遺囑中也稱光義光美德昭乃太祖子即元配賀夫人所出前已敘過想看官亦應接洽了（事關國祚不嫌複筆）自金匱立誓後不到兩日太后即崩於滋德殿年六十謚曰明憲乾德二年復改謚昭憲合祔安陵這且擱下不提且說太祖用趙普計既盡收宿將兵柄及藩鎮重權乃選擇將帥分部守邊命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控扼西陲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維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防禦北狄又令郭進鎮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駐紮太原諸將家族留居京師撫養甚厚所有在鎮軍務盡許便宜行事每屆入朝必召對命坐賜宴賚金因此諸將多盡死力西北得以無虞（羈留家屬以防其叛優加賜賚以買其歡馭將之道無逾於此）惟關南汎地忽有人民來京控訴籲稱李漢超強佔己女及貸錢不償事太祖召語道汝女可適何人該民答道不過農家太祖又問道漢超未到關南時遼人曾來侵擾否該民道年年入寇苦累不堪太祖道今日若何該民答言沒有宋祖怫然道漢超係

朕貴臣汝女畀他為妾比出嫁農家應較榮寵且使關南沒有漢超你的子女你的家貲能保得全否區區小事便值得來此控訴麼下次再來刁訟決不寬貸言畢喝左右將該民逐出此種言動全是權術不足與言盛王之治該民涕泣回鄉太祖卻遣一密使傳諭漢超道你亟還民女並清償貸款朕暫從寬典此後慎勿再為如果入不敷出儘可告朕何必向民借貸哩錢財可向你乞濟妻妾不肯令之滋任奈何漢超聞言感激涕零即遵旨將人財歸還並上表謝罪嗣是益修政治吏民大悅還有環州守將董遵誨係高懷德外甥父名宗本曾仕漢為隨州刺史太祖微時嘗客游漢東至宗本署中宗本頗器重太祖留住數日獨遵誨瞧他不起常多侮慢一夕語太祖道我嘗見城上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一黑蛇約長百尺忽飛騰上天化龍竟去這是何故太祖微笑不答越數日又與太祖談論兵事遵誨理屈詞窮反惱羞成怒竟奮袂起座欲與太祖角力太祖匆匆避出遂向宗本處辭別自行去訖至周末宋初遵誨已任驍武指揮使太祖在便殿召見遵誨惶恐得很伏地請死太祖令左右扶起因慰諭道卿尚記從前紫雲化龍的事情麼遵誨復再拜道臣當日愚騃不識真主今蒙赦罪當啣環報德驕子失勢往往如是太祖大笑俄而遵誨部下有軍卒擊鼓鳴冤控告不法事數十件遵誨益惶恐待罪太祖復召諭道朕方赦過賞功何忍復念舊惡卿勿復憂但教後此自新朕且破格重用遵誨又叩首謝恩遵誨父宗本

世籍范陽舊隸遼降將趙延壽部下及延壽被執乃挈子南奔惟妻妾陷入幽州太祖因令人納賂邊民贖歸遵誨生母送與遵誨遵誨更加感激誓以死報太祖特授為通遠軍使鎮守環慶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宣諭朝廷威德衆皆悅服未幾復來擾邊由遵誨發兵深入斬獲無算邊境乃寧（虎狼非不可用在用之得其道耳）太祖復令文臣知州事置諸州通判設諸路轉運使選諸道兵入補禁衛無非是裁制鎮帥集權中央於是五代藩鎮的積弊一掃而空了（煞費苦心方得百年保守）會太祖復改元乾德以建隆四年為乾德元年百官朝賀適武平節度使周保權遣使告急保權係周行逢子行逢當周世宗時因平定湖南受封為朗州大都督兼武平軍節度使管轄湖南全境宋初任職如故且加授中書令行逢在鎮頗盡心圖治惟境內一切處置概仍方鎮舊態行動自由太祖初定中原不遑過問行逢得坐鎮七年安享寵榮既而病重將死召囑將校道我子保權纔十一歲全仗諸公保護所有境內各官屬大都恭順當無異圖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素性凶悍我死後他必為亂幸諸公善佐吾兒無失土宇萬不得已寧可舉族歸朝無令陷入虎口這還不失為中策哩言訖遂逝保權嗣位果然訃至衡州文表悍然道我與行逢俱起家微賤同立功名今日行逢已歿不把節鎮屬我乃教我北面事小兒何太欺人當下帶領軍士襲據潭州殺留後廖簡又聲言將進取朗州盡滅周氏朗州大震保權遣

楊師璠往討并遣使至宋廷乞援荊南節度使高繼冲亦拜表上聞繼冲係高保勗姪兒保勗祖季興唐末為荊南節度使歷梁及後唐晉封南平王季興死後子從誨襲爵從誨傳子保融保融傳弟保勗保勗復傳姪繼冲世鎮江陵荊南與湖南毗連繼冲恐文表侵入所以馳奏宋廷太祖聞報先下詔荊南令發水師數千名往討潭州（已寓深意）然後令慕容延釗為都部署李處耘為都監率兵南下臨行時面諭二將道江陵南逼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巳蜀北近大梁乃是最要的區域現聞他四分五裂正好乘勢收歸卿等可向他假道伺隙入城豈不是一舉兩得麼（這便是假道滅虞之計）二將領命而去到了襄州即遣閤門使丁德裕先赴江陵向他假道高繼冲正遣水軍三千人令親校李景威統率出發潭州（已墮宋祖計中）至丁德裕到來說明假道情形乃即召僚屬會議部將孫光憲進言道中國自周世宗已有統一天下的志嚮今宋主規模濶大比周世宗還要雄武江陵地狹民貧萬難與宋主爭衡不若早歸疆土還可免禍就是明公的富貴當也不至全失哩（知幾之言）繼冲躊躇未決再與叔父保寅密商保寅道且准備牛酒借犒師為名往覘強弱再作計較繼冲道即請叔父前往便了保寅乃採選肥牛數十頭美酒百甕往荊門犒師既至軍前由李處耘接待很是殷勤保寅大喜次日復由慕容延釗召保寅入帳置酒與宴相對甚懽保寅已遣隨卒飛報繼冲令他安慰那知李處耘即帶領

健卒夤夜前進，竟達江陵。繼沖正待保寅回來，忽聞大兵掩至，急得束手無策，只得出城相迎，北行十餘里，正與處耘遇着，處耘揖繼沖入寨，令待延釗，自率親軍入江陵城。及繼沖得還，見宋軍已分據要衝，越覺惶懼，不得已繳出版籍，將全境三州十六縣，盡獻宋廷，當遣客將王昭濟，奉表賫納，太祖自然欣慰，遂遣王仁贍為荊南都巡檢使，仍令齎衣服玉帶器幣鞍勒，賞給繼沖，並授為馬步都指揮使，仍官荊南節度如故，且因孫光憲勸使歸朝，命為黃州刺史，荊南自高季興據守，傳襲三世五帥，凡四十餘年，至是納土歸宋，繼沖尋改任武寧節度使，至開寶六年病歿，總算富貴終身，了卻一世。（應了孫光憲之言）惟慕容延釗、李處耘既襲據江陵，遂進圖潭州，是時湖南將校楊師璠已在平津亭大破敵軍，擒住張文表，臠割而食。（也太殘忍）潭州城守空虛，延釗等乘虛掩入，不費兵刃，即得潭州，復率兵進攻朗州，保權尚屬沖年，毫無主見，牙將張從富道，目下我兵得勝，氣勢方盛，不妨與宋軍決一勝負，且此處城郭堅完，就使不能戰勝，尚可據城固守，待他食盡，自然退去，何足深慮。（以張文表目宋軍，擬不於倫）諸將亦多半贊同，遂整繕兵甲，決計抗命，慕容延釗令丁德裕先往宣撫，勸朗州獻土投誠，德裕率從騎數百人，直抵朗州城下，呼令開門，張從富在城上應聲道，來將為誰，丁德裕道，我是閤門使丁德裕，特來傳達朝旨，宣諭德意，從富冷笑道，有甚麼德意，無非欲竊據朗州，汝去歸語宋天子，我處

封土本是世襲張文表已經盪平不勞汝軍入境彼此各守境界毋傷和氣德裕怒道你敢反抗王師麼從富道朗州不比江陵休得小覷若要强來佔據我也不怕請看此箭言已即將一箭射下德裕乃退返報延釗延釗即日奏聞太祖又遣中使往諭道汝本請師救援所以出發大軍來拯汝厄今妖孽既平汝等反以怨報德抗拒王師究是何意從富又拒而不納反盡撤境內橋梁沉船沮河伐樹塞路壹意與宋軍為難延釗處耘乃陸續進兵處耘先到澧江遥見對岸擺着敵陣旗幟飄揚恰也嚴整得很處耘陽欲渡江暗中却分兵繞出上游潛行南渡那朗州牙將張從富只知防着處耘不料剌斜裏殺到一枝宋軍衝入陣內慌忙麾兵對仗戰不數合那對岸宋軍又復渡江殺來害得手足無措只好逃回朗州（大言無益）宋軍俘獲甚衆至處耘前報功處耘檢閱俘虜視有肥壯的人割肉作羹分啖左右又擇少壯數名黥字面上縱還朗州被黥的逃入城中報稱宋軍好啖人肉頓時全城驚駭紛紛逃避（朗州軍曾吃過張文表的肉奈何聞宋軍食人乃驚潰至此）及處耘進抵城南城中愈亂張從富自知不支遁往西山別將汪端護出周保權及周氏家屬避匿江南岸僧寺中處耘一鼓入城待延釗兵到復出搜逃虜尋至西山下巧值從富出來意欲再往別處寬究相湊與宋軍遇着眼見得是束手成擒身首異處了再探訪至僧寺又將保權獲住周氏家眷亦盡做俘囚只汪端被逃擁衆四掠復經宋軍追

勦把他擊死。湖南乃平。保權解至京師。上章待罪。太祖令釋縛入朝。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驟覩天威。嚇得殺雞似的亂抖。連萬歲兩字。都模模糊糊的叫不清楚。（彷彿劉盆子）太祖不禁憐惜。便優旨特赦。授右千牛衛上將軍。葺京城舊邸院。令與家屬同居。後來保權年長。累遷右羽林統軍。并出知并州。也與高繼沖同一善終。這未始非宋祖厚恩呢。荊襄既平。太祖復擬蕩平南北。因恐兵力過勞。暫令休養。忽軍校史珪石漢卿。入白太祖。誣稱殿前都虞侯張瓊。擁兵自恣。擅作威福等情。太祖召瓊入殿。面訊一切。瓊未肯認罪。反挺撞了幾句。引起太祖怒意。喝令掌嘴。那時走過了石漢卿。用鐵檛猛擊瓊首。頓時血流如注。暈厥過去。漢卿並將他曳出。錮置獄中。及瓊已甦醒。自覺傷重痛不可忍。乃泣呼道。我在壽春時。身中數矢。當日即死。到也完名全節。今反死得不明不白。煞是可恨。（應第三回）言畢。遂解下所繫腰帶。託獄吏寄家遺母。自己嚙着牙齒。把頭向牆上撞去。創破腦裂。霎時斃命。太祖既聞瓊言。復探得瓊家毫無餘財。未免自悔。命有司厚恤瓊家。且嚴責石漢卿粗莽。使即了案。（張瓊死讒。咎在宋祖。故特敘之。以表其冤）乾德二年。范質王溥魏仁浦三相並罷。用趙普同平章事。宋初官制。多仍唐舊。同平章事一職。在唐時已有此官。就是宰相的代名。太祖既相趙普。復擬置一副相。苦無名稱。問諸翰林承旨陶穀。陶穀謂唐有參知政事。比宰相稍降一級。太祖乃命樞密直學士薛居正。兵部侍郎呂餘慶

並以本官參知政事敕尾署銜隨宰相後月俸雜給視宰相減半自是垂為定例惟趙普入相任職獨專太祖也格外信任遇有國事無不咨商有時在朝未決到了夜間太祖且親至普宅商及要政所以普雖退朝尚恐太祖親到未敢驟易衣冠一日大雪華轂蕭條普退朝後吃過晚膳語門客道主上今日想必不來了門客答道今夜寒甚就是尋常百姓尚不願出門況貴為天子豈肯輕出丞相儘可早寢了普乃易去冠服退入內室閒坐片時將要就寢忽聞叩門有聲正在動疑司閽已馳入報道聖上到了普不及冠服匆匆趨出見太祖立風雪中慌忙迎拜且云臣普接駕過遲且衣冠未整應該待罪太祖笑道今夜大雪怪不得卿未及防何足言罪一面說着一面既扶起趙普趨入普宅太祖復道已約定光義同來渠尚未到麼趙普正待回答光義已經馳至君臣骨肉齊集一堂太祖戲問趙普道羊羔美酒可以消寒卿家可有預備否普答言有備太祖大喜且命普就地設裀閉門共坐普一一領旨即就堂中熾炭燒肉喚出妻室林氏令司酒炙林氏登堂叩見太祖並謁光義太祖呼林氏道賢嫂今日多勞你了趙普代為謙謝須臾肉熟酒熱由林氏供奉上來普斟酒侍飲酒至半酣太祖語普道朕因外患未寧寢不安枕他處或可緩征惟太原一路時來侵擾朕意將先下太原然後削平他國卿意以為何如普答道太原當西北二面我軍若下太原便與契丹接壤邊

患要我當衝了臣意不如先征他國待諸國削平區區彈丸黑子那裏保守得住當然歸入版圖呢（老成有識不愧良相）太祖微笑道朕意也是這般前言不過試卿但今日欲平他國當先從何處入手普答道莫如蜀地太祖點首嗣復議及伐蜀計策又談論了一兩時夜色已闌太祖兄弟方起身辭去普送出門外而別小子有詩咏道

風雪漫天帝駕來重裀坐飲相臣陪興酣商畫平西策三峽烟雲付酒杯

西征議定戰鼓重鳴宋廷上面又要遣將調兵向西出發了欲知征蜀勝負請看下回便知

荆襄兩處唇齒相依即併力拒宋亦恐不逮況外交未善內亂相尋寧能不相與淪亡乎宋太祖欲收荆湖何妨以堂堂之師正正之旗平定兩境而必師假虞伐虢之故智襲據荆南次及湖南是毋乃所謂雜霸之術未足與語王道者且觀其羈縻李漢超寵絡董遵誨無一非噢咻小惠之為至於擊死張瓊信讒忘勞而真態見矣厚恤家屬亦胡益哉迨觀其雪夜微行至趙普家定南征北討之計後人方侈為美談夫征伐大事也不議諸大廷乃議諸私第鬼鬼祟祟君子所勿取焉

第九回 破川軍屛王歸命 受蜀俘美婦承恩

卻說蜀主孟昶係兩川節度使孟知祥子後唐明宗封他為蜀王歷史上叫作後蜀（詳見

唐末僭稱蜀帝未幾病歿子仁贇嗣立改名為昶昶荒淫無度濫任臣僚所用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趙崇韜等均不稱職昶母李氏本唐莊宗嬪御賜給孟知祥嘗語昶道我見莊宗及爾父滅梁定蜀當時統兵將帥必須量功授職所以士卒畏服今王昭遠本給事小臣韓保正等又紈袴子弟素不知兵一旦有警如何勝任（昶母頗有見識）昶不肯從及宋平荊湖蜀相李昊又進諫道臣觀宋氏啟運不類漢周將來必統一海內為我國計不如遣使朝貢免啟戎機昶頗以為是商諸昭遠昭遠道蜀道險阻外扼三峽豈宋兵所得飛越主上儘可安心何必稱臣納貢轉受宋廷節制呢昶乃罷朝貢議並增兵水陸防守要隘既而昭遠從張廷偉言勸昶通好北漢夾攻汴梁昶乃遣部校趙彥韜等賫送蠟書令由間道馳往太原偏彥韜陽奉陰違竟入汴都奏聞太祖太祖展書略閱但見上面寫着

早歲曾奉尺書遠達睿聽丹素備陳於翰墨歡盟已保於金蘭洎傳弔伐之嘉音實動輔車之喜色尋於褒漢添駐師徒只待靈旗之濟河便遣前鋒而出境

太祖覽書至此不禁微笑道朕正擬發兵西征偏他先來尋衅益令朕師出有名了遂把原書擲下安排選將命忠武軍節度王全斌為西川行營都部署都指揮使劉光義崔彥進為副樞密副使王仁贍樞密承旨曹彬為都監率部兵六萬人分道入蜀全斌

等入朝辭行太祖面諭道卿以為西川可取否全斌道臣等仰仗天威謹遵廟算想必剋日可取哩右廂都校史延德前奏道西川一方倘在天上人不能到原是無法可取若在地上難道如許兵力尚不能平定一隅麼太祖喜道卿等勇敢如此朕復何憂但若攻克城砦所得財帛盡可分給將士朕止欲得他土地此外無所求了（恐尚有一意中人）全斌等叩首受訓太祖又道朕已為蜀主治第汴濱共計五百餘間供帳什物一切具備倘或蜀主出降所有家屬無論大小男婦概不准侵犯一人好好的送他入都來見朕躬朕當令他安居新第哩（言中有意請看下文）全斌等領旨而出遂分兩路進兵全斌及彥進等由鳳州進光義及曹彬等由歸州進浩浩蕩蕩殺奔西川蜀主昶聞得警報亟命王昭遠為都統趙崇韜為都監韓保正為招討使李進為副率兵拒宋且令左僕射李昊在郊外餞行昭遠酒酣起座攘臂大言道我此行不止克敵就是進取中原也容易得很好似反手一般哩李昊暗暗笑着口中只好敷衍數語隨即告別昭遠率兵啟行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我說他可比王衍）到了羅川聞宋師王全斌等已攻克萬仞燕子二砦進拔興州乃亟派韓保正李進率軍五千前往拒敵韓李兩人行至三泉砦正值宋軍先鋒史延德帶着前隊驟馬衝來李進舞戟出迎戰未數合被保正用槍撥戟輕舒左臂將李進活擒過去保正大怒掄刀出戰延德毫不懼怯挺槍接鬬又戰了十

餘合殺得保正氣喘吁吁正想回馬逃奔不防延德的鎗鋒正向中心刺來慌忙用刀遮攔那鎗枝便縮了回去保正向前一撲又被延德活捉去了（正是紈袴子弟不堪一戰）延德驅兵大進亂殺一陣可憐這班蜀兵多做了無頭之鬼還有三十萬石糧米也由宋軍搬去一粒不留王昭遠聞着敗信遂列陣羅川准備拒敵延德也不敢輕進在途次暫憩靜待後軍至崔彥進率兵到來方會同前進遙見蜀兵依江為營橋梁未斷彥進前行張萬友大呼道不乘此搶過浮橋更待何時道言未絕他已飛馬突出馳上浮橋蜀兵忙來攔阻擋不住萬友神力左一槊右一刀都把他殺落水中宋軍一齊隨上霎時間馳過橋西王昭遠見宋軍驍勇不禁失色便率兵退走回保漫天砦（未戰先怯豈諸葛軍師的騎兵計耶）一面調集各處精銳併力守禦崔彥進分兵三路同時進擊自與史延德為中路先抵漫天砦下砦在山上勢極高峻彥進知不易仰攻只令兵士在山下辱罵引他出來昭遠仗着兵眾傾寨出戰彥進率軍迎敵約略交鋒就一齊退去昭遠麾軍力追（鐵如意用得着）了看看趕了十餘里自覺離砦太遠擬鳴金收軍（遲了）偏偏左右兩面殺到兩路宋軍左路是宋將康延澤右路便是張萬友彥進延德又領軍殺回三路夾擊蜀軍任你指揮如意的王昭遠到此也心慌意亂沒奈何驅馬奔歸蜀兵隨即大潰宋軍乘勝追趕馳至砦下憑着一股銳氣踴躍登山昭遠料難保守復棄砦西奔宋軍掩入砦中奪得器

甲芻糧不可勝數待王全斌馳到再派崔彥進等進兵王昭遠收集潰卒復來拒敵三戰三北乃西渡桔柏江焚去橋梁退守劍門全斌因劍門險峻恐急切難下且探聽劉光義等消息再定行止未幾得光義來書已攻克夔州進定峽中了原來夔州地扼三峽為西蜀江防第一重門戶劉光義曹彬等自歸州進兵正要向夔州攻入蜀寧江制置使高彥儔與監軍武守謙率兵扼守就在夔州城外的鏁江上面築起浮橋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專防敵船劉光義等出發汴京已由太祖指示地圖令他水陸夾攻方可取勝至是光義等泝江入蜀距鏁江三十里即舍舟步進夤夜襲擊蜀兵只管江防不管陸防驟被宋軍自陸攻入立即潰散光義等既奪浮梁進薄城下蜀監軍武守謙擬開城搦戰高彥儔出阻道北軍跋涉前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固守休與交鋒待他師老糧盡士無鬬志那時彼竭我盈一鼓便足退敵了（以逸待勞莫如此策）守謙不從獨領麾下千餘騎大開城門躍馬出戰正值光義騎將張廷翰挺鎗過來兩馬相交雙槍並舉戰到一兩個時辰廷翰槍法越緊守謙抵敵不住虛幌一槍馳回城中說時遲那時快廷翰緊追守謙也縱馬入城守卒亟欲閉門被廷翰戳斃數人門不及閉宋軍一擁而進曹彬劉光義先後馳入高彥儔忙來攔阻已是招架不住守謙遁去彥儔身中數十創奔歸府第整衣及冠望西北再拜自焚而亡（算是後蜀忠臣）光義等既克夔州安撫百姓禮葬彥

儔遺骸。再向西北進兵。所過披靡。如萬施開忠等州。次第收降。峽中郡縣悉定。乃馳書報知全斌。全斌聞東路大捷。即進次益光。逐次獲得蜀中偵卒。厚賜酒食。勸他降順。並問入蜀路徑。該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一狹徑。地名來蘇。由此徑通過。即可繞出劍門南面。與官道會合。前途沒甚險阻了。全斌大喜。遂依降卒言。自來蘇徑趨青疆。一面分兵與史延德。潛襲劍門。果然王昭遠聞警。令偏將在劍門居守。自引衆至漢源坡來阻全斌。誰料全斌尚未遇着。劍門失守的信息。已經報到。嚇得昭遠魂不附體。舉措失常。既而塵頭大起。號礮連聲。全斌崔彥進。自青疆殺到。昭遠僵卧胡牀。好像死去（鐵如意等不動麼）還是都監趙崇韜布陣出戰。看官你想這時候的蜀軍。統已膽戰心寒。那裏還敢對仗。一經接手。略有幾人受傷。就一鬨兒逃散了。崇韜還想支持。偏生騎也像膽小。只向後倒退下去。累得崇韜坐不安穩。平白地翻落馬下。部下沒人顧着。活活的被宋軍縛住。（力避詞複故筆下特開生面）全斌本是個殺星。但教兵士砍殺過去。好似刀劈西瓜。滾滾落地。差不多有萬餘顆頭顱。有幾個敗兵僥倖逃脫。奔回寨中。忙將昭遠掖坐馬上。加鞭疾奔。逃至東川。下馬匿倉舍中。悲嗟流涕。兩目盡腫。（何不設空城計）俄而追騎四至。入舍搜尋見昭遠。縮做一團。也不管什麼都統不都統。把他鐵索上頭。似獼猻般牽將去了。（涉筆成趣）蜀主孟昶。正與愛妃花蕊夫人。（點出尤物）飲酒取樂。突然接到敗報。把酒都嚇醒了一半。

忙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喆爲統帥李廷珪張惠安等爲副將出赴劍門援應前軍玄喆素不習武但好聲歌當出發成都時尚帶着好幾個美女好幾十個伶人笙簫管笛沿途吹唱並不像行軍情形（大約是出去迎親）廷珪惠安又皆庸懦無識行到綿州得知劍門失守竟遁還東川孟昶惶駭亟向左右問計老將石斌獻議道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深溝高壘嚴拒敵軍蜀主歎道我父子推衣解食養士至四十年及大敵當前不能爲我殺一將士今欲固壘拒敵敢問何人爲我効命言已淚下如雨忽丞相李昊入報道不好了宋師全斌已入魏城不日要到成都了孟昶失聲道這且奈何李昊道宋軍入蜀無人可當諒成都亦難保守不如見幾納土尚可自全孟昶想了一會方道罷罷我也顧不得什麼了卿爲我草表便是李昊乃立刻修表表既繕成由孟昶遣通奏伊審徵賫送宋軍全斌許諾乃令馬軍都監康延澤領着百騎隨審徵入成都宣諭恩信盡封府庫乃還越日全斌率大軍入城劉光義等亦引兵來會孟昶迎謁馬前全斌下馬撫慰待遇頗優昶復遣弟仁贄詣闕上表略云

先臣受命唐室建牙蜀川因時勢之變遷爲人心之擁迫先臣即世臣方丱年猥以童昏謬承餘緒乖以小事大之禮闕稱藩奉國之誠染習媮安因循積歲所以上煩宸算遠發王師勢甚疾雷功如破竹顧惟懦卒焉敢當鋒尋束手以云歸上傾心而

俟命。當於今月十九日。已領親男諸弟納降禮於軍門。至於老母諸孫。延殘喘於私第。陛下至仁廣覆。大德好生。顧臣假息於數年。所望全軀於此日。今蒙元戎慰卹。監護撫安。若非天地之重慈。安見軍民之受賜。臣亦自量過咎。謹遣親弟詣闕奉表待罪以聞。

這篇表文。祖傳亦李昊手筆。昊本前蜀舊臣。前蜀亡時。降表亦出昊手。蜀人夜書昊門有世修降表李家六字。這也是一段趣聞。總計後蜀自孟知祥至昶。凡二世。共三十二年。宋太祖接得降表。便簡授呂餘慶知成都府。並命蜀主昶。速率家屬來京授職。（無非念着）（妙人兒）孟昶不敢怠慢。便挈族屬啟程。由峽江而下。徑詣汴京。待罪闕下。太祖御崇元殿。備禮見昶。昶叩拜畢。由太祖賜坐賜宴。面封昶為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授爵秦國公。所有祖母以下。凡子弟妻妾及官屬。均賜賚有差。就是王昭遠一班俘虜。也盡行釋放。看你道太祖何故這般厚恩。他聞昶妾花蕊夫人。豔麗無雙。極思一見顏色。藉慰渴念。但一時不便特召。只好借着這種金帛。徧為賞賜。不怕他不進來謝恩。昶母李氏。因即帶着孟昶妻妾。入宮拜謝。花蕊夫人。當然在列。太祖一一傳見。挨到花蕊夫人拜謁。纔至座前。便覺有一種香澤。撲入鼻中。仔細端詳。果然是國色天姿。不同凡豔。及折腰下拜。幾似迎風楊柳。嫋娜輕盈。嗣復聽嬌語道。臣妾徐氏見駕。願皇上聖壽無疆。（或云花蕊夫人姓費）

未知孰是

這兩句雖是普通說話但出自花蕊夫人徐氏口中偏覺得珠喉宛轉嚦嚦可聽當下傳旨令起且命與昶母[illegible]氏一同旁坐昶母請入謁六宮當有宮娥引導前去花蕊夫人等也即隨往太祖尚自待着好一歇見數人出來謝恩告別太祖呼昶母為國母並教他隨時入宮不拘形迹（醉翁之意不在酒）昶母唯唯而退太祖轉着雙眸釘住花蕊夫人面上夫人亦似覺着瞧了太祖一眼乃回首出去為這秋波一轉累得這位英明仁武的宋天子心猿意馬幾乎忘寢廢餐且因繼后王氏於乾德元年崩逝六宮雖有妃嬪都不過尋常姿色（王皇后之歿就從此處帶過）此時正在擇后偏遇這傾國傾城的美人兒怎肯輕輕放過無如羅敷有夫未便強奪躊躇了好幾天想出一個無上的法兒來一夕召孟昶入宴飲至夜半昶纔告歸越宿昶竟患疾胸間似有食物塞住不能下咽迭經醫治終屬無效奄臥數日竟爾畢命年四十七歲太祖廢朝五日居然素服發哀賻贈布帛千匹葬費盡由官給追封昶為楚王（好一種做作）昶母李氏本奉旨特賜肩輿時常入宮每與太祖相見輒有悲容太祖嘗語道國母應自愛毋常戚戚如嫌在京未便他日當送母歸李氏問道使妾歸至何處太祖答言歸蜀李氏道妾本太原人氏倘得歸老并州乃是妾的素願妾當感恩不淺了太祖欣然道并州被北漢佔據待朕平定劉鈞定當如母所願李氏拜謝而出及孟昶病終李氏並不號哭但用酒酹地道汝不能死殉社

稷貪生至此我亦為汝尚存所以不忍遽死今汝死了我生何為遂絕粒數日也是嗚呼哀哉伏惟尚饗太祖命賻贈加等令鴻臚卿范禹偁護理喪事與昶俱葬洛陽葬事粗畢孟昶的家屬仍回至汴都免不得入宮謝恩太祖見了花蕊夫人滿身縞素愈顯得丰神楚楚玉骨姍姍是夕竟留住宮中迫他侍宴花蕊夫人也身不由主只好惟命是從飲至數杯紅雲上臉太祖越瞧越愛越愛越貪索性擁他入幃同上陽臺永夕歡娛不消細述次日即册立為妃這花蕊夫人係徐匡璋女綽號花蕊無非因狀態嬌柔彷彿與花蕊相似（嫩蕊嬌香難禁痴蝶奈何）他本與孟昶很是親愛此次被迫主威勉承雨露惟心中總憶着孟昶遂親手繪着昶像早夕供奉只托言是虔奉張仙對他禱祝可卜宜男宮中一班嬪御巴不得生男抱子都照樣求繪香花頂禮去了俗稱張仙送子便由這花蕊夫人捏造出來小子有詩詠花蕊夫人道

供靈詭說是張仙如此牽情也可憐千古艱難惟一死桃花移贈舊詩篇

花蕊夫人入宮後宋太祖非常鍾愛欲知以後情事容至下回表明

蜀主孟昶嬖倖寵妃信任庸材已有速亡之咎乃反欲勾通北漢自啟戰釁雖欲不亡其可得乎王昭遠以侍從小臣謬任統帥反以諸葛自比可嗤孰甚宋祖算無遺策其視蜀主孟昶已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其所以預築新第特別優待者無

非欲買動花蕊夫人之歡心耳正史於孟氏世家載明孟昶入汴受爵秦國公數日即卒而於花蕊夫人事略而不詳此由宋史實錄為君諱惡後人無從證實乃特付闕如耳然稗官野乘已徧錄軼聞卒之無從掩迹且昶年僅四十有餘而入汴以後胡竟暴卒大明殿之賜宴明載史傳蛛絲馬迹確有可尋著書人非無端誣古揭而出之微特足補正史之闕益以見欲蓋彌彰者之終難文過也

第十四回　戢兵變再定西川　興王師得平南漢

却說宋太祖得了花蕊夫人冊封為妃待他似活寶貝一般每當退朝餘暇輒與花蕊夫人調情作樂這花蕊夫人卻是個天生尤物不但工顰解媚並且善繪能詩太祖嘗令他詠蜀他即得心應手立成七絕數首中有二語最為淒切傳誦一時詩云十四萬人齊解甲也無一個是男兒太祖覽此二語不禁擊節稱賞且極口贊美道卿真可謂錦心繡口了惟孟昶初到汴京嘗賜給新造大廈五百間供帳俱備俾他安居至孟昶與母李氏次第謝世花蕊夫人已經入宮太祖便命將孟宅供帳收還大內衛卒等遵旨往收把孟昶所用的溺器也取了回來看官試想這溺器有何用處也一併取來呢原來孟昶的溺器係用七寶裝成精緻異常（要與花蕊夫人相配應該有此寶裝）衛卒甚為詫異所以取入宮中太祖見了也視為希罕便歎道這是一個溺器乃用七寶裝成試問將用何器

貯食奢靡至此不亡何待即命衛卒將他撞碎樸的一聲化作數塊弱器可以撞碎花心奈何採用既而見花蕊夫人所用粧鏡背後鐫有乾德四年鑄五字史稱蜀宮人入內宋主見其鏡背有乾德四年鑄五字蜀宮人想即花蕊夫人第史錄諱言故含混其詞耳不覺驚疑道朕前此改元曾諭令相臣年號不得襲舊為什麼鏡子上面也有乾德二字哩花蕊夫人一時失記無從對答乃召問諸臣諸臣統不知所對獨翰林學士竇儀道蜀主王衍曾有此號太祖喜道怪不得鏡上有此二字鏡係蜀物應紀蜀年宰相須用讀書人卿確具宰相才呢竇儀謝獎而退自是朝右諸臣統說竇儀將要入相就是太祖亦懷着此意商諸趙普普答道竇學士文藝有餘經濟不足輕輕一語便將竇儀抹煞太祖默然竇儀聞知此語料是趙普忌才心中甚是怏怏遂至染病不起未幾遂歿太祖很是悼惜忽川中遞到急報乃是文州刺史全師雄聚衆作亂王全斌等屢戰屢敗向京乞援能平蜀主昶不能制全師雄可見嗜殺好貪終歸失敗太祖乃命客省使丁德裕即前回之丁德裕時已改任客省使率兵援蜀並遣命康延澤為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勦撫兼施看官道這全師雄何故作亂原來王全斌在蜀晝夜酣飲不恤軍務曹彬屢請旋師全斌不但不從反縱使部下擄掠子女劫奪財物蜀民咸生怨望嗣由太祖詔令蜀兵赴汴飭全斌優給川資全斌格外剋扣以致蜀兵大憤行至綿州竟揭竿為亂自號興國軍脅從至十餘萬且獲任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他為帥全斌遣將朱光緒領兵千人往撫亂衆那

知光緒妄逞淫威先訪拏師雄家族一一殺斃只有師雄一女姿色可人他便把他饒命佔為妾媵（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師雄聞報大怒遂攻據彭州自稱興蜀大王兩川人民羣起響應愈聚愈衆崔彥遠及弟彥暉等分道往討屢戰不利彥暉陣亡全斌再遣張廷翰赴援亦戰敗遁回成都大震時城中降兵尚有二萬七千名全斌恐他應賊盡誘入夾城中把他圍住殺得一個不留於是遠近相戒爭拒官軍西川十六州同時謀變全斌急得沒法只好奏報宋廷一面仍令劉光義曹彬出擊師雄劉光義廉謹有法曹彬寬厚有恩兩人入蜀秋毫無犯軍民相率畏懷此次從成都出兵仍然嚴守軍律不准擾民沿途百姓望着劉曹兩將軍旗幟都已額手相慶到了新繁師雄率衆出敵纔一對壘前隊多解甲往降弄得師雄莫明其妙沒奈何麾衆退回那知陣勢一動宋軍即如潮入大呼降者免死亂衆拋戈棄械紛紛投順剩得若干悍目來鬭宋軍不是被殺就是受傷眼見得不能支持統回頭跑去師雄奔投郫縣復由宋軍追至轉走灌口（此古人所謂仁者無敵也）全斌聞劉曹得勝也星夜前進至灌口襲擊師雄師雄勢已窮處不能再戰衝開一條血路逃入金堂身上已中數矢鮮血直噴仆地而亡亂黨退據銅山改推謝行本為主巡檢使康延澤用兵勦平丁德裕亦已到蜀分道招輯亂衆乃定西南諸夷亦多歸附捷報傳達汴京太祖乃促全斌等班師及全斌還朝由中書問狀盡得贓貨殺降

諸罪。因前時平蜀有功。姑從末減。只降全斌為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為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為右衛將軍。仁贍對簿時。歷詆諸將。冀圖自免。惟推重曹彬一人。且對太祖道。清廉畏慎。不負陛下。只有曹都監。外此都不及了。（仁贍明知故犯厥罪尤甚）太祖查得曹彬行囊止圖書衣衾。餘無別物。果如仁贍所言。乃特加厚賞。擢為宣徽南院使。並因劉光義持身醇謹。亦賞功進爵。蜀事至此告終。以後慢表。且說西蜀既平。宋太祖以乾德年號與蜀相同。決意更改。並欲立花蕊夫人為后。密與趙普商議。普言亡國寵妃。不足為天下母。宜另擇淑女。纔肅母儀。太祖沈吟道。左衛上將軍宋偓的長女。容德兼全。卿以為可立后否。普對道。陛下聖鑒。諒必不謬。太祖乃決立宋女為后。這宋女年未及笄。乾德元年。曾隨母入賀長春節。（太祖生日為長春節）太祖曾見他嬌小如花。令人可愛。越四年。復召見宋女。面賜冠帔。宋女年已二八。荳蔻芳年。芙蓉笑靨。模樣兒很是端妍。性情兒又很柔媚。當時映入太祖眼簾。便已記在心中。只因花蕊夫人專寵後宮。乃把宋女擱置一邊。此次提及冊后事情。除了花蕊夫人。只有這個宋女。尚是縈情。當下通知宋偓。擬召他長女入宮。宋偓自然遵旨。當即將女兒送納。（那個不要做國丈）乾德五年殘臘。有詔改元開寶。開寶元年二月。由太史擇定良辰。冊立宋氏為后。是時宋氏年十七。太祖年已四十有二了。老夫得了少妻。倍增恩愛。宋氏又非常柔順。每值太祖退朝。必整衣候接。所有御饌

亦必親自檢視旁坐侍食因此愈得太祖憐心俗語說得好痴心女子負心漢那花蕊夫人本有立后的希望自被宋女奪去此席到也罷了誰知太祖的愛情也移到宋女上去長門漏靜誰解寂寥痛故國之云亡悵新朝之失寵因悲成怨因怨成病徒落得水流花謝玉殞香消（數語可抵一篇弔花蕊夫人文）太祖回念舊情也禁不住涕淚一番命用貴妃禮安葬後來境過情遷也漸漸忘懷了會接得北方消息北漢主劉鈞病歿養子繼恩嗣立太祖因有隙可乘遂命昭化軍節度使李繼勳督軍北征（乘喪北伐不得為義）繼勳至銅鍋河連破漢兵將攻太原北漢主繼恩忙遣使向遼乞援司空郭無為與繼恩有嫌竟密囑供奉官覇榮刺死繼恩另立繼恩弟繼元太原危亂得很宋太祖得悉情形一面促李繼勳進兵一面遣使齎詔諭令速降擬封繼元為平盧節度郭無為為邢州節度無為接詔頗欲降宋偏是繼元不從可巧遼主兀律發兵救漢李繼勳恐孤軍輕進反蹈危機乃收兵南歸北漢兵反結合遼兵進寇晉絳二州大掠而去太祖聞報大憤下令親征命弟光義為東京留守自統兵進薄太原圍攻三月仍不能下漢將劉繼業（即楊業詳見下文）善戰善守宋將石漢卿等陣亡遼復出兵來援宋太常博士李光贊勸太祖班師太祖轉問趙普普意與光贊相同乃分兵屯鎮潞州回駕大梁（此係開寳二年事厥後蕩平北漢在太宗太平興國四年非太祖時事故此處不得不敘入）越年南道州刺史王繼勳上書內稱南漢主劉鋹殘暴不仁屢出

寇邊。請速興王師弔民伐罪等語。太祖尚不欲用兵。遣書南唐。令唐主轉諭劉鋹。勸他稱臣。這時唐主李景已早去世。第六子煜繼立。煜仍事宋不怠。既得太祖詔書。即遣使轉告南漢。劉鋹不服。反拘住唐使。馳書答煜。語多不遜。煜乃將原書奏聞。太祖因命潭州防禦使潘美。朗州團練使尹崇珂。領兵南征。小子欲敘南漢亡國。不得不略述南漢源流。南漢始祖叫作劉隱。朱梁時據有廣州。受梁封為南海王。隱歿後。弟陟襲位。僭號稱帝。改名為龑。（龑讀若儼古時字書不載想係劉陟杜撰）龑傳子玢。玢為弟晟所弒。晟子名鋹。淫昏失德。委政宦官龔澄樞。及才人盧瓊仙。鎮日裏深居宮中。荒耽酒色。偶得一波斯女。豐艷善淫。曲盡房術。遂大加寵幸。賜號媚豬。更喜觀人交媾。選擇美少年。配偶宮人。裸體相接。自與媚豬往來巡察。見男勝女。乃喜。見女勝男。即將男子鞭撻。或加閹刑。羣臣有過。及士人釋道。可備顧問。概下蠶室。（蠶室即閹人之密室）令得出入宮闈。又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等刑。或令罪人鬬虎抵象。輒為所噬。每歲賦斂異常煩重。所入欵項。多築造離宮別館。及奇巧玩物。內官陳延壽。製作精巧。出入必隨。延壽且勸鋹除去諸王。藉免後患。於是劉氏宗室。屠戮殆盡。故臣舊將。非誅即逃。內侍監李托。有二女。均饒姿色。鋹選他長女為貴妃。次為才人。進托任內太師。自是南漢宮廷。第一個有權力的就是李托。第二個有權力的要算龔澄樞。至宋將潘美等。率兵進攻。龔澄樞方握兵權。無從推諉。只好出赴賀州

畫策守禦甫至中途聞宋軍已至芳林距賀州僅三十里不禁大驚失色慌忙引軍逃還（畢竟是個閹人帶着一半女態）漢主劉鋹急得沒法大將伍彥柔自請督兵乃命率水師援賀舟至城外適當夜半待至遲明彥柔挾彈登岸踞坐胡床指揮兵士（第二王昭遠）不意宋軍已預伏岸側突然殺出把漢兵衝作數段漢兵大亂多半被殺彥柔不及逃走被宋軍擒住梟首懸竿曉示城中守卒驚愕失措遂於次日陷入劉鋹與李托等商議李托等均束手無策或請起用故將潘崇徹鋹意尚不欲用無如警耗迭來急不暇擇沒奈何召入崇徹命領兵三萬出屯賀江崇徹本因讒被斥居常怏怏此時雖受命統軍免不得心存芥蒂坐觀成敗（急時抱佛脚尚有何益）宋軍連拔昭桂連三州進逼韶州韶州係嶺南鎖鑰此城一失廣州萬不可守劉鋹令將國中銳卒及所有馴象悉數出發遣都統李承渥為元帥往韶防禦承渥至韶州城北駐軍蓮花峯下列象為陣每象載十餘人均執兵仗氣勢甚盛宋軍猝睹此狀也未免張皇起來潘美道這有甚麼可怕衆將士可搜集强弩盡力攢射管教他衆象返奔自遺殘害呢將士得令各用强弓勁矢向前射去果然象陣立解各象向後返竄騎象各兵紛紛墜地宋軍乘勢掩擊殺得漢兵七歪八倒承渥抱頭竄還還算保全性命宋軍遂攻入韶州劉鋹聞報戰慄失容（馴象失敗何不遣娼豬去）環顧諸臣統是面面相覷沒人敢去打仗不由的涕泣入宮宮媪梁鸞真獨上前道妾有養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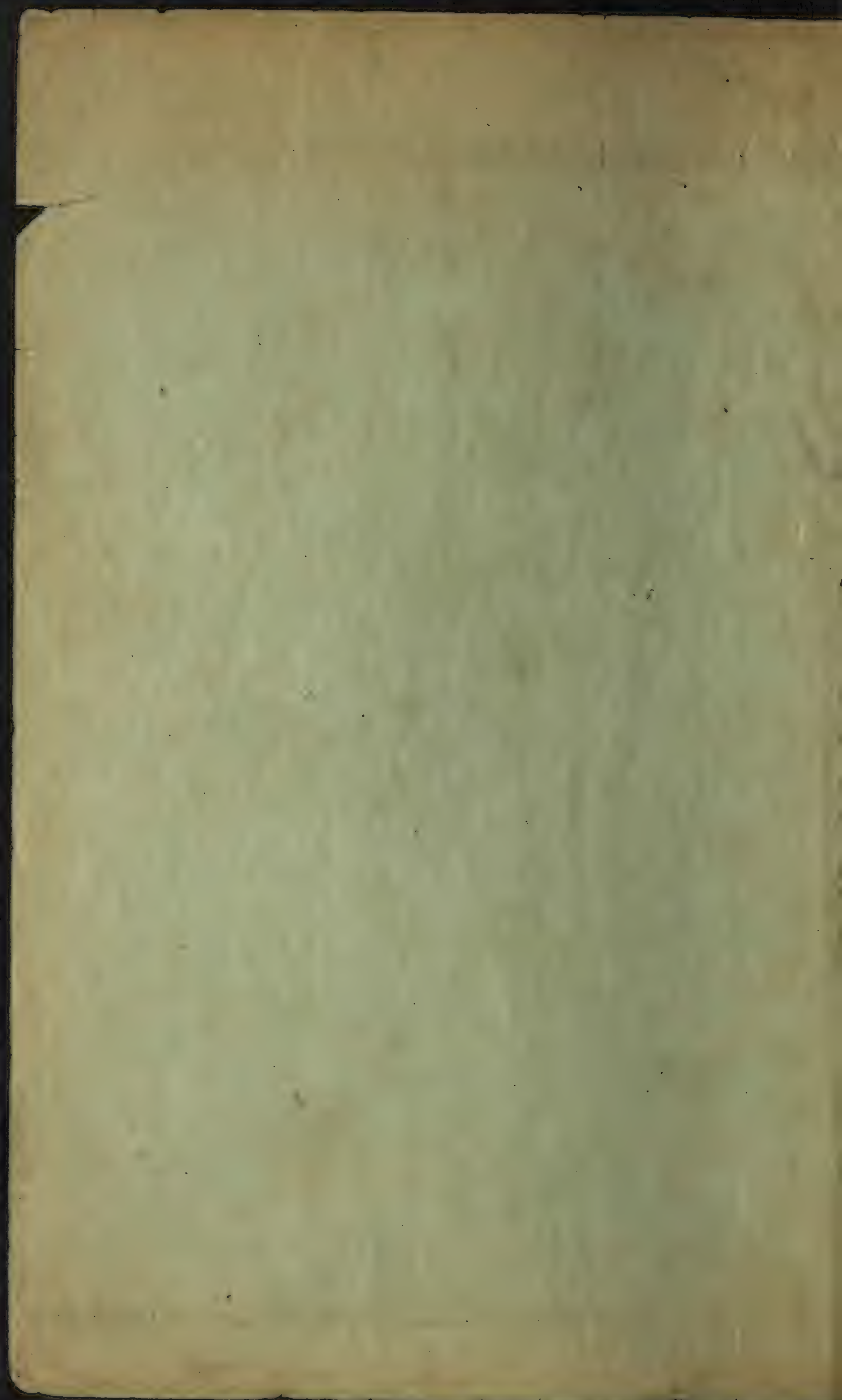
郭崇岳頗嫻戰畧。主上若任他為將。定可退敵。劉鋹大喜。亟命將崇岳召入。面加慰勞。授官招討使。令與大將植廷曉統兵六萬。出屯馬逕。這郭崇岳毫無智勇。專知迷信鬼神。日夜祈禱。想請幾位天兵天將來退宋軍。（想由梁鸞真所教導）偏偏神鬼無靈。宋軍大進。英州雄州。均已失守。潘崇徹反顏降宋。大敵已進壓瀧頭。郭崇岳返報劉鋹。道宋軍已到瀧頭了。看來馬逕也是難保。應請固守城池。再圖良策。劉鋹大懼。半晌纔道。不如着人請和罷。當下遣使赴潘美軍。願議和約。潘美不許。叱退來使。更進兵馬逕。立營雙女山下。距廣州城僅十里。鋹逃生要緊。命取船舶十餘艘。裝載妻女金帛。擬航海亡命。不意宦官樂範。先與衛卒千餘。盜船遁去。鋹益窮迫。復遣左僕射蕭漼。詣宋軍乞降。潘美送漼赴汴。自率軍進攻廣州城。劉鋹再欲遣弟保興。率百官出迎宋師。郭崇岳入阻道。城內兵尚數萬。何妨背城一戰。戰若不勝。再降未遲。乃與植廷曉再出拒戰。據水置柵。夾江以待。宋軍渡江而來。廷曉崇岳出柵迎敵。怎奈宋軍似虎似熊。當着便死。觸着便傷。漢兵十死六七。廷曉亦戰歿陣中。崇岳奔還柵內。嚴行扼守。劉鋹又遣保興出助。潘美語諸將道。漢兵編木為柵。自謂堅固。若用火攻。彼必擾亂。這乃是破敵良策。晚遂分遣丁夫。每人二炬。俟夜靜近柵。乘風縱火。萬炬齊發。列焰衝霄。各柵均被燃着。可憐柵內守兵。都變作焦頭爛額。逃無可逃。連崇岳也被燒死。只保興逃回城中。（鬼神不為無靈。竟迎崇岳西去。）龔

澄樞李托私自商議道北軍遠來無非貪我珍寶財物我不若先行燬去令他得一空城他不能久駐自然退去了（呆極）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俱盡城內大亂沒人拒守宋軍到了城下立即登城入擒劉鋹並龔澄樞李托等及宗室文武九十七人保興逃入民舍亦被擒住悉押送闕下（媚猪曾否在內）有奄侍數百人盛服求見潘美道我奉詔伐罪正為此等尚敢來見我麼遂命一一縛住斬首示衆廣州乃平總計南漢自劉隱據廣州至鋹亡國凡五主共六十五年當時廣州有童謠云羊頭二四白天雨人莫能解至劉鋹亡國適當辛未年二月四日天雨二字取王師如時雨的意思小子有詩詠道

婦寺盈廷適召亡王師南下效鷹揚羊頭戾氣由人感童語寧真兆不祥

劉鋹等解入汴京能否保全首領且待下回表明

閱此回可知淫暴之徒必至敗亡王全斌已平兩川乃以淫暴好殺復召全師雄之亂非劉光義曹彬之尚得民心出師征討其有不功敗垂成乎劉鋹淫暴稱最宋師一入如摧枯朽雖有良將亦且未克支持況如龔澄樞李承渥郭崇岳之庸駑用以禦敵雖欲不亡何可得也彼宋祖不免好淫未嘗好暴故雖納蜀妃尚無大害後之有國有家者當知所戒矣



繪圖宋史通俗演義

第二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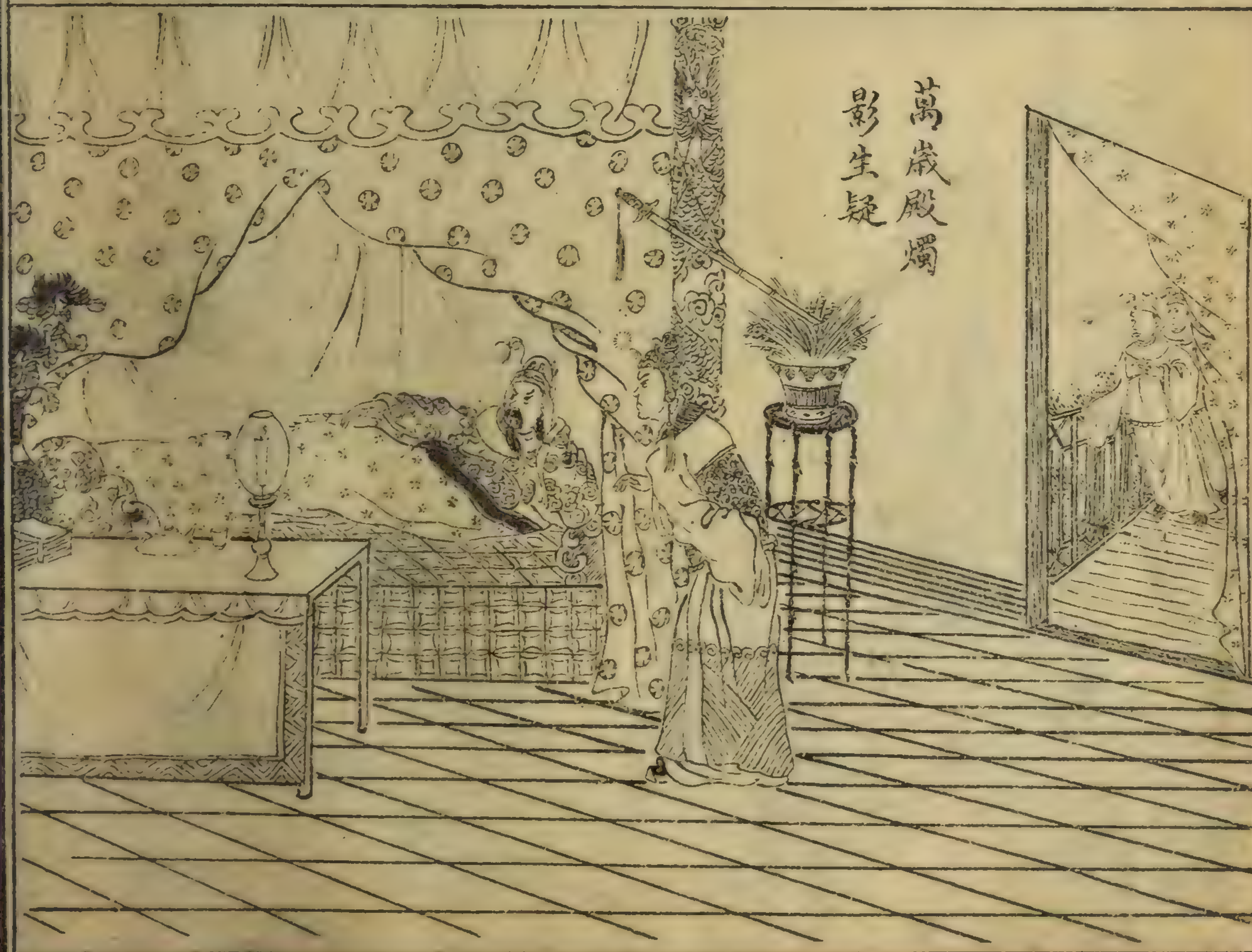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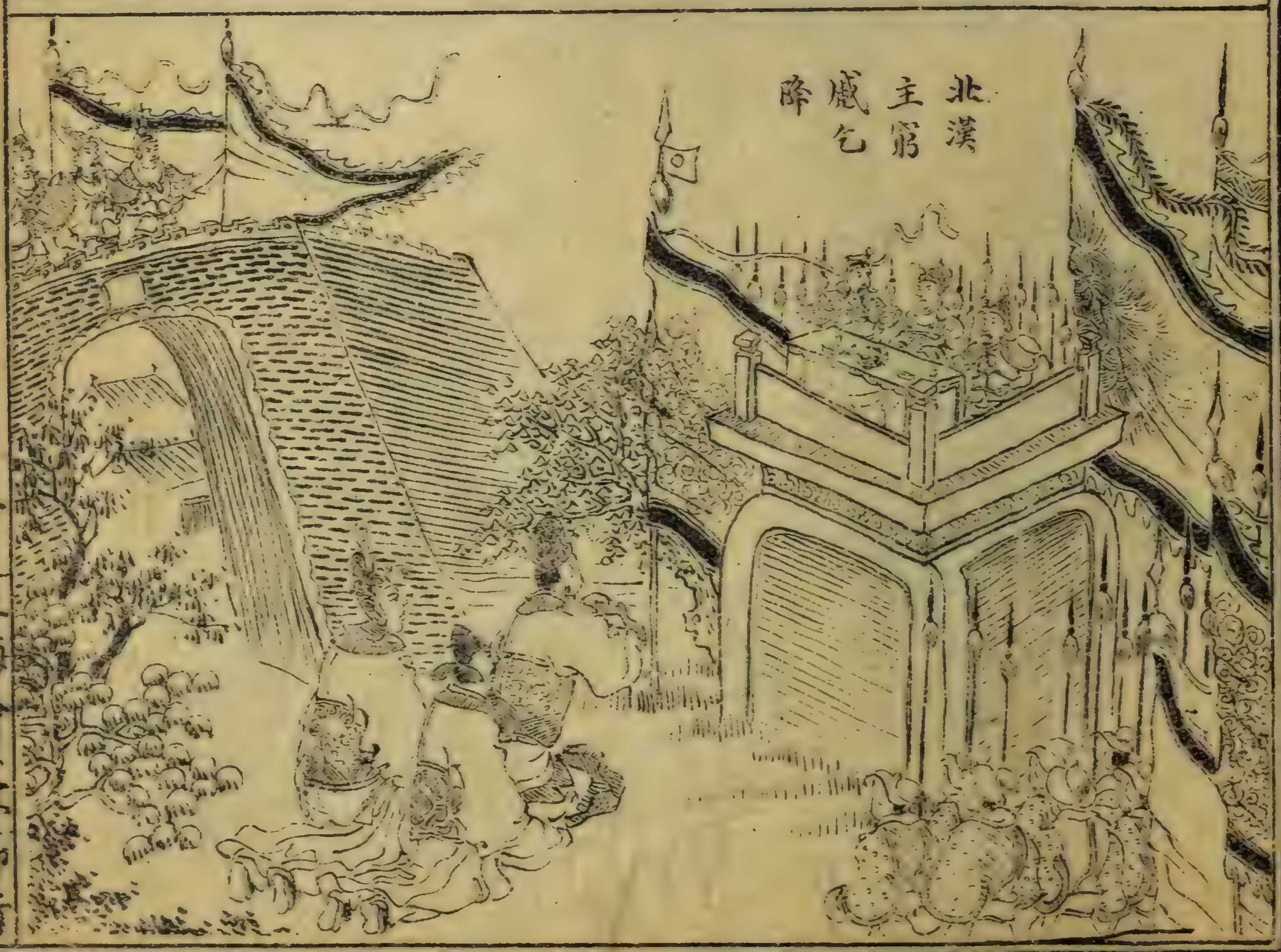


上海會文堂印行


明德樓綸音釋俘


萬歲殿燭影生疑


吳越王歸
城納土


北漢
主窮
蹙乞
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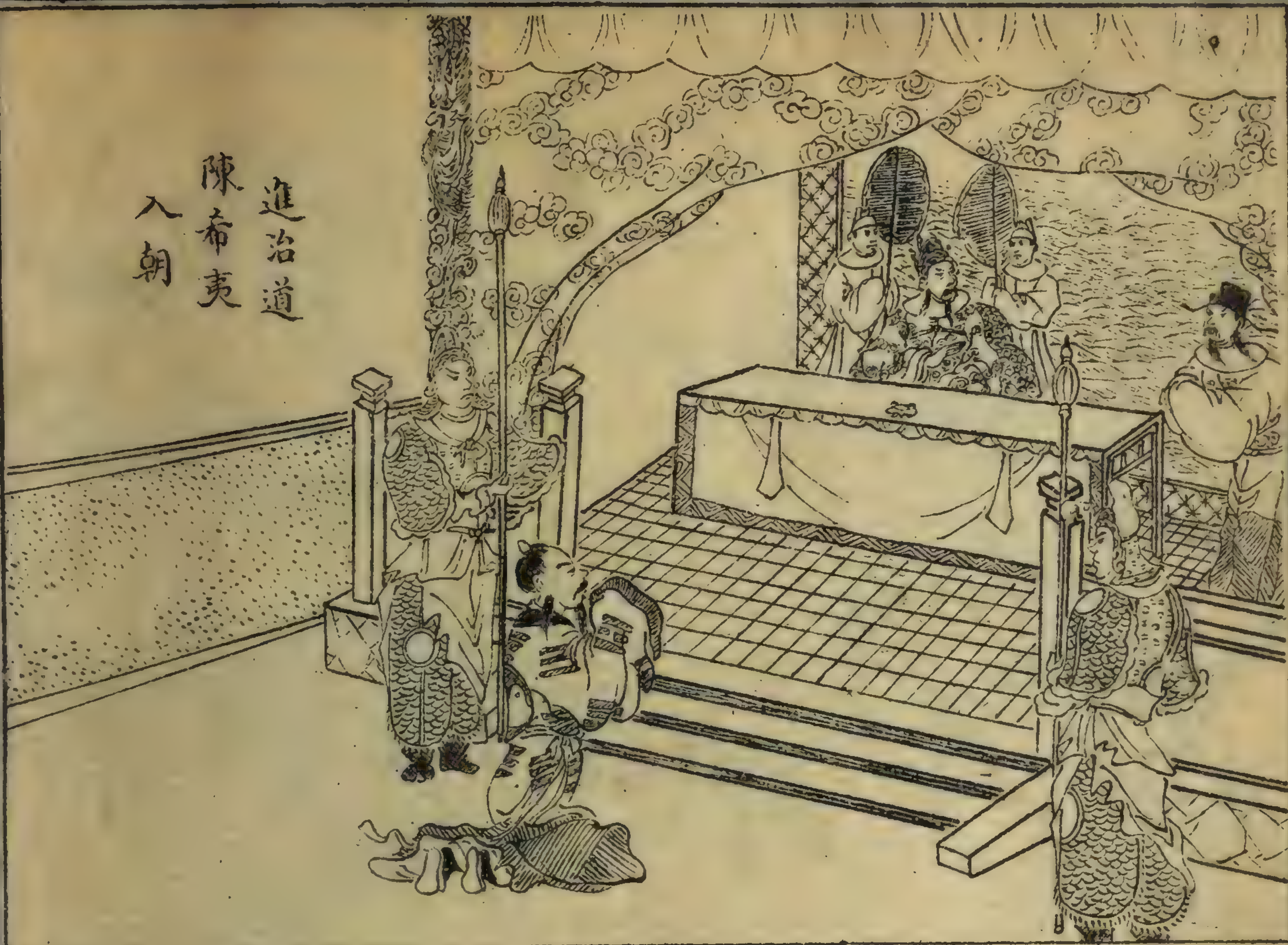

高梁
河宋
師
敗績
楊


雁門關
遼將
喪元
楊





上海會文堂印行


進治道
陳希夷
入朝


遁窮
荒李
繼遷
降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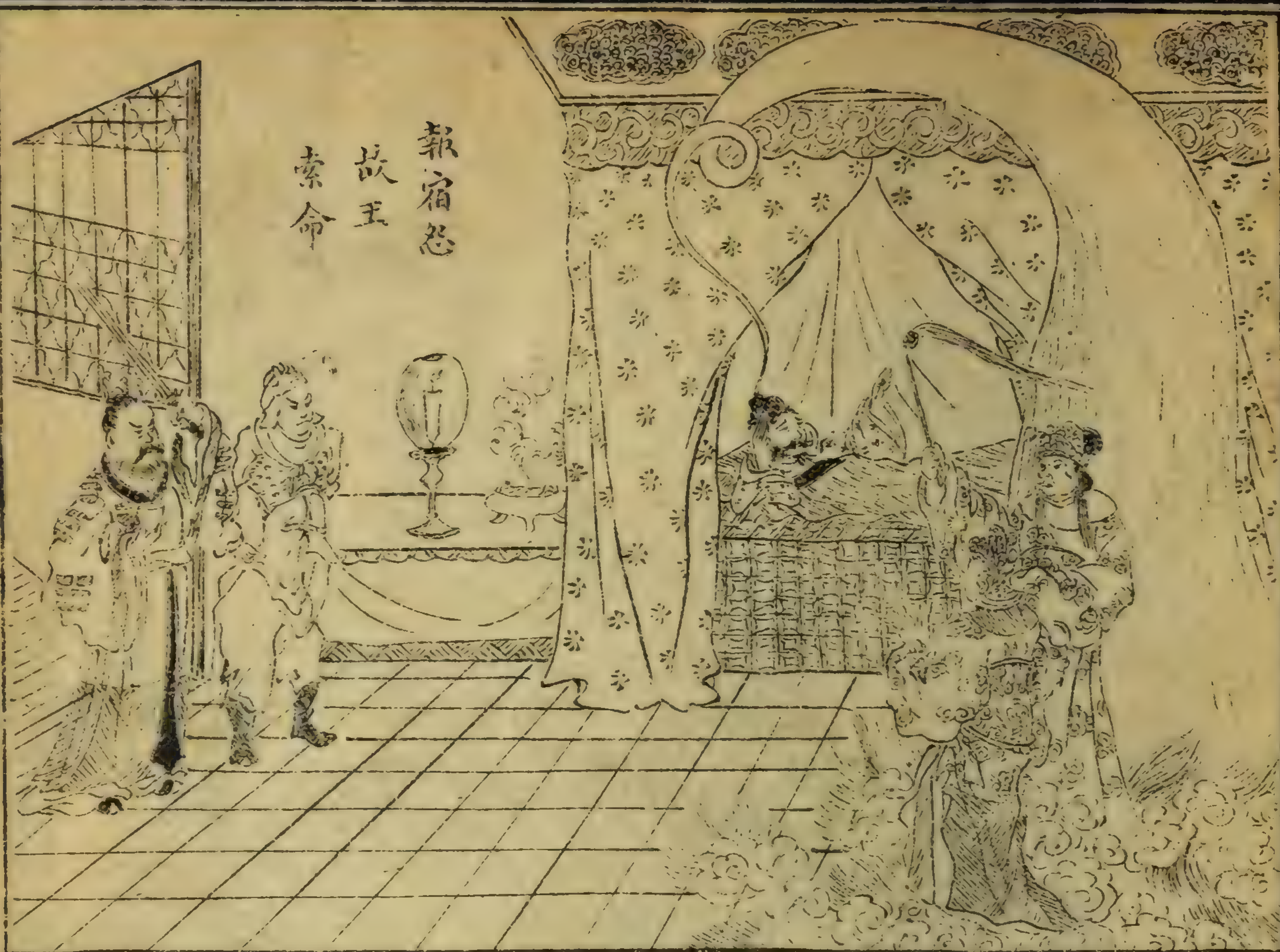




上海會文堂印行


張齊賢用謀却敵
張


尹繼倫奮力踹營





上海會文堂印行


伐西
夏五
路
出
師


正大光明
文新皇
百官
入賀

第十一回　懸繪像計殺敵臣　造浮梁功成采石

却說南漢主劉鋹被宋軍擒住，押送汴都。太祖御崇德門，親受漢俘，當即宣諭責鋹。鋹此時反不慌不忙，向前叩首道：「臣年十六僭位，龔澄樞、李托等俱先考舊人，每事統由他作主，臣不得自專，所以臣在國時，澄樞等是國主，臣實似臣子一般，還乞皇上明察。」（史稱鋹善口辯，即此數語，已見辯才。）太祖聞奏，乃令大理卿高繼申審訊澄樞等一干人犯，得種種奸諛情狀，當即請旨，將澄樞、李托推出午門外斬首。特詔赦鋹，授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鋹有可誅之罪，赦且封之，刑賞兩失矣。）鋹謝恩退朝，當有大宅留着，俾他居住。鋹弟保興，亦得受封爲右監門左僕射。所有蕭漼以下各官屬，俱授職有差。潘美等凱旋後，載歸劉鋹私財，由太祖仍然給還。尚有美珠四十六甕，金帛相等，鋹用美珠結成一龍，頭角爪牙，無不畢具，且極巧妙，當下入獻大內。太祖瞧着，語左右道：「鋹好工巧，習與性成，若能移治國家，何至滅亡。」左右皆唯唯稱是。一日，太祖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稟見，由太祖賜酒一卮。鋹接酒不飲，竟叩頭流涕道：「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致勞王師征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不死，臣願做個大梁百姓，沐德終身，承賜危酒，臣未敢飲。」（你也怕死，爲何置酖殺人。）太祖道：「你疑此酒有毒麽？朕推心置腹，怎敢暗計殺人。」說着，命左右取過鋹酒，一

飲而盡復另酌一卮賜鋹鋹飲畢拜謝面上很有慚色原來鋹在廣州專用毒酒害死臣下所以推己及人也恐太祖用此一法（其實也應該就死）太祖不但無心加害且加封鋹為衛公這且擱下不提且說南漢既平南唐主煜震恐異常遣弟從善上表宋廷願去國號改印文為江南國主且請賜詔呼名太祖准他所請惟厚待從善除常賜外更給他白銀五萬兩作為贐儀看官道是何因原來江南主李煜曾密貽趙普計銀五萬兩普據實入奏太祖道卿儘可受用但覆書答謝少贈來使便可了事普對道人臣無私餽亦無私受不敢奉旨太祖道大國不宜示弱當令他不測朕自有計卿不必辭至從善入朝乃特地給銀仍如李煜贈普的原數從善還白李煜君臣都驚訝不置忽江都留守林仁肇上書闕下略言淮南戍兵未免太少宋前已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有隙可乘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規復江北舊境宋或發兵來援臣當據淮守禦與決勝負幸得勝仗全國受福否則陛下可戮臣全家藉以謝宋且請預先告知宋廷只說臣叛逆不服主命那時宋廷也不能歸咎陛下陛下儘可安心哩（林肇此策實是挑釁李煜如或依言滅亡當更早一年）李煜不從林仁肇夙負勇名為江南諸將的翹楚太祖亦聞他驍悍未敢輕敵所以暫從羈縻畫江自守但心中總不忘江南屢思除去仁肇以便進兵可巧開寶四年李從善又奉兄命赴汴入朝太祖把從善留住特賜廣廈授職泰寧軍節度使從

善不好違命只得函報李煜留京供職李煜手疏馳請求遣弟歸偏偏太祖不許只詔稱從善多材朕將重用當令南北一家何分彼此願卿毋慮等語（明是就從善身上設計除肇否則烏用彼爲）李煜也未識何因常遣使至從善處探聽消息嗣是南北通使不絕於道太祖即遣繪師同往僞充使臣往見仁肇將他面目形容竊繪而來至從善入覲即將仁肇繪像懸挂別室由廷臣引使入觀佯問他認識與否從善驚詫道這是敝國的留守林仁肇何故留像在此廷臣故意囁嚅半晌纔道足下已在京供職同是朝廷臣子不妨直告皇上愛仁肇才特賜詔諭令他前來他願遵旨來歸先奉此像爲質言畢又導往一空館中並與語道聞皇上已擬把此館賜與仁肇待他到汴恰不是一個節度使麼從善口雖答應心下甚覺懷疑至退歸後便遣使馳回江南轉報乃兄究竟仁肇有無異志李煜即傳召仁肇問他曾受宋詔與否仁肇毫不接洽自然答稱沒有那李煜也不訪明底細便疑仁肇有意欺蒙當下賜仁肇宴暗中置酖仁肇飲將下去回至私第毒性一發七竅流血竟到枉死城去了（這條反間計也只可騙李煜兄弟若中知以上也不至中計）太祖聞仁肇已死大加歡慰惟從善仍留住不遣且令他轉達意旨召煜入朝煜止令使臣入貢方物且再請遣弟歸國太祖仍然不允且促煜即日赴闕煜佯言有疾始終不肯入京太祖乃擬發兵往征（假到本題）時故周主母子已遷居房州周主病歿太祖素服發喪輟朝十日諡爲

上海會文堂印行

周恭帝。還葬周世宗慶陵左側。號稱順陵。（敘周恭帝之歿文無漏筆○周恭帝年甫適冠即聞去世也不免有可疑情事）葬事纔了。又值同平章事趙普生出種種疑案。免不得要調動相位。所以將南征事又暫擱起。原來太祖於嶺南平後。復乘暇微行。某夕至趙普第中。正值吳越王錢俶。寄書與普。且贈有海物十瓶。置諸廡下。驟聞太祖到來。倉猝出迎。不及將海物收藏。等到太祖入內。已經瞧着。當即問是何物。普恰不敢虛言。據實奏對。太祖道。海物必佳。何妨一嘗。普不能違旨。便取瓶啟封。揭開一視。並不是什麼海物。乃是爍然有光的瓜子金。（真是佳物）看官曾閱過上文。普曾謂人臣無私受。如何這種海物。卻陳列室中。呢這真是寃寃相湊。反令這位有膽有識的趙則平。弄得跼蹐不安。沒奈何答謝道。臣未發書。實不知情。太祖歎息道。你也不妨直受。他的來意。以為國家大事。統由你書生作主。所以格外厚贈哩。（此語與前文大不相同）言已即去。趙普匆匆送出。懊喪了好幾天。嗣見太祖優待如初。方纔放心。那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普遣親吏往秦隴間。購辦巨木。聯成大筏。至汴治第。親吏乘便影戤。多辦若干。轉鬻都中。藉取厚利。三司使趙玭。查得秦隴大木。已有詔禁止私販。普潛遣往購。已屬違旨。且販賣牟利。更屬不法。當將詳情奏聞。太祖大怒道。他尚貪得無厭麼。遂命翰林學士承旨。擬定草詔。即日逐普。虧得故相王溥。力為解救。方停詔不發。後因翰林學士盧多遜。與普未協。召對時屢談普短。太祖更滋不悅。待普益疏。普乃

乞請罷政，當有詔調普出外，令為河陽三城節度使。盧多遜得擢為參知政事。多遜父億，嘗任職少尹，時已致仕，聞多遜訐普事，不禁長歎道：「趙普是開國元勳，小子無知，輕誣先輩，將來恐不能免禍。我得早死，不致親見，還算是僥倖哩。」（為後文多遜流配伏筆）既而億即病歿。多遜丁憂去位，奉詔起復，他即入朝視事，很得太祖信任。太祖復封弟光義為晉王，光美兼侍中，子德昭同平章事。內顧無憂，乃復議及外事，仍召江南主李煜入朝。煜迭次奉詔，頗慮入京被留，奪他土地，因此托疾固辭，陰修戰備。無如聲色縈情，憂樂無常。他本立周氏為后，嗣見后妹秀外慧中，遂借姻戚為名，召他入宮，密與交懽。后憤恚成疾，遽爾謝世。后妹即入為繼后，憑着這天生慧質，曲意獻媚，按譜徵聲，得楊玉環霓裳羽衣曲，日夕研摩，竟得神似。自是朝歌暮舞，惹得李煜意蕩神迷，無心國事。（亡國禍胎，多由女色，歷敘之以示炯戒）太祖屢徵不至，遂命曹彬為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為都監，曹翰為先鋒，將兵十萬，往伐江南。彬等受命後，即日陛辭。太祖諭彬道：「前日全斌平蜀，多殺降卒，朕時常歎恨。此次出師江南，事一概委卿，切勿暴掠生民，須要威信兼全，令自歸順。幸得入城，慎毋殺戮。設若城中困鬭，亦當除暴安良，李煜一門，不應加害。卿其勿忘。」（觀此數語，似不愧仁人之言）彬頓首聽命。太祖令起，拔劍授彬道：「副將而下，如不用命，准卿先斬後奏。卿可將此劍帶去。」彬受劍而退。潘美等聞到此語，無不失色，彼此相戒，各守軍律，乃隨彬

出都南下先是江南池州人樊若水在南唐考試進士一再被黜遂謀歸宋他於平居無事時在采石江上借魚釣為名暗測江面的濶狹嘗從南岸繫着長繩用舟引至北岸往還十數次盡得江面尺寸不失纖毫至是聞宋廷出師即潛詣汴都上書陳平南策請造浮梁濟師太祖立即召見若水呈上長江圖說由太祖仔細審視所有曲折險要均已載明至采石磯一帶獨注及水面濶狹更加詳細不禁大喜道得此詳圖虜在吾目中了遂面授若水為右參贊大夫令赴軍前効用復遣使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用大船載運巨竹自荆渚東下是時江南屯戍見宋軍到來尚疑是江上巡卒只備牛酒犒師未嘗出兵攔阻宋軍順流徑下直抵池州池州守將戈彥遣偵騎探視方知宋軍南征確音急得手足無措竟棄城遁去曹彬等馳入池州不戮一人復進兵銅陵纔有江南兵前來抗禦怎禁得宋軍一陣驅殺不到數時統已無影無踪宋軍再進至石牌口先由樊若水規造浮橋作為試辦然後移置采石三日即成不差尺寸曹彬令潘美帶着步兵先行渡江好似平地一般當有探馬報入金陵煜召羣臣會議學士張洎進言道臣徧覽古書從沒有江上造浮橋的故事想係軍中訛傳否則宋軍即來似這般笨伯怕他甚麽（趙括徒讀父書無救長平之敗張洎亦如是爾）煜笑道我亦說他是兒戲罷不足深慮言未已又有探卒來報宋軍已渡江了煜略覺着急乃遣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鄭

彥華督水軍萬人都虞侯杜真領步兵萬人同拒宋師并西蜀道兩軍水陸相濟方可取勝幸勿互諉爲要鄭杜兩人唯唯趨出鄭彥華帶領戰船泝江鳴鼓急趨浮梁潘美聞他初至選弓弩手五千人排立岸上一聲鼓號箭如飛蝗射得來艦檣折帆摧東歪西倒急切無從停泊只好倒槳退去未幾杜真所領的步軍從岸上馳到潘美也不待列陣便殺將過去人人奮勇個個爭先又將杜軍殺得七零八落向南潰散煜聞敗報方下令戒嚴一面募民爲兵民獻財粟得給官爵可奈江南百姓素來文弱更兼日久無事一聞當兵兩字多已膽戰心驚那個肯前去充役就是家中儲着財粟也寧可藏諸深窖不願助國因此文告迭頒無人應命（南人之專顧身家不自今始）那宋師已搗破白鷺洲進泊新林港并分軍攻克溧水江南統軍使李雄有子七人先後戰死宋曹彬親督大軍進次秦淮秦淮河在金陵城南水道可達城中江南兵水陸數萬列陣城下扼河防守潘美率兵渡河因舟楫未集各軍相率裹足臨河待舟潘美勃然道我提兵數萬自汴到此戰必勝攻必克無論甚麽險阻我也要親去一試況區區這衣帶水難道不好徒涉麽說畢將馬一拍竟躍入水中截流而渡各軍見主將渡河自然跟了過去就是未曾騎馬的步卒也鳧水徑達對岸江南兵前來爭鋒均被宋軍殺敗宋都虞侯李漢瓊用巨艦入河載着葭葦因風縱火爇壞城南水寨寨內守卒多半溺死這時候的江南

主李煜信用門下侍郎陳喬及學士張洎等計策堅壁固守自謂無恐至若兵士指揮專屬都指揮使皇甫繼勳毫不過問他却在後院召集僧道誦經念咒專祈仙佛默佑（霓裳羽衣曲想已聽厭了）及宋軍已逼城下方聽得礮聲震耳自出巡城登陣一望見城外俱駐着宋軍列柵為營張旗遍野便顧問守卒道宋軍已到城下如何不來報我守卒答道皇甫統師不准入報所以未曾上達煜不禁忿怒（此時纔覺發忿尚有何用）即召見皇甫繼勳問他何故隱蔽繼勳答道北軍强勁無人可敵就令臣日日報聞徒令宮廟震驚想陛下亦沒有甚麽法兒（說到也得爽快）煜拍案道照你說來就使宋軍入城你也只好任他殺掠似你這等人物賣國誤君該當何罪遂喝令左右把他拏下付獄定讞置諸死刑一面飛詔都虞侯朱令贇令速率上江兵入援令贇駐師湖口號稱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曹彬聞知即召戰櫂都部署王明授他密計命往采石磯防堵王明受計去訖且說朱令贇駕着大艦懸着帥旗威風凛凛星夜前來遥望前面一帶帆檣林立差不多有幾千號戰艦他不覺驚疑起來當命水手停橈暫泊皖口時至夜半忽聞戰鼓聲響水陸相應江中來了許多敵船火炬通明現出帥旗乃是一個斗大的王字岸上復來了無數步兵也是萬炬齊爇旗面上現出一個劉字雨下裏殺將過來也不辨有若干宋師令贇恐忙中有失不便分軍相拒只命軍士縱火先將來船堵住不意北風大起自己

的戰船適停泊南面那火勢隨風吹轉剛剛燒着自己霎時全軍驚潰令贇亦驚惶萬狀也想拔椗返奔偏是船身高大行動不靈敵兵四面相逼躍上大船同舟都成敵國嚇得令贇魂飛天外正思跳水脫身巧值一敵將到來一聲呼喝奔上許多健卒把他打倒船中用繩捆縛似扛猪般扛將去了（敘筆離奇令人莫測）看官道來將為誰就是宋戰櫂都部署王明他依着曹彬密囑在浮梁上下豎着無數長木上懸旗幟彷彿與帆檣相似作為疑兵復約合步將劉遇乘夜襲擊令他自亂統共不過五千名水軍五千名步軍把令贇部下十萬人半夜間掃得精光這真是無上的妙計（閱此始知上文之妙）金陵城內眼巴巴的望着這支援軍驟聞令贇被擒那得不魂膽飛揚沒奈何遣學士徐鉉至汴都哀懇罷兵正是

謀國設防須及早　喪師乞好已嫌遲

未知太祖曾否允許且看下回表明

國有良臣為敵之忌自古至今罔不如是但如江南之林仁肇欲乘宋師之敝規復江北志雖足嘉而謀實不臧宋方新造戰勝攻取何畏一江南此時為仁肇計亟宜勸李煜勤修內政親賢遠色方足維持於不敝輕開邊釁胡為者故即令反間之計無自得行仁肇其能免為朱令贇乎不過江南國中除仁肇外更不足識

李雄父子較為忠藎俱戰死無遺殆亦忠有餘而智勇不足者然以李煜之昏庸不振雖有良將亦無能為力霓裳羽衣法鼓僧鏡安在其不足亡國乎本回純敘江南國事中述鄭王之歿趙普之罷係為時事次序乘便敘入但承上啟下亦關緊要閱者勿輕輕滑過也

第十二回　明德樓綸音釋俘　萬歲殿燭影生疑

卻說江南使臣徐鉉馳入汴都謁見太祖哀求罷兵太祖道朕令爾主入朝爾主何故違命鉉答道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並沒有甚麼過失就是陛下徵召無非為病體纏綿因致逆命試思父母愛子無所不至難道不來見駕就要加罪還願陛下格外矜全賜詔罷兵太祖道爾主既事朕若父朕待他如子父子應出一家那有南北對峙分作兩家的道理鉉聞此諭一時也不好辯駁只頓首哀請道陛下即不念李煜也當顧及江南生靈若大軍逗留玉石俱焚也非陛下恩周黎庶的至意太祖道朕已諭令軍帥不得妄殺一人若爾主見機速降何至生民塗炭鉉又答道李煜屢年朝貢未嘗失儀陛下何妨恩開一面俾得生全太祖道朕並不欲加害李煜只教李煜獻出版圖入朝見朕朕自然敕令班師了鉉復道如李煜的恭順仍要見伐陛下未免寡恩呢這的話惹動太祖怒意竟拔劍置案道休事多言江南有什麼大罪但天下一家臥榻旁怎

容他人鼾睡能戰即戰不能戰即降你要饒舌可視此劍（有強權無公理可視此語）鉉至此纔覺失色辭歸江南李煜聞宋祖不肯罷兵越覺惶急忽由常州遞到急報乃是吳越王錢俶遵奉宋命來攻常州煜無兵可援只命使遺書致俶道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宋天子易地酬勳恐王亦變作大梁布衣了（語亦有理但也不過辭朝罷了）俶仍不答書竟進拔江陰宜興并下常州江南州郡所存無幾金陵愈圍愈急曹彬遣人語李煜道事勢至此君僅守孤城尚有何為若能歸命還算上策否則限日破城不免殘殺請早自為計李煜尚遲疑不決彬乃決計攻城但轉念大兵一入害及生民雖有禁令亦恐不能徧及左思右想遂定出一策詐稱有疾不能視事衆將聞主帥有恙都入帳請安彬與語道諸君可知我病源麼衆將聽了或答言積勞所致或說由冒寒而成彬又道不是不是衆將暗暗驚異只稟請延醫調治彬搖首道我的病非藥石所能醫治但教諸君誠心自誓等到克城以後不妄殺一人我病便可痊愈了衆將齊聲道這也不難末將等當對着主帥各宣一誓言畢遂焚起香來宣誓為證然後退出越宿彬稱病愈督兵攻城又越日陷入城中侍郎陳喬入報道城已被破了今日國亡皆臣等罪愆願加顯戮聊謝國人李煜道這是歷數使然卿死何益陳喬道卽不殺臣臣亦有何面目再見國人當下退歸私宅投繯自盡勤政殿學士鍾蒨朝冠朝服坐在堂上聞兵已及門召集家屬服

毒俱盡張洎初與喬約同死社稷至喬死後仍舊揚揚自得並無死志（彰善癉惡褒貶悉公）李煜至此無法可施只好率領臣僚詣軍門請罪彬好言撫慰待以賓禮當請煜入宮治裝即日赴汴煜依約而去彬率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語彬道主帥奈何放煜入宮倘他或覓死如何是好彬笑道煜優柔寡斷既已乞降怎肯自裁何必過慮既而煜治裝已畢遂與宰相湯悅等四十餘人同往汴京彬亦率衆凱旋太祖御明德樓受俘因煜嘗奉正朔詔有司勿宣露布止令煜君臣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煜叩首引咎但聽得樓上宣詔道

上天之德本於好生為君之心貴乎含垢自亂離之云瘼致跨據之相承諭文告而弗賓申弔伐而斯在慶茲混一加以寵綏江南偽主李煜承奕世之遺基據偏方而竊號惟乃先父早荷朝恩當爾襲位之初未嘗禀命朕方示以寬大每為含容雖陳內附之言罔效駿奔之禮聚兵峻壘包蓄日彰朕欲全彼始終去其疑間雖頒召節亦冀來朝庶成玉帛之儀豈顧干戈之役蹇然勿顧潛蓄陰謀勞銳旅以徂征傅孤城而問罪洎聞危迫累示招攜何迷復之不悛果覆亡之自掇昔者唐堯光宅非無丹浦之師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稽諸古典諒有明刑朕以道在包荒恩推惡殺在昔騾車出蜀青蓋辭吳彼皆閏位之降君不預中朝之正朔及頒爵命方列公

侯爾戾我恩德比禪與皓又非其倫特升拱極之班賜以列侯之號式優待遇盡捨愆尤今授爾為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爾其欽哉毋再負德此詔（平蜀平南漢不錄原詔而此特備錄者以宋祖之加兵藩屬語多掩飾故也）

李煜惶恐受詔俯伏謝恩太祖還登殿座召煜撫問並封煜妻為鄭國夫人（又好作霓裳羽衣曲了）子弟等一併授官餘官屬亦量能授職大衆叩謝而退總計江南自李昪篡吳自謂係唐太宗子吳王恪後裔立國號唐稱帝六年傳子李璟改名為景潛襲帝號十九年嗣去帝號自稱國主凡四年又傳子煜嗣位十九年共歷三世計四十八年先是彬伐江南太祖曾語彬道俟克李煜當用卿為使相潘美聞言即向彬預賀彬微哂道此次出師上仗廟謨下恃衆力方能成事我雖身任統帥幸而奏捷也不敢自己居功況且是使相極品呢潘美道天子無戲言既下江南自當加封了彬又笑道還有太原未下哩潘美似信未信及俘煜還汴飲至賞功太祖語彬道本欲授卿使相但劉繼元未平容當少待彬叩首謙謝適潘美在側視彬微笑巧被太祖瞧着便問何事美不能隱據實奏對太祖亦不禁大笑（彬為宋良將第一太祖何妨擢為使相乃刓印弗予背約失信殊非王者氣象）當賜彬錢五十萬彬拜謝而退語諸將道人生何必做使相好官亦不過多得錢呢（總算為太祖解嘲）未幾乃得拜樞密使潘美得升任宣徽北院使惟曹翰因江州未平移師往征江州指揮使胡則集衆固

守翰圍攻五月，始得入城，擒殺胡則，且縱兵屠戮，氏無噍類，所掠金帛以億萬計，用巨艦百餘艘，載歸汴都。太祖敘錄翰功，遷桂州觀察使，判知潁州。彬不好殺而猶斬使相，翰大肆屠掠乃得升遷，誰謂太祖戒殺之命果出自本心耶。吳越王錢俶遣使朝賀，太祖面諭使臣道：爾主帥攻克常州，立有大功，可暫來與朕相見，藉慰朕思，朕即當遣歸，上帝在上，決不食言。使臣領命去訖。錢俶祖名鏐，曾販鹽為盜，唐僖宗時，糾衆討黃巢，平定吳越，唐乃封鏐為越王，繼封吳王，梁又加封為吳越王。傳子元瓘，元瓘傳子弘佐，弘佐傳弟弘倧，弘倧被廢，弟弘俶嗣位，因避太祖父弘殷偏諱，單名為俶。太祖元年，封俶為天下兵馬元帥，俶歲貢勿絕。至是奉太祖命，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太祖遣皇子德昭出郊迎勞，并特賜禮賢宅，親視供帳，令俶寓居。俶入覲，太祖賜坐賜宴，且命與晉王光義敘兄弟禮，俶固辭乃止。太祖又親幸俶宅，留與共飲，歡洽異常。嗣又詔命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封俶妻孫氏為吳越國王妃，賞賚甚厚。開寶九年三月，太祖將巡幸西京，行郊祀禮，俶請扈蹕出行，太祖道：南北風土不同，將及炎暑，卿可早日還國，不必隨往西京。俶感謝泣下，願三歲一朝。太祖道：水陸迂遠，也不必預定限期，總教詔命東來，入覲便是。俶連稱遵旨。太祖乃命在講武殿餞行，俟宴飲畢，令左右捧過黃袱，持以賜俶，且言途中可以啟視，幸無洩人。俶受袱而去。及登程後，啟袱檢視，統是羣臣奏乞留俶，約有數十百篇。安知非太祖授意羣臣，特令上疏，藉示羈縻。俶

且感且懼奉表申謝太祖遣倣歸國即啟蹕西幸原來太祖仍周舊制定都開封號為東京以河南府為西京是時江南戡定淮甸澄清乃西往河洛祭告天地且欲留都洛陽羣臣相率諫阻太祖不從及晉王光義入陳力言未便太祖道我不但欲遷都洛陽還要遷都長安光義問是何故太祖道汴梁地居四塞無險可守我意徙都關中倚山帶河裁去冗兵復依周漢故事為長治久安的根本豈不是一勞永逸麼光義道在德不在險何必定要遷都太祖歎息道你也未免迂執了今日依你恐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已盡敝哩（都汴原不若都陝太祖成算在胸所見固是但子孫不良即都陝亦無救於亡）乃悵然歸汴過了月餘復定議北征遣侍衛都指揮使黨進宣徽北院使潘美及楊光美牛光進米文義等率兵北伐分道攻漢黨進等依詔前進連敗北漢軍將及太原太祖又命行營都監郭進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所向克捷北漢主劉繼元急向遼廷乞師遼相耶律沙統兵援漢正擬鏖戰一場互決雌雄忽接得汴都急報有太祖病重消息促令班師黨進等乃返旆還朝太祖自西京還駕已覺不適後因療治得愈到了孟冬自覺身體康健隨處游幸順便到晉王光義第宴飲甚歡太祖素性友愛兄弟間和好無忤光義有疾太祖與他灼艾光義覺痛太祖亦取艾自灸嘗謂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光義亦暗自欣幸因此對着乃兄亦頗加恭謹偏太祖壽數將終與宴以後又覺舊疾復發漸漸

上海會文堂印行

的不能支持嗣且卧牀不起一切國政均委光義代理光義晝理朝事夜侍兄疾恰也忙碌得很一夕天方大雪光義入宮少遲忽由內侍馳召令他即刻入宮光義奉命起身馳入只見太祖喘急異常對着光義一時說不出話來光義待了半晌未奉面諭只好就榻慰問太祖眼睜睜的瞧着外面光義一想私自點首即命內侍等退出只留着自己一人靜聽顧命（其迹可疑）內侍等不敢有違各退出寢門遠遠的立着外面探看那門內舉動俄聽太祖囑咐光義語言若斷若續聲音過低共覺辨不清楚過了片刻又見燭影搖紅或暗或明彷彿似光義離席逡巡退避的形狀既而聞柱斧戳地聲又聞太祖高聲道你好好去做這一語音激而慘也不知為着何故驀見光義至寢門側傳呼內侍速請皇后皇子等到來內侍分頭去請不一時陸續俱到趨近榻前不瞧猶可瞧着後大家便齊聲悲號原來太祖已目定口開悠然歸天去了看官你想這次燭影斧聲的疑案究竟是何緣故小子徧考稗官野乘也沒有一定的確證或說是太祖生一背疽苦痛的了不得光義入視突見有一女鬼用手搥背他便執着柱斧向鬼劈去不意鬼竟閃避那斧反落在疽上疽破肉裂太祖忍痛不住遂致暈厥一命嗚呼或說由光義謀害太祖特地屏去左右以便下手至如何致死旁人無從窺見因此不得證實獨宋史太祖本紀只云帝崩於萬歲殿年五十把太祖所有遺命及燭影斧聲諸傳聞

概屏不錄。小子也不便臆斷。只好將正史野乘。酌錄數則。任憑後人評論罷了。（以不斷斷之）

且說皇后宋氏。及皇子德昭德芳等。撫牀大慟。哀號不已。就是皇弟光美。亦悲泣有聲。（獨不及晉王光義意在言表）內侍王繼恩入勸宋后。並言先帝奉昭憲太后遺命。傳位晉王。金匱密封。可以覆視。現請晉王嗣位。然後準備治喪。宋后聞言。索性擗踊大號。愈加哀感。光義瞧不過去。亦勸慰數語。宋后不禁泣告道。我母子的性命。均托付官家。光義道。當共保富貴。幸毋過慮。宋后乃稍稍止哀。原來皇子德芳。係宋后所出。宋后欲請立為太子。因太祖孝友性成。誓守金匱遺言。不欲背盟。所以宋后無法可施。沒奈何含忍過去。此次太祖驟崩。自思孤兒寡婦。如何結果。且晉王手握大權。勢不能與他相爭。只好低首下心。含哀祠囑。光義樂得客氣。因此滿口承認。敷衍目前。（太祖奪國家於孤兒寡婦之手。一經宴駕。即有宋后之悲報。應之速。如影隨形）越日。光義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即以本年為太平興國元年。號宋后為開寶皇后。授弟光美為開封尹。進封齊王。所有太祖廷美子女。並稱皇子皇女。光美因避主諱。易名廷美。封兄子德昭為武功郡王。德芳為興元尹同平章事。薛居正為左僕射。沈倫為右僕射。盧多遜為中書侍郎。曹彬仍樞密使。並同平章事。楚昭輔為樞密使。潘美為宣徽南院使。內外進秩有差。並加封劉鋹衛國公。李煜隴西郡公。越年孟夏。乃葬太祖於永昌陵。總計太祖在位。改元三次。共一十三年。小子有詩詠太祖道。

帝位原從篡竊來，孤雛嫠婦也罹災。可憐燭影搖紅夜，儘有雄心一夕灰。

晉王光義嗣位後，史家因他廟號太宗，遂稱為太宗皇帝。欲知後事，下回再詳。

江南主李煜，耽酒色，信浮屠，固足以致亡，前回已評論及之。然其事宋之道，不可謂不備，宋祖亦不能指斥過惡，第以屢徵不至，遂興師以伐之。古人所謂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有觀於李煜而益信矣。明德樓之宣詔，語多掩護自己，要不若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兩語，較為直截了當，彼恃人不恃己者，其盍援為殷鑒乎？若夫燭影斧聲一案，事之真否，無從懸斷，顧何不於太祖大漸之先，內集懿親，外召宰輔，同詣寢門，面請顧命，而乃屏人獨侍，自啟流言，遺詔未聞，遽爾即位，甚至宋后有母子相托之語，此可見當日宮廷，實有不可告人之隱情，史家無從錄實，因略而不詳耳。讀予不信，盍觀後文。

第十三回　吳越王歸誠納土　北漢主窮蹙乞降

卻說太宗即位以後，當即改元，轉瞬間即為太平興國二年，有詔改御名為炅，（音炯）至太祖葬後，即將開寶皇后遷居西宮。太宗元配尹氏，為滁州刺史尹廷勳女，不久即歿，繼配魏王符彥卿第六女，於開寶八年病逝。太宗嗣立為帝，追冊尹氏為淑德皇后，符氏為懿德皇后，惟中宮尚在虛位，只有李妃一人，與太宗很相親愛，生女二人，以次夭殁，繼生

子名元佐。後封楚王。又次生子名元侃。就是將來的真宗皇帝。開寶中封隴西郡君。太宗進封夫人。正擬冊他為后。偏李氏又復生病。病且日劇。於太平興國二年夏月竟爾去世。（后位未定何必急急從殘此與篡殺元良名為異之意同一無兄之心寧待後日之逼死二姪耶）翌年。始選潞州刺史李處耘第二女入宮。至雍熙元年。乃立李氏為后。這且慢表。且說太平興國三年三月。吳越王錢俶與平海軍節度使陳洪進相繼入朝。錢俶履歷已見前文。獨陳洪進未曾提及。容小子約畧敘明。洪進泉州人。係清源節度使留從效牙將。從效受南唐冊命。節度泉漳等州。號為清源軍。並封鄂國公晉江王。從效歿後無嗣。兄子紹鎡繼立。年尚幼。洪進誣紹鎡將附吳越。執送南唐。另推副使陳漢思為留後。自為副使。尋復迫漢思繳印。將他遷居別墅。復遣人請命南唐。只說是漢思老耄。不能治事。自己為眾所推。權為留後。唐主李煜信為真情。即命他為清源軍節度使。嗣因宋太祖平澤潞。下揚州。取荊湖。威震華夏。旁達海南。洪進大懼。忙遣衙將魏仁濟間道至汴。上表宋廷。自稱清源軍節度副使權知泉南州軍府事。因漢思昏耄無知。暫攝節度。即恭候朝旨定奪。太祖遣使慰問。自是朝貢往來。累歲不絕。乾德二年。詔改清源軍為平海軍。即以洪進為節度使。賜號推誠順化功臣。開寶八年。江南平定。洪進心益不安。遣子文顥入貢。太祖因詔令入朝。洪進不得已啟行。至南劍州。聞太祖駕崩。乃回鎮發喪。太宗三年。加洪進檢校太師。次年

上海會文堂印行

春季洪進入覲宋廷太宗賜錢千萬白金萬兩絹萬匹禮遇優渥洪進遂獻上漳泉二州版圖有詔嘉納授洪進爲武寧節度同平章事賜第京師(叙陳洪進事簡而不漏)爲這一番納土遂令吳越十三州土地亦情願拱手出獻歸入宋朝吳越王錢俶正在入覲聞洪進納土事未免震諫乃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及撤銷天下兵馬大元帥並書詔不名的成命情願解甲歸田終享天年(眞是鼠膽)太宗不許俶臣崔仁冀進言道朝廷意旨不言可知大王若不速納土禍且立至了俶尚在遲疑左右俱爭言未可崔仁冀復厲聲道目今我君臣生命已在宋主手中試思吳越距此約有千里除非身生羽翼或得飛還否則如何脫離不若見機納土免蹈危機俶聞言乃決當於次日奉表道

臣俶慶遇承平之運遠修肆覲之儀宸眷彌隆寵章皆極斗筲之量實覺滿盈丹赤之誠輒茲披露臣伏念祖宗以來親提義旅尊戴中京略有兩浙之土田討平一方之僭逆此際蓋隔朝天之路莫諧請吏之心然而禀號令於闕廷保封疆於邊徼家世承襲已及百年今者幸遇皇帝陛下嗣守丕基削平諸夏凡在率濱之內悉歸輿地之圖獨臣一邦僻介江表職貢雖陳於外府版籍未歸於有司尚令山越之民猶隔陶唐之化太陽委照不及蔀家春雷發聲不爲聾俗則臣實使之然也罪莫大焉不勝大願願以所管十三州獻於闕下執事其間地里名數別具條析以聞伏望陛

下念奕世之忠勤，察乃心之傾嚮，將降明詔，允茲至誠，謹再拜上言。

表既上，太宗當然收納，下詔褒美道：

表悉卿世濟忠純，志遵憲度，承百年之堂構，有千里之江山。自朕纂臨，聿修覲禮，覩文物之全盛，喜書軌之混同，願親日月之光，遽忘江海之志。甲兵樓櫓，既悉上於有司，山川土田，又盡獻於天府。舉宗效順，前代所無，書之簡編，永彰忠烈。所請宜依，藉光卿德。

越日，又封俶為淮海國王，及他子弟族屬，也有一篇駢體的詔諭道：

蓋聞漢寵功臣，聿著帶河之誓，周尊元老，遂分表海之邦。其有奄宅勾吳，早綿星紀，包茅入貢，不絕於累朝，羽檄起兵，備嘗於百戰。適當輯瑞而來勤，爰以提封而上獻，宜遷內地，別錫爰田，彌昭啟土之榮，俾增書社之數。吳越國王錢俶，天資純懿，世濟忠貞，兆積德於靈源，書大勳於策府。近者慶冲人之踐阼，奉國珍而來朝，齒革羽毛，既修其常貢，土田版籍，又獻於有司。願宿衞於京師，表乃心於王室，眷茲誠節，宜茂寵光。是用列西楚之名區，析長淮之奧壤，建茲大國，不遠舊封，載疏千里之疆，更重四征之寄。疇其爵邑，施及子孫，永夾輔於皇家，用對揚於休命，垂厥百世，不其偉歟？其以淮南節度管內，封俶為淮海國王，仍改賜寧淮鎮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即

以禮賢宅賜之子惟濬為節度使兼侍中惟治為節度使惟演為團練使惟灝暨姪郁昱並為刺史弟儀信並為觀察使將校孫承祐沈承禮並為節度使各守爾職毋替朕命

嗣是命范質長子范旻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所有錢氏緦麻以上親屬及境内舊吏統遣至汴京共載舟一千另四十四艘吳越自錢鏐得國歷五世共八十一年而亡東南一帶盡為宋有太宗乃力謀統一擬興師往伐北漢左僕射薛居正等多言不可更召樞密使曹彬入議曹彬獨言可伐太宗道從前周世宗及太祖俱親征北漢何故未克想是薛居正等所陳之語彬答道周世宗時史彥超兵潰石嶺關人情驚擾所以班師太祖頓兵草地適值暑雨軍士多疾是以中止這並非由北漢盛強無可與敵呢太宗道朕今日北征卿料能成功否彬又答道國家方盛兵甲精銳欲入攻太原譬如摧枯拉朽何患不成太宗遂決意興師任潘美為北路招討使率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田重進等四路進兵分攻太原又命邢州判官郭進為太原石嶺關都部署阻截燕薊援師北漢主劉繼元聞宋師大舉急遣使向遼求救先是開寶八年遼曾通使宋廷願修和好太祖曾答書許諾至是遼遣撻馬官名係扈從官長壽南來入謁太宗問明伐漢的情由太宗道河東逆命應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否則惟有開戰呢長壽悻悻自去太宗

料遼必往助恐有劇戰因下詔親征藉作士氣當擬命齊王廷美職掌留務廷美到也愜意惟開封判官呂端入白廷美道主上櫛風沐雨往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若職掌留務恐非所宜應請裁奪為是廷美乃請扈駕同行太宗改命沈倫為東京留守王仁贍為大內都部署自率廷美等北征到了鎮州接着郭進捷報已將遼兵擊退石嶺關外可無憂了太宗大喜原來遼主賢得長壽還報遣宰相耶律沙為都統冀王敵烈（一譯作廸里）為監軍領兵救漢至白馬嶺遙見宋軍阻住前面約有好幾營紮住耶律沙語敵烈道前面有宋師扼守不宜輕進我軍且阻澗為營申報主子再乞添兵接應方不致悞敵烈道丞相也太畏怯了我看前面的宋營至多不過萬人我兵與他相較衆寡相等何勿趁着銳氣殺將過去丞相若果膽小儘可在後押陣看我上前踏平宋營哩（要去尋死儘可向前）耶律沙道並非膽怯惟出兵打仗總須小心為要（虧有此着纔得免死）敵烈不從耶律沙祇遣將校返報遼主一面隨敵烈前行約里許即至澗旁敵烈自恃驍勇爭先渡澗部兵亦搶過澗去三三五五不復成列猛聽得一聲礮響宋軍自營內突出來殺遼兵遼兵尚未列陣不意宋軍猝至先嚇得手忙腳亂膽落魂銷敵烈不管死活還是向前亂闖湊巧碰着郭進兩馬相交戰到三四十合被郭進賣個破綻手起刀落劈敵烈於馬下（該死得很）是時耶律沙尚未渡澗正思上前救應那遼兵已逃過澗來反衝動

上海會文堂印行

耶律沙軍的陣脚宋軍又乘勝追擊盡行渡澗爭殺耶律沙軍耶律沙如何抵當只好策馬逃奔遼兵只恨脚短逃得不快要吃宋軍的刀頭麪宋軍也毫不容情殺一個好一個追一程緊一程郭進且下令軍前須擒住耶律沙方准收軍軍士得令奮勇力追不防刺斜裏殺到一支人馬來救遼兵截住宋軍看官道是何來乃是遼將耶律斜軫（斜軫一譯色軫）奉了主命接應前軍途次遇了耶律沙軍報急從間道疾趨來做幫手剛遇耶律沙敗北正好仗着一支生力軍救應耶律沙抵敵宋軍郭進見遼兵得救即勒馬止追整隊回師耶律沙亦引兵退去兩下罷戰郭進回至石嶺關馳書奏捷太宗遂自鎮州出發進逼太原時北路招討使潘美等屢敗漢兵直抵太原城下築起長圍四面合攻自春徂夏累攻不息城中專望遼援日久不至又遣健足從間道赴遼賚奉蠟丸帛書催促援師那知遼兵已被郭進擊退所遣急足又為進所捕住斬首示衆繼元聞報大懼甚至寢食不安虧得建雄軍節度使劉繼業入城助守晝夜不懈尚得苟延（推重劉繼業）至太宗馳至親督衛士猛力攻撲毀去城堞無數均由劉繼業冒險修築仍得堵住太宗見城不能下手書詔諭勸繼元出降守卒不納繼元亦無從知悉太宗再令攻城城上矢石如雨擊退宋軍馬軍都軍頭輔超氣憤的了不得大呼道偌大城池有這般難攻麽如有壯士快隨我來好登城立功言畢有鐵騎軍呼延贊等踴躍而出隨着輔

超駕梯而上，輔超攀堞欲登，適為劉繼業所見，急命長槍手攢刺輔超，輔超用刀格鬭，不肯退步，怎奈雙手不敵四拳，終被戳傷了好幾處，不得已退歸城下，解甲審視，身受十三創，血迹模糊，太宗嘉他忠勇，面賜錦袍銀帶，並令休息後營，輔超尚不肯休，自言翌晨定要入城，雖死無恨，到了詰朝，果然一馬躍出，復去登城，梯甫架就，身上已叠中八矢，他左手執盾，右手執刀，尚擬冒死直上，幸由太宗聞悉，忙傳令輔超回營，纔得不死。（寫輔超處，正是寫劉繼業。）太宗乃禁士登城，只命弓弩手萬名，排列陣前，蹲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每給矢必數萬，繼元用十錢購一矢，約得數百萬支，仍還射宋軍，又支持了月餘，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太宗屢射書城中，招降將士，城中宣徽使范超，踰城出降，宋軍疑是奸細，不待細問，竟將他一刀兩段，繼元聞范超降宋，也將范超妻小，一一殺死，投首城下。（真是冤枉。）太宗聞范超枉死，又得他妻小首級，不禁悲悼，令將士置棺斂葬，親往賜祭，城內守將瞧着，又感動起來，指揮使郭萬超，復密令軍士縋城約降，太宗與他折矢為誓，決不加害，郭萬超遂潛行出城，投奔宋營，太宗格外優待，自是繼元帳下諸衛士，多半出降，太宗又草詔諭繼元道：

越王吳主，獻地歸朝，或授以大藩，或列於上將，臣僚子弟，皆享官封，繼元但速降，必保終始富貴，安危兩途，爾宜自擇。

這詔頒到城下。城中總算接待宋使。引見繼元。繼元讀詔畢。沈吟半晌。方答宋使道。果蒙宋天子優禮。謹當遵旨。宋使出城報命。待了半日。未見繼元出降消息。宋軍又憤不可遏。銳意攻城。太宗又出諭將士。只說是城陷害民。不如少待。俟明日尚未出降。當即破城等語。（無非籠絡城中士卒）宋軍乃少退。是夕繼元遣客省使李勳。奉表請降。太宗賜勳襲衣金帶。銀鞍勒馬。另遣通事舍人薛文寶。同勳入城。齎詔慰諭。翌日黎明。太宗幸城北。親登城臺。張樂設宴。繼元率官屬出城。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太宗召使升臺。傳旨特赦。且封繼元為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授爵彭城郡公。給賜甚厚。繼元叩首謝恩。太宗即命繼元下臺。導宋軍入城。偏城上立着金甲銀鍪的大將。高聲呼道。主子降宋。我卻不降。願與宋軍拚個死活。宋軍仰首上望。那將不是別人。就是北漢節度使劉繼業。當下走報太宗。太宗愛繼業忠勇。很欲引為己用。至是令繼元好言撫慰。繼元乃遣親信入城。與言不得已的苦衷。不如屈志出降。保全百姓為是。繼業大哭一場。北面再拜。乃釋甲開城。迎入宋軍。太宗入城後。召見繼業。立授右領軍衛大將軍。並加厚賜。繼業原姓楊。太原人氏。因入事劉崇。賜姓為劉。降宋後仍復原姓。止以業字為名。後人稱為楊令公。便是此人。自是北漢遂亡。小子有詩詠道。

> 晉陽卅載據雄封。徒仗遼援保漢宗。兩代螟蛉空入繼。速亡總自主昏庸。

欲知北漢降後情形且待下回再表

宋初各國吳越最稱恭順而其見機納土免害生靈亦不可謂非造福浙民天下將定一隅必不能終守何若奉表貢獻之為愈乎浙人拜賜迄今未忘廟祀而尸祝之宜也北漢則異是恃遼為援固守堅城至於餉盡援絕方出降宋顧視軍民傷亡已不少矣且以數十萬銳卒攻一太原數月始下宋師老矣再圖燕薊尚可得耶故北漢之降不足為宋幸而劉繼恩之罪案亦自此可定矣

第十四回　高粱河宋師敗績　雁門關遼將喪元

却說劉繼元降宋後太宗命中使康仁寶監督繼元催他部署行裝召齊族屬限日離開太原馳赴汴都繼元除挈眷隨行外所有宮妓盡獻與太宗太宗分賜立功將士仍飭康仁寶監護繼元等赴京去訖北漢始祖劉崇本後漢高祖劉知遠弟受封太原自郭氏篡漢劉崇乃僭稱帝號傳子劉鈞有甥繼恩繼元二人繼恩姓薛繼元姓何都是崇女所出崇女初適薛釗生繼恩再醮何氏生繼元崇以劉鈞無嗣均命收為養子鈞歿後養子繼恩立繼恩被弒繼元入嗣繼元弒鈞妻郭氏並殺劉崇諸子又好殘殺臣民至窮蹙乃降或請太宗按罪加懲太宗道亡國君主非失諸暗懦即失諸殘暴否則何至滅亡這等人只應憫惜若朕也把他虐待豈非與他相似麼（此語亦似是而非）隨命毀太

原舊城改為平晉縣以榆次縣為并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往居復縱火焚太原廬舍
老幼遷避不及焚斃甚衆（這是何意）太宗即出發太原意欲順道伐遼奪取幽薊潘美等多
以師老餉匱不欲北行獨總侍衞崔翰道勢所當乘時不可失臣意恰主張北伐不難
取勝太宗遂决計北行進次東易州遼刺史劉宇獻城出降太宗留兵千人協守復入
攻涿州遼判官劉原德亦以城降乘勝至幽州城南遼將耶律奚底（一譯作耶律希達）率着遼
兵自城北來攻宋軍宋軍殺將過去銳不可當遼兵敗走太宗乃命宋偓崔彥進劉遇
孟玄喆四將各率部兵四面攻城另分兵徇各地薊州順州次第請降但幽州尚未
攻克守將耶律學古多方守禦經太宗親自督攻晝夜猛撲城中到也恟懼起來幾乎
有守陴皆哭的形景忽有探卒入報宋營遼相耶律沙來救幽州前鋒已到高梁河了
太宗道敵援已到高梁河麼我軍不如前去迎戰殺敗了他再奪此城未遲言畢即拔
營齊起統向高梁河進發將到河邊果見遼兵越河而來差不多有數萬人宋將均躍
馬出陣各執兵械殺奔前去耶律沙即麾兵抵拒兩下裏金鼓齊鳴旌旗飛舞幾殺得
天昏地黯鬼哭神號約有兩三個時辰遼兵傷亡甚衆漸漸的不能支持向後退去太
宗見遼兵將却手執令旗驅衆前進驀聽得數聲礮響又有遼兵兩翼左右殺來左翼
是遼將耶律斜軫右翼是遼將耶律休哥（哥一作格）休哥係遼邦良將智勇兼全他部下很

是精銳無不以一當十以十當百況宋軍正戰得疲乏怎禁得兩支勁卒橫衝過來頓時抵擋不住紛紛散亂休哥趁這機會衝入中堅來取太宗太宗亟命諸將護駕無如諸將各自對仗一時不能顧到急得太宗也倉皇失措幸虧輔超舞着鋼刀呼延贊揮着鐵鞭前遮後護翼出太宗南走涿州宋將亦陸續逃回檢查軍士喪亡至萬餘人（這是宋軍第一次吃虧）時已日暮正擬入城休息不料耶律休哥帶着遼兵又復殺到宋軍喘息未定還有何心成列一聞遼軍到來大家各尋生路統逃了開去就是太宗的衛隊也多奔散太宗此時除了三十六計的上計簡直沒法只好加鞭疾走向南逃命偏偏天色漸昏蒼茫莫辨路程又七高八低蹀躞難行後面喊殺的聲音尚是不絕那時心下越慌途中越黯連這馬也一蹺一突跑不過去太宗性急得很只將馬韁收緊用鞭亂撻馬忍痛不住不管什麼艱險索性亂竄撲塌一聲陷入泥淖中忙呼衛卒救駕那知前後左右已無一人自己欲下騎掀馬猶恐馬足難拔連自身先墜淵莫測不禁仰天呼道我為崔翰所誤親蹈危機目今悔已無及了（並非崔翰所誤實是驕盈取敗）言未已但見前面火光熒熒有一隊人馬到來也不知是南軍是北軍越覺惶惑不定待來軍行至附近方見旗幟上面現出一個楊字又不覺喜慰道大約是楊業來了原來楊業降宋後本已從征幽薊只因太宗命他再赴太原搬運糧械接濟軍需所以去了好幾日至此纔運糧

回軍適値太宗遇險中途接着太宗急忙呼救楊業躍馬入淖把太宗輕輕掖起遞交岸上的小將然後再去牽引御馬好容易纔得登岸太宗早在岸上坐着業復率小將拜謁自稱救駕來遲應該負罪太宗道卿説那裏話來朕非卿到恐性命都難保哩隨問小將何人業答道這是臣兒延朗太宗道卿有此兒也好算作千里駒了說着後面塵頭起處似有遼軍趕至太宗皺眉道追軍又至奈何業答道請陛下先行一程由臣父子退敵便了言已即去牽御馬過來那知馬已臥地不能再騎乃返奏太宗道御馬不堪再駕請乘臣馬先行太宗道卿欲退敵不能無馬朕看卿裝載餉械備有驢車可騰出一乘由朕暫坐先行罷楊業遵旨遂命部卒騰出驢車請太宗坐入命部卒保護前行所有餉械亦一律載回自與延朗勒馬待敵未幾有軍馬趨至乃是孟玄喆崔彥進劉廷翰李漢瓊等一班宋將並帶着敗兵殘卒均已垂頭喪氣狼狽不堪又未幾潘美等亦復馳到且問楊業道皇上到那裏去了將軍有無遇着（你為招討使如何連主子也不顧着）楊業述明情形潘美道後面尚有追兵如何是好楊業道業父子二人尚思退敵今得諸將帥到來怕他甚麼潘美自覺懷慚即命楊業部勒殘兵列陣以待不到一時果有遼兵追至前隊二將一名兀環奴一名兀里奚楊業策馬掄刀當先出陣大呼胡虜慢走兀環奴兀里奚大怒上前迎戰楊業雙戰二將毫不懼怯延朗恐乃父有失急挺鎗出戰

與兀里奚對仗楊業與兀環奴戰不數合被楊業一刀砍死兀里奚心中一慌把刀一鬆被延朗當胸一鎗也刺落馬下宋將等見楊業父子殺斃遼將統來助陣遼兵見不可支慌忙退去當由宋軍追殺數里奪還器械若干方纔收軍馳至定州得遇太宗太宗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真定又留崔翰趙延進等援應各鎮自率軍返汴梁鎮日裏怏怏不樂武功郡王德昭曾從征幽州當宋軍敗潰時軍中不見太宗多疑太宗被難諸將謀立德昭為帝未成事實偏被太宗聞知愈加憤悶德昭尚未察悉因見太宗還京已有多日並不聞戰下太原的例賞且諸將多懷怨望恐不免有變動情形乃入謁太宗即請敘功給賞太宗不待詞畢便怒目道戰敗回來還有甚麼功勞甚麼賞賜德昭道這也不可一概論的征遼雖然失利北漢究屬蕩平應請陛下分別考覈量功行賞罷（語雖合理然適中太宗之忌）太宗復怒道待你為帝賞亦未遲這兩語是把心中的疑恨和盤說出看官試想這地處嫌疑的德昭如何忍受得起他低了頭退出宮廷還至私第越想越惱越惱越悲默思父母早逝無可瞻依雖有繼母宋氏季弟德芳一個是被徙西宮迹類幽囚一個是纔經弱冠少不更事痛幽衷之莫訴覺生趣之毫無一時情不自禁竟從壁間懸着的劍囊中拔出三尺青鋒向頸一橫頓時碧血模糊暈倒地上渺渺英魂往鬼門關去尋父母去了（自尋短見愚等申生）及他人得知已

是死去多時無從解救只好往報太宗太宗亟往探視但見他僵卧榻上目尚未瞑不覺良心發現涕淚交橫帶哭帶語道癡兒癡兒何遽至此（恐尚不免做作）隨即命家屬好生殮葬自己卽還至宮中頒詔贈德昭爲中書令追封魏王於是論平漢功除賞生恤死外加封弟齊王廷美爲秦王算是依從德昭的遺奏這且慢表且說遼軍殺敗宋軍回國報功遼主賢尚欲報怨遣南京留守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哥等率兵五萬入寇鎮州劉廷翰聞警忙約崔彥進劉漢瓊等商議抵禦方法廷翰道我軍方敗元氣未回今遼兵又來侵擾如何是好彥進道若與他對仗勝負未可逆料不如用詐降計誘他入內然後設伏掩擊定可取勝廷翰道我聞耶律休哥素有才名恐他持重老成未必納降漢瓊道先去獻他糧餉令他信我情眞料無不納之理廷翰點首道且依計一試再行定奪當下差人至遼營中賫糧請降匡嗣見有糧餉問他何日出降差人答以明日匡嗣允諾差人自去耶律休哥進諫道宋軍未曾交鋒卽來請降莫非具有詐謀元帥不可不防（也不出廷翰所料）匡嗣道他若用詐降計怎肯到此獻糧休哥道這乃是欲取姑與的計策匡嗣道我兵銳氣方盛殺敗宋師數十萬理應人人奪氣今聞我軍復出怎得不驚我想他是眞情願降哩就使詐降我也不怕休哥見他不從只得退出自去號令部兵不得妄動待有自己軍令方准出發只匡嗣與耶律沙約定明日入城很是欣慰

彷彿做夢

且說宋將劉廷翰得差人回報，整點軍馬，令李漢瓊率步兵萬名，埋伏城東，掩擊遼兵來路，崔彥進率步兵萬名，埋伏城北，截斷遼兵去途，再約邊將崔翰、趙延進，連夜發兵前來夾攻，分布已定，安宿一宵，翌晨大開城門，自率兵往伏城西，專待遼兵到來。遼帥韓匡嗣當先開道，耶律沙押着後軍，望鎮州城前來，將到城下，見城門開着，並無一人，匡嗣即欲揮衆入城，遼護騎尉劉雄武諫阻道：元帥不可輕入，他既請降，如何城外不見一人？匡嗣聞言，恰也驚異，猛聽得一聲號礮，響徹天空，城西殺出劉廷翰，城東殺出李漢瓊，匡嗣料知中計，拍馬便走，部衆隨勢奔回，衝動耶律沙後隊，耶律沙也禁遏不住，只好倒退，忽然間礮聲又響，崔彥進又復殺出，截住遼兵去路，遼兵腹背受敵，好似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痛，那時無法可施，沒奈何拚着性命，尋條血路，不料宋將崔翰、趙延進各軍，又遵約殺到，人馬越來越衆，把遼兵困在垓心，韓匡嗣、耶律沙領着將校，冒死衝突，怎奈四面八方，與鐵桶相似，幾乎沒縫可鑽，宋軍又相繼射箭，眼見得遼邦士卒，紛紛落馬，傷亡無數。（屢屢反跌，為耶律休哥作勢。）韓匡嗣與耶律沙正當危急萬分，忽有一大將挺刀躍馬，帶領健卒，從北面殺入，韓匡嗣瞧將過去，不是別人，正是耶律休哥，不覺大喜過望，急與耶律沙隨着休哥，殺出重圍，宋軍追了一程，奪得輜重無數，斬獲以萬計。（比前日所獻之糧，獲利應加數倍。）直至遂城，方收兵回屯原汛，隨即報捷宋廷，太宗聞報，詔

羣臣道遼兵入寇鎮州不能得志將來必移寇他處朕看代州一帶最關重要須遣良將屯守纔可無患羣臣齊聲道陛下明燭萬里應即簡擇良將先行預防太宗道朕有一人在此可以勝任隨語左右道速宣楊業入殿左右領旨往召楊業須臾楊業傳到入謁太宗太宗語業道卿熟習邊情智勇兼備朕特任卿為代州刺史卿其勿辭業叩首道陛下有命臣怎敢推諉太宗大喜便敕賜橐裝令他指日啟程業叩謝而出即率子延玉延昭等出赴代州延昭即延朗隨父降宋後受職供奉官改名延昭業嘗謂此兒類我所以屢次出師必令他隨着既到代州適值天時寒凍業親督修城雖經風雪仍不少懈轉眼間已是太平興國五年了寒盡春回塞草漸茁那遼邦復大舉入寇由耶律沙耶律斜軫等領兵十萬徑達雁門雁門在代州北面乃是緊要門戶雁門有失代州亦危楊業聞遼兵大至語子延玉延昭道遼兵號稱十萬我軍不過一二萬人就使以一當十也未必定操勝局看來只好舍力用智殺他一個下馬威方免遼人輕覷哩延昭道兒意應從間道繞出襲擊遼兵背後出他不意當可制勝楊業道我亦這般想但兵不在多只教寅夜掩擊令他自行驚潰便足邀功當下議定即挑選勁卒數千名由雁門西口西陘關出去繞至雁門北口正值更鼓沈沈星斗黯黯遙見雁門關下黑壓壓的紮着數大營便令延玉帶兵三千人從左殺入延昭帶兵三千人從右殺入

葉自領健卒百騎。獨踹中堅。三支兵馬。銜枚疾走。一到遼營附近。齊聲吶喊。搗將進去。耶律沙耶律斜軫等。只防關內兵出來襲營。不意宋軍恰從營後殺來。正是防不及防。幾疑飛將軍從天而下。大都嚇得東躲西逃。中營裏面。有一遼邦節度使駙馬侍中蕭咄李。自恃驍勇。執着利斧。從帳後出來抵敵。湊巧碰着楊令公。兩馬相交。併成一處。戰到十餘合。但聽楊令公大叱一聲。那蕭咄李已連頭帶盔。飛落馬下。（蕭咄李一譯作蕭綽里特）小子有詩吟道。

百騎宵來搗虜營。刀光閃處敵人驚。任他遼將如何勇。一遇楊公命即傾。

蕭咄李既死。遼兵越覺驚慌。頓時大潰。俟小子下回再詳。

高梁河一役。為宋遼勝敗之所由分。宋太宗挾師數十萬。乘勝伐遼。而卒為遼將所乘。幾至身命不保。宋軍自此膽落矣。鎮州之捷。雁門關之勝。均不過卻敵之來。不能入敵之境。且皆由用智徼功。然則全宋兵力。不能敵一強遼。可斷言也。德昭之自刎。卒應與廷美之死。聯絡一氣。然事相類而時有先後。太原之賞不行。德昭之言不納。於是德昭憤激自刎。作者依時敘入。免致混亂。坊間舊小說中。有稱德昭為八大王。至真宗時尚輔翊宋廷。此全係臆造之談。固不值一辯也。

第十五回　弄巧成拙妹倩殉邊　修怨背盟皇弟受禍

卻說遼相耶律沙與遼將耶律斜軫等因部兵潰散迤落荒遁走黑暗中自相踐踏傷斃甚多楊業父子殺退遼兵便整軍入雁門關檢查兵士不過傷了數十人當即休息半日馳回代州露布奏捷不消細說惟遼人經此一挫多號楊業為楊無敵自是望見楊字旗號當即引去遼主賢聞將相敗還勃然大怒竟親自督軍再舉侵宋命耶律休哥為先行入冦瓦橋關守關將士因聞遼兵兩次敗退料他沒甚伎倆竟開關迎敵面水列陣耶律休哥簡率精銳渡水南來宋將欺他兵少未曾截擊待至遼兵齊渡方與交鋒那知休哥部下是百鍊悍卒橫厲無前宋軍不是對手被他殺得七零八落連關城都守不住一鬨兒棄關南奔逃入莫州休哥追至莫州城下飭兵圍攻警報飛達宋廷太宗復下詔親征詔集諸將向北進行途次又接官軍敗績消息忙倍道前進到了大名纔聞遼主已退乃令曹翰部署諸將自回汴京還汴數日尚欲興師伐遼廷臣多迎合上意奏稱應速取幽薊左拾遺張齊賢獨上書諫阻略云

方今天下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薊未下輦運為勞臣愚以為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粟典吏皆云自山後轉粟以授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為我有者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砦入冦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

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馭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之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強弱之勢而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陛下以德懷遠以惠勤民內治既成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何必窮兵黷武為哉謹此奏聞

這張齊賢係曹州人素有膽識稱名遠近先是太祖幸洛陽齊賢曾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四說稱旨尚有六條太祖以為未合齊賢堅稱可行惹動太祖怒意令武士將他牽出既而太祖還汴語太宗道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他日可輔汝為相汝休忘懷（既已器重齊賢胡不立加擢用而必留遺與弟人謂其友我謂其私）太宗謹記勿忘至太平興國二年考試進士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將他置諸下第太宗不悅特開創例令一榜盡賜京官齊賢乃得出仕歷任知州入為左拾遺至是上疏直諫太宗頗為嘉納乃暫罷出師且說前同平章事趙普當出任河陽節度使時（接第十一回）曾上表自訴略言皇弟光義忠孝兼全外人謂臣輕

議皇弟臣怎敢出此且與聞昭憲太后顧命寧有貳心知臣莫若君願賜昭鑒等語這衣文經太祖手封同藏金匱太祖崩後太宗踐位趙普入朝改封太子太保因為盧多遜所毀命奉朝請居京數年嘗鬱鬱不得志他有妹夫侯仁寶曾在朝供奉盧多遜因與普有嫌亦將仁寶調知邕州邕州在南嶺外與交州相近交州即交趾地唐末為大理所併旋入於唐五代時歸屬南漢及南漢平定交州帥丁璉曾入貢宋廷璉死弟璿襲職年尚幼稚被部將黎桓把他拘禁自稱權知軍府事趙普恐仁寶久居邕州數年不調免不得老死嶺外乃設法上書力陳交州可取太宗本是喜功閱讀普奏即擬召仁寶入京面詢邊事那知盧多遜刁滑得很即入朝面奏太宗道交州內亂正可往取但若先召仁寶反恐有洩機謀臣意不如密令仁寶整兵長驅較為萬全太宗也以為是遂命仁寶為交州水陸轉運使孫全興劉澄賈湜等並為部署同伐交州（偏出趙普意外）仁寶奉詔不敢有違只得整備兵馬與孫全興等先後並發行至白藤江口適有交州水兵倚江駐紮江面列戰船數百艘侯仁寶當先衝入交兵未及預防霎時潰散由仁寶奪取戰艦二百艘大獲全勝再擬深入交地仁寶自為前鋒約孫全興等為後應全興等頓兵不行只有仁寶一軍殺入交趾沿途進去勢如破竹忽接到黎桓來書情願出降仁寶信以為真不甚戒備到了夜間黎桓率兵劫營害得仁寶營內人不及甲馬不及

變。倉猝抵敵，那裏支持得住？仁寶竟死於亂軍中。（實是趙普害他。）轉運使許仲宣，據實奏聞，有詔班師，等問全興，並斬劉澄賈湜。全興入京，尋亦棄市。後來黎桓復遣使入貢，並上丁璿讓表。太宗因懲着前敗，含糊答應，事見後文。（本回總旨，在敘趙普交惡事，故敘交州戰史，特從略筆。）趙普聞仁寶敗歿，愈恨多遜。恨不能將他梟首剖心，抵償妹夫的性命。怎奈多遜方邀主眷，一時無隙可乘。多遜且壹意防普，只恐他運動廷臣，上章彈劾。所有羣臣章奏，必先令稟白自己，又須至閣門署狀，親書二語，乃是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十字。（可謂防備嚴密。）所以朝右諸臣，對着多遜，大家側目。連普亦沒法擺佈，鎮日裏怨苦連聲。一日過一日，忽有晉邸舊僚柴禹錫、趙鎔、楊守一等，竟直入內廷，密奏太宗，說是秦王廷美，驕恣不法，勢將謀變。盧多遜交好秦王，恐未免有勾通情事。（此第言許告秦王，不及多遜，吾謂太宗亦必疑信多遜，潮不問多遜而問趙普，得此獨出方釋疑圖。）這數語觸動太宗疑忌，遂召普入見，與他密商。普竟自作毛遂，願備位樞軸，靜察奸變。且叩首自陳，道臣忝為舊臣，與聞昭憲太后遺命，備承恩遇，不幸戇直招尤，反為權倖所沮，耿耿愚忠，無從告語。就是臣前次被遷，曾有人說臣訕謗皇上，臣嘗上表自訴，極陳鄙悃，檔冊具在，儘可覆稽。若蒙陛下察核，鑒臣苦衷，臣雖死不朽了。太宗略略點首。待普退後，即令近侍檢尋普表，因覓無着。有舊侍憶及前事，謂由太祖貯藏金匱，當即稟過太宗，啟匱檢視，果得普前表，因復召普入語道：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

十九年的非了從今以後纔識卿忠普頓首拜謝太宗即面授普為司徒兼職侍中封梁國公並命密察秦王廷美事是時太祖子德芳亦已病歿年僅二十三歲距德昭自刎只隔一年有餘廷美頗不自安嘗言太宗有負兄意俗語說得好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為了廷美幾句口風免不得傳入太宗耳中還有一班諂臣媚子火上加炭只說廷美即謀作亂應亟預防太宗遂罷廷美開封尹出為西京留守特擢柴禹錫為樞密副使楊守一為樞密都承旨趙鎔為東上閤門使無非因他告變有功特別寵眷的意思趙普與廷美無甚宿嫌不過欲扳倒盧多遜只好從廷美着手陷他下穽盧多遜也曾料着明知禍將及己可奈貪戀相位不甘辭職因此延宕過去（富貴之誤人大矣哉）趙普怎肯干休明訪暗查竟得盧多遜私遣堂吏交通秦王事這堂吏叫作趙白與秦王府中孔目官閻密小吏王繼勳樊德明等朋比為奸秦盧交好都從他數人往來介紹趙白嘗將中書機事密告廷美且述多遜言云願宮車晏駕盡力事大王廷美亦遣樊德明往報多遜道承旨言合我意我亦願宮車早些晏駕呢又私贈多遜弓箭等物普一一入奏太宗道兄終弟及原有金匱遺言但朕尚強壯廷美何性急乃爾且朕待多遜也算不薄難道他尚未知足必欲廷美為帝麼普奏對道自夏禹至今只有傳子的公例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兩語足死廷美）太宗不禁點首遂頒詔責多遜不忠降為兵部尚書越

日。下多遜於獄。捕繫趙白閻密王繼勳樊德明等。令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衛尉卿崔仁冀御史滕正中等。秉公訊鞫。趙白等一一伏罪。復令多遜對簿。多遜亦無可抵賴。李昉等具獄以聞。太宗再召文武常參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老而不死是為賊王溥有焉）聯名奏議道。

謹案兵部尚書盧多遜。身處宰司。心懷顧望。密遣堂吏。交結親王。通達語言。咒詛君父。大逆不道。干紀亂常。上負國恩。下虧臣節。宜膏鈇鉞。以正刑章。其盧多遜請依有司所斷。削奪在身官爵。准法處斬。秦王廷美。亦請同盧多遜處分。其所緣坐。望准律文裁遣。謹議。

議上。即有詔頒發道。

臣之事君。貳則有辟。下之謀上。將而必誅。兵部尚書盧多遜。頃自先朝。擢參大政。洎予臨御。俾正台衡。職在燮調。任當輔弼。深負倚畀。不思補報。而乃包藏姦宄。窺伺君親。指斥乘輿。交結藩邸。大逆不道。非所宜言。爰遣近臣。雜治其事。醜跡盡露。具獄以成。有司定刑。外廷集議。僉以梟夷其族。汙瀦其宮。用正憲章。以合經義。尚念嘗居重位。久事明廷。特寬盡室之誅。止用投荒之典。實汝有負。罪非我無恩。其盧多遜在身官爵。及三代封贈。妻子官封。並用削奪追毀。一家親屬。並配流崖州。所在馳驛發遣。

縱經大赦不在量移之限朞周以上親屬並配隸邊遠州郡部曲奴婢縱之餘依百官所議列狀以聞

當下再由羣臣議定趙白閻密王繼勳樊德明等並斬都門外仍籍沒家產親屬流配海島廷美勒歸私第所有子女復正名稱子德恭德隆等仍稱皇姪皇姪女適韓崇業去公主駙馬名號貶西京留守閻矩為涪州司戶參軍前開封推官孫嶼為融州司戶參軍兩人皆廷美官屬因責他輔導無狀連帶坐罪盧多遜即日被戍發往崖州至雍熙二年竟歿於流所多遜籍隸河內累世祖墓均在河南未敗前一夕天大雷電將他祖墓前的林木盡行焚去時人詫為奇異及多遜流徙始信這造化小兒已預示譴責了天道有知應該加譴且說趙普計除盧多遜復黜謫廷美尚恐死灰復燃潛嗾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未肯悔過反多怨望乞徙居邊郡藉免他變於是嚴旨復下降廷美為涪陵縣公安置房州妻楚國夫人張氏削奪國封命崇儀使閻彥進知房州御史袁廓通判州事各賜白金三百兩令他監伺廷美不得有悞廷美至房州舉動不得自由閻彥進袁廓日加偵查累得廷美氣鬱成疾時患肝逆等症漸漸的尫瘠不堪太宗因右僕射沈倫未能覺察秦盧陰謀不無曠職亦將他免去相位降授工部尚書左僕射薛居正又復去世乃改任竇偁郭贄參知政事尋又以郭贄嗜酒出知荊南府另命李昉繼任且

因趙普專相好修小怨也不免猜忌起來因語羣臣道普有功國家並與朕多年故交朕深倚賴但看他齒落髮斑年已衰邁不忍再以樞務相勞當擇一善地俾他享些老福纔不負他一生知遇呢（心實刻忌語卻和婉）乃作詩一首命刑部尚書宋琪持賜趙普普捧讀畢不禁泣下精思詩中寓意明是勸他辭職好容易重登樞輔又要把這位置讓與別人真是冤苦得很但事已如此無可奈何只好對宋琪道皇上待普恩誼兼至普餘生無幾自愧報答不盡惟願來世再効犬馬微勞幸乞足下轉達宋琪勸慰數語當即告別返報太宗翌日普呈上辭職表太宗准奏出普為武勝軍節度使賜宴長春殿親與餞行復作詩贈別普泣奏道蒙陛下賜詩臣當刻石他日與臣朽骨同葬泉下臣死或有知尚當銘恩不忘哩（無非戀戀富貴）太宗亦灑淚數點俟普謝宴告退送至殿外又命宋琪等代送出都然後還宮（似假應假）普徑赴武勝軍去了太宗乃命宋琪李昉同平章事且因竇偁復歿別選李穆呂蒙正李至三人參知政事隨詔史官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准備御覽越年復改元雍熙（即太宗九年）羣臣正拜表稱賀粉飾承平歡宴數日忽由房州知州閻彥進馳驛入奏涪陵公廷美已病死了太宗方與宋琪李昉等商議封禪事宜一聞訃音不禁太息道廷美自少剛愎長益凶惡朕因同氣至親不忍加他重辟暫時徙置房州令他閉門思過方欲推恩復舊誰料他遽爾殞逝回溯兄弟五人今祇

存朕撫躬自問能不痛心言已嗚咽流涕虧他裝得像宋琪李昉等當然出言奏慰不勞細表翌日下詔追封廷美為涪王謚曰悼命廷美長子德恭為峯州刺史次子德隆為濮州刺史廷美女夫韓崇業為靖難行軍司馬小子有詩咏道

尺布可縫粟可舂如何兄弟不相容可憐骨月參商禍刻薄又逢宋太宗

廷美方死忽由李昉入奏又死了一個著名的人物欲知此人為誰且待下回表明

趙普與盧多遜積釁成隙彼此設計構陷而旁人適受其殃侯仁寶普之妹倩也盧多遜因普遷怒假南交之役致死仁寶仁寶死不瞑目矣廷美為太宗胞弟金匱之盟兄終弟及普實與聞顧以盧多遜之嫌構成煮豆燃萁之禍推普之意以為此獄不興不足以除盧多遜多遜得除何惜廷美況更藉此以要結主寵為一舉兩得之計乎故死廷美者為太宗而實由於趙普孔子有言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盧多遜不足責趙普名為良相乃與鄙夫相等何其惑也嗚呼侯仁寶嗚呼廷美嗚呼盧多遜趙普閱此回竊不禁為之三歎焉

第十六回　進治道陳希夷入朝　遁窮荒李繼遷降虜

卻說李昉入奏報稱大臣病故大臣為誰就是參知政事李穆太宗聞喪更加嗟悼遂親往賜奠語侍臣道穆操履純正真不易得朕方倚用遽爾淪沒實屬可悲這並非穆

的不幸。乃是朕的不幸。呢言下甚是慘切。且對靈哭了一場。然後還朝。待兄弟如彼待臣子如此以見太宗之親疏倒置既而羣臣請封禪。太宗不許。至闔廷聯銜奏請。乃命學士扈蒙等詳定儀注。擬至仲冬往祀泰山。不意時當仲夏。乾元文明二殿。忽然失火。太宗以天象示儆。詔求直言。並罷封禪。到了孟冬。來了華山隱士陳摶。入京覲見。陳摶亳州人。四五歲時。戲渦水岸側。有青衣媪給乳與飲。得聞性靈。每讀經史百家。一見成誦。毫不遺忘。至後唐中與試進士。試文非有司能解。擯置不錄。摶自此不求祿仕。惟游放山水間。怡情自適。嗣得遇奇士二人。導以服氣辟穀諸術。並與言武當山九室岩中。可以隱居。摶遂受教往隱。歷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便算了事。既而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時。或至百餘日不起。俗人有大睡三千日。小睡八百日的謠傳。周世宗好黃白術。嘗召摶至闕下。叩問方術。摶從容奏道。陛下為四海主。當以致治為念。奈何留意黃白術呢。甚是甚是世宗爽然自失。留摶住京月餘。命為諫議大夫。摶固辭不受。嗣見摶無他技能。乃放還華山。及太祖受禪。摶正乘驢過天津橋。聞受禪消息。竟墮驢大笑道。天下從此太平了。太宗元年。有旨召摶入京。摶奉命至汴。進見太宗。很蒙優待。賜以金帛。不受而去。雍熙元年。摶復入朝。太宗益加禮重。語相臣宋琪等道。摶有志獨善。不求利祿。這真所謂方外散人。呢朕與他談及世事。他自言歷經離亂。今幸天下太平。所以復來朝覲。朕

看他年近百歲終日不食却覺得精神矍鑠步履雍容真正難能真正難得（可令汝自愧）宋琪道從前巢父許由想亦如是（貢諛之言）太宗笑而不答遣命中使送摶至中書省宋琪等相率迎入款待殷勤座間問道先生玄默修養得此道術可否賜教一二摶答道摶係山野人民無益世用所有神仙煉丹及吐納養生的方術統未知曉怎能傳人就使白日昇天亦與國家無補今皇上龍顏秀異冠絕天人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的主子諸公生當盛世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的時候勤行修煉無出此右不必再求異術了（不談左道見識獨高）琪等聞言無不稱善翌日奏對即述摶所言太宗益加歎賞詔賜摶號希夷先生復給紫衣一襲留摶闕下暇時與談詩賦輒令屬和摶夙擅詩才隨口吟成無不中律以此益稱上旨一面命有司增葺雲臺觀俟修築告竣乃送歸華山由太宗親書華山石室四字作為贐儀摶拜辭而返至端拱元年（即太宗十三年）摶令弟子賈德昇就張超谷下鑿石為室室成摶手書數百言囑咐弟子賈送汴京略言臣摶大數已終聖朝難戀當於本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是表上後太宗遣使往視至二十九日始到摶屍陳石榻上肢體猶溫有五色雲遮蔽洞口冉冉不散使臣返報太宗太宗嘉歎不已摶好讀易手不釋卷嘗自號扶搖子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詳言導養及還丹各事宰相王溥亦著箋注八十一章摶又有三峯寓言及高陽集詩六

百首。大半雅澹冲夷。自成一格。後世有傳有不傳。總之陳摶係一隱君子。獨行高蹈。不受塵埃。若目他為仙怪一流。實屬未當。俗小說中。或稱為陳摶老師。捏造許多仙法。作為證據。其實是荒唐無稽。請看官勿為所惑哩。（闢除迷信）閒文少表。且說太宗因中宮虛位。尚未冊立。不得不選擇繼配。作為內助。李妃容德俱茂。入宮數年。素無過行。特冊立為后。（應十三回）儀文繁備。典禮喬皇。不但內宮外廷。賜宴數天。并賜京師人民大酺三日。彷彿有慶澤均行。醉人為瑞的景象。翌年春季。復召宰相近臣。齊集後苑。賞花並面諭羣臣道。春風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願與臣民共樂。卿等可各賦一詩。抒寫情意。羣臣奉命。大家搜索枯腸。挖出幾個堯天舜日。帝德皇恩的字樣。配搭亭勻。湊成律句。呈上藻鑒。（挖苦得很）太宗一一取閱。多半是敲金戛玉。鼓吹休明。樂得心花怒開。滿口稱美。羣臣均叩謝天褒。盡歡而散。到了孟夏。又召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均至後苑賞花釣魚。各賜宴飲。免不得又令賦詩。大家換湯不換藥。仍舊是一曲賀聖朝。太宗又命習射水心殿。你想穿楊。我誇貫蝨。彼此競射一場。或中或不中。不過是陶情作樂。無關功過。足足的鬧了一日。統向太宗叩謝。一併散去。先是太宗長子元佐。為李妃所出。（見十三回）幼即聰警。貌類太宗。很得太宗歡心。及長善騎射。嘗從征太原幽薊。返拜檢校太傅。加職太尉。晉封楚王。另營新邸。廷美得罪。元佐力為營

救再三請免屢受乃父呵斥（元佐誼屬懿親情實可嘉）至聞廷美憂死他憤極成狂嘗手操挺刃擊傷侍人（逆類佯狂）旋因醫治少瘳太宗頗加喜慰為赦天下重九佳節詔諸王宴射苑中元佐因新瘥不預及諸王宴歸暮過元佐門元佐問明左右方知諸王侍宴消息便憤憤道他人都得與宴我有何罪不聞宣召這是明明棄我呢左右從旁勸解並呈上佳釀俾他解悶元佐取來就飲飲盡索添連下數十大觥已是酩酊大醉他尚不肯罷休直飲到夜靜人闌方纔停杯回入寢室左右總道他是熟睡誰料他竟放起火來霎時間烟霧迷漫光燭霄漢內外侍從慌忙入救已是不及只把元佐及所有眷屬救出門外可惜一座大廈倏成焦土（儻來富貴均可作是觀）太宗聞楚邸被焚正在驚疑嗣有人報稱由元佐縱火不禁大怒立遣御史捕治將他廢為庶人安置均州宋琪率百官上表請恕他病狂仍留京師太宗不許竟令元佐即日出都不得逗留嗣經宋琪等三次奏請乃下詔召還元佐時已行至黃山奉詔乃歸幽居南宮餘事後表且說秦隴以北有銀夏綏宥靜五州地為拓跋氏所據唐初拓跋赤辭入朝賜姓李至唐末黃巢作亂僖宗奔蜀拓跋思恭糾合蕃眾入境討賊得封為定難軍節度使復賜李姓五代時據境如故周顯德中適李彝興嗣職受周封為西平王宋太祖初年彝興遣使入貢太祖授彝興為太尉彝興旋歿子克睿嗣未幾克睿又死子繼筠立太宗伐北漢繼筠曾遣將李光遠

光憲渡河略太原境還作聲援既而繼筠復歿弟繼捧襲位太平興國七年繼捧入覲太宗獻銀夏綏宥四州地且自陳親族不睦願居汴京太宗乃遣使至夏州迎接繼捧親屬且撥他為彰德節度使另派都巡檢曹光實往戍四州獨繼捧族弟繼遷為定難軍都知蕃落使留居銀州不願入汴聞宋使到來詐言乳母病故出葬郊外竟與同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繼遷號召部落聲勢漸盛曹光實恐為邊患率師襲擊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繼遷倉猝遁去母與妻不及隨奔均被光實拏住押回夏州（不善撫輯徒逞詐謀曹光實亦太失策）繼遷輾轉遷徙連娶豪族復日強大隨即召集衆人慨然與語道李氏世有西土一旦讓人豈不可恨爾等若不忘李氏幸大家努力共圖興復蕃衆齊聲許諾繼遷復道用力不如用謀我當設詐降計誘殺那曹光實一則可報前讎二則可恢先業爾等以為何如蕃衆復應聲道全憑調度繼遷大喜遂率衆向夏州進發先遣人致書光實略言勢蹙途窮幸網開一面俯允歸降此後生成全出公惠等語（甘言心苦）光實信是真言即與來人面約期會葭蘆川收納降衆來使自去光實屆期帶領百騎至葭蘆川見繼遷已率數十人守候該處彼此相見繼遷拜謁馬前執禮甚恭並請光實往撫餘衆光實志得心驕全不加察竟昂然隨往及到繼遷營帳前蕃衆盡出約有數千人繼遷忽舉手揮鞭大聲呼道讎人已到大衆何不動手言未畢但

聽蕃衆一聲喊殺都持着大刀濶斧向光實殺來光實手下只有百人就使每人生着三頭六臂也是擋架不住眼見得同時畢命一個不留繼遷遂乘勢襲據銀州邊警傳達汴京太宗亟命知秦州田仁朗等會師往討仁朗奉命調軍待各路兵馬陸續會齊乃啟程北行到了綏州聞繼遷圍攻三族砦有衆數萬自恐寡不敵衆飛章至汴請再添兵嗣又聞三族砦失守砦將祈裕木殺死監軍使者與繼遷聯合進攻撫寧砦將士請速即起援仁朗笑道不妨不妨番人烏合同來寇邊勝即進敗即退今繼遷嘯聚數萬盡銳出攻孫壘撫寧砦雖狹小勢甚險固斷非十日五日可能攻入我待他勞敝發兵掩擊再遣強弩數百人截他歸路我料虜必成擒了將士各默然退出仁朗故示閑暇縱酒樗蒱流連竟夕副將王侁乘間媒孽上訴宋廷（仁朗亦有自取之咎）太宗得悉情形遂下詔徵仁朗還京下御史獄廷訊三族砦被陷及無故奏請添兵等事仁朗抗聲答道銀綏夏三州守兵均託詞守城不肯出發所以奏請添兵三族砦相距太遠待臣勉集人馬行至綏州已聞失守一時未及趕救臣不負責且臣已定有良策足擒繼遷但因奉詔還京計不得行臣料繼遷頗得人心若此時不能擒他只好優詔懷徠或用厚利啗餌他酋令圖繼遷早除一日好一日否則邊患未除必為大患太宗怒道朕聞縱酒樗蒱種種不法難道繼遷肯自來就死麼仁朗道這便是臣的誘敵計太宗又怒道什麼

誘敵不誘敵朕不用你看繼遷果猖獗否遂命將仁朗仍復繫獄越日下詔貸他一死貶竄商州惟副將王侁既排去仁朗統兵出銀州北面連破敵砦斬蕃酋折羅遇麟州諸蕃因此惶懼均請納馬贖罪助討繼遷侁遂大集各兵入濁輪川正值折裕木糾衆前來兩下交鋒折裕木殺得大敗被王侁軍士擒住繼遷從後馳至又由王侁麾兵驅殺一陣十成中喪亡六七成竟落荒遁去王侁奏凱而回適有詔令郭守文到邊與侁同領邊事守文復與知夏州尹憲共擊鹽城諸蕃焚千餘帳自是銀麟夏三州所有蕃衆百二十五族盡行內附戶口計萬六千有餘西北一帶皆就敉平惟繼遷竄處無歸不得已奉書遼廷願作外臣遼許他歸附冊封他為夏國王并將宗女義成公主嫁給了他繼遷既得榮封復配蒙女真個是兩難兼併三生有幸了（怪不得人喜降虜）小子歷敘遼事未曾將遼國源流交代明白本回將要結束下回又須接說宋遼交戰情形趁這筆底餘閒略略一敘遼本鮮卑別種初居潢河附近自稱農衍氏後裔聚成部落號為契丹朱梁初年契丹主耶律阿保機併吞諸部僭稱帝號遼人稱為太祖阿保機死子耶律德光嗣助晉滅唐得幽薊十六州至晉出帝不願稱臣德光舉兵滅晉改國號遼縱兵飽掠歸死殺狐嶺是謂遼太宗姪兀欲嗣立更名為阮在位五年遇弒稱世宗德光子兀律入繼亦改名為璟嗜酒好獵不恤國事又被近侍謀斃稱穆宗兀欲子賢繼立

是為景宗用蕭守興為尚書令即立蕭女燕燕為后（燕燕一譯作葉葉）燕燕色技過人兼通韜略既得為后遂干預國政景宗又夙嬰風疾諸事皆委燕燕裁決國中只知有蕭后不知有景宗（俗呼為蕭娘娘者即此）太宗七年遼景宗賢殂子隆緒嗣位隆緒年尚沖幼由母后燕燕攝政史稱為蕭太后復國號大契丹用韓德讓（即韓匡嗣子）為政事令兼樞密使總宿衛兵耶律勃古哲（一譯博郭濟）總領山西諸州事耶律休哥為南面行軍都統號令嚴明威震朔漠至收降李繼遷後且使他窺伺宋邊陰圖南下偏三交屯將賀懷浦父子竟獻議宋廷極言幽薊可取狀於是鼙鼓復鳴王師又出這一番有分教

雄主喜功偏失律　元戎債事又亡師

欲知宋廷出師情形且待下回續敘

五季有一陳摶得無道則隱之義宋初有一陳摶得高尚其志之象觀其入朝論治不尚虛無不談隱怪其持行之純正可以想見以視陶淵明賀季真輩且高出一籌尚目為張道陵佛圖澄之流亞毋乃太輕視之乎元佐力救廷美甚至病狂彼豈真狂人哉不悅父行甘心讓國有吳泰伯之遺風焉彼李繼遷一黠酋耳田仁朗之用計襲取未始非策祇以縱酒樗蒱啟王侁媒糵之口卒至良謀不用致寇降遼秦隴以北從此多事夫平一李繼遷尚不能逞問耶律氏爭朝曰取燕薊

暮曰取燕薊燕薊果若是易復乎觀於此而已知宋之漸弱矣

第十七回　岐溝關曹彬失律　陳家谷楊業捐軀

却說賀懷浦父子好談邊事共守朔方懷浦曾任指揮使即太祖元配賀皇后胞兄子名令圖出知雄州他因契丹主幼委政蕭氏似屬有機可乘乃請即出師北取幽薊（計非不是但彼有耶律休哥試問有誰人可制耶）太宗遂命曹彬為幽州道行營都部署崔彥進為副米信為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為副出師雄州田重進為定州都部署出師飛狐潘美為雲應朔都部署楊業為副出師雁門諸將陛辭太宗語曹彬道潘美可先趨雲州卿等率十萬衆但聲言進取幽州途次寧持重緩行休得貪利急進虜聞大兵到來必悉衆救范陽不暇顧及山後那時掩殺前去可望成功曹彬等領命登程分道並進彬遣先鋒將李繼隆北向攻入連拔固安新城二縣進攻涿州守將賀斯出城迎敵李繼隆橫槊直前與賀斯戰三十多合賀斯力怯拍馬便走繼隆急追數步用力一槊正中賀斯背心翻身落馬再一槊結果性命契丹兵遂潰繼隆乘勢奪取涿州未幾契丹兵來攻新城適與米信相遇米信麾下只有三百人契丹兵恰有萬餘名彼多此少相去懸絕頓被契丹兵圍住重重包裹如箍鐵桶米信大喝一聲挺着大刀當先突圍三百騎緊隨後面併力一處衝破西隅契丹兵怎肯放鬆再上前圍繞巧值崔彥進杜彥圭等兩路殺到

頓將契丹兵提散曹彬亦已馳至會集各軍並趨涿州一路敘過時田重進亦出飛狐縣南部將荆嗣率五百騎先行遥見胡騎漫山塞野而來差不多有兩三萬人就中統兵的大將乃是契丹西面招安使大鵬翼荆嗣急報田重進重進連忙趕到列陣嶺東命荆嗣出嶺西乘暮薄敵大鵬翼越崖前來嗣用短兵接戰彼此拚命相爭互有殺傷戰至夜半方纔收軍契丹兵結營崖上宋軍結營崖下越宿再戰契丹兵自崖殺下勢似建瓴荆嗣幾抵擋不住虧得重進遣兵相救纔得殺個平手嗣因敵勢頗張不便久持忽想到譚延美屯兵小沼可資臂助急遣使馳書請他列隊平川另遣二百人執着白幟馳騁道旁大鵬翼登崖遥望見山下旗幟緜亘疑是援兵繼至意欲遁去嗣即率所部疾驅往鬭一面促重進會師大鵬翼正與嗣軍酣戰不防重進殺到驚得不知所措相率奔潰荆嗣覷定大鵬翼拈弓搭箭颼的一聲將他射落馬下宋軍一擁上前把大鵬翼牽了過來枉叫做大鵬翼如何不能飛遁大鵬翼成擒飛狐靈邱諸守將聞風膽落次第請降一路又敘過還有潘美一路從西陘入與契丹兵大戰寰州城下契丹兵敗退寰州刺史趙彥章出降進圍朔州節度副使趙希贊亦舉城降遂轉攻應雲諸州所至皆克此路亦簡而不漏捷報迭達汴都百官皆賀醜獨武勝軍節度使趙普上書進諫道

伏覩今春出師將以收復關外屢聞克捷深快輿情然晦朔屢更薦臻炎夏飛輓日

繁。戰鬬未息。老師費財。誠無益也。伏念陛下自翦平太原。懷徠閩浙。混一諸夏。大振英聲。十年之間。遂臻廣濟。遠人不服。自古聖王置之度外。何足介意。竊念邪諂之輩。蒙蔽睿聰。致興無名之師。深蹈不測之地。臣載披典籍。頗識前言。竊見漢武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及唐相姚元崇獻明皇十事。忠言至論。可舉而行。伏望萬機之暇。一賜觀覽。其失未遠。雖悔可追。臣竊念大發驍雄。動搖百萬之衆。所得者少。所喪者多。又聞戰者危事。難保其必勝。兵者凶器。深戒於不虞。所繫甚大。不可不思。臣又聞上古聖人。心無固必。事不凝滯。理貴變通。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深為可慮。苟或更圖稽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時涉秋序。邊庭早涼。弓勁馬肥。我軍久困。切慮此際或悞指縱。臣方冒寵。以守藩郡。敢與言而沮衆。蓋臣已日薄西山。餘光無幾。酬恩報國。正在斯時。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玩敵。臣復有全策。願達聖聰。望陛下精調御膳。保養聖躬。挈彼疲氓。轉之富庶。將見邊烽不警。外戶不扃。率土歸仁。殊方異俗。相率嚮化。契丹獨將焉往。陛下計不出此。乃信邪諂之徒。謂契丹主少事多。可以用武。以中陛下之意。陛下樂禍求功。以為萬全。臣竊以為不可。伏願陛下審其虛實。究其妄謬。正姦臣誤國之罪。罷將士伐燕之師。非特多難興王。抑亦從諫則聖也。古之人尚闔戶諫。老臣未死。豈敢面諛。為安身而不言哉。冒瀆尊嚴。無任待命。

這奏甫上又有捷報到來因重進再破敵兵攻入蔚州獲住契丹監城使耿紹忠將進逼幽州了太宗以三軍屢捷不從普言仍銳意用兵忽接曹彬急奏說是居涿旬日糧餉不繼暫退雄州就餉太宗不覺變色道從前朕命他緩進他反欲速今則大敵在前反致退師倘或被襲豈不要前功盡棄嗎當下飛使傳詔令曹彬不得驟進飭引師與米信軍相會藉固兵力彬奉詔後遵旨行事會聞潘美已盡略山後地偕重進東下來勢圖幽州崔彥進等均請命曹彬道朝旨命三路出師我軍乃是正路將士最多今乃逗留不進轉讓兩路偏師建功立業豈不可羞元帥何不統兵前進急取幽薊免落人後兜曹彬道皇上有詔不得輕進彥進道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元帥能剋日成功難道尚遭主譴麽曹彬躊躇說今自思彥進所言亦有至理乃與米信聯絡一氣各裹糧懐食徑趨涿州契丹大將耶律休哥初因部下兵寡不敢輕敵專令輕騎銳卒截宋糧道一面報知遼廷速發援兵蕭太后燕燕本是一個女中丈夫接得休哥稟報竟自統雄師挾着幼主出都南援休哥聞援兵將至便先至涿州只命輕兵挑戰遇着宋軍一戰即退俟宋軍尋食復衝殺過去宋軍攜食與鬬他又退了下去每日約有數次夜間卻四伏崖谷或吹胡哨或鳴鼓角待至宋軍殺出卻又不見一人（是即所謂亟肄以敝多方以誤之策）宋軍日夕被擾累得晝不安食夜不安眠只好結着方陣塹地兩邊緩緩前進偏天公又不

徵美時方五月竟與盛暑無二赤日懸空纖雲無翳軍士汗流徧體屢患口渴奈沿途又無井泉只有淺谿汙淖大衆渴不暇擇彼此漉淖而飲直至四日有奇方得行進涿州俄有偵騎來報耶律休哥已統兵前來了曹彬忙飭令各軍列陣應敵嗣又有探馬報道契丹太后蕭氏及少主隆緒盡發國中精銳前來接仗了（迭用探語筆亦驚人）這一驚非同小可頓令宋營將士無不失色曹彬與米信商議道我看全營兵士已疲乏極了糧又將盡如何當得起大敵不如見機回軍罷米信道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這是行軍要訣將軍何必多疑彬乃下令退師為這一退頓使全營兵馬不復成列一鬨兒向南飛奔（曹彬稱為良將乃忽進忽退並無主宰我殊不解）耶律休哥聞宋軍已退出兵追來至岐溝關追着宋軍宋軍已無心戀戰勉勉強強的返旆交鋒無如用兵全仗作氣氣已疲餒萬萬振作不起況耶律休哥部下本是強壯得很兼且養精蓄銳盛氣殺來看官試想這困頓勞餓的宋軍那裏支撐得住戰不數合仍舊返奔曹彬米信不能禁遏也只好隨勢退卻沿途棄甲拋戈不可勝數好容易奔至沙河纔覺追兵已遠大衆瀕河休息埋鍋造飯准備夜餐忽又聽得戰鼓連天契丹兵從後追到彬與信不敢再戰棄食忍飢渡河南走宋軍渡未及半敵兵已經殺至把宋軍亂劈亂斫差不多似削瓜切菜可憐這班宋軍一半兒殺死一半兒溺死河中屍首填滿水俱為之不流所有拋棄戰仗積同邱壑均被契

丹兵撤去蕭太后母子兩人統兵到了沙河與休哥會着見休哥已經大捷很是喜慰休哥請乘勝南追殺至黃河以北方纔回軍蕭太后道盛暑不便行軍宋師正犯此忌所以敗績我軍何可蹈他覆轍不如得勝回朝俟至秋高馬肥再行進兵便了言已即命班師還燕封休哥為宋國王改遣耶律斜軫調集生力軍再行南下不題且說曹彬等逃至易州計點兵士傷亡大半只好拜本上奏自行請罪太宗覽奏懊喪得很乃下詔召還曹彬米信及崔彥進等還京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朔寰四州吏民分置河東京西各路布置尚未妥貼契丹將耶律斜軫已率兵十萬至定安西知雄州賀令圖自恃驍勇選兵出戰那禁得敵兵勢盛徒落得一敗塗地拚命逃回斜軫進攻蔚州賀令圖急乞師潘美美率軍往援與令圖再行進兵到了飛狐正遇斜軫兵與戰又敗於是渾源應州諸守將統棄城南走斜軫乘勝入寰州殺守城吏卒千餘人潘美既敗績飛狐退至代州再議出兵保護雲朔諸州副將楊業入諫道今虜兵益盛不應與戰戰亦難勝朝廷止令徙數州吏民入居內地我軍但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雲朔州守將俟大軍離代州時雲州吏民即可先出我師進次應州虜兵必來拒戰那時朔州吏民也可乘間出城我軍直入石碣谷遣強弩千人陳列谷口再用騎師援應那時三州吏民可保萬全強虜亦無從殺掠了潘美聞言不免沈吟旁邊閃出護軍王

侁阻撓業議大聲道我軍多至數萬乃畏懦如此豈非令人恥笑爲今日計竟趨雁門北川中鼓行前進堂堂正正的與他交戰一場未必定他勝我敗業搖首道勝敗雖難逆料但他已兩勝我已兩敗倘或再至挫衂後事更不堪設想了（這是知己知彼之言）侁冷笑道君侯素號無敵今逗撓不進莫非有他志不成（小人之口真是可畏）業憤然道業何敢避死不過因時尚未利徒令殺傷士卒有損無益護軍乃疑我有貳業當爲諸公先驅須知業非怕死哩遂號召部兵準備出發臨行時向潘美涕泣道業本太原降將應當早死蒙皇上不殺擢置連帥交付兵柄業並非縱敵不擊實欲伺便立功藉報恩遇今諸君責業避敵業尚敢自愛麼業此去恐不能再見主帥了美聞言哼了一聲復裝着笑臉道君家父子均負威名今乃未戰先餒無怪令人不解汝儘管放膽前去我當前來救應業復道虜兵機變莫測須要預防此去有陳家谷地勢險峻可以駐守請主帥遣兵往駐俟業轉戰到此即出兵夾擊方可援應否則恐無遺類了潘美復淡淡的答道我知道了（只此四字已見妒功害能口吻）楊業乃率兵自石趺口出發延玉延昭隨父同行途遇契丹兵當即殺上耶律斜軫稍戰即走業揮兵趕去沿途多是平原料無伏兵只管儘力窮追斜軫且戰且行誘至中途放起號礮四面伏兵如蜂而至斜軫又還兵前戰把業兵困住垓心業帶領二子捨命衝突硬殺出一條血路退趨狼牙村兵士已喪亡過半那敵兵尚不

肯捨一齊追來業只得驅兵南奔自己斷後戰一程退一程好容易到陳家谷口眼巴巴的望着援軍那知谷中並無一人忍不住慟哭道這遭死了延玉延昭亦涕泣不止業復道父子俱死也是無益我上受國恩下遭時忌舍死以外更無他法你兩人可自尋生路返報天子須知我忠信見疑為人所賣若蒙皇恩昭雪我死亦瞑目了延玉道兒願隨父親同死不願逃生業搖頭不答延昭語延玉道潘帥已應允來援就是不到陳家谷也總可以出師兒弟且保護父親據住谷口我前去乞援若得請兵到來尚可父子俱全呢計議已定契丹兵已經殺到萬弩齊發箭如雨點延昭慌忙走脫巴是流矢貫臂鮮血淋漓他也不遑裹創飛馬乞援去了業與延玉尚率麾下血戰延玉身中數十矢忍痛不住哭對乃父道兒去了不能保護父親說至親字口吐狂血暈絕身亡業見延玉已死好似萬箭攢胸回顧手下已不過數百人便流淚與語道汝等都有父母妻孥與我俱死有何益處快各自逃生回報天子罷（可悲可憫閱至此處怪不得坊間小說唾罵潘美）各將士也流涕道生則俱生死則俱死我等怎忍捨割將軍業乃拚死再戰尚手刄胡兵數十百人身上也受數十創反覺得麻木不仁不知痛痒可奈馬亦負傷不能再進沒奈何暫避林中契丹將耶律希達望見袍影用强弩射來正中馬腹馬仆地上業亦隨墮契丹副部署蕭撻覽縱馬搶入把業捉去業部下均戰死無一生還契丹兵擁業至胡

原見道旁有一石碑上書李陵碑三字業不禁長歎道主上待我甚厚我本思討賊扞邊上報主恩今為奸臣所迫兵敗成擒尚有何面目求活呢又大呼道寧為楊業死毋為李陵生（兩語不見史傳係作者借楊業口中警醒後世）呼畢遂向碑上撞將過去頭破腦裂霎時畢命後人有詩咏楊業道

矢盡兵亡戰力摧陳家谷口馬難回李陵碑下成忠節千載行人為感哀

業已撞死究竟潘美是否出援待小子下回敘明

宋初健將首為曹彬其次莫如潘美然彬謙仁有餘智勇不足岐溝之敗誤在不智又誤在不勇勇者非浪戰之謂也遇事有斷是謂之勇宋太宗既戒彬輕進矣彬應持重以待毋惑歧謀乃遽信諸將之言引兵深入裹糧三日行軍五月以為行險徼倖之計及聞敵軍大至遽爾駭退謂非不勇得乎若潘美則更不足道矣楊業驍將也久歷行陣匪惟勇號無敵即料事度勢亦有先見之明美乃不信其言反誤信一忮刻之王侁卒至孤軍應敵力竭身亡侁之罪固不容誅美之罪亦豈可逭後人憫業嫉美至生出種種謠傳目潘美為大奸雖屬言之過甚然究非盡出無稽以視曹彬之不伐不矜相去尤遠甚焉故有識者嘗為之歎曰北宋無將

第十八回　張齊賢用謀卻敵　尹繼倫奮力踹營

卻說潘美遣楊業出師，本與王侁等隨後為援，趨至陳家谷口，列陣以待，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令人登託邏臺遙望，毫無所見，美未免懷疑。王侁卻入稟道：楊業如或敗退，必有急報，乃許久不得消息，大約已殺敗敵兵，主帥何不趕緊上前，趁勢圖功哩？美躊躇半晌，方道：且再待一二時，纔定行止。侁退出，復語眾將道：此時不去爭功，尚待何時？我卻要先去了。（寫盡忮求情態）言已，遂自率部兵，徑出谷口。眾將亦爭功心急，躍躍欲動，美不能制也，只得隨行。（身為閫帥，乃不能制馭諸將，烏得謂為無罪）遂沿交河西進，行二十里，忽見王侁領兵退回，美問明緣由，侁答道：楊業已敗，契丹兵猖獗得很，恐不可當，因此馳回。美聽到此言，也不覺驚慌，索性麾兵退歸，把陳家谷的預約，竟致失記，一直退至代州去了。（明明是陷業死地，不顧踐約）業失援敗死，邊境大震，雲應朔諸州的將吏，都棄城遁去，眼見將三州疆土，復送契丹。這種警耗，傳達宋廷，太宗恨失邊疆，悼喪良將，分別旌誅，下詔宣示道：

執干戈而衛社稷，聞鼓鼙而思將帥，盡力死敵，立節邁倫，不有追崇，曷彰義烈？故雲州觀察使楊業，誠堅金石，氣激風雲，挺隴上之雄才，本山西之茂族，自委戎乘，式資戰功，方提貔虎之師，以效邊陲之用，而羣帥敗約，援兵不前，獨以孤軍，陷於沙漠，勁果猋厲，有死不回，求之古人，何以加此？是用特舉徽典，以旌遺忠，魂而有靈，知我深

意可贈太尉大同軍節度賜其家布帛千匹粟千石大將軍潘美坐失良將監軍王侁貽誤戎機國有明刑應寘重典姑念立功於前日特從末減於今時美降三官侁即除名以示懲儆此詔

業子延昭至代州乞援潘美尚靳不發兵業已早死延昭大慟一場上表奏聞太宗召令還京任為崇儀副使并追贈延玉官階還有業子延浦延訓俱授供奉官延環延貴延彬並為殿直楊氏一門均承餘廕業總算不虛死了曹彬米信等回京詔就尚書省訊鞫令翰林學士賈黃中等定讞責他違詔失律均應坐罪降彬為右驍衛上將軍信為右屯衛上將軍餘如崔彥進以下貶黜有差惟田重進全軍不敗李繼隆所部亦成列而還兩人不復加罪且任重進為馬步軍都虞侯繼隆為馬軍都虞侯兼知定州又以代州關係緊要楊業已死須擇另任適張齊賢上書言事忤太宗意太宗遂命他出知代州與潘美同領軍務加意防邊（齊賢文臣乃以忤上意調邊太宗仍不免懷私幸彼文能兼武後且用計卻敵邊塞得安否則寧尚有幸耶）是年仲冬契丹主隆緒又隨蕭太后統兵入寇用耶律休哥為先鋒都統率兵十萬浩浩蕩蕩殺奔前來瀛洲部署劉廷讓（即第九回之劉光義因避太宗諱改名廷讓）聞契丹出師約同邊將李敬源楊重進等集兵十萬人沿海北赴將乘虛進襲燕地（計非不佳可惜遇着耶律休哥）耶律休哥正防他這着隨處派探騎偵查一聞偵報即往扼要隘廷讓等到了君子館天甚寒冷士

卒手皆皴瘃連弓弩都不能開張那知耶律休哥正因這寒凍時候攻他不備掩殺過來廷讓等慌忙對敵怎奈朔風冽冽黑霧沈沈兵士都無鬬志相率潰散契丹兵素性耐寒更仗着一股銳氣包抄宋軍頓將廷讓等圍住廷讓嘗分兵給李繼隆令為後援偏繼隆退保靈壽並不往救都是顧己不顧人廷讓待援不至只得與李敬源楊重進兩人冒死突圍待至血路殺出敬源重進都負重傷倒斃地上廷讓帶着數騎飛馬奔逃纔得保全性命休哥得了勝仗遂進圖雄州私遣賀令圖書幷重錦十兩但說自己得罪本國情願歸順南朝請足下代為先容當約期歸降令圖深信不疑休哥已得勝仗就使一個笨伯也應知他是詐降計令圖信為真言大約是利令智昏之故覆書約休哥相會休哥大喜即帶兵至雄州距十里下寨遣原使走報令圖與約相見令圖意欲擅功也不與將校商議竟引數十騎往迎既至休哥營內休哥據胡床高坐厲聲罵道你好經營邊事今乃送死來麼確是送死喝令左右拏下令圖令圖懊恨不迭還想指揮從騎與他對抗看官試想羊落虎口那裏還能掙脫所有從騎立被殺盡單剩令圖一人赤手空拳自然被他擒住檻送燕都一刀了事休哥遂乘勝南驅連陷深邢德三州殺官吏俘士民把城中子女玉帛盡行掠取輦載而歸賀懷浦於楊業戰死時已先敗歿一年中父子皆死時人統說他貪功啟釁致有此報話休敘煩且說耶律休哥南下略地勢如破竹即乘勢進薄代州副部署盧漢贇畏懦得

很只主張固守不敢出戰知代州張齊賢奮然道胡騎充斥城下志驕氣盈須用計破他一陣纔好保全代州若一被圍攻轉眼間粮盡食空尚能保壁自固麼時潘美駐師并州齊賢遂遣使往約夾擊敵兵美得報即令原使返報齊賢准如所約不料使人被敵騎拏去齊賢尚未得知日夕盼望回音嗣得潘營來使遞上密書內稱前日覆函諒應接洽本即踐約出師柏井奈今得密詔據云東路失敗只應慎守汎池不得妄發現部衆已退還并州了齊賢道潘將軍前日答覆我處並未接到想使人已陷沒敵中但敵知潘來不知潘退我當設法退敵便了遂留住美使令居室中自選廂軍二千涕泣與語並詐言潘軍將到兩下夾攻不怕敵軍不退軍士聞言各感憤得很誓效死力齊賢復乘夜發兵二百人令各持一幟負一束芻潛往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不得有誤二百人奉命去訖又令步卒千人從間道繞出往伏土鐙砦掩擊敵兵歸路步卒亦去布置已定時方夜半齊賢竟親率數百騎往搗敵營休哥到也准備俟宋軍衝至即開砦出戰宋軍以一當百都似生龍活虎一般攔截不住休哥正麾軍圍裹忽見西南一帶火光燭天恰隱隱有旗幟搖動疑是并州兵至當即駭走到了土鐙砦又聞連珠礮響伏兵殺出箭如飛蝗休哥不知宋軍多少但催兵急遁契丹國舅詳穩撻烈哥（詳穩一譯詳袞係契丹諸官府監治長官之名號撻烈哥一譯特爾格）宮使蕭打里（打里一譯達哩）俱中矢落馬被宋軍趕上殺死這

一仗斬首數百級獲馬二千匹所得兵械無算直至虜兵去遠方收兵回城時正雞聲報曉晨光熹微了 以少勝多全恃智謀 太宗屢得邊報擬大發兵北伐契丹下詔募兵令大河南北四十餘郡八丁取一充作義旅京東轉運使李惟清私歎道此詔若行天下無農夫了乃上疏力爭至再至三宰相李昉等亦上言河南人民不知戰鬬若勒令當兵竊恐民情搖動反為盜賊請收回成命免多騷擾太宗乃再行頒詔獨選河北不及河南會雍熙四年暮冬太宗欲刷新庶政復下詔改元端拱於次年元旦舉行越年即改稱端拱元年上元節屆親耕籍田布赦天下趙普自任所入朝太宗慰撫數四留住京都適布衣翟穎與知制誥胡旦相狎旦令改名馬周隱以唐馬周為比復嗾使擊登聞鼓攻訐李昉說他賦詩飲酒不知備邊曠職素餐有慚鼎輔等語 想係胡旦與昉有嫌特借翟穎為傀儡且窺伺上意就邊備上彈劾旦真一險詐小人耳 太宗聞言未免厭昉昉即自請解職因罷為右僕射有詔授趙普為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同平章事普至是已三次入相太宗欲重用蒙正恐他資望尚淺未洽輿情特借普為作表率普與蒙正同登相位一係元老一乃後進只因蒙正秉正敢言普也不覺折服會樞密副使趙昌言與胡旦翟穎等表裏為奸嘗令翟排毀時政且歷舉知交數十人推為公輔普察得趙胡私情遂與蒙正聯名奏請依法論罪昌言遂出貶為崇信行軍司馬旦謫為坊州團練副使翟穎充戍還有鄭州團練使侯莫陳

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普陳他十罪。力請正法。太宗令發配商州。普仍上書請誅。太宗道。朕為萬乘主。難道不能庇護一人麼。普叩首道。陛下若不誅姦倖。便是亂法。法可惜。一豎子何足惜呢。太宗不得已。命即按誅。時利用已至商州。自恃主寵。尚是大言不慙。經朝旨到來。由商州刺史奉詔行刑。至利用伏法。又有朝使馳至。聞利用已經磔市。不由的歎息道。朝旨已令緩刑。偏我遲了一步。竟致不及。大約利用惡貫滿盈。應該受誅。只我恐未免受譴哩。原來朝使至新安。馬適陷淖。及出淖易馬。馳至商州。巧巧該犯戮死。汴陝官民。都不禁拍手稱快。這正叫做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呢。（姦臣聽者）且說降王李煜。劉鋹等。已早病歿。只故吳越王錢俶。及定難節度使李繼捧。尚留京中。端拱元年八月。適遇錢俶生辰。太宗賜宴便殿。是夕暴亡。（恐是中毒）獨李繼捧在京無事。乃弟繼遷。藉契丹為護符。日肆侵擾。普以繼捧留京無益。且恐洩漏機密。反致有損。不如令歸鎮夏州。招撫繼遷。太宗也以為然。遂召繼捧入見。賜他姓名。叫作趙保忠。并厚加賞賚。遣往夏州。勸弟歸誠。（繼捧庸懦。安能制服狡弟。縱之使歸。殊為失策）隔了數日。連接三次警報。第一次是涿州失守了。第二次是祈州失守了。第三次是新樂失守了。太宗愁容滿面。語羣臣道。契丹不肯收兵。時擾河朔。看來只好大舉北伐哩。趙普道。時已隆冬。不便出師。但令邊將堅壁清野。固守汛地。俟來春大舉。亦尚未遲。太宗躊躇未決。右拾遺王禹

倘復上禦戎策大致在任賢修政省官畜民選將勵士等情有旨優答至端拱二年正月契丹復進陷易州乃再詔羣臣上備邊策同知貢舉張洎應詔陳言略云

中國禦戎惟恃險阻今自飛狐以東皆為契丹所有既失地利而河朔列壁皆具城自固莫可出戰此又分兵之過也請於沿邊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衆鼎峙而守仍命親王出臨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雖有精兵豈敢越而南侵制敵之方盡於此矣幸陛下垂察

是時同平章事宋琪亦已罷免相職還任刑部尚書再遷吏部尚書琪籍隷幽薊素知邊事亦應詔陳詞洋洋灑灑差不多有數千言小子錄不勝錄但撮舉大要云

國家規畫燕地由雄霸路直進陂淀坦平賊來莫測實屬非便若令大軍會於易州循孤山之北漆水以西倚山而行援粮而進涉涿水並大房抵桑乾河出安祖砦則東瞰燕城纔及一舍此周德威收燕之路下視孤壘決旬必克山後八州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然兵為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精選使臣不辱君命通盟繼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臣每見國朝發兵未至屯戍之所已於兩河諸郡調民運糧頗費苛擾臣生居邊土習知其事此後每逢調發應各自齎糗糧不勞饋運俟大軍既至定議取舍然後再圖轉餉亦未為晚願加省覽采擇施行

此外如李昉王禹偁等亦多主張修好毋輕用兵太宗乃不復大舉但令邊將固守要塞以守為戰契丹聞宋不發兵又進兵入犯朝命知定州李繼隆發真定兵萬餘人護送糧餉數千乘赴威虜軍耶律休哥偵悉率精騎數萬邀截途中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巡路遇休哥軍避入林間休哥明明瞧見但看繼倫手下寥寥無幾不值一掃索性由他避匿竟自控騎南趨（驕態如繪）繼倫待虜兵已過語軍士道狡虜欺我太甚他明是蔑視我軍不顧而去若得勝回來即驅我北行否則借我洩忿我軍將無噍類了為今日計不如捲旆銜枚輕躡敵後他方銳氣無前斷不回顧我能出他不意奮力戰勝尚可自立邊疆就使戰他不過殉節沙場尚不愧為忠義豈可泯然徒死空做一班胡地鬼麼軍士聞言都憤激起來齊聲應道敢不如命繼倫即令秣馬蓐食俟至傍晚飭每人各持短兵魚貫啟行靜悄悄的走了數十里天尚未明繼倫登高遙矚見前面已至徐河契丹兵正駐營河濱隱隱有炊烟數縷起散天空隔河四五里亦有大營紮住料知是李繼隆軍便指示軍士道虜兵想在此造飯了我等正好殺將過去休使他安食哩軍士聽令即一擁上前奔至河旁搗入敵營敵兵正在會食忽見宋軍殺到也不知從何處過來慌忙拋下飯盌准備迎敵那知宋軍已經闖入當先一員大將就是尹繼倫生得面目漆黑又帶着黑盔穿着黑甲坐着黑馬好似一團黑雲手執亮晃晃

的大刀左斫右砍殺死無數契丹將皮室出來抵禦不到三合頭已落地契丹兵驚呼道黑面大王來了快逃命罷（繼倫姓尹未曾姓閻為何遼人都怕他索命）頓時驚潰宋軍殺到後帳耶律休哥方食失箸忙轉身逃走不意右臂已被斫一刀不由的失聲叫痛正是

强中更有强中手　智將還須智將摧

欲知休哥能否逃生待至下回說明

耶律休哥為契丹良將亦未嘗無失策之時代州被蹶於張齊賢徐河見敗於尹繼倫是休哥非真無敵者誤在防邊諸將多半如賀令圖無功而思爭功不才而誇有才死在目前尚不及覺乃為休哥所屠害耳或謂以宋朝全盛之時終不能下燕薊意者由天命使然非人力所可及不知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況君相有造命之權顧乃任將非人竟令山前後十六州久淪左衽耶人謀不臧諉之於天天何言哉豈為人任咎乎

第十九回　報宿冤故主索命　討亂黨宦寺典兵

却說耶律休哥右臂受傷正在危急的時候幸帳下親卒走前護衛死命與宋軍相搏纔得放走休哥休哥乘馬先遁餘衆亦頓時散走侯李繼隆聞報渡河助戰天色已經大明敵兵不剩一人繼隆大喜與繼倫相見很是歎服至兩下告別繼隆得安安穩穩

的押着糧餉運至威虜軍交訖這且按下。尹繼倫因功受賞得領長州刺史仍兼都巡檢使契丹自是不敢深入平居嘗相戒道當避黑面大王就是耶律休哥也不敢再來問津了（一戰之威至於如此）越年太宗又下詔改元號為淳化（屢次改元無謂之至）趙普上表辭職太宗不許表至三上乃出普為西京留守仍授太保兼中書令原來太宗再相趙普本為位置呂蒙正起見普亦漸窺上意不願久任且因李繼捧還鎮夏州非但不能撫弟反與繼遷同謀嘗為邊患時論多謂縱兕出柙由普主議普心愈不自安遂稱病乞休至西京留守的詔命下來普尚三表懇讓太宗就賜手諭道開國舊勳祇卿一人不同他等無至固讓俟首途有日當就第與卿為別普捧諭涕泣乃入朝請對賜坐左側頗談及國家事太宗頻頻點首踰時始退普將啟行太宗親幸普第握手敘別及淳化二年春日普以年老多病令留守通判劉昌言奉表到京哀求致仕乞賜骸骨太宗遣中使馳傳撫問授普太師封魏國公給宰相俸且命養疾就痊再行赴闕相見普感激涕零因復力疾辦公勉圖報効怎奈衰軀尚可支持寃累偏來纏繞每夜夢魘往往呼着太后娘娘及秦王殿下或斷斷慾爭或哀哀乞免至左右喚他醒來他尚諱莫如深未肯明言及朦朧睡去又呼號如故自是精神恍惚夢寐不安漸漸間形癯食少卧病不起每一交曉即見秦王廷美坐着牀側向他索命他無法可施只得延請羽流設醮誦經上章禳

謝羽流問為何事，他又不便與說，閉着眼想了一會，就從枕上躍起，索了紙筆，手書數語道：

情關母子，弟及自出於人謀；計協臣民，子賢難違乎天意。乃憑幽祟，遽逞强陽。臧臣血氣之衰，肆彼魘呵之虐。信周祝靈魂於鳩怨，何普丞雪魄於雉經。倘合帝心，誅既不誣管蔡；辜原臣死，事堪永謝朱均。仰告穹蒼，無任祈嚮。

書就後，末署自己姓名，親加密緘，令羽流向空焚禱。羽流即遵命持焚，火方及函，不意一陣狂風吹入法壇，將封章刮起空中，疾飛而去。諸人不勝驚異。嗣有人過朱雀門，拾得一函，兩旁似被火爇焦，中間尚是完固，拆開一瞧，乃是趙普禱告上天的奏章字迹，依然存在，絲毫不曾燬去。且見他詞句清新，情意斐亹，不由的愛不忍釋，遂信口記誦，念到爛熟，傳諸友人。於是一傳十，十傳百，把這一篇禱告文，視作聖經賢傳一般，大半耳熟能詳。連小子今日尚可錄述簡中，作為談助，這便是欲蓋彌彰，無微不顯呢。（有心人幸勿作虧心事）趙普因禱告無靈，病日加重，再解所寶雙魚犀帶，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醮謝。道士姜道元，為普扶乩，乞求神語，但見硯筆寫着道：趙普係開國元勳，可奈冤累相牽，不能再避。姜又叩問道：冤累為誰？乩筆又繪一巨牌，牌上亂書數字，多不可識，只牌末有一火字。姜不能解，轉告甄潛，令返報普。普太息道：此必是秦王廷美無疑，但渠

與盧多遜勾結事露遺禍咎豈在我不知他何故祟我呢一聞火字即知必是秦王可見得賊膽心虛尚說是於己無與慶言已涕淚不止是夕竟卒年七十一訃達殿廷太宗很是震悼語近臣道普事先帝與朕故交能斷大事向與朕嘗有不足爾等應亦深知但自朕君臨以來他頗為朕効忠好算得一個社稷臣今聞溘逝殊為可悲因輟朝五日為出次發哀贈尚書令追封真定王賜謚忠獻太宗親撰神道碑銘作八分書以為賜並遣右諫議大夫范杲攝鴻臚卿護理喪事賻絹布各五百匹米麪各五百石葬日有司設鹵簿鼓吹如儀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太祖嘗勸以讀書乃手不釋卷及入居相位每當退食餘閑輒闔戶讀書次日臨政取決如流及病歿家人檢點遺書藏有一篋啟視篋中並無異物只有書籍兩本看官道是何書乃是論語二十篇普平時亦嘗對太宗道臣有論語一部半部佐太祖定天下半部佐陛下致太平恐怕未必如果身體力行何致患得患失太宗亦很為嘉歎又普善彊諫太祖嘗怒扯奏牘擲棄地上普顏色不變跪拾以歸越日復補綴舊紙覆奏如初卒得太祖感悟如言施行太宗信用佞臣弭德超疏斥曹彬普力為曹彬辨誣挽回主意德超竄錮彬官如舊惟廷美冤獄實由普一人構成時論以此少普普有子數人承宗為羽林大將軍出知潭鄆二州頗有政聲承煦為成州團練使又有二女皆及笄矢志不嫁及送父歸葬自請為尼太宗婉諭再三終不能奪乃賜長女名志願號智果大師次

女名志英，號智圓大師。兩女遂自建家庵，奉佛終身。（趙氏有此二女，智過乃父多矣。）真宗咸平初年，復追封普為韓王，諡休敘頫。且說普罷相後，用張齊賢、陳恕、王沔為參知政事，張遜、温仲舒、寇準為樞密副使。沔聰察敏辯，首相呂蒙正，嘗倚以為重，但沔太苛刻，未免與同僚齟齬。張齊賢、陳恕，與沔不和，互相疑忌。太宗罷沔恕官，並及蒙正，即任李昉、張齊賢為同平章事，賈黄中、李沆為參知政事。嗣又用呂端參政，未幾又罷張齊賢，仍用呂蒙正。蒙正河南人，父名龜圖，曾任起居郎，平素多內寵，與妻劉氏不睦，甚至出妻逐子。蒙正流栖古寺，嘗被僧徒揶揄。寺中故例，每飯必敲鐘，僧衆以蒙正寄食，不欲與餐，已飯乃擊鐘，所以飯後鐘三字，便是蒙正落魄的古典。至蒙正貴顯，未嘗報怨，反厚給寺僧。又迎父母就養，同堂異室，侍奉極誠。父母相繼謝世，蒙正服闋，得入為參政。有朝士指議道：「此子亦得參政麼？」蒙正佯為不聞，從容趨過。同列不能平，欲究詰朝士姓名，蒙正遽搖手禁止道：「不必不必，若一知姓名，便終身不能忘，還是不知的好。」同列相率歎服。（插此一段，所以風世。）及擢登相位，守正不阿。有僚屬藏一古鏡，擬獻與蒙正，自言能照二百里。蒙正笑道：「我面不過楪子大，何用照二百里呢？」（諧語有味。）遂固辭不受。平居輒儲一夾袋，無論大小官吏進謁時，必詳問才學，書藏袋中。及朝廷用人，即從袋中取閱，按才奏薦，所以用無不宜。太宗每有志北伐，蒙正諫阻道：「隋唐數十年中，四征遼碣，民不堪命，隋煬帝全

軍覆沒唐太宗自運土木攻城終歸無效可見治國大要總在內修政事內政修明遠人自然來歸便足致安靜了（也是知本之論）太宗頷首稱善因此蒙正為相不聞勞師惟淳化四年青神民王小波作亂免不得調兵遣將西嚮行軍原來青神係西蜀屬縣蜀為宋滅府庫所積悉運汴京官吏治蜀喜尚功利往往額外徵求苛擾民間青神縣令齊元振性尤貪惏專務敲剝百姓怨聲載道恨入骨髓土豪王小波乘機糾眾揭竿作亂嘗對眾語道貧的貧富的富很不均平令人痛恨我今日起事並不想爭城奪地無非欲均平貧富呢貧民聽到此語越覺歡迎不到數日已集眾至萬人遂攻入縣城捉住齊元振指斥罪狀把他剖腹挖出心肝肚腸用錢盛入且擲屍門外揭示罪名自是旁掠彭山所在響應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調眾往討與戰江原射中小波左目亂黨敗走張玘得勝而驕夜不戒備誰知被小波襲擊一陣亂搗殺死官兵無數玘亦遇害小波因目痛加劇也竟斃命亂黨更推小波妻弟李順為帥寇掠州縣陷邛州永康軍有眾數十萬越年轉陷漢彭諸州乘勝攻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及官屬出奔梓州李順遂入據城中僭號大蜀王並遣黨四出騷擾兩川大震（區區小醜竟猖獗至此蜀中可謂無人）是時李昉賈黃中李沆溫仲舒均已免職改用蘇易簡趙昌言參知政事太宗因蜀亂甚熾召集廷臣特開會議或請派遣大臣入川撫諭太宗頗也許可昌言獨毅然道潢池小醜

敢行弄兵若非遣師急討如何整肅天威且恐滋蔓難圖更宜從速進勦太宗乃命宦官王繼恩為兩川招安使率兵西行雷有終為陝路轉運使管理餉務繼恩等尚未到蜀李順已遣黨徒楊廣率衆數萬進逼劍門都監上官正只有疲卒數百人由正勉以忠義登陴固守楊廣圍攻三日均被矢石擊退會成都監軍宿翰引兵來援與楊廣摶鬭城下正領數百騎出城大呼殺賊自己挺刃當先往來擊刺銳不可當賊衆披靡由官軍前後夾攻斬馘幾盡只剩殘黨三百人奔還成都李順怒責楊廣說他挫損銳氣揶出斬首又將三百人一律殺死賊衆多半不服漸漸內潰順再遣衆攻劍門那時王繼恩已從劍門馳入長驅至研石砦殺退賊衆斬首五百級遂北過青彊嶺平劍州進攻柳池驛又大破賊衆李順聞北路失敗擬向西路進攻遂驅衆圍梓州知梓州張雍初聞王小波作亂即募練士卒為城守計一面修城鑿濠備糧繕械專待賊黨到來果然賊衆大至差不多有十餘萬猛撲城濠雍率練兵三千人悉力守禦無隙可乘相持至兩月有餘賊衆已是疲敝守卒尚有餘勇又由王繼恩遣將赴援李順知不能下因此退去未幾王繼恩連敗賊黨直搗成都李順尚有衆十萬開城搦戰被官軍一場鏖鬭殺得落花流水狼狽不堪順入城死守經官軍晝夜環攻四面緣梯冒險登城城遂攻破順尚率軍巷戰被官軍奮力兜拏將順擒住斬首三萬級遂復成都順解陝伏法

還有賊黨張餘潰出城外收集殘眾復攻陷嘉戎瀘渝涪忠萬開八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戰死川境復震王繼恩方奏捷汴都中書敘功論賞擬任繼恩為宣徽使太宗道朕讀前代史宦官預政最干國紀就是我朝開國掖庭給事不過五十人且嚴禁干預政治今欲擢繼恩為宣徽使宣徽即參政初基怎可行得（宦官不應預政如何可以領參兵太宗若明若昧令人發噱）參政趙昌言蘇易簡等又上言繼恩平寇立有大功非此不足酬庸（昌言力主討蜀想受繼恩運動）太宗怒道太祖定例何人敢違（當面豈言反可背棄麼）遂命學士張洎錢若水別議官名敘立一個宣政使名目賞給繼恩進領順州路防禦使繼恩手握重兵久留成都專務宴飲每一出遊前呼後擁音樂雜奏騎士左執博局右執棋枰鎮日荒戲恣行無忌僕使輩驕盈橫暴淫婦女掠玉帛任所欲為（小人得志往往如此）州縣遣人乞救置諸不理賊目張餘勢燄大張比李順尤為猖獗事為太宗所聞亟命同知司事張詠出知益州益州就是成都府因李順亂後降府為州詠既至蜀邀集上官正宿翰等勖他大義正與翰甚為感動誓掃餘賊乃即日出師臨行時詠又舉酒相餞徧及軍校涕泣與語道爾輩受國厚恩此行得蕩平醜類朝廷自有旌賞若老師曠日坐誤戎機就使歸還此地亦不能相貸恐也難免一死哩軍校唯唯而去詠復親自下鄉曉諭百姓各安生業毋得從盜且傳語道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我化賊為民可好麼又探得城中屯兵尚有三萬人無半月

糧民間舊苦鹽貴倉廩卻有餘積乃採鹽至城令民得用米易鹽不到一月得米數十萬斛兵民咸安並禮士舉賢理刑恤獄遐邇謳歌益州大治（理亂之分全在官吏）上官正宿翰等用兵屢捷所失州縣次第克復張餘退走嘉州被官軍中途追及一鼓擒來蜀寇乃平太宗即召王繼恩還都留雷有終上官正為兩川招安使并下詔罪己自言委任非人致有此亂此後當慎用官吏與民更始云云由是蜀民大悅小子有詩詠道

掖庭賤役任檀車縱有微功寧足誇幸得一麾循吏去兩川士庶始無譁

蜀事就緒西夏又復入寇待小子下回再表

宋初功臣不止一普而普之功為最大即其挂人清議也亦最多陳橋之變普嘗與謀為太祖成不忠不義之名者普也廷美之獄普實主議為太宗成不孝不友之名者亦普也夫陳橋受禪隱關氣運定策佐命者實繁有徒尚得以天與人歸為解廷美之獄太宗猶畏人言普乃謂太祖已誤陛下不容再誤而大獄遂由是構成試問前日金匱之盟誰為署尾如以兄終弟及為非何不諫阻於先而顧忍背盟於後耶及普之臨歿冤纍相隨正史稗乘中俱敘述及之此雖未足盡信然即幻見真無冤不報安在其全出子虛乎二女為尼未始非由激而成本回獨詳敘普死所以揭陰私垂炯戒也彼夫西蜀之亂宿將尚多乃獨任奄人為將吾不

知太宗是何居心。幸亂民烏合。尚易蕩平。否則不蹈唐季覆轍者幾希矣。至敍功論賞。乃反斤斤於一字之辨。改宣徽為宣政。夫宣徽不可宣。政其可乎。厥後童貫梁師成之禍。實自此貽之。法之不可輕弛也。固如此哉。

第二十四回　伐西夏五路出師　立新皇百官入賀

卻說李繼捧還鎮夏州。不到數月。即上言繼遷悔過。情願投誠。太宗遂任繼遷為銀州刺史。其實繼遷並無降意。不過借此休息。為集眾計。過了一年。即招繼捧叛宋。約同寇邊。繼捧不從。繼遷反進攻繼捧。虧得繼捧有備。將他擊敗。流矢中繼遷身上。繼遷飛馬遁去。嗣復入寇夏州。繼捧上表乞師。太宗遣翟守素往援。復為繼遷偵悉。恐心勢不能敵。又與繼捧講和。令代為謝罪。繼捧是個優柔寡斷的人物。又替繼遷上書宋廷。只說是決計歸款。誓改前非。（戀情骨肉。心尚可原。）有詔授繼遷為銀州觀察使。賜姓趙。名保吉。並用他子德明為管內蕃落使。行軍司馬。既而繼遷又賚誘繼捧。令降服契丹。可封王爵。繼捧也覺心動。復告繼遷。訂涉模棱。繼遷即向契丹代請。果得契丹封冊。命繼捧為西平王。（富貴動人。）轉運副使鄭文寶。聞繼遷狡詐。設法預防。查得銀夏一帶。舊有鹽地。每歲產鹽頗鉅。繼遷得收為己利。文寶令歸官賣。不得私售。繼遷失一利源。甚是憤恨。遂率邊人四十二族。寇掠環州。大為邊害。嗣又欲徙綏州民至平夏。（即夏州。唐時黨項居夏州者。號平夏部。故名。）部將高文

峌等。不願轉徙。反抗繼遷。竟將繼遷逐去。繼遷復糾領部衆。入攻堡砦。掠居民。焚積聚。進冠靈州。太宗聞繼遷兄弟同謀叛逆。立命李繼隆為河西都部署。調兵往征。繼隆奉命。即帶領數千騎。向夏州進發。繼捧聞繼隆且至。先挈母妻子女。屯營郊外。且上言與繼遷解怨。獻馬五十匹。乞即罷兵。太宗覽奏微笑道。兩豎反覆無常。朕豈常受他誑麼。當下遣中使傳諭繼隆。令即進師。且授以密計。繼隆遂貽書繼捧。相約會師往討繼遷。一面又與繼遷書。令同討繼捧。繼遷竟夜襲繼捧營。繼捧方寢。不意繼遷殺至。忙從帳後逃出。孑身還城。指揮使趙光嗣。誘繼遷入別室。把他禁錮起來。用兵守着。當即開城迎繼隆軍。繼隆入城。即將繼捧羈入囚車。押送京師。又率軍往討繼遷。繼遷遁去。繼捧到汴。待罪闕廷。由太宗詰責數四。繼捧叩首謝罪。有詔特赦。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賜第都中。並削趙保吉姓名。隳夏州城。遷民居至綏銀。飭兵固守。繼遷又獻馬謝罪。並遣弟延信入覲。把那違叛事情。盡推在繼捧身上。太宗都溫言慰諭。撫賚甚厚。復遣內侍張崇貴招諭繼遷。並賜茶藥器幣衣物。淳化五年冬季。復命於次年改元至道。至道元年。繼遷遣押牙張浦貢獻良馬橐駝。適衛士校射後圃。太宗令張浦往觀。衛士皆拓兩石弓。且有餘力。射畢。太宗問浦道。你看我朝衛士藝力如何。浦答道。就是矯矯虎臣。太宗復道。羌人敢對敵否。浦又答道。羌部弓弱矢短。但見這長大人物。已是畏避

不遑還鼓出來對敵麼。（無非責詠）太宗大喜。遂命浦為鄭州團練使。留居京師。另遣使持詔拜繼遷鄜州節度使。繼遷倨不敢受。上表固辭。且言鄭文寶誘他部屬。屢加逼迫。太宗為弛鹽禁。且貶文寶為藍山令。（徒示以弱。反啟戎心）看官你想這刁狡萬分的李繼遷。威不足懲恩不足勸。怎肯為這區區羈縻。甘心降服。靜養了好幾月。竟率千騎攻清遠軍。幸守將張延預先戒備。設伏要路。一俟繼遷兵到。即發伏出擊。殺死敵騎三五百名。繼遷慌忙遁去。越年。太宗命洛苑使白守榮等。護送芻粟四十萬。出赴靈州。囑令輜重分作三隊。丁夫持弓箭自衛。士卒布着方陣。步步為營。遇敵乃戰。纔可無失。復令會州觀察使田紹斌。率兵援應。誰知守榮不遵諭旨。併作一運。紹斌也未嘗往援。輜重到了浦洛河。竟被繼遷邀擊。軍士逃命要緊。還管什麼糧餉。那四十萬芻粟。都被繼遷部下。搶掠一空。太宗聞報。拏問守榮紹斌。按律治罪。即命李繼隆為環慶州都部署。再討繼遷。會值四方館使曹璨。（即彬之子）自河西還京。上言繼遷率眾萬餘。圍攻靈武城中。上書告急。偏使人被繼遷捉去。因此消息隔絕。請速發兵救解。方保無虞。太宗又下樞臣覆議。時呂蒙正又罷相。用參政呂端繼任。端請分道出師。由麟府鄜延環慶三道。會攻平夏。直搗繼遷巢穴。不怕繼遷不還顧根本。靈武自可解圍。（此即孫臏擊魏救趙之計）太宗也以為是。但主張五路出師。與呂端大同小異。或言時將盛暑。兵士涉旱海。無水泉。沿途飢渴勞頓。不能無失。

還不如幾日出師。太宗怒道：寇犯邊境，畏暑不救，若寇入內地，難道也聽他進來麼？況現當孟夏，時尚清和，不速發兵，更待何時？乃詔令李繼隆出環州，丁罕出慶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張守恩出麟府，五路進討，直趨平夏。繼隆以環州道迂，擬從清岡峽出師，較為便捷，遂遣繼和馳奏，自率部兵萬人，徑從清岡峽出發。太宗得繼隆奏報，召見繼和，厲聲呵責道：汝兄不遵朕言，必致敗事。朕囑他出發環州，無非因靈武相近，欲令繼遷聞風解圍，馳還平夏。汝速回去，與汝兄說明朕意，毋得違旨獲罪。（宋臣多違上命，也是主權旁落之故。）繼和奉旨亟返，那時繼隆已去得遠了。繼隆出清岡峽，與丁罕合兵，續行十日，不見一敵，竟引軍回來。張守恩與敵相遇，不戰即走。獨范廷召與王超兩軍，行至烏白池，遙見敵兵蜂擁前來。超語廷召道：敵勢甚銳，我軍宜各守營寨，堅壁勿動，免為所乘。廷召應諾，遂彼此依險立營，飭軍士不准妄動，遇有敵兵，只准射箭，不准出戰。約過一時，繼遷督眾到來，左右分攻，均被射回。相持至一晝夜，超子德用，年方十七，隨父從軍，入稟父前道：敵兵雖盛，不甚整齊，兒願出營一戰。超怒道：你敢違我軍令麼？德用道：兒非有意違命，但我不出戰，他未肯退。此地轉餉艱難，不應久持，還是殺將出去，把他一鼓擊退，我等方可從容班師。超沈吟半晌，方道：且再待半日，俟他銳氣少衰，纔可得利。德用乃待至日昃，請得軍令，挺身殺出。繼遷倒也一驚，嗣見先驅為一少年，欺他輕弱

躁率即分兵兩翼來圍德用德用執着一枝銀鎗盤旋飛舞鎗鋒所至無不倒斃繼遷方覺得是個勁敵率銳與搏那知王超又來接應還有廷召營中亦發兵夾擊眼見得繼遷不支向北遁去德用驅軍追趕行至中途繼遷又回軍再戰三戰三北方麾衆遠颺（確是一個劇寇）王超鳴金收軍德用乃回次日還師德用道歸師遇險必亂應整飭軍行休爲虜襲（此子才過乃父）超與廷召均以爲然乃令德用開道所經險阻偵而後進且下令軍中道亂行者斬全軍肅然繼遷本預遣輕騎散伏要途及見宋軍嚴陣而歸繞不敢逼王超范廷召兩軍退回汎地沒甚死傷只繼遷抗命如故太宗再議往征可奈曆數將終皇躬不豫免不得舍外圖內籌及國本問題先是至道改元適開寶皇后宋氏崩太宗不成服連羣臣亦不令臨喪翰林學士王禹偁代爲不平嘗對同僚語道后嘗母儀天下應遵用舊禮爲是太宗聞知此語說他謗上不敬謫知滁州（自己不忠不敬還要責人太宗之心術尚堪問耶）會廷臣馮拯等疏請立儲太宗又斥他多事貶置嶺南嗣是宮禁中事無人敢言寇準因抗直遭讒出知青州嗣復由青州召還正當太宗足疾褰衣示準道朕年衰多疾今又病足奈何寇準道臣非奉詔命不敢到京既已到此竊有一言上達陛下幸陛下採納太宗問是何言寇準遂說出立儲二字太宗道卿試視朕諸子中何人足付神器準答道陛下爲天下擇君不應謀及近臣尤不應謀及婦人中官總求宸衷獨斷簡擇

得宜就可付託無憂了太宗俯首細思想了好一歇乃屏去左右密語寇準道襄王可好麼準又答道知子莫若父聖意既以為可請即決定（寇準兩對太宗足為君主國良法）太宗點首稱善原來太宗長子元佐病狂致廢次子就是元侃與元佐同母所生（迭見前文）端拱元年受封襄王嗣復晉封壽王自寇準奏對後太宗已決計立儲遂於至道元年八月立壽王元侃為皇太子改名為恒大赦天下太子既立廟見還宮都下士民遮道歡呼齊稱他是少年天子太宗聞知反滋不悅召寇準入見與語道人心遽屬太子將置我何地準再拜稱賀道這是社稷的幸福呢太宗不覺感悟入語后嬪都相率稱慶太宗益喜復出賜準飲盡歡乃罷詔命李沆李至並兼太子賓客並囑太子以師傅禮事二李太子每見二人必先下拜沆與至上表辭謝太宗不許手諭二李道

朕旁稽古訓肇建承華用選端良資於輔導藉卿夙望委以護調蓋將勗以謙沖故乃異其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知子之心特此手諭

二李復相偕入謝太宗又面諭道太子賢明仁孝足固國本卿等可盡心規誨有善應勸有過應規至若禮樂詩書係卿等素習不煩朕絮囑了二李叩首而退太子年適弱冠姿禀聰明相傳母妃李氏夜夢嘗用裾承日因此有娠及產生後左足指紋成一天字（此皆史臣諛頌之辭）五六歲時與諸王嬉戲好作戰陣自稱元帥又嘗登萬歲殿上升御座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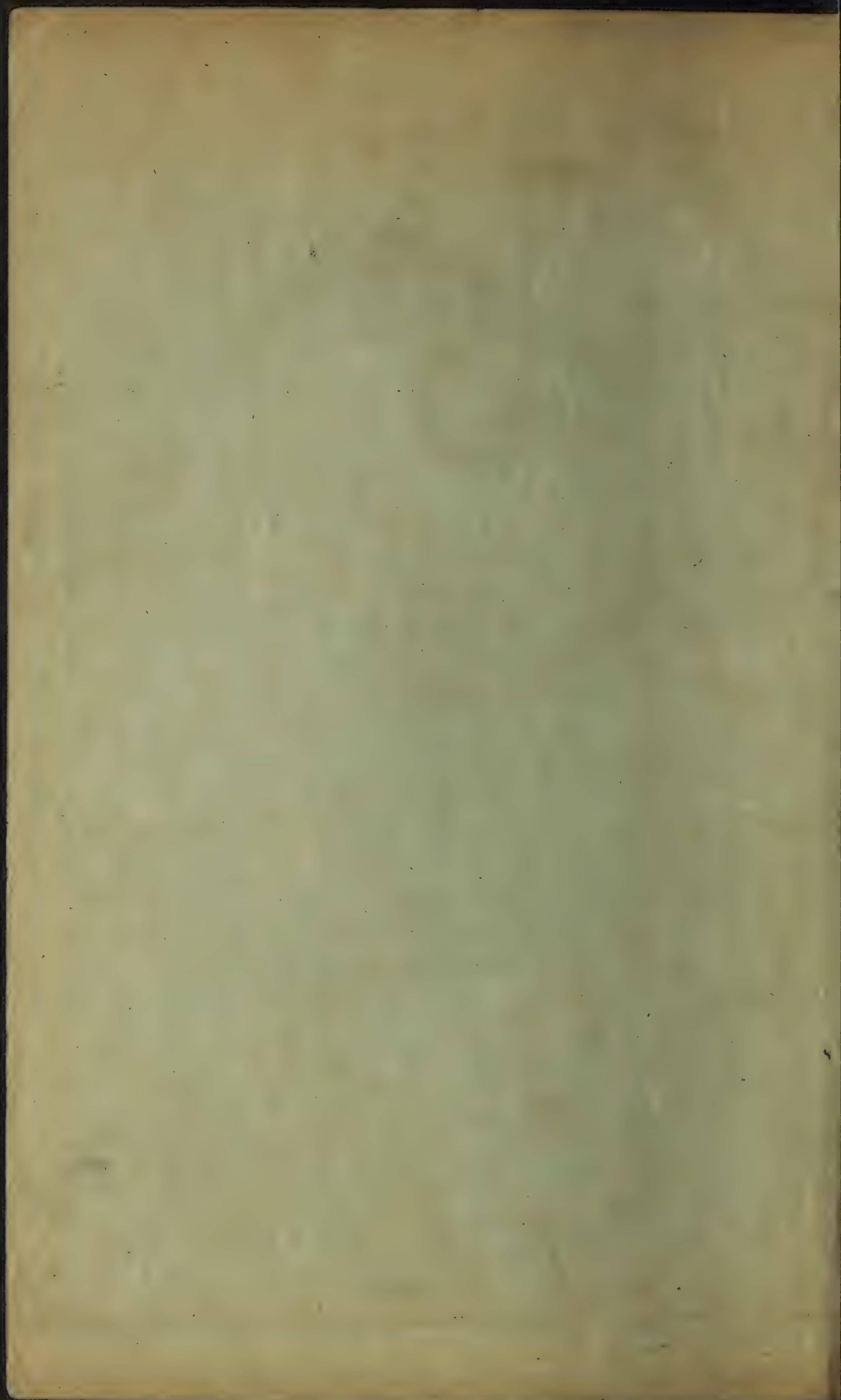
宗嘗手撫兒項笑顏問道這是皇帝的寶座兒也願做皇帝麼太子即答道天命有歸姪兒亦不敢辭太祖暗暗稱奇既而就學受經一覽即能成誦至是立為儲貳入居東宮越二年三月太宗寢疾漸即彌留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李昌齡胡旦等謀立故楚王元佐后令王繼恩召呂端端料有變故佯邀繼恩入書閣中秘密與商至繼恩既入他竟出戶反鍵將繼恩鎖置閣內自己匆匆入宮謁見皇后后涕泣與語道宮車已宴駕了呂端也為泣下即又問道太子何在后復道立嗣以長方謂之順今將若何端收淚正色道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怎敢再生異議后默然無語端即囑內侍往迎太子待太子到後親視大殮即位柩前越日奉太子登福寧殿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階不遽下拜請侍臣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退降殿階率羣臣拜呼萬歲是為真宗皇帝尊母后李氏為皇太后晉封弟越王元份為雍王吳王元傑為兗王徐國公元偓為彭城郡王涇國公元偁為安定郡王季弟元儼為曹國公姪惟吉（太祖孫）為武信軍節度使追復涪王廷美為秦王追贈兄魏王德昭為太傅岐王德芳為太保復封兄元佐為楚王加授同平章事呂端為右僕射李沆李至並參知政事冊繼妃郭氏為皇后真宗元配潘美女端拱元年病歿繼聘郭氏係宣徽南院使郭守文二女郭氏為后元配潘氏亦追給后號謚莊懷復追封生母李氏為賢妃進上尊號為元德皇太后葬先

考大行皇帝於永熙陵廟號太宗以明年爲咸平元年總計太宗在位二十二年改元五次壽五十九歲小子有詩咏宋太宗道

寸心未許乃兄知虎步龍行飾外儀二十五年稱令主倫常缺憾總難彌

欲知真宗初政且至下回再詳

李繼遷一狡虜耳待狡虜之法只宜用威不應用恩田仁朗欲厚啗酋長令圖折首張齊賢議招致蕃部分地聲援二說皆屬可行而尚非探本之論爲宋廷計應簡擇良將假以便宜俾得聯絡蕃酋一鼓擒渠此爲最上之良策乃不加撻伐專務羈縻彼勢稍蹙則託詞歸降力轉強即乘機叛去至若至道二年之五路出師李繼隆等不戰即還王超范廷召雖戰退繼遷亦即回鎮彼殆視廟謨之無成算姑爲是因循推諉聊作壁上觀乎然威日墮而寇且日深矣若夫建儲一事爲君主國之要典太宗年近周齡猶未及此且怒斥馮拯諸人之奏請何其疏也幸寇準片言決議主器有歸於是王繼恩不得逞私呂端得以持正閉寺人於閣中覲真主於殿上人以是美呂司空吾謂當歸功寇萊公曲突徙薪應爲上客若遲至焦頭爛額不已歎爲無及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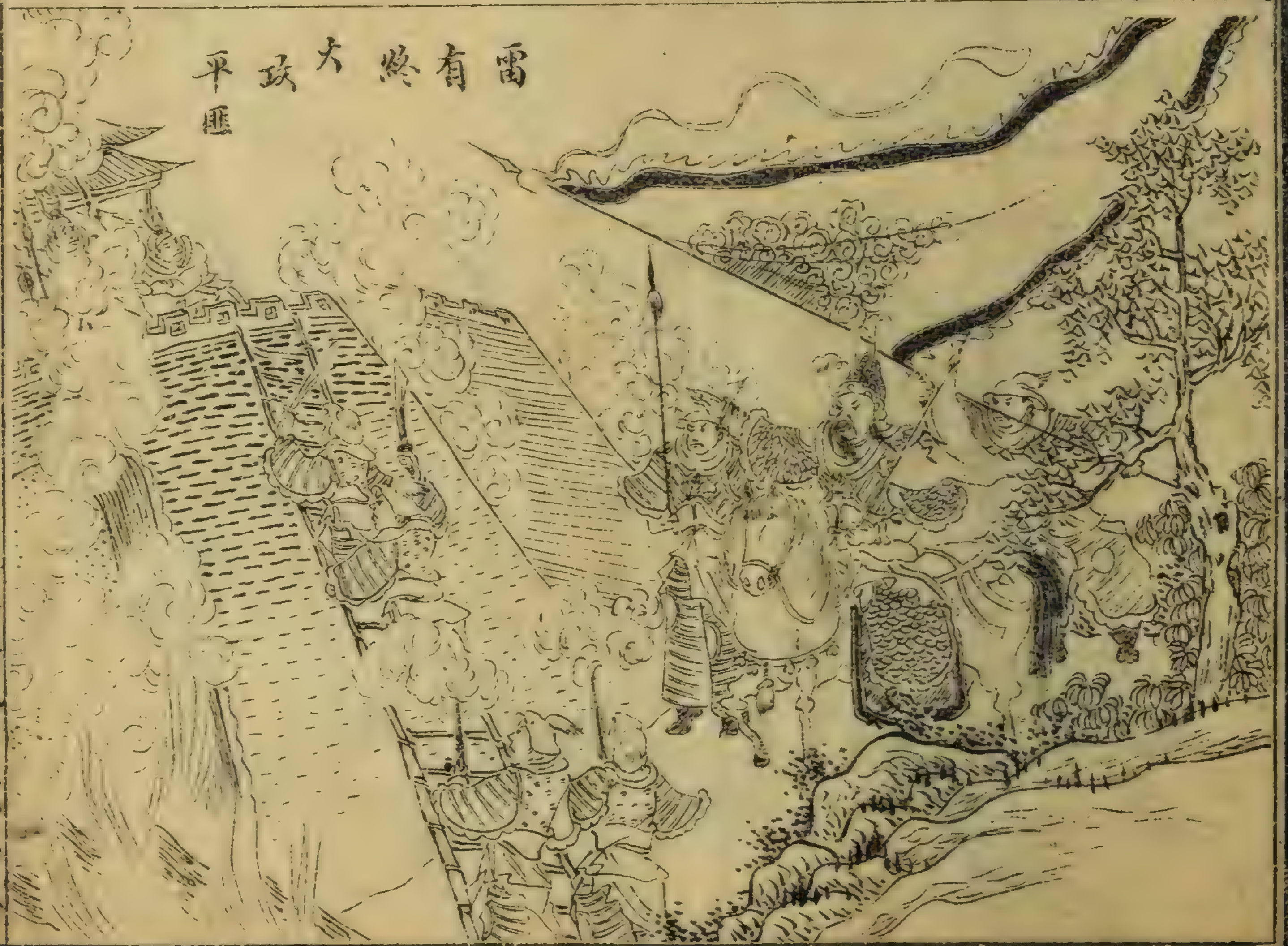


繪圖宋史通俗演義

第三冊







上海會文堂印行


收番部
救王
中計


納忠
諫御駕
親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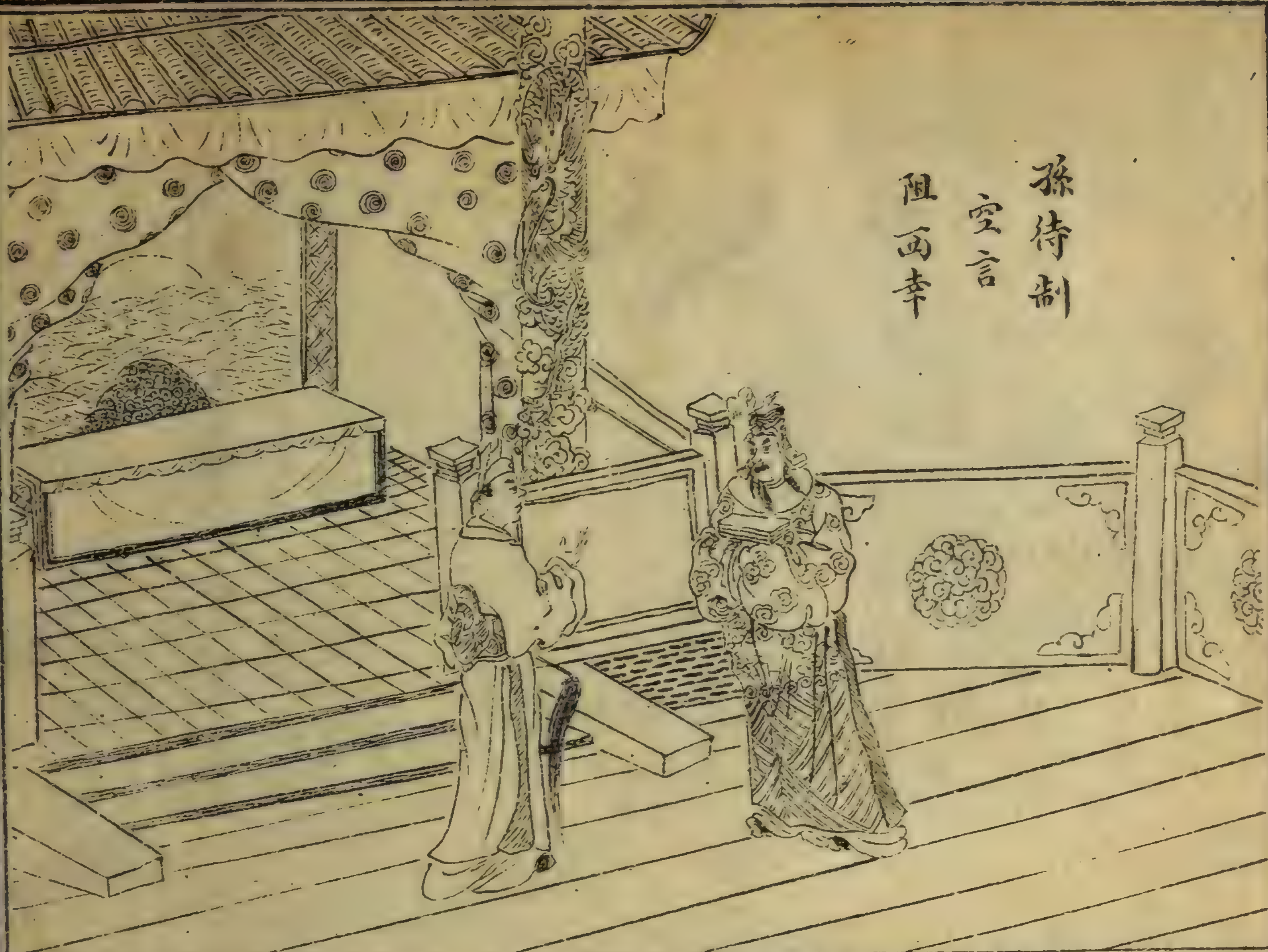


澶州城磋商和約



承天門偽降帛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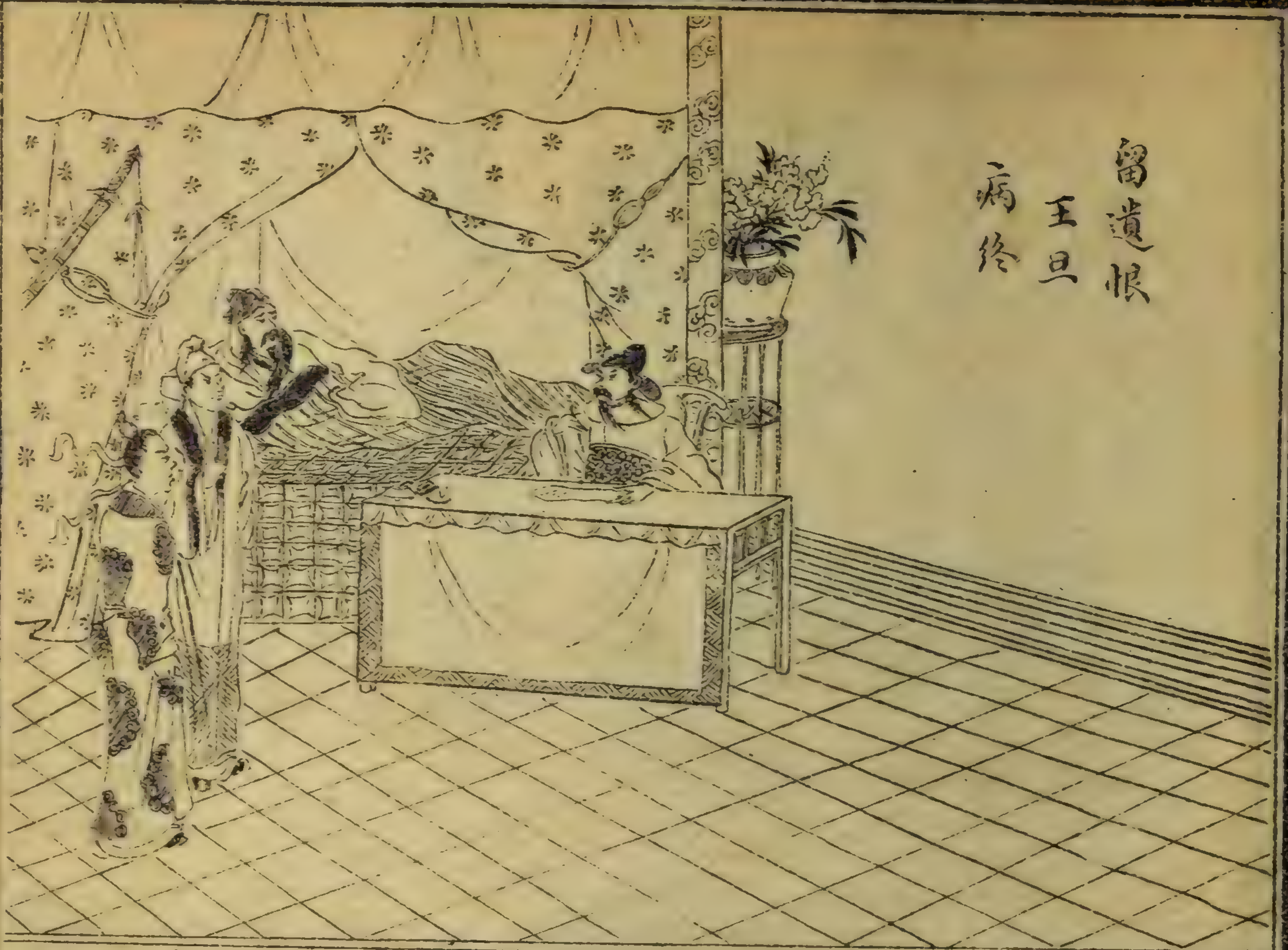
上海會文堂印行



孫侍制空言阻西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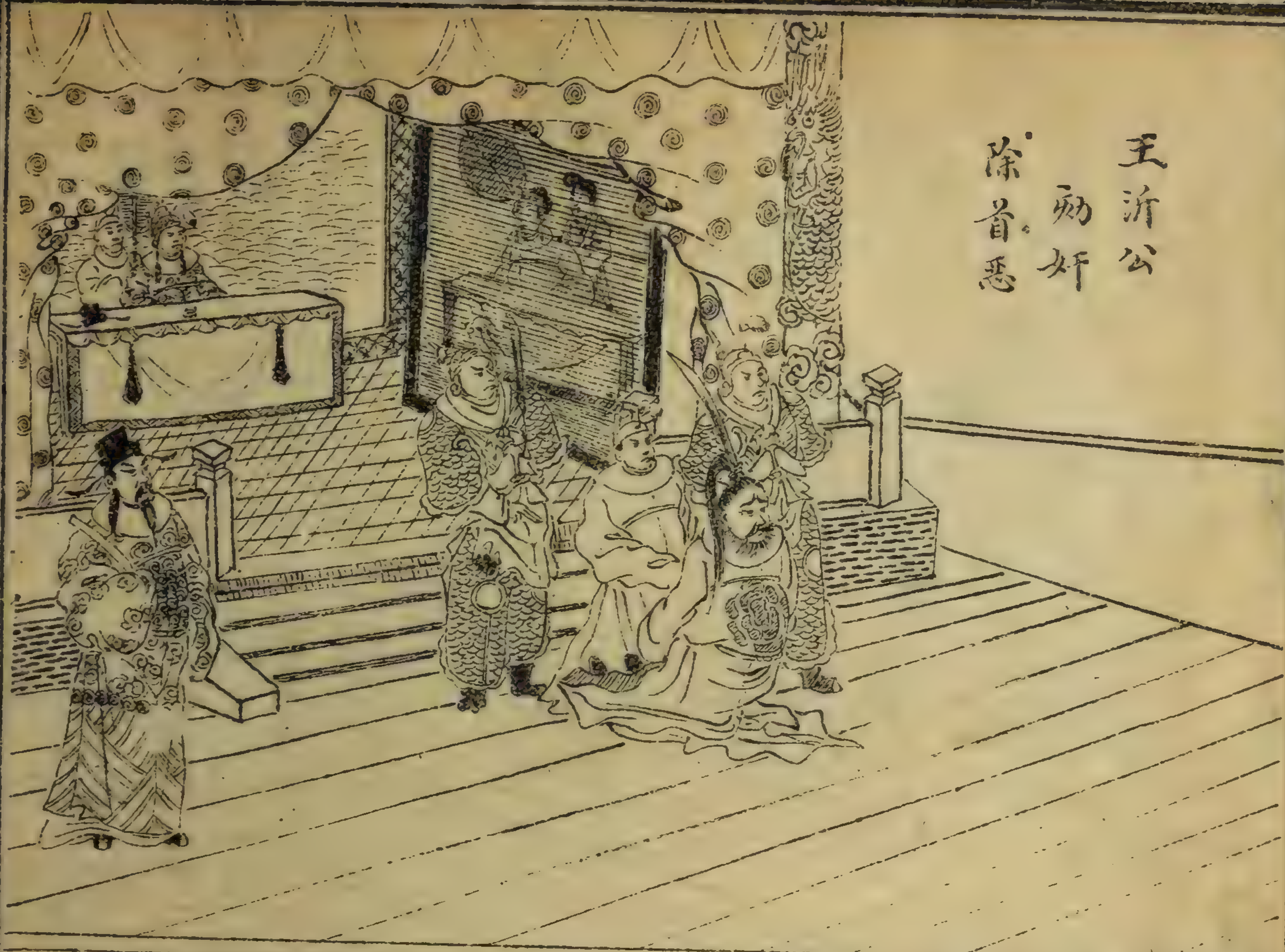


劉美人邀寵繼中宮





上海會文堂印行


王沂公
劾奸
除首惡


魯參
政挽
輦進
忠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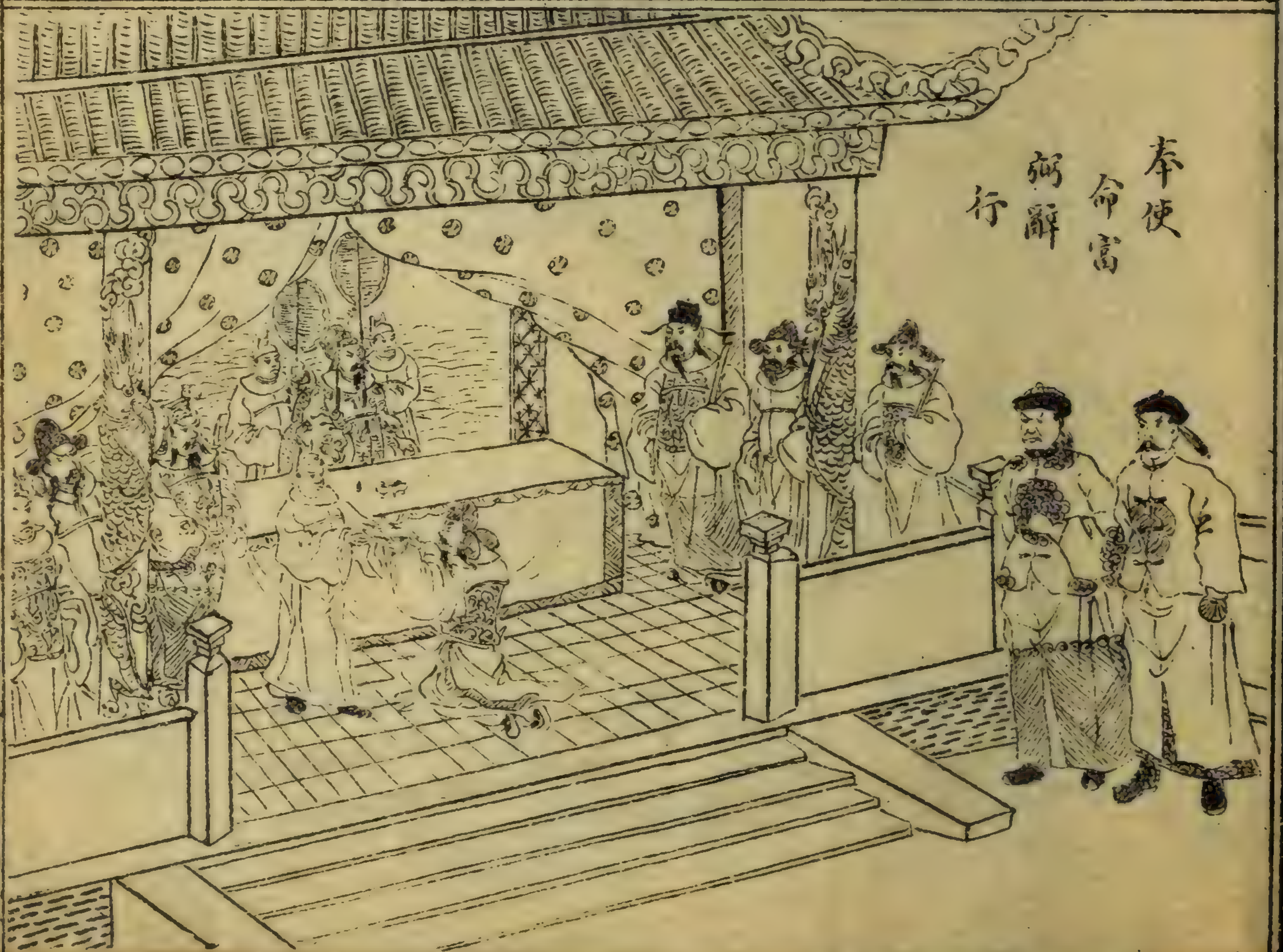


上海會文堂印行


蕭耨斤挾權弑主母


趙元昊僭號寇邊疆





上海會文堂印行


爭和約
折服
契丹


除敵
臣以降
元昊

繪圖宋史通俗演義卷三

第二十一回 康保裔血戰亡身 雷有終火攻平匪

卻說真宗即位，所有施賞大典，已一律舉行，只王繼恩李昌齡等謀立楚王，應該坐罪，特貶昌齡為行軍司馬，王繼恩為右監門衛將軍，安置均州，胡旦除名，長流潯州。到了改元以後，呂端以老疾乞休，李至亦以目疾求罷，乃均免職，特進張齊賢李沆同平章事，向敏中參知政事。越年，樞密使兼侍中魯公曹彬卒。彬在朝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征服二國，秋毫無取，位兼將相，不伐不矜，俸祿所入，多半賙濟貧弱，家無餘資。病亟時，真宗親往問視，詢及契丹事宜，彬答道：「太祖手定天下，尚與他罷戰言和，請陛下善承先志。」真宗道：「朕當為天下蒼生計，屈節言和，但此後何人足勝邊防？」彬又答道：「臣子璨瑋，均足為將。」（內舉不避親，不得謂曹彬懷私。）真宗又問二子優劣，彬言璨不如瑋。（知子莫若父。）真宗見他氣喘吁吁，便不與多言，只宣慰數語而出。及彬歿，真宗非常痛悼，贈中書令，追封濟陽王，謚武惠。又越年，太子太保呂端卒。端為人持重，深知大體，太宗用端為相時，廷臣或說他糊塗，太宗道：「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後來鎖閣定策，卒正嗣君，果如太宗所言。至端已病劇，真宗也親自慰問，撫勞備至，歿贈司空，謚正惠。（亦可謂二惠競爽。○一將一相，詳敘其卒，無非闡揚令名。）咸平二年十月，契丹主隆緒復大舉入寇，鎮定高陽關都部署傅潛，擁兵八萬餘

人畏懦不前閉營自守將校等請發兵逆戰潛勃然道你等欲去尋死麽好好的頭顱被人家斫去有何趣味（貪生畏死口吻畢肖）將校道敵騎深入將來攻營請問統帥如何對待潛索性大罵道一班糊塗蟲全不曉得我的苦心我欲保全你等的性命所以主守不主戰奈你等定要尋死死在虜手不如死在我的刀下若再道半個戰字立即斬首（一味囈話）（全無道理）將校等拗他不過忿忿趨出適值副將范廷召到來大衆遂向他談及并述潛言廷召道且待我入見再作計較及廷召進去傅潛已料他前來請戰裝着一副伊齊面孔與廷召相對廷召行禮畢未曾坐定即開口道大敵到來總管從容坐鎮大約總有退敵的妙計潛乃淡淡的答道我主守不主戰此外要用甚麽法兒廷召道可守得住麽潛又道你又來了敵勢甚大不應輕敵總是守着為是廷召道據廷召想來公擁兵八九萬很足一戰今日即應發兵出扼險要與敵對仗但教一鼓作氣士卒齊心定能得勝潛只是搖首廷召不禁大怒道公恇怯至此恐還不及一老嫗呢言已也不及告別竟自趨出遇着傅潛部下都鈐轄張昭允便與語道傅總管這般怯敵恐邊防有失朝廷必加譴責連你也難免罪呢（隱伏下文）昭允道現正有廷寄到來飭本部發兵昭允正要進報想總管也不好逆旨了廷召乃讓昭允進去自己出外候信昭允入見傅潛捧遞朝旨潛接閱後語昭允道朝廷亦來催我出師莫非由諸將密奏不成須知敵勢方強

若一戰而敗轉足挫我銳氣所以我持重不發呢昭允道朝命也是難違請統師酌行纔是潛冷笑道范廷召正來請戰他既願為國効力我便撥騎兵八千步兵二千湊足萬人令他前去拒敵便了（挾怨陷人其情如見）昭允奉令趨出報知廷召廷召道敵兵聞有十餘萬我兵只有萬人就使以一當十也恐不敷這是明明叫我替死說到死字竟大踏步趨入裏面大聲語潛道總管要我先驅我食君祿盡君事怎敢不去但萬人却是不夠應再添發三五萬人方足濟用潛佯笑道將在謀不在勇兵貴精不貴多況你為前茅我為後勁還怕甚麼廷召道公果來作後援麼潛復道你知忠君我難道不曉勸你儘管前去我當為後應便了廷召乃退自思傅潛所言未必足恃不如另行乞師免致孤軍陷敵當下修書一通遣使賫往看官你道廷召向何人乞援乃是并代都部署康保裔駐師并州一帶地接高陽因此就近乞師保裔洛陽人祖父皆戰歿王事他因屢承世廕得任武職開寶中（開寶係太祖年號詳見前）嘗從諸將至石嶺關戰敗遼兵（遼於太宗時復號契丹故本書於太祖時稱遼太宗後稱契丹仍其舊也）積功至任馬軍都虞侯領涼州觀察使真宗初調任并代都部署治兵有方且生就一副血性矢忠報國平居對着將士亦用大義相勉所以屢經戰陣未聞退縮身受數十創血痕斑斑不知所苦（闡揚忠義故敘述較詳）至是得廷召書遂率兵萬人倍道赴援時契丹兵已破狼山砦悉銳深入祁趙邢洛各州虜騎充斥鎮定路久被遮斷

行人不通保裔擬繞攻敵後直抵瀛洲一面約廷召夾擊那知廷召尚未到來敵兵却已大集保裔結營自固待旦乃戰到了黎明營外已遍圍敵騎環至數重將士入報道敵來甚衆援兵不至我軍坐陷虜中如何殺得出去為主帥計不如易甲改裝馳突出圍休使虜騎注目俟脱圍調兵再與決戰未遲保裔慨然道我自領兵以來只知嚮前不願退後今日為虜所算被他圍住古人說得好臨難毋苟免這正是我効死的日子哩當命開營搦戰由保裔當先指麾奮力殺敵那敵兵越來越衆隨你如何奮勇總是不肯退圍保裔殺開一重復有一重殺開兩重復有兩重自晨至暮殺死敵騎約數千人自己部下也傷亡了數千名眼見得不能出圍只好再入營中拒守一夜契丹兵也覺疲乏未曾進攻惟圍住不放越宿又戰兩下裏各出死力拚命相搏殺得天昏地暗鬼哭神號地上砂礫經人馬踐踏陡深二尺契丹兵又死得無數怎奈胡騎是死一個添一個保裔兵是死一個少一個看看是又到日暮矢盡道窮救兵不至保裔已身中數創手下只有數百人也是多半受傷不堪再戰保裔顧看殘卒不禁流涕道罷罷我死定了你等如有生路儘管自去罷說畢便從敵兵最多處持刀直入手刃敵兵數十名敵兵一擁上前你鎗我槊可憐一員大忠臣竟就千軍萬馬中殺身成仁

為國殺身雖死猶榮

敘筆亦奕奕有光

保裔既死全軍覆沒那時高陽關路鈐轄張凝與高陽關行營副都部署李

重貴為廷召先驅率衆往援正值契丹兵乘勝而來聲勢甚銳張凝不及退避先被胡騎圍住凝死戰不退虧得李重貴殺到救出張凝復併力掩擊一陣契丹兵方纔退去兩軍返報廷召廷召聞保裔戰歿不敢再進只得在瀛州西南據住要害暫行駐紮（續綱目謂廷召潛遁以致保裔戰歿紀事本末即本此說然宋史康保裔傳潛范廷召傳均未載及廷召潛遁事惟廷召不至亦未免愆期故本書說及廷召亦隱有貶詞）契丹兵又進攻遂城城小無備衆情恟懼楊業子延昭方任緣邊都巡檢使駐節遂城當下召集丁壯慷慨與語道爾等身家全靠這城為保障若城被敵陷還有甚麼身家不如彼此同心共守此城倘得戮力保全豈不是國家兩益麼大衆齊聲應諾延昭遂編列隊伍各授器甲按段分派登陴護守自己晝夜巡邏毫不懈怠契丹兵連撲數次均被矢石擊退時適大寒延昭命汲水灌城翌晨水俱成冰堅滑不可上敵兵料難攻入隨即引去改從德棣渡河進掠淄齊真宗聞寇入內地下詔親征命同平章事李沆留守東京令王超為先鋒示以戰圖俾識路徑車駕隨後進發直抵大名途次聞保裔死耗震悼輟朝追贈保裔為侍中命保裔子繼英為六宅使順州刺史繼彬為洛苑使繼明為內園副使繼宗尚少亦得授供奉官孫惟一為將作監主簿繼英等接奉御詔馳赴行在叩謝帝前道臣父不能決勝而死陛下未曾罪孥已為萬幸乃猶蒙非常恩寵臣等如何敢受隨即伏地嗚咽感泣不止真宗也不覺悽然隨即面諭道爾父為國捐軀

上海會文堂印行

旌賞大典。例應從厚。不必多辭。且爾母想尚在堂。亦當酌予封典。藉褒忠節。繼英叩首道。臣母已亡。只有祖母尚存。享年八十四歲了。真宗乃顧語隨臣道。保裔父祖累代効忠。深足嘉尚。他的母妻應即加封。卿等以為然否。羣臣自然贊同。遂封保裔母為陳國太夫人。妻為河東郡夫人。並遣使勞問老母。賜白金五十兩。繼英等叩謝而出。集賢院學士錢若水。上書請誅傅潛。擢楊延昭李重貴等。以作士氣。真宗乃命彰信軍節度使高瓊。往代傅潛。令潛赴行在。即命錢若水等按訊。得種種逗撓畏忌罪狀。議法當斬。真宗特詔貸死。削潛官爵。流徙房州。張昭允亦坐罪褫職。流徙道州。(昭允未免受寬)真宗在大名。過年。越元旦十日。得范廷召等奏報。略言虜兵聞車駕親征。知懼而退。臣等追至莫州。斬首萬餘級。盡獲所掠。餘寇已遁出境外云云。真宗乃下詔奬叙。擢廷召為并代都部署。楊延昭為莫州刺史。李重貴知鄭州。張凝為都虞侯。並召延昭至行在。詢及邊防事宜。延昭奏對稱旨。真宗大喜。指示羣臣道。延昭父業。係前朝名將。延昭治兵護塞。饒有父風。這真不愧將門遺種呢。乃厚贈金帛。仍令還任。真宗即日回京。是年冬。契丹復南侵。延昭設伏羊山。自率羸兵誘敵。且戰且退。誘至羊山西面。信號一發。伏兵齊起。契丹兵駭退。延昭追殺敵將。函首以獻。進官本州團練使。契丹望風生畏。呼他為楊六郎。(楊業本生七子詳見前文惟延昭獨著戰功契丹目為楊六郎見延昭本傳俗小說中乃有大郎及七郎等名目附會無稽概不錄入)尚有澄州刺史楊嗣。亦

因屢戰有功，擢任本州團練使，與延昭同日並命，邊人稱作二楊。這且按下慢表。且說真宗還汴時，途中接得川報，益州兵變，推王均為亂首，都巡檢使劉紹榮自經，兵馬鈐轄符昭壽被戕，賊勢猖獗，火急求援。真宗覽畢，即日傳詔，命雷有終為川峽招安使，李惠、石普、李守倫並為巡檢使，給步騎八千名，往討蜀匪，所有留蜀各官，如上官正、李繼昌等，均歸有終節制。有終等奉詔後，即領兵入川去了。先是雷有終為四川招安使，張詠知益州，文武得人，蜀境大治。（應十九回）既而有終與詠相繼調還，改用牛冕知益州，符昭壽為兵馬鈐轄。牛冕懦弱無能，符昭壽驕恣不法，部下兵士，已多半懷怨，陰蓄異圖。益州戍兵，由都虞侯王均、董福分轄，福馭衆有法，所部皆得優贍，均好飲博，軍餉多剋扣入囊，作為私費。會牛、符兩人閱兵東郊，蜀人相率往觀，但見福軍甲仗鮮明，均軍衣裝麤敝，免不得一譽一毀。均部下趙延順等，亦自覺形穢，頓生慙憤，且銜怨昭壽，竟於咸平二年除夕，脅衆為亂，戕殺昭壽。越日為元旦令節，益州官吏，方相慶賀，忽聞兵變消息，闔城驚竄。牛冕縋城逃去，轉運使張適亦遁，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在城。待亂兵闖入，欲奉紹榮為主帥，紹榮怒叱道：「我本燕人，弃虜歸朝，難道與爾等同逆麼？」叛兵欲趨殺紹榮，紹榮冒刃格鬭，卒因衆寡不敵，敗回署中，投繯自盡。監軍王澤忙召王均與語道：「汝部下作亂，奈何袖手旁觀？速宜招安為要。」均出諭叛兵，叛兵即擁他為主。均即直任不

上海會文堂印行

辭（均素尅扣軍糧奈何叛卒復奉之為主可見叛兵亦全無智識）遂潛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用小校張鍇為謀士出兵陷漢州進攻綿州不克直趨劍州被知州李士衡所敗退回益州知蜀州楊懷忠傳檄各州會兵往討初戰得利乘勝攻城北門至三井橋亂黨似牆而至懷忠恐為所乘勒兵倒退回走蜀州再檄嘉眉等七州合軍復進戰敗亂黨暫駐雞鳴原靜待王師過了數日雷有終等到益州擬一面攻城一面派兵攻漢州巧值都巡檢張思鈞已將漢州克復遂進軍昇仙橋匪首王均遣衆攔截被官軍一陣擊退乘勢追至城下亂兵繞城遁去城門亦開得洞徹有終總道王均怯遁麾軍徑入軍士不煩血刃竟奪得一座益州城頓時心花怒開樂得刼掠民居搶些財帛摟抱幾個婦女暢快一番（恐沒有這般運氣）驀聞一聲怪響叫殺連天官軍不暇尋懽慌忙覓路逃生到了路口盡被敗牀破榻堵塞不通好容易搬開敗物成一隙路那知叛兵在外面等着見官軍出來統用刀鎗亂搠有幾個殺死有幾個戳斃有幾個腳生得長僥倖漏網匆匆的逃至城闉把門一望叫苦不迭那門兒已上鍵了且有叛兵守着匪但不准他出去還要向他借頭顱於是又寃寃枉枉的死了無數（調侃得妙）雷有終石普李惠等都着了忙各自逃去有終石普跑上城頭緣堞而墜幸得不死李惠遲了一步被王均率衆追上雙手不敵四拳白白的送了性命為這一場被賺官軍喪亡一大半有終石普奔至漢州由張思鈞接

着入城休憩。纔得少安。只是不敢躁進。慢慢兒整頓兵馬。徐圖大舉。王均計敗官軍。越覺驕橫。掠民女。（備酒不可無此）奪民財。（釀酒不可無此）鎮日裏左抱右擁。朝飲暮博。把戰事擱過一邊。至官軍元氣已復。又來興戰。方率衆出拒。分路往襲官軍。到了昇仙橋。早防賊衆襲擊。戒備甚嚴。王均不知就裏。掩殺過去。怎禁得四面伏兵。一齊截住。把他困住垓心。殺得落花流水。均冒死突出。踉蹌還城。當即撤橋塞門。壹意固守。有終與普進屯城北。分遣將校等。攻城東西南一面。均尚屢次出戰。統被擊退。會值霪雨兼旬。城滑不能上。一時無從攻入。至天氣少霽。有終命用火箭火炬等。拋射城頭。將城上所設敵樓。盡行燬去。城中未免譁譟。有終便趁這機會。四面登城。遂得攻入。王均尚有二萬餘人。潰圍夜走。有終仍恐有伏。縱焚廬舍。光燄熊熊。通宵達旦。（一年被蛇咬三年爛稻索）次日復搜獲僞官二百人。一古腦兒推入火中。正是

可憐巢鳥無完卵。莫道池魚應受殃。

後來王均曾否擒獲。容至下回說明。

宋史忠義傳中。首列康保裔。故本回於保裔戰事。演述從詳。彰忠節也。傳潛擁兵塞外。懼不發兵。坐令良將陷敵。雖誅之不爲過。真宗貸死議流。未免失刑。而張昭允轉連帶坐罪。得毋大官可爲。而小官不可爲耶。若西蜀之亂。爲時無幾。李順以

後繼以張餘至用兵三載而始救平為宋廷計正宜久任良吏以竣後懲前奈何雷張諸人相繼詞還改用牛冕符昭壽等復釀成王均之變雖前難後易朞月奏功而兵民已死傷不少茫茫川峽能經幾次擾亂乎雷有終被賺而兵潰王均敗走而民潰觀此不能無遺憾云

第二十二回　收番部叛王中計　納忠諫御駕親征

卻說雷有終既復益州即遣巡檢使楊懷忠往追王均均逃至富順監招集蠻酋在監署中飲酒吃得酩酊大醉（至此還要喝酒真是一個酒鬼）黨羽亦各霑餘瀝統已酒氣醺醺帶着八九分倦意猛聞官軍追至都嚇得不知所為王均料不能脫用手擊案道罷了罷了說畢即解下腰帶懸壁套頸不到一刻魂靈兒飛到酒鄉去了亂黨無主自然潰散楊懷忠率領部兵殺入監署擒住亂黨六千餘人并割取均首及僭偽法物旌旗甲仗甚眾當下返入益州由有終申報朝廷詔進有終懷忠等官階流牛冕至儋州張適至連州遣翰林學士王欽若知制誥梁顥往撫蜀民越二年復命張詠知益州蜀民聞詠再至歡呼相慶詠感恩並行政績大著真宗下詔褒美並令巡撫使謝濤傳諭道得卿在蜀朕無西顧憂了西陲已定北方一帶總覺不安契丹西夏時來擾邊小子按年月次序先敘西夏繼敘契丹真宗即位李繼遷上表稱賀且求請封藩真宗也知他狡詐只因國

有大喪姑從所請命為定難節度使且把夏綏銀宥靜五州一併給與且將從前留住的張浦亦賚遣歸（張浦可以遣還五州何必遽與）繼遷令弟璠詣闕申謝真宗優詔慰答仍賜還趙保吉姓名偏繼遷陽奉陰違仍然抄掠邊疆四出為患可巧同平章事張齊賢與李沆不甚相得竟以冬至朝會被酒失儀坐免相位真宗乃遣他為涇原諸路經畧使齊賢入朝辭行真宗詳問邊要齊賢答道臣看靈武孤城陡懸塞外萬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入危境多費餉糈不如棄遠圖近從守環慶較為省便真宗沈吟半晌方道卿且去迴閱一番可棄乃棄可守必守齊賢領旨去訖既而通判永興軍何亮上安邊書言靈武決不可棄略云

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舍之則戎狄之利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西域戎狄合而為一二患也冀北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無匹馬南來惟資西域西域既分為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為賊夏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如舍靈武復合為一夏賊桀黠俾諸戎不得貨馬未知戰馬何來三患也為今計請築溥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則靈武有糧可恃雖居絕域之外亦可以無恐矣若不築此二城與靈武倚為唇齒則與舍靈武何異竊恐靈武一失內地隨在可虞也謹奏

真宗覽奏後復詔令羣臣覆議知制誥楊億引漢棄珠崖為喻請快棄靈武守環慶與

齊賢議相同輔臣多言靈州為必爭地萬不可棄應如何亮所陳衆議紛紜莫衷一是轉令真宗無從解決乃與李沆熟商沆徐答道保吉不死靈州終不可保臣意應遣使密召諸將令他部署軍民空壘而返庶幾關右尚得息肩這也是螫手斷腕的計策（戎狄得步進步如何可以拱讓宋臣多半畏縮故卒致南遷）真宗默然不答嗣命王超為西面行營都部署率兵六萬往援靈州張齊賢自任所上書謂朝廷若決守靈武請募江南丁壯往益戍兵真宗道南人遠戍西鄙甚屬不便且轉足搖動人心此奏如何可行（真宗所言甚是齊賢豈尚醉酒耶）當將原奏擱起過了一月李繼遷寇清遠軍都監段義叛降繼遷都部署楊瓊擁兵不救城遂被陷繼遷復進攻定州并及懷遠劫去輜重數百輛幸虧副都部署曹璨召集蕃兵出去邀擊纔將繼遷擊退越年為咸平五年繼遷復轉寇靈州知州事裴濟率兵固守相持月餘繼遷益增兵圍攻截斷城中餉道守兵遂至乏食裴濟齧指成書奏請救兵怎奈望眼已穿不聞援至軍士連日枵腹知何支持眼見得一座孤城為賊所陷濟猶率衆巷戰力竭身亡濟知靈州數年議大興屯田儲實邊粟治民亦頗有惠澤可惜功尚未成寇已大至徒落得荒郊暴骨桂史流芳（忠臣不沒也還值得）繼遷改靈州為西平府居然作為夏都真宗得報優卹裴濟家屬且悔不用沆言致喪良吏且詔令王超屯永興軍毋得再誤（超奉命往援靈州乃中道逗留坐令城亡吏死有罪不誅亦屬失刑）又越年知鎮戎軍李繼和上言六谷酋長巴喇

濟。（一譯作潘羅支）願討繼遷。請授職刺史。張齊賢且上書請封巴喇濟為六谷王。兼招討使。真宗又令輔臣會議。輔臣以巴喇濟已為首長。授職刺史。未免太輕。若驟封王爵。又似太重。招討使名號。亦不應輕假外夷。乃酌量一職。擬授為朔方節度使。兼靈州西面都巡檢使。真宗准議。頒旨。巴喇濟奉旨後。表稱感激圖効。已集騎兵六萬。靜待王師到來。合討繼遷。收復靈州。真宗優詔嘉許。既而李繼遷攻麟州。為知州衛居實擊退。轉寇西涼。殺死西涼府丁惟清。踞住城池。巴喇濟居六谷。本為西涼蕃屬。當下想了一計。前去詐降。繼遷尚未知他受職宋廷。只道是一個蕃酋。畏勢投誠。有甚麼疑慮。便傳見巴喇濟。巴喇濟向他跪謁。并說大王威德及人。六谷蕃部。俱願歸降。說得繼遷滿面春風。立命起來。給他旁坐。且撫慰了好幾語。巴喇濟稱謝不置。繼遷更令他招徠部落。籍厚兵力。巴喇濟欣然領諾。遂往招六谷蕃部。共至西涼。進謁繼遷。繼遷親往校場檢閱各番兵。俱負弩挾矢。魚貫而入。報名應選。繼遷正留心察覈。猛聽得弓弦一響。忙睜目四顧。巧巧一箭飛來。不偏不倚。正中左目。不覺大叫一聲道。快快拏匪徒。（你也是個匪徒。為何轉拏別人。）左右方纔擁護。不料番兵已各出短刀。一鬨上前。來殺繼遷。繼遷部下。死命抵拒。已被他殺斃多人。剩了幾個驍悍的弁目。保着繼遷。且戰且逃。番兵奮勇驅殺。幾乎將繼遷擒住。旋經繼遷黨羽出來相救。做了無數替死鬼。繼遷纔得脫身。好容易奔回靈州。左目

暴痛睛珠突出一時忍耐不住暈絕數次後來終無法醫治嗚呼死了看官想這一箭的原因當亦不必細猜便可知是已喇濟所射已喇濟與番部密約發矢為號一齊動手也是繼遷該死箭下雖得倖脫總歸沒命子德明嗣遣使赴告契丹契丹贈繼遷為尚書令封德明為西平王環慶守吏因德明初立部落方衰奏請降旨招降真宗乃頒詔靈州令德明自審去就德明乃遣牙將王旻奉表歸順朝議加封德明獨知鎮戎軍曹瑋請乘勢滅夏略云

叛酋李繼遷擅河西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子危國弱不即捕滅後更强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為郡縣此其時也枕戈待命無任翹企

這奏章上達宋廷真宗未以為然廷臣亦言伐喪非義不如恩致德明（迂儒之論）乃授德明充定難軍節度使統轄夏銀綏宥靜五州尋聞契丹封德明為西平王也就封他為西平王德明再進奉誓表請藏盟府且言父有遺命竭誠歸附當由真宗優詔褒嘉這且待後再表惟契丹自莫州敗退邊境安靜了兩年（接前回）至李繼遷陷清遠軍宋廷又接邊報說契丹將乘隙入寇真宗亟遣王顯為鎮定高陽關都部署王超為副預防契丹果然契丹兵入寇遂城被王顯發兵痛擊斬首二萬級追逐出境又二年（咸平六年）契丹復

遣耶律奴瓜等。（奴瓜一譯諾郭）寇望都。高陽關副都部署王繼忠。約同王超桑贊等軍。至康村拒戰。繼忠列陣東偏。超贇列陣西偏。彼此嚴裝以待。俄見契丹兵長驅而來。勢甚銳悍。繼忠適當敵衝。怒馬直出。率麾下力戰。超與贇偏按兵不動。遙見敵騎麕集。將向西來。他兩人竟相顧愕眙。遽令退師。剩下王繼忠一支人馬。怎能支撐到底。不得已且戰且行。敵騎迭次趕上。繼忠迭次戰脫。及退至白城。天色昏晚。道路崎嶇。追兵反且大集。四下裏喊聲震地。搖動山嶽。繼忠仰天歎道。我與王超桑贊。合兵到此。滿望殺敵報功。那知他兩軍不戰而去。單剩我孤軍抵敵。為虜所乘。真正可恨。（後來甘心降虜。全是超贇兩人激成。）說至此。見追騎愈逼愈緊。他令殘卒先行。自率親兵斷後。霎時間敵兵已至。把他圍繞數重。他死戰不退。看看手下將盡。正思自刎全節。奈馬中流矢。竟至仆地。繼忠隨馬墜下。被敵兵活捉而去。解至炭山。見契丹主隆緒。勸令降順。繼忠初不肯從。蕭太后聞他驍勇。飭令軟禁。復遣辯士誘導再三。繼忠竟變志降虜。改姓名為耶律顯忠。受官戶部使。宋廷還道他戰歿。優詔贈官。其實他為虜廷顯宦了。（暗寓貶意）咸平六年殘臘。下詔改元。越年元旦。稱為景德元年。朝賀禮畢。京師即聞地震。越日又震。過了十餘日。又復大震。免不得有蠲租緩逋。勉圖修省等具文。春季尚幸無事。至春夏交界。皇太后李氏崩。又有一番忙碌。喪葬已了。尊謚明德。到了新秋。首相李沆病逝。沆字太初。洺州人。太宗嘗稱他風度

端凝不愧正士因擢爲參政眞宗初進任右相居位愼密遇事敢言及歿眞宗親臨弔
奠痛哭移時顧語左右道沆忠良純厚始終如一怎料他不享遐壽呢回朝後追贈太
尉中書令予謚文靖不沒良相進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相位甫定忽由邊吏連遞警報彷
佛與雪片相似大致是說契丹主隆緒與母蕭氏率衆二十萬前來入寇了眞宗忙召
問羣臣寇準獨主戰畢士安贊成寇議參政以下王欽若等或主守或主和紛紛不決
嗣聞契丹攻威虜順安各軍均已敗去轉攻北平砦保州亦不得志眞宗稍稍放心續
接定州捷報王超在唐河擊退虜兵岢嵐軍捷報高繼勳力戰却敵瀛州捷報李延渥
接仗獲勝寇準入奏道虜兵東侵西擾無非是恐嚇我朝我豈受他恐嚇麽請速練師
命將扼守要害與他決一雌雄眞宗口雖答應心中尚是遲疑及準退後又接莫州都
部署石普奏章報稱契丹遣使議和等情又附故將王繼忠密表內言臣孤軍失援致
爲所虜徒死無益勉强偷生今特勸契丹議和修好各息兵爭聊報皇恩爲此遣使李
興齎表莫州乞代上奏云云眞宗閱奏召問畢士安士安道這也是羈縻之策不妨准
他議和眞宗道敵悍如此恐不可恃士安道臣嘗得契丹降人據言虜雖深入未嘗逞
志陰欲引去又恥無名他既傾國前來又恐人乘虛襲入臣所以料他請和未始非實
情呢眞宗乃詔示石普令傳諭繼忠許他通和繼忠復乞石普覆奏請先遣使至契丹

真宗因遣閤門祇候使曹利用往契丹軍。利用陛辭。真宗面諭道。契丹南來。不是求地就是索賂。朕想關南地久歸中國。萬難輕許。惟漢用玉帛賜單于。尚有故事可循。卿或可酌量應允。利用道。臣此去務期不辱君命。他若妄有所求。臣亦不望生還了。（語頗壯憤）真宗道。卿竭誠報國。朕復何言。利用銜命即行。既至契丹營。入見蕭太后母子。果欲索關南地。利用道。關南地係我國疆土。如何得給與貴國。蕭太后道。晉嘗畀我。周乃奪我。今不見還。尚待何時。利用道。晉周故事。於我朝無與。貴國如欲議和。請勿再言索地。就是歲求金帛。亦未知帝意如何。蕭太后不待說畢。便豎起柳眉道。不割地。不輸歘。如何前來議和。你難道不怕死麼。（威勢壓人。不愧為蕭娘娘）利用亦抗聲道。我若怕死。我也不來了。我皇上不忍勞民。所以許貴國議和。若仍要索地索金。有何和議可言。說畢。拱手欲辭。帳下閃出王顯忠。勸住利用。邀赴別帳。去訖。蕭太后復下令軍中道。宋使前來。無和可議。不若就此進兵罷。當下礮聲三響。拔寨再進。攻陷德清軍。進逼冀州。直抵澶州。邊書告急。宋廷一夕五至。真宗復召羣臣會議。王欽若係臨江人。請駕幸金陵。陳堯叟係閬州人。請駕幸成都。真宗不答。左右四顧。不見寇準。便問羣臣道。寇相如何不來。欽若曰。他尚在家中飲博哩。（一語已足傾人）真宗愕然道。他還有這般閒暇麼。遂命左右宣準入朝。準既至。便與語道。虜兵已至澶州。朕心甚憂。聞卿卻閒暇。是否已得良策。準答道。陛下如信臣言。

上海會文堂印行

不過五日，便可退敵。真宗轉驚為喜道：卿有何妙計？準又道：莫如御駕親征。真宗道：敵勢甚盛，親征亦未必得勝。現有人奏請，或謂宜幸金陵，或謂宜幸成都，卿以為可行否？寇準朗聲道：何人為陛下畫此策？臣意請先斬此人，取血釁鼓，然後北伐。試思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御駕親征，敵當自遁；否則出奇撓敵，堅守老敵，彼勞我佚，可操勝算。奈何棄宗廟社稷，轉幸楚蜀？大駕一移，人心崩潰，虜騎長驅深入，天下尚可保麼？（聲容俱壯。）真宗聞言，尚是沉吟。畢士安在旁奏對道：準言甚是，請陛下俯允。真宗方道：兩卿既已同意，朕就下詔親征罷。準又奏道：虜騎內侵，天雄軍最為重鎮，萬一陷沒，河朔皆成虜境，請陛下簡擇大臣，出守為要。真宗道：卿以為何人可使？準答道：莫如參政王欽若。欽若退列朝班，歷聞準言，已氣得面紅耳赤，忽聽準薦他出守，不由的臉色變青，慌忙趨至座前，正欲跪奏，準即與語道：主上親征，臣子不得辭難，現我已保薦參政出守天雄軍，參政應即領敕啟行。（觀此言動，似準未免專斷，然不如此，烏能遠開儉人。）欽若道：寇相是否居守？寇準道：老臣應為王前驅，怎敢自安。（一語破的。）真宗也開口道：王卿應善體朕意，朕命你判天雄軍兼都部署，卿其勿辭。欽若不敢再說，只得叩首受敕，辭行而去。是日即由寇準預備親征事宜，議定雍王元份為留守，（元份係太祖第五子。）並申簡命。越日車駕起行，將相皆從，扈駕軍士，浩浩蕩蕩，出發京師。小子有詩詠道：

胡騎南來殺運開，征雲黯黯覆塵埃，若非御駕親臨敵，怎得澶淵振旅回。

欲知親征情形，且看下回續敘。

靈武為河西要塞，豈可輕弃，何亮一疏，言之甚明，而張齊賢李沆等，俱主張弃地，實書生畏葸迂談耳，真宗雖有心保守，而任將非人，當日曹彬臨殁，曾謂其子璨瑋均擅將才，何不擢之專閫，乃任一闒茸無能之王超耶，裴濟陷殁，皆超之罪，至於巳喇濟計敗繼遷，繼遷走死，曹瑋上書請纓，朝議不從，又欲以恩致之，且有援春秋不伐喪之例，以駁瑋議者，迂如宋儒，何怪宋之終受制於夷狄乎，迨契丹入境，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微寇公，宋早成為小朝廷矣，時人猶譏寇為不學無術，試問博學者果能安內攘外否耶，宋儒宋儒，吾不欲多責焉。

第二十三回　澶州城磋商和約　承天門僞降帛書

却說真宗下詔親征，駕發京師，命山南東道節度李繼隆，為駕前東西排陣使，武寧軍節度石保吉（守信子），為駕前西面排陣使，各將帥擁駕前行，適值天氣嚴寒，朔風凜冽，左右進貂帽毳裘，真宗搖首道，臣下都苦寒，朕亦何得用此，將士聞諭，各自感激，頓時勇氣百倍，挾纊皆溫，（鼓勵將士之法，莫善於此，）前軍到了澶州，契丹統軍順國王蕭撻覽（一譯作蕭達蘭）自恃驍勇，直犯宋軍，壓營列陣，李繼隆聞報，奏過真宗，上前抵禦，兩軍尚未接戰，撻覽帶領

數騎出陣四眺審視地形繼隆部將張環正守着牀子弩弩有機機一觸動百矢齊發宋軍恃為利器環見契丹陣內有一黃袍大將出來料知不是常人他也不遑禀報竟撿動牀子弩機動箭發接連射去剛中撻覽要害應聲而倒其餘數騎隨將一半射死一半受傷契丹陣內慌忙搶出將士扶傷舁死奔馳而去待至張環報告繼隆麾兵驅殺契丹兵早已遠颺了是時知安肅軍魏能知廣信軍楊延昭均當敵衝敵兵屢次圍攻百戰不能下時人稱二軍為銅梁門鐵遂城梁門即安肅軍治遂城即廣信軍治獨王欽若往守天雄軍束手無策鎮日裏修齋誦佛閉門默禱幸契丹兵未曾進攻還得支持過去（想是我佛有靈）及真宗將至澶州復有人上言契丹勢盛未可輕敵不如往幸金陵（定是王欽若族徒）真宗又不免滋疑召寇準入問準正色道陛下只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到來併力對敵若回輦數步萬衆失望勢必瓦解虜騎隨後追躡恐金陵也不能到了真宗道卿言亦是容朕細思（還想甚麼）準乃趨出適遇殿前都指揮晉職太尉高瓊即與語道高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應該報國瓊矍然道瓊一介武夫累蒙超擢應當効死準握瓊手道我與你入奏天子即日渡河殺敵瓊點首稱善兩人入見真宗準厲聲道陛下若不信臣言請問高瓊便了瓊即跪奏道寇準言是機不可失請速駕渡河真宗乃決遂命瓊麾兵復進既至澶州南城遙見河北一帶敵營纍纍似星羅棋布

一般真宗也不覺驚慌左右復請駐蹕且靜覘敵勢再決進止寇準亟趨至駕前固請
道陛下若再不過河敵氣未懾人心益危怎能取威決勝現在王超領着勁兵駐紮中
山可扼敵咽李繼隆石保吉東西列陣可掣敵左右肘四方鎮將相率來援還怕甚麼
契丹逗留不進高瓊道臣願保駕前行決可無慮於是麾軍渡河進次澶州北城真宗
親御城樓遠近將士望見御蓋踴躍鼓舞齊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自蕭撻覽射死
人人奪氣又見真宗親來督師益覺氣沮只蕭太后不肯罷手飭精騎數千名前來薄
城寇準奏真宗道這是來試我強弱哩請詔下將士痛擊一陣免他輕覷真宗道軍事
悉以付卿卿替朕調遣便了（實是沒用）準遂承旨發兵開城迎擊戰不數合契丹兵果然退
走由宋軍追殺過去斬獲大半餘衆走脫真宗聞捷乃留準居北城上自還行宮嗣又
使人覘準所為何事（究竟不放心）使臣還報道寇準方與楊億飲博懽呼（此亦鎮定也是一策然亦何必飲博）
真宗大喜道準如此從容朕可無憂了未幾聞曹利用回來并偕契丹使臣韓杞一同
求見當即傳入利用利用行過跪叩禮便上奏道契丹欲得關南地臣已拒絕就是金
帛一節臣尚未曾輕許哩真宗道若欲與地寧可決戰金帛不妨酌許尚與國體無傷
朕本意原是這般至今也是這般哩復命宣韓杞進見杞跪謁畢呈上國書並言奉國
主命索還關南地即可成盟真宗道這卻不便國書權且留下罷隨顧利用道外使到

此我朝總當以禮相待你且引他出宴待朕議定遣回去罷利用領旨引韓杞退出真宗復召準入議準奏道陛下若為久安計須要虜廷稱臣及獻還幽薊地一切歲幣等件概不許與那時虜廷畏服方保百年無事否則數十年後他必生心仍然來擾中國了言之非艱行之維艱真宗道若如卿言非戰不可但勝負究難預料就是得勝也須傷亡若干兵民朕心殊屬不忍且數十年後如得子孫英明自能防禦外人目下且許與和總教邊境如故不妨將就了事呢準答道這總非永遠計策臣且去詰問來使再行覆命真宗應諾準自去與韓杞辯論兩下爭議未決準尚欲決戰會聞有蜚語譖準說他挾主徼功準不禁歎息道忠且被謗尚復何言遂入覆真宗但言臣意在計畫久安如陛下不忍勞師悉聽聖裁真宗因遣還韓杞復命曹利用赴契丹軍且諭利用道但教土地不失歲幣不妨多給就使增至百萬亦所不惜歲幣亦人民膏血奈何視若糞土利用唯唯而退寇準聞這消息召利用至幄正色與語道敕旨雖許多給歲幣我意不得過三十萬你若多許我當斬汝首級你休後悔寇準好剛使氣可見一斑利用暗暗伸舌隨答道少一些好一些利用豈有不知當下辭別寇準徑往敵營契丹政事舍人高正始接着即向前問道和議如何利用道歲幣或可酌給土地萬難如議正始道我等引衆前來無非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歸去如何對付國人利用道君為大臣也應為國家熟計倘貴國執政信用君

言恐兵連禍結也非貴國利益請君熟思正始無詞可駁到也默然利用入見蕭太后蕭太后尚堅執前議利用仍然拒絕乃留利用暫駐營中另遣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再持書至宋營覆議和款真宗不許東之乃去蕭太后始再召利用磋商和議兩國境界如舊宋廷每歲給契丹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契丹國主以兄禮事宋帝議既定利用返報真宗真宗很是喜慰減去七十萬如何不樂復遣李繼隆往契丹軍簽定和約契丹也遣使丁振賚繼盟書再命姚東之來獻御衣食物真宗御行營南樓賜宴契丹來使并及從官至契丹使去須詔邊吏不得出兵邀契丹軍歸路契丹主遂奉蕭太后引衆北歸真宗也自澶州回京錄契丹盟書頒告兩河諸州轉眼間已是景德二年正月初旬因契丹講和大赦天下放河北諸州强壯歸農畢士安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一面擇要任將保薦馬知節守定州楊延昭守保州李允則守雄州孫全照守鎮州此外尚有數人名不勝述自是河北大定烽燧不驚朝議復以南北修和未免有往來慶弔諸儀特奏設國信司歸内侍職掌外交大事如何領以奄人既而遣太子中允孫僅北往契丹賀蕭太后生辰所具國書自稱南朝號契丹為北朝直史館王曾上言春秋外夷狄爵不過子今只從他國號於他無損於我有名何必對稱兩朝所言甚當真宗也以為然嗣又有人謂既稱兄弟應作兩朝稱呼庶較示親睦云云乃仍用原書賫去真宗實無定見此後南北

通問。概用南北朝相稱。（已兆南渡之機）這也不在話下。且說知天雄軍王欽若。因南北通好。奉詔還京。仍任參知政事。欽若以與準不協。遂請解職。乃命馮拯代任。改授欽若為資政殿學士。未幾畢士安病歿。惟準獨相。準性剛直。賴士安曲為調停。澶州一役。政策雖多出自準。但也幸有士安襄助。因得成功。真宗謂士安飭躬畏謹。有古人風。因此深信不疑。士安歿後。賜謚文簡。車駕哭臨。輟朝五日。準因士安已歿。一切政令。多半獨斷獨行。每當除拜官吏。輒不循資格。任意選用。僚屬遂有怨言。真宗因他有功。累加優待。就是他語言挺撞。也嘗含忍過去。一日會朝。準奏事侃侃。聲徹大廷。真宗溫顏許可。及準既奏畢。當即趨退。真宗目送準出。注視不已。適王欽若在朝。亟趨前跪奏道。陛下敬準。是否因準有社稷功。真宗點首稱是。欽若又道。澶州一役。陛下不以為恥。乃反目準為功臣。臣實不解。真宗愕然問故。欽若又道。城下乞盟。春秋所恥。澶州親征。陛下為中國天子。反與外夷作城下盟。難道不是可恥麼。（宋儒專尚春秋欽若特舉以為證果足搖動帝心）真宗不禁變色。欽若見已入彀。索性逼進一層。更申奏道。臣有一句淺近的譬喻。譬如賭博。輸錢將盡。傾囊為注。這便叫作孤注一擲。陛下乃準的孤注。豈不危甚。幸陛下量大福弘。纔得免敗。真宗面頰發赤道。朕今知道了。（看了道兒）欽若乃退。由是真宗待準。禮意日衰。嗣竟罷準為刑部尚書。出知陝州。準亦知為欽若所讒。奈詔命難違。只好啟程赴陝。適知益州張詠

自成都還京道過陝州準出郊迎餞歡宴竟日臨行時準問詠道君治蜀有年政績卓著準方愧慕得很敢問何以教準詠徐答道這也未免太謙了但霍光傳卻不可不讀準聞言一時莫明其妙只得答了領教二字及詠已辭去準還署中取漢書霍光傳隨讀隨思讀至不學無術一句不由的自笑道張公語我想便指此語了（準並非無術實是少學）未幾復從知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與準相會出言訊準道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答道我朝天子因朝廷無事特遣我到此執掌北門管鑰你何必多疑（此語卻是得體）契丹使方纔無言竟赴汴都去了這且慢表且說真宗罷準後用參政王旦代任旦大名人器量宏遠有宰相器當時稱為得人惟真宗為欽若所惑尚以澶州修好引為己辱平居怏怏不樂欽若窺伺意旨特至內廷奏請道陛下欲發揚威武須用兵進取幽薊纔可得志（明知真宗厭兵特進一步探試）真宗道河北生民方免兵革朕何忍再行動兵須另圖別法欽若道陛下既不忍勞師不如仿行封禪或可鎮服四海誇示外國但自古以來封禪應得天瑞必有世上罕見的瑞徵方足服人真宗道天瑞那可必得欽若旁顧左右似有不敢遽言的形狀真宗喻意命左右暫退欽若方申奏道天瑞原不可必得前代多用人力造成但教人主尊信崇奉使足明示天下陛下以為河圖洛書真有此事麼聖人神道設教特借此誘服天下呢（欽若畢竟聰明）真宗沈思片刻復道王旦恐未必贊成哩欽若道

聖意若果決定。臣當轉告王旦。囑他遵行。真宗隨即點首。欽若遂退。自與王旦密商去了。越日。又入內覆命。報稱旦已遵旨。真宗到也欣慰。及欽若去後。展轉圖維。尚覺心下不安。當下親幸祕閣。直學士杜鎬等迎駕。叩首。鎬年已老。為學士首列。真宗驟問道。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曾否實有此事。鎬未明上意。竟率爾奏對道。這恐是聖人神道設教呢。（好似欽若教他）真宗聽到此語。便不復問。即命駕還宮。越日召王旦至內廷。特別賜宴。宴畢。旦起謝。真宗又另賜一樽。親給王旦道。此酒極佳。卿可持去歸與妻孥共飲。旦不敢不受。急忙跪接酒樽。拜賜而退。及歸家見樽口封得甚固。啟封審視。並不是什麼美酒。乃是寶光閃鑠。粒粒似豆的珍珠。當下想了一會。即命眷屬收藏。後經家人洩言。方知此事。至景德五年正月。皇城司奏言。守卒涂榮見左承天門南鴟尾上有黃帛曳着。約長二丈。為此奏聞。真宗即命中使往視。一面顧語羣臣道。去冬十一月間。庚寅日夜半。朕方就寢。忽室中爗爗有光。朕深驚訝。驀見一神人星冠絳衣。入室語朕。謂來月宜就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正欲起對。不意這位神人竟不見了。朕自十二月朔日。已虔誠齋戒。在朝元殿建設道場。佇待天貺。因恐宮廷內外反啟疑言。所以未曾宣布。目今帛書下降。敢是果邀天貺麼。（一派鬼話）欽若即出奏道。陛下至誠格天。應該上邀天眷。真宗喜形於色。待了一刻。見中使馳回覆命。匆匆跪奏道。承天門

上果有帛書約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外用青縷纏住封處隱隱有字真宗竦然道這莫非天書不成王旦等齊集殿階再拜稱賀真宗復道這須由朕親往拜受呪言畢即步出殿階直抵承天門百官盡行隨着仰瞻門上那黃帛正隨風飄蕩搖曳空中真宗望空再拜拜畢即遣二內侍升梯上登敬謹取書下授王旦旦捧書跪呈真宗復再拜受書親置輿中導至道場命知樞密院事陳堯叟啟帛書帛上有文云趙受命興於宋付於眘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真宗又向書跪拜書中又有黃字三幅語類洪範道德經首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末述世祚延永的大意陳堯叟捧書讀訖真宗重復跪受仍將原帛裹書貯諸金匱羣臣入賀崇政殿真宗與輔臣皆茹齋戒葷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大赦改元以大中祥符為年號徧宴羣臣并賜京師酺五日改左承天門為承天祥符置天書儀衛扶持使遇有大禮即命宰執近臣兼任是職嗣是陳堯叟陳彭年丁謂杜鎬等更爭言祥瑞附和經義獨龍圖閣待制孫奭上言道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兩語括盡詐欺）真宗不答越數日宰相王旦等復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官吏藩夷僧道耆壽共二萬三千二百餘人上表請真宗封禪真宗未決表至五上（強姦民意已兆於此）乃召權三司使丁謂入問經費謂答言大計有餘因決議封禪命翰林太常詳定儀注任王旦為大禮使王欽若等為經度制置使馮拯陳堯叟分掌禮儀丁

謂計度糧草。大家不勝忙碌。差不多舉國若狂。足足籌議了好幾月。乃命欽若東行赴泰山預備封禪。欽若抵乾封。遣使馳奏泰山有醴泉出。錫山（泰山下小山）有蒼龍現。未幾又報稱天書下降。遣中使馳捧詣闕。正是

逢惡罪深逾長惡。欺人術盡且欺天。

這天書再降何處。由小子下回敘明。

澶淵修和。本出真宗本意。觀其在道逗留。望敵驚心。一若身臨虎口。慄慄危懼。賴冦準力請渡河。敵氣少沮。化干戈為玉帛。得以振旅還京。此非冦公之功。烏能至此。王欽若乃以孫注之言。肆其讒間。木朽蟲生。仍由真宗膽怯之所致耳。迨至天書下降。舉國若狂。欺人欺天。不值一笑。欽若小人。不足深責。王旦名為正直。乃以欽若一言。美珠一樽。竟箝其口。後且力請封禪。冒稱衆意。利令智昏。固如此哉。讀畢為之三歎。

第二十四回　孫待制空言阻西幸　劉美人徵寵繼中宮

卻說王欽若抵乾封後。再上天書。據言有木工董祚。在醴泉亭北。見黃帛曳林木上。帛中有字。苦不能識。因輾轉告至臣處。臣遣人覘視。與前時所降天書相似。因特敬謹取奉闕下云云。真宗御崇政殿。傳集羣臣。朗聲宣諭道。朕五月丙子夜間。復夢前日的神

人入室告朕說是來月上旬當在泰山頒降天書朕即密諭欽若留心稽察今果與夢兆相符降書泰山上天眷佑可謂特隆惟朕自愧無德恐不能仰答天庥呢（這種天書雖千萬函不難立致真宗說是自愧無德我想他宣諭時正恐不免面赤哩）宰相王旦又率百官拜賀道聖德日增天無不應臣等不勝慶幸呢真宗欣然道這也仗卿等輔弼的功勞（上欺下下罔上真會搗鬼）說罷又迎奉天書至含芳園就正殿上面度閣一面齋戒沐浴謹備法駕詣殿拜受仍命這位知樞密院事陳堯叟啟封宣讀百官斂足恭聽但聞堯叟讀着道汝崇孝奉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祕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歷遐歲讀訖復捧書升殿百官遂表上尊號稱真宗為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既而敕建玉清昭應宮虔奉天書知制誥王曾都虞侯張旻上書諫阻均不見報到了孟冬真宗至泰山封禪用玉輅載着天書先行登途自備鹵簿儀衛隨後出發途中歷十七日始至泰山王欽若迎謁道旁獻上芝草三萬八千餘本（到也虧他採辦）真宗慰勞有加復齋戒三日纔上泰山道經險峻降輦步行（總算虔心）享祀昊天上帝左陳天書配以太祖太宗命羣臣祀五方帝及諸神於山下封祀壇禮成出金玉匱函封禪書藏置石䃔（音感石篋也）真宗再巡視圜臺然後還幄王旦復率從官稱賀翌日禪祭皇地祇於社首山如封祀儀王欽若等連上頌詞什麼彩霞起嶽什麼黃雲覆輦什麼瑞靄繞壇什麼紫氣護幄還有日重輪月黃色

上海會文堂印行

説得天花亂墜弄假成真真宗即御朝覲壇中的壽昌殿受百官朝賀上下傳呼萬歲振動山谷有詔大赦天下文武進秩令開封府及所過州郡考選舉人賜天下酺三日改乾封縣為奉符縣大宴穆清殿又宴泰山父老於殿門真個是皇恩浩蕩帝澤汪洋（句中帶刺）過了數日轉幸曲阜謁孔子廟酌獻再拜命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加謚孔子為玄聖文宣王飭此後祭用太牢真宗復率從臣游覽孔林到了興盡思歸乃下詔回鑾仍用玉輅載奉天書按驛還都欽若護駕西歸更聯合一班媚子諧臣朝奏符瑞暮頌功德惹得真宗墮入迷團自以為五帝三王不過爾爾丁謂又上封禪祥瑞圖揭示朝堂於是東封不足復議西封可巧徐兗大水江淮亢旱無為烈風金陵大火各處災祲接連入報（這也可作符瑞）乃祀西嶽封禪暫行停辦越年餘中外稍稍安靖再將舊事提起由羣臣表請西祀汾陰有旨准奏定期來春西幸所有典禮各使免不得仍用熟手嗣陝州奏稱黃河清集賢院校理晏殊獻河清頌真宗親製奉天庇民述宣示相臣轉眼間冬盡春來命羣臣戒備祭儀毋得懈怠適值京畿大旱穀米騰貴龍圖閣待制孫奭毅然上疏道

臣聞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

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祀汾陰。始巡幸都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既已東封。復欲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圜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由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祀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祀汾陰。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為賢主。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姦回。遠勞民庶。盤遊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啟蟄。八月收聲。育養萬物。失時則為異。今震雷在冬。為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反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工。累年未息。水旱濿沴。飢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為此者。不過效漢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夸示後世爾。陛下天資聖明。當慕二帝三王。何為下襲漢唐之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內外交害。身播國危。兵交闕下。忘亂之迹如此。由祖於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

者引開元故事以為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為之臣竊為陛下不取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為可取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說臣不勝翹首待命之至

真宗覽奏因他有少賜清問一語即召內侍皇甫繼明傳旨再問教他盡情說來孫奭乃再上陳道

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匆寧江淮之衆困於調發理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工未息而奪攘之盜公行外國治兵不遠邊境使者雜至寧可保其心乎昔陳勝起於徭役黃巢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於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癘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梟雄將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覬覦於邊陲乎先帝嘗議封禪寅畏天灾尋詔停寢今姦臣乃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為繼承先志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詞重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繼遷曾不思主辱臣死為可戒誣下罔上為可羞撰造祥瑞假托鬼神纔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饑民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勳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姦民徼倖之資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夫天地神祇聰明正直作善降

之祥。作不善降之殃。未聞專事籩豆簋簠。可邀福祥。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臣愚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

真宗看到此疏。亦知孫奭是個忠臣。但一種虛夸的念頭。已是縈繞胸中。無從解脫。因此將兩疏留中。束諸高閣。仲春吉日。乘着天氣晴和。啟鑾西幸。仍奉天書發京師。出潼關。渡渭河。遣近臣祀西嶽。遂進次寶鼎縣。（漢稱汾陰）奉祀后土地祇。一切禮儀。略與前等。餘如賞功赦罪。頒宴賜餔。亦與前例相同。迭召隱士李瀆劉巽。鄭隱李寧。見駕。瀆托言足疾。不願逢迎。隱與寧總算到來。受賜茶果粟帛。仍乞請回山。惟巽受職為大理評事。還次閿鄉。召見道士柴又玄。問他無為要旨。又玄略陳數語。不甚稱旨。便即令退。及抵陝州。又遣陝令王希。徵召隱士魏野。野亦托疾不至。先是咸平五年。張齊賢聞京兆隱士种放名。奏請徵命。真宗准奏。往徵放。即詣京師。受官左司諫直昭文館。後來東封西祀。無不隨從。時論頗加鄙薄。至李瀆魏野。並辭不至。名盛一時。瀆與野本相友善。均遯迹終身。及野歿。瀆痛失良友。隔六日亦卒。尤覺奇異。還有杭州隱士林逋。終身不娶。隱居西湖。結廬孤山。妻梅子鶴。真宗料他高節。不肯就徵。但賜他粟帛。逋至仁宗時乃歿。臨終時口吟自輓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幸曾無封禪書二語。傳誦遠邇。眾口皆碑。這也不在話下。（實是褒揚高節）惟西封以還。尚有餘嶽未封。再遣向敏中為五嶽奉冊使。加上五

嶽帝號并作會靈觀奉祀五嶽一面任王欽若為樞密使擢丁謂參知政事另用林特為三司使三人互相勾結專言符瑞經度制置副使陳彭年素性姦媚綽號九尾狐與內侍劉承珪也陰通聲氣廣修宮觀朝中目為五鬼承珪又奏言汀州王捷在南康遇一道人自言姓趙諱玄朗即司命真君授捷丹術及小鐶神劍既而不見因此上聞真宗即召捷入朝授官左武衛將軍賜名中正廷臣均不勝驚異真宗都語輔臣道朕嘗夢神人傳玉皇命謂令朕始祖趙玄朗授朕天書次日復夢神人傳聖祖言云吾座西偏應設六位俟着朕乃命在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果聞異香俄頃黃光滿殿聖祖竟至朕再拜殿下嗣復有六人到來各揖聖祖一一就坐聖祖命朕道我乃人皇九人的一人是趙氏始祖再降為軒轅皇帝後唐時復降生趙氏今已百年願汝後嗣善撫蒼生毋怠前志說畢各離座乘雲而去王捷所遇想即這位聖祖了愈造愈奇王旦等不敢指駁只黑壓壓的跪在一地齊聲稱賀因頒詔天下避聖祖諱玄應作元朗應作明載籍中如遇偏諱應各缺點畫尋復以玄元二字聲音相近改玄為真玄武為真武命丁謂等修訂崇奉儀注上聖祖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母懿號曰元天大聖后勅建景靈宮太極觀於壽邱奉聖祖聖母並詔建康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授丁謂為奉迎使迎像入玉清昭應宮真宗又親率百官郊謁再命王

旦為刻玉使王欽若丁謂為副把天書刻隸玉籍謹藏宮中此後玉清昭應宮祀事均歸王旦承辦即賜他一個官名叫作玉清昭應宮使（綱目於王旦病歿特書玉清昭應使王旦卒故本編亦特別提出）王旦雖自覺可笑但帝命難違也只得隨來隨受罷了（這是寓褒於貶之筆）且說真宗皇后郭氏謙約惠下性疾侈靡族屬入謁禁中服飾稍華即加戒勗母家間有請託未嘗允諾以此真宗亦頗加敬禮素無間言景德四年從真宗幸西京拜謁諸陵途中偶冒寒氣還宮寢疾竟致不起及崩謚曰章穆宮中尚有數嬪最邀寵眷的要算劉德妃次為楊淑妃這位劉德妃的履歷不甚明白他本隨一蜀人龔美流至京師龔美素業鍛銀自導妃入都後仍執舊業不知如何得識內侍出入宮邸是時妃年尚祇十五生得巧小玲瓏纖穠秀媚兼且有一種特技善能播鼗鼗本尋常小鼓沒甚可聽偏經他纖手搖來音韻悠揚別具節奏（在色不在鼗）內侍等遇着閑暇輒往聽鼗漸漸的鬨動都下連襄邸中也得聞知真宗尚未為太子年少好奇即帶着侍役微服往遊既至龔美寓中睹着這位劉美人芳容已是目眩心迷暗暗稱賞及令他播鼗果然聲調鏗鏘比衆不同劉亦知真宗不是常人除運動靈腕外免不得有眉傳目語的情形惹得真宗心猿意馬一經還邸使令侍役召入作為侍女當下問明籍貫據說是先家太原後徙益州祖名延慶曾在晉漢間做過右驍衛大將軍父名通即在宋朝做過虎捷都指揮使因從征太

原中道病歿時女尚在襁褓因家世廉潔向無餘資不得不鞠養外家會因舅氏等相繼去世只剩表兄龔美素業賤工餬口四方是以隨徙至此（話雖如此未足盡信）他一面說一面含着悽切態度越覺楚楚可憐看官你想這真宗年當好色怎肯將他輕輕放過况這劉美人心靈手敏樂得移篙近舵圖個終身富貴洛皋解珮幸遇陳思神女行雲巧逢楚主兩下裏相憐相愛幾似膠漆黏合鎔成一對鸞鳳交偏真宗乳母秦國夫人秉性嚴整看他兩小無猜料有情弊遂乘間入白太宗太宗即傳入真宗當面訓責令他斥逐劉女真宗不得已遣女出邸潛置王宮指使張耆家（老婆子太不解事幾乎拆散鴛鴦）到了真宗即位大權在握當即召入宮中封為美人（名稱其實）破鏡重圓鍾情倍甚那美人確係聰明對着那郭皇后侍奉殷勤就是與同列楊氏亦和好無嫌因此宮中相率稱誦未幾進位修儀且因他終鮮兄弟即以龔美為后兄令改姓劉賜給官秩（銀匠也交運了）先是郭后連生三子長名禔次名祐又次名祇皆蚤殤楊氏生子祉祈又皆夭逝真宗望子心切又選納沈女為才人沈氏本宰相沈倫孫女父名繼忠亦曾任光祿卿就是楊氏祖籍亦嘗通顯他本是天武副指揮使楊知信姪女比劉氏先入襄邸劉封修儀楊亦封修儀至郭后已崩劉楊名位相埒均有嗣襲中宮的希望沈才人雖是後進但係將相後裔望重六宮卻也是一個勁敵劉氏外表謙和內懷刻忌日思產一麟兒藉得后位怎奈熊羆

不夢禱祀無靈只好想了一條以李代桃的計策暗中授意李侍兒令司御寢按天裏疊被鋪牀抱衾送枕也是真宗命該有子竟要他侍寢當夕春風一度暗結珠胎一日隨真宗臨幸砌臺狹小金蓮稍跛一絆那頭上玉釵竟致震落李不覺失色真宗暗地卜禱釵完當生男子及左右拾釵進奉果得不毀真宗甚喜既而果產一男取名受益就是後日的仁宗皇帝李以是得封才人劉氏取受益為己子且商諸楊氏合同保護一面密囑心腹只說皇嗣為自己所生不得洩漏外廷一面悄語真宗求請立后真宗本寵愛得很當然言聽計從遂冊劉氏為德妃并召諭羣臣將立劉為繼后忽有一人出班跪奏道不可不可正是

蛾眉已博君王寵　鯁骨難移主上心

欲知何人諫阻且看下回分解

東封西祀全是瞎鬧不特無益而已其勞民費財尤不勝言當時惟孫奭二疏最是剴切真宗明知其忠而不見從蓋理欲交戰於胸中燭理未明卒為私欲所勝耳彼劉美人以色得幸專寵後宮亦何嘗不自私欲所致乎幸劉氏有呂武之才無呂武之惡其事郭后也以謹其待楊妃也以和即宮中侍兒得幸生子飾為己有迹近詭秘但上未敢欺罔真宗下未忍害死李侍第不過借此以攫后位希圖

尊寵獲則有之而惡尚未也然後世已深加痛嫉至有狸奴換主之訛傳歸罪郭槐歸功包拯補風捉影全屬荒唐宣聖所謂惡居下流者其信然耶本書褒不虛褒貶不妄貶足與良史同傳不朽以視俗小說之荒謬不經固不啻霄壤之別矣

第二十五回　留遺恨王旦病終　坐株連寇準遭貶

卻說真宗欲立劉氏為后有一大臣出班奏道劉妃出身微賤不足母儀天下（觀此言益知劉妃履歷不足取信）真宗視之乃是翰林學士李迪便不覺變色道妃父劉通曾任都指揮使怎得說是微賤言甫畢又有參知政事趙安仁出奏道陛下欲立繼后不如沈才人出自相門足孚眾望真宗道後不可以僭先且劉妃才德兼全不愧后儀朕意已決卿等毋庸多瀆李趙兩人捱得一鼻子灰只好告退真宗即命丁謂傳諭楊億令他草詔冊后億有難色謂語道勉為此文不憂不富貴億聽了此語竟搖首道如此富貴卻非所願請公改諭他人（氣節可嘉）謂乃命他學士草制竟冊劉為后並晉授楊修儀為淑妃沈才人為修儀李才人為婉儀所有典禮概從華贍劉氏既正位中宮更留心時事旁覽經史每當真宗退朝閱天下章奏輒至夜半后侍坐右側得以預覽所見皆記憶不忘真宗有所疑問他即援古證今滔滔不絕因此愈得帝歡漸漸的干預外政了真宗仍談仙說怪祈神禱天聞亳州有太清宮奉老子像遂加號老子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親往朝謁，又是一番鋪張。且改應天府為南京，（即宋州，太祖舊藩歸德軍在宋州，因改名應天府，至是復改稱南京。）與東西兩京並立為三。勅南京建鴻慶宮，奉太祖、太宗聖像，真宗亦親去巡閱，相度經營。至還宮後，正值玉清昭應宮告成，修宮使就是丁謂。起初預估年限，應歷十五年，方得竣工。真宗嫌時過遲，擬縮短期限，丁謂乃令工役日夕並營，七年乃就。凡二千六百一十楹，制度弘麗，金碧輝煌。內侍劉承珪，助謂監工，屋宇略不中式，便令改造，造好復拆，拆後復造，不知費了若干國帑，纔算造成。宮中建一飛閣，高可插天，名曰寶符，貯奉天書，復仿真宗御容，鑄一金像，侍立右側。真宗親製誓文，刻石置寶符閣下。張詠自益州還京，入直樞密，至是忍耐不住，上疏言賊臣丁謂，誑惑陛下，勞民傷財，乞斬謂頭，懸諸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門，以謝謂。數語傳誦都下，偏真宗信任丁謂，竟命他出知陳州。未幾，遂歿，尋諡忠定。他如太子太師呂蒙正、司空張齊賢等，俱先後凋謝，呂諡文穆，張諡文定。（不忘老成人。）王旦亦衰邁多病，累請致仕，奈因真宗不許，只好虛與委蛇。他本智量過人，明知真宗所為，不合義理，但已被五鬼挾持，沒奈何隨俗浮沈。（合則留，不合則去，奈何同流合汙？）先是李沆為相，嘗取四方水旱盜賊等事，奏白殿廷。旦方參政，以為事屬瑣屑，不必多瀆。沆笑道：「人主少年，當令知四方艱難，免啟侈心，否則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即旁及土木神仙，我已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或見及此事。」應回憶老朽埋及

沆殁果然東封西祀大營宮觀旦欲諫不能欲去不忍嘗私歎道李文靖不愧聖人所以具有先見我輩抱愧多多哩李沆殁謚文靖故稱作李文靖嗣見五鬼當朝老成迭謝乃密白真宗請仍召用寇準真宗乃召準入京命為樞密使準因三司使林特黨附憸壬輒加沮抑特遂暗加譖愬惹得真宗動惱召語王旦道準剛忿如昔奈何旦覆奏道準喜人懷惠又欲人畏威這是他的短處但本心仍是忠直若非仁主確是難容真宗默然嗣竟出準為武勝軍節度使判河南府徙永興軍至祥符九年殘臘真宗又擬改元越年元旦遂改元天禧御駕親詣玉清昭應宮上玉皇大帝寶冊袞服翌日上聖祖寶冊又越數日謝天地於南郊御天安殿受冊號御製欽承寶訓述頌示廷臣命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轉推欽若固辭不受曾青州人咸平中由鄉貢試禮部及廷對皆列第一有友人向他賀喜道狀元及第一生喫着不盡曾正色道平生志不在溫飽難道單講喫着麼（志不在小）未幾入直史館（應二十四回）遷翰林學士嗣擢任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至兼職觀使的詔命毅然不受真宗疑曾示異當面詰問曾跪答道臣知所謂義不知所謂異兩語說畢從容趨退王旦時亦在朝暗暗點頭退朝後語僚屬道王曾詞直氣和他日德望勳業不可限量恐我不及相見哩過了數日決計辭職連表乞休真宗仍不肯照准反加任太尉侍中五日一朝參決軍國重事旦愈不肯受固辭新命並托

同僚代爲奏白，乃將成命收回，止加封邑，但相位依然如故。旦部老病日增，（應該愧，愧增疾。）一日召見滋福殿，他無別人，惟旦獨對。真宗見他形色甚癯，不禁黯然道：「朕方欲托卿重事，不意卿疾若此。」轉滋朕憂，說着即喚內侍召皇子出來。及皇子受益登殿，真宗命拜王旦，旦慌忙趨避，皇子隨拜階下。旦跪答畢，起言皇嗣盛德，自能承志，陛下何必過憂。乃送薦寇準、李迪、王曾等數人，可任宰輔，自己力求避位，真宗乃允他罷相，仍命領玉清昭應宮使，兼職太尉，給宰相半俸。尋又命肩輿入朝，旦不敢辭，力疾入內，廷有旨命旦子王雍與內侍扶掖進見。真宗婉問道：「卿今疾亟，萬一不諱，朕把這國事付與何人？」旦答道：「知臣莫若君，惟明主自擇。」真宗固問道：「卿不妨直陳。」旦舉笏奏道：「依臣愚見，莫若寇準。」真宗搖首道：「準性剛量狹，他嘗說卿短處，卿何故一再保薦？」旦答道：「臣蒙陛下過舉，久參國政，豈無過失？準事君無隱，臣所以說他正直，屢行薦舉。他人非臣所素知，恐臣病困，不能久侍了。」（此等處不愧名相。）真宗乃命掖出殿門，上輿而去。真宗終未從旦言，竟任王欽若同平章事。欽若從前入朝，必預備奏牘數本，但伺真宗意旨，方出奏章，餘多懷歸。樞密副使馬知節，素嫉欽若，嘗在帝前顧他道：「懷中各奏，何不盡行取呈？」欽若聞言，未免失色，但力言知節虛誣。知節亦抗爭不屈，嗣是兩人結成嫌隙，往往面折廷爭。知節退見王旦，猶恨恨道：「本欲用笏擊死這賊，但恐驚動君上，未敢率行，此賊不去，朝廷

沒有寧日呢（也是一個硬頭子所以不肯略去）真宗因兩人時常爭執索性一律罷免欽若出樞密院知節徙為彰德留後至此因王旦免相復念及欽若仍拜為樞密使進任同平章事欽若貌狀短小項有附瘤時人目為癭相他卻嘵嘵語人道為了王子明遲我十年作相言下尚有慍色看官道王子明為誰就是王旦的表字旦聞欽若入相愈加悔憤病遂加劇真宗遣使馳問每日必三四次有時親自臨問御手調藥并著薯蕷粥為賜旦無甚奏對只說是負陛下恩（悔無及了）及彌留時邀楊億入室託撰遺表且語億道我忝為宰輔抱歉甚多遺表中止敘我生平遭遇感謝隆恩并請皇上日親庶政進賢黜佞庶可少減焦勞切不可為子弟求官徙滋後累君係我多年好友所以託辦此事呢億如言撰就請旦自閱旦尚竄易數語并召子弟等入囑道我家世清白槐庭舊德幸勿遺意此後當各持儉素共保門楣我自問尚無大過只天書虛妄我不能諫阻徒自滋愧死後可削髮披緇依僧道例殮葬或尚可對我祖考呢言已瞑目而逝原來王旦父祐曾事太祖太宗為兵部侍郎平生頗有陰德嘗在庭中手植三槐自言後世子孫應作三公故王氏稱為三槐堂旦果貴為宰相適應父言家人因旦有遺囑擬即遵行楊億以為不可乃止遺表上聞真宗臨喪哀慟追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予謚文正還宮後輟朝三日錄旦子弟外孫門客十數人諸子服闋各進一官總算是生榮死哀恩寵無比了

王旦任相最久故從詳述襄貶處亦自不苟 且說王欽若入相後。毫無建樹。惟奉祀神仙。引用姦幸。王曾以先時亦異。被他進讒。出知應天府。越年春季。西京訛言忽起。說有妖物似席帽。夜間飛入人家。又變作犬狼狀。不時傷人。百姓相率惶恐。每夕閉戶深居。挾兵自衛。漸漸的傳到汴都。都下亦譁譟達旦。詔立賞格捕妖。又漸漸的傳到南京。王曾令夜開里門。如有倡言妖物。立捕治罪。妖物終沒有到來。民居也得歸安謐。妖由人興人定則妖從何起 既而汴京訛言亦息。真宗以皇子漸長。自身亦常患疾。遂立皇子受益為太子。改名為禎。大赦天下。是年十月。參知政事張知白。又為欽若所排。出知天雄軍。翌年為天禧三年。永興軍巡檢朱能。密結內侍周懷政。詐為天書。偽降乾佑山。時寇準方判永興。因朱能素未附己。乃將偽書上奏。有旨迎入禁中。諭德魯宗道上言姦臣妄誕。熒惑聖聰。知河陽軍孫奭。亦請速斬朱能。聊謝天下。兩疏均不見從。反有詔召準還京。準奉詔即還。有門生勸準道。先生若至河陽。稱疾不入。堅求外補。乃是上策。倘或入覲。即面奏乾佑天書不得為真。乃是中策。若再入中書。自隳志節。恐要變成下策了。恰是忠告 準不以為然。竟入都朝見。也想借用可巧商州捕得道士譙天易。私畜禁書。謂能驅遣六丁六甲各神。欽若坐與往來。六丁六甲歷也致免相。準即受命代任。用丁謂參知政事。準素與謂善。嘗稱謂為有才。是時李沆尚存。顧語準道。此人可使得志麼。準答道。才如丁謂。恐相公亦不能終抑呢。沆微

哂道他日當思吾言及準三次入相雖稍知丁謂姦邪但向屬故交仍加禮貌謂却事準甚謹某夕會食中書準飲羹汚鬚謂起身代拂準略帶酒意竟向謂戲語道參政係國家大臣乃替長官拂鬚麼（替你拂鬚還要笑他未免不中抬舉了）這一席話說得丁謂無地自容雙頰俱赤（馬屁拍錯了）當時不便發作暗中很是慚恨因此有意傾準時常伺隙既而準與向敏中均加授右僕射準素豪侈賀客甚多敏中獨杜門謝客真宗遣使覘視極力褒美敏中不及寇準天禧四年真宗忽遇風疾不能視朝事多決諸劉后準引為己憂一日入宮請安乘閒語真宗道皇太子關係衆望願陛下思宗廟重寄傳以神器亟擇方正大臣預為輔翼方保無虞丁謂錢惟演係姦佞小人斷不足輔少主呢真宗道卿言甚是準乃退出看官閱過上文已可知丁謂姦邪惟錢惟演未曾見過應該補敘明白惟演即吳越王錢俶子博學能文曾任翰林學士兼樞密副使他見丁謂勢盛與結婚姻情好甚密因此寇準連類奏陳準既奉旨俞允即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并欲引億輔政總道是安排妥當可無變卦一時心滿意驕竟從酒後漏言傳入謂耳謂不覺驚詫道皇上稍有不適即當痊可奈何令太子監國呢當下轉語李廸廸從容答道太子監國本是古制有何不可謂益加猜忌竟運動內侍入訴劉后只言準謀立太子將有異圖劉后已隱懷奢望聞着這個消息當然忿恨也不遑報知真宗竟從宮中發出

矯制罷準相位授為太子太傅封萊國公改任李迪丁謂同平章事（史稱真宗失記前言因致罷準後云罷相三黜皆非帝意語涉矛盾何如稱為劉后矯旨直捷了當）真宗尚莫明其妙自恐一病不起當卧宦官周懷政股上與言太子監國事懷政出告寇準準悵然道牝后預政天子失權教我如何擺布呢懷政道監國不成何妨竟請太子受禪準不待說畢亟搖手道你越說越遠了懷政見左右無人又密語道公何故這般膽小今上明明語我欲令太子監國倘竟奉今上為太上皇傳位太子我想今上亦是願意有什麼難行呢準又搖手道內劉外丁權燄薰天談何容易懷政奮然道劉可幽丁可殺公可復相看懷政去幹一番呢（看事太易奚怪無成但懷政究係內豎倘徼倖成事為禍更烈寇公奈何未思耶）準復勸阻道此計雖好但事或不成為禍不小還請三思為是懷政道事成大家受福事不成有我受禍決不牽累公等請公勿慮準始終不與主張臨別時猶諄囑小心（幸有此着得保首領）懷政拂袖竟去準自懷政去後杜門不出唯暗偵宮廷消息過了數日忽聞懷政被拏下了又越一日懷政發樞密院審訊竟直供不諱了那時準捏着一把冷汗只恐株連坐罪隨後探聽確鑿只懷政一人伏法不及他人纔稍稍放心原來懷政祕謀被客省使楊崇勳聞知崇勳竟轉告丁謂謂即與崇勳微服黃夜乘着犢車至曹利用家計議且欲乘此除準利用因澶州議和時候受準訓斥也挾有微嫌（應第二十二回）當即商定奏牘待旦上陳有詔捕懷政下獄命樞密院訊問可巧這日

讞員派着簽書樞密院事曹瑋。瑋即曹彬子。累積戰功。此時因邊境安寧。入副樞密。當下坐堂訊鞫。止問懷政罪狀。不願株連。懷政亦挺身自認。毫不妄扳。於是具案覆奏。罪止懷政。（曹瑋原是賢吏。懷政也算好漢。）丁謂等大失所望。復密啟劉后。擬興大獄。適值真宗略痊。劉后不便擅行。只乘間慫恿真宗。激動怒意。真宗力疾視朝。面諭羣臣。欲澈查太子情弊。羣臣面面相覷。莫敢發言。獨李迪上前跪奏道。陛下有幾子。乃有此旨。臣敢保太子無二心。（語簡而明。）真宗聽了。不禁頷首。乃只命將懷政正法。隨即退朝。丁謂尚不肯罷休。復與劉后通謀。訐發朱能懷政。偽造天書。由寇準欺主入陳一事。準遂遭貶為太常卿。出知相州。一面遣使往捕朱能。準受詔後。暗自太息道。不遇大禍。還算幸事。丁謂丁謂。你難道能長享富貴麼。因即束裝出都。往就任所。誰知福不雙逢。禍偏疊至。朱能竟擁衆拒捕。經官軍入勦。始惶懼自殺。準又連帶加罪。再貶為道州司馬。這種詔旨。均由劉后一人擅行。至真宗病愈以後。顧語羣臣道。我目中何久不見寇準。（彷彿做夢。）左右以坐罪加貶為辭。真宗方知是劉后矯制。但欷歔太息罷了。小子有詩詠寇萊公道。

臣道剛方叶利貞。只因多慾誤身名。河陽三尺分明在。應悔忠言不早行。

寇準既貶。丁謂益肆無忌憚了。下回續敘丁謂罪狀。請看官續閱便知。

本回為王旦寇準合傳。兩人皆稱名相。而旦失之和。和則流。準失之剛。剛則褊。要

之皆非全才而患得患失之心則旦與準皆不免旦之所以同流合污者在此準之所以屢進屢退者亦何嘗不在此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旦與準若知此道則和可也剛亦可也何致事後自悔遺令披緇阿旨求榮坐罪迭貶耶其餘敘及諸人賢奸不一皆為本回之賓然亦可因此而示優劣通俗教育於此寓之固不得僅目為小說也

第二十六回　王沂公劾奸除首惡　魯參政挽輦進忠言

却說丁謂攬權用事與李迪甚不相協謂擅專黜陟除吏多不使與聞迪憤然語同列道迪起布衣至宰相受恩深重如有可報國死且不恨怎能黨附權倖作自安計於是留心伺察不使妄為是時陳彭年已死王欽若外調劉承珪亦失勢五鬼中幾至寥落只有林特一人尚溷迹朝班謂欲引林特為樞密副使迪不肯允謂悻悻與爭迪遂入朝面劾奏稱丁謂罔上弄權私結林特錢惟演且與曹利用馮拯相為朋黨攪亂朝事寇準剛直竟被遠謫臣不願與姦臣共事情願同他罷職付御史臺糾正這數語非常激烈惹動真宗怒意竟命翰林學士劉筠草詔左遷迪知鄆州謂知河南府翌日謂入朝謝罪真宗道身為大臣如何與迪相爭謂跪對道臣何敢爭論迪無故詈臣臣不得不辨如蒙陛下特恩赦宥臣願留侍朝廷勉酬萬一（居然自作毛遂）真宗道卿果矢志無他朕何嘗

不欲留卿謂謝恩而出竟自傳口詔復至中書處視事且命劉筠改草詔命筠答道草詔已成非奉特旨不便改草（名足副實不愧竹筠）謂乃另召學士晏殊草制仍復丁謂相位筠慨然道奸人用事何可一日與居因表請外用奉命出知廬州既而真宗頒詔此後軍國大事取旨如故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固辭不許乃開資善堂議政看官你想太子年纔十一就使天縱聰明終究少不更事此詔一下無非令劉后增權丁謂加銜內外固結勢且益危可巧王曾召回汴京仍令參知政事他却不動聲色密語錢惟演道太子幼沖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入心亦未必歸附為中宮計能加恩太子太子自平安了太子得安劉氏尚有不安麼（先令母子一心然後迎刃而解）惟演答道如參政言纔算是國家大計呢當下入白劉后后亦深信不疑原來惟演性善逢迎曾將同胞妹子嫁與劉美為妻（銀匠得配貴女真是妻榮夫貴）因此與劉后為間接親戚所有稟白容易邀后親信王曾不告他人獨告惟演就是此意過了天禧五年真宗又改元乾興大赦天下封丁謂為晉國公馮拯為魏國公曹利用為韓國公元宵這一日親御東華門觀燈非常欣慰偏偏樂極悲生數殘壽盡仲春月內真宗又復病發連日不愈遣使禱祀山川病反加劇未幾大漸詔命太子禎即皇帝位且面囑劉后道太子年幼寇準李迪可託大事（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至此已不能成辭溘然晏駕去了總計真宗在位改元五次共

二十六年。壽五十五歲。劉后召丁謂王曾等入直殿廬。恭擬遺詔。並說奉大行皇帝特命。由皇后處分軍國重事。輔太子聽政。曾即援筆起草。於皇后處分軍國重事間。嵌入一個權字。丁謂道。中宮傳諭。並沒有權字。如何添入。曾正色道。我朝無母后垂簾故事。今因皇帝冲年。特地從權。已是國家否運。加入權字。尚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本相臣分內事。祖制原是特許。公為當今首輔。豈可不鄭重將事。自亂典型麼。（理直氣壯）謂乃默然。至草詔擬定。呈入宮禁。劉后已先聞曾言。不便改議。就把這詔書頒示中外。太子禎即位柩前。就是仁宗皇帝。尊劉后為皇太后。楊淑妃為皇太妃。中書樞密兩府。因太后臨朝。乃是宋朝創制。會集廷議。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坐帝右側。垂簾聽政。丁謂道。皇帝幼冲。凡事總須由太后處置。但教每月朔望。由皇帝召見羣臣。遇有大政。由太后召對輔臣議決。若尋常小事。即由押班傳奏禁中。蓋印頒行便了。曾勃然道。兩宮異處。柄歸宦官。豈不是隱兆禍機麼。（名論不刊）謂不以為然。羣臣亦紛議未決。那知謂竟潛結押班內侍雷允恭。密請太后手勅。竟如謂議。頒發下來。大眾不敢反對。謂很是得意。雷允恭即由是擅權。還虧王曾正色立朝。宮廷內外。尚無他變。封涇王元儼為定王。贊拜不名。元儼係太宗第八子。素性嚴整。毅不可犯。內外崇憚丰采。各稱為八大王。（俗小說中誤稱德昭為八大王。）命丁謂為司徒兼侍中尚書左僕射。馮拯為司空兼侍中樞密尚書右僕射

曹利用為尚書左僕射兼侍中。三人朋比為奸。謂尤驕恣。劉后因册立時候李廸諫阻。引為深恨。謂事事欲取太后懽心。更因與寇準有嫌。索性將兩人目為朋黨。復添入廸準故友。奏請一一坐罪。太后自然照允。即命學士宋綬草詔。貶準為雷州司户參軍。廸為衡州團練副使。連曹瑋也謫知萊州。王曾入語丁謂道。罰重罪輕。還當斟酌。謂捻鬚微笑道。居停主人恐亦未免。曾乃不便固爭。原來準在京時。曾嘗將第舍假準。所以謂有此說。謂又授意宋綬。令加入春秋無將。漢法不道二語。綬雖不敢有違。但此外却還說得含糊。及草詔成後。謂意未足。竟提筆添入四語。看官道他甚麼話兒。乃是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帝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致沉劇。這種鍛鍊周內的文字。頒示都中。都人士莫不呼冤也。編成四句俚詞道。欲得天下寧。須拔眼前丁。欲得天下好。不如召寇老。謂不恤人言。遣使促廸速行。又令中官齎敕詣準。特賜錦囊。貯劍馬前。示將誅戮狀。準在道州。方與郡官宴飲。忽郡倅入報中使到來。有懸劍示威情形。郡官却不禁失色。獨準形神自若。與郡官邀中使入庭。從容與語道。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無可措辭。乃登堂授敕。準北面拜受。徐徐升階。邀中使入宴。至暮乃散。中使自去。準亦即往雷州。是時真宗陵寢。尚未告成。命丁謂兼山陵使。雷允恭為都監。允恭與判司天監邢中和。往勘陵址。中和語允恭道。山陵上百步。即是佳穴。法宜子孫。但恐下面有石兼且

有水。允恭道。先帝嗣育不多。若令後世廣嗣。何妨移築陵寢。中和道。山陵事重。踏勘覆按。必費時日。恐七月葬期。不及遵制。如何是好。允恭道。你儘管督工改築。我走馬入白太后。定必允從。（心尚可取迹實專擅）中和唯唯而退。允恭即日還都。進謁太后。請改穿陵穴。太后道。陵寢關係甚大。不應無端更改。允恭道。使先帝得宜子孫。豈非較善。太后遲疑半晌。復道。你去與山陵使商議。決定可否。允恭乃出語丁謂。謂無異言。再入奏太后。太后纔准所請。命監工使夏守恩。領工徒數萬名。改穿穴道。起初掘土數尺。即見亂石層疊。大小不一。好容易畚去亂石。忽湧出一泓清水。片刻間變成小池。工徒大譁。夏守恩亦覺驚懼。不敢再令動工。即遣內使毛昌達奏聞。太后責問允恭。並及丁謂。謂尚袒護允恭。但請另遣大臣按視。王曾挺然願往。當日就道。不到三日。即已回都。時已近夜。入宮求見。且請獨對。太后即召曾入內。曾叩首畢。竟密奏道。臣奉旨按視陵寢。萬難改移。丁謂包藏禍心。暗中勾結允恭。擅移皇堂。置諸絕地。（此是王沂公用詐處但爲鋤姦計不得不爾）太后聞言。不由的大怒道。先帝待謂有恩。我待謂亦不薄。誰知他卻如此昧良。隨語左右道。快傳馮拯進來。未幾馮拯進見。太后尚怒容滿面。嚴諭馮拯道。可恨丁謂。負恩構禍。若不將他加刑。是沒有國法了。雷允恭外結大臣。更屬不法。你速發衞士。拏下丁雷。按律治罪。馮拯聽了此旨。幾嚇得目定口呆。不能置詞。太后復道。你敢是丁謂同黨麽。（一語驚人使馮拯無可置喙）

馮拯忙免冠叩首道臣何敢黨謂但皇帝初承大統即命誅大臣恐駭天下耳目還乞太后寬容（仍是庇護）太后聽了面色少霽乃諭道既這般說且去拏問雷允恭再行定奪拯乃退出即遵旨將允恭拏下立即訊鞫定讞勒令自盡那中和一併伏罪並抄沒允恭家產查出丁謂委托允恭令後苑工匠造金酒器密書及允恭托謂薦保管轄皇城司及三司衙門書稾併呈太后太后召集廷臣將原書取示因宣諭道丁謂允恭交通不法前日奏事均言與卿等已經議決所以多半照允今營奉先帝陵寢擅行改易若非按視明白幾誤大事馮拯等均俯伏道先帝登遐政事統由丁雷二人解决他嘗稱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虛實幸賴聖明燭察始知姦狀這正是宗社幸福呢（急忙自身卸火這是小人常態）當下召中書舍人草諭降丁謂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這諭旨榜示朝堂頒布天下擢王曾同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錢惟演為樞密使夷簡係蒙正從子從前真宗封岱祀汾兩過洛陽均幸蒙正私第且問蒙正諸子可否大用蒙正答稱諸子無能惟姪夷簡有宰相才及真宗還都即召夷簡入直累擢至知開封府頗有政聲至是乃入為參政宗道曾為右正言剛直無私真宗嘗稱為魯直故此時連類同升王曾即請太后匡輔新君每日垂簾聽政太后方纔允行先是丁謂家中有女巫劉德妙嘗相往來德妙頗有姿色與丁謂三子玘通姦謂卻未曾察悉但教他托詞老君僞言禍福借

以動人。於是就謂家供老君法像。入夜設醮園中。每至夜靜更深。玘往交懽。彷彿一對露水夫妻。（得其所哉）雷允恭亦嘗至謂家祈禱。及眞宗崩後。德妙隨允恭入宮。得謁太后。應對詳明。談宮中過去事。無不具知。引得太后竟迷信起來。（劉后聰穎亦着鬼迷況尋常婦女乎）德妙又持龜蛇二物入內。紿言出謂家山洞中。言是眞武座前的龜蛇二將。謂又作龜蛇頌。說是混元皇帝。賜給德妙。（俗稱龜蛇相交德妙與玘通姦應有此賜）太后亦將信將疑。至謂已坐罪。乃將德妙繫獄。令內侍刑訊。德妙一一吐實。當然坐罪。並貶謂爲崖州司戶參軍。謂子玘姦案並發。一併除名。學士宋綬奉旨草詔。首四語即爲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朝論稱快。（報應何速）謂竄謫崖州。須經過雷州境內。寇準遣使持一蒸羊。作爲贈品。謂領謝後。且欲見準。準固辭不見。家僮謀刺謂報讎。準不許。杜門縱家僮飲博。及謂已去遠乃止。時人爲之咏道。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這兩語傳誦不衰。（觀過知仁於此可見）越年準徙爲衡州司馬。尚未赴任。忽患病劇。即遣人至洛中。取通天犀帶。沐浴更衣。束帶整冠。向北面再拜。呼僕役拂拭臥具。就榻而逝。這通天犀帶。係太宗所賜。夜視有光。稱爲至寶。準因此必欲殉葬。返柩西京。道出公安。人皆路祭。揷竹焚紙。踰月枯竹生筍。衆因爲之立廟。號竹林寇公祠。準少年富貴。性喜豪奢。往往挾妓飲酒。不拘小節。有妾蒨桃。以能詩名。準歿後十一年。始奉詔復官。賜謚忠愍。丁謂在崖州三年。轉徙雷州。又五年。

復徙道州後以秘書監致仕病歿兗州尚有詔賜錢十萬絹百匹遠且無庸細表且說乾興元年十月葬大行皇帝於永定陵以天書殉葬廟號眞宗越年改元天聖罷錢惟演爲保大節度使知河南府馮拯亦因疾免職復召王欽若入輔用爲同平章事欽若復相兩年旅進旅退毫無建白只言皇上初政用人當循資格不宜亂敘編成一幅官次圖獻入宮廷便算盡職未幾病逝仁宗後語輔臣道朕觀欽若所爲實是奸邪（少年天子使識奸邪仁宗原非凡主）王曾答道誠如聖諭仁宗乃擢參政張知白同平章事召知河陽軍張旻爲樞密使從前太后微時嘗寓旻家旻待遇甚厚因此得被寵命樞密副使晏殊上言旻無勳績不堪重任大拂太后本意既而晏殊從幸玉清昭應宮家人持笏後至殊援笏後怒擊家人甚至折齒太后有詞可藉遂遣殊出知宣州（晏殊亦太狙獷太后實是有心）別令學士夏竦繼任竦小有才善事逢迎因得遷副樞密太后稱制數年事無大小悉由裁決雖頗能任賢黜邪總不免有心專擅一日參政魯宗道進謁太后忽問道唐武后何如宗道知太后命意亟正笏直奏道武后實唐室罪人太后復問何故宗道又申奏道幽嗣主改國號幾危社稷尚得謂非罪人麼太后默然嗣有內侍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太后召問輔臣大家尚未發言宗道即出班前奏道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劉氏若立七廟將何以處嗣皇太后爲之改容乃將此議擱置會兩宮同幸慈孝寺太后乘輦先發宗道上

前挽住，並抗言道，夫死從子，古有常經，太后母儀天下，不可以亂大法，貽譏後世，語尚未畢，太后即命停輦，待帝駕先行，然後隨往，還有樞密使曹利用，自恃勳舊，氣燄逼人，太后亦頗加畏重，第呼他為侍中，未嘗稱名，獨宗道不少撓屈，會朝時輒據理與爭，於是宮廷內外，贈他一個美名，叫作魚頭參政，小子有詩詠道，

趙宗未替敢尊劉，扶弱鋤強弭國憂，魯直當年書殿壁，如公纔不愧魚頭，

天不假年，老成復謝，不到數載，宗道等又溘逝了，欲知後事，且看下回，

劉太后垂簾聽政，多出丁謂雷允恭之力，故丁雷二人得以重用，微王曾之正色立朝，恐蕭牆之禍，亦所難免，或謂宋室無垂簾故事，曾何不據理力爭，為拔本澄源之計，乃僅斷斷於一權字，究屬何補，至若準之再貶，又以居停之嫌，不復與辨，毋亦所謂患得患失者歟，不知此王沂公之通變達權，而有以徐圖挽救者也，假使操切從事，勢且遭黜，徒市直名，何裨國事，試觀丁謂之終竄崖，雷允恭之卒歸賜死，乃知沂公之才識，非常人所可幾矣，賊臣已去，而呂魯等連類同升，魚頭參政，纔得成名，而劉太后亦有從諫如流之美，史家或歸美魯直，實則皆沂公之功，有以致之，故本回實傳頌沂公，而魯參政其次焉者也，

第二十七回　劉太后極樂歸天　郭正宮因爭失位

却說天聖六年。同平章事張知白卒。越年。參知政事魯宗道亦歿。知白滄洲人。雖歷通
顯。仍清約如寒士。所以歿謚文節。宗道亳州人。生平剛直嫉惡。歿謚簡肅。劉太后亦親
臨賜奠。稱為遺直。嗟悼不置。宋史稱劉為賢后職是之故曹利用舉薦尚書左丞張士遜入為同平
章事。既而利用從子曹汭為趙州兵馬監押。偶因酒醉忘情。竟身著黃衣。令人呼萬歲
事聞於朝。遂興大獄。汭斃杖下。利用亦為內侍羅崇勳所譖。發交廷議。張士遜奏對廷
前。謂此事係不肖子所為。利用大臣本不相與。太后怒道。你感利用恩。應作此說。王曾
又進奏道。這事與利用無干。太后復語王曾道。卿嘗言利用驕橫。今何故替他解釋。曾
答道。利用素來恃寵。所以臣有微辭。今若牽連逆案。說他為逆。臣實不敢附和。太后意乃
少解。乃罷利用為千牛衛將軍。出知隨州。張士遜亦罷職。利用出都。復坐私貸官錢。罪
安置房州。羅崇勳再遣同黨楊懷敏押利用至襄陽驛。惡語相侵。利用氣憤交迫。竟至
投繯自盡。原來利用自通好契丹後。以講和有功。累蒙恩寵。平素藐視內侍。遇有內降
恩典。輒力持不與。因此結怨宦官。至遭此禍。死非其罪宋廷遂任呂夷簡同平章事。夏竦薛
奎參知政事。姜遵范雍陳堯佐堯叟弟為樞密副使。惟王曾任職如故。先是太后受冊。擬
御大安殿。受百官朝賀。曾力言不可。及太后生日上壽。復欲御大安殿。曾又不可。太后
勉從曾議。均就便殿供帳。當即了事。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更多方裁抑。太后心

滋不悅但不好無故發作只得再三含忍不意天聖七年六月間天大雷雨雷光亂掣玉清昭應宮內竟射入一大個火團四處爆裂霎時間裂焰飛騰穿透屋頂衛士慌忙赴救用水撲火偏偏水入火中好似火上澆油越撲越猛烈烈轟轟的燒了一夜竟將全座琳宮玉宇變成一片瓦礫荒場祇剩得長生崇壽二小殿巋然尚存（天書已經殉葬供奉處原可不必一炬成墟要算皇天有眼）太后聞報傳旨將守宮官吏繫獄抵罪一面召集廷臣向他流淚道先帝竭盡心力成此鉅宮一夕延燒幾盡如何對得住先帝樞密副使范雍抗聲道如此大宮遽成灰燼想是天意非出人事不如將長生崇壽二殿亦一律拆毀倘因二殿尚存再議修葺不但民力不堪就是上天亦未必默許哩中丞王曙亦言是天意示戒應除地罷祠上回天變司諫范諷且言與人無關不當置獄窮治乃下詔不再繕修改二殿為萬壽觀減輕守宮諸吏罪并罷廢諸宮觀使惟對着首相王曾竟說他燮理無功罷免相職且令他出知青州宋自仁宗以前宰輔稍有微嫌免職外還多為節度使曾以首相罷知州事乃是少見少聞這可知劉太后的心理呢又過一年仁宗年已逾冠秘閣校理范仲淹請太后還政疏入不省反將仲淹出判通州翰林學士宋綬請令軍國大事及除拜輔臣由皇上稟請太后裁奪餘事皆殿前取旨這數語又觸忤太后出綬知應天府會仁宗改元明道經過月餘生母李氏病劇纔由順容進位宸妃他自

仁宗為劉后所擁始終不發一言平時安分自守未嘗示異宮中咸憚劉太后那個敢洩漏前事所以仁宗年齡日長仍視劉太后為母並不自知為李氏所生及李宸妃歿後劉太后欲用宮人禮治喪移棺出外呂夷簡獨入奏道聞有宮嬪薨逝如何未聞內旨治喪太后矍然道宰相亦干預宮中事麼夷簡答道臣待罪宰相事無大小均當預聞太后不悅遽引帝入內須臾復出獨立簾下怒容可掬道卿欲離間吾母子麼夷簡不慌不忙竟毅然奏對道太后不顧念劉氏臣不敢多言若欲使劉氏久安宸妃葬禮萬難從輕（夷簡此奏仍是為太后計）太后性究靈敏一聞此言不禁點首有司希太后意旨只上言本年歲月不利就葬夷簡又道葬即未利殯應加厚宮中舉哀成服擇地暫殯難道也不可行麼太后乃語夷簡道卿且退我知道了言已趨入內侍押班羅崇勳亦欲隨進夷簡竟將他扯住道且慢煩申奏太后宸妃當用后服成殯且把水銀滿盛棺內他日勿謂夷簡未曾道及致貽後悔崇勳允諾入白太后太后令如言照行停柩洪福寺中既而宮中失火詔羣臣直言闕失殿中丞滕宗諒秘書丞劉越均請太后還政藉贖天譴兩疏俱不見報翌年春季太后欲被服天子袞冕入祭太廟參政薛奎進諫道太后若御帝服將用甚麼拜禮太后不從竟戴儀天冠著袞龍袍備齋法駕至太廟主祭皇太妃楊氏皇后郭氏隨從太后行初獻禮拱手上香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禮畢羣臣上

太后尊號稱爲應天齊聖顯功崇德慈仁保壽皇太后。癸卯歸宮，感寒成疾，仁宗爲徵天下名醫，詣京診治，終歸無效，踰月而崩，年六十五，諡章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諡，稱制加四諡，實自劉太后爲始。劉太后臨朝十一年，政令嚴明，恩威並用，左右近侍，不稍假借，內外賜與，亦有節制。三司使程琳，嘗獻武后臨朝圖，太后取擲地上，道：「我不作此負祖宗事。」（是魚頭參政一奏之功）漕使劉綽，自京西還都，奏言在庾儲粟，有羨餘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太后道：「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否？他四人曾進獻羨餘否？」綽懷慚而退。至太后晚年，稍進外家官，羅崇勳、江德明等，始乘間竊權，所有被服袞冕等事，多由羅、江二竪慫恿出來。至太后彌留，口不能言，尚用手牽扯己衣，若有所囑。仁宗在旁瞧着，未免懷疑，送終以後，出問羣臣，參政薛奎即答道：「太后命意，想是爲着袞冕呢。若再用此服，如何見先帝於地下？」（讀遺言是薛奎通變處）仁宗乃悟，遂用后服爲殮。且因太后遺囑，尊楊太妃爲皇太后，同議軍國重事。御史中丞蔡齊，入白相臣道：「皇上春秋已富，習知天下情僞，今始親政，已嫌太晚，尚可使母后相繼稱制麼？」呂夷簡等終未敢決。適八大王元儼入宮臨喪，聞知此事，竟朗聲道：「太后是帝母名號，劉太后已是勉强，尚欲立楊太后嗎？」夷簡等面面相覷，連仁宗都驚疑起來。元儼道：「治天下莫大於孝，皇上臨御十餘年，連本生母尚未知曉，這也是我輩臣子未能盡職呢。」（得此一言，足爲宸妃吐氣）仁宗越加驚詫，便問

元儼道皇叔所言令朕不解元儼道陛下是李宸妃所生劉楊二后不過代育仁宗不俟說畢便道叔父何不早言元儼道先帝在日劉后已經用事至陛下登基四凶當道內裳外蔽劉后又諱莫如深不准宮廷洩漏此事臣早思舉發只恐一經出口讒臣尚不足惜且恐有礙皇躬并及宸妃臣十年以來杜門養晦不預朝謁正欲為今日一明此事諒舉朝大臣亦與臣同一觀念可憐宸妃誕生陛下終身莫訴就是當日薨逝尚且生死不明人言藉藉呢宋史李宸妃傳燕王入白仁宗言陛下為宸妃所生又宗室燕王列傳德昭元儼各封燕王是時當為元儼無疑俗小說中乃說宸妃被逐由包拯訪聞從寒迎妃還宮劉后自盡至有斷太后打黃袍諸戲劇種種妄誕直實甚仁宗聞言忍不住淚眥熒熒復顧問夷簡道這事可真麼夷簡答道陛下確係宸妃誕生劉太后與楊太妃共同撫育視若己子宸妃薨逝實由正命臣卻曉明底細今日非八大王說明臣亦當待時舉發呢夷簡亦多狡詐故摹擬口吻適肖生平仁宗至此竟大聲悲號即欲赴宸妃殯所親視遺骸夷簡復奏道陛下應先顧公義後及私恩且劉太后與楊太妃撫養聖躬恩勤備至陛下亦當仰報哩仁宗只是哀慟不發一言元儼語夷簡道楊太妃若尊為太后李宸妃更宜尊為太后了夷簡乃轉白仁宗仁宗略略點首當即議定楊太妃尊為太后刪去同議軍國事一語李宸妃亦追尊為太后謚曰章懿一面為劉太后治喪一面連日下詔責躬罪己語極沈痛既而仁宗幸洪福寺祭告宸妃並易梓宮但見妃面色如生冠服與皇后

相等（水銀之致）乃稍稍心慰還宮後私自歎息道人言究不可盡信呢自是待劉氏如故（劉美）

一家應感謝夷簡不置）惟召還宋綬范仲淹放黜內侍羅崇勳江德明罷修寺觀裁抑僥倖中外稱頌新政有口皆碑呂夷簡揣摩時事條陳八議(一)議正朝綱(二)議塞邪徑(三)議禁貨賂(四)議辨佞壬(五)議絕女謁(六)議疏近習(七)議罷力役(八)議節冗費說得肫誠懇切語語動人仁宗大為感動遂召夷簡入商擬將張耆（即張旻改名）夏竦范雍晏殊等盡行罷職惟姜遵已歿不在話下夷簡自然如旨越日復入朝押班但聽黃門宣詔除張耆等依次免職外着末又有數語云同平章事呂夷簡着授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這數語似天上迅雷不及掩耳驚得夷簡似醉似癡不知為何事忤旨致遭此譴一時不及問明只好領旨告退還第後四處探聽無從偵悉嗣托內侍副都知閻文應密查方知事出郭后不覺憤恨異常看官欲究明此事原因由小子補敘郭后歷史以便先後貫通郭后為平盧節度使郭崇孫女與石州推官張堯封女先後入宮（堯封即堯佐弟）天聖二年擬冊立皇后仁宗因張女秀慧欲選正中宮劉太后不以為然乃改立郭后后雖得立不甚見親這次偏冤冤相湊由仁宗步入中宮與郭后談及夷簡忠議並言他從前諂附太后諸人一併罷斥郭后本未與夷簡有嫌獨隨口相答道夷簡何嘗不附太后不過機巧過人善能應對所以得瞞過一時呢（卻是真話）仁宗聽了

不覺也動疑起來。因不令中書草制，竟手詔罷免夷簡，復召李迪入相，用王隨參知政事，李諮為樞密副使，王德用僉書樞密院事。不到數月，由諫官劉渙疏陳時事，內有臣前請太后還政，觸怒懲衷，幾投四裔，幸陛下納呂夷簡言，察臣愚忠，准臣待罪闕下，臣受恩深重，故不避斧鉞，瀆陳一切云云。仁宗覽奏，記起前事，又以夷簡為忠，后言非實，因復召還夷簡，再令為相，且擢劉渙為右正言。（渙與夷簡明是串通一氣。）又命宋綬參知政事，王曙為樞密使，王德用、蔡齊為副使。夷簡再入秉政，日伺后隙。可巧宮中有兩美人，一姓尚，一姓楊，均邀寵眷。郭后未免懷妬，常與兩美人相爭。一日，后與尚氏同在仁宗前侍談，兩語未合，又起口角。尚氏恃寵成驕，不肯讓后，居然對詈起來。郭后憤極，也不管什麼禮節，竟上前動手批尚氏頰。（一驕一莽，厥罪維鈞。）尚氏當即悲啼，后尚不肯干休，還要再批數下。仁宗看不過去，起座攔阻，誰意郭后手已擊來，尚氏閃過一旁，反中仁宗頸上，指尖銳利，指成兩道血痕，惹得仁宗惱起，訶斥郭后數語，引尚美人出還西宮。尚美人裝嬌撒賴，益發激動帝怒。內侍閻文應，本與夷簡友善，夷簡正托他尋隙，遂入奏仁宗道：「尋常民家妻尚不能凌夫，況陛下貴為天子，乃受皇后欺凌，還當了得？」仁宗半晌無言。文應又道：「陛下頸上血痕宛然，請指示執政，應該若何處置？」仁宗迭受激動，便憤然道：「你去召呂宰相來。」文應通報夷簡，夷簡立刻趨入，向御座前請安。仁宗指示頸痕，并述明底

細夷簡道皇后太屬失禮不足母儀天下仁宗道情迹殊屬可恨但廢后一事卻亦有干清議夷簡道漢光武素稱明主爲了郭后怨懟竟致坐廢況傷及陛下頸中尚得說是無罪麽（引東漢郭后爲證絕妙比例大約郭家女兒是祖傳的潑辣貨）仁宗乃決計廢后復與夷簡商得一策只稱后願修道封爲淨妃玉京沖妙仙師居長寧宮并敕有司不得受臺諫章奏中丞孔道輔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宋庠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等聯名具疏入呈不納乃同詣垂拱殿俯伏同聲道皇后乃是國母不應輕廢願待召賜對俾盡所言說了數聲但見殿門緊閉杳無消息孔道輔忍無可忍竟叩鐶大呼道皇后被廢累及聖德奈何不聽臺臣言俄聞門內傳旨令至閣中與宰相答話道輔等乃起至中書見夷簡已經待着便語夷簡道大臣服事帝后猶人子服事父母一般父母不和只可諫止奈何順父出母呢夷簡道后傷帝頸過已太甚且廢后亦漢唐故事何妨援行道輔厲聲道大臣當導君爲堯舜怎得引漢唐失德事作爲法制夷簡不答拂袖徑入道輔等乃退去翌日昧爽入朝擬留集百官與夷簡廷爭甫到待漏院即聞有詔旨下來略言伏閤請對盛世無聞孔道輔等冒昧徑行殊失大體道輔着出知泰州仲淹出知睦州祖德等罰俸半年以示薄儆自今羣臣毋得相率請對云云道輔等乃嗟嘆數聲奉旨而去於是廢后之議遂定小子有詩咏此事道

廢后祇因嫡庶爭，宮廷構釁失王明。當年若得刑于化，樛木何由不再賡。

郭后既廢，尚楊二美人，益得寵幸，輪流伴寢，幾無虛夕，累得仁宗生起病來。下回再行分解。

劉太后生平，有功有過，據理立說，實屬過浮於功。垂簾聽政，本非宋制，而彼獨創之。衮冕為天子之服，彼何人斯，乃亦服之。設當時朝無忠直，不善規諫，幾何而不為武后耶？史官以賢后稱之，過矣。八大王元儼，為仁宗敘明生母，聲容並壯，宜呂夷簡等可望項背，宜其傳誦至今。俗小說中誤為德昭，又何其謬歟？郭后誤批帝頸，不為無過，然試問仁宗當日，何以寵幸二美人，致有並后匹嫡之嫌乎？夷簡挾怨，同謀廢后，釀成主上之過舉，史猶目為賢相，抑亦過諛。經本回一一揭出，事實既真，褒貶悉當，較之讀史，功過半矣。是謂之良小說。

第二十八回　蕭耨斤挾權弒主母　趙元昊僭號寇邊疆

却說仁宗寵幸尚楊二美人，每夕當御，累得仁宗形神疲乏，漸就尫羸，甚至累日不能進食，奄臥龍床。（蛾眉原足伐性，仁宗亦太無用。）中外憂懼得很。楊太后詗悉情由，命仁宗斥退二美。仁宗含糊答應，心中恰非常眷戀，怎肯把一對解語花驅出宮中。楊太后又面囑閻文應，傳諭仁宗速出二美。文應朝夕入侍，說至再三，仁宗不勝絮聒，便恨恨道：你叫他去罷。

文應即喚入氈車，迫二美人出宮。二美人哭哭啼啼，不肯即行，且欲央文應替他緩頰。文應叱道，宮婢休得饒舌，勒令登車，驅使出宮。（小人得志，往往如此。）翌日下詔，命尚氏為女道士，居洞真宮，楊氏別宅安置。過了月餘，仁宗病體已安，乃另聘故樞密使曹彬孫女入宮。翌年又改元景祐，立曹氏為皇后，令廢后郭氏出居瑤華宮。曹后寬仁大度，馭下有方，冊后以後，見仁宗體質羸弱，恐他無嗣，未免懷憂。當下密啟仁宗，擬就宗室中取一幼兒作為螟蛉。適太宗孫允讓多男，（允讓係太宗四子商王元份子。）第十三子名宗實，年方四歲，當即取入宮中，由曹后撫養。後來就是英宗皇帝。自故后郭氏徙居後，仁宗頗加憶念，賜號金庭教主沖靜元師，且遣使存問，賚給詩箋，仿古樂府體。郭氏亦和詩相答，詞極悽惋。仁宗欲密召還宮。（既立新后，又欲召還故后，試問將何以處置？當時何不預先審慎，乃欲出爾反爾耶？）郭答來使道：「若再見召，須由百官立班受冊，方有面目見帝呢。」仁宗聽到此語，當為難起來。閻文應尤加惶急，只恐郭后還宮，自己的性命不能保全。會郭有小疾，由仁宗囑太醫診視，文應亟與太醫密商，不知如何賄囑，竟把郭氏藥斃。宮人疑文應進毒，苦無實據，只得以暴卒奏聞。仁宗很是悲悼，追復后號，用禮殮葬，惟謚冊祔廟的儀制，概行停止。是時范仲淹已調知開封府，劾奏文應罪狀，乃謫令出外，命為秦州鈐轄，後徙相州，病死途中。未幾，楊太后亦崩，謚章惠，祔葬永定陵。這且按下慢表。且說契丹自與宋講和，彼此相安無事。蕭太后

燕燕不久即歿。蕭氏有機謀。善馭大臣。人樂為用。每發兵侵宋。輒被甲跨馬。麾旗督戰。及與宋通好。安享承平。不忘武事。惟胡人素乏名節。蕭后又生得英頎白皙。未免顧影自憐。遼主賢在日。常患風疾。后已抑鬱寡懽。未幾即成嫠婦。盛年守寡。怎能忘情。可巧東京留守韓匡嗣子德讓。入直朝班。貌勝潘安。才同宋玉。適中蕭氏心懷。特別超擢。居然授他為政事令。總宿衛兵。他本契丹降將韓延徽後裔。驟沐厚恩。感激圖報。蕭氏即令他出入禁中。特賜禁臠。俾嘗風味。德讓本是解人。極力奉承。引得蕭后心花怒放。相親恨晚。特賜姓名為耶律隆運。拜大丞相。加封晉王。嗣主隆緒尚幼。管甚麽嫌疑。後來逐漸長大。亦已如見慣司空。沒甚奇異。所以蕭后韓相。不啻伉儷一般。等到蕭氏病歿。韓德讓亦相繼去世。（真是一對同命鳥）契丹主隆緒。且命將德讓棺槨。陪葬母旁。（可謂特別孝思）既而高麗國有內亂。主誦為康肇所弒。另立誦兄名詢。契丹主興師問罪。擒誅康肇而還。（夷狄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至宋仁宗即位。契丹遣使入汴。弔死賀生。越年。契丹主大閱兵馬。聲言將校獵幽州。宋廷慮他入寇。擬練兵備邊。同平章事張知白道。契丹修好未遠。想不欲輕啟釁端。今乃聲言校獵。無非欲嘗試我朝。我若發兵防邊。反貽口實。不若託言堵河募工。充兵他即無可藉口了。仁宗如言照行。契丹兵亦罷去。嗣遼東因契丹加稅。致擾兵變。詳袞大延琳。集叛兵據遼陽。僭號興遼。改元天慶。留守蕭孝先被拘。契丹主即令孝

先兄孝穆，率兵往討，掃平叛兵，擭斬延琳。到了天聖九年，契丹王隆緒卒，立子宗真，尊號隆緒為聖宗。宗真係宮人蕭耨斤（一譯作訥木謹）所生，隆緒后蕭氏無出，取為己子。（也學劉太后耶）隆緒疾篤，蕭耨斤即罵隆緒后道：「老物，福亦將享盡麼？」隆緒稍有所聞，召宗真入囑道：「皇后事我四十年，因他無子，取汝為嗣，我死，汝母子切勿害他，這是至要。宋朝信誓，汝宜永守，他不生釁，終當和好，國家自可無憂了。」宗真唯唯受命。至隆緒已死，蕭耨斤自稱太后，參預國事，左右希耨斤意旨，誣隆緒后弟謀逆，耨斤派官鞫治，詞連隆緒后。宗真道：「先帝遺命，怎可不遵？且后嘗撫育朕躬，恩勤備至，不尊為太后，反欲加他罪名，如何使得？」（宗真還有良心）蕭耨斤道：「此人不除，必為後患。」宗真道：「他既無子，又已年老，還有什麼異圖？」耨斤不從，竟命將隆緒后遷至上京。宗真發使至宋廷告哀，宋亦遣中丞孔道輔等，充賀冊及弔祭使，南北通好，仍然照常。宋仁宗明道元年，契丹主宗真往獵雪林，太后蕭耨斤竟遣中使至臨潢，勒隆緒后自盡。后慨然道：「我實無罪，天下共知，既令我死，且待我沐浴更衣，就死未遲。」中使也為憐惜，暫退室外，有頃入視，后已仰藥自盡了。當下返報耨斤，耨斤當然歡慰，獨宗真歸知此事，恐母殘忍，遂有違言，嗣是母子不和，心存芥蒂。過了兩年，即仁宗景祐元年，蕭耨斤陰召諸弟，謀廢宗真，改立少子重元。偏重元入告乃兄，宗真至此，也顧不得母子之情，遂令衛卒收太后璽綬，遷耨斤居慶州，立

重元為皇太弟。始親決國政。與宋和好如初。惟西夏主趙德明既臣事宋朝。復臣事契丹。還算安分守己。事大盡禮。會六谷酋長巳喇濟。為異族所戕。（應二十二回）部衆擁立巳喇濟弟斯榜多為首領。（斯榜多一譯作斯鐸督）宋廷續授他為朔方節度使。斯榜多未洽衆望。或多散歸吐蕃部。吐蕃本西域強國。唐時與回紇國屢寇邊疆。後來兩國自相侵伐。同就衰微。宋興。兩部酋先後入貢。真宗時。吐蕃部酋唃厮囉。（一譯作置勒斯賚）上表宋廷。請伐西夏。廷議以夏主德明。尚稱恭謹。不許吐蕃往侵。唃厮囉竟入寇關中。知秦州曹瑋。請兵預防。果然唃厮囉來寇伏羌砦。被曹瑋率兵掩擊。大敗而還。唃厮囉自知勢蹙。悔懼乞降。宋授唃厮囉為寧遠大將軍。兼愛州團練使。夏主德明。有子元昊。性極雄毅。兼多智畧。常欲併吞回鶻。（即回紇）吐蕃諸部。稱霸西陲。嗣竟引兵襲破回鶻。奪據甘州。德明嘉他有功。立為太子。元昊且勸父畔宋。德明不從。且戒元昊道。自我父以來。連歲用兵。疲敝不堪。近三十年間。稱臣中國。累沐錦衣。中國可算厚待我了。此恩怎可辜負。元昊怫然道。衣毳氈。事畜牧。乃我番族特性。丈夫子生為英雄。非王即霸。奈何羨這錦衣。甘作宋朝奴隸呢。（也是石勒一流人物）既而德明病死。元昊襲位。宋遣工部郎中楊吉。冊元昊襲封西平王。并授定難軍節度夏銀綏靜宥等州觀察及處置押蕃落使。元昊還算拜受。契丹亦遣使冊元昊為夏國王。元昊圓面高準。身長五尺有餘。善騎射。通蕃漢文字。登位後大改制

度部署兵行。隱欲與宋為難。仁宗景祐元年。竟引兵入寇環慶。殺掠居民。慶州柔遠砦蕃部都巡檢嵬通。（嵬一譯作威）乘夏兵飽颺。尾後襲擊。攻破後橋諸堡。元昊反藉口報讎。驅兵復出。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柔遠砦押監盧訓。領兵七百人。前往備禦。那禁得夏兵大至。被殺得七零八落。四散奔逃。環慶都監齊宗矩。與寧州都監王文等。未知敗耗。只去援應。盧訓行次節義峯。驟聞胡哨亂鳴。夏兵已漫山遍野而來。宗矩不及退避。挺身與戰。力竭被擒。王文等逃還。既而元昊放歸宗矩。只說是雙方誤會。無故興兵。現願彼此約束云云。仁宗尚欲羈縻。頒詔慰撫。且令他兼官中書令。（元昊狡詐酷肖乃祖仁宗姑息亦與太宗相同彼此可謂善繼祖武）元昊佯為聽命。暗遣部將蘇奴兒。（一譯作蘇木諾爾）率兵二萬五千人。往攻吐蕃。被唃廝囉誘入險地。四面圍住。差不多把夏兵殺光。連蘇奴兒也活擒了去。元昊聞報大怒。復領眾攻陷貓牛城。轉圍宗哥帶星嶺諸城。唃廝囉復遣部將安子羅。截擊元昊歸路。元昊晝夜角戰。殺到好幾十日。方將子羅擊退。移眾往攻臨湟。唃廝囉堅壁不戰。待元昊渡河。却用精騎殺出。夏兵猝不及防。多半溺死。元昊遁歸。唃廝囉報捷宋都。有詔擢他為保順軍留後。既而元昊轉侵回鶻。奪據瓜沙肅諸州。疆宇日拓。氣勢愈張。可巧華州有二書生。一姓張。一姓吳。屢試被黜。往遊塞外。聞元昊威振西陲。頗思干進。因相偕至靈州。（即夏都見二十二回）入酒家豪飲。索筆書壁道。張元吳昊到此。尋被邏卒拘住。見元昊。元昊

怒責道入國問諱你兩人既入我都門難道不知避諱麽張吳二人齊聲道姓尚不理會部理會這名字未免本末倒置了原來元昊尚用宋朝賜姓舍李為趙所以二人乘機進言果然元昊竦然起敬親自下堂替他解縛延入賜坐詢及國事兩人抵掌高談指陳形勢所有西夏立國規模寇宋計畫一古腦兒傾倒出來元昊喜出望外遂改靈州為興州號西平府為興慶府阻河帶山負嵎自固居然築壇受朝自稱皇帝國號大夏稱為天授元年設十六司總理庶務置十二監軍司派部酋分軍管轄軍兵總得五十餘萬四面扼守自製蕃書形體方正頗類八分教國人紀事遣使詣五臺山供佛寳欲窺河東道路與諸豪歃血為誓約先攻鄜延擬由靖德塞門砦赤城路三道並入叔父山遇勸勿叛宋元昊不聽山遇挈妻子內降不意知延州郭勸反將山遇拏住押還元昊（彷佛唐季之執還悉怛謀）元昊即將他殺死決意寇宋先遣使上表宋廷詞云

臣祖宗本出帝冑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真王之號夙感於頒宣尺土之封顯蒙於割裂臣偶以狂斐製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伏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舉

伏願一坯之土地，建為萬乘之邦家。於是再讓靡遑，羣集又迫，事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為始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號天授。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寬慈及物，許以西郊之地，冊號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魚來雁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邊方之患。至誠瀝懇，仰俟帝俞。謹遣使臣奉表以聞。

是年為仁宗寶元元年。（景祐四年後又改元寶元）呂夷簡等均已罷職，王曾封沂國公，已經謝世。復起用張士遜及學士章得象同平章事，王鬷、李若谷參知政事。因元昊表詞傲慢，各主張絕和問罪。獨諫官吳育，卻上言姑許所求，密修戰備，彼漸驕盈，我日戒飭，萬一決裂，也不足為我害。這便是欲取姑予的計策。（予以虛名尚屬可行）士遜笑為迂論，乃下詔削奪元昊官爵，禁絕互市，並揭榜示邊，略言能擒元昊，或斬首上獻，當即授定難軍節度使，作為酬庸。（能討即討何必懸賞）一面任夏竦為涇原、秦鳳按撫使，范雍為鄜延、環慶安撫使，經畧夏州。（兩個飯桶有何用處）知樞密院事王德用，（即王超子見二十回）請自將西征。仁宗不許。德用狀貌雄偉，頗肖太祖，且平日很得士心，因此仁宗左右，交口進讒，謂不宜久典樞密，并授兵權。仁宗竟自動疑，不但不許西征，反將他降知隨州，改用夏守贇知樞密院事。元昊竟入寇保安軍，兵鋒甚銳，到了安遠砦附近，見有數千宋軍到來，他是毫不在意，以為幾千兵士，不

值一掃那知兩陣甫交驀然宋軍裏面突出一位披髮仗劍面含金色的將官來也不知他是人是鬼是妖是仙頓時譁動夏兵紛紛倒退這位披髮金面的將官逢人就砍無一敢當夏兵愈覺驚惶連元昊也稱奇不置沒奈何麾兵遁去看官道此人是誰乃是巡檢指揮使狄青（點名不苟）青字漢臣河西人氏驍勇善戰初為騎御散直從軍西征累著戰功他平時臨敵往往戴着銅面具披髮督陣能使敵人驚退（俗小說中便說他有仙術了）至是為巡檢指揮使屯守保安鈐轄盧守懃檄令禦敵他手下只帶兵士數千名一場對壘竟嚇退元昊雄師數萬人當下奏捷宋廷仁宗欲召問方略會聞元昊復議進兵乃命圖形以進小子有詩詠道

仗劍西征播戰功　叛王枉自逞英雄　試看披髮戴銅面　已識奇謀在算中

元昊自保安敗退改從延州入寇孰勝孰負且至下回說明

宋有劉太后而契丹有蕭太后真可謂兄弟之國內政相等至曹后取宗實為己子隆緒后亦取宗真為己子舉動又復相似古所謂難兄難弟不期於南北兩國見之惟蕭太后老而淫蕭耨斤且敢弒主母而宋尚不聞有此得毋由夷狄之俗不及華夏之猶存禮教耶夏主德明事南事北彷彿一條兩頭蛇元昊獨銳生鱗角至欲圖王爭霸羌戎中偏出梟雄而宋廷適當之人文不足安邦武不足卻敵

徒令元昊增焰耳。幸保安軍尚有狄青，差足為中原吐氣，然官小職卑，未握重權，屈良驥於櫪下，美之適以惜之云。

第二十九回　中虜計任福戰歿　奉使命富弼辭行

卻說元昊欲寇延州，先遣人通款范雍，詐言兩不相犯。雍信為真言，毫不設備。那元昊竟輕師潛出，攻破金明砦，執都監李士彬父子，直抵延州城下。雍始着急起來，飛召在外將士還援延州。於是鄜延副總管劉平、石元孫，自慶州馳援，都監黃德和、巡檢万俟政、郭遵等，亦由外馳入，數路兵合成一處，往拒元昊。兩下相遇，夏兵左持盾，右執刀，踴躍前來。劉平令軍士各用鉤鎗，撤去敵盾，大呼殺入，敵衆敗走。平當先追擊，被敵兵飛矢射來，適中面頰，乃裹創退還。到了傍晚，忽來敵騎數千名，猝薄官軍。官軍未曾預防，竟至小卻。黃德和在陣後，望見前軍卻退，竟率步兵先遁。平亟遣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與語道：「都監當併力抗賊，奈何先奔？」德和不顧，脫轡徑去，適赴甘泉。万俟政、郭遵等，亦先後奔潰。（德和可恨，万俟政等尤可惡。）平復遣軍校仗劍遮留，只攔住千餘人，與夏兵轉戰三日，互有殺傷，敵稍稍退去。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柵自固。夜半四鼓，突聞外面萬馬齊集，且厲聲四呼道：「這般殘兵，不降何待？」平與元孫料敵大至，勉守孤營，相持達旦。俄而天色已明，開營迎敵，見敵酋舉鞭四至，悍厲異常。兩人手下已不過數千人，且累日鏖鬭

勢已困乏。怎能當得這般悍虜。戰不數合。已被敵首衝作數截。平與元孫不能相顧。戰到筋疲力盡。都做了西夏的囚奴。平憤極不食。見了元昊。開口大罵。竟爲所害。元孫被拘未死。延州得此敗報。人心益懼。幸天降大雪。凍冱不開。元昊始解圍退去。黃德和反誣平降賊。因致敗挫。宋廷頗聞悉情形。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往河中問狀。彥博汾州人。爲人正直無私。一經訊鞫。當然水落石出。德和坐罪腰斬。范雍亦貶知安州。追贈劉平官爵。撫卹從優。（罪不及万俟政等。還是失刑）詔命夏守贇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爲鈐轄。即日啟行。知諫院富弼上言。守贇庸懦。不足勝任。守忠係是內臣。命爲鈐轄。適蹈唐季監軍覆轍。請收回成命。（言之甚是）仁宗不從。適知制誥韓琦使蜀還都。奏聞西夏形勢。語頗詳盡。仁宗遂命他安撫陝西。琦入朝辭行。面奏仁宗道。范雍節制無狀。因遺敗衄。致貽君父憂。臣願保舉范仲淹。往守邊疆。定然無誤。仁宗遲疑半晌。方道范仲淹麼。琦復道。仲淹前忤呂夷簡。徙知越州。朝廷方疑他朋黨。臣非不知。但當陛下宵旰焦勞。臣若再顧嫌疑。埋才誤國。罪且益大。倘或迹近朋比。所舉非人。就使臣坐罪族誅。亦所甘心。（臣口相保。不愧以人事君之義）仁宗纔點首道。卿且行。朕便令仲淹隨至便了。琦叩謝而出。未幾即有詔令仲淹知永興軍。先是仲淹知開封府。因呂夷簡當國。濫用私人。特上疏指陳時弊。譏斥夷簡爲漢張禹。夷簡說他越職言事。離間君臣。竟面劾仲淹。落職外徙。集賢

院校理余靖館閣校勘尹洙歐陽修奏稱仲淹無罪也致坐貶斥為朋黨都人士却號作四賢韓琦此次保薦仲淹所以有這般論調（仲淹坐朋黨落職係景祐三年事本回借韓琦奏事補敘此事文法縝密）仁宗依奏施行也算是虛心聽受了惟張士遜主議征夏至軍書旁午反無所建白坐聽成敗諫院中嘖有煩言士遜心不自安上章告老詔令以太傅致仕再起呂夷簡同平章事夷簡再相亦以夏守贇非專閫才不如召還仁宗乃命與王守忠一同還闕改用夏竦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為副仲淹尚未赴陝奉旨陛辭仁宗面諭道卿與呂相有隙今呂相亦願用卿卿當盡釋前嫌為國効力仲淹叩首道臣與呂相本無嫌怨前日就事論事亦無非為國家起見臣何嘗預設成心呢仁宗道彼此同心為國尚有何言仲淹叩別出朝即日就道途次聞延州諸砦多半失守遂上表請自守延州有詔令兼知州事仲淹兼程前進既至延州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擇六將分領日夕訓練視賊眾寡更迭出禦又修築承平永平等砦招輯流亡定保障通斥堠羌漢人民相繼歸業邊塞以固敵不敢近夏人自相告戒道此次來了小范老子胸中具有數萬甲兵不比前日的大范老子可以騙得延州不必妄想了大范就指范雍小范乃指范仲淹元昊聞仲淹善守佯遣使與仲淹議和一面引兵冦三川諸砦副使韓琦令環慶副總管任福托詞巡邊領兵七千人夜趨七十里直抵白豹城一鼓攻入焚去夏

人積聚。收兵還汛。元昊又向韓琦求盟。琦勅然道。無約請和。明是誘我。我豈墮他詭計麼。遂拒絕來使。獨范仲淹覆元昊書。反覆戒諭。令去帝號。守臣節。藉報累朝恩遇等語。時朝廷遣翰林學士晁宗慤。馳赴陝西。問攻守策。夏竦模棱兩可。具二說以聞。仁宗獨取攻策。令鄜延涇原會師進討。限期在慶曆元年正月。（仁宗改元寶元後越二年又改元康定又越年復改元慶曆）范仲淹主守。韓琦主戰。兩下各爭執一詞。彼此據情陳奏。累得仁宗亦疑惑不定。無從解決。那元昊卻不肯罷手。竟遣衆入寇渭州。薄懷遠城。韓琦親出巡邊。盡發鎮戎軍士卒。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為統將。耿傳為參謀。涇原都監桑懌為先鋒。朱觀武英王珪為後應。大軍將發。琦召任福入語道。元昊多詐。此去須要小心。你等可自懷遠趨德勝砦。繞出羊牧隆城。攻擊敵背。若勢未可戰。即據險入伏。截他歸路。不患不勝。若違我節制。有功亦斬。福奉令登程。徑趨懷遠。道遇鎮戎軍西路巡檢常鼎劉肅等人。傳言夏兵在張家堡南。距此不過數里。福即會師亟進。果然遇着敵衆。頓時併力掩擊。斬馘數百級。敵衆潰退。拋棄馬羊橐駝。不計其數。先鋒桑懌。驅兵尋進。福接踵而前。參軍耿傳。尚在後面。接得韓琦來檄。力戒持重。乃附加手書。遣人賫遞任福。勸他遵從韓令。切勿躁率。福冷笑道。韓招討太覺迂謹。耿參軍尤覺畏葸。我看虜兵易與。明日進戰。管教他隻騎不回。（趾高氣揚安能不敗）遂令來使速還。約後隊迅即來會。越日定可破敵。

萬勿誤期。及使人回報。耿傅朱觀武英王珪等。只好一同進兵。到了籠絡川。天色已晚。聞前軍已至好水川。相隔只有五里。乃擇地安營。次日天曉。桑懌任福等。復循好水川西行。至六盤山下。途次見有銀泥盒數枚。緘封甚固。桑懌取盒審視。未知內藏何物。但聞盒中有動躍聲。疑不敢發。可巧任福亦到。即遞交與他。福是個粗豪人物。不管甚麼好歹。當即把盒啟視。那知盒內是懸哨家鴿。霎時間盡行飛出。廻翔軍上。桑懌任福尚翹首視鴿。莫明其妙。忽聞胡哨四起。夏兵大集。元昊親率鐵騎。蹀躞前來。懌忙麾軍搶敵。福尚未成列。被敵騎縱橫馳突。頓時散亂。衆欲據險自固。忽夏人陣中。豎起一張鮑老旗。（戲幢名）長約二丈餘。左動左伏起。右動右伏起。四面夾攻。宋軍大敗。桑懌劉肅。陸續戰死。福身被十餘創。尚力戰不退。小校劉進。勸福急走。福憤然道。我為大將。不幸兵敗。只有一死報國便了。未幾鎗中左頰。血流滿面。福扼喉自盡。福子懷亮。隨軍同時畢命。全軍盡覆。元昊乘勝入籠絡川。正與朱英軍相遇。趁勢將朱英圍住。英左衝右突。不能出圍。王珪急往救援。硬殺一條血路。拔出朱英。但見英已身受重傷。不能視軍。珪正焦急得很。正擬設法走脫。不意敵兵益至。又被圍住。耿傅朱觀。也欲往援。適渭川駐泊都監趙津。帶領瓦亭騎兵三千。前來會戰。耿傅即與趙津救珪。令朱觀守住後軍。（趙津多來送死。然卻是朱觀的替死鬼。）時王珪已經陣亡。朱英亦死。耿趙兩人。冒冒失失的衝殺過去。好似羊入

虎口戰不多時一同殉難朱觀見不可支急率殘軍千餘人退保民垣四向縱射夏兵疑是有伏更兼天色將暮乃齊唱番歌收軍引去這一場交戰宋將死了六人士卒傷亡一萬數千名只朱觀手下千餘人總算生還關右大震韓琦退還夏竦使人收集散兵并任福等遺骸見福衣帶間尚藏着琦檄并參軍耿傅書乃將詳情奏聞說是任福違命致敗罪不在琦傳等人琦卻上章自劾仁宗很是驚悼鐫琦一級徙知秦州元昊自連勝宋軍聲勢張甚作書答覆范仲淹語極悖嫚仲淹對着夏使把書撕碎付之於火夏使自去這事傳達宋廷呂夷簡語廷臣道人臣無外交仲淹擅與元昊書已失臣禮既得答覆又擅焚不奏別人敢如此麽參政宋庠遽答道罪當斬首樞密副使杜衍獨辯論道仲淹志在招叛存心未嘗不忠怎可深罪彼此爭議未決仁宗命仲淹自陳仲淹遂奏道臣始聞元昊有悔過意因致書勸諭宣示朝廷德威近因任福敗死虜勢益張覆書遂多悖嫚臣愚以為此書上達若朝廷不亟聲討辱在朝廷不若對了虜使燬去此書還不過辱及愚臣似與朝廷無涉這是區區愚忱乞即鑒察等語仁宗得奏復命中書樞密兩府覆議宋庠杜衍仍各執前說仁宗顧問夷簡宋庠總道夷簡贊同己說那知夷簡恰不慌不忙道杜衍議是止應薄責了事這語說畢庠不禁瞠目退朝（想是夷簡與庠有隙故獨從杜衍之議不然前既倡議罪范此時何反袒范耶）仁宗乃降仲淹知耀州未幾復徙知慶州詔命工

部侍郎陳執中同任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與夏竦同判永興軍兩人意見相左屢起齟齬乃又命竦屯鄜州執中屯涇州竦守邊二年遇事畏縮首鼠兩端營中帶着侍妾鎮日裏流連酒色不顧邊情元昊懸募竦首只出錢三千文邊人傳為笑話既而元昊復冠麟府破寧遠砦陷豐州警報迭聞知諫院張方平奏稱竦為統帥已將三年師惟不出出必喪敗冠惟不來來必殘蕩這等統帥究有何用請另行擇帥藉固邊防於是改竦判河中執中知涇州一面再經廷議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令韓琦知秦州轄秦鳳范仲淹知慶州轄環慶王沿知渭州轄涇原龐籍知延州轄鄜延各兼經畧安撫招討使四人除王沿外均得禦有方繕城築砦招番撫民羌人尤愛仲淹呼他為龍圖老子因仲淹曾任龍圖閣待制乃有是名元昊都也知難而退稍稍歛迹了（總責得人）慶歷二年忽契丹遣使蕭特末劉六符至宋復求關南故地且問興師伐夏及沿邊濬河增戍的理由朝命知制誥富弼為接伴使偕中使往迎都外特末等昂然而來下馬相見當由中使傳旨慰問特末偃強不拜弼抗聲道南北兩主稱為兄弟我主與汝主相等今傳旨慰勞奈何不拜特末托言有疾不能施禮弼又道我亦嘗出使北方卧病車中聞汝主命即起受盡禮汝怎得因疾廢禮呢特末無詞可答只好起拜（先聲已足奪人）拜畢隨弼入都弼導入客館開誠與語特末卻亦感悅即將契丹主遣使本意一一說出弼

據理辨駁。特末密語弼道。貴國可從則從。不可從。或增幣。或和親。亦無不可。弼乃引兩使入謁仁宗。并據特末言奏聞。仁宗召呂夷簡入商。夷簡道。西夏未平。契丹乘隙求地。斷難允許。但我既與夏構兵。不應再戰契丹。現來使蕭特末既有和親增幣兩事。密相告語。我且酌允一件。暫作羈縻罷了。仁宗道。朕意亦是如此。但何人可以報聘。夷簡道。不如就遣富弼。弼去年曾往使契丹。可稱熟手。此次命往。諒想不致辱命。借夷簡口中補敘富弼奉使契丹且廻應上文弼語特末之言仁宗點首。遂命富弼報使契丹。詔命既下。廷臣多為富弼擔憂。謂此去恐致陷虜。集賢院校理歐陽修。且引唐顏真卿使李希烈故事。請留弼不遣。疏入不報。自是謠諑繁興。統說夷簡與弼有嫌。計圖陷害。因薦弼北行。弼卻毅然願往。陛辭時叩首奏道。主憂臣辱。臣怎敢愛死。此去除增幣外。决不妄允一事。倘契丹意外苛索。臣誓以死拒便了。仁宗聞言。也不禁動容。面授弼為樞密直學士。弼不肯受。復叩頭道。國家有急。義不憚勞。怎敢先受爵祿呢。仁宗復慰奬數語。弼即起身出朝。到了賓館。邀同契丹兩使。即日往北去了。小子有詩詠道。

銜命登程竟北行。國家為重死生輕。折衝樽俎談何易。恃有忠誠懾虜情。

欲知弼往契丹。如何定議。待小子下回說明。

世嘗謂北宋無將。證諸夏事。北宋固無將也。仁宗之世。宋尚稱盛。元昊騷擾西陲。

得一良將以平之猶為易事夏竦范雍材皆庸駑固等諸自鄶以下若夫韓琦范仲淹二人亦不過一文治才耳主戰主守彼此異議主戰者有好水川之敗雖咎由任福之違制然所任非人琦究不得辭責主守者遭元昊之謾侮微杜衍仲淹幾不免殺身史雖稱韓范善防然卒無以制元昊使之帖然歸命非皆武畧不足之明證耶以尊闇之之材而契丹遂乘間索地地不給而許增歲幣亦猶二五一十之故智耳外交以武力為後盾僅恃口舌之爭雖如富鄭公者亦不能盡折虜燄而下此更不足道矣

第三十回　爭和約折服契丹　除敵臣收降元昊

卻說富弼出使免不得途中躭擱一時未到契丹契丹卻聚兵幽薊聲言南下廷議請築城洛陽呂夷簡謂不若建都大名耀威河北示將親征以伐敵謀仁宗從夷簡言乃建大名府為北京卽從前真宗親征駐蹕處一面命王德用判定州兼朔方三路都部署德用抵任日夜蒐練士卒擇期大閱契丹遣偵騎來視見德用部下人人強壯個個威風當下返報本國契丹主宗真也覺奪氣（宋廷賴有此着故和議復成）待富弼已到契丹卽入見宗真行過了禮便開口問道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已四十年乃無故來求割地究屬何故宗真道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亦為着何事我國大臣均請舉兵

南向。我意謂遣使質問，并索關南故地，若南朝不肯相從，舉兵未晚。弼卽接入道：北朝忘我先帝的大德麼？澶淵一役，我朝將士，那一個不主開戰？若先帝從將士言，恐北兵均不得生還。我先帝顧全南北，特約修和，今北朝又欲主戰，想是北朝臣子，均為身謀，不管主子的禍福呢。說到此句，宗真不覺驚異道：為什麼不管主子的禍福？弼答道：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北朝乃得進克中原，但試問所得金幣，果涓滴歸公否？北朝費了若干軍餉，若干兵械，徒令私家充牣，公府彫殘。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必勝麼？就使得勝，勞師傷財，還是羣臣受害呢？人主受害呢？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有何利益？所以為羣臣計，宜戰不宜和，為主子計，宜和不宜戰。（說得透切，不亞秦儀。）宗真聽了，不由的點首數次。弼又道：塞雁門，為備元昊，並非防北朝；塘水開濬，在南北通好前；城隍無非修舊，民兵不過補闕，有何違約可言？宗真道：如卿言，是我錯怪南朝了，但我祖宗故地，幸乞見還。（語已少軟。）弼答道：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統是前代故事，若各欲求地，幽薊曾隸屬中國，難道是北朝故地麼？宗真亦無詞可答，命劉六符引弼至館，開宴款談。六符道：我主恥受金幣，定欲關南十縣，南朝何不暫許通融？弼正色道：我朝皇帝嘗云：為祖宗守國，不敢以尺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朕不忍兩朝赤子，多罹兵革，所以屈己增幣

卿代土地。若北朝必欲得關南十縣。是志在敗盟。借此為詞。澶淵盟誓。天地鬼神。共鑒此言。北朝若首發兵端。曲不在我。天地鬼神。恐不肯受欺哩。（正襟危論。如聞其聲。）六符道。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大善。當彼此共奏。使兩主情好如初。是日盡歡而散。翌日。契丹主宗真。召弼同獵。引弼馬相近。婉語道。南朝若許我關南地。我當永感厚誼。誓敦和好。（仍是欺人之語）弼答道。北朝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兩朝既稱兄弟。怎可一榮一辱呢。（含理言情。語益動人）宗真默然。獵畢散歸。六符復來語弼道。我主聞榮辱的談論。意甚感悟。關南十縣。暫且擱起。惟願與南朝和親。想南朝總允我結婚呢。弼復道。結婚易生嫌隙。我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那能及得歲幣的大利呢。六符返報宗真。宗真乃召弼入見。令還取盟書。并與語道。俟卿再至。當擇一事為約。卿可遂以誓書來。弼乃辭歸。據實奏陳。仁宗復遣使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再往契丹。并命至樞臣處親受口傳。弼領教即行。途次樂壽。忽心有所觸。亟語副使張茂實道。我奉命為使。未見國書。倘書詞與口傳不同。豈非敗事。茂實唯唯。及啟書審視。果與口傳不符。立即馳還。時已日昃。叩閽求見。至仁宗召入。弼呈上國書。并跪奏道。樞臣意圖陷害。特作此書。俾與口說不同。臣死何足惜。貽誤國家。豈非大患。仁宗恰也驚疑。轉問晏殊。晏殊道。呂夷簡想不至出此。或恐錄述有誤呢。弼奏道。晏殊姦邪。黨夷簡欺陛下。應得何罪。仁宗遂命晏殊易書。弼

審視乃行。呂夷簡挾私害公至此未免生實晏殊設詞掩飾明是黨呂陷弼史稱弼娶晏女豈翁婿之情亦全不顧耶既至契丹。不復議婚但議增幣。契丹主宗真道。南朝既增我歲幣。應稱為獻。弼答道。南朝為兄。豈有為兄獻弟的道理。宗真道。獻字不用。改一納字。弼仍不可。宗真艴然道。歲幣且增我。何在此區區一字。若我擁兵南來。得毋後悔麼。弼復道。我朝兼愛南北生民。所以屈己增幣。並非有憚北朝。若不得已改和為戰。當視曲直為勝負。使臣卻不敢預料了。宗真道。卿勿固執。古時亦嘗有此例呢。弼勃然道。古時惟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但後來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尚有此例麼。說畢。聲色俱厲。宗真知不可奪。乃徐徐道。我當自遣人往議罷了。乃留增幣誓書。另遣使耶律仁先及劉六符二人。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先入奏道。獻納二字。臣已力拒。虜氣已中沮了。幸勿再許。仁宗允奏。後用晏殊議。竟許用納字。一字都不能爭得宋君臣可謂委靡於是歲增銀十萬兩。絹十萬匹。仍遣知制誥梁適持誓書與仁先等往契丹。契丹亦遣使再致誓書。且報撤兵。總算依舊和好了。弼始受命至契丹。適一女夭殤。弼不過問。及二次再往。聞得一男。亦不暇顧。在外得家書。未嘗啟閱。隨至隨焚。左右以為奇。弼與語道。這種家書徒亂人意。國事尚未了結。何暇顧家。錄此為愛國者勸至和議已成。仁宗復命他為樞密直學士。弼仍懇辭道。增幣非臣本意。只因近日方討元昊。不暇與契丹角逐。所以臣未敢死爭。怎可無功受賞呢。未幾又授

弼為樞密副使。弼又固辭。但表請仁宗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仁宗很加贊歎。改授弼為資政殿學士。這且按下慢表。且說元昊據有西鄙。叛命如故。會夏境天旱年荒。兵民交困。乃漸有納欵意。知延州龐籍。報答宋廷。詔命知保安軍劉拯。傳諭元昊親臣剛浪陵（一譯作野利綱里拉）遇乞（一譯作雅奇）兄弟。令他內附。即分界西平爵土。剛浪陵很是刁猾。令部下浪理賞乞媚娘三人。偽至鄜州乞降。鄜州判官种世衡。料知有詐。留住營中。佯加錄用。剛浪陵又遣教練使李文貴來報降期。也由世衡留住。既而元昊仍大舉入寇。攻鎮戎軍。王沿使副總管葛懷敏。督諸砦兵出敵。至定川砦。被夏兵繞出背後。毀橋截住。懷敏部軍。相率驚慌。頓時大潰。懷敏奔還長城濠。路已斷。遂與將校十四人。陸續戰死。餘軍九千六百名。馬六百匹。均陷沒敵中。元昊乘勝直抵渭州。焚蕩廬舍。屠掠民畜。涇汾以東。烽火連天。幸知慶州范仲淹。率蕃漢兵往援。夏兵乃退。先是翰林學士王堯臣。曾奉命安撫陝西。及還朝。上疏論兵。且言韓范具將帥材。不當置諸散地。仁宗尚不以為意。至葛懷敏敗歿。中外震懼。乃命文彥博經略涇原。并欲徙范仲淹知渭州。與王沿對調。仲淹以王沿無用。擬與韓琦並駐涇州。即行上奏。略云。

涇州為秦隴要衝。賊昊屢出兵窺伺。非協力捍禦。不足以制賊鋒。臣願與韓琦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

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横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招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彦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

仁宗准奏乃用韓琦范仲淹龐籍為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置府涇州分司行事并召王沿還都命文彦博守秦州滕宗諒守慶州張亢守渭州韓范二人同心捍邊號令嚴明愛拊士卒諸羌樂為所用懷德畏威邊人聞韓范名編成四句歌謡道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得人之效可見一班）惟种世衡因剛浪陵遣人詐降總欲以假應假用反間計除滅了他免為元昊心腹當時有僧人王光信足智多謀世衡招致部下奏補三班借職令改名為嵩持招降書往投剛浪陵遇乞剛浪陵接到書函當下展閱内言朝廷知王有内附心已授夏州節度王其速來書後又繪一棗及一龜剛浪陵惝然不解王嵩在旁代解道棗早同音龜歸同聲請大王留意原來剛浪陵遇乞皆屬野利氏元昊娶野利氏女為第五妃即二人女弟二人因此得寵且具有才謀並握重權夏人號為大王所以世衡貽書及王嵩與語亦沿用夏人稱呼剛浪陵畢竟乖刁獰然笑道种使君年已長成何故弄此把戲難道視我為小兒麽遂將王嵩拏下並原書獻與元昊王嵩本有膽智見元昊後元昊喝令斬首嵩並不驚慌反大

笑道人人說你夏人多詐我卻不信誰料詰不虛傳呢元昊拍案道你等多詐欲來用反間計還說是我國多詐麼（一語喝破彷彿三國演義中曹操之於闞澤）王嵩道剛浪大王若非先遣浪埋等來降种使君亦不至無故送書現浪埋等尚在鄜州李文貴居然重用我朝已授剛浪大王為夏州節度使今乃有此變卦豈非你夏人多詐嗎罷罷我死也還值得我死有張文貴等四人償命呢元昊聽了不禁驚詫遂轉問剛浪陵剛浪陵前遣浪埋等人尚未與元昊說明至此反無從詳對但說是別有用意元昊益覺動疑當命將王嵩緩刑囚禁穽中一面盤詰剛浪陵剛浪陵纔將前情詳陳偏元昊似信非信也將剛浪陵留住帳中潛遣人作為剛浪陵使返報世衡世衡已料為元昊所遣卻故意將錯便錯格外優待並與約兩大王歸期來使怎識詐謀當然據情還報元昊不禁怒起竟召還剛浪陵與使臣對質剛浪陵尚想分辯偏元昊已拔劍出鞘手起劍落把剛浪陵揮作兩段（除了一個）並將遇乞拘置獄中种世衡聞剛浪陵被殺知計已得行復着成一篇祭文內說剛浪陵大王兄弟有意本朝忽遭慘變痛失垂成寫得非常慘怛潛令人投置夏境夏人恰得賫獻元昊元昊又令人將遇乞處斬（又除了一個）看官試想這元昊也是一個雄酋難道這般反間計竟全然沒有分曉空把那兩個有用的妻舅一一殺死麼小子披考野乘纔悉元昊另有一段隱情遇乞妻沒藏氏因與元昊第五妃有姑嫂關係往

往出入夏宮他不合生着三分姿色被元昊看上了眼極想與他通情奈因遇乞手握重權未免投鼠忌器沒奈何勉強忍耐含着一種單相思延挨過去巧值种世衡投書與他勸令內附他正好借公濟私除了遇乞便將沒藏氏拘入宮中一嚇兩騙哄得沒藏氏又驚又喜只好獻出秘寶供他享受元昊已經如願索性放出王嵩厚禮相待令作書報种世衡願與宋朝講和世衡轉告龐籍籍即令世衡遣還李文貴往議和約元昊大喜仍使文貴與王嵩偕至延州賫書議欵龐籍接得來書見書意尚是倔強有云如日方中止能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等語當下將來書飛報宋廷仁宗已經厭兵詔令籍復書許和但令他稍從恭順籍乃如旨示復遣文貴持去嗣得夏國六宅使賀從勖與文貴賫書同來書中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曩霄上書父大宋皇帝龐籍即問道何謂泥定國兀卒曩霄從勖道曩霄係吾主改定新名泥定國是立國意義兀卒是我國主子的稱呼龐籍道如此說來你主仍不肯臣事本朝令我如何上聞從勖道既稱父子也是君臣一般若天子不許再行計議龐籍道你只可入闕自陳從勖答言願入京師乃送從勖至闕下并奏言元昊來書名體未正應諭令稱臣方可議和仁宗覽奏即召諭從勖道你主元昊果願歸順應照漢文格式稱臣立誓不得說什麼兀卒什麼泥定國從勖叩首道天朝皇帝既欲西夏稱臣當歸國再議惟天朝仁恩徧覆每歲應

賜給若干，俾可還報。仁宗道：「朕當遣使偕行，與你主定議便了。」從勗乃退。有詔命邵良佐、張士元、張子奭、王正倫四人，偕從勗一同西行，與夏主元昊妥議。四人領命而去，到了西夏。因元昊多索歲幣，議仍未洽。元昊乃再遣使臣如定聿捨（一譯作儒定裕舍）、張延壽等入汴再議，當議定按年賜給絹十萬疋，茶三萬斤，夏主元昊應稱臣立誓，不得渝盟。夏使乃返。越年，（慶歷四年）元昊始遣使來上誓表，文云：

臣與天朝，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明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其栲栳、鐮刀、南安、承平故地，及他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為界，於內聽築城堡。凡歲賜絹茶等物，如議定額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頒誓詔，蓋欲世世遵守，永以為好。倘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當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謹上誓表以聞。

仁宗亦賜答詔書，付夏使賚還，略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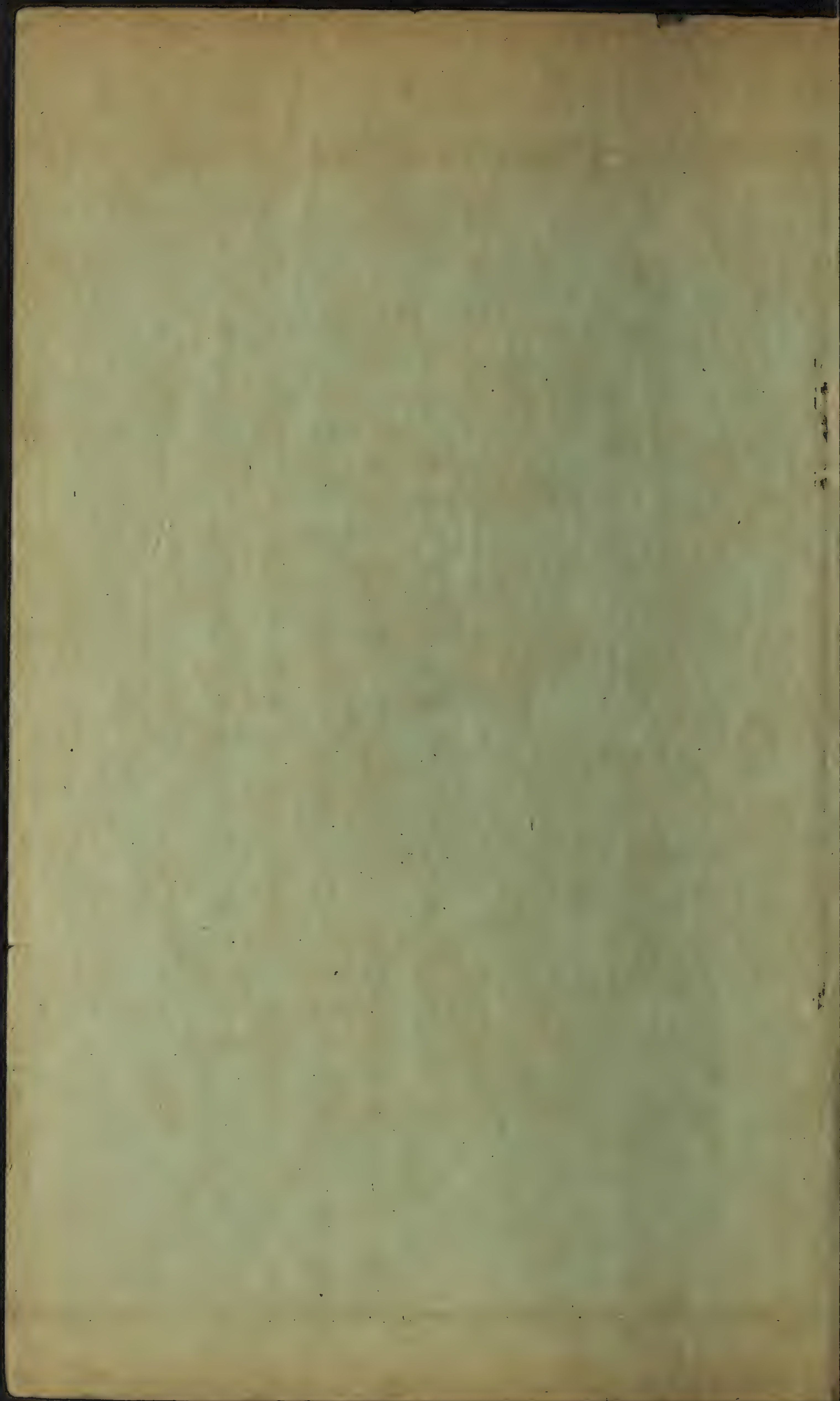
朕臨制四海，廓地萬里，西夏之土，世以為胙。今既納忠悔咎，表於信誓，質之日月，要之鬼神，及諸子孫，無有渝變。申復懇至，朕甚嘉之。俯閱來誓，一皆如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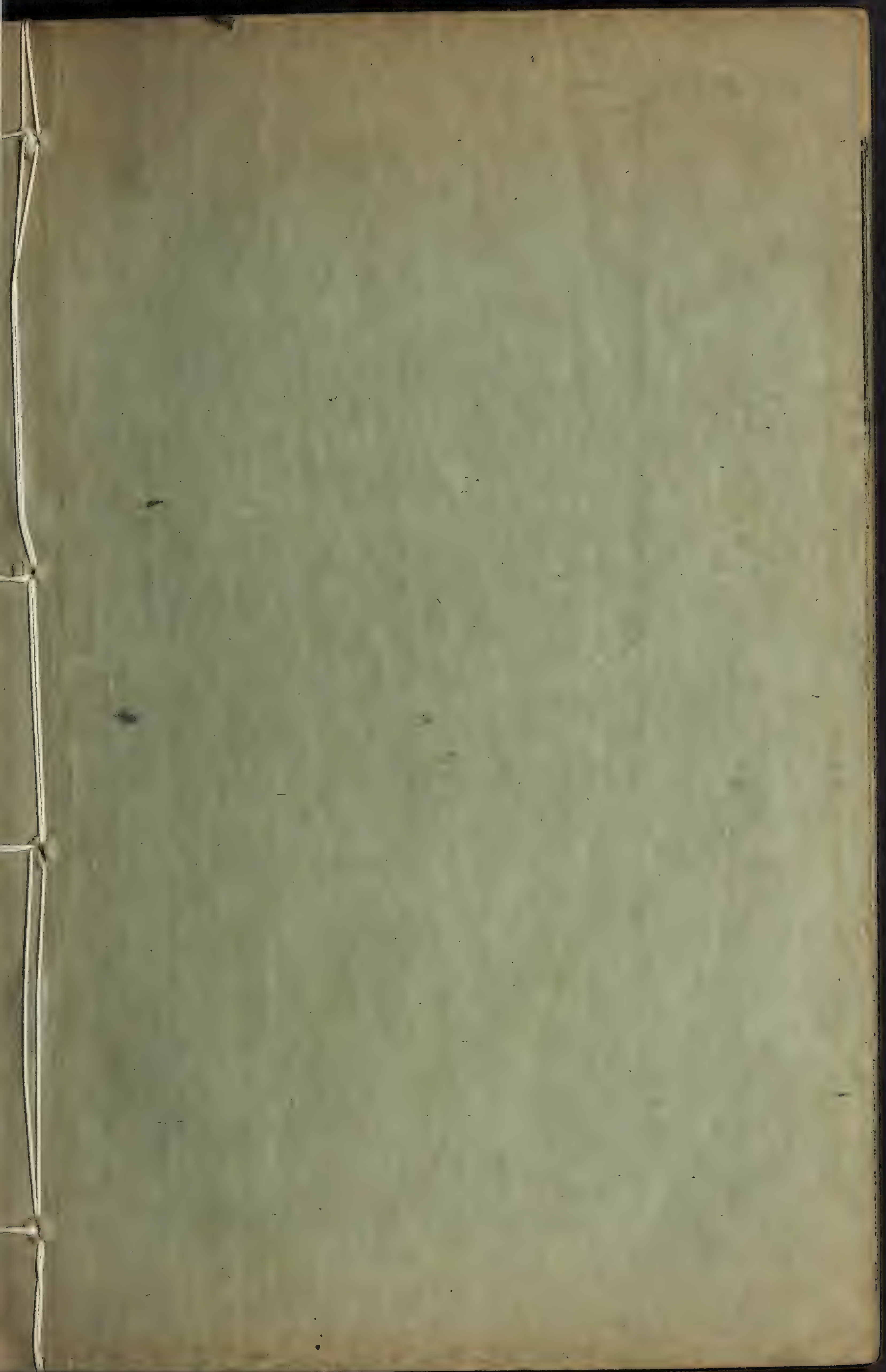
夏使去後，復擬派遣冊禮使，冊封元昊為夏王。忽契丹遣使來汴，請宋廷勿與夏和，現已為中國發兵西往，討夏累得宋廷君臣，又疑惑起來。正是

中朝已下和戎詔。朔漠徧來討虜書。

究竟契丹何故伐夏。試看下回便知。

讀本回盟遼盟夏兩事。見得宋室君臣。志在苟安。毫無振作氣象。契丹主宗真時。上無蕭太后燕燕之雄畧。下無耶律休哥之將材。富弼一出。據理與爭。即折敵燄。何必多增歲幣。自耗財物。甚至獻納二字。亦不能盡去乎。元昊墮种世衡之計。自剪羽翼。又復惑於沒藏氏之女色。漸啟荒耽。其願和不願戰也明矣。況乎韓范龐三人禦邊。已屬無懈可擊。彼若修和。我正當令他朝貢。乃反歲賜絹茶。亦胡為者。總之一奄奄不振。得休便休已耳。觀此而已知宋室之將衰。





繪圖宋史通俗演義

第四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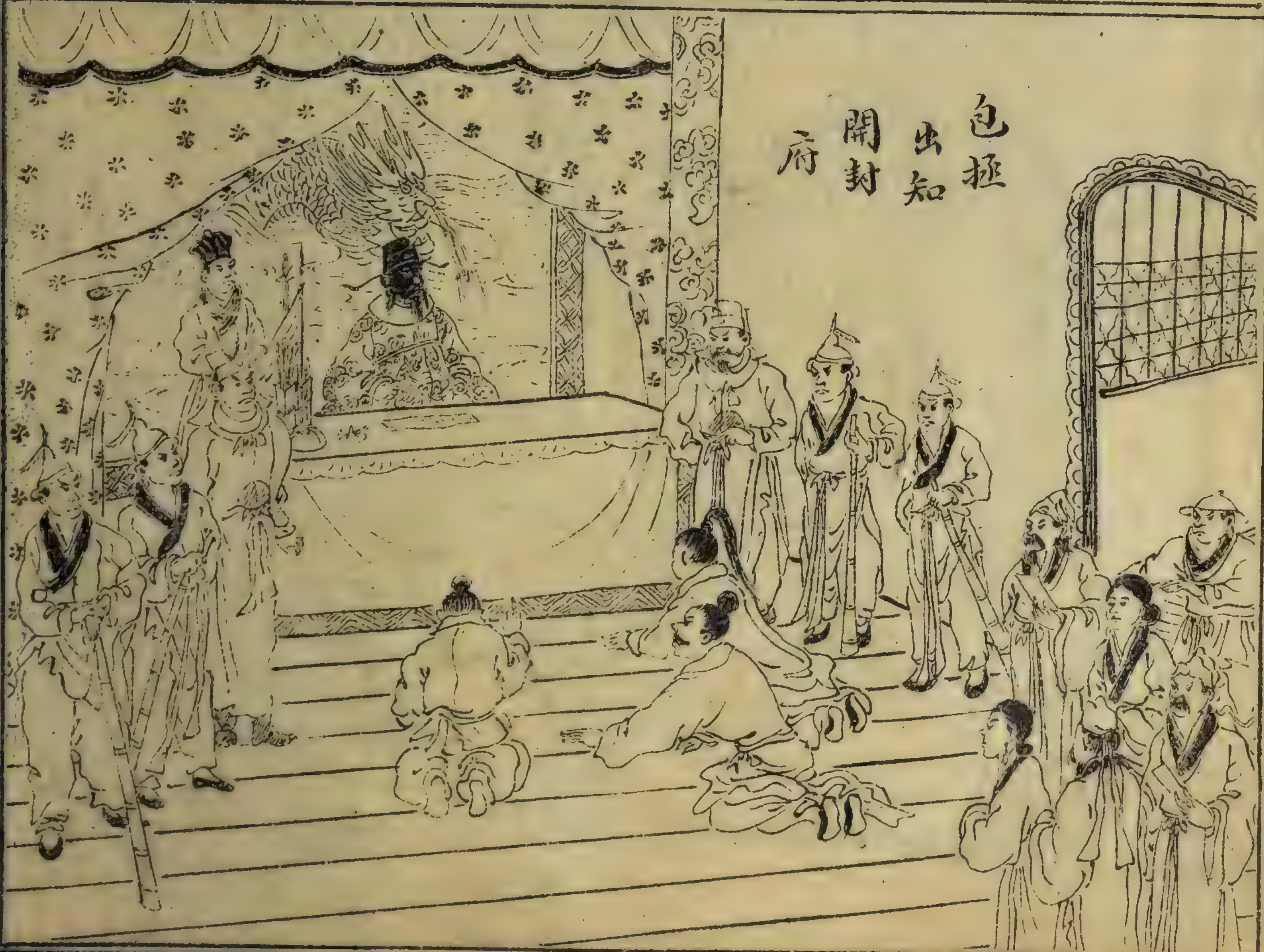






上海會文堂印行


崑崙関
狄青夜奪崑崙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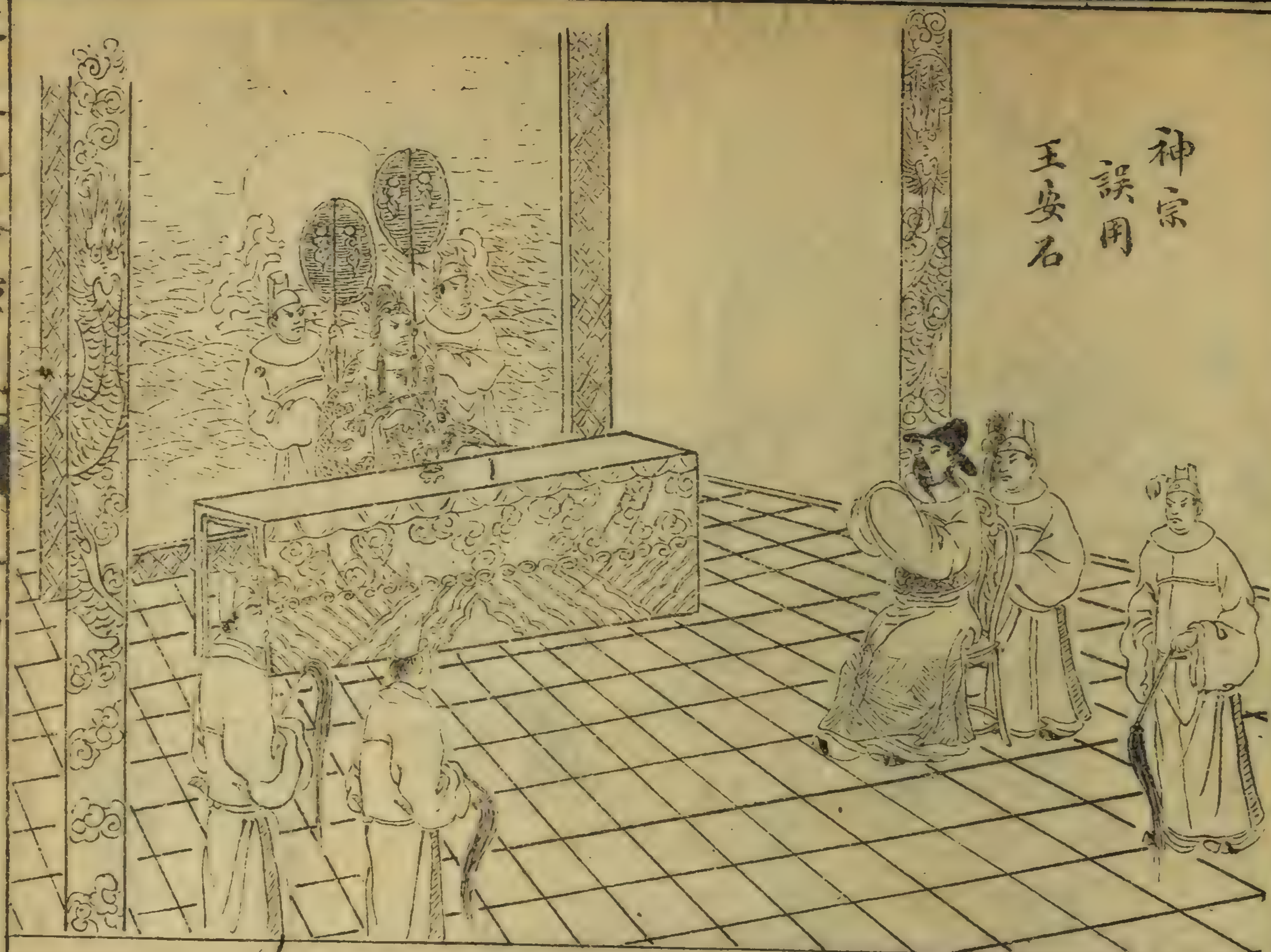

包拯出知開封府


立儲貳入承大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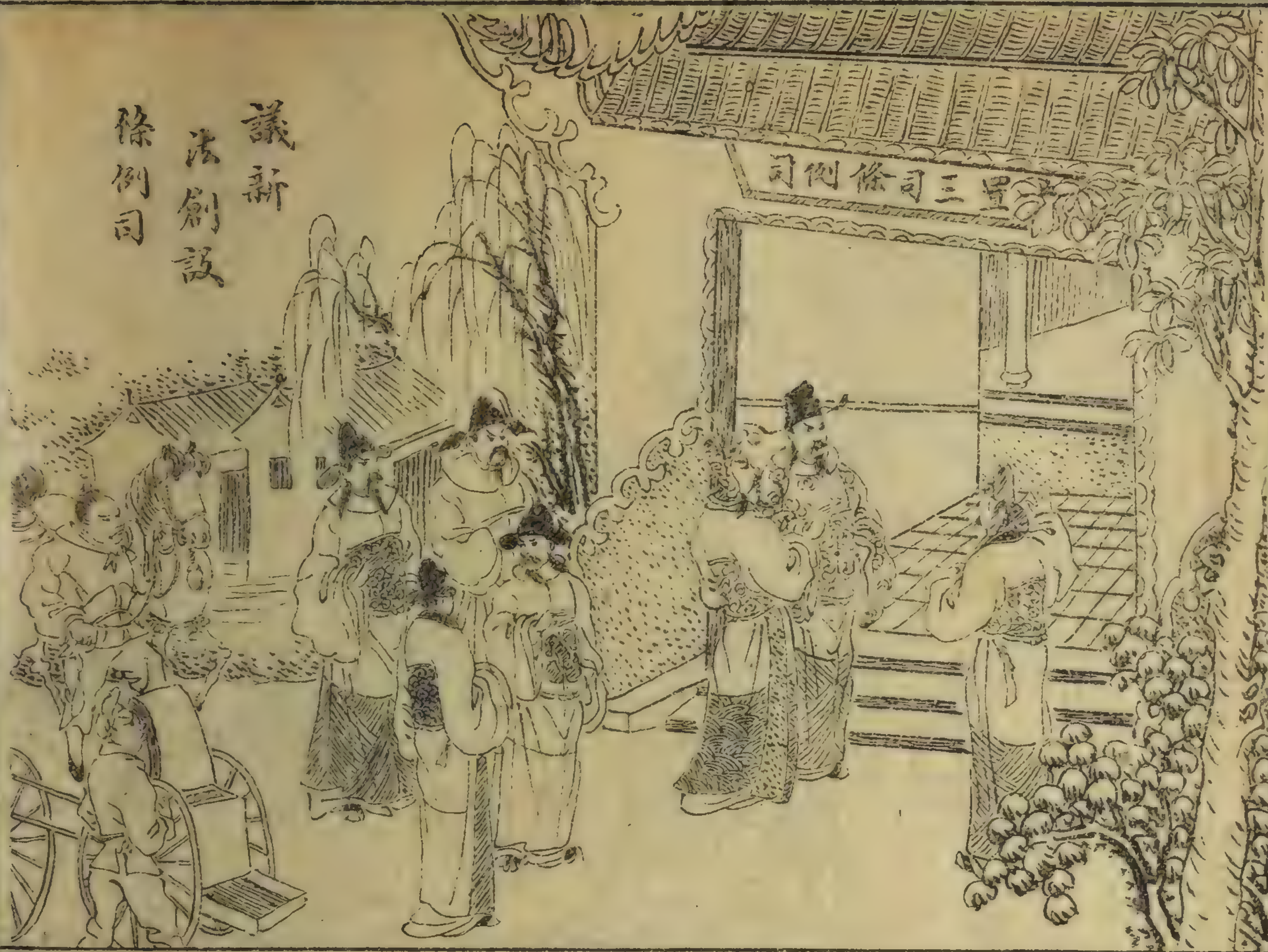

正大光明
釋嫌疑准請撤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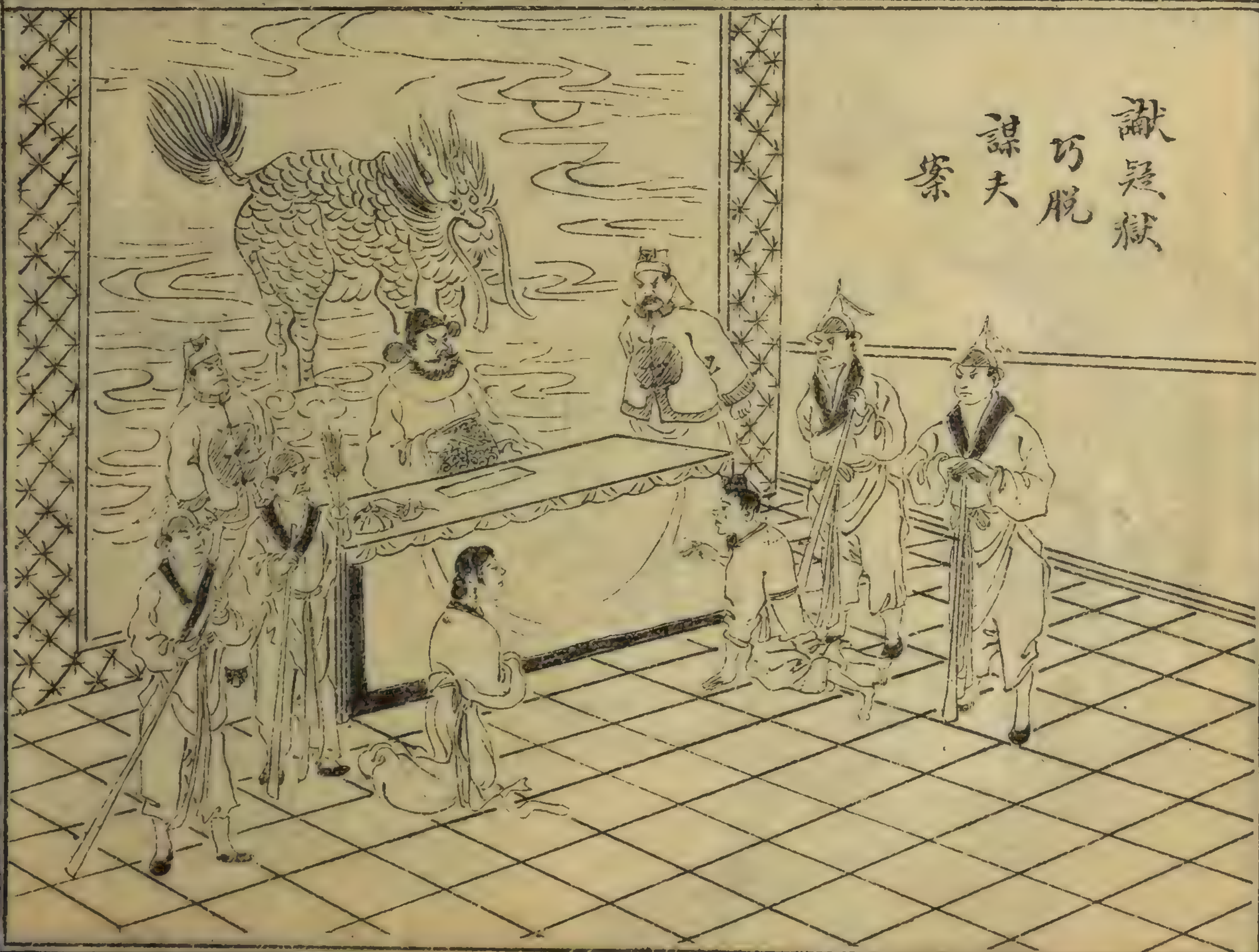

爭漢謗聚
訟盈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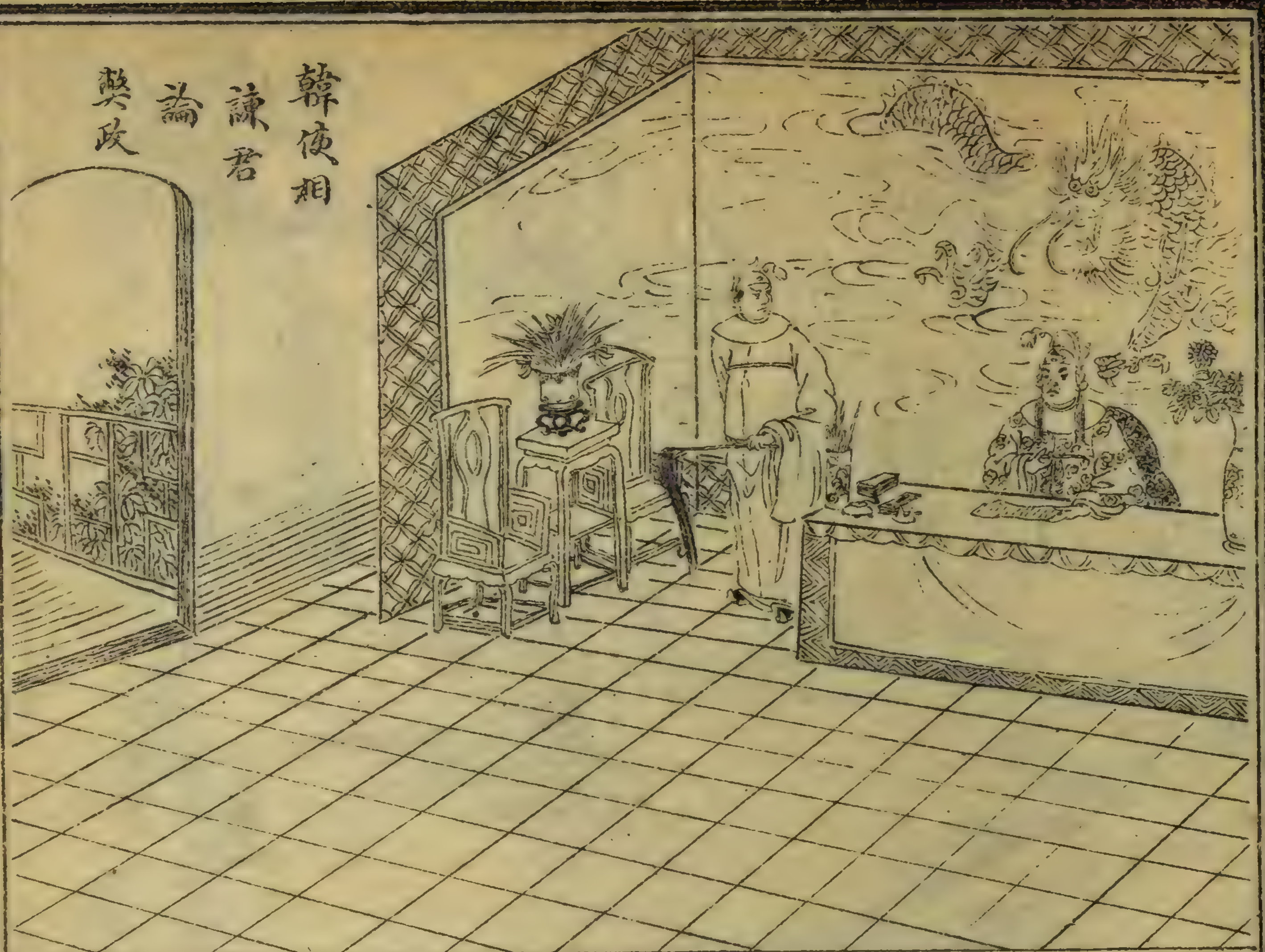

正大光明
傳顓王
長男
主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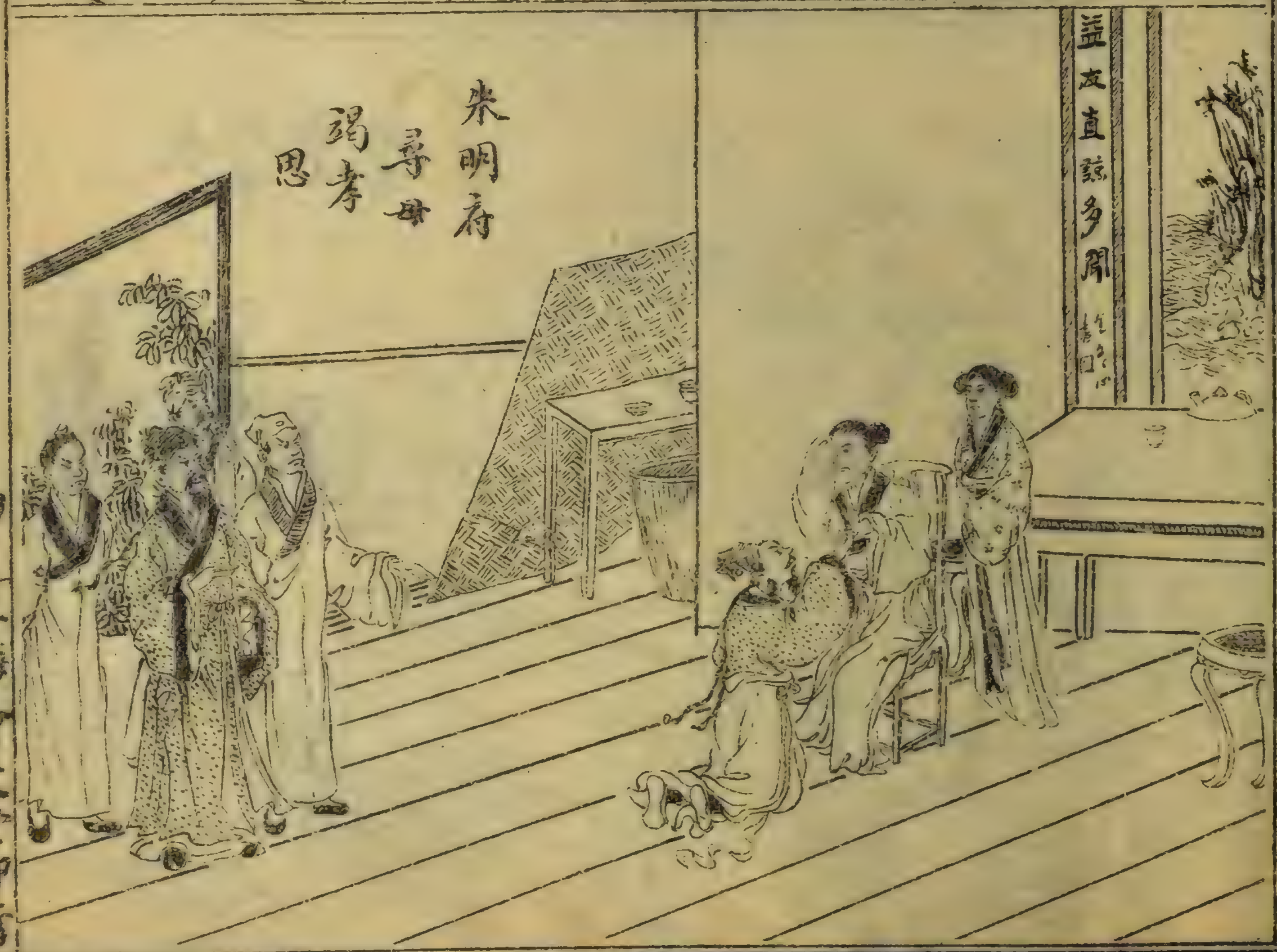

神宗誤用王安石


种諤誘降嵬名山


議新
法創設
條例司
置三司條例司


讞疑獄
巧脫
謀夫
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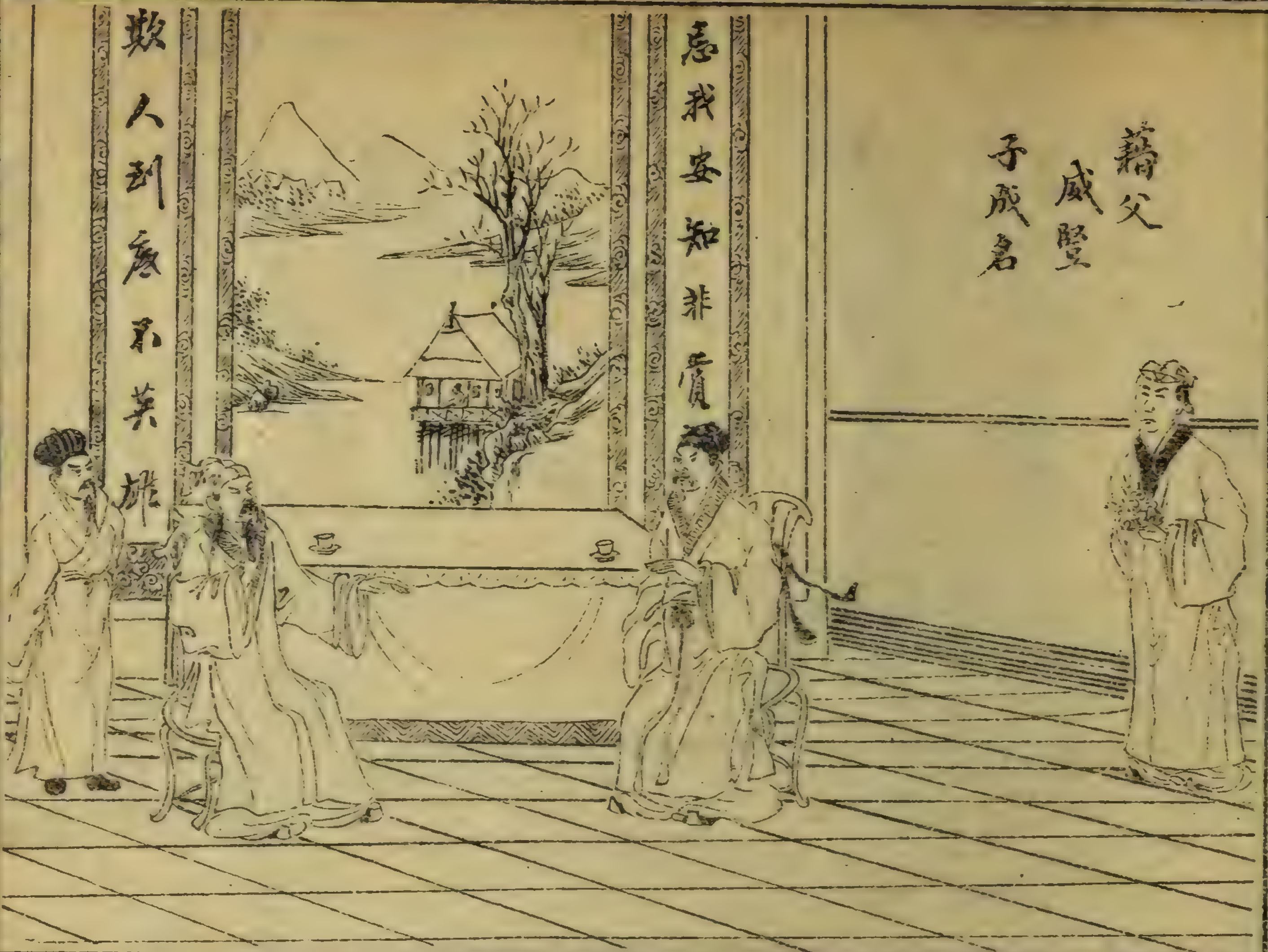




上海會文堂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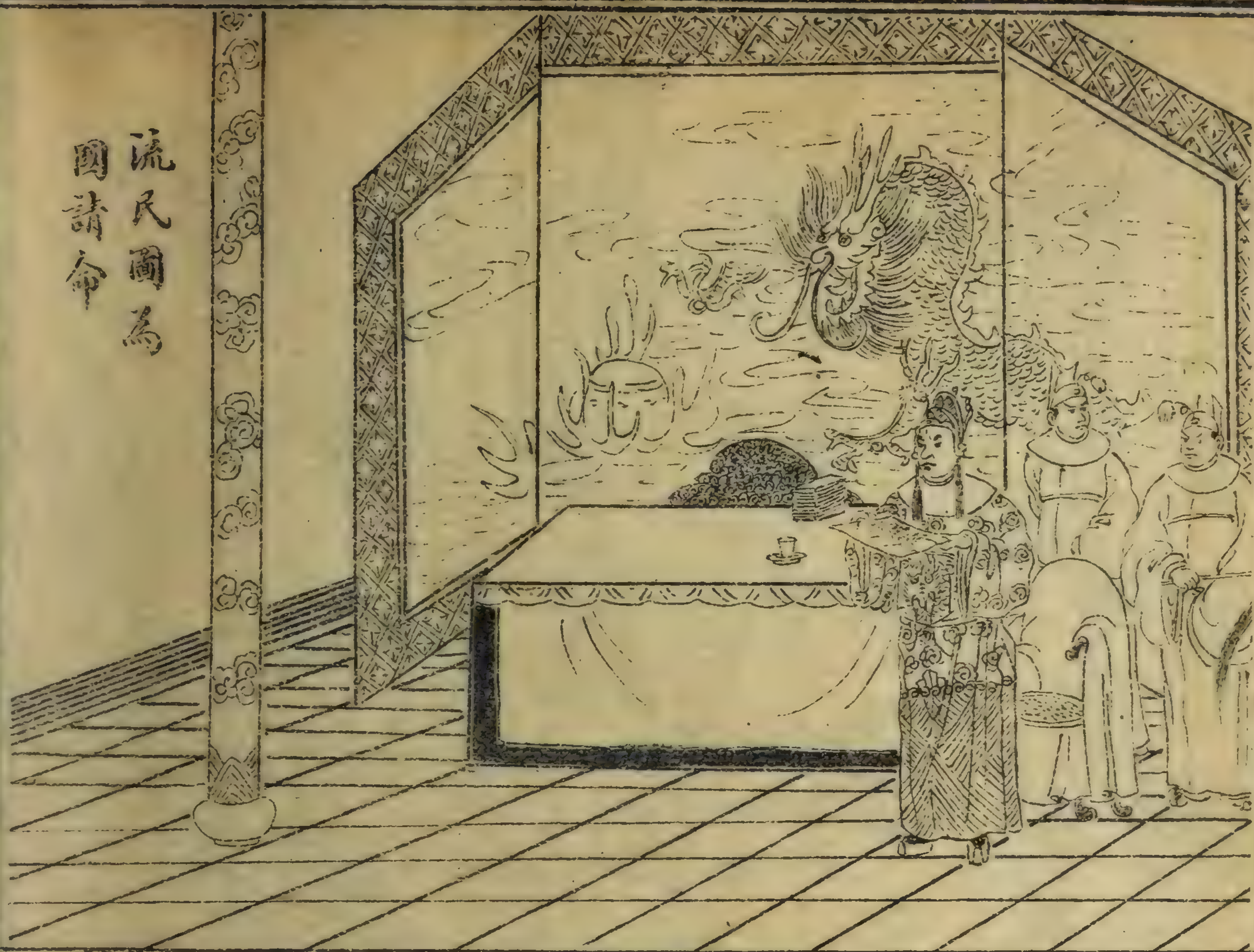

棄邊城
撫臣坐罪


徙杭州
名吏閒游





上海會文堂印行



流民圖為
國請命



分水
嶺
劃地
畀遠

繪圖宋史通俗演義卷四

第三十一回　明副使力破叛徒　曹皇后智平逆賊

却說契丹遣使至宋。請勿與夏和。且來告伐夏。就中有個原因。乃是契丹舊屬黨項部。被元昊吞併。契丹主宗真。遣使索還。元昊不答。於是契丹決議興師。宗真親率騎兵十萬。往伐元昊。一面向宋廷報告師期。仁宗正擬冊封元昊。不意遭此打擊。反弄得疑惑不定。當與廷臣議決。暫留夏國封冊。止使不遣。別命知制誥余靖。報使契丹。托詞致賀。探明情實。至余靖到了契丹。契丹主已經敗歸。原來契丹兵三路西進。直達賀蘭山。戰勝元昊。元昊退師十里。情願與契丹講和。偏契丹樞密使蕭惠。請蕩平夏國。不可許成。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每日退三十里。直退至九十里外。方纔下寨。他知契丹兵必來追擊。先將經過的地方。所有草木。一概焚去。自己堅壁以待。果然契丹兵追躡過去。馬不得食。不堪臨陣。沒奈何與元昊議款。元昊確是狡黠。與周旋。潛自夜間發兵。襲蕭惠營。惠未曾預備。一時招架不及。全營潰散。乘勝攻契丹大營。契丹主倉猝走免。駙馬蕭胡覩。被元昊擒住。他卻不去殺他。反好言撫慰。酒食相待。與語講和事宜。蕭胡覩一力擔承。願返報宗真。再敦和好。（自己要命。當然願和。）元昊乃縱使歸去。并遣人往議和約。宗真無可奈何。只得各還俘虜。仍舊修和。（元昊的是能手。）余靖探悉情形。卽入見宗真。述

及宋夏交好。事宗真宋使異議。因遣余靖南還。靖既還都。仁宗又遣員外郎張子奭充册禮使。册元昊為夏國主。賜他金帶銀鞍。並銀二萬兩。絹二萬疋。茶二萬斤。賜詔不名。許自置官屬。元昊總算稱臣奉朔。歲貢方物。彼此敷衍過去。惟元昊既誘佔沒藏氏。大加寵幸。（回應前回）沒藏氏水性楊花。把那殺夫的冤仇。撇在腦後。一味兒獻媚縱歡。獨野利氏非常妒恨。好幾次與元昊爭論。欲將沒藏氏擯逐。元昊正在眷戀。那裏肯依。可巧太子寧寧哥。本野利氏所生。年大須婚。聘定沒哆氏女為室。（沒哆氏一譯作瑪伊克氏）結婚期屆。沒哆氏嫁了過來。貌美年輕。苗條可愛。元昊性最漁色。不知如何勾搭。竟將沒哆氏引入寢室。也與他顛鸞倒鳳。做些不正經的勾當。（新臺一詩不妨移贈）看官。你想野利氏的母子。如何忍耐得住。於是兩人設法。先行下手。沒藏氏正在失寵。野利氏乘間過去。指揮女侍。把沒藏氏一頭黑髮。盡行髡去。攆出為尼。沒藏氏有兄訛龐。（一譯作鄂博）將妹收養。那妹子正懷六甲。產得一男。密報元昊。元昊移情于婦。得新忘舊。遂不顧他母子重還。但令取名寧令哥。給發若干金帛。寄養母家。獨寧寧哥日伺父隙。正苦無從得手。勉強挨過了一年。適值元昊出獵。他借隨侍為名。帶劍跟着。覷了一個空隙。拔劍出鞘。從元昊腦後劈去。元昊聞有劍聲。急忙回顧。湊巧劍鋒削來。一時閃避不及。這鼻準隨劍落地。（好淫之報應爛鼻準）元昊忍痛呼救。衛兵一擁齊上。那寧寧哥恐被縛住。一溜煙的跑走了。元昊力疾還宮。越

痛越氣越氣越痛。急忙召入訛龐。取寧寧哥母子入宮。改立寧寧哥為太子。並令訛龐帶兵覓寧寧哥。寧寧哥正匿黃蘆。被訛龐搜着。一刀兩段。取了首級。回宮覆命。元昊因鼻創甚劇。已暈厥數次。至聞訛龐返報。遺命輔立寧寧哥。竟一蹶不醒了。年四十六歲。是第二個朱三。訛龐遂立寧寧哥為夏王。年甫及朞。別名諒祚。尊沒藏氏為太后。把野利氏錮置宮外。沒哆氏不知如何處置。設三大將分治國政。大權均為訛龐所握。並遣使訃宋及契丹。宋廷仍遣使慰奠。并冊諒祚為夏王。這是仁宗慶歷八年的事情。是年貝州叛卒王則。由河北宣撫使文彥博。副使明鎬。執送汴都。審實伏誅。因元昊病死。與誅王則同時。故用倒提法。王則本涿州人。因歲飢流入貝州。自鬻為奴。牧羊餬口。後投宣毅軍為小校。出入軍營。免不得引朋呼類。徵逐往來。先是貝冀地方。俗尚妖幻。王則更好作訛言。引人迷信。又嘗出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讖書。令兵民誦習。自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持世。天下將有大亂。惟投入己黨。方保無虞。頑卒愚民。不辨真假。竟相與倡和。鬨動一時。還有州吏張巒。居然引為同調。替他主謀。約於慶歷八年元旦。毀澶州浮橋。糾衆作亂。會同黨致書北京留守賈昌朝。請他內應。昌朝將來人拏住。拘置獄中。王則恐機謀被洩。不及待期。亟於慶歷七年冬至日。揭竿起事。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天慶觀。不意叛衆驟至。無處逃避。竟被拘住。叛衆又擁至庫門。擬劫財物。當向通判董元亨索鑰。元亨厲聲罵賊。致為所害。

上海會文堂印行

又殺死司理王奬節度判官李浩等遂大肆刼掠擾亂全城（無非為了阿堵物）兵馬都監田斌率步卒巷戰因衆寡不敵逸出城外城門遂閉提點刑獄田京等縋城出走退保南關撫營兵誅匪黨南關得不陷北京指揮使馬遂聞王則叛亂忙報知賈昌朝請兵討賊昌朝尚視為易與徒令馬遂持諭往貝州招降馬遂至貝州指陳禍福王則不答惹得馬遂動憤攘臂起座力扼則喉怎奈一夫拚命究竟敵不住萬人并且赤手空拳如何擊刺眼見得捐軀報國了（這是賈昌朝借刀殺人）王則據住貝州僭稱東平王居然建立國號叫作安陽改元得聖旗幟號令均用佛號什麼鬬勝佛什麼無量壽佛城上四面有樓他竟改稱為州各署州名用徒衆為知州每面置一總管（他不過這些範圍）城內人民多半縋城逃命他却立出伍伍為保的禁令一人縋城四人悉斬看官試想這種無知無識的草頭王能成得大事麼宋廷聞警即命開封知府明鎬為安撫使率兵往討鎬直抵城下州民汪文慶等自城上射下帛書願為內應夜半垂絙導引官軍官軍數百人登城為賊所覺麾衆拒戰官軍不利仍與文慶等縋城出來貝州城高且固鎬疊土成闉踞高攻城被城賊縱火擊射焚去營帳不能立足乃改從下面着想從南城穿掘地道佯從北面攻城牽制賊軍適宣撫使文彥博到來傳旨令鎬為副使鎬拜受詔命遂迎文入帳寒暄已畢談及軍務彥博道副使前日奏議多半中阻可曾知道否鎬答道想是這位夏

樞密呢原來慶歷三年以後呂夷簡老病辭政既而病逝八大王元儼亦薨仁宗改相晏殊召夏竦為樞密使諫官蔡襄歐陽修等交章劾竦說他在陝誤事挾詐逞姦斷不足勝大任仁宗乃從竦知亳州改任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為樞密副使未幾晏殊罷相代以杜衍另用賈昌朝為樞密使陳執中參知政事昌朝陰柔險詐好傾善類密結御史中丞王拱辰排擠杜衍及韓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執中亦互聯聲氣乃目諸賢為朋黨屢被進讒仁宗漸為所惑竟將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陸續外調且擢執中同平章事與昌朝同一職位嗣昌朝與參政吳育互起齟齬仁宗將他兩人盡行罷職又一心一意的召用夏竦竟命他同平章事復經諫官御史一再劾奏乃改授樞密使令文彥博參政（仁宗必欲重用夏竦令人不解）夏竦忌鎬立功遇鎬上奏多方阻撓文彥博代為不平所以出使河北即與鎬談及此事鎬亦料到此着便覺應對相符（插入此段文字非但說明夏竦姦詐即慶歷中之用人得失亦就此補敘詳明）文彥博又語鎬道副使可謂料事如神但此後可不必過慮我已奏聞皇上得有專閫權了請副使放膽做去鎬答道這卻很好但破城擒渠便在這旬日內了彥博問及軍謀鎬詳述穿道情形彥博大喜越宿地道已通遂選募壯士潛由地道入城裏應外合王則縱火牛拒敵官軍用槍擊牛鼻牛負痛返奔賊衆大潰王則開東門遁去總管王信忙率軍追則竟將他活捉了來餘衆走保村舍盡被官

軍焚死捉報上達京師夏竦還說他獲盜非眞乃詔令檻送至京彥博即親押王則到了闕下由兩府審訊非虛方磔死市中總計王則據城共得六十六日張得一以降賊伏法有旨賞功進爵授彥博同平章事明鎬爲端明殿學士改貝州爲恩州賈昌朝亦受封安國公侍讀學士楊偕上言賊發昌朝部下昌朝又未嘗出討應該坐罪不宜濫賞奏入不省惟後來彥博推薦明鎬謂可大用乃擢鎬參知政事貝州叛案就此了清仁宗自然欣慰適是年爲閏正月兩度元宵仁宗再欲張燈祝慶曹皇后以徒耗貲財有損無益極力勸止過了三日仁宗正夜宿中宮忽聞外面有呼噪聲蹴踏聲既而響徹簷溜音隨屋瓦曹后從夢中驚醒忙披衣起床仁宗亦起即欲出外觀望當被曹后擁住且諫阻道宮寢中有此怪聲必是內侍謀變現在黑夜倉皇陛下切勿輕出只有傳旨出去亟召都知王守忠引兵入衛方保萬全是時值宿宦侍俱已起來當由仁宗命召守忠速即入衛俄聞怪聲愈近雜以悲號呼殺呼救嘈嘈切切曹后變色道守忠未來賊已闖入不可不預先防備復命宦侍齊集勒成隊伍環守宮門一太監奏語道莫非宮中乳媼毆打小女子所以有此哭聲曹后不待說畢便豎起柳眉大聲呵叱道賊在殿外殺人你還敢妄言麽一面令宦侍速去挈水待水已挈入復手執繡剪把宦侍鬢旁各剪一缺并面囑道你等各奮力守門靜待外援明日當視髮徵賞宦侍聞言

都大家踴躍起來齊至門前拒守曹后親自督率相機應變忽門外火炬齊明賊已踵至但聽有賊譁語道不如縱火燬門罷曹后急命將所挈各水移近門側至賊舉炬焚門即用水撲救火得隨撲隨滅（智勇兼全不愧將門孫女）兩下裏正在相持都知王守忠已引兵到來不消片刻即將賊徒擒住當下呼報賊平叩門請安曹后在門內傳語道叛賊共有幾人守忠道共計數十名賊目是衛士顏秀曹后道知道了你押帶出去即交刑部確是擒住的賊人命即正法不得妄事株連（免興大獄智而且仁）守忠奉命去了仁宗見曹后布置井井立刻平亂不禁大悅道卿如此鎮定濟變有方想是祖傳的家法哩曹后答道仗陛下洪福得平內變妾有甚麼韜略呢（謙尊而光）正說着妃嬪等也陸續到來問安門外當由后命啟扉迎入為首的進來就是張美人乃後宮第一個寵妃（應二十七回）妃巧慧多智素善逢迎仁宗早欲立他為后因與劉太后意見未合因冊立郭氏至郭后見廢又欲立妃為繼后妃却自辭乃改立曹氏平居與兩后相處到也謙退盡禮無甚怨忤因此愈得主眷慶歷元年封清河郡君嗣遷為修媛忽然被疾申奏仁宗道妾姿薄不勝寵名願仍列美人仁宗點首允許他名目上雖居後列實際上幾已專房此次入內請安仁宗反答言撫慰就是曹后也曲意周旋還有一位周美人緊隨張美人後面他本是四歲入宮為張美人所鍾愛撫為養女及年將及笄生得嫵媚動人居然引動龍心排

入鳳侶（仁宗漁色可見一斑）又有苗才人馮都君等亦依次進謁苗係仁宗乳媼女馮是良家子祖名起曾任兵部侍郎以德容入選這且不勝縷述大家問安已畢次第退還越日下詔譴斥皇城使及衛官數人副都知楊懷敏坐嫌疑罷參知政事丁度請執付外臺窮治偏樞密使夏竦奏言事關宮禁不必聲張但由臺官內侍審鞫禁中便可了案仁宗准奏及審問懷敏夏樞密早已替他安排查不出什麼逆證乃止將懷敏降官仍充內使這明明是護符得力了夏竦且已結宮闈明知劉美人得寵想就此結一內援遂上言美人有扈蹕功應進榮封（功在何處）仁宗眷戀張美人日思把他進位但苦無詞可借此次得夏竦奏牘頓覺藉口有資即命冊張美人為貴妃竦且得步進步復唆使諫官王贄奏言叛賊起自中宮請澈底追究他的本意無非欲搖動后位拔幟易幟討好張妃仁宗也不禁起疑（覩見曹后守閤有何可疑自來做皇帝者多半是負心人可為一歎）轉問御史何郯郯答道中宮仁智內外同欽這是姦徒蜚語中傷不可不察仁宗乃擱置一邊惟張貴妃伯父堯佐驟擢高位命兼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殿中侍御史唐介與知諫院包拯吳奎等力言不可中丞王舉正又留百官列廷論駁乃罷堯佐宣徽景靈二使未幾又命知河陽兼職南院宣徽使御史唐介復抗章上奏極言外戚不可預政前皇上從諫如流已經收回成命此次何復除拜自紊典章云云仁宗召介入語道除擬本出中書亦並非盡由朕

意。（說不過去使推到宰相身上）介復道。相臣文彥博。也想聯絡貴戚。希寵固榮麼。仁宗聞言。拂袖竟入。介退朝後。又親自繕成一疏。劾奏文彥博交通宮掖。引用貴戚。不稱相位。請即日罷免。改相富弼等語。次日入朝。當面遞呈。仁宗略閱數語。便即擲下。并怒叱道。你若再來多言。朕且遠竄你了。介毫不畏怯。竟拾起奏章。從容跪讀。讀已。復叩首道。臣忠憤所激。鼎鑊且不避。何憚遠謫呢。仁宗召諭輔臣道。介為諫官。論事原是本職。但妄劾彥博。擅薦富弼。難道。黜陟大權。他也得干預麼。時文彥博也在殿前。介竟向他注目道。彥博應自省。如有此事。不該隱諱。（亦太訐直）彥博向仁宗拜謝道。臣不稱職。願即避位。仁宗益怒。叱介下殿。聲色俱厲。諫官蔡襄趨進道。介誠狂直。但納諫容言。係仁主美德。乞賜寬貸。仁宗怒尚未釋。竟貶介為青州別駕。嗣由王舉正等再諫。乃改從英州。文彥博後亦罷職。出知許州。相傳張貴妃父堯封。曾為彥博父洎門下客。貴妃未入選時。認彥博為伯父。及入宮專寵。彥博獻蜀錦為衣。這錦名為燈籠錦。係特別製成。仁宗初怒介妄言。及調查得實。因將彥博外調。另派中使。護介至英州。後來中官作詩詠事。有無人更進燈籠錦。紅粉宮中憶佞臣二語。究竟是真是假。無從考明。或說燈籠錦由文夫人入獻。彥博原未與聞。這也是未可知呢。（不欲苟毀賢臣。因復歷述所聞）小子有詩詠道。

交通宮掖有還無。偏惹臺臣口筆誅。當日潞公無辨論。想因獻錦未全誣。

彥博既去夏竦亦死勢不得不另簡相臣試看下回分解

仁宗之駕馭中外未嘗不明而失之於柔元昊之跋扈無論已貝州王則一么麼小醜耳假使留守得人閙亂即討指日可平乃猶煩大臣出使竟致小題大做迨至王則擒誅賞功且及賈昌朝得毋謂失入寧失出乃有此濫賞之過歟及衛士變起守閣禦亂之方俱出曹皇后仁宗竟不展一籌何其無丈夫氣事平以後張美人並無危蹕功乃以夏竦一言竟欲將曹后大功移歸張氏迨王贄謊奏且疑曹后亦涉嫌疑微何郯之據理直陳中宮又且搖動矣要而言之一優柔寡斷之失也夫惟失之於優柔故賢人不能久用佞臣得以倖進而陰柔奸詐之夏竦遂得以揣摩迎合適中上意耳仁宗以仁稱吾謂乃婦人之仁非明主之仁

第三十二回　狄青夜奪崑崙關　包拯出知開封府

卻說文彥博為相時陳執中罷職用宋庠同平章事庠安州人本名郊仁宗初年與弟祁同舉進士祁列第一庠列第三時劉太后臨朝稱制以兄弟名次不宜倒置乃擢郊第一貢祁第十時人呼為大宋小宋二宋聯翩入仕均以才藻聞及郊為翰林學士因姓名聯合與宋室郊天事相混乃改名為庠庠累擢為相執政數年無所建樹會祁子與張彥方交游彥方偽造敕牒事發論死諫官包拯等奏庠不戢子弟治家無術勢難治

國應請免職庠亦求去遂出知河南府至文罷夏死遂用龐籍同平章事高若訥為樞密使梁適參知政事狄青為樞密副使青本以戍卒起家歷官西陲善攻善守經畧判官尹洙目為異材嘗與經畧使韓琦范仲淹談及（應二十八回及三十回）韓范遂召青入見詢問戰畧無不中彀遂倚為臂助仲淹且授以左氏春秋并語青道為將不知古今止一匹夫勇呢青唯唯受教自是折節讀書舉秦漢以後將帥兵法無不通曉遂積功至都指揮使元昊稱臣西蕃漸靖奉召為殿前都虞侯是時面涅猶存仁宗嘗命他敷藥除字青跪謝道陛下以臣有微功屢加遷擢並非論及門第臣得有今日正為此涅臣願留示軍中可作勸勉臣不敢奉詔（俗小說中說青貌賽潘安致有單單國公主臨陣招親諸事當時並無單單國何來公主荒誕不經一何可笑）仁宗道卿言亦是有理隨卿所欲罷了旋命為彰化軍節度使兼知延州至是復擢為樞密副使仁宗於慶歷八年後復改元皇祐皇祐初年廣源州蠻酋儂智高叛命僭稱南天國改元景瑞廣源州地近交趾唐末交趾強盛併有此州州東為儻猶州也屬交趾知州儂全福被交人殺死全福妻阿儂改嫁商人生子名智高冒姓儂氏智高年方十三恨有二父復將商人殺害嗣與母佔據儻猶州交人興兵進攻執住智高母子見智高狀貌雄偉把他赦宥且令知廣源州智高仍怨恨交人潛集部曲襲據安德州居然僭號改元一面入貢中國自願內附宋廷以交趾一隅自黎桓受封後更歷二傳素

修職貢不願收納智高結怨交人（應十五回）遂却還貢使智高復奉金函書力請投誠仍不見報於是智高惱羞成怒竟入窺中國居然欲與宋朝爭衡廣州進士黃師宓鬱鬱不得志怨投入智高願為謀主先勸智高屯積糧食令出敝衣等物與邊民換易粟米邕州境地與廣源州相近邕人多輸粟出邊與智高交易知州陳珙差人詰問智高只說是洞中飢饉恐部中離散反來擾邊所以易粟賑飢免得暴動云云陳珙信為真情毫不設備智高復用師宓計自燬居室因召衆與語道生平積聚被火燬盡現只有入取邕廣謀一生機否則大家共死了部衆聞言遂各磨拳擦掌齊聲聽命智高即率衆五千沿江東下攻邕州橫江砦守將張日新等戰死進薄邕州陳珙不知所為被智高一鼓攻入將他縛住司戶孔宗旦都監張立皆罵賊遇害智高遂自稱仁惠皇帝國號大南改元啟歷（又要改元想是摹仿宋朝）廣南一帶久不被兵軍同虛設智高麾衆四出連陷橫貴藤梧康端龔封八州守臣相率逃遁只知封州曹覲知康州趙師旦出戰陣亡智高進圍廣州知州魏瓘鼓勵兵民登陴死守知英州蘇緘及轉運使王罕先後往援城得不陷仁宗接得警報命余靖為廣西安撫使楊畋為廣南安撫使即調廣東鈐轄陳曙發兵西征會知秦州孫沔入朝仁宗以秦事為勖沔奏對道秦州事不煩聖慮嶺南事却是可憂臣觀賊勢方張官軍雖已往討尚未聞得將材恐未必即能報捷哩仁宗默然過

了數日果得敗書昭州鈐轄張忠敗歿仁宗乃授沔為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得騎兵七百人即日就道且分檄湖南江西各州縣略言大兵且至應亟繕營壘多具芻槁休得延誤智高本擬越嶺北竄聞得此檄乃不敢北侵中沔計了及沔至鼎州加廣南安撫使召還楊畋智高卻移書行營求為邕桂節度使仁宗擬如所請參政梁適道智高猖獗已甚若再姑息了事嶺南非朝廷有了仁宗道楊畋無功余靖等亦未見奏捷如何是好道言未畢忽有一人出班奏道臣願奉旨南討生擒賊首獻致闕下如聞其聲仁宗視之乃是樞密副使狄青便喜道卿願南征應用若干人馬狄青道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數百騎更益禁兵萬人便足破賊擒渠仁宗道卿既欲去事不宜遲朕命卿宣撫荊湖卿即去整頓行裝指日出發便了青拜謝而退宋制右文輕武文臣除授節鉞成為習慣此次獨任武人免不得廷議紛紛諫官韓絳竟奏稱青一武夫不應專任仁宗遂欲命內都知任守忠為副使知諫院李兌又上言宦官不應掌兵惹得仁宗疑惑不定這是此老常態召問首相龐籍籍答道青智足平賊不妨專任如號令不一不如勿遣罷仁宗乃置酒垂拱殿特餞青行且詔令嶺南諸軍概受宣撫使狄青節制適余靖在軍中馳奏略謂交趾願助討智高請下旨允行青已出都門聞得此信亟拜疏上達略言借兵平寇有害無利一儂智高橫踐兩廣力不能制反欲假兵蠻夷適為所笑

蠻夷貪得忘義倘輕視中國因之啟釁禍且十倍智高乞飭罷交趾助兵毋貽後患名論不刊仁宗准奏遂由青檄止余靖不得與交趾連兵並戒前敵各將士不准妄與賊鬬候令乃發鈐轄陳曙乘青未至遽發兵出擊至崑崙關為敵所乘立即潰退殿直袁用等皆遁青至賓州會集孫沔余靖各軍設營立柵駐紮士卒沔靖等入報陳曙敗潰狀青勃然道號令不齊怎得不敗明晨請諸位到來嚴申軍律方可破賊哩沔靖等允約而退次日天明青傳命各軍齊集大小將校盡會堂上依次列座青見陳曙在座便起身與揖曙亦起立青即問曙道日前往擊崑崙關共有若干兵馬曙無可隱諱只得答言步卒八千名將校三十二人青又令曙一一召入當即升堂高坐傳衛士入帳森列兩旁召曙至案前厲聲叱責道皇上授我特權來討賊酋我已在途次傳諭諸將不得妄戰鈐轄何故違我號令致遭敗衄按法當斬便喝令衛士將曙拏下又傳袁用等三十二人與語道違令的罪狀出自陳曙但汝等既隨陳出戰應該努力殺賊奈何遇賊即走不斬汝等不足申軍法也令衛士一一捆綁驅出轅門盡行梟首不到一刻血淋淋的三十餘顆首級由衛士攜入堂來覆令銷差沔與靖相顧失色餘將相率股栗莫敢仰視青命將首級懸竿徇眾越日方令備棺掩埋自是肅行伍明約束晝夜戒備壁壘一新孫武斬美姬穰苴斬莊賈胥操是術否則不足肅軍紀時已殘臘轉眼間已是皇祐五年的新春青除按兵

止營外。仍飭行慶賀禮。且傳令休息十天。大衆都莫明其妙。就是賊中間諜。也探不出甚麼兵謀。只返報智高。如十日約。慎重兵機理應如是誰知過了一天。青即自將前軍。麾兵先發。孫沔為次軍。余靖為後軍。相機並進。進次崑崙關。智高安居邕州。尚未聞悉。閱二三日。乃再遣偵騎覘視。適值是日為上元節。官軍各營。大張燈樂。宴飲盡歡。偵騎當據實回報去了。青料知有敵來窺。故意張筵夜飲。次日復飲。直至二鼓。尚是你斟我酌。興味盎然。青忽自言未適。暫起入內。一面傳諭軍官。勸他盡量飲酒。待翌晨下令進關。軍官等又歡飲多時。方纔散席。待至黎明。均至帳前聽令。忽帳內走出傳令官。語諸將道。元帥已進關去了。請諸位將軍。請即前往會食。不得有誤。諸將統不勝驚異。慌忙領兵入關。孫沔余靖也。引軍亟進。看官道狄青何時入關。原來青起座入內。即改易軍裝。從帳後潛出。暗約先鋒孫節等。乘夜度關。關在崑崙山上。當賓邕兩州交界。最關衝要。青恐敵人來爭。因偷越關外。直趨歸仁鋪。列陣靜待。後軍至。各軍陸續到齊。差不多已是辰牌。那時智高部衆也。已得信。傾寨前來。抗拒官軍。先鋒孫節。與敵相遇。便上前搏鬭。敵衆來勢甚銳。槍矢並發。節力戰不退。中槍殞命。沔與靖駐兵岡上。遙見孫節陣亡。不覺大驚。俄聞鼓聲大震。一彪人馬從山麓殺出。分兵為左右翼。夾擊敵衆。為首一員大元帥。銀盔銅面。手執白旗。向官軍左右指揮。忽縱忽橫。忽開忽合。殺得敵衆東倒西歪。那官軍

卻步驟井井行伍不亂孫沔顧語余靖道這不是狄元帥督戰麽看他部下的將士如生龍活虎一般端的名不虛傳我等快上前去助他一陣管教賊衆片甲不回靖即允諾於是沔軍在前靖軍在後從山上衝將下去攪入敵陣敵衆已抵不住狄軍怎禁得兩軍殺入頓時大敗拚命亂竄官軍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敵將黃師宓儂建中及僞官屬等死了一百五十七人生擒敵弁五百餘方纔收軍青即乘勝進攻邕州那知智高已縱火焚城黨夜遁去官軍陸續入城撲滅餘火搜得金帛鉅萬赦脅從招流亡邕人大悅（一氣敘來極寫狄青）惟查覓智高竟無着落適有一賊屍穿着龍衣大衆認作智高說他已死擬即上聞青搖首道安知非詐我寧失智高不敢欺君冒功哩乃據實奏報仁宗喜慰道青果破賊了龐籍可謂知人就是梁適主張討賊亦不為無功否則南方安危尚未可料呢乃詔余靖經制廣西追捕智高召狄青孫沔還朝擢青為樞密使沔為樞密副使南征各將賞賚有差楊延昭子文廣亦因從征有功授廣西鈐轄嗣復令知邕州是時延昭早歿楊氏一門要算文廣是綽有祖風了（結束楊家掃盡穆柯寨天門陣諸謬說）智高母阿儂及弟智光姪繼宗逃至特磨道由余靖遣將追獲解京伏法獨智高竄死大理靖輾轉索取纔函首入獻當時廣南一帶有農種糴收的童謠到此始應驗了狄青入任樞密龐籍等均言位不相宜仁宗不聽（俗小說中有奸相龐洪屢謀害青想是龐籍之誤但龐籍尚稱賢相即奏阻樞密使亦非有意害青）

籍女且未嘗爲妃更屬捏造此如潘美之加名仁美害死楊業諸訛詞同一影射而荒謬尤過之青在樞密四年很加慎重只因平素恤下每一公出士卒輒環擁馬前且謂青家狗生兩角並屢有光怪以訛傳訛謠動京師學士歐陽修及知制誥劉敞統奏稱青掌機密致啟訛言不如調赴外任轉得保全仁宗乃用韓琦爲樞密使罷青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越年病終任所贈中書令諡武襄有子數人長名諮次名詠並爲閤門使詠承父志以戰略聞特敘二子以正小說中狄龍狄虎之誤這且無庸細表且說皇祐五年後仁宗下詔改元號爲至和適值張貴妃一病不起竟致玉殞香消仁宗哀悼逾恆竟輟朝七日且禁城舉樂一月追冊爲皇后治喪皇儀殿賜諡溫成加贈妃父堯封爲郡王晉封堯佐爲太師知制誥王洙迎合意旨陰與內侍石全斌附會擬令孫沔讀冊宰相護葬龐籍時已罷相又用陳執中繼任執中奉命維謹獨孫沔入朝抗奏道陛下命臣沔讀冊臣何敢不遵但臣職任樞密副使非讀冊官臣不讀冊是謂違旨臣欲讀冊是謂越職請陛下將臣罷免臣纔可告無罪了志節可嘉仁宗默然不答越日竟罷沔樞密副使徙知杭州且令參政劉沆充溫成皇后園陵監護使葬畢敘功擢同平章事宮闈私寵濫恩至此色之迷人大矣哉既而知諫院范鎮及殿中侍御史趙抃等交章劾論陳執中非宰相才且縱妾笞婢至死亦當坐罪云云執中乃免職其時中外人士屬望老成莫如范仲淹文彥博富弼三人這三人忠正相符不喜阿附

因此在朝未久。俱被外調。（直道難容古今同慨）仲淹徙知青州。竟於皇祐四年。病歿任所。追贈兵部尚書。予謚文正。他祖籍是邠州人氏。徙居江南吳縣。二歲喪父。隨母更嫁。及長始知家世。辭母歸宗。苦志勵學。及貴顯後。食不重肉。衣不重裘。俸祿所得。留贍族里。嘗置義莊一所。賑卹孤貧。所守各郡。恩威並濟。人民多立生祠。就是羌夷亦愛戴如父。及歿遠近皆哀。如喪考妣。（補敘范文正生平無非嘉善）生四子。歷有政績。事見後文。文彥博出知許州。（見前回）富弼出判并州。均尚在任。並著政聲。仁宗既罷免執中。當然要另擇相才。適樞密直學士王素。因別事入奏。陳言已畢。仁宗道。卿係故相王旦子。與朕為世舊。非他人比。朕所以與卿熟商。今日擇相。何人可任。素對道。但教宦官宮妾。不知姓名。便可充選。仁宗道。據卿所云。只有富弼一人。素頓首賀道。臣慶陛下得人了。仁宗又問及文彥博。素答言亦一宰相才。乃遂下詔召二人入朝。並授同平章事。士大夫都額手稱慶。過了至和二年。又改稱嘉祐元年。仁宗御大慶殿受朝。忽眩暈欲仆。急命羣臣草草行禮。入返寢宮。嗣是數日不朝。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懼。虧得文富二相。借祈禱為名。直宿殿廬。方得鎮靜如常。彥博因乘間請立儲君。仁宗含糊答應。越月仁宗疾瘳。親御延和殿。彥博與弼纔退還私第。只立儲一事。又復擱起。知諫院范鎮。屢請立儲。竟忤帝意。罷免諫職。學士歐陽修。侍御史趙抃。知制誥吳奎等。上疏力請。又不見從。殿中侍御史包拯。又上疏極

諫說得非常懇切也把他徙調出外權知開封府包拯字希仁合肥縣人初舉進士授建昌知縣因父母俱老辭不就職後數年雙親並逝拯廬墓終喪始出知天長縣（人第知拯之康明不知拯之孝養故特為揭出）縣中有盜割人牛舌牽牛主人投署控訴拯語道牛舌已去不能復活你速回去宰這牛免得不值一錢主人道小民是來追究割牛舌的人拯佯怒道一個牛舌值得甚麼你也要來刁訟快出去罷主人吞聲而去即將牛殺訖鬻肉易錢未幾即有人來告他私宰耕牛拯怒道你為何割他牛舌那人不禁失色一訊即服自是以善折獄聞已而入拜御史加按察使又歷三司戶部判官出為京東轉運使復入為天章閣待制更知諫院除龍圖閣直學士兼殿中侍御史素性剛毅不阿權貴豪戚宦官皆為斂手既知開封府大開正門任人民訴冤無論何種案件概令兩造上堂直陳立剖曲直遇有疑難訟獄亦必多方詗察務得真情鋤豪強罪姦枉奬節義伸寃曲一介不取鐵面無私童稺婦女羣知大名或呼為包待制或呼為包龍圖京師為之語道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後人撰有包公案一書卻有一半實蹟至說包公歿後為陰司閻羅王乃是隨口附會不足憑信小子有詩詠包公道

立朝一笑比河清（見包拯傳）婦稚由來識大名儘說此公能折獄得情仍不外廉明

越二年復召入為御史中丞他又要面請立儲了未知得邀俞允與否且看下回便知

狄青包拯兩人垂譽至今稱頌不衰而包龍圖三字盛名尤出狄上即婦人孺子無不知有包龍圖者甚且謂狄之榮顯多由包拯之力是則子虛烏有之談固難取信耳嘗考狄之立功莫大於奪崑崙關包之成名莫要於知開封府著書人不敢溢美亦不敢沒善就兩人功名擇要演述已足存其實迹而當時朝政之得失亦銷納其間以視俗小說之附會荒唐不值一噱者固不啻霄壤之別也此書一出可以掃盡巵言

第三十三回　立儲貳入承大統　釋嫌疑准請撤簾

卻說包拯奉詔為御史中丞受職以後仍然正色立朝不少撓屈甫經數日又伏闕上奏道東宮虛位為日已久中外無不懷憂陛下試思物皆有本難道國家可無本麼太子係國家根本根本不立如何為國仁宗怫然道卿又來說此事了朕且問卿何人可立拯叩首答道臣本不才叨蒙恩遇所以乞請建儲無非為宗廟萬世至計陛下今問臣應立何人仍是疑臣多言臣年將七十且無子嗣還想甚麼後福不過耿耿孤忠不能自默呢語識且摯仁宗面色轉和方道忠誠如卿朕亦深知建儲事總當舉行待朕妥議便了拯乃退出原來拯有一子名繶娶妻崔氏嘗通判潭州壯年去世崔氏無出守節不再嫁因此拯面奏仁宗自稱無子但拯有媵妾已娠被出在母家產生一男事為崔

氏所知。密爲贍養。母子俱全。嘉祐六年。拯進爲樞密副使。越年。遇疾將歿。崔乃白拯取回媵子。由拯命名曰綖。拯并留遺囑道。後嗣倘得爲官。當謹守清白家風。如或犯贓。生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我子孫。言訖乃逝。有詔追贈禮部尚書。謚孝肅。（隨筆結過包拯事。免得後文另起爐竈。）惟立儲一事。也至嘉祐六七年間。方纔定奪。先是張貴妃歿後。仁宗痛失愛妃。追懷故劍。復召回前時所寵的楊美人。（應二十八回。）楊本劉太后姻戚。色藝兼優。自重入宮後。晉封婕妤。歷加修媛修儀。諸名位。怎奈秀而不實。誕王無期。就是曹后以下。諸妃嬪。或生而不育。終成虛願。（史稱仁宗有三子曰昉曰昕曰曦。皆夭殤。）仁宗復採選良家女十人。一一召幸。宮中號爲十閤。劉氏黃氏在十閤中。尤稱驕恣。免不得有內外請託等弊。當嘉祐四年秋間。月食幾盡。御史中丞韓絳密奏十閤恃寵。不足毓麟。反傷陰教。應嚴加裁抑云云。仁宗檢查得實。乃將十閤盡行遣出。並放宮女一二百人。既而文彥博告老辭職。富弼因母喪丁憂。就是黑王相公王德用。（德用面黑。人呼爲黑王相公。）前曾召爲樞密使。至是亦已免職。劉沆亦罷去。乃用韓琦同平章事。宋庠田況爲樞密使。張昪爲副使。琦既入相。即以建儲爲請。仁宗謂後宮有孕。待分娩後再議。那知滿望弄璋。變成弄瓦。琦乃懷漢書孔光傳進呈。且奏道。漢成無嗣。曾立猶子。彼係中材主。尚能若此。況陛下呢。太祖手定天下。傳弟不傳子。陛下知法先祖。何妨擇宗室爲嗣呢。仁宗仍然不決。會宋

庠以惰弛免官擢學士曾公亮為樞密使嗣吏與韓琦並相以張昇代公亮後任並進歐陽修參知政事公亮嫻法令修長文學昇通治術與韓琦同心輔政朝廷稱治四人均以建儲未定為憂一再疏陳終未見報會知諫院司馬光及知江州呂誨又連章固請詞極剴切仁宗頗為感動將二疏送交中書及琦入對即申讀光誨二疏仁宗遽諭道朕有意久了究竟何人可嗣琦忙答道這事非臣等所敢私議請陛下自擇仁宗復道宮中嘗養二子年少的近時不慧就是大的罷琦聞旨便即請名仁宗道就是宗實琦極力贊成仁宗道宗實現居濮王喪須降旨起復方可冊立琦復道事若果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從內中批出仁宗道且先由中書傳旨起復他知宗正寺何如琦便應聲遵旨當即出傳上旨起復宗實宗實父允讓（見二十八回）封汝南郡王嘉祐四年冬薨逝追封濮王宗實居廬守制因有詔起復固辭不拜哀乞終喪仁宗再召問韓琦琦對道陛下為宗社計乃擇賢而立今固辭不受勉盡孝道這便是所謂賢呢請令終喪視事便了（定策立儲是韓魏公生平大業故言之特詳）至嘉祐七年秋季宗實終喪尚堅卧不起琦復入朝啟奏道宗正一詔已見明文中外臣民已知陛下擇嗣不如即日正名為是仁宗道准卿所奏琦退至中書處即召翰林學士王珪草制珪奮然道這是國家大事應面授上命方可擬詔琦答道既如此快去請對罷珪翌日請對由仁宗召見珪跪奏道海內

望陛下立儲不啻望歲這事果出自聖意嗎仁宗道朕意已決定了珪再拜稱賀乃退朝草制制命既下宗實復稱疾固辭章十餘上知諫院司馬光入奏道皇子固辭主器延至旬月可謂賢德過人但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這是臣子大義請陛下舉義相繩皇子自不敢有違了仁宗乃召同判大宗正寺安國公從古等往傳旨意宗實尚不肯受命記室周孟陽私問宗實究為何意宗實道非敢邀福實欲避禍呢孟陽道今皇上屢次傳詔乃固辭不受倘中官等別有所奉轉啟嫌疑尚能宴安無患否宗實始悟乃與從古等相約入宮臨行時語家人道謹守吾舍待上有嫡嗣我即歸來了及既入宮中謁見清居殿賜名曰曙自是每日一朝有時或入侍禁中過了一月受封為鉅鹿郡公轉瞬間已是嘉祐八年正月中無事可表一到二月仁宗復患疾臥床不能視朝令中書樞密奏事須至福寧殿內的西閣中旋經太醫調治稍有起色三月初旬曾親御內殿二次嗣復寢疾不起漸加沈重竟至駕崩遺詔皇子曙即皇帝位皇后曹氏為皇太后總計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壽五十四歲改元多至九次兩宋諸帝要算仁宗享國最號長久仁宗恭儉仁恕出自天性治術尚寬刑決尚簡所用樞要諸臣雖賢奸直枉迭為消長究竟君子多小人少因此力持大體沒甚變故就是慶曆年間黨議蠭起韓范富歐等為一派呂夏宋陳等為一派互相排斥各是其是但也不過內外遷調未

嘗妄興大獄。所以宋史上稱為仁主。極力頌揚。這且不必絮述。且說仁宗已崩。皇后曹氏即命將宮門各鑰收置身旁。俟至黎明。命內侍召皇子入宮。且傳集韓琦歐陽修等共議皇子即位事宜。皇子哭臨已畢。遽欲退出。曹后道。大行皇帝遺詔。令皇子嗣位。皇子應承先繼志。不得有違。皇子曙變色道。曙不敢為。韓琦忙掖留道。承先繼志。乃得為孝。聖母言不可不從。皇子乃遵即帝位。御東楹見百官。是為英宗皇帝。英宗欲循行古制。亮陰三年。命韓琦攝行冢宰。琦奏稱古今異宜。不應遵行。乃尊皇后為皇太后。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重事。太后因御內東門小殿垂簾。宰輔等逐日覆奏。由太后援經据史。處決事件。遇有疑難。每語輔臣道。公等妥議應該如何處置。便可解決了。自是韓琦等悉心贊議。太后未嘗不從。獨對待曹氏懿戚。及宮中內侍。絲毫不肯假借。內外為之肅然。既而立皇后高氏。后係故侍中高瓊曾孫女。母曹氏為太后胞姊。既生女。幼育宮中。既長出宮。為英宗妃。封京兆郡君。至是冊為皇后。與太后如母女一般。當然愛敬有加。太后復重富弼名。召為樞密使。忽英宗偶然不豫。漸漸的舉措乖常。左右有所陳請。輒遭暴怒。甚且杖撻相加。內侍等受虐不平。遂交訴內都知任守忠。守忠初為仁宗所黜逐。嗣復召入。累擢至內都知。仁宗欲立英宗。守忠恐英宗明察。擬援立庸弱。謀攫內權。旋因計不得逞。未免失望。適內侍等入訴帝狀。遂乘間設法。讒搆兩宮。看官試想。天

下有幾個慈明不昧的賢母誠孝無私的令主能不聽親倖媒孽麼守忠等日夕浸潤慫得兩宮都動疑起來由疑生怨由怨成隙好好的繼母繼子幾乎變成仇讎知諫院呂誨亟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懇切多言人所難言兩宮意總未釋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涕泣具述英宗變態韓琦道皇躬不豫因致失常痊愈以後必不至此且太后為母皇上為子子有疾母可不容忍麼太后尚流淚不止歐陽修復進奏道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昭聞天下共仰從前溫成得寵太后尚處之泰然如今母子相關何至不能相容呢太后聞言方纔收淚修又道先帝在位日久德澤在人所以一旦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議今太后原是賢明究竟是一婦人臣等五六人統是措大書生若非先帝遺命那個肯來服從呢（前以婉言動之後以危言讋之歐陽公也算善言）太后沈吟不答琦竟朗聲道臣等在外皇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責（索性逼進一層）這數語引動太后開口即矍然道這話從那裏說來我心更愁得緊哩（正要引你此語）琦與修均叩首道太后仁慈臣等素來欽佩所望是全始全終哩叩畢乃退內侍等聽着統不禁瞠目咋舌陰謀為之少懈越數日琦獨入內廷向英宗問安英宗略諭數語便道太后待朕未免寡恩琦遽對道古來聖帝明王也屬不少獨稱舜為大孝難道此外多不孝麼不過親慈子孝乃是常道未足稱揚若父母不慈子仍盡孝乃得稱名千古臣恐陛下事親未至尚

虧孝道天下豈有不是的父母麽英宗不覺改容嗣英宗疾已少瘳命侍臣講讀邇英閣翰林侍講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天下事即拱手講解道舜起自側陋堯乃禪授大位天下歸心萬民悅服這非由舜别有他術只因他孝親友弟德播遠近所以謳歌朝覲不召自來呢（借史諷主語重心長）英宗悚然道朕知道了遂進問太后起居自陳病時昏亂得罪慈躬伏望矜宥等語太后亦欣慰道病時小過不足為罪此後能善自調護毋致違和我已喜慰無窮還有甚麽計較况皇兒四歲入宮我旦夕顧復撫養成人正為今日難道反有異心麽英宗泣拜道聖母隆恩如天罔極兒若再忤慈命是無以為人怎能治國太后亦不禁下淚親扶帝起且道國事有大臣輔弼我一婦人不得已暫時聽政所有目前要務仍憑宰相取決我始終未敢臆斷待皇兒身體復原我即應歸政莫謂我喜稱制呢（如此明惠即間或被蒙亦不過如日月之食而已）英宗道母后多一日訓政兒得多一日受教請母后勿遽撤簾太后道我自有主意英宗乃退自是母子歡好如初嫌疑盡釋韓琦等聞知此事自然放心惟因英宗久不御朝中外兢憂致多揣測會值京師憂旱英宗適御紫宸殿琦遂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乃安是年冬葬大行皇帝於永昭陵廟號仁宗封長子仲鍼為光國公尋復晉封為淮陽郡王改名頊時英宗已生四子俱係高后所出除淮陽王頊外次名顥又次名顏幼名頵顏甫生即夭餘見後文越年

改元治平。自春至夏。帝疾大瘳。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就入朝奏事時。請英宗裁決十餘件。裁決既畢。琦即覆奏太后。且言皇上明斷。裁決悉合機宜。太后一一覆閱。亦每事稱善。琦因叩首道。皇上親斷萬幾。又兼太后訓政。此後宮廷規畫。應無不善。臣年力將衰。恐不勝任。願就此乞休。幸祈賜准。太后道。朝廷大事。全仗相公。相公如何可去。我却不妨退居深宮呢。琦復道。前代母后。賢如馬鄧。尚不免顧戀權勢。今太后便擬復辟。誠屬盛德謙沖。非馬鄧諸后所可及。臣幸際慈明。欽承無已。但不知於何日撤簾。太后道。我並不欲預政。無非為皇上前日抱恙未痊。不得已而在此。要撤簾就可撤簾。何必另定日子呢。言已即起。（臨事果斷不愧賢后）琦即抗聲道。太后已有旨撤簾。鑾儀司何不遵行。當下走過鑾儀司。把簾除下。太后匆匆趨入御屏後。尚見后衣。內外都驚為異事。英宗加琦為右僕射。每日御前後殿。親理政事。並上太后宮殿名。稱作慈壽宮。所有太后出入儀衛。如章獻太后故事。既而知諫院司馬光上疏。極言內侍任守忠。讒間兩宮。為國大蠹。若非母后賢明。皇上誠孝。幾乎禍起蕭牆。乞即按照國法。將守忠處斬都市。英宗覽奏。却也動容。惟一時未見降旨。越宿韓琦至中書處。驟出空頭敕一道。自己署名簽字。復令兩參政同時簽名。參政一是歐陽修。一是趙槩。槩於仁宗末年。入任是職。歐陽修接敕後也不多說。當即簽名。趙槩却有難色。修語槩道。不妨照簽。韓公總有說法。槩乃勉强

簽字。簽畢。琦即坐政事堂召守忠至。令立庭下。即面叱道。你可知罪麼。本當伏法。因奉旨從寬。姑把你安置蘄州。你當感念聖恩。勿再怙惡。言畢。便取出空頭敕。親自填寫。付與守忠。即日押令出都。（手段似辣然處置奄人不得不如是神速且韓魏公定已密奏得旨當非專擅者比）又把守忠餘黨史昭錫。一律斥出。竄徙南方。中外稱快。過了數月。適琦入朝。英宗忽問琦道。三司使蔡襄品行如何。琦未知問意。但答言襄頗幹練。可以任用。英宗不答。越日竟命襄出知杭州。看官道是何因。原來太后聽政時。曾與輔臣言及。謂先帝既立皇子。不但宦妾生疑。就是著名的大臣。亦有異言。險些兒敗壞大事。我不願追究。已將章奏都燬去了。為了這幾句懿旨。時人多猜是蔡襄所奏。究竟襄有無此事。無從證實。不過他素好詼諧。語言未免失檢。遂致同列滋疑。小子嘗記蔡襄平日。與陳亞友善。襄戲令陳亞屬對。口占出句云。陳亞有心終是惡。陳即應聲道。蔡襄無口便成衰。當時旁坐諸人。共推為絕對。且因襄欲嘲人。反被人嘲。共笑為詼諧的報應。（因國事帶敘及此隱寓勸戒之意）其實襄擅吏治。才遇有案件。談笑剖決。吏不敢欺。嘗知泉州。督建萬安橋。長三百六十丈。利濟行人。又植松七百里。廣為庇蔭。州民無不頌德。萬安橋一名洛陽橋。迄今碑石尚存。蔡襄親書碑文。約畧可辨。（俗說蔡狀元造洛陽橋就是此處）只因戲語招尤。致觸主忌。治平三年。丁母憂歸。興化原籍。越年卒於家。追贈禮部侍郎。後來賜謚忠惠。（仍不掩長是忠厚之筆）小子有詩歎道。

澤留八闋起謳歌。一語招尤可若何。纔識慎言存古訓。不如圭玷尚堪磨。

英宗既降調蔡襄。復詔議崇奉濮王典禮。朝右大臣。又至有一番爭議。容俟至下回表明。

英宗入嗣。曹后聽政。及撤簾。皆韓琦一人之力。宣聖所云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不可奪者。如韓魏公足以當之。歐陽修曾公亮張昇王珪司馬光等。類皆附驥而彰。而曹后之賢明。英宗之孝敬。亦賴是以成。歐子謂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誠非過譽也。彼夫真宗之初有呂端。仁宗之初有王曾。以韓相較。有過之無不及者。賢相與國家之關繫。固如此哉。

第三十四回　爭濮議聚訟盈廷　傳穎王長男主器

卻說英宗皇帝。係濮王允讓第十三子。濮王三妃。元妃王氏。封譙國夫人。次妃韓氏。封襄國夫人。又次妃任氏。封仙遊縣君。英宗雖入嗣仁宗。但於本生父母。亦斷然不能恝置。首相韓琦。嘗奏稱禮不忘本。濮王德盛位隆。理合尊禮。請下有司議定名稱。當由英宗批答。俟大祥後再議。知諫院司馬光。即援史評駁。謂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帝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這是萬世常法。可為今鑒。及治平二年。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謹議崇奉濮王典禮。各大臣莫敢先發。惟司馬光奮筆立議。略言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應準先朝封贈期親等屬故例。垂為常典云云。

於是翰林學士王珪等。即據司馬光手稿。略行增改。隨即上奏。其文云。

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謂皆如親子也。（所後者即指繼父母言）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朞。不二斬。特重於大宗。降於小宗也。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先王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濮王謚安懿）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為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朞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游。並封太夫人。考之古今。名稱最合。謹具議上聞。

議上。韓琦等謂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請令珪等覆議。珪等又議稱濮王係仁宗兄。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獨加駁斥。後據喪服大記。撰成為後或問上下二篇。大旨說是身為人後。應為父母降服三年為朞。惟不沒父母原稱。這

便是服可降。名不可沒的意思。若本身父改稱皇伯。歷考前世。均無典據。即如漢宣帝及光武帝。亦皆稱父為皇考。未嘗易稱皇伯。至進封大國一層。尤覺與禮未合。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議。於是廷臣又奉詔議禮。正在彼此斟酌。互相辯難的時候。忽接到太后手諭。詰責執政處事寡斷。徒啟紛呶。（應該責問）英宗乃下詔道。朕聞廷臣集議不一。權且罷議。現著有司等博求典故。妥議以聞。既而禮官范鎮等。又奏稱漢時稱皇考。稱帝稱皇。立寢廟。序昭穆。均非陛下聖明所當法。宜如前議為是。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復主張珪議。力請照行。章凡七上。均不見報。乃共劾韓琦專權導諛。歐陽修首叛邪議。曾公亮趙槩等附會不正。均乞貶黜。這種彈章。呈遞進去。當然是不見批答。韓琦等亦上言。皇伯無稽。決不可稱。請明詔中外。夙定名實。至若立廟京師。干紀亂統等事。均非朝廷本意。應飭臣下不必妄引等語。英宗正信用韓琦等人。胸中已有成見。不過廷臣互有爭端。一時未便下詔。越年。竟由太后手敕中書道。

吾聞羣臣議請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見施行。吾載閱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濮安懿王稱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特此手諭。

韓琦等奉到此敕。即轉遞英宗。英宗即日頒詔略云。

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所有稱皇稱后諸尊號，朕不敢聞，令內外臣民知之。此詔。

詔既下，又命就濮王塋建園立廟，封濮王子宗樸為濮國公，主奉祠事，所有濮王尊諱，令臣民謹避。濮議遂定。當時盈廷揣測，統說太后一教，主張追崇，英宗一詔，半安退讓，統由中書主謀，借此定議。（平心而論，此議不得為謬。）呂誨等以論列彈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敕誥，自稱家居待罪。英宗命閤門還敕，不令辭職。誨等又覆奏固辭，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並無不共戴天之讎，何必出此危詞。宋臣雖有氣節，究未免市直沽名。）英宗覽到此語，不免懊惱，因轉問韓琦、歐陽修等。琦、修等齊聲奏道：「御史等以為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黜臣等。」英宗不答。翌日，竟詔徙呂誨知蘄州，范純仁通判安州，呂大防知休寧縣。司馬光等上疏乞留誨等，不報。復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上言：「陛下即位二年，納諫未著美名，反屢黜言官，如何風示天下？」英宗仍然不從。公著因乞外調，乃出知蔡州。一番大爭論，從此罷休。

話分兩頭，且說文彥博罷相，出判河南，封潞國公，（接應前回。）至治平二年，自河南入覲。英宗慰勞有加，且語彥博道：「朕得嗣立，多出卿力。」彥博悚然道：「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及皇太后協贊成功，臣何力之有？況陛下即位，臣方在外，韓琦等仰承聖旨，入受遺詔，臣又未嘗預聞，今蒙陛下獎及，實不敢當。」英宗徐答道：「卿可謂成功不居了。今暫煩卿西

行。不久即當召還。既彥博乃退。尋即有旨改判永興軍。彥博方去。忽富弼自稱足疾。力請解政。英宗不允。弼偏隔日一奏。五日兩疏。堅辭樞密。看官道是何因。原來嘉祐年間。弼入相。適韓琦為樞密使。（應三十二回）凡中書有事。往往與樞密相商。至此琦與弼易一職位。琦事多專斷。未嘗聞弼。弼頗不懌。當太后還政時。弼毫不預聞。忽韓琦促請撤簾。弼不禁驚訝道。弼備位輔佐。他事或不可預聞。這事何妨通知。難道韓公獨恐弼分譽麼。（褊心總未易去。富鄭公尚且如此。）琦聞弼言。也語人道。此事當如出太后意。不便先事顯言。弼心中總覺不快。英宗親政。因弼嘗與議建儲。特加授戶部尚書。弼曾乞辭道。建儲係國家大計。廷臣等均有此議。何足言功。且陛下受先帝深恩。母后大德。尚未聞所以為報。乃獨加賞及臣。臣何敢受。（此語恰很公正。與文彥博奏對略同。）英宗不從。再奏。仍不允。弼乃強受。至是連章求去。始命弼出判揚州。封鄭國公。還有樞密使張昪。已加封太尉。亦上章告老。英宗道。太尉勤勞王家。怎可遽去。果因筋力就衰。可不必每日到院。但五日一至便了。昪總不願再留。仍然求去。乃出判許州。韓琦曾公亮因富弼張昪。俱已外調。樞密院不能無主。擬遷歐陽修為樞密使。修微有所聞。便進與琦等道。皇上親政。任用大臣。自有權衡。公等雖係見愛。但未免上凌主權。此事如何行得。琦等乃止。果然英宗別有所屬。召入文彥博。令為樞密使。又擢權三司使呂公弼。使副樞密。公弼先為羣牧使時。帝尚未立。得賜馬甚

劣。商諸公弼。欲轉易良馬。公弼以為未奉明詔。不敢私易。竟謝絕所請。至是英宗擢用公弼。公弼入謝。英宗道。卿前歲不與朕馬。朕已知卿正直了。（這是英宗知人處）公弼拜謝而退。嗣又召用涇原路副都部署郭逵。授檢校太保同簽書樞密院事。逵本武臣。舊隸范仲淹麾下。仲淹勗以學問。遂成將材。從前任福戰歿。及葛懷敏覆軍。皆為逵所預料。時人服他先見。累任邊鎮。積有軍功。仁宗季年。湖北溪蠻彭仕義作亂。調逵知澧州。率兵往討。盡平諸蠻。仕義竄死。餘眾悉降。尋復改知邵州。討平武岡蠻。擢容州觀察使。轉遷涇原路副都部署。英宗聞他智勇。乃召入都中。令就職樞府。看官你想宋室大臣。心目中只有文人。不顧武士。前此狄青蕩平智高。大功卓著。一入樞府。便覺疑謗紛乘。彈章屢上。郭逵功績。不及狄青。那裏能箝定眾口。當由知諫院邵亢等。連疏奏劾。大略說是祖宗故例。樞府參用武臣。必如曹彬父子。及馬知節王德用狄青。勳名威望。卓越一時。乃可無愧。郭逵黠佞小才。豈堪大用。乞改易成命。英宗不報。（宋史中狄青與郭逵列傳先後相繼隱然以郭比狄故本回特別提出且以見宋臣傾軋之非）會京師大雨。水潦為災。宮廷門外。俱遭淹沒。官私廬舍。毀壞不可勝計。人多溺死。英宗詔求直言。諫官等遵旨直陳。無非是進賢黜佞等語。未幾溫州大火。又未幾彗星見西方。長丈有五尺。英宗撤樂減膳。加意修省。且令中書舉士。得二十人。一體召試。韓琦以與試多人。恐難位置。英宗道。臺臣多說朕不能進賢。如果能得賢士。豈

不是多多益善嗎。旋經琦等酌定。先召試十人。試後中式。俱授館職。宋制進士第一人及第。往往仕至輔相。士人尤以登臺閣陞禁從為榮。嘗編一歌謠云。寧登瀛。不為卿。寧抱槧。不為監。可見當日人心。趨重科第。更艷羨臺閣。所有出兵打杖的將士。就使孫吳復出。頗牧再生。也看做沒用一般。宋室積弱實中此弊。郭逵入樞府半年。終被同列排擠。出任陝西四路宣撫使。兼判渭州。治平三年十一月。英宗又復不豫。兼旬不能視朝。韓琦等入問起居。見英宗顛頷得很。雖是憑几危坐。已覺困憊難支。琦即進言道。陛下久不視朝。中外驚疑。請早立儲君。藉安社稷。英宗略略點首。琦復奏道。聖意已決。即請手詔指日行立儲禮。英宗尚未及答。琦即命召學士承旨張方平。入殿草制。先請英宗親筆指麾。由方平進紙筆。英宗勉強提毫。草書數字。琦望將過去。紙上寫着立大大王為皇太子。隨復奏請道。立嫡以長。想聖意必屬穎王。惟還請聖躬親加書明。英宗乃又批了穎王頊三字。方平即遵着帝意。叅擬數語。首至尾。立刻繕就。中留一空格。即應填太子名。乃請英宗親筆加入。英宗不堪久坐。待了這一歇。含糊說了數語。韓琦等迄聽不清楚。至方平呈上草制。乃力疾書太子名。名既書就。不覺歎了一聲。忍不住墮淚承睫。隨即命內侍扶至龍床。就臥去了。韓琦等當然趨退。文彥博顧語韓琦道。見上顏色否。人生到此。雖父子亦覺動情呢。琦答道。鉅鹿受封。尚是眼前時事。不意相去無幾。又要力請建儲

這也是令人嗟嘆呢。話畢。各散歸私第。越二日。即冊立太子。奉旨大赦。自是英宗病體毫無起色。好容易度過年關。已是治平四年。文武百官。恭上尊號。當於元旦辰刻。入朝慶賀。（英宗已要歸天百官還在做夢這是中國專務粉飾之弊）既至福寧殿。英宗並未御朝。大家惟對着虛座舞蹈一番。依次退出。但見外面朔風怒號。陰霾四塞。就覺得天象告變。主兆不祥。過了七日。宮中傳出訃音。英宗已升遐了。壽三十六歲。在位只四年。英宗夙有潛德。以孝親著聞。局量弘遠。情性謙和。濮王薨逝時。曾把所服玩物。分賜諸子。英宗所受這一份。都轉畀王府舊人。惟留犀帶一條。值錢三十萬。委交殿侍出售。殿侍竟把帶失去。不勝遑急。英宗卻淡然恕置。不索賠償。即位以後。每命近臣。常稱官不稱名。臣下有奏。必問朝廷故事與古治所宜。一經裁決。多出羣臣意表。因此中外亦稱為賢君。怎奈天不假年。遽爾晏駕。這也是宋朝恨事呢。（總過英宗無非善善從長）皇太子頊。即皇帝位。詔告中外。是謂神宗皇帝。尊皇太后曹氏為太皇太后。皇后高氏為皇太后。晉封弟顥為昌王。頵為樂安郡王。命韓琦守司空兼侍中。曾公亮行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進封英國公。文彥博行尚書左僕射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富弼改武寧軍節度使。進封鄭國公。張昇改河陽三城節度使。歐陽修趙槩並加尚書左丞。仍參知政事。陳升之為戶部侍郎。呂公弼為刑部侍郎。其餘百官。均進秩有差。二月朔日。神宗初御紫宸殿。朝見羣臣。隨即冊立元妃向氏為

皇后。向氏係故相向敏中曾孫女。父名經。曾為定國軍留後。治平三年。出嫁潁邸。封安國夫人。至是立為皇后。忽御史蔣之奇上書劾歐陽修。說他帷薄不修。姦亂甥女等事。神宗覽畢。轉問故宮臣孫思恭。思恭力為辨釋。神宗乃詔問之奇。令他證實。之奇無從取證。只好說出一個彭思永來。看官你道之奇的御史。從何處得來。他本由歐陽修推薦。得任臺官。自濮議紛爭。修主張稱親。為呂誨等所斥駁。獨之奇贊同修議。修因薦為御史。偏朝右目為邪黨。對着之奇。冷嘲熱諷。之奇聽不過去。便欲與修立異。藉塞衆謗。會修婦弟薛良孺。與修有嫌。遂捏造蜚言。誣修淫亂。語為中丞彭思永所聞。轉告之奇。之奇也不問真偽。遂上章劾修。（恩將讎報具何肺腸）及奉詔詰責。不得已將彭思永傳語覆奏上去。神宗再詰思永。思永也取不出真憑實據來。於是誣告反坐。將思永之奇兩人。一律貶謫。（之奇自詒伊戚卻難為思永了）修本杜門請治。至辨明誣偽。仍力求退位。乃罷為觀文殿學士。出知亳州。神宗具有大志。因見廷臣之才。特出自真知。去請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來。有分教、

曲士從茲張異說。　中朝自此紊皇綱。

畢竟所召何人。待小子下回報名。

宋臣專喜迂論。與晉代之清談。幾乎相同。其不即亂亡者。賴有一二大臣為之主持

上海會文堂印行

耳。英宗雖入嗣仁宗。纘承大統。而其本生父則固濮王也。以本生父稱皇伯。毋乃不倫。歐陽修援引禮經。謂應稱親。降服議固甚當。韓琦即據以定議。於稱親之議則請行之。於稱皇稱后之議。則請辭之。最得公私兩全之道。呂誨等乃激成意氣至欲以去就生死相爭。一何可笑。迨英宗疾亟。未聞廷臣有建儲之請。賴韓琦入問起居。片言定策。夫濮議末迹也。而必爭之。立儲大本也。而顧忽之。宋臣之舍本逐末。如是如是。微韓魏公諸人。宋室恐早不綱矣。蓋輿論與清談。其足致亂亡一也。

第三十五回　神宗誤用王安石　种諤誘降嵬名山

却說神宗因廷臣乏才。特下詔臨川。命有司往徵名士。看官道名士爲誰。原來就是沽名釣譽。厭故喜新的王安石。（安石一生只此八字）安石臨川人。字介甫。少好讀書。過目不忘。每一下筆。輒洋洋千萬言。友人曾鞏。曾攜安石文示歐陽修。修歎爲奇才。替他延譽。遂得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舊例判官秩滿。得求試館職。安石獨不求試。再調知鄞縣。起隄堰。決陂塘。水陸咸利。又貸穀與民。立息令償。俾得新陳相易。邑民亦頗稱便。安石自謂足治天下。人亦信爲真言。相率稱頌。尋通判舒州。文彥博極力舉薦。乃召試館職。安石不至。歐陽修復薦爲諫官。安石又以祖母年高。不便赴京。爲辭。修勖以祿養。并請旨再

召授職羣牧判官。安石復辭。且懇求外補。因令知常州。改就提點江東刑獄。為此種種做作。越覺聲名噪起。仁宗嘉祐三年。復召為三司度支判官。安石總算入京就職。居京月餘。即上萬言書。大旨在法古變今。理財足用等事。仁宗也不加可否。但不過說他能文。命他同修起居注。他又固辭不受。閤門吏齎敕就付。他卻避匿廁所。吏置敕自去。他又封還敕命。上章至八九次。有詔不許。方纔受職。及升授知制誥。當即拜命。並沒有推卻等情。（其情已見）旋命糾察在京刑獄。適有鬬鶉少年。殺死狎友一案。知開封府以殺人當死。按律申詳。安石察視案牘。係一少年得鬬鶉。有舊友向他索與。少年不許。友人恃昵持去。少年追奪。竟將友人殺死。因此擬援例抵罪。他不禁批駁道。按律公取竊取。皆以盜論。該少年不與鬬鶉。伊友擅自攜去。是與盜無異。追殺是分內事。不得為罪。（據此批駁已見安石偏執之非）看官。你想府官見此駁詞。肯俯首認錯麼。當下據實奏辯。安石亦劾府司妄讞。案下審刑大理兩司。覆按定刑。都說府讞無訛。安石仍不肯認過。本應詣閤門謝罪。他卻自以為是。並不往謝。御史遂劾奏安石。奏牘留中不報。安石反迭發牢騷。情願退休。適值母死丁艱。解職回籍。英宗時。也曾召用。辭不就徵。安石父益。都雖官員外郎。究沒有甚麼通顯。他思借重巨閥。遂虛心下氣。與韓呂二族結交。韓絳及弟維。與呂公著皆友安石。代為標榜。維嘗為潁郎記室。每講誦經說。至獨具見解處。必謂此係故友王安

石新詮並非維所能發明神宗記憶在心嗣還韓維為右庶子維舉安石自代雖未見實行在神宗一方面已不啻大名貫耳既得即位即召令入都安石高卧不起神宗再擬徵召乃語輔臣道安石歷先帝朝屢召不至朝議頗以為不恭今又不來莫非果真有病抑係有意要求呢曾公亮遽答道安石真輔相才斷不至有欺罔等情神宗方纔點首忽一人出班奏道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見他護非自用所為迂濶倘或重用必亂朝政（第一個料到安石）神宗視之乃是新任參知政事吳奎（鄭重點名）便怫然道卿也未免過毀了奎復道臣知而不言是轉負陛下恩遇呢神宗默然退朝後竟頒詔起用安石命知江寧府安石直受不辭即日赴任曾公亮復力薦安石足勝大任看官道公亮力薦料不過器重安石誤信人言其實他卻另有一段隱情他與韓琦同相資望遠不及琦所有國家大事都由琦一人獨斷自己幾同伴食所以於心不甘陰欲援用安石排間韓琦可巧神宗意中亦因琦執政三朝遇事專擅未免有些芥蒂學士邵亢中丞王陶本是潁邸舊臣又從中詆毀韓琦琦內外受軋遂上書求去神宗得書一時不好准奏只得優詔挽留會因英宗已安葬永厚陵廟謚一切均已辦妥琦復請解職神宗未曾批答一面卻召入安石命為翰林學士琦已窺透神宗意旨索性連章乞休每日一呈果然詔旨下來授琦司徒兼侍中出任武勝軍節度使兼判相州琦奉旨陛辭神宗向他

流淡道侍中必欲去朕不得已降制了。但卿去後何人可任國事。（假惺惺做什麼）琦對道陛下聖鑒當必有人。神宗道王安石何如。（情已暴露）琦復道安石為翰林學士學問有餘若進處輔弼器量不足。（平允之論莫過於此）神宗不答琦即告辭而去。未幾吳奎亦出知青州越年病歿奎北海人。喜獎善類少甚貧及貴亦傚范文正故事買田為義莊。所有祿俸盡贍族黨歿後諸子至無屋以居。時人稱為清白吏子孫。神宗以韓吳並罷擢張方平趙抃參知政事。呂公弼為樞密使韓絳邵亢為樞密副使。抃曾出知成都。召回諫院未曾就職省府縣令參政。幾成宋朝創例羣臣以為疑。及抃入謝。神宗面諭道。朕聞卿匹馬入蜀一琴一鶴。作為隨從。為治簡易。想亦如此。朕所由破格錄用呢。抃頓首道。既承恩遇。敢不盡力。自是抃竭誠圖報。遇有要政。無不盡言。惟張方平未洽眾望。御史中丞司馬光奏言方平位置不宜。神宗不從。且罷光中丞職。令為翰林學士。曾公亮復議擢王安石。方平亦力言不可。（第二個料到安石）旋方平丁父艱去位。時唐介復入為御史。遷任三司使。神宗因令他參政。繼方平後任。惟心中總不忘安石。熙寧改元。即令安石越次入對。神宗問治道何先。安石答稱須先擇術。神宗復道。唐太宗何如。安石道陛下當上法堯舜。何必念及唐太宗。堯舜治天下。至簡不煩。至要不迂。至易不難。不過後世君臣。未能曉明治道。遂說他高不可及。堯亦人。舜亦人。有甚麼奇異難學呢。（語大而夸）神宗道。卿可謂責難於

君但朕自顧眇躬恐不足副卿望還願卿盡心輔朕共圖至治（已經著述）安石道陛下如果聽臣臣敢不盡死力言畢乃退一日侍講經筵羣臣講說陸續散去安石亦擬退班由神宗命他暫留且特賜旁坐安石謝坐畢神宗乃道朕閱漢唐歷史如漢昭烈必得諸葛亮唐太宗必得魏徵然後可以有為亮徵二人豈不是當日奇才麼安石祇拿道陛下誠能為堯舜自然有臯夔稷契誠能為高宗自然有傳說天下甚大何材沒有諸葛亮魏徵還是不足道呢但恐陛下擇術未明用人未專就是有臯夔稷契傳說等人亦不免為小人所擠卷懷自去罷（居然以古人自命且語意多半要挾其私可知）神宗道歷朝以來何代沒有小人就是堯舜時候尚不能無四凶安石道能把四凶一一除去纔得成為堯舜若使四凶得逞讒慝似臯夔稷契諸賢怎肯與他同列合流同污呢這一席話說得神宗很是感動至安石退後尚嘉歎不置於是這位堅僻自是的王介甫遂一步一步的跨入省府中去了當時朝野人士除吳奎張方平韓琦外尚謂安石多才定有一番幹濟惟眉山人蘇洵已作一篇辨姦論隱斥安石還有知洛川縣李師中當安石知鄞縣時已說他眼內多白貌似王敦他日必亂天下這兩人事前預料纔不愧先知哩師中楚邱人父名緯曾為涇原都監師中少識邊情及長舉進士知洛川縣後調任數政縣益知邊務神宗嗣位還知鳳翔府適青澗守將种諤收復綏州師中謂种諤輕開邊釁請朝廷

慎重。果然夏主諒祚。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幾乎宋夏又復交兵。虧得故相韓琦。奉命經畧陝西。纔得支持危局。（從李師中折入夏事又是一種筆墨）這事說來話長。待小子敘明原委。方得一目了然。（為下半回主腦○种諤復綏州尚是治平四年事本書上文敘王安石已至熙寧元年此處係是回溯不得不從李師中折入且從前宋夏交涉亦可借此補敘）

先是夏主諒祚。奉冊為夏王。宋庭歲賜如常。諒祚亦修貢如故。（接應三十一回）英宗入承帝位。夏使吳宗來賀。宗出言不遜。有詔令諒祚罪宗。諒祚不肯奉詔。反於治平三年。寇掠秦鳳涇原一帶。直薄大順城。環慶經畧使蔡挺。率蕃官趙明等。往援大順。諒祚衷銀甲。戴氈帽。親自督戰。挺遣弓弩手。整列壕外。更迭發矢。夏兵前列多傷。諒祚亦身中流矢。率眾遁去。轉寇柔遠。挺又使副總管張玉。領三千人夜襲敵營。夏兵驚潰。退屯金湯。會宋廷頒發賜夏歲幣。知延州陸詵。留幣不與。飛章上奏道。朝廷素事姑息。所以狡虜生心。敢爾狂悖。今若再賜歲幣。是益令玩視。愈褻國威。請降旨詰責虜主。待他謝罪。再行給幣未遲。英宗轉問韓琦。琦本主張問罪。當然贊成陸議。乃飭陸移牒宥州。詰問諒祚。諒祚連遭敗仗。已經奪氣。并因理屈詞窮。無可解免。只得遣使謝罪。諉言咎由邊吏。應按罪加誅云云。是書上達。已值英宗賓天。神宗踐阼。當有新詔一道。賫付諒祚。詔曰。

朕以夏國累歲以來。數興兵甲。侵犯邊陲。驚擾人民。誘迫熟戶。去秋復直寇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抗敵官軍。邊奏累聞。人情共憤。羣臣皆謂夏國已違誓詔。請行拒

上海會文堂印行

絶先皇帝務存含恕且詰端由庶觀逆順之情以决衆多之論逮此遜章之稟命已悲仙馭之上賓朕纂極云初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諒乃誠既自省於前辜復願堅於衆好苟奏封所敘忠信無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安民保福不亦休哉特諭爾夏主知之

諒祚得詔又遣人到宋慶弔兼行到了冬季夏綏州監軍嵬名山弟夷山向青澗城求降青澗城守將係种世衡子就是种諤（也算世襲）諤受降後即令夷山作書招致乃兄並特贈金盂一枚適名山外出有名山親吏李文喜接得金盂喜出望外便與去使密定計策令宋兵潛襲營帳不怕名山不降且乘勢可得綏州去使返報种諤諤即密奏宋廷一面通報延州知州陸詵詵卻謂虜衆來降真僞難測也奏請戒諤妄動神宗命轉運使薛向會同陸詵詢明种諤受降虛實再定機宜向與詵乃召諤問狀詵始終反對諤議獨向恰有意贊成兩下協定招撫三策由向主稿遣幕府張穆之入奏穆之暗受向囑既至闕下面陳諤議可成看官試想神宗是好大喜功聽了張穆之一番奏對遂以為有機可乘樂得與兵畧地且疑陸詵不肯協力從中掣肘竟將他調徙秦鳳專任向諤規復綏州那知這种諤還要性急不待朝命頒到已起兵潛入綏州圍住名山營帳名山毫不預防突然遭圍自然腳忙手亂當由親吏李文喜導入夷山同勸名山降宋

名山無可奈何。只好舉衆出降。共計首領三百人。戶一萬五千。兵萬名。一概就撫。由諤督兵築城。繕固守備。夏人來爭。被諤發兵邀擊。殺退夏衆。遂復綏州。（綏州久已陷沒。規復本始非策。但不在諒祚寇邊之先。而在諒祚謝罪以後。未免自失信用耳。）陸詵以詔命未至。諤即擅自興師。擬遣吏逮治。可巧移之西還。傳詔從詵。詵乃歎息而去。夏主諒祚。聞綏州失守。欲發兵入寇。部目李崇貴韓道善兩人。入帳獻策道。大王如欲用兵。恐勝負難料。不如另用他計。諒祚問用何策。李崇貴道。前宋使楊定到來。曾許歸我沿邊熟戶。我曾送他金銀寶物。他受了我的餽贈。卻未聞遵約。反聽种諤襲奪綏州。真是可恨。我不若誘他會議。殺死了他。就佔領了保安軍。作為根據。然後進可戰。退可守。不患不勝。諒祚大喜道。果然好計。就照此行罷。原來楊定曾出使夏國。見了諒祚。跪拜稱臣。諒祚畀他金銀。及寶劍一口。寶鏡一具。定即許歸沿邊熟番。及定還。將金銀匿住。只把劍鏡獻上。且言諒祚可刺狀。神宗信為真言。竟擢定知保安軍。自諒祚用計誘定。即遣韓道善賫書往請。約定會議。定竟冒冒失失的前去赴會。一到會場。未見諒祚。即由李崇貴責他爽約。定尚未及答。已被崇貴呼出伏兵。亂刀齊下。將定剁成肉泥。（該死該死）隨即入攻保安。大肆劫掠。警報送達汴都。神宗不免自悔。巧值李師中奏牘亦到。歸咎种諤。朝議隨聲附和。竟欲誅諤棄綏。（前時不聞諫阻。至此又如此。畏葸宋廷可謂無人。）神宗未肯遽允。當命陝西宣撫使郭逵移鎮鄜延。就近酌奪。（接應前回）逵用屬吏趙

高議（高讀如歌）奏陳機宜大致說是虜殺王官應加聲討若反誅謫棄綏成何國體且名山舉族來歸如何處置（言之甚是）一面貽書輔臣請保守綏州籍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擇要設堡畫地三十里安置降人方為上計朝議仍然未決乃調韓琦判永興軍經畧陝西琦臨行曾言綏不當取及既抵任所復奏稱綏不可棄樞府駁他前後矛盾令再明白覆陳琦遂覆奏道臣前言綏不當取是就理論上立言今言綏不可棄是就時勢上立言現在邊釁已開無理可喻只有就勢論勢保存綏州秣兵厲馬與他對待俾他不敢小覷方能易戰為和（練達之言）奏既上言官尚交論种諤有旨將諤貶官謫置隨州會郭逵詗知誘殺楊定係李崇貴韓道善主謀遂傳檄諒祚索取罪人湊巧諒祚得病更聞韓琦鎮邊料知不能反抗只得執住李韓二人獻與郭逵未幾諒祚病死子秉常嗣立遣臣薛宗道等赴宋告哀神宗問殺楊定事宗道謂李韓二犯已執送邊鎮不日可到果然隔了一宵由郭逵將李韓二人檻送闕下神宗親自廷訊李崇貴直陳顛末神宗不禁太息道照此說來楊定納賄賣地罪不容誅但你等何妨徑自陳請由朕明正典刑今乃擅加誘殺藐我上國難道得稱無罪麼崇貴等乃叩首伏罪神宗特赦崇貴等死刑追削楊定官爵籍沒田宅另遣使臣劉航冊秉常為夏國王小子有詩詠韓魏公道

入定皇綱出耀威如公誰不仰丰徽三朝政績昭然在中外都憑隻手揮

夏事暫作結束。小子又要敘那王安石了。看官少待。且看下回。

上有急功近名之主。斯下有矯情立異之臣。如神宗之於王安石是已。神宗第欲為唐太宗。而安石進之以堯舜。神宗目安石為諸葛魏徵。而安石竟以皋夔稷契自况。試思急功近名之主。其有不為所惑乎。當時除吳奎張方平蘇洵外。如李師中者。嘗謂其必亂天下。夫師中亦一夸誕士。史稱其好為大言。以致不容於時。吾謂大言者必未足副實。即如綏州之役。彼第歸咎种諤。而於善後事宜。毫不提及。是殆亦責人有餘。而責己不足者。賴韓琦坐鎮。郭逵為輔。夏事始得就緒耳。吾以是歎韓魏公之不可及也。

第三十六回　議新法撥設條例司　讞疑獄狡脫謀夫案

卻說王安石既承主眷。漸漸露出鋒芒。意欲變法維新。炫人耳目。是時大內帑銀。所存無幾。神宗年少氣銳。方以富國強兵為首務。安石隱伺上意。遂倡理財足國的美談。歆動神宗。熙寧元年仲冬。行郊天禮。輔臣以河朔旱災。國用不足。乞南郊以後。不可再循故例。徧賜金帛。有詔令學士覆議。司馬光道。救災節用。當自貴近為始。輔臣議應當照行。王安石道。國用不足。乃不善理財的緣故。若徒事節流。未識開源。終屬無益。司馬光又道。甚麼叫做善理財。無非是頭會箕斂。罷了。安石道。不必加賦。自增國用。纔算是理

財好手光笑道天下那有此理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官府多一錢民間便少一錢若設法奪民比加賦還要利害從前桑弘羊嘗挾此說欺騙漢武帝太史公大書特書顯是指斥弘羊諷刺漢武呢（語雖未必盡然但如桑弘羊王安石等實蹈此弊）安石尚不肯服理仍然爭論不已神宗道朕意亦與光同但些須例賞必欲吝嗇似亦未免失體了遂不從輔臣所議行賞如故（仍是左袒安石）既而鄭國公富弼自汝州入覲詔許肩輿至殿門令弼子扶掖進見且命免拜跪禮賜坐與談神宗開口問道卿老成練達定有高見現欲治國安邦須用何術弼對道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否則姦人必伺隙售奸譬如上天監人善惡令他自取乃加誅賞庶幾功罪兩明神宗又道北有遼西有夏邊境未寧如何是好弼又道陛下臨御未久當首布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對症發藥）神宗躊躇多時方道朕常欲詢卿卿可留朝輔政弼答言老不勝任仍辭退赴郡至熙寧二年二月復召弼入都拜司空兼侍中並特賜甲第弼仍上表固辭經優詔促使就道乃奉旨入朝途次聞京師地震神宗減膳徹樂獨安石謂災異由天無關人事（安石距近今千年已知新學確是一個人才）弼不禁嘆息道人君所畏惟天天不足畏何事不可為此必姦人欲進邪說搖惑上心不可以不救呢當即上書數千言力陳進賢辨姦的大要及入對又說了數十語無非是隱斥安石神宗雖任弼同平章事意中總不忘安石擬擢為參政會值唐介奏事即與介述明本意

介言安石不勝大任神宗道文學不可任呢經術不可任呢吏事不可任呢介對道安石好學泥古議論每多迂濶若令他為政必多變更神宗不答介退語曾公亮道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後當自知莫謂介不預言呢公亮本推薦安石那裏肯信未幾神宗又問侍讀孫固謂安石可否令相固對道安石文行甚優令為臺諫侍臣必能稱職若宰相全兼大度安石狷狹少容如何做得陛下欲求賢相臣心目中恰有三人便是那司馬光呂公著韓維呢神宗總歸不信竟命安石參知政事安石入謝神宗語安石道廷臣都說卿但知經術未通世務安石道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他人謂臣未通世務實即未通經術請陛下詳察神宗道照卿說來欲經世務先施何術安石道變風俗立法度正當今急務神宗點首稱善安石遂進言道立國大本首在理財周朝設泉府等官無非酌盈劑虛變通民利後世惟漢桑弘羊唐劉晏粗合此意今欲理財亟應修泉府遺制藉收利權利權在握然後庶政可行神宗道卿言甚是安石又道古語有言為政在人但人才難得更且難知今使十人理財有一二人不肯協力便足敗事堯與眾人共擇一人治水尚且九載勿成況擇用不止一人簡選未嘗詢衆能保無異議麼陛下誠決計進行首在不惑異說（讓你一人獨做可好麼）神宗道朕知道了卿去妥議條規待朕次第施行安石應命退出次日即奏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變通舊制調

劑利權。更舉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協同辦事。神宗准奏。當命安石升之兩人。總領制置三司條例司。令得自擇掾屬。安石遂引用呂惠卿曾布章惇蘇轍等。分掌事務。惠卿曾任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談論經義。意多相符。安石竟稱為大儒。事無大小。必與商議。有所奏請。又必令他主稿。幾乎一日不能相離。曾布即曾鞏弟。事事迎合安石意旨。安石亦倚為心腹。與惠卿同一信任。當下悉心酌商。定了新法八條。六條謂足富國。兩條謂足強兵。由小子錄述如下。

富國法六條。

(一)農田水利　飭吏分行諸路。相度農田水利。墾荒廢。濬溝渠。酌量升科。無論吏民皆須同役。不准隱漏逃匿。

(二)均輸　諸州郡所輸官糧。俱令平定所在時價。改輸土地所產物。官得徙貴就賤因近易遠。並准便宜蓄買。懋遷有無。

(三)青苗　農民播種青苗時。由朝廷出資貸民。至秋收償金。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仍還朝廷。

(四)免役　使人民分等。納免役錢。得免勞役。國家別募無職人民。充當役夫。

(五)市易　就京師置市易所。使購不賣之物於官。或與官物交換。又備資貸與商人

使遵限納息。過限不輸。息金外更加罰金。

(六)方田　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為一方。計量田地。分五等定稅。人民按稅照納。

强兵法二條。

(一)保甲　採古時民兵制度。十家為保。五百家為都保。都保置正副二人。使部下保丁。貯弓箭。習武藝。

(二)保馬　以官馬貸保丁。馬死或病。令按值給償。

這數條新法。議將出來。老成正士。沒有一個贊成。參政唐介。抗直敢言。先與安石爭辯。安石强詞奪理。謂可必行。神宗又庇護安石。介不勝憤懣。氣得背上生疽。竟爾謝世。（先氣死了一個）神宗遂將安石新法。依次舉行。先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巡行諸路。查覈農田水利。酌定稅賦科率徭役利害。繼即飭行均輸法。起用薛向為江浙荊淮發運使。領均輸平準。創行東南六路。兩法頒行。言路已是譁然。知制誥錢公輔。知諫院范純仁等。均言薛向開釁邊疆。曾坐罪罷黜。（應前回）不應起用。公輔且斥安石壞法徇私。安石不悅。竟奏徙公輔知江寧府。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翰林學士鄭獬。知開封府滕元發。均為安石所忌。相繼遷謫。惱了御史中丞呂誨。忍不住即撰成一篇彈文。入朝面奏。途中遇着司馬光。問他何事。誨便道。我將參劾一人。君實可贊成

麼如肯贊成請為後勁光問所劾何人誨答道便是新參政王安石光愕然道朝廷方喜得人奈何劾他誨歎道君實也作是說麼怪不得別人安石好執偏見黨同伐異他日必敗國事這是腹心大患不劾何待你如不信儘管請便我要入朝去了光答道我正去侍講經筵不妨同行原來君實係光表字故誨以此相呼兩人同入朝堂待至神宗御殿誨即袖出彈章上殿跪呈神宗當即展閱但見上面文字無非指斥安石最注目的卻有數語其文云

臣聞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畀大奸得路羣陰會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者必斯人也

看官你想神宗方信任安石怎能瞧得進去看到誤天下蒼生句不禁怒形於色立將原奏擲還誨大聲道陛下如不見信臣不願與奸佞同朝乞即解職神宗也不多言只命他退去誨退後即下詔出誨知鄧州范純仁復申劾安石留章不下純仁求去奉詔免他諫職改判國子監純仁又繕奏章擬再懇辭甫經繕就忽由安石遣使傳語純仁道已議除知制誥了請不為已甚純仁勃然道這是用利誘我了我言不用萬鍾亦

非我所願呢。（不愧家風）當下將奏稿取交來使。次日即將奏本呈入。神宗尚未許去。驀見安石入朝。疾言遽色。奏請立黜純仁。神宗道。純仁無罪。就使外調。亦當給一善地。可令出知河中府便了。安石不便再言。只得悻悻而退。范純仁即仲淹第二子。兄純佑。曾隨父鎮陝。與將士雜處。評騭人才。無不具當。仲淹得任人無失。以此立功。及仲淹罷職。他奉侍左右。未嘗少離。未幾。廢疾去世。弟純禮純粹。依次出仕。後文慢表。惟純仁以父蔭得官。歷任縣令判官。所向皆治。尋擢為侍御史。與議濮王典禮。復遭外謫。（見三十四回）嗣又召還京師。命知諫院。至是又出守河中。尋徙成都轉運使。因新法不便。戒州縣不得遽行。安石恨他阻撓。誣以失察僚佐罪。左遷知和州。（插此一段敘明純仁履史且迴應三十二回中語）這且按下。再提。且說王安石以兩法既行。復議頒行青苗法。呂惠卿極端慫恿。獨蘇轍立言未可。安石問為何因。轍答道。出錢貸民。本欲救民。但錢入民手。不免妄用。滿限多無力籌償。有司飭吏追呼。鞭扑橫施。是救民反至病民了。安石道。君言誠有理。且從緩議。於是有好幾旬不談此法。忽奉神宗詔命。令與司馬光覆議登州獄案。安石遂邀光合議。兩人各據一見。免不得又爭執起來。登州有一婦。許嫁未行。聞夫壻貌醜。心甚不平。竟暗挾利刃。潛往害夫。適乃夫臥田舍間。便拔刀斫入。幸乃夫尚未睡着。慌忙起避。纔得不死。只因用手遮格。被斷一指而去。乃夫遂鳴官訴訟。知州許遵拘婦到案。見該婦姿色頗佳。

與乃夫確不相配遂有意脫婦令他一一承認當為設法保全該婦自然聽命許遵即以自首減罪論上達朝廷（遵有意全婦莫非想娶他作妾麼）安石謂遵言可行光憤然道婦謀殺夫尚可減罪麼安石道婦既自首應從末減光又道律文有言因他罪致殺傷他罪得首原今該婦謀殺乃夫本屬一事豈謀自謀殺自殺可分作兩事得准首原麼（明白了解）安石道若自首不得減罪豈非自背律文（無非好異不顧綱常）兩人相持不下當即共請神宗判斷偏神宗左袒安石竟准如安石議文彥博富弼等諫阻不從且將謀殺已傷按問自首一條增入律中得減罪二等發交刑部垂為國法侍御史兼判刑部官劉述封還詔旨駁奏不已安石大憤請神宗黜退劉述述遂率侍御史劉琦錢顗共上疏論安石罪畧云

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月操管商權詐之術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權開局設官分行天下驚駭物聽近復因許遵妄議定按問自首之法安石任偏見而立新議陛下不察而從之遂害天下大公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妄事更張廢而不用如此姦詐專權豈宜處之廟堂致亂國紀願早罷逐以慰天下曾公亮畏避安石陰自結援以固寵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皆宜斥免臣等為國家安危計故不憚刑威冒瀆天聽伏冀明斷施行

疏上安石奏貶琦監處州鹽酒務顗監衢州鹽稅并拘述獄中司馬光等上疏力爭乃

將述貶知江州琦訓顯照安石議貶謫浙東殿中侍御史孫昌齡同判刑部丁諷審刑院詳議官王師元皆坐述黨忤安石謫徙有差還有龍圖閣學士祖無擇與安石意見不同亦遭黜逐正是

黜陟不妨由我主　綱常何必為人拘

既而三司條例司官蘇轍亦被謫為河南府推官欲知蘇轍如何得罪容至下回表明

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誤在未審國情獨執己見但知理財之末迹而未知理財之本原耳當安石知鄞時略行新法邑人稱便即嘵嘵然曰我宰天下有餘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執政非長吏之任也天下方交相詬病而安石愈覺自是黜陟予奪任所欲為至若登州婦人一案較諸鬬鶉少年尤關風化同僚謂不宜減罪而彼必欲減免之蓋無非一矯情立異之見耳夫朝廷舉措關係天下安危而顧可以矯情立異行之乎我姑勿論安石之法已先當誅安石之心

第三十七回　韓使相諫君論弊政　朱明府尋母竭孝思

卻說蘇轍係安石引用在三司條例司中檢詳文字安石欲行青苗法為轍所阻數句不言嗣由京東轉運使王廣淵上言農民播種各苦無資富家得乘急貸錢要求厚利

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民取息歲可獲利二十五萬安石覽到此文不禁喜躍道這便是青苗法呢奈何不可行遂亟召廣淵入都與商青苗法廣淵一口贊成安石乃奏請頒行先從河北京東淮南三路開辦逐漸推廣有旨報可自是從前常平通惠倉遺制盡行變更蘇轍仍力持前說再三勸阻又與呂惠卿論多不合惠卿遂進讒安石謂轍有意阻撓安石大怒欲加轍罪還是陳升之從旁勸解乃罷轍為河南府推官安石復薦惠卿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謂惠卿憸巧心術不正安石誤信惠卿因致負謗中外如何可以重用神宗不從竟依安石所請首相富弼見神宗信任安石料想不能與爭託病求去乃出判亳州擢陳升之同平章事升之就職後神宗問司馬光道近相升之外議如何光對道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曾公亮晉江人陳升之建陽人俱屬閩地）二參政皆楚人（王安石臨川人趙抃西安人俱屬楚地）他日援引親朋充塞朝堂那裏能培厚風俗呢神宗道升之頗有才智曉暢民政光又道才智非不可用但必須旁有正士隱為監制方能無患神宗又問及王安石光答道外人言安石姦邪未免過毀但他性太執拗不明事理這也是一大病呢（評論確當）神宗始終不聽陳升之既經入相頗欲籠絡眾望請罷免三司條例司（這便是才智的見端）安石以為負己又同他爭論起來升之稱疾乞假安石遂引樞密副使韓絳制置三司條例安石每奏事絳亦隨入常奏稱安石所陳無不可用安

石大得贊助。繇復上言青苗法便民。民間多願貸用。乞徧下諸路轉運使施行。於是詔置諸路提舉官。執掌貸收事件。提舉官多方迎合。以多貸青苗錢為功。不論貧富。隨戶支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首。王廣淵在京東。分民戶為五等。上等戶硬貸錢十五千。下等戶硬貸錢一千。到限不還。即着悍吏敲比。徵呼民間。騷然廣淵入奏。反說百姓歡呼感德。諫官李常。御史程顥。劾論廣淵強為抑配。搭克百姓。神宗不報。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放青苗錢。奏稱百姓不願借貸。神宗又不報。安石反恨恨道。廣淵力行新法。偏遭彈劾。劉庠欲壞新法。不聞加罪。朝事如此。尚可望富強麼。（依了你反要貧弱奈何）橫渠人張載。與河南程顥程頤兄弟。素相友善。平居共談道學。歸本六經。及出為邑宰。不假刑威。專務敦本善俗。民化一新。御史中丞呂公著。登諸薦牘。當由神宗召見。問以治道。載對道。為政必法三代。否則終成小道呢。時安石方倡言古道。神宗亦有心復古。聽了此言。還道張載亦安石一流。即留他在朝。命為崇文院校書。那知張載所說的古法。與安石不同。他見安石託古病民。料難致治。竟稱疾辭去。（潔身自好足稱明哲）前參政張方平。服闋還朝。（應三十五回）受命為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省。安石以方平異己。極力排擠。因出知陳州。及陛辭。極言新法弊害。神宗亦憮然動容。隨即召為宣徽北院使。又事事受安石牽制。堅請外調。乃復出判應天府。時已熙寧三年了。河北安撫使韓琦。忽上疏請罷青苗法。畧云。

臣竊觀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邀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列條約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數三等而下更許皆借且鄉戶上等并坊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并之家今令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勒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或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難將必有督索同保均賠之患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行以致遠邇之疑哉乞罷諸路提舉官第委提刑點獄依常平舊法施行

神宗覽到琦疏亦稍有所悟便將原疏藏在袖中出御便殿召輔臣等入議曾公亮先入神宗即從袖中取出琦疏遞示公亮道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青苗等法可以利民不料害民如此且坊郭間何有青苗乃亦强令借貸呢說至此忽有一人趨進道如果從民所欲雖坊郭亦屬何害神宗命曾公亮遞示原疏安石略略一瞧不禁勃然道似漢朝的桑弘羊括取天下貨財供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陛下修周公遺法抑兼併賑貧弱並不是剝民自奉如何說是興利之臣呢神宗終以琦說為疑沉吟不答安石趨出神宗乃諭輔臣道青苗法既不便行不如飭令罷免公亮道待臣仔細訪查果不可行罷免為是（無非迴護安石）神宗允准公亮等方纔退出安石即上章

稱病連日不朝神宗乃命司馬光草答琦詔內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等語安石聞知上章自辯神宗又轉了一念似覺薄待安石過不下去乃巽辭婉謝且命呂惠卿勸使任事安石仍臥疾不出神宗語趙抃道朕聞青苗法多害少利纔擬罷免並非與安石有嫌他如何不肯視事趙抃道新法都安石所創待他銷假再與妥議罷免未遲（趙抃素稱康直何亦有此因循）韓絳道聖如仲尼賢如子產初入為政尚且謗議紛興何怪安石陛下如果決行新法非留用安石不可安石若留臣料亦先謗後誦呢這一席話又把神宗罷免青苗的意思盡行丟去仍敦促安石入朝一面遣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振出訪民情那知這兩人早受安石賄托回宮覆命只說是民情稱便神宗益深信不疑竟將琦奏付條例司命曾布疏駁刊石頒示天下安石乃入朝叩謝由神宗溫詞慰勉安石自此執行新政比前益堅文彥博看不過去入朝面奏力陳青苗害民神宗道朕已遣二中使親問民間均云甚便卿奈何亦有此言彥博道韓琦三朝宰相陛下不信乃信二宦官麼神宗不覺變色但因彥博係先朝宗臣不忍面斥惟有以色相示彥博知言不見聽亦即辭出韓琦聞原奏被駁復連疏申辯且言安石妄引周禮熒惑上聽終不見答琦遂請解河北安撫使止領大名府一路這疏一上卻立邀批准了嗣是知審官院孫覺因指斥青苗法被貶知廣德軍御史中丞呂公著亦因言新法不便被貶知潁州

知制誥兼直學士院陳襄推薦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范純仁蘇軾等人見忤安石出知陳州參知政事趙抃自悔前時主持不力致復行青苗法上章劾論安石並求去位亦出知杭州參政一缺即命韓絳繼任那時又來了一個護法么魔姓李名定曾為秀州判官居然因附會安石得擢為監察御史裏行定為安石弟子自秀州被召入京遇右正言李常常問道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如何定答道民皆稱便弟子不可不從師常愕然道果真麼舉朝方爭論是事君勿為此言定與常別即去謁見安石且禀白道青苗法很是便民如何京師傳言不便安石喜道這便叫作無理取鬧咒改日入對你須要明白上陳定唯唯遵命安石即薦定可用神宗即召定入問定歷言新法可行及詢至青苗法定尤說得遠近謳歌輿情悉洽神宗大悅即命定知諫院曾公亮等言查考故例選人未聞為諫官應請改命乃拜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謂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置憲臺朝廷雖急欲用才破格特賞但紊亂成規所益似小所損實大遂封還制書經神宗詔諭再三頌等仍執奏不已安石劾他累格詔命目無君上遂坐罪落職時人稱為熙寧三舍人未幾有監察御史陳薦劾定說他為涇縣主簿時聞母仇氏喪匿不為服應聲罪貶斥定上書自辯謂實不知由仇氏所生所以疑不敢服看官閱到此處恐不能不下一疑問定出應仕籍並非三五歲的小孩兒

況他父名問也曾做過國子博士定並非生自空桑難道連自己的生母都未曉得麼說來也有一段隱情仇氏初嫁民間生子為浮屠釋名了元相傳是與蘇軾結交的佛印禪師後仇氏復為李問妾生下一子就是李定尋又出嫁郜氏生子蔡奴工傳神（此婦所生之子郜都有出息）定因生母改嫁不願再認因此仇氏病死他未嘗持服偏被陳薦尋出瘢點將他彈劾他只好含糊解說自陳無辜安石誼篤師生極力庇護反斥薦捕風捉影劾免薦官改任定為崇政殿說書監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復上言定既不孝怎可居勸講地位並交論安石袒徒罪狀安石又入奏神宗說他朋串為奸應加懲處神宗此時已是百依百順但教安石如何說法當即准行林旦等又復落職言路未免譁然定也覺不安自請解職乃改授檢正中書吏房直舍人院（總伏師力）宋室舊制文選屬審官院武選屬樞密院安石又創出一篇議論分審官為東西院東主文西主武看官道他何意原來文彥博正主樞密與安石不合安石欲奪他政權所以想出此法神宗依議施行彥博入奏道審官院兼選文武樞密院還有何用臣無從與武臣相接不能妄加委任陛下不如令臣歸休罷神宗雖慰留彥博但審官院分選如故知諫院胡宗愈力駁分選且言李定非才有詔斥宗愈內伏姦意中傷善良竟貶為通判真州會京兆守錢明逸報聞知廣德軍朱壽昌棄官尋母竟得迎歸有孝行可嘉亟待旌揚等語（有李定之）

背母復有朱壽昌之尋母一孝一不孝互勘益明孝定當日恐不免有瑜亮並生之嘆

壽昌揚州人。父名巽，曾為京兆守。巽妾劉氏生壽昌，年僅三歲，劉氏被出，改適黨氏。宋史壽昌本傳謂劉氏方娠即出壽昌生數歲還家但據王偁東都事畧蘇軾志林皆云壽昌三歲出母今從之至壽昌年長，父巽病亡。他日夕思母，四處訪求，終不可得。壽昌累知各州縣，除辦公外，輒委吏役探聽生母消息，又徧貽同僚書函，托訪母劉氏住址。不意愈久愈杳，越訪越窮。他竟摒絕酒肉，戒除嗜慾，甚至用浮屠言，灼背燒頂，刺血書佛經，誓諸神明，得母方休。熙寧初年，授知廣德軍。他蒞任數月，竟太息道：年已五十，尚未得見生母，如何為人？古人說得好，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孝且未盡，怎好言忠？罷罷，我寧捨一官，再往尋母，好歹總要得一確音。萬一我母西歸，就使森羅殿上，我也要去探覓哩。孝子忠臣多人做成自歎隨即辭職，并與家人訣別道：我此行若不見母，我亦不回來了。家人挽留不住，他竟背着行囊，飄然徑去。在途跋山涉水，觸暑冒寒，也顧不得甚麼辛苦，只是沿途探問，悉心偵察。好容易行入關中，到了同州，復逐村挨戶的查問過去。巧巧有一老婦人倚門立着，他竟向問劉母下落。那老婦却似有所曉，便令壽昌入內，盤問底細。壽昌一一陳明，老婦不禁流淚道：據你說來，你便是朱巽子壽昌麼？當下將自己如何被逐，後來如何改嫁，也說明情由。壽昌聽了數語，已知情迹相符，遂不待辭畢，倒身下拜道：我的母親，想殺兒了。老婦亦對着壽昌抱頭同哭，哭了一會，又由壽昌自述尋母始末，更

不禁破涕為笑老婦道我已七十多歲了你亦五十有另誰料母子尚得重逢想是你至誠格天因得如此哩言畢復召入壯丁數人與壽昌相見這幾個壯丁乃是劉適黨氏後所生數子壽昌問明來歷即以兄弟禮相待大家喧敘一塲當由黨氏家內草草的備了酒肴暢飲盡歡越兩日壽昌即將老母劉氏及黨氏數子悉數迎歸事聞於朝一班老成正士均說他孝行卓絕須破格賜旌奈王安石廻護李定不得不沮抑朱壽昌仍請諸神宗令還就原官壽昌以養母故求通判河中府總算照准士大夫作詩相贈極為贊美監官告院蘇軾亦贈壽昌詩并有詩序一篇陽譽壽昌陰斥李定定見詩及序大加恚恨後來遂有誣軾等事壽昌判河中數年母歿居憂終日哭泣幾乎喪明既葬有白烏集於墓上時人以為孝思所致小子有詩詠道

人生百行孝為先　尋母何辭路萬千　留得一編孝義傳　好教後世仰前賢

壽昌仕至中散大夫而終宋史列入孝義傳這且不必絮述下回接入朝事請看官續閱下文

青苗法非必不可行弊在立法未善耳春貸秋還本錢一千須加息三百利率何其重耶顧借者固貸與之不願借者亦强令貸錢勒派何其苛耶坊郭本無青苗乃亦放錢取息是更名實未符第借此以括民財而已韓琦上疏幾已感格君心

乃復為邪黨所誤韓絳等不足責趙抃亦與有過焉安石堅僻自是順己者雖姦亦忠逆己者雖忠亦姦不孝如李定且始終回護之矧在他人惟既生李定復生朱壽昌造化小兒恰亦故使同時俾其互相比例是得毋巧於撮弄歟本回於韓琦奏牘特行提敘於朱壽昌行誼又特行表明勸忠教孝寓有微忱匪特就史述史已也

第三十八回　棄邊城撫臣坐罪　徙杭州名吏閒游

却說監察御史程顥係河南人與弟頤皆究心聖學以修齊治平為要旨顥嘗舉進士任晉城令教民孝悌忠信民愛戴如父母後入京為著作佐郎呂公著復薦為御史神宗素聞顥名屢次召見顥前後進對甚多大要在正心窒欲求言育才神宗亦嘗俯躬相答至新法迭興顥屢言不便請罷青苗錢利息及汰去提舉官等安石雖懷怒意但頗敬他為人不欲遽發顥忍無可忍復上疏極言畧云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之而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為者也況於措制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預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

者爭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日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早賜降責以避官謗不勝翹企之至

疏入後奉旨令詣中書自言顥乃至中書處適安石在座怒目相視顥恰從容說道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心聽受言可乃行不可便否何必盛氣陵人安石聞言不覺自愧乃欠身請坐顥方坐定正欲開言忽同僚張戩亦至（無獨有偶）安石見他進來又覺得是一個對頭他與臺官王子韶上疏論安石亂法並彈劾曾公亮陳升之韓絳呂惠卿李定等疏入不報竟向中書處面爭時適天暑安石手攜一扇對着張戩竟用扇掩面吃吃作笑聲（確是奸相）戩竟抗聲道知戩狂直應爲公笑但笑戩的不過公等兩三人公爲人笑恐徧天下皆是呢陳升之在旁道是是非非自有公論張御史既知此理也不必多來爭執戩不待說完便應聲道公亦不得爲無罪升之也覺慚沮安石道由他去說我等總有一定主意倸他何爲戩知無理可喻轉身自去顥亦辭歸復上章乞罷詔令顥出爲江西提刑顥又固辭乃改授簽書鎮寧軍節度使判官戩與子韶亦求去於是戩出知公安縣子韶出知上元縣還有右正言李常因駁斥均輸青苗等法比安石爲王

莽。安石怎肯相容。亦出常判通判滑州。不數日間。臺諫一空。安石卻薦一謝景溫為侍御史。謝與安石有姻誼。所以援引進去。且將制置條例司歸併中書。所有條例司掾屬各授實官。命呂惠卿兼判司農寺。管領新法事宜。樞密使呂公弼。屢勸安石守靜毋擾。安石不悅。公弼將劾安石。屬稾甫就。被從孫呂嘉問竊去。持示安石。安石即先白神宗。神宗竟將公弼免官。出知太原府。呂氏贈嘉問美名。就是家賊兩字。嘉問亦安然忍受。但邀安石歡心。也不管甚麼賊不賊了。（可謂無恥）既而曾公亮因老求去。乃罷免相位。拜司空兼侍中。並集禧觀使。當時以熙寧初年。互相更迭。有生老病死苦的謠言。安石生。曾公亮老。唐介死。富弼稱病。趙抃叫苦。雖是一時詼諧。卻也很覺確切。況安石正力排正士。增行新法。忽西陲呈報邊警。夏主秉常大舉入寇環慶路。烽烟徧地了。安石遂自請行邊。韓絳入奏道。朝廷方賴安石。何暇使行。臣願赴邊督軍。神宗大喜。便令絳為陝西宣撫使。給他空名告敕。得自除吏掾。絳拜命即行。（總道是馬到成功。誰知騎梁不成反輸一跌）先是建昌軍司理王韶。嘗客游陝西。訪采邊事。返詣闕下。上平戎三策。大畧謂西夏可取。欲取西夏。須先復河湟。欲復河湟。須先撫輯沿邊諸番。自武威以南。至洮河蘭鄯諸州。皆故漢郡縣地。可耕。民可役。幸今諸羌瓜分。莫能統一。乘此招撫。收復諸羌。就是河西李氏。（即西夏）卽在我股掌中。現聞羌種所畏。惟唃氏。（即唃厮囉見十八回）子孫若結以恩信。令他糾合族黨。供

我指揮我得所助夏失所與這乃是平戎的上策呢（此策非必不可用）神宗以為奇計即召王安石入議安石也極口贊許乃命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一面封嗃廝囉子董氈為太保（董氈一譯作董戩係嗃廝囉三子）仍襲職保順軍節度使且封董氈母喬氏為安康郡太君董氈因遣使入謝至王韶到了秦鳳收降青唐蕃部俞龍珂遂請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置戍并撫納洮河諸部秦鳳經略使李師中反對韶議安石以師中沮撓令罷師事王韶又上言渭源至秦州廢田多至萬頃願置市易司籠取商利作為墾荒經費安石正要行市易法那有不從之理即請旨轉飭李師中給發川交子（即鈔票之類）易取貨物並令韶領市易事師中又上言韶所指田係極邊弓箭手地不便開墾市易司轉足擾民恐所得不補所亡看官你想安石肯聽從師中麼當下奏罷師中徙知舒州另命竇舜卿知秦州與內侍李若愚往查閑田所在那知僅得地一頃還是另有地主舜卿若愚只好據實奏報安石又說舜卿隱蔽把他貶謫令韓縝往代縝遂報無為有順安石意（要想保全官職也不得不爾）乃進韶為太子中允尋復令主洮河安撫司事看官記着為了王韶倡議平戎不但吐蕃境內從此多事就是宋夏交涉也因此決裂竟先鬧出戰事來熙寧三年五月夏人築鬧訛堡（一譯作諾和堡）屯兵甚衆知慶州李復圭聞朝廷有意平夏竟欲出師邀功當遣裨將李信劉甫等率蕃漢兵三千往襲該堡偏被夏人得知一陣驅殺大

敗信等。信等逃歸。復圭不覺自悔。卻想了一計。把無故興兵的罪狀。都推在李信劉甫身上。斬首徇軍。復由自己領兵追襲夏人。殺了老弱殘兵二百名。即上書告捷。（真好法子）夏人不肯干休。乘着秋高馬肥。大舉入環慶州。攻撲大順城及柔遠等砦。鈐轄郭慶高敏等戰死。及韓絳巡邊。在延安開設幕府。選蕃兵為七軍。絳不習兵事。措置乖方。且起用种諤為鄜延鈐轄。知青澗城。命諸將皆受諤節制。蕃兵多怨望。絳與諤謀取橫山。安撫使郭逵道。諤一狂生。怎知軍務。朝廷徒以种氏家世。賜蔭子孫。若加重用。必誤國事。絳甚不謂然。適陳升之因母喪去位。兩個同平章事。去了一雙。（一即曾公亮）神宗擢用兩人做了接替。一個便是王安石。一個偏輪着韓絳。（安石為首相即就此帶敘）絳在軍中。有詔遣使。授為同平章事。絳興高采烈。即劾郭逵牽掣軍情。逵奉敕召還。諤遂率兵二萬人。襲破囉兀。築城拒守。進築永樂川。賞逋嶺二砦。又分遣都監趙璞燕達等。修葺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葭蘆川四砦。相去各四十餘里。韓絳方保薦种諤。盛敘功績。不意夏人已入順寧砦。進圍撫寧。是時邊將折繼世高永能等。方駐兵細浮圖。去撫寧不過數里。囉兀城兵勢尚厚。且有趙璞燕達等防守撫寧。諤在綏德聞報。驚惶的了不得。擬作書召回燕達。偏偏口不應心。提起了筆。那筆尖兒好似作怪。竟管顫動。不能成字。適運判李南公在旁。看他這般情形。不禁好笑。他卻擲筆旁顧道。甚麼好。甚麼好。說了兩個

好字。竟眼淚鼻涕。一齊流將出來。（窮形盡相）南公勸解道。大不了的棄掉囉兀城。何必害怕哩。諤一言不發。尚是涕淚不已。及南公趨退。那警報雜沓進來。所有新築諸堡。陸續被陷。將士戰歿千餘人。諤束手無策。絳亦無可隱諱。只得上書劾諤。且自請懲處。有詔棄囉兀城。貶諤為汝州團練副使。安置潭州。絳亦坐罷。徙知鄧州。夏人既得囉兀城。却也收兵退去。惟王安石轉得獨相。把攬大權。新任參政馮京王珪。珪曲事安石。彷彿王氏家奴。京雖稍稍腹誹。但也未敢直言。翰林學士司馬光。范鎮。依次罷去。神宗新策賢良方正。太原判官呂陶。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對策直言。已登上第。為安石所沮。飭孔文仲仍還故官。呂陶亦止授通判蜀州。於是保甲法。免役法。次第舉行。并改諸路更戍法。更定科舉法。朝三暮四。任意更張。小子於保甲免役諸法。已在上文約畧說明。所有更戍法。係太祖舊制。太祖懲藩鎮舊弊。用趙普策。分立四軍。京師衛卒。稱禁軍。諸州鎮兵稱廂軍。在鄉防守。稱鄉軍。保衛邊塞。稱藩軍。禁軍更番戍邊。廂軍亦互相調換。兵無常帥。帥無常師。所以叫作更戍。時議以兵將不相識。緩急無所恃。不如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將相習。有訓練的好處。無番戍的煩勞。安石稱為良策。乃改訂兵制。分置諸路將副。京畿河北京東西路。置三十七將。陝西五路。置四十二將。每將麾下。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與諸路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等。設官重複。虛縻廩祿。並且

飲食嬉游。養成驕惰。是眞所謂弄巧反拙了。宋初取士。多仍唐舊。進士一科。限年考試。所試科目。即詩賦雜文及帖經墨義等條。仁宗時。從范仲淹言有心復古。廣興學校。科舉須先試策論。次試詩賦。除去帖經墨義。及仲淹既去。仍復舊制。安石當國。欲將科舉革除。壹意興學。當由神宗飭令會議。蘇軾謂仁宗立學。徒存虛名。科舉未嘗無才。不必變更。神宗頗以為然。安石以科法未善。定欲更張。當由輔臣互為調停。以經義論策取士。罷詩賦帖經墨義。後來更立太學生三舍法。注重經學。安石且作三經新義。注釋詩書周禮。頒行學官。無論學校科舉。只准用王氏新義。所有先儒傳注。概行廢置。安石的勢力。總算膨脹得很呢。（這兩條不第解釋新法即宋初成制亦借此敘明）蘇軾見安石專斷。甚覺不平。嘗因試進士發策。擬題命試。題目是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為問。這是明明借題發揮。譏諷安石。安石遂挾嫌生衅。奏調軾為開封府推官。軾決斷精敏。聲聞益著。再上疏指斥新法。略云。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又擬制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君臣宵旰。幾有年矣。而富國之功。茫

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人皆知其難也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楊炎為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官汙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是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時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仁宗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向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多不振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

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議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玆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綱紀者此也。事關重大。用敢直言。伏乞陛下裁察。

這疏一上。安石愈加憤怒。使御史謝景溫妄奏軾罪。窮治無所得。方纔寢議。軾乞請外調。因即命他通判杭州。軾字子瞻。眉山人。父洵嘗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詩書。及弱冠。博通經史。善屬文。下筆輒數千言。仁宗嘉祐二年。就試禮部。主司歐陽修得軾文。擬擢居冠軍。嗣恐由門客曾鞏所爲。但置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列第一。嗣入直史館。爲安石所忌。遷授判官告院。至是又從判杭州。杭城外有西湖。山水秀麗。冠絕東南。軾辦公有暇。即至湖上游覽。所有感慨。悉托諸吟咏。一時文士。多從之游。又仿唐時白居易遺規。浚湖除葑。在湖中築土成堤。植桃與柳。點綴景色。後人以白居易所築的隄稱爲白隄。蘇軾所築的隄。稱爲蘇隄。相傳蘇軾有妹名小妹。亦能詩。適文士秦觀。字少游。與軾唱和最多。軾又與佛印作方外交。與琴操作平康友。閒游湖上。詩酒聯懽。這恐是附會荒唐。不足憑信。軾有弟名轍。與兄同登進士科。亦工詩文。曾任三司條例司檢詳。以忤安石意被黜。事見上文。小妹不見史乘。秦觀曾任學士。與軾爲友。佛印琴操。稗乘中間有

記載小子也無暇詳考了嘗有一詩咏兩蘇云

蜀地挺生大小蘇（後人稱軾為大蘇轍為小蘇）才名卓絕冠皇都昭陵試策曾稱賞可奈時艱屈相儒（仁宗初讀兩蘇制策退而喜曰朕為子孫得兩宰相）

蘇軾外調安石又少一對頭越好橫行無忌了本回就此結束下回再行續詳

本回以經疏起手以蘇疏結局前後呼應自成章法中敘宋夏交涉一段啟釁失律仍自王安石致之有安石之稱許王韶乃有韓絳之誤用种諤韶議雖非不可行然無故開釁曲在宋廷絳諤坐罪而安石逍遙法外反得獨攬政權神宗豈真愚且蠢者殆以好大喜功墮安石揣摩之術耳程顥為道學大家以言不見用而求去蘇軾為文學大家以言反遭忌而外調特錄兩疏與上回之韓疏相映益重其人乃重其文筆下固自有斟酌也

第三十九回　籍父威豎子成名　逞兵謀番渠被虜

卻說蘇軾外徙以後又罷知開封府韓維及知蔡州歐陽修並因富弼沮止青苗謫判汝州王安石意猶未足比弼為鯀與共工請加重譴（居然自命為皋）還是神宗顧念老成不忍加罪安石因寧州通判鄧綰貽書稱頌極力貢諛遂薦為諫官綰籍隸成都同鄉人留宦京師都笑綰罵綰綰且怡然自得道笑罵由他笑罵好官總是我做了（為此一念誤盡世人）綰

既為御史。復兼司農事。與曾布表裏為奸。力助安石。安石勢燄益橫。御史中丞楊繪奏罷免役法。且請召用呂誨范鎮歐陽修富弼司馬光王陶等。被出知鄭州。監察御史裏行劉摯。陳免役法有十害。被謫監衡州鹽倉。知諫院張璪。因安石令駁摯議。不肯從命。亦致落職。（又去了三個）呂誨積憂成疾。上表神宗。略言臣無宿疾。誤被醫生用術乖方。寖成風痺。禍延心腹。勢將不起。一身不足恤。惟九族無依。死難瞑目云云。這明明是以疾喻政。勸悟神宗的意思。奈神宗已一成不變。無可挽回。至誨已疾亟。司馬光親往探視。見誨不能言。不禁大慟。誨忽張目顧光道。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言訖遂逝。誨開封人。即故相呂端孫。元祐初。追贈諫議大夫。既而歐陽修亦病歿潁州。修四歲喪父。母鄭氏畫荻授書。一學即能。至弱冠已著文名。舉進士。試南宮第一。與當世文士游。有志復古。累知貢舉。釐正文體。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蘇軾嘗作序云。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時人歎為知言。修本籍廬陵。既喜潁川風土。遂以為居。初號醉翁。後號六一居士。歿贈太子太師。謚文忠。（大忠大奸必敘履歷其他學術優長亦必標明是著書人之微旨○又死了兩個）安石有子名雱。幼甚聰穎。讀書常過目不忘。年方十五六。即着書數萬言。舉進士。調旌德尉。睥睨自豪。不可一世。居官未幾。因嫌薄官卑。不屑小就。即辭職告歸。家居無事。作策二十餘篇。極論天下大事。又作老子訓解。及

佛書義解。亦數萬言。他本倜儻不羈。風流自賞。免不得評花問柳。選色徵聲。所有秦樓楚館。詩妓舞娃。無不知為王公子。安石雖有意沽名。侈談品學。但也不能把雱約束。只好任他自由。況且他才華冠世。議論驚人。就是安石自思。也覺遜他一籌。由愛生寵。由寵生憐。還管他甚麼浪跡。甚麼冶游。當安石為參政時。程顥過訪。與安石談論時政。正在互相辯難的時候。忽見雱囚首喪面。手中執一婦人冠。惘然出庭。聞廳中有談笑聲。即大踏步趨將進去。見了程顥。也沒有甚麼禮節。但問安石道。阿父所談何事。安石道。正為新法須行。人多阻撓。所以與程君談及。雱瞪目大言道。這也何必多議。但將韓絳富弼兩人。梟首市曹。不怕新法不行。（其父行劫。其子必且殺人。）安石忙接口道。兒說錯了。顥本是個道學先生。瞧着王雱這副形狀。已是看不過去。及聽了雱語。更覺忍耐不住。便道。方與參政談論國事。子弟不便參預。雱聞言。氣得面上青筋。一齊突出。幾欲飽程老拳。還是安石以目相示。方怏怏退出。到了安石秉國。所用多少年。雱遂語父道。門下士多半彈冠難道為兒的轉不及他麼。安石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執政子不能預選館職。這是本朝定例。不便擅改哩。（你尚知守法麼。）雱笑道。館選不可為。經筵獨不可預麼。安石被他一詰。半晌纔說道。朝臣方謂我多用私人。若你又入值經筵。恐益滋物議了。（你尚知顧名麼。）雱又道。阿父這般顧忌。所以新法不能遽行。安石又躊躇多時。方道。你所做的策議。及老子訓

解。都藏着否。雱應道。都尚藏着。安石道。你去取了出来。我有用處。雱遂至中書室中。取出藏稿。攜呈安石。安石叫過家人。令付手民鏤版印刷成書。廉價出售。（未免損價）都下相率購誦。輾轉間流入大內。連神宗亦得瞧着。頗為歎賞。鄧綰曾布。正想討好安石。遂乘機力薦。說雱如何大才。如何積學。差不多是當代英豪。一時無兩。於是神宗召雱入見。雱奏對時。無非說是力行新法。漸致富強。神宗自然合意。遂授太子中允。及崇政殿說書。雱生平崇拜商鞅。嘗謂不誅異議。法不得行。至是入侍講筵。往往附會經說。引伸臆見。神宗益為所惑。竟創置京城邏卒。遇有謗議時政。不問貴賤。一律拘禁。都人見此禁令。更敢怒不敢言。安石遂請行市易法。委任戶部判官呂嘉問為提舉。（家賊變為國賊）繼行保馬法。令曾布安定條規。徧行諸路。又繼行方田法。自京東路開辦。遂漸推行。用鉅野縣尉王曇為指教官。樞密使文彥博。副使吳充。上言保馬法不便施行。均未見從。樞密都承旨李評。又詆毀免役法。并奏罷閤門官吏。安石說他擅作威福。必欲加罪。神宗雖然照允。許久不見詔命。且因利州判官鮮于侁上書指陳時事。隱斥安石。神宗竟擢他為轉運副使。安石入問神宗。神宗言侁長文學。所以超遷。并出原奏相示。安石不敢再言。利州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詰責。侁覆稱民不願借。如何強貸。安石無法。遂想出一個辭職的法兒。面奏神宗。情願外調。（好似妓女常態）神宗道。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本鄙

欽素之知識自卿入翰林始聞道德學術心稍開悟天下事方有頭緒卿奈何言去安石仍然固辭神宗又道卿得毋為李評事與朕有嫌朕自知制誥知卿屬卿天下事如呂誨比卿為少正卯盧杞朕且不信此外尚有何人敢來惑朕安石乃退次日又齋表入請神宗未曾展覽即將原表交還固令就職安石纔照常視事乃創議開邊三路並進一路是招討峒蠻命中書檢正官章惇為湖北察訪使經制蠻方一路是招討瀘夷命戎州通判熊本為梓夔察訪使措置夷事一路便是洮河安撫使王韶招討西羌進兵吐蕃諸部落這三路中惟羌人狡悍不易收服所有蠻夷兩路沒甚利害官兵一至當即斂迹安石遂據為己功彷彿是內安外攘手造昇平這也足令人發噱呢小子逐路敘明先易後難請看官察閱西南多山土民雜處歷代視為化外呼作蠻夷不置官吏惟令各處酋長部勒土人使自鎮撫宋初辰州猺人秦再雄武健多謀為蠻人所畏服太祖召至闕下面加慰諭命為辰州刺史賜予甚厚使自辟吏屬給一州租賦再雄感恩圖報派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招降各部數千里無邊患嗣後各州雖稍有未靖不久即平仁宗時溪州刺史彭仕羲自號如意大王糾衆作亂經官軍入討仕羲遁去（見三十四回）宋廷遣吏傳諭許他改過自歸仕羲乃出降仍奉職貢嗣為子師綵所弒師綵兄師晏攻殺師綵獻納誓表神宗乃命師晏襲職管領州事蠻衆列居向分南北江

北江有土州二十。俱屬彭氏管轄。南江有三族。舒氏田氏各領四州。向氏領五州。皆受宋命。既而峽州峒酋舒光秀刻剝無度。部衆不服。湖北提點刑獄趙鼎據實上聞。辰州布衣張翹又獻策宋廷。言諸蠻自相讐殺。可乘勢勦撫。夷為郡縣。宋廷遂遣章惇為湖北察訪使。經制南北。章惇既至湖北。先招納彭師晏。遣詣闕下。授禮賓副使兼京東州都監。北江遂定。再由惇勸諭南江各族。向永晤奉表歸順。獻還先朝所賜劍印。舒光秀光銀等亦降。獨田元猛自恃驍勇。不肯從命。惇率輕兵進討。攻破元猛。奪踞懿州。南江州峒聞風而下。遂改置沅州。即以懿州新城為治所。尚有梅山峒蠻蘇氏。及誠州峒蠻楊氏。亦相繼納土。惇創立城砦於梅山。置安化縣。隸屬邵州。又以誠州屬辰州。尋又改稱靖州。蠻人平服。章惇還朝。了一路。再說瀘夷在西南徼外。地近瀘水。置有瀘州。因名瀘夷。仁宗初年。夷酋烏蠻王得蓋。居瀘水旁。部族最盛。附近有姚州。城廢置已久。得蓋奉表宋廷。乞仍賜州名。輯撫部落。効順天朝。仁宗准奏。仍建姚州。授得蓋刺史。鑄印賜給。得蓋死後。子孫私號羅氏鬼主。但勢日衰弱。不能馭諸族。烏蠻有二酋。一名晏子。一名箇恕。素屬得蓋孫僕夜管轄。僕夜號令不行。二酋遂糾衆思逞。擅劫晏州山外六姓及納溪二十四姓生夷。歸他役屬。六姓夷遂受二酋嗾使。入擾宋邊。戎州通判熊本素守邊郡。熟識夷情。因受命為察訪使。得便宜行事。本知夷人內擾。多恃村豪為鄉導。遂用

金帛誘致村豪百餘人到了瀘川。一併斬首。當下懸竿徇衆。各姓股栗。願効死贖罪。獨柯陰一酋不至。本遣都監王宣招集晏州降衆。及黔州義軍。授以强弓毒矢。進擊柯陰。柯陰酋居然迎敵。那禁得弩矢迭發。一經着體。立卽仆地。夷衆大潰。王宣追至柯陰。其酋無法可施。只得降順馬前。宣報知熊本。本馳至受降。盡籍丁口土田。及重寶善馬。悉數歸官。晏子箇恕。聞官軍這般利害。那裏還敢倔强。當下遣人犒師。並悔過謝罪。羅氏鬼主僕夜。本是個沒用人物。當然拜表歸誠。於是山前後十郡諸蠻。皆願世為漢官。本一一奏聞。乃命僕夜知姚州。箇恕知歸徠州。晏子未受王命。已經身死。子名沙取祿路。亦得受官巡檢。瀘夷亦平。本還都。神宗嘉他不傷財。不害民。擢為集賢殿修撰。賜三品冠服。嗣又出討渝州獠。破叛酋木斗。收溱州地五百里。敕置南平軍。本奏凱班師。入為知制誥。蠻夷均皆就範圍了。（兩路了）惟王韶既收降俞龍珂。且為龍珂請賜姓氏。龍珂自言中國有包中丞。忠清無比。願附姓為榮。神宗乃賜姓包氏。易名為順。（應前回）包順導韶深入。韶遂與都監張守約。就古渭砦駐戍。定名通遠軍。作為根本。然後西向進兵。入圖武勝。蕃酋抹耳（一譯作穆爾）水巴（一譯作舒克巴）等。據險來爭。韶躬環甲冑。督兵迎戰。大破羌衆。斬首數百級。焚廬帳數座。唃厮囉長孫木征來援。抹耳又被擊退。看官欲知木征的來歷。還須約畧表明。唃厮囉初娶李氏。生瞎氊（一譯作瞎戩）及磨氊角。又娶喬氏。生董氊。喬氏有姿

色大得唃竈遂將李氏斥逐為尼併李氏所生二子盡錮置廓州二子不服潛結母黨李巴全竊毋奔宗哥城（一譯作宗喝爾）居氈角撫有城衆就此居住瞎氈别居龕谷於是唃氏土地分作三部唃廝囉死後妻喬氏與子董氈居歷精城有衆六七萬號令嚴明人不敢犯既受宋封尚稱恭順（見前回）惟居氈角與瞎氈相繼病死居氈角子瞎撒欺丁孫弱不能守仍歸屬董氈部下瞎氈有子一長名木征次名瞎吳叱（一譯作瞎烏爾戩）木征居河州瞎吳叱居銀川木征恐董氈往討暗乞內附至是因宋軍入境同族乞援乃率衆反抗王韶偽敗韶軍擊敗退守鞏令城當遣别酋瞎藥（一譯作恰約克）助守武勝那知韶軍已長驅搗入瞎藥抵擋不住只好棄城遁走武勝遂為韶有因擇要築城建為鎮洮軍一面連章報捷朝議創置熙河路即升鎮洮軍為熙州授韶經略安撫使兼知熙州事及通遠軍并領河洮岷三州時三州實未規復由韶遣僧智圓潛往河州賞金招誘自率輕騎尾隨適瞎藥敗還河州與智圓晤談得了若干金銀即願歸順待韶軍已至導入河州殺死老弱數千名連木征妻子盡被擒住木征在外未歸那巢穴已被搗破了韶復進攻洮岷木征還據河州韶又回軍擊走木征河州復定岷州首領木令征聞風獻城洮州亦降還有宕疊二州均來歸附總計韶軍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萬餘頭捷書上達神宗御紫宸殿受賀解佩帶賜王安石進韶左諫議

大夫兼端明殿學士。韶乃留部將分守。自率軍入朝。不意韶甫還都。邊警隨至。知河州景思立。竟戰死踏白城。（羌人多詐宋將枉死）原來木征雖已敗竄。心總未死。復誘合董氊別將青宜結（一譯作青伊克結）鬼章（一譯作果莊）等。入擾河州。景思立麾軍出戰。羌衆佯敗。追至踏白城。遇伏而亡。木征勢燄復張。進寇岷州。刺史高遵裕。令包順往擊。戰退木征。木征又轉圍河州。是時王韶已奉詔還鎮。行至興平。聞河州被圍。亟與按視鄜延軍官李憲。日夜奔馳。直抵熙州。選兵得二萬人。令進趨定羌城。諸將入稟道。河州圍急。宜速往救。奈何不趨河州。反往定羌城。韶慨然道。你等怎知軍謀。木征敢圍河州。無非恃有外援。我先攻他所恃。河州自然解圍了。（却是妙計）乃引兵至定羌城。破西蕃結河川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截木征後路。木征果然解圍。退保踏白城。韶軍已遠出城後。出其不意。突入羌營。焚帳八十。斬首七千。木征無路可歸。沒奈何帶領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乞降。韶即遣李憲押送木征。馳入京師。正是

欲建戰功因畧遠。　幸操勝算得擒渠。

未知木征能否免死。容待下回說明。

既有王安石之立異沽名。復有王雱之矜才傲物。非是父不生是子。幸其後短命死耳。否則誤國之禍。不且較乃父為尤烈耶。史稱安石之力行新法。多自雱導成。

之是誤神宗者安石誤安石者即其子雱本回特別表出志禍源也王韶創議平戎而章惇熊本相繼出使雖撫峒蠻平瀘夷諸羌亦畏威乞降渠魁如木征且檻致闕下然亦恐勞師幾何費餉幾何捷書屢上而僅得荒僻之地若千里果何用乎功不補患勝益長驕誰階之厲韶實尸之故本回以章惇熊本為賓而以王韶為主語有詳畧意寓抑揚若王安石則尤為主中之主者敘筆固亦不肯放鬆也

第四十回　流民圖為國請命　分水嶺劃地畀遼

郤說王韶受木征降仍將木征解京朝右稱為奇捷相率慶賀醜態如繪先是景思立戰死羌勢復熾朝議欲仍棄熙河神宗亦為之旰食屢下詔戒韶持重韶竟輕師西進卒俘木征那時神宗喜出望外御殿受俘特別加恩命木征為營州團練使賜姓名趙思忠授韶觀文殿學士兼禮部侍郎未幾又召為樞密副使總算是破格酬庸如韶所願了向中有利安石本主張韶議得此邊功自然意氣揚揚詡為有識會少華山崩文彥博謂為民怨所致安石大加反對彥博遂決意求去乃出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尋徙大名府安石復用選人李公義及內侍黃懷信言造成一種濬川杷說是濬河利器看官道是甚麼良法他是用巨木八尺為柄下用鐵齒約長二尺形似杷狀用石壓下兩旁繫大船各用滑車絞木謂可掃蕩泥沙那知水深處杷不及底仍歸無益水淺處齒礙沙泥

初時尚覺活動後被沙泥淤住用力猛曳齒反向上這種器具有什麼用處安石偏視為奇巧竟賞懷信官公義將杷法頒下大名文彥博奏言杷法無用安石又說他阻撓令虞部郎范子淵為濬河提舉置司督辦公義為副子淵是個諛佞朋友專會敲順風鑼只說杷法可行也不管成功不成功樂得領帑取俸河上逍遙目前之計無過於此提舉市易司呂嘉問復請收免行錢令京師百貨行各納歲賦又因銅禁已弛姦民常銷錢為器以致制錢日耗安石創行折二錢用一當二頒行諸路嗣是罔利愈甚民怨愈深熙寧六年孟秋至八年孟夏天久不雨赤地千里神宗憂慮得很終日咨嗟宮廷內外免不得歸咎新法惹得神宗意動亦欲將新法罷除安石聞得此信忙入奏道水旱常數堯湯時尚且不免陛下即位以來累年豐稔至今始數月不雨當沒有甚麼大害如果欲默迓天庥也不過略修人事罷了神宗蹙然道朕正恐人事未修所以憂慮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及后族無不說是弊政看來不如罷免為是參政馮京時亦在側便應聲道臣亦聞有怨聲安石不俟說畢即憤憤道士大夫不得逞志所以訾議新法馮京獨聞怨言便是與若輩交通往來否則臣亦有耳目為什麼未曾聞知呢看這數句話安石實是姦人神宗默然竟起身入內安石及京各挾恨而退未幾即有詔旨傳出廣求直言詔中痛自責己語極懇切相傳係翰林學士韓維手筆神宗正在懷憂忽由銀

臺司呈上急奏當即披閱內係監安上門鄭俠奏章不知為着何事忙將前後文略去但閱視要語道

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麥苗焦槁五種不入羣情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草木魚鼈亦莫生遂災患之來莫之或禦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冀下召和氣上應天心延萬姓垂死之命今臺諫充位左右輔弼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陛下以爵祿名器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人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竊聞南征北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鬻子斬桑壞舍遑遑不給之狀上聞者臣僅以逐日所見繪成一圖但經眼目已可涕泣而況有甚於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

神宗覽到此處即將附呈的圖畫展開一閱但見圖中繪着統是流民慘狀有的號寒有的啼飢有的嚼草根有的茹木實有的賣兒有的鬻女有的尫瘠不堪還是身帶鎖械有的支撐不住已經奄斃道旁另有一班悍吏尚且怒目相視狀甚凶暴可憐這班垂死人民都覺愁眉雙鎖泣涕漣漣（極力寫照）神宗瞧了這幅又瞧那幅反覆諦視禁不住悲慘起來當下長歎數聲袖圖入內是夜輾轉吁嗟竟不成寐翌日臨朝特頒諭旨命

開封府酌收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衞裁減熙河兵額諸州體䘏民艱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行罷免共計有十八事中外歡呼互相慶賀那上天恰也奇怪居然興雲作霧蔽日生風霎時間雷光閃閃雷聲隆隆大雨傾盆而下把自秋至夏的乾涸氣盡行掃盡淋滿了一晝夜頓覺川渠皆滿碧浪滔天輔臣等乘勢貢諛聯翩入賀神宗道卿等知此雨由來否大家齊聲道這是陛下盛德格天所以降此時雨（起會貢諛起覺露醜）神宗道朕不敢當此語說至此便從袖中取出一圖遞示羣臣道這是鄭俠所上的流民圖民苦如此那得不干天怒朕暫罷新法即得甘霖可見這新法是不宜行呢安石怒不可遏竟抗聲道鄭俠欺君罔上妄獻此圖臣只聞新法行後人民稱便那有這種流離慘狀呢（門下都是媚子那裏得聞怨聲）神宗道卿且去察訪底細再行核議安石怏怏退出因上章求去疏入不報嗣是羣姦切齒交譖鄭俠遂慫恿御史治他擅發馬遞罪俠福清人登進士第曾任光州司法參軍所有讞案安石悉如所請俠感為知己極思報効會秩滿入都適新法盛行乃進謁安石擬欲諫阻安石詢以所聞俠答道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愚見卻未以為然呢安石不答俠退不復見但嘗貽安石書屢言新法病民安石本欲辟為檢討因俠一再反對乃使監安上門俠見天氣亢旱百姓遭災遂繪圖加奏投詣閤門偏被拒絕不納乃託言密急發馬遞呈入銀

臺司向例密報不經閤中得由銀臺司直達所以俠上流民圖輔臣無一得聞及神宗頒示出來方纔知曉詳敘原委不沒忠臣大衆遂設法搆陷當將擅發馬遞的罪名付御史獄治御史兩面顧到但照章記過罷了呂惠卿鄧綰復入白神宗請仍行新法神宗沈吟未荅惠卿道陛下近數年來忘寢廢餐成此美政天下方謳歌帝澤一旦信狂夫言罷廢殆盡豈不可惜言已涕泣不止鄧綰亦陪着下淚小人女子同一醜態神宗又不禁軟下心腸頓時俯允兩人領旨而出復揚眉吐氣飭內外仍行新法於是苛虐如故怨恣亦如故太皇太后曹氏也有所聞嘗因神宗入問起居乘閒與語道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從前先帝在日我有聞必告先帝無不察行今亦當效法先帝方免禍亂神宗道現在沒有他事太皇太后道青苗免役各法民間很是痛苦何不一併罷除神宗道這是利民並非苦民太皇太后道恐未必然我聞各種新法作自安石安石雖有才學但違民行政終致民怨如果愛惜安石不如暫令外調較可保全神宗道羣臣中惟安石一人能任國事不應令去太皇太后尚思駁斥忽有一人進來道太皇太后的慈訓確是至言皇上不可不思神宗正在懊惱聽了這語連忙回顧來人非別乃是胞弟昌王顥當下勃然怒道是我敗壞國事麼他日待汝自爲可好否爲了安石一人幾至神宗不孝不友安石烏得無罪顥不禁涕泣道國事不妨共議顥並不有什麼異心何至猜嫌若此太皇太后也爲不懽神宗自去

過了數日，神宗又復入謁，太皇太后竟流涕道：「王安石必亂天下，奈何？」神宗方道：「且俟擇人代相，把他外調便了。」安石自鄭俠上疏，已求去位，及聞知這個風聲，乞退愈力。神宗令薦賢自代，安石舉了兩人，一個就是前相韓絳，一個乃是曲意迎合的呂惠卿。荊公夾袋中只有此等人物神宗乃令安石出知江寧府，命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韓、呂兩人感安石恩，自然確守王氏法度，不敢少違，時人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三司使曾布與惠卿有隙，又因提舉市易司呂嘉問恃勢上陵，遂奏言市易病民，嘉問更販鹽鬻帛，貽笑四方。神宗覽疏未決，惠卿即劾布阻撓新法，於是布與嘉問各遷調出外。惠卿又用弟和卿計策，創行手實法，令民間田畝物宅資貨畜產，據實估價，酌量抽稅，隱匿有罰，許告有賞。那時民家寸椽尺土，都應輸資，就是雞豚牛羊，亦須出稅，百姓更苦不勝言了。鄭俠見國事日非，輔臣益壞，更激動一腔忠憤，取唐朝宰相數人，分為兩編，如魏徵、姚崇、宋璟等，稱為正直君子，李林甫、盧杞等，號為邪曲小人，又以馮京比君子，呂惠卿比小人，援古證今，彙呈進去。看官你想！惠卿得此消息，如何不憤？遂劾俠訕謗朝廷，以大不敬論。御史張琥，時已復職，竟承惠卿旨，也劾京與俠交通有迹。不附安石即附惠卿想因前時落職這氣節都嚇去了俠因此得罪，被竄英州，京亦罷去參政，出知亳州。安石弟安國，任秘閣校理，素與乃兄意見不合，且指惠卿為佞人，此次亦坐與俠交游，歸田里。安國

（不愧司馬牛）惠卿黜退湛京鄭俠等氣燄越盛索性橫行無忌連那恩師王安石亦欲設法陷害擠入穽中（居然欲學逢蒙）會蜀人李士寧自言知人休咎且與安石有舊交惠卿竟欲借此興獄虧得韓絳暗袒安石從中阻撓至士寧杖流永州連坐頗衆絳恐惠卿先發制人亟密白神宗復用安石神宗恰也記念起來即召安石入朝安石奉命倍道前進七日即至進謁神宗復命為同平章事御史蔡承禧即上論惠卿欺君玩法立黨肆奸中丞鄧綰亦言惠卿過惡安石子雱又深憾惠卿三路夾攻即將惠卿出知陳州三司使章惇也為鄧綰所劾說與惠卿同惡相濟出知湖州（反覆無常險哉小人）韓絳本密薦安石嗣因議事未合也托疾求去出知許州安石復大權獨攬了是時契丹主宗真早殁廟號興宗子洪基嗣立（係仁宗至和二年事此處乃是補敘）復改國號仍稱為遼（此後亦依史稱遼）與宋朝通好如前神宗熙寧七年遣使蕭禧至宋請重訂邊界神宗乃遣太常少卿劉忱等偕行與遼樞密副使蕭素會議代州境上彼此勘地爭論未決看官試想遼宋已交好有年畫疆自守並無齟齬此番偏來議疆事顯見是藉端生釁乘間侵佔的狡謀（一語斷盡）遼使蕭禧來京謂宋遼分界應在蔚朔應三州間分水嶺土壠為界且詰宋增砦河東侵入遼界及劉忱往勘並無土壠蕭素又堅稱分水嶺為界凡山統有分水蕭素此言明明是含糊影射得錯便錯劉忱當然與辯至再至三蕭素仍執己意不肯通融（遼人已經如此無怪迄今泰西各國）忱

奏報宋廷。神宗令樞密院詳議。且手詔判相州韓琦、司空富弼、判河南府文彥博、判永興軍曾公亮核議以聞。韓琦首先上表。略云。

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釁端。臣嘗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於農。庶可鞭笞四夷。復唐故疆。故散青苗錢。設免役法。置市易務。新制日下。吏政無常。而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怨於畎畝。商歎於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為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為陛下計。具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且將可疑之形。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忿矣。謹具議上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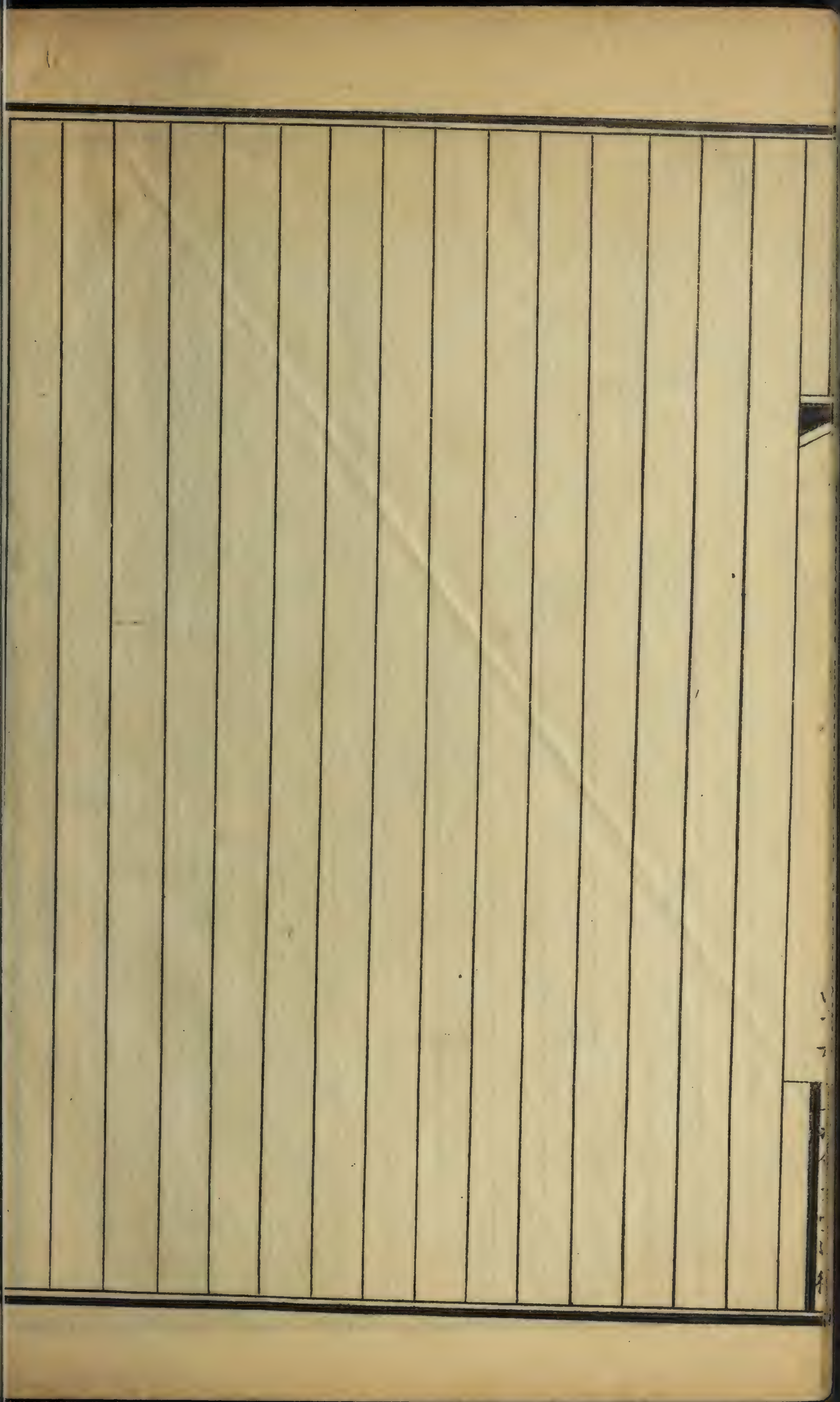
富弼、文彥博、曾公亮。亦先後上書。大致與韓琦略同。神宗不能遽決。那遼主復遣蕭禧來致國書。只說是忱等遷延。另乞派員會議。神宗再命天章閣待制韓縝與蕭禧敘談。兩下仍各執一詞。毫無結果。禧且留館不去。自言必得所請。方可回國。宋廷不便驅逐。乃先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至樞密院查閱故牘。得前時所議疆地書。遠不相符。即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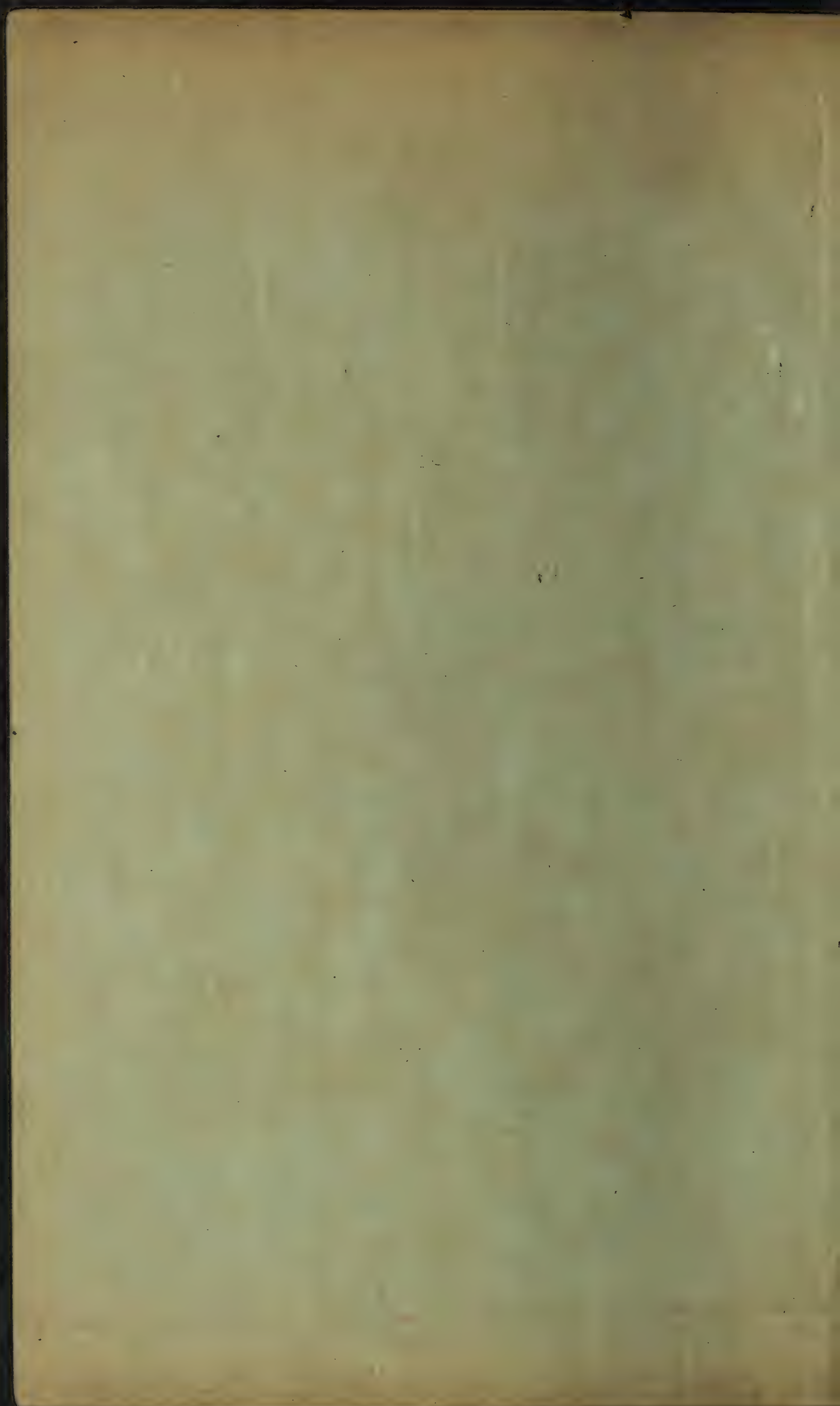
稱宋遼分境本以古長城為界今所爭在黃嵬山相差三十餘里如何可讓神宗也不覺歎息道大臣不考本末幾誤國事遂賜括白金千兩令即啟行括至遼都遼相楊遵勖與議至六次括終不屈遵勖道區區數里不忍畀我莫非自願絕好麼（又欲恫嚇）括奮然道師直為壯曲為老北朝棄信失好曲有所歸我朝有甚麼害處因辭遼南歸在途考察山川關塞風俗民情繪成一圖返獻神宗神宗恐疆議未成意圖北伐王安石謂戰備未修且俟緩舉此外一班輔臣主戰主和意見不一神宗入稟太皇太后太皇太后道儲蓄賜與已備足否士卒甲仗已精利否神宗茫然答道這是容易籌辦的太皇太后道先聖有言吉凶悔吝生乎動若北伐得勝不過南面受賀萬一挫失所傷實多我想遼果易圖太祖太宗應早收復何待今日神宗纔悟着道敢不受教既退尚有所疑擬再使問魏國公韓琦不料琦竟病逝遺疏到京乃輟朝發哀追贈尚書令予謚忠獻配享英宗廟庭琦字稚圭相州人策立二帝歷相三朝宋廷倚為社稷臣歿前一夕大星隕州治櫪馬皆驚及歿遠近震悼（韓魏公身歿不可不誌故借此敘過）神宗無可與商只得再問王安石安石道將欲取之必姑與之這是老氏遺訓何妨照行神宗乃詔令韓縝允蕭禧議就分水嶺為界計東西喪地七百里蕭禧欣然辭去小子有詩歎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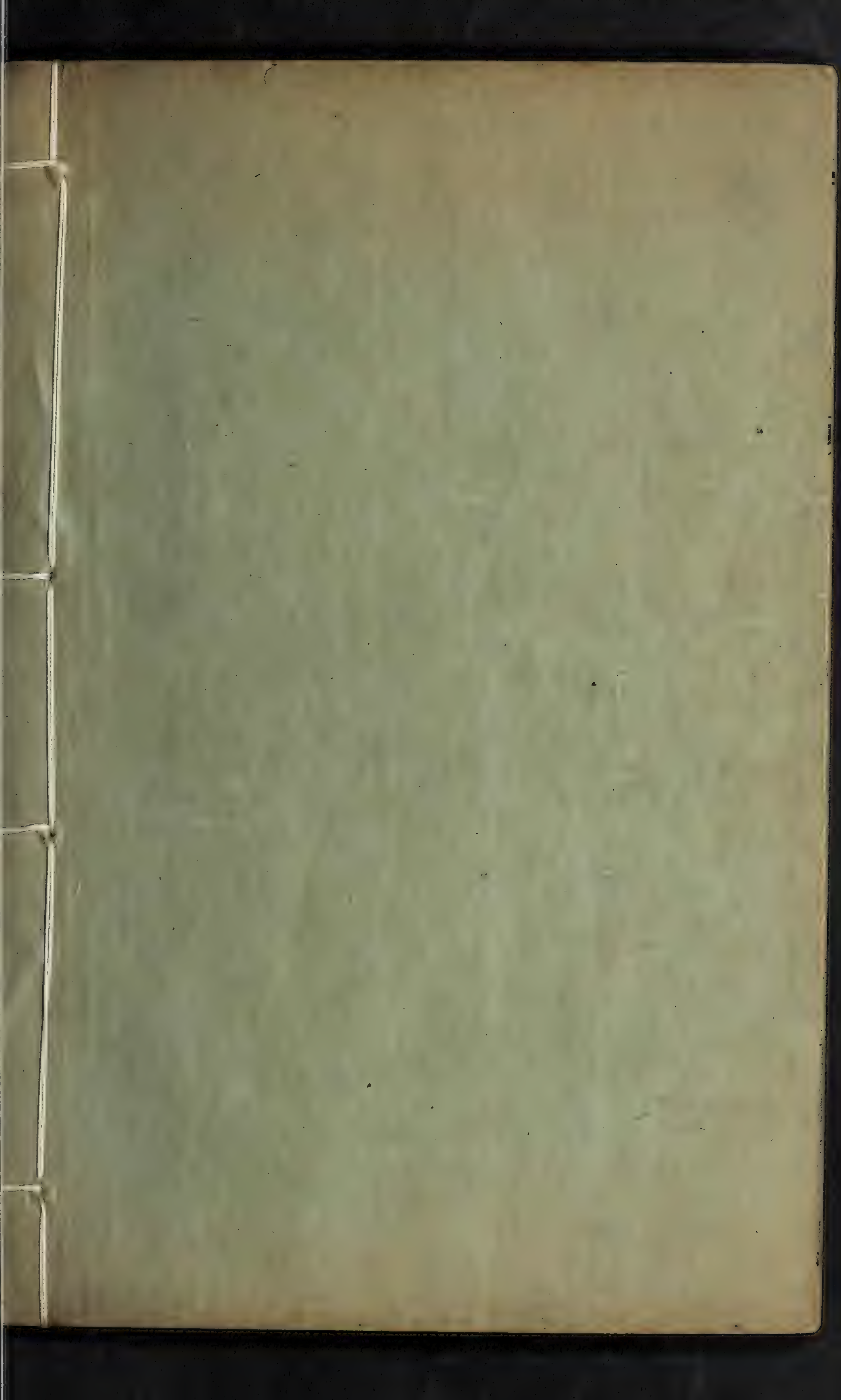
外交原不仗空談我弱人強固未堪獨怪宋遼同一轍胡為棄地竟心甘

遼事既了。交阯忽大舉入寇。究竟如何啟釁。請看官續閱下回。

神宗權罷新法。天即大雨。是或會逢其適。非必天心感應。果有若是之神且速者。但如鄭俠之上流民圖。足為宋史中第一忠諫。神宗幾被感悟。罷新法至十有八事。古人視君若天。俠其果有回天之力耶。乃稍明復昧。仍沮羣陰。安石惠卿。迭為進退。至遼使以勘界為名。借端索地。廷議不一。而安石却援欲取姑與之說。熒惑主聽。卒至東西喪地七百里。試問終宋之世。能取償尺寸否耶。後人稱安石為政治家。吾正索解無從矣。







繪圖宋史通俗演義

第五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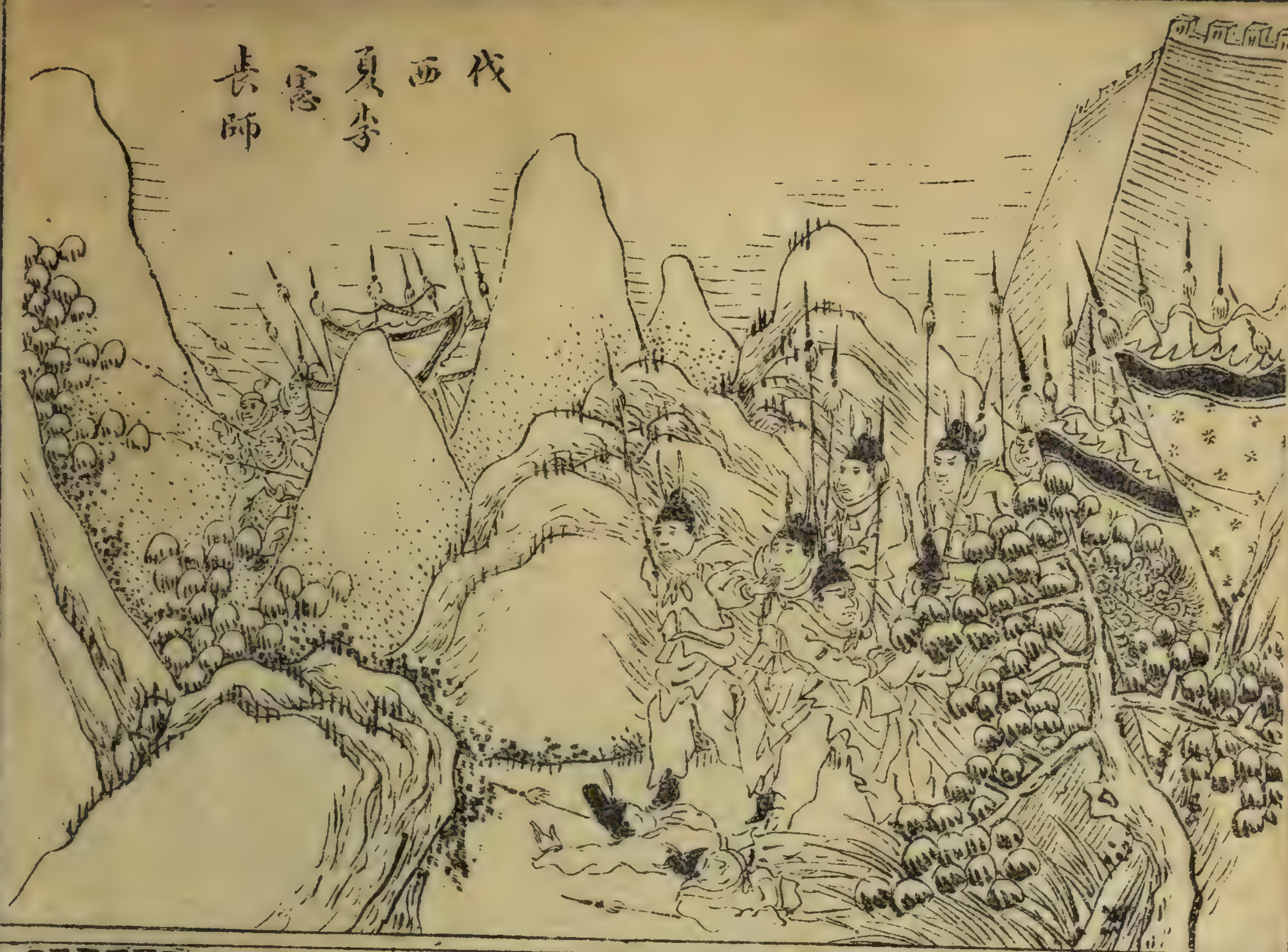


宋史通俗演義　卷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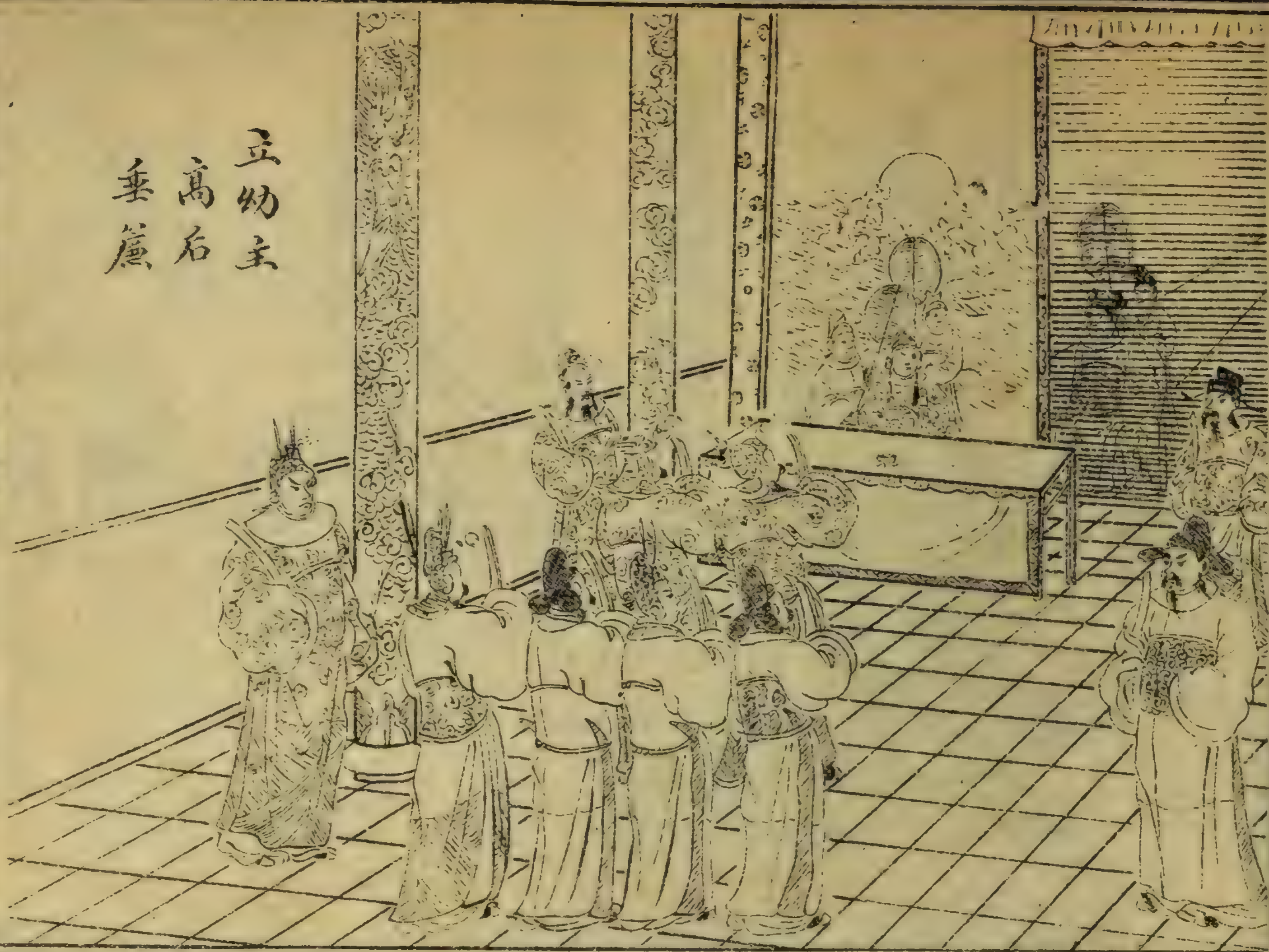
上海會文堂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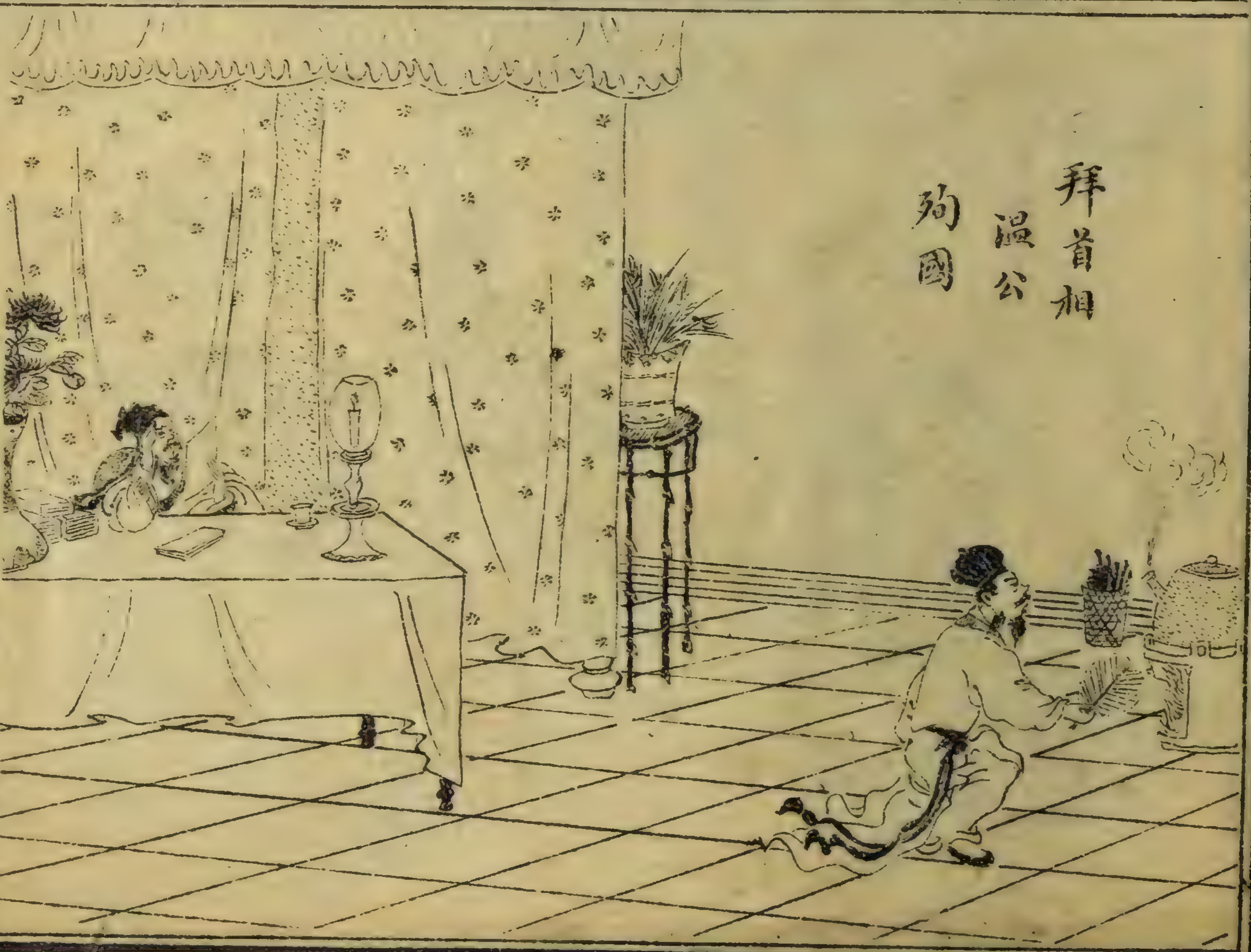





伐西夏李憲長師


城永樂徐禧陷歿





上海會文堂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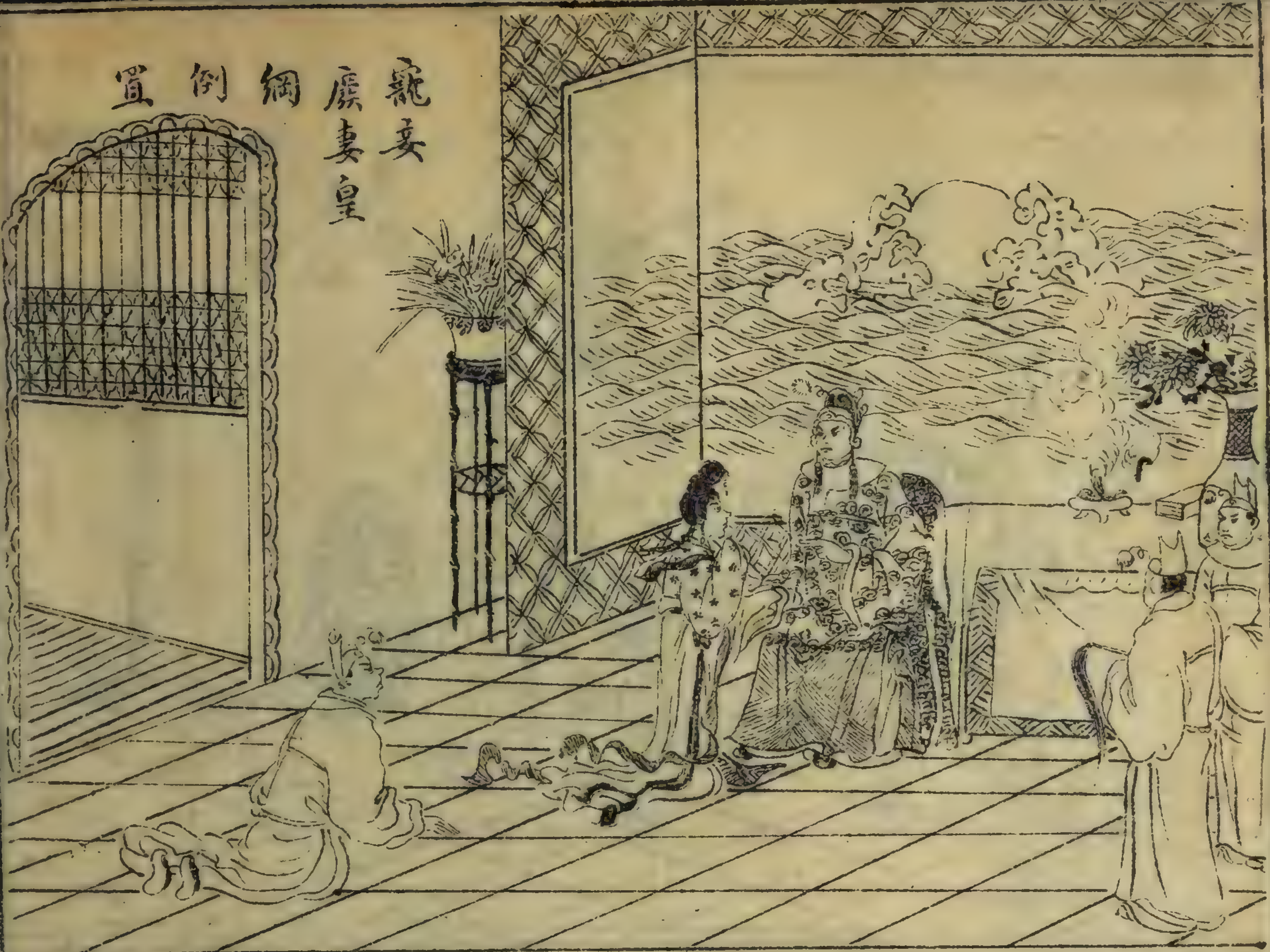

分三
黨群
呂
擠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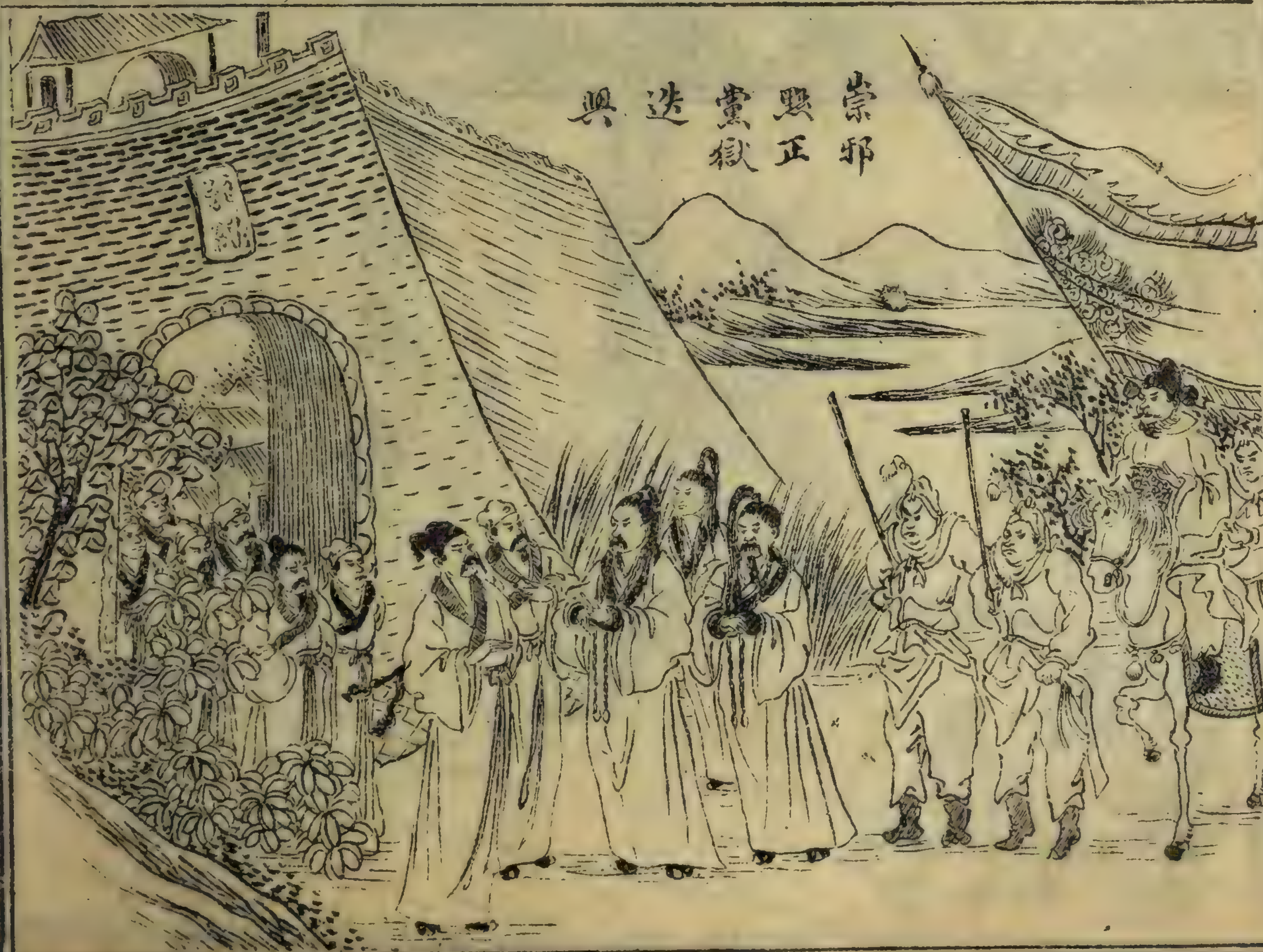

福寧殿
備六禮
冊后
正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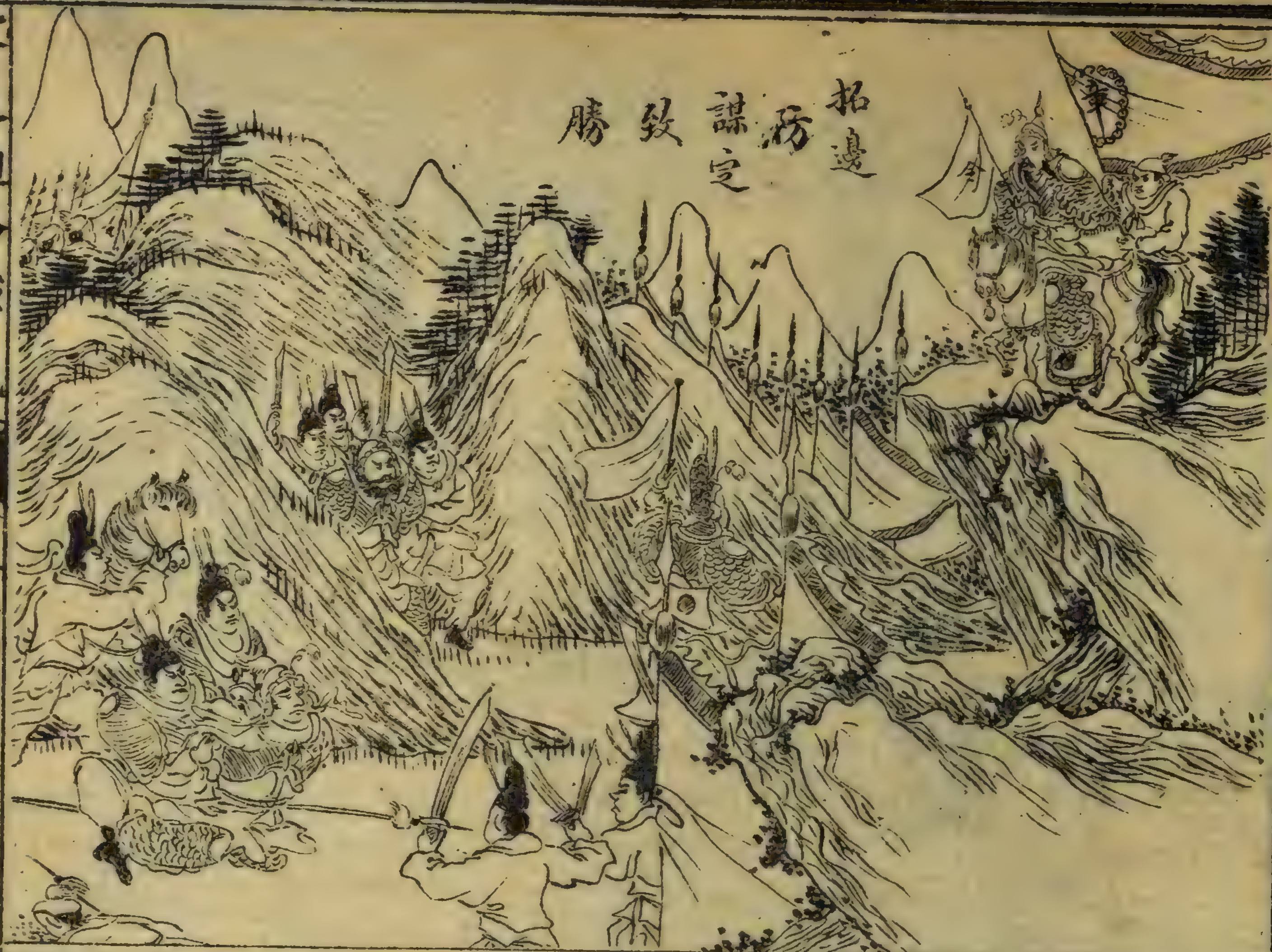




上海會文堂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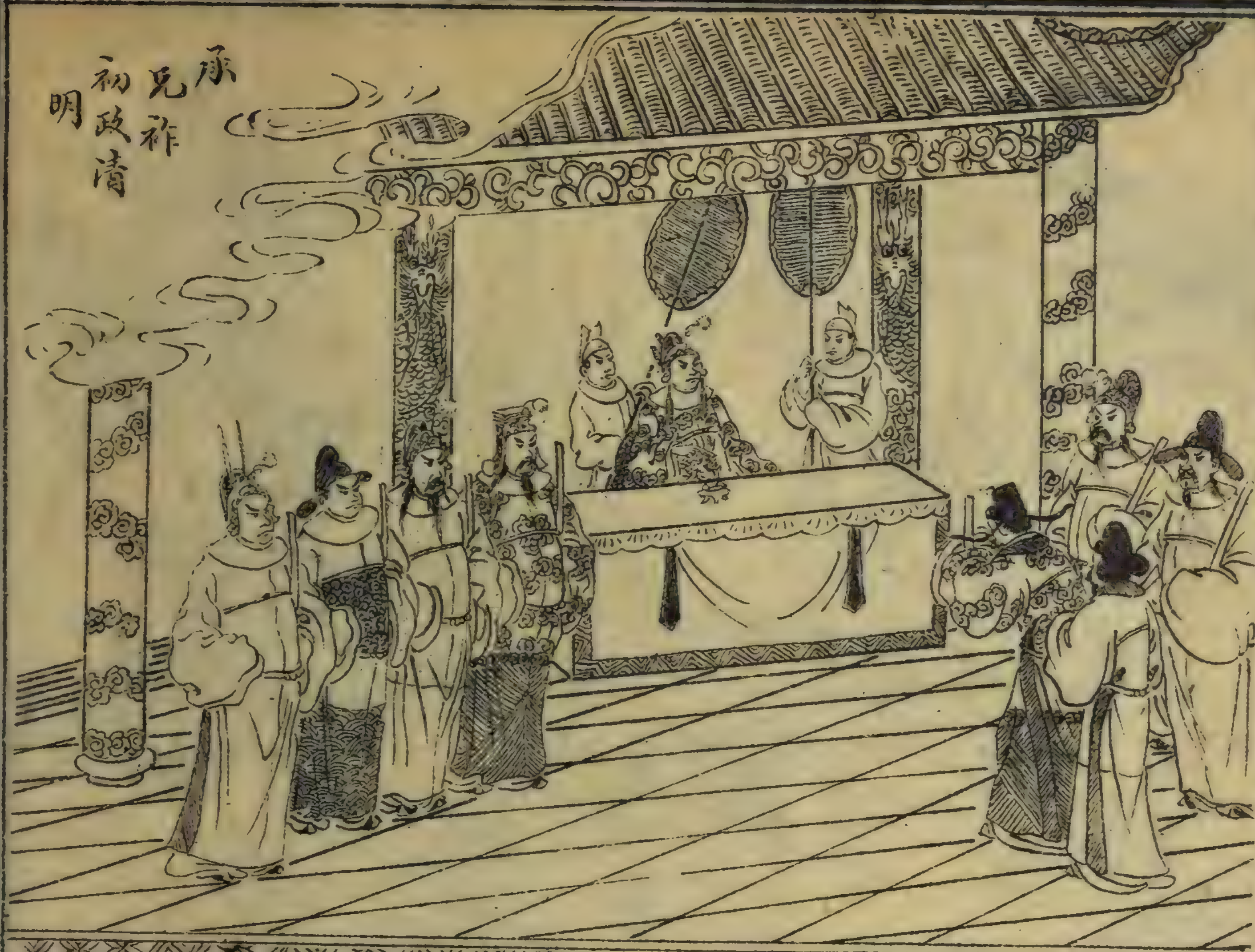

寵妾廢妻皇綱倒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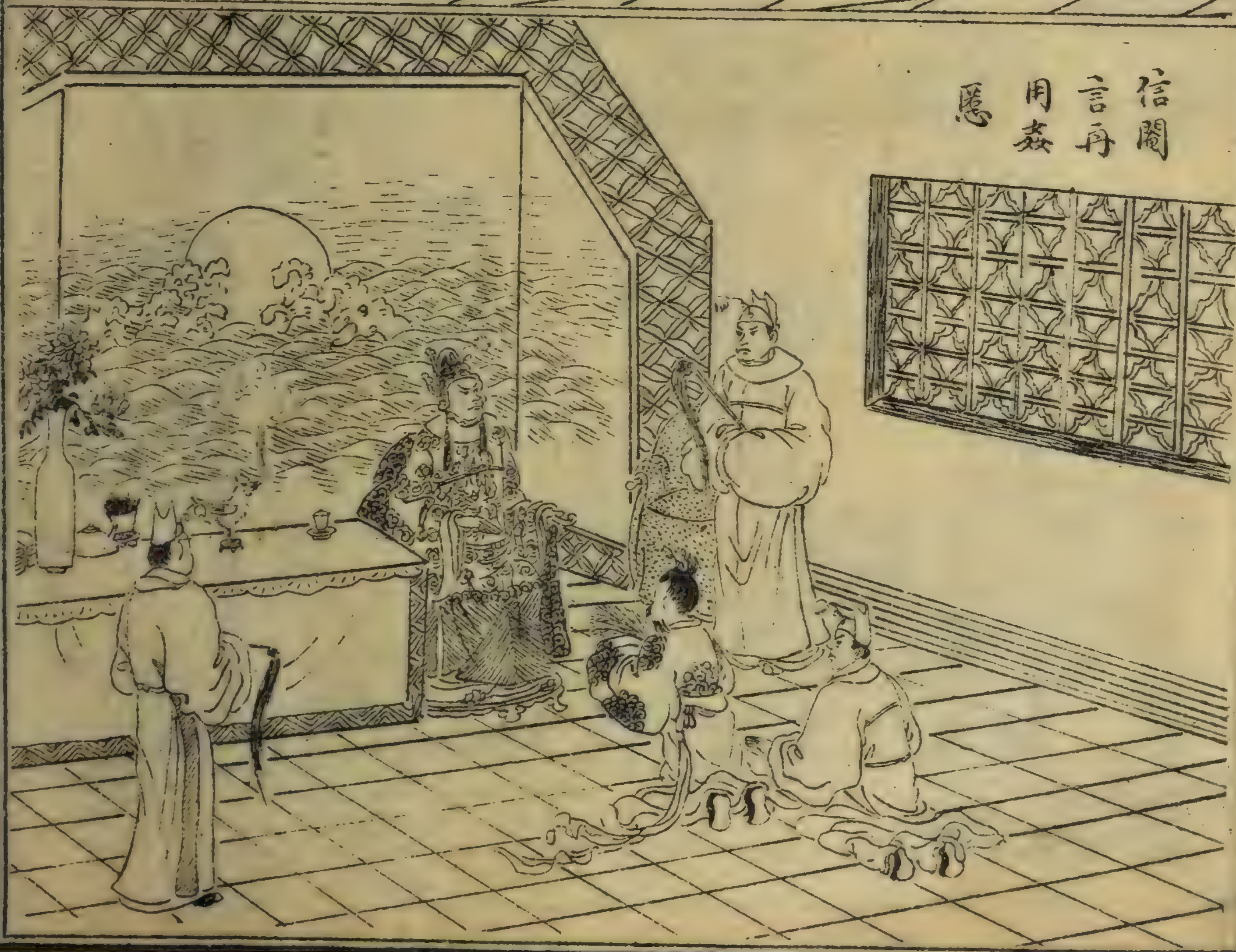

崇邪黜正黨獄迭興





上海會文堂印行


承兄祚
初政清明


信閹言
再用姦慝





上海會文堂印行


應供奉朱勔承差


得奧援蔡京復相

繡像宋史通俗演義卷五

第四十一回　奉使命率軍征交趾　蒙恩減罪謫黃州

卻說交趾自黎桓篡國。前滅丁氏世祚。宋廷不遑討罪。竟將錯便錯。封桓為交趾郡王。（應第十五回）桓死。子龍鉞嗣。龍鉞弟龍廷。殺兄自立。入貢宋廷。宋仍封他為王。且賜名至忠。（不有兄弟何有君臣）既而交州大校李公蘊。又弒了龍廷。遣使入貢。依然受宋封冊。嗣復晉封南平王。公蘊傳子德政。德政傳子日尊。均襲南平王原爵。日尊又傳子乾德。神宗封他為郡王。乾德修貢如故。適章惇收峒蠻。熊本平瀘夷。王韶又克河州。邊功迭著。恩賞從隆。於是知邕州蕭注。也豔羨起來。居然欲南平交趾。獻策徼功。及神宗召他入問。他又一味支吾。說不出甚麼方法。（徒知迎合有何良策）偏度支判官沈起。大言不慚。竟視南交為囊中物。（硬要來出風頭）神宗以為有才。使命他出知桂州。起既抵任。遣使入谿峒。募集土丁。編為保伍。令出屯廣南。派設指揮二十員。分督部眾。又在融州強置城寨。殺交人千數。交趾王乾德。奉表陳訴。神宗也覺無理可說。只好歸咎沈起。把他罷職。另調知處州劉彝。往代起任。彝到桂州。雖奏罷廣南屯兵。恰仍遣槍杖手。分戍邊隘。復聽偏校言論。大造戈船。似乎有立平南交的意思。交人入境互市。被他拒絕。又沿邊派置巡邏。不准交趾通表。（一蟹不如一蟹）於是交人大憤。竟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府。一自欽州。一自崑崙關。連陷欽濂二州。殺死

五丁八千人宋廷接到邊警把彝除名並再貶沈起安置郢州初則所用非人致啟邊釁繼則從先加罰益張寇焰是謂一誤再誤交人不肯罷手竟入偪邕州知州蘇緘悉力拒守一面向各處乞援那知附近州吏統是一班行尸走肉的人物袖手旁觀坐聽成敗緘雖日夕抵禦究竟寡不敵衆看看糧竭矢窮料已不能再守乃命家屬三十六人先行自盡一一埋置坎中然後縱火自焚城中兵民感緘忠義無一降寇至交人攻入所有城內五萬八千餘人被交人屠戮殆盡這都是沈劉二人害他這一番失敗非同小可神宗得了消息不勝驚悼有詔贈緘奉國節度使賜謚忠勇授天章閣待制趙卨為招討使官官領嘉州防禦使李憲為副往討交趾卨與憲議事不合因上言憲係內侍不便掌兵請另行簡命神宗乃召卨入問道李憲既不便偕行由卿另舉一人便了卨對道據臣愚見莫如徽宣使郭逵他熟識邊情定能勝任臣才不及逵伏乞命逵為使臣願為副頗能讓賢神宗准奏改易詔命及郭逵陛辭請調鄜延河東舊吏士隨軍南下亦奉諭照允并賜宴便殿特給中軍旗章劔甲籍示威寵逵申謝即行與趙卨一同前往會交人露布傳達汴都略言中國遂行新法大擾民生因特地出兵來相拯濟等語王安石見了此言很是恚怒至親草敕牘極力詆斥且令郭逵檄諭占城占臘即真臘國二國夾擊交州逵率軍行至長沙依令馳檄并遣裨將往攻欽廉自與卨西向進發將至富良江接到欽廉捷報兩州已克復了逵

乘勢進兵到了江邊遙見敵艦紛至帆檣如林艦中滿載兵甲來勢甚銳倒不禁疑慮起來當下與趙高商議道南蠻狡悍鼓銳前來急切難與爭鋒看來我軍是不能速渡理應如何設法方可破敵高答道不如先造攻具毀壞蠻船再出奇兵逆擊無慮不勝逵欣然道就照此辦理罷請君督行便是高唯唯而出即分遣將吏登山伐木製成機械運至江濱用石發機拋擊如雨蠻船未曾預防遭此一擊統害得帆折檣摧七顛八倒高已備着大筏選銳卒萬人乘筏急攻交人正慮船破修補不及怎禁得宋軍駛至亂砍亂剁霎時間各船大亂紛紛潰散偽太子洪真尚擬勒兵截殺親登船樓指揮左右不料一箭飛來正中要害當即墮船斃命蛇無頭不行兵無主越亂大家逃命要緊除晦氣的蠻兵殺死溺死其餘都奔回交州去了宋軍奪住戰船數十艘斬首數千級各返報軍門獻功陳績高一一記錄轉達郭逵逵飛章告捷又與高面商道此次戰勝賊應喪膽正好乘勢入攻無如我軍遠來觸犯烟瘴非死即病昨由我派吏查覈我軍本有八萬名現已死亡過萬有一半也是病疫這卻如何是好哩趙高道既如此且緩渡富良江就在江北略地借此示威若李乾德肯來謝罪我等就得休便休罷逵點首道我也這般想呢乃勒兵不渡只分兵略定廣源州門州思琅州蘇茂州及桄榔縣李乾德卻也震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欵郭逵趙高遂與來使議和班師還朝廷臣又相

率稱賀神宗諭䟦廣源州為順州赦乾德罪復治沈起劉彝開釁罪狀安置隨秀二州討好反賊一交栽替二人呼枉既而乾德遣使來貢并歸所掠兵民廷議以乾德悔罪投誠賜還順州尋復還他二州六縣交趾算不復叛了他本無叛意因激之使成誰生厲階枉死若干兵士交事就緒王安石也即罷相原來呂惠卿既出知陳州王雱尚欲傾害事被惠卿所聞即上訟安石方命嬌令罔上要君并及雱構陷情狀神宗取示安石安石為子辯誣及退歸問雱雱却並不抵賴且言必致死惠卿方能洩恨頓時父子相爭惹起一場口角雱盛年負氣鬱鬱成疾背上陡生巨疽竟爾絕命安石又悲不自勝屢請解職御史中丞鄧綰恐安石一去自己失勢力請慰留安石賜第京師神宗心滋不悅轉語安石安石頗揣知上意即還奏道綰為國司直乃為宰臣乞恩大傷國體應聲罪遠斥為是神宗遂責綰論事薦人不循守分斥知虢州可為逢迎者鑒看官試想鄧綰是安石心腹安石指斥鄧綰罪狀明明是嘗試神宗可巧弄假成真教安石如何過得下去當下申請辭職神宗亦即允奏以使相判江寧府尋改集禧觀使安石既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福建子是指呂惠卿或竟直言呂惠卿誤我惠卿再訐告安石附陳安石私書有無使上知及勿令齊年知等語神宗察知齊年二字係指馮京一人京與安石同年自神宗覽到此書方以京為賢召知樞密院事復因安石女夫吳充素來中立不附安石特擢為同平章事王珪

亦由參政同升。充乃乞召司馬光呂公著韓維。及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神宗乃召呂公著知樞密院事。復進程顥判武學。顥自扶溝縣入京。任事數日。即由李定何正臣。劾他學術迂濶。趨向僻異。神宗又疑惑起來。竟命顥仍還原官。呂公著上疏諫阻。竟不得請。且擢用御史中丞蔡確為參政。蔡確由安石薦用。得任監察御史。初時很諂事安石。至安石罷相。他即追論安石過失。示不相同。（即此一端已見陰險）并排去知制誥熊本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自己遂得代任御史中丞。神宗反加信任。竟命為參政。士大夫交口叱罵。確反自喜得計。吳充欲稍革新法。他又說是蕭規曹隨。宜遵前制。因此各種新法。仍舊履行。（既論王安石復勸吳充遵行新法反覆無常一至於此）會中丞李定御史舒亶。劾奏知湖州蘇軾怨謗君父。交通戚里。有詔逮軾入都。下付臺獄。看官道蘇軾如何得罪。由小子約略敘明。軾自杭徙徐。自徐徙湖。平居無事。每借着吟詠。譏諷朝政。嘗詠青苗云。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詠課吏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詠水利云。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詠鹽禁云。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數詩傳誦一時。李定舒亶因藉端進讒。坐他誹謗不敬的罪名。竟欲置諸死地。適太皇太后不豫。由神宗入問懿安。太皇太后道。蘇軾兄弟初入制科。仁宗皇帝嘗欣慰道。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逮軾下獄。莫非由讎人中傷麼。且文人詠詩。本是恆情。若必毛舉細故羅

織成罪亦非人君慎獄憐才的道理應熟察為是神宗聞言總算唯唯受教及退復得吳充奏章為軾力辨乃不忍加軾死罪擬從末減既而同修起居注王安禮復從旁入諫道自古以來寬仁大度的主子不以言語罪人軾具有文才自謂爵祿可以立致今碌碌如此不無怨望所以託為諷詠自寫牢騷一旦逮獄加罪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呢神宗道朕固不欲深譴當為卿貰他罪名但軾已激成衆怒恐卿為軾辨他人反欲害卿願卿勿漏言朕即有後命（生殺大權操諸君相之手何憚何忌乃戒他勿洩耶）同平章事王珪聞神宗有赦軾意又舉軾咏檜詩有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二語遂說他確係不臣非嚴譴不足示懲神宗道軾自咏檜何預朕事卿等勿再吹毛索瘢哩（文字不謹禍足殺身幸神宗尚有一隙之明軾乃得徼倖不死）舒亶又奏稱駙馬都尉王詵輩與軾交通聲氣居然朋比還有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等託名老成正士實與軾等同一舉動隱相聯絡均非嚴懲不可神宗不從但謫軾為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軾弟轍及王詵皆連坐落職張方平司馬光范鎮等二十二人俱罰銅先是軾被逮入都親朋皆與軾絕交未聞過視至道出廣陵獨有知揚州鮮于侁親自往見臺吏不許通聞侁乃歎息而去揚州屬吏勸侁道公與軾相知有素所有往來文字書牘宜悉燬勿留否則恐遭延累後且得罪侁慨然道欺君負友侁不忍為若因忠義獲譴後世自有定評侁亦未嘗畏怯呢至是侁竟

坐貶黜。令主管西京御史臺。軾出獄赴黃州。豪曠不異往日。嘗手執竹杖。足踏芒鞋。與田父野老。優游山水間。且就東坡築室自居。因自號東坡居士。每有讌集。笑談不倦。或且醉墨淋漓。隨吟隨書。人有所乞。絕無吝色。就是供侍的營妓。索題索書。無不立應。因此文名益盛。神宗以軾多才。擬再起用。終為王珪等所沮。一日視朝。語王珪蔡確道。國史關係至為重大。應召蘇軾入京。令他纂成方見潤色。珪答道。軾有重罪。不宜再召。神宗道。軾不宜召。且用曾鞏。乃命鞏充史館修撰。鞏進太祖總論。神宗意尚未愜。遂手詔移軾汝州。詔中有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等語。軾受詔後。上書自陳貧士飢寒。惟有薄田數畝。坐落常州。乞恩准徙常。賜臣餘年云云。神宗即日報可。軾乃至常州居住。這是後話。且說神宗在位十年。俱號熙甯。至十一年間。改為元豐。元年蘇軾被謫。乃是元豐二年間事。（補敘歲序）未幾宮中即遇大喪。太皇太后曹氏。升遐而去。有司援劉后故例。擬定尊謚。乃是慈聖光獻四字。神宗素具孝思。服事太皇太后。無不曲意承歡。太皇太后亦慈愛性成。聞退朝稍晚。必親至屏扆間候矚。或且持膳餉帝。因此始終歡洽。毫無閒言。舊例外家男子。不得入謁。太皇太后有弟曹佾。曾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神宗常入白太皇太后。可使入見。太皇太后道。我朝宗法。怎敢有違。且我弟得躋貴顯。已屬踰分。所有國政。不應令他干涉。亦不准令他入宮。（密示防閑確是良法）神宗受教

而退。及太皇太后違豫。乃由神宗申稟。得引偁入謁。談未數語。神宗先起。擬暫行退出。俾偁得畧述言情。不意太皇太后已語偁道。此處非汝所得久留。應隨帝出去。這兩語不但使偁佇舌。連神宗聽着。也為竦然。至太皇太后病劇。神宗侍疾寢門。衣不解帶。竟至匝旬。太皇太后崩。神宗哀慕逾恒。幾至毀瘠。一慈一孝。也可算作宋史的光榮了。（特筆）（從長）祠復推恩曹氏。進偁中書令。官家屬四十餘人。其間不無過濫。但為報本起見。不必苛議。（力重孝字）况且曹偁有官無權。終身不聞修汰。這也由曹氏一門。猶知秉禮。所以除賢后外。尚有這賢子弟呢。（極寫曹氏）元豐三年。神宗擬改定官制。飭中書置局修訂。命翰林學士張璪。樞密副承旨張誠一。主領局事。先是宋初官制。多承唐舊。但亦間有異同。三師（太師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不常置。以同平章事為宰相。另置參知政事為副。中書門下並列於外。別在禁中設置中書。與樞密院對持文武二柄。號為二府。天下財賦。悉隸三司。所有糾彈等事。仍屬御史臺掌管。他如三省（尚書令侍中中書令）六部（吏戶禮兵刑工）九寺（太常宗正光祿衛尉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六監（國子少府將作軍器都水司天）等。往往由他官兼攝。不設專官。草詔屬知制誥及翰林學士兩職。知制誥掌外制。翰林學士掌內制。號為兩制。修史屬三館。便是昭文館、史館、集賢院。首相嘗充昭文館大學士。次相或充集賢院大學士。有時設置三相。即分領三館。館中各員。多稱學士。必試而後命。一經此職。遂號名流。又有殿閣等官。亦分大學士及

學士名稱。惟概無定員。大半由他官兼領虛名。（前文未嘗敘明官制此段原不可少）自經兩張改訂後。凡舊有虛銜。一律罷去。雜取唐宋成規。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分二十四階。如領侍中、中書令、同平章事等名。改為開府儀同三司。領左右僕射。改為特進。以下遞易有差。（換湯不換藥濟甚麼事）神宗以新官制將行。欲兼用新舊二派。嘗語輔臣道。御史大夫一職。非用司馬光不可。時吳充已罷。惟王珪、蔡確兩人相顧失色。原來神宗時代。朝右分新舊兩黨。新黨以王安石為首領。珪與確等。統傳安石衣鉢。與舊黨積不相容。舊黨便是富弼文彥博等一班老成。司馬光亦居要領。還有研究道學諸儒。也是主張守舊。與司馬光等政論相同。道學一派。由胡瑗、周敦頤開宗。胡瑗泰州人。字翼之。湛深經學。范仲淹曾聘為蘇州教授。令諸子從學。知湖州滕宗諒。亦聘為教授。嘗立經義治事二齋。注重實學。嘉祐中。擢為太子中允。與孫復同為國子監直講。嗣因老疾致仕。還家旋歿。世稱孫復為泰山先生。胡瑗為安定先生。周敦頤濂溪人。字茂叔。歷任縣令州佐。所至有治績。平素愛蓮。因居蓮花峯下。南安通判程珦。與瑗交好。令二子顥頤受業。顥嘗謂吾見濂溪先生。得吟風弄月以歸。幾有吾與點也的樂趣。熙寧六年病歿。同時有河南人邵雍。字堯夫。苦學成名。尤精易理。宋廷屢徵不至。程顥曾與雍議論數日。歎為內聖外王的學問。但性甘恬退。自名居室曰安樂窩。熙寧十年逝世。後來追謚康節。至若橫渠先生張

載字子厚，前文亦已提及，一出為官，見新法不善，即托疾歸家，著有正蒙西銘等書，廣談性理，與邵雍同歲病終，這數人多反對新黨，所以屏迹終身，二程兄弟，實得真傳。（敍入此段誌道學諸儒之緣起）且與司馬光友善，王珪恐司馬光起用，舊派將連類同升，故與蔡確同一驚惶，及退朝後，珪尚怏怏不樂，那蔡確默籌一番，竟不禁大笑道：有了有了。（奸狀如繪）正是

畢竟憸人多譎智，　全憑巧計作安排。

欲知蔡確的妙策，請看下回便知。

交趾屢行篡逆，宋廷未聞加討，至李公蘊篡國後，已歷三傳，乾德修貢，未嘗失職，乃獨欲出兵南征，開邊啟釁，創議者為蕭注，為沈起，為劉彝，實則皆誤於王安石，而成於神宗，邕州之陷，蘇緘闔門殉難，兵民被屠，至五萬八千餘口，誰為為之，一至於此，及神宗既厭安石，復擢用王珪蔡確，曾亦憶珪確兩人，為誰氏所引用耶，安石尚有好名之心，而珪與確則悍然不顧，隱嗾同黨，文致軾罪，微太皇太后言，雖有吳充王安禮，恐亦難為軾解，是則免軾於死者，實出自太皇太后，於神宗無與也，然能受慈訓而赦才士，猶不失為孝思，著書人褒貶從嚴，有惡必貶，有善必揚，其寓勸世之意也深矣，入後附入兩片段文字，關係政治學術，閱者亦幸勿滑過可也。

第四十二回　伐西夏李憲喪師　城永樂徐禧陷歿

卻說蔡確想就一法。使笑語王珪道。公恐司馬光入用。究爲何意。設若這司馬光來京。必將參劾我輩。恐相位且不保了。（無非爲此。確是鄙夫。）確便道。主上久欲收復靈武。公能任責。相位便能終保。尚憚一司馬光麼。（爲個人計勞師費財蔡確實是可殺）珪乃轉憂爲喜。一再稱謝。乃薦俞充知慶州。使上平西夏策。神宗果然專心戎事。不暇召光。乃用馮京爲樞密使。薛向孫固呂公著爲樞密副使。詔民畜馬。擬從事西征。向初贊成畜馬議。旋恐民情不便。致有悔言。御史舒亶遂劾他反覆無常。失大臣體。黜斥知潁州。馮京亦因此求去。有詔允准。即命孫固知樞密院事。呂公著韓縝同知院事。嗣復接俞充奏牘。略言夏將李清本屬秦人。曾勸夏主秉常。以河西地來歸。秉常母梁氏得悉。幽秉常。殺李清。我朝應興師問罪。不可再延。這乃千載一時的機會呢。神宗覽奏大喜。即命熙河經制李憲等。準備伐夏。并召鄜延副總管种諤入問。諤本是個言不顧行的人物。既至闕下。便大聲道。夏國無人。秉常小醜。由臣等持臂前來便了。（看時容易。做時難。）神宗乃決計西征。召集輔臣會議出師。孫固入諫道。發兵容易。收兵很難。還乞陛下三思後行。神宗道。夏有釁不取。將爲遼人所據。此機斷不可失。固答道。必欲用兵。應聲罪致討。幸得勝夏。亦當分裂夏地。令他酋長自守。神宗笑道。這乃漢酈生的迂論。卿奈何亦作此言。固復道。陛下以臣爲迂。臣恐

尚未必制勝。試問今日出兵，何人可做統帥？神宗道：「朕已託付李憲了。」圖會然道：「伐夏大事，乃使奄人為帥，將士果肯聽命麼？」（此言最是）神宗面有慍色，圖知不便再諫，隨即趨退。既而由王珪、蔡確等議定五路出師，圖復約呂公著入諫。圖先啟奏道：「今議五路進兵，乃無大帥統率，就使成功，必致兵亂。」神宗道：「內外無統帥材，只好罷休。」呂公著即進諫道：「既無統帥，不若罷兵。」圖又接口道：「公著言甚是，請陛下俯納。」神宗沈着臉道：「朕意已決，卿等不必多言。」孫固、呂公著復撞了一鼻子灰，相偕出朝。神宗遂命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吐蕃首領董氈集兵會征。於是鼙鼓喧天，牙旗蔽日，又鬧出一場大戰爭來。（何苦乃爾）李憲統領熙秦七軍，及董氈兵三萬，突入夏境，破西市新城，襲踏女遮谷，收復古蘭州，居然築城開幕，設置帥府。种諤也攻克米脂城。高遵裕奪還清遠軍。王中正率河東兵入宥州。劉昌祚進次磨哆隘，遇夏眾扼險拒守，他卻憑着一股銳氣，橫衝過去，夏軍紛紛敗走，遁還靈州。五路捷報，陸續入都，神宗很是喜懽，即詔令李憲統率五路，直擣夏都。那知詔書纔下，敗耗旋聞，各路將士，不是溺死，就是凍死餓死，剩了若干將死未死的疲卒，倖全生命，狼狽逃歸。（一場空歡喜）原來夏人聞宋師大舉，未免驚惶，當由秉常母梁氏召集諸將，共議防禦方法。年少氣盛的將士，無不主戰，一老將獨獻策道：「宋師遠來，利在速戰，我軍不

必拒敵但教堅壁清野誘他深入一面在靈夏聚集勁兵以逸待勞再遣輕騎抄襲敵後斷他餉運他已不戰自困恐退兵都來不及哩（勿謂夏無人）梁氏大喜依計而行因此宋軍五路並進夏兵未與酣鬬儘管退走及劉昌祚既薄靈州乘勝猛攻城幾垂克偏高遵裕忌他成功飛使禁止昌祚舊屬遵裕部轄不敢違命只好按甲以待等到遵裕到來城中守備已固圍攻至十有八日尚不能下夏人且潛至靈州南面決黃河七級渠灌入宋營宋軍不意水至溺斃多人並因時值隆冬就是覓水逃生也是拖泥帶水寒冷不堪可憐又死了若干名當下遵裕昌祚兩軍喪亡大半陸續潰歸在途又被夏人追殺一陣十成中剩得兩三成得還原汛（兩路敗退）那時种諤從米脂進發破石堡城直指夏州駐軍索家坪忽聞後面輜重被夏人截住兵士頓譁噪起來大校劉歸仁竟先潰遁餘軍隨走適大雪漫天兵不得食沿途倒斃不可勝計出兵時共九萬三千還軍時只剩三萬人（一路未敗即退）王中正自宥州行至奈王井糧食亦盡六萬人餓死二萬亦奔還慶州（一路亦未敗而退）獨李憲領兵東上立營天都山下焚去西夏的南牟內殿并燬館庫夏將仁多㖫丁（一作新都喇卜丹）率衆來援由憲驅軍夜襲殺敗夏兵擒住百人進次葫蘆河聞各路兵已經退歸不敢再進當即班師（還是知機）先是五路大兵共約至靈州會齊各路共至靈州境內惟李憲不至軍報迭達京師神宗始歎息道孫固前曾諫朕朕以為迂談

今已追悔無及了。誰叫你黷武用兵 乃按罪論罰。貶高遵裕為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种諤王中正劉昌祚並降官階。惟不及李憲。孫固又入奏道。兵法後期者斬。况各路皆至靈州。憲獨不至。這豈尚可赦罪麼。神宗以憲有開蘭會功。即古蘭州唐名會州 不忍加罪。但詰他何故擅還。憲覆稱饋餉不繼。只好退歸。且整備兵食。再圖大舉。神宗又為憲所惑。竟授憲涇原經畧安撫制置使。兼知蘭州。李浩為副。方悔不用孫固言誰知又復入迷 呂公著再上書諫阻。仍不見從。公著引疾求去。遂出知定州。時官制已一律訂定。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左右僕射。參知政事。為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即命王珪為尚書左僕射。蔡確為尚書右僕射。章惇為門下侍郎。張璪為中書侍郎。蒲宗孟為尚書左丞。王安禮為尚書右丞。一王安禮獨如宋皇何 神宗有志開邊。屢不見效。常悶悶不樂。平時召見輔臣。有人才寥落等語。蒲宗孟出班奏道。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神宗瞪目注視。半晌方道。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麼。從前朕令光入樞密院。光一再固辭。自朕即位以來。獨見此一人。他人雖令去位。亦未肯即行呢。借神宗口中補敘前事且以神宗之迷見賢而不能舉何以為君何以為國 宗孟聞言。不禁面頰發赤。俯首歸班。神宗又問輔臣道。李憲請再舉伐夏。究竟得否。王珪對道。向患軍用不足。所以中沮。今議出鈔五百萬緡。當必足用。不致再有前患了。王安禮接入道。鈔不可啖。必轉易為錢。錢又必易為芻粟。輾轉需時。那能指日成事。神宗道。李憲奏稱有備

渠一官。官猶知豫備不虞。卿等乃獨無意麼。朕聞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憲宗同。今乃不出自公卿。反出自奄寺。朕卻很覺可恥哩。安禮道。唐討淮西三州。相有裴度。將有李光顏李愬。尚竭兵力。歷年後定。今西夏勢強。非淮蔡比。憲才及度。諸將又不及二李。臣恐未能副聖志呢。（明白了解尚無以喚醒主迷奈何）神宗不答。隨即退朝。未幾得种諤奏議。乃是用知延州沈括言。擬盡城橫山。俯瞰平夏。取建瓴而下的形勢。且主張從銀州進兵。神宗覽奏後。即命給事中徐禧。及內侍李舜舉。往鄜延會議。王安禮又入諫道。徐禧志大才疏。恐誤國事。請陛下另簡妥員。神宗不從。李舜舉卻往見王珪道。古稱四郊多壘。乃卿大夫之辱。今相公當國。舉邊事屬諸二內臣。內臣止供禁廷灑掃。難道可出任將帥麼。（不以人廢言）珪也自覺抱愧。沒奈何隨口敷衍。說了借重二字。舜舉遂與徐禧偕行。既至鄜延。見了种諤。諤擬城橫山。禧獨擬城永樂。兩人爭議不決。當將兩議上達都中。神宗獨從禧議。竟令禧帶領諸將往城永樂。命沈括為援應。陝西轉運判官司餉運。凡十四日竣工。賜名銀川砦。留鄜延副總管曲珍居守。禧與括等俱退還米脂。這銀川砦距故銀州二十五里。地當銀州要衝。為夏人必爭地。從前种諤反對禧議。正恐夏人力爭。未易保守。果然不出十日。即有鐵騎數千前來攻城。曲珍忙報知徐禧。禧遂與李舜舉李稷等統兵往援。令沈括留守米脂。禧等至銀川砦。夏人亦傾國前來。差不多與蜂蟻相似。大

將高永能獻策道虜來甚衆請乘他未陣即行掩擊或可取勝徐禧怒叱道你曉得甚麽王師不鼓不成列（竟欲效宋襄公耶）言已拔刀出鞘麾兵出戰夏人擢武揚威進薄城下曲珍距河列陣見軍士皆有懼色便語禧道珍見衆心已搖不應與戰戰必致敗不如收兵入城徐圖良策禧笑道君為大將奈何遇敵先退呢乃以七萬人列陣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曲珍又急白禧道來的是鐵鷂子軍不易輕敵須乘他半濟襲擊過去殺他一個下馬威若渡河得地東衝西突乃是無人敢當呢禧又大言道王師堂堂正正用不着甚麽詭計（迂腐之論）曲珍退回本陣忍不住長歎道我軍無死所了說着夏兵前隊已渡河東來曲珍忙率兵攔阻已有些招架不住及鐵騎盡行過河縱橫馳驟如入無人之境曲珍部下先已膽寒還有何心戀戰頓時紛紛退還自蹂後陣徐禧至此亦手忙脚亂急切顧不及王師徇轉馬頭飛跑回城（何如何如）李舜舉李稷等也是沒法相率奔回軍士大潰曲珍亟收集餘衆逃入城中夏人盡力圍城環繞數匝且據住水砦斷絕城內的汲道徐禧束手無策只仗曲珍部卒晝夜血戰勉強守住怎奈城中無水可汲四處掘井俱不及泉兵士多半渴死危急萬分（有溺死鬼有凍死餓死鬼不意還有渴死鬼）沈括與李憲援兵又都被夏人遮斷种諤且怨禧異議不發救兵可憐銀川砦內的將士幾不異甕中鼈釜中魚會夜半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守兵不及抵禦竟被陷入徐禧李舜舉李稷高永能

等俱死亂軍中。惟珍棄甲裸跣。倖得走免。將校死數百人。士卒役夫喪亡至二十餘萬。夏人追至米脂。沈括忙閤門固守。總算未曾失陷。由夏人攻撲數次。隨即退去。總計自熙寧以來。用兵西陲。已是數次。所得只葭蘆吳堡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城。兵士已傷亡無數。錢穀銀絹。尤不勝計。永樂一役。損失更多。神宗接得敗報。也不禁痛悼。甚至不食。追贈徐禧等官。（禧死有餘辜。豈宜追贈。）貶沈括為均州團練副使。安置隨州。降曲珍為皇城使。（咎不在沈括曲珍。所罰亦誤。）自是無意西征。每臨朝歎息道。王安禮嘗勸朕勿用兵。呂公著亦屢陳邊民困苦。都是朕誤信邊臣。害到這般。（事過乃悔。事後又忘。都由利令智昏所致。）既而夏人又入寇蘭州。奪據兩關門。副使李浩。除困守外無他計。虧得鈐轄王文郁。夜率死士七百餘人。縋城潛下。各持短刀。攔入夏營。夏人猝不及防。竟被衝破。嚇得東逃西竄。竄而去。當時比文郁為唐尉遲敬德。經廷議優敘。擢知州事。夏人又轉寇各路。均遭擊退。兵力亦敝。乃由西南都統昂星嵬名濟。（一譯作戊錫克額不齊）移書涇原總管劉昌祚。略云。

中國者禮樂之所存。恩信之所出。動止猷為。必適於正。若乃聽誣受間。肆詐窮兵。侵人之土疆。殘人之黎庶。是亦乖中國之體。為外邦之羞。昨日朝廷暴興甲兵。大窮侵討。蓋天子與邊臣之議。為夏國方守先誓。宜出不虞。五路進兵。一舉可定。故去年有靈州之役。今秋有永樂之戰。然較其勝負。與前日之議為何如哉。（落得嘲笑）朝廷於夏國

非不經營之五路進討之策諸邊肆擾之謀皆嘗用之矣知徼幸之無成故終於樂天事小之道況夏國提封萬里帶甲數十萬南有于闐作我歡鄰北有大燕為我強援若乘間伺便角力競鬬雖十年豈得休哉即念天民無辜受此塗炭之苦國主自見伐之後夙夜思念以為自祖宗以來事中國之禮無或虧怠而邊吏幸功上聰致惑祖宗之盟既阻君臣之分不交存亡之機發不旋踵朝廷豈不恤哉至於魯國之憂不在顓臾隋室之變生於楊感此皆明公得於胸中不待言而後喻何不進讜言闢邪議使朝廷與夏國歡好如初生民重見太平豈獨夏國之幸乃天下之幸也（書中雖未免自夸然詰問宋廷頗中要窾故特錄之）

昌祚得書上聞神宗亦無可駁斥即令昌祚答使通誠夏乃復遣使上表乞還侵地仍效忠勤等語乃特賜詔命云

頃以權強敢行廢辱朕用震驚令邊臣往問匿而不報（只好推到幽主上去）王師徂征蓋討有罪今遣使造庭辭禮恭順仍聞國政悉復故常益用嘉納（實是所答非所請）已戒邊吏毋輒出兵爾亦愼守先盟毋再渝約

夏使得詔自去再命陝西河東經畧司所有新復城砦遴卒毋出二三里外歲賜夏幣悉如前額已而夏主復上書乞還侵疆神宗不許於是夏人仍有貳心中丞劉摯劾奏

李憲貪功生事。遺禍至今。不可不懲。乃貶憲為熙河安撫經畧都總管。越年為元豐七年。夏人又大舉入寇。號稱八十萬。圍攻蘭州。雲梯革洞。百道並進。閱十晝夜。城守如故。敵糧盡引還。這一次。總算由李憲先事預防。守備甚嚴。所以不至陷落。一長必錄及夏人再寇延州德順軍定西城。並熙河諸砦。均不得逞。未幾又圍定州城。為熙河將秦貴擊退。夏人方捲甲斂師。稍稍歇手了。神宗罷免蒲宗孟。用王安禮為尚書左丞。李清臣為尚書右丞。調呂公著知揚州。且因司馬光上資治通鑑。授資政殿學士。這資治通鑑一書。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年經國緯。備列事目。又參攷羣書。評列異同。合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年乃成。神宗降詔獎諭道。前代未聞有此書。得卿辛苦輯成。比荀悅漢紀。好得多了。荀悅漢季潁陰人。曾刪定漢書。作帝紀二十篇。所以神宗引擬司馬光。小子也有詩詠道。

不經鑒古不知今。作史原垂世主箴。十九年來成巨帙。愛君畢竟具深忱。

轉眼間已是元豐八年。神宗有疾。竟要從此告終了。看官少待。試看下回接敘。

夏無可伐之釁。乃以司馬光之將召。啟蔡確西討之謀。俞充為蔡確腹心。上書一請。出師五道。孫固呂公著等力諫不從。且任一刑餘腐豎。付之重權。就令得勝。尚足為中國羞。況伊古以來。斷未有奄人統軍而可以成功者。多魚漏師。豎刁為祟。

相州潰敗朝恩監軍神宗寧獨未聞耶靈州一敗李憲尚不聞加罰且復令經略涇原再圖大舉一之為甚乃至於再不待沈括徐禧之生議而已知其必敗矣要之兵不可不備獨不可常用富鄭公當熙寧初年奉召入對已請二十年口不言兵老成人固有先見之明惜乎神宗之不悟也

第四十三回　立幼主高后垂簾　拜首相温公殉國

却說元豐八年正月神宗不豫命輔臣代禱景靈宮及羣臣分禱天地宗廟社稷均不見效反且加劇輔臣等入宮問疾就請立皇太子並皇太后權同聽政神宗已無力答言只略略點首罷了查神宗本有十四子長名佾次名僅三名俊四名伸五名僩六名傭七名价八名倜九名佖十名偉十一名佶十二名俁十三名似十四名偲佾僅俊伸僩价倜偉均早亡要算第六子傭挨次居長神宗已封他為延安郡王但年齡尚止十歲當擬立皇太子時職方員外郎邢恕想立異徼功竟往謁蔡確道國有長君乃社稷幸福公何不從岐嘉二王中擇立一人既可安國復可保家豈不是兩全其美嗎蔡確躊躇半晌方道君言亦是但不知太后意見如何邢恕道岐嘉二王皆太后所出母子恩情當必逾常公還有什麼疑慮（一想情願）確喜道且與高氏商量免生枝節邢恕道恕先去密議包管成功言畢辭出遂往見太后姪兒高公繪兄弟公繪迎入恕寒暄數語即

與附耳密談。公繪搖首不答。恕復道。延安幼沖。何若岐嘉。況岐嘉本皆稱賢王呢。公繪道。這是斷不便行。君難道欲貽禍我家麽。恕碰了一個釘子。未免乘興而來。敗興而返。看官道。岐嘉二王是何人。便是神宗胞弟昌王顥及樂安郡王頵。顥徙封岐王。頵進封嘉王。兩王因神宗寢疾。嘗入問起居。高太后恰也防着。命他不必屢入。並陰敕中人梁惟簡妻。預製一十歲兒可穿的黃袍。密教他懷藏進呈。偏邢恕心尚未死。再與蔡確密謀。擬約王珪入問帝疾。暗使知開封府蔡京。外伏劍士。脅迫王珪。倘珪持異議。即將珪梟首。那知珪命不該絕。未待蔡確與約。先已入宮定議。冊立延安郡王。確遲了一步。計不得行。（滿腹姦刁至此也輸人一籌）三月朔日。延安郡王傭立為太子。賜名煦。皇太后高氏權同處分軍國重事。越五日。神宗駕崩。年三十有八。總計神宗在位。改元二次。共十八年。太子煦即皇帝位。尊皇太后高氏為太皇太后。皇后向氏為皇太后。帝生母德妃朱氏為皇太妃。是為哲宗皇帝。追尊先帝廟號曰神宗。葬永裕陵。晉封叔顥為揚王。頵為荊王。弟佶為遂寧郡王。佖為太寧郡王。俁為咸寧郡王。似為普寧郡王。尚書左僕射王珪為岐國公。潞國公文彥博為司徒。王安石為司空。餘官一律加秩。賜致仕各官服帶銀帛有差。太皇太后首先傳旨。遣散修京城役夫。止造軍器及禁庭工技。戒中外無苛斂。寬民間保甲馬。人民歡悅。王珪等並未預聞。及中旨傳出。方得聞知。（一經出手便見高后賢明）過了數日。

復下詔道

先皇帝臨御十有八年建立政事以澤天下而有司奉行失當幾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實惠其申諭中外協心奉令以稱先帝愛元元之意

這詔一下都中卿大夫已知太皇太后的命意是欲改煩為簡易苛從寬了蔡確恐朝政一新自己或致失位遂因上朝議政時面奏太皇太后請復高遵裕官看官道遵裕是何人乃是太皇太后的從父蔡確此奏明明是借此求媚固寵希榮的意思（真會獻訣）太皇太后偏悽然道靈武一役先皇帝中夜得報環榻周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馴至大故追原禍始實自遵裕一人先帝骨肉未寒我豈敢專徇私恩不顧公議麽（理正詞嚴）確惶悚而退太皇太后又詔罷京城邏卒及免行錢廢濬河司蠲免逋賦驛召司馬光呂公著入朝光居洛十五年田夫野老無不尊敬俱稱為司馬相公就是婦人女子亦羣仰大名神宗升遐光欲入臨因自避猜嫌不敢徑行適程顥在洛勸光入京光乃啟程東進將近都門衛士見光到來均額手相慶道司馬相公來了司馬相公來了（兩語重疊益饒意味）沿途人民亦遮道聚觀各朗聲道司馬相公請留相天子活我百姓勿遽歸洛光見他一唱百和反覺疑懼起來竟從間道歸去太皇太后聞他入都正要詢問政要偏待久不至乃遣內侍梁惟簡馳問光請大開言路詔榜朝堂至惟簡覆命蔡確等已探悉

光言。先創六議入奏。大旨是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重機。或迎合舊令。上則僥倖希進。下則眩惑流俗。有一相犯。立罰無赦。太皇太后見了此議。又遣使示光。光憤然道。這是拒諫。並非求諫。人臣只好不言。一經啟口。便犯此六語了。乃具論以聞。太皇太后即改詔頒行。言路纔得漸開。嗣召光知陳州。并起程顥為宗正寺丞。顥正擬就道。偏偏二豎纏身。竟爾去世。顥與弟頤受學周門。以道自樂。見二十四回平時有涵養功。不動聲色。既卒。士大夫無論識否。莫不銜哀。文彥博採取衆論。題顥墓曰明道先生。惟光受命赴陳州。道經闕下。正值王珪病死。輔臣等依次遞升。適空一缺。太皇太后即留光輔政。命為門下侍郎。蔡確等只恐光革除新法。又揭出三年無改的大義。傳布都中。光獨指駁道。先帝所行的法度。如果合宜。雖百世亦應遵守。若為王安石呂惠卿所創。害國病民。須當亟改。似救焚拯溺一般。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並不是以子改父哩。與強詞奪衆理者不同議自是少息。太皇太后又召呂公著為侍讀。公著自揚州進京。擢授尚書左丞。京東轉運使吳居厚。前繼鮮于侁後任。大興鹽鐵。苛斂橫征。至是被言官交劾。謫置黃州。仍用鮮于侁為轉運使。司馬光語同列道。子駿甚賢。不應復使居外。但朝廷欲救京東困弊。非得子駿不可。他實是個一路福星。況當今人才甚少。怎得似子駿一百人。散布天下呢。原來子駿即侁表字。侁既到任。即奏罷萊蕪利國兩冶。及海鹽依河北通商。人民大

悦有口皆碑於是司馬光呂公著兩人同心輔政革除新法罷保甲罷保馬罷方田罷市易削前市易提舉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呂黨皆坐黜并謫邢恕出知隨州越年改爲元祐元年右司諫王覿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等朋邪害正章至數十上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左司諫蘇轍御史王巖叟朱光庭上官均又連章劾論確罪乃免確相位出知陳州當下擢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公著爲門下侍郎李清臣呂大防爲尚書左右丞李常爲户部尚書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光時已得疾因青苗免役諸法尚未盡革西夏議亦未決不禁歎息道諸害未除我死不瞑目了遂折簡與呂公著略言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只國事未有所托特以屬公公著爲白太皇太后有詔免光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且上奏道不見天子如何視事乃改詔令光子康扶掖入對且命免拜跪禮光遂請罷青苗免役二法青苗錢罷貸仍復常平舊法諸大臣没甚異議獨免役法議罷後光請仍復差役法章惇力言不可與光辨論殿前語甚狂悖太皇太后亦不免動惱遂惇出知汝州會蘇軾已奉詔入都任中書舍人獨請行熙寧初給田募役法條陳五利監察御史王巖叟謂五利難信且有十弊軾議遂沮羣臣又各是其是詔令資政殿大學士韓維及呂大防范純仁等詳定上聞軾本與司馬光友善竟往見光道公欲改免役爲差役軾恐兩害相均

未見一利。光問道。請言害處。軾答道。免役的害處。是掊斂民財。十室九空。斂從上聚。下必常患錢荒。這害已經驗過了。差役的害處。是百姓常受役官府。無暇農事。貪吏猾胥。且隨時徵比。因緣為姦。豈不是異法同病麼。光又道。依君高見。應該如何。軾復道。法有相因。事乃易成。事能漸進。民乃不驚。從前三代時候。兵農合一。至秦始皇乃分作兩途。唐初又變府兵為長征卒。農出粟養兵。兵出力衛農。天下稱便。雖聖人復起。不能變易了。今免役法頗與此相類。公欲驟罷免役。改行差役。正如罷長征。復民兵。恐民情反多痛苦呢。光終未以為然。只淡淡的答了數語。軾即辭出。越日。光至政事堂議政。軾復入白此事。光不覺作色。軾從容道。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再三勸阻。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嘗聞公自述前情。難道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麼。（以子之矛。刺子之盾。坡公可謂善言。）光始起謝道。容待妥商。范純仁亦語光道。差役一事。不應速行。否則轉滋民病。愚意願公虛心受言。所有謀議。不必盡從己出。若事必專斷。恐姦人邪士。反得乘間迎合了。光尚有難色。純仁道。這是使人不得盡言呢。純仁若徒知媚公。不顧大局。何如當日少年時。迎合王安石。早圖富貴哩。（語亦透澈。）光乃令役人悉用現數為額。衙門用坊場河渡錢。均用雇募。先是光決改差役。以五日為限。僚屬俱嫌太急促。獨知開封府蔡京如約。面覆司馬光。光喜道。使人人奉法如君。有何不可。待京辭退後。光乃信為可行。擬堅持到底。其實

蔡京是個大奸巨猾專事揣摩迎合初見蔡確得勢就附蔡確繼見司馬光入相就附司馬光這種反覆小人最足誤人國事司馬光忠厚待人那裏曉得他暗中機巧呢為後文蔡京傾宋張本王安石宦居金陵聞朝廷變法毫不為意及聞罷免役法愕然失聲道竟一變至此麼良久復道此法終不可罷君實輩亦太胡鬧了既而病死太皇太后因他是先朝大臣追贈太傅後人稱他為王荊公乃是元豐三年曾封安石為荊國公所以沿稱至今了王安石安石既死餘黨依次貶謫范子淵貶知陝州韓縝罷知潁昌李憲王中正等罰司宮觀鄧綰李定放居滁州呂惠卿貶為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貶為建寧軍節度副使安置建州相傳再貶呂惠卿草詔係出蘇軾手筆內有精警語數聯傳誦一時其文云

呂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即免役法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若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此諭

還有貶范子淵草制亦由軾所擬內稱汝以有限之才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四語亦膾炙人口稱為名言新法黨相繼罷黜呂公著進任尚書右僕

射兼中書侍郎。韓維為門下侍郎。司馬光又上言文彥博宿德耆臣。應起為碩輔。太皇太后擬用為三省長官。言官以為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班宰相上。恩禮從優。彥博此時年已八十有一了。（老成俱老宋祚安得不老）光又與呂公著。交章薦程顥弟頤。遂有旨召為祕書郎。及頤入對。改授崇政殿說書。且命修定學制。於是詔舉經明行修的士子。及立十科舉士法。（一）行義純固。可作師表。（二）節操方正。可備獻納。（三）智勇過人。可備將相。（四）公正聰明。可備監司。（五）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六）學問該博。可備顧問。（七）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八）善聽獄訟。盡公得實。（九）善治財賦。公私俱便。（十）練習法令。能斷清讞。這十科條例。統由司馬光擬定。請旨頒令。光見言聽計從。越覺激發忠忱。誓死報國。無論大小政務。必親自裁決。不舍晝夜。海內亦喁喁望治。就是遼夏使至。俱必問光起居。且嚴敕邊吏道。中國已相司馬公了。勿輕生事。致開邊釁呢。（國有賢相不戰屈人）無如天不佑宋。梁棟寖頹。光因政體過勞。日益清瘦。同僚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作為勸戒。光慨然道。死生有命。一息尚存。怎敢少懈呢。嗣是光老病愈甚。竟致不起。彌留時尚囈語不絕。細聽所談。皆關係國家事。及卒。年六十八。光生平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至兄室。兄名旦。年將八十。光奉若嚴父。愛若嬰兒。自少至老。未嘗妄語。嘗謂吾無過人處。惟一生作事。無不可對人言。陝洛間聞風起敬。

居民相勸為善稍有過惡便私自疑懼道君實得無聞知否既歿遠近舉哀如喪考妣略述行誼為後人作一榜樣太皇太后亦為之慟哭與哲宗親臨光喪贈太師溫國公詔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喪歸陝州夏縣原籍予謚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鄉人罷市往奠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到了歸喪以後都下及四方人民尚畫像以祀飲食必祝這可見遺德及民無遠勿屆呢小子有詩咏道

到底安邦恃老成甫經籍手郎清平知何天不延公壽坐使良材一旦傾

光歿後當然是呂公著繼任欲知後事如何且至下回續表

本回敘高后垂簾及溫公入相纔一改制即見朝政清明人民稱頌可知前時王呂蔡章等之所為實是拂民之性強行己意百姓苦倒懸久矣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所以一經着手不啻來蘇宜乎海內歸心謳歌不已也但司馬光為一代正人猶失之於蔡京小人獻諛曲盡其巧厥後力詆司馬光者即京為之首且熙豐邪黨未聞誅殛以致死灰復燃人謂高后與溫公嫉惡太嚴吾謂其猶失之寬后與公已年老矣為善後計寧尚可姑息為乎讀此回猶令人不能無慨云

第四十四回　分三黨廷臣構釁　備六禮冊后正儀

卻說司馬光病歿以後呂公著獨秉政權一切黜陟仍如光意進呂大防為中書侍郎

劉摯爲尚書右丞。蘇軾爲翰林學士。軾奉召入都。僅閱十月。三遷清要。尋兼侍讀。每入值經筵。必反覆講解。期沃君心。一夕值宿禁中。由中旨召見便殿。太皇太后問軾道。卿前年爲何官。軾對道。常州團練副使。太皇太后復道。今爲何官。軾對道。待罪翰林學士。太皇太后道。爲何驟升此缺。軾對道。遭遇太皇太后及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道。並不爲此。軾又道。莫非由大臣論薦麼。太皇太后又復搖首。軾驚愕道。臣雖無狀。不敢由他途希進。太皇太后道。這乃是先帝遺意。先帝每讀卿文章。必稱作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哩。軾聽了此言。不禁感激涕零。哭至失聲。（士伸知己應得一哭）太皇太后亦爲泣下。哲宗見他對哭。也忍不住嗚咽起來。（十餘歲童子當作此狀）還有左右內侍。都不禁下淚。大家統是哭着。反覺得大廷岑寂。良夜淒清。太皇太后見了此狀。似覺不雅。即停淚語軾道。這不是臨朝時候。君臣不拘禮節。卿且在旁坐下。我當詢問一切。言畢。即命內侍移過錦墩。令軾旁坐。軾謝恩坐下。太皇太后問語片時。無非是國家政要。軾隨問隨答。頗合懿意。特賜茶給飲。軾謝飲畢。太皇太后復顧內侍道。可撤御前金蓮燭。送學士歸院。一面說。一面偕哲宗入內。軾向虛座前申謝。拜跪畢。儀當由兩內侍捧燭導送。由殿至院。眞個是曠代恩榮。一時無兩。（確是難得）軾感知遇恩。嘗借言語文章。規諷時政。衛尉丞畢仲游貽書誡軾道。君官非諫官。職非御史。乃好論人長短。危身觸諱。恐抱石救溺。非徒無益。且反致損

呪軾不能從時程頤侍講經筵毅然自重嘗謂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因此入殿進講色端貌莊軾說他不近人情屢加抗侮當司馬光病歿時適百官有慶賀禮事畢欲往弔獨程頤不可且引魯論為解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謂哭乃不歌未嘗云歌即不哭軾在旁冷笑道這大約是枉死市的叔孫通新作是禮呪諧語解頤但未免傷忠厚頤聞言很是介意是不及乃兄處軾發策試館職問題有云今朝廷欲師仁宗之忠厚懼百官有司不舉其職而或至於偷欲法仁宗之勵精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而流入於刻右司諫賈易右正言朱光庭係程頤門人遂借題生釁劾軾謗訕先帝軾因乞外調侍御史呂陶上言臺諫當秉至公不應假借事權圖報私隙左司諫王覿亦奏言軾所擬題不過略失輕重關係尚小若必吹毛求疵釀成門戶恐黨派一分朝無寧日這乃是國家大患不可不防范純仁復言軾無罪太皇太后乃臨朝宣諭道詳覽蘇軾文意是指今日的百官有司監司守令並非譏諷祖宗不得為罪於是軾任事如故會哲宗病瘡疹不能視朝頤入問呂公著道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主子有疾宰輔難道不知麼越日公著入朝即問帝疾太皇太后答言無妨為此一事廷臣遂嫉頤多言御史中丞胡宗愈給事中顧臨連章劾頤不應令直經筵諫議大夫孔文仲且劾頤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徧謁貴臣句通臺諫睚眦報怨沽直營私應放還

田里以示典刑（詆誣太甚孔商中朔出此人）乃罷頤出管句西京國子監自是朝右各分黨幟互尋釁隙程頤以下有賈易朱光庭等號為洛黨蘇軾以下有呂陶等號為蜀黨還有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等與洛蜀黨又不相同別號朔黨交結尤衆三黨均非姦邪只因意氣不孚遂成嫌怨那知熙豐舊臣非竄即貶除著名諸姦人外連出入王呂間的張璪李清臣亦均遠黜若輩恨入骨髓陰伺間隙這三黨尚自相傾軋自相擠排這豈非螳螂捕蟬不顧身後麼（插入數語隱伏下文）文彥博屢乞致仕詔命他十日一赴都堂會議重事呂公著亦因老乞休乃拜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擢呂大防范純仁為左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孫固劉摯為門下中書侍郎王存胡宗愈為尚書左右丞趙瞻簽書樞密院事大防朴直無黨范純仁務從寬大亦不願立黨二人協力佐治仍號清明右司諫賈易因程頤外謫心甚不平復劾呂陶黨軾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皇太后欲懲易妄言還是呂公著替他緩頰只出知懷州胡宗愈嘗進君子無黨論右司諫王覿偏上言宗愈不應執政（前說不應有黨此時復因宗愈進無黨論上言劾論自相矛盾殊不可解）太皇太后又勃然怒起文彥博呂公著亦言王覿不合范純仁獨辯論道朝臣本無黨不過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可當同罔上從前先臣仲淹與韓琦富弼同執政柄各舉所知當時蜚語指為朋黨因三人相繼外調遂有一網打盡的傳言（本王拱辰語）此事未遠幸陛下鑒察

隨復錄歐陽修朋黨論呈將進去太皇太后意未盡解竟出覿知潤州門下侍郎韓維亦被人讒訴出知鄧州太皇太后初欲召用范鎮遣使往徵鎮年已八十不欲再起從孫祖禹亦從旁勸止乃固辭不拜詔授銀紫光祿大夫封蜀郡公元祐三年病歿家中鎮字景仁成都人與司馬光齊名卒年八十一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諡忠文越年二月司空呂公著復歿太皇太后召見輔臣流涕與語道國家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為之奈何言畢即挈帝往奠贈太師封申國公予諡正獻公著字晦叔係故相呂夷簡子自少嗜學至忘寢食平居無疾言遽色暑不揮扇寒不親火父夷簡早目為公輔至是果如父言范祖禹曾娶公著女所以公著在朝始終引嫌嘗從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至富弼致仕居洛杜門謝客獨祖禹往謁無不接見神宗季年弼疾篤曾囑祖禹代呈遺表極論王安石誤國及新法弊害旁人多勸阻祖禹不應進呈祖禹獨不肯負約竟自呈入廷議卻不與為難贈弼太尉諡文忠（富弼亦一代偉人前文未曾敘及故特於此處補出）哲宗即位擢為右正言避嫌辭職尋遷起居郎又召試中書舍人皆不拜及公著已歿始任右諫議大夫累陳政要多中時弊旋加禮部侍郎聞禁中覓用乳媪即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諫阻大旨以帝甫成童不宜近色理應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上躬言甚切至太皇太后召諭道這是外間的謠傳不足為信祖禹對道

外議雖虛亦應預防天下事未及先言似屬過慮至事已及身言亦無益陛下寧可先事納諫勿使臣等有無及的追悔呢（恰是至言）太皇太后很是嘉納既而知漢陽軍吳處厚上陳蔡確游車蓋亭詩意在訕上臺諫等遂相率論確乞正明刑有旨令確自行具析劉安世等言確罪甚明何待具析乃貶確為光祿卿分司南京諫官尚以為罪重罰輕嘖有煩言范祖禹亦上言確有重罪應從嚴議於是文彥博呂大防等擬竄確嶺嶠獨范純仁語大防道此路自乾興以來荊棘叢生近七十年倘自我輩創行此例恐四方震悚轉致未安大防乃不再言越六日又下詔再貶確為英州別駕安置新州純仁復入白太皇太后道聖朝宜從寬厚不應吹求文字竄誅大臣譬如猛藥治病足損真元還求詳察（蔡確罪大誅之不得為過純仁亦未免太柔）太皇太后不從會知潞州梁燾奉召為諫議大夫道出河陽與邢恕相晤恕言確有策立功托燾入朝時聲明燾允諾及入京即據邢恕言入奏太皇太后出諭大臣道皇帝是先帝長子分所應立確有甚麼策立功似此欺君罔上他日若再得入朝恐皇帝年少將為所欺必受大害我不忍明言特借訕上為名把他竄逐藉杜後患這事關係國計雖姦邪怨謗我也不暇顧了司諫吳安詩與劉安世等遂疏劾純仁黨確呂大防亦言蔡確黨盛不可不治純仁因力求罷政出知潁州尚書左丞王存本確所舉亦出知蔡州胡宗愈已早為諫官所劾罷尚書右丞乃擢劉摯

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頌為尚書左丞。蘇轍為尚書右丞。會趙瞻孫固先後並逝。即進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復召鄧潤甫為翰林學士承旨。潤甫曾阿附王呂。出知亳州。至是被召。梁燾劉安世朱光庭等。連疏彈劾。俱不見報。燾等乃力請外補。竟出燾知鄭州。光庭知亳州。安世提舉崇福宮。文彥博因老疾致仕。右司諫楊康國奏劾蘇轍兄弟文學不正。賈易復入為侍御史。與御史中丞趙君錫。先後論軾。軾出知潁州。尋改揚州。易與君錫一併外用。劉摯峭直。與呂大防議論朝政。輒致齟齬。殿中侍御史楊畏。方附大防。遂劾摯結黨營私。聯絡王巖叟梁燾劉安世朱光庭等為死友。覬覦後福。且與章惇諸子往來交通匪人。太皇太后即面諭劉摯。摯惶恐退朝。上章自辯。梁燾王巖叟果上疏論救。太皇太后愈覺動疑。出摯知鄆州。王巖叟亦出知鄭州。嗣復召程頤入直祕閣。兼判西京國子監。為蘇轍所沮。頤亦辭不就職。這便是三黨交攻。更迭消長的情形呢。（一語結束可見上文併敘寓有深意）元祐七年。哲宗年已十七了。太皇太后留意立后。曾歷采世家女子百餘人。入宮備選。就中有眉州防禦使兼馬軍都虞侯孟元孫女。操行端淑。秉質幽嫻。太皇太后及向太后兩人。教以女儀。格外勤慎。因此益得兩后懽心。時年十六。與哲宗年齡相當。即由太皇太后宣諭宰臣。略言孟氏子能執婦道。應正位中宮。惟近代禮儀。多從簡略。應命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等。妥議冊后六

禮以聞。這諭下來。那廷臣自有一番忙碌。彼斟古。此酌今。議論了好幾日。方草定一篇儀制。呈入政事堂。呂大防等又詳細裁訂。略行損益。再進慈覽。太皇太后傳旨許可。當由司天監擇定吉日。准備大婚。先期數日。命尚書左僕射呂大防充奉迎使。尚書左丞蘇頌充發策使。尚書右丞蘇轍充告期使。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充納成使。吏部尚書王存（時王存復調入內用）充納吉使。翰林學士梁燾充納采問名使。六禮分司。各有專職。正使以外。且省副使。當以舊尚書省為皇后行第。先納采問名。然後納吉納成告期。五月戊戌日。哲宗戴通天冠。服絳紗袍。臨軒發冊。行奉迎禮。百官相率入朝。呂大防等首先趨入東西鵠立。典儀官奉上冊寶。置御座前。大防率百官再拜。乃由宣詔官傳諭道。今日冊孟氏為皇后。命公等持節展禮。大防等又復拜命。典儀官捧過冊寶。交與大防。大防接奉冊寶。復率百官再拜。宣詔官又傳太皇太后制命道。奉太皇太后制命。公等持節奉迎皇后。大防等拜辭出殿。即至皇后行第。當有儐介接待。導見后父。大防入內宣制道。

禮之大體。欽順重正。其期維吉。典圖是若。今遣尚書右僕射呂大防等以禮奉迎。欽哉維命。

后父跪讀畢。敬謹答道。

使者重宣中制。今日吉辰備禮。以迎螻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悸。欽率舊章。肅奉

上海會文堂印行

答罷即再拜受制於是保姆引皇后登堂大防等向后再拜奉上冊寶后降立堂下再拜受冊當由內侍接過冊寶轉呈與后大防等退出后升堂后父升自東階西向道戒之戒之夙夜無違命語已即退后母進自西階東向施衿結帨并囑后道勉之戒之夙夜無違命后乃出堂登輿及出大門大防等導輿至宣德門百官宗室列班拜迎待后入門鐘鼓和鳴再入端禮門穿過文德殿進內東門至福寧殿后降輿入次小憩哲宗仍冠服御殿尚宮引后出次詣殿階東西向立尚儀跪請皇帝降座禮迎哲宗遂起身至殿庭中揖后入殿導升西階徐步入室各就榻前並立尚食跪陳飲具帝后乃就座一飲再飲用爵三飲用卺合卺禮成尚宮請帝御常服尚寢請后釋禮服然後入幄侍從依次畢退是夜龍鳳聯歡鴛鴦叶夢毋庸細述（歷敘禮節見得哲宗冊后格外鄭重為下文被廢反筆）次日朝見太皇太后皇太后並參皇太妃一如舊儀越三日詣景靈宮行廟見禮歸後再謁太皇太后太皇太后語哲宗道得賢內助所關不小汝宜刑于啟化媲美古人方不負我厚望了及帝后俱退太皇太后歎息道此人賢淑可無他虞但恐福薄他日國家有事不免由他受禍哩（既知孟后福薄何必定要冊立此等處殊難索解）大婚禮成宮廷慶賀兼旬纔得竣事惟孟后容不勝德姿色不過中人哲宗少年好色未免心懷不足可巧御侍中有一劉氏女生得

輕穠合度，修短適宜，面灩灩若芙蓉，腰纖纖如楊柳，夷嬙比豔，環燕輸姿，哲宗得此尤物，怎肯放過，便教他列入嬪御，進封婕妤，這一番有分教：

貫魚已奪宮人寵，飛燕輕貽禍水來。

看官欲知後事，且待下回分解。

朋黨林立，為國家之大患，不意於元祐間見之。元祐之初，高后垂簾，羣賢並進，此正上下泰交，拔茅彙征之象。且熙豐時各遭擯斥，同病相憐，一朝遇主，攜手入朝，樂何如之！奈何程蘇交鬨，洛蜀成嫌，二黨傾軋之不足，而復有所謂朔黨者，與之鼎足而三耶？然則元祐諸君子，殆不能辭其過矣。若夫冊后一事，已成常制，本書於前文各后，俱不過數語而止，獨於孟后之立，紀載從詳，蓋自有宋以來，惟哲宗冊立孟后，儀文特備。高后恐哲宗年少，易昵私愛，故特隆之以六禮，重之以宰執大臣，且親囑之曰：得賢內助，所關非細。是其為哲宗計者，至周且摯，初不意後之竟背前訓也。宋史中曾大書曰：始備六禮，立皇后孟氏，正為後文廢后反照，故本書亦不敢從略，所以存史意也。

第四十五回　囑後事賢后升遐　紹先朝姦臣煽禍

卻說范純仁外調後，尚書右僕射一缺，尚屬虛位，太皇太后特擢蘇頌為尚書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蘇轍為門下侍郎。范百祿（即范鎮子）為中書侍郎。梁燾鄭雍為尚書左右丞。韓忠彥（即韓琦子）知樞密院事。劉奉世簽書樞密院事。嗣又因遼使入賀。問及蘇軾。乃復召軾為兵部尚書。兼官侍讀。原來軾為翰林學士時。每遇遼使往來。應派為招待員。時遼亦趨重詩文。使臣多文學選。每與軾談笑唱和。軾無不立應。驚服遼人。會遼有五字屬對。未得對句。遂商諸副介。請軾照對。看官道是什麽難題。乃是三光日月星五字。軾即應聲道。四詩風雅頌。這是天然對偶。你不必說是我對。但說你自己想着便了。副介如言答遼使。遼使方在歎愕。軾又出見遼使道。四德元亨利。難道不對麽。遼使欲起座與辯。軾便道。你道我忘記一字麽。你不必多疑。兩朝為兄弟國。君是外臣。仁廟諱亦應知曉（仁宗名禎。這是蘇學士詼諧語。不可作正語看）遼使聞言。亦為心折。旋復令醫官對云。六脈寸關尺。遼使愈覺敬服。隨語軾道。學士前對。究欠一字。須另搆一語。適雷雨交作。風亦大起。軾即答道。一陣風雷雨。即景屬對。可好麽。遼使道。敢不拜服。遂歡宴而散。至哲宗大婚。遼使不見蘇軾。反覺怏怏。太皇太后乃召軾內用。尋又遷禮部兼端明侍讀二學士。御史董敦逸黃慶基。又劾軾曾草呂惠卿謫詞。隱斥先帝。軾弟轍相為表裏。紊亂朝政。（想又是洛黨中人）呂大防替軾辨駁。且言近時臺官。好用蜚語中傷士類。非朝廷之福。轍亦為兄訟冤。太皇太后語大防道。先帝亦追悔往事。甚至泣下。大防道。先帝一時過舉。並非本意。太皇太后

道。嗣主應亦深知。乃罷董黃二人為湖北福建路轉運判官。未幾軾亦罷知定州。蘇頌保薦賈易。謂易係直臣。不宜外遷。與大防廷爭。侍御史楊畏來之邵即劾頌庇易。頌上書辭職。因罷為觀文殿大學士。范百祿與頌友善。亦為楊畏所劾。出知河南府。梁燾亦因議政未合。遂稱疾乞休。乃再召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楊畏來之邵復上諭純仁不可再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疏入不報。呂大防欲引畏為諫議大夫。純仁謂畏非正人。怎可重用。大防微笑道。莫非恨他劾奏相公麼。純仁尚莫明其妙。蘇轍在旁。即讀畏彈文。純仁道。這事我尚未聞。但公不負畏。恐畏且負公。（隱伏下文）大防不信。竟遷畏禮部侍郎。（畏劾范純仁且請用章呂等人其隱情已可窺見何大防尚未悟耶）元祐八年八月。太皇太后寢疾。不能聽政。呂大防范純仁入宮問視。太皇太后與語道。我病將不起了。呂范齊聲道。憑壽無疆。料不致有意外情事。太皇太后道。我今年已六十二歲。死亦不失為正命。所慮官家（宮中稱皇帝為官家）年少。容易受迷。還望卿等用心保護。呂范又同聲道。臣等敢不遵命。太皇太后顧純仁道。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至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效法先人。毋忝所生。純仁亦涕泣受命。（高后豈亦慮哲宗之難恃耶）太皇太后復道。我受神宗顧托。聽政九年。卿等試言九年間。曾加恩高氏否。我為公忘私。遺有一男一女。我病且死。尚不得相見哩。（時嘉王顥已薨高后子只留一顥從封徐王故尚未相見）言訖淚下。喘息了好一

歇。復囑呂范二人道。他日官家不信卿言。卿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說至此。顧左右道。令日正值秋社。可給二相社飯。呂范二人。不敢卻賜。待左右將社飯備齊。暫辭出外。至別室草草食訖。復入寢門內拜謝。太皇太后嗚咽道。明年社飯時。恐二卿要記念老身哩。太后既預知哲宗心性當力戒哲宗奈何對呂范二人徒作頹唐語亦令人難解呂范勸慰數語。隨即告退。越數日。太皇太后竟崩。后聽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遼主嘗戒羣臣道。南朝盡行仁宗舊政。老成正士。多半起用。國勢又將昌盛哩。汝等幸勿生事。因此元祐九年。毫無邊釁。夏主來歸永樂所俘。乞還侵地。太皇太后有志安民。詔還米脂葭蘆浮屠安疆四砦。夏人遂謹修職貢。不復生貳。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兩宮同御殿。太皇太后不許。又請受冊寶於文德殿。太皇太后道。母后當陽。非國家之美事。況文德殿係天子正衙。豈母后所當御。但就崇政殿行禮便了。太皇太后姪元繪元紀。終元祐世。只遷一秩。還是哲宗再三申請。方得特許。中外稱為女中堯舜。禮臣恭上尊謚。乃是宣仁聖烈四字。哲宗乃親政。甫經著手。即召內侍劉瑗等十人。入內給事。翰林學士范祖禹入諫道。陛下親政未聞訪一賢臣。乃先召內侍。天下將謂陛下私暱近臣。不可不防。哲宗默然。好似不見不聞一般。侍講豐稷。亦以為言。反將他出知潁州。出手便弄錯范祖禹忍無可忍。復接連上疏。由小子畧述如下。

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勳舊之臣屏弃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廣。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為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誤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

這疏大意。是防哲宗召用熙豐諸臣。還有一疏。仍係諫阻近倖。略云。

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同一軌轍。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決章奏。宦官遂盛。李林甫楊國忠皆自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開元。熙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總兵權。勢震灼。中正兼幹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永樂再臨用

臣興土木之兵無時休息罔市井之微利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內臣十人而憲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臣所以敢極言之幸陛下垂察焉

兩疏呈入哲宗仍然不省范純仁韓忠彥等亦面請效法仁宗均不見納呂大防受命為山陵使甫出國門楊畏即首叛大防上言神宗更立舊制垂示萬世乞賜講求藉成繼述美名哲宗便召畏入對并問先朝舊臣孰可召用畏舉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李清臣等各加褒美且言神宗建立新政與王安石創行新法實是明良交濟足致富強今安石已歿只有章惇才學與安石相似請即召為宰輔哲宗卻很是信從當下傳出中旨復章惇呂惠卿官尋用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為尚書左丞至宣仁太后葬畢呂大防回都闕侍御史來之邵已有彈章即上書辭職哲宗立即准奏（按去首輔好算辣手）於是彼言繼志此言述事哄得這位哲宗皇帝居然想對父盡孝一心一意的紹述神宗元祐九年三月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擬題題云

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貴聖人亦何有必焉

原來元祐變政，曾禁用王氏經義字說，科試仍用詩賦。（補上文所不及）所以李清臣發策，看作甚重。第一條便駁斥詞賦，第二條陰主青苗法，第三條指免役，第四條論治河，第五條斥還夏四砦事，第六條譏鹽鐵弛禁事。門下侍郎蘇轍，抗言上奏道：

伏見策題歷詆行事，有詔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易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救於後，前後相繼，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之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眞宗天書，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之梓宮，以泯其迹。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濮議，朝廷洶洶者數年，先帝寢之，遂以安靜。夫以漢昭帝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辭，則大事去矣。

哲宗接閱奏章，竟勃然大怒道：「轍敢比先帝為漢武麼？」（我謂神宗尚不及漢武）言下卻欲逐轍。轍下殿待罪，眾莫敢救。范純仁從容進言道：「武帝雄才大略，史家並無貶詞，轍引比先帝，不得為謗。陛下甫經親政，待遇大臣，也不當似奴僕一般，任情訶斥。」正說著，有一人趨

次入奏道。先帝法度。都被司馬光蘇轍等壞盡。純仁視之。乃是新任尚書左丞鄧潤甫。遂抗聲道。這語是說錯了。法本無弊。有弊必改。哲宗道。秦皇漢武。古所並譏。純仁便接奏道。轍所論是指時事言。非指人品言。哲宗顏色少霽。乃不復發語。當即退朝。轍前時曾附呂大防。與純仁議多不合。至是方謝純仁道。公乃佛地位中人。轍使公包涵久了。純仁道。公事公言。我知有公。不知有私。名副其實是乃謂之純仁 轍又申謝而退。越日竟下詔降轍官職。出知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評閱甲乙。上第多主張元祐。嗣經楊畏覆勘。悉移置下第。把贊成熙豐的策議。拔置上列。第一名乃是畢漸。竟比王呂為孔顏。彷彿王呂二人的孝子順孫。自是紹述兩字。喧傳中外。曾布竟用為翰林學士。張商英進用為右正言。未幾即任章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章惇既相。儉人當道。還管什麼時局。什麼名譽。貶蘇軾知英州。尋復安置惠州。罷翰林學士范祖禹。出知陝州。范純仁當然不安。連章求去。也出知潁昌府。召蔡京為戶部尚書。安石婿蔡卞為國史修撰。林希為中書舍人。黃履為御史中丞。先是元豐末年。履曾官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惇與確有所嫌。即遣恕語履。履盡情排擊。不遺餘力。時人目為四凶。因被劉安世劾奏降級外調。惇再得志。立即引用。那時報復私怨。日夕羅織。元祐諸君子。都要被他陷入阱中了。去惡務盡元祐諸賢不知此義遂致受殃 當下由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下詔改元。表示意嚮。哲宗准

奏。即於元祐九年四月。改稱紹聖元年。半年都不及待何性急乃爾遂復免役法。免行錢。保甲法。罷十科舉士法。令進士專習經義。除王氏字說禁令。黃履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等。乘勢修怨。迭毀司馬光呂公著妄改成制。畔道悖理。章惇蔡卞且請劚光公著墓冢。適知大名府許將。內用為尚書左丞。哲宗問及劚墓事。許將對道。劚墓非盛德事。請陛下三思。哲宗乃止。惟追奪司馬光呂公著贈謚。仆所立碑。貶呂大防為秘書監。劉摯為光祿卿。蘇轍為少府監。並分司南京。章惇復鉤致文彥博等罪狀。得三十人。列籍以上。請盡竄嶺表。李清臣獨進言道。變更先帝法度。雖不能無罪。但諸人多累朝元老。若從惇言。恐大駭物聽。應請從寬為是。哲宗點首。看官閱過前文。應知李清臣是主張紹述。雖視元祐諸臣為何反請哲宗從寬呢。原來清臣本思為相。至章惇起用。相位被他奪去。於心不甘。所以與惇立異。有此奏請。哲宗乃頒詔道。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餘悉不問。特此布告天下。會章惇復薦用呂惠卿。詔命知大名府。惇未以為然。監察御史常安民上言。北都重鎮。惠卿且未足勝任。試思惠卿由王安石薦引。後竟背了安石。待友如此。事君可知。今已頒詔命。他必過闕請對。入見陛下。臣料他將泣述先帝感動陛下。希望留京了。哲宗也似信非信。及惠卿到京。果然請對。果然述先朝事。作涕泣狀。哲宗正色不答。惠卿只好辭退。出都赴任。惇聞此事。隱恨安民。可巧安民復劾論蔡京

張商英接連數奏，末疏竟斥章惇專國植黨，乞收回主柄，抑制權姦。惇挾嫌愈甚，潛遣親信進語道：「君本以文學聞名，奈何好談人短，甘心結怨？能稍自安靜，當以高位相報。」安民正色訶斥道：「爾乃為當道做說客麼？煩爾傳語，安民只知忠君，不知媚相。」（傲骨稜稜。）看官試想，章惇不立排安民，尚是留些餘地，有意籠絡，偏安民一味强硬，教章惇如何相容？遂嗾使御史董敦逸，彈斥安民，說他與蘇軾兄弟，素作黨援，安民竟被謫滁州，令監酒稅。門下侍郎安燾，上書救解，毫不見效，反為惇所譏間，出知鄭州。蔡卞重修神宗實錄，力翻前案，前史官范祖禹，及趙彥若、黃庭堅等，並坐詆誣，降官安置永、澧、黔州。并因呂大防嘗監修神宗實錄，亦應連坐，徙至安州居住。范純仁請釋還大防，大忤章惇，竟貶純仁知隨州。惇且記念蔡確，惜他已死，囑確子渭叩閽訴寃，即追復確官，并贈太師，予謚忠懷。一面與蔡京定計，勾通奄寺，密結劉婕妤為內援，把滅天害理的事情，逐漸排佈出來。小子有詩歎道：

> 宵小無非誤國媒，胡為視作濟時才？
> 堪嗟九載宣仁力，都被姦邪一旦摧。

究竟章惇等作何舉動，容至下回表明。

宋代賢后，莫如宣仁，元祐年間，號稱極治，皆宣仁之力也。但吾觀宣仁彌留時，乃對呂、范二大臣，丁寧嗚咽，勸以宜早引退，并謂明年社飯，應思念老身，意者其豫

料哲宗之不明必有蔑棄老成更張新政之舉耶且哲宗甫經親政奸黨即陸續進用是必其少年心性已多闇昧宣仁當日有難言之隱不過垂簾聽政大權在握尚足為無形之防閑至老病彌留不忍明言又不忍不言丁寧嗚咽之時蓋其心已不堪酸楚矣宣仁固仁而哲宗不哲呂范退章蔡進宋室興衰之關鍵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第四十六回　寵妾廢妻皇綱倒置　崇邪黜正黨獄迭興

卻說劉婕妤專寵內庭權逾孟后章惇蔡京即鑽營宮掖恃婕妤為護符且追溯范祖禹諫乳媼事（應四十四回）指為暗斥婕妤坐誣謗罪並牽及劉安世哲宗耽戀美人但教得婕妤歡心無不可行遂謫祖禹為昭州別駕安置賀州安世為新州別駕安置英州劉婕妤陰圖奪嫡外結章惇蔡京內囑郝隨劉友端表裏為奸漸搆成一場冤獄鬧出廢后的重案來（姦人得勢無所不至）婕妤恃寵成驕嘗輕視孟后不循禮法孟后性本和淑從未與他爭論短長惟中宮內侍冷眼旁窺見婕妤驕倨無禮往往代抱不平會后率妃嬪等朝景靈宮禮畢后就坐嬪御皆立侍獨婕妤輕移蓮步退往簾下孟后雖也覺着恰未曾開口（申說二語見后並非妒婦）偏侍女陳迎兒口齒伶俐竟振吭道簾下何人為什麼亭亭自立婕妤聽着非但不肯過來反豎起柳眉怒視迎兒忽又扭轉嬌軀背后立着（形態如繪）迎兒

再欲發言由孟后以目示禁方不敢多口至孟后返宮婕妤與妃嬪等隨後同歸杳臉上還帶着三分怒意既而冬至節届后妃等例謁太后至隆祐宮太后尚未御殿大衆在殿右侍着暫行就坐向例惟皇后坐椅朱漆金飾嬪御不得相同此次當然循例偏劉婕妤立着一旁不願坐下內侍郝隨窺知婕妤微意竟替他易座也是髹朱飾金與后座相等婕妤方纔就坐忽有一人傳呼道皇太后出來孟后與妃嬪等相率起立劉婕妤亦只好起身那知佇立片時並不見太后臨殿后妃等均是蓮足不能久立復陸續坐下劉婕妤亦坐將下去不意坐了個空一時收縮不住竟仰着天跌了一交（却是好看）侍從連忙往扶已是玉山頹倒雲鬢蓬鬆（恐玉容亦變成杏臉）妃嬪等相顧竊笑連孟后也是解頤看官試想此時的劉婕妤驚忿交集如何忍耐得住可奈太后宮中不便發作只好皺住銀牙強行忍耐但眼中的珠淚已不知不覺的迸將下來他心中暗忖道這明明中宮使了暗囑侍從設法詐稱太后出殿誘我起立潛將寶椅撤去致令仆地此恥如何得雪我總要計除此人纔出胸中惡氣（后閫中人原太促狹但也咎由自取如何不自反省）當下命女侍替整衣飾代刷鬢髮草草就緒那向太后已是出殿御座受朝孟后帶着嬪妃行過了禮太后也沒甚問答隨即退入后妃等依次回宮劉婕妤踉蹌歸來餘恨未息郝隨從旁勸慰道娘娘不必過悲能早為官家生子不怕此座不歸娘娘婕妤恨恨道有我無他有

他無我總要與他賭個上下說着時巧值哲宗進來也不去接駕直至哲宗近身方慢慢的立將起來哲宗子細一瞧見他淚暈熒熒玉容寂寂不由的驚訝逾常便問道今日為長至令節朝見太后敢是太后有甚麽斥責婕妤嗚咽道太后有訓理所當從怎敢生嗔哲宗道此外還有何人惹卿婕妤陡然跪下帶哭帶語道妾（句）妾被人家欺負死了哲宗道有朕在此何人敢來欺負卿且起來好好與朕說明婕妤只是哭着索性不答一言（這是妾婦慣技）郝隨即在旁跪奏陳述大略郝一口斷定皇后陰謀（主僕自然同心）哲宗道皇后循謹當不至有這種情事（也有一隙之明）婕妤即接口道都是妾的不是望陛下撵妾出宮說到宮字竟枕着哲宗足膝一味嬌啼古人說得好兒女情長英雄氣短自古以來無論什麽男兒好漢鋼鐵心腸一經嬌妻美妾朝訴暮啼無不被他鎔化況哲宗生平寵愛莫如劉婕妤看他愁眉淚眼彷彿一枝帶雨梨花那有不憐惜的道理於是軟語溫存好言勸解纔得婕妤罷哭起侍一旁哲宗復令內侍取酒肴與婕妤對飲消愁待到酒酣耳熱已是夜色沉沉接連吃過晚膳便就此留寢是夕除艷語濃情外參入讒言無非是浸潤之譖膚受之愬罷了會后女福慶公主偶得奇病醫治無效后有姊頗知醫理嘗療后疾以故出入禁中無復避忌公主亦令他診治終無起色他窮極無法別覓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公主后驚語道姊不知宮中禁嚴與外間不同麽倘被姦人

謠諑為禍不輕遂令左右藏着候哲宗入宮具言原委哲宗道這也是人生常情他無非求速療治因有此想后即向左右取出原符當面焚燬總道是心迹已明沒甚後患誰料宮中已造謠構蜚嘖有煩言（想就是郝隨等人揑造出來）未幾有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及女尼法端供奉官王堅為后禱祠郝隨等方捕風捉影專伺后隙一聞此信即密奏哲宗只說是中宮厭魅防有內變哲宗也不察真偽即命內押班梁從政與皇城司蘇珪捕逮宦官宮妾三十人澈底究治梁蘇兩人內受郝隨囑托外由章惇指使竟濫用非刑把被逮一干人犯盡情搒掠甚至斷肢折體孟后待下本寬宦妾等多半感德那肯無端妄扳偏梁從政等脅使誣供定要他歸獄孟后有幾個義憤填胸未免反唇相譏罵個爽快梁蘇大怒竟令割舌結果是未得供詞全由梁蘇兩人憑空架造捏成冤獄入奏哲宗有詔令侍御史董敦逸覆錄罪因敦逸奉旨提鞫但見罪人登庭都是氣息奄奄莫能發聲此時觸目生悲倒也秉筆難下（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敦逸雖是姦究究竟也有天良）郝隨防他翻案即往見敦逸虛詞恫嚇敦逸畏禍及身不得已按着原讞覆奏上去（一念營私便入阿鼻地獄）哲宗竟下詔廢后令出居瑤華宮號華陽教主玉清靜妙仙師法名冲真是時為紹聖三年孟冬天忽轉暑陰翳四塞雷雹交下董敦逸自覺情虛復上書諫阻略云

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為之陰翳是天不欲廢后也人為之流

涕。是人不欲廢后也。臣當奉詔錄因。倉猝覆奏。恐未免致誤。將得罪天下後世。還願陛下暫收成命。更命良吏覆核真僞。然後定讞。如有寃情。寧譴臣以明枉。毋汚后而貽譏。謹待罪上聞。

哲宗覽畢。自語道。敦逸反覆無常。朕實不解。次日臨朝。諭輔臣道。敦逸無狀。不可更在言路。曾布已聞悉情由。便奏對道。陛下本因宮禁重案。由近習推治。恐難憑信。特命敦逸錄問。今乃貶錄問官。如何取信中外。（此奏非庇護敦逸乃是主張成案）哲宗乃止。敦逸亦自悔道。章惇壞我名節。（照此說看來是廢后之舉章惇必有密奏）嗣是中宮虛位。一時不聞繼立。劉婕妤推倒孟后。眼巴巴的望着册使。偏待久無音。只博得一階晉封賢妃。賊臣章惇。一不做。二不休。既構成孟后寃獄。還想追廢宣仁。因急切無從下手。乃再從元祐諸臣身上。層加罪案。謀達最後的問題。二省長官。統是章惇黨羽。惇便教他追劾司馬光等。說是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雖或告老。或已死。亦應量加懲罰。為後來戒。那時昏頭磕腦的哲宗皇帝。竟批准奏牘。追貶司馬光為清遠軍節度使。呂公著為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叟為雷州別駕。奪趙瞻傅堯俞贈謚。追還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恩詔。尋又追貶光為朱厓軍司戶。公著為昌化軍司戶。各邪黨興高采烈。越覺猖狂。適知渭州呂大忠係大防兄。自涇原入朝。哲宗與語道。卿弟大防素性朴直。為人所賣。執政欲謫徙嶺南。朕獨令

處安陸。卿可為朕寄聲問好。二三年後當再相見。大忠叩謝而退。章惇正在閤中。聞大忠退朝。即出與相見。并問有無要論。大忠心直口快。竟將哲宗所囑。一一告知章惇佯作驚喜道。我正待令弟入京。好與他共議國是。難得上意從同。我可得一好幫手了。至大忠去後。即密唆侍御史來之邵。及三省長官奏稱司馬光叛道逆理。典刑未及。為鬼所誅。獨呂大防劉摯等罪與光同。尚存人世。朝廷雖嘗懲責。尚屬罰不稱愆。生死異置恐無以示後世。乃復貶大防為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劉摯為鼎州團練副使。安置新州。蘇轍為化州別駕。安置雷州。梁燾為雷州別駕。安置化州。范純仁為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永州。劉奉世為光祿少卿。安置郴州。韓維落職致仕。再貶均州安置。王覿謫通州。韓川謫隨州。孫升謫峽州。呂陶謫衡州。范純禮謫蔡州。趙君錫謫亳州。馬默謫單州。顧臨謫饒州。范純粹謫均州。孔武仲謫池州。王欽臣謫信州。呂希哲謫和州。呂希純謫金州。呂希績謫光州。姚緬謫衢州。胡安詩謫達州。秦觀謫橫州。王汾落職致仕。孔平仲落職知衡州。張耒晁補之賈易並貶為監當官。朱光庭孫覺趙高李之純李周均追奪官秩。嗣復追貶孔文仲李周為別駕。這道詔命。係是中書舍人葉濤王稿文極醜詆中外切齒。那章惇蔡京等。纔把元祐諸臣一網打盡。無論洛黨蜀黨朔黨。驅竄得一個不留。大宋朝上。只剩得一班魑魅魍魎了。君子尚能容小人。小人斷不能容君子。於此可見。先是左司諫張商

英。曾有一篇激怒君相的奏牘。內言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州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為這數語。遂令哲宗決黜舊臣。章惇等晉復舊怨。遂興起這番大獄。韓維子上書陳訴。略言父維執政時。嘗與司馬光未合。懇請恩赦。得旨免行。純仁子亦欲援例。擬追述前時役法。父言與光議不同。可舉此乞免。純仁搖首道。我緣君實薦引。得致宰相。從前同朝論事。宗旨不合。乃是為公不為私。今復再行提及。且變做為私不為公。與其有愧而生。寧可無愧而死。隨命整裝就道。怡然啟行。僚友或說他好名。純仁道。我年將七十。兩目失明。難道甘心遠竄麼。不過愛君本心。有懷未盡。若欲避好名的微嫌。反恐背叛朝廷。轉增罪戾呢。（忠臣信友可謂完人）諸子因純仁年老。多願隨侍。途次冒犯風霜。輒怨詈章惇。純仁必喝令住口。一日舟行江中。遇風被覆。幸灘水尚淺。不致溺死。純仁衣履盡濕。旁顧諸子道。這難道是章惇所使麼。君子素患難。行乎患難。何必怨天尤人。（純仁可與言道）既至永州。仍夷然自若。無戚戚容。以此尚得保全。呂大防病歿途中。梁燾至化州。劉摯至新州。均因憂勞成疾。相繼謝世。張商英又劾文彥博背國負恩。朋附司馬光。因降為太子少保。及詔命到家。彥博亦已得病。旋即身逝。年九十二歲。彥博居洛。嘗與司馬光富弼等十三人。倣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築堂繪像。號為洛陽耆英會。迄今留為佳話。徽宗初追復太師。賜謚忠烈。會哲宗授曾布知樞密院

事。林希同知院事。許將為中書侍郎。蔡卞黃履為尚書左右丞。卞與惇同肆羅織。尚欲舉漢唐故事。請戮元祐黨人。（凶險之至）哲宗詢及許將。將對道。漢唐二代原有此事。但本朝列祖列宗從未妄戮大臣。所以治道昭彰。遠過漢唐哩。（許將亦姦黨之一但尚有良心）哲宗點首道。朕意原亦如此。將即趨退。章惇更議遣呂升卿董必等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哲宗召惇入朝。面諭道。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卿毋為已甚。惇雖唯唯應命。心中很是不快。暗中致書邢恕。令他設法誣陷。恕在中山。得書後。設席置酒。招高遵裕子士京入飲。酒過數巡。乃私問道。君知元祐年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答言未知。恕又問道。我記得君有兄弟。目今尚在否。士京答稱有兄士充。現已去世。恕又道。可惜可惜。士京驚問何事。恕便道。今上初立時。王珪為相。他本意欲立徐王。曾遣令弟士充來問先公。先公叱退士充。珪計不行。所以得立今上。（一派鬼話）士京又答言未知。恕復道。令兄已歿。只有君可作證。我有事需君。君肯相從。轉眼間可得高官厚祿。但事前切勿告人。士京莫明其妙。但聞高官厚祿四字。不禁眉飛色舞。當即答稱如命。飲畢。歡謝而別。恕即覆書章惇。謂已安排妥當。惇即召恕入京。三遷至御史中丞。恕遂誣奏司馬光范祖禹等。曾指斥乘輿。又令王棫為高士京作奏。述先臣遵裕臨死。曾密囑諸子。有叱退士充乃立今上等事。再嗾使給事中葉祖洽上言。冊立陛下時。王珪嘗有異言。三面夾攻。不由哲宗不

信遂追貶王珪為萬安軍司戶贈遺裕秦國軍節度使自是天怒人怨交迫而至太原地震壞廬舍數千戶太白星晝見數次火星入輿鬼太史奏稱賊在君側哲宗召太史入問賊主何人太史答道讒慝奸邪皆足為賊願陛下親近正人修德格天（此語頗為善諫可惜未表姓名）哲宗乃避殿減膳下詔修省（何不黜逐奸黨）紹聖五年元日免朝賀禮章惇蔡京恐哲宗另行變計又想出一條奇謀蠱惑君心（小人入朝無非蠱君）看官道是何事乃是咸陽縣民段義忽得了一方玉印鐫有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字呈報地方長官官吏稱是秦璽遺使賫京詔令蔡京等驗辨看官聽着這璽來歷明明是蔡京等授意秦吏現造出來此時教他考驗如何說是不真且附上一篇賀表稱作天人相應古寶呈祥哲宗大喜命定此璽名稱號為天授傳國受命寶擇日御大慶殿受璽行朝會禮（彷彿兒戲）並召段義入京賜絹二百疋授右班殿直（驟然升官發跡未知段義交什麼運）一面頒詔改元以紹聖五年為元符元年特赦罪犯惟元祐黨人不赦且反逮文彥博子及甫下獄錮劉摯梁燾子孫於嶺南勒停王巖叟諸子官職當時稱為同文館獄原來文彥博有八子皆歷要官第六子名及甫嘗入值史館因與邢恕友善為劉摯所劾出調外任時呂大防韓忠彥等尚秉國政及甫還怨輔臣曾致書邢恕有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又濟以粉昆可為寒心等語司馬昭隱指大防粉昆隱指忠彥忠彥弟嘉彥曾尚淑壽公主（英宗第三女）俗號駙馬為粉侯

因稱忠彥為紛昆。恕曾將及甫書示確弟碩。至是恕令確子渭上書。訟摯等陷害父確陰謀不軌。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為證。乃置獄同文館。逮問及甫。令蔡京訊問。從以諫議大夫安惇。安惇本迎合章蔡。因得此位。遂潛告及甫。令誣供劉摯王巖叟梁燾等人。及甫如言對簿。詭稱乃父在日。嘗稱摯為司馬昭。王巖叟面白。乃稱為粉。梁燾字況之。況字右旁从兄。乃稱為昆。京惇因據供上陳。遂言摯等大逆不道。死有餘辜。不治無以治天下。哲宗問道。元祐諸臣。果如是麼。京惇齊聲道。誠有是心。不過反形未著罷。（令人噴血）乃詔錮摯燾子孫。削巖叟諸子官。及甫繫獄數日。竟得釋放。進安惇為御史中丞。蔡京只調任翰林學士承旨。京與卞係是兄弟。卞已任尚書左丞。由曾布密白哲宗。兄弟不應同升。因止轉官階。不得輔政。嗣被京探悉。引為深恨。遂與布有隙。格外諂附章惇。惇怨范祖禹劉安世尤深。特囑京上章申劾。竟將祖禹再竄化州。安世再竄梅州。嗣惇又擢王豪為轉運判官。使令暗殺安世。豪立即就道。距梅州約三十里。嘔血而死。安世乃得免。祖禹竟病歿貶所。惇又與蔡卞邢恕。定謀擬將元祐變政。歸罪到宣仁太后身上。竟欲做出滅倫害理的大事來。小子有詩歎道。

賊臣當國敢無天。信口誣人禍眾賢。不信姦邪如此惡。直連聖母上彈牋。

欲知章惇等如何畫策。俟至下回敘明。

章惇乃第一國賊蔡卞等特其爪牙耳惇不入相則姦黨何由而進冤獄何由而興人謂劉婕妤意圖奪嫡乃有孟后之廢吾謂婕妤何能廢后廢后者非他賊惇是也人謂紹述之議創自楊畏李清臣由紹述而罪元祐諸臣乃有鈎黨之禍吾謂楊畏李清臣何能盡逐元祐諸臣逐元祐諸臣者非他賊惇是也廢后不足盡黜諸賢妨賢不足且欲上誣宣仁是可忍孰不可忍乎嗚呼章惇陰賊險很較莽操為尤甚欲窮其罪蓋幾罄竹難書矣故讀此回而不髮指者吾謂其亦無人心

第四十七回　拓邊防謀定制勝　竊后位喜極生悲

却說章惇蔡卞等欲誣宣仁太后遂與邢恕郝隨等定謀只說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曾勾通崇慶宮內侍陳衍密謀廢立崇慶宮係宣仁太后所居陳衍為宮中幹役時已得罪發配朱崖尚有內侍張士良從前亦與衍同職外調郴州章惇遣使召還令蔡京安惇審問京惇高坐堂上旁置鼎鑊刀鋸非常嚴厲方召士良入訊大聲語道你肯說一有字即還舊職若諱有為無國法具在請你一試（全是逼迫）士良仰天大哭道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士良情願受刑不敢妄供京等脅逼再三士良抵死不認（好士良）京與惇無供可錄只奏衍疏隔兩宮斥逐隨龍內侍劉瑗等人翦除人主腹心羽翼謀為大逆例應處死哲宗神志顛倒居然批准下來章惇蔡卞遂擅擬草詔呈入

上海會文堂印行

御覽議廢宣仁為庶人哲宗在燈下展覽正在遲疑未決忽有內侍宣太后旨傳帝入見哲宗即往謁太后太后道我曾日侍崇慶宮天日在上那有廢立的遺言我刻已就寢猝聞此事令我心悸不休試想宣仁太后待帝甚厚尚有不測的變動他日還有我麽言下帶着慘容哲宗連稱不敢既而退還御寢即將惇卞擬詔就燈下爇去郝隨在旁窺見即往告惇卞次日惇卞再行具狀堅請施行哲宗不待閱畢已勃然怒道汝等不欲朕入英宗廟麽擲奏擲地事乃得寢（既知惇卞虛誣奈何尚不加罪）這且慢表且說哲宗元符元年夏主秉常病殂子乾順嗣立遣使至汴都告哀哲宗仍冊封乾順為夏王乾順申謝封冊并歸永樂俘虜當時曾給還四砦（見四十五回）令彼此畫界自守夏人得步進步屢思侵軼界外所以畫界問題始終未定不過元祐年間宋廷稱治夏人尚不敢深擾至紹聖改元屢求塞門二砦願以蘭州邊境為易廷議不許紹聖三年十乾順奉母梁氏（秉常母姓梁乾順母亦姓梁）率衆五十萬大入鄜延西自順寧招安砦東自黑水安定中自塞門龍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烽煙不絕乾順子母親督桴鼓縱騎四掠前隊攻金明後隊駐龍安宋將調集邊兵掩擊夏人反為所敗金明被陷守兵二千五百人盡行陷沒只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統被掠去將官張輿戰死時呂惠卿調任鄜延經畧使正擬請諸路出兵往援金明忽由夏人放還俘卒頸上置有一書兩手尚被縛着當經惠

卿左右替他解縛并取來書呈上惠卿當然展閱但見書中略云

夏國昨與朝廷議疆場事惟小有不同方行理究不意朝廷改悔卻於生園鋪處立界本國以恭順之故亦黽勉聽從亦於境內立數堡以護耕而鄜延出兵悉行平蕩又數數入界殺掠國人共憤欲取延州終以恭順止取金明一砦以示兵鋒終不失臣子之節也（語調侃）

惠卿覽畢問明還卒方知夏人已經退去乃將來書賷送樞密院院吏匿不上聞越年知渭州章楶獻平夏策請築城葫蘆河川扼據形勝嚴拒夏人楶與章惇同宗接得此書稱為奇計當即請命哲宗依議施行（與寀相同宗自有好處）楶遂檄令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人馬繕理他砦數十所佯示怯弱自率兵備齊板築竟出葫蘆河川造起兩座城牆一座在石門峽江口一座在好水河北面端的是據山為城因河為池夏人聞章楶築砦即來襲擊被章楶設伏掩殺驅退夏人二旬又二日築城告竣取名平夏城靈平砦當下拜表上聞章惇遂請絕夏人歲賜命沿邊諸路擇視要隘次第築城共五十餘所（總不免勞民傷財）於是鄜延經略使呂惠卿乘勢圖功疏請諸路合兵出討夏罪哲宗立即批准並飭河東環慶各軍盡聽惠卿節制惠卿遣將官王愍攻奪宥州嗣復奏築威戎威羌二城詔進惠卿銀紫光祿大夫其餘築城諸將士爵賞有差到了元符元年冬季夏

人復冠平夏城章楶仍用埋伏計就城外十里間三覆以待命偏將折可適帶領前軍向前誘敵只准敗不准勝夏將嵬名阿理（一譯作咸明阿密）素有勇名仗着一身膂力超躍而來折可適率軍攔截不到數合便即奔回嵬名阿理不知是計急麾軍追趕後隊的夏監軍名叫妹勒都逋（一譯作穆爾圖卜）聞先鋒得勝也鼓勇隨來章楶在山岡遙望見夏兵被折可適誘入已到第二層伏兵境內當即燃礮為號一聲爆響伏兵齊起把夏兵衝作數段嵬名阿理尚不知死活只管舞動大刀東挑西撥宋軍奮力兜拏一時恰不能近身章楶命弓弩手一齊注射箭如飛蝗繞你夏先鋒力大無窮熬不住數枝箭鏃頓時中矢落馬被宋軍活捉住了妹勒都逋也被第三層伏兵圍住捨命衝突竟不能脫只好束手受擒夏兵大敗死亡過半（章楶好算能軍）這次戰勝夏人所有夏國精銳多半陷沒夏人為之氣奪章楶飛書奏捷哲宗御紫宸殿受賀章惇請乘勝平夏令章楶便宜行事楶乃創設西安州並添築邊羌天都臨羌橫嶺諸砦及通會寧亭定戎諸堡着着進逼夏主乾順不禁畏懼復值國母梁氏身亡越覺乏人主張遂遣使向遼乞援遼遣簽書樞密院事蕭德崇至宋代為議和詔令郭知章持書覆遼略言夏人若果出至誠悔過謝罪應當予以自新再修前好於是夏主遣使告哀上表謝過朝議許夏通好令再進誓表仍給歲賜西陲少安未幾又有吐蕃戰事自王韶倡復河湟繫歸木征因功封樞

密副使後。應三十九回旋與王安石有隙。出知洪州。未幾遂死。韶將死時。生一背疽。終日閉目奄臥。嘗延醫就診。醫請開眼鑒色。韶謂一經開眼。即有許多斬頭截脚等人。立在眼前。所以眼中無病。也不敢開。醫生知為果報。勉强用藥。敷衍數日。疽潰而亡。為好殺者戒故特補敍時人聞韶暴死。相戒開邊。惟元祐二年。岷州將种誼復洮州。執吐蕃部族鬼章等。鬼章一譯作果莊檻送京師。鬼章本熙河首領。王韶定熙河。嘗請封鬼章為刺史。鬼章總算投誠。會保順軍節度使董氊病卒。養子阿里骨嗣位。阿里骨一譯作額爾古阿里骨誘使鬼章。入據洮河。至鬼章被擒。哲宗加恩赦宥。遣居秦州。令招子結呧齪及部屬自贖。阿里骨頗也知懼。上表謝罪。詔令照常納貢。不再加兵。阿里骨旋死。傳子轄征。轄征一譯作轄戩轄征暴虐部曲。擒貳大酋沁牟欽氈。沁牟欽氈一譯作星摩沁古等。陰蓄異謀。慮轄征叔父蘇南黨征雄武過人。不為所制。遂日進讒言。哄動轄征。加罪叔父。轄征昏憒異常。竟將叔父殺死。且翦滅餘黨。獨籛羅結。一譯作沁魯克節奔投溪巴溫。一譯作希卜溫溪巴溫係董氊疏族。曾居隴逋部。役屬土人。籛羅結奔至。為溪巴溫設法畧地。與他長子杓拶。攻入轄征屬境。奪據溪哥城。轄征出兵掩討。攻殺杓拶。籛羅結轉奔河州。洮西安撫使兼知河州王贍。收為臂助。密議攻取青唐。獻策朝廷。章惇正貪功黷武。力言此議可行。於是王贍遂引軍趨邈川。邈川為青唐要口。轄征雖設兵防守。猝聞王贍軍至。不及預防。嚇得倉皇失措。王贍督兵攻城。并射書

招降守兵知不可支情願投順遂開城迎納瞻軍轄征在青唐聞報慌忙調兵抵敵那知號令不靈無人聽命他窮急無法不得已單身潛出竟至邈川乞降瞻收納轄征露布奏捷詔命胡宗回統領熙河節制諸部王瞻以功由己立不蒙特賞反來一胡宗回權出己上心中很是不平乃逗兵不進沁牟欽氈等竟迎溪巴溫入青唐立木征子隴拶（一譯作隆咱爾）為主勢燄復熾宗回督瞻進攻瞻尚未肯受命尋由朝旨催促瞻乃進薄青唐隴拶及沁牟欽氈因急切無從固守勉強出降（為後文伏筆）瞻遂入據青唐城馳書奏聞詔改青唐為鄯州命王瞻知州事邈川為湟州命王厚知州事當時中外智士已料二酋乞降非出本心將來必有變動不但青唐不能久據就是邈川亦恐不可守王瞻等但顧目前未遑後計那裏防到後文這一着哩這且待後再詳且說哲宗廢去孟后未免自悔蹉跎三年未聞繼立中宮劉賢妃日夕覬望格外獻媚終不得冊立消息再囑內侍郝隨劉友端并首相章惇內外請求亦不見允累得這位劉美人徬徨憂慮悵斷秋波就中只有一線希望乃是後宮嬪御未育一男哲宗年早逾冠尚乏儲嗣若得誕生麟兒這中宮虛懸的位置不屬劉妃將屬何人天下事無巧不成話那劉妃果然懷妊東禱西祀期得一子至十月滿足臨盆分娩竟產下一位郎君這番喜事非同小可劉妃原是心歡哲宗亦甚快慰於是宮廷章奏一日數上迭請立劉妃為后哲宗乃命

禮官備儀，冊立劉氏為皇后。右正言鄒浩，抗疏諫阻道：

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宗故事，不可不遵用之爾。蓋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宗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於妃嬪，而卜於貴族，所以遠嫌，所以為天下後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亦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垂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嘆，以為國家不幸。至於宗景立妾，怒而罪之，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為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為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迥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霾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致命為難，而以萬世公議為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

哲宗覽奏至此，即召鄒浩入問道：「這也是祖宗故事，並非朕所獨創哩。」浩對道：「祖宗大

德可法甚多陛下未嘗遵行乃獨取及小疵恐後世難免遺議呢哲宗聞言變色至鄒浩退朝再閱浩疏躊躇數四若有所思因將原疏發交中書飭令覆議看官試想廢后立后多半是章惇搆成此次幸已成功偏來了一個鄒浩還想從旁撓沮那得不令惇忿恨當下極端痛詆力斥鄒浩狂妄請加嚴懲哲宗本是個沒主意的傀儡看到惇疏又覺鄒浩多言確是有罪遂將他削職除名羈管新州尚書右丞黃履入諫道浩感陛下知遇犯顏納忠陛下反欲置諸死地此後盈廷臣子將視為大戒怎敢與陛下再論得失呢願陛下改賜善地毋負孤忠（强盜也發善心麼）哲宗不從反出履知亳州先是陽翟人田晝為前樞密使田況從子議論慷慨與鄒浩友善互相砥礪元符中晝入監京城門往語浩道君為何官此時尚作寒蟬仗馬麼浩答道待得當進言勉報君友至劉后將立晝語僚輩道志完再若不言我當與他絕交了志完即鄒浩表字及浩以力諫得罪晝已病歸許郎聞浩出京力疾往迎浩對他流涕晝正色道志完太沒氣節了假使你隱默不言苟全祿位一旦遇著寒疾五日不出汗便當死去豈必嶺海外能死人麼古人有言烈士徇名君勿自悔前事恐完名全節的事情尚不止此哩浩乃爽然謝教浩有母張氏當浩除諫官時曾面囑道諫官責在規君你果能竭忠報國無愧公論我亦喜慰你不必別生顧慮呢宗正寺簿王回聞浩母言很是感歎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

獨集友醵貲替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浩母邏卒以聞被逮繫獄回從容對簿御史問回曾否通謀回慨然道回實與聞怎敢相欺遂誦浩所上章疏先後約二千言獄上除名回即徒步出都坦然自去（浩有賢母并有賢友亦足自慰）哲宗因冊后詔下擇日御文德殿親授劉后冊寶禮成宮廷慶賀歡宴數日蛾眉不肯讓人狐媚竟能惑主數年怨忿一旦銷除正是吐氣揚眉說不盡的快活那知福兮禍伏樂極悲生劉后生子名茂纔經二月有餘忽生了一種奇疾終日啼哭飲食不進太醫都不能療治竟爾夭逝劉后悲不自勝徒喚奈何（人力尚可强為天命如何挽救）偏偏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皇子茂殤逝後哲宗也生起病來好容易延過元符二年到了三年元日卧牀不起免朝賀禮御醫等日夕診視參苓雜進龜鹿齊投用徧延齡妙藥終不能挽回壽數正月八日哲宗駕崩享年祇二十有五總計哲宗在位改元二次閱一十五年小子有詩歎道

治亂都緣主德分不孫不子不成君宮闈更乏刑于化宋室從茲益泯棼

哲宗已崩尚無儲貳不得不請出向太后定議立君究竟何人嗣位待至下回說明

夏主乾順冲年嗣立即奉母梁氏率兵五十萬寇邊其藐宋也實甚縱還俘卒貽書惠卿語多調侃彼心目中豈尚有上國耶章楶定計築砦連破夏衆擒悍寇嵬夏卒雖不免勞師費財而夏人奪氣悔罪投誠西陲得無事者數年楶之功固有

足多者若夫王贍之議取青唐情形與西夏不同夏敢寇邊其曲在夏青唐雖自相殘害於宋無關得失貿貿然興兵出塞據邈川入青唐僥倖取勝曾亦思取之甚易守之實難乎然則章楶王贍同一用兵而功過之辨固自判然正不待下文之得而復失始知其未克有成也劉妃專寵竟得册立鄒浩力諫不從為劉氏訐樂何如之然子茂遽夭哲宗旋逝天下事以陰謀竊取僥倖成功者終未能長享幸福人亦何不援以自鑒耶吉凶禍福憑之於理世有循理而乏善報者未有蔑理而成善果者也

第四十八回　承兄祚初政清明　信讒言再用姦慝

却說哲宗駕崩向太后召入輔臣商議嗣君因泣對羣臣道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亟應擇賢繼立懿安中外章惇抗聲道依禮律論當立母弟簡王似向太后道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不能這般分別惇復道若欲立長應屬申王佖太后道申王有目疾不便為君還是端王佶罷惇又大言道端王輕佻不可君天下（輕佻二字恰是徽宗定評不得以語出章惇謂為誣妄）曾布在旁叱惇道章惇未嘗與臣等商議如皇太后聖諭臣很贊同蔡卞許將亦齊聲道合依聖旨太后道先帝嘗謂端王有福壽且頗仁孝若立為嗣主諒無他虞（哲宗原是不哲向太后亦失人了）章惇勢處孤立料難爭執只好緘口不言乃由太后宣旨召端王佶

入宮即位柩前。是為徽宗皇帝。曾布等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重事。太后謂嗣君年長。不必垂簾。徽宗泣懇太后訓政。移時乃許。徽宗係神宗第十一子。係陳美人所生。神宗崩。陳氏嘗守陵殿。哀毀致亡。徽宗既立。追尊為皇太妃。并尊先帝后劉氏為元符皇后。授皇兄申王佖為太傅。進封陳王。皇弟莘王俁為衞王。簡王似為蔡王。睦王偲為定王。特進章惇為申國公。召韓忠彥為門下侍郎。黃履為尚書左丞。立夫人王氏為皇后。后係德州刺史王藻女。元符二年歸端邸。曾封順國夫人。於是徽宗御紫宸殿。受百官朝覲。韓忠彥首陳四事。一宜廣仁恩。二宜開言路。三宜去疑似。四宜戒用兵。太后覽疏。很是嘉許。適值吐蕃復叛。青唐邈川。相繼失守。太后感忠彥言。不願窮兵。遂決計棄地。貶黜邊臣。原來王贍留守青唐。縱兵四掠。羌衆都有怨言。沁牟欽氊。糾衆謀叛。被贍擊破。盡戮城中諸羌。積屍如山。籛羅結因此生貳。詭言歸撫本部。贍信以為真。聽他自去。他遂招集千餘人。圍攻邈川。一面向夏乞援。夏人即發兵助攻。邈川危甚。青唐亦受影響。贍恐被叛羌隔斷。遂棄了青唐。率兵東歸。王厚亦守不住邈川。飛章告警。那朝旨接連頒下。先謫王贍至昌化軍。繼謫王厚至賀州。連胡宗回亦奪職知蘄州。仍將鄯州(即青唐)給還木征子隴拶。授河西軍節度使。賜姓名曰趙懷德。隴拶弟賜名懷義。為廓州團練使。同知湟州。(即邈川)加轄征校尉太傅。兼懷遠軍節度使。王贍以前功盡棄。且遭貶竄。免

不得悔憤交迫惘惘然行到穰縣自覺程途辛苦越想越惱竟投繯自盡了（死由自取夫復誰尤）

未幾已是暮春時候司天監步算天文謂四月朔當日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鶠上書言事略云

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詢求直言伏讀詔書至所謂言之失中朕不加罪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求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秘所聞不敢一吐是臣子負陛下也方今政令煩苛民不堪擾風俗險薄法不能勝未暇一一陳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為本臣生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但聞左右有指元祐諸臣為奸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於今日可駭也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苞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軌密結禁廷謂之姦可也以奇技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刑賞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以佞為忠必以忠為佞於是乎有謬賞亂罰賞謬罰濫佞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光忠信直諒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過而謂之奸是欺天下也至如惇狙詐

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為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耶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凶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為得計昔李林甫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內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手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日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為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民命大運乾綱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修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臣越俎進言罔知忌諱陛下憐其愚誠而俯采之則幸甚

徽宗覽畢顧左右道鵾一微官乃能直言無隱到也不可多得呢（備錄鵾疏亦見此意）遂下詔嘉獎擢鵾為相州教授復進龔夬為殿中侍御史召陳瓘鄒浩為左右正言安惇入奏道鄒浩復用如何對得住先帝徽宗勃然道立后大事中丞不言獨浩敢言為什麼不可復用呢（知志卻是清明）惇失色而退陳瓘遂劾惇誑惑主聽妄騁私見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

乃出安惇知潭州。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自瑤華宮還居禁中。升任韓忠彥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清臣為門下侍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忠彥請召還元祐諸臣，乃遣中使至永州，賜范純仁茶藥，傳問目疾，并令徙居鄧州。純仁自永州北行，途次復接詔命，授觀文殿大學士，制詞中有四語云：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泣謝道：上果欲用我呢，死有餘責。至純仁已到鄧州，又有詔促使入朝。純仁乞歸養疾，乃召范純禮為尚書右丞。蘇軾亦自昌化軍移徙廉州，再徙永州，更經三赦，復提舉玉局觀，徙居常州。未幾軾即病歿。軾為文如行雲流水，雖嬉笑怒罵，盡成文章，當時號為奇才，惟始終為小人所忌，不得久居朝列，士林中嘗歎息不置。徽宗又詔許劉摯、梁燾歸葬，錄用子孫，並追復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王珪等三十三人官階。用臺諫等言，貶蔡卞為秘書少監，分司池州安置，邢恕於舒州。向太后見徽宗初政，任賢黜邪，內外無事，遂決意還政，令徽宗自行主持，乃於七月中撤簾。總計訓政期間，不過六月，好算一不貪權勢、甘心恬退的賢后了。（應加袞美）宋室成制，每遇皇帝駕崩，必任首相為山陵使，章惇例得此差。八月間哲宗葬永泰陵，靈轝陷泥淖中，越宿乃行。臺諫豐稷、陳次升、龔夬、陳瓘等劾惇不恭，乃罷知越州。惇既出都，陳瓘申劾惇陷害忠良，備極慘毒；中書舍人蹇序辰及出知潭州安惇，甘作鷹犬，肆行搏噬，應

並正典刑。詔除蹇序辰安惇名，放歸田里。貶章惇為武昌節度副使，安置潭州。蔡京亦被劾奪職，黜居杭州。林希也連坐削官，徙知揚州。韓忠彥調任首相，命曾布繼忠彥任。布初附章惇，繼與惇異趨，力排紹聖時人，因此得為宰輔。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須折衷至正，消釋朋黨，乃擬定年號為建中。復因建中為唐德宗年號，不應重襲，特於建中二字下，添入靖國二字，遂頒詔改元，以次年為建中靖國元年。到了正月朔日，徽宗臨朝受賀，百官蹌蹌濟濟，齊立朝班，正在行禮的時候，忽有一道赤氣，照入殿廡，自東北延至西南，彷彿與電光相似，赤色中復帶着一股白光，繚繞不已。大家統是驚訝，至禮畢退朝，各仰望天空，赤白氣已是將散，只旁有黑祲，還是未退。於是羣相推測，議論紛紛。獨右正言任伯雨，謂年當改元，時方孟春，乃有赤白氣起自空中，旁列黑祲，恐非吉兆。遂夤夜繕疏，極陳陰陽消息的理由。大旨謂日為陽，夜為陰，東南為陽，西北為陰，赤為陽，黑與白為陰，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今天象告變，恐有宮禁陰謀，以下犯上。且赤散為白，白色主兵，或不免夷狄竊發等事。望陛下進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擊姦惡，務使上下同心，中外一體，庶幾感格天心，災異可變為休祥了。（暗為後文寫照。）次日拜本進去，沒有什麼批答出來。那宮禁中卻很是忙碌，探問內侍，係是向太后遇疾，已近彌留。伯雨乃不復申奏。過了數日，向太后竟爾歸天，壽

五十有六。太后素抑置母族。所有子弟。不使入選。徽宗追懷母澤。推恩兩舅。一名宗良。一名宗回。均加位開府儀同三司。晉封郡王。連太后父向敏中以上三世。亦追授王爵。這也是非常恩數呢。太后既崩。尊諡欽聖憲肅。祔葬永裕陵。復追尊生母陳太妃為皇太后。亦上尊諡曰欽慈。惟哲宗生母尚存。徽宗奉事惟謹。再越一年方卒。諡曰欽成皇后。與陳太后同至永裕陵陪葬。這部不必敘煩。且說向太后升遐時。范純仁亦病歿家中。由諸子呈入遺表。尚是純仁親口屬草。勸徽宗清心寡欲。約己便民。杜朋黨。察邪正。毋輕議邊事。毋好逐言官。并辨明宣仁誣謗。共計八事。徽宗覽表太息。詔賻白金三十兩。贈開府儀同三司。賜諡忠宣。范仲淹四子中。純仁德望素著。卒年七十五。褒美賢臣備詳生卒先是徽宗召見輔臣。嘗問純仁安否。以不得進用為憾。至純仁已逝。任伯雨追論純仁被黜。禍由章惇。應亟寘重典。內有最緊要數語云。

章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搢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志。向使其計得行。將置陛下與皇太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為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

這疏上去。總道徽宗即加罪章惇。不意靜待數日。尚不見報。伯雨接連申奏。章至八上。

仍無消息。（徽宗已易初志。）乃與陳瓘、陳次升等商議，令他聯銜具奏，申論惇罪。兩陳即具疏再進，乃貶惇為雷州司戶參軍。從前蘇轍謫徙雷州，不許佔居官舍，沒奈何僦居民屋，惇又誣他強奪民居，下州究治，幸僦券所載甚明，無從鍛鍊，因得免議。至惇謫雷州，也欲向民僦居，州民無一應允。惇詰問原因，州民道：「前蘇公來此，為章丞相故，幾破我家，所以不敢再允。」惇慚沮而退。（自作自受，便叫作現世報。）方惇入相時，妻張氏病危，語惇道：「君作相，幸勿報怨。」（七字可作座右銘。○有善必錄，是書中本旨。）惇不能從。及張氏已歿，惇屢加悲悼，且語陳瓘道：「悼亡不堪，奈何？」瓘答道：「徒悲無益，聞尊夫人留有遺言，如何不念？」惇不能答。至是已追悔無及，旋改徙睦州，病發即死。曾布本主張紹述，不過與惇有嫌，坐視貶死，噤不一言。既得專政，當然故態復萌，仍以紹述為是。任伯雨司諫半年，連上一百另八篇奏疏，布恨他多言，調伯雨權給事中，並遣人密勸伯雨，少從緘默，當令久任。伯雨不聽，抗論益力，且欲上疏劾布。布預得消息，即徙伯雨為度支員外郎。尚書右丞范純禮，沈毅剛直，為布所憚，乃潛語駙馬都尉王詵道：「上意欲用君為承旨，范右丞從旁諫阻，因此罷議。」詵遂銜恨胸中。會遼使來聘，詵為館待員，純禮主宴。及遼使已去，詵遂借端進讒，誣純禮屢斥御名，見笑遼使，失人臣禮。徽宗也不問真假，竟出純禮知潁昌府。嗣又罷左司諫江公望及權給事中陳瓘，連李清臣也為布所嫌，罷門下侍郎。朝政復變，紹述風行。又引出

一位大奸臣應入燾皇綱看官道是何人就是前翰林學士承旨蔡京京被徙至杭州正苦無事日望朝廷復用適來了一個供奉官姓童名貫為杭州金明局主管奉詔南下京遂與他結納聯為密友朝徵暮逐狼狽相依徽宗性好書畫及玩巧諸物貫承密旨採辦京能書工繪遂刻意加工畫就屏障扇帶託貫進呈并代購名人書畫加入題跋或竟冒己名一面賄貫若干財帛乞他代為周旋貫遂密表揄揚謂京實具大才不應放置閑地至返都後復聯絡太常博士范致虛及左階道錄徐知常代京説項知常嘗挾符水術出入元符皇后宮中因得謁侍徽宗屢言京有相才貫又替京徧賂宮官宮妾大家得些好處自然交口譽京不由徽宗不信乃起京知定州改任大名府繼而曾布與韓忠彥有嫌至欲引京自助乃薦京仍為翰林學士承旨京入都就職私望很奢意欲將韓曾二相一律排斥自己方好專政會鄧綰子洵武入為起居郎與京有父執誼因串同一氣日夕往來可巧徽宗召對洵武遂乘間進言道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乃韓琦子神宗變法利民琦嘗以為非今忠彥改神宗法度是忠彥做了人臣尚能紹述父志陛下身為天子反不能紹述先帝麼（牽强已極）徽宗不覺動容洵武復接口道陛下誠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徽宗道朕知道了洵武趨退後復作一愛莫能助之圖以獻圖中分左右兩表左表列元豐舊臣蔡京為首下列不過五六人右表列元祐

舊臣如滿朝輔相公卿百執事盡行載入差不多有五六十人徽宗以元祐黨多元豐黨少遂疑及元祐諸臣朋比爲奸竟欲出自特知舉蔡京爲宰輔了正是

宿霧漸消天欲霽　層陰復沍日重霾

徽宗欲重用蔡京當然有一番黜陟待至下回表明

牝雞司晨惟家之索而宋獨反是有宣仁太后臨朝而始得哲宗之初政有欽聖太后臨朝而始得徽宗之初政是他史以母后臨朝爲憂而宋史獨以母后不久臨朝爲憾是亦一奇事也徽宗親政雖黜逐首惡而曾布尚存惡未盡去且欲調和元祐紹聖諸臣以致賢奸雜進曾亦思薰蕕異器涇渭殊流天下無賢奸並立之理賢者或能容奸而奸人斷不能容賢乎蔡京結納童貫賄託宮庭內外俱爲揄揚尚不過遷調北鎮至布嫉忠彥欲引京自助乃入爲翰林學士承旨人謂進蔡京者童貫吾謂進蔡京者實曾布也導狼入室必爲狼噬布亦可以已乎

第四十九回　端禮門立碑誣正士　河湟路遣將復西番

卻說徽宗既信鄧洵武言欲重用蔡京且因京入都陳言力請紹述遂再詔改元定爲崇寧二字隱示尊崇熙寧的意思擢洵武爲中書舍人給事中兼職侍講復蔡卞邢恕呂嘉問安惇蹇序辰官罷禮部尚書豐稷出知蘇州再罷尚書左僕射韓忠彥出知大

名府。追貶司馬光文彥博等四十四人官階。籍元祐元符黨人。不得再與差遣。又詔司馬光等子弟。毋得官京師。進許將為門下侍郎。許益為中書侍郎。蔡京為尚書左丞。趙挺之為尚書右丞。自韓忠彥去位。惟曾布當國。力主紹述。因此熙豐邪黨。陸續進用。蔡京亦由布引入。但京本與布有隙。反日夜圖布。陰作以牛易羊的思想。布亦稍稍覺着。怎奈京已深得主眷。一時無從擠逐。只好虛與委蛇。京得任尚書左丞。居然在輔政地位。所有一切政事。布欲如何。京必反抗。所以常有齟齬。會布擬進陳佑甫為戶部侍郎。佑甫係布壻父。與布為兒女親家。京遂乘隙入奏道。爵祿乃是公器。奈何使宰相私給親家。（語甚中聽）布忿然道。京與卞係是兄弟。如何亦得同朝。佑甫雖係布親家。但才足勝任。何妨薦舉。京冷笑道。恐未必有才呢。布益怒道。京以小人心。度君子腹。怎見得佑甫無才呢。（同一小人何分彼此）說至此。聲色俱厲。溫益從旁叱布道。布在上前。怎得無禮。布尚欲還叱溫益。但見徽宗已面帶愠色。拂袖退朝。乃悻悻趨出殿中。侍御史錢遹。即於次日呈入彈文。略言曾布援元祐姦黨。擠紹聖忠賢。當有詔罷布為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潤州。布初由王安石薦引。阿附安石。脅制廷臣。至哲宗親政。始助章惇。繼排章惇。徽宗嗣立。章惇被逐。布為右揆。欲並行元祐紹聖諸政。乃逐蔡京。嗣與韓忠彥有隙。又引京自助。至是終為京所排。落職出外。時人謂楊三變後。無過曾布。看官道楊三變為何人。就是前

文所敘的楊畏。畏在元豐間附安石等。元祐間附呂大防等。紹聖間附章惇等。後被謫官。孫諤所劾。號他為楊三變。出知虢州。（補入楊畏補上文所未逮）布始終姦邪。機變益多。且曾居宰輔。比楊三變尤為利害。宋史編入姦臣傳。與二惇二蔡並列。也算是名不虛傳呢。（力斥奸邪）布既被斥。蔡京當然入相。即受命為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京入謝。徽宗賜坐延和殿。並面諭道。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志述事。中遭兩變。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遺志。卿將何以教朕。（教你亡國何如）京避座頓首道。敢不盡死。京既得志。遂禁用元祐法。復紹聖役法。仿熙寧條例司故事。就在都省置講議司。自為提舉。講議引用私黨吳居厚王漢之等十餘人為僚屬。調趙挺之為尚書左丞。張商英為尚書右丞。凡一切端人正士。及與京異志。概目為元祐黨人。盡行貶斥。就是元符末年。疏駮紹述等人。亦均稱為姦黨。一律鐫名刻石。立碑端禮門。這碑叫作黨人碑。內列一百二十人。乃是蔡京請徽宗御書照列石上。姓名列下。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公著　呂公亮　呂大防　劉摯　范純仁　韓忠彥　王珪　梁燾　王巖叟　王存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祿　胡宗愈　李清臣　蘇轍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上列為曾任宰執以下等官

蘇軾　范祖禹　王欽臣　姚勔　顧臨　趙君錫　馬默　王蚡　孔文仲　孔武仲　朱光庭　孫覺　吳安持　錢勰　李之純　趙彥若　趙卨　孫升　李用　劉安世　韓川　呂希純　曾肇　王覿　范純粹　王畏　呂陶　王古　陳次升　豐稷　謝文瓘　鮮于侁　賈易　鄒浩　張舜民　上列為待制以上等官

程頤　謝良佐　呂希哲　呂希績　晁補之　黃庭堅　畢仲游　常安民　孔平仲　司馬康　吳安詩　張耒　歐陽棐　陳瓘　鄭俠　秦觀　徐常　湯馘　杜純　宋保國　劉唐老　黃隱　王鞏　張保源　汪衍　余爽　常立　唐義問　余卞　李格非　商倚　張庭堅　李祉　陳祐　任伯雨　朱光裔　陳郛　蘇嘉　龔夬　歐陽中立　吳儔　呂仲甫　劉當時　馬琮　陳彥　劉昱　魯君貺　韓跋　上列為雜官

張士良　魯燾　趙約　譚扆　王偁　陳詢　張琳　裴彥臣　上列為內官

王獻可　張巽　李備胡　上列為武官

還有元符末日食求言。當時應詔上書。不下數百本。由蔡京及私黨檢閱。定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為正等。盡加旌擢。范柔

中以下五百餘人為邪等。降責有差。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比章惇執政時還要刻害）從此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昌州判官馮澥。窺伺朝旨。竟越俎上書。謂元祐皇后不當復位。這一書正中蔡京心懷。他本由童貫賄賂宮中。密結劉后心腹。互為稱揚。因得進用。孟后復位。劉后很是不快。內侍郝隨等。更滋疑懼。此次乘蔡京執政。重復哲宗舊規。遂暗託京再廢孟后。京以事關重大。一時也不便發言。只好待機而動。湊巧馮澥呈上此議。即面請徽宗。乞交輔臣臺官覆奏。看官試想。這時候的輔臣臺官。多半是蔡京爪牙。那個不順從京意。當下由御史中丞錢遹。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等。奏稱韓忠彥等。復瑤華廢后。掠流俗虛美。物議本已沸騰。今至疏遠小臣。亦效忠上書。天下公議。可想而知。望詢考大臣。斷以大義。勿為俗議所牽。致累聖朝等語。（說不出孟后壞處乃反謂有累聖朝試問為何事致累耶）蔡京遂邀集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數人。聯銜上疏。大旨如錢遹等言。徽宗本不欲再廢孟后。因被蔡京等脅迫。沒奈何依議施行。撤銷元祐皇后名號。再遣孟氏出居瑤華宮。且降韓忠彥曾布官。追貶李清臣為雷州司戶參軍。黃履為祁州團練副使。安置翰林學士曾肇。御史中丞豐稷。諫官陳瓘龔夬等十七人於遠州。因他同議復后。所以連坐。擢馮澥為鴻臚寺主簿。劉皇后私恨鄒浩。復囑郝隨密語蔡京。令罪鄒浩。浩自徽宗初召還。詔令入對。徽宗問諫立后事。獎歎再三。嗣復詢諫草何在。浩答言已經焚去。及浩退朝。

轉告陳瓘。瓘驚語道。君奈何答稱焚去。倘他時查問有司。姦人從中舞弊。偽造一緘。那時無從辨冤。恐君反因此得禍了。（瓘有先見之明）浩至此亦自悔失言。但已不及挽回。只好聽天由命。蔡京受劉后密囑。即令私黨揑造浩疏。內有劉后奪卓氏子。殺母取兒。人可欺天不可欺等語。因入呈徽宗。斥他誣衊劉后。并及先帝。徽宗即視作真本。暴鄒浩罪。立竄昭州。追冊劉后子茂為太子。予謚獻愍。并尊元符皇后劉氏為皇太后。奉居崇恩宮。

蔡京弟卞。以資政殿學士。擢知樞密院事。二蔡同握大權。黜陟予奪。任所欲為。復追論任伯雨等罪狀。安置伯雨於昌化軍。陳瓘徙連州。龔夬徙化州。陳次升徙循州。陳師錫徙郴州。陳祐徙澧州。李深徙復州。江公望徙安南軍。常安民徙溫州。張舜民徙商州。馬涓徙吉州。豐稷徙台州。張庭堅亦編管象州。趙挺之升中書侍郎。張商英吳居厚為尚書左右丞。安惇復入副樞密院。既而商英與京議不合。為京所嫉。罷知亳州。排入元祐黨籍。（商英得入元祐黨。恐商英以為辱。我以為榮。）京又自書黨人姓名。分布郡縣。統令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充刻字役。辭不承差。府官問他情由。安民道。小民甚愚。未識立碑的命意。但如司馬相公。海內統稱為正直。今乃指為奸。令小民無從索解。所以不忍鐫刻呢。（是乃所謂天下公議）府官怒叱道。你曉得甚麼。朝廷有命。我等且不敢違。你既為石工。應該充役。難道敢違反朝廷麼。說至此。即旁顧皂役。命取大杖過來。安民泣禀道。被役不敢辭。但小民的姓名

乞免鑄石末府官又吃道你的姓名有什麼用處那個要你鑄入安民乃勉强遵刻工竣痛哭而去（天下之良工也）京乃更鹽鈔法鑄當十大錢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叔置京都大軍器所聚斂以京富耀兵以令武遂又薦王厚高永年爲邊帥謀復湟鄯廓三州自隴拶兄弟沐賜姓名分轄青唐邈川等地尚稱恭順（應前回）惟溪巴温子溪賒羅撒（一譯作希卜薩羅桑）席權怙勢誘結羌衆脅逼隴拶隴拶奔避河南轄征也不自安表求內徙有詔令入居鄧州羌人多羅巴（一譯作都爾本）遂擁溪賒羅撒爲主號令諸部蟠踞西蕃蔡京正欲假功張威即上言王厚本有將才前因韓忠彥等甘棄湟州冤謫王厚因致落職今宜還他原秩令復故地還有河東蕃官高永年足爲副將請一併錄用定卜成功徽宗准奏當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十萬指日西征京又保舉內客省使童貫說他嘗使陝右熟悉五路事宜及諸將能否乞仿前朝用李憲故事飭令監軍徽宗亦即照允詔令童貫出監洮西軍務貫拜命就道耀武揚威的到了湟州王厚高永年已調集邊兵待童貫出發貫與王厚等會晤遂定期出師適禁中太乙宮失火徽宗恐天象告警不應用兵即下手札止貫飛驛遞去貫接閱後遽納韡中王厚在旁問故貫微笑道沒甚要事不過促使成功呢（此即官官擅權之漸）厚乃率軍西行途次聞多羅巴大集衆羌據險固守遂與高永年定議佯命駐兵中途自偕永年帶着輕騎從間道馳入適遇多羅巴三子各踞

要害。被王厚高永年兩路殺進。猝不及防。三子中死了二人。惟少子阿蒙帶箭而逃。還竄多羅巴來援。隨與俱遁。厚遂進拔湟州。馳報捷音。徽宗大喜。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恩賞追論前時棄湟州罪。貶韓忠彥為磁州團練副使。安燾為祁州團練副使。曾布為賀州別駕。范純禮為靜江軍節度副使。奪蔣之奇三秩。凡曾經預議等人。俱貶黜有差。一面令熙河蘭會諸路。宣布德音。再飭王厚督大軍西進。厚分軍為三。命高永年將左軍。別將張誠將右軍。自將中軍。三路並發。約會宗噶爾川。羌列陣拒戰。背臨宗水。面倚北山。氣勢頗盛。溪賒羅撒登高指揮。居然張黃屋。建大旆。威風凜凜。單望着中軍旗鼓麾眾衝來。厚號令軍中。不得妄動。只准用強弓迭射。拒住羌人。羌人三進三退。銳氣漸衰。厚乃潛率輕騎。從山北殺上。攻擊溪賒羅撒背後。溪賒羅撒見部眾不能取勝。正在心焦。擬驅馬下山。親攻宋營。不防宋軍從山後殺到。大呼羌酋速來受死。谷聲震應。聚成一片。溪賒羅撒不知有若干人馬。驚得手足無措。慌忙逃竄。羌眾見主子駭奔也。即一鬨而走。渡水逃生。張誠也帶領右軍。越川奮擊。可巧天氣大風。飛沙走石。宋軍順風追提。羌眾欲回頭迎敵。撲面都是沙泥。連兩目都被迷住。不能開眼。只好四散奔逃。厚與永年驅兵夾攻。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溪賒羅撒單騎竄去。厚擬乘夜窮追。童貫以為不能及。乃收軍紮營。次日進薄鄯州。溪賒羅撒知不可守。復子

身遠逸。其母龜茲公主。帶着諸酋。開城迎降。厚再率大兵趨廓州。羌酋落施軍令結（一譯作喇什鈞棱節）亦率衆投誠。於是鄯湟廓三州。一併克復。捷書迭達都中。蔡京率百官入賀。當由徽宗下詔賞功。授蔡京為司空。晉封嘉國公。童貫為景福殿使。兼襄州觀察使。王厚為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高永年張誠等。亦進秩有差。送瓏𢃇至京師。封安化郡王。京自恃有功。越覺趾高氣揚。罷講議司。令天下有事。直達尚書省。舊有講議官屬。依制置三司條例司舊例。盡行遷官。自張康國以下。得官幾四十人。（可以專斷無煩講議）毀景靈宮內司馬光等繪像。禁行三蘇及范祖禹黃庭堅秦觀等文集。另圖熙寧元豐功臣於顯謨閣。且就都城南大築學宮。列屋千八百七十二楹。賜名辟雍。廣儲學士。研究王氏經義字說。辟雍中供俸孔孟諸圖像。以王安石配享孔子。位次孟軻下。重籍邪黨姓名。得三百有九人。刻石朝堂。許將稍有異議。即由京囑使中丞朱諤。劾將首鼠兩端。罷知河南府。擢趙挺之吳居厚為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鄧洵武為尚書左右丞。召胡師文為戶部侍郎。調陶節夫經制陝西河東五路。師文係蔡京姻家。最工掊克。陶節夫係蔡京私黨。本為鄜延總管。屢在無關緊要的地方。增築堡砦。虛報經費。所有中飽。悉賂蔡京。因得入任樞密直學士。至是又出任五路經畧。統是蔡京一手提拔。節夫遂誘致土蕃。賄令納土。得邦疊潘三州。只報稱遠人懷德。奉土歸誠。奏中極力譽京。益堅徽宗信任。京又

欲用童貫為熙河蘭湟秦鳳路制置使令圖西夏盈庭都是京黨當然不敢異詞偏乃弟蔡卞謂用宦官守疆必誤邊計京竟詆卞懷私卞即求去遂出知河南府（兄弟間猶相衝突況在他人）卞娶王安石女為婦號為七夫人頗知書能詩卞入朝議政必先受教閨中因此僚屬嘗互相嘲謔道今日奉行各事想就是牀第餘談呢（既已知之何乃無恥）及入知樞密院事家中設宴張樂伶人竟揚言道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帶卞明有所聞不敢詰責伶人平居出入兄門歸家時或述兄功德七夫人冷笑道你兄比你晚達今位出你上你反向他巴結可羞不可羞呢為這一語遂令卞與兄有嫌所以二府政議常有不合至此終為兄所排出調外任小子有詩歎道

甘將骨肉作仇讎構禍都因與婦謀天怒人愁多不畏入閨只畏一嬌羞

卞既外調童貫遂出任經略又要與西夏開釁了欲知後事試看後文

王安石之後有章惇章惇之後有蔡京所謂一蟹不如一蟹宋室元氣能經幾回斲喪耶黨人碑之立如石工安民猶不忍刻君實名京猶人耳胡必排斥舊臣作一網打盡之計彼以為專擅大權無人掣肘可以任所欲為不知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國已亡矣京能獨存乎或謂鄯湟廓三州之克復實自京造成之夫取其人不足以為民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徒自勞師已屬無謂況以六軍之血戰為權倖

之榮身京得封公拜爵而孫人子寡人妻布箕傾觴哭望天涯者已不知凡幾矣且自河湟倖勝狃於用兵卒釀成異日遼夏之禍所得者一所失者十小人之不可與議國是也固如此哉

第五十回 應供奉朱勔承差 得輿援蔡京復相

卻說童貫由蔡京保薦任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陰圖西夏京復囑令王厚招誘夏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令他內附厚奉命招致頗已說動保忠奈保忠部下無人肯從只好遷延過去京再四促厚厚據實報聞那知京反責厚延宕定要限期成功厚不得已遣弟齋書往勸保忠途次被夏人捉去機謀遂洩夏主因召還保忠厚復報明情形且言保忠即不遇害亦必不能再領軍政就使脫身來降不過得一匹夫何益國事這數語是知難而退得休便休偏蔡京貪功性急硬要王厚招致保忠如若違命當加重罪（正是強詞奪理）一面飭令邊吏能招致夏人不論首從賞同斬級於是夏國君臣怨宋無理遂號召兵民入寇宋邊適遼遣成安公主嫁與夏主乾順乾順恃與遼和親聲言向遼乞援并貽書宋使爭論曲直童貫擱置不答陶節夫且討好蔡京大加招誘不惜金帛（徒以金帛動人就使為所招誘亦豈足恃）夏復上表婉請并函詰節夫節夫拒絕來使反將夏國牧卒殺死多名夏人憤怒已極遂簡率萬騎入鎮戎軍掠去數萬口一面與羌酋溪賒

羅撒合兵逼宣威城時高永年正知鄯州發兵馳援行三十里未見敵騎天色將昏乃擇地紮營安食而寢到了夜半時候驀聞胡哨齊鳴羌兵大至高永年驚起帳中正擬勒兵抵敵不防羌衆前後殺入頓將營寨攻破宋軍大潰永年手下親兵亦不顧主將紛紛亂竄那時永年驚惶失措突被一槊刺來不及閃避竟刺中左脇暈倒地上羌衆將他擒去至永年醒來已身在虜帳中但見一酋高坐上面語左右道這人殺我子奪我國令我宗族失散居無定所老天有眼俾我擒住我將喫他心肝藉消前恨說至此即起身下座拔出佩刀對着永年胸膛猛力戳入再將刀上下一劃鮮血直噴橫尸倒地那羌酋即挖取心肝和血而食看官道這酋為誰就是羌人多羅巴多羅巴既殺死高永年遂擁衆盡燬大通河橋湟鄯大震徽宗聞報不覺大怒（是蔡京叫了他來何必動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御史侯蒙往秦州逮治蒙至秦州劉仲武等囚服聽命蒙與語道君等統是侯伯無庸辱身獄吏但據實陳明蒙當為君等設法挽回仲武等乃一一實告蒙即奏乞赦罪內有數語最足動人略云

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以死是自戕其肢體也欲身不病得乎

徽宗覽這數語也覺有所感悟遂釋罪不治惟王厚坐罪逗留貶為郢州防禦使未幾

夏人復入寇為鄜延將劉延慶所敗纔行退軍自是邊境連兵數年不息蔡京反得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用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挺之與京比肩遂欲與京爭權屢次入白陳京姦惡京方得徽宗寵任怎肯信及挺之挺之上章求去因即罷免京仍得獨相居然欲效法周公制禮作樂粉飾承平置禮制局命給事中劉昺為總領編成五禮新儀訂新樂章命方士魏漢津為總司定黃鐘律作大晟樂又創製九鼎奉安九成宮蔡京為定鼎禮儀使導徽宗親至鼎旁行酌獻禮鼎各一殿四周環築垣牆安設中央曰帝鼎北曰寶鼎東曰牡鼎東北曰蒼鼎東南曰岡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曰晶鼎西北曰魁鼎徽宗一一酌獻挨次至北方寶鼎酌酒方畢忽聽得一聲爆響不由的嚇了一跳（此時幸無炸彈否則必疑為鼎中藏彈了）及仔細審視鼎竟破裂所酌的酒醴竟汩汩的流溢出來大家都驚異不置徽宗也掃興而歸時人多半推測謂為北方將亂的預兆這也似隱關定數呢蔡京壹意導諛反說是北鼎破碎係主遼邦分裂與宋無關且藉此可收復北方亦未可知引得徽宗皇帝轉驚為喜親御大慶殿受百官朝賀賜魏漢津號虛和沖顯寶應先生未幾漢津病死追封嘉成侯詔就鑄鼎地方作寶成宮置殿祀黃帝夏禹周成王周公旦召公奭置堂祀唐李良及魏漢津自九鼎告成徽宗心漸侈汰由逸生驕某日召輔臣入宴令內侍出玉琖玉卮指示輔臣道朕欲用此

物恐言路又要譊譁。說朕太奢。蔡京起奏道。臣前時奉使北朝。遼主嘗持玉盤玉琖向臣今示。謂此係石晉時物。恐南朝未必有此。臣想番廷尚挾此居奇。難道我堂堂中國反不及他麼。但因陛下素懷儉德。不敢率陳。今既得此佳製。正好奉觴上壽。那個敢說是不宜用呢。徽宗道。先帝作一小臺。言官已連章奏阻。朕早製就此器。正恐人言復興。所以不便輕示。（徽宗尚知顧忌）京又答道。事苟當理。何畏人言。古人說得好。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陛下富有四海。正當玉食萬方。區區酒器。何足介懷。（逢君之惡其罪大）徽宗聞言。不禁喜逐顏開。心滿意足。至與酣宴。罷遣群臣皆散。獨留京商議多時。京始退出。越宿即傳出中旨。命朱勔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於蘇州。先是蔡京過蘇。擬修建僧寺。務求壯觀。預估材料。價約鉅萬。京不慮乏財。但慮無人督造。適寺僧保薦一人。姓朱名沖。乃是本郡人氏。京即令僧召至。與沖面商。沖一力擔承。纔閱數日。即請京詣寺度地。京偕沖到寺。但見兩廡堆積大木。差不多有數千章。京已覺驚異。及經營裁度。所言統如京意。京極口獎許。即命監造。沖有子名勔。幹練不亞乃父。父子一同督理。匝月即成。京往寺游覽。果然規模閎麗。金碧輝煌。乃復溫言獎賞。令朱沖父子。隨同入都。當下替他設法。將他父子姓名。列入童貫軍籍中。只說是積有軍功。應給官階。（這是官場通弊）自是朱沖父子。居然紫袍金帶。做起官來。（好運氣）徽宗性好珍玩。尤喜花石。京令沖採取蘇杭珍異。隨時

進獻第一次覓得黃楊三本高可八九尺確是罕見奇品獻入後大得賡賞嗣後逐件獻入無物不奇徽宗更覺心懽至是蔡京遂密保朱勔令在蘇州設一應奉局專辦花石號為花石綱勔既得此美差內帑由他使用每一領取輒數十百萬於是搜巖剔藪索隱窮幽凡尋常士庶家間有一木一石稍堪玩賞即令健卒入內用黃封表識指為貢品令該家小心護視靜待搬運稍一不謹便加以大不敬罪到了發運的時候必撤屋毀牆闢一康莊大道恭舁而出士庶偶有異言鞭笞交下慘無天日因此民家得一異物共指為不祥相率毀去不幸漏洩風聲為所偵悉往往中家破產窮民至賣兒鬻女供給所需或既經毀去被他察覺又硬指他藏寶不獻勒令交出可憐蘇杭人民無端罹此督責真是冤無從訴苦不勝言而且叱工驅役劚山輦石就使窮崖峭壁亦指使搬取不得推諉或在絕壑深淵也百計採取必得乃止及運物載舟無論商船市舶一經指定不得有違篙工柁師倚勢貪橫凌轢州縣道路側目朱勔假勢作威更了不得兇横會從太湖取一巨石高廣俱約數丈用大舟裝運水陸牽挽鑿城斷橋毀堤拆牐歷數月方達汴京役夫勞敝民田損害幾乎說不勝說勔奏報中反謂不勞民不傷財如此巨石安抵都下乃是川瀆效靈得此神提因此宮廷指為神運石後來萬歲山成即將此石運豎山上作為奇峯下文再表且說趙挺之辭右相後心恨蔡京不置每

與僚友往來必談蔡京過惡戶部尚書劉逵與挺之最稱莫逆嘗言有日得志必奏黜蔡京崇寧五年春正月彗星出現西方光長竟天徽宗因星象告警避殿損膳挺之與吳居厚請下詔求言當即降旨准奏且擢居厚為門下侍郎逵為中書侍郎逵遂乞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禁令徽宗亦俯如所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去碑石次日蔡京入朝見黨碑被毀即入問徽宗徽宗道朕意宜從寬大所以毀去此碑京厲聲道碑可毀名不可滅呢這一語聲徹朝堂朝臣都覺驚異連徽宗亦向京一瞧微露怒容敢怒不敢言亦覺可憐既而退朝不到半日即呈入劉逵奏牘極陳蔡京專橫目無君父黨同伐異陷害忠良興役擾民損耗國帑應亟加罷黜安國定民等語徽宗覽奏未決嗣司天監奏稱太白晝見應加修省乃赦一切黨人盡還所徙暫罷崇寧諸法及諸州歲貢方物並免蔡京為太乙宮使留居京師復用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挺之入對徽宗道朕見蔡京所為一如卿言卿其盡心輔朕既知蔡京罪惡何不罷黜他方挺之頓首應命自是與劉逵同心夾輔凡蔡京所行悖理虐民的事情稍稍改正且勸徽宗罷兵息民一日徽宗臨朝諭大臣道朝廷不應與四夷生隙釁端一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地這豈是人主愛民至意卿等如有所見不妨直陳挺之接奏道西夏交兵已歷數年現在尚未告靖不如許夏和成得紓邊釁徽宗點首道卿且去妥議方法待朕施行挺之退

語同列道，皇上志在息兵，我輩應當將順，同列應聲稱是，不過數人，餘多從旁冷笑。看官不必細猜，便可知是蔡京舊黨，尚徧列朝班呢。挺之歸，屬劉逵補登奏疏，大旨是罷五路經制司，黜退陶節夫，開誠曉諭夏人等事。奏入後，大旨照准，徙陶節夫知洪州，遣使勸諭夏主，夏主也應允罷兵，仍修歲貢如初。惟蔡京為劉逵所排，憤怨已極，必欲將逵除去，聊快私忿。當下與同黨密商，御史余深、石公弼等道，上意方嚮用趙劉，一時恐扳他不倒，須另行設法為是。京便道，我意也是如此，現已設有一法，勞諸君為後勁。何如？余深問是何計，京作鸕鶿笑道，由鄭入手，由公等收場，趙劉其如予何。（王莽學過此調，蔡公亦欲摹倣耶。）余石等已知京意，齊聲贊成，揖別後即分頭安排，專待好音。看官聽着，這由鄭入手一語，乃是隱指宮中的鄭貴妃，及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的鄭居中。鄭貴妃係開封人，父名紳，曾為外官。曾女少入掖庭，侍欽聖向太后，秀外慧中，得列為押班。徽宗時為端王，每日問太后起居，必由押班代為傳報。鄭女善為周旋，能得人意，況兼他一貌如花，那得不引動徽宗，雖無苟且情事，免不得目逗眉挑。至徽宗即位，向太后早窺破前蹤，即將鄭女賜給，尚有押班王氏，也一同賜與徽宗。徽宗得償初願，便封鄭女為賢妃，王女為才人。鄭氏知書識字，喜閱文史，章奏亦能自製，徽宗更愛他多才，格外嬖暱。王皇后素性謙退，因此鄭氏得專房寵，晉封貴妃。（宋史鄭皇后傳有端謹名，故本書亦無甚貶詞。）居中係鄭貴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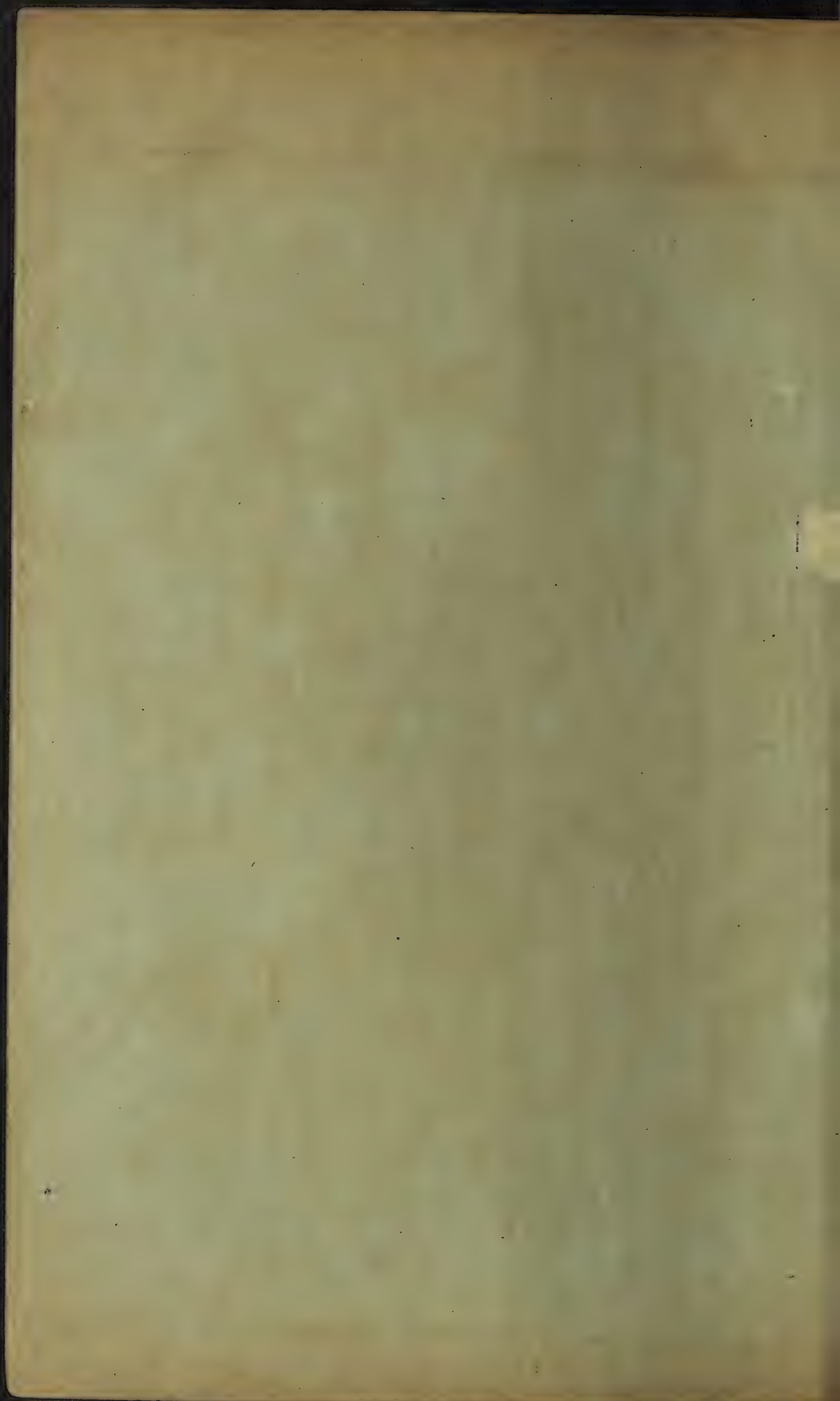
疏族自稱為從兄弟貴妃以母族平庸亦欲倚居中為重所以居中侍有內援頗得徽
宗信用蔡京運動內侍令進言貴妃請為關說一面託鄭居中乘間陳請居中先使京
黨密為建白大致為蔡京改法統稟上意未嘗擅自私行今一切罷去恐非紹述私意
徽宗雖未曾批答但由鄭貴妃從旁窺視已覺三分許可貴妃復替京疏通淡淡數語
又挽回了五六分於是居中從容入奏道陛下即位以來一切建樹統是學校禮樂居
養安濟等法上足利國下足裕民有甚麼逆天背人反要更張且加威譴呢徽宗霽顏
道卿言亦是居中乃退出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也即請對語與居中適合徽宗遂
疑及趙劉復欲用京最後便是余石兩御史聯銜劾逵說他專恣反覆陵蔑同列引用
邪黨一道催命符竟將劉逵驅逐出知亳州趙挺之亦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祐神觀使
再授蔡京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京請下詔改元再行紹述乃以崇寧六年改為大
觀元年所有崇寧諸法繼續施行吳居厚與趙劉同事不能救正亦連坐罷職用何執
中為中書侍郎鄧洵武梁子美為尚書左右丞三人俱係京黨自不消說鄭居中因蔡
京復相多出己力遂望京報德京也替他打算得任同知樞密院事偏內侍黃經臣與
居中有嫌密告鄭貴妃謂本朝外戚從未預政應以親嫌為辭藉彰美德（黃經臣想未得賄故有此）
語鄭貴妃時已貴重不必倚賴居中且想借此一請更增主眷也是良法遂依經臣言

諫阻。徽宗竟收回成命。政任居中為太乙宮使。居中再託京斡旋。京為上言樞府掌兵非三省執政。不必避親。（政權不應畀外戚。兵權反可輕畀麽。）疏入不報。居中反疑京援己不力。遂有怨言。京也無可如何。只好裝着不聞。徽宗恐不從京言。致忤京意。乃將京所愛寵的私人擢為龍圖閣學士。兼官侍讀。正是

權奸計博君王寵。　子弟同儕清要班。

究竟何人得邀擢用。且看下回便知。

人主之大患。曰喜諛。曰好佞。曰漁色。徽宗兼而有之。因喜諛而相蔡京。因好佞而用朱勔。因漁色而寵鄭貴妃。蔡京大慝也。朱勔小醜也。鄭貴妃雖有端謹之稱。然觀其援引蔡京。倚庇鄭居中。親信黃經臣。均無非為固寵起見。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宣聖豈欺我哉。趙挺之劉逵。未嘗不與邪黨為緣。第爭權奪利。致與京成嫌隙。崇寧諸法之暫罷。豈其本心。不過借此以傾京耳。然京之邪。尤甚於趙劉。倏伏倏起。一進一退。爵祿為若輩播弄之具。國事能不大壞耶。而原其禍始。徽宗實尸之。徽宗若果賢明。寧有此事。讀此回竊不禁為之三歎曰。為君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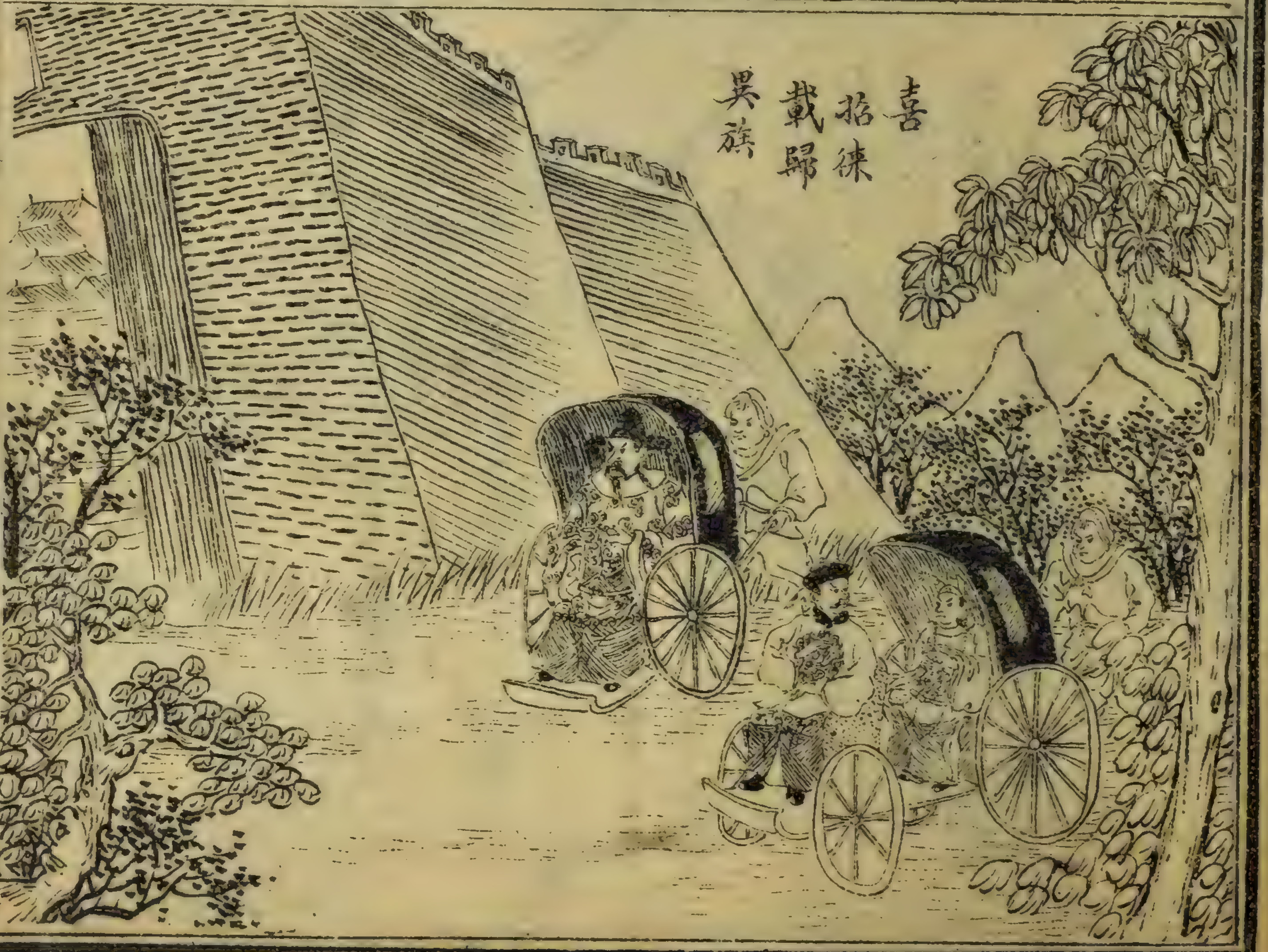


繪圖宋史通俗演義

第六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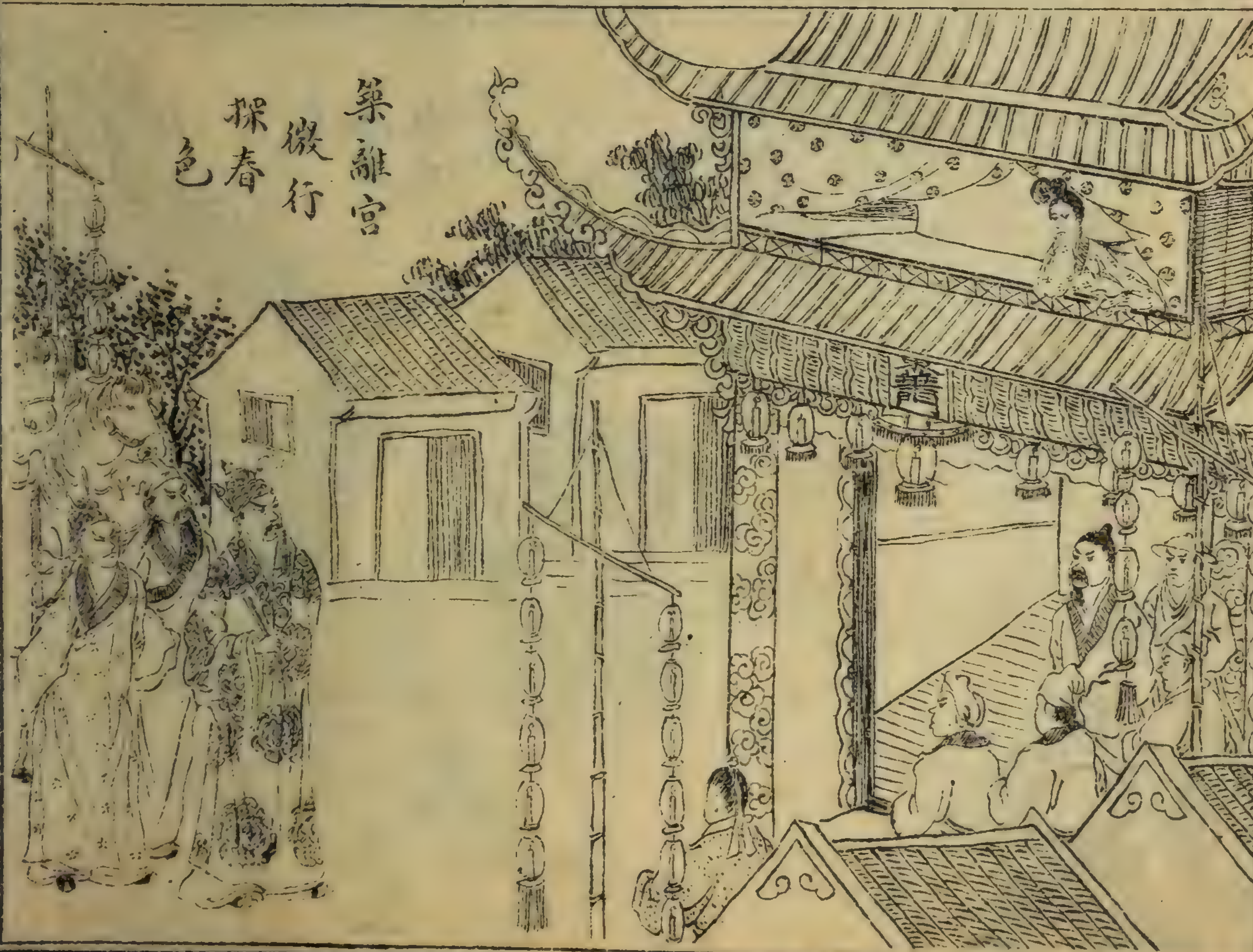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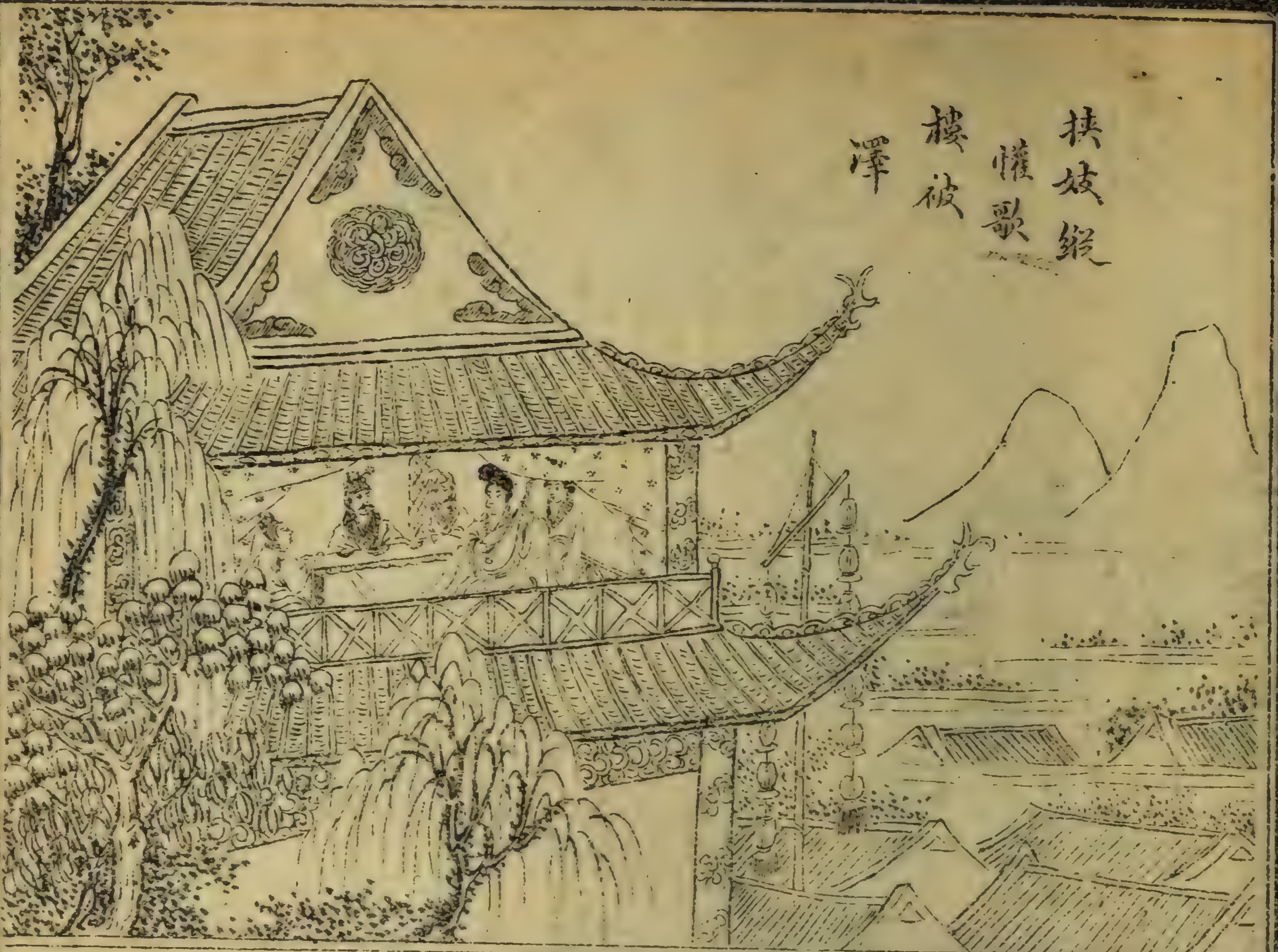




上海會文堂印行


信道教詭說遇天神


築離宮微行採春色





上海會文堂印行


造雄耶時強稱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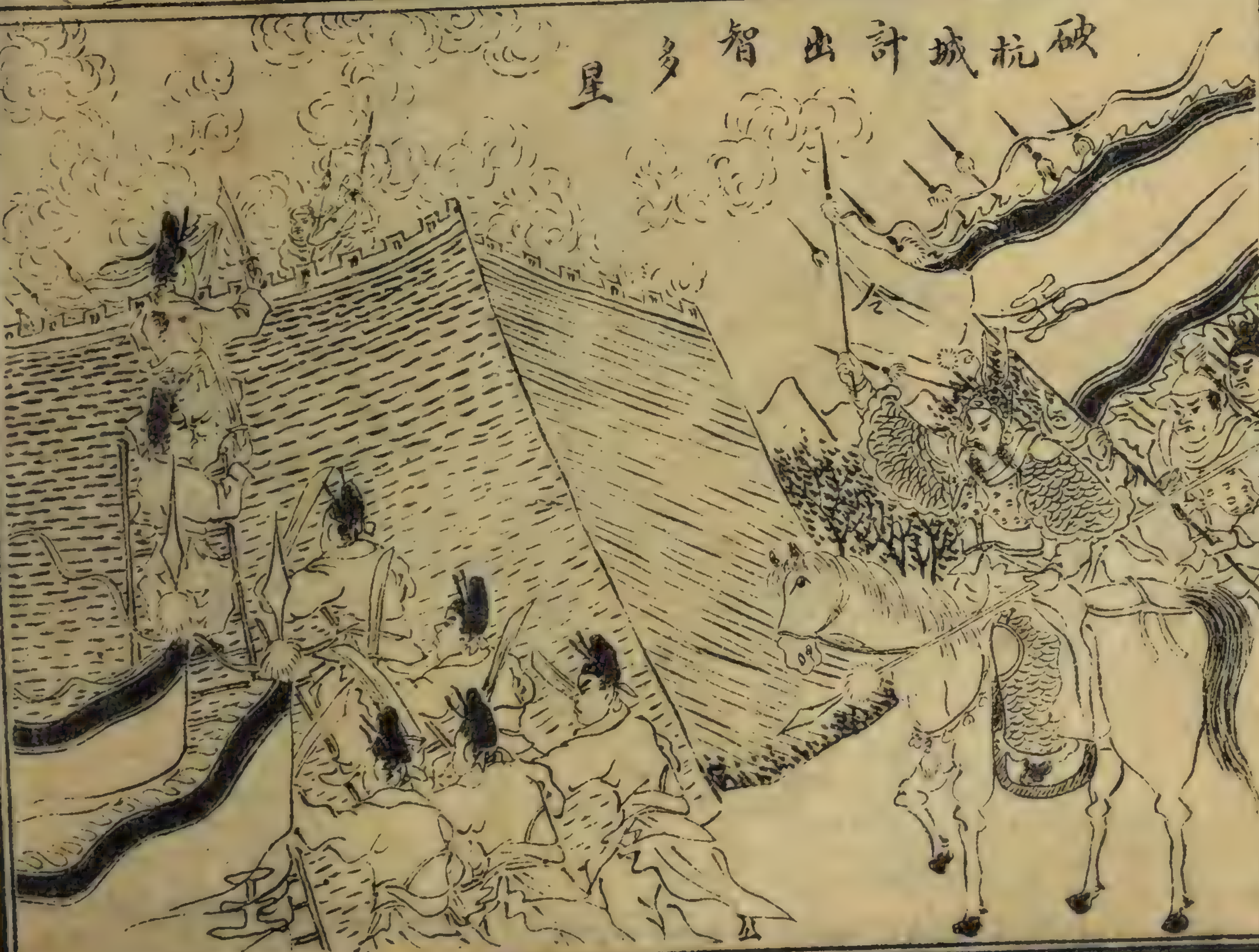

通遠結約金攻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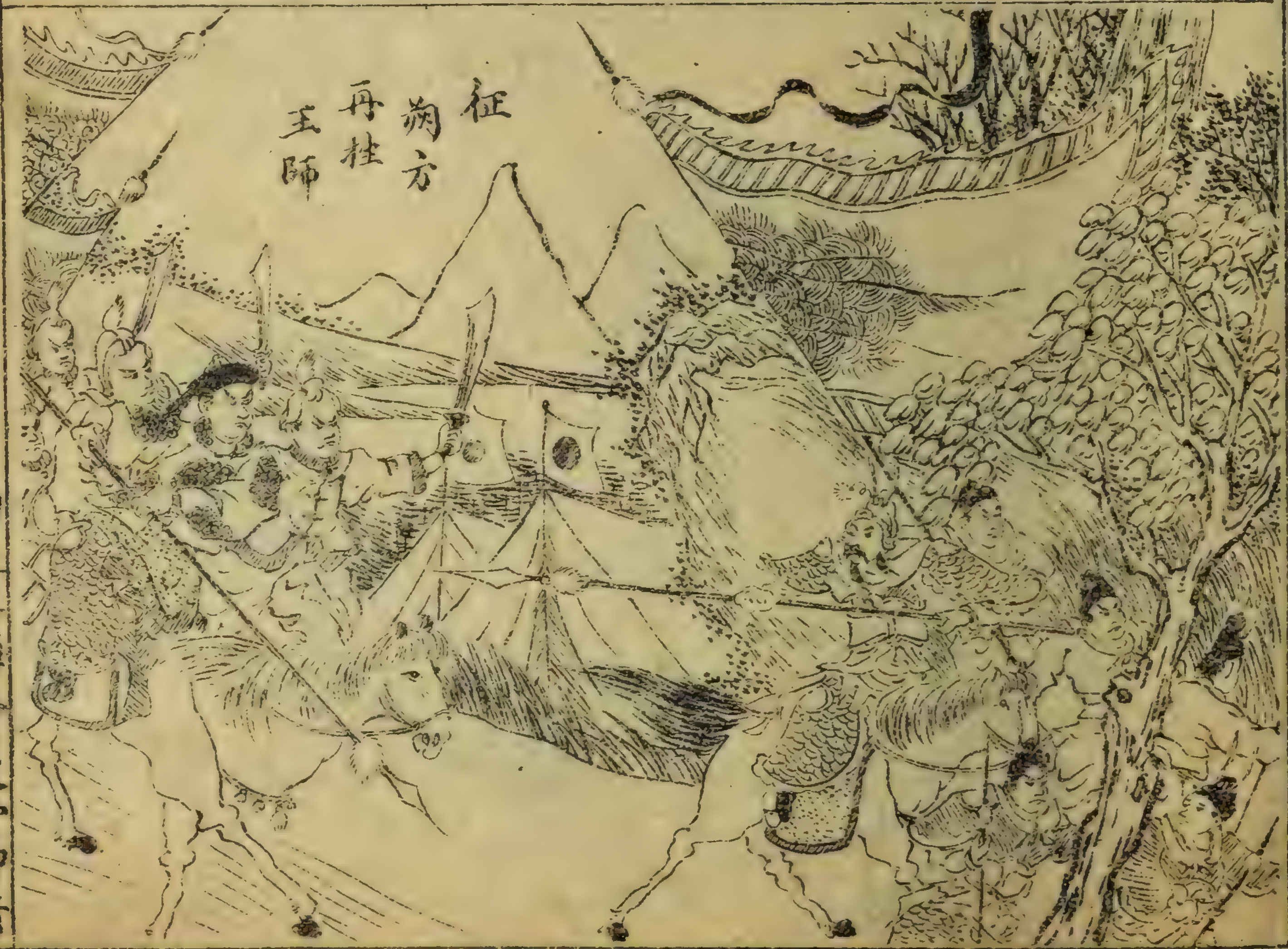


上海會文堂印行


知海州
臥降
及時雨


破杭城計出智多星
令





上海會文堂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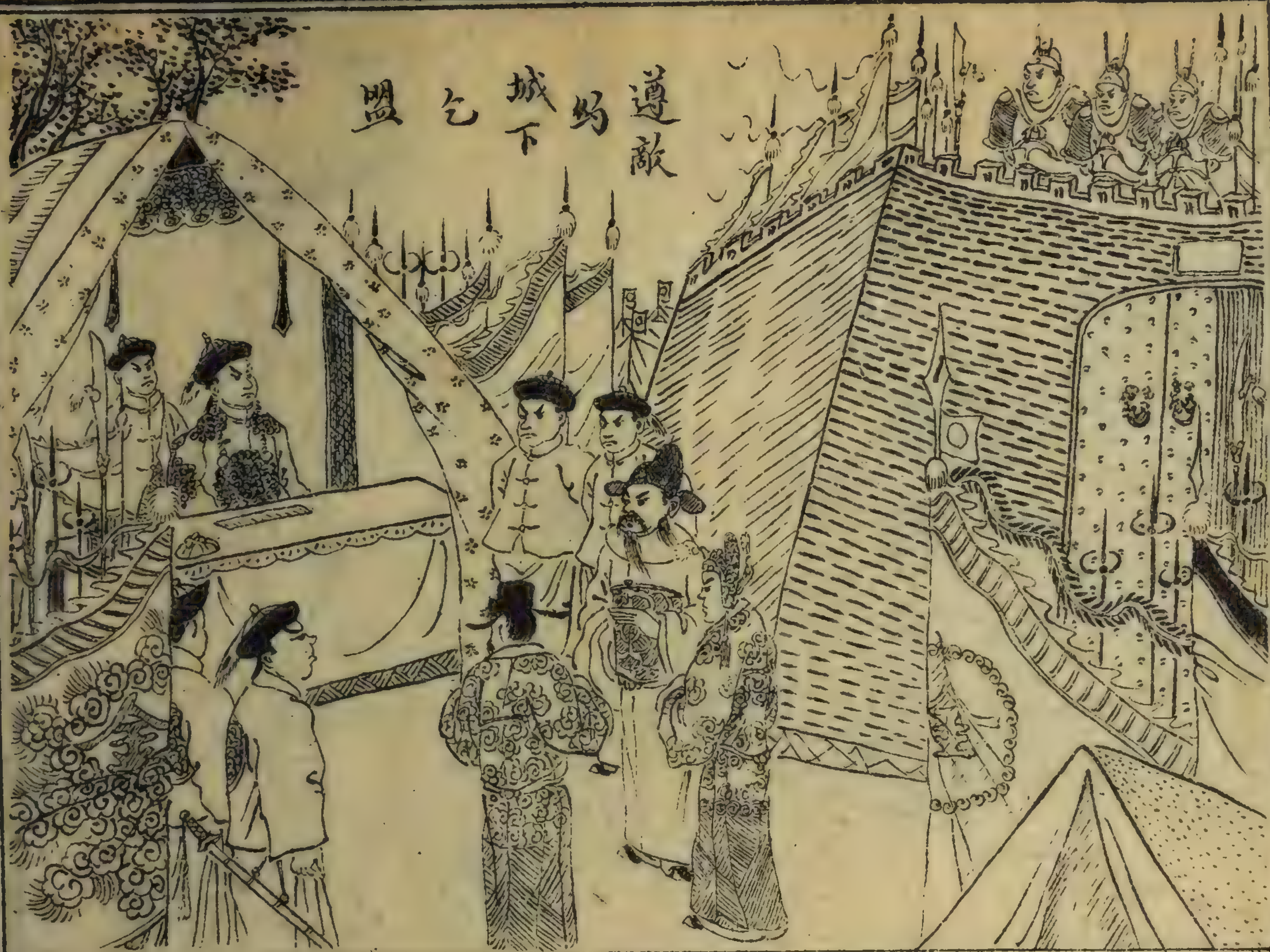

誇功銘石艮嶽成山
昭功敷慶神運石


憂國喪身辱遼絕祀





上海會文堂印行


遵敵約
城下乞盟


滿惡貫
途中授首

第五十一回　巧排擠毒死輔臣　喜招徠載歸異族

却說徽宗再相蔡京，復用京私親為龍圖閣學士兼官侍讀。看官道是何人？乃是京長子蔡攸。攸在元符中，嘗派監在京裁造院，徽宗尚在端邸，每退朝遇攸，攸必下馬拱立。當經端邸左右稟明係蔡京長子，徽宗嘉他有禮，記憶胸中，即位後擢為鴻臚丞，賜進士出身，進授祕書郎，歷官集賢殿修撰，此時復升任學士，父子專寵，勢益薰人。攸毫無學術，唯採獻花石禽鳥，取悅主心。京亦仍守故智，專以誘致蠻夷，捏造祥瑞，哄動徽宗侈心。邊臣暗承京旨，或報稱某蠻內附，或奏言某夷乞降，其實統是金錢買囑，何曾是威德服人。還有甚麼黃河清，甚麼甘露降，甚麼祥雲現，甚麼靈芝之瑞，穀甚麼雙頭蓮，甚麼連理木，甚麼牛生麒麟，禽產鳳凰，外臣接連入奏，蔡京接連表賀。（都是他一人主使。）既而都水使者趙霆，自黃河得一異龜，身有兩首，費呈宮庭。蔡京即入賀道：「這是齊小白所謂象罔，見者主霸，臣敢為陛下賀。」（齊小白所見乃是委蛇，並非象罔，且徽宗已撫有中國，降而為霸，亦何足賀。）徽宗方喜，諭道：「這也賴卿等輔導呢。」京拜謝而退。忽鄭居中入奏道：「物只一首，今忽有二，明是反常為妖，令人駭異，京乃稱為瑞物，居心殆不可問呢。」（一語已足。）徽宗轉喜為驚道：「如卿言，乃是不祥之物。」說至此，即命內侍道：「速將兩首龜拋棄金明池，不要留置大內。」內侍領旨，攜龜

上海會文堂印行

自去越日竟降旨一道命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好官想到手了）蔡京聞悉情形很是怏怏過了數月又有人獻上玉印長約六寸上有篆文係是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九字（龜不可欺）（再用秦璽故智）徽宗賜名鎮國寶復選良工另鑄六印仿合秦制天子六璽成數與元符時所得秦璽共稱八寶進蔡京為太尉至大觀二年元日徽宗御大慶殿祇受八寶赦天下罪囚文武進位一等蔡京得晉爵太師童貫竟加節度使宣撫如故未幾貫復奏克復洮州詔授貫為檢校司空（宦官得授使相以此為始）又擢京私黨林攄為中書侍郎余深為尚書左丞先是河南妖人張懷素自言能知未來事與蔡京兄弟秘密交通至懷素謀為不軌事發被誅獄連蔡京兄弟并及鄧洵武諸人洵武坐罪免官蔡卞亦落職京亦非常憂慮虧得御史中丞及開封尹林攄同治是獄替京掩覆京乃免坐由是京與余林兩人結為死友極力援引遂得輔政是時尚書左丞張康國已進知樞密院事他本由蔡京薦引不次超遷及既任樞密又與京互爭權勢各分門戶有時入謁徽宗免不得詆毀蔡京徽宗也覺京驕橫密令康國監伺且諭言卿果盡力當代京為相康國喜躍得很日伺蔡京舉動稍有所聞即行密報（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是小人常態）蔡京也已察悉遂引吳執中為中丞囑令彈劾康國那知康國已得消息竟爾先發制人趁著徽宗視朝亟趨入跪奏道執中今日入對必替京論臣臣情願避位免受京怨徽宗道朕自有主張卿毋多慮康

國退值殿廬執中果然進見面陳康國過失徽宗不待詞畢便怒目道你敢受人唆使來進讒言麽朕看你不配做中丞與我滾出去罷執中撞了一鼻子灰叩首退朝面如土色是夕即有詔譴責執中出知滁州做蔡家狗應該如此看官試想這陰謀詭計的蔡京遭此一挫怎肯干休於是千方百計的謀害康國康國恰也小心防備無如明鎗易躲暗箭難防就使凡百慎密保不住有一疏一日康國入朝退趨殿廬不過飲茗一杯俄覺腹中大痛狂叫欲絕不到半時已是仰天吐舌好似牛喘一般殿廬直役的人慌忙舁他至待漏院甫經入室兩眼一睜頓覺嗚呼哀哉大命告終廷臣聞康國暴死料知中毒但也不便明言徽宗聞報暗暗驚異表面上只好照例優卹追贈開府儀同三司且給他一個美謚叫作文簡算是了局語帶雙敲莫非諷刺所有康國遺缺即命鄭居中代任別用管師仁同知院事會集英殿臚唱貢士當由中書侍郎林攄傳報姓名貢士中有姓甄名盎攄卻讀甄為煙讀盎為央徽宗方御殿閱冊不禁笑語道卿誤認了攄尚以為是並不謝過字且未識奈何入任中書同列在旁匿笑攄且抗聲道殿上怎得失儀大衆聞了此言很是不平當由御史劾他寡學並且倨傲不恭失人臣禮乃罷攄職降為提舉洞霄宮用朱深為中書侍郎薛昂為尚書左丞昂亦京黨舉家不敢言京字倘或誤及輒加笞責昂自誤說即自批頰京喜他恭順薦擢是職惟鄭居中既秉權樞府與蔡京本有夙嫌暗

地裏指使臺諫陳京罪惡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等受居中囑託挨次劾京連上數十本尚未見報又經居中賣通方士郭天信密陳日中有黑子為宰輔欺君預兆徽宗正寵信天信不免驚心乃罷京為太乙宮使改封楚國公朔望入朝殿中侍御史洪彥昇毛注等申論京罪請立遣出都太學生陳朝老等又上陳京惡共積十四款由小子揭綱如下

瀆上帝　罔君父　結奧援　輕爵祿　廣費用　變法度　妄制作　喜導諛
箝臺諫　熾親黨　長奔競　崇釋老　窮土木　矜遠略

結末數語是引用左傳成文有投諸四裔以禦魑魅等詞徽宗只命京致仕仍留京師用何執中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陳朝老又上言執中才不勝任徽宗不從到了大觀四年夏季彗星出現奎婁間徽宗援照舊例避殿減膳令侍從官直陳闕失（有名無實終歸無益）石公弼毛注等遂極論京罪張克公說京不軌不忠多至數十事因貶京為太子少保出居杭州余深失一黨援心不自安亦上疏乞罷出知青州時張商英調知杭州過闕賜對語中頗不直蔡京暗合帝意遂留居政府命為中書侍郎商英因將京時苛政奏改數條中外頗以為賢徽宗遂進商英為尚書右僕射可巧彗星隱沒久旱逢雨一班趨炎附熱的狗官稱為天人相應歸功君相連徽宗亦欣慰異常親書商霖二字

作為賜品。（傳說恐未必如此）商英益懷感激，大加改革，將蔡京所立諸法，次第罷除，并勸徽宗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一時推為至言。（為節取計，亦應嘉許）徽宗初甚信任，後來覺得不甚適意，漸漸的討厭起來。（主德之替，即誤於此）左僕射何執中，本是蔡京同黨，所有一切主張，概從京舊，偏商英硬來作梗，大違初心，遂與鄭居中互為勾結，想把商英推翻，便好由居中接任。且因王皇后崩逝，已隔二年，（王后崩逝在大觀二年秋，李此處乃是補筆）眼見得中宮位置，是鄭貴妃接替。居中與貴妃同宗，更多一重希望，所以與執中聯同一氣，日攻商英短處。果然大觀四年十月，鄭貴妃竟受冊為后。居中以為時機已熟，稍稍着手，便好將商英捋去，穩穩的做右相了。不料鄭皇后密白徽宗，言外戚不當預政，必欲用居中，寧可改任他職。徽宗竟毅然下詔，罷居中為觀文殿大學士，以吳居厚知樞密院事。居中接詔大驚，明知鄭后恃寵沽名，因此改任，但為此一激，越覺遷怒商英，先令言官劾他門下客唐庚，由提舉京畿常平倉，竄知惠州，再由中丞張克公劾奏商英與郭天信往來，致觸動徽宗疑忌，竟免商英職，出知河南府，尋復貶為崇信軍節度使。天信亦安置單州。原來徽宗在潛邸時，天信曾說他當居天位，嗣因所言果驗，因得上寵。此時恐商英亦有異徵，為天信所賞識，乃將他二人相繼黜逐，免滋後患。其實統是輔臣爭寵，巧為排擠，有甚麼意外情事呢。（商英免職似不甚惜，但何執中等且不若商英，豈不可歎）商英既去，何執中仍得專政，蔡京貽書執中，請

他援引執中都也有意但又恐蔡京入都未免掣肘因此躊躇未決可巧檢校司空童貫奉命使遼帶了一個遼臣馬植回至汴都竟將馬植薦做大官一面召還蔡京復太師銜做一個好幫手鬧出那助金滅遼引金亡宋的大把戲來（好筆仗）小子於遼邦情事已有好幾回未曾談及此處接敘宋遼交涉理應補敘畧迹以便前後接洽自神宗信王安石言割新疆地七百里畀遼遼人纔無異議（應四十回）遼主洪基有后蕭氏才貌超羣工詩文好音樂頗得主寵偏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一譯作耶律伊遜）專權怙勢忌后明敏陰與宮婢單登等定謀誣后與伶官趙惟一私通洪基不辨真僞即將趙惟一繫獄囑耶律乙辛審問病鬼搖着閻羅王還有甚麼希望三木交逼屈打成招當由乙辛究枉定讞將惟一置諸極刑連家族一併駢戮那時這貌賽西施才侔道韞的蕭皇后害得不明不白無處伸訴只好解帶自經死於非命（可憐可惆）蕭后生子名濬已立為太子乙辛恐他報復密令私黨蕭霞抹（一作蕭薩滿）進妹為后譏間東宮洪基正在懷疑那護衛耶律查剌（查剌一譯作扎拉）因乙辛囑委誣告都宮使耶律撒剌（撒剌一譯作薩剌）及忽古（一譯作和爾郭）等密謀廢立洪基又信為實事廢濬為庶人徙錮上京乙辛確是兇很待濬就道竟遣力士行刺途中可憐濬與妃子蕭氏同被殺死濬子延禧未曾隨徙幼育宮中乙辛又欲謀害得宣徽使蕭兀納（一作烏納）夷離畢（一作伊勒希巴）蕭陶隗（隗一作海）等密諫洪基請保護皇孫為他日

立嫡地步。洪基猶豫未決。會出獵黑山。見扈從官屬多隨乙辛。馬後方有些猜忌起來。遂改任乙辛。知南院大王事。乙辛入謝洪基。即令出居興中府。並逐乙辛餘黨。追謚蕭后為宣懿皇后。濬為昭懷太子。封延禧為梁王。延禧年僅六歲。洪基令甲士為衛。格外保育。後來聞乙辛私鬻禁物。擅藏兵甲。即將他削職幽禁。已而伏誅。徽宗元年。遼主洪基病死。孫延禧嗣立。自稱為天祚帝。與宋仍修舊好。延禧時已逾冠。在位荒淫。不問國事。東北有女真部。乘機崛起。勢燄日張。女真舊為靺鞨屬。通古斯族。世居混同江東部。素為小夷。與中國不通聞問。唐開元中。部酋始通譯入朝。拜為勃利州刺史。五季時。始稱女真。遼興。北方威行朔漠。女真已分南北兩部。南部屬遼。稱熟女真。北部不為遼屬。號生女真。生女真中有完顏部。酋長名烏古迺。（一作烏古鼐）雄鷙過人。役屬附近部落。遼欲從事羈縻。命為生女真節度使。自是始置官屬。修弓矢。備器械。漸致盛強。烏古迺死。子劾里鉢嗣。（劾里本一譯作合理博）劾里鉢死。弟頗刺淑嗣。（頗刺淑一譯作蒲拉舒）頗刺淑復傳弟盈哥。（一譯作盈格）盈哥勇武。兼得兄子阿骨打（一譯作阿達。係烏古迺次子）為輔。威聲漸震。徽宗崇寧元年。遼將蕭海里。（一譯作哈里）謀叛。亡入女真阿典部。（阿典一譯作阿克占）遣族人斡達刺（一譯作烏達喇）往見盈哥。約同舉兵。盈哥不從。竟將斡達刺囚住。轉報遼主。遼主延禧。已遣兵追捕海里。因接盈哥來使。遂命他夾攻。勿得縱逸。盈哥乃募兵千餘人。率同阿骨打進擊海里。既至阿典部。見海

里正與遼兵交戰。遼兵紛紛退後，勢將敗走。盈哥遂語阿骨打道：「遼稱大國，為何兵士這般無用？」（見笑大方）阿骨打答道：「不若令他退兵，我看取海里首，如囊中物，讓我去打一仗罷。」盈哥乃登高呼道：「遼兵且退，待我軍獨擒海里。」遼兵正苦不能支，驀聞有人呼退，當即勒兵回。阿骨打即麾衆上前，一場厮殺，把海里部下打得七顛八倒。海里見不可敵，策馬返奔，那知背後一聲箭響，急欲閃避，已經中頸，當時忍不住痛，翻身落馬。部下正想趨救，但見一大將躍馬過來，左手執弓，右手舞刀，刀光閃閃生芒，那個還敢近前？大將不慌不忙，跳下了馬，把海里一刀兩段，割取首級，上馬自去。看官不必細問，便可知是阿骨打。（筆亦有芒）阿骨打既殺死海里，餘衆自然潰散。當由盈哥函海里首，獻與遼主。遼主大喜，賞賚從優。但遼兵疲弱的情形，已被女真瞧破機關，看得不值一戰了。未幾盈哥又死，兄子烏雅束繼立。（烏雅束一作烏雅舒，係烏古廼長子。）東和高麗，北收諸部，漸有與遼爭衡的狀態。童貫鎮西已久，稍稍得志西羌，遂以為遼亦可圖，因表請願為遼使，藉覘虛實。時徽宗又改元政和，正想出點風頭，點綴國慶，便遣端明殿學士鄭允中，充賀遼主生辰使，童貫為副。兩使道出盧溝，遇着遼人馬植，自言嘗為光祿卿，因見遼勢將亡，不得不去逆效順。（甘背祖國，其心可知。）貫與語大悅，至入賀禮畢，即載植俱歸，令易姓名為李良嗣，登諸薦書。植本遼國大族，確是做過光祿卿，不過由他品行卑污，且有內亂情事，因此不齒

人類貫視為奇才即令他獻滅燕策略謂遼主荒淫失道女真恨遼人切骨若天朝自萊登涉海結好女真與約攻遼不怕遼不滅亡徽宗令輔臣會議有反對的有贊同的彼此相持不決乃復召植入朝由徽宗親詢方畧植對道遼國必亡陛下若代天譴責以治攻亂眼見得王師一出遼人必壺漿來迎既可拯遼民困苦又可復中國舊疆此機一失恐女真得志先行入遼情勢便與今不同了徽宗很是心歡即面授秘書丞賜姓趙氏都人因呼他為趙良嗣未幾又擢為右文殿修撰寖加寵眷小子有詩歎道

無端引得敵臣來異類寧皆杞梓材莫道圖燕奇策在須知肇禍已成胎

良嗣既用蔡京復來宋廷又鬧個不休容小子至下回陳明

徽宗即位以後所用宰輔除韓忠彥外無一非小人蔡京固小人之尤者也何執中張康國鄭居中張商英等皆京之具體耳何執中始終善京固不必說張康國鄭居中張商英三人始而附京繼而攻京附京者為干祿計攻京者亦曷嘗不為干祿計耶小人不能容君子并且不能容小人利欲之心一勝雖屬同類亦必排擊之而後快徽宗忽信忽疑正中小人揣摩之術彼消則此長彼長則此消同室操戈而國是已不可復問矣童貫以刑餘腐豎居然援之節鉞廁列三公藝祖以來寧有是例彼方沾沾然狃於小捷侈言圖遼而不齒人類之馬植遂得倖進宋

上海會文堂印行

廷黨緣求合試思小人且不能容小人而豈能用君子耶公相有蔡京媪相有童貫雖欲不亡寧可得哉

第五十二回　信道教詭說遇天神　築離宮微行探春色

却說童貫與蔡京本相友善京得入相半出貫力至是貫自遼歸朝又為京極力稱怗勸徽宗仍召京輔政徽宗本是個隨東到東隨西到西的人物聽童貫言又記念蔡京的好處當即遣使馳召京趲程入都徽宗聞京至都下即日召對並就內苑太清樓特賜宴飲仍復從前所給官爵賜第京師京再黜再進越覺獻媚工諛無微不至徽宗因大加寵眷比前日尤為優待且令京三日一至都堂商議國政京恐諫官復來攻擊特想出一法所有密議概請徽宗親書詔命稱作御筆手詔從前詔敕下頒必先令中書門下議定乃命學士草制蓋璽即行至熙寧時或有內降詔旨不由中書門下共議但亦由安石專權從中代草蔡京獨請御筆一經徽宗寫定立即特詔頒行如有封駁等情即坐他違制罪名廷臣自是不敢置喙後來至有不類御書也只好奉行無違揚戩已經貴戚近倖又爭倣所為各去請求徽宗日不暇給竟令中官楊球代書時人號為書楊蔡京又復生悔但已作法自斃無從禁制了京又欲倣行古制改置官名以太師太傅太保古稱三公不應稱作三師宜仍稱三公以真相論司徒司空周時列入六卿太尉

乃秦時掌兵重官。並非三公。宜改置三少。稱為少師少傅少保。以次相論。左右僕射。古無此名。應改稱太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罷尚書令及文武勳官。以太尉冠武階。改侍中為左輔。中書令為右弼。開封守臣為尹牧。府分六曹。（士、戶、儀、兵、刑、工、）縣分六案。內侍省職。悉仿機廷官號。稱作某大夫。（這一條想是由童貫主議）修六尚局。（尚食、尚藥、尚醞、尚衣、尚舍、尚輦）建三衛郎。（親衛、勳衛、翊衛）京任太師。總治三省事。童貫進職太尉。掌握軍權。（美人亦可效職。媪相應當典兵）追封王安石為舒王。安石子雱為臨川伯。從祀孔廟。熙寧新法。一律施行。京又恐徽宗性敏。或再燭察姦私。致遭貶斥。乃更想一蠱惑的方法。令徽宗墮入術中。愈溺愈迷。看官道是何術。乃是惝恍無憑的道教。（是一件亡國禍階。不得不特筆提出）自徽宗嗣統後。初寵郭天信。繼信魏漢津。天信被斥。漢津老死。內廷幾無方士蹤迹。可巧太僕卿王亶。薦一術士王老志。有旨召他入京。老志濮州人。事親頗孝。初為小吏。不受賂遺。旋遇異人。自稱為鍾離先生。授丹服藥。遂弃妻拋子。結廬田間。為人決休咎。語多奇中。至奉召入都。京即邀入私第。館待甚優。老志入對。呈上密書一函。徽宗啟視。係客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情詞。不由的暗暗稱奇。乃賜號洞微先生。老志謝退。後歸至蔡第。朝士多往問吉凶。他都與作筆談。輒不可解。大衆似信非信。至日後竟多奇驗。於是其門似市。京恐蹈張商英覆轍。因與老志熟商。禁絕朝士往來。但令上結主知。使不負職。老志遂創製乾坤鑑。貴獻徽宗。謂帝后他日

恐有大難。請時坐鑑下。靜觀內省。稽弭災變。又勸京急流勇退。毋戀權位。（老志頗識玄機）京不能從。老志見時政日非。漸萌退志。留京一年。託言遇師譴責。不應溺身富貴。乃上書乞歸。徽宗不許。他即坐起病來。再三請去。至奉詔允准。便霍然起牀。步行甚健。即日出都。歸濮而死。徽宗賜金賻葬。追贈正議大夫。惟蔡京本意。欲借王老志蒙蔽主聰。偏老志獨具見解。反將清心寡欲的宗旨。作為勸導。當然與京不合。京乃舍去王老志。別薦王仔昔。仔昔籍隸洪州。嘗棄儒業。自言曾遇許真人。（即晉許遜）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各法。出游嵩山。能道人未來事。京得諸傳聞。遂列入薦牘。（以人事君。果如是耶）徽宗又復召見。奏對稱旨。賜號沖隱處士。會宮中因旱禱雨。遣小黃門索符。日或再至。仔昔與語道。今日皇上所禱。乃替愛妃求療目疾。我且療疾要緊。你可持符入呈。言至此。即用硃砂篆符。焚符入湯。令黃門持去。並語道。此湯洗目疾。可立愈。黃門以未奉旨意。懼不敢受。仔昔笑道。如或皇上加責。有我仔昔坐罪。你何妨直達。黃門乃持湯返報。徽宗道。朕早晨赴壇。曾為妃疾默禱求痊。仔昔何故得知。他既有此神奇。何妨一試。遂命寵妃沃目。不消數刻。果見目翳盡徹。仍返秋眸。乃進封仔昔為通妙先生。（想是學過祝由科。若知妃目疾。恐由內侍所傳。揣摩適合耳）嗣是徽宗益信道教。使命在福寧殿東。期造玉清和陽宮。奉安道像。日夕頂禮。政和三年長至節。祀天圜丘。用道士百人。執杖前導。命蔡攸為執綏官。車駕出南薰門。徽宗向東眺

望。不覺大聲稱異。攸問道。陛下所見。是否為東方雲氣。徽宗道。朕不特見有雲氣。且隱隱有樓臺複雜。這是何故。（莫非作夢）攸即答道。待臣仔細看來。言畢下車。即趨向東方擇一空曠所在。凝眺片刻。便回奏徽宗道。臣往玉津園東面。審視雲物。果有樓殿臺閣。隱隱護着。差不多有數里延長。且皆去地數十丈。大約是上界仙府哩。（海市即蜃樓耶）徽宗道。有無人物。攸即對道。有若干人物。或似道流。或似童子。統持幢幡節蓋。出入雲間。眉目尚歷歷可辨。想總由帝德格天。因有此神明下降。（滿口說謊）徽宗大喜。待郊天禮畢。即以天神降臨詔告百官。並就雲氣表見處。建築道宮。取名迎真。御製天真降靈示現記。刊碑勒石。豎立宮中。並敕求道教仙經於天下。越年又敕置道流官階。有先生處士等名。秩比中大夫。下至將仕郎。凡二十六級。嗣復添設道官二十六等。有諸殿侍宸校籍授經等官銜。彷彿與待制修撰直閣相似。於是黃冠羽客。相繼引進。勢且出朝臣上。王仔昔尤邀恩寵。甚至由徽宗特命。在禁中建一圓象徽調閣。畀他居住。一班卑瑣齷齪的官僚。常奔走伺候。托他代通關節。希附寵榮。中丞王安中看不過去。上疏諫諍。略謂自今以後。招延術士。當責所屬。切實具保。宣召出入。必察視行徑。不得與臣庶交通。結末又言蔡京引用匪人。欺君害民。數十事。徽宗頗為嘉納。安中再疏京罪。徽宗只答了知道二字。已為蔡京伺覺。令子攸泣訴帝前。說是安中誣劾。徽宗乃遷安中為翰林學士。未幾又命為

承旨安中工駢文妃黃儷白無不相當所以徽宗特別器重不致遠斥且因此猜疑仔昔漸與相疏怎奈仔昔寵衰又來了一個仔昔第二比仔昔還要刁狡竟擅寵了五六年這人姓甚名誰乃是溫州人氏林靈素（道流也有興替無怪朝臣）靈素少入禪門受師笞罵苦不能堪遂去為道士善作妖幻往來淮泗間嘗丐食僧寺寺僧復屢加白眼以此靈素甚嫉視僧徒左階道籙徐知常因王仔昔失寵即薦靈素入朝（知常前引蔡京此時又薦林靈素名為知常實是敗常）至召對時靈素便大言道天有九霄神霄最高上帝總理九霄事務以神霄為都闕號稱天府所有下界聖主多係上帝子姪臨凡現在上帝長子玉清王降生南方號稱長生大帝君就是陛下次子號青華帝君降生東方攝領東北陛下能體天行道上帝自然眷顧寧有親為父子不關痛癢麼（一派胡言）徽宗不覺驚喜道這話可真麼靈素道臣怎敢欺誑陛下陛下若非帝子降生那能貴為天子就是臣今日得見陛下亦有一脈相連臣本仙府散卿姓褚名慧因陛下臨凡御世所以臣亦隨降來輔陛下宰治哩（越發荒唐）徽宗聞了此言即命靈素起身賜令旁坐又問答了一番靈素自言能呼風喚雨驅鬼役神徽宗大喜會當盛暑宮中奇熱徽宗出居水殿尚苦炎熇乃命靈素作法祈雨靈素道近日天意王早不能得雨但陛下連日苦熱待臣往叩天閽假一甘霖為陛下暫時致涼罷徽宗道先生既轉凡胎難道尚能昇天麼靈素道體重不能上昇魂輕可以

駕虛臣自有法處置。言已即退入齋宮。小臥一時。復起身入奏道。四瀆神祇均奉上帝誥敕。一律封閉。唯黃河尚有路可通。但只可少借涓流。不能及遠。徽宗道無論多少。能得微雨也較為清涼呢。靈素奉命。即在水殿門下。披髮仗劍。望空拜禱。口中喃喃誦咒。左手五指揑訣。裝作了一小時。果然黑雲四集。蔽日成陰。他即向空撒手。但聽得隆隆聲響。阿香車疾驅而來。震雷甫應。大雨立施。約三五刻時候。雨即停止。依然雲散天清。現出一輪紅日。惟水殿中的炎熱氣已減去一半。最可怪的是雨點降下。統是濁流。徽宗已是驚異。忽由中使入報。內門以外。並無雨點。赫日自若。於是徽宗愈以為神。優加賞賚。賜號通真達靈先生。（史稱靈素識五雷法大約禱雨一事便用此訣）先是徽宗無嗣。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嘗言京師西北隅地勢過低。如培築少高。當得多男之喜。徽宗乃命工築運。疊起岡阜。高約數仞。未幾後宮嬪御。相繼生男。皇后也生了一子一女。徽宗始信奉道教。蔡京乘勢獻媚。即陰嗾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等中官。導興土木。（土木神仙本是相連）遂於政和四年。改築延福宮。宮址在大內拱辰門外。由童貫等五人分任工役。除舊增新。五人又各為制度。不相沿襲。你爭奇。我鬭巧。專務侈麗高廣。不計工財。及建築告竣。又把花石綱所辦珍品。派布宮中。這宮由五人分造。當然分別五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東值景龍門。西抵天波門。殿閣亭臺。連屬不絕。鑿池為海。引泉為湖。鶴莊鹿砦

及文禽奇獸孔雀翡翠諸稨數以千計嘉葩名木類聚成英怪石幽巖窮工極勝人巧幾奪天工塵境不殊仙闕徽宗又自作延福宮記鐫碑留蹟後來又置村居野店酒肆歌樓每歲長至節後縱民游觀書懸綵夕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從市民行鋪夾道倣居花天酒地一聽自由直至上元節後方纔停罷尋又跨舊城修築布置與五位相同號為延福第六位復跨城外濬濠作二橋橋下疊石為固引舟相通橋上人物不見橋下蹤迹名曰景龍江夾江皆植奇花珍木殿宇對峙備極輝煌徽宗政務餘閑輒往宮中游玩仰眺俯矚均足賞心悅目幾不啻身入廣寒飄飄若仙當下快慰異常旁顧左右道這是蔡太師愛朕議築此宮童太尉等苦心搆成亦不為無功古時秦始隋煬盛誇建築就使繁麗適恆恐未必有此佳勝哩左右道秦隋皆亡國主平時所愛無非聲色犬馬陛下鑒賞乃是山林閒棄物無傷盛德有益聖躬豈秦隋所可比儗（一味逢君）徽宗道朕亦常恐擾民只因蔡太師查覈庫餘差不多有五六千萬所以朕命築此宮與民同樂呢（那知已為蔡太師所騙）左右又諛頌一番引得徽宗神迷心蕩越入魔境看官聽着人主的侈心萬不可縱侈心一開不是興工木就是好神仙還有徵歌選色等事無不相隨而起徽宗宮中除鄭皇后素得帝寵外有王貴妃喬貴妃還有大小二劉貴妃最邀寵幸以下便是韋妃等人二劉貴妃俱出單微均以姿色得幸大劉妃生子三

人曰棫曰模曰椽於政和三年病逝徽宗傷感不已竟仿溫成后故事（溫成事見仁宗時）追冊為后諡曰明達小劉妃本酒保家女夤緣內侍得入崇恩宮充當侍役崇恩宮係元符皇后所居元符皇后劉氏自尊為太后後（見四十九回）常預外政且有曖昧情事為徽宗所聞擬加廢逐詔命未下先飭內侍詰責劉氏羞忿不堪竟就簾鉤懸帶自縊而亡（孟后尚安居瑤華劉氏已不得其死可見前時奪嫡何苦乃爾○此即銷納法）宮中所有使女盡行放還小劉妃不願歸去寄居宦官何訢家可巧大劉妃逝世徽宗失一寵嬪抑鬱寡歡內侍楊戩欲解帝愁盛稱小劉美色不讓大劉可以移花接木徽宗即命楊戩召入美人有幸得近龍顏天子無愁重諧鳳侶更兼這位小劉妃天資警悟善承意旨一切妝抹尤能別出心裁不同凡俗每戴一冠製一服無不出人意表精緻絕倫宮禁內外競相倣效俗語說得好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況徽宗春秋鼎盛善解溫存驟然得此尤物比大劉妃還要慧豔那有不寵愛的情理不到一兩年即由才人進位貴妃嗣是六宮嬪御罕得當夕惟這小劉妃承歡侍宴朝夕相親今日倒鸞明日顛鳳一索再索三四索竟得生下三男一女名花結果未免減芳那徽宗已入魔鄉得隴又要望蜀會值延福宮放燈竟帶着蔡攸王黼及內侍數人輕乘小輦微服往游寓目無非春色觸耳盡是歡聲草木向陽煙雲夾道聯步出東華門但見百肆雜陳萬人駢集鬧盈盈的捲起紅塵聲細細的

傳來歌管徽宗東瞧西望目不暇接突聽得窗簾一響便舉頭仰顧湊巧露出一個千嬌百媚的俏臉兒來頓令徽宗目眙神馳禁不住一聲喝采（酷似一齣挑簾）曾記得前人有集句一聯可以彷彿形容聯句云

楊柳亭臺凝晚翠　芙蓉簾幙扇秋紅

畢竟徽宗有何奇遇且看下回便知

王老志也王仔昔也林靈素也三人本屬同流而優劣卻自有別老志所言尚有特識其諷徽宗也以自省其勸蔡京也以急退蓋頗得老氏之真傳而不專以隱怪欺人者迨托疾而去倏然遠引蓋尤有瞰於富貴之思焉王仔昔則已出老志下矣林靈素狡獪逾人荒唐尤甚禱雨一事雖若有驗然非小有異術安能倖結主知孔子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靈素固一異端也奈何誤信之乎且自神仙之說進而土木興土木之役繁而聲色即緣之以起巫風淫風亂風古人所謂三風者無一可犯一弊起而二弊必滋此君子所以審慎先幾也

第五十三回　挾妓縱懽歌樓被澤　屈尊就宴相府承恩

卻說延福宮左近一帶當放燈時節歌妓舞娃爭來賣笑一班墜鞭公子走馬王孫都去尋花問柳逐豔評芳就中有個露臺名妓叫作李師師生得妖豔絕倫有目共賞並

且善唱謳工酬應至若琴棋書畫詩詞歌賦雖非件件精通恰也十知四五因此艷幟高張喧傳都市這日天緣湊巧開窗閒眺正與徽宗打個照面徽宗低聲喝采那蔡攸王黼二人俱已聞知也依着仰視李師師瞧着王黼恰對他一笑原來王黼素美風姿目光如電曾與李師師有些認識所以笑靨相迎王黼即密白徽宗道這是名妓李師師家陛下願去游幸否蔡攸道這這恐未便王黼道彼此都是皇上心腹當不至漏洩風聲况陛下微服出游有誰相識若進去游幸一回亦屬無妨（蔡攸尚知顧忌王黼更屬好事）看官道這王黼是什麼人物他是開封人氏曾在崇寧年間登進士第外結宰輔何執中蔡京內交權閹童貫梁師成累遷至學士承旨與蔡攸同直禁中平素有口辯才專務迎合深得徽宗懽心此時見徽宗贊美李師師因即導徽宗入幸徽宗獵艷心濃巴不得立親薌澤便語王黼道如卿所言沒甚妨碍朕就進去一游但須畧去君臣名分毋令他人瞧破機關王黼應命便引徽宗下車徐步入李師師門蔡攸亦即隨入李師師已自下樓出來迎接讓他三人登堂然後向前行禮各道萬福徽宗仔細端詳確是非常嬌艷鬢鴉凝翠鬟鳳涵青秋水為神玉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還有一抹纖腰苗條可愛三寸弓步瘦窄宜人師師奉茗肅賓開筵宴客徽宗坐了首座蔡攸王黼挨次坐下李師師末坐相陪席間詢及姓氏徽宗先謅了一個假姓名蔡攸照例說謊輪到王黼也

揑造了兩字李師師不禁解頤王黼與他遞個眼色師師畢竟心靈已是會意遂打起精神伺候徽宗酒至數巡更振起嬌喉唱了幾齣小曲益覺令人心醉徽宗目不轉睛的看那師師師師也淺挑微逗眉目含情蔡攸王黼更在旁添入詼諧漸漸的流至媟褻（好兩個篾片朋友）尋且謔浪笑傲毫無避忌待到了夜靜更闌方纔罷席徽宗尚無歸意王黼已窺破上旨一面密語李師師一面又密語徽宗兩下俱已允洽便邀了蔡攸一同出去徽宗見兩人已出索性放膽留髡便去擁了李師師同入羅幃李師師驟承雨露明知是皇恩下逮樂得賣弄風情這一夜的枕席歡娛比那妃嬪當夕時情致加倍可惜情長宵短轉瞬天明蔡攸王黼二人即入迓徽宗徽宗沒奈何披衣起床與李師師叮囑後期纔抽身告別及回宮後勉勉強強的御殿視朝朝罷入內只惦記李師師如何繾綣如何溫柔不但王喬諸妃無可與比就是最愛的小劉貴妃也覺遜他一籌但因身居九重不能每夕微行好容易挨過數宵幾乎寤寐徬徨展轉反側那先意承志的王學士復導徽宗赴約天台再到神女重逢這番伸續前歡居然海誓山盟有情盡吐徽宗竟自明真跡李師師也願媵後宮可奈折柳章臺究不便移棲禁苑當由徽宗再四躊躇只許師師充個外妾隨時臨幸師師裝嬌撒痴定欲入宮瞻仰徽宗不得不允惟諭待密旨宣召方得往來師師纔覺欣然至陽臺夢罷銅漏催歸又互申前約反

覆叮嚀。一別數日。李師師倚門悵望。方訝官家愆約。久待不至。直到黃昏月上。忽有內侍入門。遞與密簡。展覽之下。笑逐顏開。當即淡掃蛾眉。入朝至尊。隨了內侍。經過許多重門曲院。繞抵深宮。內侍也不先通報。竟引師師入室。徽宗早已待着。見了師師。好似得寶一般。及內侍退後。徹夜綢繆。自不消說。嗣是一主一妓。迭相往還。漸漸的無禁無忌。師師竟得與後宮妃嬪。晉接周旋。他本是平康里中的好手。無論何種人情。均被他揣摩純熟。一經湊合。無不愜心。何況六宮嬪御。統不過一般婦女心腸。更容易體貼入微。日久言歡。相親相近。非但徽宗格外狎暱。連喬劉諸貴妃等。亦愛他有說有笑。不願相離。（描摹盡致）時光易過。轉瞬一年。徽宗正在便殿圍爐。林靈素自外進謁。由徽宗賜他旁坐。與語仙機。談至片刻。靈素忽起趨階下道。九華玉真安妃將到來了。臣當肅謁。（又要搗鬼）徽宗驚問道。那個是九華仙妃。靈素道。陛下且不必問。少頃自至。語畢。拱手兀立。既而果有三五宮女。擁一環珮珊珊的麗姝進來。徽宗亦疑是仙人。不禁起座。及該姝行近。並非別人。就是寵擅專房的小劉貴妃。徽宗禁不住大笑。靈素卻恭恭敬敬的再拜殿下。至拜罷起來。又大言道。神霄侍案夫人來了。言甫畢。又見一麗人。輕移蓮步。帶着宮婢二三名。冉冉而至。徽宗龍目遙矚。乃是後宮的崔貴嬪。靈素復道。這位貴人在仙班中。與臣同列。禮不當拜。乃鞠躬長揖。仍復上階就座。原來靈素出入宮禁。已成習慣。所

有宮眷不必避面因此仍坐左側劉崔二妃向徽宗行過了禮自然另有坐位纔經坐定靈素忽睜視殿外道怪極怪極徽宗被他一驚忙問何故靈素道殿外奈何有妖魅氣一語未已見有一美婦進來珠翠盈頭備極穠艷靈素突然起座取過御爐火箸大踏步趨至殿門將擊該婦虧得內侍兩旁遮攔纔得免擊那美人兒已嚇得目瞪口呆桃腮變白徽宗也急喚靈素道先生不要誤瞧這就是教坊中的李師師（原來就是此人）靈素道他是一個妖狐若將他殺卻屍無狐尾臣願坐欺君大罪立就典刑徽宗正愛戀師師那裏肯依便帶笑帶勸的說了數語靈素道臣不慣與妖魅並列願即告退（李師師似妖靈素亦未嘗非怪）言訖拂袖徑去徽宗疑信參半到了次日又召見靈素問廷臣有無仙侶靈素答道蔡太師係左元仙子王學士黼恰是神霄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亦皆名廁仙班所以仍隸帝君陛下（誤國賊臣豈隸仙籍就使有點來歷無非是混世妖魔）徽宗道朕已造玉清和陽宮供奉仙像請先生為朕齋醮靈素不待說畢便接入道玉清和陽宮似嫌逼仄乞陛下另行建造方可奉詔徽宗道這也無有不可請先生擇地經營靈素奉命而出即在延福宮東側規度地址鳩工建築由內侍梁師成楊戩等協同監造師成曾為太乙宮使以善諛得寵甚至御書號令多出彼手就是蔡京父子亦奉命維謹王黼且視他如父此次與靈素督建醮宮自晨暉門（即延福宮東門）至景龍門（汴京北面中門）迤長數里密連禁署宮中山包平

地環繞佳木清流所築館舍臺閣上棟下楹概用楩楠等木不施五彩自然成文亭榭不可勝計宮既成定名為上清寶籙宮命靈素主齋醮事王仔昔為副且就景龍門城上築一複道溝通宮禁以便徽宗親臨禱祀且令各路統建神霄萬壽宮靈素遂廣招徒黨齊集都中各請給俸每設大齋費緡錢數萬甚至窮民游手多買青布幅巾冒稱道士混入寶籙宮內每日得一飽餐並制錢三百文稱為施捨政和七年設立千道會不論何處羽流盡令入都聽講徽宗亦在旁設幄恭聆教旨開會這一日羽流雲集女士盈門徽宗亦挈着劉崔諸妃入幄列坐靈素戴道冠衣法服昂然登壇高坐說法先談了一回虛無杳渺的妄言然後令人入問要訣壇下膽拜多人靈素隨口荒唐並無精義或且雜入滑稽間參媟語引得上下鬨堂嘈雜無紀御幄內亦笑聲雜沓體制蕩然（上恬下嬉安得不亡）罷講後御賜齋飯很是豐盛徽宗與妃嬪等亦至齋堂內吃過了齋纔行返駕靈素復令吏民詣寶籙宮授神霄秘錄朝士求他引進亦往往北面稱徒靡然趨附但得靈素首肯無不應效如神（也可稱做接引道人）既而道籙院中忽接得一道密詔內云

朕乃上帝元子為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金狄二字劉定之謂佛身若金色故稱金狄未知是否）遂懇

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

道籙院當然應諾即上表冊徽宗為教主道君皇帝（想入非非）百官相率稱賀惟這個皇帝

加御止在道教章疏內應用餘不援例一面立道學編道史什麼叫作道學呢用內經道德經為大經莊子列子為小經自太學辟雍以下槪令肄習按歲升貢及三歲大比必通習道學方得進階這是林先生說出來的什麼叫作道史呢彙集古今道教事編成一部大紀志稱為道史這是蔡太師說出來的可巧道法有靈西陲一帶屢報勝仗徽宗尤信為神佑越覺墮入迷途（按入西夏事也似天衣無縫）原來太尉童貫自督造延福宮後仍握兵權適值夏人李諤哆（一譯作李額葉）為環州定遠軍首領本已降服中朝暗中卻通使夏監軍說是窖粟待師可亟發大兵來襲定遠夏監軍哆唆（一譯作多淩）遂率萬人來應諤哆轉運使任諒詗知諤哆詭謀募兵潛發窖穀至哆唆到來諤哆已失所藏只好率部眾歸夏哆唆無糧可資還兵臧底河築城扼守任諒馳疏上聞有詔授童貫為陝西經畧使調兵討夏貫至陝西檄熙河經畧使劉法率兵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畧使劉仲武率兵五萬出會州自率中軍駐蘭州為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右廂軍相遇在古骨龍地方鏖鬬一場大敗夏人斬首三千級童貫即露布奏捷詔令貫領六路邊事（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貫復遣王厚劉仲武等合涇原鄜延環慶秦鳳各路兵馬進攻臧底河城及為夏人所敗十死四五貫匿不上聞再命劉法劉仲武調熙秦兵十萬攻夏仁多泉城城中力孤待援不至沒奈何出降法入城後竟將城內兵民殺

得一個不留。（如此殘忍宜乎不得善終）捷書再至宋廷復加貫為陝西兩河宣撫使已而渭州將种師道復攻克臧底河城貫又得升官加爵進開府儀同三司簽書樞密院事蔡京亦得連帶沐恩一再賜詔始令他三日一朝正公相位總治三省事繼復晉封魯國公命五日一赴都堂治事尋又將茂德帝姬下嫁京四子鞗帝姬就是公主由京改制稱帝姬（姬本古姓春秋時女從母姓故稱姬後世或沿稱為姬妾蔡京乃以稱公主愈覺不通）茂德帝姬係徽宗第六女蔡攸兼領各種美差如上清寶籙宮秘書省道籙院禮制局道史局等均有職司攸弟翛亦官保和殿學士一門貴顯烜赫無倫會徽宗立長子桓為皇太子桓係前后王氏所出曾封定王性好節儉蔡京例外巴結即將大食國所遺琉璃酒器獻入東宮太子道天子大臣不聞勗我道義乃把玩具相貽莫非欲蠱我心志麼太子詹事陳邦光在側又添說蔡京許多不是惹得太子怒起竟命左右擊碎酒器一律毀擲這事為蔡京所聞當然懊恨（討好跌一交那得不惱）一時扳不倒太子只好將一股毒氣噴在陳邦光身上當下陰嗾言官彈擊邦光自己又從旁詆斥遂傳出御筆手詔竄邦光至陳州太宰何執中始終與蔡京友善輔政至十餘年毫無建豎一味唯唯諾諾贊飾太平徽宗恩寵不衰直至年邁龍鍾纔命以太傅就第祿俸如舊未幾病死鄭居中繼為太宰兼少保銜劉正夫為少宰鄧洵武知樞密院事（換來換去無非這班庸奴）居中受職後思改京政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

滯頗洽人望但不過與京立異並沒有甚麼幹濟才正夫隨俗浮沈專務將順洵武阿附二蔡人品學術更不消說既而正夫因疾辭職居中以母喪守制徽宗又擢余深為少宰余本蔡家走狗怎肯背德（應五十一回）一切政務必稟白蔡公相惟命是從蔡氏父子勢益滔天攸妻宋氏係宋庠孫女頗知文字出入禁中累承恩賞攸子名行亦得領殿中監有時徽宗且親幸京第略去君臣名分居然作為兒女親家所有蔡家僕妾均得瞻近天顏京設宴饗帝一酌一餐費至千金各種肴饌異樣精美往往為御厨所未有徽宗不以為侈反說由公相厚愛自京以下均命列坐彼此傳觴如家人禮徽宗又命茂德帝姬及姑嫜姨姒等也設席左右稚兒嬌女均得登堂合庭開歡宴之圖上壽沐皇王之寵妾媵俱蒙誥命厮養亦沐榮封真所謂帝德汪洋無微不至了及徽宗宴罷返宮翌日京上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觴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這是實事並非虛言（可惜蔡太師生平只有這數語是真）小子有詩歎道

誤把元凶作宰官　萬方皆哭一庭歡
試看父子承恩日　國帑民財已兩殫

蔡京貴寵無比童貫因和夏班師也得晉爵封公於是公相以外又添出一個媼相來欲知詳細下回再表

李師師不見正史而稗乘俱載其事當非虛誣蔡攸王黼為徽宗幸臣微行之舉

必自二人啟之夫身居九重爲社稷所由寄爲人民所由托乃不惜降尊與娼妓爲耦以視莫愁天子猶有甚焉而彼黼更不足誅已林靈素目師師爲妖師師固一妖孽也君子不以人廢言吾猶取之下半回述徽宗幸蔡京第略迹言權婦孺列席與上半回挾妓飲酒事適成映射李師師以色迷君蔡京以佞惑主迹雖不同弊實相等讀魯論遠鄭聲放佞人二語足知本回宗旨亦寓此意吾鄭聲者未有不近佞人吾於徽宗亦云

第五十四回　遣雄邦侍強稱帝　通遠使約金攻遼

卻說童貫經畧西陲屢次晉爵至政治八年改元重和貤恩內外文武百官貫復得升爲太保越年復改元宣和貫又欲倖功邀賞命劉法進取朔方法不欲行經貫連日催促不得已率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適遇夏主弟察哥（一作察克）引兵到來法即列陣與戰察哥自領步騎爲三隊敵法前軍別遣精騎登山遶出法軍背後法正與察哥酣鬬不防後隊大亂竟被夏兵殺入法顧前失後顧後失前亟擬收軍奔回怎奈夏兵前後環遶不肯放行督戰至六七時累得人馬困乏且部兵多半死亡料知招架不住只好棄軍潛遁天色已晚黨夜奔走行至黎明距戰地約七十里地名蓋朱峗四顧無人乃下馬卸甲暫圖休息少頃有數人負擔前來法疑是商販向他索食數人不允法瞋目道你

等小民難道不識我劉經畧麼一人答道將軍便是劉經畧我有食物在此應該奉獻言訖便向擔中取出一物跑至劉法身旁法尚道是甚麼食物那知是一柄亮晃晃的短刀急切不及躲避冤被殺死首級也被取去看官聽着這數人乃是西夏的負擔軍隨充軍前雜役可巧撞着劉法正是冤冤相湊當即斬首報功（是屠城之報）察哥見了法首惻然語左右道這位劉將軍前曾在古骨龍仁多泉兩處連敗我軍我嘗謂他天生神將不敢與他交鋒誰料今日為我小兵所殺攜首而歸這是他恃勝輕出的壞處我等不可不戒（察哥有謀有識却是西夏良將）當下麾軍再進直搗震武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轉餉艱難自築城三載知軍李明孟清皆為夏人所殺至是城又將陷察哥道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也是好的遂引軍退去童貫聞夏人已退反報稱守兵擊卻就是劉法敗死也匿不上聞一面通使遼主請他出場排解再與夏人修好遼正與金構兵恐得罪中朝更增一敵乃轉告夏主令與宋修和夏主乾順亦頗厭用兵乃因遼使進表納款貫遂上言夏主畏威情願投誠徽宗乃飭罷六路兵加貫太傅封涇國公時人稱貫為媼相與公相蔡京齊名貫班師回朝剛值蔡京定議圖遼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與約夾攻貫本首倡此議當然極力慫恿主張北伐一時興高采烈大有唾手燕雲的情景（全是妄想）看官道金是何部便是前文所說的女真部（應五十一回）徽宗政和二年時遼天祚

帝延禧赴春州至混同江釣魚。女真各部酋長相率往朝。阿骨打奉兄命亦出覲遼主。釣罷張宴。飲至半酣。遼主命諸酋依次起舞。輪至阿骨打獨辭不能。遼主勸諭再三。始終不肯聽命。遼主欲殺阿骨打。經北院樞密使蕭奉先諫阻乃止。阿骨打脫歸。恐遼主疑有異志。將加討伐。遂日夕籌防。招兵買馬。先併吞附近各族。拓地圖强。嗣且建城堡。修戎器。扼險要。以備不虞。至長兄烏雅束病歿。阿骨打襲位。並不向遼告喪。且自稱勃都極烈。（一作達貝勒）遼主遣使詰責。阿骨打道。有喪不能弔。還說我有罪麽。因拒絕來使。先是遼主好獵。每歲至海上市鷹。徵使四出。道出女真。往往需求無厭。因此各部亦相繼怨遼。獨紇石烈部酋阿疏。當盈哥在位時。與盈哥有怨。戰敗奔遼。盈哥烏雅束相繼索歸。終不見遣。阿骨打又迭使往索。仍屬無效。乃召集諸部。約會來流水上。（一作拉林水）得二千五百人。禱告天地。誓師伐遼。進軍遼境。擊敗遼兵。射死遼將耶律謝十。（謝十一作色錫）乘勢攻克寧江州。遼都統蕭嗣先率兵萬人出援寧江。阿骨打時已引還。嗣先竟追至出河店。（一譯作珠赫店）天晚駐營。翌晨聞阿骨打返兵迎擊。急令前隊往阻。不到半日。已被阿骨打殺敗逃回。嗣先乃整軍出迎。甫經交綏。忽大風陡起。飛沙眯目。阿骨打正居上風。麾兵奮擊。遼兵不能支持。盡行潰散。將校多半死亡。嗣先踉蹌遁歸。於是阿骨打弟吳乞買等勸兄稱帝。阿骨打起初不從。旋經將佐等再行勸進。乃於乙未年正月元日。即宋徽

宗政和五年就按出虎水旁（按出虎水一譯作愛新水）即皇帝位國號大金取金質不壞的意義建元收國易名為旻命吳乞買為諳班勃極烈從兄撒改（一作薩拉喝係劾里鉢兄劾者子）及弟斜也（一譯作舍音）為國論勃極烈兩種官名均係女真部方言尊貴的官長叫作勃極烈諳班是最尊的意思國論就是國相（諳班一譯作阿木班國論一作固倫）遼人嘗言女真兵滿萬便不可敵至是已達萬人以上乃厲兵秣馬再議攻遼遼主遣使僧家奴（一作僧嘉努）齎書往金令為屬國金主覆書要求遼主送還阿疏并遷黃龍府至別地方可議和遼主再貽書呼金主名諭令歸降金主亦覆書呼遼主名諭令歸降（煞是好看）兩下裏各爭尊長那金主已進兵益州直搗黃龍府遼兵屢戰屢敗黃龍府竟被奪去遼主聞報大怒即下詔親征號稱七十萬分路出師金主聞遼兵大舉乃以刀剺面涕泣語衆道我與汝等起兵無非苦遼邦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恐不可當看來只有殺我一族大衆出去迎降或可轉禍為福（遣將不如激將）吳乞買等趨進道火來水淹兵來將擋況天祚淫虐不仁衆心離散就使來了一二百萬也不過暫時烏合怕他甚麼金主乃道你等果能盡死力須聽我號令同去禦敵諸將齊聲應令遂調齊人馬傾國而出行至黃龍府東遙見遼兵遍野勢如攢蟻乃下令軍中道敵利速戰我利固守且深溝高壘靜觀敵釁再行進兵將士遵令擇險駐紮按兵不動遼兵也不來挑戰越日竟陸續退去原來遼副都統章奴謀立天

祚叔父耶律淳，誘將士亡歸上京，遣淳妃蕭廸里告淳，淳不願依議，擒住廸里。會遼主聞章奴謀叛，亟遣使慰淳，淳斬廸里首，取獻遼主，孑身待罪，遼主待遇如初。偏章奴入掠上京，至遼太祖廟，數天祚罪惡，移檄州縣，將犯行宮，遼主亟從軍中退歸，軍士均無鬭志。也隨了回去，事被金主察悉，遂拔塞齊起，追遼主至護步答岡。（護步答一作見和斯布達）前面輿輦甲仗，迤邐行去，他即分開兩翼，一鼓而上，自率精兵猛將，專向遼中軍殺入。遼主猝不及防，急忙退走，遼兵亦紛紛四散。金主麾衆一陣斬馘，以萬計，奪得車輿帝幄兵械軍資，不可勝計，乃引兵回國。遼主奔赴上京，適章奴已爲熟女真部所敗，衆皆潰散，遂擒住章奴，送至遼主所在，立斬以徇。遼主乃還都。看官聽着！從前遼都臨潢，號爲上京，自聖宗隆緒，徙都遼西，稱爲中京，又以遼陽爲東京，幽州爲南京，雲州爲西京，共計五京。（提出五京，下文金宋攻遼，庶有眉目可辨。）章奴誅死，上京方纔告靖，不意東京又鬧出亂端。東京留守蕭保先，虐待渤海居民，爲暴徒所戕，經遼將大公鼎、高清明等，率兵勦捕，亂勢少平。偏裨將高永昌，收集潰匪，入據遼陽，匝旬間得八千人，居然僭號，稱爲隆基元年。遼主遣韓家奴、張林等往征，永昌恐不能敵，向金求救。金主遣胡沙補（一譯作華沙布）報永昌道，同力攻遼，我願相助，但須削去僭號，歸順我國，當以王爵相報。永昌不從，金主遂命大將斡魯，率諸軍攻永昌，巧與遼將張琳相值，兩下開仗，張琳敗走，斡魯乘勢取瀋州。

進薄遼陽城下。永昌開城出戰。那裏敵得住金軍。遂敗奔長松。遼陽人韃不野（一作托卜嘉）擒住永昌獻與金主。眼見得一刀兩段。於是遼國的東京州縣及南路熟女真部陸續降金。金主任斡魯為南路都統。斡倫（一作鄂楞）知東京事。遼主聞東京失陷。未免驚慌。乃授耶律淳為都元帥。募遼東人為兵。得二萬二千餘人。使報怨女真。叫作怨軍。以渤海鐵州人郭藥師等為統領。耶律淳倡議和金。遣耶律奴哥（一譯作訥格）如金議好。金主要索多端。議不能決。旋由金主最後復書。迫遼以兄禮事金。封冊如漢儀。方可如約。否則不必再議。遼主尚不肯許。適遇大饑。人自相食。各地盜賊蠭起。掠民充糧。樞密使蕭奉先等勸遼主暫從金議。乃冊金主旻為東懷國皇帝。金主不悅。語冊使道。什麼叫作東懷國。我國明號大金。應稱為大金國便了。且冊書中並無兄事明文。我不能遵約。當下將冊書擲還。（金主既迫遼兄事何必再受遼冊封這也奇怪）看官。這東懷國三字。明是遼人暗弄金主。取小邦懷德的意義。他總道金主未達漢文。或可糢糊騙過。偏金主要他兄事。要稱大金。仍然和議不成。雙方決裂。蔡京聞得此信。遂欲約金攻遼。規復燕雲。武義大夫馬政。航海至金。與金主面議遼事。金主亦令李善慶等賫奉國書。並北珠生金等物。偕馬政同至汴都。徽宗即命蔡京與約攻遼。善慶等不加可否。居十餘日乃去。徽宗復令馬政持詔及還賜禮物。與善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政奉詔止行。乃只遣平海軍校呼慶送善慶等歸

金。金主遣呼慶歸，且與語道，歸見皇帝，果欲結好，當示國書，若仍用詔命，我不便受，莫怪我卻還來使。呼慶唯唯而還，至童貫入朝，力主京議，請再遣使貽書。中書舍人吳時獨上疏諫阻，又有布衣安堯臣，亦諫止圖遼，且言不應敗盟。安堯臣一疏，卻很是剴切詳明，略云：

陛下臨御之初，嘗下詔求言，於是諤士効忠，而憸人乃誤陛下，加以誣訕之罪，使陛下負拒諫之謗，比年天下杜口，以言為諱。乃者宦寺交結權臣，共倡北伐，而宰執以下，無一人肯為陛下言者。臣謂燕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昔秦始皇築長城，漢武帝通西域，隋煬帝遼左之師，唐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伐玁狁，漢文帝備北邊，元帝納賈捐之議，光武斥臧宮馬武之謀，其得如此。藝祖撥亂反正，躬環甲冑，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豈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哉？蓋以區區之地，契丹所必爭，忍使吾民重困鋒鏑。章聖澶淵之役，與之戰而勝，乃聽其和，亦欲固本而息民也。今童貫深結蔡京，同納趙良嗣以為謀主，故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脣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狼子蓄銳，伺隙以逞其欲，此臣之所以日夜寒心。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釁，務守舊好，無使外夷乘間窺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則國家幸甚，生民幸甚。

上海會文堂印行

徽宗達接兩疏，正在懷疑，會有二御醫自高麗歸，入奏徽宗，亦以圖燕為非。原來高麗嘗通好中國，因國王有疾，向宋求醫，徽宗仍遣二醫往視。及高麗送二醫歸國，臨歧與語道：聞天子將與女真圖契丹，恐非良策，苟存契丹，尚足為中國捍邊，女真似虎似狼，不宜與交，可傳達天子，預備為是。（高麗人頗有見語）二醫遂歸白徽宗，徽宗乃以吳時安堯臣所言，不為無見，擬將聯金伐遼的計議，暫從擱置，並擬擢安堯臣為承務郎，藉通言路。可奈蔡京童貫二人，堅執前議，謂天與不取，反致受害。還有學士王黼，時已升任少宰，（鄭居中乞請終喪，因進余深為太宰，王黼為少宰。）與蔡童一同勾結，斥吳時為腐儒，且以安堯臣越俎進言，目為不法，怎得再給官階。三人併力奏請，徽宗又不得不從，因遣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借市馬為名，再出使金，申請前約。巧值遼使蕭習泥烈（一作蕭錫里）至金，續議冊禮，金主仍不愜意，竟興兵出攻上京，令宋遼二使，隨着軍中。遼主方在胡土白山（一譯作瑚圖哩巴里）圍獵，聞金主出師，亟命耶律白斯不等，（白斯不一作博碩布）簡率精兵三千，馳援上京。金主至上京城下，先諭守兵速降，留守撻不野不從，金主乃督兵進攻，且語宋遼二使道：汝等可看我用兵，以卜去就。言訖，遂親擊桴鼓，促軍猛撲，不避矢石。自辰及午，金將闍母（一譯作多昂摩）等鼓勇先登，部衆隨上，遂克外城。撻不野無法可施，只好出降。耶律白斯不等將至上京，聞城已失守，不戰自退。金主入城犒師，置酒歡宴，趙良嗣等捧觴上壽，皆稱萬歲。（醜）越日

金主留兵居守，自偕趙良嗣等還國。良嗣因語金主道：「燕本漢地，理應仍歸中國。現願與貴國協力攻遼，貴國可取中京大定府，敝國願取燕京析津府，南北夾攻，均可得志。」金主道：「這事總可如約。但汝主曾給遼歲幣，他日還當與我。」良嗣允諾。金主遂付良嗣書，約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否則不能如約。并遣勃堇（一作貝勒）偕良嗣申述己意。徽宗乃復遣馬政報聘，且覆致國書道：

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皇帝：遠承信介，特示函書，致討契丹，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於遼。仍約毋聽契丹講和。特此覆告。

馬政持書至金，金主答稱如約，協議遂成。至馬政返報，有詔令童貫整軍待發。獨鄭居中以為未可，特往語蔡京道：「公為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致釀事端，恐非妙策。」京答道：「皇上厭歲幣五十萬，所以主張此議。」居中道：「公未聞漢朝和親用兵的耗費麼？漢嘗歲給單于一億九十萬，西域一千八百八十萬，與本朝相較，孰多孰少？今乃貪功啟釁，徒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首禍惟公，後悔何及！」（居中雖非好人，語卻可取。）京默然不答，但心中總以為可行，且已與金定約，勢成騎虎，不能再下，仍與童貫決議興兵。忽接到兩浙警報，睦州人方臘作亂，蹂躪歙杭諸州，接連被陷，東南幾已糜爛了。徽宗大驚，急召輔臣會議，暫罷北伐，亟擬南征。正是

滿望燕雲歸故土　誰知吳越起妖氛

欲知南征時命將情形且至下回續敘

遼王延禧淫荒無度以致女真部崛起東北僭號稱尊是遼固有敗亡之道而因致敵人之侮辱者也宋之約金攻遼議者皆謂其失策吾以為燕雲十六州久淪左衽乘隙而圖未始非計但主議非人用兵非時妄啟兵端適以致禍兵志有言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試問君如徽宗臣如蔡京童貫能控馭遠人否乎百年無事將驕卒惰能戰勝外夷否乎且與女真素未通好乃無端遣使自損國威強弱之形未著而外人已先輕我矣拒虎引狼必為狼噬此北宋之所以終亡也

第五十五回　幫源峒方臘揭竿　梁山泊宋江結寨

卻說宣和二年睦州清溪民方臘作亂方臘世居縣堨村托詞左道妖言惑衆愚夫愚婦免不得為他所惑但方臘本意尚不過藉此斂錢並沒有甚麼帝王思想惟清溪一帶有梓桐幫源諸峒山深林密民物殷阜凡漆楮杉樟諸木無不具備富商巨賈嘗往來境內購取材料臘有漆園每年值價數達百金自蘇杭設置應奉局及花石綱朱勔倚勢作威往往擅取民間不名一錢臘亦屢遭損失漆被取去無從索價所以怨恨甚深當下煽惑百姓倡議誅勔百姓正恨勔切骨巴不得立時捕到將他碎屍萬段聊快

人心既得方臘為主當然一唱百和陸續引集請他舉事臘尚恐衆心未固乃假托唐衰天罡李淳風的推背圖編成四語道

十千加一點冬盡始稱尊縱橫過浙水顯迹在吳興

十千是隱寓万字加一點便成方字冬盡為臘稱尊二字無非是南面為君的意思（從未童謠圖讖多半由臨時捏造誑惑愚民）縱橫二語更是明白了解沒甚奧義（觀此二語見得方臘本意不過欲擾亂蘇杭並無燎原之志）還有睦州遺傳說有甚麼天子臺萬年樓從前唐高宗永徽年間曾有女子陳碩真叛據睦州自稱文佳皇帝後來不成而死方臘謂這道王氣應在己身方驗（巾幗當不及鬚眉）一時信為真話哄動至數千人遂削木揭竿公然造起反來根據地就是幫源峒自稱聖公建元永樂也設官置吏以頭巾為別自紅巾而上分作六等急切無弓矢甲冑專恃拳毆棒擊出峒四擾又編給符籙謂有神效可得冥助（大約與清季拳匪相似）於是掇民廬掠民財所有婦人孺子一律擄至峒中臘自擇美婦孌童供奉朝夕餘盡賞給黨羽作為僕妾不到半月脅從且至數萬乃勒為部伍出攻清溪兩浙都監蔡遵顏坦率兵五千人星夜往討到了息坑正值方臘前隊到來軍士望將過去先不禁驚訝起來原來方臘前隊並不見有武夫又不見有利械只有婦女若干童稚若干婦女仍搽脂抹粉惟服飾多係道裝手中各執拂塵彷彿是戲劇中的師姑童子面上統加塗飾紅黃藍白

無奇不有或梳髮作兩丫髻或翦髮成沙彌圍遶對官軍嬉笑悪跳並不像打仗的樣子（恰是奇怪非特見所未見并且聞所未聞）官軍面面相覷還道他有甚麼妖法不敢前進蔡遵恰也驚疑顏坦本是粗率便詰蔡遵道這是惶惑我軍的詭計有何足怕看我驅軍殺盡了他言已便督軍進擊兵戈所指那婦孺嚇得倒躲沒命的亂竄了去（只耐肉戰那禁兵刃）坦放膽殺入一逃一追但見前面的婦孺均穿林越澗四散奔逸一行數里連婦孺都不見了此外也並無一人惟剩得空山寂寂古木陰陰（爭戰時插此二語倍增趣味）坦不管好歹再向前力追突聽得一聲號礮震得木葉戰動不由的毛骨悚然至舉頭四顧又不見什麼動靜煞是可怪（故曲一筆）大衆揑着一把冷汗足雖急行面惟四望不防撲蹋撲蹋的好幾聲一大半跌入陷坑連顏坦也墜了下去兩旁山谷中跳出許多大漢手執巨梃一半亂搗陷穽一半掃蕩餘軍可憐顏坦以下千餘人一古腦兒埋死坑谷後隊統領蔡遵聞前軍得手也依次趕上但與前軍相隔已遠未得確實消息漸漸的行入山谷中猛聞後面一陣鼓噪料知不佳急忙令軍士返步退將出來還至谷口頓覺叫苦不迭那谷口已被木石塞斷了山上幾聲礮響即有無數大石拋擲下來軍士不被擊死也多受傷蔡遵還督令軍士移徙木石以便通道那後面的匪黨已持梃追到衝殺官軍官軍大亂任他左批右抹一陣橫掃個個倒斃蔡遵亦死於亂軍之中臘衆奪得甲仗纔有刀械等物遂乘

勝搗入青溪且進攻睦州揭示脅誘軍民只稱有天兵相助赶緊投誠否則蔡顏覆轍即在目前云云是時江浙一帶承平已久不識兵革就是郡縣守吏汎地將弁也只知奉迎欽差保全祿位並未嘗修濬城濠整繕兵甲一聞方臘到來好似天蓬下降無可與敵都逃得一個不留方臘遂破陷睦州又西攻歙州守將郭師中忙調兵禦寇甫經對陣那匪黨裏面忽突出一班披髮仗劍的人物向空一指即橫劍齊向官軍併力衝入官兵本不知戰更防他有妖法那個敢去攔阻霎時間旗亂轍靡如鳥獸散師中禁遏不住反落得一命嗚呼眼見得歙縣被陷臘復麾衆東趨大掠桐廬富陽諸縣直抵杭州城下知州趙霆登城西望遥見寇來如檣已是驚慌得很驀地裏衝出幾個長人約高丈許首戴神盔身披鷩衣左手持矛右手執旗面目猙獰可怕頓嚇得魂不附體其實這種長人統是大木雕成中作機關用人按捺所以兩手活動遠望如生（方臘算令欺人）趙霆膽小如鼷曉得什麼真假當即下城還署躊躇一會三十六著逃為上著便收拾細軟挈了一妻一妾趁着城中驚擾的時候改裝出衙一溜煙的奔出城外（恰是見機）置制使陳建廉訪使趙約趣入州署想與趙霆會商守禦不意署中已空空洞洞並無一人慌忙退出署門那匪黨已一擁入城兩人逃避不及同時被縛方臘煞是凶很既入城中令黨羽徧捕官吏統共獲得若干名一一捆住州署門前自己高坐堂上置酒縱飲

飲一盃殺一人最凶的是不令全屍或臠割肢體或剜取肺腸或熬煮膏油或叢鏑亂射備極慘酷反說是為民除害足抒公憤一面令黨徒縱火滿城屠掠除有姿色的婦女取供淫樂外多半殺死六日方止東南大震警報與雪片相似投入京中太宰王黼因朝廷方盤師北伐無暇顧及小寇竟將警奏擱起並不上聞至淮南發運使陳遘直接奏陳徽宗乃始知亂事命童貫為江淮荊浙宣撫使（滿朝只一媼相愧煞宋臣）譚稹為兩湖制置使王稟為統制分率禁旅即日南下又因陳遘疏中謂浙兵無用須調集外旅速平匪亂乃復飛飭陝西六路精兵同時南征於是邊將辛興忠楊惟忠統熙河兵劉鎮統涇原兵楊可世趙明統環慶兵黃迪統鄜延兵馬公直統秦鳳兵冀景統河東兵六路兵馬共歸都統制劉延慶節制總計內外各軍調赴東南約得十五萬人各軍陸續南下免不得費時需日至童貫等至金陵已是宣和三年孟春月中方臘轉陷婺州又陷衢州衢守彭汝方被執罵賊遇害賊屠衢城未幾又陷處州縉雲尉詹良臣率數十人出禦為賊所擒誘降不屈也被殺死嗣又令杭州守賊方七佛引眾六萬陷崇德縣轉攻秀州虧得統軍王子武號召兵民登陴力禦斗大的秀州城兀自守住（與杭州成一反映）童貫留偏將劉鎮守金陵進次鎮江聞秀州被圍急檄王稟馳援可巧熙河將辛興宗楊惟忠亦領兵到來兩路夾攻方七佛七佛支持不住只好卻走秀州解圍方臘東攻不克

轉圖西略連陷寧國旌德諸縣官軍為所牽制又只得分軍西援一時顧不到浙西那時淮南復出一大盜姓宋名江糾黨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京東又復戒嚴害得宋廷諸臣議勦議撫急切想不出甚麼法兒（宋江亦一渠魁應特筆提醒）看官曾閱過水滸傳麼水滸係元朝施耐菴手筆演成七十回所說皆關係宋江事書中多係烘託並非件件是真不過筆墨甚佳更兼金聖歎評註所以流傳至今膾炙人口但從正史上考證起來只有淮南盜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由知海州張叔夜擊降數語且並未為宋江立傳可見宋江起事轉瞬即平並不似水滸傳中有甚麼大勢力大經營惟旁覽稗乘又見有宋江歸降後曾効力軍行助討方臘克復杭州小子生長古越距杭州不到百里時常往來杭地訪問古蹟那城內果有張順祠曾封湧金門內的土地城外又有時遷廟西子湖邊又有武松墓想必定有所本不至虛傳小子演述宋史凡事多以正史為本間或肆以稗乘亦必確有見聞明知個人識短不敢自信無遺但憑空捏造的瞎說究竟不好妄採想看官總也俯諒愚衷哩（插入此段議論所以袪閱者之疑）閑文少表且說宋江係鄆城縣人表字公明曾充當縣中押司平時性情慷慨喜交江湖朋友綽號遂叫作及時雨嗣因私放盜犯釀成命案為了種種罪證致遭捕繫當有一班江湖好友救他性命迫入梁山泊上做個公道大王（數語已賅括水滸傳）梁山泊在鄆城壽張兩縣間山形突兀

路轉峯迴周圍約二十五里岡上恰有一方曠地足容千人居住岡下有泊可汲水取飲雖旱不乾古時本名良山因漢梁孝王出獵於此乃改名梁山宋季朝政不明吏治廢弛貪官汙吏布滿各路盜賊乘時蠭起所有淮南京東一帶無賴亡命之徒落草為寇便借這梁山為逋逃藪只因么魔小醜隨聚隨散所以不甚著名至宋江入居此山由羣盜推為首領立起什麼水滸寨造起什麼忠義堂托詞替天行道哄動居民於是梁山泊三大字遂表現出來（標明梁山泊歷史地理足補水滸傳之缺）看官試想這宋公明既沒有偌大家私山上又沒有歷年積蓄教他如何替着天行着道他無非四出劫掠奪些金銀財寶作為生計不過他所往劫的多是富而不仁的土豪及多行不義的民賊尚不似那睦州方臘一味兇逞妖作怪恣意淫亂因此京東一帶還說宋江是個好人知亳州侯蒙曾上言宋江橫行齊魏才必過人現在清溪盜起不若赦他前非令南討方臘將功贖罪徽宗很以為是擬調侯蒙任東平府招降宋江偏偏詔命甫下侯蒙病劇不能赴任未幾身亡自是招撫一語又成虛話京東各軍一再往勦反被梁山羣盜殺得七零八落大敗而回宋江勢且日盛趨附的人物亦因之日多起初尚祇有三十六個頭目連宋江也排列在內後來又得了七十二人合成一百另八個大强盜他卻自稱上應列星偽造石碣把一百八人的姓名鐫刻碑上三十六人號為天罡星七十二人號為地

煞星。每人又各有綽號水滸傳中。也曾載着。小子就此謄錄一周。分列如下。

天罡星三十六員

天魁星呼義保宋江。天罡星玉麒麟盧俊義。天機星智多星吳用。
天閒星入雲龍公孫勝。天勇星大刀關勝。天雄星豹子頭林冲。
天猛星霹靂火秦明。天威星雙鞭呼延灼。天英星小李廣花榮。
天貴星美髯公朱仝。天富星撲天鵰李應。天滿星小旋風柴進。
天孤星花和尚魯智深。天傷星行者武松。天立星雙槍將董平。
天捷星没羽箭張清。天暗星青面獸楊志。天佑星金鎗將徐甯。
天空星急先鋒索超。天異星赤髮鬼劉唐。天殺星黑旋風李逵。
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天微星九紋龍史進。天究星没遮攔穆弘。
天退星插翅虎雷横。天壽星混江龍李俊。天劍星立地太歲阮小二。
天平星船火兒張横。天罪星短命阮小五。天損星浪裏白條張順。
天敗星活閻羅阮小七。天牢星病關索楊雄。天慧星拚命三郎石秀。
天暴星兩頭蛇解珍。天哭星雙尾蝎解寶。天巧星浪子燕青。

地煞星七十二員

地魁星機神將軍朱武。
地煞星鎮三山黃信。
地勇星病尉遲孫立。
地傑星醜郡馬宣贊。
地雄星井木犴郝思文。
地威星百勝將韓滔。
地英星天目將彭玘。
地奇星聖水將軍單廷珪。
地猛星神火將軍魏定國。
地文星聖手書生蕭讓。
地正星鐵面孔目裴宣。
地闊星摩雲金翅歐鵬。
地闔星火眼狻猊鄧飛。
地強星錦毛虎燕順。
地暗星錦豹子楊林。
地輔星轟天雷凌振。
地會星神算子蔣敬。
地佐星小溫侯呂方。
地佑星賽仁貴郭盛。
地靈星神醫安道全。
地獸星紫髯伯皇甫端。
地微星矮脚虎王英。
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
地暴星喪門神鮑旭。
地默星混世魔王樊瑞。
地猖星毛頭星孔明。
地狂星獨火星孔亮。
地飛星八臂哪吒項充。
地走星飛天大聖李袞。
地巧星玉臂匠金大堅。
地明星鐵笛仙馬麟。
地進星出洞蛟童威。
地退星翻江蜃童猛。
地滿星玉旛竿孟康。
地遂星通臂猿侯健。
地周星跳澗虎陳達。
地險星白花蛇楊春。
地異星白面郎君鄭天壽。
地理星九尾龜陶宗旺。
地俊星鐵扇子宋清。
地樂星鐵叫子樂和。
地捷星花項虎龔旺。
地速星中箭虎丁得孫。
地鎮星小遮攔穆春。
地羈星操刀鬼曹正。

地魔星雲裏金剛宋萬。地妖星摸着天杜遷。地幽星病大蟲薛永。
地伏星金眼彪施恩。地僻星打虎將李忠。地空星小霸王周通。
地孫星金錢豹子湯隆。地全星鬼臉兒杜興。地短星出林龍鄒淵。
地角星獨角龍鄒潤。地囚星旱地忽律朱貴。地藏星笑面虎朱富。
地平星鐵臂膊蔡福。地損星一枝花蔡慶。地奴星催命判官李立。
地察星青眼虎李雲。地惡星沒面目焦挺。地醜星石將軍石勇。
地數星小尉遲孫新。地陰星母大蟲顧大嫂。地刑星菜園子張青。
地壯星母夜叉孫二娘。地劣星活閃婆王定六。地健星險道神郁保四。
地耗星白日鼠白勝。地賊星鼓上蚤時遷。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

一百八人已經會齊。梁山泊上的氣運。要算是全盛了。宋江置酒大會。百餘人依次列席。大衆商量進行的方法。宋江首先倡議。一是靜待招安。一是出圖吳會。旋經吳用等酌議。以吳會地方富庶。若攻他無備。去幹一番事情。得利便從此徼去。失利亦可還寨就撫未遲。宋江恰也贊成。嗣又議定航海南行。伺間襲擊淮揚。大家很是同意。席散後各檢點兵械。準備停當。留盧俊義守寨。指日啟程。不意海州方面。偏有一位赤膽忠心的賢長官。密伺宋江行徑。預先佈置。專待宋江等到來。正是

軍志毋人先薄我　古云有備總無虞

欲知海州戰事容至下回說明

方臘宋江雖皆亡命之徒而非貪官污吏之有以激之則必不能為叛逆之舉就令潛圖不軌而附和無人亦寧能孑身起事蓋自來盜賊蠭起未有不從官吏所致苛征橫斂民不聊生則往往挺而走險嘯聚成羣大則揭竿小則越貨方臘宋江其已事也惟方臘之為亂大而宋江之為亂小方臘之作惡多而宋江之作惡少本回分段敘述於方臘無恕詞於宋江猶有曲筆而總意則歸咎於官吏皮裏陽秋亶其然乎

第五十六回　知海州收降及時雨　破杭城計出智多星

卻說宋江帶領黨羽數千人徑趨海濱適有商船數十艘停泊岸邊被江黨一聲吆喝跳至船上船中人多已沒命有被殺的有自溺的只水手等不遭殺害仍叫他照常行駛惟須聽宋江指揮不得有違一艘被擄各艘都逃避不及一古腦兒被他劫住他遂命水手鼓棹南行將至海州附近忽有水上巡卒各駕小舟鱗集左右將有盤查大船的意思宋江瞧着恐被露出破綻不如先行動手遂一聲號令驅逐巡船巡船慌忙逃開併作一路向海濱奔回宋江率黨前進將至海旁見四面蘆葦叢集飄颯有聲智多

星吳用忙語宋江道對面恐防有伏不應前進宋江聞言亟命退回舟行未幾果見蘆葦叢中突出兵船多艘前來截擊那廵船亦分作兩翼圍裹攏來江麾衆抵禦且戰且退不防敵舟裏面搬出許多種火物對着宋江手下各船陸續拋來霎時間各船火起烈燄衝霄宋江連聲叫苦也是無益還是吳用有些主意指揮黨羽一面撲火一面射箭衝開一條血路向大海中奔去（水滸傳中嘗寫吳用計謀所以本書亦特別敘明）此外各船倉猝中不及施救船中各盜目或泅水逃逸或恃勇殺出剩着一大半被官軍捉住宋江航海逃生約行數十里見後面已無官軍方敢就海島下面暫行停泊後來三阮二童二張等陸續尋至還有武松紫進一班人物領着幾隻七洞八穿的殘船狼狽來會大家統垂頭喪氣不發一言宋江檢點黨羽損失多人不禁嚎啕大哭吳用在旁勸道大哥哭也無益現在兄弟們多被捉去須赶緊設法保他性命為要宋江纔停住了哭含淚答道偌大海州城能有多少精兵猛將卤橫至此我當通知盧兄弟叫他傾寨前來與他决一死戰吳用道不可不可大哥曾見過官軍旂幟有一斗大的張字否宋江道張字恰有究係誰人有這麼利害吳用道怕不是張叔夜麼宋江道張叔夜有甚麼材幹吳用道他字嵇仲素善用兵前為蘭州參軍規畫形勢計拒羌人西陲一帶賴以無恐兄弟曾聞他調任東南莫非海州長官便屬此人（叔夜係宋季忠臣不得不表明履歷但借吳用口中敘出又是一種筆法）說至此有

阮小二上前說道確是這個張叔夜吳用道既係老張在此我等恐難與戰不若就此歸撫罷宋江道難道去投降不成吳用道識時務者為俊傑且可保全兄弟們性命請大哥不必再疑宋江徐答道果行此策亦須有人通使吳用道兄弟願往宋江遲疑不答吳用道兄長儘管放心待弟前去包管成功言已便另撥一船向海州去訖宋江待了半日未見吳用回來心中忐忑不定轉眼間夕陽已下天色將昏乃自登船頭向西遙望烟波一抹掩映殘霞隱隱有一舟東來想是去船已歸心下稍慰至來舟駛近果見船中坐着吳用當下呼聲與語吳用亦應聲而起步須兩船相並由吳用踱過了船與宋江敘談宋江問及情形吳用道還是恭喜兄弟們都羈往囚中明日就要押往汴京虧得今日先去請降張知州已一概允諾并教我等助征方臘圖個進階弟已斗膽與約明晨偕兄長往會便了復從吳用口中敘出請降情形可省許多的波折宋江淡淡的答道事已至此也只好這般做去言為心聲可見宋江本意未願招安隨即與同黨說明大略同黨也不加可否但說了惟命是從四字是夕無話翌日辰刻宋江率同吳用并手下頭目數名乘船至海州海州雖在海濱城郤距海數里宋江舍舟登陸徒步入城到了州署吳用首先通報當有兵役傳入梆聲一響軍吏統登堂站立那儀表堂堂的張知州由屏後出來徐步登堂即命兵役傳召宋江宋江與吳用等聯步趨入江向上一瞧望見這位張知州儀容不覺

心折便在案前跪禀道淮南小民宋江謁見叔夜正色道你就是宋江麽今日來降是否誠心不妨與本知州明言如或未肯投誠本知州也不加强迫由你去招集徒衆來與本知州决一雌雄（儒將風流）宋江聞言越覺愧服遂叩首道宋江情願投効誓不再抗朝廷叔夜道果願投誠不愧壯士且起來聽我說明宋江吳用等申謝起立叔夜乃温顔與語道你等皆大宋子民應知朝廷恩德日前不服吏命想亦有激使然但背畔官吏不啻背畔朝廷就使有貪官汙吏逞虐一時終屬難逃國法你等何勿少忍須臾免為大逆呢古人有言既往不咎你等前日為非今日知悔本知州何忍追究現當替你等保奏朝廷令你等往討方臘成功以後不但可贖前愆且好算得忠臣義士生得蒙賞死亦流芳豈不是名利兩全嗎（大義名言令人感佩）宋江等聽這議論都覺天良發現感激涕零叔夜又將俘虜釋出申誡數言均叩頭泣謝隨由宋江遵依命令願仍回梁山泊調集黨徒同往江南投効軍前叔夜即給與一劄限期赴軍宋江等拜謝而去叔夜將招降宋江事奏聞朝廷朝議以海州無事復將叔夜調任濟南府叔夜奉命移節自不消說惟宋江回至梁山泊與盧俊義等說明一切當即將各寨毀去并遣散嘍囉只與黨徒百餘人同赴江南剛值熙河前軍統領辛興宗等在浙西境內的江漲橋與方七佛等接戰兩下相持未决宋江即麾衆殺入一陣衝盪即將方軍驅退當下遇着辛興宗忙

繳呈叔夜手劄興宗接閱畢便道既由張知州令你到此且留在營中靜候差遣宋江道江等來此投軍願為朝廷効力現在浙西一帶久苦寇氛何不即日南下規復杭州杭州得手便可溯江西上進攻睦州了興宗瞪視良久方道恐沒有這般容易（言下即有妒功忌能的意思）宋江道江等願為前鋒往攻杭州興宗又瞋目道你有多少人馬宋江道一百餘人興宗反冷笑道一百多人也想破杭州城麼宋江道這也仗統帥派兵接應呢興宗哼了一聲纔答道照你說來仍須要我兵出力何必勞你等前驅惟你等既要前去我便撥給弁目帶你同去看你等能破杭州麼（這等統領實屬可殺）宋江憤懣交迫急切說不出話來還是吳用在旁接口說道此事全仗統帥威靈小民等恭聽指揮勝負雖未敢預料但既在統帥麾下聲威已足奪人賊衆自容易破滅哩興宗聽了這番恭維纔覺有些歡容便召入裨將一名令率所部千人與宋江等同攻杭州且語吳用道你等須要仔細可攻則攻否則我即前來接應須知本統領一視同仁並沒有異心相待呢（還要掩飾）吳用等唯唯而出宋江語吳用道我實不耐受這惡聲若非張知州恩義我仍返梁山泊去吳用道梁山泊亦非安樂窩我等且去破了杭州聊報張州官知遇此後大家同去埋迹做個逍遙自在的閒民可好麼宋江道這恰甚是言已即帶領百餘人先行登程興宗所派的裨將亦隨後進發將到杭州方軍扼要駐守均被百餘人擊退乘勢進

薄城下。官軍亦隨至杭州。惟不敢近城。却在十里外紮住營寨。宋江與吳用計議道。看來官軍是禁不住的。我等只有百餘人。就使個個努力。亦怎能破得這座堅城。吳用也皺起眉來。半晌纔道。我等且退。慢慢兒計議罷。道言未絕。忽見城門大開。方七佛驅衆殺出。吳用忙命黨徒退去。七佛等追了一程。遙望前面有兵營駐紮。恐防有失。乃回軍入城。吳用見賊衆已回。方擇地安營。當夜編黨徒為數隊。令他潛往城下。分頭探察如或有隙可乘。速即報知。各人應聲去訖。到了夜靜更闌。纔一起一起的回來。多說是守備甚堅。恐難為力。不如待大軍到來。併力攻城。獨浪裏白條張順。奮然入報道。我看各處城門。統是關得甚緊。惟湧金門下。恃有深池與西湖相通。未曾嚴備。待我跳入池中。乘夜混入。放火為號。斬關納衆。不怕此城不破。吳用沈思多時。方道。此計甚險。就使張兄弟得入杭城。我等只有百餘人。亦不足與守賊對敵。須通知官軍。一同接應。宋江道。這卻是最要緊的。鼓上蚤時遷道。艮山門一帶。聞有缺壞未修。也可伺黑夜時候。扒入城去。吳用道。這還是從湧金門進去。較為妥當。商議已定。遂於次日下午。將密計報聞官軍。官軍到也照允。待至夜餐以後。張順紮束停當。帶着利刃。入帳辭行。吳用道。時尚早哩。且只你一人前去。我等也不放心。應教阮家三兄弟與你同行。張橫聞聲趨進道。我亦要去。（兄弟情誼應該如此）吳用道。這卻甚好。但或不能得手。寧可回來再商。張順道。我不

論好歹總要進去一探雖死無恨（已寓死讖）言已即出張橫與阮家兄弟一同隨行趕至湧金門外時將夜半遠見城樓上面尚有數人守着張順等即脫了上衣各帶短刀攢入池內慢慢兒摸到城邊見池底都有鐵柵攔定裏面又有水簾護住張順用手牽簾不防簾上繫有銅鈴頓時亂鳴慌忙退了數步伏住水底但聽城上已喧聲道有賊有賊譁譟片時又聽有人說道城外並無一人莫非是湖中大魚入池來游麼既而譁聲已歇張順又欲進去張橫道裏面有這般守備想是不易前進我等還是退歸罷三阮亦勸阻張順順不肯允且語道他已疑是大魚何妨乘勢進去一面說一面游至柵邊柵密縫窄全身不能鑽入張順拔刀砍柵分毫不動刀口反成一小缺他乃用刀挖泥泥鬆柵動好容易扳去二條便側身挨入那懸鈴又觸動成聲順正想覓鈴摘下忽上面一聲怪響放下閘板急切不及退避竟赤條條被他壓死（然是可憐）張橫見兄弟畢命心如刀割也欲撞死柵旁虧得阮家兄弟將他攔住一齊退出仍至原處登陸衣服具在大家忙穿好了只有張順遺衣由張橫攜歸物在人亡倍加酸楚這時候的宋江吳用等已帶着官軍靜悄悄的繞到湖邊專望城中消息不防張橫等踉蹌奔來見了宋江且語且泣張橫更哭得悽切吳用忙從旁勸住仍轉報官軍一齊退去尚幸城中未曾出追總算全師而退仍駐原寨越日中軍統制王禀率部到來宋江等統去謁見王禀問

及一切由宋江詳細陳明他不禁歎息道烈士捐軀傳名千古我當代為申報惟聞城內賊衆多至數萬辛統領僅撥千人助壯士們來攻此城任你力大如虎也是不能即拔我所以即來援應今日且休息一宵明日協力進攻便了（與興宗性質不同）宋江等唯唯而出翌日黎明王稟傳命飽餐約辰刻一同進軍大衆遵令而行未幾已至辰牌便拔寨齊起直搗城下方七佛開城搦戰兩陣對圓梁山部中的戰士先奮勇殺出攪入方七佛陣中王稟也驅軍殺上方七佛遮攔不住卽麾軍倒退急先鋒索超赤髮鬼劉唐等大聲呼道不乘此搶入城中報我張兄弟讎恨尚待何時黨徒聞言均猛力追趕看看賊衆俱已入城城門將要關閉劉唐等搶前數步闖入門中舞刀殺死三五個門卒急趨而進不防裏面尚有重閘已經緊閉眼見得不能殺入只好退回行近門首城上又墜下閘板將劉唐等關入城闉頓時進退無路被守賊開了內城一鬨殺出劉唐等料無可逃拚命與鬭殺死守賊多人等到力竭聲嘶不是被戕就是自盡（又是一挫）宋江等留駐城外無法施救只眼睜睜的探望城頭不到一時已將劉唐等首級懸挂出來可憐宋江以下統是咬牙切齒恨不得將城踏破可奈王稟已傳令回軍只好退歸原寨是夕時遷與同黨密約自去扒城將到城頭驀見有一大蛇長可丈許昂頭吐舌蜿蜒而來那時心中大駭一個失足墜落城下腦漿迸裂死於非命同黨趕緊舁回還算是個

全屍不致身首異處看官試想城中正在守禦那裏來的大蛇相傳此蛇是用木製成夜間特地設着藉嚇官軍時遷不知是假竟為所算（做了一生的竊賊到此亦遭賊算可謂果報昭然）宋江聞時遷又死越覺愁悶吳用也急得沒法悶守了一兩日忽由王稟召他入商宋江偕吳用進見王稟道此城只可智取不可力攻現有偵卒來報錢塘江中有賊糧運到我想派諸位同去奪糧若能得手守賊無糧可依當不戰自潰了吳用拍手道不必奪糧就此可以奪城王稟忙問何計吳用請屏去左右密與王稟談了數語王稟大喜宋江吳用返入本營即令凌振杜興李雲石秀鄒淵鄒潤李立穆春湯隆及三阮二童等人扮作梢公扈三娘顧大嫂孫二娘扮作梢婆并將兵械礮石等物裝入袋中充作糧米用軍船載運從內河繞出外江往隨糧船後面適值城中賊衆開城納船各糧船魚貫而入假糧船亦尾隨進去城門復閉賊衆正要逐船看驗忽報官軍攻城急忙登陴拒守官軍猛撲至晚守賊只管抵禦無暇顧及糧船凌振等乘隙行事將袋中兵械礮石潛行運出棄舟上岸尋至僻處放起號礮霎時間滿城鼎沸方七佛忙下城巡邏城上守禦頓疏那梁山部中的武松李逵等人便架梯登城守賊紛紛逃竄王稟亦督衆隨入殺斃賊衆無數方七佛料不能支開了南門向西逸去武松見七佛竄出飛步追趕也不及招呼同黨只是大膽馳行七佛手下尚有數十騎回顧背後有人追來欺他孑身孤影

便回馬與戰武松雖然力大究竟雙手不敵四拳鬪了片刻左臂忽被砍斷險些兒暈倒地上七佛跳下了馬招呼從賊來取武松性命忽劈面一陣陰風吹得頭眩目迷竟致倒地可巧張橫等也已趕到你刀我斧殺死七佛從騎武松見有幫手精神陡振即將七佛拏住張橫忙替他反縛羣押而歸（俗稱武松獨手擒方臘想即由此誤傳）行了數武張橫問武松道武二哥曾見我兄弟麼武松道約畧看見可惜未曾瞭明張橫道我也這般想是陰靈未散來助二哥武松道是了是了及追入城中餘賊已經蕩盡當將方七佛推至軍前由王稟驗明屬實遂擺了香案剝去七佛衣服作為犧牲當下剖腹取心薦祭張順等一班烈士小子有詩歎道

休言草澤乏英雄　効順王家肯死忠　香火綿延祠墓在　浙西尚各仰英風

祭畢王稟擬論功加賞忽聞辛興宗楊惟忠等到來免不得出城相迎欲知後事如何容至下回再敘

本回敘宋江歸降及克復杭城諸情形事雖不見正史而稗乘中固嘗載及且證諸杭人所言更屬歷歷可考張順也時遷也武松也祠墓猶存杭人猶尸祝之倘非立功杭地誰為之立祠而表墓者惟俗小說中有授宋江為平南都總管令率全部往討方臘此乃子虛烏有之談不足憑信卽如武松獨手擒方臘事亦屬以

上海會文堂印行

說傳訛方臘爲韓世忠所擒正史中曾敘及之況臘在睦州不在杭州其謬可知作者雖有聞必錄而筆下自有斟酌固非信手掇拾者所可比也

第五十七回　入深巖得擒叛首　征剿方再挫王師

却說辛興宗楊惟忠等到了杭州由王稟迎入城內王稟即與言破城情形并歸功宋江吳用等人興宗道宋江本是大盜此次雖破城有功不過抵贖前罪罷了王稟道他手下已死了多人應該奏聞朝廷量加撫䘏興宗搖首不答王稟也不便再議到了次日各將擬進攻睦州宋江等入廳告辭道江等共百有八人義同生死今已多半陣亡爲國捐軀雖是臣民分內事但爲友誼起見不免悲悼且餘人亦多疲乏情願散歸故土死正首邱還望各統帥允准（急流勇退也是知幾）王稟道你等不願隨攻睦州麽說着見武松左臂已殊裹創上前道看我已成廢人兄弟們亦多受傷如何能進攻睦州王稟遲疑半晌方道壯士等既決計歸林我亦不便强留說至此即令軍官攜出白鏹若干散給衆人作爲路費武松道我却不要我看西湖景色甚佳我恰要去做和尚了言畢飄然竟去宋江以下有取路費的有不取的隨即告別自去王稟尚歎息不置後來宋江等無所表見想是隱遁終身或謂康王南渡時關勝呼延灼曾在途次保駕拒金死節未知確否惟武松墓留存西湖想係實迹這且擱過不提（了却宋江）且說王稟等既定杭州遂水

陸大舉直向睦州進發方臘聞報不覺心膽俱落急急的遁還清溪看官道是何故原来方臘部下的精銳多在杭州方七佛又是最悍的頭目此次全軍陷没教他如何不驚就是西路一帶也紛紛解體環慶將楊可世由涇縣過石壁隘斬首三千級進拔旌德縣涇原將劉鎮殺賊烏村灣進複寧國縣六路都統制劉延慶又由江東入宣州與楊可世劉鎮二軍會合同攻歙州歙州賊聞風宵遁這時候的杭州軍將也連復富陽新城桐廬各縣直搗睦州睦州賊開城出戰王稟當先驅殺辛興宗楊惟忠等又分兩翼夾擊任他賊衆如何强悍也被殺得落花流水棄城而逃各路軍陸續得勝擬會合全師協攻清溪總道是馬到成功一鼓可殲了（前回敘攻克杭城是用詳筆此回敘攻克諸城獨用簡筆蓋因杭城一下方臘精銳已盡所以勢如破竹且宋江攻杭城事只載稗乘未見正史不得不格外從詳此即用筆矯變處善讀者自能知之）不意衢城一方面忽闖出一個妖賊叫作富裘道人居然響應方臘甘心奉賊年號肆行剽掠迭寇東陽義烏武義浦江金華及新昌剡溪仙居諸縣台越一帶又復大震還有衢州餘賊也進偪信州官軍又免不得分援於是方臘尚得負隅自固再作一兩月聖公童貫以各軍已逼清溪不能再退當拜本再乞調師徽宗因復遣內官梁祖監酈延將劉光世率兵一千八百餘人討衢信賊史珪監河東將張思正率兵二千六百餘人討台越賊關弼監涇原將姚平仲率兵三千九百餘人討浙東餘黨劉光世至衢賊首鄭魔王被髮仗劍出城

逆擊手下亦統是五顏六色的怪飾好像一羣妖魔出現（魔王下應有這般妖魔）官軍卻也心驚漸漸退後光世毅然下令道他是假術騙人毫無藝力衆將士儘可向前殺入就使他有妖術本統領自能破他不必驚懼將士聞令各放膽前進刀鎗並舉衝入賊陣果然賊衆不值一掃挺着鎗就行仆地受着刀即已斷頭鄭魔王回馬就奔被劉光世連發二箭迭中項頸一時忍不住痛猝然暈倒官軍趕將過去立刻擒來餘黨見魔王受擒那裏還敢入城四散逃去光世遂麾兵入城嗣是復龍游復蘭溪復婺州姚平仲亦復浦江縣張思正又復仙居剡溪新昌等縣王禀遂專攻清溪方臘復自清溪奔回幫源峒禀徑入清溪檄各軍會攻方臘於是劉鎮楊可世馬公直等自西路進王禀辛興宗楊惟忠黃廸等自東路進前後夾攻戈鋋蔽天臘衆據住幫源峒依巖為屋分作三窟各口甚窄用衆守住居然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形勢諸將一律縱火燒入峒口賊衆扼守不住只好退去各軍士鼓譟而進既入峒中又似別有一天豁然開朗惟路徑叢雜不知所向就是捕得賊衆也不肯供出方臘住處情願受死當下沿路搜覓陸續勦殺斬首至萬餘級仍未得方臘下落有一小校挺身仗戈帶領同志數人潛行溪谷間遇一野婦問明方臘所在野婦卻指明行徑他竟直前搗入格殺數十人大膽進去見方臘擁着婦女尚在取樂（縱樂如恐不及想亦自知要死）不由的大喝道叛賊速來受縛方臘瞧着方

將婦女推開拔刀來鬭戰不數合被小校用戈刺傷活擒而出看官道小校何人便是後來大名鼎鼎的韓世忠（世忠為南宋名將應用特筆）世忠擒住方臘行至窟口適值辛興宗領兵到來便令世忠放下方臘飭軍士將他縛住自己帶兵再入窟中搜得臘妻邵氏臘子毫二太子并偽將方肥等五十二人一併繫歸所有被掠婦女概置不問後來上表奏捷只說方臘是自己擒住把韓世忠的功勞略去不提看官你道他刁不刁奸不奸呢（罵得痛快並且找足前文）各軍復搜蕩賊黨總計斬首七萬級還有一班良家婦女被賊淫掠峒中自經官軍殺入連衣服都不及穿着多赤條條的縊死林中其餘脅從諸百姓尚有四十餘萬概令歸業總計方臘作亂共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官軍自出征至凱旋越四百五十日用兵至十五萬人方臘解至京師凌遲處死妻子皆伏誅富春道人旋亦授首餘賊朱言吳邦呂師囊陳十四公等散走兩浙亦先後蕩平有詔改睦州為嚴州歙州為徽州加童貫太師封楚國公各路統將俱封賞有差相率還鎮會金主命斜也統師侵遼中京遼兵棄城遁去金兵進拔澤州遼主延禧尚在鴛鴦濼會獵聞報大驚即率衛士五千餘騎西走雲中途次恐金兵追至倉忙得很連傳國璽都遺落桑乾河金斜也復越青嶺令副將粘沒喝（一譯作泥嗎哈即撒改子）出瓢嶺兩路會合徑襲遼主行宮遼主計無所出復乘輕騎入夾山金兵乘勝攻西京擊敗大同府援兵竟將西京城奪去復派別

將婁室分徇東勝諸州。得將阿疏擒住。執送金主。金主數責罪狀。阿疏道。我乃是一個破遼鬼。若非我奔至遼。皇帝未必起兵。遼國的上京中京西京。怎見得為金所取哩。（雖屬強詞。卻也有理。）金主微哂道。你算是一個辯才。我便饒你死罪。活罪卻不能寬免呢。遂將加杖三百。遂出帳外。一面遣使至宋。請速出師攻燕京。是時睦冦初平。徽宗頗有心厭兵。蔡京時已奉詔致仕。獨王黼進言道。古人有言。兼弱攻昧。武之善經。目前遼已將亡。我若不取燕雲。必為女真所有。中原故地。從此無歸還日了。（你想燕雲故土。誰知故土不能重歸。反要增他新土呢。）徽宗乃決意出師。命童貫為兩河宣撫使。蔡攸為副。勒兵十五萬。出巡北邊。遙應金人。攸不習戎事。反自謂燕雲諸州。唾手可得。遂趾高氣揚的入辭帝闕。可巧徽宗左右。有二美嬪侍着。攸望將過去。不覺慾火上炎。饞涎欲滴。便大膽指着二嬪。顧語徽宗道。臣得成功歸來。請將二美人賜臣。（侮慢極了。）徽宗並不加責。反對他微笑。攸復道。想陛下已經許臣。臣去了。言畢。返身自去。中書舍人宇文虛中。上書諫阻。王黼恨他多言。改除集英殿修撰。朝散郎宋昭。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仍遵遼約。毋構兵端。疏上後。即有詔革除昭名。竄置海南。王黼就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且括全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緡。充作兵費。並貽童貫書道。太師北行。黼願盡死力。童貫遂偕蔡攸出師。浩浩蕩蕩的到了高陽關。途中遇着遼使。謂奉天錫皇帝新命。願與中朝仍修盟

好。寧免歲幣。毋輕加兵。童貫不許。遼使乃去。小子前文所敘。只有遼天祚帝延禧爲什麼夾山天錫皇帝來。（析明界限。是著書人慣技。）原來遼主延禧走雲中。曾留南府宰相張琳。參政李處溫。與都元帥耶律淳同守燕京。（即遼南京）至遼主遁入夾山。號令不通。處溫與族弟處能及子奭。外聯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爲帝。張琳不能阻。遂與諸大臣耶律大石（一譯作達什）左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等。集蕃漢諸軍。趨至淳府。引唐朝靈武故事。勸淳即位。淳不肯從。李奭竟持入赭袍。被上淳身。令百官就列階前。拜舞山呼。（黃袍加身。以後不謂復見此劇。）淳推讓再三。終不得辭。乃南面即眞。遙降遼主延禧爲湘陰王。自稱天錫皇帝。建元天福。以妻蕭氏爲德妃。加封李處溫爲太尉。張琳爲太師。改名怨軍爲常勝軍。軍中悉委耶律大石。旋聞宋軍來攻燕京。因遣使議和。至得使臣返報。已知和議無成。乃遣達什統軍禦敵。佐以蕭幹。迎截宋師。童貫用知雄州和詵計議。徧張黃榜。曉諭燕民。旗上懸揭弔民伐罪四大字。（不足示威。反令人笑。）且懸賞購求敵士。謂能歸獻燕京。當除授節度使。那知遼人相率觀望。並沒有簞食壺漿來迎王師。（諧謔語）都統制种師道奉命從征。貫令護諸將進兵。師道入諫道。今日出師。譬如盜入鄰家。即不能救。又欲與盜分贓。太師尚以爲可行麼。貫叱道。天子有命。何人敢違。你怎得妄言惑衆。如或違令。當正軍法。師道歎聲而出。貫復命兩路進兵。東西並發。東路兵歸師道節制。進趨白溝。西路兵歸辛興宗節

制。進趨范村。師道不得已。領兵前行。前軍統制楊可世。已至白溝。忽見遼兵鼓譟前來。勢如狂風驟雨。銳不可當。可世先已生畏。步步退卻。那遼兵竟搗入陣中。來擊後隊。虧得師道先已預備。令軍士各持巨梃。嚴防衝突。即聞前軍潰退。忙督持梃兵出阻。兩下混戰一場。遼兵器械雖利。屢被巨梃格去。自午至暮。遼兵一些兒沒有便宜。方纔退去。師道亦退回雄州。宰輔興宗。到了范村。亦被遼兵擊敗。踉蹌遁歸。（師道猶敗何怪興宗）童貫聞兩軍俱敗。正弄得沒法擺佈。忽聞遼使又至。乃召他入見。遼使語貫道。女真背叛本朝。應亦南朝所嫉視。本朝方擬倚為後援。為什麼貪利一時。棄好百年。結豺狼作毗鄰。貽他日禍根呢。須知救災恤鄰。古今通義。還望大國統盤籌算。勿忘古禮。勿貽後憂。看官試想。遼使這番說話。乃是理直氣壯。教童貫如何答辯得出。當下支吾對付。但說當奏聞朝廷。再行覆告。遼使自歸。种師道復請與遼和。貫仍不納。反密劾師道通虜。沮兵。王黼從中袒貫。降師道為左衛將軍。勒令致仕。用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代任嗣接。徽宗手詔暫令班師。貫與俅乃相偕還朝。既而遼耶律淳病死。蕭幹等奉蕭氏為皇太后。主軍國事。遙立天祚帝次子秦王定為帝。改元德興。天祚帝有六子。長名敖盧斡。（一譯作阿嘵罕）封晉王。次即秦王定。又次為許王寧。又次為趙王習泥烈。（一譯作錫里遼史天祚紀謂天祚四子趙王居長皇子表乃有六子晉王第一趙王第四今依表敘明）又次為燕國王撻魯。梁王雅里。晉王文妃蕭氏。小字瑟瑟。才貌雙

全嘗因天祚帝無道將亡作歌諷諫歌只二首第一首中有云直須卧薪嘗膽兮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雲這四語傳誦一時偏天祚帝引為深恨樞密使蕭奉先為秦許兩王母舅恐秦王不得嗣立因欲謀害晉王遂誣文妃與駙馬蕭昱及妹夫耶律余覩等有擁立晉王情事天祚帝遂賜文妃死并殺蕭昱等人獨耶律余覩脫身降金金兵入邊曾用余覩為嚮導蕭奉先又因此入讒縊殺晉王敖盧斡及天祚帝遁入夾山始悟奉先不忠把他驅逐奉先欲奔金被遼軍擒還令他自盡到了耶律淳疾篤與李處溫蕭幹商議欲迎立秦王處溫雖然面允頗蓄異圖蕭德妃稱制聞處溫將通使金宋賣國求榮乃將他處死并置奭磔刑自是蕭幹專政人心頗貳消息傳至宋廷王黼又入白徽宗申行北伐因復命童貫蔡攸整軍再出遼常勝軍統帥郭藥師留守涿州聞宋師又至集衆與語道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宋師又復壓境看來燕京以南必歸中國男兒欲取斗大金印何必戀戀宗邦不思變計呢（後來由宋降金亦本此意）部衆應聲道唯統帥命藥師遂率所部八千人及涿易二州版圖詣童貫處乞降貫大喜立即表奏有詔授藥師為恩州節度使令所部歸劉延慶節制延慶奉童貫軍令出發雄州用藥師為前驅領兵十萬人渡越白溝延慶部下多無紀律藥師入諫延慶道今大軍拔寨啟行多不戒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不就要望塵奔潰麼延慶不從行

至良鄉遼蕭幹率衆衝來宋師略略與戰便即退走被遼兵驅殺一陣傷斃甚多延慶收集敗衆閉壘不出藥師又復獻計道蕭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掩襲定可得勝惟請公次子光世策兵援應萬不可誤（藥師此計却是可用）延慶許諾遂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藥師引兵六千乘夜渡過蘆溝兼程而進到了黎明遼常勝軍偏帥甄五臣已得消息亟率五千騎入燕城藥師等繼至城中已有人守備經宋軍猛攻數次得入外城遂遣使促蕭后出降蕭后已密報蕭幹幹急率精兵三千還燕巷戰藥師只望劉光世來援不意杳無影響甄五臣又復殺出害得藥師等前後受敵只好與可世一同棄馬縋城奔回世宣竟戰死城中劉延慶進駐蘆溝（既不派遣光世復不追躡蕭幹真是沒用的飯桶）被蕭幹出截餉道擒去護糧將王淵及漢軍二人用布蔽目羈留帳中夜半却假意相語道我軍三倍宋軍明晨當分為三隊出擊宋營最精銳的兵士可衝他中堅左右翼為應舉火為號好殺他片甲不回說罷又陰縱一人出帳令他還報果然延慶中計信為真言待至明旦遙見火起疑是遼兵大至燒營急遁士卒自相踐踏死亡過半蕭幹即縱兵追至涿水方纔退歸燕人知宋無能為或作賦或歌詩譏諷宋軍延慶却沒情沒緒的退保雄州檢查軍實喪失殆盡小子有詩歎道

癡心只望復燕雲
庸帥何堪領六軍
一敗已羞偏再敗
寇氛從此益河汾

宋師既敗童貫無法可施沒奈何遣使至金求他夾攻燕京畢竟燕京為誰所奪待至下回表明

方臘之亂雖殘破六州究之小醜跳梁容易盪平乃猶調兵至十五萬勞師至四百五十日方得窮谿搗穴剷平叛逆原其擒渠之力實出小校韓世忠之手而於諸將無與遑論童貫貫竟儼為首功晉爵太師封公楚國何其濫賞若此耶未幾而即有征遼之役彼殆狃於小勝而以為無功不可成者詎知遼雖弩末敵宋尚且有餘一出即敗再出復潰不能制遼安望制金迨遼亡而宋自隨之矣夫燕本可圖而圖者非人望福而反以徼禍誰謂功可妄覬乎君子是以嫉賊臣

第五十八回　誇功銘石艮嶽成山　覆國喪身孱遼絕祀

卻說童貫兩次失敗無法圖燕又恐徽宗詰責免不得進退兩難當下想了一策密遣王瓌如金請他夾攻燕京金主也使蒲家奴（一譯作普嘉努）至宋以出兵失期相責徽宗復使趙良嗣往金金主旻道（旻即阿骨打改名）汝國約攻燕京至今尚未成功反要我國遣兵相助試思一燕京尚不能下還想甚麼十餘州我今發兵攻燕總可得手我取應歸我有不過前時有約我不能忘滅燕以後當分給燕京及薊景檀順涿易六州良嗣道原約許給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只許六州未免背約貴國不應自失信義金主道前約原是

有的但十七州為汝國所取我應讓給目今除涿易二州自降汝國外汝國曾取得一州否（應該嘲笑）良嗣道我國曾發兵遙應宰制遼人所以貴國得安取四京金主勃然道汝國若不發兵難道我不能滅遼麼現在汝國攻燕不下看我遣兵往攻能取得否（由他自誇）良嗣尚欲再辨金主起身道六州以外寸土不與言至此返身入內良嗣悵然退出既而金主使李靖偕良嗣歸止許山前六州徽宗復遣良嗣送還命於六州以外求營平灤三州良嗣尚未到金金已出兵三路進攻燕京遼蕭后上表金邦求立秦王定願為附庸金主不許表至五上仍然未允蕭后乃遣勁兵守居庸關金兵到了關下遼兵正思抵禦不料崖石無故坍下壓死多人大衆譁然退走金兵遂越關南進遼統軍都監高六等送款降金金主聞燕京降順也即趨至率兵從南門入遼相左企弓參政虞仲文康公弼樞密使曹勇義張彥忠劉彥義等奉表詣金營請罪金主一律寬免令守舊職并遣撫燕京諸州縣獨蕭德妃與蕭幹乘夜出奔自古北口趨天德於是遼五京均為金有了（宋人攻遼如此其難金人破遼如此其易人事耶天命耶）趙良嗣轉至金軍乞畀平營灤三州金主那裏肯從但遣使送良嗣歸且獻遼俘（試問宋徽宗知自愧否）徽宗與王黼還是痴心妄想令良嗣再去要求金主非但不允所請還要將燕京租稅留為己有良嗣道有土地必有租稅土地畀我難道租稅獨不歸我麼粘沒喝在旁厲聲道若不歸我租稅當還我涿易諸州良

嗣只允輸糧二十萬石。（片語偏種禍根）金又遣使李靖等。與良嗣至宋。請給歲幣。且及租稅。王黼議歲幣如遼額。惟燕京租稅。不能盡與金人。當又命良嗣赴金。先後往還數次。金主定要硬索租稅。經良嗣再四力爭。尚要每年代稅錢一百萬緡。粘沒喝且只肯讓給涿易二州。降臣左企弓。又作詩獻金主云。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你既曉明此意為何）（把燕京降金）還是金主顧念前盟。纔定了四條和約。（一）是將宋給遼歲幣四十萬。轉遺金邦。（二）每歲加給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三）是彼此賀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四）是燕京及山前六州歸宋。所有山後諸州。及西北接連一帶山川。概為金有。良嗣不肯承認。返至雄州。着人遞奏。自在雄州待命。王黼料難與爭。遂慫恿徽宗。勉從金議。遥令良嗣再往允約。金主乃使楊璞。賫了誓書。及讓給燕京六州約文。呈入宋廷。有詔令童貫蔡攸入燕交割。誰料到燕京城內。所有職官富民子女玉帛。統已被金人掠去。單剩了一座空城。餘如檀順景薊諸州。也與燕京相似。交割既畢。金主旋師。童貫蔡攸亦奉詔還朝。貫且奏稱燕城老幼。伏道迎謁。焚香稱壽。徽宗特下赦詔。布告燕雲。命左丞王安中為慶遠軍節度使。兼河北河東燕山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郭藥師為檢校少保。同知府事。一面召藥師入朝。格外優待。并賜他甲第姬妾。與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命至後園延春殿覲見。藥師且拜且泣道。臣在虜中。聞趙皇如在天上。不意今日得覲龍顏。徽宗聞言

喜甚。極加褒獎。并諭他得守燕京。作為外蔽。藥師忙答道。願効死力。徽宗又命他追取天祚帝。藥師竟變色道。天祚帝係臣故主。臣不敢受詔。請轉命他人。言下涕泣如雨。（所謂小信固人之意小忠動人之心）徽宗稱為忠臣。自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賞給藥師。（狼子野心豈小恩所足要結）藥師拜領出殿。即將金盆翦給部衆。且語衆道。此非我功。乃是汝等勞力至此。我怎得坐享厚賜呢。（無非做作）越日。又加封少傅。遣他還鎮。童貫蔡攸等還都覆命。徽宗進封貫為徐豫國公。攸為少師。趙良嗣為延康殿學士。並命王黼為太傅。總治三省事。特賜玉帶。鄭居中為太保。居中自陳無功。不願受命。未幾入朝。遇疾數日而卒。（幾做鄭康國第二）是年適萬歲山成。改名艮嶽。遂將朱勔載歸的大石。運至山頂。兀然峙立。因新得燕地。特賜嘉名。號為昭功敷慶神運石。看官記着。這萬歲山的經營。自政和七年創造。至宣和四年乃成。其間六易寒暑。工役至千萬人。耗費且不可勝計。地址在上清寶籙宮東隅。周圍十餘里。初名萬歲山。嗣因山在國都的艮位。因改號艮嶽。看不完的臺榭宮室。說不盡的靡麗紛華。曾由徽宗自作艮嶽記。標明大略。看官試拭目覽觀。容小子錄述出來。記曰。

爾乃按圖度地。庀徒僝工。累土積石。設洞庭湖口絲谿仇池之深淵。與泗濱林慮靈壁芙蓉之諸山。最瓌奇特異瑤琨之石。即姑蘇武林明越之壤。荊楚江湘南粵之野。移枇杷橙柚橘柑榔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不

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於雕欄曲檻。而穿石出罅。岡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沿溪而傍隴。連緜彌滿。吞山懷谷。其東則高峰峙立。其下植梅以萬數。綠萼承趺。芬芳馥郁。結構山根。號綠萼華堂。又旁有承嵐崑雲之亭。有屋內方外圓。如半月。是名書館。又有八仙館。屋圓如規。又有紫石之巖。祈真之磴。攬秀之軒。龍吟之堂。其南則壽山嵯峨。兩峯並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雁池。池水清泚漣漪。鳧雁浮泳水面。棲息石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噰噰。北直絳霄樓。峯巒特起。千疊萬複。不知其幾十里。而方廣兼數十里。其西則參朮杞菊。黃精芎藭。被山彌塢。中號藥寮。又禾麻菽麥。黍豆秔秫。築室若農家。故名西莊。有亭曰巢雲。高出峯岫。下視羣嶺。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岡脊兩石間。緜亘數里。與東山相望。水出石口。噴薄飛注如獸面。名之曰白龍淵。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半山間。樓曰倚翠。青松蔽密。布於前後。號萬松嶺。上下設兩關。出關下平地。有大方沼。中有兩洲。東為蘆渚。亭曰浮陽。西為梅渚。亭曰雪浪。沼水西流為鳳池。東出為研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館。有閣曰巢鳳。堂曰三秀。以奉九華玉真安妃聖像。（一寵妃耳。為之立像。又稱為聖。徽宗之昏謬可知。○劉妃卒於宣和三年。追贈皇后。）東池後結棟山下。曰揮雲廳。復由磴道盤行縈曲。捫石而上。既而山絕路隔。繼之以木棧。倚石排空。周環曲折。如蜀道之難。躋攀至介亭。最高諸

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許。號排衙。巧怪巉巖。藤蘿蔓衍。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麗雲半山居右。極目蕭森居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上流注山澗。西行潺湲。為漱玉軒。又行石間。為煉丹亭。凝觀圖山亭。下視水際。見高陽酒肆。清澌閣。北岸萬竹蒼翠蓊鬱。仰不見天。有勝筠菴。躡雲臺。消閑館。飛岑亭。無雜花異木。四面皆竹也。又支流為山莊。為回谿。自山谿石罅搴條下平陸。中立而四顧。則巖峽洞穴。亭閣樓觀喬木茂草。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一入。一榮一彫。四面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深谷幽崖之底。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郛郭寰會。紛萃而填委也。真天造地設。人謀鬼化。非人力所能為者。此舉其梗概焉。

看官閱視此文。已可知是窮工極巧。光怪陸離。還有神運石旁植立兩檜。一因枝條夭矯。名為朝日升龍之檜。一因枝幹偃蹇。名為臥雲伏龍之檜。俱用金牌金字。懸挂樹上。徽宗又親題一詩云。

拔翠琪樹林。雙檜植靈囿。上稍蟠木枝。下拂龍髯茂。撐拏天半分。連卷虹兩負。為棟復為楫。夾輔我皇構。

後人謂徽宗此詩。已寓隱讖。檜即後來的秦檜。半分兩負。便是南渡的預兆。着末一構字。又是康王的名諱。豈不是一種詩讖麼。（未免附會）當時各官爭出新意。土木已極宏麗

只有巧禽羅列。未能盡馴。免不得引為深慮。適有市人薛翁。善豢禽獸。即請諸童貫。願至艮嶽山值役。貫許他入值。他即日集輿衛。鳴蹕張蓋。隨處游行。一面用巨盤盛肉炙粱米。自效禽言。呼鳥集食。羣鳥遂漸與狎暱。不復畏人。遂自命局所曰來儀所。一日徽宗往遊。聞清道聲。翔禽畢集。作歡迎狀。薛翁先用牙牌奏道旁。道萬歲山瑞禽迎駕。徽宗大喜。賜給官階。賚予加厚。又就山間闢兩複道。一通茂德帝姬宅。一通李師師家。徽宗游幸艮嶽。輒乘便至兩家宴飲。嗣因萬壽峰產生金芝。復更名壽嶽。惟徽宗喜怒無常。嗜好不一。土木神仙聲色狗馬。無不中意。但往往喜新厭故。就是待遇侍臣。也忽然加膝。忽然墜淵。最寵用的是蔡京。然嘗三進三退。其次莫如道流王仔昔。初甚邀寵。政和七年。因林靈素將他排斥。與內侍馮浩進讒。即把仔昔下獄處死。靈素得寵數年。至宣和二年春季。因他不禮太子。也斥還故里。就是童貫蔡攸收燕歸來。當時是一一加封。備極恩遇。未幾又嫌他驕恣。漸有後言。王黼梁師成共薦內侍譚稹。才足任邊。可代童貫。乃令貫致仕。授譚稹兩河燕山路宣撫使。稹至太原。招朔應蔚諸州降人。為朔寧軍。威福自恣。遂又釀出宋金失和的釁隙來了。（都是這班閹人搖動宋室江山）先是遼天祚帝延禧。遁入夾山。（接前回）復為金兵所襲。轉奔訛沙烈。（一譯作郭索勒）且向夏主李乾順處求援。夏師統軍李良輔。率兵三萬。往援遼主。到了宜水。被金將斡魯婁室等。（婁室一譯作洛索）一陣殺敗。匆匆

逃歸。經過野谷。又遇澗水暴發。漂沒多人。夏兵不敢再發。遼主越竄窮處。金將斡離不（一譯作斡剌布）復與降將余覩。追襲遼主至石輦驛。金兵不過千人。遼兵部有二萬五千。遼兵以我衆彼寡。定可獲勝。遂命副統軍蕭特烈與戰。自率妃嬪等登山遥觀。不意余覩指示金兵上山掩擊。遼主猝不及防。慌忙逃走。遼兵亦因此大潰。所有輜重盡被金兵奪去。及遼主奔至四部族。蕭德妃亦自天德趨至。與遼主相見。遼主竟將蕭德妃殺死。追降耶律淳為庶人。獨蕭斡別奔盧龍鎮。招集舊時奚人及渤海軍。自立為奚國皇帝。改元天復。奚本契丹舊部。與遼主世為昏姻。本姓舒嚕氏。後改蕭氏。所以契丹初與。史官或稱他為奚契丹。蕭斡既自稱奚帝。當然與遼主反對。（通鑑輯覽中改蕭斡名為和勒博本書仍稱蕭斡免亂人目）遼主方命都統耶律馬哥往討蕭斡。那知金將斡魯斡離不等又統兵追躡前來。遼主聞着金兵好似犬羊遇虎一般。未曾相見。早已膽落。急忙逃往應州。斡魯等擄得遼將耶律大石。用繩牽住。令為鄉導。窮追遼主。途中被他趕着。把秦王定許王寧趙王習泥烈及諸妃公主并從臣等盡行拏住。惟遼主尚在前隊。抱頭竄去。季子梁王雅里及長女特里辛有太保特母哥。（一譯作特默格）護着乘亂走脫。遼主盡失屬從。悽惶萬狀。還恐金兵在後追趕。乃遣人持兔紐金印。向金軍前乞降。自己亟西走雲內。旋得去使持還覆書。援石晉北遷事。待遇遼主。（契丹曾虜晉出帝降為負義侯置黃龍府）遼主又答稱乞為子弟。重賜土地。斡離不不

許遼主欲奔依西夏。蕭特烈諫阻不從。遂渡河西行。特烈竟劫梁王雅里走西北部。擁立為帝。改元神曆。不到數月。雅里竟死。有遼宗室耶律术烈（遼興宗孫）隨着又由特烈等輔立。閱二十餘日。竟遭兵亂。术烈被弒。特烈亦死於亂軍中。蕭幹自為奚帝。後恰驅衆出盧龍嶺。攻破景州。繼陷薊州。前鋒直逼燕城。郭藥師麾衆出戰。大敗蕭幹。乘勝追越盧龍嶺。殺傷大半。蕭幹敗遁。其下耶律阿古哲。把他殺死。將首級獻與藥師。藥師函首送京。得加封太尉。那時遼地盡失。僅存一天祚帝。奔走窮荒。滿望至西夏安身。免為俘虜。偏金人剎害得很。先遣使貽書夏主。令執送天祚帝。當割地相贈。夏主乾順。拒絕遼主。且遣奉誓表。願以事遼禮事金。金遂如約畀地。令粘沒喝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及乙室邪剌部（一譯作伊錫伊喇部）吐祿（一譯作圖嚕）濼西地與夏。夏與金自此通好。信使不絕。惟遼主不得往夏。再渡河東還。適值耶律大石自金逃歸。遼主責大石道。我尚未死。你何敢立淳。大石答道。陛下據有全國。不能一次拒敵。乃棄國遠逃。就是臣立十淳。均是太祖子孫。比諸乞憐他族。不較好麼。遼主不能答。反賜他酒食。仍令隨駕。會有烏古廸里部謨葛失（一譯作瑪克錫）迎遼主至部。奉承惟謹。遼主再出兵收復東勝諸州。到了武州。與金人接戰。敗走山陰。徽宗欲誘致延禧。令番僧齎書往迎。許以帝禮相待。遼主初欲南來。繼思宋不可恃。擬奔黨項。遂又復遇金兵。恐為所見。忙棄馬竄免。遂窮日暮。竟至絕糧。沿途

嚙冰飲雪。聊充飢渴。好容易到了應州東部。被金將婁室追及。活捉而去。金廢他為海濱王。未幾將他殺死。用萬馬踐屍。遼亡。總計遼自太祖阿保機稱帝。共歷八主。凡二百有十年。惟耶律大石西走可敦城。（可敦一譯作哈吞）會集西部七州十八部。戰勝西域。至起兒漫（一譯作克爾木）地方。自稱天祐皇帝。改元延慶。妻蕭氏為昭德皇后。又緜延了三世。歷史上號為西遼。小子有詩歎天祚帝道。

朔漠縱橫二百年。後人失德祀難延。從知興替皆人事。莫向虛空問昊天。

遼亡以後。金欲恃強南下。正苦無詞可借。偏宋人自去尋釁。引他進來。看官試閱下回。自知詳情。

費無數心力。勞無數兵民。僅得七空城。反欲銘功勒石。何其侈也。艮嶽山之成。需時六年。內恣佚樂。外矜撻伐。天下有如是淫昏之主。而能長保國祚耶。夫遼天祚亦一淫昏主耳。棄國遠奔。流離沙漠。卒之身為金虜。萬馬踐屍。徽宗尚有人心。應知借鑒不遠。況國勢孱弱。比遼為甚。遼不能敵金。宋且不能敵遼。燕雲之約。金敢背之。其輕宋之心。已可概見。此時勵精圖治。猶且不遑。遑敢恣肆乎。故吾謂北有遼天祚。南有宋徽宗。天生兩昏君。相繼亡國。實足為後來之鑑。後人鑑之而不知懲。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第五十九回　啟外釁胡人南下　定內禪上皇東奔

郤說宣和五年六月。金平州留守張瑴（或作覺或作珏）歸宋。（大書特書為宋金啟釁張本）瑴本仕遼。為遼興軍節度副使。遼主走山西。平州軍亂。瑴入撫州民。因知州事。金既滅遼。仍令瑴知平州。尋改平州為南京。命瑴留守。會金驅遼相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等。及燕京大家富民。悉行東徙。道出平州。燕民不勝困苦。入語瑴道。左企弓等不能守燕。害得我等百姓流離道旁。今公仍擁巨鎮。握強兵。何不為遼盡忠。令我等重歸鄉土。勉圖恢復呢。瑴聞言不禁心動。遂召諸將商議。諸將如燕民言。且謂復遼未成。亦可歸宋。瑴乃至灤河西岸。召左企弓等數人。數他十罪。一一縊死。擲屍河中。仍守遼正朔。榜諭燕民復業。燕民大悅。瑴恐金人來討。乃遣張鈞。張敦固。持書至燕山府。願以平州歸宋。宣撫使王安中喜出望外。立即奏聞。王黼亦以為奇遇。勸徽宗招納降臣。（但管目前不顧日後）趙良嗣進諫道。國家新與金盟。若納降張瑴。必失金懽。後不可悔。徽宗不從。反斥責良嗣。坐削五階。即詔安中妥加安撫。並蠲免平州三年常賦。看官你想金邦方當新造。強盛無比。怎肯令張瑴叛逆。不加討伐。當即遣幹離不。闍母等督兵攻平州。闍母率二千騎先至城下。見城上守備頗嚴。暫行退去。瑴即捏報勝仗。有詔建平州為泰寧軍。授瑴節度使。犒賞銀絹數萬。朝使將至平州。瑴出城遠迎。不料幹離不乘虛掩擊。設伏誘瑴。瑴聞警還援。

遇伏敗走宵奔燕山平州都統張忠嗣及張敦固開城出降斡離不令敦固還諭城中并遣使偕入城中人殺死金使推敦固為都統閉門固守斡離不大怒遂督衆圍城一面向燕山府索交張瑴王安中見瑴奔至匿留不遣偏金使屢來索取安中設法只好將貌與瑴相似的軍民殺了一個梟首畀金（妄殺平民成何體制）金使持去既而又來把首擲還定要索張瑴真首級否則移兵攻燕安中又驚懼異常奏請殺瑴畀金免啟兵端徽宗不得已准奏安中遂縊殺張瑴割了首級並執瑴二子送金燕降將及常勝軍動了兎死狐悲的觀念相率泣下郭藥師忿然道金人索瑴即與瑴首倘來索藥師亦將與藥師首麽於是潛蓄異圖訛言百出安中大恐力請罷職詔召為上清寶籙宮使別簡蔡靖知燕山府事會金主旻病殂立弟吳乞買易名為晟謚阿骨打為武元皇帝廟號太祖改元天會宋遣使往賀並求山後諸州金主晟以新即大位不欲拒宋頗有允意粘沒喝自雲中馳還入阻金主金主乃止許割讓武朔二州惟索趙良嗣所許糧米二十萬石譚稹答道良嗣口許豈足為憑因拒絕金使金人遂怨宋無禮決意南侵會闍母攻克平州殺張敦固移兵應蔚勢將及燕宋廷以譚稹措置乖方勒令致仕仍起童貫領樞密院事出為兩河燕山路宣撫使（定要令他拱送河山）時國庫餘積早已用罄當童貫代遼時已命宦官李彥括京東西路民田增收租賦又命陳遘經制江淮七路量加稅率號

經制錢至是又因燕地需餉用王黼議令京西淮南兩浙江南福建荆湖廣南諸路編置役夫各數十萬民不即役令納免夫錢每人三十貫委漕臣定限督繳所得不到二萬緡人民已痛苦不堪怨聲載道徽宗尚荒耽如故每夕微行王黼奏稱宅中生芝徽宗以為奇異夜往游觀見堂柱果有玉芝信為瑞徵倍加喜慰（芝生堂柱非偽亦是不祥）就使黼設宴款待並邀梁師成列席師成自便門進來謁見徽宗原來師成私第與王黼毗鄰黼事師成如父嘗稱為恩府先生（應五十三回）因此開戶相通藉便往來經徽宗問明底細也欲過去臨幸命從便門越入師成當然備宴一呼百諾廚役立集不到半時居然搬出盛肴宴饗徽宗徽宗高興得很連舉巨觥痛飲至醉嗣復再至黼宅繼續開宴酒後進酒醉上加醉竟飲得昏昏沈沈不省人事（若就此醉死也省得因死五國城）待至五更方由內侍十餘人擁至艮嶽山旁的龍德宮開複道小門引還大內翌日尚不能御殿人情洶洶禁軍齊集教場嚴備不虞及徽宗酒醒强起視朝已是日影過午將要西斜惟人心賴以少定退朝後適尚書右丞李邦彥入內請安徽宗與語被酒事邦彥道王黼梁師成交宴陛下敢是欲請陛下作酒仙麽徽宗默然不答看官道邦彥為何等人物他本是銀工李浦子風姿秀美質性聰悟為文敏而且工初補太學生旋以上舍及第授秘書省校書郎好謳善謔尤長蹴踘每將街市俚語集成俚曲靡靡動人徽宗喜弄文翰因目為異

才累擢至尚書右丞很加寵眷邦彥自號李浪子時人稱他為浪子宰相（專用這等人物如何治國）此次入見輕輕一語便引起徽宗疑心太子桓嘗私嫉王黼黼欲援立徽宗三子鄆王楷與謀奪嫡事尚未成偏被邦彥探悉即行密奏蔡攸又從旁作證中丞何㮚復論黼專權誤國十五事乃勒黼致仕擢白時中為太宰李邦彥為少宰張邦昌已任中書侍郎守職如舊趙野宇文粹中為尚書左右丞再起蔡京領三省事（始終不忘此賊）京自是已四次當國兩目昏眊不能視事（胡不一遍死）一切裁判均命季子絛取決絛擅權用事肆行無忌白時中李邦彥等尚畏他如虎就是他胞兄蔡攸亦屢訐絛罪勸徽宗誅絛（好一個大阿哥竟想大義滅親）徽宗因勒停侍養不得干政攸意尚未釋必欲加罪季弟且怨及乃父看官閱過前文應早知蔡攸父子統是奸臣蔡京夙愛季子早為攸所懷恨至攸得受封少師權力與京相等遂與京分黨父子幾成讎敵（父既不忠子自不孝）由是益加媒蘗接連下詔褫絛官復勒京致仕且復元豐官制命三公毋領三省事惟晉封童貫為廣陽郡王令治兵燕山加意防金是時天狗星隕有聲若雷黑眚現禁中狀如龜長約丈餘腥風四灑兵刃不能加後復出入人家掠食小兒二年乃息都中有酒保朱氏女生髭長六七寸疏秀若男人又有賣青果男子懷孕誕兒有狐升御榻高坐又有都門外的賣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痴迷釋去荷擔戟手詈道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言宜速改為要避辛

捕他下開封獄。一夕省悟。並不自知前事。獄吏竟將他處死。他若京師河東陝西熙河蘭州等地。相繼震動。陵谷易處。倉庫皆沒。種種天變人異。雜沓而來。宋廷君臣。尚是侈語承平。恬不知懼。至金使來汴。置酒相待。每將尚方珍寶。移陳座隅。誇示富盛。那知金人已眈眈逐逐。虎視南方。聞得汴都繁盛。恨不得即日併吞。囊括而去。宣和七年十月。金命斜也為都元帥。坐鎮京師。調度軍事。粘沒喝為左副元帥。偕右監軍谷神（一譯作固新）右都監耶律余覩自雲中趨太原。撻懶（一譯作達賚係盈哥子）為六部路都統。率南京路都統闍母漢軍都統劉彥宗。自平州入燕山。兩路分道南侵。那宋徽宗尚昏頭磕腦。令童貫往議索地事宜。（貫是做夢）先是金使至汴。徽宗向索山後諸州。金使不允。嗣經往復籌商。纔有割讓蔚應二州。及飛狐靈邱二縣的允議。至是貫往受地。到了太原。聞粘沒喝領兵南下。料知有變。遂遣馬擴辛興宗赴金軍。問明來意。並請如約交地。粘沒喝嚴裝高坐。晉擴等庭參。如見金主禮。禮畢。擴問及交地事。粘沒喝怒目道。爾還想我兩州兩縣麼。山前山後。俱我家地。何必多言。爾納我叛人。背我前盟。當另割數城界我。還可贖罪。擴不敢再說。與興宗同還。覆告童貫。且請速自備禦。貫尚泰然道。金初立國。能有多少兵馬。敢來窺伺我朝。道言未畢。忽報有金使王介儒撒離栂持書到來。當由貫傳令入見。兩使昂然趨入。遞上書函。貫展閱後。不禁氣懾。便支吾道。貴國謂我納叛渝盟。何不先來告

上海會文堂印行

我撒離喝道已經興兵何必再告知欲我退兵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為界聊存宋朝宗社貫聞言舌橋不能下半晌纔道貴國不肯交地還要我國割讓兩河真是奇極撒離喝作色道你不肯割地且與你一戰何如言已竟偕王介儒自去童貫心懷畏怯即欲借赴闕稟議為名逍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勸阻道金人敗盟大王應會集諸路將士勉力支持若大王一去人心搖動萬一河東有失河北尚保得住麽童貫怒叱道我受命宣撫並無守土的責任必欲留我試問置守臣做什麽（要你做什麽郡王）遂整裝徑行孝純自歎道平日童太師作許多威望今乃臨敵畏縮捧頭鼠竄有何面目見天子麽（他本不要甚麽臉面）既而聞金兵攻克朔代二州直下太原遂誓衆登城悉力固守金兵進攻不下纔行退去河東路已失二州燕山路又遭兵禍斡離不等入攻燕山府知府事蔡靖與郭藥師商議令帶兵出禦藥師早蓄異心因蔡靖坦懷相待不忍遽發至是與部將張令徽劉舜仁等率兵四萬五千名迎戰北河金兵盡銳前來藥師料不可當未戰先郤被金兵驅殺一陣敗還燕山至金兵追至城下他竟劫靖出降斡離不既得藥師燕山州縣當然歸命遂用藥師為嚮導長驅南下直偪大河警報與雪片相似飛達宋廷徽宗急命內侍梁方平率領禁軍往衹黎陽（又用一個奄人）出皇太子桓為開封牧且飭罷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並詔天下勤王宇文虛中入對道今日事情危急應先降詔罪己

改革弊端。或可挽回人心。協力對外。徽宗忙道。卿即為朕草起罪己詔來。虛中受命。

就在殿上草詔。略云

朕以寡昧之姿。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榷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迭見。而朕不悟。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維已愆。悔之何及。思得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略。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率衆勤王。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草澤異材。能為國家建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推誠以待。咸使聞知。

草詔既成。呈與徽宗。徽宗略閱一周。便道朕已不吝改過。可將此詔頒行。虛中又請出宮人。罷道官。及大晟府行幸局暨諸局務。徽宗一一照准。並命虛中為河北河東路宣諭使。召諸軍入援。（急時抱佛腳。已來不及了。）虛中乃檄熙河經略使姚古。秦鳳經略使种師中。領兵入衛。怎奈遠水難救近火。宮廷內外。時聞寇警。一日數驚。（金兵尚未過河。宋廷已經自亂。如何拒敵。）徽宗意欲東奔。令太子留守。太常少卿李綱。語給事中吳敏道。諸君出執。想是為留守起見。但

敵勢猖獗。兩河危急。非把大位傳與太子。恐不足號召四方。（也是下策）敏答道。內禪恐非易事。不如奏請太子監國罷。綱又道。唐肅宗靈武事。不建號不足復邦。惟當時不由父命。因致貽譏。今上聰明仁恕。公何不入內奏聞。敏欣然允諾。翌日。即將綱言入奏。徽宗召綱面議。綱刺臂流血。書成數語。進呈徽宗。徽宗看是血書。不禁感動。但見書中寫道。

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期成功於萬一哉。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則天下可保矣。臣李綱刺血上言。

閱畢。徽宗已決意內禪。越日視朝。親書傳位東宮四字。付與蔡攸。攸不便多言。便令學士草詔。禪位太子桓。自稱道君皇帝。退朝後。詔太子入禁中。太子進見。涕泣固辭。徽宗不許。乃即位。御垂拱殿。是為欽宗。禮成。命少宰李邦彥為龍德宮使。進蔡攸為太保。吳敏為門下侍郎。俱兼龍德宮副使。尊奉徽宗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退居龍德宮。皇后鄭氏為道君太上皇后。遷居寧德宮。稱寧德太后。立皇后朱氏。后係武康軍節度使朱伯材女。曾冊為皇太子妃。至是正位中宮。追封后父伯材為恩平郡王。授李綱兵部侍郎。耿南仲簽書樞密院事。遣給事中李鄴赴金軍。報告內禪。且請修好。幹離不遣還李鄴。即欲北歸。郭藥師道。南朝未必有備。何妨進行。（壞盡天良）幹離不從藥師議。遂進陷信德府

驅軍而南冦氛為之益熾太學生陳東率諸生上書大略説是

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斂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遼金創開邊隙使天下大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禽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

是書呈入時已殘臘欽宗正准備改元一時無暇計及（去悉不急已知欽宗之無能為）越年為靖康元年正月朔日受羣臣朝賀退詣龍德宮朝賀太上皇（國且不保還要甚麽禮儀）詔中外臣庶直言得失李邦彥從中主事遇有急報方准羣臣進言稍緩即陰加沮抑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的傳聞忽聞金斡離不攻克相濬二州梁方平所領禁軍大潰黎陽河北河東制置副使何灌退保滑州宋廷惶急得很那班誤國奸臣先捆載行李收拾私財載運嬌妻美妾愛子寵孫一古腦兒出走第一個要算王黼逃得最快第二個就是蔡京盡室南行連太上皇也准備行囊要想東奔了（攪得這副田地想走到那裏去）吳敏李綱請誅王黼等以中國法欽宗乃貶黼官竄置永州潛命開封府聶昌遣武士殺黼黼至雍邱南借宿民家被武士追及梟首而歸李彥賜死籍沒家產朱勔放歸田里在欽宗的意思也算從諫如流懲惡勸善無如人心已去無可挽回金兵馳至河濱河南守橋的兵士望見金兵旗幟即燬橋遠颺金兵取小舟渡河無復隊伍騎卒渡了五日又渡步兵並

不見有南軍前去攔截金兵俱大笑道南朝可謂無人若用一二千人守河我等怎得安渡哩至渡河已畢遂進攻滑州何灌又望風奔還這消息傳入宮廷太上皇急命東行當命蔡攸為上皇行宮使宇文粹中為副奉上皇出都童貫率勝捷軍隨去看官道什麼叫作勝捷軍貫在陝西時曾募長大少年作為親軍數達萬人錫名勝捷軍（可改名敗逃軍）至是隨上皇東行名為護蹕實是自護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悲號貫惟恐前行不速為寇所及遂命勝捷軍射退衛士向亳州進發還有徽宗幸臣高俅亦隨了同去正是

禍已臨頭猶作惡　法當肆市豈能逃

上皇既去都中尚留着欽宗頓時議守議走紛紛不一究竟如何處置請試閱下回續詳

狃小利而忘大禍常人且不可況一國之主乎張瑴請降即宋未與金通和猶不宜納傳所謂得一夫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徽宗乃貪小失大即行納降至責言既至仍函瑴首以畀金既失鄰國之懽復懈降人之體禍已兆矣迨索糧不與吏激金怒此時不亟籌守禦尚且觀芝之醉酒沉湎不治甚至天變儆於上人異現於下而彼昏不知酣嬉如故是欲不亡得乎金兵南下兩河遽失轉欲卸責於

其子而東奔避敵天下恐未有驕奢淫縱而可倖免禍難者也故亡北宋者實爲徽宗而欽宗猶可恕云

第六十回　遵敵約城下乞盟　滿惡貫途中授首

卻說欽宗送上皇出都白時中李邦彥等亦勸欽宗出幸襄鄧暫避敵鋒獨李綱再三諫阻欽宗乃以綱爲尚書右丞兼東京留守會內侍奏中宮已行欽宗又不禁變色猝降御座道朕不能再留了綱泣拜道陛下萬不可去臣願死守京城欽宗囁嚅道朕今爲卿留京治兵禦敵一以委卿幸勿疏虞（試問爲誰家天下乃作此語）綱涕泣受命次日綱復入朝忽見禁衛環甲乘輿已駕將有出幸的情狀因急呼禁衛道爾等願守宗社呢抑願從幸呢衛士齊聲道願死守社稷綱乃入奏道陛下已許臣留奈何復欲戒行試思六軍親屬均在都城萬一中道散歸何人保護陛下且寇騎已近倘偵知乘輿未遠驅馬疾追陛下將如何禦敵這豈非欲安反危嗎欽宗感悟乃召中宮還都親御宣德樓宣諭六軍軍士皆拜伏門下三呼萬歲隨又命綱爲親征行營使許便宜從事綱急治都城四壁繕修戰具草草告竣金兵已抵城下據牟駝岡奪去馬二萬匹白時中畏懼辭官李邦彥爲太宰張邦昌爲少宰欽宗召羣臣議和戰事宜李綱主戰李邦彥主和欽宗從邦彥計竟命員外郎鄭望之防禦使高世則出使金軍途遇金使吳孝民正來議和

上海會文堂印行

遂與偕還那知孝民未曾入見金兵先已攻城虧得李綱事前預備運蔡京家山石疊
門堅不可破到了夜間潛募敢死士千人縋城而下殺入金營斫死酋長十餘人兵士
百餘人斡離不也疑懼起來勒兵暫退越日金使吳孝民入見問納張瑴事要索交童
貫譚稹等人欽宗道這是先朝事朕未曾開罪鄰邦孝民道既云先朝事不必再計應
重立誓書修好願遣親王宰相赴我軍議和欽宗允諾乃命同知樞密院事李棁偕孝
民同行李綱入諫道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棁怯懦轉誤國事不若臣代一行欽
宗不許李棁入金營但見斡離不南面坐着兩旁站列兵士都帶殺氣不覺膽戰心驚
慌忙再拜帳下膝行而前（我亦覥顏）斡離不厲聲道汝家京城旦夕可破我為少帝情面欲
存趙氏宗社停兵不攻汝須知我大恩速自改悔遵我條約數款我方退兵否則立即屠
城毋貽後悔說畢即取出一紙擲付李棁道這便是議和約款你取去罷棁赫得冷汗
直流接紙一觀也不辨是何語只是喏喏連聲捧紙而出斡離不又遣蕭三寶奴耶律
中王汭三人與李棁入城候取覆旨翌旦金兵又攻天津景陽等門李綱親自督禦仍
命敢死士縋城出戰用何灌為統領自卯至酉與金兵奮鬪數十百合斬首千級何灌
也身中數創大呼而亡金兵又復退去李綱入內議事見欽宗正與李邦彥等商及和
約案上攏着一紙就是金人要索的條款由李綱瞧將過去共列四條

一、要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緞萬匹，為犒賞費。二、要割讓中山太原河間三鎮地。三、宋帝當以伯父禮事金。四、須以宰相及親王各一人為質。綱既看完條欵，便抗聲道：「這是金人的要索麼？如何可從？」邦彥道：「敵臨城下，宮廟震驚，如要退敵，只可勉從和議。」綱奮然道：「第一欵是要許多金銀牛馬，就是搜括全國，尚恐不敷，難道都城裏面能一時取得出麼？第二欵是要割讓三鎮地，三鎮是國家屏藩，屏藩已失，如何立國？第三欵更不值一辯，兩國平等，如何有伯姪稱呼？第四欵是要遣質，就使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此語亦未免存私）欽宗道：「據卿說來，無一可從，倘若京城失陷，如何是好？」綱答道：「為目前計，且遣辯士與他磋商，遷延數日，俟四方勤王兵齊集都下，不怕敵人不退。那時再與議和，自不至有種種要求了。」邦彥道：「敵人狡詐，怎肯令我遷延？現在都城且不保，還論甚麼三鎮？至若金幣牛馬，更不足計較了。」（設或要你的頭顱，你肯與他否）張邦昌亦隨聲附和，贊同和議。綱尚欲再辯，欽宗道：「卿且出治兵事，朕自有主張。」綱乃退出，自去巡城。誰料李張二人，竟遣沈晦與金使偕去，一一如約。待綱聞知，已不及阻，只自憤懣滿胸，嗟歎不已。欽宗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甚及倡優家財，只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民間已空，遠不及金人要求的數目。第一欵不能如約，只好陸續措繳。第二欵先奉送三鎮地圖。第三欵貢交誓書。第四欵是遣質問題，當由派張邦昌為

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為質構係徽宗第九子係韋賢妃所生曾封康王邦昌初與邦彥力主和議至身自為質無法推諉正似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誰叫你主和）臨行時請欽宗親署御批無變割地議欽宗不肯照署但說了不忘二字邦昌流淚而出硬着頭皮與康王構開城渡濠往抵金營會統制官馬忠自京西募兵入衛見金兵游掠順天門外竟麾衆進擊把他驅還西路稍通援兵得達种師道時已奉命起為兩河制置使聞京城被圍即調涇原秦鳳兩路兵馬倍道進援都人因師道年高稱他老种聞他率兵到來私相慶和道好了好了老种來了欽宗也喜出望外即命李綱開安上門迎他入朝師道謁見欽宗行過了禮欽宗問道今日事出萬難卿意如何師道答道女真不知兵寧有孤軍深入久持不疲麽欽宗道已與他講好了師道又道臣只知治兵不知他事欽宗道都中正缺一統帥卿來還有何言遂命為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及前後軍既而姚古子平仲亦領熙河兵到來詔命他為都統制金幹離不因金幣未足仍駐兵城下日肆要求且縱兵屠掠幸勤王兵漸漸四至稍殺寇氛李綱因獻議道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日甚勢非用兵不可且敵兵只六萬人我勤王兵已到二十萬若扼河津截敵餉分兵復畿北諸邑我且用重兵壓敵堅壁勿戰待他食盡力疲然後用一檄取誓書廢和議縱使北歸半路邀擊定可取勝師道

亦贊成此計欽宗遂飭令各路兵馬約日舉事偏姚平仲謂和不必戰戰應從速弄得欽宗又無把握轉語李綱綱聞士利速戰也不便堅持前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因與師道熟商爲速戰計師道欲俟弟師中到來然後開戰平仲進言道敵氣甚驕必不設備我乘今夜出城斫入虜營不特可取還康王就是敵酋斡離不也可擒來師道搖首道恐未必這般容易（究竟師道慎重）平仲道如若不勝願當軍令李綱接口道且去一試我等去援他便了（未免太急）計議已定待至夜半平仲率步騎萬人出城劫敵專向中營斫入不意衝將進去竟是一座空營急忙退還已經伏兵四出斡離不親麾各隊來圍宋軍平仲拚命奪路纔得走脫自恐回城被誅竟爾遁去李綱率諸將出援至幕天坡剛値金兵乘勝殺來急忙令兵士用神臂弓射住金兵纔退綱收軍入城師道等接着綱未免歎悔師道語綱道今夕發兵劫寨原是失策惟明夕却不妨再往這是兵家出其不意的奇謀如再不勝可每夕用數千人分道往攻但求擾敵不必勝敵我料不出十日寇必遁去（此計甚妙）綱稱爲善策次日奏聞欽宗欽宗默然無語李邦彥等謂昨已失敗何可再舉遂將師道語擱過一邊（浪子宰相何知大計）斡離不回營後自幸有備得獲勝仗且召康王構張邦昌入帳責以用兵違誓大肆咆哮邦昌駭極竟至涕泣康王獨挺立不動神色自若（此時尚肯拾命）斡離不瞧着因命二人退出私語王汭道我看這宋朝親王恐是將門子孫來此假

冒否則如何有這般大膽你且往宋都詰他何故刼營並令易他主為質汭即奉令入都如言告李邦彥邦彥道用兵刼寨乃李綱姚平仲主意並非出自朝廷（明明教他反詰）汭便道李綱等如此擅專為何不加罪責邦彥道平仲已畏罪遠竄只李綱尚在我當奏聞皇上即日罷免汭乃去邦彥入內數刻即有旨罷李綱職廢親征行營使並遣宇文虛中至金營謝過（越是膽小越是招禍）虛中方出忽宣德門前軍民雜集喧聲大起內廷急命吳敏往視敏移時即還手持太學生陳東奏牘呈與欽宗欽宗匆匆展閱其詞畧云

李綱奮身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李梲之徒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昌等嫉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昌等能保金人不復敗盟否也邦彥等不顧國家長久之計徒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李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為虜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閫外付种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伏乞睿鑒

吳敏俟欽宗閱畢便奏道兵民有萬餘人齊集宣德門請陛下仍用李綱臣無術遣散恐防生變望陛下詳察欽宗皺了一回眉命召李邦彥入商邦彥應召入朝被兵民等

瞧見齊聲痛詈且追且罵並用亂石飛擲邦彥面色如土疾驅乃免至入見時尚自抖着不能出聲殿前都指揮王宗濋請欽宗仍用李綱欽宗沒法乃傳旨召綱內侍朱拱之奉旨出召徐徐後行被大衆亂拳交揮頓時毆死踏成肉餅並捶殺內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麾衆使退衆不肯從至戶部尚書聶昌傳出諭旨仍復綱官兼充京城四壁防禦使衆始歡聲呼萬歲嗣又求見种老相公當由聶昌轉奏促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馳至衆褰簾審視道這果是我种老相公呢乃欣然散去越日詔下飭捕擅殺內侍的首惡並禁伏闕上書王時雍且欲盡罪太學諸生於是士民又復大譁欽宗又遣聶昌宣諭令靜心求學毋干朝政且言將用楊時為國子監祭酒即有所陳亦可由時代奏諸生都大喜道龜山先生到來尚有何說我等自然奉命承教了看官道龜山先生為誰原來楊時別號叫作龜山他是南劍州人氏與謝良佐游酢呂大臨三人同為程門高弟程顥歿後時又師事程頤冬夜與游酢進謁頤偶瞑坐時與酢侍立不去至頤醒覺門外已雪深三尺頤很為嘉歎盡傳所學及頤於大觀初年病逝世稱伊川先生並謂伊川學術惟謝游呂楊四子最得真傳因亦稱為程門四先生（不特補敘程伊川並及謝游呂諸人）宣和元年蔡京聞時名薦為秘書郎（京非知賢為沽名計耳）尋進邇英殿說書至京城圍急時又請黜內侍修戰備欽宗命為右諫議大夫兼官侍講此次太學生等請留李綱

朝議以為暴動時復上言諸生忠事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碩望的士人命為監督自不致軼出範圍欽宗因有意用時至聶昌覆旨並為陳述太學生情狀隨即命時兼國子監祭酒並除元祐黨籍學術諸禁令追封范仲淹司馬光張商英等人會金營遣宇文虛中還都並令王汭復來催割三鎮地及易質親王欽宗遂命徽宗第五子肅王樞代質並詔割三鎮畀金王汭返報幹離不幹離不接見肅王乃將康王張邦昌放還且聞李綱復用守備嚴固遂不待金幣數足遣使告辭以肅王北去京城解嚴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諫道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而來當速講求軍備毋再貽誤欽宗不從惟頒詔大赦除一切弊政（賊出尚不知關門）李邦彥為言路所劾出知鄧州張邦昌進任太宰吳敏為少宰李綱知樞密院事耿南仲李梲為尚書左右丞會姚古种師中及府州將折彥質引兵入援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李綱請詔古等追敵乘間掩擊張邦昌以為不可遣令還鎮且罷种師道官未幾有金使自雲中來言奉粘沒喝軍令來索金幣輔臣說他要索無禮拘住來使粘沒喝即分兵向南北關平陽府叛卒竟引入關中粘沒喝見關城堅固非常雄踞不禁歎息道關險如此令我軍得安然度越南朝可謂無人了（水陸皆然反令外人竊歎）知威勝軍李植聞金兵過關急忙迎降金兵遂攻下隆德府知府張確自盡嗣聞澤州一帶守備尚固乃仍退還雲中圍攻太原欽宗以金兵未歸召

羣臣會議三鎮應否當割中書侍郎徐處仁道敵已敗盟奈何還要割三鎮吳敏亦言三鎮決不可棄且薦處仁可相於是欽宗又復變計因張邦昌李梲二人夙主和議將他免職擢處仁為太宰唐恪為中書侍郎何㮚為尚書右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並下詔道

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盟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原主議和之臣其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

詔既下起种師道為河東河北宣撫使出屯滑州姚古為河北制置使率兵援太原种師中為副使率兵援中山河間師中渡河追斡離不出北鄙乃令還師姚古亦克復隆德府及威勝軍扼守南北關欽宗聞得捷報心下頓慰遂擬迎還太上皇時太上皇至南京與都中消息久已不通因此訛言百出不是說上皇復辟就是說童貫謀變欽宗也覺疑懼授聶昌為東南發運使往討陰謀虧得李綱從旁諫止自請往迎欽宗乃命綱迎歸上皇上皇以久絕音信并紛更舊政為詰問綱一一解釋纔無異辭當即啟駕還都欽宗迎奉如儀立皇子諶為太子諶係皇后朱氏所生素得徽宗鍾愛賜號嫡皇孫所以上皇還朝特立為儲貳以便侍奉上皇（未必為此殆所以杜復辟之謀）右諫議大夫楊時奏劾童貫梁師成等罪狀侍御史孫覿等復極論蔡京父子罪惡乃貶梁師成為彰化軍節度

副使蔡京為秘書監童貫為左衛上將軍蔡攸為大中大夫已而太學生陳東布衣張炳又力陳梁師成等罪惡遂遣開封吏追殺師成并籍沒家産再貶蔡京為崇信軍節度副使童貫為昭化軍節度副使京天姿凶譎四握政權流毒四方天下共恨貫握兵二十年與京表裏為奸且專結後宮嬪妃饋遺不絕左右婦寺交口稱譽因此大得主眷權傾一時内外百官多出貫門窮姦稔惡擢髮難數都門早有歌謡道打破筒潑了菜便是人間好世界筒與菜暗寓二姓自有詔再貶言官樂得彈劾就是京貫私黨亦唯恐禍及己身交章攻訐乃復竄京儋州賜京子攸脩自盡脩平時稍持正論聞命後恰慨然道誤國如此死亦何憾遂服毒而死攸尚猶豫未決左右授以繩乃自縊京不日道死季子絛亦竄死白州惟倖以尚主免流餘子及諸孫皆分徙遠方遇赦不赦童貫亦被竄吉陽軍貫行至南雄州忽有京吏到來向他拜謁謂有旨賜大王茶藥將宣召赴闕命為河北宣撫小吏因先來馳賀明日中使可到了貫撚鬚笑道又却是少我不得隨令京吏留着行裝以待次日上午果來了御史張澂貫亟出相迎澂命他跪聽詔書詔中數他十罪將要宣畢那京吏從外馳入拔出快刀竟梟貫首看官道這京吏為誰乃是張澂的隨行官澂恐貫多詭計且握兵已久未肯受刑因先遣隨吏馳往偽言給貫免得生變（奉旨誅惡尚須用計貫之勢熾可知）相傳貫狀貌魁梧頤下生鬚十數皮骨勁如鐵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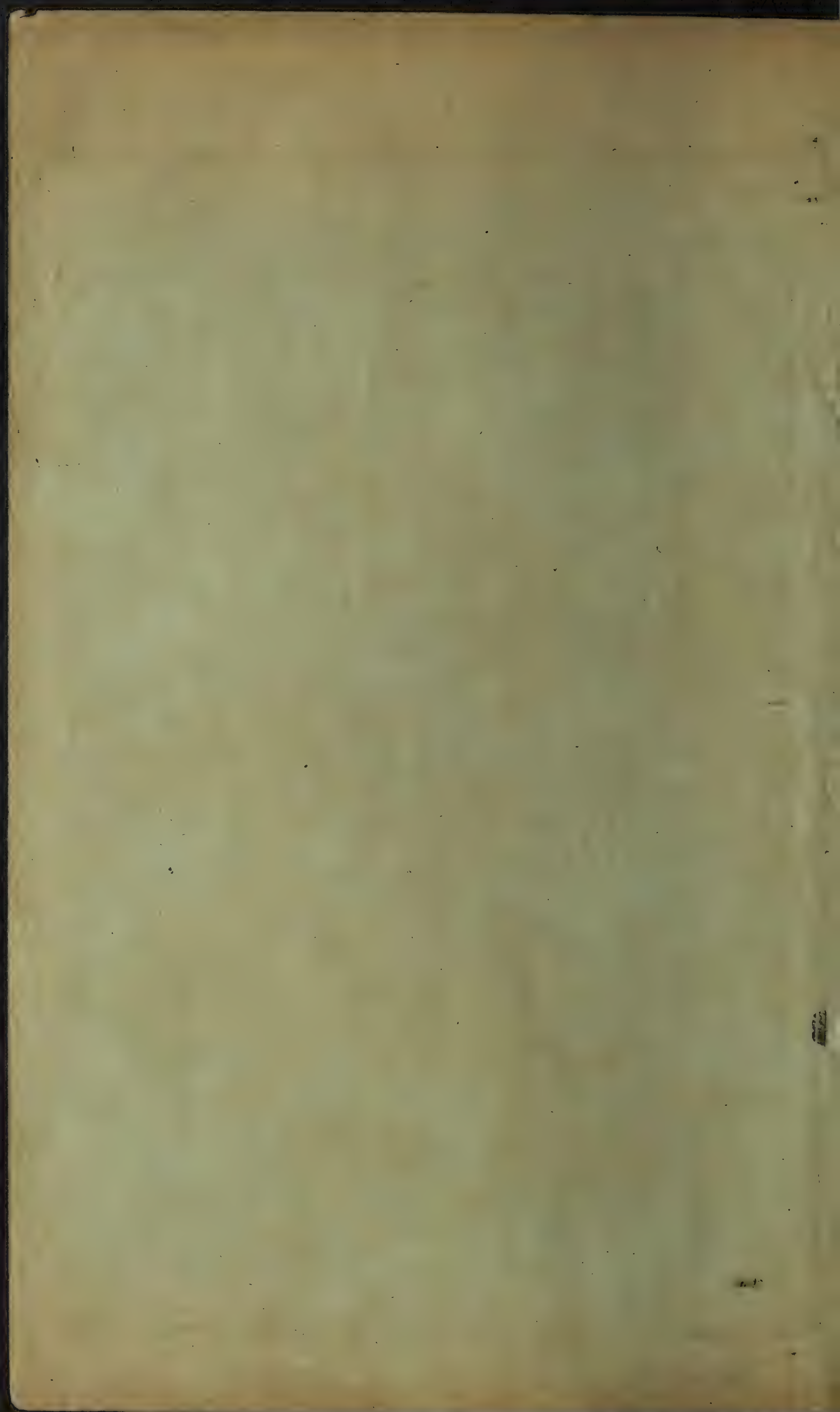
類閹人受誅後，澂即函首馳歸。還有梁方平、趙良嗣等，亦次第誅死。朱勔亦伏誅，惟高俅善終，但追削太尉官銜罷了。只是舊賊雖去，新賊又生，耿南仲、唐恪等，並起用事。楊時在諫垣，僅九十日，以被劾致仕。种師道薦用河南人尹焞，也是程門高弟，焞奉召至京，因見朝局未定，仍然乞歸。王安石字說，雖已禁用，但尚從祀文廟，只罷他配享孔子。最失策的一着，是戰備未修，邊防不固，反欲守三鎭，遂強寇日促。姚古、种師中等進軍太原，有分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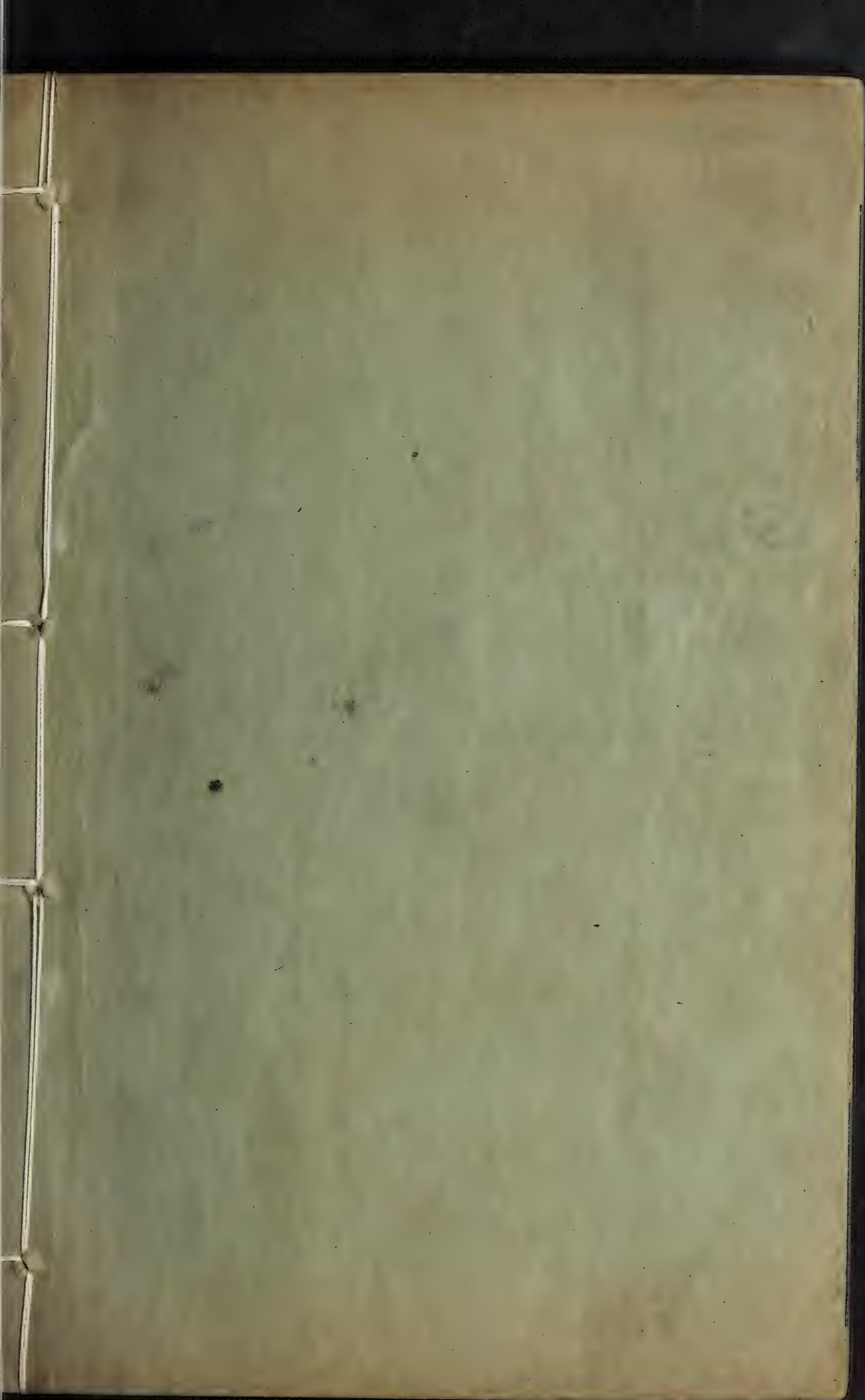
老將喪軀厭衆志，強鄰增歛敢重來。

太原一戰，宋軍敗績，种師中陣亡，金兵遂又分道進攻了。欲知詳細情形，再看第七卷第六十一回。

金兵南下，圍攻汴都，此時尚欲議和，其何能及？禮曰：天子死社稷。與其偷生以苟活，何若拚死以求存？況文有李綱，武有种師道，並有勤王兵一二十萬，接踵而至。試問長驅深入，後無援應之金軍，能久頓城下否乎？陳東一疏，最中要害，果能依議而行，則寇必失望而去，不敢再來，而宋以李綱為相，种師道為將，誅賊臣，斥羣姦，繕甲兵，蒐卒乘，雖有十金，猶足禦之。惜乎欽宗之不悟也。惟其不悟，故寇臨城下，謀無一斷，寇去而猜疑如故，即舉京、貫等而誅黜之，仍不足振士氣，快人心，矧

尚有耿南仲唐恪何㮚諸人。其誤國與六賊相等耶。讀此回已令人憤惋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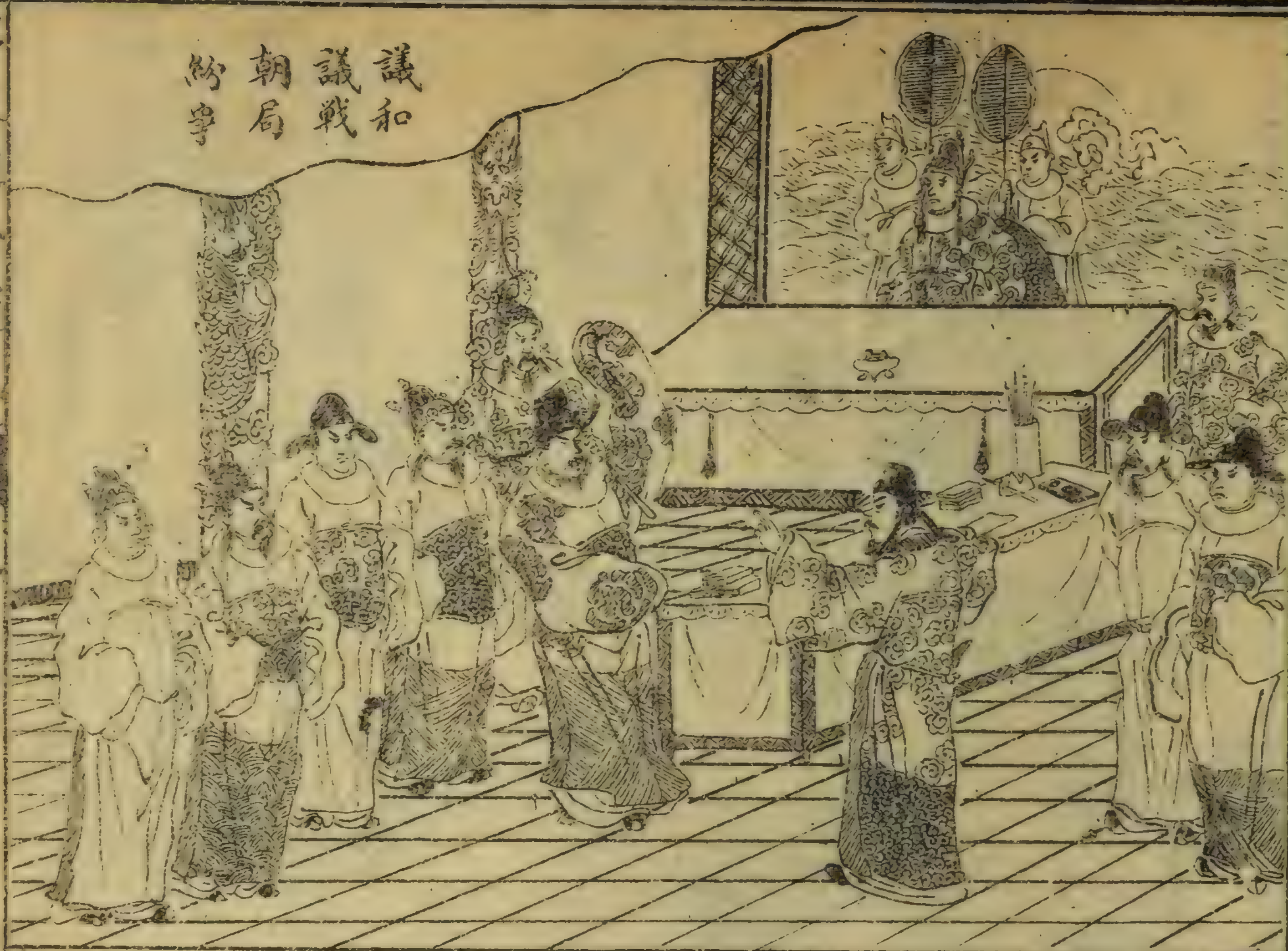




繪圖宋史通俗演義

第七冊







上海會文堂印行


墮姦謀
閻宮被劫


立異姓
二帝蒙塵



承遺祚藩王登極



發逆案奸賊伏誅

上海會文堂印行


宗留守
力疾
捐軀


信王
榛敗
亡失
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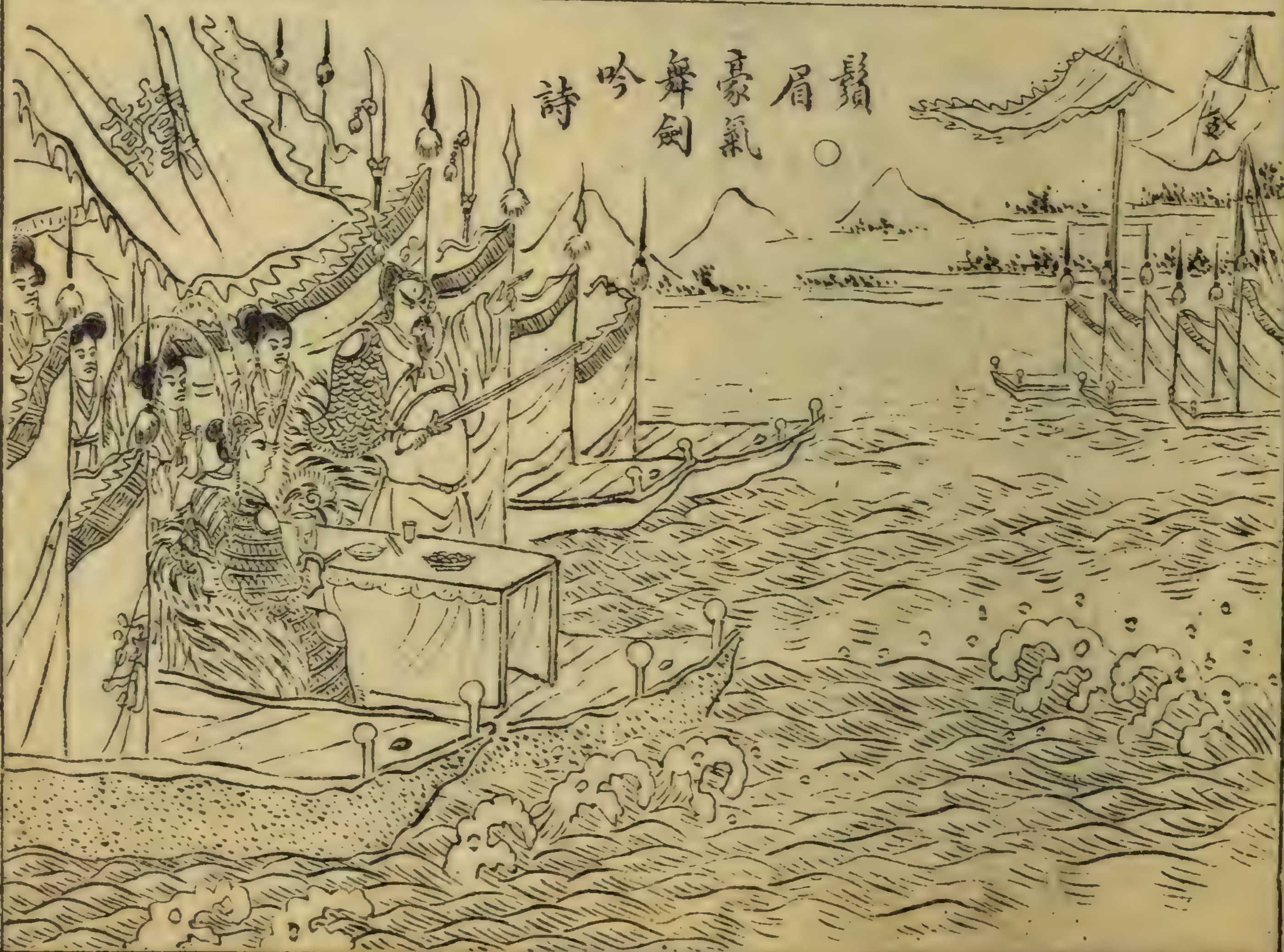

招
寇侮
驚馭
御駕
金


脅禪
位激
衆勤
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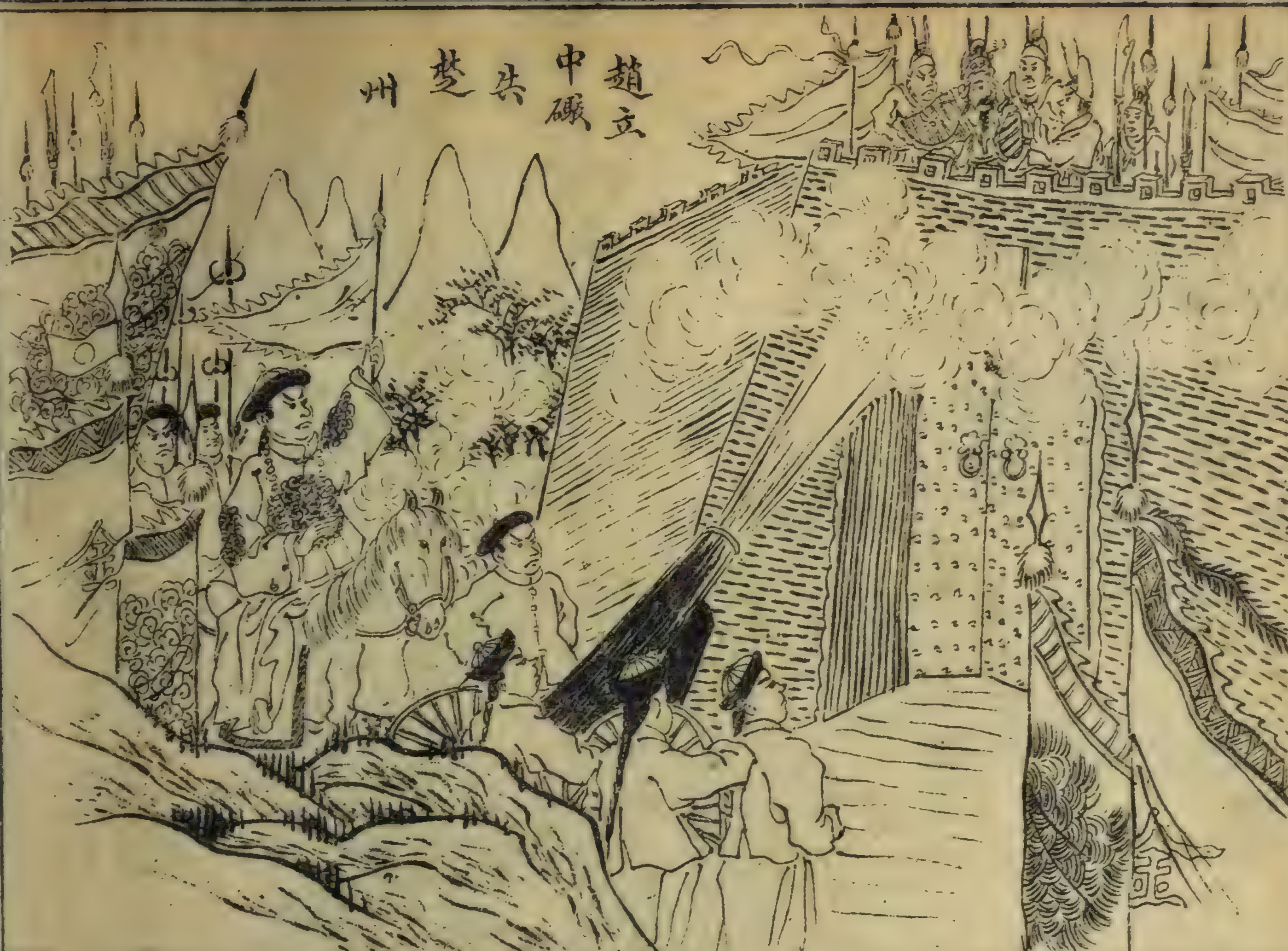

韓世忠力平首逆


金兀朮大舉南侵





上海會文堂印行


趙立中礮歿楚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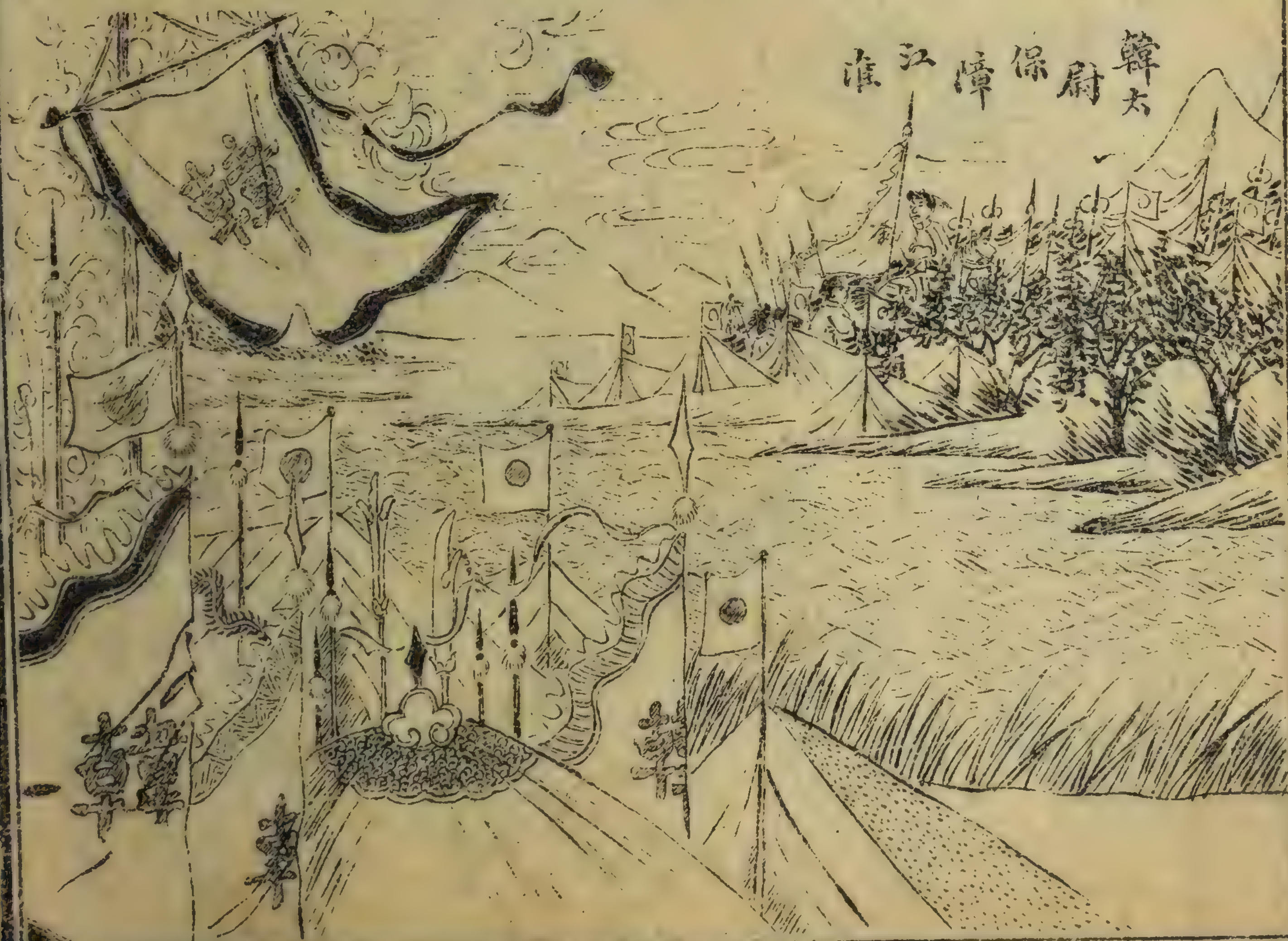

劉豫降虜稱齊帝


破剿盜
將帥齊驅


敗強虜
弟兄著績



岳家軍克復襄漢



韓太尉保障江淮

第六十一回　議和議戰朝局紛爭　誤國誤家京城失守

卻說金將粘沒喝圍攻太原，姚古种師中兩軍奉命往援，古復隆德府威勝軍，師中亦迭復壽陽榆次等縣，進屯真定。朝議以兩軍得勝，屢促進兵，師中老成持重，不欲急進，有詔責他逗撓。師中歎道：逗撓係兵家大戮，我自結髮從軍，從未退怯，今老了，還忍受此罪名麼？隨即麾兵徑進，并約姚古等夾攻。所有輜重犒賞各物，概未隨行。（未免疏忽）到了壽陽，遇着金兵，五戰三勝，轉趨殺熊嶺，距太原約百里，靜待姚古等會師。不意姚古等失期不至，金兵恰搖旗吶喊，四面趕來。師中部下，已經飢餒，勢還大敵，還是上前死戰，不肯退步。自卯至巳，師中令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兵。怎奈無米為炊，有功乏賞，士卒多憤怨散去，只留師中親卒百餘人。金兵又復馳還，把他圍住。師中死戰不退，身被四創，力竭身亡。（死不瞑目）金兵乘勝殺入，至盤陀驛，與姚古兵相遇，古兵稍戰即潰，退保隆德。种師道聞弟戰死，悲傷致疾，遂稱病乞歸。耿南仲接着敗報，又驚懼萬分，謂不如棄去三鎮。李綱獨力持不可，欽宗遂命綱為宣撫使，劉鞈為副，往代師道。綱受命出發，查得姚古失期，係為統制焦安節所誤，遂將安節召至，數罪正法，並奏請謫姚卹种，乃贈种師中少師，謫戍姚古至廣州，另授解潛為置制副使，代姚古職。綱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

修器械，進次懷州，大造戰車，督師禦敵。遣解潛屯威勝軍，劉韐屯遼州，幕官王以寧與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約三道並進，共援太原。偏耿南仲唐恪等陰忌李綱，復倡和議，令解潛劉韐諸將仍受朝廷指揮，不必遵李綱約束。徐處仁許翰等又主張速戰，促諸將速援太原。（冠氣日惡，朝局尚自相水火，真令人不解。）劉韐恃勇先進，金人併力與戰。韐不能敵，當即敗還。解潛繼進，師抵南關，亦被金人擊敗。張思正等領兵十七萬，與張孝純子張灝會至文水，襲擊金婁室營，小得勝仗。次日再戰，竟至敗潰，喪兵數萬人。折可求一軍亦潰退子夏山。所有威勝隆德汾晉澤絳諸民，都聞風驚避，渡河南奔，州縣皆空。李綱奏言節制不專，致有此敗。此後應合成大軍，由一路進，當有把握等語。這疏上後，方擬召湖南統制范世雄，并招集潰軍，親率擊敵。不意朝旨到來，召他還京，仍命种師道接任。最可笑的是宋廷宰臣，不務擇將練兵，反欲誘結亡國舊臣，陰圖金人。於是搖動強鄰，興兵壓境，趙宋一百六七十年的錦繡江山，要送去一大半了。（好筆力）先是肅王樞往金為質，宋廷亦留住金使蕭仲恭及副使趙倫。蕭趙統遼室舊臣，降金得官。趙倫恐久留不遣，乃紿館伴邢倞道：我等不得已降金，意中恰深恨金人，倘有機會可圖也，極思恢復故土。若貴國肯少助臂力，我當回去聯絡耶律余覩，除去幹離不粘沒喝兩人。那時貴國可安枕無憂，即我等也可興滅繼絕了。邢倞信為真情，忙去報知

吳敏等。吳敏等也。以為真。遂將蠟書付與趙倫。令偕蕭仲恭回金。轉致余覩。令為內應。（余覩首先叛遼。還圖興復。就使果有此情。也不足恃。宋廷輔臣。實是痴想。）兩人還見幹離不。即將蠟書獻出。幹離不轉達金主。金主大怒。遂令粘沒喝為左副元帥。幹離不為右副元帥。分道南侵。粘沒喝遂急攻太原。城中久已粮盡。軍民十死七八。那裏固守得住。知府張孝純不能再支。城遂被陷。孝純被執。粘沒喝以為忠臣。勸令降金。仍為城守。副都總管王稟負太宗御容赴汾水死。通判方笈。轉運使韓揆等三十人。一併遇害。金兵遂分隊破汾州。知州張克戩闔門死難。宋廷諸輔臣。接連聞警。又惹起一番議論。你言戰。我主和。徐處仁許翰是主戰派。耿南仲唐恪是主和派。就是吳敏也附入耿唐。與處仁等反對。處仁以吳敏向來主戰。此次忽又主和。情迹反覆。殊屬可恨。遂與他面質大廷。（小人皆然。何足深責。）吳敏不肯服。氣齗齗力爭。處仁憤極。把案上的墨筆。作為鬬械。提擲過去。湊巧碰在吳敏鼻上。畫成了一道墨痕。（實在都是倒臉朋友。不止吳敏一人。）耿南仲唐恪等。從旁竊笑。吳敏愈忿不可遏。竟要與處仁打架。還是欽宗把他喝住。纔算罷休。退朝後。便有中丞李回奏劾徐處仁吳敏。連許翰也攔入在內。（分明是耿唐二人唆使。所以將許翰列入。）欽宗遂將徐處仁吳敏許翰等一併罷斥。用唐恪為少宰。何㮚為中書侍郎。陳過庭為尚書右丞。聶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簽書樞密院事。當下決意主和。派着作佐郎劉岑。太常博士李若水。分使金軍。請他緩師。及岑等還朝。述

上海會文堂印行

及斡離不止索所欠金銀。粘沒喝定要割與三鎮。欽宗不得已。再遣刑部尚書王雲出使金軍。許他三鎮歲入的賦稅。適值李綱回京。耿唐二人。復恐他再來主戰。即唆言官交章論綱。說他勞師費財。有損無益。因即罷綱知揚州。中書舍人劉珏胡安國。並言綱忠心報國。不應外調。誰知竟得罪輔臣。謫書迭下。珏坐貶提舉亳州明道宮。安國也出知通州。是時寇警日聞。朝議不一。何㮚請分天下二十三路為四道。各設總管。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如京都有警。即可檄令入衛云云。欽宗依議。即命知大名府趙野總北道。知河南府王襄總西道。知鄧州張叔夜知南道。知應天府胡直孺總東道。又在鄧州置都總管府。總轄四道兵馬。當簡李回為大河守禦使。折彥質為河北宣撫副使。南道總管張叔夜。聞得都城空虛。請統兵入衛。陝西置制使錢益。亦欲統兵前來。偏是唐恪耿南仲。壹意言和。竟函檄飛馳。令他駐守原鎮。無敵不得移師。一面遣給事中黃鍔。由海道至金都。請罷戰修和。看官你想此時的金兵。已是分道揚鑣。乘銳南下。還有什麼和議可言。況且前時所許金幣。未曾如額。所允三鎮。未曾割界。并且羈留金使。誘結遼臣。種種措置乖方。多被金人作為話柄。除非宋朝有幾員大將。有幾支精兵。殺他一個下馬威。還好論力不論理。與他賭個雌雄。（明明曲在宋人）若要低首下心。向他乞和。你道金人是依不依呢。果然宋臣只管主和。金兵只管前進。斡離不自井陘進軍。殺

敗宋將种師閔長驅入天威軍攻破真定守將都鈐轄劉翊（音詡）自縊知府李邈被執北去復進搗中山河北大震宋廷諸臣至此尚堅持和議接連遣使講解斡離不因遣楊天吉王汭等來京即持宋廷與耶律余覩原書入見欽宗抗聲說道陛下不肯割界三鎭到也罷了爲甚麽還要規復契丹（應該詰責）欽宗囁嚅道這乃奸人所爲朕並不與聞呢王汭冷笑道中朝素尚信義奈何無信若此現惟速割三鎭並加我主徽號獻納金帛車輅儀物尚可言和欽宗遲疑半晌方道且俟與大臣商議王汭道商議商議恐我兵已要渡河了言已欲行欽宗尚欲挽留王汭道可遣親王至我軍前自行陳請我等却無暇久留隨即揚長自去（强國使臣知是如是）欽宗惶急萬分乃下哀痛詔徵兵四方种師道料京城難恃亟上疏請幸長安暫避敵鋒輔臣等反說他怯懦傳旨召還令范訥往代師道到京見沿途毫無準備憤激的了不得自念老病侵尋不如速死過了數日果然病重身亡看官閱過上文前次汴京被圍全仗李綱种師道二人主持此時師道又死李綱早出知揚州耿南仲等尚咎綱啓衅貶綱爲保靜軍節度副使安置建昌軍會王雲自金營歸來謂金人必欲得三鎭否則進兵取汴都宋廷大駭詔集百官至尚書省會議三鎭棄守唐恪耿南仲力主割地何㮚却進言道三鎭係國家根本奈何割棄唐恪道不割三鎭怎能退敵何㮚道金人無信割地亦來不割亦來兩下爭議多時仍無結果那金

帥粘沒喝已自太原統兵南下陷平陽降威勝軍隆德府進破澤州官吏棄城逃走遠近相望宋宣撫副使折彥質領兵十二萬沿河駐紮守禦使李回也率萬騎防河偏是金兵到來央河敲了一夜的戰鼓已把折彥質軍嚇得潰退李回孤掌難鳴也即逃還京師（膽小如鼷）金兵測視河流見孟津以下可以徒涉遂引軍徑渡知河陽燕瑛河南留守西道都總管王襄聞風遁去永安軍鄭州悉降金軍汴京又復戒嚴粘沒喝且遣使索割兩河廷臣統面面相覷不敢發言獨王雲謂前時至金曾由幹離不索割三鎮且請康王往謝現若依他前議當可講和萬一金人不從亦不過如王汭所言加金主徽號贈送冕輅罷了欽宗沒法乃進雲為資政殿學士命偕康王赴金軍許割三鎮并奉袞冕玉輅尊金主為皇叔加上徽號至十八字雲受命後即與康王聯出都由滑濬至磁州知州宗澤迎謁道肅王一去不回難道大王尚欲蹈前轍麼況敵兵已迫去亦何益請勿再行（幸有此着尚得保全半壁）康王乃留次磁州王雲猶再三催迫康王不從會康王出謁嘉應神祠雲亦隨着州民亦遮道諫王切勿北去雲厲聲呵叱激動眾怒齊聲呼道姦賊姦賊雲不知進退尚欲恃威恐嚇怎禁得眾怒難犯洶洶上前你一腳我一拳霎時間打倒地上雙足一伸嗚呼哀哉（該死的賊）康王也不便動怒只好帶勸帶諭解散眾民（其實也恐恨王雲）及返入州署接到知相州汪伯彥帛書請他赴相康王乃轉趨相州伯彥身服橐

鞬帶着步兵出城迎謁康王下馬慰勞道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伯彥拜謝了（又招一個賊臣）康王遂留寓相州當下來了一位壯士入城謁王康王見他英姿凜凜相貌堂堂到也暗中喝采及問他姓氏他卻報明大畧看官聽着這人曾充過真定部校姓岳名飛表字鵬舉係相州湯陰縣人（但敘畧述已是曄曄生光）相傳岳飛生時曾有大鳥飛鳴室上因以為名家世業農父名和母姚氏飛生未彌月河決內黃洪水暴至家廬漂沒飛賴母抱坐大缸中隨水流去達岸得生好容易養至成人竟生就一種神力能挽強弓三百斤弩八石因聞周同善射遂投拜為師盡心習藝悉得所傳適劉韐宣撫真定招募戰士飛即往投効并乞百騎至相州掃平土匪陶俊賈進和至是家居無事乃入見康王王問明來歷留為護衛嗣聞相州尚有劇賊叫作吉倩遂命飛前去招撫飛單騎馳入倩寨與倩角藝倩屢鬬屢敗情願率衆三百八十人悔過投降飛引見康王王嘉飛功授為承信郎飛因請康王募兵禦寇康王因未接朝命尚在躊躇忽有一人踉蹌奔來遙見康王便呼道大王不好了快快募集河北兵士入衛京師康王聞聲急瞧來人非別就是尚書左丞耿南仲當下不及邀座便問道金兵已到京城麼南仲道自從大王出都金使連日到來定要割讓兩河皇上命聶昌赴河東粘沒喝軍要南仲赴河北斡離不軍分頭磋商和議南仲雖已年老不敢違命只得與金使王汭一同登途不意到了

衛州兵民爭欲殺她南仲忙替他解釋他得脫身逃去偏兵民與南仲為難幸虧南仲命不該絕纔能跳免來見大王（從南仲口中敘出宋廷情事免與上文筆意重複）康王道聶昌到河東去未識如何南仲道不要說起他一至絳州便已被什麼鈐轄趙子清抉目臠割了康王不禁搓手道奈何奈何南仲道現在只仗大王募兵入衛或尚可保全京師（何不要康王同去議和）康王乃與耿南仲聯名署榜招募士卒相州一帶人情少安惟宋廷尚遣侍郎馮澥李若水往粘沒喝軍議和到了懷州正值粘沒喝破懷州城擄住知州霍安國等脅降不屈共殺死十三人此時氣燄甚盛還有甚麼禮貌待遇宋使可憐馮李兩人進退兩難沒奈何入申和議被粘沒喝詰責數語驅使退還粘沒喝遂與斡離不會師直至汴京城下斡離不屯劉家寺粘沒喝屯青城汴京裏面只有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分作五軍命姚友仲辛永宗為統領登陴守禦兵部尚書孫傅調任同知樞密院事保舉了一個市井游民姓郭名京說他能施六甲法可以退敵欽宗遂宣京入朝京叩見畢大言道陛下若果信臣臣只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便可生擒敵帥欽宗大喜便道若能如此朕尚何憂（要他來送命了）遂授京成忠郎賜金帛數萬令他自行召募京不問技藝能否但擇年命配合六甲即可充選所得市井無賴旬日即足又有市民劉孝竭亦借禦敵為名效京募兵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鎮日裏談神說鬼自謂能捍

城破敵（越發希奇）欽宗也恐難恃，遣使持蠟書夜出，約康王及河北守將入援，行至城外，多為金營邏兵所獲。唐恪密白欽宗，請即西幸洛陽，何㮚引蘇軾論周朝失計，莫如東遷二語，勸阻欽宗。欽宗用足頓地道：「朕今日當死守社稷，決不遠避了。」（能如此語，到也是個好漢）隨即被甲登城，用御膳犒賞將士。時值仲冬，連日雨雪，士卒冒雪執兵，多至僵仆，欽宗目不忍睹，因徒跣求晴，復親至宣化門，乘馬行泥淖中，民多感泣。獨唐恪隨御駕後，被都人遮擊，策馬得脫，乃卧家求去。（誤國至此，還想去麼）欽宗准奏，命何㮚繼任，且詔復元豐三省官名，不稱何㮚為少宰，仍用尚書右僕射名號。（換官不換人，有何益處）馮澥還朝，受職尚書右丞。南道總管張叔夜，率兵勤王，令長伯奮將前軍，次子仲雍將後軍，自將中軍，合三萬餘人，轉戰至南薰門外。欽宗召他入對，叔夜請駕幸襄陽，欽宗不從，但命他統軍入城，令簽書樞密院事。（又是失着）殿前指揮使王宗濋，願出城對仗，當即撥調衛兵萬人，開城出戰，那知他到了城外，略略交鋒，便即遁去。金兵即撲攻南壁，張叔夜及都巡檢范瓊，極力備禦，纔將金兵擊退。粘沒喝復遣蕭慶入城，要欽宗親自出盟，欽宗頗有難色，但遣馮澥與宗室仲温等，赴敵請和，粘沒喝立刻遣還，不與交一語。東道總管胡直孺，率兵入衛，被金人擊敗，擒住直孺，縛示城下，都人益懼。范瓊以千人出擊，渡河冰裂，溺死五百人，又不免挫喪士氣。何㮚屢促郭京出師，京初言非至危急，我兵不出，及詔令迭下，乃盡令守兵

下城毋得竊視六甲兵大啟宣化門出攻金兵金人分張四翼鼓噪而前六甲兵慌忙退走多半墮死護龍河城門亟閉京語叔夜道金兵知此猖獗待我出城作法包管退敵叔夜又放他出去京帶領餘衆出了城門竟一溜烟的逃去了（總算享了幾日威福）城中尚未知勝負那金兵已四面登城䁥見得抵禦不及全城被陷統制姚友仲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皆戰死內侍監軍黄金國赴火自盡守禦使劉延慶奪門出奔為追騎所殺張叔夜父子力戰受創也只好退回欽宗聞報大慟道朕悔不用种師道言今無及了（何止此着）小子有詩歎道

不信仁賢國已虛　如何守備又終疏
前車未遠應知鑒　覆轍胡堪及後車

欽宗慟哭未終忽聞門外大譁越嚇得魂不附體究竟何人譁譟待至下回表明

讀此回而不痛心者非人讀此回而不切齒者亦非人三鎮許割而不割猶謂要盟無質不妨食言然亦必慎擇將帥大修武備懲前日之游移定後来之果斷方可挽回危局勉遏冦氛乃忽而議戰忽而議和議和之誤固不待言而議戰者亦始終無保國之方禦敵之法甚且墮敵使之計愈致挑動強鄰至於金人日逼朝議益棼謀幸謀和更無定見李綱罷矣師道死矣將相非人游手且進握兵柄其失可勝道乎欽宗謂悔不用師道之言吾料其所悔者在西幸之不果非在前時卻

敵諸謀是仍一畏懦怯弱而已嗚呼欽宗嗚呼趙宋

第六十二回　墮奸謀闔宮被劫　立異姓二帝蒙塵

却說欽宗聞京城已陷慟哭未休忽衛士等鼓噪進來求見欽宗欽宗只好登樓慰遣湊巧衛士長蔣宣到來麾衆使退并擬擁護乘輿突圍出走孫傅呂好問在旁以為未可宣抗聲道宰相誤信姦臣害得這般局面尚有何說孫傅又欲與爭還是呂好問勸解道汝等欲翼主出圍原是忠義但此時敵兵四逼如何可輕動呢宣乃道尚書算知軍情言訖乃退何㮚欲親率都人巷戰會得金使進來仍宣言議和退師（還是欺騙宋人）欽宗乃命何㮚與濟王栩（徽宗第六子）至金軍請成及還述及粘没喝幹離不等要上皇出去訂盟欽宗嗚咽道上皇已驚憂成疾何可出盟必不得已由朕親往何㮚孫傅陳過庭等均束手無策欽宗頓足涕泗道罷罷事已至此也顧不得什麽了（還是一死免得出醜）遂命何㮚等草了降表由欽宗親自賫至金營乞降（丟臉已極）粘没喝幹離不高據胡床傳令入見欽宗進營向他長揖遞上降表粘没喝道我國本不願興兵只因汝國君臣昏庸已極所以特來問罪現擬另立賢君主持中國我等便即退師了（又進一步）欽宗默然不答何㮚陳過庭孫傅等隨駕同往因齊聲抗議道貴國欲割地納金均可依從惟易主一層請毋庸議及粘没喝只是搖首幹離不獰笑道你等既願割地快去割讓兩河講到金帛一

層最少要金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何㮚等聽到此層不禁咋舌一時不好承認粘沒喝竟將欽宗留着並拘住何㮚等人硬行脅迫過了兩日欽宗與何㮚等無術求免只好允議乃釋令還朝限日辦齊欽宗自金營出來已是涕淚滿頤（彷彿婦人女子）道旁見士民迎謁不禁掩面大哭道宰相誤我父子（誰叫你誤用奸相）士民等也流涕不止及欽宗還宮即遣劉韐陳過庭折彥質等為割地使分赴河東河北割地畀金又遣歐陽珣等二十人往諭各州縣降金珣嘗知鹽官縣曾與僚友九人上書極言祖宗土地尺寸不應與人及入為將作監丞正值京師危極又奏稱戰敗失地他日取還不失為直不戰割地他日即可取還也不免理曲數語觸怒宰輔因此命他出使往割深州（到此時光還想借刀殺人這等輔臣罪不容死）各路使臣統有金兵隨押歐陽珣至深州城下呼城上守兵涕泣與語道朝廷為姦人所誤喪師割地我特拚死來此奉勸汝等宜勉為忠義守土報國道言未絕即被金人縶送燕京珣痛詈不屈竟被焚死（不肯畧過忠臣無非闡揚名教）此外兩河軍民恰也不肯降金多半閉門拒使謝絕詔命陝西宣撫使范致虛集兵十萬人入援至潁昌聞汴都已破西道總管王襄先遁致虛尚率副總管孫昭遠環慶師王似熙河帥王倚同出武關至鄧州千秋鎮遇金將婁室軍不戰皆潰金帥在汴越覺驕橫一切供應俱向宋廷索取今日要芻糧明日要騾馬甚且索少女一千五百人充當侍役可憐一班宮

娥彩女聞這消息。只恐出去應命。供那韃子蹧踏。稍知節烈的淑媛。便投入池中。陸續斃命。未幾已至除夕。宮廷裏面。啼哭都來不及。還有何心賀年。翌日為靖康二年元旦。欽宗朝上皇於崇福宮。金師粘沒喝。也遣子真珠孛偏將八人入賀。欽宗命濟王栩如金營報謝。纔閱兩三日。金人即來索金幣。宋廷已悉索敝賦。那裏取得出許多金帛。偏敵使連番催促。到了初十這一日。竟遣人入宮。堅索否則仍邀欽宗至軍。自行面議。欽宗至此。自知凶多吉少。不欲再行。何㮚李若水進言道。聖駕前已去過。沒有意外情事。今日再往。料亦無妨。欽宗乃命孫傅輔太子監國。自與何㮚李若水等。復如青城。閤門宣贊舍人吳革語何㮚道。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墮虜計。㮚不聽。仍擁帝出郊。張叔夜叩馬諫阻。欽宗道。朕為人民起見。不得不再往。叔夜號慟再拜。欽宗亦流淚道。嵇仲努力。說至此。竟哽咽不能成聲。（此時滿城皆虜。宋廷上下。都似甕中之鱉。欽宗若要不去。除非死殉社稷。或謂此次不行。當不至被虜。其然豈其然乎。）原來嵇仲即叔夜表字。欽宗以字稱臣。也是重託的意思。及往抵金營。粘沒喝即將欽宗留住。作為索交金帛的押券。太學生徐揆。至金營投書。請車駕還闕。粘沒喝召他進去。怒言詰難。揆亦厲聲抗論。竟為所害。割地使劉韐返至金營。粘沒喝頗重劉韐。遣僕射韓正館待僧舍。正語韐道。國相知君。將加重用。韐答道。偷生以事二姓。寧死不為。正又道。軍中正議立異姓。國相欲令君代正。與其徒死無益。何若北去。享受富貴。

韐仰天大呼道蒼天蒼天大宋臣子劉韐乃聽敵迫脅麼隨卽走入耳室覓得片紙齧指出血寫了幾句絶命辭辭云

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況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此予所以必死也

寫畢折成方勝令親信持歸報明家屬自己沐浴更衣酌飲卮酒投繯自盡金人也憫他忠節瘞諸寺西岡上且徧題窗壁載明瘞所越八十日始得就殮顔色如生後來得褒謚忠顯是時汴都一帶連日大風陰霾四塞欽宗留金營中日望還宮傳令廷臣等搜括金銀無論戚里宗室內侍僧道伎術倡優等家概行羅掘共計八日得金三十萬八千兩銀六百萬兩衣緞一百萬疋賫送金營粘沒喝以爲未足再由開封府立賞徵求凡十八日復得金七萬兩銀一百十四萬兩衣緞四萬疋仍然獻納粘沒喝反怒道寬限多日只有這些金銀顯見得是欺我呢提舉官梅執禮等但答稱搜括已盡卽被金人殺害餘官各杖數百下再令續繳一面宣布金主命令廢上皇及欽宗爲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粘沒喝不許且設塹南薰門杜絶內城出入人心大恐嗣復迫令翰林承旨吳幵吏部尚書莫儔入城令城中推立異姓且逼上皇太后等出城上皇將行張叔夜入諫道皇上一出不返上皇不應再出臣當率勵將士護駕突圍萬

一天不佑宋死在封疆比諸生陷夷狄也較為光榮哩（此言卻是）上皇嗟嘆數聲竟欲覓藥自殉藥方覓得不意都巡檢范瓊趨入劈手奪去即劫上皇太后乘犢車出宮並福鄆王楷（徽宗第三子）及諸妃公主駙馬與六宮已有位號的嬪御一概從行惟元祐皇后孟氏因廢居私第竟得幸免（是謂禍中得福）先是內侍鄧述隨欽宗至金營由金人威怵利誘令具諸王皇孫妃各名金人遂檄開封尹徐秉哲盡行交出秉哲令坊巷五家為保毋得藏匿先後得三千餘人各令衣袂聯屬牽詣金軍（為畫蠶爵令人髮指）粘沒喝既得上皇即令與欽宗同易胡服李若水抱住欽宗放聲大哭詆金人為狗輩金兵將若水曳出搥擊交下血流滿面氣結仆地粘沒喝忙喝住兵士且令鐵騎十餘人守視嚴囑道必使李侍郎無恙違令處死若水絕粒不食金人一再勸降若水歎道天無二日若水豈有二主麼粘沒喝又脅二帝召皇后太子孫傅留太子不遣且欲設法保全偏是賣主求榮的吳幵莫儔定要太子出宮范瓊更凶惡得很竟脅令衛士牽住皇后太子共車而出（比金還要兇悖）孫傅大慟道我為太子傅義當與太子共死生當下將留守職務交付王時雍因從太子出宮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泣呼道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請孫傅還朝守門的金人亦語傅道我軍但欲得太子與留守何干傅答道我乃宋朝大臣兼為太子太傅誓當死從乃寄宿門下再待後命李若水留金營數日粘沒喝召

他入問議立異姓若水不與多辨但罵他為虜賊粘沒喝尚不欲加害揮令退去若水仍罵不絕口惱動一班金將用鐵撾擊若水唇唇破血流且噴且罵甚至頸被裂舌被斷方纔氣絕粘沒喝也不禁讚歎道好一個忠臣部衆亦相語道遼國亡時有十數人死義南朝只李侍郎一人好算是血性男兒（蠻貊也知忠信）粘沒喝又令吳幵莫儔召集宋臣議立異姓衆官莫敢發言留守王時雍密問幵儔幵儔並答道金人的意思欲立前太宰張邦昌時雍道張邦昌麼恐衆心未服說至此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自金營到來傳示敵意用片紙書就張邦昌三字且云不立邦昌金軍未必肯退時雍乃決遂將張邦昌姓名列入議狀令百官署印孫傅張叔夜均不肯署由吳幵莫儔報知粘沒喝粘沒喝遂派兵拘去孫張分羈營中且召叔夜入紿道孫傅不肯署名已將他殺斃公老成碩望豈可與傅同死叔夜道世受國恩義當與國存亡今日寧死不署名粘沒喝不禁點首仍令還繫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不肯書名逃入太學唐恪已經署名不知如何良心發現竟仰藥自殺（既不惜死何必署狀）王時雍復集百官詣秘書省闔門脅署外環兵士（近時脅迫選舉想亦由此處抄來）令范瓊曉諭大衆擁立邦昌大衆唯唯聽命惟御史馬伸吳給約中丞秦檜自為議狀願迎還欽宗嚴斥邦昌（秦檜此時尚有天良）事為粘沒喝所聞又將秦檜拏去吳幵莫儔遂持議狀詣金營一面邀張邦昌入居尚書省此

時邦昌初欲自盡，吳幵遣人與語道：「相公前日不効死城外，今乃欲塗炭一城麼？」邦昌遂安然居住，靜聽金命。閤門宣贊舍人吳革，不肯屈節異姓，密結內親事官數百人，謀誅邦昌，奪還二帝，約期三月八日舉事。前期二日，聞報邦昌於七日受冊，遂不暇延佇，即於三月六日，各焚居廬，殺妻子，起義金水門外。革披甲上馬，率衆奪門，適值范瓊出來，問明來意，佯表同情，當即紿革入門，一聲呼喝，瓊黨畢集，竟將吳革拏下。革極口痛詈，即被殺害。革有一子從軍，亦同時受刃，麾下百人，俱遭擒戮。越日，金人賫到冊寶，立張邦昌為楚帝。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位，遂升文德殿，設位御座旁，受百官慶賀，遣閤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竟首先拜倒，百官也一律跪地。（無恥之至。）邦昌自覺不安，但東面拉立罷了。是日風霾日暈，白晝無光，百官雖然行禮，總不免有些悽楚，邦昌亦變色不寧，惟王時雍、吳幵、莫儔、范瓊四人，欣欣然有德色。邦昌命王時雍知樞密院事，吳幵同知樞密院事，莫儔簽書院事，呂好問領門下省，徐秉哲領中書省，職銜上俱加一權字。邦昌自稱為予，命令稱手書，百官文移，雖未改元，已撤去靖康字樣，惟呂好問所行文書，尚署靖康二年。王時雍入殿，對着邦昌，嘗自言臣啟陛下，且勸他坐紫宸、垂拱殿，接見金使，賴好問力爭，乃不果行。上皇在金營，聞邦昌僭位，泫然下淚道：「邦昌若能死節，社稷亦有光榮，今既儼然為君，還有甚麼希望呢？」（你要用這班賊臣，應該受此痛苦。）金人也恐久居生變，遂

上海會文堂印行

於四月初旬將二帝以下分作二起押解北行張邦昌服柘袍張紅蓋親詣金營餞行斡離不刼上皇太后與親王駙馬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向滑州北行粘沒喝刼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㮚孫傅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檜等由鄭州北行將要啟程張邦昌復帶領百官至南薰門外遥送二帝二帝相望大慟忽有一半老徐娘素服而來裝飾與女道士相似竟不顧戎馬利害欲闖入金營來與上皇訣別看官道此婦為誰原來就是李師師（相違久了）師師自徽宗內禪乞為女冠子隱迹尼菴金人夙聞艷名早欲尋他取樂因一時搜獲無着只好擱置偏他自行送來正是喜出望外當下問明姓氏將他擁住師師道乞與我見上皇一面當隨同北去金人遂導見上皇兩人會短離長說不盡的苦楚只把那一掬淚珠兒做了贈別的紀念金人不許多敘就將他扯開一旁但聽他說了上皇保重四字彷彿是出塞琵琶悽音激越粘沒喝子真珠素性漁色看他似帶雨梨花倍加憐惜當即令同乘一車好言撫慰偏偏行未數里那李師師竟柳眉緊蹙桃靨損嬌口中模模糊糊的念了上皇幾聲竟仰仆車上奄然長逝了（師師雖誤國尤物較諸張邦昌等不啻霄壤特揭之以愧姦臣）真珠尚欲施救那裏救得轉來及仔細查驗乃是折斷金簪吞食自殉真珠非常嘆惜便令在青城附近擇地埋香自己親奠一卮方纔登程沿途帶去物件數不勝數所有宋帝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

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府州縣圖及一切珍玩寶物都向汴京城內括去擇送金邦欽宗每過一城輒掩面號泣到了白溝已是前時宋金的界河張叔夜在途早經不食但飲水為生既度白溝聞車夫相語道過界河了他竟矍然起立仰天大呼嗣是遂不復言扼吭竟死及將到燕山金軍兩路相會真珠轉白斡離不欲有所求斡離不微笑允諾看官道是何事原來徽宗身旁有婉容王氏及一個帝姬生得美麗無雙為真珠所艷羨他因徽宗一部分由斡離不監押只好向斡離不請求斡離不轉白徽宗徽宗此時連性命都不可保那裏還顧及妻女沒奈何割愛許給斡離不遂命真珠取納真珠即帶進來把這兩個似花似玉的佳人擁至馬上載歸營中朝夕受用去了（昏庸之害一至於此真是自作自受）來幾由燕山至金都粘沒喝斡離不奉金主命先令徽欽二帝穿着素服謁見金太祖阿骨打廟（明是獻俘）隨後引見金主於乾元殿兩朝天子同作俘囚只因不肯捨命屈膝虜廷直把那黃帝以來的漢族都丟去了臉真正可羞真正可歎金主晟封徽宗為昏德公欽宗為重昏侯徙錮韓州後來復還居五國城事見後文何㮚孫傅在燕山時已相繼畢命總計北宋自太祖開國傳至欽宗共歷九主凡一百六十七年而亡小子有詩歎道

父子甘心作虜因汴京王氣一朝收當年藝祖開邦日那識雲礽被此羞

北宋已亡南宋開始帝位屬諸康王構張邦昌當然要退讓了事詳下回請看官續閱

北宋之亡非金人亡之自亡之也徽欽之失無論已試觀金人陷汴在靖康元年十一月而擄刦二主自汴啟行則在靖康二年之四月此四五月間盤桓大梁不願遽發窺其來意非必欲擄刦二帝不過欲索金割地飽載而歸耳不然宋都已破宋帝已擄何必再立張邦昌乎乃何㮚吳幵莫儔范瓊為虎作倀既送欽宗於虎口復刦上皇太后及諸王妃嬪公主駙馬等盡入虎穴是虎尚未欲噬人而導虎者驅之使噬也彼亦何憚而不受耶惟是黜陟之權操諸君主誰尸帝位乃誤用匪人至此且都城失守大勢已去何不一死以謝社稷而顧步青衣行酒之後塵蒙羞忍辱吾不意懷愍之後復有此徽欽二主也名為天子不及一妓雖決黃河之水恐亦未足灑恥云

第六十三回　承遺祚藩王登極　發逆案姦賊伏誅

却說金兵既退張邦昌尚尸位如故呂好問語邦昌道相公眞欲為帝麼還是權宜行事徐圖他策麼邦昌失色道這是何說好問道相公閱歷已久應曉得中國人情彼時金兵壓境無可奈何今強虜北去何人肯擁戴相公為相公計當即日還政內迎元祐

皇后入宮外請康王早正大位庶可保全監察御史馬伸亦貽書邦昌極陳順逆利害請速迎康王入京邦昌乃迎元祐皇后孟氏入居延福宮尊為宋太后（太后上加一宋字邦昌亦欲效太祖耶）所上冊文有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等語知淮寧府子崧係燕王德昭五世孫聞二帝北遷即與江淮經制使翁彥國等登壇誓衆同獎王室并移書訶斥邦昌令他反正邦昌乃遣謝克家往迎康王康王當汴京危急時已受命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佐以陳遘汪伯彥宗澤由相州出發進次大名金兵沿河駐紮約有數十營宗澤前驅猛進力破金人三十餘砦履冰渡河知信德府梁揚祖率三千人來會麾下有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等人俱有勇力威勢頗振宗澤請即日援汴康王恰也願從偏來了朝使曹輔賫到蠟詔內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勿遽來京宗澤道此乃金人狡謀欲緩我師愚以為君父有難理應急援請大王督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萬一敵有異圖我軍已到城下了（如用此計徽欽或不至被擄）汪伯彥道明詔令我暫駐如何可違宗澤道將在外君命不受況這道詔命安知非由敵脅迫麽康王竟信伯彥言但遣澤先趨澶淵澤遂自大名赴開德連戰皆捷一面奉書康王請檄諸道兵會京城一面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使范訥知興仁府曾楙會兵入援不料數路都杳無影響澤只率孤軍進趨衛南轉戰而東忽見金兵四集險些兒被他圍住裨將王孝忠陣

亡澤下令死戰軍士都以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敗走到了夜間金人復進襲澤營虧得澤預先遷徙只剩了一座空寨反使金兵駭退澤復過河追擊又得勝仗陸續報聞康王並催他大速進軍康王已有衆八萬並召集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及總管楊維忠移師東平分屯濟濮諸州旋得金人假傳宋詔令康王所有部衆交付副元帥自己即日還京幸張俊覷破詐謀諫止康王康王乃進次濟州靜候消息（救兵如救火無故逗留中道已見康王之心）宗澤屢催無效且聞二帝已經北去即提孤軍回趨大名傳檄河北擬邀截金人歸路奪還二帝怎奈勤王兵無一到來眼見得獨力難支不便輕進康王尚安居濟州至謝克家由京到濟方得京城確報克家當即勸進康王不允既而汴使蔣思愈又至代呈張邦昌書無非自為解免請康王歸汴正位云云康王覆書慰勉獨宗澤以邦昌篡逆乞康王聲罪致討興復社稷康王正在遲疑既而呂好問貽書康王謂大王不自立恐有不當立的人起據神器應亟定大計為是張邦昌又遣僚使謝克家及康王舅忠州防禦使韋淵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勸進孟后亦派馮澥等為奉迎使同至濟州康王乃慟哭受寶遂遣克家還京辦理即位儀物時孟后已由邦昌尊奉垂簾聽政乃命太常少卿汪藻代草手書諭告中外道

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祲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禍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

中原之無主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為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抒鄰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癃之質起於閑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猶在流涕何從緬維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偈漸底丕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志

這道手書傳到濟州濟州父老爭詣軍門上言州城四面紅光燭天明是上蒼瑞應請即城內即皇帝位康王慰諭父老令散歸聽命權應天府朱勝非自任所進謁願迎康王至應天謂南京（即宋州）為藝祖興王地四方所嚮且便漕運請即日啟行宗澤亦以為可康王乃決趨應天府臨行時鄜延副總管劉光世自陝州來會康王命他為五軍都提舉既而西道總管王襄宣撫使統制官韓世忠亦陸續到來均隨康王至應天府於是就府門左首築受命壇定期五月朔即位張邦昌先日趨至伏地請死繼以慟哭虧他

（徽作）康王仍慰撫有加王時雍等也奉乘輿服御齋集應天轉瞬間就是五月朔日康王登壇受命禮畢後遙謝二帝北嚮悲號旋經百官勸止乃就府治即位受百官拜謁改元建炎頒詔大赦所有張邦昌以下及供應金軍等人概置不問惟童貫蔡京朱勔李彥梁師成等子孫不得收敘遙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尊元祐皇后孟氏為元祐太后遙尊生母韋氏為宣和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為皇后孟后即日在東京撤簾一切政治歸新皇專決歷史上稱為南宋且因康王後來廟號叫作高宗皇帝遂也沿稱高宗小子尚有一段遺聞未經見諸正史只有稗乘上間或載及因亦採入聊供看官參閱相傳徽宗是江南李主煜後身神宗曾夢李主來謁因生徽宗所以性情學術均與李主相似至被擄入金金主亦仿用宋太祖見李主故事獨高宗生時徽宗與鄭后俱夢見錢王鏐索還兩浙次日即報韋妃生男錢王壽至八十一高宗壽數後來與錢王適合所以世稱為錢王後身宣和年間禁中賜宴諸王高宗酒醉欲眠退臥幄次徽宗入幄揭簾但見金龍丈餘蜿蜒榻上當即駭退及高宗往質金軍粘沒喝疑為將家子遣還換質未幾訪問得實遣使急追高宗尚在途次倦憩崔府君廟中忽夢神人大呼道快行快行敵兵要追來了高宗驚醒見有一馬在側忙上馬飛馳既渡河馬不復動視之乃是泥馬因此有泥馬渡康王的遺傳（此說恐未必確彼時有張邦昌同行且金兵已圍攻汴都往追甚近亦不

至有倦怠等事這數種軼聞是真是假小子亦未敢臆斷不過人云亦云罷了且說高宗即位後命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授張邦昌太保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尋復加爵太傅（明手即用三大奸臣後事可知）罷尚書左丞耿南仲右丞馮澥用呂好問為尚書右丞召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置御營司總齊軍政即令黃潛善為御營使汪伯彥兼副使王淵為都統制劉光世為提舉韓世忠為左軍統制張俊為前軍統制楊維忠主管殿前公事竄誤國罪臣李邦彥至潯州吳敏至柳州蔡懋至英州李梲宇文虛中鄭望之李鄴等均安置廣南諸州（宇文虛中似不應同罪）又以宣仁太后高氏從前保護哲宗曾立大功令國史館改正誣謗播告天下追貶蔡確蔡卞邢恕等人御史中丞張澂復論耿南仲主和罪狀因將南仲竄死南雄州宗澤入見高宗慨陳興復大計適李綱亦應召而至兩人數陳國事統是志同道合涕泣而談高宗亦為動容偏汪黃兩人陰忌宗澤不欲令他內用但說襄陽為江防要口應令澤鎮守高宗因命澤知襄陽府汪黃又忌李綱復加讒間綱稍有所聞力辭相位高宗面語綱道朕知卿忠義幸勿固辭綱頓首泣謝道今日欲內修外攘還二聖撫四方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知愚陋不能仰副委任必欲臣暫掌政柄臣願仿唐姚崇入相故例首陳十事仰干天聽如蒙陛下採擇施行臣方敢受命高宗道卿儘管直陳可行即行綱乃逐條說出由

小子表述如下。

(一)議國是 注意在守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 (二)議巡幸 請高宗至汴都謁見宗廟若汴不可居上策宜都長安次都襄陽又次都建康均當先事預備 (三)議赦令 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不應赦及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 (四)議僭逆 張邦昌扶金圖逆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 (五)議偽命 邦昌僭號百官多受偽命應做唐肅宗故事以六等治罪 六議戰 宜修明軍律信賞必罰藉作士氣 (七)議守 宜於沿河沿淮措置控禦嚴扼敵衝 (八)議本政 宜整飭綱紀一歸中書以尊朝廷 (九)議久任 戒靖康間任官不久之弊令百官各專責成 (十)議修德 勸高宗益修孝悌恭儉副民望而致中興

高宗閱此十事。不加可否。但言明日當頒議施行。綱乃退出。待至次日。頒出八議。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發。綱又剴切上書。略云

僭逆偽命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所關甚重。張邦昌在政府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為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為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以為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不得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弒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

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禮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乎伏乞陛下立申睿斷毋贍徇以失民望高宗覽書後召汪黃二人與商黃潛善代為邦昌剖辯營救甚力高宗因召問呂好問道卿前在圍城中必知邦昌情形好問道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業已自歸惟求陛下裁處（首鼠兩端）高宗聞言愈加躊躇李綱復入諫道邦昌為逆仍使在朝百姓將目為二天子臣不願與賊臣同居如必欲用邦昌寧罷臣職言下泣拜不已高宗頗為感動伯彥乃接口道李綱氣直為臣等所不及高宗乃出綱奏議揭邦昌罪狀貶為昭化軍節度副使安置潭州并將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李擢孫覿等盡行貶謫分竄高梅永全柳歸諸州先是邦昌僭居禁中曾有華國靖恭夫人李氏屢持果實贈遺邦昌邦昌也厚禮答餽一夕李氏邀邦昌夜飲特將養女陳氏裝飾停當令他侍宴邦昌見了陳女身子已酥了半邊更兼他殷勤斟酒目逗眉挑不由的心神俱醉飲了數杯便假寐席上佯作醉狀李氏見邦昌已醉即與陳女挾他起座且與語道大家事已至此尚復何言當下持赭色半臂披邦昌身上擁入福寧殿令他小睡且令陳女侍着邦昌本是有心陳女故作此態既見李氏出去即躍然而起立把陳女摟住陳女半推半就一任

邦昌所為，寬衣解帶，成就好事，嗣是邦昌遂封陳女為偽妃，及邦昌還居東府，李氏私下相送，並有怨謗高宗等語，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莫為，邦昌既貶潭州，威勢盡失，當有人傳達高宗，高宗即飭拘李氏下獄，命御史審訊，李氏無可抵賴，只好直供，於是邦昌罪上加罪，由馬伸奉詔至潭，勒令自盡，並誅王時雍等，李氏杖脊三百，發配車營。富閣（說岳全傳，謂邦昌被兀朮祭旗，充作豬羊，證諸史乘，全屬不符，可見俗小說之難信。）呂好問曾受偽命，為侍御史王賓所劾，自請解職，因有詔出知宣州，宋齊愈阿附金人，首書張邦昌姓名，坐罪下獄，受戮東市，（同是一死，何不死於前日。）追贈李若水劉韐霍安國等官，高宗方嚮用李綱，既任為右僕射，并命兼御營使，綱亦力圖報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總計綱所規畫，共有數則，無一非當時至計，小子復彙述如左。

一、請置河北招撫司，河東經制司，特薦張所傅亮二人充任，高宗乃命張所為河北招撫使，王瓔為河東經制使，傅亮為副使。

二、因高宗登極時，赦詔未及兩河，建炎元年六月，適潘賢妃生子旉，應援例大赦，特請徧赦兩河，廣示德義。

三、請調宗澤留守汴京，規復兩河，澤因奉命為東京留守，兼知開封府事。

四、請立沿河江淮帥府，凡置府十有九，下列要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府置帥兼

都總管，郡置守兼鈐轄都監，總置軍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別置水軍七十七將，（帥府置水兵二軍，要郡一軍，立軍號曰凌波樓船軍。）造舟江淮諸州，前此四道都總管，一併取消。

五、修明軍法，定伍、甲、隊、部、軍，各制五人為伍，二十五人為甲，百人為隊，五百人為部，二千五百人為軍，上下相維，不亂統系，所有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俱用新法團結，且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

六、令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并製造戰車，頒行京東西路。

七、議車駕巡幸，首關中，次襄陽，又次在鄧州，不當株守應天，高宗特命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實錢穀，以為巡幸之備。

八、遣宣義郎傅雱使金軍，但云通問二聖，不言祈請，俾上下枕戈嘗膽，誓報國恥，徐使敵人生畏，自歸二帝。

九、請還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人官爵。

高宗此時，總算言聽計從，無不施行，偏黃潛善汪伯彥兩人，同忌李綱，復倡和議，適值金婁室率領重兵，進攻河中，權知府事郝仲連，闔門死義，婁室入河中府城，復連陷解絳慈隰諸州，汪黃二人，聞警密請高宗轉幸東南，高宗也覺膽怯，竟有巡幸東南的詔命，當時惱動了一位忠臣，接連上表，請帝還汴，正是

康王偷安甘避敵　直臣報國獨輸忱

欲知何人上表，候至下回報明。

觀康王構之留次濟州，與即位應天，而已知其不足有爲矣。當汴京危迫之時，能亟援君父之難，即早盡臣子之心。況宗澤連敗金人，先聲已振，各路兵亦陸續到來，有衆至九萬人，正可臨城一戰，力解汴圍，胡爲逍遙東土，但求自全，坐視君父之困乎？既而汴使來迎，一再勸進，亦應即日赴汴，先誅逆賊，繼承帝祚，北向以禦強虜，定兩河，迎還二帝，期雪前恥，胡乃轉趨應天，即位偏隅，預作避敵之計乎？且一經登極，首任汪、黃，已足爲中興之累。至僭逆如張邦昌，猶且錫以王爵，尊禮備至。微李綱之力請懲奸，則功罪不明，紀綱益紊，恐小朝廷且無自立矣。朱子謂李綱入相，方成朝廷，證以綱之謀議，其言益信。然有直臣必貴有明主，主德不明，必有直道難容之慮，宜乎李綱之即遭擯斥也。

第六十四回　宗留守力疾捐軀　信王榛敗亡失迹

卻說高宗欲巡幸東南，偏有一人接連上表，請他還汴。這人非別，就是東京留守宗澤。澤受命至汴，見汴京城樓隳廢，盜賊縱橫，即首先下令，無論贓物輕重，概以盜論，悉從軍法。當下捕誅盜賊數人，匪徒爲之斂迹。嗣是撫循軍民，修治樓櫓，闔城乃安。會聞河

東巨寇王善擁衆七十萬欲奪汴城澤單騎馳入善營涕泣慰諭道朝廷當危急時候倘有一二人如公亦不至有敵患現在嗣皇受命力圖中興大丈夫建立功業正在今日爲什麼甘心自棄呢善素重澤名至是越加感動遂率衆泣拜道敢不効力澤旣收降王善又遣招諭楊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遵約束京西淮南河南北一帶已無盜蹤乃就京城四壁各置統領管轄降卒並造戰車千二百乘以資軍用又在城外相度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沿河遍築連珠砦聯結河東河北山水民兵一面渡河約集諸將共議恢復事宜且開鑿五丈河通西北商旅百貨駢集物價漸平乃上疏請高宗還汴高宗尚優詔慰答惟不及還汴日期旣而金使至開封只說是通好僞楚澤將來使拘住表請正法有詔反令他延置別館（斬使或未免太甚延使實可不必）他復申奏行在不肯奉詔旋得高宗手札命他遣還因不得已縱遣來使會聞金人將入攻汜水正擬遣將往援巧值岳飛到汴誤犯軍令坐罪當刑澤見他相貌非常不忍加罪及問他戰略所答悉如澤意澤許爲將材遂撥兵五百騎令援汜水將功補過飛大敗金兵而還因擢飛爲統制飛由是知名澤又申疏請高宗還汴那知此次拜表竟不答覆反遣使至汴迎太廟神主奉詣行在且連元祐太后及六宮與衞士家屬統行接去澤復慨切上書極言汴京不應舍棄仍不見報旣而聞李綱轉任左僕射正擬向綱致書併力請高宗還汴

不意書尚未發那左僕射李綱竟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了未幾又聞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請復用李綱罷斥黃潛善汪伯彥竟致激怒高宗同處死刑看官你想這赤膽忠心的宗留守能不欷歔太息麼原來汪黃兩人常勸高宗巡幸揚州李綱獨欲以去就相爭高宗初意尚信任李綱因汪黃在側時進讒言漸漸的變了初見將李綱撇在腦後綱有所陳常留中不報嗣欲進黃潛善為右相不得已調李綱為左相僅過數日潛善即促傅亮渡河亮以措置未就暫從緩進綱亦代為申請偏潛善不以為然竟責他有意逗留召還行在亮本李綱所薦遂上言朝廷罷亮臣亦願乞身歸田高宗雖慰留李綱竟罷亮職綱再疏求去因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統計綱在相位僅七十七日所建一切規模粗有頭緒自罷綱後盡反前政決意巡幸東南不務爭存何處得安樂窩陳東歐陽澈本未識綱因為忠義所激乃請任賢斥奸潛善奏高宗道陳東等嘗糾眾伏闕若不嚴懲恐又有騷動情事為患匪輕高宗遂將原書交與潛善令他核罪照辦潛善領書而出尚書右丞許翰問潛善道公當辦二人何罪潛善道按法當斬許翰道國家中興不應嚴杜言路須下大臣等會議潛善佯為點首暗中恰囑開封府尹孟庾竟將二人處斬東字少陽鎮江人歐陽澈字德明撫州人兩人以忠義殺身無論識與不識均為流涕四明李猷贖屍瘞埋越三年汪黃得罪乃追贈二人為承

事郎各官親屬一人令州縣撫卹其家屬紹興四年又並加朝奉郎秘閣修撰官閩揚忠義

不憚從詳惟許翰聞二人處斬代著哀辭且八上章求罷因亦免職會河北州郡陸續被金軍破陷黃潛善汪伯彥二人力勸高宗幸揚州高宗從二人言指日啟蹕隆祐太后以下先期出行看官道隆祐太后是何人原來就是元祐太后元祐的元字因犯太祖諱所以改為隆祐這是高宗啟蹕以前新經改定不肯模糊一筆及高宗到了揚州還道是避敵較遠可以無虞且把故相李綱竄置鄂州並遣朝奉郎王倫及閤門舍人朱弁同赴金邦請休戰議和一心一意的討好金人想做個小朝廷罷了那知宋愈示弱金益逞強王倫等到了雲中反被粘沒喝羈住將他軟禁起來還要起燕京八路民兵分三路來侵南宋看官你想一個國家可不圖自強專想偷安麼大聲棒喝從人聽着先是金將斡離不聞高宗即位擬送歸二帝重修和好獨粘沒喝以為未可未幾斡離不死粘沒喝獨握兵權仍擬侵宋及見王倫到來請和料知高宗是個沒用的主子況且不向北進反從南退畏縮情形不問可知此時不乘機南下還待何時當下報告金主分道南侵自率所部兵下太行由河陽渡河直攻河南分遣銀朮可一譯作尼楚赫攻漢上訛里朵一譯作鄂爾多係金太祖子兀朮一譯作烏珠金太祖四子自燕山由滄州渡河進攻山東分阿里蒲盧渾一譯作阿里富埒琿軍趨淮南婁室與撒離喝一譯作薩里干黑鋒一譯作哈富自同州渡河轉攻陝西各路金兵分頭攻入粘

沒喝至汜水關留守孫昭遠走死婁室至河中見西岸有宋軍扼守不敢徑渡乃繞道韓城履冰涉河連陷同州華州沿河安撫使鄭驤力戰不支赴井自盡婁室遂破潼關經制使王㼆棄了陝州竟奔入蜀中原大震惟兀朮欲渡河窺汴幸得宗澤預遣將士保護河梁兀朮乃暫行退去轉眼間已是建炎二年了一出正月銀朮可即進陷鄧州知州范致虛遁去安撫使劉汲戰死所備廵幸儲峙均被劫去且分兵四陷襄陽均房唐陳蔡汝鄭州潁昌府通判鄭州趙伯振知潁昌府孫默知汝陽縣郭贊皆不屈遇害兀朮又自鄭州柢白沙去汴甚近宗澤尚對客圍棋談笑自若屬僚忙入內問計澤怡然道我已有准備了既而兵報到來果得勝仗原來宗澤先遣部將劉衍趨滑州劉達趨鄭州牽制敵勢至是又選精銳數千騎令繞出敵後邀擊金兵歸路金兵方與衍戰不料後面又有宋軍前後夾攻竟致敗潰宗澤既得捷報料知金人勢盛不肯一敗即退乃復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率兵趨鄭途中果遇粘沒喝大軍兩下對壘中立戰死景良遁去俊民竟解甲降金澤聞敗警即補到景良將他斬首嗣因俊民引金使來汴持粘沒喝書招降宗澤澤撕毀來書復喝令左右將兩人殺了一雙（是司馬穰苴一流人物）既而劉衍還汴金兵乘虛入滑澤部將張撝往援撝手下不過一二千人金兵卻有一二萬或請撝少避敵鋒撝歎道避敵偷生有何面目還見宗公因力戰而死澤聞撝急

忙遣王宣馳救。至已不及。宣率部兵與金人力戰。竟破金兵。金兵復棄城遁去。宣入滑後。報知宗澤。澤令宣知滑州。忽有河上屯將。獲住金將王策。由澤詢問原委。乃係遼室舊臣。遂親與解縛。邀他旁坐。道及遼亡遺事。及金人虛實。盡得詳情。乃召諸將泣諭道。汝等皆心存忠義。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共立大功。衆將聞言。皆感激思奮。誓以死報。澤遂決意大舉。募兵儲糧。並約前時招撫各盜魁。共集城下。指日渡河。因再上疏請高宗還汴。一面檄召都統制王彥。還屯滑州。彥性頗忠勇。曾與張所宗澤等共圖恢復。澤嘗遣岳飛助所。所待以國士。更派令隨彥渡河。彥率師至新鄉。遙見金兵數萬前來。氣勢甚盛。彥部下不過七千人。將校十一員。飛亦在列。他將均有懼色。不敢進戰。飛獨持丈八鐵鎗。衝入敵陣。左挑右撥。無人敢當。遂奪得大纛一面。向空擲去。諸將見岳飛得手。也奮勇殺上。頓時擊退金人。克復新鄉。越日再戰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將金人擊退。會糧食將罄。詣彥營乞糧。彥不許。飛自行措糧。轉戰至太行山。擒金將拓跋耶烏。金驍帥黑風大王。自恃梟悍。來與飛交鋒。戰未數合。又被飛一鎗刺死。金人駭退。（插入此段實爲岳飛寫生）飛因彥不給糧。不便再進。仍率所部復歸宗澤。彥驟失良將。乏人禦敵。尋被金人圍住。彥潰圍出走。退保西山。（即太行山）潛結兩河豪傑。勉圖再舉。部下各相率刺面。涅成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既而兩河響應。衆至十萬。金將不敢近壘。轉截彥

軍餉道彥勒兵待敵斬獲甚衆至接得澤檄乃陸續拔至滑州澤聞彥已還滑即將所
定規劃奏報行在略云

臣欲乘此暑月（是時當靖康二年夏月）遣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
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洛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
路並進河北山寨忠義之民臣已與約響應衆至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
矢石為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如有虛言願斬臣首以謝軍民

這疏上後未接覆詔各處消息反且日惡永興軍濰州淮寧中山等府相繼失陷經畧
使唐重知濰州韓浩知淮寧府向子韶知中山府陳遘俱死難澤忠憤交迸又復上疏
大畧說是

祖宗基業棄之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為賊所佔今年
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湖外
蓋姦邪之臣一為賊虜方便之計二為姦邪親屬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
固兵械已足備人氣已勇銳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

高宗看到此奏也不覺怦然心動擬擇日還京偏黃潛善汪伯彥二人陰恨宗澤所陳
牽連自己遂百端沮難不令高宗還汴且戒澤毋得輕動姦臣當道老將徒勞可憐澤

憂憤成疾致生背疽諸將相率問疾澤矍然起床道我因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若能殲敵我死亦無恨了諸將相率流涕齊聲道敢不盡力及大衆退出澤復吟唐人詩道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不亞五丈原遺恨）越宿風雨如晦澤病已垂危尚無一語及家事到了臨終的時候惟三呼過河罷了（到死不忘此念）澤字汝霖義烏人元祐中登進士第具文武才累任州縣迭著政績尚未以將畧聞至調知磁州修城浚池誓師固守金人不敢犯嗣佐高宗為副元帥渡河逐寇連敗金人於是威名漸著既守東京金人屢戰屢卻益加敬畏各呼為宗爺爺歿時已年七十遠近號慟訃聞於朝贈觀文殿學士諫議大夫予謚忠簡澤子名穎襄父戎幕素得士心汴人請以穎繼父任偏有詔令北京留守杜充移任但命穎為判官充至汴酷虐寡謀大失衆望穎屢諫不從乞歸守制所有將士及撫降諸盜統行散去一座宅中馭外的汴京城要從此不保了是時金兵所至類多殘破婁室既陷永興鼓衆西行秦州帥臣李績出降復引兵犯熙河都監劉惟輔率精騎二千夜趨新店翌晨遇着金兵前驅大將為黑鋒由惟輔一馬突出舞槊直刺黑鋒不及防備一槊洞胸墮馬竟死餘衆敗退都護張嚴銳意擊賊追至五里坡驟遇婁室伏兵被圍敗亡粘沒喝方佔踞西京（即河南府）聞黑鋒戰歿遂毀去西京廬舍任援婁室留兀朮屯駐河陽河南統制官翟進得入西京復用兵襲擊兀朮兀朮先已

預備設伏以待進子亮為先行中伏殉節進亦幾殆適御營統制韓世忠奉詔援西京路過河陽可巧遇着翟進敗軍遂擊鼓進兵救了翟進嗣與兀朮相持數日未得勝仗不意兀朮恰竟走了看官道為何事原來粘沒喝引兵西進聞婁室已轉敗為勝乃自平陸渡河逕還雲中兀朮得知信息所以也有歸志惟婁室入侵涇原由制置使曲端遣副將吳玠迎擊至青溪嶺一鼓擊退金兵石壕尉李彥仙亦用計克復陝州及絳解諸縣會徽宗第十八子信王榛本隨二帝北行至慶源已匿真定境中適和州防禦使馬擴與趙邦傑聚兵五馬山從民間得榛奉以為王總制諸砦兩河遺民聞風響應榛遂手書奏牘令馬擴賚赴行在呈上高宗高宗展視見上面寫着

馬擴趙邦傑忠義之心堅若金石臣自陷城中頗知其虛實賊今稍惰皆懷歸心今山西諸砦鄉兵約十餘萬力與賊抗但皆苦乏糧兼闕戎器臣多方存恤惟望朝廷遣兵來援否則不能支持恐反為賊用臣於陛下以禮言則君臣以義言則兄弟其憂國念親之心無異願委臣總大軍與諸砦鄉兵約日大舉決見成功臣翹切待命之至

高宗覽畢正值黃潛善汪伯彥在側便遞與閱看潛善不待看完便問高宗道這可是信王親筆麼恐未免有假（妒心如揭）高宗道確是信王手書他的筆迹朕素認得的伯彥道

陛下亦須仔細。（一唱一和）高宗乃召見馬擴，問明一切，已經確鑿無疑，當即授信王榛為河外兵馬都元帥，並令馬擴為河北應援使，還報信王。擴退朝後，潛善與語道：「信王已經北去，如何還在真定？汝此去須要小心窺伺，毋墮奸人狡謀，致陷欺君大罪。」（似乎還替馬擴着想）馬擴一再辯論，潛善便提出密旨二字，兜頭一蓋，且云：「密旨中亦令汝聽諸路節制，不得有違。」擴乃不與多爭，怏怏而去。既至大名，料知此事難成，逗留了好幾日。（上文宗澤疏中言令馬擴自大名取洺相真定，使在此時）金將訛里朵探知此事，恐擴請兵援榛，亟攻五馬山諸砦，并遣人約粘沒喝軍速來接應。信王榛聞金兵到來，連忙督兵守禦，那知汲道被金兵截斷，砦眾無水可汲，頓時潰亂。訛里朵乘亂殺入，諸砦悉陷，信王榛亡走，不知所終。小子有詩嘆道：

不共戴天君父讎，枕戈有志願同仇。
如何孱主昏庸甚，甘棄同胞忍國羞。

馬擴得知警報，募兵馳援，已是不及，反被金兵截擊。清平吃了一個大敗仗，也只好仍往和州去了。欲知後事，且看下回。

靖康之世，若信用李綱、种師道，則不致北狩；建炎之時，若信用李綱、宗澤，則不致南遷。李綱之效忠於高宗，猶欽宗時也；宗澤之忠勇，較師道尤過之。史稱澤請高宗還汴，前後約二十餘奏，均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沮抑，抱諸葛之忱，嬰亞夫之疾

高宗之不明殆視蜀後主為更下乎信王榛避匿真定得馬擴趙邦傑等奉以為主一成一旅猶思規復高宗擁數路大兵尚誤聽汪黃之言避敵東南甘任二姦播弄蓋至宗澤歿信王榛亡而兩河中原乃俱淪沒矣本回於宗澤信王榛敘述獨詳外此則均從畧下筆固自有斟酌非徒錄前史已也

第六十五回　招寇偽驚馳御駕　齊禪位激動義師

却說金婁室為吳玠所敗退至咸陽因見渭南義兵滿野未敢遽渡却沿流而東時河東經制使為王庶連檄環慶帥王似涇原帥席貢追躡婁室兩人不欲受庶節制均不發兵就是陝西制置使曲端亦不欲屬庶三將離心適招寇虜婁室併力攻鄜延庶調兵扼守那金兵恰轉犯晉寧侵丹州渡清水河復破潼關庶日移文促曲端進兵端不肯從但遣吳玠復華州自引兵迂道至襄樂與玠會師及庶自往禦敵偏婁室從間道出攻延安庶急忙回援延安已破害得庶無處可歸適知興元府王瓔率兵來會庶乃把部兵付瓔自率官屬等赴襄樂勞軍還想借重曲端恢復威力（真是痴想）及與端相晤端反責他失守延安意欲將他謀死幸庶自知不妙將經制使印交與曲端復拜表自劾有詔降為京兆守方得脫身自去端尚欲拘住王瓔令統制張中孚往召且與語道瓔若不聽可持頭來中孚到了慶陽瓔已回興元去了（曲端為人曲則有之端則未也）婁室復返寇晉寧

軍知軍事徐徽言函約知府州折可求夾攻金人可求子彥文賚書往復可求偏被金兵遇着拘縶而去婁室脅令作書招降可求可求重子輕君竟將所屬麟府三州投降金軍徽言曾與可求聯姻婁室又使可求至城下呼徽言與語誘令降金徽言不與多談但引弓注射可求急走徽言乘勢出擊掩他不備大敗金兵婁室退走十里下寨其子竟死亂軍中惟婁室痛子情深恨不把晉寧軍吞下肚去隨即蒐補卒乘仍復進攻相持至三月餘糧盡援絕城遂被陷徽言方欲自刎金人猝至擁挾以去婁室尚欲脅降徽言大罵乃被殺死統制孫昂以下一概殉難（不肯埋沒忠臣是作者本心）婁室又進破鄜坊二州未幾復破鞏州秦隴一帶幾已無乾淨土了那時粘沒喝已與訛里朶相會（接應前回）合攻濮州知州楊粹中登陴固守夜命部將姚端潛劫金營粘沒喝未曾預防跣足走脫嗣是攻城益急月餘城陷粹中被執不屈遇害粘沒喝遂遣訛里朶攻大名并檄兀朮再下河南兀朮連陷開德府及相州守臣王棣趙不試相繼死節訛里朶兵至大名城下守臣張益謙欲遁提刑郭永入阻道北京（即指大名府）所以遮梁宋敵或得志朝廷危了益謙默然郭永退出急率兵守城且募死士縋城南行至行在告急會大霧四塞守卒迷茫金兵緣梯登城益謙慌忙迎降訛里朶責他遲延嚇得益謙跪求歸咎郭永可巧永亦被執推至帳前訛里朶問道你敢沮降麼永直認不諱訛里多道你若肯降不失

富貴永怒罵道無知狗彘恨不能臨爾報國尚欲我投降嗎訖里朵大憤親拔劍殺死郭永並令捕永家屬一併屠害各處警報接連傳到揚州黃潛善多匿不上聞高宗還道是金甌無缺安享太平且令潛善與伯彥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兩人入謝高宗面諭道黃卿作左相汪卿作右相何患國事不濟彷彿夢境兩人聽了好似吃雪的涼非常爽快退朝後毫無謀議鎮日裏與嬌妻美妾飲酒歡談有時且至寺院中聽老僧談經說法蹉跎到建炎三年正月忽屯兵滑州的王彥入覲高宗先至汪黃二相處敘談甫經見面即抗聲道寇勢日迫未聞二公調將派兵莫不是待敵自斃麼潛善沉着臉道有何禍事王彥禁不住冷笑道敵酋婁室擾秦隴訖里朵陷北京兀朮下河南想已早有軍報近日粘沒喝又破延慶府前鋒將及徐州是事前未敘過特借王彥說明以省筆墨二公也有耳目難道痴聾不成伯彥插嘴道敵兵入境全仗汝等守禦為何只責備宰臣王彥道兩河義士常延頸以望王師我王彥日思北渡無如各處將士未必人人如彥全仗二公輔導皇上剴切下詔會師北伐庶有以作軍心慰士望今二公寂然不動皇上因此無聞從此過去恐不特中原陸沉連江南也不能保守呢汪黃二人語塞惟心下已忿恨得很待王彥退後即入奏高宗說是王彥病狂請降旨免對高宗率爾准奏即免令入覲只命充御營平寇統領彥遂稱疾辭官奉詔致仕不到數日粘沒喝已陷徐州

知州事王復。一家遇害。韓世忠率師救濮。被粘沒喝回軍截擊。又遭敗衂。走保鹽城。粘沒喝遂取彭城。間道趨淮東。入泗州。高宗纔聞警報。亟遣江淮制置使劉光世率兵守淮。敵尚未至。兵已先潰。粘沒喝長驅至楚州。守城朱琳出降。復乘勝南進。破天長軍。距揚州只數十里。內侍鄺詢聞警。忙入報高宗。道寇已來了。高宗也不及問明。急披甲乘馬。馳出城外。到了瓜州。得小舟渡江。隨行惟王淵張俊及內侍康履幷護聖軍卒數人。日暮始至鎮江府。都是汪黃二相的功勞 黃潛善汪伯彥尚率同僚。聽浮屠說法。聽罷返食。堂吏大呼道。御駕已行了。兩人相顧倉皇。不及會食。忙策馬南馳。隆祐太后及六宮妃嬪。幸有衞士護着。相繼出奔。居民各奪門逃走。互相蹴踏。死亡載道。司農卿黃鍔趨至江上。軍士誤作黃潛善。均戟指痛詈道。誤國誤民。都出自汝。汝也有今日。鍔方欲辯白姓名。誰知語未出口。頭已被斷了。同姓竟至受累 時事起倉猝。朝廷儀物。多半委棄。太常少卿季陵亟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回望城中。已經煙焰衝天。令人可怖。驀聞後面喊聲大起。恐有金兵追來。急急向前逃竄。竟把那太祖神主。遺失道中。馳至鎮江。時已天明。見車駕又要啟行。探悉緣由。纔知高宗要奔向杭州了。原來高宗到了鎮江。權宿一宵。翌晨召羣臣商議去留。吏部尚書呂頤浩乞請留蹕。為江北聲援。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佔據姑蘇。鎮江即不可保。不如錢塘有重江險阻。尚可無

處你想保全性命誰知天不容汝高宗遂决意趨杭留中書侍郎朱勝非駐守鎮江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充行在五軍制置使控扼江口是夕即發鎮江越四日次平江又命朱勝非節制平江秀州軍馬張浚為副留王淵守平江又二日進次崇德拜呂頤浩為同簽書樞密院事兼江淮兩浙制置使還屯京口又命張浚率兵八千守吳江嗣是一直到杭就州治為行宮下詔罪己求直言赦死罪以下放還竄逐諸罪臣獨李綱不赦看官不必細問便可知是汪黃二人的計畫想藉此以謝金人自以為智實是呆鳥一面錄用張邦昌家屬令閤門祗候劉俊民持邦昌與金人約和書稾赴金軍議和專想此策嗣接呂頤浩奏報據言金人焚掠揚州今已退去臣已遣陳彥渡江收復揚州藉慰上意云云高宗稍稍放心中丞張澂因劾汪黃二人有二十大罪二人尚聯名具疏但說是國家艱難臣等不敢具文求退高宗方覺二人姦偽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進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淵無甚威望驟遷顯職人懷不平苗傅自負世將劉正彥因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每懷怨望至是見王淵入任樞要更憤恨的了不得且疑他與內侍康履藍珪勾通因得此位於是兩人密謀先殺王淵次殺履珪中大夫王世修亦恨內侍專橫與苗劉聯絡一氣協商既定候釁乃動會召劉光世為殿前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苗傅以為時機已至遂與劉正彥定議令王世修伏兵城北橋下

專待王淵退朝。就好動手。王淵全未知曉。悃悃然進去。又悃悃然出來。甫經乘馬出城。那橋下的伏兵。頓時齊起。一擁上前。將王淵拖落馬下。劉正彥拔劍出鞘。立即砍死。當下與苗傅擁兵入城。直抵行宮門外。梟了淵首。號令行闕。且分頭搜捕內侍。擒斬了百餘人。康履聞變。飛報高宗。高宗嚇得滿身發抖。一些兒沒有擺佈。（挖苦得很）朱勝非正入直行宮。忙趨至樓上。詰問傅等擅殺罪狀。傅抗聲道。我當面奏皇上。語未畢。中軍統制吳湛從內開門。引傅等進來。但聽得一片譁聲。統說是要見駕。知杭州康允之見事起急迫。無法攔阻。只好請高宗御樓慰諭。高宗不得已登樓。傅等望見黃蓋。還是山呼下拜。高宗憑欄問故。（想此時尚在抖着）傅厲聲道。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不聞加賞。內侍所主。盡可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尚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首先渡江。結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功多賞薄。共抱不平。現已將王淵斬首。在宮外的中官亦多誅訖。惟康履等猶在君側。乞縛付臣等。將他正法。聊謝三軍。（語雖跋扈卻爽快）高宗亟語道。潛善伯彥已經罷斥。康履等即當重譴。卿等可還營聽命。傅又道。天下生靈無罪。乃害得肝腦塗地。這統由中官擅權的緣故。若不斬康履等人。臣等決不還營。高宗沈吟不決。過了片時。傅等噪聲愈盛。沒奈何命湛執履。縛送樓下。傅手起刀落。將履砍成兩段。臠屍梟首。並懸闕門。高宗仍命他還營。傅等尚是不依。且進言道。陛下不當即

大位。試思淵聖皇帝歸來。將若何處置。高宗被他一詰。自覺無詞可對。只得命朱勝非縋至樓下。委曲曉諭。並授傅為承宣御營使都統制。劉正彥為副。傅乃請隆祐太后聽政。及遣人赴金議和。高宗准如所請。即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簾。傅等聞詔。又復變卦。仍抗議道。皇太子何妨嗣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得步進步乃成跋䟺）勝非復縋城而上。還白高宗。高宗囁嚅道。朕當退避。但須得太后手詔。方可舉行。乃遣門下侍郎顏岐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已至。高宗起立楹側。從官請高宗還坐。高宗不禁嗚咽道。恐朕已無坐處了。（誰叫你信用匪人）太后見危急萬分。乃棄肩輿下樓。出門面諭道。自道君皇帝誤信姦臣。致釀大禍。並非關今上皇帝事。況今上初無失德。不過為汪黃兩人所誤。今已竄逐。統制等有不知麼。傅答道。臣等必欲太后聽政。奉皇子為帝。太后道。目今強敵當前。我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如何號令天下。且轉召敵人輕侮。此事不便率行。（恰是達理之言）傅等仍固執不從。太后顧勝非道。今日正須大臣果斷。相公何寂無一言。（應該責備）勝非遷退還白高宗道。傅等腹心中有一王鈞甫。適語臣云。二將忠心有餘。學識不足。臣請陛下靜圖將來。目下且權宜禪位。高宗乃即提筆作詔。禪位皇子旉。請太后訓政。勝非奉詔出宣。傅等乃麾衆退去。皇子旉即日嗣位。太后垂簾決事。尊高宗為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為睿聖宮。頒詔大赦。改元明受。加苗傅為武當軍節度使。劉正彥為武成軍節度使。分竄

内侍藍珪曾澤等於嶺南諸州傳遣人追還一律殺斃且欲挾太后幼主等轉幸嶽越賴勝非婉諭禍福纔得罷議越二日改元赦書已達平江留守張浚秘不宣佈既而得苗傳等所傳檄文乃召守臣湯東野及提刑趙哲共謀討逆巧值張俊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來會張浚（兩張官名音同字異看官不要誤閱）浚與語朝事涕淚交下俊答道現有旨令俊赴秦鳳只准率三百人餘衆分屬他將想此必係叛賊忌俊偽傳此詔故特來此與公一決浚即道誠如君言我等已擬興兵問罪了俊拜泣道這是目前要計但亦須由公濟以權變免致驚動乘輿浚一再點首正商議間忽由江寧傳到一函由張浚啟閱乃是呂頤浩來問消息且言禪位一事必有叛臣脅迫應共圖入討等語這一書適中張浚心坎隨即作書答覆約共起兵並貽書劉光世請他率師來會嗣又恐傳等居中或生他變因特遣辯士馮轓往說苗劉不如反正劉正彥乃令轓歸約浚至杭面商浚聞呂頤浩已誓師出發且疏請復辟遂也令張俊扼吳江上流一面上復辟書一面覆告正彥只託言張俊驟回人情震懼不可不少留汎地撫慰俊軍會韓世忠自鹽城出海道將赴行在既至常熟為張俊所聞大喜道世忠到來事無不濟了當下轉達張浚招致世忠世忠得浚書用酒酹地慨然道吾誓不與二賊共戴天隨即馳赴平江入見張浚帶哭帶語道今日舉義世忠願與張浚共當此任請公無慮浚亦淚下道得兩君力任艱

難自可無他慮了遂大犒張俊韓世忠兩軍曉以大義衆皆感憤世忠因辭別張浚率兵赴闕浚戒世忠道投鼠忌器此行不可過急急轉生變宜趨秀州據糧道靜俟各軍到齊方可偕行世忠受命而去到了秀州稱疾不行暗中恰大修戰具苗傅等聞世忠南來頗懷疑懼欲拘他妻子為質朱勝非忙語傅道世忠逗遛秀州還是首鼠兩端若拘他妻孥轉恐激成變衅為今日計不如令他妻子出迎世忠好言慰撫世忠能為公用平江諸人都無能為了（欺之以方易令叛賊中計）傅喜道相公所言甚是當即入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為安國夫人令往迓世忠看官道梁氏為何等人物就是那巾幗英雄著名南宋的梁紅玉（標明奇女應用特筆）紅玉本京口娼家女具有膽力能挽弓注射且通文墨平素見少年子弟類多白眼相待自世忠在延安入伍從軍南征方臘還至京口與紅玉相見紅玉知非常人殷勤款待兩口兒語及戰技差不多是文君逢司馬紅拂遇藥師（為紅玉幸亦為世忠幸）先是紅玉曾夢見黑虎一同臥着驚醒後很自驚異及既見世忠覺與夢兆相應且因世忠尚無妻室當即以終身相托世忠也喜得佳耦竟與聯姻伉儷相諧自不消說未幾生下一子取名彥直至高宗即位應天召世忠為左軍統制世忠乃挈着妻孥入備宿衛嗣復外出禦寇留妻孥居南京高宗遷揚州奔杭州梁氏母子當然隨帝南行及受安國夫人的封誥且命往迓世忠梁氏已不得有此一着匆匆馳入宮中謝過太

后即回家擕子上馬疾驅出城一日夜趨至秀州世忠大喜道天賜成功令我妻子重聚我更好安心討逆了未幾有詔促歸年號列着明受二字世忠怒道我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遂將來詔撕毀並把來使斬訖隨即通報張浚指日進兵張浚因遺書苗劉聲斥罪狀傅等得書且怒且懼乃遣弟瑀翊及馬柔吉等率重兵扼臨平并除張浚韓世忠為節度使獨謫張浚為黄州團練副使安置郴州浚等皆不受命且草起討逆檄文傳達遠邇呂頤浩劉光世亦相繼來會遂以韓世忠為前軍張俊為輔劉光世為游擊自與呂頤浩總領中軍浩浩蕩蕩由平江啟行途次接太后手詔命睿聖皇帝處分兵馬重事張浚同知樞密院事李邴鄭㲄並同簽書樞密院事各軍聞命愈加踴躍陸續南下苗劉聞報均驚慌失措朱勝非暗地竊笑道這兩兇真無能為（你也非真大有為）苗劉情急只好與勝非熟商勝非道為二公計速自反正否則各軍到來同請復辟公等將置身何地苗傅劉正彥想了多時委實沒法不得已從勝非言即召李邴張守等作百官奏章及太后詔書仍請睿聖皇帝復位傅等且率百官朝睿聖宮高宗漫言撫慰苗劉各用手加額道聖天子度量原不可及呢越日太后下詔還政朱勝非等迎高宗還行宮御前殿朝見百官太后尚垂簾內坐有詔復建炎年號以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劉正彥為副進張浚知樞密院事又越四日太后撤簾詔令張浚呂頤浩入朝張呂等已

至秀州聞知此信免不得集衆會議商酌善後事宜再定行止正是

復辟雖曾聞詔下　鋤奸非即罷兵時

究竟行止如何且看下回續表

汪黄佞臣也而高宗信之苗劉逆臣也而高宗用之信佞臣適以召外侮用逆臣適以釀内變即位未幾而外侮猝乘内變又起當乘馬疾馳之日登樓慰諭之時呼吸存亡間不容髮高宗曾亦自悔否耶夫汪黄無莽懿之智劉苗無操裕之權駕馭有方則四子皆僕隷耳寧能誤人家國肇禍蕭牆哉惟倚佞臣爲左右手而後直臣退外侮得以乘之置逆臣於肘腋間而後忠臣疏内變得而脅之假使天已棄宋則高宗不死於外寇必死於内訌東南半壁蓋早已糜爛矣觀於此而知高宗之不死蓋猶有天幸存焉

第六十六回　韓世忠力平首逆　金兀朮大舉南侵

卻説張浚呂頤浩集衆會議頤浩仍主張進兵且語諸將道今朝廷雖已復辟二賊猶握兵居内事若不濟必反加我等惡名漢翟義唐徐敬業故事非即前鑒麽諸將齊聲道公言甚是我等非入清君側決不還師議既定復驅軍直進徑抵臨平遥見苗翊馬柔吉等沿河扼守負山面水紮就好幾座營盤中流密布鹿角阻住行舟韓世忠舍舟

登陸跨馬先驅張俊劉光世繼進統是大刀濶斧的殺上前去翊等見來勢甚猛麾衆卻退世忠復舍馬徒步操戈誓師道今日當効死報國將士如不用命一概處斬於是人人奮勇個個捨生霎時間馳入敵陣翊引神臂弓持滿待着世忠瞋目大呼萬衆辟易連箭桿都不及發相率奔竄苗翊馬柔吉禁遏不住統行反走各軍乘勝追入北關苗傅劉正彥方受賞鐵券聞勤王兵殺至急趨入都堂將鐵券取出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遁去王世修正擬出奔劈頭遇見韓世忠被他一把抓住牽付獄吏張浚呂頤浩並馬入城即進謁高宗伏地待罪高宗問勞再三且語浚道日前居睿聖宮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忽聞貶卿不覺覆手默念卿若被謫何人能當此任言畢即解下所佩玉帶賜給張浚浚當然拜謝韓世忠已勦除逆黨隨即進見高宗不待行禮便下座握世忠手涕泣與語道中軍統制吳湛首先助逆現尚在朕肘腋間能替朕捕誅麼（一逆都不能除做甚麼皇帝）世忠忙稱遵旨待高宗釋手即自去尋湛巧適湛趨過闕下世忠佯與相見趁勢牽住湛手湛情急欲遁怎禁得世忠力大彼牽此扯但聽得撲的一聲吳湛中指已被折斷湛痛不可耐縮做一團當被世忠擒付刑官與王世修俱斬於市逆黨王元佐馬瑗范仲容時希孟等貶謫有差高宗擬大加褒賞朱勝非獨入見道臣昔遇變義當即死偷生至此正為今日現幸聖駕已安臣情願退藏高宗道朕知卿心卿無庸告辭勝

非一再固請。高宗道：「卿去，何人可代？」勝非道：「呂頤浩、張浚，均可繼任。」高宗又問二人優劣如何？勝非道：「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疏。」照此說來，都不及你。高宗復道：「浚年太少。」勝非道：「臣向被召，軍旅錢穀，都付諸浚，就是今日勤王，也是由浚㧞議，陛下莫謂浚年少呢。」高宗點首。待勝非退後，乃召呂頤浩為尚書右僕射，免勝非職，李邴為尚書右丞，鄭瑴簽書樞密院事，韓世忠、張浚為御前左右軍都統制，劉光世為御營副使，凡勤王僚屬將佐，各加秩進官，且禁內侍干預朝政，重正三省官名，詔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門下侍郎為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錄此數語，似無關輕重，但後文除官拜爵，非經此揭出，不足畫清眉目。張浚等請高宗還蹕，高宗乃自杭州啟行，向江寧進發，臨行時，命韓世忠為浙江制置使，與劉光世追討苗、劉。及到了江寧，改江寧為建康府，暫行駐蹕，立子旉為皇太子，赦傅黨馬柔吉等罪名，許他自新，惟苗傅、劉正彥及傅弟瑀、翊不赦。韓世忠既受命追討，卻由杭州西進，道出衢、信，南下至浦城縣內的魚梁驛，巧與苗傅、劉正彥遇着。世忠徒步直前，仗着一支戈，旁刺入賊壘，把賊衆劃開兩旁。賊衆望見世忠，統咋舌道：「這是韓將軍，我等快逃生罷。」當下左右分竄，轍亂旗靡。劉正彥尚不知死活，仗劍來敵世忠，兩人步戰數合，但聽世忠大喝一聲，已將正彥刺倒。苗翊連忙趨救，已是不及，眼見正彥被他擒去。世忠見了苗翊，那裏還肯罷手，乘勢用戈刺去，翊從旁一閃，那腰帶已被世忠

牽着順手一扯翊已跌入世忠懷中好似小兒吃蝸一般正好拏下還有苗瑀見兄弟被執舞着大刀來與世忠搏戰世忠正欲與他交鋒忽後面閃出一人道主帥少憩這功勞且讓與末將罷道言未絕已趨至世忠前面往鬬苗瑀世忠視之乃是裨將王德德與瑀交戰十合趁賣個破綻將瑀擒住又殺將進去斫死了馬柔吉苗傅見不可敵早已三腳兩步的跑走了去世忠追趕不上擇地駐營復傳檄各州縣懸賞緝傳不到數日果有建陽縣人詹劓將傅拏獲解到軍前世忠依着賞格給付詹劓遂把傅等押送行在兄弟三人同時正法高宗親書忠勇二字懸揭旗上頒賜世忠（敘功從詳亦無非表彰勳績）

天下事禍福相倚憂喜交乘首逆方慶駢誅儲君偏遭夭逝太子旉尚在保抱從幸建康途中免不得受了寒暑致生瘧疾偏宮人誤蹴地上金鑪砉然發響驚動太子遂致抽搐成痙越宿而亡高宗悲憤交加謚旉為元懿太子隨命將宮人杖斃連保母也一併置死（宜乎後來無子）正愴悼間忽由張浚入宮勸慰乘便稟白密謀高宗屏去左右與浚談了多時浚方辭出看官道是何因原來高宗即位命懲僭偽張邦昌等已伏罪惟都巡檢范瓊恃有部衆出駐洪州苗傅押送行在時瓊自洪州入朝乞貸苗傅死罪高宗不從把傅正法瓊復入詰高宗面色很是倨傲高宗不禁色沮只好賣他歡心權授御營司提舉暗中却召張浚密議囑令設法除奸浚乃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商定秘計

潛命張俊率千人渡江。佯稱備禦他盜。均執械前來。浚即密報高宗。請召張俊范瓊劉光世等。同至都堂議事。就此執瓊。高宗遂命浚草詔召入。且預備罪瓊敕書。付浚攜出。浚先傳會議的詔旨。約翌日午前入議。到了次日。張俊劉子羽先至。浚亦趨入。百官等相繼到來。范瓊恰慢騰騰的至晌午方到。（該死的囚徒）都堂中特備午餐。大衆會食已畢。待議政務。忽由劉子羽持出黃紙。趨至瓊前。道有敕下來。令將軍詣大理寺置對。瓊驚愕道。你說甚麼語。未畢。張俊已召衛士進來。將瓊擁挾出門。送至獄中。劉光世又出撫瓊部。略言瓊前時居圍城中。甘心附虜。劫二帝北狩。罪迹昭著。現奉御敕誅瓊。不及他人。汝等同受皇家俸祿。並非由瓊豢養。概不連坐。各應還營待命。大衆齊聲應諾。投刃而去。瓊下獄具服。即日賜死。子弟俱流嶺南。并有旨令瓊屬舊部。分隸御營各軍。（瓊為罪魁早應伏法特誌之以快人心）張浚既除了范瓊。又上書言中興要計。當自關陝為始。關陝盡失。東南亦不可保。臣願為陛下前驅。肅清關陝。陛下可與呂頤浩同來武昌。以便相機。趨陝云云。高宗點首稱善。遂命浚為川陝京湖宣撫處置使。得便宜黜陟。浚既拜命。即與呂頤浩接洽。尅日啟行。誰料邊警復來。金兀朮大舉南侵。連破磁單密諸州。并陷入興仁府城了。高宗又不免驚懼。迭遣二使往金。一是徽猷閣待制洪皓。一是工部尚書崔縱。皓臨行。高宗令賫書貽粘沒喝。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諸藩衛。（何甘心忍辱乃爾）及粘沒喝與皓相

見粘沒喝。卻脅皓使降。皓不少屈。被流至冷山。崔縱至金請和。並通問二帝。金人傲不為禮。縱以大義相責。且欲將二帝迎還。遂至激怒金人。徙居窮荒。後來縱竟病死。皓至紹興十二年方歸。這且慢表。單說呂頤浩送別張浚。本擬扈蹕至武昌。適聞金兵南來。遂變易前議。謂武昌道遠。餽餉難繼。不如留都東南。滕康張守等且言武昌有十害。決不可往。高宗乃仍擬都杭。命升杭州為臨安府。先授李邴滕康二人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奉隆祐太后往洪州。時東京留守杜充因糧食將盡。即欲離任南行。岳飛入阻道中原土地尺寸不應棄置。今一舉足。此地恐非我有。他日再欲取還。非勞師數十萬不易得手了。充不肯從。竟擅歸行在。高宗並未加罪。反令他入副樞密。（失刑若是。何以馭將。）另命郭仲荀程昌寓上官悟等。相繼代充。徒擁虛名。毫無能力。且復遣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及修武郎宋汝為。同赴金都。申請緩兵。并再貽粘沒喝書。書中所陳。無一非哀求語。幾令人不忍寓目。小子但錄大略。已知高宗是沒有志節了。書云

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所以諰諰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快哉。（閱此書令人作三日嘔）

看官試想。從前太祖的時候。江南嘗乞請罷兵。太祖不許。且謂臥榻旁不容他人鼾睡。

難道高宗不聞祖訓麼。況戎狄蠻夷。唯力是視。自力足以制彼。無力必為彼制。徒欲痛哭虜廷。乞憐再四。他豈肯格外體恤。就此恩宥。這叫作妾婦行為。只可行於牀第。不能行於國際間呢。（議論透澈）果然宋使屢次求和。金兵只管南下。起居郎胡寅。見高宗這般畏縮。竟放膽直陳。極言高宗從前的過失。並臚列七策。上請施行。

(一)罷和議而修戰略。(二)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務實效去虛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圖自強。(五)都荊襄以定根本。(六)選宗室賢才以備任使。(七)存紀綱以立國體。

統計一篇奏牘。約有數千言。直說得淋漓透澈。慷慨激昂。偏高宗不以為然。呂頤浩亦恨他切直。竟將胡寅外謫。免得多言。既而冦警益迫。風鶴驚心。高宗召集文武諸臣。會議駐蹕的地方。張浚辛企宗請自鄂岳幸長沙。韓世忠道。國危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還有何地可以駐蹕。呂頤浩道。近來金人的謀畫。專伺皇上所至。為必爭地。今當且戰且避。奉皇上移就樂土。臣願留常潤。死守。（且戰且避。試問將避至何地方為樂土。）高宗道。朕左右不可無相。呂卿應隨朕同行。江淮一帶。付諸杜卿便了。遂命杜充兼江淮宣撫使。留守建康。王瓊為副。（又用錯兩人）韓世忠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皆聽杜充節制。自啟蹕向臨安去了。金兀朮聞高宗趨向臨安。遂大治舟師。將由海

道竄浙一面檄降將劉豫攻宋南京豫本宋臣曾授知濟南府金將撻懶（一作達賚）陷東平進攻濟南豫遣子麟出戰為敵所圍幸郡倅張柬引兵來援方將金兵擊退撻懶招降劉豫啗以富貴豫竟舉城降金撻懶令豫知東平府豫子麟知濟南府并令金界舊河以南悉歸豫統轄豫甚為得意及接兀朮檄書遂進破應天知府凌唐佐被執唐佐僞稱降金由豫仍使為守唐佐陰欲圖豫用蠟書奏達朝廷乞兵為援不幸事機被洩竟被豫捕戮境上連家屬一併遇害高宗得唐佐蠟書還想去通好撻懶令阻劉豫南來（故臣尚不可保還欲望諸虜帥真是愚不可及）遂派直龍圖閣張邵赴撻懶軍邵至濰州與撻懶相遇撻懶令邵拜謁邵毅然道監軍與邵同為南北使臣彼此平等那有拜禮況用兵不論強弱須論曲直天未厭宋貴國乃納我叛臣劉豫裂地分封還要窮兵不已若論起理來何國為直何國為曲請監軍自思（慨當以慷南宋之不亡還賴有三數直臣）撻懶語塞但仗着強橫勢力將邵押送密州囚住祚山砦還有故真定守臣李邈被金人擄去軟禁三年金欲令知滄州邈不從命及是由金主下詔凡所有留金的宋臣均易冠服邈非但不從反加詆罵金人撾擊邈口尚吮血四噴旋為所害（總不肯漏一忠臣）高宗雖有所聞心目中都只存着兩個字兒一個是和字一個是避字先因兀朮有竄浙消息詔韓世忠出守圖山福山并令兵部尚書周望為兩浙荆湖宣撫使統兵守平江旋聞兀朮分兩路入寇一路自滁和入

江東一路自蘄黃入江西。他恐隆祐太后在洪州受驚，又命劉光世移屯江州，作爲屏蔽。自己部帶着呂頤浩等竟至臨安，留居七日，寇警愈逼愈緊，復渡錢塘江至越州。你越迷得遠，寇越追得急。那金兀朮接得探報，知高宗越去越遠，一時飛不到浙東，不如向江西進兵，去偪隆祐太后。當下取壽春，掠光州，復陷黃州，殺死知州趙令峸，長驅過江，直薄江州城下。江州有劉光世移守，鎮日裏置酒高會，絕不注意兵事。至金兵已經薄城，方纔覺着。他竟無心守禦，匆匆忙忙的開了後門，向南康遁去。知州韓梠也樂得棄城出走，追步劉光世的後塵。金人入城，劫掠一空，再由大冶趨洪州。滕康、劉鈺聞金兵趨至，亟奉太后出城，江西制置使王子猷也棄城遁去。洪、撫、袁三州相繼被陷。太后行次吉州，舊聞金兵又復追至，忙催舟夜行。翌晨至太和縣，舟子景信又起了歹心，劫奪許多貨物，竟爾叛去。都指揮使楊維忠本受命扈衛太后，部兵不下數千，亦頓時潰變。宮女武駭奔散，被劫失去約二百名。滕康、劉珏二人也逃得無影無蹤。可憐太后身旁衛卒不過數十，還算存些良心，保着太后及元懿太子母潘貴妃，自萬安陸行至虔州。也是他兩人命不該死。土豪陳新又率衆圍城，還虧楊維忠部將胡友自外來援，擊退陳新，太后纔得少安。金人入破吉州，還屠洪州，轉犯廬州、和州、無爲軍，守臣非遁即降，勢如破竹。惟知徐州趙立方率兵三萬，擬趨至行在勤王。杜充獨留他知楚州，道過淮陰，適遇金兵大隊，蜂

擁前來立部下勸還徐州立奮怒道回顧者斬遂率衆徑進與金人死鬬轉戰四十里得達楚州城下立兩頰俱中流矢口不能言但用手指揮忍痛不輟及入城休息然後拔鏃金人頗憚他忠勇不敢進逼卻改道掠眞州破溧水縣再從馬家渡過江攻入太平杜充職守江淮一任金人入寇並未嘗發兵往援統制岳飛泣諫不從至太平失守與建康相去不遠乃遣副使王瓌都統制陳淬與岳飛等截擊金人甫經交綏瓌軍先遁陳淬岳飛相繼突入敵壘淬竟戰死獨岳飛挺鎗躍馬奮力衝突金人不敢近身只好聽他馳驟無如各軍已經敗潰單靠岳飛一軍究恐衆寡不敵沒奈何麾衆殺出擇險立營爲自保計寫岳飛不肯下一直筆杜充聞諸軍敗潰竟棄了建康逃往眞州諸將怨充苛刻擬乘機害充充聞知消息不敢還營獨寓居長蘆寺會接金兀朮來書勸他降順且言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大喜過望遂潛還建康巧值兀朮馳至城下即與守臣陳邦光戶部尚書李梲開城迎降拜謁道旁兀朮既入城官屬皆降惟通判楊邦乂用指血大書襟上有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十字金兵牽他至兀朮前兀朮見他血書心下恰是敬佩惟婉言勸使歸降不失官位邦乂大罵求死兀朮不得已將他殺害事後高嘉歎不置殺身成仁也足沮强虜之膽高宗往還杭越忽擬親征忽思他去至聞杜充降金不禁魂飛天外忙召呂頤浩入議道奈何奈何頤浩道萬不得已莫如航海敵善乘馬不

慣乘舟候他退去再還兩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也是兵家的奇計呢（這還稱是奇計果對誰歟）高宗即東奔明州兀朮乘勝南驅自建康趨廣德殺守臣周烈馳越獨松關見關內外並無一人遂笑語部衆道南朝但用羸兵數百扼守此關我等即不能遽度了當下直抵臨安守臣康允之遁去錢塘縣令朱蹕自盡兀朮安心入城即遣阿里蒲盧渾率兵渡浙往追高宗那時高宗無可抵敵真個是要航海了小子有詩歎道

未能戰守漫言和大敵南來競棄戈不是廟謨輸一着乘輿寧至涉洪波

欲知高宗航海情形且至下回再閱

苗劉之平雖尚易事然非韓世忠之奮往直前則前此未必即能驅逐後此亦未必即能擒渠高宗既已知其忠勇則鎮守江淮之舉曷不付諸世忠而乃囑諸擅離東京未戰先逃之杜充果奚為者況令韓世忠劉光世諸人均受杜充節制置庸駑於天閑之內良驥固未肯屈服即老馬亦豈肯低首乎彼江淮諸將之聞風而逃安知不怨高宗之未知任帥而預為解體也若夫呂頤浩張浚同入勤王頤浩之心術膽量不逮張浚遠甚而高宗又專相之武昌之巡幸未成而奔杭而奔越而奔明州甚且以航海之說進亦思我能往寇亦能往豈一經入海便得為安樂窩乎以頤浩為相以杜充為將此高宗之所以再三播越也

第六十七回　巾幗英雄桴鼓助戰　鬚眉豪氣舞劍吟詞

却說高宗聞金兵追至。亟乘樓船入海。留參知政事范宗尹。及御史中丞趙鼎。居守明州。適值張俊自越州到來。亦奉命為明州留守。且親付手札。內有捍敵成功。當加王爵等語。呂頤浩奏令從官以下。行止聽便。高宗道。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朕同行。否則朕所到處。幾與盜寇相似了。於是郎官以下。多半從衛。還有嬪御吳氏。亦戎服隨行。吳氏籍隸開封。父名近。嘗夢至一亭。匾額上有侍康二字。兩旁徧植芍藥。獨放一花。妍麗可愛。醒後未解何兆。至吳女生年十四。秀外慧中。高宗在康邸時。選充下陳。頗加愛寵。吳近亦得任官武翼郎。纔識侍康的夢兆。確有徵驗。及高宗奔波江浙。惟吳氏不離左右。居然介冑而馳。而且知書識字。過目不忘。好算是一個才貌雙全的淑女。至是隨高宗航海。先至定海縣。繼至昌國縣。途次有白魚入舟。吳氏指魚稱賀道。這是周人白魚的祥瑞呢。高宗大悅。面封吳氏為和義郡夫人。（無非喜諛。但宮女中有此雅人。却也難得。○百忙中插敘此文。為後文立后張本）未幾。已是殘臘。接到越州被陷消息。不敢登陸。只好移避溫台。悶坐在舟中過年。到了建炎四年正月。復得張俊捷報。纔敢移舟攏岸。暫泊台州境內的章安鎮。過了十餘日。忽聞明州又被攻陷。急得高宗非常驚慌。連忙令水手啟椗。直向烟波浩淼間。飛逃去了。（果得安樂否）小子敘到此處。不得不將越州明州陷沒情形。畧畧表明。自金將阿里

蒲盧渾帶領精騎南追高宗行至越州宣撫使郭仲荀奔溫州知府李鄴出降蒲盧渾留偏將琶八守城自率兵再進琶八送師出行將要回城忽有一大石飛來與頭顱相距尺許他急忙躲閃幸免擊中當下喝令軍士拏住刺客那刺客大聲呼道我大宋衛士唐琦也（如聞其聲）恨不能擊碎爾首我今死仍得為趙氏鬼琶八歎道使人人似彼趙氏何致如此詞又問道李鄴為師尚舉城迎降汝為何人敢下毒手琦厲聲道鄴為臣不忠應碎屍萬段說至此見鄴在旁便怒目視鄴道我月受石米不肯悖主汝享國厚恩甘心降虜尚算得是人類麼琶八令牽出斬首琦至死尚罵不絕口（不沒唐琦）這且按下惟阿里蒲盧渾既離越州渡曹娥江至明州西門張俊使統制劉保出戰敗還城中再遣統制楊沂中及知州劉洪道水陸並擊衆殊死戰殺死金人數千名是日正當除夕沂中等既殺退敵兵方入城會飲聊賞殘年翌日為元旦西風大作金兵又來攻城仍不能下次日益兵猛撲張俊劉洪道登城督守且遣兵掩擊殺傷大半餘兵敗竄餘姚遣人向兀朮乞師越四日兀朮兵繼至仍由阿里蒲盧渾督率進攻張俊竟膽怯起來出城趨台州劉洪道亦遁城中無主當然被金兵攻入大肆屠掠又乘勝進破昌國縣聞高宗在章安鎮亟用舟師力追行至三百餘里未見高宗蹤迹徧來了大舶數艘趁着上風來擊金兵金兵舟小力弱眼見得不能取勝只好回舟逃逸倒被那大船中的宋

軍痛擊了一陣。看官欲問那船中主帥，乃是提領海舟張公裕。公裕既擊退金兵，遂報高宗。高宗始回泊溫州港口。翰林學士汪藻，以諸將無功，請先斬王𤫊，以作士氣。此外量罪加罰，令他將功贖罪。高宗不從。幸兀朮已經飽慾，引兵還臨安，復縱火焚掠，將所有金帛財物，裝載了數百車，取道秀州，經過平江。留守周望奔入太湖，知府湯東野亦遁。兀朮大掠而去，徑趨常州。鎮江府巧值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在鎮江，候着專截兀朮歸路。兀朮見江上布滿戰船，料知不便徑渡，遂遣使至世忠處通問，且約戰期。世忠批准來書，即於明日決戰。是時梁夫人也在軍中，聞決戰有期，向世忠獻計道：我兵不過八千人，敵兵卻不下十萬，若與他認真交戰，就是以一當十，也恐抵敵不住。妾身卻有一法，未知將軍肯見用否？世忠道：夫人如有妙計，如何不從？梁夫人道：來朝交戰時，由妾管領中軍，專任守禦，只用砲弩等射住敵人，不與交鋒。將軍可領前後二隊，四面截殺。敵往東可向東截住，敵往西可向西截住，但看中軍旗鼓為號。妾願在樓櫓上面，豎旗擊鼓，將軍視旗所向，聞鼓進兵，若得就此掃盪敵兵，免得他再窺江南了。寫梁夫人世忠道：此計甚妙。但我也有一計在此。此間形勢，無過金山，山上有龍王廟，想兀朮必登山俯望，窺我虛實。我今日即遣將埋伏，如兀朮果中我計，便可將他擒來，不怕金兵不敗。寫韓世忠梁夫人喜道：何不急行？世忠遂召偏將蘇德，令帶了健卒二百名，登龍王廟，百人

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俟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見敵即擒不得有悞蘇德領命去訖世忠便親登船樓置鼓坐旁眼睜睜的望着山上不消數時果見有五騎登山馳入廟中他急用力撾鼓聲應山谷廟中伏兵先行殺出敵騎忙即返馳岸兵稍遲了一步不及兜頭攔截只好與廟兵一同追赶五騎中僅獲二騎餘三騎飛馬奔逃一騎急奔被蹶墜而復起竟得逃脫世忠望將過去見此人穿着紅袍繫着玉帶料知定是兀朮惟見他脫身而去不禁長歎道可惜可惜至蘇德將二騎牽来果然是兀朮逃竄愈覺歎惜不止惟婉責蘇德數語便即罷事是夕即依着梁夫人計議安排停當專待廝殺詰朝由梁夫人統領中軍自坐樓櫓準備擊鼓但見他頭戴雉尾足踏蠻靴滿身裹着金甲好似出塞的昭君投梭的龍女（煞是好看）兀朮領兵殺至遥望中軍樓船坐着一位女釵裙也不知他是何等人物已先驚詫得很輾轉一想管不得什麽好歹且先殺將過去再作計較當下傳令攻擊專從中軍殺入那知梆聲一響萬道强弩注射出来又有轟天大砲接連發聲數十百斤的巨石似飛而至觸着處不是斃人就是碎船任你如何强兵銳卒一些兒都用不着兀朮忙下令轉船從刺斜裏東走又聽得鼓聲大震一彪水師突出中流為首一員統帥不是別人正是威風凜凜的韓世忠兀朮令他艦敵着自己又轉舵西向擬從西路過江偏偏到了西邊復有一員大將領兵攔

住仔細一瞧仍是那位韓元帥（用筆神妙）兀朮暗想道我今日見鬼了那邊已派兵敵住了他為何此處他又到來正在凝思的時候旁邊閃出一人大呼殺敵仗着膽躍上船頭去與世忠對仗兀朮瞧着乃是愛壻龍虎大王忙欲叫他轉來已是兩不相問霎時間對面敵兵競用長矛刺擊帶戳帶鉤把這位龍虎大王鉤下水去兀朮急呼水手撈救水手尚未泅近那邊的水卒早已跳下水中擒住龍虎大王登船報功去了兀朮又驚又憤自欲督兵突路那禁得敵矛齊集部衆紛紛落水眼見得無隙可鑽只好麾衆退去韓世忠追殺數里聽鼓聲已經中止纔行收軍返至樓船見梁夫人已經下樓不禁與他握手道夫人辛苦了梁夫人道為國忘勞有甚麼辛苦惟有無敵酋拏住世忠道拏住一個夫人道將軍快去發落妾身略去休息恐兀朮復來再要動兵（有備無患的是行軍要訣）言畢自去船後世忠即命將龍虎大王牽到問了數語知是兀朮愛壻便將他一刀兩段結果性命（只難為兀朮愛女）此外檢查軍士沒甚死亡不過傷了數名統令他安心調治忽有兀朮遣使致書情願盡歸所掠放他一條歸路世忠不許叱退來使來使臨行時又請添送名馬世忠仍不許來使只好自去兀朮因世忠不肯假道遂自鎮江泝流而上世忠也趕緊開船金兵沿南岸宋軍沿北岸夾江相對一些兒不肯放鬆就是夜間亦這般對駛擊柝聲互相應和到了黎明金兵已入黃天蕩這黃天蕩是個斷港只有進

路並無出路兀朮不知路徑捺得兩三個漁父問明原委纔覺叫苦不迭再四躊躇只有懸賞求計俗語說得好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就是得一謀士也藉千金招致當下果然有一土人獻策道此間望北十餘里有老鸛河故道不過日久淤塞因此不通若發兵開掘便好通道秦淮了此人貪金助虜亦屬可恨兀朮大喜立畀千金即令兵士往鑿兵士都想逃命一齊動手即夕成渠長約三十餘里遂移船趨建康薄暮到了牛頭山忽然鼓角齊鳴一彪軍攔住去路兀朮還道是留駐的金兵前來相接因即拍馬當先自去探望遙見前面列着黑衣軍又當天色蒼茫辨不出是金軍是宋軍正遲疑間突有鐵甲銀鍪的大將挺鎗躍馬帶着百騎如旋風般殺來兀朮忙回入陣中大呼道來將是宋人須小心對敵部衆亟持械迎鬭那大將已馳突入陣憑着一桿丈八金鎗盤旋飛舞幾似神出鬼沒無人可當金人被刺死無數并因日色愈昏弄得自相攻擊伏屍滿途兀朮忙策馬返奔一口氣跑至新城纔敢轉身回顧見逃來的統是本部敗兵後面都沒有宋軍追着心下稍稍寬慰便問部衆道來將是什麼人有這等利害有一卒脫口應道就是岳爺爺兀朮道莫非就是岳飛嗎果然名不虛傳從金人口中敘出岳飛力避常套是晚在新城紮營命邏卒留心防守兀朮也不敢安寢待到夜靜更闌方覺朦朧欲睡夢中聞小校急報道岳家軍來了當即霍然躍起披甲上馬棄營急走金兵也跟着奔潰怎奈岳

家軍力追不捨慢一步的都做了刀下鬼惟脚生得長腿跑得快還算僥倖脫網隨兀朮逃至龍灣兀朮見岳軍已返檢點兵士十成中已傷亡三五成忍不住長嘆道我軍在建康時只防這岳飛截我後路所以令偏將王權等留駐廣德境內倚作後援難道王權等已經失敗麽現在此路不得過去如何是好將士等進言道我等不如回趨黃天蕩再向原路渡江想韓世忠疑我已去不至照前預備哩兀朮沈吟半晌方道除了此策也沒有他法了遂自龍灣乘舟再至黃天蕩小子須補敘數語表明岳飛行踪岳飛自兀朮南行曾令部軍在後追躡行至廣德境內可巧遇着金將王權兩下交戰數次王權那裏敵得過岳飛活活的被他拏去還有首領四十餘一併受擒岳飛將王權斬首餘衆殺了一半留了一半復縱火燬盡敵營進軍鍾村本思南下勤王只因軍無現糧不便遠涉且料得兀朮不能持久得了輜重總要退歸原路於是移駐牛頭山專等兀朮回來殺他一場爽快至兀朮既經受創仍逼還黃天蕩又想江中有韓世忠守着自己又帶着陸師未合水戰不如回攻建康俟建康收復再截兀朮未遲於是自引兵向建康去了（是承上起下之筆萬不可少）且說兀朮回走黃天蕩只望韓世忠已經解嚴好教他渡江北歸好容易駛了數里將出蕩口不意口外仍泊着一字兒戰船旗纛上面就是斗大的韓字又忍不住叫起苦來將士等恰都切齒道殿下不要過憂我等拚命殺去

總可護殿下過江難道他們都不怕死嗎兀朮道但願如此尚可生還今且休息一宵養足銳氣明日併力殺出便了是夕兩軍相持不動到了翌晨金兵飽食一餐便磨拳擦掌鼓譟而出那口外的戰船果被衝開分作兩道金兵乘勢駛去不料駛了一程各戰船忽自繞漩渦一艘一艘的沈向江底去了（怪極）看官道是何故原來世忠知兀朮此來必拚命爭道他卻預備鐵綆貫着大鉤分授舟中壯士但俟敵舟衝出便用鐵鉤搭住敵舟每一牽動舟便沈下金兵怎知此計就是溺死以後魂入水晶宮還不曉得是若何致死兀朮見前船被沈急命後船退回還得保全了好幾十艘但心中已焦急的了不得只好請韓元帥答話世忠即登樓與語兀朮哀求假道誓不再犯（也有此日）世忠朗聲道還我兩宮復我疆土我當寬汝一線令汝逃生兀朮語塞轉舵退去會聞金將孛堇太一（一譯作貝勒洛葉）由撻懶遣來率兵駐紮江北援應兀朮兀朮遙見金幟膽稍放壯再求與韓元帥會敘兩下答話時兀朮仍請假道世忠當然不從兀朮道韓將軍你不要太輕視我我總要設法渡江他日整軍再來當滅盡你宋室人民世忠不答就從背後拈弓注矢欲射畢竟兀朮乖巧返入船內連忙返棹世忠一箭射去只中着船篷罷了兀朮退至黃天蕩與諸將語道我看敵船甚大恰來往如飛差不多似使馬一般奈何奈何諸將道前日鑿通老鸛河是從懸賞得來殿下何不再用此法兀朮道說得甚是

遂又懸賞購募求計破韓世忠。適有閩人王姓，登舟獻策，謂應舟中載土，上鋪平板，并就船板鑿穴，當作划槳，俟風息乃出。海舟無風不能動，可用火箭射他箬蓬，當不攻自破了。（又是一個漢奸）兀朮大喜，依計而行。韓世忠恰未曾預防，反與梁夫人坐船賞月，酌酒談心，兩下裏飲了數巡。梁夫人忽顰眉嘆道：「將軍不可因一時小勝，忘了大敵。我想兀朮是著名敵帥，倘若被他逃去，必來復讎。將軍未得成功，反致縱敵，豈不是轉功為罪麼？」世忠搖首道：「夫人也太多心了。兀朮已入死地，還有甚麽生理？待他糧盡道窮，管教他授首與我哩。」梁夫人道：「江南江北，統是金營，將軍總應小心。」（一再戒慎，是金玉良言）世忠道：「江北的金兵，乃是陸師，不能入江，有何可慮？」言訖，乘着三分酒興，拔劍起舞，（將軍有驕色了）口吟滿江紅一闋，詞曰：

萬里長江，淘不盡壯懷秋色。漫說道秦宮漢帳，瑤臺銀闕。長劍倚天氛霧外，寶光挂日煙塵側。向星辰指袖整乾坤，消息歇。　龍虎嘯，風江泣。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耿耿，淚沾襟血。汴水夜吹羌管笛，鑾輿步老遼陽幄。把唾壺敲碎問蟾蜍，圓何缺。（此詞曾載說岳全傳，他書亦間或錄及，語語沈雄，確是好詞，因不忍割愛，故亦錄之）

吟罷，梁夫人見他已饒酒興，即請返寢，自語諸將道：「今夜月明如晝，想敵虜不敢來犯，但寧可謹慎為是，汝等應多備小舟，徹夜巡邏，以防不測。」諸將聽命。梁夫人乃自還寢。

處去了誰料金兵一方面已用了閩人計安排妥當由兀朮刑牲祭天竟乘着參橫月落浪息風平的時候驅衆殺來正是

瞬息軍機生巨變　由來敗事出驕情

畢竟勝負如何且至下回續敘

余少時閱說岳全傳嘗喜其敘事之熱鬧及長得覽宋史乃知岳傳中所載諸事多半出諸臆造並無確據然猶謂小說性質本與正史不同非意外渲染固不足醒閱者之目迨閱及是編載韓世忠夫人與金兀朮交戰黃天蕩事與說岳傳中相類第彼則猶有增飾之詞此則全從正史演出而筆力之矯悍獨出說岳傳之上乃知編着小說不在偽飾但能靠着一支筆力縱橫鼓舞即實事亦固具大觀也人亦何苦為憑空架飾之小說以愚人耳目乎

第六十八回　趙立中礮失楚州　劉豫降虜稱齊帝

卻說金兀朮驅衆殺出時已天曉韓世忠夫婦早已起來忙即戎裝披掛準備迎敵世忠已輕視兀朮不甚注意惟飭令各舟將士照常截擊看那敵舟往來卻比前輕捷纔覺有些驚異驀聞一聲胡哨敵舟裏面都跳出弓弩手更迭注射正想用盾遮蔽怎奈射來的都是火箭所有蓬帆上面一被射中即嗶嗶剝剝的燃燒起來此時防不勝防

殺不勝殺。更兼江上無風。各舟都不能行動。坐見得煙焰蔽天。欲逃無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虧）得巡江各小舟。統已集。梁夫人忙語世忠道。事急了。快下小船退走罷。世忠也無法可施。只好依着妻言。跳下小舟。梁夫人亦柳腰一扭。竄入小舟中央。（百忙中尚用風韻語）又有幾十個親兵。陸續跳下。你划槳。我鼓棹。向鎮江逃去。其餘將弁以下。有燒死的。有溺斃的。只有一小半。得駕小舟。倉皇走脫。兀朮得了勝仗。自然安安穩穩的渡江北去。（畢是人謀。恰寓天意）惟世忠奔至鎮江。懊恨欲絕。等到敗卒逃回。又知戰死了兩員副將。一是孫世詢。一是嚴允。看官你想。世忠到了此際。能不恨上加恨。悶上加悶麼。還是梁夫人從旁勸慰道。事已如此。追悔也無及了。世忠道。連日接奉諭札。備極褒獎。此次驟然失敗。教我如何覆奏。梁夫人道。妾身得受封安國。時曾入謝太后。見太后仁慈得很。對着妾身。已加寵眷。後來苗賊亂平。妾隨將軍回至建康。亦入謁數次。極蒙褒寵。現聞皇上已還越州。且向虔州迎還太后。妾當陳一密奏。形式上似彈劾將軍。實際上卻求免將軍。想太后顧念前功。當轉語皇上。豁免新罪哩。（此為高宗及太后俱還越州時。借梁氏口中敘過。且辨來中書錄梁氏劾奏世忠。夫婦間寧有互劾之理。得此數語。方為情理兼到）世忠道。這卻甚好。但我亦須上章自劾哩。當下命文牘員草了兩奏。由夫婦親加校正。遂錄好加封。遣使賫去。過了數天。即有欽使奉詔到來。詔中謂世忠僅八千人。拒金兵十萬眾。相持至四十八日。數勝一敗。不足為罪。特拜檢校少保。兼武成

感德軍節度使以示勸勉云云世忠拜受詔命即送使南歸夫婦同一歡慰不必細表且說金兀朮渡江北行趨向建康還道建康由金兵守住徐徐的到了靜安鎮甫到鎮上遠見有旗幟飄揚中書岳字他不覺大驚亟令退兵兵未退盡後面已連珠礮響岳飛領大隊殺到嚇得兀朮策馬飛奔馳過宣化鎮望六合縣逋去到了六合收集殘兵又失去了許多輜重及許多士卒當下頓足嘆道前日遇着岳飛被他殺敗今日又遇着他莫非建康已失去不成言甫畢即接得撻懶軍報說是建康被岳飛奪去所有前時守兵率由孛堇太一救回現我軍圍攻楚州請乘便夾擊等語（了過孛堇太一及建康事簡而不漏）兀朮想了一會又問來人道楚州城果容易攻入否來人道楚州城不甚堅固惟守將趙立很是能耐所以屢攻不下兀朮道我現在急欲北歸運還輜重趙立欲許我假道我也沒工夫擊他否則就往去夾攻便了遂備了一角文書遣使至楚州投遞聞他假道待了三日不見回來還是撻懶着人走報方聞去使已被斬說梟示城頭（統用簡文敘過）兀朮不禁大怒道甚麼趙立敢斬我使人此讎不可不報隨即遣還撻懶來使並與語道欲破楚州須先截他的糧道我願擔當此任城內無糧不戰自潰請轉告汝主帥便了來使領命自去兀朮遂設南北兩屯專截楚州餉道楚州既被撻懶圍攻又由兀朮截餉當然危急萬分任你守將趙立如何堅忍也有些支持不住不得不向行在告急時御

史中丞趙鼎正與呂頤浩作死對頭屢劾頤浩專權自恣頤浩亦言鼎阻撓國政詔改任鼎爲翰林學士鼎不拜復改吏部尚書又不拜且極論頤浩過失至數千言頤浩因求去有詔罷頤浩爲鎮南軍節度使兼醴泉觀使仍命鼎爲中丞尋又令鼎簽書樞密院事鼎得趙立急報擬遣張俊往援俊與頤浩友善不願受鼎派遣遂固辭不行乃改派劉光世調集淮南諸鎮往援楚州看官閱過上文應亦曉得劉光世的人品他本不足勝方面的重任除因人成事外毫無能力（品評確當）部將如王德酈瓊等皆不服命就使奉命赴援也未必足恃況又聞得張俊不行樂得看人模樣逍遙江西（任用這等將軍如何規復中原）高宗迭次下札催促就道他卻一味逗遛始終不進那時楚州日圍日急趙立尚晝夜防守未嘗厭怠撻懶料他援絕糧窮再四猛攻立撤城內沿牆廢屋掘一深坎燃起火來城上廣募壯士令持長矛待着每遇金人緣梯登城即鉤用矛鉤入投擲火中金人卻死了無數撻懶又選死士穴城而入亦被縛住一一梟首惹得撻懶性起誓破此城遂命兵士運到飛礮向城轟擊立隨缺隨補仍然無隙可乘又相持了數日立聞東城礮聲隆隆亟上登礮道督兵防守不意一石飛來不偏不倚正中立首立血流滿面尚是站着左右忙去救他立嘅然道我已傷重終不能爲國殄賊了言訖而逝惟身仍未倒（不愧其名）經左右舁下城中與他殮葬金兵疑立詐死尚不敢登城守兵亦感立忠勇仍

然照舊守禦又越十日糧食已盡城始被陷趙立徐州人性强毅素不知書忠義出自天性恨金人切骨所得金人立刻處死未嘗獻馘計功及死事後爲高宗所聞追贈奉國節度使賜謚忠烈岳飛方引兵赴援至泰州聞楚州已陷不得已還軍金兀朮聞楚州得手北路已通便整裝欲歸忽聞京湖川陝宣撫使張浚自同州鄜延出兵將襲擊中途因又變了歸計擬轉趨陝西爲先發制人的計策（兀朮因是能軍）可巧金主亦有命令調他入陝遂自六合引兵西行到了陝西與婁室相會（迴應六十五回）婁室談及攻下各城多被張浚派兵奪去心實不甘所以請命主子遣一臂助兀朮道張浚也這般利害嗎待我軍與決一戰再作區處原來張浚自建康啟行直抵興元適當金婁室攻陷鄜延及永興軍關隴大震浚招攬豪傑修繕城壕用劉子羽爲參議趙開爲隨軍轉運使曲端爲都統制吳玠吳璘爲副將整軍防敵日有起色既而婁室攻陝州知州李彥仙向浚求救浚遣曲端往援端不奉命彥仙日戰金兵卒因援師不至城陷自殺婁室入關攻環慶吳玠迎擊得勝且約端援應端又不往玠再戰敗績退還興元極言端失浚本欲倚端自重至是始疑端不忠及聞兀朮入寇江淮意欲治軍入衛偏端又從中作梗但謂鞠西北兵士不習水戰浚乃因疑生怒罷端兵柄再貶爲海州團練副使安置萬安軍（端實不端加貶已遲）自督兵至房州指日南下一面遣趙哲復鄜州吳玠復永興軍復移檄被陷

各州縣勸令反正。各州縣頗多響應，再歸宋有。兀朮北歸，浚還自關陝，調合五路大軍，分道出同州鄜延，東拒婁室，南擊兀朮。（是段補接六十六回中語）兀朮因此赴陝，會婁室軍相偕西進。浚亟召集熙河經畧劉錫、秦鳳經略孫偓、涇原經略劉錡、環慶經畧趙哲，並及統制吳玠，合五路大兵，共四十萬人，馬七萬匹，與金兵決一大戰。當令劉錫為統帥，先驅出發，自率各軍為後應。統制王彥入諫道：陝西兵將，不相聯絡，未便合作，一氣倘或並出，一有挫失，五路俱殆，不若令各路分屯要害，待敵入境，檄令來援，萬一不捷，尚未為大失哩。浚未以為然。劉子羽又力言未可，浚慨然道：我豈不知此理，但東南事尚在危急，不得已而出此。若此處擊退狄虜，將來西顧無憂，東南可專力禦寇了。（志固可嘉，勢卻不合。）吳玠、郭浩又皆入諫，浚仍然不從，遂麾軍啟行。前隊進次富平，劉錫會集諸將，共議出戰方法。吳玠道：兵以利動，此間一帶平原，容易為敵所乘，恐有害無利，應先據高阜，憑險為營，方保萬全。各將多目為迂論，齊聲道：我眾彼寡，又前阻葦澤，縱有鐵騎前來，也無從馳驟，何必轉徙高阜哩。劉錫因眾議不同，亦未能定奪。（諸將各是其是，統帥又胸無定見，安得不敗。）偏婁室引兵驟至，部下皆輿柴囊土，擲投澤中，霎時間泥淖俱滿，與平地相似，胡馬縱轡而過，進逼宋將各營。兀朮也率眾趨到，與婁室為左右翼，列陣待戰。劉錫見敵已逼近，當命開營接仗，吳玠、劉錡等敵左，孫偓、趙哲等敵右。左翼為兀朮軍，經劉錡、吳玠兩人身

先士卒鼓勇馳突前披後靡兀朮部衆雖經過百戰也不免少怯漸漸退後兀朮也揑了一把冷汗惟婁室領着右翼與孫偓趙哲兩軍厮殺孫偓尚親自指揮不少退縮偏趙哲膽小如鼷躲在軍後適被婁室看出破綻竟領鐵騎直奔趙哲軍哲慌忙馳去部衆隨奔孫軍也被牽動不能支持頓時俱潰劉錡吳玠兩軍望見右邊塵起已是驚心怎禁得婁室殺敗孫趙又來援應兀朮併力攻擊於是劉錡吳玠亦招架不住紛紛敗北統帥劉錫見四路俱敗還有何心戀戰當然的退走了（一髮牽動全局故師克在和不在衆）張浚駐節邠州專聽消息忽見敗兵陸續逃回料知邠州亦立足不住只好退保秦州及會見劉錫痛加責備劉錫歸罪趙哲乃召哲到來數罪正法并將錫謫竄安置合州飭劉錡等各還本鎮上書行在自請待罪旋接高宗手詔尚多慰勉語浚益加憤激怎奈各軍新敗寇燄日張涇原諸州軍多被金兵攻陷還有叛將慕洧導金兵入環慶路破德順軍浚自顧手下只有親兵一二千人那裏還好再戰且警耗日至連秦州也難保守沒奈何再退至興州或謂興州也是危地不如徙入蜀境就夔州駐節纔有險阻可恃永保無虞浚與劉子羽商議子羽勃然道誰創此議罪當斬首四川全境向稱富庶金人非不垂涎徒以川口有鐵山有棧道未易入窺且因陝西一帶尚有我軍駐紮更不能飛越入蜀今棄陝不守縱敵深入我却避居夔峽與關中聲援兩不相聞他時進退失計

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人望內安全蜀民心並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要堅壁以待俟釁而動庶尚可挽救前失收效將來（侃侃而談無一非扼要語）浚起座道參軍所言甚是我當立刻施行言下即召諸參佐命出關慰諭諸路將士參佐均有難色子羽竟挺身自請道子羽不才願當此任浚大喜令子羽速往子羽單騎徑行馳至秦州檄召散亡各將士將士因富平敗後懼罪而逸幾不知張浚所在及奉命赦罪仍復原職自然接踵到來不消數日便集得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返報張浚即請遣吳玠至鳳翔扼守大散關東的和尚原關師古等聚熙河兵扼守岷州的大潭縣孫偓賈世方等集涇原鳳翔兵扼守階成鳳三州三路分屯斷敵來路金兵始不敢輕進且因婁室病死兀朮自覺勢孤暫且擇地屯兵俟養足銳氣再圖進步這且待後再表且說金撻懶略地山東進陷楚州且分兵攻破汴京汴守上官悟出奔為盜所殺汴京係北宋都城舊稱東京河南府稱西京大名府稱北京應天府稱南京至是盡為金有金主晟本無意中原從前遣粘沒喝等南侵曾面諭諸將道若此去得平宋室須援立藩輔如張邦昌故事中原地由中原人自治較為妥當粘沒喝奉諭而出及四京相繼入金復提及前議劉豫聞這消息亟用重金餽獻撻懶求他代為薦舉撻懶得了重賂頗也樂從遂轉告粘沒喝請立劉豫為藩王粘沒喝

不答撻懶再致書高慶裔令替劉豫作說客慶裔受金命為大同尹即就近至雲中謁
見粘沒喝道我朝舉兵只欲取兩河所以汴京既得仍立張邦昌今河南州郡已歸我
朝官制尚是照舊豈非欲倣張邦昌故事麽元帥不早建議乃令恩歸他人竊為元帥
不取呪粘沒喝聽了此言不由的被他哄動遂轉達金主金主即遣使至東平府就劉
豫部內咨問軍民應立何人大衆俱未及對獨豫同鄉人張浹首請立豫衆亦隨聲附
和因即定議使人追報金主撻懶亦據情上聞金主遂遣大同尹高慶裔及知制誥韓
昉備璽綬寶冊立劉豫為齊帝豫拜受冊印居然在大名府中耀武揚威的做起大齊
皇帝來了高宗建炎四年九月即金主晟天會八年大名府中也築壇建幄請出那位
賣國求榮的劉豫穿戴了不宋不金的衣冠郊過天祭過地南面稱尊即偽皇帝位用
張孝純為丞相李孝揚為左丞張東為右丞李儔為監察御史鄭億為工部侍郎王瓊
為汴京留守子麟為大中大夫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事張孝純嘗堅守太原頗
懷忠義後因粘沒喝勸降遂致失節粘沒喝遣他助豫豫因拜為丞相豫升東平府為
東京改東京為汴京降南京為歸德府惟大名府仍稱北京命弟益為北京留守且自
以為生長景州出守濟南節制東平稱帝大名就四郡間募集丁壯得數千人號為雲
從子弟尊母翟氏為太后妾錢氏為皇后錢氏本宣和宮人頗有姿色並習知宮掖禮

詐謀乃令妻立爲格外加寵（昌因守背宣閒妻室）即位時奉金正朔沿稱天會八年且向金廷奉上尊表世修子禮嗣因金主許他改元乃改次年爲阜昌元年嗣是事金甚恭賂遺撻懶歲時不絕撻懶心下甚懽尋又想了一法特將一個軍府參謀縱使南歸令他主持和議計害忠良作了金邦的陷宋朝的國賊這人非別就是遺臭萬年的秦檜（大忠大奸必用特筆）自徽欽二帝被擄檜亦從行（應六十二回）二帝輾轉遷徙至韓州時檜尚隨着徽宗聞康王即位檜書貽粘沒喝與約和議曾命檜潤色書詞檜本擅長詞學刪易數語遂覺情文懷悅詞致纏綿及粘沒喝得了此書轉獻金主金主晟也加贊賞因召檜入見交與撻懶任用撻懶本金主晟弟頗握重權及奉命南侵遂任檜參謀軍事兼隨軍轉運使檜妻王氏曾被金軍掠去同檜北行檜既得撻懶寵任王氏自然隨侍軍中或說王氏與撻懶私通小子未得確證不願形諸楮墨（說岳傳中謂王氏與兀朮私通尤屬大謬秦檜夫婦並不在兀朮軍中何從與私後人恨他同害岳飛姑作快論但究不免虛誣耳）惟製造軍衣充當廚役王氏亦嘗在列撻懶因秦檜夫婦勤勞王事格外優待檜夫婦亦誓願報効所以將前此拒立異姓的天良已在幽燕地方拋棄的乾乾淨淨撻懶相處已久熟悉他兩口兒的性情遂與他密約縱使還南檜遂挈妻王氏航海至越州詐言殺死監守奪舟回來廷臣多半滋疑謂檜自北至南約數千里途中豈無譏察就使從軍撻懶縱令來歸亦必拘質妻屬怎得與王氏偕行於是你

推我測莫明其妙獨參知政事范宗尹同知樞密院事李回素與檜善力為析疑并薦檜忠誠可任高宗乃召檜入對檜即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並勸高宗屈從和議為迎還二帝安息萬民地步高宗甚喜顧謂輔臣道檜樸忠過人朕得檜很是欣慰既得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豈非是一大幸事麼要他來誤國家原是幸事遂拜檜為禮部尚書未幾即擢為參知政事小子有詩嘆道

圍城守義本成名
何意歸來志已更
假使北還身便死
有誰識是假忠貞

檜既邀寵用因請高宗定位東南高宗升越州為紹興府且詔令次年改元紹興一切後事詳見下回

趙立為知州而忠義若此劉豫為知府而僭逆若彼兩相比較愈見立之忠與豫之逆若張浚若秦檜亦足為比較之資浚與趙立名位不同原其心猶之立也不得因其喪師而遂目為不忠檜與劉豫行迹不同原其心猶之豫也不得因無叛迹而遂謂其非逆故立與豫固本回之主也而浚與檜亦本回之賓中主耳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不期於此回兩見之

第六十九回　破劇盜將帥齊驅　敗強虜弟兄著績

卻說建炎四年冬季下詔改元即以建炎五年改為紹興元年高宗因秦檜南歸得知

二帝消息。因於元旦清晨。率百官遙拜二帝。免朝賀禮。自從金人南下。騷擾中原。兵民困苦流離。多嘯聚為盜。迭經各路將帥。勦撫兼施。盜稍斂迹。惟尚有著名盜目。忽降忽叛。為地方患。宋廷復設法羈縻。令為各路鎮撫使。如翟興薛慶陳求道李彥先等。既食宋祿。頗知効力王事。甘為國死。獨襄陽盜桑仲。江淮盜戚方。劉忠。邵青。襄漢盜張用。建州盜范汝為。未曾剿平。又有叛賊李成。本為江東捉殺使。建炎二年。叛據宿州。為劉光世所破。竄迹江淮湖湘。橫行十數郡。勢最強橫。且多造符讖。煽惑中外。高宗特命呂頤浩為江東安撫制置使。令討李成。成反為成部馬進所敗。且將江州奪去。（頤浩實屬無能）時王彥破桑仲。岳飛破戚方。戚至張俊處乞降。俊拜表奏聞。高宗乃授俊江淮招討使。岳飛為副。往討李成。俊遂約飛會師。飛尚未至。忽得筠州急報。州城被馬進破陷了。俊奮然道。江筠迭失。豫章危了。我不可不先往。遂麾兵急赴。馳入豫章。自喜道。我得入洪州。破賊不難了。當下令軍士堅壁清野。固守勿動。一面檄飛到洪州。馬進領着黨羽。乘勝進犯。連營南昌山。聲勢銳甚。俊並不發兵。但飭軍固守。相持旬餘。進致書約戰。書中字迹寫得很大。俊偏用着蠅頭小楷。約畧答覆。也未嘗說明戰期。進以為怯。殊不設備。可巧岳飛領兵到來。入城見俊。問及戰守情狀。俊與言大畧。飛接口道。現在卻不妨出戰了。賊勢雖衆。只顧前不顧後。若用奇兵沿着江流。截住生米渡。再用重兵潛出賊右。攻他無

備定可破賊後極口稱善飛因自請為先鋒俊益大喜遂令楊沂中帶精騎數千往截生米渡更遣飛自率所部掩擊賊寨飛重鎧躍馬直趨西山行近賊營便當先突入部衆一齊隨上馬進急出營抵敵甫至門首見岳飛已挺鎗刺來慌忙用刀招架戰不數合即被飛殺敗拖刀逃走飛率衆追殺但見得人仰馬翻血飛屍積不到一時已將各座營盤一律掃淨化為平地乜寫岳飛進奔還筠州飛趕至城下紮營城東料進未敢出戰遂想了一個誘敵的法兒用紅羅為幟中刺岳字選騎兵二百人擁幟巡行自己卻伏在城隅令騎兵誘進來追然後殺出進在城樓瞭望見騎兵擁着岳字旗幟往來城東軍中又未見岳飛還疑飛未曾親到但遣騎兵揚旗示威恐嚇城中隨即引兵殺出騎兵見進出城立刻返奔進策馬力追馳過城隅背後忽大呼道狗強盜往那裏去進勒馬回顧大呼的不是別人正是岳飛他已與飛交過了手自知不敵又因飛攔住歸路不能回城便棄城東走飛復大呼道不願從賊的快快坐着我不殺汝賊衆聞言多半棄械就坐由飛按名錄簿共得八萬人好言慰諭遣歸鄉里復率軍追趕馬進進拼命奔馳不意張俊楊沂中也領兵殺到前後夾擊把進困在垓心進用盡氣力纔殺開一條血路向南康急奔張楊兩軍剛欲追赶乃值岳飛馳到自願前驅乃讓飛先行兩軍隨後策應飛當夜追進到了朱家山與進後隊相遇刺死賊目趙萬成餘賊四竄飛趕

勢再追到了樓子莊，遥見塵頭大起，李成引賊十餘萬，蜂擁而來。飛毫不畏怯，但舞動一桿長鎗，迎頭亂刺，霎時間戳倒了數十人。賊衆從未見過這般猛將，都各顧生命，倒退下去，反致衝動自己的後隊，互相踐踏，亂個不休。李成見部衆擾亂，亟上前彈壓，巧巧碰着岳飛殺入，便抖擻精神，舞刀接仗。誰料岳飛這支鎗桿，與尋常大不相同，僅三五合，殺得李成一身臭汗，看看要敗將下去，旁邊閃出一騎，竟掄刀相助，雙戰岳飛。飛左挑右撥，純任自然，三匹馬盤旋片時，那來騎手下略鬆，竟被飛刺落馬下。看官道是誰人？原來就是馬進。不肯使一直筆。進墜馬後，身尚未死，偏李成見他下馬，縱轡返奔，岳家軍隨着主帥，一擁而上，馬蹄雜沓，頓將馬進踏得稀爛。名足副實。復追奔至十里外，斬馘至數千級，方下營待着後軍。張俊與楊沂中馳到，見飛已得勝，自然歡慰。俊語飛道：「岳先鋒天生神力，無患不勝，但部衆未免勞苦，應休息爲佳，待我等追殺一陣何如？」飛乃讓兩軍前進，自就險要處駐營。俊與沂中引兵追成，約行十餘里，爲河所阻，對岸恰徧立賊營，蟻屯蜂集。楊沂中語俊道：「賊勢尚衆，不應力敵，須用智取，今夜由沂中從上流渡河，繞擊賊後，制使可絕流徑渡，腹背夾攻，必勝無疑。」俊稱爲妙計，當令沂中乘夜潛渡。越一二時，料知沂中已達對岸，也擊鼓渡河。李成聞有鼓聲，忙呼衆迎敵，正在交鋒，不防後面由沂中殺到。那賊衆多半烏合，統是勝不相讓，敗不相救，一遇危急時候，便四面

亂竄其實是竄得越慌死得越快（看似俚語實是名言）十多萬強盜被張楊二軍首尾截殺傷斃了三四萬招降了兩三萬逃去了一二萬可憐李成數年的積聚一旦拋盡單剩了三五千人越江遁去張俊也踰江窮追至蘄州黃梅縣得及李成成衆看見張字旗號好似老鼠遇貓嚇得魂不附體且走且呼道張鐵山到了張鐵山到了後面目黨黑因呼他為張鐵山成復經此創已是不能成軍只好走降劉豫俊等乃還取江筠諸州城與國軍等處伏盜聞風遠遁惟張用自襄漢東下再襲江西被岳飛探悉飛與用同籍相州即致書諭用道我與汝同里能戰即來不能戰即降用得書知飛不可敵即覆書願降飛親往慰撫用等皆喜服自是江淮悉平俊奏表飛功第一有詔進飛為右軍都統制令屯洪州彈壓餘賊既而邵青為劉光世部將王德所擒獻詣行在奉旨特赦編入御前忠銳軍范汝為由韓世忠往勦五日破滅汝為自焚死東南少定可巧江東陝西兩處亦陸續有捷報到來江浙益安金撻懶自攻陷楚州進窺通泰諸州適有武功大夫張榮在興化縮頭湖畔聯舟作寨為自守計撻懶欲渡江南侵擬先破榮寨榮遂率舟師迎戰見敵艦不多但用小舟出擊會值天旱水涸敵艦為泥淖所阻不能前進榮分軍為二一半用舟一半登陸舟師大呼前進奮擊敵艦敵艦不能行駛禁不住榮兵四至只好從舟中躍出褰裳登岸急不暇擇脚忙手亂往往溺斃水中或陷入泥淖不

能自拔即遭殺死幸而得達彼岸又被榮兵截住亂殺亂剁經撻懶指麾健卒衝開血路方纔走脫榮收軍回營檢點俘馘約五千餘人遂奉表告捷榮本梁山濼漁人聚舟數百專劫金人杜充駐師江淮曾借補榮爲武功大夫金人屢攻不克至是以殺敵報功遂擢榮知泰州撻懶奔至楚州聞劉光世引兵來攻遂不敢逗留退屯宿遷未幾北去光世遂進復楚州（正好去湊現成）高宗又欲起用汪伯彥命爲江東安撫大使旋經侍御史沈與求論劾纔將他褫職勒令回籍江東已無金人只有陝西一帶尚爲金兀朮所盤踞連破鞏河樂蘭郭積石西寧諸州熙河副總管劉惟輔被執罵敵遇害兀朮又進臨福津蹂躪同谷入逼興州宣撫使張浚退保閬州令張深爲四川制置使劉子羽同趙益昌王庶爲利夔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兼知興元府尋復用吳玠爲陝西都統制且召曲端至閬州仍欲重用端與吳玠王庶均有宿嫌（送見前文）玠遂入白張浚謂端再起用必與公不利且在手中寫着曲端謀反四字密示張浚王庶亦上言譖端謂端嘗作詩題柱有不向關中爭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兩語意在指斥乘輿浚乃逮端下恭州獄適夔路提刑康健曾因事忤端被端鞭背至此正好因公報私命獄吏把端縶住用紙糊端口外燔以火端口渴求飲給以燒酒遂致七竅流血死於獄中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素愛如子息及被逮下獄聞康健提刑呼天長歎自知必死又連稱鐵象可惜

及端死鐵象亦斃端早有可誅之罪惟浚不殺之於前時獨殺之於此日殊為非法時關隴六路盡破止餘階成岷鳳洮五州及鳳翔境內的和尚原隴州山內的方山原罷了吳玠扼守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固壘為死守計金兀朮遣部將沒立一譯作默呼自鳳翔出兵烏勒折合一譯作額勒濟格自大散關出兵約會和尚原夾攻吳玠或勸玠退屯漢中玠慨然道我在此寇不敢越保此地就是保蜀呢隨即蒐集兵甲預備出師旋有偵騎來報金將烏勒折合已到北山玠整軍出發嚴陣以待烏勒折合貽書請戰玠不慌不忙分軍為前後二隊迭逼北山金兵沿山列陣見玠軍逼近便麾衆出戰玠怒馬突出劈頭遇着金將手起刀落砍落馬下金兵為之奪氣玠率前隊軍殺入與金兵鏖鬭一場自巳至午殺傷過當兩軍俱回陣午餐餐畢復戰玠令前隊休息將後隊抽出與敵再鬭金兵已覺力乏怎禁得一支生力軍殺將過來頓時遮攔不住逐步退後玠督兵進逼烏勒折合料難抵擋就回馬奔馳主將一逃無人不走被吳玠驅殺數里喪失無數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往擊殺敗沒立兩軍終不得合急忙報知兀朮兀朮大憤會集諸將及兵卒十餘萬親自督領就渭水上築起浮梁陸續渡兵進抵寶雞當從寶雞縣起結連珠砦壘石為城夾澗與玠軍相拒進薄和尚原玠聞金兵大至恐部下駭愕遂召齊將士勉以忠義並歃臂出血與衆設誓衆皆感泣願盡死力玠弟名璘亦在軍中玠與語道今日是我兄弟報

國的日子。萬一兵敗。寧我兄弟先死。決不使將士先亡。璘奮然應諾。諸將亦齊聲道。主將兄弟報國。我等亦願報主將。可見用兵全在主帥主帥要命將士自然隨奮玠大喜。遂與璘挑選勁弩。與諸將分番迭射。連發不絕。勢如雨注。號為駐隊矢。金兵少卻。玠又分遣諸將。從間道繞出斷敵糧道。且令璘帶弓弩手三千。往伏神岔溝。自度敵衆糧盡且走。竟縱兵夜擊。連破敵營十餘座。兀朮倉皇敗走。奔至神岔。一聲鼓響。箭如飛蝗。兀朮抱頭鼠竄。身上還中了兩箭。耳中且聽得有人呼道。兀朮休走。此時天色未明。不辨左右。兀朮恐被敵認識。亟把鬚髯薙盡。飛馬遁去。嗣是知陝西地不易攻守。竟命歸劉豫統轄。中原盡為豫有。豫遂於紹興二年。徙居汴京。尊祖考為帝。就宋太廟立主。忽然間暴風捲入。屋瓦皆振。豫所懸大齊旗幟。盡被狂飆捲去。竿亦吹折。宋祖有靈胡不威嚇金人而獨威嚇劉豫耶士民大懼。豫亦未免掃興。時襄陽盜桑仲。已就撫為襄陽鎮撫使。上疏行在。請合諸鎮兵。復中原。呂頤浩正敗賊饒州。進拜少保。入為尚書左僕射。見了仲奏。遂乞高宗准議。命仲節制軍馬。規復劉豫所置州郡。且令翟興解潛王彥陳規孔彥舟王亨等。諸鎮撫使。互為應援。仲受命後。至郢州調兵。知郢州霍明疑仲有逆謀。誘他入門。擊碎仲首。仲將李橫。方住襄鄧。統制聞仲死耗。便起兵擊明。明敗走。橫入郢州。既而河南鎮撫使翟興。為裨將楊偉所戕。偉受豫重賂。因此殺興。攜首奔豫。橫承仲志。聞這消息。即進兵陽石。破劉豫軍。乘勝下

汝州破潁順軍攻入潁昌府豫接潁昌警報遣降盜李成率兵二萬往援並向金乞援金調兀朮救豫兩軍同至牟駝岡夾攻李横横寡不敵衆且好退走潁昌復失先是兀朮在陜因和尚原敗退不敢再行問津諸將羣以為怯至兀朮往援劉豫吳玠聞信留弟璘守和尚原自率軍駐河池一面檄熙河總管關師古收復熙鞏諸州金將撒離喝得報大怒即命降將李彥琪駐秦州窺仙人關牽制吳玠復令游騎出熙河牽制關師古自統兵從商於進發直擣上津攻金州金均房三州鎮撫使王彥迎戰敗績退保石泉三州均被陷没撒離喝乘勝而進直趨洋漢時劉子羽調知興元府聞王彥敗退急命田晟守饒鳳關並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馳救日夜趨三百里至饒鳳關用黃柑遺金將且致書道大軍遠来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用杖擊地道爾來何速真令人不解呢當下督軍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前仆後繼更番迭止玠軍弓弩亂發兼用大石推壓相持至六晝夜屍如山積關仍如舊撒離喝更募死士由間道出祖溪關遶至玠後乘高瞰饒鳳關諸軍支持不住相繼潰去金兵入洋州玠邀子羽同去子羽恰留玠同守定軍山玠以為難守竟退保西縣子羽亦不得已焚去興元積貯退屯三泉撒離喝遂馳入興元進兵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糧食復盡但與士卒取草芽木甲權作充飢一面遺玠書誓死訣別（子羽係劉韐長子韐為國殉忠應有是跨竈兒）玠已往仙人關得子羽

書。尚無行意。愛將楊政大呼道。節使不可負劉待制。否則政等亦舍去。節使自去逃生了。（義聲直達）玠乃從間道往會子羽。子羽因留玠共守三泉。玠答道。關外為西蜀門戶。不應輕棄。乃留兵千人。助劉子羽守三泉。自己仍回守仙人關。子羽既與玠別。即巡閱形勢。設計保守。望見附近有潭毒山。峭壁斗絕。上面卻寬平有水。乃督兵建設營壘。壘方築就。金兵大至。相隔只數里。子羽據着胡床。危坐壘口。並沒有慌張情狀。諸將俱泣告道。這非待制坐處。子羽道。死生有命。子羽命中該死。就死在這裏。汝等不必驚慌。要死同死。或者倒未必死哩。道言未絕。金兵蟻附而來。但仰見子羽戎服雍容。安然坐着。反令金人莫明其妙。撒離喝親出覘視。也疑子羽是誘敵計。不敢近前。況又山勢陡絕。不便援登。就使用箭上射。也萬分吃力。未必能及。因即揮兵退去。子羽見金兵已退。方起兵回營。諸將均服他膽識。益加敬佩。撒離喝退至鳳翔。復遣使十人。往招子羽。子羽將九人斬首。獨放一人歸去。且明諭道。歸語爾帥。欲來即來。我願與死戰。豈肯降汝。使人嚇得心膽俱裂。抱頭馳還。撒離喝終不敢再延。並因餉運不繼。殺馬以食。子羽與玠復屢用游兵四擾。弄得撒離喝寢食不安。只好還軍。子羽復約玠出師。掩擊金兵。統有歸志。無心迎戰。徒落得墮谿墜澗。喪斃無算。所有輜重。盡行棄去。王彥乘勢復金均房三州。越年。金兀朮撒離喝及劉豫部將劉夔。三路連合。攻破和尚原。轉趨仙人關。吳玠先命弟

璘設寨關右，號為殺金平。金兵鑿崖開道，循嶺東下，誓破此關。吳玠守第一隘，吳璘守第二隘。金人用雲梯，用鏡鉤，用大箭，想盡攻關的法兒，始終不能破入，反死了若干士卒。玠與璘且帶領諸將，分紫白旗搗入金營，金陣大亂，金將韓常被射中目，金人始宵遁。玠又遣王浚等埋伏河池，扼敵歸路，復得一回勝仗。那兀朮撇離喝劉夔等人，都垂頭喪氣，奔還鳳翔去了。小子有詩詠吳玠兄弟道：

一門竟出兩名臣，伯仲同心拒敵人。莫怪蜀民崇食報，迄今廟貌尚如新。（仙人關下有吳氏廟）

吳氏兄弟，名揚隴蜀，金齊諸軍，始不敢再犯。有詔授玠為川陝宣撫副使，璘為定國軍承宣使。此外一切詳情，容至下回續陳。

史稱南渡諸將，莫如張韓劉岳。張即張俊，非張浚也。俊與岳飛同勦李成，遇事與商，言必聽，計必從，同心破賊，讓功與飛，告捷之時，推為第一，向使不變成心，協圖恢復，無後來附檜之失，則名將之稱，尚屬無愧，惜乎其晚節不終也。韓世忠功雖遜岳，猶足副名。劉光世一庸將耳，毫不足道，或謂以劉錡當之，理或然歟。（錡事見後）惟吳玠兄弟，保守隴蜀，迭建奇功，乃不與韓岳並稱，殊令後人無從索解。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春秋以後，豈尚有董狐哉。

第七十回　岳家軍克復襄漢　韓太尉保障江淮

郤說張浚鎮守關陝三年。因劉子羽及吳玠兄弟。贊襄軍務。雖未能規復關陝。但全蜀賴以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少紓敵患。自呂頤浩入相後。與張浚雖無宿嫌。恰也不甚嘉許。更有參政秦檜。陰主和議。當然是反對張浚。檜平居嘗大言道。我有二策。可安撫天下。及問他何策。他又言未登相位。說亦無益。高宗還道他果有奇謀。即拜為尚書右僕射。檜乃入陳二策。看官道是何計。他說是將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這等計策卻是言人所不敢言高宗此時還有些明白。卻駁斥道。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係北人。當歸何處。檜無詞可對。復易說以進道。周宣王內修外攘。所以中興。今二相一同居內。如何對外。此語是排擠呂頤浩高宗乃命頤浩治外。秦檜治內。頤浩請高宗移蹕臨安。自至鎮江開府。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高宗准如所請。移蹕臨安。會召胡安國為中書舍人兼官侍讀。專講春秋。秦檜欲延攬名士。布列清要。藉作揄揚。既見安國入用。遂與他虛心論交。安國為所籠絡。竟極力稱檜。說他人品學術。在張浚諸人上。高宗亦頗信用。會頤浩奉詔還臨安。薦朱勝非代任都督。高宗遂起用勝非。安國劾勝非附和汪黃。尊視張邦昌。及苗劉肆逆。又貪生畏死。辱及君父。此人豈可再用。高宗乃收回成命。改任勝非為侍讀。安國復持詔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另行草詔。頒示行闕。安國遂托疾求去。頤浩勸高宗降旨譴責安國。將他落職。只命提舉仙都觀。秦檜三上章乞留安國。均不

見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等二十餘人上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均坐檜黨落職臺省為之一空頤浩又暗使侍御史黃龜年等劾秦檜專主和議沮撓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罪應黜逐乃罷檜相榜示朝堂永不復用遂進朱勝非為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勝非本與張浚有宿憾因日言浚短高宗乃遣王似為川陝宣撫處置副使名為輔浚實是監浚浚始不安於位上疏辭職且言似不勝任看官你想呂朱兩相左牽右掣那裏容得住張德遠（浚字德遠）當下召浚至臨安但說要他入任樞密及浚既奉命南還即由中丞辛炳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諸罪竟將浚落職奉祠居住福州并安置劉子羽於白州（張浚已枉子羽尤枉）擢王似為宣撫使盧法原為副使與吳玠並鎮川陝既而辛炳常同又迭論頤浩過失於是頤浩亦罷為鎮南節度使提舉洞霄宮命趙鼎參知政事且授劉光世為江東淮西宣撫使屯兵池州韓世忠為淮南東路宣撫使屯兵鎮江王𤫉為荆湖制置使屯兵鄂州岳飛為江西南路制置使屯兵江州適劉豫將董貿以虢州歸宋由統制謝皋接收劉豫復遣李成攻虢州謝皋猝不及防竟被執去皋指腹示成道我腹中只有赤心不似汝等鬼蜮埋言畢自破心腹腸出而死李成進破鄧州襄陽府豫更派兵陷伊陽并與金人合兵圖西北熙河總管關師古拒戰敗績竟舉洮岷二州降豫豫更聯絡洞庭湖賊楊么令與李成合軍自江西趣浙岳

飛聞警。即奏請規復襄陽六郡。除心膂大患。先逐李成。次平楊么。然後進圖中原。（規畫井然）（不等空談）高宗語朱勝非趙鼎。勝非言襄陽為江浙上流。不可不急取。鼎謂知上流利害無如岳飛。當令飛專任此事。乃命飛兼荊南制置使。規復襄陽。飛既接詔。即日渡江。顧語僚屬道。飛不擒賊。誓不返渡。（大有祖逖擊楫中流氣象）遂長驅至郢州。郢州已為劉豫所有。遣部將京超拒守。超有勇力。素號萬人敵。聞飛抵城下。登陴守禦。自恃勇力。不甚設備。飛下令道。先登者賞。退後者斬。部將王貴牛皋等。奮勇登城。飛麾衆隨上。前仆後繼。霎時間。拔去齊幟。換了宋幟。京超開城逃走。由飛遣將追躡。超投崖死。郢州遂復。飛安民已畢。即進趨襄陽。李成率衆迎戰。分步騎為兩隊。步兵列平野。騎兵臨襄江。飛瞭視後。微哂道。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今李成乃適與相反。顯違兵法。雖有衆十萬。怕他甚麼。（虜在目中）（何妨笑視）遂從馬上舉鞭。指示王貴道。爾可用長鎗步卒。擊他騎兵。又指牛皋道。爾可率騎兵。擊他步卒。兩將奉令。分頭前進。王貴殺入敵騎陣內。專用長鎗刺他坐馬。馬中鎗即墜。騎賊紛紛落馬。蹴斃無數。餘騎多逼入江中。也多半溺死。牛皋殺入步兵隊裏。怒馬馳驟。銳不可當。步賊不遭刃斃。也被踏斃。又傷亡了無數。李成顧命要緊。也無心管及部下。只好飛馬逃去。飛遂克復襄陽。還有劉豫部將。駐紮新野。收成潰衆。準備再戰。飛派牛皋攻隨州。王貴攻唐州鄧州。張憲攻信陽軍。自率裨將王萬。分作左右兩翼。掩擊

新野賊兵成衆已是虎口餘生早知岳家軍利害一見岳字旗幟早已魂膽飛揚逃得不知去向此外偽齊兵士自覺形勢孤單當然潰散被岳飛王萬兩翼痛勦一陣徒落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待岳飛回至襄陽牛皐王貴張憲等陸續報到勝仗所有隨州唐州鄧州信陽軍一律收復於是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當即露布告捷高宗聞報大喜道朕素聞飛行軍有律不料他遽能破敵竟成大功因下詔襃獎飛疏陳恢復事宜大旨畧道

金人所愛惟子女玉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搗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候粮足即過江北勦敵以慰宸廑謹聞

高宗得奏乃命趙鼎知樞密院事兼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鼎以不才辭高宗面諭道四川全盛財賦半天下朕盡以付卿可便宜黜陟朕不遙制鼎乃條奏便宜行事等件高宗頗欲聽從偏未勝非從中沮抑有意牽制鼎復上書直陳畧云

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

不如意便生缺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任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闕廷之下矣現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賫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扆所陳已艱難況在萬里之外乎所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則不勝幸甚

疏入未報會霪雨連綿詔求直言侍御史魏矼劾奏朱勝非說他蒙蔽主聽致干天譴勝非亦自請去職乃將勝非免官左右兩相次第罷職高宗正擬擇人繼任忽聞劉豫向金乞援金遣訛里朶撻懶兀朮率兵五萬人應豫豫令子麟姪猊與金兵會分道南侵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州大有吞視江南的氣象高宗甚為焦急適值趙鼎入朝辭行擬赴川陝高宗道金齊連寇國勢阽危卿豈可離朕遠去當遂相卿鼎叩首而退越日即拜鼎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另命沈與求為參政鼎決意主戰與求亦與鼎同意鼎乃勸高宗特頒手詔促韓世忠進屯揚州是時世忠正捜勦江湖劇盜降曹成斬劉忠受爵太尉功高望重既接高宗手諭便感泣道主憂如此臣子何可貪生遂自鎮江濟師進屯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禦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抵當敵騎且伐木為柵自斷歸路誓與金齊決一死戰會吏部員外郎魏良臣奉使如金途中

與世忠相遇世忠知良臣是主和派故意撤去炊爨然後與良臣會敘且偽言已經奉詔移屯平江（兵不厭詐不得謂世忠無信）良臣領首匆匆馳去世忠待良臣出境即奮然上馬下令軍中道視吾手中鞭鞭指何處即向某處不得稽遲將士應令隨世忠出發世忠相視形勢隨地設伏少約百人多約千人計自大儀以北設伏二十餘處自置營五座令各伏兵聞營中鼓聲一同出擊違令者斬籌畫既定專等金兵到來（是謂好謀而成）金前將軍聶兒孛堇（一譯作聶呼貝勒）正擬遣派偵騎探悉宋軍所嚮巧值魏良臣馳至即問明宋軍消息良臣自述所見孛堇大喜急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不過數里別將撻不野（一譯作托卜嘉）擁着鐵騎驟馬向前經過韓世忠五營東首世忠早已瞧着忙令營中擂鼓鼓聲一響伏兵四起各奮力突入金兵陣中撻不野雖然驍悍怎奈一人不能四顧東塞西決南防北潰霎時間四面八方統夾入宋軍旗幟幾乎目眩神迷無從指揮驀見有一隊健卒橫入陣中人持一斧斧柄甚長上揕人胸下斫馬足眼見得金兵大亂人馬迭仆撻不野到了此時也顧不得許多了三十六着走為上着也想覓路逃生偏偏退了數步竟陷入泥淖中怎禁得宋軍四至圍裹與鐵桶相似所有騎士統被擒去撻不野也只好束手待斃坐受捆縛罷了世忠既擒住撻不野再進軍攻金兵一面遣偏將成閔率騎卒數千往援解元解元到了承州也是設伏待着且決河阻住金兵金兵涉水攻城將至北門解

元即放起號礮呼召伏兵伏兵一齊殺出金兵怯退既而又至再戰再卻卻而又進一日至十三次解元也自覺疲乏但總相持不退（總算勍敵）遙聽東北角上鼓聲大震一彪軍遠遠殺到解元疑是金軍卻也未免心驚忽見金兵陣腳已動似有慌亂的情狀解元登高瞭望見是韓字旗幟便大呼道韓元帥到了大衆聞韓元帥三字彷彿是天兵天將前來相助頓時精神倍奮統鼓勇殺上金兵腹背受敵當然支撐不住一鬨兒逃走了解元追將過去正遇着前來的援師仔細一瞧乃是統領成閔便問道韓元帥到未成閔道元帥已親追金兵去了派我前來援應解元聽着已知成閔一軍是冒着韓字旗號恐嚇金人明人不消細說遂與成閔合軍追躡金兵沿途俘獲甚多直追到三十里外方纔回軍成閔自往世忠處報捷世忠已至淮上大敗金將聶兒孛菫等金兵渡淮遁去世忠得勝回營見成閔進謁方知承州亦捷遂將詳情奏報行在羣臣相率稱賀高宗道世忠忠勇朕知他必能成功沈與求奏道自建炎以來我朝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今世忠連捷功勳卓着要算是中興第一功臣了高宗點首道朕當格外優奬卿可為朕擬賞哩與求奉命將應賜世忠帛馬及世忠部將解元成閔等俱一一加秩高宗自然照行趙鼎更勸高宗親征藉作士氣高宗至此也自覺膽大起來居然下親征詔命孟庾為行宮留守指日督兵臨江鼎退朝僚屬喻樗語鼎道六龍臨江兵氣百

倍但公自料此舉果否萬全還是孤注一擲呢鼎慨然道中國累年退避士氣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以受屈所以勸帝親征若成敗由天非我所敢逆料樗答道據此說來公應先籌歸路張德遠有重望若令宣撫江淮荆浙福建募諸道兵赴闕他的來路就是朝廷歸路呢鼎不禁稱善乃入白高宗請起用張浚高宗准奏召浚為資政殿學士浚奉旨入朝高宗與語親征事浚極力贊同乃手詔為浚辨誣復命知樞密院事浚拜命退朝往見趙鼎與鼎握手道此行舉措頗合人心鼎笑道這是喻子才（喻樗字）的功勞他尚思推賢任能難道鼎敢蒙蔽麼（歸功喻樗不愧相度）浚遜謝鼎又道公既復任應即執殳赴敵為王前驅浚即答道明日即當陛辭出赴江上鼎喜撫浚背道如此纔可杜人口呢浚遂告別越宿入辭高宗即赴江上視師高宗也啟蹕臨安劉錫楊沂中率禁兵扈駕趙鼎當然隨行途次飭劉光世移軍太平州為韓世忠聲援光世與世忠有私隙不願移兵且遣人諷鼎道相公既受命入蜀何事為他人任患韓世忠也有傳言謂趙丞相真是敢為鼎聞韓劉等言請高宗即日遣使勸勉韓劉並面奏道陛下養兵千日用兵一時若少加退沮人心立渙長江雖險不足恃了高宗乃命御史魏矼往諭韓劉劉光世乃移駐太平州高宗亦進次平江始下詔暴劉豫罪整厲六師且欲渡江決戰鼎恐勝負難料不堪一挫乃諫阻高宗道敵衆遠來利在速戰驟與爭鋒恐屬非計且逆豫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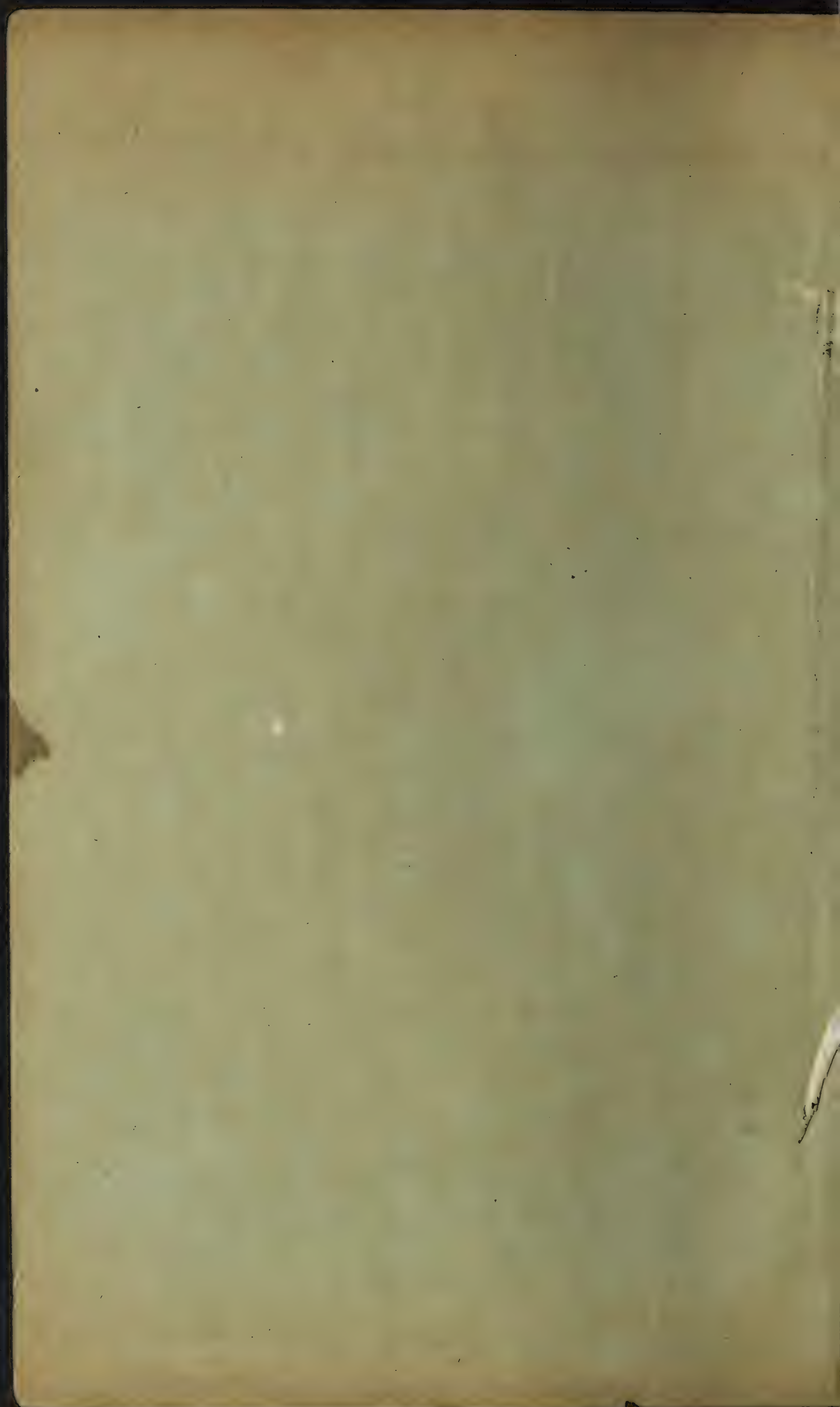
且遣子。陛下何必親自臨陣。但中途調度已足。聲明天討了。高宗乃止。（想是已不得有此語）會聞廬州告警。飛札令岳飛往援。岳飛提兵趨廬。命牛臯為先鋒。徐慶為副。臯至廬州城下。見偽齊兵已圍住城北。金兵且陸續繼至。便一馬當先。遙呼金將道。敵將聽着。我乃岳元帥部下先鋒牛臯是也。能戰卽來。可與我鬭三百合。（彷彿三國演義中張翼德口吻）金將聞聲相顧。果見岳字旗幟。飛揚城南。便語部衆道。岳家軍不可犯。我等不如退回罷。言已遂去。偽齊兵見金人退走。也不戰自潰。牛臯待岳飛到來。與飛相見。飛語臯道。快快追去。我若不追。便自回軍。恐他又再來了。臯乃追擊三十餘里。金齊兩軍。還疑岳飛親自追到。慌忙潰退。互相踐踏。并被宋軍殺死。不可勝計。金兵退屯泗州竹墪鎮。撻懶領泗州軍。兀朮領竹墪鎮軍。為韓世忠所扼。貽書齎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報以橘茗。且傳言張樞密在鎮江。已頒下文書。命決戰。朗兀朮道。聞張樞密已貶嶺南。何從在此。你不要欺我。愈持浚文書出示。兀朮不覺變色。半晌纔答道。汝國嘗遣使議和。現在魏良臣。方自北歸南。曾由我朝與約。擬在建州以南。封汝國為藩屬。免得爭戰不休。汝國尚以為未足。乃欲與我開戰。將來兵敗國亡。恐尺寸地。非汝有了。（魏良臣使事卽借兀朮口中敘過）愈答道。我國非不願與貴國議和。但貴國逼我太甚。奪我兩河三鎮。羈我二帝。尚欲逞兵江淮。冊立叛逆。試問如何和得。自來國家存亡。半由天命。半由人事。人定亦能勝天。詁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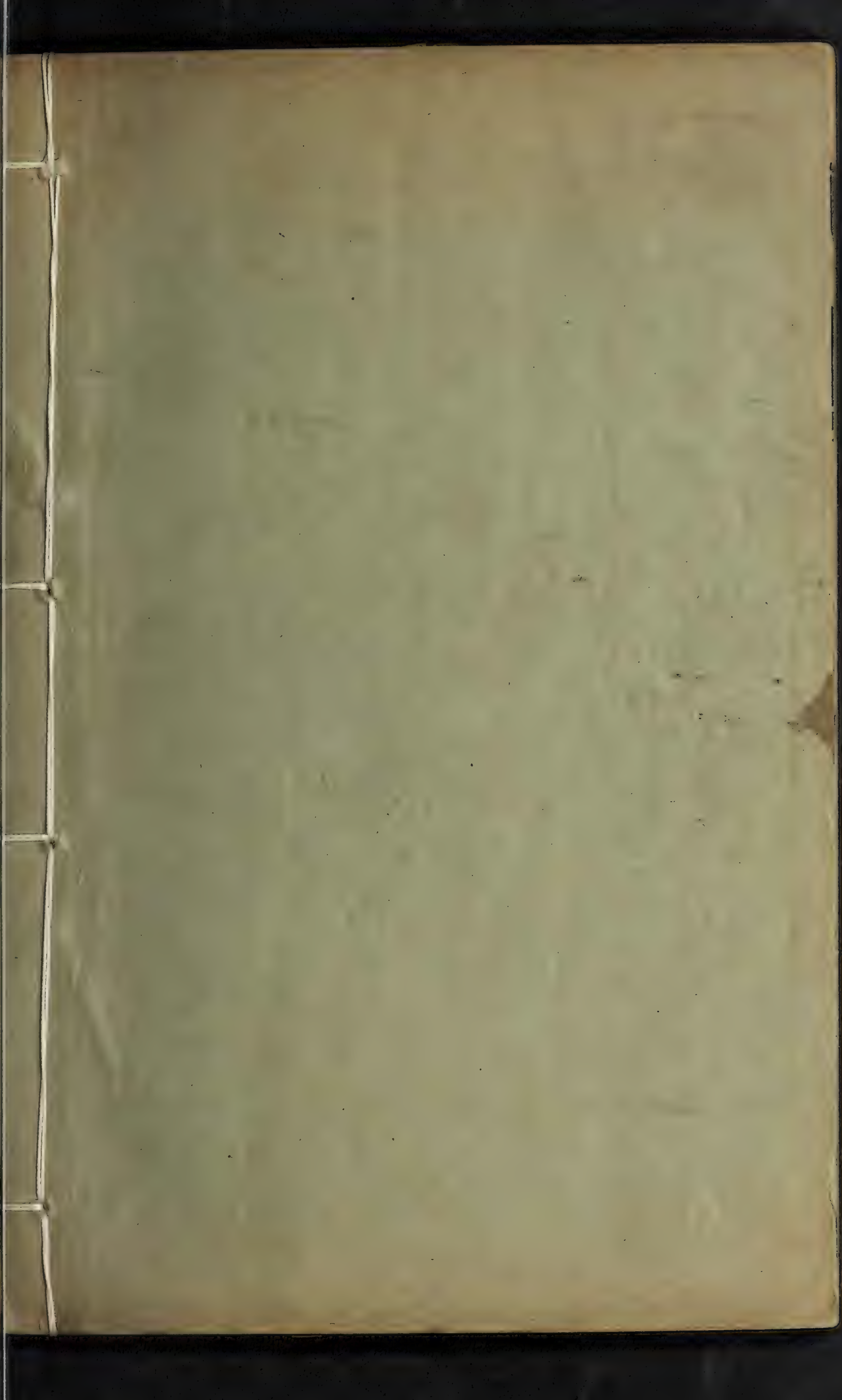
貴國再決勝負請看我朝果毫無能為否（理直氣壯）兀朮斃無詞可答但說道要戰就戰難道我朝怕汝不成言畢遣還王愈等世忠得愈歸報正擬調兵遣將隔宿出發到了翌晨由偵卒來報金兵已經夜遁偽齊兵亦逃去了世忠亟飭兵往追途中只收得輜重若干統是偽齊兵所棄那人馬早已去遠料知追赶不及因即回營看官道金齊二軍何故速退原來是時為紹興四年暮冬天大雨雪餉道不通軍中殺馬代糧各有怨言撻懶兀朮見部衆已無鬭志宋軍又防禦甚嚴料知不能深入且因金主病篤不得不赶緊退回金兵一退劉麟劉猊那裏還敢獨留連輜重都不及攜去急急的遁走了世忠奏達平江高宗喜語趙鼎道各路將士翕然鼓命所以得卻強敵但皆由卿一人之力鼎拜謝道事出聖斷臣何力可言惟強寇今雖遁歸他日未必不來須博采羣言為善後計（實是要看）高宗稱善乃詔令宰執以下會議攻戰備禦的方法侍御史魏矼等奏請罷講和二字代以攻守飭厲諸將力圖攘敵所以魏良臣將來金約簡直不覆命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太平張俊屯建康蒐兵閱乘協力防禦召張浚還行在扈蹕回臨安進趙鼎張浚為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各路軍馬時在紹興五年二月（隨時點清年月以清眉目）小子有詩詠道

將相同達濟世才六飛一出敵人回當年廟算能長定大業胡為不再恢

嗣聞金主晟已殂，兄孫亶繼立，免不得又要遣使了。欲知所使何人，待至下回再詳。

得趙鼎張浚為相，得岳飛韓世忠為將，此正天子高宗以恢復之機，令其北向以圖中原，不致終淪江左也。觀岳飛之一出襄漢，而六郡即平，觀韓世忠之獨扼江淮，而二寇屢敗。高宗亦嘗褒奬岳飛，嘉許韓世忠，似非不知韓岳之忠勇者，迨下詔親征，出次平江，而金齊二軍，又即遠颺，雖未必因戰敗而去，然亦可藉此以作士心，挽國脈，此後能決定廟謨，用賢禦寇，安知中原之不可復，詎必鰓鰓然議和為哉。本回所敘，實南宋轉捩之機關，宋之所以不即亡者，賴有此爾。一陽初長，剝極而復，奈何高宗之得此已足乎。





繪圖宋史通俗演義

第八冊




入洞庭擒渠掃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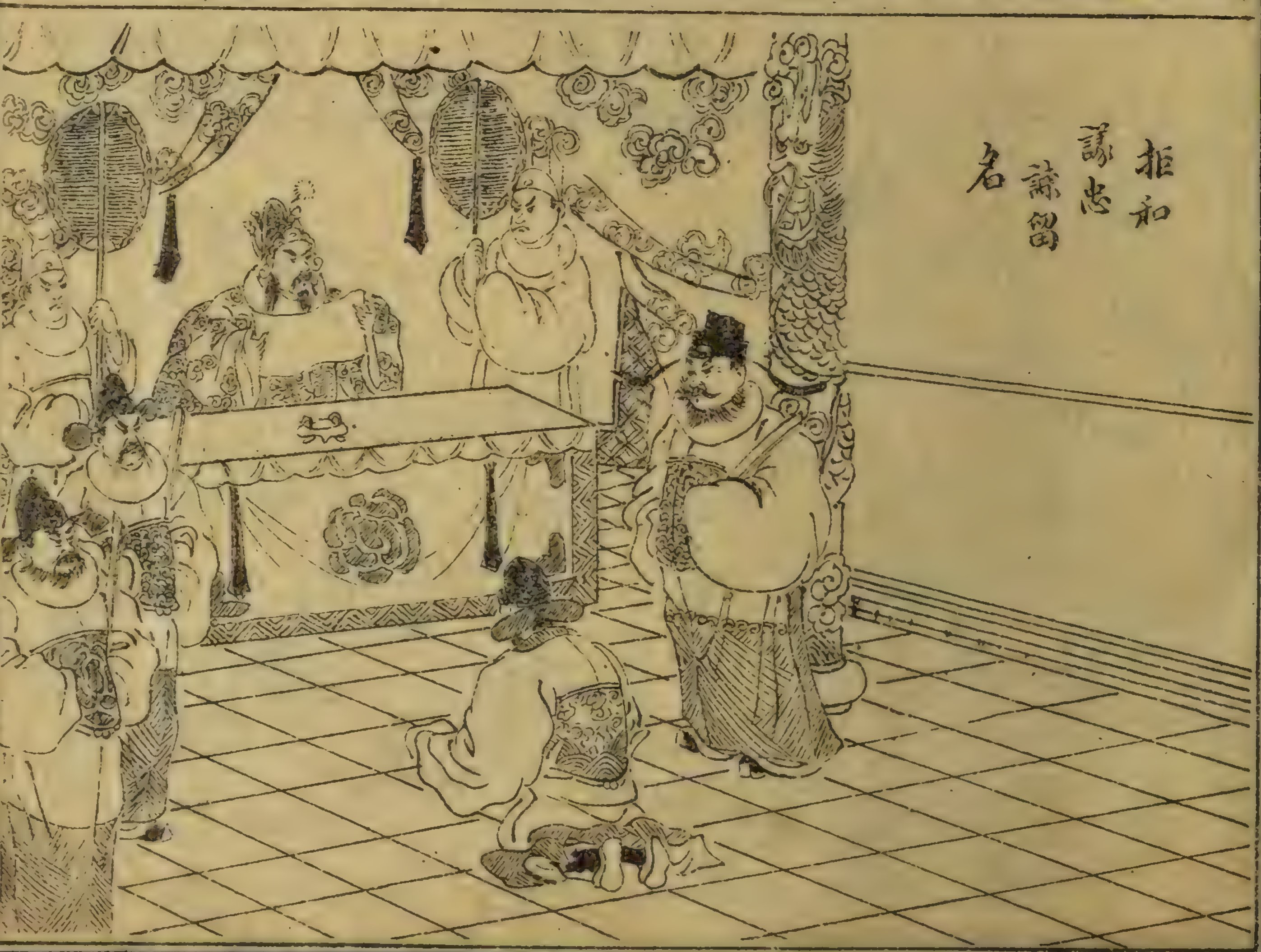

返廬山奉櫬奔喪

上海會文堂印行


髯將軍敗敵揚威


愚參謀監軍遇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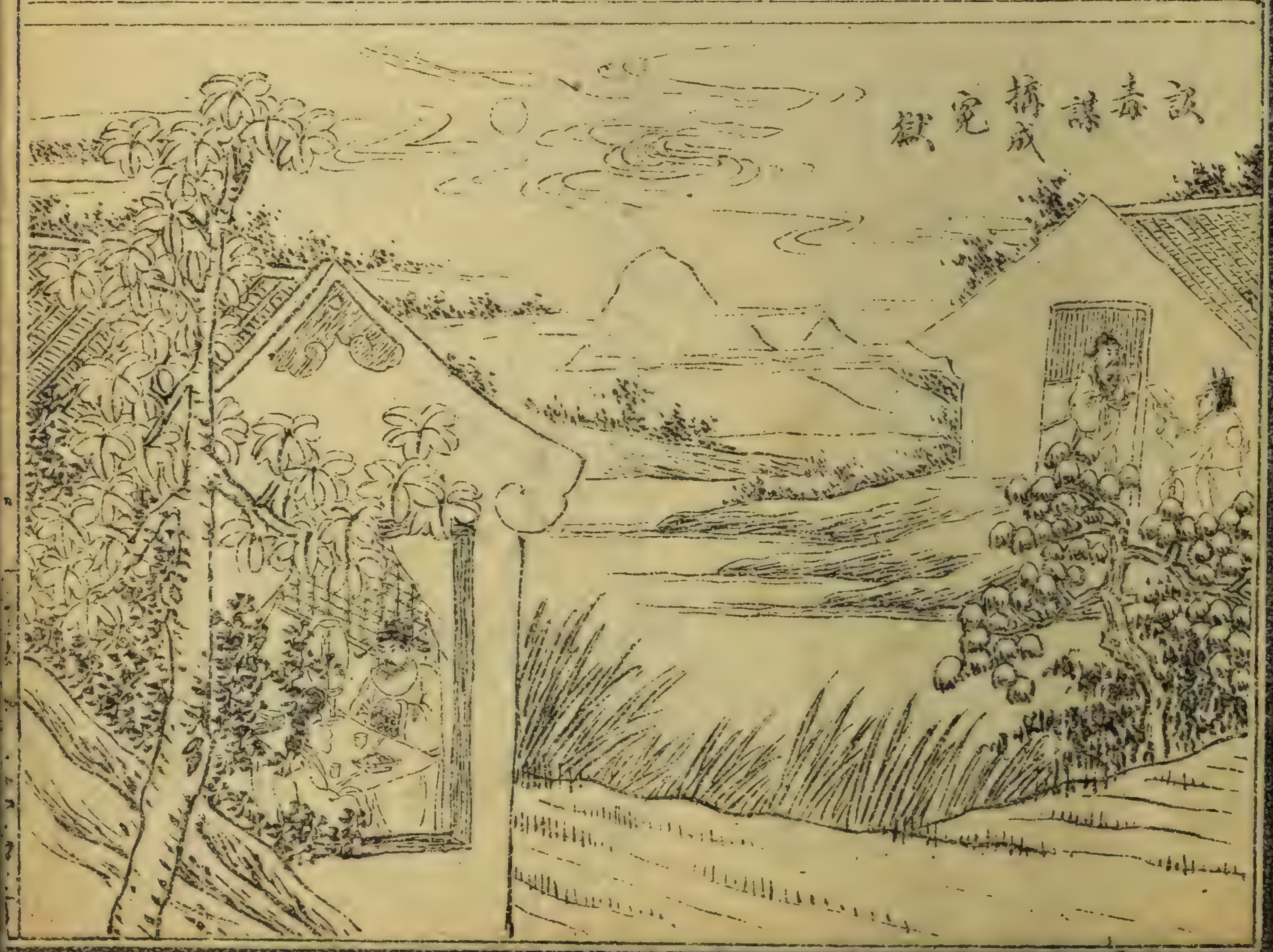

撤藩封僞主被紫


拒和諫留忠名


劉錡力捍順昌城


岳飛奏捷朱仙鎮


傳爲詔連促班師


設毒謀搆成冤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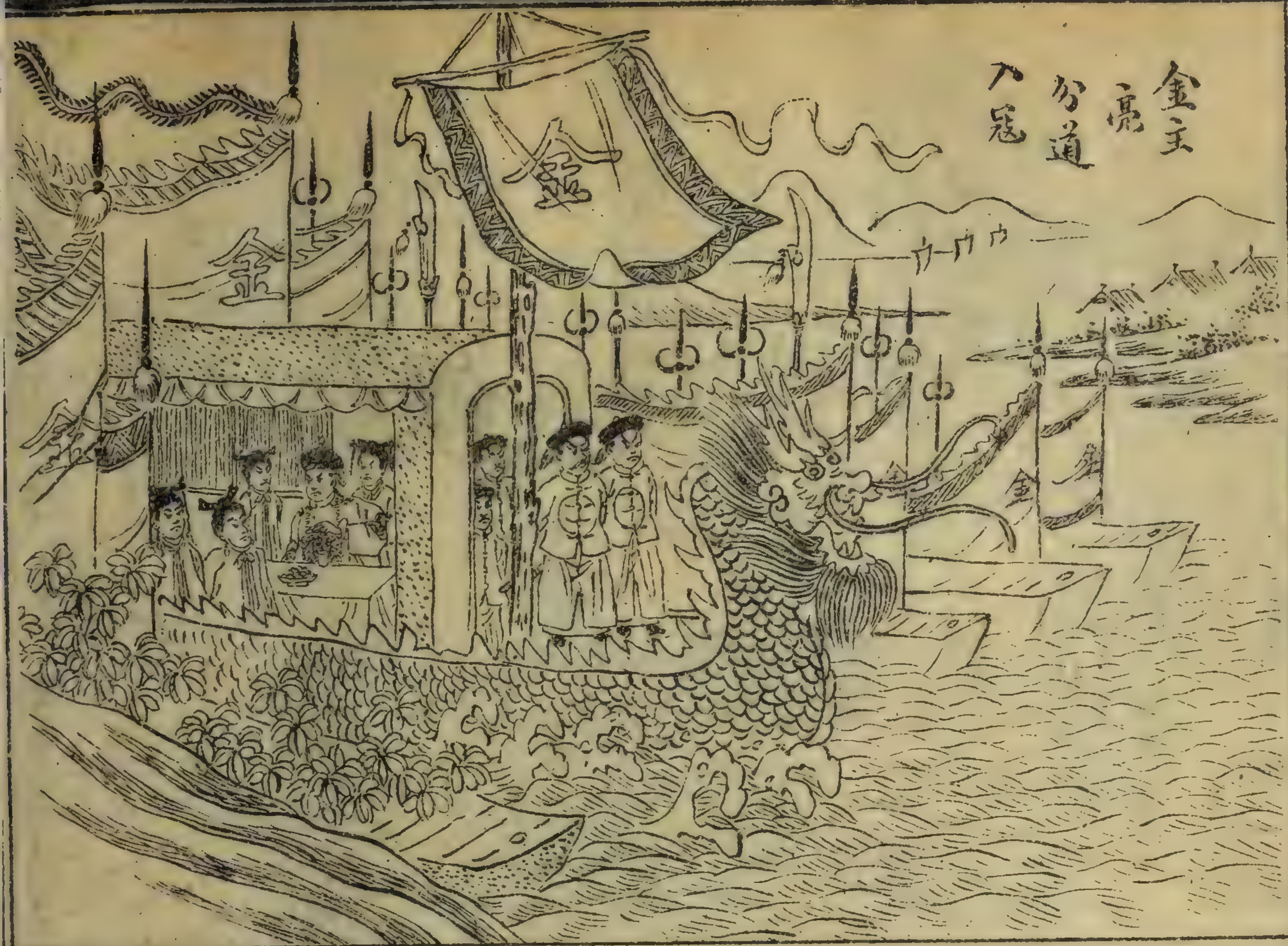


上海會文堂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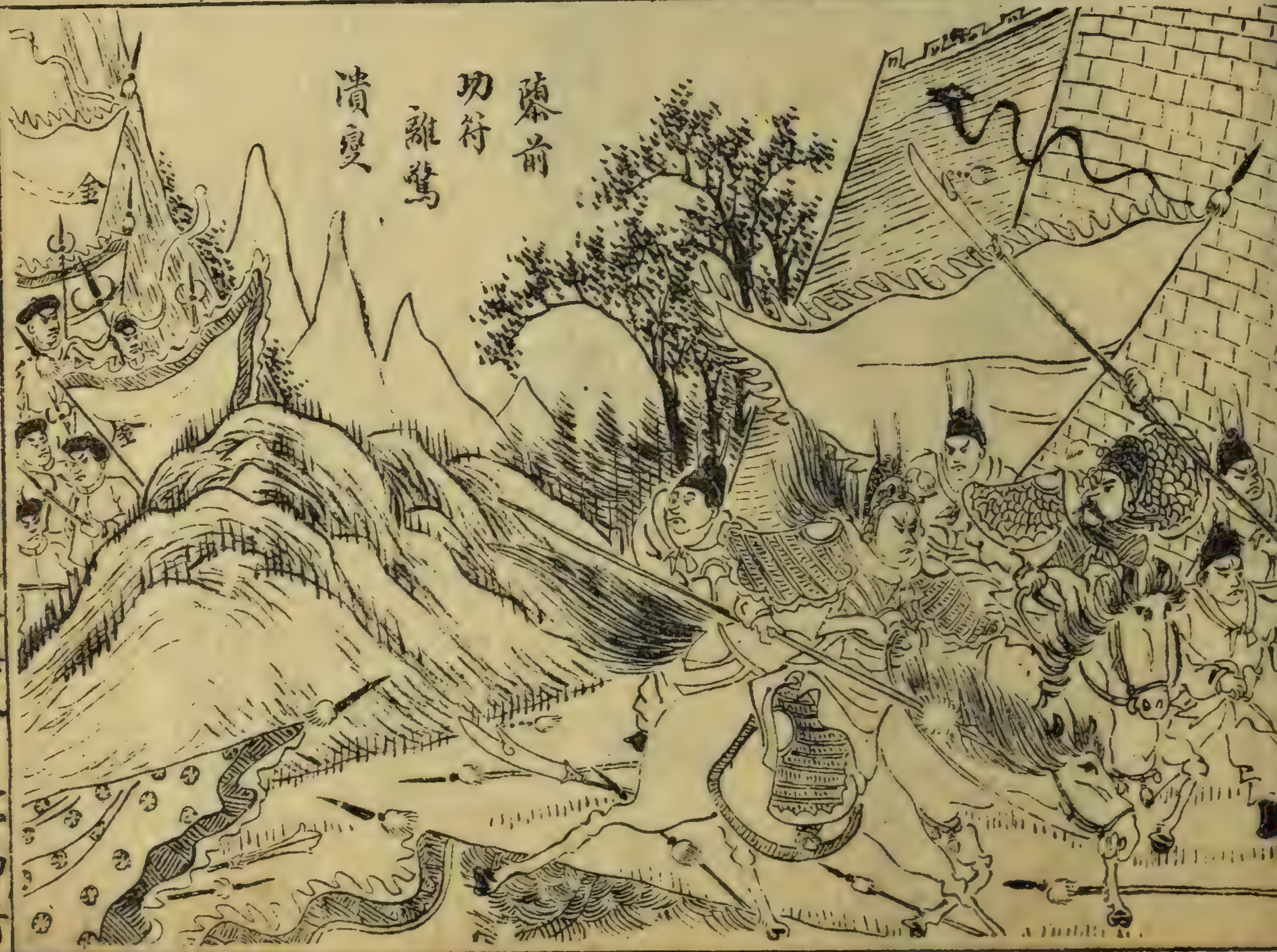


上海會文堂印行


金主亮分道入寇
金
金


虞允文大破敵軍
金
金





上海會文堂印行


慶守偪奸臣通獻


申和約使節還朝

第七十一回　入洞庭擒渠歸穴　返廬山奉櫬奔喪

卻說紹興五年，金主晟病歿，金人稱他為太宗，當由粘沒喝兀朮等，擁立金太祖孫合剌為主。（合剌一作蒲拉）合剌易名為亶，繼立後，卻也沒甚變動，偏宋廷諸大臣，以為金立新君，或肯許和，應遣使通問，藉覘情勢，惟中書舍人胡寅，極力諫阻，高宗下詔褒諭。會張浚奏稱國家遣使，係兵家機權，將來能闢地復土，終歸和好，未可遽絕，乃遣忠訓郎何蘚使金。胡寅見所言不從，遂乞外調，因出知邵州。（使臣非必不可通，但徒向虜廷乞和，殊屬無益。）時洞庭賊楊么，異常猖獗，張浚以洞庭據長江上游，楊么為亂，不急討平，恐滋蔓為害，乃自請視師江上。高宗准奏，命浚出視師，先至潭州，次至醴陵，沿途稽查獄囚，多係楊么部下的偵探，浚一一釋出，好言撫慰，各給文牘，令他還招諸砦，各犯驩呼而去，自是賊砦次第來降。惟楊么抗命如故。么本名太，係鼎州盜鍾相部黨，相嘗以左道惑眾，聚眾至數千人，自稱楚王，改元天載，嘗攻陷澧州，嗣被降盜孔彥舟所襲，把相擒住，并獲相子子昂，檻送行在，一律伏誅。獨楊太竟得漏網，收集散賊，盤踞龍陽，漸漸的鴟張起來。楚人向稱少年為么，因呼楊太為楊么。太自恃剽悍，亦即以么自號，立鍾相少子子儀為太子，令部眾臣事子儀，自己也算在子儀屬下，但僭稱大聖天王，一切兵權，掌在手中。他要做這

樣子儀。只好依他這樣。他要做那樣子儀也。只好依他那樣。因此洞庭湖中單曉得楊么。不曉得有鍾子儀。賁是楊么使刁看宮莫說是戀情故主高宗令都統制王𤩽會兵往討。𤩽本是個沒用人物。但遣忠銳軍統制崔增等進攻楊么。崔增等一去不回。後來接得軍報。纔知是全軍覆沒了。既而楊么乘着水漲。麾衆出來攻破鼎州社木寨。守將許荃戰死。王𤩽都束手無策。不得已奏達。敗仗高宗。既遣張浚視師。復封岳飛為武昌郡開國侯兼清遠軍節度使。代王𤩽招捕楊么。飛部下皆西北人。不慣水戰。至是奉命。即發。且下令軍中道。楊么據住洞庭湖。出沒水中。人家都說他利害。不便往勦。其實用兵討寇。何分水陸。但教將帥得人。陸戰勝。水戰亦勝。本使自有良法。破這水寇。諸將士不用擔憂。總叫依我號令。齊心併力。看楊么能逃我手麼。看得真拏得穩並非大言不慚大衆被轄有年。早知岳元帥智勇。自然惟命是從。飛先遣使招諭么黨。旋接來使還報。黃佐願降。飛喜道。佐係楊么謀主。得他來降。尚有何說。言畢。遂欲起身往撫。牛皐張憲等俱勸阻道。賊黨來降。恐有詭計。不可不防。飛笑道。古人有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欲破滅楊么。全在黃佐一人身上。難道真要用我陸師。攻他水寇麼。當下命前使導着。竟單騎出營。去見黃佐。馳至佐砦。令前使傳語道。岳制使來。幾似郭子儀單騎見虜黃佐問有若干人。去使道。只有岳制使一人。佐即召語部下道。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他對敵。萬無生理。所以我擬往降。今岳節使單

騎自來誠信可知汝善待我等我等開寨迎接便了部下都無異言遂開門迎見岳元帥執禮頗恭岳飛亦下馬慰勞且用手撫佐背道汝曉明順逆大義深足嘉尚此後誠能立功封侯也是易事佐不待說畢便道謝節使栽成隨即引飛至砦令部目一一進謁飛温言慰諭衆皆悅服飛復語佐道彼此俱中國臣民並非金虜可比我此來特宣示大義俾大衆革面洗心同衛王室勦除異族現擬遣汝至湖中代達我意可勸則勸偕彼同來視有才能定當保薦不可勸勞汝設法擒捕我回營後即當拜本上奏先請朝廷獎賞藉示鼓勵（恩威並濟何敵不克）佐不禁感泣誓以死報飛與佐握手為約當即返營立保佐為武義大夫遣人報知一面暫按兵不動靜待黃佐消息會值張浚至潭州參謀席益疑飛玩寇入語張浚請浚上疏劾飛浚搖首道岳侯忠孝兼全怎得妄劾汝疑他玩寇他何至若是兵有深機非常人所能預測呢席益被浚駁斥自覺懷慚因即退出隔了數天飛往見張浚述及戰事且云黃佐已襲破周倫砦把倫擊死并擒偽統制陳貴等人現已上表奏功擬遷佐為武功大夫了浚答道智勇如公何愁水寇（相知有素）飛又道前統制任士安不服王𤫊命令因此致敗如欲申明軍律不能不加罪士安浚點首示意飛又與浚密談數語浚益大喜飛即告別還至營中傳任士安入帳詰責罪狀加鞭三十并指士安道限汝三日便當平賊否則斬首不貸士安唯唯而出自率部下入

湖揚言岳家軍二十萬朝夕可至楊么素恃險固嘗大言道官軍從陸路來我可入湖從水路來我可登岸欲要破我除非飛來（隱伏言讖）因此並不在意部衆報岳軍進攻乃調撥水兵數艘出去迎敵湖中遇着士安不過數千兵士便一擁上前圍住士安戰船併力猛攻士安恐退後被誅也拚命死戰（士安亦知拚命無非懼岳忠勇否則不幾降寇耶）正酣鬬間東西兩面俱有岳家軍殺到賊舟大亂士安趁勢殺出與援兵會勦一陣擊沈賊舟好幾艘餘賊遁去岳軍與士安等回營報功飛聞捷即擬親搗賊巢忽接到張浚手書內言奉旨防秋即日入覲洞庭事暫且擱置俟來年再議飛覽畢忙馳見張浚開口便道都督且少留待飛八日決可破敵浚微哂道恐沒有這般容易哩飛袖出小圖指示張浚道這是黃佐獻來洞庭全勢及楊么平素守禦詳列無遺按圖進攻不出十日可掃盪賊巢了浚尚以水戰爲難飛答道王四廂（即王燮）用王師攻水寇所以難勝飛用水寇攻水寇自轉難爲易水戰我短彼長我以短攻長如何不難若因敵將用寇兵翦他手足離他腹心使他孤立無助然後用王師搗入一鼓可平八日內當俘諸酋獻諸帳下（胸有成竹）浚半晌纔道既如此我權留八日八日後恕不相待了飛應諾而出遂督兵赴鼎州可巧黃佐求見立即召入佐禀道現有楊欽願降佐特與俱來進謁節使飛喜道楊欽素稱驍悍今亦前來効順大事成了快去引他進來佐領命召入楊欽欽至案前下拜道欽慕

元帥威名久思拜謁只因族兄倡逆恐罪及同族未蒙相容所以不敢徑投今武功大夫黃佐盛稱元帥厚恩不追既往用特登門請罪還乞元帥寬恕岳飛親自下座將欽扶起道朝廷定例自首減等況汝能先自振拔不甘從逆理應赦免前愆本使還要特別保舉表薦汝爲武義大夫汝可再歸湖中招撫同儕按功加賞欽歡躍而去黃佐也即走了越兩日欽引余端劉詵等來降總道此次入見定邀獎敘那知行近寨前仰見岳飛面上已帶怒容真是摸不着頭腦沒奈何對他行禮詳禀招降情狀忽聞驚堂木一拍隨着厲聲道我叫你盡招諸酋你爲何止招兩三人便來見我顯見你是弄刁得很左右快拖他下去杖責五十（令人怪極）楊欽尚思分說已被帳下健卒七手八脚的牽了出去撳倒地下杖責了五十下欽連聲呼冤那裏面又傳出號令飭將士百人押欽出湖令他再往招撫欽暗思岳飛如此糊塗悔不該聽了黃佐前來投降今着將士押我返湖我當誘他深入殺他一個精光方洩我恨隨即與將士同行（已墮岳飛計中）時已天晚湖上一帶煙波浩淼暝色蒼茫更兼是仲夏天氣湖水爲暑氣所蒸尤覺得煙霧迷濛前後莫辨岳飛既遣將士百名押欽出湖復囑令牛皋王貴等率兵數千隨欽繼進欽不顧後面只管前進曲曲折折的導入深巢有一絕大水砦駐紮賊衆約數萬人便傳一口號當有巡賊前來迎接欽引將士百人正要入寨忽聽後面鼓角齊鳴戰船叢集不

由的嚇一大驚。回頭一望，見牛皋王貴等已從船頭躍上水寨，眼見得不能對敵，只好把胸中所有盤算，一齊抛向湖水中去，便招呼牛皋王貴一同入寨。牛皋王貴已受岳飛密囑，未敢造次，隨入即問欽道，寨內人士果盡降否，如欲不降，我等便當殺入了。欽無可奈何，乃大聲呼道，全寨兄弟們聽着，現岳元帥有數萬人來到此地，問你等願否歸降。願降大宋，請即迎謁，不願降，速即出戰。看官你想，寨衆全未預備，如何可以出敵，況岳軍來勢甚盛，若要與戰，有死無生，大家顧命要緊，樂得應了一聲，保全性命。牛皋王貴又令他全數投械，纔引兵入寨，一面遣報岳飛。飛遂航湖自至，見水寨正在君山脚下，甚得形勢，便登山四望，見湖右尚有賊舟，舟下有輪，鼓輪激水，行駛如飛，兩旁置有撞竿，所當輒碎。當下長嘆道，怪不得前此官軍常被撞沈呢。隨命軍士斬伐君山大木，穿成巨筏，塞諸港汊，又命用腐木亂草，乘上流浮下，擇水淺處，使兵士駕着小舟前行誘敵，且行且罵。賊衆聽着罵聲，爭來追趕，那誘敵兵卻徐徐駛去。賊舟鼓輪撐篙，費盡氣力，偏偏駛不上去，好像膠住一般。原來舟輪都被敗草壅住，并有腐木攔着，處處都是窒碍，所以不便行駛。不料官軍這方面，恰有大股戰船一齊殺到，連這位白袍銀鎧的岳元帥，也親自到來。賊衆未免喪膽，要想倒退，又是萬分為難，不得已奔至港中。及入港口，復連聲叫苦，見裏面都是巨筏塞住，筏上載着官軍，統躍上賊船，亂砍亂戳

港外又有官軍進來正是啞子吃黃連說不盡的苦楚說時遲那時快賊衆正在危急那楊么引兵來援港口的官軍又退去抵擋楊么港內賊舟總道有生路可望也逃出港口一到港外見兩下正殺得利害官軍各張着牛皮抵擋矢石且舉巨木橫撞把楊么的坐船都撞成好幾個窟窿俄聽得官軍大叫道逆渠楊么投水了俄又聽得官軍拍手道好好逆渠受擒了賊衆探頭遙望果然自己的大聖天王被一黑面將軍從水中擒出跳上岳元帥船中去了（從賊衆眼中敘出楊么被擒又是一種筆墨）賊衆愈覺慌忙繼復聽得官軍大呼降者免死這時候除了此法不能再活自然口稱願降岳飛派牛皐等收撫降衆自率張憲突入賊巢巢中尚有餘賊守着聞岳飛猝至羣驚爲神俱開了砦門挾着鍾子儀迎拜馬前飛親行諸砦示以忠義令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除將楊么梟首外餘皆赦免當遣部將黃誠攜楊么首至張浚處報捷浚得捷報屈指計算適合八日期限不禁驚嘆道岳侯眞是神算無人可及乃令黃誠追報請飛屯兵荆襄北圖中原自啟節由鄂岳二州轉入淮東至行在覲見高宗高宗召對便殿浚奏事畢復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經高宗褒獎數語命置座隅浚又薦李綱忠誠可以重任高宗乃命綱爲江西安撫制置大使綱自罷相落職至紹興二年曾起爲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荆湖江湘一帶流民潰卒不可勝數聞綱就宣撫任均附首帖耳不敢爲非綱日思規復中原

迭陳大計不下萬言徧撫臣與他反對竟說他空言無補且在任所不聞善狀因又將他罷職至是再命他安撫江西綱入覲高宗仍抱定規復宗旨面陳金齊兩冦屢擾淮泗非出奇無以制勝應速遣驍將自淮南進兵約岳飛為犄角東西夾擊方可成功高宗頗為嘉許綱告辭而去張浚因秋防緊要擬再視師江淮銳圖大舉當即入朝面請且力保韓世忠岳飛兩人可倚大事高宗又一一照准浚尚未出已得韓世忠軍報略言在淮陽殺退金兵惟城尚未下看官道這淮陽城是歸何國原來是屬劉豫管轄豫聚兵淮陽為南侵計世忠欲先發制人竟引兵渡淮直薄淮陽城下適值金兀朮來會劉豫世忠即督兵與戰金先鋒牙合孛堇（一譯作葉赫貝勒）恃勇前來由世忠部將呼延通與他搏鬭戰至數十合未分勝負兩人殺得性起各將兵械棄去徒手步戰終被呼延通扼吭擒住世忠乘勝掩擊金人敗去既而兀朮劉猊復引兵來援世忠向張浚求救待久不至世忠竟勒陣向敵且遣人馳語道錦衣驄馬兀立陣前便是韓相公汝等何人善戰便即過來一決雌雄（一身都是膽）既而果有兩敵將衝來世忠不待近身奮戈直出左右一揮兩敵將死了一雙餘兵怯退世忠乃奏報行闕高宗與張浚商議浚言且會師鎮江再作計較乃下詔令世忠還屯楚州及浚至鎮江諸將畢集浚派張俊屯盱眙韓世忠仍屯楚州劉光世屯合肥楊沂中為張俊後援岳飛屯襄陽令圖中原飛自戡定

洞庭還軍襄陽，每日枕戈待旦，以恢復中原為己任。自得張浚馳書獎勉，越發激昂鼓勵，銳圖恢復。未幾朝命又下，改授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兼宣撫副使，命置司襄陽，且往武昌調軍。飛即日部署，終朝畢事，越宿即趨往武昌。正在募兵集旅，忽接襄陽家報，姚太夫人病逝了。飛不禁變色，只叫了母親二字，便暈厥過去。左右忙將他掖住，齊聲號呼，好容易喚醒了他。但見他仰天大慟道：「上未能報國全忠，下未能事親盡孝，忠孝兩虧，如何為臣？如何為子？」左右竭力解勸，乃星夜奔喪，馳回襄陽。小子於岳飛履歷，第六十一回曾已畧敘，此處更宜補述一段故事。飛幼失怙，全賴母親姚氏飲食教誨，始得成人。飛年漸長，事母至孝，但經母命，無一敢違。母嘗以忠義勗飛，且把飛背上刺着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用醋墨塗在字上，令他永久不變。所以飛一生記着孝字以外，就是忠字。揭出忠孝，借古諷今。先是廬州解圍，飛得優敘，貤封母為太夫人。飛感朝廷恩遇，擬俟規復中原，辭官終養。廬州解圍事見前回。經此驟聞母喪，如何不痛？既至襄陽，將母屍棺殮，扶櫬至廬州守制，一面上報丁憂，且乞終喪。偏有詔令他墨經從戎，起復為京湖宣撫使。飛再四奏辭，未邀俞允，但責令移孝作忠，乃不得已仍就原職。朝廷又命他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諸路。飛因遣牛皋復鎮汝軍，楊再興復河南長水縣，自督軍攻克蔡州，又飭王貴、郝政、董先等復虢州及盧氏縣，獲糧十五萬石，降敵衆數萬。再進軍唐州，燬去劉

豫兵營於是慨然上表請進軍恢復中原小子有詩咏岳制使道

一生繫念只君親親歿惟存報主身願復國讎三上表如公纔不愧忠臣

未知高宗曾否准奏且看下回便知

岳武穆之忠孝備見本回而智勇亦寓於其間觀其入洞庭擒楊么預定期限不愆時日此非料敵如神因寇制寇烏能得此奇捷耶楊么謂除非飛來不意果有此飛將軍自天而下恃險者卒以險亡據險者不以險怯此可知世無不可平之巨寇視我之有以制寇否也岳母姚氏抱飛免厄事載宋史本傳而背涅盡忠報國四字見諸飛被誣對簿裂裳示驗之時史雖不詳為岳母所刺而稗史所載故老相傳當非無稽故本回亦錄及之及母喪守制屢詔起復不得已墨絰從事彼豈貪戀職位者比殆激於忠義之忱欲達恢復中原之本旨因有此權宜之舉耳張浚稱岳侯忠孝誠然

第七十二回　髯將軍敗敵揚威　愚參謀監軍遇害

卻說岳飛奏請進取中原詔飭從緩飛乃召王貴等引還鄂州張浚聞高宗未從飛奏心甚怏怏遂自淮上入覲面請駕幸建康獎厲三軍力圖恢復高宗意尚遲疑會聞劉豫復欲南寇浚申請益力趙鼎亦勸高宗進幸平江高宗與張趙二人商議啟蹕且欲

用秦檜為行營留守。檜被斥後。本有永不復用的榜示。偏高宗是個沒有主張的主子。今日說他是惡人。明日又說他是善人。想是貴人善忘的緣故因此罷檜逾年。又令他知溫州。尋復令知紹興府。檜性成姦詐。料知張趙為相。和議必不可成。不若虛與周旋。暫將議和二字擱起。換了一副假面目。對待張浚趙鼎。浚本贛直。遂以檜為可用。薦為醴泉觀使兼官侍讀。至是高宗又欲留檜守臨安。浚當然贊成。鼎未以為然。因經浚力保。也不便多口。遂以檜為行營留守。孟庾為副。並准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高宗乃啟行至平江。浚先往江上。探察偽齊消息。諜報劉豫令子麟姪猊。分道入寇。且有金人為助。浚丰胸纔道。我料金人未必肯來。金人助豫數次。屢致失敗。難道還欲相助麼。遂將此意入奏。嗣聞劉麟由壽春進犯合肥。劉猊由紫荊山出渦口。進犯定遠。還有反覆無常的孔彥舟。前已降宋。纔復降豫。也由光州進犯六安。張浚劉光世。俱張大敵勢。浚請益兵。光世欲退師。浚即貽書二將道。賊豫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朝廷養兵。正為今日。只宜進戰。不宜退保。書發後。又接到趙鼎手書。令楊沂中急援張俊。同保合肥。於是促沂中趨濠州。與俊合兵。且特給手書道。朝廷待統制甚厚。應及時立功。藉報知遇。這書發出。復接高宗手札。謂張俊劉光世。恐不足任。當令岳飛率兵東下。抵制逆豫。俊與光世等。軍不如命。他退守江濱。浚不禁憤歎道。這事怎可使得。趙丞相日侍帝側。難道亦不

加諫阻麼遂援筆寫了數語令文牘員裝着首尾即遣參謀呂祉馳奏看官道是何語由小子節敘如下

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淮南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久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於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

奏入又由廬州馳到軍報劉光世已退趨采石了浚頓足道光世這般畏怯如何對敵道言未絕正值呂祉馳回入報浚道上已有旨諸從公議如各將有不用命聽軍法從事浚大喜便命呂祉馳往光世軍傳達諭旨祉亟往采石截住光世且厲聲語道詔命已下如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覺股栗乃仍回廬州（遂節敘寫見得軍務倥傯非常危急於此可窺筆法）

劉猊進軍淮東為韓世忠所拒轉趨定遠劉麟從淮西架三浮橋接連渡軍進次濠州壽春交界張俊出兵抵禦相持未決劉猊自定遠趨宣化欲寇建康至越家坊適與楊沂中相遇正待整軍交鋒不意沂中已奮殺過來連迎戰都屬無暇猊料不可當忙麾軍退去改向合肥進發意欲與麟合兵集眾後進甫抵藕塘望見前面有官軍攔住大纛上書一楊字猊驚忿道莫非又是這廝將軍麼原來沂中擊退劉猊料知猊軍必趨

合肥。遂從間道進軍。趕過劉貌前面立營。待着。沂中多髯。貌因呼為髯將軍。當下劉貌據山列陣。命騎士挽弓注射。矢下如雨。沂中令統制吳錫率勁兵五千。先行突陣。自率大軍為後應。吳錫奉令登山。前隊多中箭倒退。錫怒馬突出。左持刀。右執盾。飛步上岡。部兵見主將前進。也不管死活。拚命隨上。貌眾不及攔阻。陣勢稍動。沂中縱軍四擊。并自麾精騎橫衝貌軍。且大呼道。賊破了。貌不覺駭顧。部下亦錯愕失色。頓時潰亂。可巧統制張宗顏亦奉到張浚檄文。自泗州來援合肥。正當貌眾背後。乘勢夾攻。貌眾大敗。被殺無算。貌奔至李家灣。又值張俊統兵殺來。貌嚇得魂膽飛揚。忙向前奪路。專想逃生。偏張俊不肯放他過去。指揮兵士。把他困住。貌左衝右突。不能脫身。虧得謀士李愕令貌卸甲棄盔。鑽入步兵隊裏。方免官軍注目。從刺斜裏溜出重圍。纔得走脫。貌與愕狂奔數里。四顧無人。方敢少憩。事後愈覺悽惶。不由的痛哭起來。且用首觸愕道。不意此次用兵。遇着一個髯將軍。真正驍氣。害得我全軍覆沒。真好苦呢。愕問是何人。貌帶哭帶語道。聞官軍稱他為楊殿前。大約是楊沂中哩。他真是利害。銳不可當。愕也自覺沒顏。只好勸慰數語。貌纔止哭。俄見有敗軍數十人。騎馬逃來。已是盔甲不全。狼狽得很。喘息片刻。方語貌道。此處非休息的地方。恐追兵又要到來了。貌慌忙起立。向騎兵中牽得一馬。揚鞭逃去。愕亦借馬走脫。騎卒無馬可乘。不免落後。嗣經楊沂中追到大

上海會文堂印行

聲呼叱遂援械請降沂中復赶了一程不見劉猊始收軍退回為這一殺把猊衆殺死了好幾萬收降了好幾萬偽齊大為奪氣劉麟聞猊初敗已退軍數十里不敢與張俊相持所以俊得轉攻劉猊至是聞猊衆盡沒越覺喪膽因即回去孔彥舟也撤光州圍引衆亟還是時金兀朮亦屯兵黎陽作壁上觀未嘗進援看官道是何故先是劉豫發兵南侵曾向金乞師金主亶召羣臣會議太宗長子蒲盧虎道（蒲盧虎一作博郭勒）先帝前日立豫無非欲藉作屏藩使為宋害今豫進不能取退不能守兵連禍結無日休息若屢從豫請得一勝仗惟豫收利不幸致敗我且受弊況前年因豫出師已遭挫損難道尚可許他麼金主亶因不肯發兵但遣兀朮駐兵黎陽坐觀成敗至麟猊等敗還且遣使詰責說他無能至是劉豫進退兩難漸失金人懽心了張浚因劉豫各兵俱已敗退請乘勢攻河南且乞車駕速幸建康偏趙鼎謂不如回蹕臨安看官試想高宗果欲圖恢復理應北進不應南退鼎亦南宋名相與浚協力圖功為何浚請高宗幸建康鼎反請回臨安呢這其間也有一段隱情自浚視師江上嘗遣參謀呂祉奏事祉與鼎言即極力誇張鼎不免沮抑及返報浚時每言鼎有意牽掣浚信以為真將所有憤懣形諸奏牘高宗嘗語鼎道他日張浚與鼎不和必出自呂祉一人卿不可不防鼎答道臣與浚本如兄弟毫無嫌怨今既由呂祉離間致啟浚嫌不若留浚專政俾得盡展才具臣願告退

高宗道。侯浚歸再議。浚與鼎俱抱公忠既知由呂祉啟嫌鼎何勿推誠相與為高宗計亦應剴切下諭調和兩相乃鼎告退高宗即有再議之言君臣兩失之矣既而浚至平江。面請高宗進趨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請罷免軍政。時鼎亦在旁。奏言光世累代為將。無端罷免。恐將士離心。反滋不安。浚奮然道。朝廷方日圖恢復。尚可令驕帥逍遙自由。往返應現。應嚴申賞罰。振作士氣。庶可入攻河南。討平逆豫。鼎又答辯道。河南非不可取。但得取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麼。平豫尚易。敵金實難。趙鼎兩番奏辯俱屬未當彼因與浚有嫌故如是云云浚復作色道。逆豫不平。是多一重寇敵。且株守東南。金虜亦未必不來。試思近年以來。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成效已經卓著。尚可退然自沮麼。高宗顧浚道。卿言甚是。朕當從卿。浚乃趨退。鼎遂力求解職。因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越年。為紹興七年。詔命陳與義參知政事。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張浚復欲視師。不告與求。既得旨。與求歎息道。這是軍國大事。我不得與聞。如何備位。乃乞請辭官。高宗不許。未幾病歿。與求遇事敢言。朝右頗倚以為重。病歿後。上下咸哀。越數日。忠訓郎何蘚自金歸來。報稱道君皇帝及鄭太后相繼告崩。高宗不禁大慟。道。隆祐太后愛朕如己出。不幸前已崩逝。就高宗口中補敘隆祐之崩亦一銷納筆法所望太上帝后得迎奉還朝。藉盡人子孝思。那知復崩逝異域。抱痛何如。遂命持服守制。百官七上表。請以日易月。知嚴州胡寅獨請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高宗因欲行三年之喪。會張浚奏言。天子孝思

與士庶不同當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不在縞素虛文今梓宮未還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方為真盡孝道高宗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衆請宮中仍服喪三年看官聽着隆祐太后孟氏崩逝在紹興元年四月間享年五十九喪祭用母后臨朝禮所以追上尊謚也用四字稱為昭慈獻烈皇太后後來復改獻烈為聖獻至道君皇帝去世實在紹興五年四月鄭太后去世距道君只隔數月年五十二兩人俱死於五國城高宗服孟后喪是臨時即服的服生父嫡母喪直待何蘚南歸纔得聞知因此距喪期已隔二年當下追尊太上皇道君尊號曰徽宗鄭太后尊謚曰顯肅惟高宗生母韋賢妃也從徽宗北徙建炎初年曾遙尊為宣和皇后至是因鄭太后已歿又遙尊為皇太后（本文連類併敘故於先後夾寫中仍標清年限）高宗且諭左右道宣和太后春秋已高朕日夜記念不遑安處屢欲屈己講和以便迎養怎奈金人不許令朕無法可施今上皇太后梓宮未歸不得不遣使奉迎如金人肯歸我梓宮并宣和太后等朕亦何妨少屈呢言已遂召王倫入朝命為奉迎梓宮使且語倫道現在金邦執政聞由撻懶等專權卿可轉告撻懶還我梓宮歸我母后當不惜屈己修和且河南一帶與其付諸劉豫不若仍舊還我卿其善言毋廢朕命倫唯唯而出即日北去張浚聞高宗又欲議和即入見高宗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北嚮復讎高宗默然不答浚退朝後復上疏

道。

陛下恩慕兩宮。憂勞百姓。臣之至愚。獲遭任用。臣每感慨自期。誓殲敵讎。十年之間。親養闕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顧。其意亦欲遂陛下孝養之心。拯生民於塗炭。昊天不弔。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念昔陝蜀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於北。刷此至恥。惟爾是屬。而臣終隳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黜。以正臣罪。臣不勝惶恐待命之至。

這疏上呈。高宗乃下詔慰留。浚再疏待罪。高宗仍不許。浚乃請乘輿發平江。至建康。隨行奏對。始終不離國恥二字。高宗亦嘗改容流涕。既至建康。申奏劉光世沈湎酒色。不恤國事。乃下詔罷光世為萬壽觀使。令部兵改隸都督府。浚命參謀呂祉赴廬州節制劉軍。樞密副使張守諫浚道。光世既罷。軍士未免缺望。必得一聞望素高。足以制服輿情。方可遣往。呂祉恐不可用呢。浚不以為然。會飛自鄂入覲。高宗從容問道。卿得良馬否。飛答道。臣本有二馬。材足致遠。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馬。日行只百里。已力竭汗喘。實屬駑鈍無用。可見良材是不易得哩。高宗稱善。面授太尉。繼除宣撫使。命王德酈瓊兩軍受飛節制。且諭德瓊道。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又手疏論規復大略。最關緊要的數語。節錄如下。

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即粘沒喝）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日月，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判將。判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弃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

高宗覽奏，使批答道：卿能如此，朕復何憂，一切進止，朕不遥制。繼復召飛至寢閤，殷勤面諭道：中興事一以委卿。飛感謝而出，擬圖大舉。偏秦檜暗中忌飛，多方譏間，張浚又欲令王德酈瓊兩人往撫淮西，節制前時劉光世部軍，高宗自覺為難，只得令飛詣都督府議事。（於此可見高宗之庸）飛奉命見浚，浚與語道：王德為淮西軍所服，浚欲任他為都統，再命呂祉以督府參謀助德管轄，太尉以為何如？飛應聲道：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德出瓊上，定致相爭，呂參謀未習軍旅，恐不足服眾。浚又道：張俊何如？飛復道：張宣撫係飛舊帥，飛本不敢多口，但為國家計，恐張宣撫暴急寡謀，尤為瓊所不服。浚面色少變，徐徐答道：楊沂中當高出兩人。飛又道：沂中雖勇，與王德相等，亦怎能控馭此軍？浚不禁冷笑道：我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正色道：都督以正道問飛，不敢不直陳所見，飛何嘗欲得此軍哩。浚終心存芥蒂，面上露着慢色，飛立刻辭出，即日上章告假，乞終喪服，令張憲暫攝軍事，自己竟步歸廬山，至母墓旁築廬守制去了。（浚固不能無私，飛亦未免負氣）浚聞飛去

恨上加恨，竟命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制岳軍。一面令王德為淮西都統，酈瓊為副，呂祉為淮西軍統制。王德等甫至任所，酈瓊即與德齟齬，呂祉不能調和，便即還朝。德與瓊各自列狀，交訴都督府及御史臺。浚無可奈何，召德還建康，命祉復赴廬州，別命楊沂中為淮西置制使，劉錡為副，就廬州駐紮。祉先至廬州，瓊又向祉訟德。祉語瓊道：「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大過且不計較，況小小嫌疑呢？祉當為諸公力辨，保無他虞。」瓊聞言感泣，軍事少定。祉見軍心已靖，恰密請罷瓊等兵權。奏疏方發，偏有書吏漏口語瓊，瓊即令人遮祉所遣郵置，得祉奏摺，果如書吏所言，遂大加忿恨。會聞朝廷已命楊沂中為制置使，且召己赴行在，又覺驚懼交乘，左思右想，只有謀叛一法。越宿諸將謁祉，瓊亦在列，亟從袖中取出呂祉奏牘，示中軍統制張璟道：「諸軍官有何罪狀？瓊亦自想無他，呂統制乃無端誣人，奏白朝廷，令人不解。」祉聞聲欲走，被瓊搶上數步，將祉握住兩手，且喝令左右縛祉。張璟看不過去，曰：「凡事總可妥商，奈何擅執命官？」瓊厲聲道：「朝廷如此糊塗，我還要在此何為？汝等欲死中求生，快隨我投劉豫去。」璟叱道：「你降劉豫，便是叛賊。」統制劉永衡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等大呼道：「叛臣賊子，人人得誅，我等應為國討賊。」言未畢，瓊已拔劍出鞘，指令軍士來殺張璟等人。張璟、劉永衡、喬仲福也拔劍奮鬬，畢竟寡不敵衆，鬬了片刻，三人相繼畢命。（不愧為忠）瓊遂率全軍四萬人挾

着呂祉北趨至淮。祉抗聲語瓊道：「劉豫逆賊，我豈可往見？」瓊衆牽祉前行，祉怒罵道：「叛奴！我死就死，不願北渡。」瓊尚不欲殺祉，祉又大聲諭衆道：「劉豫逆臣，何人不曉？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願隨酈瓊去麼？」衆頗感動，有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軍心，竟用刀刺殺呂祉，策馬先渡，竟投劉豫去了。祉死後，地上遺落括髮帛，有人拾得，歸至吳中，交付祉妻吳氏。吳氏向西慟哭一番，竟持帛自縊。小子有詩嘆道：

寧死江頭不渡淮，報君甘擲罪臣骸。
原心略迹應堪恕，難得閨魂亦與偕。

張浚聞呂祉被害，方悔不信岳飛，致有此變，乃引咎自劾。究竟高宗是否允准，待小子下回陳明。

將相和則士心附，此古今不易之至言。趙鼎、張浚為左右相，鼎居內，實握相權，浚居外，相而兼將者也。觀劉豫之分道入寇，而鼎、浚二人內外同心，因得奏績，此非將相二人和衷之效乎？厥後以呂祉之讒間，即至成隙，鼎固失之，而浚亦未為得也。高宗因父母之喪，復欲議和，浚請舉哀北嚮，誓報國讎，其志可嘉。劉光世軍無紀律，過敵不前，罷之亦非過甚，惟必欲重用呂祉，及擢王德統淮西軍，良言不用，反且遷怒，何其昧於知人，愚而自用若此。酈瓊謀叛，呂祉遇害，祉雖不失為忠，然激變之咎，祉實階之，而浚亦與有過焉。要之私心一起，無事可成，鼎與浚為宋良

臣猶蹈此失此宋之所以終南也

第七十三回　撤藩封偽主被縶　拒和議忠諫留名

却說張浚因酈瓊叛逆引咎自劾力求去職高宗問道卿去後秦檜可否繼任浚答道臣前日嘗以檜爲才近與共事方知檜實闇昧高宗道既如此不若再任趙鼎浚叩首道陛下明鑒可謂得人及浚退朝即下詔命趙鼎爲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罷浚爲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且撤除都督府惟秦檜本望入相偏經張浚奏沮如何不憾遂嗾使言官交章論浚高宗又爲所惑擬加竄謫會趙鼎乞降詔安撫淮西高宗道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己詔鼎即對道浚母已老且浚有勤王功高宗不待說完便艴然道功罪自不相掩朕惟知有功當賞有罪當罰罷了（恐未能如此）至鼎退後竟由内旨批出謫浚嶺南鼎持批不下並約同僚奏觧翌晨入朝即爲浚辨白高宗怒尚未息鼎頓首道浚罪不過失策天下無論何人所有計慮總想萬全若一挫失便置諸死地他人將視爲畏途即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此事關係大局並非臣獨私浚呢（浚薦鼎鼎亦救浚兩人不念夙嫌可謂觀過知仁）張守亦代爲乞免乃只降浚爲秘書少監分司西京居住永州李綱再上疏營救不復見答惟浚既去位高宗復念及岳飛促召還職飛力辭不許乃趨朝待罪高宗慰諭有加命飛出駐江州爲淮浙援飛抵任想了一條反間計使金人廢去

劉豫然後上疏請復中原看官欲知飛策待小子詳細敘明從前金立劉豫係由撻懶運動粘沒喝因得成事粘沒喝嘗駐守雲中及金主亶立召入為相高慶裔亦隨他入朝得為尚書左丞相獨蒲盧虎與二人未協屢欲加害高慶裔窺透隱情勸粘沒喝乘機篡立兼除蒲盧虎粘沒喝憚不敢發既而高慶裔犯貪贓罪被逮下獄粘沒喝乞免高為庶人貸他一死金主不許及高臨刑粘沒喝親至法場與他訣別高慶裔哭道公若早聽我言豈有今日粘沒喝亦相對嗚咽轉瞬間高已梟首粘沒喝泣歸金主又將粘沒喝黨羽加罪數人粘沒喝恚悶得很遂絕食縱飲而死（既有今日何不當初寬宋一綫）劉豫失一外援並因藕塘敗後為金人所厭棄金人已有廢豫的意思岳飛探得消息正想設法除豫湊巧獲得金諜飛強指為齊使佯叱道汝主曾有書約我誘殺金邦四太子奈何到今未見施行今貸汝死為我致書汝主不得再延金使顧着性命樂得將錯便錯答應下去飛遂付與蠟書令還報劉豫且戒他勿洩（裝得像）金諜得了此書忙馳報兀朮兀朮覽書大驚又急返白金主適劉豫遣使至金請立麟為太子並乞師南侵金主因與兀朮定謀偽稱濟師長驅到汴將抵城下先遣人召劉麟議事麟至軍兀朮即指揮騎士將麟擒住隨即率輕騎馳入汴城豫尚率兵習射講武殿兀朮已突入東華門下馬呼豫豫出殿相見被兀朮扯至宣德門喝令左右將他擁出囚住金明池翌日集百官

宣詔廢豫改置行臺尚書省命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胡沙虎為汴京留守李儔為副諸軍悉令歸農聽宮人出嫁且縱鐵騎數千圍住偽宮抄掠一空撻懶亦率兵繼至豫向撻懶乞哀撻懶責豫道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燃頂煉臂號泣盈途今汝被廢並無一人垂憐汝試自想可為汴京的主子麼豫無詞可對只俯首涕泣罷了（福已享盡勢已行盡）兀朮遂逼劉豫家屬從居臨潢岳飛聞金已中計即約韓世忠同時上疏請乘機北征那知高宗此時已受着秦檜的蒙蔽壹意主和還想甚麼北伐可巧王倫自金歸南入報高宗謂金人許還梓宮及韋太后且許歸河南地高宗大喜道若金人能從朕所求此外均無容計較哩（已甘心臣虜了）越五日復遣倫至金奉迎梓宮一面議還都臨安張守上言道建康為六朝舊都氣象雄偉可以北控中原況有長江天塹足以捍禦強虜陛下席未及煖又擬南幸百司六軍不免勤動民力國用共滋煩擾不如就此少安足繫中原民望等語看官你想秦檜得志高宗着迷那裏還肯聽信忠言當下自建康啟蹕還都臨安首相趙鼎也受秦檜籠絡謂檜可大任薦為右相張守見朝局愈非力求去職竟出知婺州秦檜居然得任尚書右僕射兼樞密院使吏部侍郎晏敦復道姦人入相恢復無望了朝士尚謂敦復失言不料檜一入相竟將和議二字老老實實的擡了出來趙鼎初時曾說秦檜姦邪後來檜入樞密惟鼎言是從鼎遂深信不疑極力舉薦檜既

與鼎並肩遂改了面目與鼎齟齬既而王倫偕金使南來高宗命吏部侍郎魏矼館待
金使矼見秦檜極言敵情狡獪不宜輕信檜語道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冷笑道但
恐敵不以誠待相公奈何檜恨他切直竟改命吳表臣為館伴導金使至臨安入見高
宗備述金願修好歸還河南陝西高宗大悅慰勞甚殷及金使已退召諭羣臣道先帝
梓宮果有還期稍遲尚屬不妨惟母后春秋已高朕急欲迎歸所以不憚屈己期得速
和廷臣多以和議為非高宗不覺動怒趙鼎進奏道陛下與金人所謂君父之讎不共
戴天今欲屈己講和無非為梓宮及母后起見惟羣臣憤懣情詞亦由愛君所致不可
為罪陛下如將此意明諭自可少息衆議了高宗乃從鼎言剴切下諭廷臣纔無異詞
但鼎意是不願王倫參知政事劉大中亦與鼎同意秦檜欲排劑二人特薦蕭振為侍
御史令劾大中高宗竟將大中免職鼎語同僚道振意並不在大中但借大中開手呢
振聞鼎言亦語人道趙丞相可謂知幾不待論劾便自審去就豈非一智士麼未幾殿
中侍御史張戒彈劾給事中勾濤濤上疏自辨內言張戒劾臣由趙鼎主使且詆鼎內
結臺諫外連諸將意不可測鼎遂引疾求罷高宗竟從所請命為忠武軍節度使出知
紹興檜率僚屬餞行鼎不與為禮一揖而去檜益憾鼎極力反鼎所為決計主和（其實尚不止此無非受撻懶囑托耳）每當入朝羣臣皆退檜獨留對嘗言臣僚首鼠兩端不足與議若陛下果

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羣臣預聞。高宗便道。朕獨委卿。何如。檜復道。臣恐不便。望陛下三思。越三日。檜復留身奏對。高宗仍主前說。檜答言如故。又三日。檜再留身奏對。高宗始終不變。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要結主心一至於此）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獻策語檜道。相公為天下大計。偏中外不察。異議朋興。為相公計。何不擇人為臺諫。令盡擊去異黨。那時衆論一致。和議自可就緒了。檜大喜。即保薦如淵為中丞。遇有異議。立上彈章。又引孫近參知政事。近一一承檜意旨。差不多與孝子順孫一般。會金主遣張通古蕭哲為江南招諭使。許歸河南陝西地。與倫偕來。既至泗州。傳語州縣。須出城拜謁。知平江府向子諲不肯出拜。且奏言不應議和。竟乞致仕。及通古至臨安。提出要求。須由高宗待以客禮。方宣布國書。檜疑國書中有冊封語。勸高宗屈己聽受。高宗道。朕嗣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初意原有一隙之明）檜亦語塞。嗣由勾龍如淵想了一法。擬與金使婉商。將金書納入禁中。免得宣布。給事中樓炤復舉古人諒陰三年事。推奉檜攝行冢宰。詣館受封。檜依計而行。通古尚欲百官備禮。檜乃使省吏朝服至館。引金使納書禁中。方模糢糊糊的混了過去。（掩耳盜鈴）檜又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草答國書。體制與藩屬相似。開不肯起草。檜婉語道。主上虛執政待君。君儘可擬草。開答道。開只知有義。不知有利。敢問我朝對待金人。果用何禮。檜語道。如高麗待遇本朝。開正色道。主上以盛德

當大位公應强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忍恥若此（真是無恥）檜勃然怒道聖意已定還有何言公自取盛名而去檜但欲息境安民他非所計閑始終不肯草詔自請罷職且與同僚張燾晏敦復魏矼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珵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珪馮時中許忻趙雍等聯名具疏極言不可和又有樞密院編修胡銓且請斬王倫秦檜孫近等語尤激烈時人稱為名言連金人都出千金買稿真是南宋史上一篇大文章曾記疏中有云

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致慮捽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鑑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

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謂痛哭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稱臣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倘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為石晉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不敢可否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

發問而近不荅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而求活耶冒死瀆陳伏維垂鑒

看官你想秦檜看到此奏能不觸目驚心倍增忿恨當下劾銓狂妄兇悖鼓衆刼持應置重典高宗下詔除銓名編管昭州給舍臺諫多上章救解檜亦為公論所迫乃改銓監廣州鹽倉宜興進士吳師古鋟行銓疏為檜所聞坐流袁州曾開也因是罷官統制王庶言金不可和迭上七疏且面陳六次嗣因與檜辯論笑語檜道公不記東都抗節力存趙宗時麽檜且怒且慚庶因累疏求去遂罷為資政殿大學士出知潭州李綱在福州張浚在永州先後上疏請拒絕和議均不見報時岳飛已奉詔還鄂上言金人不足信和議不足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譏後世這語是明明指斥秦檜檜當然引為恨事未幾為紹興九年正月和議已成布詔大赦赦文到鄂飛又上疏力諫中有願筴全勝收地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稱藩云云檜益加憤恨遂與飛成讎隙（為檜詔赦飛伏筆）高宗進飛開府儀同三司飛固辭至獎勉再三方纔受命史館

校勘范如珪因金人已歸河南地疏請速派謁陵使上慰祖靈高宗乃遣判大宗正事士㒟（宗正一職屬諸皇室故不書趙姓）及兵部侍郎張燾赴河南修奉陵寢秦檜以如珪不先白己將他罷免命王倫為東京留守周聿為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為三京宣諭使倫至汴金人歸河南陝西地由倫接收庭實至西京見先朝陵寢皆被發掘哲宗陵且至暴露（北宋之亡禍啟哲宗宜其暴露）庭實解衣覆蓋還白高宗檜亦因此嫉庭實另派路允迪為南京留守孟庾為東京留守李利用權留守西京權吏部尚書晏敦復與檜反對檜以利祿為餌敦復道性同薑桂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檜竟入白高宗將他出知衢州會岳飛因士㒟謁陵路過鄂州請自率輕騎隨從灑掃檜料飛有他謀請旨駁斥士㒟出蔡潁河南百姓夾道懽迎且喜且泣道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為宋民士㒟沿途慰諭既至柏城披歷榛莽隨宜葺治遂向諸陵一一祭謁禮畢乃還張燾亦隨返入朝覆命燾面奏道金人入寇禍及山陵就使他日滅金尚未足雪此讎恥願陛下勿恃和議遂忘國讎高宗問諸陵寢有無損動燾叩首不答但言萬世不可忘此讎（不言甚於明言）高宗默然秦檜又恨他激直出燾知成都府既而吳玠卒於蜀李綱卒於福州皆追贈少師玠疾亟時任四川宣撫使扶拜受命未幾去世蜀人因保土有功立祠祭享綱忠義凜然名聞遐邇每有宋使至金金人必問他安否終以讒間見疏賚恨以終著有文章歌詩及奏議百餘卷無

非光明磊落慷慨激昂高宗亦嘗稱他有大臣風度但罷相以後終未聞召置殿庭這真所謂見賢而不能舉呢一言斷盡金人既歸還三京要索日甚議久未決乃再遣王倫如金議事權刑部侍郎陳橐又疏駁和議致遭罷斥秦檜方得君專政意氣揚揚但望梓宮太后歸還便算大功告成可以受封拜爵誰料一聲霹靂驚動姦魂那位和事老王倫竟被金人拏住只遣副使藍公佐回來正是

奸相主和甘賣國　强鄰變計又生讒

欲知王倫被執情由俟至下回再表

金立劉豫非有愛於豫也借豫以制南宋耳豫每寇宋卒皆敗北金知其不可恃乃從而廢之假使從岳飛韓世忠之謀乘間以搗中原收復汴都何難之有高宗不信忠言反從賊檜甚至詔諭使自北而南盈廷皆議拒絕獨檜勸高宗屈己聽受此可忍孰不可忍乎胡銓一疏直足怵姦賊之膽雖未邀聽信反遭貶謫而正氣自昭於天壤南宋之不即亡賴有此人亦賴有此疏讀此可以起懦而警頑令人浮一大白

第七十四回　劉錡力捍順昌城　岳飛奏捷朱仙鎮

卻說王倫赴金議事正值金蒲盧虎等謀反的時期蒲盧虎自以太宗長子跋扈日甚

遂與撻懶密謀篡弒，不幸事泄，蒲盧虎伏誅。撻懶以位處尊親，更立有大功，特置不問，命為行臺左丞相，杜充為行臺右丞相。撻懶奮然道：「我是開國功臣，奈何使與降臣為伍？」遂復謀反。先是與宋議和，許割河南、陝西地，多出撻懶、蒲盧虎主張，至是金主亶疑他陰結宋朝，故有此議，遂命捕誅撻懶。撻懶南走，為追兵所及，將他殺死。於是并執住王倫，令宣勘官耶律紹文審問私通情弊。倫答言無有。紹文復問及來意，倫答道：「前貴使蕭哲，曾以國書南來，許歸梓宮及河南地，天下皆知，倫特來通好申議，有甚麼別情？」紹文道：「你但知有元帥，尚知有上國麼？」遂將倫拘住河間，但遣副使藍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時高宗皇后邢氏，亦病歿五國城，金人亦秘不使聞。藍公佐返報高宗，高宗用秦檜言，再擢檜黨莫將為工部侍郎，充迎護梓宮及奉迎兩宮使。莫將方行，那知金兀朮、撒離喝，已分道入寇。兀朮自黎陽趨河南，勢如破竹，連陷各州縣。東京留守孟庾、南京留守路允迪，不戰即降。權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遁回，河南復為金有。撒離喝自河中趨陝西，入同州，降永興軍，陝西州縣，亦相繼淪陷。金兵遂進據鳳翔，警耗迭傳，遠近大震。宋廷方遣胡世將為四川宣撫使，世將至河池，聞金人已入鳳翔，忙召諸將會議。吳璘、孫偓、楊政、田晟等，相繼到會。偓言河池不可守，政與晟亦請退守險要。璘厲聲道：「懦語沮軍，罪當斬首，璘願誓死破敵。」（吳氏兄弟，迥異尋常。）世將起座，指帳下道：「世將亦願

誓死守此（好世將）遂遣諸將分守渭南尋接朝廷詔命飭世將移屯蜀口以璘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璘既得節制全權即令統制姚仲等進兵至石壁砦與金兵相遇仲麾旗猛進將士都冒死直前立將金兵擊退撒離喝復使鶻眼郎君率精騎三千從間道趨入來擊璘軍璘早令統制李師顏在途候着見鶻眼郎君到來突然殺出鶻眼郎君猝不及防竟被師顏軍衝入隊中分作數橛眼見得不能取勝只好且戰且逃拋下許多兵杖一溜烟的走了撒離喝連接敗報頓時大怒自督兵至百通坊與姚仲等戰了一仗又是不利只好退回金人先在扶風築城設兵駐守復被璘軍攻入擒住三將及隊目百餘人撒離喝自此奪氣仍返鳳翔不敢越隴行軍了（了過陝西一方面）只有河南一方面金兀朮已據東京且派兵南下適劉錡奉命為東京副留守行至渦口方會食忽西北角上刮到一陣暴風把坐帳都吹了開去軍士皆驚錡從容道這風主有暴兵係賊寇將來的預兆我等快前去抵禦便了（不識天文者不可為將）遂下令兼程前進至順昌城下知府陳規出迎且言金兵將至錡即問道城中有糧食否規答言有米數萬斛錡喜道有米可食便足戰守遂偕規入城為守禦計檢點城中守備一無可恃諸部將相率怯懼多說應遷移老稚退保江南惟一將姓許名清綽號夜叉挺身出語道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攜老幼而來一旦退避欲棄父母妻孥情有不忍欲挈眷偕逃易為敵乘不

如努力一戰，尚可死中求生。錡大悅道：「我意亦是如此，敢言退者斬。」原來劉錡曾受爵太尉，部下多是王彥八字軍，因往守東京，所以俱攜帶家屬，連劉錡亦挈眷同行。錡既決計守城，遂命將原來的各舟，擊沉江底，示無去意。乃就寺中置居家屬，用薪積門，預戒守吏道：「脫有不利，即焚吾家屬，無污敵手。」於是軍士爭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劍，各踴躍奮呼道：「平時人欺我八字軍，看我此番殺賊哩。」（行軍全在作氣）錡取得偽齊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作為屏蔽，焚去城外民廬數千家，免為敵有。閱六日，整繕粗竣，便有敵騎馳至，錡預設伏兵，驟然突出，獲住騎士二人，當由劉錡訊問，一不肯答，為錡所殺，剩下一人，叫作阿黑，（一譯作阿哈）見同黨被殺，不敢不據實相告，但說韓將軍駐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看官道韓將軍為誰？便是金將韓常。錡即夜遣銳卒千人，往搗韓營，韓常倉猝拒戰，禁不住宋軍勇猛，黑夜裏月黑燈昏，自相攻擊，究竟枉枉的死了數百人，不得已退兵數里，那宋軍卻得着勝仗，全師自歸。韓常只好自認晦氣。（涉筆成趣）既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率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又出一個龍虎大王，未知是否前時龍虎大王之子）合兵薄城，錡部大闢城門，似迎接一般，烏祿等反不敢進城。猛聞城樓上一聲梆響，箭似飛蝗般射來，金兵多中箭落馬，漸漸退去，錡親督步兵，從城中殺出，可憐金兵落荒而逃，被錡軍殲至河邊，溺斃無數。錡回軍入城，休息二日，聞金兵又進駐東村，距城二十里，乃復遣

部將閻充募敢死士五百人乘夜襲敵可巧是夕天雨電光四閃閻充領壯士突入金營從電光影下見有辮髮兵立即殺斃金兵又駭退錡聞閻充獲勝又募百人往追每人各給一噭（同叫）如市中兒戲的叫子作為口號且囑他見電起擊電止匿百人受計而去金兵正被閻充擊卻退走十五里正思下寨驀聽得噭聲四起不由的慌亂起來那電光忽明忽滅電光一明便有刀光過來颼颼的好幾聲有幾個好頭顱被他斫去電光一滅刀光也沒有了頭顱也不動了金兵疑神疑鬼起初尚不敢妄動等到隊中兵士多做作無頭鬼忍不住奮起亂擊那知擊了一陣統是自家人相殺並沒有宋軍在內統將命各爇火炬偏是大風亂吹隨點隨熄俄頃噭聲又起飛刀復至害得金兵擾亂終宵神情恍惚自思站留不住再退至老婆灣錡軍百人一個兒也不少金兵部積屍盈野多向枉死城中叫冤去了（閻羅王恐也不管）兀朮在汴屢得敗報即率兵十萬來援錡又會諸將計議或云今已屢捷可全師南歸陳規道朝廷養兵十年正所以備緩急況已挫敵鋒軍聲少振就使寡不敵衆也當有進無退錡接入道府公是個文人尚誓死守況汝等本為將士呢試思敵營甚邇兀朮又來若我軍一動為敵所追反致前功盡廢金虜得侵軼兩淮震驚江浙我輩報國忠誠豈不是變成誤國大罪麼將士聞言方齊聲道惟太尉命於是軍心復固專待兀朮到來兀朮抵城下嚴責部將喪師大衆

俱答道南朝用兵非前日比元帥臨城自知利害兀朮不信適錡遣耿訓約戰兀朮怒道劉錡怎敢與我戰我視此城一靴尖便可趯倒呢（兀朮亦成驕帥）訓微哂道太尉不但請戰且謂四太子必不敢渡河願獻浮橋五座令貴軍南渡然後接戰兀朮獰笑道我豈畏劉錡麼你回去報知劉錡休得誤約耿訓自回錡即於夜間使人至潁置毒潁水上流及水濱草際戒軍士毋得飲水待至黎明竟就潁水上築五座浮橋令敵得渡時當盛夏天氣酷暑兀朮率兵渡潁人馬多渴免不得飲水食草人中毒輒病馬中毒輒死兀朮尚未知中計渡潁薄城列陣以待錡以逸待勞按兵不動至日已過午天氣少涼乃遣數百人出西門與敵對仗兀朮見錡兵甚少毫不在意但令前軍接戰錡軍統制趙樽韓直麾兵奮鬬身中數矢並不少卻兀朮再遣兵助陣把趙韓兩將圍住誰知城內發出一彪人馬從南門殺來口中並沒有呼喊聲但持巨斧亂斫將金兵衝作數截兀朮見不可當親督長勝軍前進什麼叫作長勝軍軍士皆着鐵甲戴鐵鍪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隨上可進不可退以示必死兀朮屢恃此得勝此次復用出故技來鬬錡軍錡早已預備即率長鎗手刀斧手兩大隊親自督戰長鎗手在前亂挑金兵所戴的鐵鍪刀斧手繼進用大斧猛劈不是截臂就是碎首兀朮復縱出鐵騎分左右翼號為拐子馬前來抵敵錡仍命長鎗大斧驅殺過去拐子馬雖然强健也有

些抵擋不住，逐步倒退。忽然大風四起，斜日無光，錡恐為金軍所乘，亟用拒馬木為障，阻住敵騎，且高呼兀朮道：「金太子兀朮聽着！兩軍已鬬了半日，想爾軍亦應飢餒，不如彼此少休，各進夜餐，再行廝殺。」兀朮也自覺腹飢，巴不得有此一語，遂應聲允諾。錡即命軍士入城，擔飯須臾，持至飯囊，分餉軍士。錡亦下馬進餐，從容如平時。（是謂好整以暇）兀朮也命部衆飽食乾糧，兩下食竟，風勢稍減，錡軍復乘着上風，撤去拒馬木，再行接仗。錡見兀朮身披白袍，騎馬督陣，便奮呼道：「擒賊先擒王，何不往擒兀朮？」軍士聞命，都拚命上前，向兀朮立馬處殺入。兀朮手下的親兵，不及攔阻，只好擁着兀朮倒退下去。為這一退，陣勢隨動，頓時大亂，遂四散奔竄。兀朮亦即退走，劉錡乘勢追殺，但見道旁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好容易搬徙兩旁。金兵已逃得很遠，料知追趕無益，樂得將道旁棄物，搬湊數車，打着得勝鼓回城。是夕大雨如注，平地水深尺餘，兀朮退軍二十里外，仍然立足不住，竟率敗軍回汴去了。錡報稱大捷，高宗甚喜，授錡武泰軍節度使，兼沿淮置制使，將士等亦賞賚有差。（了過順昌戰事）岳飛聞劉錡奏捷，遂遣王貴、牛皋、楊再興、李寶等，經略西京及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州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河北忠義社，分徇州縣，一面上表密奏，請長驅以圖中原。高宗進飛少保，銜授河南府路兼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且傳命道：「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尋復改授河南北諸路

招討使飛遂誓師大舉進兵蔡州一鼓入城再遣張憲往潁昌擊敗金將韓常收復淮寧府郝晸復鄭州張應韓清復西京楊遇復南城軍喬握堅復趙州他將所至無不得利河南兵馬鈐轄李興也糾衆應飛收復伊陽等八縣幷及汝州金河南尹李成棄城遁去飛遂薦興知河南府且遣張應會興復永安軍捷報屢達臨安秦檜反引為深憂既而韓世忠又收復海州張俊部將王德又收復宿州亳州金人大震募死士致書秦檜責他負約檜益愧恨（得勝而忿不知是何肺腸）先是金人敗盟檜恐為高宗所責私諭給事中馮檝令他密探上意檝入奏道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為國家計不如起用張浚付以兵權高宗正色道朕寧覆國不用此人（請問與浚挾何深讎）檝退報秦檜檜竊自喜自是又嗾中丞王次翁等誣劾趙鼎罪狀鼎被貶為清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潮州檜因引次翁為參政次翁乘閒入奏道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改用他相恐後來繼任未必皆賢且將排黜異黨紛更朝局靖康已事可為殷鑒願陛下引為至戒高宗頓首稱善因此任檜益堅檜遂復主和議遣司農少卿李若虛馳抵飛營勸他班師看官你想這赤膽忠心的岳少保正當逐節進攻逐節得勝的時候肯半途回軍麼當下謝絕若虛壹意進勦留大軍駐守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率輕騎赴郾城兵勢銳甚兀朮大懼召集諸將擬併力一戰飛聞報大喜道越來得多越是好的我能乘此殺敗了他免得他再覷中

原正說着又有欽使到營傳讀諭旨令飛自行審處不得輕進飛受詔後語欽使道金人伎倆已窮飛自足破敵請欽使回奏皇上保毋他虞欽使自去飛遂令游擊日出挑戰兼加痛詈兀术大怒即會集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將軍韓常等兵直逼郾城飛召子岳雲入帳囑使出戰且與語道如若不勝先當斬汝雲領命而退使領精騎數千出城搦戰從前雲年十二已從張憲出征手握兩鐵鎚重八十斤所向無前輒立戰功軍中呼為贏官人至是又越十年受官防禦使嘗統數千騎兵自成一隊（欽岳雲屢歷亦萬不可少）至是開城出鬭突入金兵陣內鏖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兀术見岳飛這般利害便又放出拐子馬來抵禦岳雲這回的拐子馬約有一萬五千騎互相鈎連逐排馳驟馬上騎士俱着重鎧連面上亦用鐵皮為罩只露出一雙眼睛所有刀劍等械不能刺入他部手執利器隨心刺擊這是兀术手下最强的雄兵一向橫行中原沒人敢當只潁昌一戰為劉錡所敗但彼時尚只有數千騎面上且不罩假面但戴着鐵冑所以被錡軍鎗挑斧斫轉致挫失此次越加精練補隙增兵竟在郾城濠外一齊驅出來困岳雲雲也不管死活抖擻精神與他厮殺復衝突了一小時身上已中數創尚是勉力支撑兀术見岳雲被圍心下大喜忽城中衝出一隊藤牌軍到了陣前左手用藤牌蔽體右手各執麻扎刀蹲身向地專斫馬足拐子馬互為連貫一馬倒仆二馬不能行霎時間人仰馬

番一萬五千騎拐子馬都變做四分五裂七顛八倒（實在是笨東西）岳雲乘勢殺出岳飛又縱軍奮擊殺得金兵大敗虧輸向北遁去兀朮逃了一程見岳軍收回方敢下營忍不住大慟道我自海上起兵均賴拐子馬得勝今被岳飛破滅從此休了韓常等勸解數語乃轉悲為恨道我再添兵與戰誓決雌雄於是收集敗兵再從汴京調到生力軍復來決戰飛止率四千騎士出摩敵壘又將兀朮殺敗兀朮憤甚復會師十二萬衆轉趨臨潁楊再興正率騎兵三百巡至此地望見金兵到來也不顧敵多我少即突入敵陣左挑右撥殺死金兵二千人及金萬戶撒八孛堇千戶百人兀朮見來勢甚猛麾兵佯退誘再興至小商橋一陣亂箭將再興射死再興本劇盜曹成部將歸降岳飛屢破寇虜及射死小商河張憲馳救不及但將兀朮擊走覓得再興屍骸檢拔箭鏃共得二升不覺為之淚下馳報岳飛飛亦悲悼不已止哀後見岳雲在側忙與語道兀朮雖敗必還攻潁昌那邊只有王貴一人把守恐遭挫衂汝可速往援應雲應聲即行甫抵潁昌果見金兵大至雲與王貴左右夾擊十盪十決兀朮婿夏金吾握刃相迎戰未數合被岳雲一鎚打死金兵又駭奔十五里雲與貴既得全勝方纔收兵會太行忠義兩河豪傑與岳飛部將梁興連敗金兵奪回懷衞諸州太行道絕金人大恐飛遂進軍朱仙鎮距汴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列陣飛但遣背嵬軍五百騎（北人呼酒瓶為嵬大將之酒瓶必令親信人負之故韓岳皆取

（為親隨軍之名）先驅殺入。已將兀朮陣勢衝動。再經岳飛挺鎗躍馬。馳入陣內。眾將各奮勇向前。任你兀朮是百戰強寇。到此也沒法遮攔。真個似猛虎入山。犬羊立靡。神龍攪海。蝦蟹當災。金兵十斃六七。兀朮亦幾乎喪命。幸虧轉身得快。一口氣跑回汴京。纔得保全性命。岳飛遣使修治諸陵。一面聯絡河北義士李通等。尅日會師。直搗黃龍。小子有詩詠岳武穆道

丹忱誓欲保王家。忠勇完名震遐邇。十萬虜兵齊棄甲。千秋誰似岳爺爺。

岳飛正擬掃北。兀朮意欲逃歸。偏奸相秦檜。私通金虜。竟請旨促飛班師。究竟班師與否。下回再行敘明。

劉錡岳飛。忠勇相似。錡力守順昌。連敗金兵。飛進軍郾城。直抵朱仙鎮。又連敗金兵。是時金將之能軍者。莫如兀朮。兀朮既不能敵錡。復不能敵飛。得毋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耶。況有韓世忠等之為後勁。克復中原。不啻反手。設無賊檜中興自肇。安見梓宮之不可還。韋后之不復歸也。本回前半敘劉錡之戰。後半敘岳飛之戰。寫得奕奕有光。正為宋室恢復之兆。尤妙在演寫正史。並無一語虛誣然則作歷史小說者。就事敘事。何嘗不令人刮目。豈必憑空架造為哉

第七十五回　傳偽詔連促班師　設毒謀搆成冤獄

却說兀朮敗回汴京再議整軍迎敵偏諸將垂頭喪氣莫敢言戰兀朮復傳檄河北調集諸路兵士亦沒人到來是時中原一帶如磁相澤潞晉絳汾隰諸境多響應岳家軍偏懸岳字旗幟父老百姓爭備糗糧餽送義軍就是金驍將烏陵噶思謀及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偏將李凱崔虎葉旺等俱有意降宋還有龍虎大王以下的將官忔查（一譯作噶克寮）千戶高勇等亦密受飛旗榜連韓常也欲率衆內附兀朮自知危急便長歎道我自帶兵以來從未有這等敗衂今已至此還有何言隨即帶領親卒乘馬欲奔方擬出城忽有一書生叩馬諫道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兀朮在馬上答道岳少保只用五百騎能破我兵十萬汴京人士日夕望他到來我難道坐待俘囚不管生死麽書生笑道太子說錯了從古未有權臣在內大將能立功於外岳少保尚且不免怎得成功哩（這書生不知誰氏可惜姓名不傳）這數語提醒兀朮便返轡回入仍留汴京那時氣吞金虜的岳元帥正召諭諸將整裝出發且傳語道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言未已忽有朝使到來促飛班師飛問朝使道這是何故朝使答道秦丞相與金議和已有頭緒所以請少保還朝飛憤然道恢復中原十得七八奈何中道班師朝使默然而去飛即日上疏略言金人喪膽盡棄輜重疾走渡河現在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正當猛進圖功時不再來機難輕失云云檜得飛奏非常懊惱他想了一個釜底抽薪的計策先致書張俊楊沂中等令他

速回然後上言飛只孤軍不應久留高宗也糊糊塗塗的應了一聲檜遂連下十二道金牌催飛速歸看官道什麽叫作金牌乃係牌上寫着金字凡遇緊急命令即用此牌飛一日接奉金牌十二道不覺悲憤交集向東再拜道十載功勞一旦廢棄奈何奈何拜畢泣下（閱至此令人亦廢書三嘆）遂下令班師百姓遮馬挽留且泣且訴道我等戴香盆運糧草迎接官軍金人早已知曉相公若去我輩無噍類了飛亦悲泣取金牌指示道我食君祿盡君事既奉君命不敢擅留百姓聽了飛言頓時哭聲震野飛乃下令道願從我去速即整裝我當再待五日大衆齊聲應命飛復下馬暫留至五日期滿因即啟程百姓隨軍南行彷彿如市飛亟從途次拜本請將漢上六郡閑田俾民暫住總算覆旨允准兀朮聞飛已退軍復分道出兵把江南新復州郡盡行奪去及飛至鄂聞知寇警越加憤悒因奏請罷免兵權高宗不許嗣由廬州入覲經高宗問及戰狀兼慰諭數語飛惟叩頭拜謝並不道及自己戰功退朝後仍靜待後命秦檜復遣使諭韓世忠等罷兵還鎮且貶秘閣修撰張九成等官階九成素不主和議至是與同僚喻樗陳剛中凌景夏樊光遠毛叔度元盟等六人一同降黜專意與金人議和偏金兀朮留屯京亳出入許鄭各州調集兩河軍與舊部凡十餘萬再圖大舉撒離喝攻涇州不克轉破慶陽河東經畧使王忠植率兵往援為叛將趙惟清所執送至金軍忠植不屈遇害兀朮聞慶陽得

手也南向出師攻陷壽春且渡淮入廬州有詔令張俊楊沂中馳救淮西岳飛進駐江州且飭韓世忠劉錡亦督兵出援（既招之來胡為麾之使去）張俊部將王德聞兀朮前鋒已至歷陽將到江上急率所部渡采石磯夜入和州俊督軍繼進兀朮退保昭關尋復來爭和州為俊所敗王德又追擊兀朮連獲勝仗收復含山及昭關時劉錡亦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議謀復廬州錡先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兀朮率騎兵十萬駐紫柘皋柘皋地面廣坦利於馳驟所以兀朮駐着專待宋師錡進兵石梁河與兀朮夾水列陣河通巢湖廣約二丈錡命曳薪壘橋頃刻即成遂遣甲士數隊踰橋卧鎗而坐且遣使促張俊楊沂中赶即進軍翌日楊沂中及王德田師中等率軍馳至惟俊獨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為三渡河擊敵師中欲俟俊至德奮然道事當乘機何必再待當下與錡上馬臨河沂中繼進兀朮將騎兵分為兩翼夾道而陣德語錡道敵騎右陣較堅我獨先擊敵右遂麾軍徑渡首犯敵鋒一敵將被甲躍馬出迎王德德引弓注射一發即殪因大呼直前衝入敵陣諸軍亦鼓譟而進敵衆辟易兀朮復用拐子馬來戰（不怕前時痛扎刀耶）德率衆鏖鬬沂中道虜恃弓矢我有一法可以制敵因令萬人各持長斧排列如墻一鼓齊上各斫馬足敵騎東倒西歪當然不能成列便即潰亂錡德沂中三路並擊殺得金人積屍如山流血成渠金兵潰至東山正思小憩忽後面追兵又至回頭一瞧乃是劉字

及王字旗號不禁大驚道這是順昌旗幟還有王夜叉同來如何可當快避走罷隨即退保紫金山看官閱過上文應知劉錡力衛順昌殺敗金兵應為金人所懼如何復央出王夜叉來原來王德在欽宗時曾領十六騎入隆德府縛獻金守臣姚太師姚謂就縛時只見夜叉因此軍中呼王德為王夜叉連金人也聞他大名嗣兀朮復迎戰店步又為楊沂中所敗捷聞於朝高宗急欲退敵復札飭岳飛即日進兵（前日何故召他回朝）飛方苦寒嗽力疾啟行將至廬州兀朮正為沂中所窘又聞岳家軍到便棄城遁去飛乃回駐舒城高宗以飛小心恭謹國爾忘身一再褒獎獨秦檜硬欲講和復促張俊楊沂中劉錡等班師張俊首先退兵楊沂中劉錡亦只得退還行纔數里諜報金人出攻濠州俊駐軍黃連鎮不敢往援沂中進薄城下遇伏敗還濠城被陷高宗又促岳飛應援飛至濠州兀朮又遁渡淮北去檜用給事中范同言乘敵退還召韓世忠張俊岳飛入朝只說是柘皋得勝論功行賞於是世忠俊同時入覲獨飛後至檜又請旨敦促及飛到來遂拜世忠俊為樞密使飛為副使各至樞密府治事加楊沂中開府儀同三司賜名存中王德為清遠軍節度使看官道是何意無非是陽示推崇隱奪兵柄免得他在外作梗好一心一意的與金議和了（一語道破）岳飛在諸將中年齡最少三十歲即統領一軍獨當方面且累立戰功諸將多積不能平張俊初時頗盛稱飛勇及飛與並肩也陰懷猜忌

淮西一役（即上文廬濠二州戰事）張俊曾逐步緩進每戰愆期回朝後反誣飛逗留中道托詞乏餉有觀望意飛雖聞知也不與計較及既入樞密俊與飛奉詔至楚州閱軍來使撫韓世忠舊部俊欲分韓背嵬軍飛顧友誼不肯從俊俊尤失望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昉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致生事俊以告檜檜因世忠不從和議本與有隙至是捕著下大理獄將假謀變二大字中傷世忠飛得信馳書向世忠報知世忠即入白高宗自明心迹檜計因是不行惟恨飛益甚兀朮復私遺檜書道汝朝夕請和奈何令岳飛掌兵日圖河北汝必殺飛然後可和檜至是極力營謀必欲置飛死地乃償私願（試問汝何德於金何仇於宋）遂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諫議大夫万俟卨交章論飛劾他逗留舒州不援淮西近與張俊視兵淮上復欲棄去山陽居心殆不可問云云這種彈文若經那明眼人瞧着早知是挾嫌誣奏應該反坐偏高宗心地糊塗瞧了這種奏章又有些疑惑起來岳飛滿腔忠義動遭讒謗如何忍得下去便累表請罷樞柄高宗居然准奏罷飛為萬壽觀使出奉朝請檜因初次下手即已得利索性得步進步陷飛至死好拔去那眼中釘當下與張俊密謀誘飛部曲能告飛過優與重賞怎奈此令一出沒人應命俊聞飛嘗欲斬統制王貴且屢加刑杖乃誘貴訐飛罪狀貴搖首道大將手握兵權總不免以賞罰使人若以此為怨將怨不勝怨了（言之甚是）俊以私事劫貴貴不禁膽怯勉

强相從（是何私事甘心從賊）檜又聞飛部將王俊綽號鵰兒素性姦貪屢受張憲抑制遂陰加嗾使令他告訐張俊自為訐狀交給王俊王俊即向樞密府投訴（兩俊相耦飛命終矣）那狀中揑造呈詞只說是副都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俊收了訐狀即遣王貴捕憲親行鞫鍊屬吏王應求白俊謂樞院無審訊權俊叱退應求竟高坐堂上傳憲對簿憲極口呼寃俊拍案罵道飛子雲與汝手書教汝謀變為飛圖復兵權汝尚得抵賴麽憲答道雲書何在俊叱道雲書交與汝手汝何故不先自首反向我索書麽憲抗聲道何人見有岳雲的手書俊獰笑道我料汝不受刑汝亦未肯實供遂喝左右先杖五十左右一聲吆喝便將張憲拖了下去重杖五十打得鮮血淋漓仍叫他上堂供狀憲大呼道憲寧受死不敢虛供俊又命重杖五十左右照前動手這次更是利害可憐憲身無完膚已死復醒仍然不肯伏罪俊械憲入大理獄自己揑造一紙口供送交秦檜（張俊何苦）檜即入朝請旨乞召飛父子證明憲事高宗道刑以止亂倘妄加追證反至搖動人心檜默然趨出竟假傳詔旨逮飛父子下獄立命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訊問飛見了二人便道皇天后土可表此心言畢即解衣露背請何周兩人審視兩人望將過去乃是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周三畏不覺起敬就是與檜同黨的何鑄也居然良心發現說了一個好字當下命飛還獄即往白秦檜言飛無辜檜只搖首徐語道這是上意（吾誰欺欺天乎）

鑄即接口道。鑄亦何敢左袒岳飛。不過强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恐士卒離心。非國家福。檜亦不能答。支吾了一會。鑄乃退出。周三畏挂冠自去。檜遂命諫議大夫万俟卨辦理此案。卨素與飛有隙。審問數次。也經過幾番拷訊。害得岳飛死去活來。始終不肯承認。万俟卨也自作供狀。誣飛曾令于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令虛報敵至。聳動朝廷。雲亦與憲通書。令憲設法還飛兵柄。且云書已被焚。無從勘證。應再求證人。以便讞獄。檜又懸賞募集人證。懸宕了兩個月。並無人出證飛罪。檜也沒法。只好責成万俟卨。卨多方商榷。有人與卨定計。謂不如將淮西逗留事。作為證據。卨遂白檜。向飛家搜查。得所賜御札。與往來道途日月。皆歷歷登錄。並無逗留事迹。檜竟將御札等件。盡行藏匿。為滅跡計。一面使于鵬孫革證飛受詔逗留。且令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顛倒竄改。附會成獄。那時惱了一班朝右忠臣。如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等。均為飛呼屈。判宗正寺士㒟。且願以百口保飛。并言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不欲中原恢復。二聖重還。如何使得。偏這人面獸心的賊檜。除飛死二字外。沒一語不是逆耳。韓世忠心懷不平。向檜詰問飛罪。檜答道。飛子雲與張憲書。雖未得實據。恐怕是莫須有的事情。世忠忿然道。莫須有三字。奈何服天下。丞相須審慎為是。檜不與再言。世忠還第。尚帶怒容。梁夫人問着何事。世忠為述飛冤。梁夫人道。奸臣當道。尚有何幸。妾為相公計。不如

見機而作明哲保身罷（好智婦）世忠道義亦早有此意只因受國厚恩不忍遽去目今朝局益索徒死無益也只得歸休了隨即上書辭職初不見允及再表乞休乃罷為醴泉觀使封福國公自是世忠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事有時跨驢攜酒帶着一二奚童縱游西湖在家與梁夫人小飲談心自得樂趣這真所謂優游卒歲安享餘生了（算是有福）惟岳飛自紹興十一年十月被繫遷延到了年底尚未決案十二月二十九日檜偕妻王氏在東窗下圍鑪飲酒忽由門卒傳進一書檜瞧着書面乃是万俟卨投來啟封諦視係由建州布衣劉允升彙集士民上訟飛冤卨恐久懸未決反生他變特請示辦法等語檜眉頭一皺似覺愁煩王氏驚問何故檜將原書遞交王氏閱看王氏笑道這有什麼要緊索性除滅了他免得多口（世間最毒婦人心）檜尚在沉吟王氏復道縛虎容易縱虎難檜聞此言私計遂決當即取過紙筆寫了數語折成方勝遣幹僕密付獄吏是夕即報飛死或云被獄吏勒斃風波亭或云由獄吏伴請飛浴拉脅而殂享年三十九歲岳雲張憲同時畢命獄卒隗順痛飛無罪致死負屍出葬棲霞嶺下飛家無姬妾亦乏產業吳玠素來敬飛願與交歡曾飾名姝以進飛怫然道主上宵旰焦勞難道是大將安樂時麼即令來使挈還名姝玠益敬服高宗欲為飛營第飛辭謝道金虜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答道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自然太平（名論不刊）平時待馭

軍士嚴而有恩部兵或取民束芻立斬以殉兵有疾苦親為調藥諸將遠戍嘗遣妻慰問家屬朝廷頒給犒賞立刻分給秋毫不私遇有將士死事必替他撫孤育雛因此軍心愛戴遇敵不撓敵常為之語道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以用兵要術飛謂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自飛統軍後無戰不勝上章報捷輒歸功將士子雲因功受賞屢次乞辭雲以左武大夫終身死時僅二十三歲餘四子雷霖震霆均被竄嶺南有女痛父冤抱銀瓶投井自盡後人因呼為銀瓶小姐號井為孝娥井秦檜且遣吏抄沒岳家只得金玉犀帶數條及鎖鎧兜鍪南蠻銅弩鑌刀弓劍鞍轡及布絹若干匹粟麥若干斛罷了直至孝宗嗣立詔復飛官以禮改葬相傳尚屍色如生還可更殮禮服這也是忠魂未散的憑證至淳熙六年追謚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曾記清人袁子才有岳王墓弔古詩數首小子節錄二絕云

靈旗風捲陣雲凉萬里長城一夜霜天意小朝廷已定豈容公作郭汾陽

遠寄金環望九哥（事見後文）一朝兵到又迴戈定知五國城中淚更比朱仙鎮上多

岳飛已死還有代飛訴究的人物也一律坐罪待小子下回報明

岳飛奉詔班師而中原無恢復之期人皆惜之至有以不能達權病飛者是實不然飛若孤軍深入內外之援亦安能長保必勝知難而退實飛之不得已耳惟飛

既明知秦檜專政，勢無可為，何不效韓蘄王之乘時謝職，口不談兵，免致奸黨側目？且年甫強仕，來日方長，或者天意祚宋，燭蔽無人，再出而圖恢復，亦未為晚。乃見機不早，坐墮奸謀，忠有餘而智未足，此則不能不為岳武穆惜也。若夫克敵如胡，飛死而並未聞詰及，賊臣為飛誅賊也，王之不明，豈足福哉？觀此回而不禁長太息矣。

第七十六回　屈膝求和母后返駕　刺奸被執義士喪生

却說岳飛死後，于鵬等亦連坐六人，薛仁輔、李若樸、何彥猷等亦皆被斥，劉允升竟被拘下獄，瘐死囹圄，連判宗正寺齊安王士㒟也謫居建州。（非高宗昏庸，何至若是。）檜遂通書兀朮，兀朮大喜，他將俱酌酒相賀，乃遣宋使莫將先歸通意，嗣令審議使蕭毅、邢具瞻同至臨安。蕭毅等入見高宗，議以淮水為界，索割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且要宋主向金稱臣，歲納銀幣等物。高宗令與秦檜商議，檜一律承認。金使許歸梓宮及韋太后，當下議定和約，共計四款：

一、東以淮水，西以商州為兩國界，以北為金屬地，以南為宋屬地。

二、宋歲納銀絹各二十五萬。

三宋君主受金封册得稱宋帝

四宋徽宗梓宮及韋太后歸宋

和議已成即命何鑄為簽書樞密院事充金國報謝使賫奉誓表一面令秦檜祭告天地社稷即日遣何鑄偕金使北行蕭毅等入朝告辭高宗面諭道若今歲太后果還自當遵守誓約如或逾期這誓文也同虛設哩蕭毅樂得答應啟行至汴鑄與兀朮相見兀朮索閱誓表但見表文有云

臣（只此一字已把宋祖宋宗的威靈掃地無餘）構言今來畫疆以淮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南屬光化軍為敝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虧他說出）世世子孫謹守臣節（連子孫都不要他掙氣）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匹自壬戌年為首（即紹興十二年）每歲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早降誓詔庶使敝邑永為憑焉

兀朮閱畢一無異言（喜可知也）當令鑄及蕭毅等共往會寧金主看過誓表即檄兀朮向宋割地兀朮貪得無厭且遣人要求商州及和尚方山二原秦檜也不管甚麼但教金人如何說他即如何依遂將商州及和尚方山二原盡行割界退至大散關為界於是宋僅有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餘如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

府陝西路止有階成和鳳四州金既畫界因建五京以會寧府為上京遼陽府為東京大定府為中京大同府為西京大興府為南京尋復改南京為中都稱汴京為南京知商州邵隆在任十年披荊榛瓦礫作為州治且招徠商民屢敗金人自被割後隆徙知金州居常怏怏嘗率兵出境意圖規復金人因此責檜檜復遷他知敘州未幾隆竟暴卒共說由檜使人酖死虐燄滔天令人髮指金主尚不肯歸還韋太后經何鑄再三懇請始歸徽宗及鄭后邢后棺木與高宗生母韋氏韋太后頗有智慮既得許還消息恐金人反覆無常待役夫畢集始啟攢宮欽宗臥泣車前並對韋太后道歸語九哥與宰相（高宗係徽宗第九子故呼九哥）為我請還我若回朝得一太乙宮使已滿望了他不敢計韋太后見他淚容滿面心殊不忍遂滿口應許欽宗復出一金環作為信物還有徽宗貴妃喬氏與韋太后曾結為姊妹送行時攜金五十兩贈金使高居安道薄物不足為禮願好護送姊還江南復舉酒餞韋太后道姊途中保重歸即為皇太后妹諒無還期當老死沙漠罷了（巫峽猿啼無此哀苦）韋太后與他握手慟哭而別時當盛暑金人憚行沿途逐節逗留韋太后防有他變托詞稱疾須待秋涼進發暗中卻向高居安借貸三千金作為犒賞（高居安肯貸多金想尚不忘喬貴妃語）役夫得了犒金連天熱也忘記了（總是阿堵物最靈）便即趲程前進行至楚州由太后弟安樂郡王韋淵奉詔來迎姊弟相見悲樂交并及抵臨平高宗以下俱在

道旁佇候。宋奉迎使王次翁。金扈行使高居安。先白高宗。高宗慰勞已畢。遂前迎徽宗帝后梓宮。拜跪禮成。然後謁見韋太后。母子重逢。喜極而泣。嗣復迎邢后喪柩。高宗也不禁淚下。且語羣臣道。朕虛后位以待中宮。已歷十六年。不幸后已先逝。直至今歲始得耗聞。迴念舊情。能不增痛。（妻室可念。兄弟乃可忘懷麼。）秦檜等勸慰再三。悲始少解。乃引徽宗帝后兩梓宮。奉安龍德別宮。並將邢后柩。祔殯兩梓宮西北。然後奉韋太后入居慈寧宮。徽宗帝后。前已遙上尊謚。惟邢后未曾易名。因追謚懿節。是時金已遣左宣徽使劉筈賚着袞冕圭冊。冊高宗為宋帝。高宗居然北面拜受。且御殿召見羣臣。行朝賀禮。（何賀之有。）晉封秦檜為秦魏兩國公。檜嫌與蔡京同迹。辭不肯受。乃只封他為魏國公。兼爵太師。餘官亦進秩有差。惟劉錡已早罷兵權。出知荊南府。王庶且安置道州。何鑄自金還後。檜恨他不附飛獄。謫居徽州。張俊本附檜殺飛。不意亦為檜所忌。竟令臺臣江邈劾俊。俊遂罷為醴泉觀使。惟封他一個清河郡王虛銜。算是酬他殺飛的功勞。獨劉光世早解兵柄。隨俗浮沉。素與檜無嫌隙。總算保全祿位。奄然告終。既而徽宗皇帝顯肅皇后均安葬永固陵。懿節皇后亦就陵旁祔葬。秦檜等稟表請立繼后。韋太后亦以為然。這時後宮的寵嬪。第一個是吳貴妃。他本是有侍康的瑞兆。更兼才藝優長。性情委婉。自韋太后南歸後。亦能先意承旨。侍奉無虧。所以韋太后亦頗垂愛。高宗更不必說。即於紹

興十三年閏四月冊立吳貴妃為皇后后初與張妃並侍高宗每遇晉封兩妃名位相等不判低昂紹興二年張氏因元懿太子殀逝後宮未得生男特請諸高宗召宗子伯琮入宮育為養子伯琮係太祖七世孫為秦王德芳後裔父名子偁曾封左朝奉大夫伯琮入宮時僅六歲越年授和州防禦使賜名曰瑗吳氏亦欲得一養子因選宗室子伯玖為螟蛉係太祖七世孫子彥子年七歲賜名曰璩紹興十二年張妃病歿瑗與璩並為吳氏所育瑗性恭儉尤好讀書高宗愛他勤敏累歲加封至吳氏立后時已封瑗為普安郡王吳后語帝道普安二字係天日之表妾當為陛下賀得人了先是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及參知政事張守均上言藝祖傳弟不傳子德媲堯舜陛下應遠法藝祖庶足昭格天命高宗頗為感動所以於瑗璩二人內擬擇一人為皇嗣獨秦檜獻媚貢諛特為高宗代畫二策第一策是教高宗不必迎還淵聖免致帝位搖動第二策是勸高宗待生親子纔立儲貳免得傳統外支（叫高宗無祖無兄確是個好宰相）高宗聞此二策深合私衷因此韋太后還朝本帶着欽宗金環轉遺高宗高宗面色不懌違韋太后也不便多言（了過欽宗卧泣之言）就是立嗣問題亦累年延宕過去還有行人洪皓張邵朱弁三使自金釋歸三使留金多年未嘗屈節及歸朝高宗俱欲加官封秩偏三人辭旨憤激語多忤檜皓言金人素憚張浚宜即起用邵言金人有歸還欽宗及諸王后妃意應遣使奉迎弁言

和議難恃當卧薪嘗膽圖報國讎這種論調都是秦檜所厭聞就是高宗亦不願入耳於是皓出知饒州邵出為台州崇道觀使弁僅易官宣教郎入直秘閣抑鬱以終檜且欲中傷趙鼎兼及張浚平時檢鼎疏摺有請立皇儲語遂嗾中丞詹大方劾鼎嘗懷詭計妄圖徼福有詔徙鼎至吉陽軍鼎出知紹興府後屢為檜黨所劾累貶至潮州安置閉門謝客不談世事至是復移徙吉陽鼎上謝表有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等語檜覽表冷笑道此老倔强猶昔恐未必能逃我手呢未幾有彗星出現東方選人康倬上書謂彗現乃歷代常事毫不足畏檜特擢倬為京官且請高宗仰體天意除舊布新頒詔大赦高宗當然聽從偏惱了一位被黜復進的舊臣竟上疏極陳星變應先事豫備任賢黜邪以固社稷等語檜見此疏不禁大怒道我正要與他拚命他却敢來虎頭上搔癢麼看官道此疏是何人所奏原來就是故相張浚浚謫居永州因赦還朝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紹興十一年改充萬壽觀使越年因和議告成太后回鑾推恩加封為和國公浚嫉檜攬權屢欲奏論時弊只緣母計氏年老恐言出禍隨致貽母憂計氏窺知浚意特誦浚父咸對策原文中有二語云臣寧以言死斧鉞不忍不言以負陛下（好浚母）浚意乃決即上疏直陳檜知浚有意斥己怎肯干休立令中丞何若等聯名劾浚詔放浚出居連州尋復徙至永州（仍回原處）自是朝廷黜陟俱自檜出

但教阿順檜意無不加官少一忤檜就使前時與檜同黨亦必罷斥万俟卨附檜殺飛得列參政嗣因檜除拜私人卨不肯署名立即罷退樓炤李文會均得檜援入副樞密後來皆稍稍忤檜相繼被斥高宗且待檜益厚寵眷日隆封檜母為秦魏國夫人養子熺舉進士授祕書少監領國史檜妻係王㬇妹無出熺係王㬇庶子檜被金擄去㬇妻出熺為檜後名目上是為檜承宗暗地裏是因㬇妒寵（不愧為長舌妻之嫂）至檜自金歸即率熺見檜檜心頗喜遂命熺為繼子熺既掌國史進建炎元年至紹興十二年日曆凡五百九十卷所有前時詔書章疏稍侵及檜即改易焚棄且自誦檜功德約二千餘言洸著作郎王揚英周執高呈獻高宗王周俱得顯秩檜又禁私家著述遇有守正闢邪諸學說輒視為曲學旁門一律查燬不得梓行到了紹興十五年熺升任翰林學士兼官侍讀未幾賜檜甲第并繒錢金帛又未幾高宗親幸檜第凡檜妻以下皆加恩貤封又未幾御書一德格天四字賜檜家立匾閣中又未幾許檜立家廟御賜祭器真是恩遇優渥享盡榮華比那徽宗時代的蔡京且有過無不及哩當時中外官吏揣摩迎合競稱檜為聖相幾乎皋夔稷契尚不足比自是稱祥言瑞諸說又復紛起雨雪稱賀海清稱賀日食不見又稱賀知虔州薛弼上言朽柱中忽現文字有天下太平年五字（五字出於朽柱就使真確亦不足謂祥瑞）檜執奏以聞詔付史館高宗越發偷安視臨安為樂國不再巡幸江上了

檜又竄洪皓流胡銓貶鄭剛中且必欲害死趙鼎令吉陽軍隨時檢察每月俱報趙鼎存亡鼎遣人至家遺書囑汾道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輩尚可無虞否則恐禍及全家了書發後復自書墓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寫了聯語十四字作為銘旌上聯云身騎箕尾歸天上下聯云氣作山河壯本朝又作遺表乞歸葬遂絕粒而死總計南宋賢相為鼎稱首鼎既歿遠近銜悲參政段拂聞訃歎息為檜所聞竟降拂為資政殿大學士旋且褫職謫居興國軍至紹興十八年有詔令秦熺知樞密院事檜問僚屬胡寧道兒子近除樞密外議何如寧答道外議謂公相謙冲必不效蔡京所為檜聽了此語心中雖很是懷怨口中卻不能不道一是字歸與子熺商議只好由熺具疏乞辭掩飾耳目熺因罷為觀文殿學士位次右僕射尋又加授少保檜心猶未懌欲將生平反對的人物一網打盡直教他子子孫孫永遠不能翻身然後可洩盡宿忿任所欲為就使將南宋半壁篡取了來也是唾手的事情（直揭檜意並非虛誣）籌畫已定便按次做去先是紹興八年第一次與金議和廷臣嘖有煩言檜獨引吏部尚書李光入為參政並署和議光始為檜所欺因和圖治後見檜撤守備黜諸將纔知檜純是歹意入朝時面與檜爭檜大為怫然光遂去職檜餘怒未息累謫光至藤瓊諸州至紹興二十年由兩浙轉運副使曹泳訐稱光次子孟堅錄記父光所作私史語涉譏訕請即查辦檜入朝奏白高宗乞

懲光父子罪光遇赦不赦孟堅流戍峽州又有胡寅程瑀潘良貴宗潁張燾許忻賀允中吳元許八人均坐光私黨一應黜逐此時的高宗已被檜欺詐脅迫毫無主意簡直是木偶一般便即唯唯聽從檜大踏步趨出朝堂登輿而歸行至中途忽有一壯士突出遮住秦檜肩輿從腰間拔出利刃向檜刺去偏檜命未該死連忙把身一閃這刀鋒只戳入輿中坐板並不傷及檜身那壯士拔刀費事旁邊走過秦氏家將七手八腳把壯士打倒上前捉住壯士（可惜當時沒有炸彈）檜雖幸免害這一驚也是不小當命左右帶着刺客隨輿至家驚魂少定叫左右將壯士牽到階前厲聲問道你是何人擅敢大膽行刺想總有人主唆快說出來我便饒你那壯士面不改色也抗聲怒罵道似你這般奸賊欺君誤國那個不想食你肉寢你皮我姓施名全現為殿前小校意欲為天下除奸生前不能誅你死後必為厲鬼勾你奸魂看你逃到那裏去（雖不能殺檜恰也罵得爽快）檜被他痛詈氣得發抖急命將施全拏交大理獄中越宿全被磔死檜經此一嚇派家將五十名各持長梃作為護衛居則司閽出必隨護但自此夢寐不安時覺冤魂纏繞免不得釀成一種怔忡病症鎮日裏延醫調治參茸等物服了無數纔覺有點起色高宗特地賜假且詔執政赴檜第議事檜因病已少愈乃肩輿入朝有詔令檜孫塤堪扶掖升殿免拜跪禮還第以後復思大興黨獄誅鋤善類（念念不忘）湊巧太傅韓世忠病歿檜心中益懽從前

韋太后南還因金人畏憚韓岳很加器重岳已遇害惟韓尚存迎鑾時即特別召見慰勞備至後來且時加慰問令高宗垂念功臣晉封他為咸安郡王韓雖不預政事檜因兩宮向他致禮尚有所憚至韓已去世無一足畏聞王庶病死貶所庶子之奇之荀撫棺慟哭曾有誓報父讎等語遂命將之奇流戍海州之荀流戍容州且因趙鼎雖死子姪尚多竟欲斬草除根藉杜後患密謀了好幾載若被老病侵尋屢致中輟直延到紹興二十五年潭州郡丞汪召錫密告知泉州趙令衿（太祖五世孫）曾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二語檜即諷令衿至汀州嗣聞趙鼎子汾餞飲令衿因大喜道此次在我手中了遂暗囑侍御史徐嚞劾奏趙汾與令衿飲別厚饋必有奸謀有詔逮汾與令衿至大理鞫問汾等被逮下獄檜嗾獄吏脅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共謀大逆獄吏承旨不管汾誣供與否竟捏造了一篇供狀獻與秦檜檜坐一德格天閣下瞧到此狀喜懽的了不得當下取過筆來意欲加入數語格外鍛鍊不意這筆桿竟會作怪好似有千鈞力量手力幾不能勝檜大為驚詫向上一瞧忽不覺大叫一聲道阿喲不好了道言未絕身子往後一仰隨椅倒地正是

惡貫已盈褫巨魄　忠臣有後慶更生

畢竟秦檜是否死去容待下回續詳

高宗不忘母后因欲屈己求和無識者或以為孝亦思二帝未歸中原陸沈忍情於父兄而獨睠懷於一母盡孝者固如是乎況朱仙鎮之捷兀朮膽落思歸兩河人士翹待王師設無金牌之召而令岳武穆卽日渡河韓劉等相繼並進安知不可直搗黃龍迎還父母兄妻耶顧乃聽信賊檜讒害忠良向虜稱臣僅歸一母甚且今日封檜明日賜檜凡檜家妻妾子孫無不累邀榮典高宗猶有人心應不至愚昧若此其所以與檜相契者貪位苟安拒兄攘國為賊檜逆揣而知有以刦持於無形耳忠哉施全舍生取義雖不卽誅檜而檜之魂魄已因之沮喪厥後大獄之不成未始非一擊一詈之陰為所怵也檜死而南宋少寧天不欲亡藝祖之後乃為之餘延一綫也歟

第七十七回　立趙宗親王嗣服　弒金帝逆賊肆淫

却說秦檜暈倒地上頓時昏迷過去不省人事檜妻王氏及家人僕役等疑他中風慌忙扶救一面召醫灌藥好容易纔得救醒王氏將廷吏叱去私問檜身所苦檜不肯直說但囑道快備後事我已不能復活了（到死不肯自陳罪惡真是大奸）言已又復暈去再經王氏等極力呼號方見他四肢顫動與殺雞相似口中糢糢糊糊的說了幾聲饒命王氏亦不禁毛骨俱悚（賊膽心虛）當令家人往延御醫醫師王繼先本是秦檜心腹嘗在宮中伺察動靜

至是聞病亟至就榻診治秦檜忽雙目圓睜呼他為岳少保又忽呼他為施義士既而又把趙鼎王庶等官職名號都叫了出来連王繼先都嚇得心驚膽落勉強擬了一方慌忙趨出檜服繼先藥愈覺沉重不是連聲呼痛就是滿口呼冤那身上的皮膚忽紅忽青隨時變色王氏等正在着忙有門役報稱御駕到来急命秦熺出外迎駕至高宗入内問疾檜稍覺清醒（想是皇帝到来眾鬼退避）但口中已不能出詞只對着高宗流了幾點鼻涕眼淚高宗便語秦熺道卿父病體勢已垂危看了是不能挽救了熺跪奏道臣父倘有不測他日繼臣父後任應屬何人（居然想代父職）高宗搖首道這事非卿所應預聞言訖拂袖出室乘輦還宮當命直學士沈虛中草制令檜父子致仕表面上卻加封檜為建康郡王熺為少師熺子塤堪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是夕檜嚼舌而死檜居相位十九年除壹意主和外專事摧殘善類所有忠臣良將誅斥殆盡凡彈劾事件均由檜親手撰奏陰授言官奏牘中羅織深文朝臣多知為老秦手筆一時輔政人員不准多言十餘年間參政易至二十八人而且賄賂公行富可敵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高宗初奇檜繼惡檜後愛檜晚復畏檜一切舉措輒受檜劫制檜黨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呂愿中獻秦城王氣詩檜竊自喜幾欲效王莽曹操故事至暴死後高宗語楊存中道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了然尚贈檜申王賜諡忠獻至寧宗開禧二年始追奪王爵改諡繆醜張

俊於檜死前一年已經病死檜妻王氏未幾亦死獨万俟卨失秦檜歡累貶至沅州高宗因檜死擇相還疑卨非檜黨召為尚書右僕射並同平章事湯思退知樞密院事張綱參知政事湯思退向來附檜檜卧病時曾召囑後事贈金千兩思退不受高宗聞卻金事遂加拔擢其實思退卻金是怕檜故意嘗試所以謝卻並不是有心立異哩沈該已列參政本是個隨俗浮沉的人物惟張綱曾為給事中嫉檜乞休家居已二十餘年至是召為吏部侍郎立升參政頗有直聲御史湯鵬舉等得他為助因累劾秦檜病國欺君黨同伐異諸罪狀乞黜退檜家姻黨於是戶部侍郎曹泳謫竄新州端明殿學士鄭仲熊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張扶及待制呂愿中等相繼斥逐趙汾趙令衿免罪出獄李孟堅及王之奇兄弟許令自便復張浚胡寅洪皓張九成等原官遷還李光胡銓於近州又追復趙鼎鄭剛中等官爵浚既復官擬因丧母歸葬適值高宗因彗出求言浚不待啟行即上言沈該万俟卨湯思退等未饜眾望難勝相位且金人無厭恐又將啟釁用兵宜亟任賢才以期安攘云云（此老也算好事）看官你想沈該万俟卨湯思退三人能不動惱麼万俟卨尤為忿懣亟嗾臺官劾浚說他煽惑人心搖動國是因復將浚安置永州（三次至永莫非有緣）既而卨亦暴死卨與張俊均附檜殺飛所以後世於岳王墓前特鑄鐵人四個作長跪狀男三女一三男即秦檜張俊万俟卨一女即檜妻王氏時人詠岳王墓

詩有云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二句膾炙人口檜墓在江寧至明成化年間為盜所發竊得珍寶值貲鉅萬盜被執有司飭吏往驗見檜與妻王氏各僭用水銀為殮面色如生當下碎屍投廁且減輕盜罪大衆稱為快事（千百年後猶令人恨視逆檜夫婦賊男賊女其可為乎）

閑文少表且說万俟卨既死湯思退繼代卨任張綱罷職用吏部尚書陳康伯為代思退主和固位與秦檜万俟卨相同沈該無所建白旅進旅退朝廷幸還無事至紹興二十九年該以貪冒被劾落職致仕思退轉左僕射康伯進右僕射是年為韋太后八十壽期行慶祝禮不意祝嘏方終大喪繼起太后不豫數日竟崩逝慈寧宮高宗事母甚謹自迎歸後先意承志惟恐不及及居喪悲慟不已謚曰顯仁葬永佑陵旁時高宗年已五十有餘仍無子嗣高宗意早屬瑗起初為秦檜所制故爾遷延檜死後復恐母意未合且有吳后養子璩同時長養亦加封恩平郡王東西開府左右兩難所以仍然延宕及母后既崩密問吏部尚書張燾求定大計燾逆揣上意便進言道立儲為國家大事今日國計無過於此請早就兩邸中擇人建立高宗喜道朕亦早有此意俟來春飭議典禮燾頓首而退高宗已明知璩不及瑗惟恐吳后尚有異言無以杜口特出宮女二十人分給普安恩平兩邸中璩得十女左抱右擁其樂陶陶瑗得十女卻仍令給役毫不相犯過了一年高宗調回宮女在瑗邸內十人均尚完璧在璩邸內十人盡已

破瓜遂與吳后言及決意立瑗（高宗擇嗣亦可謂歷試諸艱）巧值利州提點刑獄范如圭掇拾至和嘉祐間名臣章奏凡三十六篇合爲一編囊封以獻高宗知他有意諷諫即日下詔立普安郡王瑗爲皇嗣更名爲瑋加封璩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寺改稱皇姪仍將宮女一律給還冊儲禮成中外大悅忽由左相陳康伯入報高宗道陛下應亟籌邊防金人要敗盟了湯思退在側便怫然道去歲王倫使金曾還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不知今日有什麼敗盟消息臣意以爲沿邊將吏貪功覬覦所以有此謊言康伯微笑道恐此番未必是謊傳了高宗道且待探問確實再行計較陳湯兩人依次退出已而敗盟警耗日緊一日侍御史陳俊卿劾論思退巧詐傾邪有意朦蔽思退因即免職康伯轉任左僕射參政朱倬進任右僕射飭利州西路都統吳拱知襄陽府派部兵三千戍邊兵備始逐漸講求南北又要開戰了（暫作一束）看官欲知金人敗盟的原故說來又是話長待小子補述出來原來金主亶嗣位後頗好文學有志修文在上京建立孔廟求孔子支派四十九代孫璠封爲衍聖公惟孔氏嫡派從宋南渡寓居衢州（今有衢州孔氏學）金幹本兀朮兩人內外夾輔初政清明吏民安堵後來亶后裴滿氏（一譯作費摩氏）干政朝臣多購通內綫得叨榮寵亶欲立繼嗣爲后所制心懷抑鬱因縱酒自遣那知杯中物足以消愁亦足以惹禍亶嗜酒無度往往因醉使性妄殺大臣連宋使王倫亦爲所戮自是上下

離心。國勢漸衰。撻懶遺子勝花都郎君（撻懶被誅見七十五回）逃往西北。連結蒙古。屢寇金邊。蒙古民族。就是唐朝的室韋分部。向居斡難河克魯倫河兩流域。游牧為生。初屬遼。繼屬金。至哈不勒有衆數千。帮助撻懶遺胤。與金為敵。兀朮自汴京回國。將帶兵往勦。屢戰不勝。沒奈何與他講和。冊封哈不勒為蒙兀國王。（蒙兀一作蒙輔）把西平河北二十七團寨盡行割界。方得罷兵息民。（摘此數語為蒙古肇兵張本）兀朮班師。未幾病逝。金主亶用從弟迪古乃平章政事。迪古乃改名為亮。自以為派衍九潢。與金主同為太祖孫。有覬覦帝位的思想。平居陰結黨羽。攬竊大權。且與裴滿后有勾通情事。金主亶茫無所聞。且進亮為右丞相。亮生辰受賀。金主亶賜亮玉吐鶻廐馬。及宋司馬光畫像。後來聞裴滿后亦有私饋。因大起猜嫌。奪回賜物。亮本懷怨望。那堪金主如此慢待。免不得挾恨愈深。金主亶弟常勝。曾封胙王。頗有權力。亮日加讒間。只說胙王陰謀篡立。惹動主怒。立逮胙王下獄。可憐胙王不明不白。竟受了大逆不道的冤誣。活活處死。胙王妻名撒卯。本擬連坐。偏金主亶愛他美麗。竟赦罪入宮。令他侍寢。裴滿后頓懷醋意。詰問金主。金主方寵撒卯。視裴滿后如眼中釘。不待三言兩語。便拔出腰劍。把后砍死。又將德妃烏古論氏（一譯作烏庫哩氏）夾谷氏（一譯作瓜爾佳氏）張氏等。一併殺斃。居然把弟婦撒卯。冊為中宮。（已開逆亮先聲）於是怨聲四起。物議沸騰。亮得乘間逞謀。暗結金主侍衛。作為內應。金主有護衛十人。衛長叫

作僕散忽土舊受斡本厚恩斡本即亮父亮遂倚為心腹尚有衛士徒單（一作徒克坦）及阿里出虎（一作額勒楚克）與亮有姻戚誼亦願為亮臂助內侍大興國及尚書省令史李老僧也與亮聯合一氣亮遂秘密合謀竟做出一齣謀王殺宮的把戲來了金主亶皇統九年即宋高宗紹興十九年十二月丁巳日僕散忽土與阿里出虎入值宮中待至二鼓大興國盜出符鑰偷啟宮門亮與妹壻徒單貞（一作圖克坦貞）及平章政事秉德左丞唐古辨大理卿烏達李老僧等各懷利刃魚貫而入秉德唐古辨曾受杖刑怨恨金主古辨本尚金主女至此也為了私恨竟欲剸刃乃翁烏達係亮爪牙當時守門禁卒以古辨是國壻亮係皇弟俱屬至親懿戚有何可疑遂任他進去直達寢殿破扉徑入金主驚起索刀四覓無着不由的慌了手腳阿里出虎拔刀先刺僕散忽土隨後繼進立把金主砍翻地上亮上前一刀血濺滿面稱帝十四年的金主亶嗚呼告終（咎由自取）亮麾衆出宮詐傳金主詔旨夜召羣臣議事羣臣尚未聞耗音錯疑有特別大故統共趕到及至朝堂方知亮欲稱帝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稍有異言均被殺死羣臣相顧錯愕莫敢再言亮遂上登御座竟自稱帝命秉德為左丞相唐古辨為右丞相烏達為平章政事廢故主亶為東昏王獨謚裴滿后為悼平皇后（不忘舊情雖撇卯不知如何處置）大赦國中改元天德（何不改稱暴德）追尊父斡本為帝廟號德宗嫡母徒單氏（一作徒克坦氏）及生母大氏俱為太后徒單氏

居東宮大氏居西宮兩氏向來輯睦毫無間言及亮弒亶徒單氏語亮道主雖失道人臣究不應如此亮引為深憾及徒單氏生日宮中大開筵宴酒至半酣大氏起座跪進壽觴徒單氏方與諸公主宗婦笑談未及下視大氏長跪片時始為徒單氏所見亟起身受觴亮疑為故意懷怒而出次日傳召諸公主宗婦詰他何故笑語一一加杖大氏聞知慌忙出阻亮忿然道今日兒為皇帝豈尚同前日麼及公主宗婦等忍痛而去亮反大笑道好教他知我利害呢既而大殺宗室把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一併屠戮無一孑遺諸宗室亦殺死五十餘人又殺宗室左副元帥撒離喝等夷滅家族並因左丞相秉德不先勸進也將他一刀兩段連親屬盡行駢誅（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天道不爽無知）自是大興土木留意聲色遣左丞相張浩右丞相張通古調集諸路匠役改築燕京宮室一切制度俱依汴京程式宮殿徧飾黃金加施五采金屑在空中飛舞幾如落雪每殿需費以億萬計稍不合意即令拆造務極華麗金屋既成當然要選集嬌娃貯為妃妾第一着下手見叔母阿懶饒有姿色他即將叔父阿魯補殺死據阿懶為己妾封為昭妃繼而一美不足再求衆美遂命徒單貞語宰輔道朕嗣續未廣前所誅黨人諸婦多朕中表親可盡令入宮備朕選納張浩等奉命維謹即搜得罪婦百餘人送入宮中亮仗着一雙色眼東瞧西望就中美麗恰也不少惟有四婦尤為

妖豔。一個是阿魯子沙魯啜妻。（沙魯啜一譯作莎羅綽）一個是胡魯（一譯作華喇與魯皆太宗子）子胡里剌妻（胡里剌一譯作華喇）一個是胡里剌弟胡失打妻。（胡失打一譯作呼達）一個是秉德弟嘉哩妻。四婦收入後宮。輪流取樂。嘉哩妻尤工淫媚。封為修儀。正在尋歡縱樂的時候。忽由烏達妻唐括定哥（一譯作唐古徳格）遣侍婢來朝亮。猛然記憶道。不錯不錯。唐括定哥我本與他約為夫婦。只因烏達有功。我不忍殺他。特調他為崇義軍制度使。令挈妻同去。免我眷戀。今唐括定哥願踐舊約。我也顧不得許多了。遂宣來婢入見。且面諭道。你歸報主母。他能自殺烏達。我定當納他為后。否則將族滅他家。婢領命而去。不到半月。唐括定哥果盛妝前來。亮見他杏臉桃腮。比前更豔。不由的摟抱入懷。笑顏問道。你夫烏達。現尚存否。唐括定哥道。上命難違。妾已將他縊死了。亮大喜道。好好。隨即擁入幃中。重續舊歡。次日即封為貴妃。大加寵幸。偏唐括定哥素不安分。在家時與俊僕私通。唐括定哥入宮。俊僕亦隨入。亮雖寵幸唐括定哥。究竟有許多妃妾。總不免隨時應酬。唐括定哥不耐孤寂。乘隙與俊僕敘情。不料為亮所聞。立將俊僕杖死。逮唐括定哥。亦令自盡。（淫婦該有此結果）唐括定哥既死。亮又不覺追悔。聞唐括定哥有妹。名叫唐括石哥。亦頗妖嬈。曾為秘書監完顏文妻。當即頒詔下去。令完顏文將妻獻出。完顏文只好奉詔。把唐括石哥獻將上去。亮見他綽約風流。不亞乃姊。即面授為麗妃。列入嬪嬙。已而亮憶及帥女蒲察叉察。（一作

富察徹辰也有美色惟已嫁乙剌補（一作伊里布）當令乙剌補出妻獻納乙剌補亦不敢有違嗣復聞濟南尹葛王烏祿（一作烏魯）妻烏林荅氏（一譯作烏凌噶氏）儀容秀整又遣使召令入宮烏林荅氏泣語烏祿道我若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致相累烏祿也不禁淚下烏林荅氏復召王府臣僕道為我往禱東嶽皇天后土明鑒我心我誓不失節哩言已即與烏祿訣別上車北行到了良鄉南向灑淚暗中低語道我今日與大王長別了遂袖出一翦刺喉殉節（難得有此貞媛）亮聞報還怒烏祿竟將他降為曹國公且大括宗室美婦無論親戚姊妹但有三分姿色一古腦兒收入宮中供他受用壽寧縣主什古（一作什貴）係幹離不女靜樂縣主蒲剌（一作布拉）及習撚（一作希延）係兀朮女師古兒（一作錫古蘭）係訛魯觀女混同縣君莎里古真（一作蘇埒和琢）與妹餘都（一作伊都）係阿魯女都是亮的從姊妹郕國夫人崇節（一作重節）係蒲盧虎女孫是亮姪女張定安妻奈剌忽（一作鼐喇図）係太后大氏的兄嫂蒲盧胡只（一作富魯和琢）係麗妃石哥妹均已適人亮毫無忌恥一律召入逼與之淫起初尚令他出入隨後留住宮內日夕淫恣尤可怪的是與婦女交合必奏樂撤幃令妃嬪列坐旁觀且於卧榻前徧設地衣令各婦裸逐為戲至淫興一發即抱卧地上赤體交歡可憐這班含羞忍恥的婦女只因一念貪生沒奈何玉體橫陳任他蹧踏亮意尚未足聞江南多美婦人且有一劉貴妃寵冠宋宮色藝無雙意欲興兵南下為叔掠計不料太后大氏一病

不起彌留時召亮至榻前泣囑道我與徒單太后始終和好汝還都燕京獨將他留着會寧未曾迎來今我將死不能見他一面殊爲可恨此後汝須迎他到此事他如事我一般休要忘記切囑切囑亮總算應命及大氏已殂喪葬禮畢便親自往迎命左右持杖二束跪語徒單太后道亮自知不孝久疎溫凊願太后懲罪加笞（是一條苦肉計）徒單太后究是女流見他這般認過自然軟了心腸便親扶亮起且道百姓有克家子尚不忍加笞我有子如此寧忍笞麽隨叱左右攜杖退去當下偕亮至燕入居壽康宮亮貌極恭順后出必隨后起必扶后有所需嘗親自供奉宮廷內外盛稱亮孝連徒單氏亦喜慰非常（滿身作僞）紹興三十一年欽宗病死五國城亮秘不報喪但令簽書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員外郎王全至宋賀天中節臨行時亮語王全道汝見宋主可面責他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且燬去南京宮室陰懷異志如誠心修好可速割漢淮地畀我方好贖罪全唯唯而出到了臨安入見高宗即將亮言轉達高宗道公亦北方名家奈何出言背理全厲聲道汝國君臣莫非因趙桓已死敢生變志麽高宗聞此二語立即起座入內令輔臣詢明淵聖死耗全答言死了數日於是詔令舉哀持服三年尊謚淵聖廟號爲欽宗總計欽宗在位僅二年被擄後居金三十餘年壽六十有一小子有詩嘆欽宗道

卧車泣語已嫌遲老死冰天苦自知和虜已成身不返九哥畢竟太營私

畢竟宋廷如何對付金使且至下回表明

高宗一生行事惟擇立儲貳最稱公允其可以質天地告祖宗者止此而已然亦未始非由藝祖傳弟不私神器彼蒼者天爲藝祖後裔計特隱牖高宗之私衷令其獨斷不惑耳不然胡崇信奸邪屈害忠良甘爲小朝廷以求活耶金主亶始勤終怠酗酒好色身死亮手實其自取然族滅之慘毋乃太酷意者由其父吳乞買滅遼侵宋虐戾已甚天特假手逆亮以爲好殺之報歟且粘沒喝斡離不虜搽汴京兀朮撻離喝盡銳南牧金源將帥爲宋害者無逾四人亮或族其家或淫其女自來夷狄烝報未有如此之横逆者也天道豈果無憑乎

第七十八回　金主亮分道入寇　虞允文大破敵軍

却說欽宗死耗傳至宋都廷議擬俟金使北還然後治喪左史黄中入語宰執道這是國家大故臣子至痛柰何尚可失禮陳康伯即答道左史言是當即日奏請治喪中外後康伯入奏照准宮廷内外相率舉哀一連數日把金使要索條件擱置不提金使迫不及待轉問宰臣康伯道天子居喪尚有何心議及此事貴國如仍顧舊約幸勿敗盟否則且俟緩議金使再欲爭論康伯不與一言累得金使沒趣悻悻自去康伯亟奏白高宗有詔召同安郡王楊存中及三衙帥趙密同至都堂共議軍事又令侍臣臺諫一

併集議康伯首先提議道今日不必論和與守但當論戰存中接入道強虜敗盟曲在彼不在我自應主戰為是獨趙密不發一言右僕射朱倬亦未聞置議康伯見二人作壁上觀便語存中道現在國勢雖弱並非不足一戰但必須君臣上下一德一心方可制勝我且入朝申請俟上意堅定然後再議何如存中也即贊成大衆遂退康伯仔細探聽纔知內侍省都知張去為陰阻用兵且有勸幸閩蜀消息於是手繕奏牘極陳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事已有進無退請聖意堅決速調三衙禁旅出扼襄漢觀釁後動勿再遷延等語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也上疏乞誅張去為楊存中又上備敵十策乃命主管馬軍司成閔率兵三萬出戍鄂州與前時調守襄陽的吳珙犄角相應且將金使王全所述徧諭諸路統制郡守監司令他隨宜應變命吳璘宣撫四川與制置使王剛中措置邊防起劉錡為江淮浙西制置使屯駐揚州節制諸路軍馬（楊存中劉錡二人可謂當時的碩果）這邊方慎修武備那邊亦妄動干戈金主亮因高王兩使返報宋事頓時無名火高起三丈勃然道朕舉兵滅宋易如反手此時討平高麗西夏合天下為一家纔算得是一統哩（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參政敬嗣暉李通等俱獻諛貢媚慫慂起兵亮遂修戰具造兵船括民馬指日南下獨徒單太后屢次勸阻亮遂因是挾嫌並且徵兵愈亟使掌牌印官燥合（一譯作索赫）赴西北路募故遼兵遼人不願行偏燥合挾勢逞威鞭笞交下（該死的暴徒）

西北路招討使譯史蕭巳乘遼人怨望。攻殺燥合。及招討使完顏沃側。（沃側一作烏色）遂集衆叛金。立故遼遺族老和尚。（一譯作撈華善）為招討使。聯合咸平府穆昆括里。有衆數萬。聲欲日張。金主亮令僕散忽土西征。忽土陛辭。且入謁徒單太后。太后怨顰眉道。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今又欲往汴。且聞將興兵渡江。往伐南宋。恐人民疲敝。將生他變。我嘗好言諫阻。不聞見允。今遼人又復叛亂。為之奈何。忽土勸慰數語。出宮西去。那知徒單太后這番言論。已有人向亮報知。這人為誰。就是太后的侍婢高福娘。自徒單太后至燕後。嘗令福娘問候起居。福娘面目妖嬈。居然為亮所賞識。與他私通。因此太后言動。無不傳報。亮聞此言。不禁忿怒道。這老嫗又來絮聒。他想阻我。我偏要從汴。偏要伐宋。當下傳令遷都。即日登程。徒單太后以下。均從行至汴。太后入居寧德宮。亮又命搜捕宋遼宗室。共得百三十餘人。均先時被擄至金。至此一律處死。且密囑福娘道。此後寧德宮中。倘再有違言。我與他不兩立了。福娘本已有夫。叫作特末哥。（一作特默格）尤生得狡滑異常。福娘將亮語轉告乃夫。特末哥道。你何不借此立功哩。（縱妻肆淫還要尊主弑母想是別有心肝）福娘乃時進讒言。只說太后有廢立意。亮益怒道。怪不得他私養鄭王充。現在充四子已長大了。他想擡舉他做皇帝麼。（借亮口中敘出徒單氏被弒原因）遂召點檢大懷忠等入內。將給一劍道。你去殺了寧德宮老嫗。回來報我。懷忠持劍而去。至寧德宮。適值徒單太后作樗蒲戲。懷

忠叱太后道快跪讀詔勅太后莫明其妙愕然問道何人使我下跪言未已那懷忠背後已突出一人乃是尚衣局使虎特末（一作華特默）買然上前捽后令跪且向他背後連擊三拳后再起再仆已是氣息奄奄勢將垂斃高福娘手持一繩套入后頸可憐這位金邦嫡母雙足一伸嗚呼哀哉（閱至此令人髮指）還有太后左右數人亦一併殺死懷忠等返報亮命焚太后屍弃骨水中（窮凶極惡）并拏捕鄭王充子二人一名檀板（一作塔納）一名阿里白（一作阿里布）立即殺斃（鄭王充及餘二子想已逃去故不見史乘）且恐僕散忽土在外擁兵蓄有異圖特召他還朝結果性命（僕散忽土有弑君罪死已晚矣）封高福娘為鄖國夫人特末哥為澤州刺史（何不封他為元緒公）一面大舉南侵分諸道兵為三十二軍置左右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總率師干命奔睹（一譯作璝都）為左大都督李通為副紇石烈良弼（一作赫舍哩良弼）為右大都督烏延蒲盧渾為副（蒲盧渾一作富埒琿）蘇保衡為浙東道水軍都統制完顏鄭家奴（家奴一作嘉努）為副由海道趨臨安劉萼為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自蔡州進瞰荊襄徒單合喜（一作圖克坦喀爾喀）為西蜀道行營都統制由鳳翔趨大散關左監軍徒單貞別將兵二萬入淮陰亮召諸將授方略賜宴尚書省命皇后徒單氏與太子光英居守張浩蕭玉敬嗣暉留治省事自己戎服整裝跨馬啟程後宮妃嬪一律隨行（一班娘子軍只耐內戰不耐兵戰奈何）先是亮嘗遣使赴宋令畫工偕往描寫臨安湖山持歸作屏且命繪入己像立馬吳山頂上自題一詩有立馬吳山第一

峯七字至是語侍臣道朕此次南行要實踐圖中繪事了（要向鬼門關去了）亮衆約六十萬號稱百萬氈帳相望旗鼓連繹不絕徒單合喜長驅西進直抵大散關令遊騎攻黃牛堡守將李彥堅告急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乘快馬馳二百里突入吳璘營中璘尚高寢剛中呼璘速起正色與語道大將與國家同休戚奈何敵已侵邊尚是高枕安臥璘大驚道有這般事麼隨即率帳前親卒被甲上馬與剛中馳至殺金平阨守青野原益調內省兵分道遊進援黃牛堡徒單合喜見宋師四集不敢進攻退駐橋頭寨吳璘遣裨將彭青率兵夜進劫破徒單合喜退還鳳翔在黃牛堡的金兵亦被守將李彥堅用神臂弓射退（西路金兵已退）川邊解嚴璘又遣彭青復隴州他將劉海復秦州曹休復洮州西北已無虞了東北的大名府早已屬金至是有高平人王友直少諳兵法志復中原聞金亮渝盟遂聯絡豪傑權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數萬人分為十三軍進攻大名一鼓即克撫定衆庶令奉紹興正朔并遣人入朝奏事後自壽春來歸詔授忠義都統制又有宿遷人魏勝素號智勇應募為弓箭手及金亮南侵躍然而起立聚義士三百渡淮取漣水軍進攻海州徧張旗幟舉烟火為疑兵又使人招降守卒諭以金人敗盟興兵朝廷將興師問罪如能開門迎降秋毫無犯城中人聞言甚喜即開城相迎魏勝馳入城中擒住金知州高文富陣斃文富子安仁其餘不戮一人

復招諭朐山懷仁沭陽東海諸縣一律平定勝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馳檄遠近四方響應（居然有大將風）乘勢進拔沂州得甲具數萬金將蒙恬鎮國領萬人來爭海州勝設伏以待待金兵近城伏兵猝發擊死鎮國餘衆遁去淮南總管李寶代奏勝功詔命勝知海州事金主亮聞數路警報亟擬渡淮南進命李通至清河口築梁濟師且恐魏勝襲他後路即分兵數萬往圍海州勝遣使向李寶乞援寶正率師航海擬從海道拒敵膠西既得魏勝急報即帶着手下兵士往援魏勝適值金兵到了新橋距海州城僅十餘里寶麾兵迎擊戰鬬方酣魏勝也出城夾攻金兵腹背受敵頓時潰走勝還守北關金兵又進復被勝擊退既而金兵再攻東門勝單鎗匹馬出城呵叱敵皆駭散翌晨陰霧四塞金兵四面薄城仍不能入乃拔砦馳去李寶既解海州圍遂引舟師赴膠西白石島會值金將完顏鄭家奴驅戰艦出海口泊陳家島相距僅一山寶禱諸石臼神北風驟起正好乘風出戰霎時間過山薄敵鼓聲震盪海波騰躍敵衆大驚連忙擊矴舉帆怎奈風浪捲聚帆不得駛反害得心慌意亂無復行列寶用火箭注射火隨風熾延燒敵舟數百艘尚有未曾被火的敵舟還思向前迎敵寶叱壯士跳躍而過各用短刀四斫金兵手足無措但見得頭顱亂滾血肉橫飛完顏鄭家奴無處奔避也做了刀頭鬼餘將倪詢等情願乞降寶將降將縶獻降兵收留奪得統軍符印及文書器甲糧

餅數以萬計餅物不便載還盡行焚燬火光熊熊歷四晝夜纔熄海上亦報肅清金兵
又盡覆沒金主亮連得警報憂怒交并擬即向清河口濟師偏有宋老將劉錡用兵扼住水
中暗伏水手遇有敵舟用釘鑿沈亮又不敢徑渡沒奈何改趨淮西淮西守將王權由
錡所遣獨不從錡命聞得金兵大至即棄了廬州退屯昭關金主亮渡淮入廬州權又
自昭關退保和州未幾又退屯采石錡聞亮已渡淮也只得引還揚州亮進陷和州又
遣高景山率兵攻揚州錡適患病自揚州退駐瓜州揚州被陷沿江上下難民塞途錡
力疾趨皂角林收撫流民並命步將吳超員琦王佐等整軍禦敵金將高景山領兵前
來氣勢銳甚錡躍馬徑出麾軍突陣金兵分作兩翼來圍錡軍錡左馳右驟督衆死鬭
約有兩個時辰馬受傷致蹶錡遂下馬步戰殺開一條血路回趨本營高景山從後追
躡約半里許道旁列有叢林一聲號嘯林中突出許多弓箭手攢射金兵金兵多半中
箭只好退去這弓弩手係王佐步卒佐見主帥被圍一面設伏一面往援可巧錡退敵
進遂督弓弩手射退敵兵錡回營易馬復招集各將追擊高景山景山不及預防被錡
一馬衝入手起刀落砍落馬下餘衆大潰錡乃收兵回營為此一戰錡病益劇乃上疏
求代時兩淮警耗迭至臨安高宗召楊存中至內殿商議避敵且命轉詢陳康伯康伯
聞存中到來從容延入解衣置酒與商大計存中道主上又思航海去了想是還有餘味康伯

道我已聞有這般消息明晨入朝當極力諫阻存中意亦相同盡歡而散康伯於次日入奏極陳航海非計高宗亦頗感悟康伯乃退不意隔了一夕忽接到高宗手詔內有敵若未退當散百官等語（專想逃走）康伯憤甚竟取了一大將手詔繳去且馳奏高宗道百官豈可散得百官一散主勢益孤臣請陛下發憤親征前時平江一役陛下曾記憶否應七十回高宗被康伯一激方有些振作起來（仍是一種僥倖思想）乃命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師江淮往視錡疾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楊存中為御營宿衛使擇日親征殿中侍御史陳浚卿上言張浚忠藎決可起用高宗因復浚原官召判建康并褫王權職編管瓊州命都統制李顯忠往統權軍召劉錡還鎮江養疴兼顧江防錡留姪汜率千五百人扼瓜州都統制李横率八千人為援應金主亮陷沒兩淮分兵犯瓜洲汜用克敵弓接連發矢金兵却退葉義問到了鎮江見錡正病劇未便與論戰事但令李横暫統錡軍督兵渡江且飭劉汜繼進横以為未可獨汜頗欲出戰入問諸錡錡意亦與汜相反但搖手示意汜尚未信拜家廟而行義問復促横並進横不得已與汜同時渡江甫登對岸驀見敵騎奄至似狂風驟雨迎頭衝來汜不禁膽怯下舟返奔（少年使氣往往如是）横孤軍當敵眼見得不能支持左軍統制魏俊右軍統制王方陸續戰死横慌忙卻走連所佩都統制印俱致失去部軍十死七八徒落得血滿長江罷了義問自得敗耗亟走建康遣虞

允文馳往蕪湖，迎李顯忠交代王權軍，乘便犒師。允文到了采石，王權已去，顯忠未來，軍士三五星散，均解鞍束甲，坐列道旁，及見了允文，方起立行禮，通報各隊將弁。統制時俊等出迓允文，允文纔入帳中，忽有偵卒來報，金主亮已渡江前來了。（令人愕然）原來亮聞瓜州大捷，即築臺江上，自披金甲登臺，殺馬祭天，并用一羊一豕，投入江中，下令全軍渡江，先濟有賞。蕭盧渾進諫道：「臣觀宋舟甚大，行駛如飛，我舟既小，行駛反緩，水戰非我所長，恐不可速濟。」亮怒道：「汝昔從梁王（疑指兀朮）追趙構至海島，曾有大舟麼？」侍衛梁漢臣道：「誠如陛下所言，此時若不渡江，尚待何時？」亮轉怒為喜，即在岸上懸設紅旗黃旗，號令進止。長江上下，舳艫如織，亮獨乘龍鳳大船，絕流而渡。采石磯頭，鉦鼓相聞，各將都面面相覷，不發一言。獨虞允文慨然起座，語諸將道：「大敵當前，全仗諸公協力同心，為國殺敵。現在金帛誥命，均由允文攜帶至此，以待有功。允文一介書生，未嫻戎事，亦當執鞭隨後，看諸公殺賊建功。」嘿！諸將經此數語，也一齊起立道：「參軍且如此忠勇，某等久効戎行，且有參軍作主，敢不誓死一戰。」（正要汝等出此一語）允文大喜。惟隨從允文的幕僚，摯允文衣，密語道：「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若他人敗事，公忍受此咎麼？」允文怒叱道：「危及社稷，我將奚避？」乃命諸將嚴陣以待，分戈船為五隊，兩隊分列東西兩岸，作為左右軍，一隊駐中流，作為中軍，還有兩隊潛伏小港，作為游兵，防備不測。部署甫畢，敵

已大呼而至亮在後面自執紅旗麾舟數百艘魚貫前來霎時間已有七十艘渡至南岸猛薄宋師宋師見來勢甚猛稍稍退卻允文督戰中流拊統制時俊背上撫顔與語道將軍膽畧素傳遠邇今退立陣後反似兒女子一般威名寧不掃地麼（這將不如激將）時俊聞言即躍登船頭手揮雙刀拚命相搏軍士亦努力死戰兩下裏相持不捨允文復召集海鰍船猛衝敵舟敵舟不甚堅固被海鰍船鋭角相撞沈没了好幾艘他倘仗着多舟半死半戰直至日暮尚不肯退允文也覺焦灼適見西岸有許多官兵陸續到來便即駛舟攏岸登陸招呼約略詢問方知是光州潰卒眉頭一皺計上心來遂與語道你等到此正好立功我今授你旗鼓遠遠從山後轉出敵必疑為援兵定當駭走了大衆依計受了旗鼓歡躍而去允文復下舟督戰不到片刻那受計的軍士已遠出山後擂着大宋旗號踴躍前進金主亮果疑是援軍拋去紅旗改用黄旗麾兵退去允文又命強弓勁矢尾擊追射把金兵射斃無算直至金兵均退至北岸方纔收兵亮還至和州檢點兵士喪失甚多遂遷怒各將捶殺了好幾人驀有警信傳至曹國公烏祿已即位東京改元大定亮不禁拊髀長嘆道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不料烏祿先已如此這難道是天意不成因從文牘篋中取出改元擬詔有一戎衣天下大定等語指示羣臣并與語道烏祿既叛朕只好北歸平定内亂再來伐宋了李通接着道陛下親入宋境無

功即歸若衆潰在前敵乘諸後大事去了亮又道既如此且分兵渡江駐營北邊之道復道陛下北去就使留兵渡江恐將士亦皆解體為陛下計不若令燕北諸軍先行渡江免得他有異志且斂舟自燬絕他歸望那時衆知必死銳意南進不怕宋室不滅宋以後陛下威靈大振回旗北指平亂如反掌了（不如是何由致斃）亮大喜道事貴神速明日再行進兵乃傳諭諸將趁宿進發到了次日亮督軍再進甫至楊林河口見已有海舟排列非常嚴肅不由的驚詫起來看官道海舟裏面係是何人原來是宋將盛新他受虞允文命令料知亮必復來已於夜半駛舟直上整備着許多火箭來燒金船亮還道宋軍無備因此詫異正擬上前突陣忽聞鼓聲一響宋船中的火箭好似萬道金光一齊射至天空中的風伯也助宋逞威把金舟盡行延燒亮亟督兵撲救偏宋師四面駛集都來縱火連亮自坐的龍鳳舟也被燃着亮且撲且遁好容易奔回北岸龍頭也焦了鳳尾也黑了其餘三百號戰船只剩了一半還都是殘缺不全不能再駛亮遭此大敗急得暴躁不堪便欲將各舟盡行燬去還是蒲盧渾獻上一策請招降宋將王權為疑間計（仍似做夢）亮依計而行遣使持詔至宋營允文得書微笑道這明明是反間計敵來欺我嗎遂親作覆書交來使去說金使持書回報亮拆書閱讀道權因退師已置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再戰以決雌雄亮讀畢旁顧諸將道我只知南宋老將有一劉錡怎

上海會文堂印行

麽又有一個李顯忠也這般利害諸將多不知顯忠履歷無詞可對惟有一偏校道莫非就是李世輔亮聞言益怒遂召入梁漢臣厲聲叱道你首先勸朕渡江難道不知有李世輔麽言未已拔劍一揮把漢臣斬作兩段并命將龍鳳舟燬去連造舟工役亦殺死兩人自率兵趨向揚州去了正是

一鼓竟能褫逆魄　六軍從此服儒生

看官欲問李顯忠履歷待小子下回表明

歷代無道之主莫如金亮亮之罪上通於天大舉伐宋正天益之疾而奪其魄耳假使高宗構有恢復之志聲其罪而加之討則南北義士奮起討逆大憝授首炎宋中興寧非快事乃聞寇南來即思退避愚弱不振一至於此幸陳康伯勸阻於內虞允文達權於外始得徼倖一勝保全東南論者謂以弱制强以寡敗衆允文之功居多夫允文誠有功然安知非天之嫉亮已甚特借義士忠臣以誅逐之耶故予謂采石一役蓋猶有天幸云

第七十九回　誅暴主遼陽立新君　隳前功符離驚潰變

卻說李顯忠原名世輔係綏德軍青澗人父名永奇為本軍巡檢使顯忠年十七即隨父出入行陣頗有膽畧積功至武翼郎充副將至金人陷延安授顯忠父子官永奇私

語顯忠道我為宋臣乃可為金人用麼顯忠嘗念父言每欲乘間歸宋嗣兀朮令顯忠知同州適金將撒離喝到來顯忠用計擒住撒離喝急馳出城擬赴宋獻功偏為金人所追至沿河又無舟可渡乃與撒離喝折箭為誓一不准殺同州人二不准害永奇等方准釋還撒離喝情願如約因放他北還一面急遣人告知永奇永奇挈眷南行途次被金人追及家屬三百口皆遇害顯忠西奔至夏乞師復讎願取陝西五路夏主令為延安經畧使顯忠至延安適延安復為宋有遂有意歸宋執住夏將王樞夏人用鐵鷂子軍來取顯忠被顯忠一陣擊退獲馬四萬匹因用紹興年號揭榜招兵匝旬得萬餘名緝得殺父讎人碎屍洩憤四川宣撫使吳玠遣使宣撫諭以南北議和毋多生事顯忠乃往見吳玠玠送顯忠至行在高宗撫勞再三賜名顯忠尋授為都統制顯忠上恢復策為秦檜所忌復至落職檜死顯忠得復原官（叙入顯忠履歷亦善善從長之意）金主亮南侵王權敗退因命顯忠代將顯忠頗為金人所憚所以虞允文虛聲揚威金主亮亦有戒心已而顯忠果至允文接見甚歡且與語道敵入揚州必與瓜州舟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守公能分兵相助麼顯忠道同是朝廷軍吏有何不可遂分兵萬六千人與允文允文即日至京口且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道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大功反出一儒生真令我輩愧死了言甫畢有詔傳入召錡還朝提舉萬壽觀別命成閔為

淮東招討使李顯忠為淮西招討使吳拱為湖北京西招討使錡既接詔遂與允文告別而去未幾楊存中奉詔來守京口與允文臨江閱兵命戰士試船中流三周金山往來如飛適金主亮至瓜州命部衆持矢射船船疾矢遲俱不能中衆皆駭愕亮獰笑道恐怕是紙船哩（恐是你死在目前眼先昏花了）言未已有一將跪白道南軍有備不可輕敵陛下不如回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叱道汝敢慢我軍心麼喝令左右把該將杖責五十隨即召集諸將限令三日渡江否則盡殺不貸自此令一下軍士都有變志驍騎高僧（一譯作喝山）欲誘私黨亡去為亮所覺命將高僧亂刀分屍且下令軍士逃走應殺弁目弁目逃走應殺總管衆聞令益加危懼嗣又運鵝鶻船至瓜州約期次日渡江敢後者斬（自期速死所以申令激變）軍中遂私自會議想出一條最後的計策商諸浙西都統制耶律元宜等元宜問明計議大衆齊聲道宋軍盡扼淮渡若我等渡江個個成擒了近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免得同死江南元宜遲疑半晌方道諸位果齊心否衆復應聲道大衆同心元宜道既已齊心事不宜遲明晨衛軍番代即當行事衆復允諾到了翌晨元宜即會同各將齊薄亮營亮正駐龜山寺聞變遽起還疑是宋兵猝至即令近侍大慶山出召軍士迎敵慶山將行忽有一箭射入被亮接住顧視箭枝不禁大駭道這箭是我軍所射並不是宋軍道言未絕聞外面喧譟道速誅無道昏君大慶山

忙詰亮道事已急了請陛下急走亮接口道走將何往遂轉身取弓那知背後有叢矢攢射貫入項頸禁不住一聲叫痛暈倒地上延安少尹納合斡魯補（一作納哈塔斡喇布）首先搶入持刀徑下砍了數刀但見他手足尚動遂取帶將他勒死（弒君弒母還令自受）衆將士陸續趨進先將李通郭安國徒單永年梁珫大慶山等次第拏下然後再把所有妃嬪一古腦兒牽將出來圈在一處大衆各呼道速殺速殺霎時亂刀齊下凡助亮為虐的從臣及供亮宣淫的妖嬈統變作血肉糢糊幾成齏醬（為妃嬪計若知有這般結果不若從亮死節）再取驍騎指揮使大磐衣巾裹了亮屍厝薪縱火焚骨揚灰（應該如此）元宜自為左領軍副大都督派兵至汴殺斃亮后徒單氏及亮子光英一面退軍三十里遣使持檄詣鎮江軍議和楊存中拒絕來使金使馳去嗣聞荊襄江淮一帶所有金兵盡行北去先是亮發汴京將士已有貳心曷蘇館（一譯作和碩）猛安福壽（一作明安完顏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奴婆娑（一作博索）路總管謀衍（一作默音即婁室子）東京穆昆金住等皆舉部亡歸且在路中揚言道我輩今往東京去立新天子了原來東京留守曹國公烏祿素性仁孝向得士心自妻烏林荅氏被召殉節未免怨亮且聞亮有弒母屠族等情恐禍及己身更懷憂慮與元少尹李石本烏祿舅勸烏祿先發制人烏祿因將副留守高存福擒住適值福壽等擁入東京願戴烏祿為主烏祿遂殺高存福御宣政殿即位大赦易名為雍改元大定下詔數亮罪惡數十事飭部衆截亮

歸路追尊父訛里朵為帝（訛里朵係太祖子）號為睿宗至亮已被殺遂自遼陽入燕京召歸南征諸將士追廢亮為海陵煬王斥退蕭玉敬嗣暉等誅特末哥及高福娘以張浩有賢名仍任為尚書令尋又復故主亶帝號尊為熙宗且討弒熙宗罪再廢亮為庶人一面令高忠建為招諭宋國使並告即位時高宗已啟蹕至建康由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俱以手加額歡躍異常高宗亦溫言撫慰入城後過了殘年（即紹興三十一年之末）虞允文自京口來朝高宗語陳俊卿道允文文武兼全差不多是朕的裴度呢遂命他為川陜宣諭使允文陛辭面奏道金亮既誅新主初立正天亡我欲復的機會若再主和海內氣沮不知主戰海內氣伸高宗道朕知道了卿且去與吳璘經畧西陲允文乃行高宗仍欲還臨安御史吳芾請駕留建康北圖恢復高宗不從只托言欽宗神主應祔太廟隨即啟行追至臨安適劉錡嘔血而亡因詔贈開府儀同三司賜錡家銀三百兩帛三百匹尋謚武穆錡係德順軍人慷慨沉毅有儒將風為金人所敬畏至是以劉汜敗績病不能報讎恨以終遠近歎息惟金使高忠建已到臨安廷議當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張闡請慎擇使臣正敵國禮庶可復我聲威高宗亦以為然乃諭諸執政道向日主和本為梓宮太后雖屈己卑詞亦所不顧今兩國已經絕好宜正名分畫境界改定歲幣朝儀陳康伯奉命轉告金使高忠建不肯如約且聞兩淮州郡由成閔李顯忠

等依次收復便因是抗言相責康伯謂棄好背盟咎在金不在宋說得忠建無詞可答只好默然高宗乃遣洪邁為賀登極使并用手札賜邁道祖宗陵寢睽隔三十年不得按時祭掃朕心甚痛若金人能以河南見歸或可仍遵前約否則非改議不可（語意仍不脫畏葸）當下給交國書改去臣構字樣直稱宋帝邁賫書至燕金閤門見國書不依前式令邁改草且令自稱陪臣朝見禮節概用舊儀邁堅執不允被金人錮使館中三日水漿不通邁不屈如故金廷欲將邁拘住獨張浩謂使臣無罪不如遣還邁纔得南歸惟和議仍無頭緒南北尚不能無爭四川宣撫使吳璘出屯漢中復商虢諸州分兵收大散關又遣姚仲攻德順軍四旬不克璘用李師顏代將師顏子珽出戰百亭大敗金兵擒金將耶律九斤等百三十七人金兵悉銳趨德順璘親往督師又與金人大戰仍得勝仗金兵入營固守會天大風雪乃拔營遁去璘遂整軍入城再派嚴忠取環州姚仲耿鞏王彥等復蘭會熙鞏等州及永興軍虞允文至陝與吳璘會同規畫次第進行西陲好算順手東土亦得捷音金遣丘斤太師（一作烏珍太師）發諸路兵二十路進攻海州先派騎兵繞出州城西南阻截餉道知州魏勝擇勁悍三千餘騎往拒石閘堰金軍不能進只得退還勝留千騎扼守險要金兵十餘萬來爭勝率衆往援殺死金兵數千人餘衆遁去及勝還城中金兵復乘夜薄城圍至數匝勝竭力守禦且縋兵向李寶告急寶飛章

奏聞高宗命鎮江都統張子蓋馳援子蓋發兵至石湫堰見河東列着敵陣即率精騎衝擊統制張泛奮勇先驅甫入敵陣被流矢射中要害倒斃馬下子蓋大呼道張統制殉難了此讐豈可不報道言未絕已躍馬直前部兵一併隨上縱橫馳驟銳不可當金兵正苦難支又見魏勝統軍殺來也似生龍活虎一般那時如何招架便相率奔潰後面阻着石湫河急切無從逃避多半擁入河中能泅水的還僥倖逃生不能泅水的當然斃命海州自是解圍魏勝收軍還城子蓋亦帶兵回鎮李顯忠聞海州圍解金兵又敗擬乘勢規復中原奏請出師西蜀自宿亳趨汴京直通關陝關陝既通鄜延一路素知臣名必皆響應然後招集部曲轉取河東云云那知高宗非但不從反下詔撤銷三招討使召顯忠主管侍衞軍馬司成閔主管殿前衞司吳拱主管侍衞步軍司顯忠不得已奉命還朝又是枉費心機途次接得內禪詔旨亟馳賀新主去了當金亮入寇時羣臣多勸高宗避敵皇子瑋不勝忿懣入白高宗願率師禦寇高宗亦頗感動乃下詔親征瑋扈蹕同行及還臨安高宗以年老倦勤意欲禪位仍然不脫主和故智因此得休便休陳康伯密贊大計乞先正名因立瑋為太子更名為昚音慎且追封太子父子偁為秀王未幾由高宗降詔令太子即皇帝位自稱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昚固辭不受高宗勉諭再三又出御紫宸殿面諭羣臣嗣即入內由侍臣擁太子出殿至御座旁側立不

坐。侍臣扶掖至七八次。乃畧就座。宰相率百僚拜賀。太子又遜起立。輔臣升殿。固請太子。愀然道。君父有命。本諸獨斷。自恐無德。未克當此大位。輔臣免不得恭維數語。於是草草成禮。片刻退班。高宗移駐德壽宮。太子自整袍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扶輦。隨行及宮門。尚未止步。高宗一再麾退。并令左右扶掖以進。因顧羣臣道。付託得人。我無憂了。越日。頒詔大赦。又越日。以即位禮成。告天地宗廟社稷。是為孝宗皇帝。定五日一朝德壽宮。旋因上皇未允。改為每月四朝。孝宗聞張浚重名。既即位。即召浚入朝。浚至拜謁已畢。孝宗賜他旁坐。且改容與語道。久聞公忠勇過人。今朝廷所恃。惟公。幸有以教朕。浚從容對道。人主所恃。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古人所謂天即是理。秉理處事。使清明在躬。自然賞罰舉錯。毋有不當。人心悅服。敵讎亦服。孝宗悚然道。當不忘公言。遂加浚少傅。封魏國公。宣撫江淮。浚一再進謁。極陳和議非計。請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師犄角。進取中原。孝宗頗也稱善。無如當時有個滑郎舊臣史名浩。曾任翰林學士。時預樞密。他是秦繆醜的流亞。專講和議。從中掣肘。這也是天意已定。無可挽回。因此出了一位孝宗。復出一個史浩。（實仍由孝宗用人不明）浩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若離蜀太遠。恐致敵人潛襲。保蜀反以亡蜀。孝宗竟為所惑。遂擬棄秦隴三路。虞允文遙諫不從。反將他罷知夔州。並詔吳璘班師。璘此時已收復十三

州三軍正與金將阿撒相持既接詔命乃下令退兵僚屬交諫道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此舉所關甚重奈何退師璘慨然道璘豈不知此但主上新政璘遠握重兵若不遵詔豈非目無君上麼遂退師還河池自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三軍又皆為金人奪去及虞允文自川陝還朝入對時以籌畫地極言棄地利害且云今日有八可戰孝宗始歎為史浩誤朕這是後話慢表且說孝宗於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即位越年改元隆興進史浩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備敘官銜見孝宗之倚畀非人）且詔宰執以下各陳應敵定論以鼎廷臣多半主戰獨史浩主守（守字即和字之變相）正爭議間忽由張浚呈入金將來書係索海泗唐鄧商各州地所有往來通問悉如金熙宗時舊約否則請會兵相見云云原來金主雍稱帝以後本已詔罷南征惟遣右副元帥謀衍等往討西北亂黨（應前回薩巴之亂）時薩巴已為黨羽移剌窩斡所殺老和尚亦就縛移剌窩斡自稱都元帥尋且潛號皇帝改元天正兵勢頗強謀衍等師久無功因遣他將僕散忠義（一作布薩忠義）及紇石烈志寧（一作赫舍哩志寧）往代謀衍兩將驅兵深入連敗移剌窩斡移剌窩斡北走沙陀被黨徒執獻金軍梟首以狥餘黨悉平金主遂進僕散忠義為都元帥赴汴京節制諸軍紇石烈志寧為副元帥駐軍淮陽爲南攻計紇石烈志寧貽書張浚求如故約且遣蒲察徒穆（一作富察圖們）大周仁屯虹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准備出發浚既將來書呈

入。又極力主戰。勸孝宗臨幸建康。鼓動士氣。勿墮敵詐謀。孝宗覽後。手詔召浚入議。浚仍執前說。且請乘敵未發。先搗虹縣及靈壁。孝宗點頭會意。獨史浩進奏道。帝王出師。當策萬全。豈可冒昧嘗試。僥倖圖逞。浚與他力辯。並奏言浩意主和。恐失機會。孝宗道。魏公既銳意恢復。朕難道獨甘偷安麼。浚拜謝而退。李顯忠時已在朝。兼任淮西招撫使。亦請出師。願為前驅。建康都統邵宏淵。復獻搗虹縣靈壁的計策。孝宗遂決意興師。且語陳俊卿道。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當下將兵馬大權。付與張浚。浚至建康開府。江淮。遣李顯忠出濠州。趨靈壁。邵宏淵出泗州。趨虹縣。這次出師的旨意。並不由三省樞密院決議。及兵已調發。浩始得聞。心中很是不平。面請辭職。侍御史王十朋劾浩懷姦誤國等八罪。浩遂罷知紹興府。十朋再疏劾浩。復斥令奉祠。李顯忠自濠梁渡淮。直抵陡溝。金右翼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金人祇有此技）顯忠麾衆猛擊。蕭琦敗走。遂克靈壁。惟宏淵圍攻虹縣。曠日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至虹縣開諭禍福。金守將蒲察徒穆。大周仁。俱出降。連蕭琦亦情願投誠。偏宏淵自恥無功。陰懷妒忌。（這種人最可恨）會值顯忠降將。入訴顯忠謂被宏淵部卒。奪去佩刀。顯忠即向宏淵索得罪人。訊明屬實。竟喝令斬首。宏淵愈加銜恨。顯忠乘勝至宿州。大敗金兵。追奔二十餘里。至收軍回營。方見宏淵到來。兩下相見。宏淵微笑道。招撫真關西將軍呢。（言下有不滿意）顯忠道。公既遠來。請

閉營休士。明日併力攻城。宏淵默然。顯忠知宏淵不可恃。獨於次日誓衆登城。軍士血薄上登。城已垂破。見宏淵軍尚閑立濠外。大呼促進。方渡濠過來。及顯忠已入城。宏淵纔到。巷戰逾時。尋斬數千人。宿州遂復。捷報到了臨安。孝宗大喜。授顯忠為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為副。宏淵欲發倉庫犒士。顯忠不可。止以現錢為賞。士卒始有怨詞。（顯忠此舉未免失策）會聞金副元帥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來攻。部衆約萬餘人。顯忠道。區區萬人。怕他甚麼。當令十人執一人。日與降人置酒高會。（亦漸驕了）到了翌晨。金兵蜂附而至。顯忠登城遠視。差不多有十萬。便道這何止萬人呢。嗣得偵卒入報。來將係金帥索撒（一作博索）自汴京率步騎十萬前來攻城。顯忠乃往語宏淵。合力出擊。宏淵道。敵勢甚銳。不如退守。顯忠勃然道。我只知有進。不知有退。遂親督部衆。開南門出戰。戰未數合。統制李福統領李保。忽然倒退。顯忠大怒。馳到二李面前。拔刀揮去。左斬右劈。二李頭顱。依次落地。顯忠宣示道。將士們瞧着。如不前進。請視此二人。諸將不覺股栗。遂拚死向前。擊退孛撒。翌日孛撒復益兵進攻。顯忠駐軍城外。用克敵弓注射。一鼓退敵。時方盛夏。炎日當空。軍士多解甲喘息。汗出不休。宏淵從容巡視。顧語大衆道。天氣酷暑。尋一清涼處。搖扇納涼。尚且不堪。況蒸炎烈日中。被甲苦戰呢。（可殺）看官你想。行軍全恃着鼓氣。怎可作此等語。令人懈體。於是人心遂搖。無復鬬志。到了夜間。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

噪陽言敵至自與邵世雍劉侁等率部下遁去繼而統制左士淵統領李彥孚又遁顯忠急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荔澤張淵又一併遁去金人乘虛薄城顯忠尚竭力抵禦斬首虜二千餘人忽見東北角上有敵人架梯登城急忙自執長斧砍斷雲梯梯間數十人墜下盡行斃命敵始退却顯忠太息道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敵兵可盡敵帥可擒奈何離心離德自失機會呢宏淵聞言竟收軍自去臨行時入語顯忠道聞敵人又添生力軍二十萬來此攻城了若再不退兵恐變生不測顯忠正欲答言那宏淵已轉身去了顯忠仰天長歎道蒼天蒼天尚未欲平中原麼為何阻撓至此乃待夜引還退至符離全軍大潰小子有詩嘆道

兩將離心至覆兵大功竟爾敗垂成阜陵(孝宗崩葬永阜陵)空作長城倚德遠(即張浚注原見前文)

無擇將明

顯忠馳至盱眙見了張浚納印待罪欲知張浚如何處置待至下回表明

逆亮誅烏祿立國勢未定正天予宋以恢復之機會虞允文之言當矣高宗內禪孝宗嗣位當時以英明稱之有相如陳康伯有帥如張浚宜若可銳圖恢復矣顯忠勇號無敵尤一時干城選而西北且有吳璘王剛中等人濟以虞允文智勇兼優俱足深恃奈何內厠一史浩外厠一邵宏淵西北十三州三軍既得而復棄之

靈璧虹縣及宿州相繼收復淮西一帶將成而又隳之盍忠奸不並容邪正不兩立未有奸邪在側而忠正之士能竟大功者也惟西北事誤於史浩而邵宏淵之忌李顯忠則張浚不能無咎孝宗既以全權付浚矣彼邵李二人之齟齬寧不聞之不預察於幾先致隳功於事後自是恢復之機遂絕讀宋史者蓋不能無惜焉

第八十回　廢守備奸臣通敵　申和約使節還朝

却說張浚見了李顯忠聞知符離兵潰所有軍資器械拋棄殆盡免不得撫膺太息乃改命劉寶為鎮江軍都統制自渡淮入泗州招撫將士復退還揚州上疏自劾朝右一班主和黨紛紛論浚孝宗尚不為所動且賜浚手書道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遂畏人言朕當與卿全始全終浚得此書乃令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在淮陰聚水軍在壽春屯馬軍大修兩淮戰備孝宗復召浚子栻入問守禦情形浚附呈奏摺畧言自古明良交會必協謀同志藉成治功今臣孤蹤外寄動輒掣肘陛下亦無所用臣臣願乞骸骨歸里等語孝宗覽奏顧語栻道朕信任魏公不當令退既而和議復興湯思退復入為醴泉觀使右正言尹穡遂附思退劾浚孝宗亦未免動疑竟降授浚為特進樞密使宣撫江淮東西路貶顯忠為果州團練副使安置潭州邵宏淵雖降官階仍任建康都統制（貶李顯忠仍任邵宏淵以此為明誰其信之）參知政事辛次膺前因力

阻和議。觸忤秦檜落職。至二十年。自孝宗召入樞密。尋擢參政。至是劾論湯思退情願免官。遂罷爲奉祠。思退竟進任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思退當然主和。（去一史浩復來一湯思退如何恢復中原）獨陳俊卿上疏抗章。謂和議必不可成。張浚仍當復用。孝宗乃仍令浚都督江淮軍馬。未幾復得金帥紇石烈志寧來書。大旨仍如前言。思退勸孝宗和金。參政趙葵亦附思退議。工部侍郎張闡奮進道。敵來議和。畏我呢。愛我呢。恐怕是欺我呢。臣意謂決不當和。（恰是個硬頭子）孝宗道。朕意也是如此。且隨宜應付。再作計較。乃遣盧仲賢如金師。賫交覆書。仲賢陛辭。孝宗諭以海泗唐鄧諸州不宜輕許。仲賢應命而出。偏湯思退於待朝堂。私語仲賢道。如果可和。四州亦不妨許金。（必欲割地是何用意）是時金都元帥僕散忠義已進據宿州。仲賢至宿州。進見僕散忠義。恫喝多端。嚇得仲賢不敢措詞。但答言歸當稟命。忠義乃再給文書。要索四事。一。南北通書。改稱叔姪。二。割讓海泗唐鄧四州。三。歲納銀幣如舊額。四。須送交叛臣及還中原歸附人民。仲賢匆匆還朝。把來書獻入。孝宗頗悔遣仲賢。張浚也遣子栻入奏。謂仲賢辱國無狀。孝宗遂下仲賢獄。責他擅許四州罪狀。鐫奪三階。尋復除名。竄往郴州。偏湯思退急欲求和。又奏遣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龍大淵爲副。暗中囑之望許割四州。惟求減歲幣的半數。之望等去後。右正言陳良翰始得聞知。亟奏言朝議未決。之望遽行。恐辱國不止仲賢。應追還之望。先遣一使往議

改定原約然後通問未遲張浚亦上言金未可和請車駕亟幸建康銳圖進兵孝宗乃詔飭之望等待命境上毋得亟往改命胡昉為金國通問所審議官一面命廷臣會議和金得失陳康伯謂金人要索四事最關重大的條目便是欲得四州我朝以祖宗陵寢及欽宗梓宮為言因此未決乞召張浚還朝悉心咨議湯思退等俱言和為上計時虞允文已調任湖北京西宣諭使胡銓已召為起居郎還有監察御史閻安中皆力阻和議又有監南嶽廟朱熹應召入對謂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孝宗默然不答其意可知湯思退又從中讒間止除熹為武學博士熹辭職告歸康伯與思退不合亦上章求去孝宗准奏竟調思退為左僕射另授張浚右僕射仍都督江淮軍馬越年接得邊報使臣胡昉被金人執去孝宗不禁嘆息道和議不成大約是有天意呢遂召王之望等回朝且命張浚巡視江淮整繕兵備湯思退暗地焦灼奏請孝宗稟達上皇再定大計孝宗親自批答道金人無禮如此卿尚欲議和麼況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乃日夕言和比秦檜尚且不如思退得批大駭可巧胡昉自金遣還於是思退又得藉口振振有詞了原來胡昉至金金人責宋失信把他拘留嗣由金主雍釋歸令昉傳報宋廷要商和議思退遂暗唆王之望及戶部侍郎錢端禮等奏稱守備未固國帑已虛願以符離為鑒易戰言和孝宗乃令之望端禮兩人宣諭兩淮且召張浚入供相職浚此時

正大治戰艦號。令兩河豪傑。銳意興師。並令降將蕭琦統領降衆。檄諭遼人。約為聲援。偏錢端禮到了淮上。竟遣人入奏。有名曰守備。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治等語。看官你想張浚如何不憤。如何不惱。還至平江。上表乞休。共至八次。孝宗乃授浚少師兼保信軍節度使。南判福州。侍御史周操。乞請留浚。反遭罷斥。且撤退兩淮邊備。浚行次餘干。積鬱成疾。寢至彌留。遺書囑二子栻杓道。我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湔滌國恥。死後不當葬我先人墓側。但葬我衡山下便了。既而訃聞於朝。孝宗頗思浚忠。初贈太保。進贈太師。予謚忠獻。浚綿竹人。夙具大志。終身不主和議。孝宗即位。頗加倚畀。稱魏公。不稱名。所惜忠勇有餘。才智不足。符離師潰。幾令孝宗絕望。所以忽戰忽和。終無定見。論斷精當自浚歿後。又少了一個反對和議的健將。當由思退奏請派遣宗正少卿魏杞使金。擬定國書。稱姪大宋皇帝眘。再拜奉書於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孝宗又面諭杞道。今遣卿赴金議和。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還歸附人。杞又條陳十七事。由孝宗隨事許可。乃叩首辭別道。臣奉旨出疆。怎敢不勉。萬一敵人無厭。願速加兵。孝宗稱善。杞乃退朝。整裝北去。胡銓又上疏極陳。謂和議成有十可弔。不成有十可賀。且有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懷帝青衣行酒。然後為快。今日舉朝大臣。類似婦人。臣情願放流竄

極不顧朝廷再辱云云孝宗見疏並不批答也不加罪最可恨的是湯思退恐和議不成竟遣私黨孫造潛往金軍勸他用重兵脅和真是秦檜不若於是金元帥僕散忠義等復議渡淮南侵宋廷聞警又不覺惶急起來湯思退尚嗾令御史尹穡劾罷反對和議的官吏多至二十餘人忽有詔旨發下命他都督江淮軍馬他是個和事老若叫他賣國求榮倒是好手怎麽要他去做元帥呢孝宗亦覺昏憒當下入朝固辭乃改命楊存中代任存中甫受職忽聞金兵已攻陷楚州魏勝戰死那時存中亟馳至淮遣防守幾來不及了看官道魏勝如何戰死原來魏杞奉使如金由金帥僕散忠義求觀國書杞答言書經御封須見過金主方可建授忠義料不如式又求割商秦各州及歲幣二十萬杞遣人奏聞孝宗從思退議許割四州歲幣如二十萬數目再易國書交杞賫去那知僕散忠義已與紇石烈志寧自清河口攻楚州都統制劉寶聞風出走獨魏勝領忠義軍往拒河口擬截擊金兵偏遇劉寶檄止勝軍謂不應自撓和議金既入侵尚欲顧全和議非痴即騃勝只好按兵不動及金兵渡淮而南已入宋境勝急往抵禦彼此交鋒自卯至申未決勝負不意金將徒單克寧帶了數萬生力軍自刺斜裏殺到眼見得衆寡不敵主客懸殊勝尚率衆死戰至矢盡力疲自知必死乃顧親卒道我當死此爾等如得脫歸可上報天子言已今步卒居前騎兵殿後且戰且走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箭身亡楚州遂破江淮又震

幸楊存中星夜馳到檄調諸將令互相援應稍固邊防怎奈金兵得步進步入濠州拔滁州都統制王彥又復南遁朝議至欲舍淮渡江（想又是思退主張）獨楊存中堅持不可且追咎兩淮守備無端撤去致有此變孝宗始悔用思退言臺官仰窺上意交劾思退思退因得罪落職謫居永州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復伏闕上書極言思退及王之望尹穡二人姦邪誤國招致敵人乞速誅以謝天下孝宗雖不見從這消息已傳達遠方思退行至信州聞信變色發顫了好幾日當即死了（還是僥倖）孝宗復召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進錢端禮簽書樞密院事虞允文同簽書樞密院事（三人中又夾一奸黨）並命王之望勞師江上之望係思退爪牙當然奉着衣缽專以割地吠金為得計錢端禮與之望同謀仍奏遣國信所大通事王抃至金軍議和之望益檄令諸將不得妄進至言官劾罷之望王抃已得金帥覆書核准和議了這次和議的大綱共計三條

(一)兩國境界如前約

(二)宋以叔父禮事金宋主得自稱皇帝

(三)歲納銀幣照原約各減五萬計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

和議既成進錢端禮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虞允文同知樞密院事王剛中簽書院事且下詔肆赦道

比遣王抃遠抵潁濱。得其要約。尋澶淵之信。倣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爲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重念數州之民。罹此一時之難。老稚有蕩析之哉。丁壯有係累之苦。宜推蕩滌之宥。少慰凋殘之情。所有沿邊被兵州軍。除逃遁官吏不赦外。雜犯死罪情輕者減一等。餘並放遣。此詔、

這篇詔命。相傳係洪适所草。适亦主和黨人。從前宋廷貶節求和。四方尚未盡聞知。自有此詔。纔知朝廷近事。時論統咎洪适失詞。其實南北兩宋。均爲和字所誤。既已言和。還有甚麼掩耳盜鈴呢。（評論亦是）且說孝宗嗣位之年。因南北修和。改元乾道。罷江淮都督府。授楊存中爲寧遠昭慶節度使。又撤銷兩淮及陝西河東宣撫招討使。未幾陳康伯病歿。賜謚文恭。康伯弋陽人。器識恢宏。臨事明斷。孝宗嘗稱他可比謝安。至陳康伯既歿。一時繼相之人。只命虞允文參知政事。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既而剛中又歿。擢洪适爲簽書樞密院事。到了暮春。魏杞自金歸來。入謁孝宗。謂已與金正敵國禮了。先是杞至燕山。金館伴張恭愈。見國書上列着大宋字樣。便脅杞除去大字。杞毅然道。南朝天子。不愧聖神。現今豪傑並起。共思敵愾。北朝用兵。能保必勝麼。不過爲生靈計。能彼此息兵安民。方免塗炭。所以命杞前來修好。若北朝果允踐盟。幸勿再加指摘。迫人所

難張莽愈入白金主。金主御殿見杞。杞仍如前言。金主雍方道。朕亦志在安民。所以諭令息兵。此後當各照新約。固守勿替。朕不再苛求了。杞纔稱謝。乃彼此簽定和約。既不發還叛人。也沒有再受册封。再上誓表。惟海泗唐鄧四州及大散關外新得地。一律歸金。杞告別南還。孝宗聞他詳報。自然心喜。慰藉甚厚。金主雍召還僕散忠義等。只留六萬人戍邊。且將宋國歲幣。分賞諸軍。僕散忠義先還。拜為左丞相。尋召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入見。授平章政事。仍令他還鎮南京。僕散忠義越年病逝。紇石烈志寧又越十年乃歿。金史上稱為賢將相。這也毋庸細表。單說宋廷自議和後。國家無事。孝宗乃立鄧王愭為皇太子。愭係故妃郭氏所出。郭氏生四子。長即愭。次名愷。又次名惇。又次名恪。既而薨逝。及孝宗即位。追册郭氏為皇后。封愭為鄧王。愷為慶王。惇為恭王。恪為邵王。一面續立賢妃夏氏為皇后。夏氏為袁州宜春人。生時有異光穿室。及長。姿貌秀麗。父協因將女納宮中。得為吳太后閤中侍御。太后因郭妃去世。特以夏氏賜孝宗。尋受册為正宮。（敘兩后事乃是插筆）及愭為皇儲。愭妻錢氏。當然為太子妃。看官道錢氏為誰。乃是參政錢端禮的女兒。（正意在此）端禮倚着貴戚。早已覬覦相位。至是因宰執久虛。女且益貴。滿擬宰輔一席。在掌握中。偏侍御史唐堯封上言。端禮帝姻。不應執政。有詔還堯封為太常少卿。朝右大譁。吏部侍郎陳俊卿。又面陳本朝故事。從未聞帝戚為相。願陛下謹守

家法孝宗頗以為然端禮陰懷私怨出俊卿知建寧府自己亦奏請避嫌不意孝宗已批答出來罷端禮為資政殿大學士兼提舉萬壽觀使端禮沒法只好怏怏受命又越數月竟令洪适為右僕射兼樞密使适自中書舍人半歲四遷驟登右相廷臣又不免生議适亦無所建白不安於位至乾道二年春季以霪雨引咎乞休乃命參政葉顒為左僕射魏杞為右僕射蔣芾參知政事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當時號為得人不幸宮廷內外迭遭大喪幾乎老成凋謝懿戚淪亡的痛苦接踵而來乾道二年十一月寧遠節度使楊存中卒存中出入宿衛四十年大小二百餘戰未嘗大衂人共稱為忠義歿時舉朝震悼予謚武恭越年三月秀王夫人張氏卒秀王早薨至是夫人張氏又歿孝宗篤念本生成服後苑又不免一番哀戚越兩月太傅四川宣撫使新安王吳璘又卒遺疏請毋棄四川毋輕出兵孝宗覽疏也不禁淚下追贈太師加封信王又越月皇后夏氏崩又越月皇太子愭亦逝世后謚安恭太子謚莊文孝宗哀上加哀痛中增痛還賴內外臣工多方勸慰纔覺少解悲懷（不如意事雜沓而來卻是難為孝宗）惟左右兩相隨時變更葉顒魏杞罷相後專任蔣芾芾以母喪去位改任陳俊卿虞允文允文擬遣使如金以陵寢為請俊卿以為未可謂使節不應輕遣孝宗方嚮用允文罷俊卿判福州遣起居郎范成大為金國祈請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先是紹興年間金使至宋捧書升殿宋

帝必降榻受書。轉授內侍。至孝宗初年。陳康伯執政。每值金使到來。但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為相。復尋紹興故事。孝宗漸有悔心。乃令成大口請。成大密草章牘。懷諸袖中。當入謁金主時。先進國書。辭意慷慨。金君臣方傾聽間。成大忽奏道。兩國既為叔姪。受書禮尚未合式。外臣有章疏具陳。言至此。即從袖中出疏。搢笏以進。金主雍愕然道。這豈是獻書處麼。擲疏不受。成大拾疏再進。毫不動容。金太子允恭侍金主側。稟金主道。宋使無禮。應加死罪。金主雍不從。令退居館所。越宿發交覆書。遣令南歸。覆書有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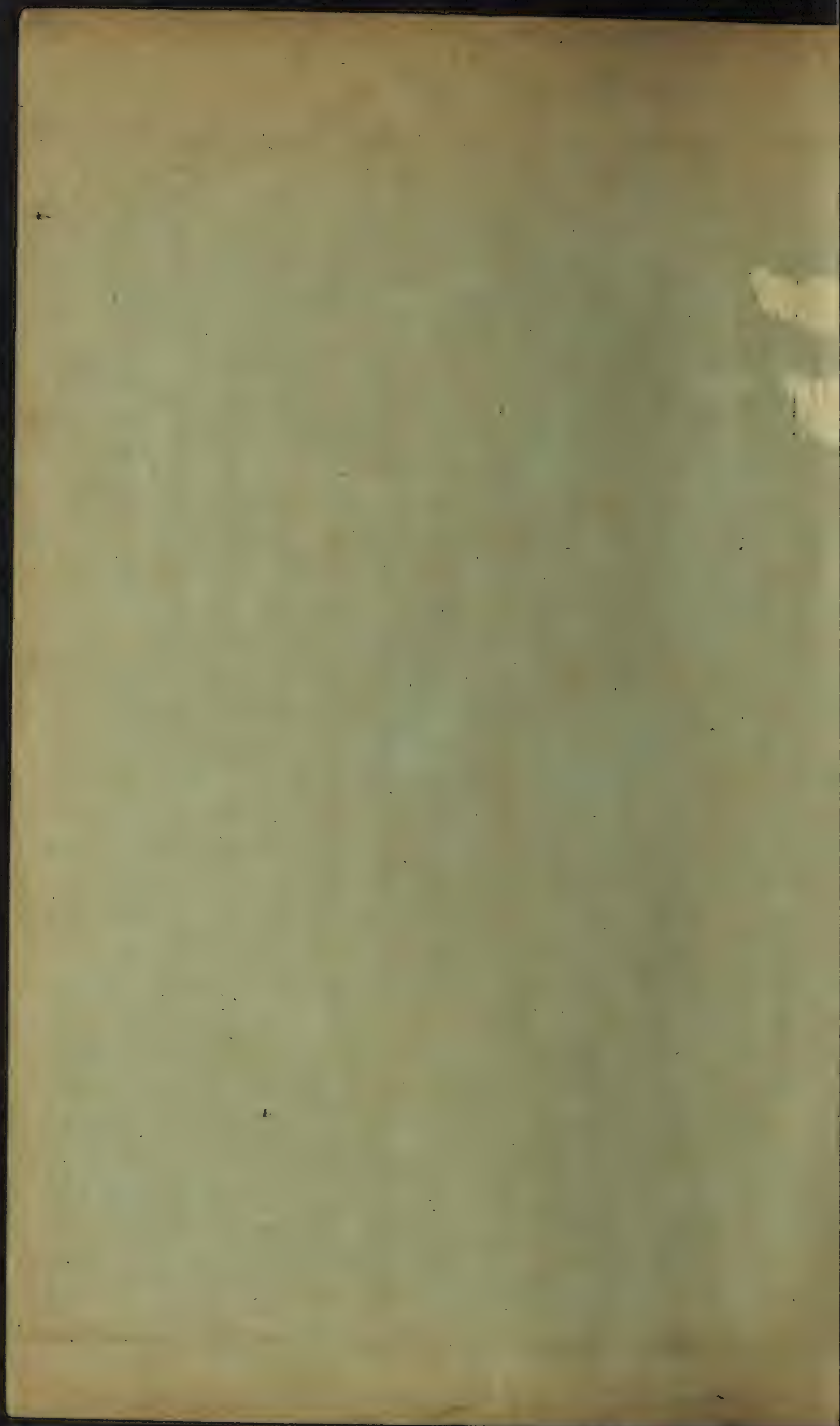
和好再成。界河山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洛以為言。既云廢祀。欲申追遠之懷。正可奉還。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併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此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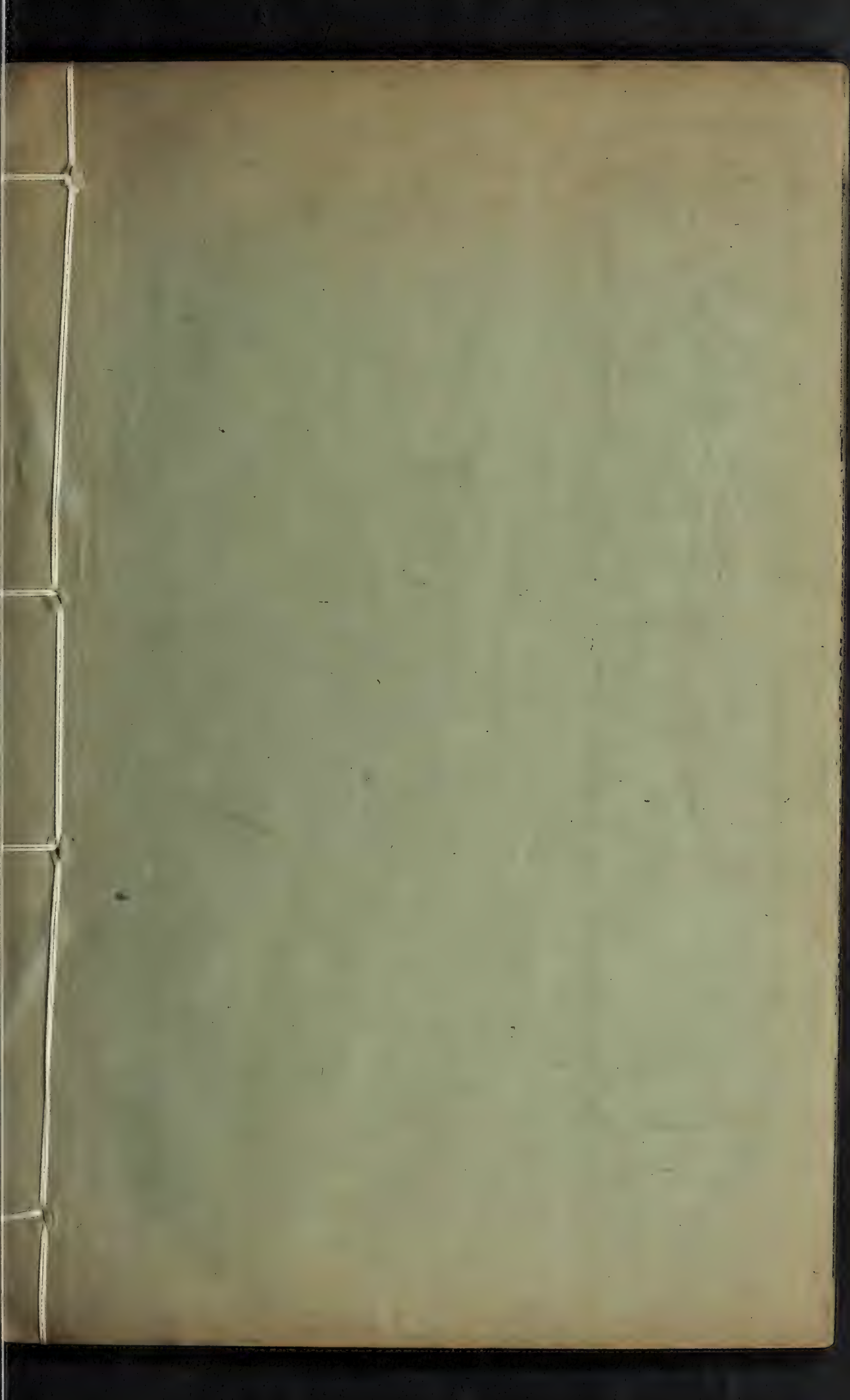
孝宗得書。心尚未死。復遣中書舍人趙雄往賀金主生辰。別函仍申前請。金主不許。至雄辭歸。因語雄道。汝國為何舍去欽宗。專請鞏洛山陵呢。如不欲欽宗歸櫬。我當為汝國代葬。（詰得有理）雄不便答詞。但說當稟命再達。金主待了一年。杳無音信。遂用一品禮葬欽宗於鞏洛之原。小子有詩嘆道

五國城中怨別離。生還無望死猶羈。祖宗可念兄甘拒。莫怪南朝動虜疑。

嗣是允文所建兩議迄無成功孝宗因建儲立后未遑顧及此事暫從擱置欲知建儲立后等情容待下回說明

議戰議和迄無定見蓋猶是高宗朝之故態耳史浩去湯思退來壹意主和無異史浩甚且陰遣心腹令敵以重兵脅宋是賊檜之所不敢為者而思退竟為之孝宗既明知思退之奸為賊檜所不若何以胡昉一還復依思退原議拱手稱姪甘與敵和耶人謂孝宗英明遠過高宗誰其信之魏杞第爭一大字有名無實與宋何裨范成大趙雄一再至金祈請陵寢及改受書禮終無成效反滋敵笑當日者幸金主雍之亦欲罷兵耳假使乘宋無備席捲長驅幾何而不蹈靖康之禍也然則為國家者其顧可臨事寡斷任人不明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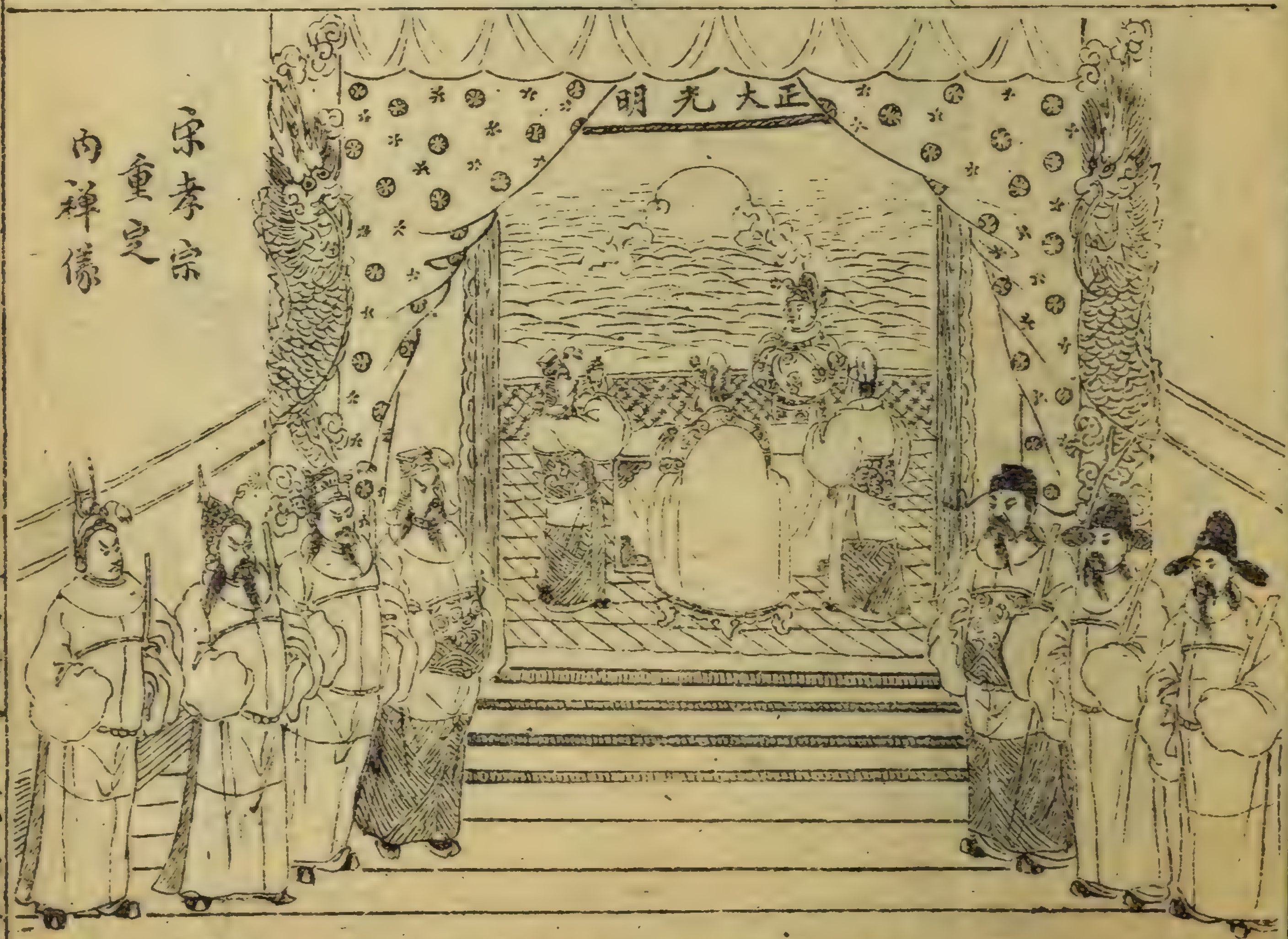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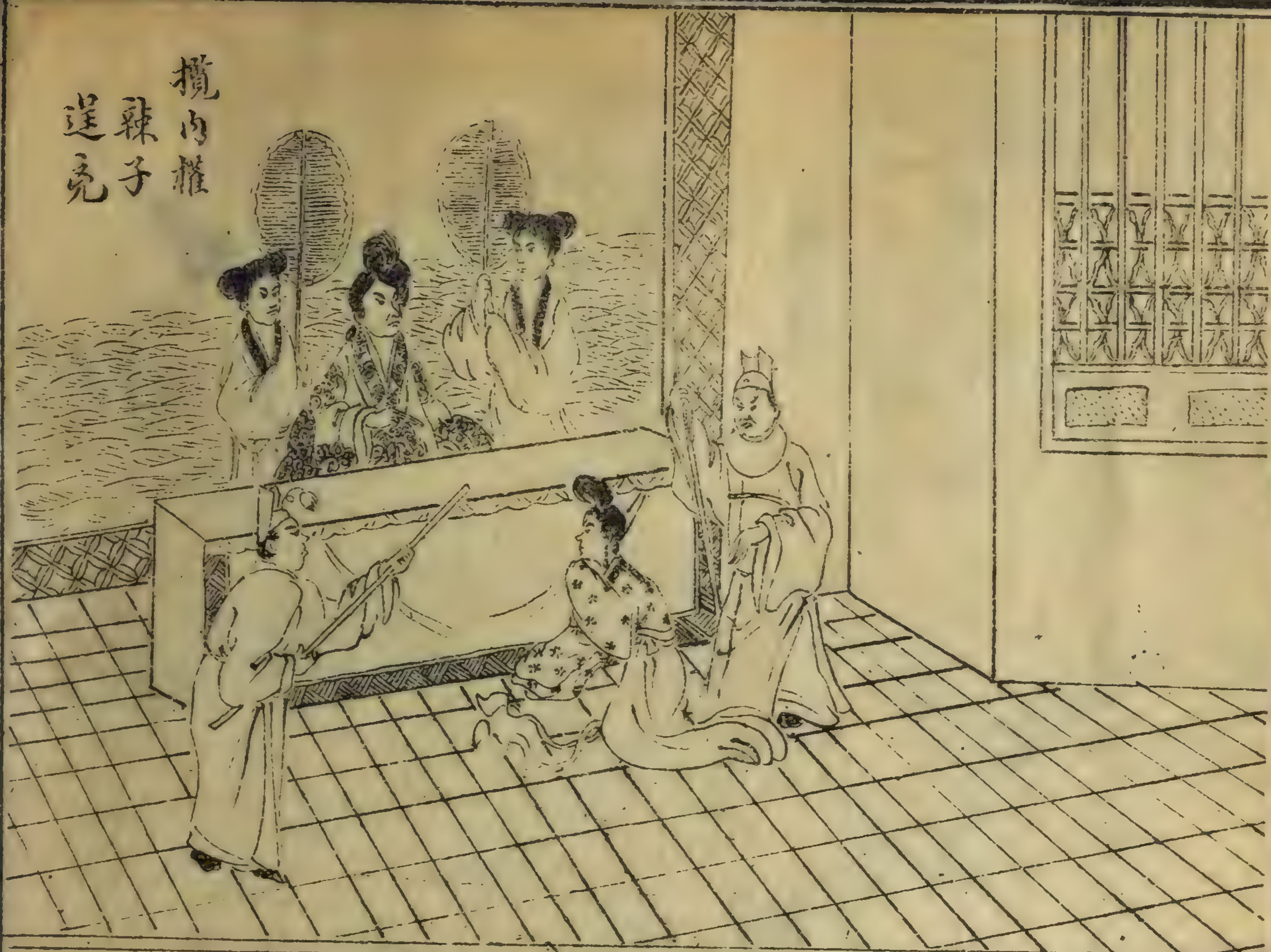
繪圖宋史通俗演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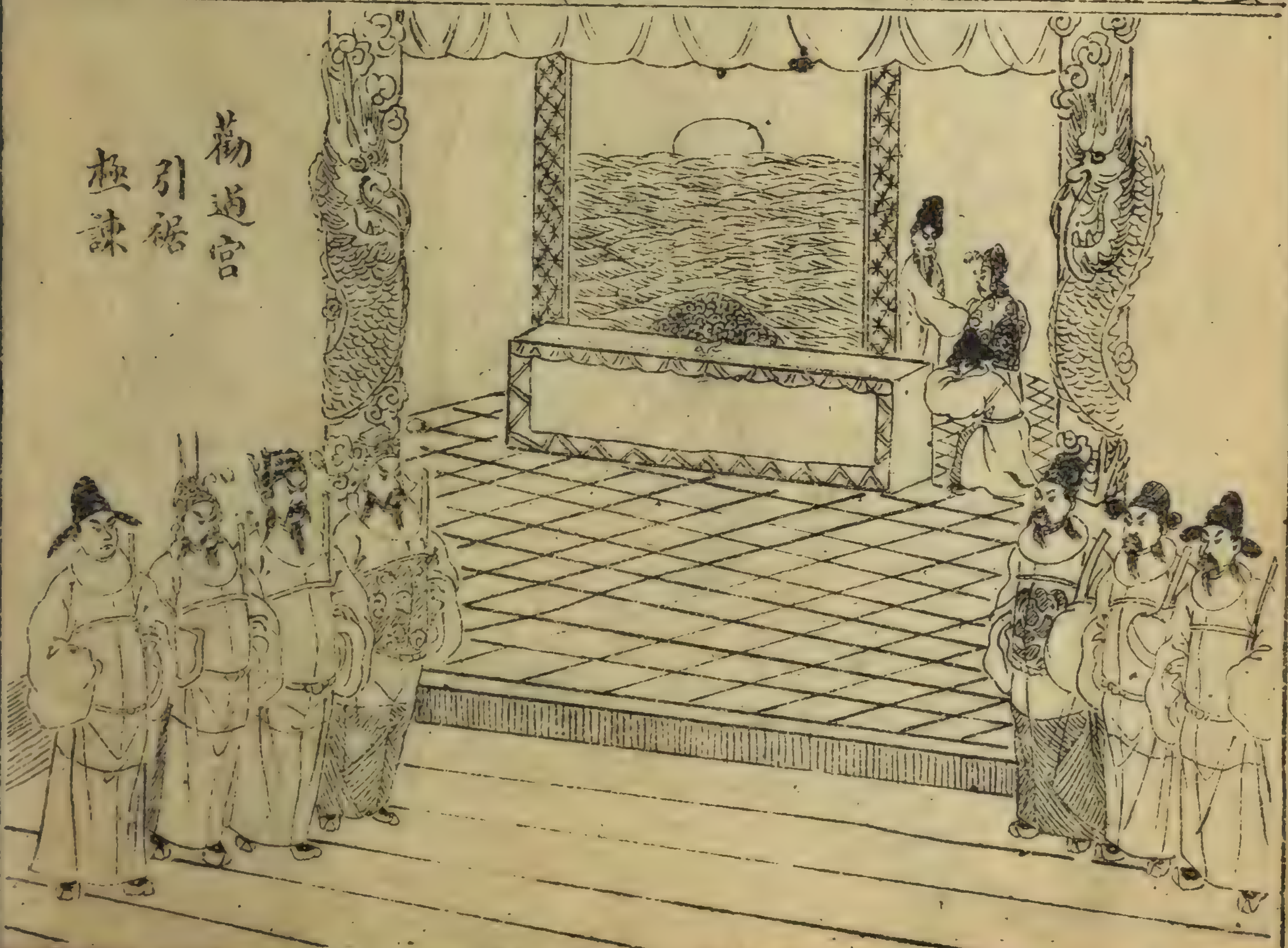
第九冊




社
朱晦翁創立社倉法


正大光明
宋孝宗重定內禪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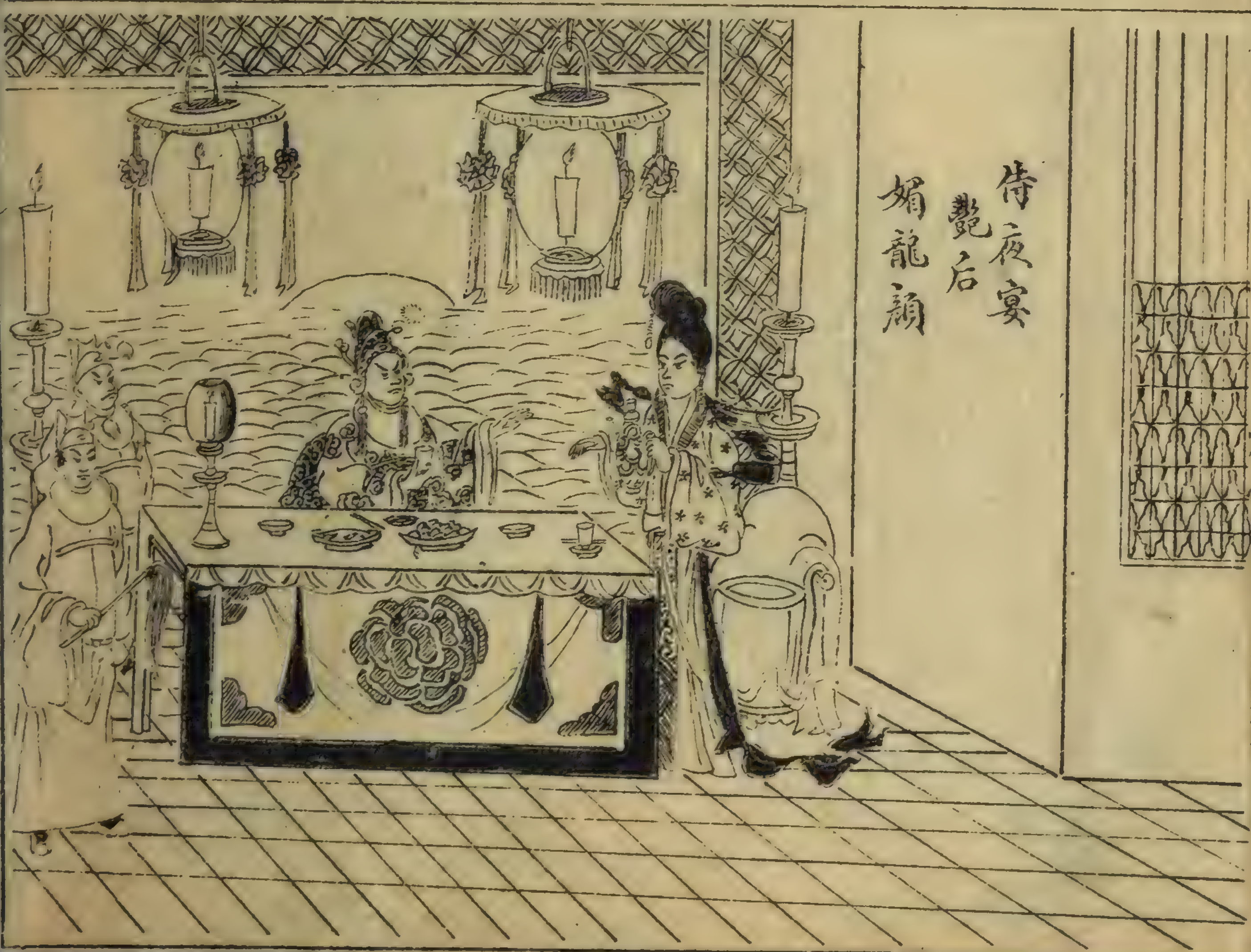

攬內權
辣子
逞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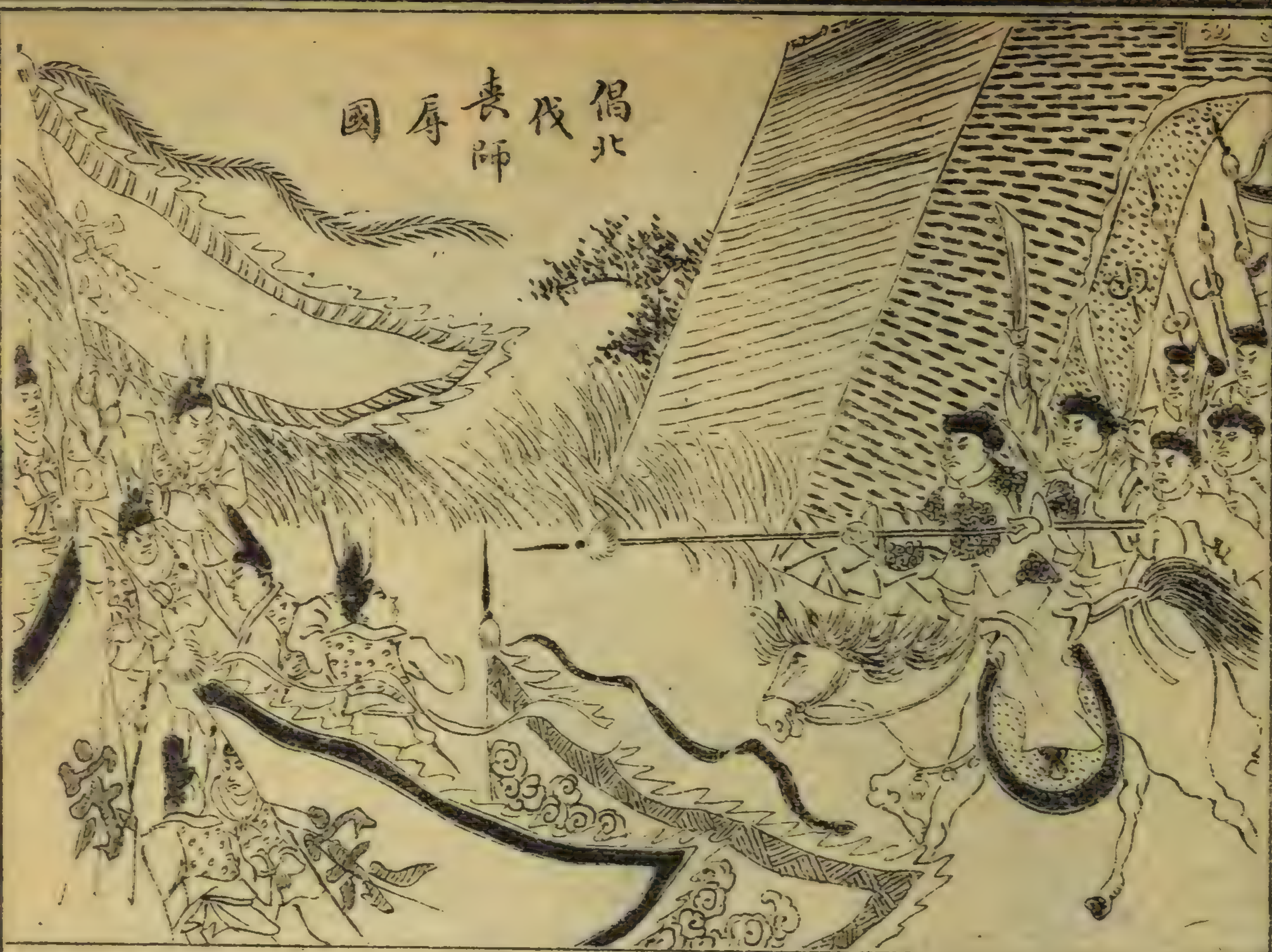

勸迴宮
引裾
極諫


趙汝愚定策立新皇


韓侂冑弄權逐良相


壽比南山
賀生辰尚
書鑽狗竇


侍夜宴
艷后
媚龍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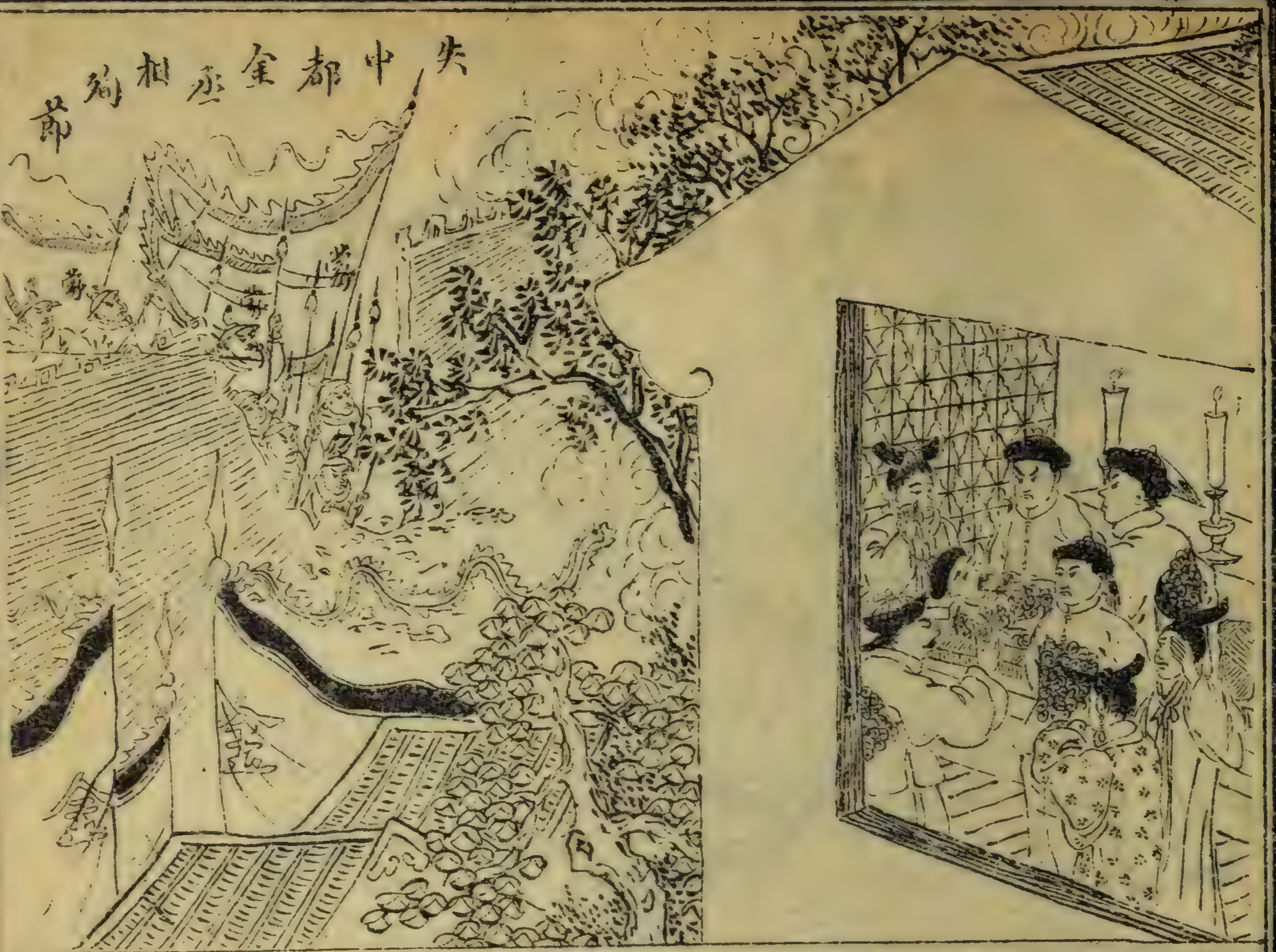
上海會文堂印行



史彌遠定計除奸



鐵木真稱尊耀武





上海會文堂印行


寇南朝辱主誤軍謀


據東海降盜加節鉞
李





上海會文堂印行


誅逆
首淮
南節
忠


戰
外史
蜀右
被兵

第八十一回　朱晦翁創立社倉法　宋孝宗重定內禪儀

卻說太子愭歿後，慶王愷依次當立。孝宗因第三子惇英武類己，竟越次立為太子。（孝宗自己亦未見若何英武，所以子更不逮，後且為悍妻所制。）惟進封愷為魏王，判寧國府，命宰執設餞玉津園，宴畢送愷登車。愷顧語虞允文道：「還望相公保全。」允文當然勸慰。愷乃挈眷而去。既而吳太后妹夫張說，攀援親屬，竟擢為簽書樞密院事。詔命下後，朝議大譁。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遂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虞允文道：「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不禁慚憤，入白孝宗。孝宗乃收回成命。至乾道八年，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左相仍屬虞允文，右相任用梁克家。嗣復出張栻知袁州，仍命張說入樞密院，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又上書諫阻，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肯擬詔，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孝宗將他四人一齊罷免，都人士稱為四賢。虞允文因諫院乏人，特薦用李彥穎、林光朝、王質三人。孝宗不報，獨用幸臣曾覿所薦的人員。於是允文力求去位，孝宗竟調他宣撫四川，但進封雍國公。允文蒞任逾年，即疾終任所，詔贈太傅，賜謚忠肅。他本隆州仁壽縣人，夙具智略，采石一戰，遂得成名；入相後遇事納忠，知無不言，也是一位救時良相。梁克家外和內剛，自允文去後，獨相數月，旋與張說論及外交，語多未合，亦乞外調。遂

上海會文堂印行

出知建寧府說好為欺罔漸被孝宗察覺纔加罷斥乾道八年殘臘又擬改元越日元旦改為淳熙元年左相虛位不設右相亦屢有變更曾懷葉衡等忽進忽退多半是庸庸碌碌沒甚建樹葉衡且薦舉左司諫湯邦彥為金國申議使邦彥至金為金所拒旬餘乃得引見兩旁列着衛士統是控弦露刄耀武揚威嚇得邦彥心驚膽戰一語都不能發竟匆匆辭歸孝宗恨他辱命流戍新州自是申請陵寢的朝議乃不再提及了（徒向他人乞憐究竟無益）是年冬孝宗立貴妃謝氏為后后本丹陽人氏幼年喪父寄養翟氏因冒姓為翟及長頗有容色入宮侍吳太后太后轉賜孝宗封為婉容越年晉封貴妃淳熙三年孝宗挈妃至德壽宮謁見上皇上皇見他端肅恭謹因謂可繼位中宮孝宗仰承親命乃立貴妃為后復姓謝氏孝宗不喜漁色宮闈裏面除謝后外只有蔡李兩妃外此不載史乘小子據實敘明不必多表惟當時有一位道學先生遠師孔孟近法周程專講正心誠意的功夫稱為南宋大儒看官欲知此人姓名就是上回敘及的朱熹（鄭重出之）從前北宋年間有周敦頤張載邵雍及程顥程頤等人均以道學著名程門中有謝良佐游酢呂大臨楊時四子俱宗師說稱為河南程氏學楊時授學羅從彥從彥授學李侗婺源人朱松曾為吏部員外郎生子名熹字元晦幼即穎悟甫能言時松指天示熹道這就是天呢熹問道天上尚有何物松不覺驚異及就傅授以孝經熹題注書上有不

若是非人也六字。暇時與羣兒出遊。諸兒在沙上嬉戲。獨熹擇僻處端坐。用手畫沙。至羣兒過視。乃畫的先天八卦圖。及後天八卦圖。大家有笑他的。有敬他的。他毫不動容。（敘熹幼時所爲。可作兒童教育一則。）松與李侗本同學友。因遣熹從學。熹盡得師傅。紹興十八年登進士第。任泉州同安縣主簿。日與秀民講論聖道。未幾卸職。改監潭州南嶽廟。孝宗踐阼。詔求直言。熹上陳聖學。且力排和議。孝宗頗爲嘉納。擬加擢用。湯思退等暗地阻撓。止授武學博士。熹即辭歸。（見前回）後來陳俊卿胡銓梁克家等。相繼薦引。屢徵不至。會孝宗復懷念史浩。召爲醴泉觀使兼侍講。（孝宗復召史浩。彷彿高宗再用秦檜。）浩欲延攬名人。藉塞衆口。遂薦熹知南康軍。熹再辭不許。沒奈何受命赴任。適値南康大旱。乃力行荒政。民賴以生。暇輒與士子講學。且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奏復舊規。儒學大興。一時稱最。及史浩復入爲相。曾覿王抃甘昇等。聯作黨援。招權納賄。任意黜陟。繼而浩亦與抃有嫌。竟至罷相。淳熙六年夏日亢旱。又有詔訪求直言。朱熹自南康上疏道。

臣聞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立。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

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黨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置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畧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懷非獨壞陛下之紀綱而已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使天下之忠臣義士深憂永歎不樂其生而貪利無恥敢於為惡之人四面紛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然則民安得而恤財安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復宗社之讎恥又何自而雪耶臣且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尚可不悟乎臣應詔直陳不知忌諱幸乞睿鑒

孝宗覽到此疏不禁大怒道這是譏我為亡國王呢幸樞密使趙雄在側上前奏解道士人多半好名若直諫被斥反增其譽不若格外包容因長錄用看他措置是否合宜那時優劣自見了孝宗纔覺霽顏乃詔令熹提舉常平茶鹽未幾即調任浙東浙右大

飢。熹單車入關。後面奏災異由來。請孝宗修德任人。且指陳時弊凡七事。孝宗改容靜聽。并褒他切直。熹乃陛辭至浙。甫下車。即移書他郡。募集米商。蠲免賦稅。米商大集。浙民始無憂乏食。熹遂鉤訪民隱。按行境內。輕車簡從。所經各處。往往為屬吏所不及知。郡縣有司。多憚他丰采。不敢為非。纔閱半年。政績大著。乃進熹入直徽猷閣。時各地尚旱蝗相仍。民多艱食。熹尚在浙。上言乾道四年間。曾在鄉請諸官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鄉民。夏受粟。冬加息。計米以償。逐年斂散。歲歉蠲半息。大飢將歲息盡蠲。先後歷十四年。除原數六百石還官外。積得三千一百石。立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所以一鄉四十五里間。雖值荒年。民不欠食。此法可以推行云云。孝宗聞言稱善。因命熹草定規則。頒詔各路。一律仿行。當時號為社倉法。大略如下。

法以十家為甲。每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暨衣食者。并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其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越年。熹按行至台州。適知州唐仲友為民所訟。熹察得實情。確係仲友貪妄。遂上章彈劾。接連三疏。並不見答。原來金華人王淮。累擢至左丞相。仲友與王淮同里。且有戚誼。

因此暗中庇護所有朱熹奏本概行藏匿但調仲友為江西提刑熹不肯徇情索性貽書王淮但說是要入朝面陳淮知不可匿乃將熹疏進呈仲友亦上疏自辯（恐亦由王淮指導）偏淮想了一法竟將江西提刑一職轉授朱熹不令仲友蒞任一面擢太府寺丞陳賈為監察御史令他與熹反對（陽示德暗報怨卻是個好法兒）賈受職入朝即奏言道學二字無非假名售姦願陛下悉心考察擯弃勿用免為所欺這數語雖不指名斥熹其實是為熹而發還有吏部尚書鄭丙亦迎合淮意力詆二程學說（借程傾熹也是良策）看官你想朱晦翁並非笨伯聞得這種蜚語怎肯貿然拜受新命遂累乞奉祠詔令他主管台州崇道觀右文殿修撰張栻幸與熹學說相合甚為投契淳熙七年病歿世稱為南軒先生熹與友書謂為吾道益孤著作郎呂祖謙為呂夷簡五世孫與張栻朱熹為友熹嘗謂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伯恭即祖謙別字淳熙八年去世世稱為東萊先生尚有婺州人陳亮字同父才氣豪邁議論風生隆興初曾上中興五論未蒙見答淳熙中又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孝宗擬加擢用亮慨然辭歸嘗自言涵養功夫應讓道學諸儒惟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心胸頗有所長後來策試進士御筆擢為第一授簽書建康判官尋即病歿也可謂一位志士了且說高宗自退居德壽宮後自安頤養不聞朝政經孝宗始終侍奉未嘗失禮頗也優游自適樂享天年至淳熙十四年間已享壽八十一歲了秋季

遇疾。孝宗輟朝入侍。越月。高宗駕崩。孝宗號痛擗踊。二日不進膳。並諭宰相王淮道。從前晉孝武魏孝文二主。均實行三年喪服。素衣聽政。司馬光通鑑中。紀載甚詳。朕亦欲遵行此制。呪淮答道。晉孝武雖有此意。嗣在宮中。也止用深衣練冠。孝宗道。當時羣臣不能順上美意。所以見譏後世。淮不便再言。孝宗乃下詔道。

大行太上皇帝。奄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之令。（特載此詔以明孝宗之孝）

總計高宗在位。兩次改元。凡三十六年。內禪後安居德壽宮。又歷二十五年。翰林學士洪邁請廟號世祖。直學士院尤袤謂漢光武為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所以稱祖無嫌。上皇中興。雖同光武。實繼徽宗。正號以子繼父。非光武比。乃定號高宗。高宗素性恭儉。器具服飾。概從簡省。就是晚年愛寵的劉貴妃。恃色好奢。亦嘗陰加抑制。劉貴妃係臨安人。初入宮為紅霞帔。（係宋宮女使之稱）豔麗軼羣。大得寵幸。累遷婕妤婉容。紹興二十四年。進為賢妃。嗣封貴妃。從前金亮入寇。意圖掠取。便是這位劉麗妃。（補前文所未詳）妃嘗因盛夏天暑。用水晶作為腳踏。高宗取以作枕。妃乃稍加儆惕。不敢再蹈舊飾。但高宗寵眷。至老未衰。貴妃去世。就在淳熙十四年間。高宗悲涕逾恆。因此得病。旋亦崩逝。（也算一對比翼鳥）後人謂高宗偷安忍恥。匿怨忘親。初為汪黃所惑。終為秦檜所制。李綱趙鼎張浚相繼被斥。岳飛父子冤死獄中。有可用的將相。有可乘的機會。終至臣事讎虜。

殘喘苟延這也所謂悉不可及哩（總結高宗一朝行事）孝宗次子魏王愷先高宗數年病歿孝宗嘗流涕道前時越次立儲正爲此兒福薄不料他果然蚤世了（究竟不足爲訓）因追贈徐揚二州牧謚惠寧恩平王璩後高宗一年病歿孝宗本待他甚厚每召入內宴呼官不呼名歿後追封信王累贈太保太師（這俱是鋪敘文字）孝宗居高宗喪白衣布袍視事內殿朔望詣德壽宮仍然衰絰持杖且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既而王淮罷相右相周必大仍薦朱熹爲江西提刑熹奉詔入朝有熹友在途中相遇語熹道正心誠意上所厭聞君此去幸勿再言熹慨然道我生平所學只此四字奈何入白大是反好隱默呢及入對即極言天理人欲不能並容孝宗也不加可否徐語道久不見卿浙東事朕早聞知今當處卿清要不再以州縣相煩了時曾覿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昪尚在熹謂昪不應任用孝宗謂昪曾侍奉上皇頗有才識熹對道小人無才怎能動人主懽心孝宗默然越日改授熹爲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劾熹托名道學自高聲價應亟予罷斥孝宗得栗言顧語周必大道林栗所言亦未免太甚了必大道熹上殿時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並非敢托詞欺上呢孝宗道朕亦見他跛曳所以謂栗言過甚左補闕薛叔似太常博士葉適均譽熹毀栗陸續上奏侍御史胡晉臣復劾栗喜同惡異妄毀正士乃出栗知泉州改命熹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越月復召熹爲崇政殿說書熹仍固

辭不受孝宗也不復勉強只命他奉祠罷了淳熙十六年孝宗諭周必大為左丞相擢留正為右丞相必大入見孝宗密給一紹與傳位親札留正愕然孝宗道禮莫如重宗廟朕當孟享嘗因病分詣孝莫若執喪朕不得日至德壽宮欲不退休尚可得麼卿可預擬草詔擇日傳位必大見上意已決不再勸阻遂退擬詔命過了數日改德壽宮為重華宮移吳太后居慈福宮必大進呈詔草孝宗即命頒詔傳位太子屆期由孝宗吉服御紫宸殿行內禪禮太子惇出殿受禪大致與孝宗受禪時約略相同禮畢孝宗入內仍易喪服退居重華宮太子惇即位是為光宗皇帝尊孝宗為壽皇聖帝皇后謝氏為壽成皇后皇太后吳氏為壽聖皇太后大赦天下立元妃李氏為皇后后係安陽人慶遠軍節度使李道中女生時有黑鳳集道營前因名鳳娘道嘗以為異聞道士皇甫坦善相術特邀令入相諸人及鳳娘出見坦驚起道此女當母天下非善為撫視不可後來坦入白高宗高宗遂聘鳳娘為恭王妃生嘉王擴旋立為皇太子妃那知這位鳳娘貌雖軼羣性卻妒悍嘗在高孝二宮前挑是翻非屢言太子左右過失高宗不懌私語吳后道是婦將種不識柔道我為皇甫坦所誤悔無及了（誰叫你信方士）孝宗亦屢加訓敕令以皇太后為法否則將要廢汝鳳娘不但不戒反引為深恨及立為皇后他遂一飛冲天放出一番手段來了小子有詩詠道

閫範無如宋六宮刑于猶有聖王風何來黑鳳嬌痴甚方士虛言誤阿蒙

看官不必過急還有金邦一段遺聞須要先敘明白然後述及李后鳳娘事一切情迹均至下回表明

孝宗稱南宋賢辟而求治不力任人不專較之高宗不過五十里與百里之比相去蓋有限耳觀其踐阼以後所用諸相賢否不一且無數年不易之宰輔其猜疑之私已可見矣朱熹為一代名儒既知其賢何不留侍經筵常使啟沃乃第用一社倉法而外此所言未聞採納且迭置之於奉祠之列一官冷落雖有若無於朝廷何裨乎高宗因畏事而內禪孝宗因居喪而內禪情迹若異而究其退避之心實同一轍人臣或以恬退為知幾人君繫國家之大寧亦可以恬退為智耶故觀於此回而孝宗之為國亦可得而論定矣

第八十二回　攬內權辣手逞兇　勸過宮引裾極諫

却說孝宗末年金主雍亦病殂號為世宗這金世宗却是一個賢主即位後以故妃烏林荅氏死節終身不立后已好算作世界上的義夫至南宋講和偃武修文與民休息所用人士多半賢良性尤儉約命宮中飾品毋得用黃金稍有修築即以宮人所省的歲費移作工貲因此薄賦寬征家給人足刑部每歲錄囚死罪不過十餘人國人稱為

小堯舜夏相任得敬脅迫夏主割界土地且為已向金請封金世宗料事獨明謂必由權奸所逼定非夏主本意遂却還來使並賜諭夏主道祖宗世業汝當固守今來請命事出非常如係由奸人播弄不妨直陳朕當為爾興師問罪得敬接到此諭始有戒心嗣夏主誅死得敬因遣使申謝未幾高麗國王晛為弟晧所廢晧上表乞請冊封但說是由兄所讓世宗疑晧篡國更令有司詳問至得晛表文謂遵父遺訓傳與弟晧乃不得已遣使冊封既而高麗西京留守趙位寵估據四十餘城奉表降金世宗又言朕為共主豈助叛臣為虐執位寵使付高麗高麗王遂討平位寵世宗又興太學求直言所有宋遼宗室寓死金邦悉移葬河南廣寧舊陵旁在位二十九年遠近謳歌逝世時悲聲撤野太子允恭早卒孫璟嗣立不逮乃祖金邦自是寖衰了（插入此段隱仿孔子夷狄有君之義且以見金主賢明尚非孝宗所可及）惟南北兩朝弔死問生已成常例不必細敘且說光宗受禪後改元紹熙廢補闕拾遺官罷周必大用留正為左丞相王藺為樞密使葛邲參知政事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四大臣同心輔政還算是黼黻承平沒甚弊政無如宮中有個妒后李鳳娘不肯安分日思離間三宮乘間竊柄偏光宗又懦弱不振對了這位女娘娘好似晉惠帝碰着賈南風唐高宗碰着武則天唯唯承命不敢忤旨但心中頗有一些劉亮明知李后所恃全仗宦官欲要釜底抽薪須將宦官一律誅逐免得老虎添翼只是計畫

雖良。一時又未敢實行。偏宦官已窺知上意。按日裏諛媚李后。求他庇護。李后一力擔承。每遇光宗憎嫌宦官。他即極口包庇。害得光宗有口難言。漸漸的釀成一種怔忡病英武何在壽皇聞光宗得着心疾。當然懷憂。隨時召御醫入問。擬得一個良方。好容易合藥成丸。欲俟光宗問安時。教他試服。何不叫御醫往診偏要這般鬼祟不料光宗並不來朝。這合藥的消息。已傳徧宮中。宦官乘此生風。便入訴李后道。太上皇合藥一大丸。擬俟宮車往省。即當授藥。萬一不測。豈非貽宗社憂。李后聞言。便深信不疑。非惟不疑且將深幸等到光宗稍稍痊可。即用出一番狐媚手段。暗囑宦官備了可口的饍饈。搬入宮中。請光宗上面坐着。自己旁坐相陪。與光宗淺斟低酌。小飲談心。席間語光宗道。擴兒年已長成了。陛下已封他為嘉王。何不就立為太子。也好助陛下一臂之力。隱恨壽皇偏從此處用計正是奇想。○擴封嘉王即從李后口中帶過光宗欣然道。朕亦有意。但非稟明壽皇不可。李后道。這也須稟明壽皇麼。光宗道。父在子不得自專。怎得不先行稟明。李后默然。可巧過了兩三天。壽皇聞光宗少痊。召他內宴。李后竟不使光宗聞知。乘輦自往重華宮。既至宮門。乃下輦入見壽皇。勉強行過了禮。壽皇問及光宗病狀。李后道。昨日少愈。今日又不甚適意。特囑臣妾前來侍宴。壽皇皺眉道。為之奈何。你道他英武類己如何這般模樣李后即接口道。皇上多疾。據妾愚見。不如亟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搖首道。受禪甫及一年。便要冊立太子。豈不是太早麼。且立儲亦

須擇賢再待數年未遲李后不禁變色道古人有言立嫡以長妾係六禮所聘嘉王擴又是妾親生年已長了為何不可立呢（振振有詞可謂悍婦）看官試想這幾句話兒不但瑭冥壽皇並瑭冥壽成皇后壽成皇后謝氏係是第三次的繼后并且世系寒微本非名閥光宗又是郭后所生並非出自謝后李鳳娘有意嘲笑所以特出此言惟壽皇聽了此語忍不住怒氣直衝便叱道汝敢來揶揄我麼真正無禮李后竟轉身退出也不願留侍內宴即上輦還宮冤冤相湊一入寢室恰不見了光宗詰問內侍纔知到黃貴妃宮內去了黃貴妃本在德壽宮光宗為皇太子時旁無姬侍孝宗因內禪在邇移從德壽宮人見黃氏體態端方特賜給光宗光宗格外愛寵即位後便封為貴妃惟李后妒悍性成平時見了黃貴妃好似一個眼中釘此次往重華宮正被壽皇斥責又聞光宗去幸黃貴妃教他如何不氣如何不惱當下轉至黃貴妃處不待內侍通報便闖將進去驀見光宗與黃貴妃正在促膝密談愈不禁醋興勃發就在門首大聲道皇上龍體少愈應節除嗜慾奈何復在此處調情光宗見了連忙起立黃貴妃更嚇得魂不附體不由的屈膝相迎李后竟不答禮連眼珠兒都不去瞧他光宗知已惹禍不便再留便握住李后的手同往中宮心中還似小鹿兒相撞待至宮中但見李后的眼眶內簌簌的流了許多珠淚光宗大驚只好加意溫存李后道妾並不為着黃貴妃陛下身為天子止

有幾個妃嬪難道妾不肯相容麼不過陛下新痊未便縱慾妾是以冒昧勸諫此外還有一種特別事故要與陛下商議黃貴妃是掌中物不妨暫置要是立儲要緊言至此更嗚嗚咽咽的大哭起來虧他做作光宗摸不着頭腦再三婉問他方囑內侍召入嘉王擴令跪伏帝前自己亦陡的下跪道壽皇要想廢立了妾與擴兒兩人將來不知如何結局難道陛下尚不知麼光宗聽了越覺驚得發抖再加詢問李后纔將壽皇所說述了一遍更添了幾句不好聽的話兒光宗到了此時自然被他引入迷團便道朕不再往重華宮了汝等起來朕自有計較李后方挈嘉王擴起身彼此密談多時無非說是抵制壽皇的計策李后又欲立家廟光宗也是允從偏樞密使王藺以為皇后家廟不應由公費建築頓時忤了后意立請光宗將他罷職進葛邲為樞密使一日光宗在宮中盥洗由宮人奉匜進呈光宗見他手如柔荑禁不住說了一個好字適被李后聽聞懷恨在心越日遣內侍獻一食盒光宗親自揭啟總道是果餌等物那知盒中是一雙血肉糢糊的玉手令人慘不忍覩那時又不好發作只得自怨自悔飭內侍攜了出去忍哉李后懦哉光宗自是心疾復作夢寐中嘗哭泣不休至紹興二年十一月應祭天地宗廟向例由皇帝親祭光宗無從推諉沒奈何出宿齋宮這位心兇手辣的李鳳娘趁着這個空隙召入黃貴妃責他蠱惑病主不異謀逆竟令內侍持入大杖把黃貴妃重笞百下可憐他玉骨冰姿那裏

熬受得住。不到數十下。已是魂馳魄散。玉殞香消。李后見他已死。令內侍拖出宮外。草草棺殮。一面報知光宗。詭說他暴病身亡。光宗非常驚駭。明知內有隱情。斷不至無端暴斃。可奈身為后制。不敢詰問。並且留宿齋宮。不能親視遺骸。撫棺一訣。悲從中來。解無可解。是夕在榻中翻去覆來。許久不曾合眼。直至四鼓以後。朦朧睡去。又見黃貴妃滿身血污。淚眼來前。此時也顧不得什麼。正要與他抱頭大哭。忽外面一聲怪響。頓將睡魔兒嚇去。雙眸齊啟。並沒有什麼愛妃。但聽得朔風怒號。簷馬叮噹。窗櫺中已微透曙色了。急忙披衣起牀。匆匆盥洗。連食物都無心下咽。外面早已備齊法駕。由光宗出門登輦。直抵郊外。天色已經大明。只是四面陰霾。好似黃昏景象。下輦後步至天壇。驀覺狂風大作。驟雨傾盆。就使有了麾蓋。也遮不住天空雨點。不但侍臣等滿身淋濕。就是光宗的祭服上面。也幾乎濕透。到了壇前。祭品均已擺齊。只是沒法燃燭。好容易爇着燭光。禁不起封姨作對。隨爇隨滅。天亦發怒。光宗本已頭暈目眩。又被那罡風暴雨激射下來。越覺站立不住。勉強拜了幾拜。令祝官速讀祝文。祝官默承意旨。止念了十數句。便算讀完。即由侍臣掖帝登輦。踉蹌回宮。嗣是終日奄臥。或短嘆。或長吁。飲食逐日減少。漸漸的骨瘦形枯。李后卻乘此干政。外朝奏事。多由他一人作主。獨斷獨行。事為壽皇所聞。輕車視疾。巧值李后出外。遂令左右不必通報。自己悄悄的徑入殿幄。揭帳啟

上海會文堂印行

視。見光宗正在熟寐。不欲驚動。仍斂帳退坐。既而光宗已醒。呼近侍進茗。內侍因報稱壽皇在此。光宗矍然驚起。下榻再拜。壽皇看他面色甚癯。倍加憐恤。便令他返寢。一面問他病狀。纔講得三兩語。外面即趨入一人。形色甚是倉皇。壽皇瞧將過去。不是別人。正是平日蓄恨的李鳳娘。李后聞壽皇視疾。不覺驚訝。便三腳兩步的趕來。既見壽皇。坐着不得不低頭行禮。壽皇問道。汝在何處。為什麼不侍上疾。李后道。妾因上體未痊。不能躬親政務。所有外廷奏牘。由妾收閱。轉達宸斷。壽皇不覺哼了一聲。又道。我朝家法。皇后不得預政。就是慈聖（指曹太后）宣仁（指高太后）兩朝。母后垂簾。也必與宰臣商議。未嘗專斷。我聞汝自恃才能。一切國事。擅自主張。這是我家法所不許哩。李后無詞可對。只好強辯道。妾不敢違背祖制。所有裁決事件。仍由皇上作主。壽皇正色道。你也不必瞞我。你想上病為何而起。為何而增。李后便咽嗚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奈何推在妾一人身上。壽皇道。上天震怒。便是示儆。說至此。聞光宗在臥榻上。嘆了一聲。（觸着心病）了。因即止住了口。不復再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只勸慰光宗數語。即起身出去。光宗下榻送父。被李后豎起柳眉。瞋目一瞧。頓時縮住了腳。（如此怕妻真是可憐）李后俟壽皇去遠。免不得帶哭帶罵。又擾亂了好多時。光宗只好閉目不語。聽他咒詛罷了。自光宗增病後。經御醫多方調治。服藥數十百劑。直至三年三月。纔得告痊。親御延和殿聽政。羣臣請朝重華

宮。光宗不從。從前壽皇誕辰。及歲定節序。例應往朝。只因光宗多疾。輒由壽皇降旨罷免。至是羣臣因請朝不許。再聯絡宰、輔百官。以及韋布人士。伏闕泣諫。光宗始勉强允諾。誰知一過數日。仍然不往。宰執等又復奏請。方於夏四月間。往朝一次。自後並不再往。到了五月。光宗舊病復發。朝政依舊不管。那裏還顧及重華宮。及長至節相近。病已痊可。逐日視朝。節前一日。丞相留正等。面奏光宗。請次日往朝壽皇。光宗不答。留正只好約同百官。於翌晨齊集重華宮。入謁稱慶。禮畢退歸。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御史黃度。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復上疏請朝重華宮。仍不見報。秘書郎彭龜年。更上書極諫。略云。

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覩也。況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惓惓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蓋為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鬭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諜兩宮者。實不止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

上海會文堂印行

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鑾輿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賴詎不幸歟

是時吏部尚書趙汝愚未曾入奏龜年責他誼屬宗卿何故坐視汝愚被他激動遂入奏内廷再三規諫光宗乃轉告李后令同往朝重華宮李后初欲勸阻繼思自己家廟已經築成不若令光宗朝父然後自己可歸謁家廟免致外廷異言於是滿口應允長至節後六日光宗先往重華宮后亦繼至此次朝謁父子間甚是歡洽連李鳳娘也格外謙和對着壽皇夫婦只管自認罪愆壽皇素來長厚還道他知改前非也是另眼相看（又被他瞞過了）因此歡讌竟日纔見帝后出宮都下人士欣然大悅那知纔過兩日即有皇后歸謁家廟的内旨斯時無人可阻禮部以下只好整備鳳輦恭候皇后出宮李鳳娘鳳冠鳳服珠玉輝煌裝束與天仙相似由宮娥内侍等人簇擁而出徐徐的登了鳳輿纔經大小衛役呵道前行及至家廟門内鳳娘始從容下輦四面眺望覺得祠宇巍峩規模崇敞差不多與太廟一般心下很是喜慰並因高祖以下均已封王殿中供着神主居然玉質金相異常華麗那時喜上加喜說不盡的快樂瞻拜已畢當有李氏親屬入廟謁后由鳳娘一一接見除疏戚外計得至親二十六人立即推恩頒賞各親屬不勝歡謝無如駒光易過未便留戀没奈何辭廟回宮是夕即傳出内旨授親屬二十六

入宮階并侍從一百七十二人，俱各進秩，甚至李氏門客，亦得五人補官，這真是有宋以來特別的曠典。（雖屬兒畢竟不凡）轉眼又是紹熙四年，元旦這一日，光宗總算往朝重華宮，到了暮春，再與李后從壽皇壽成后幸玉津園，自是由夏及秋，絕迹不往。至九月重明節，（光宗壬辰）羣臣連章進呈，請光宗朝重華宮，光宗不省，且召內侍陳源為押班，中書舍人陳傅良不肯草詔，并劾源離間兩宮，罪當竄逐。給事中謝深甫亦上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皇鍾愛陛下，亦猶陛下鍾愛嘉王，太上皇春秋已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光宗聞得此言，始傳旨命駕往朝，百官排班鵠立，待了多時，見光宗已趨出御屏，大衆上前相迎，不料屏後突出李鳳娘，竟攬住光宗手，且作媚態道：「天氣甚寒，官家且再飲酒。」（老嫗皮）光宗轉身欲退，陳傅良竟跑上數步，牽光宗背後的衣裾，抗聲道：「陛下幸勿再返！」李后恐光宗再出，復用力一扯，引光宗入屏後，傅良亦大着膽跟了進去，李后怒叱傅良道：「此處是何地？你秀才們不怕斫頭麼？」傅良只好放手，退哭殿下，李后遣內侍出問道：「無故慟哭，是何道理？」傅良答道：「子諫父不聽，則號泣隨之，此語曾載入禮經，臣猶子，君猶父，力諫不從，怎得不泣？」內侍入報李后，李后愈怒，竟傳旨不復過宮。羣臣沒法，只好再行上疏，怎奈奏牘呈入，好似石沉大海，毫無轉音，直待了兩閱月，仍然沒有影響，於是丞相以下，俱上疏自劾，乞即罷黜。嘉王府翊善黃裳，且請誅內侍楊舜

卿秘書郎彭龜年又請逐陳源均不見批答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十八人聯名請朝重華宮亦不見從至十一月中工部尚書趙彥逾復入內力請纔得一回過宮既而五年元日也由光宗往朝壽皇越十二日壽皇不豫接連三月光宗毫不問疾羣臣奏請不報（父疾不視光宗全無人心了）立夏後光宗反偕李后遊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宮光宗不允竟與后遊幸終夕盡興始歸彭龜年已調任中書舍人三疏請對概置不答會光宗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叩額血流滿地光宗纔問道朕素知卿忠直今欲何言龜年奏道今日要事莫如過宮同知樞密院事余端禮隨奏道叩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可謂萬不得已了光宗道朕知道了言畢退朝仍無過宮消息羣臣又接連進奏方約期過宮問疾屆期由丞相以下入宮候駕待至日昃纔見內侍出報道聖躬抱恙不便外出羣臣悵悵而返到了五月壽皇疾已大漸竟欲一見光宗每顧視左右甚至泣下這消息傳入大廷陳傅良再疏不答竟繳還告敕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率輔臣入宮諫諍光宗竟拂衣入內正引帝裾極諫羅點也泣請道壽皇病勢已危若再不往省後悔無及光宗並不答言儘管轉身進去留正等隨着後面至福寧殿光宗趨入殿中忙令內侍闔門正等不能再進慟哭出宮越二日正等又請對光宗令知閤門事韓侂胄（侂音托）傳旨道宰執並出正等聞旨遂相率出都至錢塘江北岸的浙江亭待

罪去了。正是

人紀無存胡立國。　忠言不用願辭官。

光宗聞正等出都。尚不爲意。獨壽皇聞知。憂上加憂。遂召韓侂冑入問。欲知侂冑如何對答。且看下回表明。

孝宗越次立儲。已爲非法。顧猶得曰光宗即位以前。魏王已歿。福薄之說。信而有徵。尚得爲孝宗解也。至悍后專權。奄人交構。過宮禮闕。定省久疏。悍后不足責。光宗猶有人心。寧至天良汨盡乎。且宮人斷臂。貴妃被殺。光宗應亦憤恨。憤之而不能斥。恨之而不能制。以天子之尊。不能行權於帷帟間。英武果安在乎。且因畏妻而成疾。因疾深而遠父。甚至孝宗大漸。不敢過問。吾不知光宗何心。李后何術。而致演此逆倫之劇也。語有之。知子莫若父。其然。豈其然乎。

第八十三回　趙汝愚定策立新皇　韓侂冑弄權逐良相

却說韓侂冑入重華宮。見了壽皇。請過了安。壽皇問及宰臣出都事。侂冑奏對道。昨日皇上傳旨。命宰執出殿門。並非令他出都。臣不妨奉命傳召。宣押入城。壽皇稱善。侂冑遂往浙江亭。召回留正等人。次日光宗召羅點入對。點奏請道。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臣等深感鴻恩。惟引裾也是故事。並非臣等創行。光宗道。引裾不妨

但何得屢入宮禁。點引魏辛毗故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寧有不思見之理。光宗為之默然。嗣由彭龜年黃裳沈有聞等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總算得光宗允許。嘉王入省一次。後亦不往。至六月中。壽皇竟崩逝重華宮。宮中內侍先奔訃宰執私第。除留正外。即至趙汝愚處。汝愚時已知樞密府。得了此訃。恐光宗為后所阻。不出視朝。特待訃不上。翌晨入朝。見光宗御殿。乃將哀訃奏聞。且請速詣重華宮成服。光宗不能再辭。只好允諾。隨即返身入內。誰知等到日昃。尚未見出來。（父死之謂何乃尚坐視耶）留正趙汝愚等。只得自往重華宮。整備治喪。惟光宗不到。主喪無人。當由留正趙汝愚議請壽聖吳太后。暫主喪事。吳太后不許。正等申奏道。臣等連日至南內。請對不獲。屢次上疏。又不得報。今當率百官再行恭請。若皇上仍然不出。百官或慟哭宮門。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乞太后降旨。以皇帝為有疾。暫就宮中成服。惟臨喪不可無主。況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何敢代行。太后係壽皇母。不妨攝行祭禮。太后乃勉從所請。（有子而令母代亦曠古所未有）發喪太極殿。計自孝宗受禪。二次改元。共歷二十七年。至光宗五年乃終。享壽六十有八。孝宗為南宋賢王。但也未免優柔寡斷。用舍失宜。不過外藩入繼。奉養壽皇。總算全始全終。毫不少忤。廟號曰孝。尚是名實相副。嗣治喪期內。由光宗頒詔。尊壽聖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為皇太后。惟車駕仍稱疾不出。郎官葉適語丞相留正道。

皇上因疾不執親喪將來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年長若亟正儲位參決大事庶可免目前疑謗相公何不亟圖留正道我正有此意當上疏力請於是會同輔臣聯名入奏道皇子嘉王仁孝夙成應早正儲位藉安人心疏入不報越宿復請方有御批下來乃是甚好二字又越日再擬旨進呈乞加御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傳出御劄較前批多了數字乃是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得此八個大字不覺驚惶起來急與趙汝愚密商汝愚意見謂不如請命太皇太后竟令光宗內禪嘉王正以為未妥只可請太子監國兩下各執一詞正遂想了一法索性辭去相位免得身入漩渦次日入朝佯為仆地裝出一般老邁龍鍾的狀態及衛士扶回私第他即草草寫了辭表命衛士帶回呈入表中除告老乞休外有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等語至光宗下劄慰留他已潛出國門竟一溜烟似的走了（留正意議較汝愚為正但因所見未合即潛身遁去毋乃避太工）正既出都人心益震會光宗臨朝也暈仆地上（莫非也學留正麼）虧得內侍掖住纔免受傷趙汝愚情急勢孤倉皇萬狀左司郎中徐誼入諷汝愚道古來人臣不外忠姦兩途為忠即忠為姦即姦從沒有半忠半姦可以濟事公內雖惶急外欲坐觀這不是半忠半姦嗎須知國家安危關係今日奈何不早定大計汝愚道首相已去幹濟乏人我雖欲定策安國怎奈孤掌難鳴無可有為徐誼接口道知閤門事韓侂胄係壽聖太后女弟的兒子何

勿托他稟命太后即行內禪呢汝愚道我不便徑託誼又道同里蔡必勝與侂冑同在閤門待詔去告知必勝要他轉邀侂冑何如汝愚道事關機密請小心為是誼應命而别是夕侂冑果來訪汝愚汝愚即與談及內禪事面託代達太后侂冑許諾太后近侍有一個張宗尹素與侂冑友善侂冑既辭别汝愚即轉至張宗尹處囑令代奏宗尹入奏二次不獲見允適侂冑待命宮門見了內侍關禮問明原委關禮道宗尹已兩次稟命尚不得請公係太后姻戚何妨入內面陳待禮為公先容便了侂冑大喜禮即入見太后面有淚痕（小人慣作此態）太后問他何故禮對道太皇太后讀書萬卷亦嘗見有時事若此能保無亂麼太后道這（句）這非汝等所知禮又道事已人人知曉怎可諱言今丞相已去只恃趙知院一人恐他亦要動身了言已聲淚俱下太后愕然道知院同姓與他人不同乃亦欲他往麼禮復道知院因誼屬宗親不敢遽去特遣知閤門事韓侂冑輸誠上達侂冑令宗尹代奏二次未邀俯允趙知院亦只好走了太后道侂冑何在禮答道小臣已留他待命太后道事果順理就命他酌辦禮得了此旨忙趨出門外往報侂冑且云明晨當請太皇太后在壽皇梓宮前垂簾引見執政煩公轉告趙知院不得有誤侂冑聞命亟轉身出宮往報汝愚天色已將晚了汝愚得侂冑報聞也即轉告參政事陳騤及同知院事余端禮一面命殿帥郭杲等夤夜調集兵士保衛南北大內關禮

又遣閤門舍人傅昌朝密製黃袍是夕嘉王遣使謁告不再入臨汝愚道明日禫祭王不可不至來使應命而去翌日為甲子日羣臣俱至太極殿嘉王擴亦素服到來汝愚率百官至梓宮前隱隱見太后升坐簾內便再拜跪奏道皇上有疾未能執喪臣等曾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蒙皇上批出甚好二字嗣復有念欲退閑的御劄特請太皇太后處分太后道既有御筆相公便可奉行汝愚道這事關係重大播諸天下書諸史冊不能無所指揮還乞太皇太后作主太后允諾汝愚遂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內云皇帝抱恙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太后覽畢便道就照此行罷汝愚復奏道自今以後臣等奏事當取嗣皇處分但恐兩宮父子或有嫌隙等情全仗太皇太后主張從中調停且上皇聖體未安驟聞此事也未免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擔負責任太后乃召楊舜卿至簾前當面囑訖然後命汝愚傳旨令皇子嘉王擴嗣位嘉王固辭道恐負不孝名汝愚勸諫道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將置太上皇於何地遂指揮侍臣扶嘉王入素幄被服黃袍擁令即位嘉王尚卻立未坐汝愚已率百官再拜拜畢由嗣皇詣几筵前哭奠盡哀百官排班待立殿中嗣皇衰服出就東廡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謹問起居一一如儀嗣皇乃起行禫祭禮禮畢退班命以光

宗寢殿為泰安宮。奉養上皇。民心悅服。中外安然。這總算是趙知院的功勞了。（言下有未足意）越日由太皇太后特旨。立崇國夫人韓氏為皇后。后係故忠獻王韓琦六世孫。初與姊俱被選入宮。事兩宮太后。獨后能曲承意旨。因此歸嘉王邸。封新安郡夫人。晉封崇國夫人。后父名同卿。侂胄係同卿季父。自后既正位。侂胄兼得兩重后戚。且自居定策功。遂漸漸的專橫起來。（為後文寫照）汝愚請召還留正。命為大行攢宮總護使。留正入辭。嗣復出城。太皇太后命速追回。汝愚亦入請帝前。乃特下御札。召留正還。仍命為左丞相。改令郭師禹為攢宮總護使。一面由嗣皇帶領羣臣。拜表泰安宮。光宗方纔聞知。召嗣皇入見。韓侂胄隨嗣皇進謁。光宗瞪目視道。是吾兒麼。（光宗已死了半個）復顧侂胄道。汝等不先報我。乃作此事。但既是吾兒受禪。也無庸說了。嗣皇及侂胄均拜謝而退。自是禪位遂定。歷史上稱作寧宗皇帝。改元慶元。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請加封賞。汝愚道。我是宗臣。汝是外戚。不應論功求賞。惟爪牙人士。推賞一二。便算了事。侂胄怏怏失望。大為不悅。汝愚但奏白寧宗。加郭杲為武康節度使。還有工部尚書趙彥逾。定策時亦曾預議。因命為端明殿學士。出任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侂胄覬覦節鉞。偏止加遷一官。兼任汝州防禦使。徐誼往見汝愚道。侂胄異時必為國患。宜俾他飽慾。調居外任。方免後憂。汝愚不從。（錯了）別欲加封葉適。適辭謝道。國危効忠。乃人臣本務。適何敢徼功。惟侂胄心

懷觖望現若任為節度使可如願以償否則怨恨日深非國家福汝愚仍然不允適退後自歎道禍從此始了我不可在此遭累呢遂力求外補出領淮東兵賦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寧宗拜汝愚為右丞相汝愚不受乃命為樞密使既而韓侂胄陰謀預政屢詣都堂左丞相留正遣省吏與語道此間公事與知閤無與知閤不必僕僕往來侂胄懷怒而退會留正與汝愚議及孝宗山陵事與汝愚未合侂胄遂乘間進讒竟由寧宗手詔罷正為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授汝愚為右丞相汝愚聞留正罷官事出侂胄不禁憤憤道我並非與留相宥嫌不過公事公議總有未合的時候為甚麼侂胄進讒竟請出內旨將留相罷去若事事統照此辦法恐讒間日多大臣尚得措手足麼你何不從徐葉之言將他調往外任簽書樞密院事羅點在側正要接入論議忽報韓侂胄來謁相公汝愚道不必進來吏役即傳命出去羅點忙語汝愚道公誤了汝愚不待說畢卻也省悟再命吏役宣侂胄入見侂胄聞汝愚拒絕正擬轉身出門嗣又聞吏役傳回乃入見汝愚兩下會面各沒情沒緒的談了數語侂胄即辭去自此怨恨越結越深了侍御史章穎劾論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等十人離間兩宮的罪狀乃將諸人貶官斥外復因趙汝愚奏薦召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兼官侍講熹奉命就道途次即上陳奏牘請斥近倖用正士及入對時復又勸寧宗隨時定省勿失天倫寧宗也不置可否由他說了一通熹見寧宗無意

聽從。復面辭新命。寧宗不許。汝愚又奏請增置講讀諸官。有詔令給事中黃裳及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充選。更有祭酒李祥。博士楊簡。府丞呂祖儉等。均由汝愚薦引。在汝愚的意思。方以為正士盈朝。可以無恐。那知挾嫌銜忿的韓侂胄。已日結奥援。千方百計的謀去汝愚。寧宗復嚮用侂胄。看官試想這趙丞相還能長久在位麼。已而羅點病逝。黃裳又歿。汝愚入朝。泣語寧宗道。黃裳羅點。相繼淪謝。這非官的不幸。乃是天下的不幸呢。寧宗也沒甚悲悼。但聽了韓侂胄說話。用京鏜代羅點。後任鏜本任刑部尚書。寧宗欲命他鎮蜀。汝愚道。鏜望輕資淺。怎能當方面重任。寧宗乃留詔不發。鏜聞汝愚言。當然懷恨。侂胄遂聯為知交。薦鏜入樞密院。日夜伺汝愚隙。以快私圖。知閤門事劉弜（即古弼字）自以不得預定策功。心懷不平。因語侂胄道。趙相欲專大功。君非但不得節鉞。恐且要遠行嶺海了。侂胄愕然道。這且奈何。弜答道。只有引用臺諫。作為幫手。侂胄又道。倘他又出來阻撓。將奈何。弜笑道。從前留丞相去時。君如何下手。侂胄亦自哂道。聰明一世。朦懂一時。我已受教了。過了一天。即有內批發出。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嗣復進劉德秀監察御史。也由內批授命。繼而劉三傑李沐等。統入為諫官。彈冠相慶。朱熹見小人倖進。密約彭龜年同劾侂胄。偏龜年奉命出伴金使。遂不果行。熹乃轉白汝愚。謂侂胄怨望已甚。應以厚賞酬勞。出就大藩。勿使在朝預政。汝愚道。他嘗自言不

受封賞有甚麽後患呢（至此猶且不悟汝愚真愚）熹遂自去進諫面陳侂胄姦邪寧宗不答右正言黄度將上疏論侂胄罪偏被侂胄聞知先請御筆批出除度知平江府度憤然道從前蔡京擅權天下遂亂今侂胄假用御筆斥逐諫臣恐亂端也將發作了我豈尚可供職麽遂奏乞歸養飄然徑去熹見黄度告歸因上疏極諫略言陛下即位未久乃進退宰臣改易臺諫均自陛下獨斷中外人士統疑由左右把持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云云這疏呈入侂胄大怒會值寧宗召優入戲侂胄暗囑優人峩冠闊袖扮大儒像演戲上前故意把性理諸説變作詼諧引入解頤侂胄因乘此進言謂朱熹迂濶不可再用寧宗點首俟看戲畢即書手詔付熹道憫卿耆艾恐難立講當除卿宮觀用示體恤耆儒之至意這詔頒出應先經過都堂趙汝愚見是御筆即攜藏袖中入内請見且拜且諫並將御批取出繳還寧宗不省汝愚因求罷政寧宗揺首不許越二日侂胄乞得原詔用函封固令私黨送交朱熹熹即上章稱謝出都自去中書舍人陳傅良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驛御史吳獵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交章留熹均不見報反將傅良光祖落職特進侂胄兼樞密院都承旨侂胄勢燄益張彭龜年以劾奸致罷陳騤謂龜年不應罷職也坐罪免官用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京鏜兩次遷升統由侂胄一力保舉他心中非常感激每日至侂胄私第

商量私計。侂冑欲逐趙汝愚。苦無罪名。鏜即獻策道。他係楚王元佐七世孫。本是太宗嫡派。若誣他覬覦神器。謀危社稷。豈不是一擊即中麼。（奸人之計煞是毒狡）侂冑欣然道。君也可謂智多星了。鏜復道。汝愚嘗自謂夢見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是輔翼今皇的預兆。我等何妨指他自欲乘龍。假夢惑人。（汝愚履歷及自言夢事均借京鏜口中敘出省者筆墨）侂冑鼓掌道。甚善。我便囑李沐照奏一本。不怕此人不去。李沐嘗向汝愚求節鉞。汝愚不許。侂冑遂薦引李沐。入為右正言。至此召沐與商。教他劾奏汝愚。李沐極口應允。即日具疏入奏。略稱汝愚以同姓為相。本非祖宗常制。方上皇聖體未康時。汝愚欲行周公故事。倚虛聲植私黨。定策自居。專功自恣。似此不法。亟宜罷斥。以安天位。而塞姦萌云云。汝愚聞得此疏。亟出至浙江亭待罪。有旨罷免右相。授觀文殿學士。出知福州。中丞謝深甫等。又上言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應再加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收回出守成命。於是又將汝愚降職。只命提舉洞霄宮。祭酒李祥。博士楊簡。府丞呂祖儉等。連章請留汝愚。俱遭內批駁斥。祖儉疏中。有侵及侂冑語。侂冑更入訴寧宗。加誣祖儉罪狀。說他朋比罔上。竄往韶州。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衢。林仲麟。蔣傅。徐範六人。不由的動了公憤。伏闕上書道。

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為父老懽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

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心驚疑。變在旦夕。是時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據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天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辯前非。即遭斥逐。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托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耶。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士心。則國家幸甚。天下幸甚。（特錄此疏以示學風）

看官。你看這書中所言。也算明白徹底。偏此時的寧宗。已被侂胄蠱惑成癖。把所有七竅靈氣。盡行蔽住。辨不出甚麼是奸。甚麼是忠。看了此疏。反惹懊惱。即援筆批斥道。楊宏中等罔亂上書。煽搖國是。甚屬可恨。悉送至五百里外編管。這批發出。楊宏中等六人。呼冤無路。只好屈體受押。隨吏遠徙去了。侂胄尚未快意。必欲害死汝愚。再令中丞何澹。監察御史胡紘。申行奏劾。只說汝愚倡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暗與徐誼造謀。欲衛送上皇。過越為紹興皇帝等事。寧宗也不辨真假。竟謫汝愚為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永州。徐誼為惠州團練副使。安置南安軍。汝愚聞命。從容就道。瀕行語諸子道。侂胄必欲殺我。我死後。汝輩尚可免禍哩。（至此纔知為侂胄所害毋乃已遲）果然行至衡州。衡守錢鍪。受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氣得汝愚飲食不進。竟至成疾。未幾暴卒。是時正慶

元二年正月中了。當有裁陶孫題詩闕門。隱寓感慨。小子止記得二句云。

一死固知公所欠。孫忠賴有史長存。

汝愚已死。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再敘。

光寧授受。事出非常。留正以疑懼而去。獨賴趙汝愚定策宮中。始得安然禪位。汝愚之功。固不可謂不大矣。然汝愚固非能成此舉也。創議賴徐誼。成議賴韓侂胄事定以後。自當按功論賞。豈可因己不言功。遂謂人之欲善。誰不如我乎。侂胄所望。不過一節鉞耳。茍請命寧宗。立除外任。則彼已饜望。應不致遽起邪心。小人未嘗無才智。亦未必不可用。在馭之有道而已。乃靳其節使。反使居內。徐誼葉適朱熹等。屢諫不從。反自言乘龍授鼎諸夢兆。使姦人得援為口實。忠有餘而智不足。古人之論汝愚也。亶其然乎。若第以功成不退。為汝愚咎。汝愚固貴戚之卿。非異姓之卿也。異姓可去。貴戚不可去。子輿氏有明訓矣。然則汝愚之不早退。猶可自解。誤在刓印不封。無以塞小人之望耳。故觀於汝愚之行誼。殆不能無歎惜云。

第八十四回　賀生辰尚書鑽狗竇　侍夜宴艷后媚龍顏

卻說趙汝愚既死。權余端禮為左丞相。京鏜為右丞相。謝深甫參知政事。鄭僑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院事。端禮本與汝愚同心輔政。及汝愚竄逐。不能救解。未免抑鬱不平。

並因中外清議亦有謗詞遂稱疾求退寧宗初尚不允及再表乞休乃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京鏜遂得專政他想把朝野正士一網打盡遂與何澹劉德秀胡紘三人定出一個僞學的名目無論是道學派非道學派但聞他反對侂胄與攻訐自己統說他是僞學一流（他纔算是真小人）劉德秀首先上言願考核眞僞辨明邪正寧宗卽頒發原疏令輔臣覆議京鏜遂搜取正士姓名編列僞籍呈入寧宗擬一一竄逐太皇太后吳氏聞這消息勸寧宗勿興黨禁寧宗乃下詔道此後臺諫給舍論奏不必更及往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至意這詔一下京鏜等當然憤悶韓侂胄愈加忿怒國子司業汪逵殿中侍御史黃黼吏部侍郎倪思均因推尚道學先後被斥又有博士孫元卿袁燮國子正陳武等統皆罷去端明殿學士葉翥嚴斥僞學得入樞密御史姚愈嘗劾倪思倚附僞學得擢爲侍御史太常少卿胡紘復極陳僞學誤國全賴臺諫排擊得使元惡殄命羣邪屏迹今復接奉建中詔命恐將蹈建中靖國的覆轍宜嚴行杜絕勿使僞學奸黨得以復萌等語大理司直邵褒然亦上言僞學風行不但貽禍朝廷幷且延及場屋自後薦舉改官及科舉取士俱應先行申明並非僞學然後可杜絕禍根云云寧宗居然准奏命卽施行先是朱熹奉祠家居聞趙汝愚無辜被逐不忍默視因手草封事數萬言歷陳奸邪欺主及賢相冤等情擬卽繕錄拜發惟子弟諸生更迭進諫俱

言此草一上必且速禍熹不肯從門人蔡元定請卜易以決休咎乃揲蓍成爻占得遯及同人卦辭熹亦知為不吉因取藁焚燬只上奏力辭職銜有詔命仍充秘閣修撰熹亦不至當胡紘未達時嘗至建安謁熹熹待學子向來只脫粟飯不能為紘亦異紘因此不悅及為監察御史即意圖報復以擊熹為己任只因無隙可尋急切無由彈劾至偽學亦禁便以為機會已至樂得乘此排斥草疏已成適改官太常少卿不便越俎言事可巧來了一個沈繼祖因追論程頤為偽學得任御史紘遂把疏草授與繼祖令他奏陳謂可立致富貴繼祖是抱定一條升官發財的宗旨偶然得此奇緣彷彿是天外飛來的遭際遂把草疏帶回寓中除錄述原稿外再加添幾條誣陷的話兒大致是劾熹十罪結末是熹毫無學術惟剽竊張載程頤的餘論簧鼓後進乞即褫職罷祠熹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即送別州編管果然章疏朝上詔令暮發削秘閣修撰朱熹官竄蔡元定至道州已而選人余嚞上書乞誅熹以絕偽學謝深甫披閱嚞書看是一派狂吠遂將書擲地道朱熹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有甚麼得罪朝廷呢（還是他有點天良）於是書不得上眾論稍息蔡元定字季通係建陽人氏父名發博學群書嘗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等書授與元定指為孔孟正脈元定日夕研摩通曉大義嗣聞朱熹名特往受業兩下晤談熹驚詫道季通你是我友不當就弟子班列元定仍奉熹為師尤

袁、楊萬里等。交相薦引。屢徵不起。會偽學論起。元定歎道。我輩恐不免哩。及道州遣謫有司催迫甚急。元定毫不動容。即與季子沈徒步就道。馳行三千里。足為流血。無幾微怨言。且貽書誡諸子道。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因吾得罪。遂懈爾志。逾年病歿。當世稱為西山先生。慶元三年冬季。太皇太后吳氏崩。遺詔謂太上皇帝。疾未痊愈。應由承重皇帝服齊衰五月。寧宗改令服喪期年。尊謚為憲聖慈烈四字。攢祔永思陵。越月詔籍偽學。列籍凡五十九人。一併坐罪。試錄述姓氏如下。

趙汝愚　留正　周必大　王藺（曾居宰輔）　朱熹　徐誼　彭龜年　陳傅良　章穎　薛叔似　鄭湜　樓鑰　林大中　黃由　黃黼　何異　孫逢吉（曾任待制以上官職）　劉光祖　呂祖儉　葉適　楊芳　項安世　李亘　沈有開　曾三聘　游仲鴻　吳獵　李祥　楊簡　趙汝讜　趙汝談　陳峴　范仲黼　汪逵　沈元卿　袁燮　陳武　田澹　黃度　張體仁　蔡幼學　黃顥　周南　吳柔勝　王厚之　孟浩　趙鞏　白炎震（曾任散官）　皇甫斌　范仲壬　張致遠（曾任武官）　楊宏中　周瑞朝　張衟　林仲麟　蔣傅　徐範　蔡元定　呂祖泰（俱士人）

黨禁既興。六經語孟中庸大學諸書。亦垂為世禁。朝右無一正士。所有宰輔以下。統是韓家門內的走狗。侂胄亦早封保寧軍節度使。尋復加官少傅。封豫國公。吏部尚書許

及之謟事侂胄無所不至每思侂胄援引得預樞要徧待了兩年有餘望眼將穿一些兒没有佳報他心中是說不出的苦楚没奈何靜候機緣再行乞請（想是官運未通）可巧侂胄生日開筵慶壽羣臣各敬送壽儀屆期往祝及之也硬着頭皮割捨千金備得一分厚禮先日恭送到了往拜的時候日未亭午總道時候尚早不妨遲遲吾行誰知到了韓宅閽人竟掩門拒客他驚惶的了不得輕輕的敲了數下但聽門內竟呵叱出來再自述官銜乞求放入裏面又厲聲道什麽裏部（吏與裏字同音）外部如來祝壽也須清早恭候現在是甚麽時候了及之心下益慌情願厚贈門金懇他容納（已是臨渴掘井）閽人方指示一條門徑令他進去看官道是何路乃是宅旁一扇偏門凡奴隸及狗由此進出及之已喜出望外便向偏門中傴僂而入那閽人已經待着由及之餽他多金方引入正廳拜壽及之到壽壇前恭恭敬敬的行了三跪九叩禮然後轉入客座但見名公鉅卿統已先在座中（你會巴結誰知別人比你還要巴結）自己愈覺懊惱至酒闌席散先搶步上前謝宴最後方纔退出過了兩日再去拜見侂胄寒暄已畢便歷叙知遇隆恩與自己衰癃情狀甚至涕淚滿頤侂胄慢騰騰的答道我也念汝衰耇正想替汝設法呢及之聽得此語好似恩綸下降自頂至踵無不感悅不由的屈膝下跪道全仗我公栽培侂胄微笑道何必如此快請起來當即與君好音及之又磕了幾個響頭纔自起立口中謝了又謝始告別而

去不到兩天即有內批傳出令及之同知樞密院事都下有知他故事的遂贈他兩行頭銜一行是由賓尚書四字一行是居滕執政四字及之並不自慚反覺意氣揚揚入院治事（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同時還有天潢貴冑叫作趙師睪（即古擇字）是燕王德昭八世孫曾舉進士第累任至大府少卿自侂冑用事更加意獻媚得擢司農卿知臨安府當侂冑慶壽時百官爭饋珍異金珠等類不勝枚舉師睪獨袖出小盒呈與侂冑道願獻小果核助觴大眾都疑是甚麼佳果至開篋出視乃是粟金蒲萄小架上綴大珠百餘粒都是精圓秀潤燁燁生光眾人齊聲稱賞侂冑卻不過說了還好二字頓使人人慚沮自覺禮儀太輕赧然而退侂冑有張譚王陳四妾均封郡夫人三夫人綽號滿頭花妖冶異常尤得寵幸其次又有十婢也是日抱衾裯未曾失歡適有趨炎附熱的狗官獻入北珠冠四頂侂冑分給四夫人惟十婢統是向隅十婢且羨且妒自相告語道我等未嘗非人難道不堪一戴麼自是對着侂冑不是明譏便是暗諷添了侂冑一樁心事這消息傳至師睪耳中亟出錢萬緡購得北珠冠十枚瞯得侂冑入朝徑自獻入十婢大喜分持以去至侂冑退歸十婢都來道謝侂冑也是心歡過了數日都市行燈十婢各帶珠冠招搖過市觀者如堵無不稱羨十婢返語侂冑道我輩得趙太卿厚贈光價十倍公何不酬給一官呢侂冑允諾次日即進師睪為工部侍郎侂冑又嘗與客飲南園

師睪亦得列座。園內裝點景色。精雅絕倫。就中有一山莊。竹籬茅舍。獨饒逸趣。侂胄顧客道。這真田舍景象。但少雞鳴犬吠。眾客方謂雞犬小事。無關輕重。不料籬間竟有狺狺的聲音。震動耳鼓。侂胄未免驚訝。及子細審視。並不是韓盧晉獒。乃是現任工部侍郎趙師睪。（雖是狗官）侂胄不禁大笑。師睪益搖頭擺尾。作乞憐狀。他客雖暗暗鄙薄。但也只好稱他多能。取悅侂胄。侂胄益親信師睪。太學諸生有六字詩道。堪笑明廷鵷鷺。甘作村莊犬雞。一日冰山失勢。湯燖鑊煮刀割。這真是切實描寫。差不多似當頭棒喝呢。且說偽學禁令。愈治愈嚴。前起居舍人彭龜年。及主管玉虛觀劉光祖。俱追奪官職。京鏜調任左丞相。謝深甫進任右丞相。何澹知樞密院事。韓侂胄竟晉授少師。封平原郡王。京鏜何澹劉德秀等。尚日日排擊善類。唯恐不盡。獨朱熹在籍。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熹謝遣生徒。熹但微笑不答。至慶元三年六月。老病且篤。尚正座整衣冠。就寢而逝。年七十一。熹著述甚富。有周易本義、啟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正、韓文考異諸書。至若編次成帙。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無一不元元本本。殫見洽聞。門人不可勝計。如黃榦、李燔、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輔廣、蔡沈諸子。最為著名。榦嘗述熹行狀。謂道統正傳。

自周孔以後。傳諸曾子子思孟子。孟子以後。得周程張諸子。繼承絕學。周程張以後。要算朱夫子元晦。看官不要說他阿私所好呢。惟同時有金谿陸氏兄弟。以儒行著。與朱子學說不同。常相辯難。陸氏有兄弟三人。長名九齡。字子壽。次名九淵。字子靜。又次名九韶。字子美。九齡曾知興國軍。九淵亦知荊門軍。俱有政績。因此聲名益著。學徒號為二陸。九韶隱居不仕。惟著有梭山文集。流傳後世。九淵嘗至鵝湖訪朱熹。互談所學宗旨各殊。及熹守南康。九淵又往訪熹。熹邀九淵至白鹿洞。九淵對學徒演講論語中君子喻義小人喻利一章。說得淋漓透澈。聽者甚至泣下。熹亦佩服。歎為名論。足藥學士隱痼。惟無極太極的論解。始終齟齬。辯論不置。楊簡袁燮舒璘沈煥等。均傳陸學。稱九淵為象山先生。後來韓侂胄遭誅。學禁悉弛。追贈朱熹寶謨閣直學士。賜謚曰文。理宗寶慶三年。晉贈太師。封徽國公。陸九齡亦得追贈朝奉郎。予謚文達。九淵得謚文安。（朱子為道學名家故特詳述二陸亦就此補敘仍不沒名儒之意）這也不必細表。單說太上皇后李氏。自寧宗受禪後。却還安分守己。沒甚儌倖。至慶元六年。一病即逝。尊謚慈懿。僅逾兩月。太上皇亦崩。廟號光宗。合葬永崇陵。既而皇后韓氏亦歿。謚為恭淑。后父同卿。嘗知泰州事。因后既正位。累遷至慶遠軍節度使。加封太尉。他却持盈保泰。不敢自恣。所以中外人士。但知侂胄為后族。不知同卿為后父。同卿先后一年卒。后歿後。侂胄仍驕橫如故。引陳自強為簽

書樞密院事。自強為侂冑童子師。聞侂冑當國。乃入都待銓。侂冑卽令從官交章論薦。不次超遷。計自選人至樞府。纔閱四年。（侂冑薦引陳自強，我謂其尚知有師）處士呂祖泰。卽祖儉弟。擊鼓上書。請誅韓侂冑。宮廷中說為奇事。相傳書中有警語云。道學自古所恃以為國者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尚不知悟耶。陳自強。韓侂冑童稚之師。躐至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耶。侂冑從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急誅侂冑。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矣。奏幾詔下。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着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為總角交。聞祖泰得罪。恐自己不免被嫌。遂獨奏稱祖泰應誅。且必有人主使。所以狂言無忌。就使聖恩寬大。待以不死。亦當加以杖黥等罪。竄逐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讜亦以為言。乃杖祖泰一百。發配欽州收管。周必大雖早罷相。尚存太保官銜。至是也為監察御史林采等所劾。貶為少保。侂冑反得加封太傅。至慶元七年。改元嘉泰。臨安大火。四日乃滅。焚燒民居至五萬三千餘家。寧宗雖下詔罪己。避殿減膳。但侂冑仍然專權。進陳自強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松初知錢塘縣。不到二年。卽為諫議大夫。看官不必細問。便可知他是諂事侂冑。所以官運亨通。既而滿歲未遷。特出重價購一美姝。取名松壽。

送與佗胄。（不怕四夫人吃醋麼）佗胄問松道。奈何與大諫同名。松答道。欲使賤名常達鈞聽。況佗胄不禁加歎。因令松升入樞府。越年復以蘇師旦兼樞密院都承旨。師旦本佗胄故吏。嘗司筆札。佗胄愛他敏慧。特將師旦姓名。參入嘉王邸中。目為從龍舊臣。於是權勢日盛。惟是時京鏜早死。何澹劉德秀胡紘三人。亦漸失佗胄歡心。相繼罷職。佗胄頗自悔黨禁。意欲從寬。從官張孝伯陳景思等。亦勸佗胄勿為已甚。乃追復趙汝愚留正周必大朱熹等官。會值繼后議起。楊貴妃與曹美人。均得寵寧宗。各有冊立的希望。楊性機警。頗涉獵書史。知古今事。曹獨柔順。與楊不同。平時韓家四夫人。出入宮闈。嘗與楊曹二妃。並坐並行。不分尊卑。楊心中頗存芥蒂。未免露諸詞色。曹却和顏相待。毫不爭論。四夫人轉告佗胄。佗胄因勸寧宗冊曹置楊。畢竟楊妃心靈。早有所覺。他與曹陽亦和好。愛同姊妹。平居道及心事。嘗謂此後中宮。不外你我二人。應各設席請幸。覘知上意。以決此舉。曹當然應允。惟設席時須分遲早。楊卻讓曹居先。自願落後。曹不知是計。反竊自欣幸。只面子上不得不推遜一番。偏楊氏決意照議。曹歡然如約而去。屆期這一日。曹美人先邀帝飲。待至日昃。纔見車駕到來。當由美人接入。請帝上坐。自己檢點酒肴。側坐相陪。酒甫二巡。忽有宮女入報道。貴妃娘娘來了。曹美人只好起座。延令入室。邀他同席。楊妃對寧宗道。陛下一視同仁。此處已經賞光。應該轉幸妾處。寧宗聞言。便欲

起身急得曹美人連忙遮攔再求寧宗加飲幾杯楊妃復道曹姊何必着急陛下到妾處一轉仍可回至姊處寧宗也連聲稱善便挈楊妃竟行既至楊妃宮內楊妃放出一番柔媚手段籠絡寧宗銀缸綠酒閑夜未央寶髻紅粧似花解語踏嬌姿兮如滴覺酒意之更釀等到霞觴催醉玉山半頹那邊是倦眼微餳留髡欲睡這邊是餘情繾綣乘勢乞求寧宗也不遑細想便令楊妃取過紙筆寫了數字乃是貴妃楊氏可立為皇后一語夠了楊妃大喜惟還要寧宗再書一紙仍然照前語寫就於是屈膝謝恩一面細囑近侍把御筆分發出去一面撤去殘肴卸了晚粧并替寧宗解去龍衣擁入寢中這一夕的龍鳳交歡比尋常侍寢的時候更增十倍小子有詩詠道

到底名花不讓人一枝竟占六宮春深宵侍宴承恩澤雨露從來不許勻

翌晨百官入朝但見一位椒房貴戚匆匆登殿從袖中取出御筆宣布楊氏為皇后了欲知此人是誰待至下回交代

觀許及之趙師𦍑及松壽事彷彿是一部官場現形記觀楊貴妃及曹美人事彷彿一編宮闈奪寵錄而僞學之禁與侂胄之橫均係本回中賓位文字要之女子與小人皆為難養小人未有不獻諛者女子亦未有不取媚也吾謂女子猶不足責以鬚眉而同巾幗恥已極矣甚至比巾幗之不如可恥更何若耶孟子謂人之

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且泣也幾希。觀此回而其言益信。

第八十五回　倡北伐喪師辱國　據西陲作亂亡家

卻說后位已定。登殿宣布的貴戚。叫作楊次山。楊貴妃嘗認他為兄。其實並不是至親骨肉。但因他籍貫相同。彼此冒認。楊妃出身微賤。隨母張氏。入隸德壽宮樂部。麗質聰明。聞聲即悟。雖喉嬌小。按節能歌。并且生就一副楚楚身材。亭亭玉貌。所有六宮婦女自妃嬪以下。均覺相形見絀。因此都歎為尤物。未幾母老歸籍。獨女留宮中。入侍吳太后。善承意旨。太后頗加憐愛。遂賜與寧宗。寧宗見他色藝過人。當然欣慰。遂封為婕妤。累遷至貴妃。此時與曹美人。陰爭后位。竟仗着心靈手敏。奪得錦標。又恐韓侂胄與他反對。甚至封詔駁還。所以請寧宗書就兩紙。一紙照常例須發。一紙特交楊次山。囑令先示朝堂。免致中變。（雖是智女）及侂胄聞知。沒法變更。只好仰承上意。聽百官準備冊后隆儀。迨吉舉禮罷。（一着輸與娘子軍）冊后禮成。羣臣多半加秩。侂胄竟進位太師。獨謝深甫力求罷政。奉詔准奏。進陳自強為右丞相。許及之知樞密院事。自強性甚貪鄙。四方致書。必加饒遺。方纔啟視。否則概置不閱。且縱令子弟親戚。關通貨賄。凡仕途干進。必先講定價值。然後給官。當都城大火時。自強所貯金帛。俱成煨燼。侂胄首贈萬緡。輔臣以下。聞風致饋。不數月間。得六十萬緡。比較前時所失。竟得倍償。自強喜躍得很。嘗語人道。自

強只有一死以報師王有時與僚屬談及必稱侂胄為恩主恩父（父生師教故父與師尚得相連從未有稱徒為父者有之由自強始）蘇師旦為叔蘇堂吏史達祖為兄侂胄專擅國柄自強與他表裏為奸朝政益不可問只是恃寵生驕久靜思動這個位極人臣的韓師王居然欲整軍經武覬立大功做一番掀天揭地的事業看官道是何事乃是恢復中原北伐金邦的創議（是自尋死路了）金自世宗殁後嗣主璟沈湎酒色不修朝政內寵李妃李師兒外寵侫臣胥持國師兒因父湘得罪沒入宮庭尋以慧黠得幸勢傾後宮胥持國曾與試童子科以通經列選為太子祗應司令金主在東宮時已加信任及即位遂召為參政他與李師兒密通關節相倚為援金人為之語道經童作相監婢為妃自是政治大紊兵刑廢弛北方韃靼等部屢來擾邊金廷遂連歲興師士卒疲敝府庫空匱好容易擊退外寇又復內訌迭起盜賊相尋以是民不堪命幾無寧日韓侂胄聞這消息以為有機可乘樂得出些風頭自張權力蘇師旦更極力慫恿於是聚財募卒出封樁庫金萬兩待賞功臣且市戰馬造戰艦增置襄陽騎軍加設澉浦水軍安豐守臣厲仲方上言淮北守臣咸願歸附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又入稱金國必亡願屬元老大臣備兵應變又有鄧友龍自使金歸來具言金國困弱反手可取狀侂胄大喜決計用兵并追崇韓岳諸人鼓厲將士韓世忠已於孝宗朝追封蘄王獨岳飛只予謚武穆未得王爵侂胄乃請命寧宗追封

岳飛為鄂王，尋奪秦檜官爵，改謚繆醜。封岳奪秦，似屬快心之舉，但不應出諸韓侂胄。當下與許及之商議，意欲令守金陵。這及之是個諂佞朋友，教他做個磕頭蟲，很是善長，若要他出守要塞，獨當方面，他直是茫無所知，如何敢去？不得已堅辭不行。侂胄反懊惱起來，竟令致仕。這遭磕了連磕頭卻沒用了。惟陳自強卻想出一條好計，請遵孝宗典故，設國用司，總覈內外財賦。侂胄一力贊成，竟把這國用使職掌，令自強兼任，且命參政費士寅、張嚴同知國用事。這三人統是剝民好手，一齊上臺，正好將東南元氣，斲喪殆盡。一面勸寧宗下詔改元，振作士氣。寧宗無不依從，遂命將嘉泰五年，改作開禧元年。適武學生華岳上書，謂朝廷不宜用兵，輕啟邊釁，并乞斬韓侂胄、蘇師旦等，以謝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旋編管建寧。命皇甫斌知襄陽府，兼七路招討副使，郭倪知揚州，兼山東京東招撫使。侂胄尚恐中外反對，特令陳自強、鄧友龍等，代為奏請，勸寧宗委任重權，得專戎政。寧宗遂令侂胄平章軍國事，三日一朝，赴都堂議政，且將三省印信，並納侂胄私第中。侂胄益自恣肆，升黜將帥，往往假作御筆，絕不奏白。倚蘇師旦為腹心，使為安遠節度使，領閤門事。是時金主璟已聞宋將用兵，召諸大臣會議邊防。諸大臣均奏對道：「宋方敗衄，自救不暇，恐未敢叛盟。」完顏匡獨瞿然道：「彼置忠義保捷各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甘心忘中原麼？」寧宗改元之意，卻被完顏匡揭明。金主璟點首稱是，乃命平章僕散揆一譯作布薩揆。會兵至汴，

防禦南軍。僕散揆既至汴京。移文至宋。詰責敗盟。宋廷詭言增戍防盜。並無他意。揆遂按兵不動。且入奏金主。不必加防。既而宋使陳景俊往賀金主正旦。金主璟與語道。大定初年。我世宗許宋世為姪國。迄今遵守勿忘。豈意爾國屢犯我邊。朕特遣大臣宣撫河南。爾國曾謂未敢敗盟。朕念和好已久。委曲涵容。恐姪宋皇帝未曾詳悉。爾歸國後應詳告爾主。謹守盟言。景俊應命而歸。先白陳自強。自強戒使勿言。嗣金使太常卿趙之傑來賀正旦。韓侂胄故意令贊禮官犯金主父嫌名。挑動釁隙。之傑當然動怒。入朝相詰。侂胄請帝拒使。著作郎朱質且言金使無禮。乞即斬首。寧宗還算有些主意。不從質言。只令金使改期朝見。之傑忿恚自去。侂胄遂令鄧宏為江淮宣撫使。宏辭不就命。且手書切諫侂胄道。金人未必有意敗盟。為中國計。當力持大體。平時申儆軍實。常操勝勢。待釁自彼作。庶彼曲我直。方可動兵。否則勝負難料。恐未免誤國呢。侂胄不悅。竟飭皇甫斌郭倪等。就近規復。至開禧二年。皇甫斌進兵唐州。郭倪進兵泗州。侂胄因再令程松為四川宣撫使。興州都統制吳曦為副。曦係吳璘孫。節度使吳挺次子。本任殿前副都指揮。鬱鬱不得志。因納賂宰輔。自求還蜀。陳自強為白韓侂胄。侂胄遂使為興州都統制。曦即日出都。既至興州。便語去副統制王大節。收攬兵權。潛蓄異圖。及程松入蜀。召曦議事。擬責曦廷參。曦卒遂折回。松用東西軍千八百人自衛。又被曦抽調以

去。松尚未悟。尋有詔令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知大安軍安丙。屢向松發曦異謀。松仍不省。（獻松壽時何其智遇吳曦時何其愚）就是朝內的韓侂胄也還道他是一個將種。可爲爪牙腹心。日夕望他建功。那知他已令門客姚巨源。潛至金都。願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求封蜀王了。侂胄聞泗州得利。新息褒信潁上虹縣。陸續克復。心下大喜。遂囑直學士院李壁草詔伐金。畧云。

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効順。匹夫無不報之讎。蠢爾醜虜。猶託要盟。朘生靈之資。奉谿壑之欲。此非出於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廷而敢爲桀驁。洎行李之繼遷。復嫚詞之見加。含垢納汚。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招。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祖宗之憤。敏則有功。時哉勿失。

此詔一頒。即遣薛叔似宣撫京湖。鄧友龍宣撫兩淮。按日東遣將調兵。逐隊北伐。金主璟聞已宣戰。仍遣僕散揆領汴京行省。盡徵諸道籍兵。分守要塞。並因戰事起自韓侂胄。恐人民發掘韓琦墳。特令彰德守臣。派兵守護。（觀金主此舉可見曲有攸歸）侂胄尚未知金兵利害。迭飭各路進兵。那知金人已處處有備。無懈可擊。郭倪遣郭倬李汝翼等進攻宿州被金人殺得大敗。逍還蘄州。金人追擊郭倬。將倬圍住。倬顧命要緊。竟把馬軍司統制

田俊邁執畀金人只說是由他啟釁金人纔放他一綫生路狼狽逃回既而建康都統制李爽攻壽州也為所敗皇甫斌又敗績唐州江州都統王大節往攻蔡州金人開城搦戰大節部下立即潰退敗報連達宋廷韓侂冑方驚慌起來沒奈何請出邱崈令代鄧友龍職往撫兩淮崈字宗卿江陰軍人素懷忠義他本主張恢復只因宿將凋零時不可戰所以前次辭職不就至是聞兩淮日棘不得不應命赴鎮（崈非真將帥材不過為當時計尚算他是老成故亦補敘履歷）所有王大節皇甫斌李汝翼李爽等均皆坐敗郭倬罪狀較著斬首鎮江侂冑也自咎輕舉悔為蘇師旦所誤湊巧李壁入訪侂冑留與共飲席間談及師旦事壁遂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公負謗非竄逐不足謝天下侂冑因罷師旦官籍沒家貲謫令韶州安置（師旦罪固不貸還問用師旦者為誰知何不自知罪）過了月餘忽有警報傳入金兵分九道南來了原來僕散揆聞宋師敗退遂議定九道南侵的計策自率兵三萬出潁壽完顏匡率兵二萬五千出唐鄧紇石烈子仁（紇石烈一作赫舍哩）率兵三萬出渦口紇石烈胡沙虎（一譯作赫舍哩呼沙呼）率兵二萬出清河口完顏充率兵一萬出陳倉蒲察貞率兵一萬出成紀完顏綱率兵一萬出臨潭石抹仲溫（石抹一作舒穆嚕）率兵五千出鹽川完顏璘率兵五千出來遠九路兵依次南下急得韓侂冑寢食不安只好重任兩淮宣撫使邱崈令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將胡沙虎自清河口渡淮進圍楚州淮南大震或勸崈棄淮守江崈怫

然道我若棄淮敵便臨江是與敵共長江的險阻了此事豈可行得我當與淮南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日夕戒嚴偏金兵逐節進攻勢如破竹完顏匡陷光化入棗陽江陵副都統魏友諒突圍南奔招撫使趙淳焚樊城夜遁完顏匡更破信陽襄陽隨州進圍德安府僕散揆也引兵至淮潛渡八疊灘守將何汝勵姚公佐倉猝潰走自相踐踏死亡無數僕散揆遂奪潁口下安豐軍及霍邱縣圍攻和州還有紇石烈子仁一軍破滁州入真州郭倪遣兵往援不戰而潰倪遂棄揚州遁去虧得副將畢再遇引兵趨六合截住金兵紇石烈子仁麾兵大至再遇伏兵南門自督弓弩手登城掩旗息鼓待滿以待至金兵臨濠一聲梆響萬弩齊發射斃金兵無數再令伏兵出關掩殺過去金兵立即驚潰再遇收兵回城翌日紇石烈子仁自來督攻城中矢盡不免驚惶再遇道不妨不妨我自有借箭的法兒當下令步兵張蓋往來城上金兵總道是統兵大員挽弓爭射不到多時城樓上面集矢如蝟再遇令守兵拔矢還射不下數萬支再用奇兵出擊敵復遁去僕散揆聞子仁不利仍欲通好罷兵覓得韓琦五世孫元靚遣令渡淮示意邱崈崈問所由來元靚謂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只得潛蹤南來走依太師崈復詢及金人情勢及和戰大略元靚始露講解的意思崈復使人護送北歸令他往來金師文書方可議和未幾元靚復返得僕散揆來函約議

上海會文堂印行

和欵寔乃上表奏聞侂胄已亟欲講和遂諭寔主持和約寔乃遣劉佑持書貽㩦願講好息兵㩦謂須稱臣割地獻出首禍纔可言和劉佑返報寔遣王文再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為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貶黜無庸再議了㩦又道侂胄若無意用兵師旦等怎敢專權此語未免欺人呢（應有此語）仍遣文歸報寔復遣使繼往許還淮北流民及本年歲幣㩦乃暫許停戰自和州退屯下蔡再行正式議和侂胄聞金人欲罪首謀恐和議不成尚遣人督促吳曦進兵希冀一勝或得容易言和曦佯遣兵攻秦隴暗待姚巨源還報消息至巨源歸來報稱金人許封蜀王令他按兵閉境曦遂令部將王喜等退師金將蒲察貞入和尚源陷西和州乘勢進大散關曦節節退讓直至置口由金將完顏綱遣使與會令曦獻出誥敕曦盡行交付綱乃傳金主詔命遣馬良顯賫給書印封曦為蜀王曦秘密拜受遂還興州是夕天赤如血光燄燭地到了黎明曦召僚屬與語道東南失守車駕已幸四明此地恐亦難保現金已遣使招降封我王蜀我擬從權濟事免得蜀民塗炭呢（明明叛逆還要作此欺世語）部吏王翼楊騤之抗議道東南並未有這般警信副使從何處得來就使東南危急亦應戮力効忠否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了曦奮然道我意已決爾等不必多言遂遣任辛奉表至金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一面致書程松言金使欲得階成和鳳四州方肯許和公可守則守不

可守則去。程松時在興元。聞報大驚。想是沒有耳目倉皇無措。會報金兵大至。慌忙夜走。踰米倉山西行。道出閬州。順流至重慶。貽書與曦。徑稱蜀王。求給路費。所志如此曦用匣封致餽松。松望見大恐。疑為藏劍。起身亟奔。來使追及松。後傳言匣中乃是饋金。松始敢發。及開篋。果係黃白物。乃返使道謝。亟兼程出峽。西鄉掩淚道。我今始保住頭顱了。留下這個頭顱有甚庅用處郎宗閒吳曦叛信。上疏請勉成和議。申討叛逆。且言金人既指韓侂胄為首謀。移書金帥時。請免繫韓名。侂胄大怒。竟罷宗職。令張巖往代宗任。且擬封曦為蜀王。令他反正禦敵。詔尚未發。曦已自稱蜀王。改開禧三年為元年了。曦既受金命。遂遣部將利吉導金兵入鳳州。付給四郡版圖。表鐵山為界。即以興州為行宮。乘黃屋。建左纛。改元置百官。遣董鎮至成都。修築宮殿。以便徙居。並遣人告知伯母趙氏。趙氏怒絕來使。不令進見。轉告叔母劉氏。劉日夜號泣。罵不絕口。曦扶令他去。族子僎為興元統制。接得偽檄。心甚不平。獨曦自鳴得意。分部兵十萬為十軍。各置統帥。遣祿祈房大勛戍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且傳檄成都潼川利州夔州四路。募兵圖宋。改興州為興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為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丙陽奉陰違。俟隙以圖曦。又召權大安軍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自盡。曦從弟晛勸曦引用名士。籠絡人心。曦送下徵命。士人多不肯就徵。陳咸削髮為僧。史次秦塗目為瞽。李道傳鄧性甫等。均棄

上海會文堂印行

官潛走。又有權漢州事劉當可、簡州守李大全、嘉州巡檢郭靖，皆不屈自殺。（孤忠可表）知成都府楊輔，嘗言吳曦必反，寧宗曾聞輔言，遂以為輔能誅曦，密授四川制置使，許他便宜行事。青城山道人安世通，遂勸輔仗義討逆，輔自思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因遷延不發。曦恐他有異謀，移輔知遂寧府，輔即以印授通判韓植，棄城自去。獨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密謀討曦，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好，共圖舉義。眉州人程夢錫，探得密圖，轉告轉運使安丙，丙方稱疾不視事，囑夢錫函招巨源，延入寢室。巨源道：「先生甘為逆賊的丞相長史麼？」丙流涕道：「目前兵將，我所深知，多是酒囊飯袋，不足與謀，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竟起座道：「非先生不能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了此事。」丙轉悲為喜，遂與巨源共議誅曦。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倡義舉。好義語衆道：「此事誓死報國，救西蜀生靈，但誅曦後若後任非人，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終無了局，我意宜奉安運使主事，纔保無虞。」大衆同聲贊成，好義遂使坤辰來邀巨源，巨源立刻往會，與他定約，即返報安丙，丙始出視事。楊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中有數語云：「惟干戈省厥躬，既昧聖賢之戒，雖夫馬識其主，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詔已草定，待至夜半，好義即率徒衆七十四人，潛至偽宮，轉瞬間晨光熹微，閽人啟戶，好義突然闖入，且大呼道：「奉朝廷

密詔用安長史爲宣撫令我入誅反賊敢抗命者族誅曦衛兵千餘聞有詔到來皆棄挺四逸巨源出會好義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室至曦寢門曦正啟門欲逸李貴拔刀相向道逆賊往那裏走言未已刃中曦頰曦忍痛反撲與貴同時仆地好義亟呼王換用斧斫入曦腰貴得躍起再用刀猛斫曦首一顆好頭顱遂與身體分作兩截了好義拾取曦首馳報安丙丙即出廳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又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遂盡收曦黨一一梟斬衆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函曦首及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冊印遣使賫送朝廷且自稱矯制平賊應受處分等語總計曦僭位至此只四十一日小子有詩嘆道

西陲傳首達行都亂賊由來法必誅爲問吳家賢祖父生前可有逆施無

欲知宋廷如何處置且看下回敘明

光寧以前誤於和光寧以後誤於戰要之皆幸臣用事之故耳韓侂胄之姦佞不賊檜若檜主和侂胄主戰其立意不同其爲私也則同檜欲刼制庸主故主和侂胄欲震動庸主故主戰檜之世可戰而和者也侂胄之時不可戰而戰者也蘇師旦筆吏進身程松獻妾求寵以卑鄙齷齪之徒欲令其運籌帷幄決勝疆埸能乎否乎蓋不待智者而已知其必敗矣吳曦之叛又下於劉豫豫僭位有年而曦僅

得四十餘日。且倡義者只數十人，直走偽宮，即斫逆首，須臾亂定。是而欲乘黃屋建左纛，多見其不知量也。諺有之：一蟹不如一蟹。微特光寧以後無大忠，即大奸亦已歇絕無聞。彼韓侂胄、吳曦諸徒，亦不過乘時以逞奸耳。故秦檜得善終，而侂胄遺殛，劉豫不伏法，而吳曦竟誅。

第八十六回　史彌遠定計除奸　鐵木真稱尊耀武

却說吳曦伏誅，函首至都，入獻廟社，且徇市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爵，遷曦祖璘子孫出蜀，存璘廟祀。曦年十餘歲時，父挺嘗問曦志，曦已有不臣語，挺頓時發怒，蹴曦仆爐火中，面目焦灼，家人號為吳巴子。及出調至蜀，校獵塞上，戴月而歸，仰見月中有人，亦騎馬垂鞭，與自己面目相似，問諸左右，謂所見皆符。因私念道：想我當大貴，月中人是我前身呢。遂揚鞭作相揖狀，月中人亦揚鞭作答。（大約是魔眼昏花，誤影作月。左右亦隨口貢諛而已。）於是異謀益決。從事郎錢鞏之，夜夢曦禱神祠，用銀盃為玟，甫擲地上，神忽起立，與語道：公何疑？公何疑？政事已分付安子文了。曦似未解，神又道：安子文有才足能辦此。鞏之醒後，遂以語曦，以子文即安丙別字，乃召丙用事。那知為安丙所圖，就此被誅。這也可謂妖夢是踐哩。時金主正遣朮虎高琪（朮虎一作珠赫呼）奉冊至曦，尚未到蜀，曦已伏法。楊巨源、李好義與安丙道：曦死，敵已破膽了，何不亟復關外四州？否則必為後

忠安丙即遣好義攻西和州。張林李簡攻成州。劉昌國攻和州。張翼攻鳳州。孫忠銳攻大散關。數路依次得手。金統將完顏欽遁去。四州及大散關。一併克復。宋廷命楊輔為四川宣撫使。安丙為副。許奕為宣諭使。改興州為沔州。丙自恃功高。與輔未合。為政府所聞。乃復召輔南還。授知建康府。別授吳獵為四川置制使。李好義既復西和州。擬進取秦隴。牽制淮寇。偏為曦舊將王喜所忌。暗加媒孽。安丙聽王喜言。檄令停軍。士氣皆沮。金將朮虎高琪。復調集各軍。奪去大散關。孫忠銳敗走。安丙聞忠銳退還。密囑楊巨源朱邦寧。率兵往援。乘間誅忠銳。巨源至鳳州。聞忠銳來迎。遂命壯士伏在幕後。待忠銳入帳。突發伏兵。拏下忠銳。把他斬首。並殺忠銳子揆。丙以忠銳附金奏聞。朝廷有詔仍獎丙有加。惟巨源前次誅曦。未得重賞。詔書中也無一字提及巨源。巨源疑丙掩功。頗有怨言。丙乃保薦巨源為宣撫使司參議官。至是掩殺忠銳。又不聞錄敘。俄報王喜得任節度使。心益不平。喜為曦故將。貪淫很愎。誅曦時不肯拜詔。且遣徒黨入僞宮劫掠幾盡。又取曦姬妾數人。回家取樂。巨源與好義。統說他不法。獨安丙不以為意。喜陰圖陷害二人。特囑令死黨劉昌國。潛圖好義。昌國投入好義軍。佯與結歡。好義性情豪爽。不設城府。嘗偕昌國暢飲。一夕歡宴達旦。好義心腹暴痛。霎時暈斃。及入殮。口鼻爪指均已青黑。往覓昌國。已早遠颺。部衆纔知為昌國所毒。號慟如私親。後來昌國報喜。喜極

稱其能。昌國也揚揚自得。偏偏忠魂未泯。竟來索命。昌國白日出遊。忽見好義持刀相刺。遂至驚怖仆地。經旁人扶救回家。背中忽起一惡疽。痛不可忍。叫號數日。旋即死了。（事見宋史李好義傳可為下手毒人者戒）巨源聞好義被害。愈滋不悅。便貽書安丙。斥喜主謀。丙但將喜奏調移任荊鄂都統制。始終不言喜罪。巨源抑鬱不堪。作啟與丙。內有數語道。飛矢以下連城。深慕魯仲連之高誼。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丙得書。已知巨源陰懷怨望。免不得猜忌起來。王喜且屢遣人慫丙。謂巨源與私黨米福車彥威謀亂。喜尚未去沔州。丙即令喜捕鞫車米兩人。看官。你想此事由王喜發起。至此又令他鞫治。就使事無左證。也要鍛鍊成獄。眼見得米福車彥威冤枉就刑了。丙聞謀亂屬實。密使興元都統制彭輅。往逮巨源。巨源正在鳳州附近的長橋旁。與金人交戰。不利而還。途中與彭輅相值。輅詢問數語。即令武士挽巨源裾。送至閬州對簿。舟行至大安龍尾灘。將校樊世顯。乘他不備。竟用利刃梟巨源首。不絕僅寸。巨源既死。還說懼罪自剄。過了數日。方由安丙下令瘞埋。蜀人都代他呼冤。劍外士人張伯威作文相弔。尤為悲切。直至朝廷記念舊功。纔賜廟褒忠。贈寶謨閣待制。予諡忠愍。李好義亦追諡忠壯。這且無暇細表。且說金帥僕散揆退屯下蔡。專待和議。宋廷亦遣使與商。僕散揆定要加罪首謀。議辛未決。會揆病逝。金主命左丞相完顏宗浩繼揆後任。再與宋議和。仍然不成。韓侂胄

特徵求使才。選得蕭山丞方信孺。令為國信所參議官。馳赴金軍。信孺至濠州。金將紇石烈子仁。責令縛送首謀。信孺不屈。子仁竟縛置獄中。露刄環守。斷絕飲食。迫允五事。信孺神色不變。從容與語道。反俘歸幣。尚可相從。若縛送首謀。向來無此辦法。至若稱藩割地。更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道。你不望生還麼。信孺道。我奉命出國門時。已將死生置諸度外了。子仁恰也沒法。釋信孺縛。令他至汴。見完顏宗浩。宗浩也堅持五議。信孺侃侃辯答。說得宗浩無詞可對。但畀他覆書。令返報朝廷。再定和戰事宜。信孺持書還奏。廷議添派林拱辰為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草。並許通謝錢百萬緡。再行至汴。入見宗浩。宗浩怒道。汝不能曲折建白。驟執誓書前來。莫非謂我刀不利麼。信孺仍不為動。旁有將命官進言道。此事非犒軍可了。須別議條欵。信孺道。歲幣不可再增。故把通謝錢作代。今得此求。彼我惟有一死報國了。會聞安丙出師。收復大散關。宗浩乃遣信孺等返宋。仍致覆書道。若能稱臣。即就江淮間取中為界。欲世為子國。即盡割大江為界。且斬首謀姦臣。函首來獻。並添歲幣五萬兩疋。犒師銀一千萬兩。方可議和。信孺歸見韓侂冑。侂冑問金帥作何語。信孺道。金人要索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附人。四犒軍銀。還有第五條不敢明言。侂冑道。但說何妨。信孺躊躇片刻。竟脫口道。欲得太師頭顱。侂冑不禁變色。拂袖而起。竟入白寧宗。奪信孺三級官階。居住臨江軍。奸臣

（當道忠臣還有何用）一面再議用兵撤還兩淮宣撫使張巖另任趙淳為兩淮置制使鎮守江淮為了再戰問題復引出一個後来的奸臣要與韓侂胄賭個死活一判低昂這人為誰就是史浩子彌遠（一姦未死一姦又来）彌遠以淳熙十四年舉進士累遷至禮部侍郎兼任資善堂直講侂胄輕開邊釁彌遠獨與反對曾奏言不宜輕戰至是復密陳危迫請誅侂胄以安邦寧宗不省可巧楊后聞知也欲乘此報怨暗囑皇子榮王曮彈劾侂胄曮係燕王德昭九世孫原名與愿慶元四年間丞相京鏜等因帝未有嗣請擇宗室子為養子寧宗乃召入與愿育諸宮中賜名為曮封衛國公開禧元年立曮為皇子晉封榮王榮王曮既奉后命便俟寧宗退朝當面稟陳謂侂胄再啟兵端將危社稷寧宗尚叱他無知楊后復從旁進言寧宗意仍未決（想是前生與侂胄有緣）楊后道宮廷內外那個不知侂胄奸邪只是畏他勢力不敢明言陛下奈何未悟呢寧宗道恐怕未確且待朕查明再加罷黜楊后道陛下深居九重何從密察此事非囑托懿親不可寧宗方纔首肯后恐事洩急召楊次山入商令密結朝右大臣潛圖侂胄次山應命而出轉語彌遠彌遠遂召錢象祖入都象祖曾入副樞密因諫阻用兵忤侂胄意謫置信州至是奉召即至與彌遠定議彌遠又轉告禮部尚書衛涇著作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張鎡共同決策繼復通知參政李壁壁亦認可彌遠往来各家外間已有人滋疑報知侂胄侂胄一日至都堂

忽語李壁道。聞有人欲變局面。參政知否。李壁被他一詰。禁不住面色發赤。徐徐答道。恐無此事。及侂冑退歸。壁忙報彌遠。彌遠大驚。復商諸張鎡。鎡答道。勢必不兩立。不如殺死了他。彌遠本未敢謀殺侂冑。既聞鎡言。乃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統兵三百。候侂冑入朝。下手誅奸。侂冑三夫人滿頭花。適慶生辰。張鎡素與通家。遂移庖饌。并伴送壽筵。與侂冑等酣飲達旦。是夕有侂冑私黨周筠。密函告變。侂冑方被酒。啟函閱畢。揺首道。這痴漢又來胡說了。遂將來函付諸燭燼。俟至黎明。命駕入朝。筠復踵門諫阻。侂冑怒叱道。誰敢。誰敢。天奪其魄所以屢勸不信遂升車而去。甫至六部橋。見前面有禁兵列着。便問為何事。夏震出答道。太師罷平章軍國事。特令震齎詔來府。侂冑道。果有詔旨。我何為不知。莫非矯旨不成。你亦嘗假托御筆所以得此報應夏震不待辨說。即揮令部下夏挺鄭發王挺等。率健卒百餘人。擁侂冑車。竟往玉津園。既入園中。把侂冑拖出。勒令跪讀詔旨。震即宣詔道。

韓侂冑久任國柄。輕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強阿附充位。可罷右丞相。

讀至此。夏挺等轉至侂冑背後。用鎚一擊。將侂冑頭顱擊碎。一道魂靈。往閻王殿中報到去了。史彌遠等久待朝門。至晚尚未得消息。幾欲易衣逃去。可巧夏震馳到。報稱了

事。於是衆皆大喜。惟陳自強踧踖不安。錢象祖從懷中出詔。授陳自強道。太師及丞相俱已罷職了。自強道。我得何罪。象祖道。你不看御批中說你阿附充位麼。自強乃退登車自去。彌遠象祖等。遂入延和殿。以竄殛侂胄事奏聞。寧宗尚屬未信。（祖尚未醒）及臺諫交章論列。亦不加批。越三日始知侂胄真死。乃下詔數侂胄罪惡。頒示中外。且令籍没侂胄家產。當下抄出物件。多係乘輿御服等類。惟各種珍寶。被侂胄寵妾張王二夫人。自行擊碎。因此二妾坐徒。侂胄無子。養子玶亦流配沙門島。（四妾十婢尚未得一後嗣天之報惡人也亦酷矣）越日。竄陳自強至永州。誅蘇師旦於韶州。安置郭倪於梅州。鄧友龍於循州。郭僎於連州。張巖許及之葉適薛叔似皇甫斌等。皆坐黨落職。連李壁亦降奪官階。立榮王曮為皇太子。更名為询。授錢象祖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衛涇雷孝友參知政事。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林大中簽書院事。楊次山晉封開府儀同三司。賜玉帶。夏震亦得升任福州觀察使。且改元嘉定。決計主和。時已遣右司郎中王柟如金軍。請依靖康故事。以伯父禮事金。增歲幣為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金將完顏匡。仍索韓侂胄蘇師旦首級。柟謂俟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匡乃轉奏金主。金主仍命匡移文宋廷。索侂胄首。且須改犒軍錢為銀三百萬兩。匡奉命後。正值宋相錢象祖致書金軍。述侂胄伏法事。遂召柟入問道。韓侂胄貴顯已歷若干年。柟答道。已十餘年。平章國事。不過二年餘。匡又道。

今日可否除去此人。桐尚未知侂胄死耗。便答道。主上英斷。除去何難。匡不禁微笑。遂與語道。侂胄已誅死了。汝回去。可亟令送首級來。桐唯唯而出。還白朝廷。有詔令百官集議。吏部尚書樓鑰道。和議重事。待此乃決。況奸惡已誅。一首亦何足惜。（如不顧國體何）隨命臨安府斲侂胄棺。檢取首級。再由韶州解到蘇師旦首。一併畀金。仍遣王柟持送金都。金主御應天門。備黃麾立杖。鉞受二人首。並命懸竿示衆。揭像通衢。令吏民縱觀。然後漆首藏庫。與王柟簽定和約。條款如左。

(一)兩國境界仍如前。

(二)嗣後宋以姪事伯父禮事金。

(三)增歲幣為銀帛各三十萬。

(四)宋納犒師銀三百萬兩與金。

和議告成。（是謂宋金第五次和約）金主還使歸還侵地。命完顏匡等罷兵。王柟亦得南歸。詔以和議已成。諭天下。（適形其醜）調錢象祖為左丞相。史彌遠為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樓鑰同知樞密院事。婁機參知政事。未幾象祖罷相。彌遠以母憂去位。踰年即詔令起復。自是彌遠遂得專國政了。嘉定元年。金主璟病殂。璟無子嗣。疎忌宗室。只有世宗第七子永濟。素來柔順。為所鍾愛。特封他為衛王。會金主罹疾。永濟自武定入朝。遂留宮不遣。

既而金主去世。元妃李氏、黄門李新喜、平章政事完顔匡等。定策奉永濟即位。尊故主璟為章宗。永濟聞章宗遺詔。曾謂妃嬪中有二人得孕。生男當立為儲貳。因此恐帝位不固。先事預防。當下令僕散端(一譯作布薩端)為平章政事。秘密與謀。僕散端遂奏稱先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分娩。今已逾期。還有范氏產期。合在正月。今醫稱胎形已失。願削髮為尼。永濟即以賈氏無娠。范氏損胎。詔告中外。元妃李氏與承御賈氏。因有違言。竟被永濟酖死。託詞暴斃。(永濟實是陰險安得稱為柔順)進僕散端為右丞相。軍民自是不服。那東北的斡難河旁。杭愛山下。已有一個蒙古部長。建九斿白旗。自稱成吉思汗(一譯作青吉思汗)為後來建立元朝的太祖。他名叫鐵木真。(一譯作特穆津鐵或作帖)係是哈不勒汗的曾孫。哈不勒汗受金封冊。為蒙兀國王。相傳他始祖叫做乞顔。曾在阿兒格乃袞山麓。闢地居住。數十傳後。出了一個朶奔巴延。(一譯作托奔默爾根)娶妻阿蘭郭斡。(一作阿蘭果火)生下二子。朶奔巴延病死。阿蘭郭斡寡居。夜寢帳中。夢白光自天窗中攢入。化為金色神人。來趨臥榻。與交有孕。復接連生了三子。季子名勃端察兒。狀貌奇異。沈默寡言。後來子孫日蕃。各自為部。五傳至哈不勒。就是蒙兀國王。(見八十回)孫名也速該。併吞鄰近諸部。威勢頗盛。得妻訶額侖。(一作諤倫)產下一男。手握凝血。色如赤石。巧值也速該攻塔塔兒部。擒住敵目鐵木真。遂以鐵木真名子。也速該被塔塔兒人毒死。鐵木真母子相依。非常艱苦。幸賴訶額侖智藝軼

羣。撫育孤兒。得成偉器。好容易東勳西略。破了泰赤烏部。（泰赤烏二作泰楚特）平了蔑里吉部。又滅克烈部。及塔塔兒部。鄰境乃蠻部最强。（乃蠻一作奈曼）部酋太陽汗率衆來爭。復被鐵木真擒住殺死了事。以此遠近諸部落。相率恐慌。爭來歸附。情願奉他為大汗。汗字是外國主子的通稱。取名成吉思汗。就是最大的意義。鐵木真既即汗位。（事在寧宗開禧二年）又用兵西南。出攻西夏。西夏自李乾順歿後。子仁孝嗣。仁孝庸懦。為相臣任得敬所制。虧得金世宗扶助仁孝。討平亂事。國乃不亡。仁孝遂壹意服金。與南宋罕通往來。（見八十二回）仁孝病歿。子純佑繼立。為從弟安全所篡。內亂相尋。勢且衰弱。那裏敵得過威稜初震的鐵木真。鐵木真率兵亟進。連下數城。擒住夏將高令公。明威令公。及太傅西壁氏。長驅至夏都。李安全惶急萬分。飛使至金邦乞援。偏偏援師不至。敵兵反晝夜猛攻。那時沒有別法。只好城下乞盟。湊巧鐵木真遣使額特入城招諭。遂與他議定和約。並將愛女察合獻與鐵木真。鐵木真平時。最愛人家婦女。見察合嫵媚可人。樂得賣此情誼。撤兵回國。（敘入鐵木真事。筆甚簡約。蓋此係宋史。不是元史。看官欲知詳細。請閱作者所編之元史演義可也。）李安全因金援不出。動了怒意。竟轉攻葭州。葭州為金國邊地。守將慶山奴。一鼓擊退夏人。安全憤無可洩。因北訴蒙古。慫恿伐金。鐵木真也想南下。造箭製盾。練兵養馬。為攻金計。適值金主永濟。遣使至蒙古。布即位詔敕。令鐵木真南向拜受。鐵木真先問金使道。新天子是何人。金使答是衛王。鐵

木真噓了一口。復正色道。我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的。那知此等庸奴也做了皇帝。還想要我下拜麼。即令撵出金使。金使怏怏而返。先是永濟為衛王時。鐵木真曾至靜州。獻納歲幣。與永濟相見。知他柔弱。所以藐視得很。此時既不受命。遂趁着秋高馬肥的時候。帶着長子朮赤。（一作卓齊特）次子察合台。（一作察罕台）三子窩闊台。（一作諤格德依）統兵數萬。稱纛出發。浩浩蕩蕩的殺奔金國來了。小子有詩歎道。

金源浩蕩契丹亡。誰料蒙人又代昌。黃雀捕蟬方飽慾。他人彈雀已攀槍。

未知勝負如何。試看下回便知。

史彌遠非可與有為者也。當其定計誅奸。一再發謀。非韓侂胄之惡貫滿盈。應遭誅殛。則彼必先發制人。彌遠等早身首異處矣。侂胄死而貪天之功。以為己有。濫叨厚賞。幸列高官。且函韓蘇二人之首。以獻金人。試思侂胄係宋之罪臣。於金何與。刑賞乃宋之國典。於金何關。豈可冀和議之速成。不顧國威之褻辱耶。況蒙古初興。金患方亟。控北且不暇。何暇南侵。誠能據理相爭。亦何至再屈如此。故以誅奸和鄰為彌遠功。無惑乎姦僞益滋。而國且日弱也。彼鐵木真崛起朔方。所向無敵。考其所為。徒以兵力屈人。絕無仁義之足言。而後來開國十傳。混一區宇。豈真老氏所謂天道不仁耶。本書敘元事從略。已於細評中註明。姑不贅述云。

第八十七回　失中都金丞相殉節　獲少女楊家堡成婚

卻說鐵木真率兵南下。特令部將哲別為先鋒。徑抵烏沙堡。金遣平章政事獨吉千家奴（一譯作通吉遐嘉努）及參政完顏胡沙（胡沙一作和碩）率兵抵禦。未及設備。已被哲別掩至。頓時潰走。哲別遂拔烏沙堡。及烏月營。鐵木真也即繼進。破白登城。進攻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突圍遁去。鐵木真遂取西京。及桓撫各州。命三子各率一軍。分道攻雲內東勝武朔豐靖諸州邑。所至皆下。金主永濟。再命招討使完顏九斤（九斤一作糾堅）監軍完顏萬奴等（萬奴一作鄂諾勒）統兵四十萬。扼守野狐嶺。這野狐嶺勢極高峻。相傳雁飛過此。遇風輒墮。本是一個西北的要隘。完顏胡沙。又奉詔為後應。端的是重兵扼境。飛鳥難行。九斤部將明安勸九斤屯兵固守。九斤不從。再勸他發兵襲擊。又是不從。至鐵木真進兵。獾兒嘴與野狐嶺只隔西岡。九斤乃遣明安至蒙古軍。問他入寇的原因。（真是笨鳥）明安恨九斤不從良言。竟降了鐵木真。說明金軍虛實。（這也是個虎倀）鐵木真遂乘夜進擊。九斤毫不及防。頓時蒙古兵突入。一番蹂躪。大半傷亡。九斤萬奴等落荒而逃。蒙古兵乘勝追擊。又殺傷了無數。完顏胡沙正來接應。聞敗即走。至會河堡。為蒙古兵所追及。大殺一陣。全軍覆沒。胡沙竟以身免。逃入宣德州。鐵木真攻克晉安縣。分兵薄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棄關遁去。蒙古兵馳入關中。徑抵金都城下。金主永濟。惶急失措。欲南徙汴京。幸得衛兵誓

死迎戰殺了一日一夜纔把蒙古兵殺退鐵木真聞金都不下留兵守居庸關自率三子回國再圖後舉金都解嚴徵上京留守徒單鎰（徒單一作圖克坦）為右丞相紇石烈胡沙虎為右副元帥胡沙虎自西京逋還至蔚州擅取官庫金銀衣物入紫荊關又擅殺淶水縣令金主並不問罪反令他為副元帥胡沙虎益無忌憚自請兵二萬北屯宣德金主只與他五千令屯嬀州胡沙虎遂移文尚書省道韃靼兵來（時金人稱蒙古為韃靼）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為可憂且恐十二關及建春萬寧宮均將不保了金主始恨他跋扈數責十五罪罷歸田里會金益都防禦使楊安兒亡歸山東聚黨橫行四出劫殺千戶耶律留哥（哥一作格）本係遼人降金得官至是也歸附蒙古取金遼東州郡自立為遼王金將完顏胡沙往討留哥大為所敗金主乃復胡沙虎為右副元帥令將兵屯燕城北徒單鎰切諫不聽胡沙虎終日馳獵不顧軍事金主以蒙古兵尚留居庸關飭胡沙虎整兵往擊詔令中有詰責語胡沙虎不但不悛反暗生忿恨竟與私黨完顏醜奴（醜奴一作綽諾）蒲察六斤（一作富察呼爾錦）烏古論奪剌（一作烏庫哩道喇）三人私下定議造起反來他不說自己造反反說人家造反當下號令軍中詭言奉詔入討知大興府徒單南平軍士那裏知曉便隨他同入金都胡沙虎屯兵廣陽門遣心腹徒單金壽往召南平南平茫無頭緒奉召而至胡沙虎乘馬以待見南平到來大喝道你敢謀反麼南平不覺驚愕正要答辯那

胡沙虎已拔出腰刀。將南平劈落馬下。死得不明不白遂進至東華門。護衞斜烈一作色埒默和爾一作統兒等。引他入宮。胡沙虎遂自稱監國都元帥。陳兵自衞。徧邀親黨。置酒高宴。瓊筵醉月。聲伎侑觴。居然是酒地花天。流連忘倦。到了次日。用武士脅金主出宮。移居衞邸。留衞兵二百人監守。且令黃門入宮收璽。尚宮左夫人鄭氏。執掌璽印。勃然憤道。璽乃天子所掌。胡沙虎乃是人臣。取璽何用。黃門道。今時勢大變。主上且不保。况一璽呢。御侍亦當為自免計。鄭夫人厲聲叱道。汝輩是宮中近侍。恩遇尤隆。主上有難。應以死報。奈何為逆臣奪璽呢。我可死。璽不可與。不意金邦有此烈婦遂瞑目不語。胡沙虎復遣人奪取宣命御寶。除拜亂黨數十人。丞相徒單鎰。正墜馬傷足。告假在家。胡沙虎意欲僭位。因鎰為氏望所關。特自行往訪。鎰從容答道。翼王珣。係章宗兄。衆望咸歸。元帥誠決策迎立。乃是萬世功勳呢。胡沙虎默然。乃令宦官李思中。就衞王邸中。酖殺金主永濟。另遣徒單銘等。至彰德迎昇王珣。珣初封翼王後封昇王詣燕京即位。立子守忠為太子。追廢永濟為東海郡侯。胡沙虎因完顏綱將兵十萬。在縉山領行省事。特誘他回來。設伏擊死。復盡撤沿邊諸軍。盡令回郡。鐵木真聞金防已撤。復進兵懷來。金元帥右監軍朮虎高琪拒戰。敗績。蒙古兵乘勝薄中都。胡沙虎適患足疾。乘車督戰。大敗蒙古兵。惟足疾益劇。幾乎不能行動。乃召高琪入衞。限次日到京。高琪逾期乃至。胡沙虎責他違令。意欲處斬。還是

上海會文堂印行

金主珣決意從輕諭令免死胡沙虎乃益高琪兵令他出戰且面飭道勝乃贖罪不勝立斬高琪驅軍迎敵自夕至曉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金兵正處下風適爲敵人所乘眼見得支撐不住只好敗回高琪諭軍士道我等雖得脫歸仍然難免一死不如往誅逆賊胡沙虎再作計較軍士齊聲得令一鬨至胡沙虎第將他圍住胡沙虎知事不妙忙趨至後垣踰牆欲遁偏因足疾未痊扳登不便急切裏爲衣所絆墜落地上竟至傷股卧不能起高琪率兵突入見了胡沙虎那裏還肯容情手起刀落分作兩段（逆賊終沒有好結果）隨即取首詣闕自請坐罪金主珣反加慰撫下詔暴胡沙虎罪惡追奪官爵且命高琪爲左副元帥一行將士論功行賞惟蒙古兵恰四處分畧所向殘破連陷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屍骸遍道雞犬爲墟再進兵攻中都鐵木真因遣使告金主道汝山東河北郡縣統爲我有汝所守只有燕京我不難一鼓踏平但天既弱汝我不忍再逼汝汝可速行犒師消我諸將怒氣我便當回國了金主珣猶豫未決高琪主戰獨右丞完顏承暉主和金主乃遣承暉出城議欵鐵木真道你主有子女麽何不遣來侍我（專想人家的婦女）承暉無奈還達金主金主想得一法把故主永濟的少女飾作公主送給鐵木真受用（他人女兒樂得慷慨）並將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馬三千匹作爲犒師貴鐵木真乃驅軍北還出居庸關把所虜兩河山東少壯男女數十萬盡行殺斃奏凱而去（真是一個[illegible]

殺星。金主珣因國蹙兵弱，防敵再至，因欲遷都汴京，為苟安計。左丞相徒單鎰進諫道：「鑾輿一動，北路皆不守了。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都，乃是上策；若恃遼東為根本，倚山負海，備禦一面，尚不失為中策；若遷至汴京，四面受敵，恐真是無策呢。」（切要之言）金主珣只是不從。徒單鎰憂鬱而亡。金主珣遂命完顏承暉為都元帥，穆延盡忠為左丞，奉太子守忠留守中都，自率六宮啟行赴汴。事為鐵木真所聞，竟憤憤道：「既與我和，還要遷都，是明明疑嫌未釋，不過借着和議，作個緩兵的計策，我難道為他所欺麼？」遂大閱軍馬，再行南侵。會值金乣軍（乣即乣字，音糾。乣軍，所收之軍也。）作亂，戕殺主帥索溫，（索溫一作索袞。）另推卓達等（卓達一作卓多，一作所答。）為帥，擊敗金都防兵，遣使至蒙古乞降。鐵木真遂遣降將明安等，出助卓達，會兵圍攻燕京。金主珣聞燕京被圍，亟召太子守忠來汴。守忠一行，燕人益懼。蒙古將木華黎，復分徇遼西，攻金北京。守將銀青出戰敗還，為裨將完顏昔烈、高德玉等所戕，改推寅答虎為帥。寅答虎是個沒用的傢伙，見蒙兵勢盛，當即出降。遼西諸郡，聞風歸附，單剩了一座燕京城，就是銅澆鐵鑄，也是孤危萬分。留守都元帥完顏承暉，因盡忠久在行陣，盡把兵權交付，自己得總攬大綱，飛書至汴，乞發援兵。金主珣命左監軍永錫，率中山、真定軍，左都監烏古論慶壽，（烏古論一作烏庫哩。）率大名軍，共約數萬，馳援燕京。又命御史中丞李英主餉運，行省孛朮魯為後應。（孛朮魯一作富珠哩。）英赴大名，終日飲酒。蒙古兵竟來

叔糧英全然不覺冒冒失失的到了霸州途中正遇蒙古兵大刀濶斧的衝殺過來把所有糧車盡行奪去英尚是酒氣醺醺似醒非醒被蒙古兵殺到馬前亂槍搠死餘衆悉驚慶壽承暉聞糧已失去如何行軍當然遁歸自是燕都援絕內外不通完顏承暉與盡忠會議死守盡忠言語支吾承暉自知必死索性辭別家廟自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賫送至汴大致論盡忠姦狀並及平章政事左副元帥高琪誤國不忠且自言不能保燕死有餘辜懇主上速任賢去邪整軍經武以保殘局等語一面盡出私財分給家人闔家統是號泣獨承暉神色泰然仰藥以殉（有此忠臣也足為金史光）盡忠決計南奔束裝至通元門忽見婦女擁雜呼令挈逃盡忠瞧着都是留住燕京的妃嬪他卻出言相紿道我當先出與諸妃啟途諸妃嬪乃讓他出城他帶着愛妾攜着細軟物件竟急奔而去毫不返顧妃嬪等進退無路正在惶急被蒙古兵一擁殺入老醜的死刀下少壯的統被擄散任情奸污去了燕都既陷宮室被焚府庫財寶搜括殆盡金祖宗的神主一古腦兒取擲坑中至金主得承暉遺表但贈他為尚書令兼廣平郡王所有盡忠棄城的罪名置諸不問反令他為平章政事（也與永濟一樣糊塗）就是朮虎高琪亦任職如故蒙古兵進攻潼關急切不能攻下另由嵩山小路趨汝州直赴汴京金急召花帽軍往阻擊敗蒙古兵前隊蒙古兵乃還金主因敵兵已退特遣僕散安貞統領花帽軍往平山東

山東自楊安兒作亂羣盜響應勢甚猖獗（迴應上文）安兒少無賴以鬻馬鞍為業市人呼為楊鞍兒他即自稱為安兒安兒有妹年約二十膂力絕倫能在馬上舞雙刀人莫敢敵以此兄妹二人招募徒眾結砦自固號為楊家堡金行山東省事完顏承暉遣使招撫任安兒為防禦使及蒙古兵薄燕都金人募軍往援令唐括合打（一作唐古哈達）為都統安兒為副軍至雞鳴山安兒亡歸攻掠州縣殺掠官吏適濰州北海人李全起自農家銳頭蠭目頗善騎射能運鐵槍人號為李鐵槍也招集無賴子弟出沒淄青二州寇掠州郡徒黨皆紅衣衲袄以為識別因有紅袄賊的名目沿途所經各村堡無不畏懼各載牛酒往迎期免抄掠獨楊家堡稱霸一方與李全分疆盜據兩不相容李全徑至楊家堡決鬭賭個强弱安兒即帶同徒眾出堡李全大呼道你我總算好漢還是兩人自行廝殺我輸與你我便讓你為霸你輸與我須要讓我安兒道我豈懼你便和你戰三百合言已即掄刀出陣與李全對殺兩邊徒眾各退後作壁上觀二人戰到四五十合安兒刀法漸亂幾乎招架不住忽後面有人嬌聲呼道哥哥少歇我來了全溜眼一瞧乃是一個紅顏女子挺着雙刀直奔前來他即用槍架住安兒的刀揚聲道我有言在前一個對一個廝殺你為什麼請出幫手來安兒道你果是好漢贏得我妹子手中刀那時我纔服你全便道你且退去我便與你妹子爭個輸贏安兒就退後數步讓妹子搶前

角鬪。一男一女。你搶我刀。大戰了七八十合。不分勝負。全暗暗喝采。復抖擻精神與他酣戰。大約又是五六十合。仍然勝負不分。安兒恐妹子有失。便呼道。李全。你可愧服否。全應聲道。不服不服。安兒道。今日天晚。明日再戰。可好麼。全答道。我便讓你等多活一夜罷。言畢。彼此退回。次日再戰。全與楊家妹子。鬪了一天。兩下裏全無破綻。端的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全且忿且慚。兼加愛慕。就是楊家妹回營後。也稱羨不置。（為安兒許婚張本）越宿。全乘馬至壘前討戰。楊家妹也趨馬衝出。未與爭鋒。全問道。你我戰了兩日。尚未問你閨名。請先道來。今日決要擒你。楊家妹道。我叫做四娘子。全笑道。好一個閨名。我便擒你去做娘子罷了。楊氏不禁面赤。向李全瞅了一眼道。休得胡說。安兒在後掠陣。窺知妹子心事。便接入道。李全。你如果能贏我妹子。我便把妹子嫁你為妻。全答道。甚好。於是兩人又奮力決戰。約四五十合。全佯作力怯。虛幌一槍。撥馬便走。楊氏還道他是真敗。策馬趕來。（中了計）約數百步。兩旁有竹篠夾籬。全躍馬而前。楊氏亦驅馬直進。相距不過數武。忽然蹋踏一聲。楊氏馬失前蹄。把楊氏掀落馬下。全回身下馬。竟將楊氏擒挾而去。看官道是何因。原來李全戰楊氏不下。特令二壯士夜伏篠中。用刀斫馬足。楊氏不及防備。所以為全所擒。那時安兒也從後趕到。見妹子被擒。便呼李全道。快快釋我妹子。便與你同至我營。今夕成婚。全答道。你休得抵賴。安兒道。天日在上。如違此

言神明不佑全乃放下楊氏招引徒黨一同入楊家堡安兒宰牛設酒大開筵宴即於是夕令兩人交拜成為夫婦枕席歡娛自不消說（宋史李全傳中謂與楊氏私通在安兒死後惟弁陽周密所編齊東野語係在安兒生時兩人交戰結婚今從之）安兒既與李全和親威勢益盛遂僭號稱王分置官屬居然改元天順號令一方金將僕散安貞統花帽軍至山東與行省完顏霆會師討楊安兒適值李全還歸青州惟安兒兄妹與金人對敵究竟烏合之衆不及紀律之師連戰連敗航舟入海金人懸賞募李全首有舟人曲成襲擊安兒安兒投水自盡惟四娘子仗着膂力竟得逃生安兒餘黨劉全等收拾散卒權奉四娘子為主號稱姑姑且召李全回援全星夜馳至與楊氏合軍再戰又為完顏霆所敗退保東海金兵復勦平他盜劉二祖等餘盜霍儀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葛德廣諸人窮無所歸涸跡島嶼間剽掠為生李全夫婦也只好做這樁賣買聊且度日會宋知楚州應純之令鎮江武鋒卒沈鐸定遠民李先招撫山東羣盜號為忠義軍分二道伐金李全亦率五千人歸附與副將高忠皎合兵攻克海州嗣因糧運不濟退屯東海未幾李全又與兄李福襲金莒密青州相繼攻克純之遂密奏山東羣盜均已歸正中原可復且請授李全官階風厲餘衆於是宋廷遂授全為武翼大夫兼京東副總管時已在嘉定十一年正月中了正是

失馬非憂得馬懼　引狼容易馭狼難

當李全歸附時。宋金又復開戰。欲知戰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金主珣避敵遷汴。最爲失策。敵既退矣。爲亡羊補牢計。亟宜繕邊備。修內政。而乃棄燕南行。苟安旦夕。亦思我能往。寇亦能往乎。完顏承暉留守中都。援城亡與亡之義。仰藥自殉。不失爲金之忠臣。然中都失而汴京亦不可保矣。李全亦小醜耳。盜弄潢池。擒楊安兒妹。據境稱雄。嗣爲金人所迫。歸附宋朝。論者以宋人納盜爲非計。夫盜非不可撫。在馭之得其道耳。若恩威並濟。使供奔走。則紅襖諸賊。亦未始非吾爪牙也。顧撫盜有人。而馭盜無人。卒至養盜貽患。禍亂相尋。惜哉。

第八十八回　寇南朝虜主誤軍謀　據東海降盜加節鉞

卻說金主珣遷汴以後。曾遣使告達宋廷。且督催歲幣。寧宗召輔臣會議。或主張絕金。或仍主和金。（這是宋人故智）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絕歲幣。圖自治略云。

女真以韃靼侵陵。徙巢於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埸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得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謀。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爲自安之計也。（語語中的）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

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不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之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願陛下詳察。

寧宗得此疏後。遂罷金歲幣。夏王李安全已歿。族子遵頊繼立。貽書蜀中。請夾攻金人。同復故土。蜀臣以聞。宋廷不報。嗣復遣使賀金廷正旦。刑部侍郎劉鑰等。及太學諸生。上章諫阻。亦皆不答。既而命真德秀爲江東轉運副使。德秀陛辭。奏陳五事。

(一)宗社之恥不可忘。（指報金讎）(二)比鄰之盜不可輕。（指韃靼及山東二寇）(三)幸安之謀不可恃。（指金衰不足爲幸）(四)導諛之言不可聽。(五)至公之論不可忽。

五事以下。又歷陳從前禍患。共有十失。反覆約一二萬言。寧宗也不置可否。隨他說了一通。好似沒有見聞一般。真德秀只好走了。嘉定十年。金主珣信王世安言。意圖南侵。令爲淮南招撫使。朮虎高琪也勸金主侵宋。開拓疆土。金主即命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率兵渡淮。取光州中渡鎮。殺死榷場官盛允升。慶壽復分兵犯樊城。圍棗陽光化軍。另遣完顏阿鄰入大散關。攻西和階成諸州。宋廷聞警。亟命京湖制置使趙方。江淮制

置使李珏四川制置使董居誼分禦金人便宜行事趙方字彥直衡山人氏嘗從張栻遊曉明大義淳熙中舉進士授青陽縣政教卓著嘗謂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時人歎為名言嗣累遷至京湖制置使聞金人入寇召二子范葵入語道朝廷忽戰忽和計議未定徒亂人意我惟有提兵決戰効死報國罷了遂率二子赴襄陽檄統制扈再興陳祥鈐轄孟宗政等往援棗陽復分扼要塞作為犄角再興等甫抵團山遙見金兵疾趨而來勢如風雨急命陳祥孟宗政設伏以待自率部軍迎敵稍戰即退金兵追了一程兩旁礮響伏兵驟發陳祥自左殺來孟宗政自右殺來那時金兵三面受敵招架不迭頓時逃的逃死的死屍骸枕藉血肉糢糊孟宗政乘勝前進寅夜赴棗陽馳突如神圍住棗陽的金兵立刻駭退（寫扈陳孟三人便是寫趙方處）宗政入棗陽城報捷襄陽趙方大喜便令宗政權知棗陽軍未幾京湖將王辛劉世興亦連敗金人於光山隨州間於是趙方遂請旨伐金寧宗連聞勝仗也激昂起來當即下詔道

朕勵精更化一意息民犬羊跨我中原天厭久矣狐兔失其故穴人競逐之豈不知機會可乘讎恥未復念甫申於信誓實重起於兵端今虜首敗盟敢行犯順彼曲我直師出有名偕作同仇時不可失合詔諭中原官吏軍民各申義憤共討逆胡果有非常之勳自有不次之賞有能去逆效順倒戈用命者亦當赦彼前愆量能錄用朕

有厚望焉。

這詔下後。兩邊備戰日亟。李全適在是時破莒密青三州。應得任官。（文應前）金完顏賽不復率衆攻棗陽。號稱十萬。孟宗政修城掘濠。誓師守禦。又約扈再興為外應。與金兵相持三月。大小七十餘戰。無一挫失。賽不忿甚。仗着兵衆。環濠築壘。宗政乘間突擊。壘不能成。復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城賴以全。隨州守許國。率援軍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遂統軍出戰。金兵披靡。相率遁去。惟金將完顏贇率步騎萬人。西犯四川。破天水軍。進焚大散關。入皂郊堡。利州統制王逸。號召兵民。驅逐金兵。奪還大散關。追斬金統軍完顏贇。復進秦州。至赤谷口。沔州都統制劉昌祖。命退軍。竟至全部潰散。金人又合長安鳳翔的屯卒。再攻入西和成階州。進薄河池。興元都統吳政。麾兵馳禦。擊退金兵。盡復所失土地。（金兵已是強弩之末）金主珣聞各路將士勝敗無常。未免動了悔意。又兼河北郡縣多為蒙古所奪。腹背受敵。不便再戰。乃遣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為詳問使。渡淮議和。中途為宋人所拒。因即折還。金主珣乃復遣僕散安貞為副元帥。輔太子守緒南侵。且令西路諸軍再攻西和成鳳諸州。入黃牛堡。吳政拒戰敗績。竟至陣亡。金兵長驅入武休關。破興元府。陷大安軍。直下洋州。沿途守將。望風奔潰。連四川制置使董居誼也都逃走。虧得都統張威令部將石宣等至大安軍邀截金兵。殲敵三千人。擒住金將巴土魯

安（巳土魯一作巳圖魯）金兵乃退已而金兵復入洋州焚掠而去宋廷乃加罪董居誼安置永州改任聶子述為四川制置使子述望淺資卑不足鎮壓興元戍卒張福莫簡等作亂頭裹紅巾為號竄入利州子述退保劍門時故制置使安丙早卸除兵柄退為醴泉觀使只丙子癸仲知果州子述檄令統兵討賊張福等竟轉掠果州並及閬州四川大震宋廷乃復起丙知興元府兼利州路安撫使川民聞丙復至私相慶慰惟叛賊掠遂寧入普州負嵎茗山丙自果州至遂寧調集諸軍把茗山圍住絕賊樵汲福眾屢次衝突均不能脫沔州都統制張威又奉檄到來福窮蹙乞降威執福獻丙丙斬福以徇威又捕到莫簡及賊眾千三百人盡行伏誅紅巾賊悉平川境復安丙乃班師還至利州金人也不敢再進獨金太子守緒等南侵遣將完顏訛可等復圍棗陽（訛可一作鄂和）孟宗政竭力拒守且遣人至襄陽告急乞請濟師趙方語二子道金人大舉攻棗陽唐鄧等處勢必空空爾等可會同許國扈再興兩軍分攻唐鄧令敵還救棗陽自可解圍了二子遵命啟程臨行時方又囑道范可監軍葵可殿後若不克敵毋再相見言畢又給劄文兩道令分投許扈兩人二子持劄而去當即與許扈會師遵劄行事國進攻唐州再興進攻鄧州兩路銳進焚敵糧儲敵人斂兵固守兩軍各分駐城下專待金兵還援以便截殺這時侯的淮西一方面又由金左都監紇石烈牙吾答（一譯作赫舍哩吳赫德）及駙馬阿海圍攻安

豐軍及滁濠光諸州。又分兵數路，一攻黃州的麻城，一攻和州的石磧，一攻滁州的全椒、來安，及揚州的天長、真州的六合，淮南大擾。江淮制度使李珏，命池州都統制武師道、忠義軍都統陳孝忠往援，皆畏金人聲勢，逗留不前。淮東提刑賈涉，繼應純之後，任權知楚州，節制京東忠義軍。（即山東降盜）聞江淮危急，飛檄陳孝忠趨滁州，夏全、時青趨濠州，季先、葛平、楊德廣趨滁濠，李全兄弟斷敵歸路。全奉檄趨渦口，與金將紇石烈牙吾答等連戰化湖陂，殺金將數人，得敵金牌。金人乃解諸州圍，盡行北去。全追至曹家莊，復斬馘數百人，乃還軍獻俘，並繳上所獲的金牌，向涉求賞。涉曾懸賞格，有條例數則：能殺金太子，賞節度使；能殺親王，賞承宣使；能殺駙馬，賞觀察使。全只說殺死駙馬阿海，請如約受賞。涉也不暇詳查，竟替他奏請，授全廣州觀察使。其實阿海仍然活着，並沒有死過呢。（據此一端，已見李全刁詐。）且說許國、扈再興，兩軍分攻了數十日，本意是望棗陽解圍，來援唐鄧，所以不甚猛攻。偏金兵仍圍住棗陽，未嘗撤回。趙方迭接軍報，令許國退回隨州，扈再興與二子移援棗陽。棗陽受攻已八十餘日，金將完顏訛可，百計攻撲，礮弩迭施，俱由孟宗政設法堵住，間出奇兵奮擊，屢挫金兵。趙范、趙葵、扈再興，轉戰而南，連敗金人，直抵棗陽城。孟宗政見援兵大至，亟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自傍晚殺至三更，斃金兵三萬人。餘眾大潰，完顏訛可單騎遁去。宗政等追到馬磴寨，焚去城

堡奪得背糧器械不可勝筭方纔收軍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陸續來歸宗政給以田盧選擇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金人懼宗政威名爭呼為孟爺爺趙方以金人屢敗必且復來不若先發制人藉沮敵謀乃遣扈再興許國孟宗政等率兵六萬分三道伐金戒以毋深入毋攻城但毀砦奪糧撤彼守備便足示威了再興許國等遂分攻唐鄧見金人有備不過沿途抄掠馳驟了好幾日隨即退還金人率衆來追徑至樊城趙方親督諸軍擊退金人孟宗政復進破湖陽縣擒金千户趙興兒許國遣將耶律均與金人會戰北陽殺金將李提控扈再興又攻入高頭城金兵連敗聲勢日蹙新除觀察使李全因戰勝化湖陂漸萌驕志佯與賈涉結歡曲意趨承涉已受朝廷命令主管淮東制置司節制京東河北軍馬分忠義軍為兩屯都統仍屬陳孝忠更令李先為副李全自為一軍營領五砦李先素有豪俠名為降衆所敬服全獨懷妒忌陰結涉吏莫凱令譖李先涉誤信為真詭遣李先赴樞密院議事暗令心腹刺先道中先不及防竟被刺死涉遣統制陳選代統先衆看官你想先無辜被殺合寃莫白他的部下肯俯首帖耳不起怨言麽（坐實賈涉罪狀）當下有裴淵宋德珍孫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友六人為先發喪倡義拒選潛迎舊黨石珪為統帥選還報涉涉無法可施只得再用羈縻計策籠絡石珪保舉珪為漣水忠義軍統轄（益啟盜心）李全以去一李先來一石珪

仍然是一個敵手。復欲設法除珪。一面招降金益都守將張林。得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諸郡。奉表歸宋。買動朝廷歡心。一面襲金泗州及東平。自誇威武。政府一再獎諭。賈涉亦一再慰勞。全志態益驕。降軍多半不服。時青為金將所招。先行叛去。金命為濟州宣撫使。蒙古帥木華黎乘隙入濟南。降將嚴實亦至蒙古軍前。奉款投誠。木華黎授實行尚書事。自是石珪亦漸萌異志。謀叛賈涉。李全以為時機已至。即向涉上書。自請討珪。涉乃調全衆至楚州。陳列南渡門。更移淮陰戰艦至淮安。示珪有備。且誘招珪衆來者增糧。否則停餉。珪衆遂漸解散。珪竟往降蒙古軍。全復請諸涉。乞併統漣水軍。涉不能卻。竟以付全。全愈加驕悍。目空一切。旋假超度國殤為名。往金山寺作佛事。知鎮江府喬行簡。用方舟迎全。舟中備設筵宴。並及女樂。全入舟高坐。暢飲盡歡。旁顧左右。滿列吳姬。這幾個是纖穠合度。那幾個是妖冶絕倫。待至度曲侑觴。歌聲迭起。一片嬌喉。傳入耳鼓。令人不禁銷魂。（此四娘子何如）只礙着行簡面上。一時不便摟抱。只好硬着心腸。自存官體。及到了金山。入寺設壇。除開場主祭外。儘好出外遊賞。觸目無非妖嬈到眼。總是佳麗。不由的歎美道。六朝金粉。名不虛傳。我得志後。定當在此處營一菟裘。方不虛過一生哩。（究竟是個盜賊）既而佛事已竣。仍返故鎮。偏語徒黨道。江南繁麗無比。汝等也願往遊麼。大衆當然贊成。全始造方舟。寄泊膠西。扼寧海衝要。令兄福守舟。榷貨為

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值十倍。金誘商人至山陽。舟載車運。與商分利。舟由李福主運。車歸張林督辦。林一無所得。已是不平。且林已受命總管京東所恃鹽場稅。則作為軍餉。福又欲與林分場稅。林不肯允。福怒道。渠忘吾弟恩德。嗎待與吾弟商量。取渠首級。林聞言益懼。同黨李馬兒勸林歸蒙古。林遂以京東諸郡。向蒙古乞降。木華黎任林行山東東路都元帥府事。又激走了一個福。恐林襲擊。遁還楚州。嗣由知濟南府仲贇往討張林。林敗走。李全乘間據青州。宋廷竟授全為保寧節度使兼京東河北鎮撫副使。賈涉歎息道。朝廷但知官爵可得士心。那知愈寵愈驕。將來更不可制呢。你也未嘗無過。原來右丞相史彌遠。早欲授全節鉞。賈涉屢上書勸阻。至是驟然下詔。所以涉有此歎。涉知全必為變。不易控馭。因力求還朝。彌遠不允。涉竟憂憤成疾。疾篤得請。卸任南歸。竟在途中逝世了。是時京湖制置使趙方。及四川宣撫使安丙。相繼淪亡。幾不勝宿將凋零的感痛。方守襄漢殆十年。以戰為守。合官民兵為一體。知人善任。有儒將風。所以金人擾邊。淮蜀皆困。獨京西一境。安全無恙。嘉定十四年。在任病劇。召扈再興等至臥室。勉以忠義。是夕有大星隕襄陽。適與方死時相符。宋廷追封銀青光祿大夫。累贈太師。謚忠肅。安丙再起撫蜀。轉危為安。復遺夏人書。夾攻金邊。夏遣樞密使寧子寧率衆圍鞏州。丙亦命利州統制汪士信等。條應夏人。嗣由攻鞏不克。夏方退師。既而丙卒。訃

聞於朝追贈少師立祠沔州理宗朝賜謚忠定丙頗有將材爲蜀人所畏服惟殺害楊巨源李好義爲世所詬未免累德後任爲崔與之拊循將士開誠布公蜀人亦安金主因侵宋無功歲幣復絕尚不甘歇乃再命完顏訛可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復出侵宋以同簽書樞密院事時全爲副由潁壽渡淮登陸至高橋市擊敗宋軍進攻固始縣破廬州將焦思忠援兵嗣聞宋與蒙古通好恐南北夾攻無路可歸訛可乃定議北還行至淮水諸軍將渡偏時全矯稱密旨留軍淮南割取宋麥令每人刈麥三石作爲軍需逗留三日訛可語全道今淮水淺涸可以速渡倘或暴漲將不便渡軍更慮宋師乘我後路迫險邀擊那時轉不能完歸了全不肯從命但說無妨不意是夜即大雨滂沱淮水驟漲訛可乃決意渡淮造橋濟軍全亦不能獨留魚貫而進驀聞礮聲四響鼓聲隨震宋軍從後殺來全惶急無措急乘輕舟先濟部卒不及隨上紛紛投水多半溺死尚有未投水的留在岸上被宋軍殺了一陣統作刀頭之鬼訛可遂歸咎時全稟白金主金主下詔誅全自是無南侵意蒙古帥木華黎奉成吉思汗命令受爵太師晉封國王經畧太行山南攻取河東諸州郡又拔太原城金元帥烏古論德升及行省參政李革等皆自盡蒙古降將明安領偏師趨紫荊關降金元帥左監軍張柔柔道守蒙古軍南下攻克雄易保安諸州乘勝下河北諸郡金主大封郡公督令恢復真定經畧使武

仙封恒山公財富兵強為各郡首偏遇着蒙古將士屢戰屢敗竟舉真定城出降餘郡更不消說得了（瓦解土崩無可挽救）金主雖誅移延盡忠戮朮虎高琪去姦求賢勢已無及屢次向蒙古求和木華黎不允且略山東攻山西直薄陝西鳳翔府累得金主珣晝夜不安釀成心疾到了寧宗嘉定十六年臘月竟嗚呼哀哉伏維尚饗了總計金主珣在位十一年無歲不被兵又無歲不弄兵北不能禦蒙古南不能擾宋境徒落得跋前疐後坐待衰亡小子有詩嘆道

蒙兒勢盛已堪憂況復邦危主益柔北顧未遑南牧馬多招敗辱向誰尤

金主珣歿太子守緒立尊故主為宣宗越年秋宋寧宗也竟歸天為了嗣位問題又釀成一場大變看官欲知詳細試看下回便知

金至宣宗之世正蒙古勃興亟圖南下之時為宣宗計正宜南和宋朝北拒蒙古備兵力於一方或尚可杜彼強寇固我邊防乃聽高琪王世安之邪言以為取彼可以益此亦思前門攘羊後門進虎羊未得而虎已先噬室人乎況宋尚有趙方安丙諸人具專閫才固不弱於完顏諸將也然則金先敗盟宋乃北伐直在宋而曲在金原非開禧時比惟淮西一帶降盜甚多得良帥以馭之容或收指臂相聯之效賈涉非其倫也涉初任季先而招李全旋信李全而殺季先降盜因是離心狡

謀反且益逞。涉一舉而蹈二失。其尚能坐鎮淮西乎。及加授李全節鉞。涉乃歸咎於史彌遠。夫彌遠之謬。固不待言。然試問教猱升木者為誰。而顧欲以一去塞責。責其可塞否耶。語有之。父欲行刼。子必殺人。無惑乎賈似道之再出誤國也。

第八十九回　易嗣君濟邸蒙冤　逐制帥楚城屢亂

卻說寧宗本立榮王曮為皇子。改名為詢。至嘉定十三年。詢竟病逝。謚為景獻。後宮仍然無出。免不得仍要另選。先是孝宗孫沂王柄無嗣。立燕王德昭九世孫均為後。賜名貴和。嘉定十四年。立貴和為皇嗣。改賜名為竑。惟竑已過繼寧宗。是沂王一支。又要擇人承繼。寧宗曾命選太祖十世孫。年過十五。得儲養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史彌遠亦勸寧宗小心立嗣。不妨借沂王置後為名。多選一二人。以備采擇。會彌遠館客余天錫。性甚謹厚。為彌遠所器重。令為童子師。天錫紹興人。因欲還鄉秋試。告假暫歸。彌遠密與語道。今沂王無後。君此去如得宗室中佳子弟。請挈他同來。天錫應命而去。既渡浙江。舟抵越西門。天適大雨。不得已至全保長家。為暫避計。保長知為丞相館師。當即殺雞為黍。殷勤款待。席間有二少年侍立。天錫問為何人。保長道。此乃敝外孫。與莒與芮。係是天潢宗派。就是開國太祖的十世孫呢。（確是龍種）天錫不禁起座道。失敬失敬。再問二人履歷。始知父名希瓐。母全氏。還有一種奇怪的事情。與莒生時。室中有五采爛

然紅光燭天如日正中既誕三日家人聞户外車馬聲出視無睹及三五歲時晝寢卧榻身上隱隱有龍鱗以此鄰里爭相詫異平時令日者批命亦謂與莒後當極貴即與芮亦非凡品天錫遂誇奬了一番及還臨安具告彌遠彌遠命召二子入見全保長大喜鬻田得貲為治衣冠集姻黨送行幾視為天外飛來的奇遇彌遠操相人術既見二子狀貌亦暗暗稱奇嗣恐事洩干禁遽使復歸全保長大失所望既而彌遠復囑天錫召入與莒轉白寧宗立為沂王後賜名貴誠授秉義郎時貴誠年已十七了敘理宗皇帝出身不得不格外從詳貴誠凝重端莊潔修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語貴誠必整肅衣冠不輕言動彌遠益歎為大器惟彌遠秉政已久内藉楊后為護符外結私人為黨助臺諫藩閫多所引薦莫敢誰何惟皇子竑積不能平隱與彌遠有隙彌遠亦頗覺着因竑好鼓琴特購一善琴的美人獻入青宮令伺竑動息竑既得知音復逢佳麗就使明知彌遠不懷好意也被這情魔迷住一時無從解脫更兼那美人知書慧黠事事稱意浸潤既久反把他視作賢婦無論甚麼衷曲都與密談嘗書楊后及彌遠事於几上後加斷語道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地圖指瓊崖地亦美人道我他日得志當置彌遠於此地有時呼彌遠為新恩言不竄新州必置恩州何疏率乃爾那美人曾受彌遠囑托當然轉告彌遠彌遠不覺大驚一日彌遠至靜慈寺為父浩建設經壇期加冥福百官等多來

助薦國子學錄鄭清之亦至彌遠獨邀清之登慧日閣私與語道皇子不堪負荷聞沂邸後嗣甚賢今欲擇一講官我意屬君請君善為訓導事成後彌遠的坐位就是君的坐位但語出我口止入君耳一或漏洩你我皆族滅了清之唯唯從命越日即派清之教授貴誠清之日教貴誠為文又購高宗御書令他勤習貴誠本是靈明功隨時進清之遂往謁彌遠出示貴誠詩文翰墨譽不絕口且說他品學醇厚端的不凡彌遠於是迭奏寧宗歷言竑短且極贊貴誠寧宗尚莫明其妙（終身糊塗）及寧宗不豫彌遠徑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密語貴誠以易儲意貴誠噤不一言清之道丞相因清之從游有年特將心腹語相告今不答一言教清之如何答復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道紹興尚有老母我何敢擅專（不明言拒絕只以老母為詞想寸心已默許了）清之轉告彌遠因共嘆為不凡過了五日寧宗疾篤彌遠竟假傳詔旨立貴誠為皇子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又越五日寧宗駕崩彌遠遣楊后兄子谷石將廢立事入白皇后楊后愕然道皇子竑係先帝所立怎敢擅變谷等出報彌遠彌遠再令入請一夜至往返七次后尚未許谷等泣拜道內外軍民皆已歸心成國若不策立禍變必生恐楊氏無噍類了（設詞恫赫易動婦女之心）后遲疑了好一歇方徐徐道是人何在（四字夠了）谷不待說畢便三脚兩步的跨出宮門往語彌遠彌遠立遣快足宣昀且語去使道今所宣召是沂王府中皇子不是萬歲巷中皇子汝苟誤

宣立即處斬及昀入宮見后后撫昀背道汝今為吾子了（昀未嘗辭謝其情可見）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已畢然後召竑竑已聞訃跂足待召良久不至乃開門待着但見快足經過府前並未入內不由的疑慮交乘待至日暮似有數人策馬馳過也不辨為誰氏至黃昏以後始有人宣召急忙帶着侍從匆匆入宮每過一宮門必有衛士呵止從吏到了停柩的殿前已只有單身一人彌遠出來引入哭臨止哭後復送他出帳令殿帥夏震監守竑心中大疑無從索解俄見殿內宣召百官恭聽遺詔百官入殿排班竑亦登殿由傳宣官引至舊列竑愕然道今日何日還要我仍列舊班夏震佯說道未宣制前應列在此已宣制後纔可登位竑始點首無詞須臾見殿上燭炬齊明竟有一少年天子出登御座宣即位詔宣贊官呼百官拜賀竑不肯拜被震在後推腰捽首沒奈何跪拜殿下拜賀禮成又頒出遺詔授皇子竑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楊后為皇太后垂簾聽政於是這位成國公昀安安穩穩的佔了大位是為理宗皇帝大赦天下尋復封竑為濟王賜第湖州追封本生父希瓐為榮王本生母全氏為國夫人以弟與芮承嗣明年改元寶慶越三月葬寧宗於永茂陵總計寧宗在位三十年改元四次享年五十七歲初任韓侂胄繼任史彌遠兩姦專國宋室益衰理宗幼在家中與羣兒戲嘗登高獨坐自稱大王羣兒亦共呼為趙大王至是居然登基有志求賢召知潭

州真德秀。入直學士院。知嘉定府魏了翁。入為起居郎。兩人皆理學名家。一時並召。頗孚衆望。改元纔數日。忽聞湖州不靖。有謀立濟王消息。於是丞相史彌遠。亟遣殿司將彭壬。率禁軍馳赴湖州。湖州人潘壬及從兄甫。弟丙。聞史彌遠擅行廢立。心甚不平。（關卿甚事）至濟王奉祠就第。意欲就近奉立。成不世功。乃遣甫密告李全。求他援助。全欲坐觀成敗。佯與約期起兵。其實口是心非。毫無誠意。甫還報壬。壬遂部分衆人。待全到來。及期不至。當然着急。且恐密謀被洩。必遭逮捕。遂招集雜販鹽盜千餘人。結束如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見濟王。濟王聞變。奔匿水竇中。被壬覓着。擁至州治。用黃袍加王身上。（專抄襲陳橋故事）王號泣不從。（恐亦非真意）壬等齊聲道。大王若不肯允。我等有進無退。將與大王同死了。王不得已。乃與約道。汝等能勿害太后官家麼。壬等復同聲如約。於是發軍庫金帛。犒賞衆人。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壬等復僞為李全榜文。揭示城門。聲明史彌遠廢立罪狀。且有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等語。州人均被聳動。及黎明出示城外。陸上只有巡尉兵卒。水中只有太湖漁舟。並沒有什麼李全。也沒有李全的水陸人馬。濟王聞報。知難成事。亟與謝周卿商議。遣州吏王元春入報朝廷。自率州兵討壬。壬變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及彭壬到來。亂事已平。已而淮右小校明亮。捕壬送臨安。立即伏法。史彌遠始終忌竑。詐言濟王有疾。令余天錫挾醫至湖州。暗中卻囑委天

錫假稱諭旨逼竑自縊反以疾薨奏聞天錫以謹厚聞胡為亦作是事尋詔追貶竑為巳陵郡公又降為縣公改湖州為安吉州真德秀魏了翁及員外郎洪咨夔共替濟王竑鳴寃理宗不省過了月餘接得淮東警報制置使許國被李全所逐竄死道中楚州竟大亂了許國曾為淮西都統卸職家居至賈涉死後國上言李全必反非豪傑不能弭患朝廷即以國為豪傑令繼賈涉後任國奉命至鎮適李全趨山東全妻楊氏出郊迎國國拒不令見楊氏懷慚而歸及視事痛抑北軍犒賞銀十減八九全從青州致書稱賀國出示徒衆道全仰我養育我畧示恩威便竭誠奔走了談何容易遂覆書邀全令來相見全諉約不至國屢致厚餽堅欲邀全全黨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知國無意加害便請全見國全集將校道我不往見制閫未免理曲我使一往便了乃徑至楚州入謁賓贊語全道節使當庭參制使必令免禮全乃入拜國端坐不動全出語道全歸本朝未嘗不拜人但恨他非文臣與我相等他前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他庭參他有何功業一旦位出我上便如許自大麼全亦心報朝廷並不造反呢國聞全言頗也自悔乃設盛宴待全慰勞加厚全終未愜意慶福謁國幕賓章夢先夢先但隔幕唱喏慶福亦怒既而全欲往青州恐國不允遂自忖道渠不過欲我下拜呢我能得志何惜一拜因折節為禮動息必請下拜至再國喜語家人道我已折伏此虜了一想情願全請往青州國即允諾及全

已至青郎遣慶福還楚為亂。慶福與楊氏謀。擬畜一妄男子。指為宗室。潛約盱眙四軍謀變。盱眙四將不從。慶福乃止。欲除國計議官茍夢玉。偵得密謀。勸國預防。國大言道。儘管令他謀變。變即加誅。我豈儒生不知兵嗎。夢玉見國不從。懼禍將自及。因求檄往盱眙。且轉告慶福道。制使欲圖汝。慶福因迫不及待。脅衆害國。適國晨起視事。慶福等挾刃而入。國料知有變。竟厲聲道。不得無禮。言未畢。矢已及額。流血蔽面而走。慶福遂指揮亂黨。闖入內室。將國全家殺害。且縱火焚署。搶劫庫財。國狼狽出奔。卤親兵數十人。掖登城。援縋下逃命。行至中途。自思家屬被害。下無以保妻孥。上無以報國家。還有甚麼生趣。索性解帶自縊了卻殘生。（不死何為）章夢先被慶福殺死。獨茍夢玉家反由亂黨保護。楚州既亂。揚州亦震。史彌遠聞變。尚欲含忍了事。默思大理卿徐晞稷曾守海州。與李全友善。遂授他為制置使。晞稷至楚。李全亦到。全佯責慶福不能彈壓。戮亂黨數人。自己上表待罪。一面庭參晞稷。晞稷忙降等止參。全乃喜慰。嗣是全益驕縱。不可復制。晞稷卻壹意媚全。甚稱全為至恩府。全妻楊氏為恩堂。尊卑倒置。煞是可笑。（實是無恥）全竟檄恩州。內有許國謀反。已經伏誅。汝等軍士應聽我節制。那恩州守將。也是一個降盜。就是上文所說的彭義斌。（見七十七回）他卻有點忠心。不似李全狡詐。當下扯碎來書。奮然大罵道。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讎。遂南向告天。誓師討逆。全聞報大憤。

即率衆攻恩州。義斌出城迎戰，擊敗李全，奪去馬二十匹。劉慶福引兵救全，又為義斌所敗。全不禁氣餒，貽書晞稷，請代向義斌講和。晞稷居然替他排解。義斌知晞稷無用，自與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書，願共誅全。時盱眙四總管亦欲協力討賊，知揚州趙范又上書彌遠，宰毋豢盜。偏彌遠姑息偷安，禁止妄動，遂令狼心狗肺的李全，逍遙法外。義斌以山東未定，擬先圖恢復，後誅逆全。遂移兵攻東平。東平守將嚴實，已降蒙古。至是因兵少糧虛，陽與義斌連和，暗中卻約蒙古將孛里海（一譯作博勒和）共攻義斌。義斌全未聞知，竟轉徇真定，道出西山，與孛里海軍相值，兩下交鋒，未分勝負。不料嚴實從背後襲擊，以致全軍大亂。義斌馬躓被擒。蒙古將史天澤，勸他投降。義斌厲聲道：我乃大宋臣子，豈降汝狄虜麽？隨即遇害（降盜中要算此人）。京東州縣，接連被陷。蒙古復進圍青州。李全挾青州為營窟，怎肯棄去？便與蒙古軍鏖戰數次，始終不利。因與兄福相商，福自願居守，勸全從間道南歸，乞兵赴援。全搖首道：數十萬勁敵，恐兄未能支持，不若留弟守城，兄去乞援便了。福乃縋城夜出，自往楚州。史彌遠聞全被困，乃欲乘間圖全，調回徐晞稷，改任知盱眙軍劉琸為淮東制置使。琸赴任時，惟調鎮江兵三萬自隨。盱眙忠義軍總管夏全請從，琸料不易馭，令他留鎮。偏鎮江副都統彭忙移往盱眙，也欲調開夏全，免為己患，乃語夏全道：楚城賊黨不滿三千人，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今日到楚，明日便可平

楚太尉何不繼往共成大功全欣然許諾竟俟劉琫去後率部衆五千名躡踪前往琫至楚城夏全巳隨入那時無法使回只好留他自衛會李福回楚擬分兵援青州琫不肯從福與全妻楊氏遂嗾動部衆譁噪不休琫令夏軍駐紮楚城內外嚴防兵亂且限李福等三日出城全妻楊氏因想出一個離間的方法密遣人告夏全道將軍非自山東歸附麼兎死狐悲李氏滅夏氏寧得獨存願將軍埀盼（數語易入夏耳）夏全不禁心動遂往楊氏宅中楊氏盛飾出迎由夏全瞧入眼波但見他豐容盛鬋華服凝妝威武中寓娬媚態幾惹的目眩神迷楊氏故意的賣弄風騷留夏宴飲自己側坐相陪夏全屢顧楊氏楊氏亦眉目含情待酒至數巡楊氏竟嬌聲語全道人傳三哥已死（三哥指李全想是排行第三）我一婦人怎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為夫子女玉帛皆太尉物且同出一家何故相戕若今日勦除李氏太尉能自保富貴麼原來夏全巳受封太尉所以前時的彭忔此時的楊氏均以太尉相呼夏全聞到此語喜出望外幾把那身都酥麻了半邊（色之迷人甚於盜賊）便斜着一雙色眼道姑姑此語可當真嗎楊氏索性進一步道太尉若能誅逐劉琫使即如約（楊氏之狡不亞李全）夏全大喜召入李福同謀逐琫議既定即於次日起事合攻州署焚官民舍殺守藏吏鬧得天翻地覆鬼哭神愁琫賴鎮江軍保護縋城而出鎮江軍與賊夜戰將校多死器甲錢粟盡為賊有夏全既將琫逐出便躍馬赴楊氏營總道此夜是歡

諳魚水顛倒鴛鴦那知到了營前竟請他一盌閉門羹而且滿營兵士列刃以待當下策馬回奔招衆出城徑趨盱眙沿途大掠盱眙將張惠范成進已知夏全為亂竟閉城拒全且將全母及妻在城內捕至一律斬首拋擲城下氣得夏全咬牙切齒恨不得將盱眙城吞了下去（滿望多增一妻誰知反失一妻那得不恨）正欲麾衆攻城那城中竟驅兵殺出反被他蹂躪一陣喪失部衆千人一時無路可歸竟奔降金人去了宋廷嚴責劉琸琸已至揚州恐坐罪被誅竟爾憂死有詔令軍器少監姚翀知楚州兼制置使翀毫無材畧也是徐晞稷一流人物臨行時留母及妻子居都城自己購得二妾駕舟徑往（搶攘之下豈可至作藏嬌窟耶）楚城東艤舟治事探得楊氏無害己意乃入城往見用晞稷故例更加諂媚楊氏乃許翀入城翀見州署被燬尚未修築急切無從托足乃寄治僧寺中苟延時日幸有二妾侍奉到也不慮寂寞鎮日裏左擁右抱樂得尋懽既而李全守不住青州竟降蒙古劉慶福尚分守山陽自知已為厲階惶懼不安意欲殺李福以贖罪李福已有所聞亦欲將慶福殺害二人互相猜忌不復相見一日楊氏請姚翀議事翀不敢卻只好前往旣入李營見劉慶福亦即到來楊氏開口道哥哥有疾軍務不能主持所以請姚制帥及劉總管共議軍情慶福道李大哥何時得恙我卻未曾聞知楊氏正要回答裏面已有人傳出說要請劉總管入見劉以李福有疾料也沒甚意外遂隨了傳報的人趨入內

室迂曲數四，纔至李福臥處，遂見福臥不解衣，未免疑慮，不得已走近榻前，開口問道：
「大哥有恙麼？」福答道：「煩惱得恁地！」劉左右一顧，見榻旁有劍出鞘，益覺心動，亟忙退出。
福竟躍起牀上，持刀追殺慶福，慶福徒手不支，立被殺死。福竟攜首出外堂，交與姚翀。
翀大喜道：「慶福首禍，一世姦雄，今頭顱乃落措大手麼？」（能殺慶福，豈不能殺汝麼？）遂馳還寺中，立刻
草奏遣白朝廷。覆旨到來，翀蒙優獎，福得增秩，楊氏竟進封楚國夫人。惟楚州自夏全
亂後，庫儲俱盡，綱運不繼，李福常向翀索餉，翀無從應付，只說待朝廷頒發，便當撥給。
福屢催無着，私下動怒道：「朝廷若不養忠義軍，何必建閫開幕？今建閫開幕如故，獨不
給忠義軍錢糧，是明借這閫帥來制壓我忠義軍呢！」隨即與楊氏密謀，邀翀過宴。翀昂
然竟往，就坐客次，並不見楊氏出陪，須臾見自己二妾，也被召入內，他不知葫蘆裏面
賣什麼藥，俄見一班糾糾武夫，在客次外獰目探望，料知不是好兆，便起身急走，甫出
客次，但聽得一片喧聲道：「姚制使走了！姚翀逃了！」嚇得姚翀無處躲避，幾乎心膽俱碎。

正是：

逐帥幾同棋易子，搶頭好似杖驚兒。

畢竟姚翀能逃得性命否，待至下回再敘。

天下事莫不壞於一私字，私心一起，則內而作奸，外而犯科，皆因之而起。史彌遠

之擅謀廢立私也楊后之先行廢立由恐無噍類之說所激亦一私也即濟王竑之隱嫉彌遠形諸筆墨亦無非一私也即潘壬弟兄之欲奉濟王期建非常之業亦何一非私乎若夫許國徐晞稷劉琸姚翀諸人陸續被逐均為一私字所致許徐二人欲制全而反為所制劉姚二人嘗媚全而無益於媚一念縈私着着失敗彼夏全劉義福輩更不足道也觀此回不禁為好私者慨矣

第九十回　誅逆首淮南紓患　戕外使蜀右被兵

却說姚翀聞變抱頭出竄見外面已露及環列幾無生路可尋還虧李全部下的鄭衍德挺身保護翼他出圍沿途尚聞有譁噪聲連忙薙去鬚髯縋城夜走適至明州未幾病死二妾不知如何着落宋廷以淮亂相仍再四逐帥乃欲輕淮重江楚州不復建閫就用統制楊紹雲兼制置使改楚州為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盱眙守彭托想乘此建功立業潛遣張惠范成進入淮安語全將國安用閻通道朝廷不降忠義軍錢糧無非因劉慶福李福等屢次生亂所以停給今慶福已除李福尚在何不一併除去為朝廷弭患呢國閻二人也以為然并聯絡王義深邢德一同舉事時張林又來降宋亦欲除福復讎遂與四人合議同率衆趨李福家適李福出閘邢德兜頭一刀將福梟了首級復闖入內室殺死全次子通並四兒楊氏適得一婦人匿牀下便即牽出殺死了事遂將這

婦人首先作楊氏與李福頭顱併至楊紹雲處獻功紹雲遣送臨安闔廷皆喜看官試想這楊氏李姑姑曾善用雙刀具有一身膽力難道便畏匿牀下坐聽梟首麼原來這婦人首乃是全妾劉氏那楊氏早已輕裝易服逃往海州去了（雌兒畢竟不凡）朝廷以功由彭忭即令他經理淮東張惠范成進不得邀賞又因糧餉缺乏密約降金擬執忭為贄儀遂趨還盱眙設宴邀忭兩人奉觴上壽接連灌到數十杯忭竟醉倒席上被兩人捆縛起來竟渡淮降金去了李全受蒙古命經畧山東聞兒妾被害當然不肯干休便請諸蒙古元帥願報兒讎蒙古元帥不肯遽從全斷指為示道全若再歸南朝有如此指於是蒙古帥命全下淮南全服蒙古衣冠移文兩淮自稱山東淮南領行省事楊紹雲見了文移便避往揚州王義深也奔降金人國安用獨不奔避誘殺張林邢德攜首投全軍自行贖罪全乃不殺國用與他同入淮安復移兵佔住海州連水等處全妻楊氏又至淮安與全相會仍然是夫妻完聚骨肉團圓史彌遠尚專務招撫使人說全令毋用兵淮南當仍加節鉞全以東南利用舟楫急切裏不得水師不如陽順朝命陰習水戰紹定元年即理宗四年改頒正朔李全廣募水卒不限南北宋軍多往應全募遂增設戰艦與楊氏大閱海洋一個是兩邦閫帥甲冑輝煌一個是半老佳人冠笄絢爛好算作盜賊世界兒女英雄（李全夫婦不倫不類故用筆亦若諷若刺）全又與金合縱約把盱眙畀金金封全為淮南王全

佯辭不受自是盤踞淮境對宋稱臣好索餉麥兵對蒙古也稱臣就將淮南商稅鹽利一併蠲免他作為蒙古歲貢對金且虛與周旋免他作梗（不愧狡兎）宋廷士大夫都曉得全懷異志只因彌遠執政專事羈縻那個敢來多嘴全因節鉞未加復遣私人入都請建閫山陽一時未得所請竟密令部將穆椿等潛入皇城縱火燬去御前軍器庫把先朝庋藏的兵甲盡付一炬朝廷已明知由全所使還是苟且偷安不加責問及全糴麥舟過鹽城知揚州翟朝宗令尉兵出來奪麥惹得全怒氣衝天立率水陸兵數萬名來擣鹽城戍將陳益樓强皆遁知縣陳遇亦踰城逃去公私鹽貨皆為全有朝宗忙遣幹官王節至鹽城懇全退師全那裏肯依留鄭祥董友守鹽城自提兵還淮安上表朝廷只說捕盜過鹽城縣令等棄城遁去全恐軍民驚擾所以入城安衆現已返楚云云彌遠尚以全守臣節授彰化保康節度使兼京東鎮撫使諭令釋兵全勃然道朝廷待我如小兒啼乃授果我要這節鉞何用（你明明是個寵兒屢次變臉）彌遠復為罷朝宗命通判趙璥夫暫攝州事全造舟益急歷招沿海亡命充作水手又貽書璥夫托詞防備蒙古須增給五千人錢糧并求誓書鐵劵政府尚遺餉不絕他軍士見淮海輸粟都竊議道朝廷唯恐賊不飽殺我輩何力殺賊射陽湖人至有養北賊戮淮民的謡言時趙范趙葵已接奉朝命節制鎮江滁州軍馬趙善湘為江淮制置使三趙俱嫉全如讎力主用兵會值彌遠

告假諸執政不加可否獨參政鄭清之深以為憂遂與樞密袁韶尚書范楷力勸理宗討逆理宗准奏清之又轉告彌遠彌遠乃亦改圖遂請旨削全官爵并下詔諭道

君臣天地之常經刑賞軍國之大柄順斯柔撫逆則誅夷惟我朝廷兼愛南北念山東之歸附即淮甸以綏來視爾遺黎本吾赤子故給資糧而脫之饑莩賜爵秩而示以寵榮坐而食者踰十年惠而養之如一日此更生之恩也何負汝而反耶蠢茲李全儕於異類蜂屯蟻聚初無橫草之功人面獸心曷勝擢髮之罪謬為恭順公肆陸梁因饋餉之富以嘯聚儔徒挾品位之崇以脅制官吏凌蔑帥閫殺逐邊臣虔劉我民輸掠其衆狐假威以為畏己犬吠主旁若無人姑務包含愈滋猖獗稔茲恣暴用怨酬恩舍是弗圖孰不可忍李全可削奪官爵停給錢糧勅江淮制臣整諸軍而討伐因朝廷僉議堅一意以勦除藏自朕心誕行天罰肆予衆士久銜激憤之懷暨爾邊氓期洗沈冤之痛益勉思於奮厲以共赴於功名凡曰脅從舉宜効順當察情而宥過庸加惠以褒忠爰飭邦條式孚衆聽能擒斬全首者賞節度使錢二十萬銀絹二萬匹同謀人次第擢賞能取奪現占城壁者州除防禦使縣除團練使將佐官民兵以次推賞逆全頭目兵卒皆我遺黎豈甘從叛良由劫制必非本心所宜去逆來降並與原罪若能立功效者更加異賞噫以威報虐既有辭於苗民惟斷乃成斯克

平於淮蔡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相傳此詔即鄭清之所草詔下後李全便率衆至揚州灣頭來奪揚城趙璥夫惶急欲奔爲副都統丁勝所阻乃閉城拒守會璥夫得史彌遠書許增全萬五千人糧勸歸淮安因即遣部吏劉易赴全營持書相示全笑道史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紿麼即擲書不受易返報璥夫璥夫亟發牌印至鎮江迎接趙范范亦約葵同援葵即率雄勝寧淮武定强勇四軍兵萬五千名馳赴揚州全黨鄭衍德勸全先取通泰二州再攻揚城全乃引兵攻泰州知州宋濟迎降全入掠子女貨幣轉趨揚州途次聞范葵已入揚城便舉起馬鞭撻鄭衍德道我本欲先取揚州汝等勸我取通泰今二趙已入揚州了試問揚州易下否衍德無詞可答全乃分兵守泰州自率衆攻揚州進撲東門趙葵出城搏戰拒濠問答葵問全來何爲全答道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並非背叛但來索糧呢葵怒道朝廷視汝作忠臣孝子汝乃反戈攻陷城邑怎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呢欺天呢由汝道來揭破狡謀全理屈詞窮竟彎弓抽矢向葵射來葵用槍撥矢矢入濠中遂驅軍越濠擬與全決戰全竟退去翌日全悉衆攻城也被葵擊退嗣是屢攻屢卻二趙更迭戰守並陸續有援軍到來無懈可擊全擬築長圍困住守兵自己跨馬張蓋部下奏樂督兵築壘范令諸門用輕兵牽綴自領銳卒出堡砦向西攻全

全亦分兵酣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兩下方鳴金收軍。越宿，范復出師大戰，令偏將全珍襲擊全糧船，殺敗全將張友，奪得糧船數十艘。又越宿，葵復出戰，亦將全軍殺敗。惟全自恃兵衆，始終不肯退去。自紹定三年冬季，相持至四年孟春，全尚欲浚塹固壘。范葵遣諸將出城掩擊，全不及防備，奔入土城，蹂溺甚衆。范列陣西門，上馬待戰，偏全衆閉壘不出。葵語范道：「賊佯我收兵，方來追擊呢。」當下命將校李虎伏騎破垣間，佯收步卒誘賊。賊果掩殺出來，李虎奮起力鬪，城上亦矢石如雨，賊乃敗回。到了上元，城中放燈張樂，故示整暇，全亦往海陵召伎侑觴，張燈設宴。越日，復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堡寨候卒識全槍上垂有雙拂，便入報趙范。范語葵道：「此賊好勇而輕，既出土城，定當成擒。」乃先授李虎密計，然後盡選精銳，西出攻全部，故意用羸卒旗號誘他迎擊。全望見旗幟，突鬪而前，范麾兵並進，葵輕出搏戰，各軍俱踴躍上前，無一落後。全始知不可敵，且戰且退，欲奔還土城，將至甕門，忽有一彪軍突出，阻住馬前，為首一員統帥，躍馬掄刀，大呼道：「賊全休走！李虎在此。」（不亞虎名）全無心戀戰，復拍馬返奔。趙葵、李虎前後相迫，殺得全兵東倒西歪，十喪七八。全奪路北走，徑趨新塘。新塘淖深數尺，適值久晴，浮塵如燥壞。全手下只有數十騎，拚命亂逃，急不擇路，更兼天色將昏，前途難辨，撲通撲通的響了數聲，那數十騎都陷入淖中。全亦當然被陷，官軍從後追至，競持長槍亂刺，全急呼

道毋殺我我乃頭目官軍聞得頭目兩字越發奮力刺全全立被刺斃所從三十餘人也毋一得生軍士且支解全屍分奪鞍馬器械回營報功看官你道全陷淖中何故尚自稱頭目他以為頭目兩字乃是普通賊目的稱呼並非賊帥意欲將此哄騙官軍倖圖脫難那知官軍裏面的賞格已有獲一頭目應賞若干的條例所以軍士恐奪不調刃索性把他支解碎屍而去（好詐者終以詐敗）全既死餘黨欲潰惟國安用不從議推一人為首莫肯相下乃還趨淮安欲奉全妻楊氏為主趙范趙葵追擊復大破賊黨方纔四散范葵收軍還揚州使人瘞新塘骸骨檢得一屍左手無一指方信全已真死（李全斷指見前文）先是全禱茅司徒廟不得應驗全怒斷神像左臂或夢神語道全傷我全死亦當如我至是果然揚州解嚴趙善湘露布上聞朝右相慶詔加善湘為江淮制置大使范為淮東安撫使葵為淮西提刑餘將亦賞賚有差范與葵再率步騎十萬直擣鹽城屢敗賊衆復進薄淮安城殺賊萬計焚二千餘家城中哭聲震天未幾城破燒砦柵萬餘全妻楊氏語鄭衍德道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不能再支汝等未降想因我在的緣故我今去了汝等不妨出降呢遂帶了親卒百人闖出城外向北徑去（至此尚能漏網好算是奇婦人）賊黨乃遣僞參議馮垍等納款軍門范准他降順淮安乃平就是海州漣水等處也即收復楊氏竄歸山東又數年乃斃十年強寇至此始掃盪無遺了（歸結李全）且說

理宗初年，親用儒臣，有心求治，只因彌遠當國，邪正不能並容，且因真德秀、魏了翁等，嘗訟濟王竑冤，更為彌遠所側目。彌遠遂引用三凶，並入諫院。三凶為誰？一是梁成大，一是李知孝，一是莫澤。成大尤諂事彌遠，由知縣驟任御史，以排斥正士為要旨。會太后撤簾歸政，國事由理宗親理，三凶遂交劾真、魏，說他私袒濟王，朋邪誤國。真、魏相繼罷官，連員外郎洪咨夔，亦連坐被斥。魏了翁且謫居靖州。成大貽書親友，道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為偽君子，當時目為狂吠，因呼成大為成犬。理宗錄用名賢後裔，如程、朱、張、陸等子孫，均授官秩，並建昭勳崇德閣，圖繪先朝功臣，共二十四人，趙普為首，趙汝愚為殿。但徒追既往，不顧目前，所有真、魏諸賢，黜逐殆盡，這真所謂葉公好龍，欲得反失呢。是時蒙古主鐵木真，與木華黎分略南北，木華黎略南方，鐵木真略北方。適乃蠻部酋太陽汗子屈曲律，逃奔西遼。西遼據葱嶺東西地，自遼人耶律大石（即耶律達什）痛遼被滅，往走回疆，聯合回紇諸部，成一大國，有志規復，未成而死，再傳至孫直魯克，君臨如故。惟東方屬部，多為蒙古所奪，國勢漸衰。屈曲律奔投西遼，由直魯克招為女夫，畀以大權。屈曲律竟篡了王位，東向襲蒙古屬境，鐵木真遣哲別往征。哲別率軍直入，屈曲律戰敗，西遁至巴克達山，被哲別追獲，一刀了事。西遼全土，盡歸蒙古。哲別歸國後，蒙古商人往花剌子模，被他殺掠。花剌子模在西遼西境，向奉回教。鐵木真遣使詰問，

又復被殺乃親督兵攻花剌子模花剌子模王謨罕默德敵不住蒙古軍竄死裏海島中謨罕默德長子札蘭丁奔至哥疾寧糾集餘衆出禦蒙古戰了兩三仗被蒙古軍殺得人仰馬翻只剩札蘭丁一人一騎逃至印度河邊投河南渡鐵木真再擬南追遇着了一個奇獸名叫角端文臣耶律楚材乘勢勸主罷兵只說這獸是旄星精靈好生惡殺特來徵告主子罷兵息民鐵木真聞言纔准班師尚有哲別速不台二軍踰太和嶺襲欽察部阿羅思（即俄羅斯）諸侯王聯兵援欽察俱為哲速二將所破殲馘無算哲別遇疾退軍鐵木真班師命令亦已頒到乃收兵而回鐵木真回國後因西征時徵兵西夏夏主不從再飭夏主遣子入質夏主又不從惹得鐵木真非常惱恨更兼木華黎病歿南方缺一統帥因擬南征西夏乘便經略中原西夏自李安全後又易二主安全傳與從子遵頊遵頊復傳子德旺德旺本庸弱無能國是由權臣阿沙敢不處決前此蒙古使至徵兵徵子都是他一人拒絕此次鐵木真決意出師行至中途忽然罹疾乃只遣使詰責夏主阿沙敢不對着蒙使又搪撞了好幾語蒙使返報鐵木真鐵木真勃然起床麾兵大進直指賀蘭山阿沙敢不居然率衆迎擊那知蒙古兵煞是利害任你阿沙敢不如何大膽至此全沒用處只好棄衆逃走（也是一個景延廣）鐵木真遂下西涼入靈州破臨洮取洮河西寧二州進攻德順夏主李德旺憂悸而死弟子晛繼立晛尚幼弱曉得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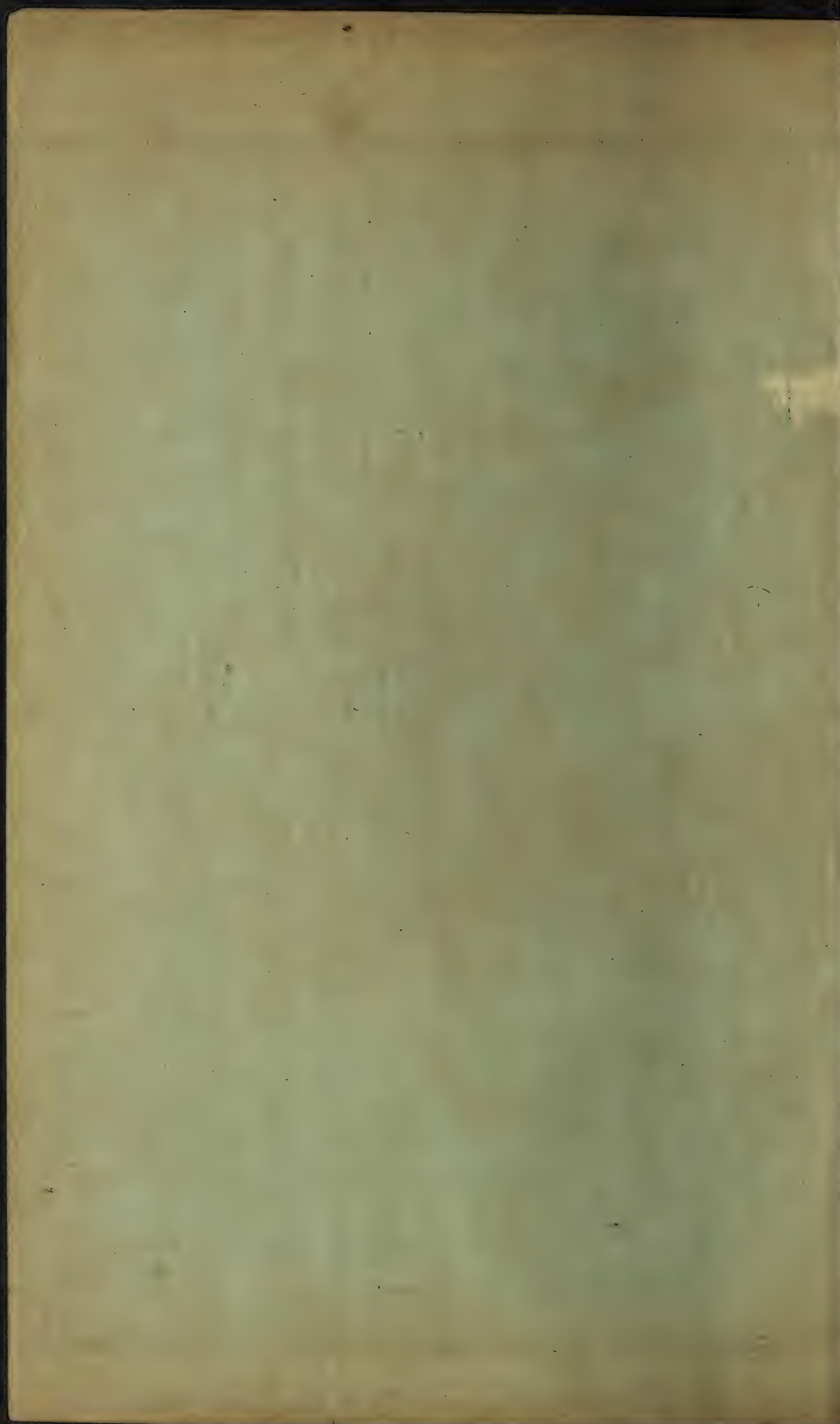
麼軍務官民統依山鑿穴偷避敵鋒及德順被陷敵逼夏都夏主晛窮蹙出降蒙古兵一齊入城擄了財帛劫了子女所有夏主宮眷一古腦兒牽扯了去或殺或辱自不消說還有匿居土窟的官民也被蒙古兵搜着財物奪去性命嗚呼總計夏自元昊稱帝共傳十主歷二百有一年而亡鐵木真養疾六盤山病勢日重自知不起語左右道西夏已滅金勢益孤我本擬乘勝滅金奈大命已終勢難再延若嗣君能繼我遺志南略中原最好是假道南宋宋金世讎必肯假我我下兵唐鄧直擣大梁不怕他不為我滅比那取道潼關難易相去十倍哩（此即避堅攻瑕之計）言訖遂逝年六十六蒙古人稱為太祖遺旨命少子拖雷監國（拖雷亦作圖類）越年開蒙古大會由諸王諸將等齊來會議叫作庫里爾泰會推太祖第三子窩濶台為大汗窩濶台既即汗位承父遺志壹意攻金宋理宗紹定三年冬月偕弟拖雷等入陝西連下山砦六十餘所進逼鳳翔分兵攻潼關越年鳳翔被陷惟潼關不下窩濶台汗憶父遺言命速不罕（一作綽斯工）為行人往宋假道到了沔州被統制張宣殺死窩濶台汗得了此信自然不肯干休遂命拖雷率騎兵三萬人竟趨寶雞攻入大散關破鳳州屠洋州出武休東南圍住興元軍民走死沙窩約數十萬再遣別將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鼈山撤屋為筏渡嘉陵江略地至蜀四川制置使桂如淵逃歸被蒙古拔取城寨共四百四十所有詔令李𡌴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趙

彥吶為副使。知興元府。兩使正在出發。那蒙古兵已飽掠蜀境。舍蜀而去。小子有詩嘆道。

無端戕使怒鄰邦。驕子雄心豈肯降。雖是偏師攻蜀右。幾多血肉淹西江。

欲知蒙古兵何故去蜀。俟至下回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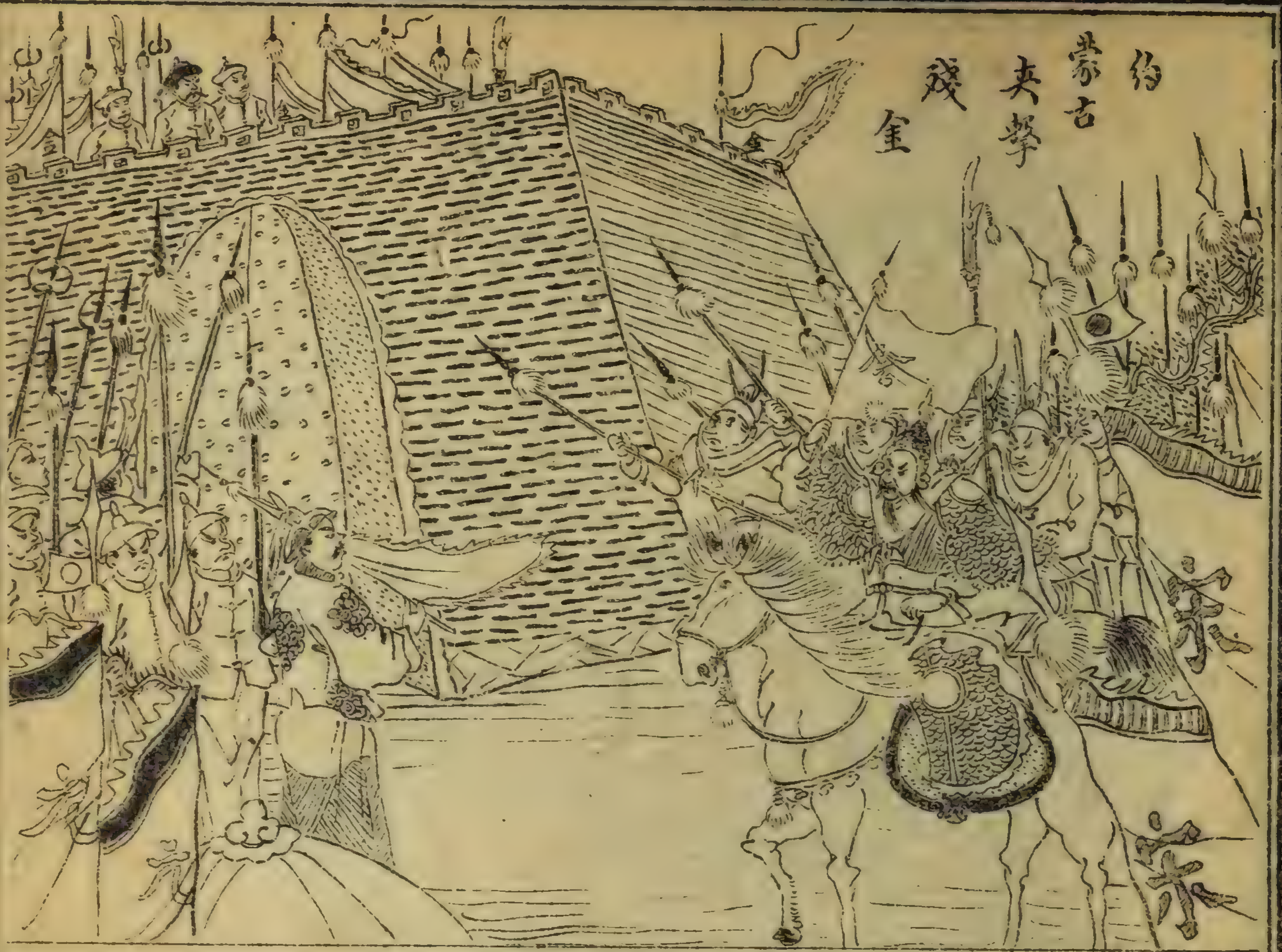
李全之驕。史彌遠釀之也。李全之悍。亦史彌遠縱之也。全無文材。無武畧。徒恃詐術以欺人。猝而去之。一將力耳。況彼已敗降蒙古。復入楚州。以報私讎。甚至旁略郡邑。四掠人民。是明明一宋之叛賊也。彌遠尚欲授以節鉞。真令人無從索解。且於全則豢之唯恐不優。於真魏則屏之唯恐不遠。是誠何心。得毋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者歟。非鄭清之之決討於內。二趙之力制於外。幾何不糜爛江淮也。若蒙古主之滅西遼。平西域。亡西夏。皆元史中事。本回第撮舉大要。惟假道南宋一節。為宋史中最關緊要之事。夫假道伐虢。虞隨以亡。繩以唇亡齒寒之誼。宋固不宜假道。然辭其使可也。戕其使不可也。殺一人而喪千萬人。其得失為何如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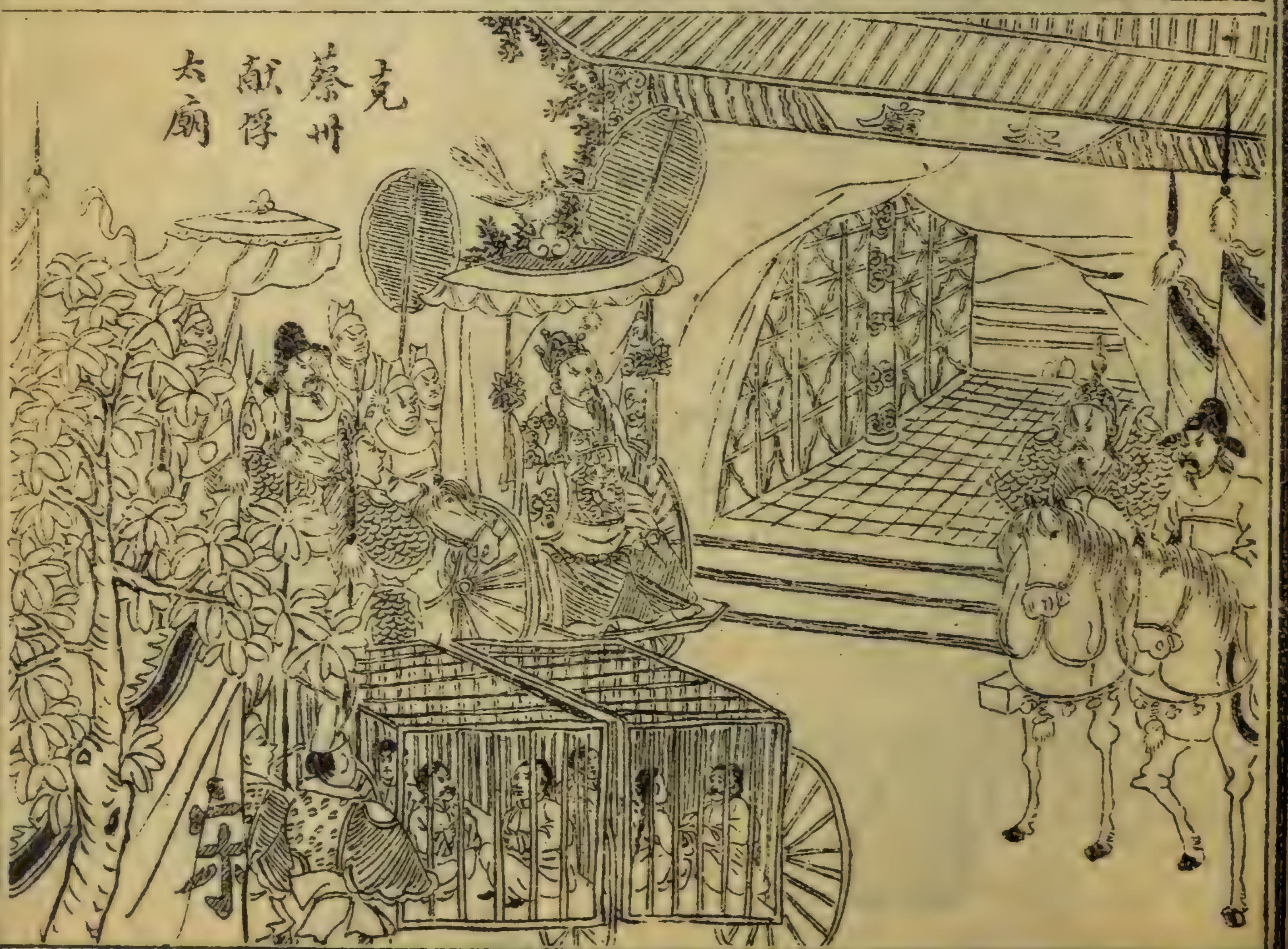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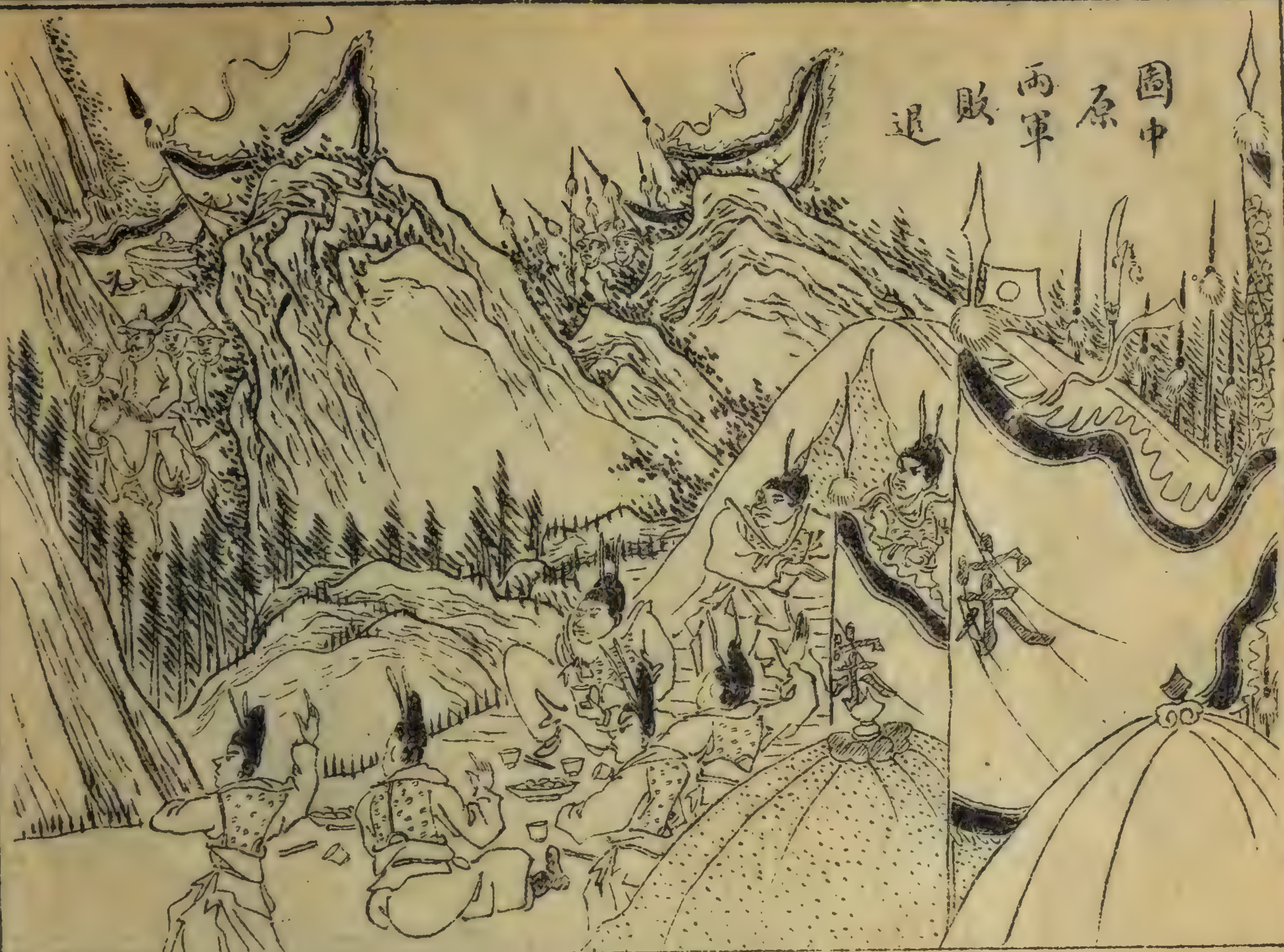
繪圖宋史通俗演義

第十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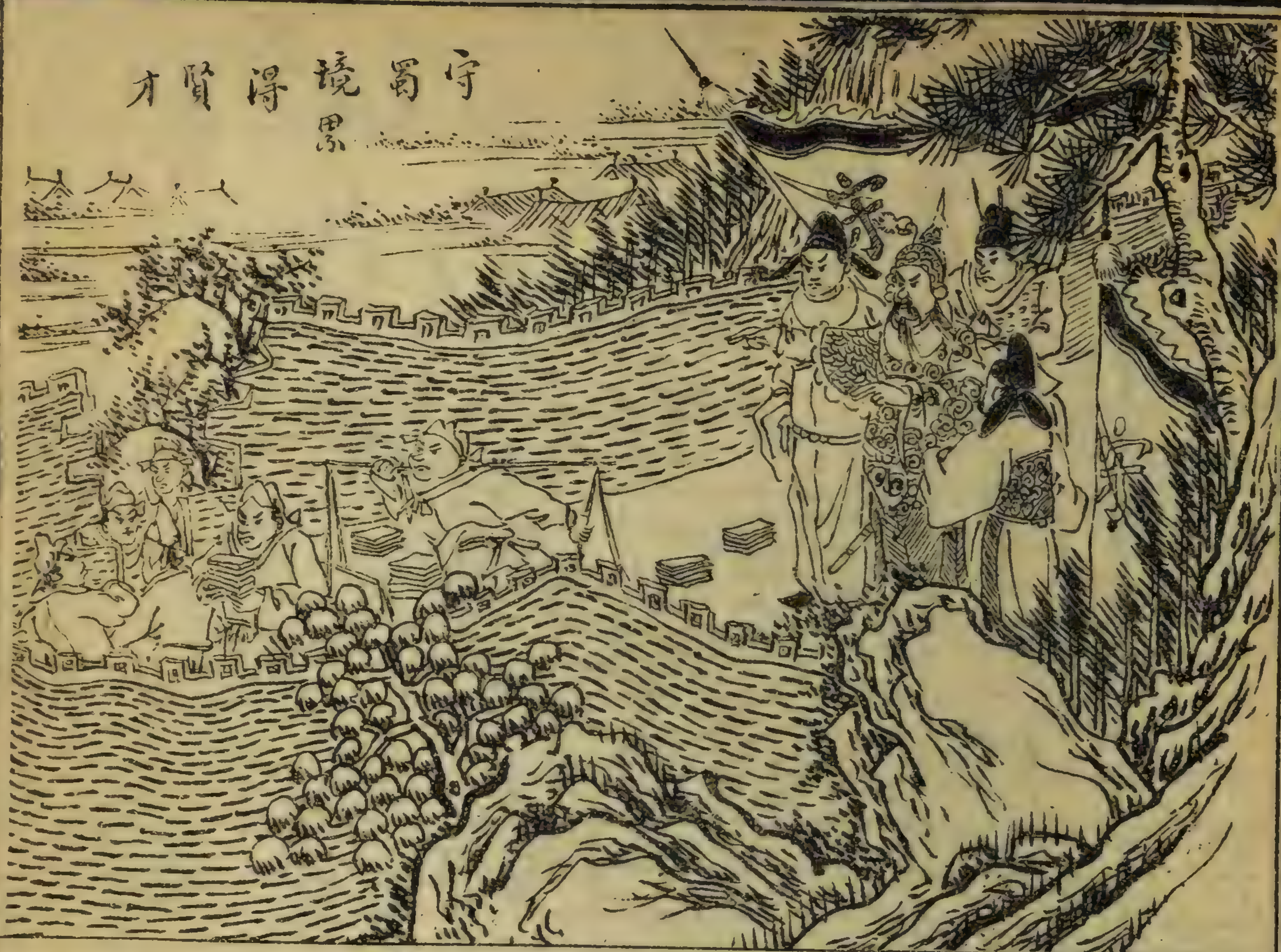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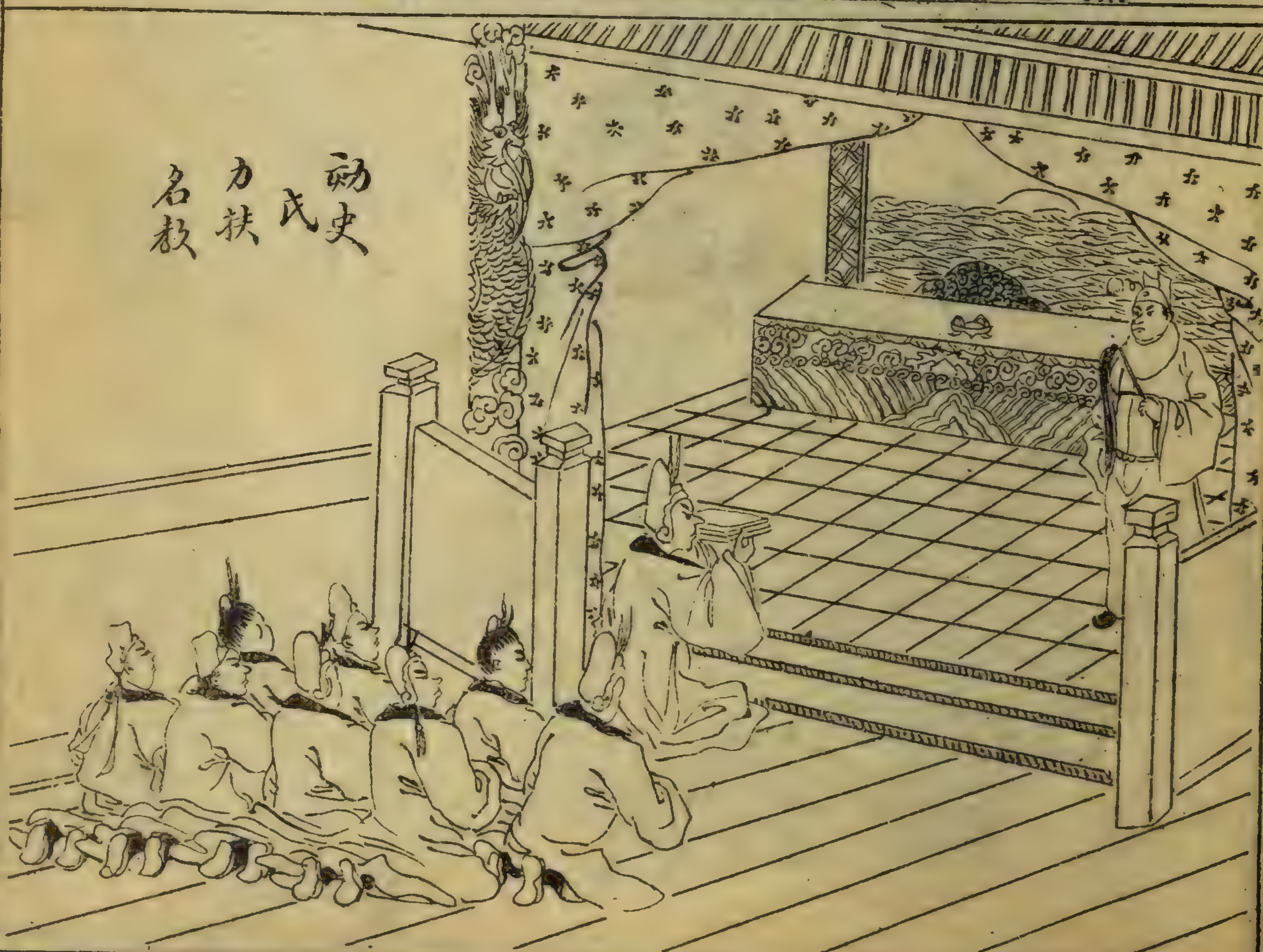

約蒙古夾擊殘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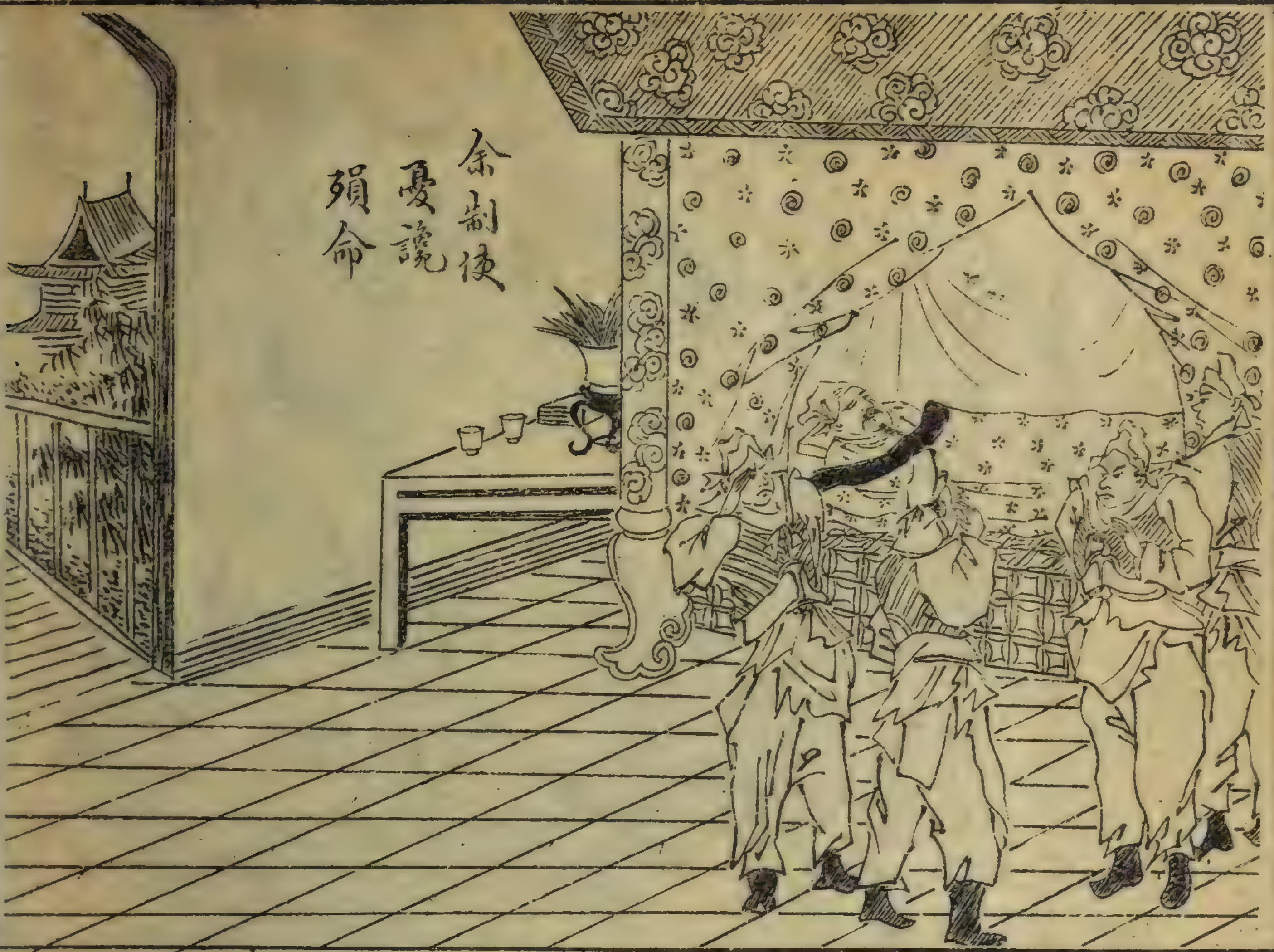

克蔡州獻俘太廟


圖中原兩軍敗退


冦南宋三路進兵


守蜀境畀得賢才


劾史氏力扶名教



余制使憂讒殞命



董丞相被脅罷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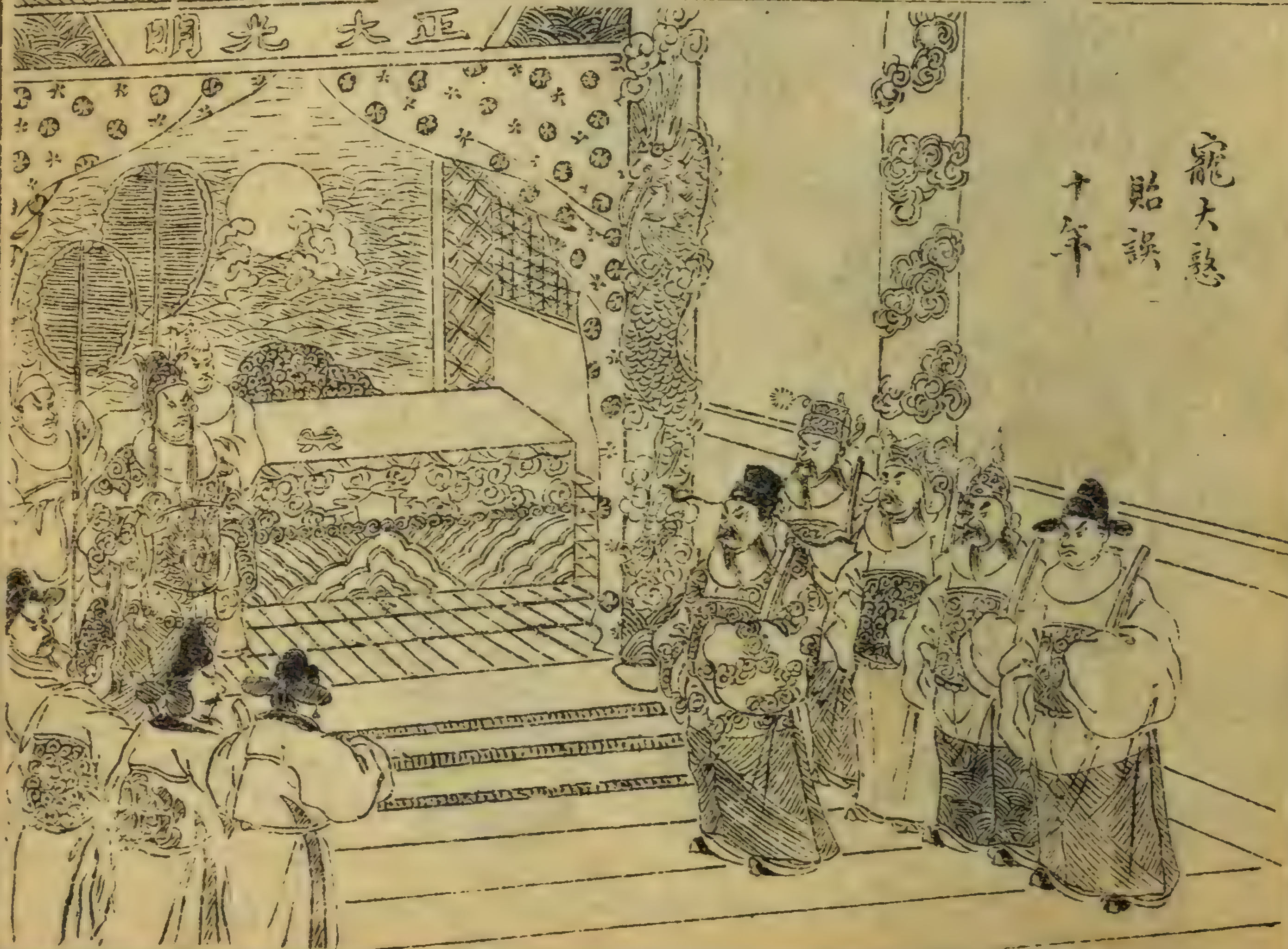

捏擾抵欺君罔上


拘行人棄好背盟


史天澤討叛誅李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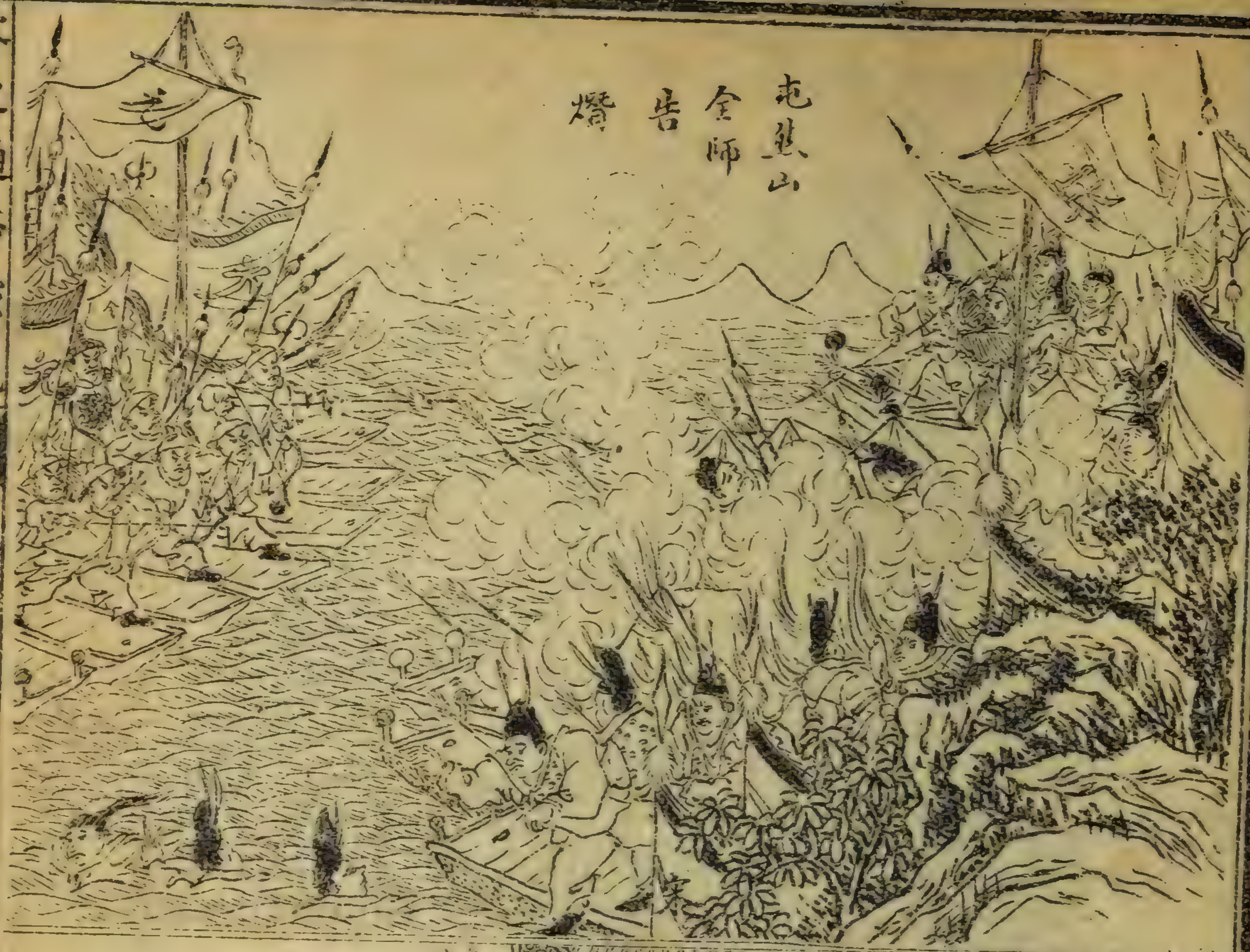

賈似道弄權居葛嶺


援孤城連喪二將


正大光明
寵大憝貽誤十年


報怨
興兵
蹂躪
江右


竹屋老樹
石潭白魚
喪師
辱國
竄殛
嶺南





上海會文堂印行


擁二王勉支殘局


覆兩宮帳斜重洋

繪圖宋史通俗演義卷十

第九十一回　約蒙古夾擊殘金　克蔡州獻俘太廟

卻說蒙古太祖少子拖雷，分兵畧蜀，拔取城寨四百四十所，因尚未遽絕宋好，但借偏師示威，即行召還，會兵隔饒鳳關，渡漢江東行，將趨汴京。金主守緒急令諸將分屯襄鄧，行省完顏合達（合達一作哈達）及移剌蒲阿（一作伊喇豐阿拉）率諸軍入鄧州，楊沃衍、陳和尚（一作禪華）、武仙等皆會，乃出屯順陽，適蒙古兵渡過漢江，來襲金軍背後，合達見蒙兵勢盛，擬從旁道走避，那敵騎已是馳至，幾乎招架不住，還虧部將蒲察定住（一作富察鼎珠）奮力截殺，敵騎始退。哈達屯留四日，不見敵兵，便引軍還鄧，不料行至半途，忽從林間突出敵騎，將他輜重劫去。金兵幾不成列，幸敵騎得了輜重，即行遠颺，軍士纔免喪亡。哈達返鄧，後反稱大捷，捏報汴都，金廷相率慶賀，隔了數月，蒙古主窩闊台汗親自督兵南下，由白坡鎮渡河，進次鄭州，遣速不台領兵攻汴，金主守緒，不意北兵猝至，嚇得手足無措，忙召合達、蒲阿還援，合達等奉命即行，偏拖雷又出來作對，自率鐵騎三千，追尾金軍，金軍還擊，他卻退去，金軍啟程，他又來襲，害得金軍不遑休息，且行且戰，至黃榆店，天忽雨雪，不能前進，蒙古將速不台，已派兵阻金援師，於是金軍前後被阻，至雨雪少霽，接連得汴京來使，催他速援。合達不得已再行，至三峯山，蒙古兵已兩路齊集，四面兜

上海會文堂印行

圍。金兵無從得食。饑至三日。頓時大潰。武仙率三十騎先奔。楊沃衍等戰死。合達知大勢已去。忙邀蒲阿與商擬。下馬死戰。那知蒲阿已杳。如黃鶴不知去向。只有陳和尚等尚是隨着。乃相偕突圍。走入鈞州。窩闊台汗復遣將接應。拖雷合攻鈞州。鈞州城內。只有敗兵數千。那裏保守得住。眼見得被他攻入。合達陳和尚皆被殺。速先行逃走的蒲阿也。被蒙古兵追獲。結果性命。蒙古兵移攻潼關。守將李平迎降。轉圍洛陽。留守撒合輦。（一作薩哈連）背上生疽。不能出戰。投濠自盡。兵民推警巡使強伸。為府僉事。死守三月。無隙可乘。敵始退去。窩闊台汗意欲北歸。遣使自鄭州至汴。諭令速降。金主沒法。乃封荊王守純子訛可。（一作鄂和）為曹王。令尚書左丞李蹊。送往蒙古軍前。納質請和。（彷彿徽欽當圍時情景。天道好還一至於此）偏蒙古將速不台。仍然攻城。連日不懈。幸汴城堅固。砲石迭下。一守一攻。相持至十六晝夜。內外積屍如山。速不台知不可下。乃與金議和。金主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犒蒙古兵酒肉以外。並有金帛珍異等件。速不台乃麾兵退去。散屯河洛間。已而蒙古行人唐慶等來金通好。被金飛虎軍頭目申福等殺死。於是和議復絕。蒙古主窩闊台汗。復議大舉。特遣使臣王檝南至京湖。與宋京湖制置使史嵩之議協力攻金。史嵩之奏報宋廷。廷議統以為機不可失。應從蒙古所請。乘此復讎。獨淮東安撫使趙范進言道。宣和時海上定盟。初約甚堅。後卒取禍。不可不鑒。理宗不從。命史嵩之遣使

往報，願出師夾攻金人。嵩之乃遣鄒伸之往報蒙古，蒙古主許俟成功，當把河南地歸宋。（依然一約金滅遼的故轍）伸之乃還。是時金主守緒，因和議決裂，恐蒙古兵復來攻汴，遂募民為兵，括粟為糧，怎奈百姓多不願充役，吏兼民食缺乏，自己難謀一飽，那裏還有餘粟可以接濟軍餉。左丞相李蹊及參政合周（一作哈準）不管人民死活，硬要他輸粟入官，所括不滿三萬斛，已是滿城蕭索，死亡枕藉。金主守緒自思糧盡兵虛，汴城終恐難守，遂議從都避難，命右丞相賽不（一作薩布）平章白撒，左丞相李蹊等，率軍扈從，留參政奴申（一作訥蘇肯）樞密副使習捏阿不（一作薩尼雅不）等守汴，自與太后皇后妃主等告別，大慟而去。既出城，茫無定向，諸將請幸河朔，乃自蒲城渡河，適歸德統帥石盞女魯歡（一作什嘉紐勒渾）送糧至蒲城，留船二百艘，張布為幄，請金主乘船北渡，渡未及半，忽然大風四起，波浪沸騰，後軍不能再濟，冤冤相湊，蒙古將回古乃乘隙來追，金元帥賀喜力戰捐軀，部兵溺死約千人。金主在北岸相望，嚇得膽戰心驚，亟奔往漚麻岡，嗣遣白撒領兵攻衛州，蒙古兵渡河來援，白撒急退，到了白公廟，被蒙古將史天澤大殺一陣，弄得全軍覆沒，只剩白撒一人狼狽遁還。金主大懼，忙趨往歸德，遣人往汴京奉迎太后及皇后妃主等人。那知汴京西面元帥崔立，因此作亂，竟殺死留守大臣，請故主永濟子梁王從恪監國，自為太師都元帥尚書令鄭王，輸款蒙古，舉城降敵了。蒙古將速不台進軍青城，立盛服往

見稱速不台為父速不台大喜賜以酒宴立酣醉而歸托詞金主出外索隨駕官吏家屬徵集婦女至宅中名為待送行在實則藉此圖歡見有姿色的麗姝便牽入臥室硬令受污日亂數人尚嫌不足一面將天子袞冕后服出獻速不台既而復刼金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梁王從恪荊王守純暨各宮妃嬪統送至蒙古軍前（宋有范瓊金有崔立出狡相同立為尤甚）速不台殺死荊梁二王所有金太后以下俱派兵監送和林在途艱苦萬狀比金人擄徽欽二帝時尤加虐待可見祖宗行惡子孫還報天理原是昭彰呢（當頭棒喝）速不台入汴城蒙古兵一併隨入徑往崔家把崔立的妻女王帛也一併擄去立尚在城外聞報歸來已是空空洞洞不留一物免不得頓足大哭轉思汴京尚在我手已失當可取償遂也罷了（休想休想）且說金主守緒既到歸德聞汴城失守兩宮被擄當然憂上加憂元帥蒲察官奴（一作富察固納）勸金主轉幸海州為石盞女魯歡所阻官奴竟率眾攻殺女魯歡及左丞相李蹊以下凡三百人且將金主錮禁照碧堂金主憤甚密與內侍局令宋珪奉御女奚烈完出（一作紐祜祿溫綽）烏古孫愛實（一作烏克遜愛錫）等同謀討賊適東北路招討使烏古論鎬（一作烏庫哩鎬）運米四百斛至歸德勸金主南徙蔡州金主轉諭官奴即日南遷偏是官奴不從且號令軍民道敢言南遷者斬金主乃與宋珪等定計令完出愛實埋伏門間佯台官奴議事官奴昂然入門完出愛實左右殺出刺傷官奴官奴負傷出走被二人

追及殺死了事。金主乃御門慰撫諸軍。俾安反側。留元帥王壁守歸德。徑往蔡州。蒙古兵又進薄洛陽。城內糧盡。留守强伸。力戰被擒。不屈遇害。宋京西兵馬鈐轄孟珙。復自棗陽出師。與金唐州守將武天錫交戰光化。斬天錫首。俘將士四百餘人。進拔順陽。遂金帥武仙。追擊至馬磴山。殺戮無算。武仙適至石穴。珙冒雨前進。率銳攻入。仙又遁去。再追至鮎魚砦。及銀葫蘆山。兩戰皆捷。那時武仙手下。只剩了五六騎。易服而逃。奔往澤州。後為戍兵所殺。餘衆七萬人。盡行降宋。珙乃收軍還襄陽。方纔解甲休息。接得史嵩之檄文。令速進兵攻蔡州。原來蒙古都元帥塔察兒（一作塔齊爾）。復令王檝南來。與史嵩之約議攻蔡。嵩之允諾。即發兵先攻唐州。金將烏古論黑漢戰死。城遂陷。乃擬進攻蔡州。適孟珙回至襄陽。乃令珙與統制江海。率兵二萬。運米三十萬石。向蔡州進發。往會蒙古軍。金主守緒。尚似睡在夢中。反遣完顏阿虎帶（一作阿爾岱）至宋乞糧。且面諭道。我不負宋。宋實負我。我自即位以來。常戒飭邊將。毋犯南界。今乘我疲敝。來奪我土。須知蒙古滅國四十。遂及西夏。夏亡及我。我亡必及宋。唇亡齒寒。勢所必至。若與我連和。貸糧濟急。為我亦是為彼。卿可將此言轉告便了。阿虎帶到了宋廷。宋廷那裏肯依。頓時下逐客令。可憐阿虎帶徒手而回。返報金主。金主無法可施。只得拜天禱祝。並賜宴羣臣。諭他効力。酒尚未罷。偵騎已入奏道。蒙古兵到了。武臣躍座而起。爭願出戰。金主遂命

諸將分為二隊一隊守城一隊拒敵果然出戰的將士踴躍異常立將蒙古兵擊退塔察兒自來督攻也致敗卻蒙古兵不敢進逼只分築長壘為圍城計可巧宋將孟珙江海帶了兵糧馳至蔡州城下與塔察兒相會塔察兒很是喜歡當下與孟珙互約分攻蒙古軍攻北面宋軍攻南面南北軍不得相犯議約已定遂各安排攻具分頭薄城看官你想金人到此已是殘局一座斗大的孤城怎經得起兩國夾攻分明是危如纍卵朝不及夕了金尚書右丞完顏忽斜虎（一作完顏呼沙呼亦作完顏仲德）日把國家厚恩君臣大義激勵軍民誓死固守塔察兒遣張柔率精兵五千緣梯登城城上守將用長矛鈎去二卒且接連射箭柔身上齊集流矢狀甚危急宋將孟珙忙麾先鋒往援纔得將柔挾出次日珙進攻柴潭立柵潭上命部將奪柴潭樓金人忙來堵禦被宋軍一擁而上無法攔阻只好倒退那柴潭樓即由宋軍佔住蔡州恃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出河身五六丈珙語部衆道金人全仗此水若決隄注河涸可立待了遂命衆鑿隄隄防一潰水即洩盡乃命刈薪填潭以便通道蒙古兵亦決練江兩軍並濟擣入外城金統帥孛术魯（一作富珠里）中婁室（婁室一作洛索）兩人率精銳五百夜出西門每人負一束蒿蒿上沃油擬燬兩軍營寨蒙古兵先已覺着埋伏隱處用強弩迭射火甫及發矢已先到金兵傷斃甚衆只好退回兩軍遂合攻西城前仆後繼又復陷入惟裏面尚有內城忽斜虎乃飭兵抵禦

晝夜不懈。金主守緒自知不支。泣語侍臣道。我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思無甚過惡。死亦何恨。所恨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來荒暴的君主。等為亡國。未免痛心。但國君死社稷。乃是正義。朕決不受辱虜廷。為奴為僕呢。（還算有些志氣）左右相率慟哭。金主乃取出御用器皿。分賞戰士。並殺廄馬犒軍。可奈事勢已去。無可挽回。已而金徐州復叛降蒙古。行省右丞相完顏賽不。殉難轉瞬間。已是理宗端平元年了。（急點年月）蔡州城內。人困馬乏。糧絕援窮。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因命諸軍分運雲梯。密布城下。金主守緒聞外攻益急。乃召東面元帥完顏承麟入見。諭令傳位。承麟泣拜不敢受。金主嘆道。朕實不得已的計策。朕身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時趫捷。且有材畧。若倖得脫圍。保存一線宗祐。我死也安心了。承麟乃起身受璽。翌日承麟即位。百官亦列班稱賀。禮甫畢。外面已有人入報道。宋軍入南城了。完顏忽斜虎忙出去巷戰。但見宋軍鼓噪而來。蒙古兵亦隨至。自顧手下不過千人。就使以一當十。也覺眾寡不敵。但到了此時。已是無可奈何。只得拚了命與他廝殺。奮鬭多時。部下傷亡將盡。忽斜虎已蓄着死志。惟尚欲見金主一面。方纔殉國。退至幽蘭軒。聞金主守緒已經自縊。遂語將士道。我主已崩。我尚在此做甚麼。死也要死得明白。諸君可善自為計。言訖。躍入水中。隨流而沒。將士皆道。相公能死。我輩獨不能死嗎。於是元帥孛魯中婁室以下。統皆從死。共

得五百餘人。承麟退保子城，因金主自盡，偕羣臣入哭，隨語大衆道：「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實是可哀，應追加尊謚爲哀宗。」衆無異議，乃酹卮爲奠。奠尚未畢，子城又陷，奉御完顏絳山（絳山一作京錫）奉金主守緒遺命，急焚遺骸。霎時間兵戈四集，殺人盈城，承麟等無從脫逃，均死亂軍中。宋將江海搶入金宮，正值金參政張天綱，便麾兵將他縛住。孟珙亦到，問天綱道：「汝主何在？」天綱道：「已殉國了。」（殉國兩字聲大而宏）珙令他引覓遺屍，到了幽蘭軒，屋已盡燬，當命軍士撲滅餘火，檢出金主屍骨，已是烏焦巴弓，不堪逼視。適蒙古統帥塔察兒亦至，乃擬把金主守緒餘骨析作兩份，一份給蒙古，一份給宋，此外如寶玉法物，均作兩股分派。且議定以陳蔡西北地爲界，蒙古治北，宋治南，彼此告別，奏凱而回。總計金自太祖阿骨打建國，傳至哀宗守緒，歷六世，易九主，共一百二十年而亡。孟珙還至襄陽，當將得獲等件交與史嵩之，嵩之即遣使賫送臨安。除金主遺骨及寶玉法物外，尚有張天綱、完顏好海等俘囚，一併押獻。知臨安府薛瓊問天綱道：「汝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慨然道：「一國興亡，何代沒有？我金亡國，比汝二帝何如？」瓊不禁慚赧，但隨口叱罵數語。（徒自取羞）次日奏白理宗，理宗召天綱問道：「汝真不怕死嗎？」天綱答道：「大丈夫不患不得生，但患不得死，死得中節，有甚麼可怕？請即殺我罷了。」理宗卻也嘉嘆，令還繫獄中。刑官復令天綱供狀，令書金主爲虜主，天綱道：「要殺就殺，要

什麼供狀刑官不能屈乃令隨便書供天綱但書稱故主殉國餘無他言理宗乃獻俘太廟藏金主遺骨於大理寺獄庫（朽骨何用）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以下論功行賞有差先是孟珙等出師攻蔡外由史嵩之奏請內由史彌遠主持至蔡城將下彌遠已晉封太師兼任左丞相鄭清之為右丞相薛極為樞密使喬行簡陳貴誼參知政事越數日彌遠因有疾乞休乃准解左丞相職加封會稽郡王奉朝請又越數日彌遠竟死彌遠入相凡二十六年理宗因他有册立功恩寵不衰二子一壻五孫皆加顯秩初意頗欲收召賢才力反韓侂冑所為至濟王冤死廷臣嘖有煩言遂引用僉壬排斥正士權傾中外全國側目就是理宗也不能自主一切盡歸彌遠主裁彌遠死理宗始得親政改元端平遂三凶遠四木三凶已見前回四木乃是薛極胡榘聶子述趙汝述均係彌遠私黨名字上各繫一木所以叫作四木召用洪咨夔王遂為監察御史咨夔語遂道你我既為諫官須當顧名思義願勿效前此臺諫但知趨奉權相徒作鷹犬呢遂很是贊成於是獻可替否薦賢劾邪盈廷始知有諫官至嵩之獻俘遂劾論嵩之說他素不知兵矜功自伐謀身詭秘欺君誤國在襄陽多留一日即多貽一日憂疏上不報咨夔又上言殘金雖滅鄰國方強加嚴守備尚恐不及怎可動色相賀自致懈體這數語上陳還算得了優獎的詔命太常少卿徐僑嘗侍講經筵開陳友愛大義隱為濟王訟鳴冤理

宗亦頗感悟。復竑官爵。飭有司檢視墓域。按時致祭。竑妻吳氏。自請為尼。特賜號慧淨法空大師。月給衣貲緡錢。朝政稍覺清明。忽由趙范趙葵。倡了一條守河據關收復三京的計議。頓時兵釁復起。南北相爭。惹出一場大禍祟來了。

燕雲未復廣南來。北宋淪亡劇可哀。何故端平循覆轍。橫挑強敵釁重開。

欲知二趙計畫。且看下回說明。

本回文字。與作者所編之元史演義。略有異同。元史以蒙古為主腦。故詳蒙古軍而畧宋軍。本書以宋為主腦。故詳宋軍而畧蒙古軍。即如金之失汴京。失蔡州。亦不及元史演義之詳。蓋金之被滅也。由於蒙古。而宋不過一臂之力。是書就宋論宋。故蒙古與金。皆從畧叙而已。至若蒙古與金諸將帥。譯名互歧。各史亦多歧出。本文均添附小註。以便與元史演義。互相對證。非一手兩歧。所以便閱者之互憶耳。慘澹經營。於此可見。

第九十二回　圖中原兩軍敗退　寇南宋三路進兵

卻說趙范趙葵。因蔡州已復。請乘時撫定中原。收復三京。廷臣多以為未可。就是趙范部下的參議官邱岳。亦以為不應敗盟。史嵩之杜杲等。又均言宜守不宜戰。參政喬行簡時方告假。便上疏諫阻。所言最詳。其辭云。

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弊凡幾？今既親政之後，其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其心未盡革。上有勵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仍苟且不務任責；朝廷有禁苞苴禁貪墨之令，而州縣仍黷貨不知盈厭。紀綱法度，多廢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陛下國內之臣子，猶令之而未從，作之而不用，乃欲闔闢乾坤，混一區宇，制姦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乎？此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心以為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而不知有所謂義。民方憾於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愛其將校，臨陣豈有奮勇直前之士？蓄怨含憤，積於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遑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遽欲驅之北嚮，從事於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況乎境內之民，久困於州縣之貪刻，阨於勢家之兼并，飢寒之氓，常欲乘時而報怨，茶鹽之寇，嘗欲伺間而竊發，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寧不動其奸心，釀成蕭牆之禍？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

邊而違闊出師非止一途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趨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得二三十萬衆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著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爲將接納降附即可爲兵臣實未知錢粮之所從出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餽餉士有飢色今之餽運累日不已至於累月累月不已至於累歲不知累幾千金而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不愛金帛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棄前功欲勉强則無多力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騷動矣中原蹂躪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遼遠寧免乏絶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二千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是之時孫吳爲謀主韓彭爲兵帥亦恐無以爲策他日粮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願堅持聖意定爲國論以絶紛紛之議毋任翹切之至喬之行誼不足道惟謀國計不爲無識故錄之

這一疏很是詳明偏右丞相鄭清之力主趙議勸理宗立即施行理宗也好大喜功遂

命趙范趙葵移司黄州刻日進兵又令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汴京由崔立居守都尉李伯淵李琦等素為立所輕侮密圖報怨聞子才軍至通書約降佯與立會議守城立未曾戒備乘馬赴會被伯淵拔出匕首就馬上刺立穿入立胸立倒撞下馬仆地即斃伯淵將屍首繫住馬尾號令軍前道立殺害劫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應該殺否大衆齊聲道該殺該殺他的罪惡寸斬還是嫌輕哩（公論難逃）乃梟了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屍骸陳列市上一聽軍民臠割頃刻即盡伯淵等出迎宋軍全子才整軍入城屯留旬餘趙葵率淮西兵五萬自滁州取泗州又由泗趨汴與子才相見即語子才道我輩始謀據關守河汝師已到此半月不急攻潼關洛陽尚待何時子才道糧餉未集如何行兵葵忽然作色道現在北兵未至正好乘虛急擊若待史制使發餉到來恐北兵早南下了子才不得已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徐敏子統領鈐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兵萬三千名先行西上別命楊誼率廬州强弩軍萬五千人作為後應兩軍只各給五日糧徐敏子啟行至洛城中並無守兵只有人民三百多家即開城出降敏子當然入城次日軍食便盡惟采蒿和麪作餅充飢那蒙古已調兵前來與宋相爭適太常簿朱揚祖奉命赴河南謁告八陵甫至襄陽由諜騎走報蒙古前哨已至孟津陝府潼關河南皆增兵戍且聞淮東駐紮的蒙兵亦自淮西赴汴揚祖

不覺大驚。幾至進退兩難。忙與孟珙商議。珙答道。敵兵兩路遙集。計非旬餘不達。我為君挑選精騎。晝夜疾馳。不十日即可竣事。待敵至東京。君已可南歸了。揚祖尚是膽怯。珙願與他同往。乃兼程而進。至陵下奉宣御文。成禮乃退。及返襄陽。來去都平安無恙。揚祖謝別孟珙。自回臨安覆旨去了。（述此一事應上文喬行簡疏中語）惟楊誼為徐敏子後應。行至洛陽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見數里以外。隱隱有麾蓋過來。或黃或紅。約畧可辨。宋軍方錯愕間。不意胡哨一聲。敵兵四至。楊誼倉猝無備。如何抵敵。急忙上馬南奔。部衆隨潰。蒙古兵追至洛水。處溺宋軍無數。誼僅以身免。（行軍忌可無備楊誼也是一個飯桶）蒙古兵遂進迫洛陽城。敏子出城搦戰。還幸勝負相當。無如士卒乏糧。萬不能枵腹從戎。也只好棄洛退歸。趙葵全子才在汴。屢催史嵩之解糧。始終不至。蒙古兵又自洛攻汴。決河灌水。宋軍既已苦飢。那堪再行遭溺。索性丟去前功。引軍南還。一番規畫。都成畫餅。趙范自覺沒顏。上表劾全子才。連親弟葵也挂名彈章。說他兩人輕遣偏師。因致撓敗。（自己要想脫罪同胞也可不管此等行逕恐沒人贊成）有詔將葵與子才各削一秩。餘將亦貶秩有差。鄭清之力辭執政。優詔慰留。史嵩之亦上疏求去。准令免職。（嵩之不肯轉餉罪尤甚於清之）即命趙范代任京湖制置使。既而蒙古復使王檝來宋。以何為敗盟四字相責。廷臣無可答辯。悻悻而去。自是河淮以南。幾無寧日。南宋的半壁江山。要從此收拾。呢當時宋朝的將才。第一個要算孟珙。珙係孟宗政

子智勇兼優綽有父風自留任襄陽招中原健兒萬五千名分屯漢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蒙古名鎮北軍詔命珙爲襄陽都統制珙赴樞密院稟議軍情乘便入對理宗道卿是將門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績昭著朕深加屬望呢珙奏對道這是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的功勞臣有何力可言理宗道卿不言功益見德度遂授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嗣復令出駐黃州珙入陛辭行理宗問他恢復的計策珙對道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靜待機會理宗又問道議和可好麽珙又對道臣係武夫理當言戰不當言和理宗點首稱善優給賜賚珙謝賜後即赴黃州駐紮修陴浚隍蒐訪軍實招輯邊民增置軍砦黃州屹成重鎮理宗又欲俯從民望召還眞魏二人以眞德秀爲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德秀入朝將平時著述的大學衍義進呈御覽且面言祈天永命不外一敬字如儀狄的旨酒南威的美色盤游弋射的娛樂聲色狗馬的玩好皆足害敬請陛下詳察至了翁入對亦以修身齊家選賢建學爲宗旨理宗統斂容以聽溫語相答看官你道眞魏所言果眞是紙上空談毫無所指麽原來理宗初年議選中宮其時曾選入數人一係故相謝深甫姪孫女一係故制使賈涉女涉女生有殊色爲理宗所屬意即欲冊立爲后獨楊太后語理宗道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宮理宗不好違拗只得冊立謝女別封賈女爲貴妃謝皇后曾翳一目面且黧黑父名渠伯早已

去世家產中落后嘗躬視汲飪至深甫入相見弟欲納女入宮叔父樺伯道看渠面目只可做一竈下婢就使有勢可挽得入大內也不過做個老宮人况且當厚給裝資急切也無從籌措呢事乃中止會元夕張燈天台縣中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為后妃預兆縣中巨閥首推謝氏乃共為摒擋行裝送后入宮樺伯不能止后就道病瘮已而脫痂面竟轉白膚如凝脂復得良醫治目去翳竟成好女楊太后聞此異徵並因自己為后時深甫亦陰為帮忙乃决議册立謝后但顰笑工妍嫵媚動人究竟謝不及賈所以謝正后位左右共私語道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麽（册立謝后係紹定四年閱事本文借此補敘）惟謝后素性謙和待遇賈妃毫無妒意太后益以為賢理宗亦待后以禮越年楊太后崩謚為恭聖仁烈（楊太后崩亦就此敘過）賈貴妃益得專寵弟名似道素行無賴竟得為籍田令似道仍恃寵不檢每日縱游諸妓家入夜即燕游湖上理宗嘗憑高眺望遠見西湖中燈火輝煌便語左右道想又是似道狎游呢翌日遣人探聞果如所料乃令京尹史嚴之戒飭似道嚴之奏對道似道落拓不羈原有少年習氣但才可大用陛下不應拘以小節（無非諂事賈貴妃）理宗竟信以為真自此有心用似道意（嚴之可殺）賈貴妃外還有宮人閻氏也累封至婉容美艷不亞賈妃竟得並寵後宮與內侍董宋臣等表裏用事因此真魏二賢一勸理宗遠色一勸理宗齊家理宗雖然面從但大廷正論怎敵得牀第私情內嬖當然如故不

過外面却虛示優容（論斷確當）當下進真德秀參知政事德秀時已得疾屢表辭職乃改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宮適旬即歿追贈光祿大夫謚文忠德秀浦城人長身玉立海內俱以公輔相期出仕不滿十年奏疏積數萬言均切當世要務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行不愧言所著有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諸書後世號為真西山先生真既病逝與真同志的名士只剩一魏了翁理宗乃召崔與之參政與之曾為四川制置使撫字稱能嗣召為禮部尚書他竟乞歸廣州不肯受命自是屢詔不起會粵東摧鋒軍作亂詔授他為安撫使他即肩輿入城叛兵皆俯伏聽命散歸田里嗣後仍退家治事至此復召為參政仍然力辭惟疏請理宗進君子退小人理宗召命益力辭書至十三上尋又召他為右丞相謝徵如故越二年病終原籍予謚清獻加封南海郡公（此段統是鋪納文字）魏了翁在朝聲氣益孤連疏請促與之入朝與之又不至他亦只好不顧利害直言無隱先後二十餘奏洞中時弊理宗頗欲令參政務偏為執政所忌暗暗排擠會值蒙古主窩闊台汗遣子闊端（一作庫騰）將塔海等侵蜀忒木解（一作特穆德克）張柔等侵漢溫不花（一作琨布哈亦作口溫不花）察罕等侵江淮三路南侵宋廷大震鄭清之已任左丞相喬行簡進任右丞相兩人會議軍務保薦了一個文臣出握兵權看官道是何人原來就是魏了翁（明是排擯）理宗以執政所奏說他知兵體國遂授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

事督視京湖軍馬又因江淮督府曾從龍憂悸而死遂併以江淮事付了翁廷臣大駭多上書諫阻偏理宗概不見從（已有先入之言）竟命了翁即日視師並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了翁五辭不獲命恐宰臣責他避事因把這副重擔子勉力承挑（可算好漢）陛辭時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作為特賜此外無非是金帶鞍馬等物又由宰臣奏命欽餞關外了翁出都竟赴江州開封視事用吳潛為參謀官趙善瀚馬光祖為參議官申儆將帥調遣援師獻邊防十議大有一番振作氣象蒙古將溫不花攻唐州全子才等棄師而逃幸由趙范往援至上閘擊敗敵兵敵始退去關端一軍入泗州知州事高稼孤軍失援力戰身亡蒙古兵進圍青野原經利州統制曹友聞夤夜赴救方却敵圍嗣又轉援大安擊敗蒙古先鋒汪世顯宋廷聞兩路軍報還道蒙古兵不甚利害容易守禦轉恐了翁因此得功反被他佔了便宜不如調回了他撤去軍權遂由兩相建議召了翁還命簽書樞密院事了翁固辭不拜乃改授資政殿學士出任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了翁仍舊力辭詔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未幾復命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又未幾改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了翁累章乞休理宗不許尋即病逝了翁蒲江人與真德秀齊名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禮井田圖說古今考經史雜抄等書理宗聞訃以用才未盡為恨特贈少師賜謚文靖自了翁謝世朝右乏敢言士蒙古兵日益猖獗

趙范在襄陽任北軍將王旻李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等為腹心北軍權力出南軍上南軍積不能平遂致交訌范撫馭失宜旻與伯淵竟縱火焚城郭倉庫走降蒙古南軍將李虎等又乘火大掠席捲而去襄陽自岳飛收復以來城高池深生聚日蕃至是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庫中所貯財粟不下三十萬軍器約二十四庫金銀鹽鈔尚不在內南北一塲劫奪遂把累年蓄積盪得精光范坐罪落職以范弟葵為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葵墾田治兵嚴飭邊防惟襄漢一帶由蒙古將忒木斛等長驅直入破棗陽軍及德安府陷隨郢二州及荊門軍溫不花也乘勢入淮西蘄舒光州諸守臣皆棄城遠遁三州兵馬糧械均為蒙古兵所得溫不花直趨黃州游騎自信陽趨合肥還有闊端一路攻武休陷興元直入陽平關利州統制曹友聞與弟友萬友諒率軍馳援適遇風雨驟至為敵所乘友聞與弟友萬均戰死闊端遂麾兵入蜀不到一月凡成都利州潼川三路所屬府州軍多被陷沒西蜀全境唯夔州一路及潼川路所屬瀘合二州及順慶府還算保存闊端居成都數日復移師北攻文州知州劉銳通判趙汝鄉固守待援踰月不至銳自知不免召集家人盡令服藥家人素守禮法不敢違慢幼子纔六歲飲藥時尚下拜而受及闔家盡死銳聚屍付火並所有公私金帛告命盡行一炬然後自刎而亡州城遂陷汝鄉被執大罵敵人竟遭慘死軍民同死約數萬人碧血千秋警報迭

達宋廷理宗頗悔前事下詔罪己鄭喬二相俱上疏辭職因一併免官特起史嵩之為淮西制置使進援光州趙葵援合肥沿江統制陳韡過和州為淮西聲援嵩之聞忒木解至江陵亟檄孟珙往援珙遣民兵部將張順先渡自率全軍為後應叠破蒙古二十四砦拔出難民二萬餘既而蒙古將察罕攻真州知州事邱岳戰守有方連却敵軍復出戰胥浦橋設伏誘敵俟敵來追伏起砲發擊斃蒙古守將敵乃引去是年為端平四年翌歲改元號為嘉熙理宗因繼相乏人仍用喬行簡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鄒應龍簽書樞密院事李宗勉同簽書樞密院事蒙古兵稍稍斂迹至秋冬交季溫不花復率兵進攻黃州正是

蒿目邊民遭慘劫　驚心虜騎又憑城

畢竟黃州能否固守待至下回申敘

收復三京之議廷臣多以為未可言之固當但吾以為三京非不可復所誤者將相之非人耳趙范趙葵雖尚具將才而恢復之責不足以當之清之貪緣權相得秉大政自問已屬有愧彼其果能立大功建大業得為中興名佐乎成事不足貽禍有餘卒至強敵壓境風鶴頻驚推原禍始清之何能辭焉況賈閻二妃相繼專寵宮闈有褒妲之言真魏二賢同時就徵復至有遺忘之舉危不持顛不扶焉用彼

相為哉。迨蒙古三路進兵。勢如破竹。所恃者第一孟珙。天下事已岌岌矣。清之雖去。嵩之又來。有識者已知宋祚之將傾云。

第九十三回　守蜀境累得賢才　効史氏力扶名教

却說蒙古主窩闊台汗。既發兵南侵。復遣將撒里塔東征高麗。高麗本為宋屬。自遼金迭興。又轉服遼金。至蒙古盛強。復入貢蒙古。會高麗王瞰嗣位。夜郎自大。殺死蒙使。因此撒里塔奉命東征。高麗屢戰屢挫。不得不遣使謝罪。願增歲幣。撒里塔轉報窩闊台汗。窩闊台汗令遣子入質。纔許言和。高麗王只得應命。既而窩闊台汗。又遣將綽馬兒罕擊死札蘭丁。（即模罕默德子事見前文）蕩平西域。再遣太祖孫拔都。速不台等西征。欽察乘勢攻入阿羅思部。北向屠也烈贊城。陷莫斯科。進兵歐洲。分入馬札兒（即今匈牙利）孛烈兒（即今波蘭）地。諸境歐洲北部諸侯王。合兵迎擊。俱遭殺敗。彷彿似天兵下界。所向無前。全歐大震。捏迷思（即今德意志）部民。詢荷擔遁去。窩闊台汗因從事西征。暫把南方軍務。略從緩進。至西方接連報捷。纔促南軍進行。（敘此數語。簡而不漏。欲閱其詳。請閱元史演義。）溫不花進攻黃州。孟珙自江陵還援。仗着一股銳氣。把溫不花擊退。溫不花轉攻安豐。知軍事杜杲。繕城力守。城外砲聲迭震。垣牆多被洞穿。杲隨缺隨補。始終不懈。敵復填濠為二十七壩。杲募壯士出奪壩路。踴躍死戰。巧值池州都統制呂文德。也率軍馳至。兩下夾擊。得將蒙古兵殺退。淮

右祖安越年史嵩之奉命參政督視京湖江西軍馬開府鄂州蒙古將察罕入達廬州嵩之急檄杜杲赴援杲入城守禦望見蒙兵到來差不多有數十萬所攜攻具比圍安豐時多至數倍他却全不懼怯看敵如何擺佈然後隨宜抵拒那蒙兵既薄城下即搬運土木趕緊築壩霎時間高埒城樓杲用油灌草以火爇着紛擲壩下壩遂被焚杲又就串樓內築立雁翅七層堵禦敵砲敵開砲轟擊為雁翅所阻反射敵營敵衆皆驚杲趁這機會開城出擊大敗敵兵追躡至數十里乃還且練舟師扼淮河遣子庶及統制呂文德聶斌等分伏要隘蒙古兵不能進乃退去杲以捷聞有詔加杲淮西制置使力寫杜杲並命孟珙為京湖制置使規復荊襄珙謂必得郢州乃可通餽餉必得荊門乃可出奇兵於是檄江陵節制司進擣襄鄧自至岳州召集諸將指授方畧各將依計深入遂復郢州荊門軍再遣將士分取信陽光化軍及樊城襄陽因上言保守方法畧云

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

理宗得奏當令珙便宜行事珙乃編蔡息降人為忠衛軍襄郢降人為先鋒軍擇要駐紮襄漢以固會蒙古將塔海復率兵入蜀制置使丁黼自誓死守先遣妻子南歸然後

登城拒敵。塔海自新井進兵。詐豎宋將旗幟。誘惑城中。蒯果疑為潰卒。遣人招徠。及蒙古兵將到城下。方審知情僞。乃領兵夜出城南。至石筍街迎戰。衆寡不敵。兵敗身亡。塔海復蹂躪漢邛簡眉閬蓬諸州。進破重慶順慶諸府。直達成都。再移趨蜀口。欲出湖南。孟珙探知消息。料他必道出施黔。亟請粟十萬石。分給軍餉。以三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弟瑛率精兵五千駐松滋。為夔州聲援。並增戍歸州隘口萬戶谷。加派千人屯施州。嗣聞塔海渡江東下。忙分布戰艦。增置營砦。且遣兵從間道抵均州。防遏要衝。及蒙兵渡萬州湖灘。施夔震動。幸珙兄璟知峽州。出拒歸州大埡砦。擊退蒙古前哨兵。進戰巴東。復得勝仗。夔州始得保全。珙復諜知蒙古軍帥。就襄樊信陽隨州等處。招集軍民布種。又在鄧州的順陽境內。屯積船材。遂分兵譏察。且將蒙古所儲材料。暗地焚燬。又遣兵潛入蔡州。燒去蒙古屯糧。蒙古兵乃不敢進窺襄漢。理宗因蜀事未平。特調珙為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軍馬。珙受命至鎮。招集散民。為寧武軍。用降人回鶻愛里巴圖魯等。為飛鶻軍。適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與副使彭大雅不協。互相奏訐。珙貽書責二人道。國事如此。合智併謀。尚恐不克。兩司乃猶事私鬬。豈不聞廉藺古風麼。不愧忠告隆之大雅得書。各自懷慙。因改怨為睦。不生齟齬。珙遂釐清宿弊。訂立條目。頒發州縣。最要數語。是不擇險要立砦柵。無從責兵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無從責民養兵。

此外如賞罰不明減尅軍糧官吏貪黷上下欺罔等弊均嚴行申誡自是吏治一新兵防亦密尋復兼任夔州路制置屯田兩使乃調夫築堰募農給種自秭歸至漢口爲屯二十爲莊百七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又創南陽竹林兩書院居住襄漢四川流寓人士用李庭芝權施州建始縣庭芝訓農治兵招選壯士隨時訓練甫至期年士民皆知戰守無事服農有事出戰珙將庭芝所行諸法飭屬遵行（珙不特長於武事並且長於文教）是時喬行簡已爲少傅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爲左丞相兼樞密使史嵩之爲右丞相督視江淮四川京湖軍馬這三相中還算宗勉清謹守法若行簡遇事模棱無好無惡嵩之執拗任性惡聞直言當時謂喬失之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已而行簡告老旋即病逝宗勉亦卒嵩之更獨擅政柄朝內正士如杜範游侶劉應起李韶徐榮叟趙汝騰等多與嵩之不合相繼罷斥惟孟珙一人素爲嵩之所推重因此珙有所爲未嘗掣制及嘉熙五年又改元淳祐會蒙古主窩闊台汗病殂廟號太宗第六后乃馬真氏稱制（乃馬真一作鼎瑪錦）調回拔都等西征各軍（應本回首文）獨南軍仍然未歸塔海部將汪世顯等再行入蜀進圍成都制置使陳隆之固守經旬誓與城同存亡偏副將田世顯送款蒙兵乘夜開城汪世顯等立即突入執住隆之陳氏數百口皆死隆之被執至漢州世顯命招守臣王夔降隆之呼夔道大丈夫當舍生取義何畏一死幸勿降虜言至此已被蒙古軍

一刀兩段。夔率漢州兵三千出戰。兵敗。適去城遂破陷。人民盡被屠滅。蒙古兵又回師出蜀。是時蒙古使王檝。已五入宋都議和。兩下終相持不決。檝病歿宋境。宋廷送歸檝柩。蒙古復遣月里麻思。（一作伊拉瑪斯）來宋續議。從行約七十餘人。甫至淮上。被守將阻住。勸令歸降。月里麻思不從。被拘長沙飛虎寨。（無故拘使其曲在宋）於是蒙古復遣也可那顏（一作伊克那顏）耶律朱哥等。自京兆取道商房。直趨瀘州。宋制置使孟珙。急分軍往截。一軍屯江陵及郢州。一軍屯沙市。一軍自江陵出襄陽。與諸軍會。又遣一軍屯涪州。且下令出守兵官不得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因乏糧還司。珙怒道。這便是違令棄城。呢立斬以徇。諸將相率股栗。稟命惟謹。蒙古將士。聞守備甚嚴。當然畏懼三分。不復進窺。（極寫孟珙）淳祐三年宋廷又命余玠為四川制置使。兼知重慶府。玠係蘄州人氏。家世貧微。落拓不羈。嘗謁淮東制置使趙葵。葵頗奇玠材。留置幕府。旋令率舟師泝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推至淮東副使。自陳隆之死節。懸缺未補。玠入對稱旨。遂授為四川宣撫使。未幾即加制置使。四川財賦。本甲天下。自寶慶三年。失去關外。端平三年。蜀地殘破。所存州郡無幾國用益窮。歷任宣撫制置各使。均支絀萬分。咸歎束手。監司戎帥。各自為令。官無法紀民不聊生。玠蒞任後。大改弊政。簡選守宰。又重賢禮士。特就府左築招賢館。量能錄用播州冉璉及弟璞。具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皆堅辭不至。及聞玠賢。自詣

府上謁。玠以上客禮相待。璡璞留館數月。毫無所陳。玠頗懷疑。遣人覘視。兩人相對踞坐。終日用堊畫地。或繪山川。或繪城池。非旁人所能解。玠亦莫明其妙。又隔旬餘。始見他兄弟進謁。請屏左右。玠立即如教。冉璡乃獻議道。為今日西蜀計。莫若徙合州城。玠不禁起座道。玠也見到此着。但慮無處可遷。璡復道。蜀口形勝。無過釣魚山。請徙城該處。擇人扼守。積粟以待。功可過十萬師。巴蜀自固若金湯了。玠大喜道。玠固疑先生非淺士。今得此謀。玠不敢掠為己美。當上報朝廷。即日照行。冉璡兄弟乃退。玠立刻拜表。照議陳請。並乞授二人官秩。真實愛才詔命冉璡為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為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事悉委二人。闔府聞命。頓時大譁。玠毅然道。此城若成。蜀賴以安。否則玠獨坐罪。與諸君無涉。他人遂不敢再言。乃就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各山。築十餘城。均因山為壘。棊布星分。當將合州舊城。移徙釣魚山。專守內水。利戎舊城。移徙雲頂山。藉禦外水。表裏相維。聲勢聯絡。各屯兵聚糧。為必守計。蜀民始有所恃。共慶安居。只江淮間仍遭寇掠。蒙古兵渡淮南指。攻入揚滁和各州。進屠通州。史嵩之以江淮保障。首推江陵。即調孟珙知江陵府。以資守禦。理宗自然准奏。會嵩之父彌遠去世。嵩之應居廬守制。及數日。詔令起復。仍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將作監徐元杰疏請收回成命。理宗不從。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又叩閽上書道。

臣等竊謂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可望其忠也昔宰予欲短喪有期年之請夫子猶以不仁斥之宰予得罪於聖人而嵩之居喪即欲起復是又宰予之罪人也且起復之說聖經所無而權宜變化衰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富弼一身關社稷安危進退係天下輕重所謂國家重臣不可一日無者也起復之詔凡五遣使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不從命天下至今稱焉至若鄭居中王黼輩頑忍無恥固持祿位甘心起復滅絕天理卒以釀成靖康之禍往事可鑑也彼嵩之何人哉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惰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為之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之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在朝廷一歲則貽一歲之禍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也嵩之亡父以速嵩之之去中外方以為快而陛下乃必欲起復之者將謂其有折衝禦侮之才歟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徒有劫制朝廷之術將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歟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徒有私自封殖之計陛下眷留嵩之將以利吾國也殊不知適以貽無窮之害爾嵩之敢於無忌憚而經營起復為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然彌遠所喪者庶母也嵩之所喪者父也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而後奔喪以彌遠貪黷固位猶有顧恤丁艱於嘉定改

元十一月之戊午起復於次年五月之丙申本有如嵩之之匿喪罔上殄滅天常如此其慘也且嵩之之爲計亦姦矣自入相以來固知二親老矣必有不測旦夕以思無一事不爲起復張本當其父未死之前已預爲必死之地通鐵總餉本不乏人而起復未卒哭之馬光祖京口守臣豈無勝任而起復未終喪之許堪數里巷爲十七字之謠曰光祖作總領許堪爲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奸陛下獨不知之乎臺諫不敢言臺諫嵩之爪牙也給舍不敢言給舍嵩之腹心也侍從不敢言侍從嵩之肘腋也執政不敢言執政嵩之羽翼也嵩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方且擢奸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麻之事也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虞也自古大臣不出忠孝之門席寵怙勢至於三代未有不亡人之國者漢之王氏魏之司馬氏是也史氏秉鈞今三世矣軍旅將校惟知有史氏而陛下之前後左右亦惟知有史氏陛下之勢孤立於上甚可懼也天欲去之而陛下留之堂堂中國豈無君子獨信一小人而不悟是陛下欲藝祖三百年之天下壞於史氏之手而後已臣方惟痛泣哉書適觀麻制有曰趙普當乾德開創之初勝非在紹興艱難之際皆從變禮遂定武功夫儗人必於其倫曾於姦深之嵩之而可與趙普諸賢

以為安義太祖高宗奪其孝思俾之勉陳王事所以為生靈宗社計也嵩之自視器局何如勝非且不能全其萬一況可匹休趙普耶臣愚所謂擢奸臣以司喉舌者此其驗也臣又讀麻制有曰諜報憤兵之聚邊傳哨騎之馳況秋高而馬肥近冬寒而地凜方嵩之虎踞相位之時諱言邊事通州失守至踰月而復聞壽春有警至危急而後告今圖起復乃密諭詞臣昌言邊警張皇事勢以恐陛下蓋欲行其劫制之謀也臣愚所謂擢奸臣以司喉舌者又其驗也臣等於嵩之本無私怨宿忿所以爭趨闕下為陛下言者亦欲揭綱常於日月重名教於邱山使天下為人臣為人子者死忠死孝以全立身之大節而已孟軻有言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臣等久被化育此而不言則人倫掃地將與嵩之胥為夷矣惟陛下裁之

疏入仍不見報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又接連上書始終未見聽從徐元杰再入朝面陳略謂嵩之起復士論譁然乞許嵩之舉賢自代免叢衆謗理宗諭道學校雖是正論但所言亦未免太甚元杰對道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力與保存幸勿傷此一脈理宗嘿然元杰因自求解職理宗亦不允至元杰退後左司諫劉漢弼入奏亦請聽嵩之終喪理宗稍稍感動嵩之也自知衆論難違疏乞終制纔見詔旨下來從嵩之所請改任范鍾杜範為左右丞

相並兼樞密使小子有詩咏嵩之道

如何父死不奔喪世道人心盡泯亡幸有儒生清議在尚留天壤大綱常

杜範黃巖人素有令望既登相位當有一番舉措俟小子後文再表

國有良將無不可治之土亦無不可守之城孟珙駐節京湖而冦以却移撫四川而冦又不敢近詩所謂公侯干城孟珙有焉繼以余玠鎮蜀禮賢下士徙城設守軍民交安是亦一干城選耳乃外有將內無相史嵩之專政第有器重孟珙之一長外此則斥正士引匪人甚至父喪不欲守制尚戀戀權位陰圖起復吾不解理宗當日何獨於史氏有恩而寵眷竟若是優渥也夫史彌遠有册立功始終得邀上寵猶為可說嵩之何所恃而得君若此父骨未寒靦然起復忍於親者必忍於君此豈尚堪重用耶錄黃愷伯等伏闕一書所以揭嵩之無父之罪即所以正天下後世忠孝之防著書人固具有深心也

第九十四回　余制使憂讒殞命　董丞相被劾罷官

却說杜範入相即上陳五事第一條是正治本第二條是肅宮闈第三條是擇人才第四條是惜名器第五條是節財用結末是應早定國本藉安人心理宗頗為嘉納繼又上十二事一公用舍二儲材能三嚴薦舉四懲贓貪五專職任六久任使七杜僥倖八

重闢寄九選軍實十招土豪十一濬土田十二治邊理財各項都詳細規畫悉合時宜當時稱為至論孟珙正移節江陵駐軍上流朝廷方疑他握權過重將來恐不可制（以珙之忠勇猶有功高震主之嫌況不如珙者乎）至是珙貽書杜範語多頌揚範覆書道古人謂將相調和士乃豫附此後願與君同心衛國若用虛言相籠絡殊非範所屑為嘿這數語覆達孟珙珙很是愧服範復拔徐元杰為工部侍郎一切政事輒與咨議元杰知無不言多所裨益都人士喁喁望治誰料天不假年老成遽謝總計範在相位只八十日而卒追贈少傅予謚清獻過了月餘元杰當入值先一日謁見左丞相范鍾在閣堂吃了午餐下午歸寓忽覺腹中未快一入黃昏寒熱交作至夜四鼓指爪暴裂大叫數聲而亡三學諸生詣伏闕上書略言歷朝以來小人傾陷君子不過令他遠謫觸冒烟瘴以死今蠻烟瘴雨不在嶺海轉在朝廷臣等實不勝驚駭云云於是有詔令閣中役使逮付臨安府鞫治怎奈獄無左證那個肯來實供臨安府尹也知事關重大樂得延宕了事何苦結怨權奸未幾劉漢弼又以腫疾暴亡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三人又叩闕上書訟冤理宗也弄得沒法只好頒給徐劉兩家官田五百畝錢五千緡作為撫卹眾議越覺籍籍有謂故相杜範也是中毒大家懲前毖後甚至堂食都不敢下箸情願枵腹從公究竟是何人置毒一時無從指定惟史嵩之從子璟卿因平日勸諫嵩之也致暴斃從此詞

出毒謀共謂由嵩之主使范鍾匿嫌既而知江陵府孟珙因病乞休詔授寧武軍節度使以少師致仕使命纔到江陵珙已病殁任所時當淳祐六年九月初旬（珙卒而京湖已不可保故大書年月）是月朔日有大星隕境內聲崩如雷珙死日又有大風怒號飛石拔木訃達都中理宗震悼輟朝賻銀絹各千匹累贈至太師封吉國公謚忠襄立廟享祀號曰威愛後任要了一個賈似道似道行誼畧見上文如此重任卻令此人擔當已可見理宗的昏庸了（尚不止此）左丞相范鍾屢乞歸田乃免相職令提舉洞霄宮任便居住召用鄭清之為右丞相兼太傅銜中使及門清之方放浪湖山寓居僧寺詰旦始還乃隨使入朝力辭不允勉膺簡命又授趙葵為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兼知建康府陳韡知樞密院事任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史嵩之時已服闋覬覦復用理宗亦有起用意殿中侍御史章琰右正言李昂英監察御史黃師雍劾嵩之無君無父竟忤上旨均致落職翰林學士李韶又與同官抗疏力阻乃命嵩之致仕示不復用未幾升任賈似道為兩淮制置使兼知揚州李曾伯為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趙葵且因言官糾彈上疏辭職言官謂葵不由科目進身難任樞密葵辭表中有儷語云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忭之言而自解四語流傳入口理宗竟改授葵為觀文殿大學士兼判潭州（葵亦一專閫選理宗因讒罷葵反用賈李等人朝局可知）自淳祐紀元後京湖有孟珙巴蜀

有余玠淮西有招撫使呂文德均能安排守備無懈可擊所以蒙古兵屯留境上未敢進行但也由蒙古內亂未平不遑外略雖有游騎往來畢竟沒甚戰事看官道蒙古有何內亂因六皇后乃馬真氏稱制國內無君竟歷四年寵用侍臣奥都剌合蠻（一作諤多拉哈瑪爾）及回婦法特瑪內外勾通斥賢崇奸把朝右舊臣黜去大半中書令耶律楚材竟致憂死嗣因太祖弟帖木格大王以入清朝政為名竟自藩鎮起兵由東而西乃馬真后不免着急乃召長子貴由入都（貴由一作庫裕克）立為國主藉此杜帖木格話柄帖木格纔收兵回去貴由汗雖然嗣位朝政猶歸母后過了數月后已逝世貴由汗乃將奥都剌合蠻及法特瑪等一併處死宮禁肅清漸有起色無如貴由汗素多疾病自謂都城水土未合養痾不如往居西域乃託詞西巡直至橫相乙兒地方（橫相乙兒一譯作杭錫雅爾）一住經年抱病益劇竟爾畢命皇后斡兀烈海迷失尊貴由汗為定宗自抱姪兒失烈門（一作錫哩瑪勒係太宗孫父名曲出亦作庫春）聽政諸王大臣多半不服別開庫里爾泰大會推戴拖雷子蒙哥（一譯作莽賚扣）為大汗馳入都城這時元都已奠定和林都內官民爭出城相迓及蒙哥正位殺定宗后海迷失及失烈門生母從太宗后乙里吉帖忽尼（一作克勒奇庫塔納）出宮放失烈門至沒脫赤（一作摩多齊）禁錮終身蒙哥汗有弟名忽必烈（一作呼必賚）佐兄定命素有大志至是遂總治漠南開府金蓮川延聘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士訪求治道如劉秉忠姚樞許衡廉希憲等皆

一時賢豪盡歸錄用量能授官京兆稱治元朝一統定基於此忽必烈遂銳意南畧遣將察罕等窺伺淮蜀一面在汴京分兵屯田俟機南下宋廷尚姑息偷安毫不為備左丞相鄭清之年力已衰政歸妻孥兒不得招權納賄為世詬病既而告老乞休命充醴泉觀使越六日即死理宗又欲起用史嵩之念念不忘此人草詔已成不知如何省悟竟令改制命謝方叔為左丞相吳潛為右丞相潛頗有賢名方叔卻意氣用事遂令蜀右長城又要從此隳壞了西蜀制置使余玠鎮守四川邊關無警偏利州都統王夔素性殘悍向不受制使節度所至殘掠蜀民號為夜义玠因此閱邊到了嘉定夔率部衆迎謁班聲若雷江水為沸所張旗幟俱寫着斗方大的王字非常鮮明玠孤舟徑入左右皆為失色獨玠毫不改態傳夔入見從容與語夔亦不禁心折出語入道不意儒生間乃有此人玠命吏頒賞事畢乃回密語親將楊成道我看王夔驕悍終非善類但欲乘此誅夔恐他部下或有違言轉致生變此事頗費躊躇了成答道今若勿誅養成勢力愈覺難圖他日變動西蜀定恐難保呢玠點首道既如此只可用計除夔遂與成附耳數語成直任不辭應聲而去玠乃夜召夔議事夔甫離營楊成已單騎直入傳玠軍令暫代夔職比至翌晨聞夔已為玠所斬懸首梳檣且揭示罪狀部衆相率驚訝惟尚不敢為亂會統制姚世安欲繼夔任暗中運動戎州都統保薦自己玠得書以軍中舉代最為獘害特覆書不

允且調三千騎至雲頂山下。徑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素與謝方叔子姪。互相結納。遂遣使求援方叔。自擁兵拒絕來將。玠方欲進討世安。不意有詔到來。竟召他入都。授為資政殿學士。看官不必細問。就可知是丞相方叔。陰援世安了。玠治蜀後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使王惟忠治財賦。監撫朱文炳治賓客。皆有常度。寶慶以來蜀中閫帥。要推玠為巨擘。但久假便宜。不免專擅。所有平時奏疏。詞意間亦多未謹。理宗已是不平。一經方叔讒間。當即召他回朝。另調知鄂州余晦為四川宣諭使。玠聞命。鬱鬱不懽。晦尚未到。玠竟暴卒。或謂係仰藥自盡。亦未知是真是假。無從証實。蜀人多悲惜不置。侍御史吳燧。反劾玠聚斂罔利共七罪。理宗也不加查察。竟令籍玠家貲。犒師賑邊。子若孫認錢三千萬。纔索累年。始得繳足。及余晦至蜀。遣都統甘閏率兵數萬。築城紫金山。蒙古將汪德臣。竟簡選精騎。銜枚夜進。突擊甘閏部卒。閏聞變即奔。全軍大潰。所建新城。即被蒙古兵奪去。理宗方擢晦為制置使。接到甘閏敗報。尚不欲將晦調開。參政徐清叟。本與方叔同排余玠。至此又入奏道。朝廷命令。不行西蜀。已是十有二年。今天斃余玠。正陛下大有為的機會。乃以素無行檢。輕𠑽浮薄的余晦。充當制使。臣恐五十四州軍民。將自此解體。就是蒙古聞知。也竊笑中國無人了。理宗乃召晦還。命李曾伯繼晦後任。晦小名再五。安撫使王惟忠。嘗呼道余再五來了。真正可怪。晦聞言大恨。竟誣

奏惟忠潛通北國詔捕下大理獄經推勘官陳大方鍛鍊成罪斬首市曹惟忠呼大方
道我死當上訴天閻看你能久生世上麼果然惟忠死後大方亦死（何苦送了）是時蒙古藩
王忽必烈命兀良合台（即速不台子）統轄諸軍分三道攻大理虜國王段智興進軍吐蕃國
王唆火脫（一作蘇同圖）惶恐乞降忽必烈乃下令班師轉圖西蜀理宗正改元寶祐自慶元
平後宮賈貴妃殞命閻婉容晉封貴妃內侍董宋臣因妃得寵益邀主眷理宗命他幹
辦佑聖觀宋臣逢迎上意築梅堂芙蓉閣香蘭亭擅奪民田假公濟私且引倡優入宮
蠱惑理宗無所不至時人目為董閻羅監察御史洪天錫彈劾宋臣並不見報還有內
侍盧允升也是夤緣閻妃得與宋臣相濟為姦蕭山縣尉丁大全本貴戚婢壻面帶藍
色最善鑽營暗中與董盧兩宦官勾通關節托他在閻貴妃前竭力先容董宋所愛惟
財帛閻貴妃所愛惟金珠經大全源源送去自然極力援引累遷至右司諫拜殿中侍
御史適值四川地震閩浙大水並臨安雨土洪天錫又不忍不言力陳陰陽消息的理
由並申劾董盧兩內侍疏至六七上統如石沈大海一般並不聞有複音天錫竟解職
自去宗正寺丞趙宗嶠貽書責丞相謝方叔說他不能救正方叔因對人道非我不欲
格君實因上意難回徒言無益哩這數語是自己解嘲並非反對董宋偏被兩人聞知
竟賄囑臺諫力詆天錫及方叔無非說他們誤國應加黜逐這位好色信讒的理

宗竟將方叔天錫免官右丞相吳潛已早卸職奉祠兩揆虛席乃任參政董槐為右丞相槐係定遠人累任外職素著政聲及入參內政遇事敢言既任右丞相頗思澄清官路革除時弊這時候的宮廷內外已變做婦寺專橫戚倖交通的局面單靠一個董丞相實心為國如何行得過去（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槐未免鬱憤入白理宗極言三害一是戚里不奉法二是執法大吏擅威福三是皇城司不檢士力請理宗除害興利理宗尚將信將疑一班蠅營狗苟的小人已是聞風生怨視董丞相如眼中釘丁大全尤為憂慮密遣心腹至相府與槐結驩槐正色道自古人臣無私交我只知竭誠事上不敢私自結約幸為我謝丁君（待小人之法也不能撓事守經）大全得報變羞成怒遂日夜隱伺槐短槐復入劾大全不應重任理宗道大全未嘗毀卿願卿弗疑（宰相有任賢退不肖之責難道徒徇毀譽這明是袒護大全語）槐對道臣與大全何怨不過因大全姦邪臣若不言是負陛下拔擢隆恩今陛下既信用大全臣已難與共事願乞骸骨歸田里理宗竟怫然道卿亦太過激了槐乃趨退大全遂上章劾槐尚未批答那大全竟擅用臺檄調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并迫令出赴大理寺槐徐步入寺中宮內竟傳出詔旨罷槐相職（婦寺戚倖威權至此）於是士論大譁三學生交章諫諍乃詔授槐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六人又聯名攻大全大全嗾使御史吳衍劾奏六人妄言亂政遂致六人削籍徧管遠州且

立碑三學。戒諸生不得妄議國事。士論遂稱宜中為六君子。大全反得遷任諫議大夫。惟右丞相一職。改任程元鳳。未幾且命大全簽書樞密院事。馬天驥同簽書院事。元鳳謹飭有餘。風厲不足。天驥與大全同黨。也是因閻妃進用。朝門外發現匿名揭帖。上書八字道。閻馬丁當。國勢將亡。大全等毫不為意。（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至寶祐五年。且任賈似道知樞密院事。越年。程元鳳自請罷職。竟擢大全為右丞相兼樞密使。一丁一賈。並握樞機。宋室事可知了。（不亡何待）且說蒙古主蒙哥汗。聞前使月里麻思錮死長沙。早欲興兵報怨。且因兀良合台平西南夷。破交趾。宗王旭烈兀等。前後略定西域十餘國。威震中外。乃決擬自行南下。留少弟阿里不哥守和林。當下分軍三路。自由隴州趨散關。諸王莫哥（一作穆格）由洋州趨米倉。萬戶李里乂（一作布爾察克）由潼關趨沔州。一面令忽必烈率軍攻鄂。且命兀良合台。自交廣引兵北還。往應忽必烈軍。東西並舉。宋廷大震。當時四川制置使李曾伯。早已還朝。後任為蒲擇之。因蒙古入寇。亟遣安撫使劉整等。出據遂寧江箭灘渡。斷敵東路。蒙古將紐璘。（一作耨埒）領兵到來。見宋軍已截住渡口。遂麾兵大戰。自旦至暮。劉整等支持不住。只好退回。紐璘長驅直進。經達成都。擇之命楊大淵等守劍門及靈泉山。自率兵至成都城下。偏紐璘轉襲靈泉山。大破楊大淵軍。進圍雲頂山城。扼擇之歸路。擇之軍餉被斷。頓時潰散。成都彭漢懷綿等州。及威茂諸蕃。悉降蒙古。蒙哥

汗聞前軍得勝。遂渡嘉陵江。督軍繼進。行至白水。命總帥汪德臣造浮梁濟師。進薄苦竹隘。守將楊立戰死。張實被擒。亦為所害。蒙古兵直搗長寧山。守將王佐徐昕。又相繼陣亡。鵝頂堡不戰即降。由是青居大良運山石泉龍州等處。望風輸款。均向蒙古軍投誠。惟運山轉運使施擇善。不屈被戕。宋廷接連聞警。飛遣京湖制置使馬光祖。移司峽州。六郡鎮撫向士璧。移司紹慶。兩軍相會。合擊蒙古兵。房州一戰。總算奏捷。蒙哥汗轉趨閬州。宋將楊大淵。自靈泉山敗奔至閬。聞敵兵又至。急整軍守城。蒙哥汗督兵猛攻。砲石交射。泥堞齊飛。大淵不覺驚駭。因開城出降。推官趙廣殉難。蒙哥汗進圖合州。先遣降人晉國寶。招諭守將王堅。被堅叱出。還至峽口。又由堅遣將捕歸。牽至閱武場。責他不忠不孝。梟首以殉。當下涕泣誓師。登陴死守。蒙哥汗乃自引兵攻合州。堅乘他初至。督軍出戰。將士都拚着死命。大刀闊斧。殺上前去。任你百戰雄軍。也覺見所未見。不由的步步退讓。直至十里外安營。堅收兵入城。固守如故。蒙古兵復更迭來攻。終不得手。會宋廷調回蒲擇之。令呂文德代任。文德領兵援蜀。攻破涪江浮橋。轉戰至重慶。遂率艨艟千餘。溯嘉陵江上渡。蒙古將史天澤。分軍為兩翼。順流縱擊。文德勢處逆流。眼見得不能抵敵。被蒙古兵奪去戰艦百餘。自率殘眾奔回。蒙哥汗得天澤捷書。索性大集各軍。圍攻合州。偏王堅守禦有方。相持數月。竟不能下。軍中又復遇疫。十病六七。愷

了前鋒將汪德臣募集壯士夜登外城堅忙麾兵堵截戰了一夜殺傷相當德臣單騎馳呼道王堅我來活汝一城怯早投降道言未絕那面前忽來一大石正要擊中面目慌忙一閃已被飛石壓中右肩大叫一聲墮落馬下（勸人不忠應遭此擊）正是

臣石足傾胡虜命　孤城免被敵人屠

未知汪德臣性命如何且至下回交代

宋廷非無賢將相如杜範吳潛董槐等皆相才也孟珙余玠馬光祖向士璧王堅等皆將才也若乘蒙古之有內亂急起而修政治整軍實勉圖安攘尚不為遲乃嬖艷妃暱腐豎寵貴戚引奸邪即當承平之世尚懼危亡況強敵壓境觸機立發而可若是之顢頇乎杜範歿矣孟珙逝矣內外已乏一賢將相至謝方叔進而余玠蒙讒丁大全用而董槐被逐僅有二三材士以扶危局反欲盡排去之理宗之不知理國若此幾何而不淪胥也然則淳寶之際亡形已成不過因蒙古大統尚未遽集故尚有合州之蹉跌及蒙古君臣之淪謝耳理宗之不為亡國主幸哉

第九十五回　捏捷報欺君罔上　拘行人棄好背盟

卻說蒙古將汪德臣被石擊傷墜落馬下當由蒙古兵救回天意也未欲亡蜀秋風秋雨淅瀝而來竟致攻城梯折蒙古兵愈覺氣沮遂相率退去是夕汪德臣傷重身亡蒙

哥汗頓兵城下。幾及半年。又遇良將傷斃。免不得憂從中來。抑鬱成疾。合州城外即釣魚山。遂登山養痾。竟至不起。諸王大臣用二驢載屍。掩以繪櫃。擁向北行。合州解圍。王堅據實報聞。廷旨擢堅為寧遠軍節度使。堅益繕城鑿濠。防敵再至。這且慢表。惟蒙古將士既已北還。因即治喪頒訃。尊蒙哥汗為憲宗。忽必烈方悉兵渡淮。自將兵進大勝關。令別將張柔進虎頭關。分道並入。勢如破竹。宋軍皆聞風遠颺。兀良合台亦引兵下橫山。蹂躪賓州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直抵潭州。還有李全子李璮。也受蒙古命。陷入海州漣水軍。京湖江淮同時告急。宋廷改元開慶。專任一賈似道為長城。官爵職權接連下逮。俄而令為樞使兼兩淮宣撫使。俄而令為京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俄而令兼督江西兩廣。入馬。南宋半壁江山。盡付這賈節使掌中。滿望他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可謂匪夷所思）其實他是個色中魔鬼。酒裏神仙。要他選色徵歌。倒是一個能手。欲令出司閫事。真是用非所學。學非所用。忽必烈已窺破情實。料知必勝。忽聞凶訃南來。召令北歸。他不肯遽還。便語眾將道。我奉命到此。豈可無功而退。乃自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大江北有武湖。武湖東有陽邏堡。南岸即滸黃洲。宋軍用大舟濟師。軍容甚盛。忽必烈歎道。非人使馬。南人使舟。此語原不可易哩。正道着。旁閃出一將道。長江天險。宋恃此立國。勢必死守。我軍非破他一陣。不足揚威。末將願前去一試。忽必烈視之。乃是董文炳。

便點首稱善文炳即自山趨下令弟文忠文用帶領敢死士數百駕着艨艟大艦鼓棹渡江自率馬軍沿岸往戰宋軍水陸駐紮不下數萬遇着蒙古兵到來好似羊入虎口未鬬先潰文炳兄弟水陸大進殺得宋軍東逃西躲沒命亂竄霎時間兩岸肅清一任蒙古兵渡江至忽必烈率兵接應文炳等早已安渡了翌日全師畢濟進圍鄂州分兵破臨江知府事陳元桂死節轉入端州知府事陳昌世百姓素愛戴不令殉難擁他出城向南逸去右丞相丁大全初尚匿着軍報不令上聞至都中人皆知他無從壅蔽始申奏軍情並附疏乞休事寬則朦蔽事急則趨避真奸計策理宗乃罷大全為觀文殿大學士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御史朱貔孫饒虎臣等相繼糾彈先時何不彈劾乃詔令致仕召吳潛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大出內府銀幣犒賞軍士令出禦敵並將右丞相一職特給賈似道令進軍漢陽為鄂外援權閣董宋臣因邊報日急竟請理宗遷都四明藉避敵鋒惟小人最怕死軍器太監何子舉轉報吳潛道若鑾輿一出都中百萬生靈何所依賴潛即入廷諫阻朱貔孫亦上書切諫理宗意尚未決經謝皇后堅請留蹕以安人心纔將還都事罷議寧海軍節度判官文天祥上疏乞斬宋臣留中不報鄂州副都統張勝日坐圍城望援不至乃登城紿敵兵道這城已為汝軍所有但子女玉帛盡在將臺可往彼取給便了蒙古兵信為真言遂焚城外民居移師自去會襄陽統制高達引兵來援賈似道亦進駐

漢陽。遥為聲應。張勝復繕城為備。蒙古將苫徹拔都兒（一作拓辰巴圖魯）又領兵進攻。先遣使入鄂州城。詰他違約。張勝將來使殺死。竟出襲蒙古營。誰知苫徹拔都兒已先防備。等到張勝殺到。竟張軍兩翼。把他圍住。勝左衝右突。不能脫身。自知不免一死。遂刎頸而亡。幸各路重兵。都來援鄂。如呂文德向士璧曹世雄等。陸續至城外。請賈似道督戰。似道聞各軍雲集。纔放膽前來。高達自恃武勇。嘗輕視似道。每語衆將道。渠但戴冠博帶。曉得甚麼軍情。也好來督制軍馬麼。因此開營接戰。必須似道先自慰遣。然後出兵。否則常使軍士譁譟軍門。呂文德諂事似道。輒使人呵止道。宣撫在此。爾等何得亂譁。由是似道親呂恨高。還有曹世雄向士璧兩人。也瞧不起似道。一切舉動。未嘗關白。似道亦暗中懷恨。（為後文張本）方在抵拒敵軍。忽有廷寄到來。乃是詔似道移軍黃州。看官道是何因。原來蒙古將兀良合台。進攻潭州。江西大震。左丞相吳潛。用御史饒應子言。以鄂州已集重兵。當可無慮。不如令似道改防黃州。黃州在鄂州下流。正當兩湖及江西要衝。蒙古兵若渡湖出江。黃州就要吃緊。似道明知冒險。但已接朝旨。不得不去。統制孫虎臣率精騎七百。送似道至蘋草坪。偵騎入報道。北兵來了。似道嚇得發抖。顧語虎臣道。這麼好。這麼好。虎臣道。使相不必着急。待末將去抵當一陣。再作計較。（總是武臣有膽）似道支吾道。我軍只有七百騎。恐不足赴敵。虎臣見他面如土色。料知不能督戰。便道。使

相且暫退一程。由我去攔截罷。似道尚抖着道。你句你須小心。虎臣帶兵自去。似道奔回數里。揀一幽僻的地方。暫且躲避。還帶抖帶語道。死了死了。可惜死得不明白哩。待至日晨。尚未見有音信。好容易到了黃昏。纔敢出頭探望。嗣見有數騎馳到。報稱孫統制已經得勝。擒住敵將一人。現已先往黃州。候使相入城。似道方轉憂為喜。夤夜趕至黃州。由虎臣迎入。當下稟白似道。北兵係是游騎。劫掠民間。由叛將儲再興為首領。現已將再興擒住。候使相發落。似道大悅。誇獎數語。便令將再興牽入。樂得擺些威風。叱罵一番。纔命推出斬首。描摹醜態惟妙惟肖過了兩日。鄂州潭州的警報。接沓而來。一些兒沒有放鬆。心中又非常焦灼。沒奈何想了一條下計。密令私人宋京。詣蒙古大營。情願稱臣納幣。忽必烈尚不肯允。遣還宋京。會合州守將王堅。使阮思聰兼程來鄂。以蒙古主訃聞。謂敵當自退。儘可放心。偏賈似道似信非信。再遣宋京往蒙古軍求和。忽必烈尚堅持未決。部下郝經諫道。今國遭大喪。神器無主。宗族諸王。莫不窺伺。倘或先發制人。據有帝位。恐大王且腹背受敵。大事去了。現不如與宋議和。立即北歸。別遣一軍逆先帝靈轝。收皇帝璽。召集諸王發喪。議定嗣位。那時大寶有歸。社稷自安。豈不善麼。忽必烈大悟。遂與宋京定議。令納江北地。及歲奉銀絹各二十萬。乃退兵北去。並檄兀良合台解潭州圍。留偏將張傑閻旺。至新生磯。趕築浮橋。渡兀良合台還師。兀良合台奉檄趨

至湖北由新生磯渡兵不意後面却有宋軍殺到斯時蒙古兵已無心戀戰趕緊飛渡只有殿卒百數十人不及隨行被宋軍攻斷浮橋一律殺死看官道這宋軍從何而來乃是賈似道用劉整計命將夏貴躡敵歸路僥倖圖功偏偏遲了一步只殺斃了一百多人還報似道似道想入非非竟將稱臣奉幣的和議隱匿不報反捏稱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的幸福理宗覽表大喜以似道有再造功台令還朝及似道將至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既入覲面獎再三進封少師爵衛國公呂文德功列第一授檢校少傅高達為寧江軍承宣使劉整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夏貴知淮安州兼京東招撫使孫虎臣為和州防禦使范文虎為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向士璧曹世雄以下各加轉有差似道既得售欺入操巨柄第一着即從事報復聞前時移節黃州議出吳潛累得惶恐終日至此即欲將潛擠去聊以洩憤適值皇儲問題延案未決似道遂得乘機下手設法傾陷先是理宗嗣位曾追封本生父希瓐為榮王母全氏為夫人以母弟與芮承嗣襲爵理宗有子名緝早年夭逝後來妃嬪雖多始終無子至寶祐元年理宗年逾半百仍然乏嗣乃令與芮子孜入宮作為皇子賜名曰禥封永嘉郡王越年進封忠王至鄂州解圍賈似道以大捷入奏理宗接連改元出兵時已紀元開慶回兵時又紀元景定趁這賀捷的時候便欲立忠王禥為太子吳潛

獨留奏道臣無彌遠才。忠王無陛下福。理宗年力已衰立儲原係要務若忠王不足主器何妨勸帝改立吳潛乃出此語殊屬未當這兩語已忤上旨。似道就進陳立儲大計。並陰令侍御史劾潛謂册立忠王足慰衆望。潛獨倡為異議。居心殆不可問云云。理宗遂罷潛相位。竟令似道專政。似道遂申請立儲。即於景定元年六月。立忠王禥為皇太子。相傳禥母黃氏。係湖州德清縣人。與似道母胡氏。本屬同邑。相去僅數里。兩婦皆系出寒微。均生貴子。黃氏以媵僕入榮邸。適與為苦未生男。見他面目韶秀。乃密令侍寢。一索得男。就是忠王禥。黃氏卒得封為隆國夫人。但自處極謙。每遇邸第親戚。輙以嫡子自稱。人爭譽他盛德。似道母胡氏。為民家婦。嘗出浣衣。遇似道父賈涉渡河。偶顧胡氏。不覺觸起情感。胡氏亦眉目含情。淺挑微逗。涉遂隨胡至家。問伊夫何在。胡答以未歸。兩下裏互相問答。問及諧褻。胡氏竟半推半就。一任涉摟抱入牀。寬衣解帶。成就好事。一度春風。竟結蚌胎。及伊夫回來。涉尚在婦家。向伊夫購婦。伊夫詢明底細。知涉已任朝官。自想勢不可敵。樂得做個人情。受了金錢。將婦給涉。涉竟攜婦歸任。婦已失節自不如受金棄婦伊夫可謂智民未幾產下一子。名叫似道。既而胡色已衰。又被涉斥出。嫁為民妻。始愛終棄涉亦負心及似道年長。始覓母歸養。性極嚴毅。似道頗加畏憚。當景定咸淳咸淳度宗年號見後年間。胡氏已受封秦齊兩國夫人。屢入禁中。至與隆國夫人。嘗同寢處。恩寵甚至。年至八十三乃卒。賜諡柔正。柔則有之正則未也賻贈無算。當時悦

一邑產兩貴婦傳為奇事。語休叙煩（事見齊東野語）且說忽必烈北還到了開平。諸王莫哥合丹（一作哈丹）塔察兒等來會。願戴忽必烈為大汗。忽必烈佯不敢受。旭烈兀方鎮守西域亦遣使勸進。忽必烈遂允所請。不待庫里爾泰會推詳。竟登大位。即於宋理宗景定元年五月中。建元為中統元年。命劉秉忠許衡等改定官制。立中書省總理政務。設樞密院掌握兵權。置御史臺管理黜陟。以下有寺監院司衛府等名目。外官有行省行臺宣撫廉訪諸官。牧民有路有府有州有縣。一代規模。創始完備。命王文統為中書平章政事。統領衆官。授廉希憲為陝西四川宣撫使。商挺為副。希憲方就道。聞阿里不哥也稱帝和林。遣部下劉太平霍魯懷等至燕京慰諭人民。他即倍道前進。到了京兆。遣人誘執太平魯懷。錮諸獄中。六盤守將渾塔海正起兵應和林。和林守將阿藍答兒（一作阿拉克岱爾）也領兵往會渾塔海。希憲亟令總帥汪良臣率秦鞏諸軍往討。再命別將八春（一作還崇）領蜀卒四千為後援。忽必烈汗亦遣諸王合丹統兵來會。三路俱進。與渾塔海等大戰甘州東。渾塔海敗死。阿藍答兒亦被殺。關隴悉平。忽必烈汗因遣郝經為國信使至宋修好。通告即位。並促踐前日和約。經本任翰林侍讀學士。非行人職。因為王文統所忌。特地請遣。一面陰囑李璮潛師侵宋。為假手害經計。李璮不待經行。便出兵襲擊淮安。幸主管制置司事李庭芝先事預防。把璮擊退。庭芝得升任淮東制置使。賈似道正令門

客廖瑩中等撰福華編稱頌鄂功忽接宿州來報蒙古遣使郝經南來請求入國日期似道一想經若入都前議必將敗露此事如何使得隨即飛使止住郝經偏郝經貽書三省及樞密院且轉告淮東制置使李庭芝欲指日入都似道既接經書復得李庭芝報聞自思一不休二不休索性拘住了他再作計較只管眼前不管日後便命真州忠勇軍營將經拘住經上表有云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欵兵誤國最後又上書數千言無非以弭兵靖亂為宗旨由小子節述如下云

貴朝自太祖受命建極啟運創立規模一本諸理校其武功有不逮漢唐之初而革弊政弭兵凶弱藩鎮強京國意慮深遠貽厥孫謀有盛於漢唐之後者嘗以為漢似乎夏唐似乎商而貴朝則似乎周可以為後三代夫有天下者孰不欲九州四海奄有混一端委垂衣而天下晏然穆清也哉理有所不能勢有所難必亦安夫所遇之理而已貴朝祖宗深見夫此持勒揑約不肯少易是以太祖開建大業太宗丕承基統仁宗治效浹洽神宗大有作為高宗坐弭強敵皆有其勢而弗乘安於理而不妄為者也今乃欲於遷徙戰伐之極三百餘年之後不為扶持安全之計反斷生民之餘命棄祖宗之良法不以理以勢不以守以戰欲收奇功取倖勝為詭遇之舉不亦誤乎伏惟陛下之興本朝初欲復前代故事遣使納交越國萬里天地神人皆知陛

下之仁計安生民之意而氣數未合小人交亂雖行李往來徒費道路迄無成命非兩朝之不幸生民之不幸也有繼好之使而無止戈之君有講信之名而無修睦之實有報聘之名而無輸平之納是以藉藉紛紛不足以明信而適足以長亂我主上即位之初推誠相與唯恐不及不知貴朝何故接納其使拘於邊郡蔽幕蒙覆不使進退一室宛轉不睹天日試問經有何罪而窘迫至此耶或者以為本朝兵亂有隙可乘必有如范山語楚子以為晉君不在諸侯而北方可圖愚請以貴朝之事質之熙豐之間有意於强國矣而卒莫能强宣政之間有意於恢復矣百年之力浸貫於燕山之空費而因以致變開禧之間又有意於進取矣而隨得隨失反致淮南之師端平之間再事夫收復矣而徒敝師徒失蜀漢是皆貴朝之事且有為陛下所親見者況本朝立國根據綿括包括海宇未易搖蕩太祖皇帝倡義漠北一舉而取燕遼再舉而取河朔又再舉而取西夏遂乃掇拾秦雍傾覆汴蔡穿藏巴蜀繞出大理東西北皆際海西南際江淮自周漢以來未有大且强若是者而其風俗淳厚禁網疏闊號令簡肅是以夷夏之人皆盡死力豈得一朝變故便致淪棄者乎事至今日貴朝宜皇皇汲汲以應我主上美意講信修睦計安元元而乃仍自置而不問實有所未解者抑天未厭亂由是以締造兵禍耶抑別有所蘊蓄耶皆不可得而知也竊謂

必有構議之人將以敵貴朝誤陛下者就令貴朝所舉皆中圖維皆獲返舊京奄山東取河朔劃白溝之界上盧龍之塞而本朝亦不失故物若為之而不成圖之而不獲復欲洗兵江水桂甲淮壖而遂無事殆恐不能一有所失後將若何且貴朝先有天下三百有餘年矣舉祖宗三百年之成烈再為博者之一擲遂以干戈為玉帛殺戮易民命戰爭易禮樂竊為陛下不取或稽留使人不為無故或別有蓋藏之迹亦宜明白指陳不宜擯而不問陳說不答表請不報嘿嘿而已殆非貴朝之長策也南望京華無任待命

這書上後又不見報驛吏反棘垣鑰户晝夜巡邏欲以懾經經語從人道我若受命不進負罪本國今已入宋境死生進退惟彼所命我豈肯屈身辱國汝等從我南來亦宜忍死以待揆諸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了（經實蒙古第一流人物）理宗聞有北使語輔臣道北朝使來應該與議似道奏稱和出彼謀不應輕徇所請倘以交鄰禮來令他入見未遲（看你能瞞何時）到理宗也即擱過一邊蒙古遣官訪問經等所在且以稽留信使侵擾疆埸兩事來詰宋吏制置使李庭芝奏稱北使久留真州應如何發落偏宋廷一味延宕毫無覆音小子有詩嘆道

北來信使為尋盟　累表修和願息爭
怪底權奸不解事　欺心敢把趙宗傾

似道拘住郝經已開敵衅還要報復私讎變更成法眼見得甾害並至了欲知後事再閱後文

宋至賈似道專政雖欲不亡不可得矣似道無專閫才自知不足勝任何不面請辭職乃貪權忘位謬膺節鉞逗留漢陽狼狽黃州所有醜態盡情畢露且既知蒙古之遺憂忽必烈之將退而猶必遣使乞和稱臣奉幣果何為耶膽怯若此不應詭詞報捷既諱敗以欺君復拘使以怒敵天下事豈有長令掩飾者況郝經再三上書志在靖亂不務游說若令其入見婉詞與商未始非弭兵息民之道而乃幽之真州自速其禍謬誤至此而理宗乃終不察也如之何而不亡

第九十六回 史天澤討叛誅李璮 賈似道弄權居葛嶺

却說賈似道既拘住郝經仍然把前時和議一律瞞住他尚恐宮廷內外或有漏洩等情因此把內侍董宋臣出居安吉州盧允昇勢成孤立權勢也自然漸減閻貴妃又復去世宦寺愈覺無權似道又勒令外戚不得為監司郡守子弟門客不得干朝政凡所有內外政柄一切收歸掌握然後可任所欲為無容顧忌他前出督師除呂文德外多半瞧他不起如高達曹世雄向士壁等更對他傲慢不情回見前他遂引為深恨先令呂文德摭拾曹世雄罪狀置諸死地高達坐與同黨亦遭罷斥潼川安撫副使劉整抱了

兎死狐悲的觀感也覺杌隉不安會值四川宣撫使新任了一個俞興與具有宿嫌料知興一到來必多掣肘心中越加顧慮果然興蒞任後便托賈丞相命令要會計邊費限期甚迫整表請從緩為似道所格不得上達自是慮禍益深索性想了一條狗急跳墻的法兒把瀘州十五郡三十萬戶的版圖盡獻蒙古願作降臣（似道因有激變之咎若劉整肯主求榮罪亦難逭）參謀官許彪孫不肯從降闔門仰藥一概自盡整遂受蒙古封賞得為夔路行省兼安撫使俞興督各軍往討進圍瀘州日夕猛攻城幾垂拔蒙古遣成都經略使劉元振率兵援瀘與元振大戰城下勝負未分偏整出兵夾擊害得興前後受敵頓時敗走宋廷以興妒功啟戎罷任鐫職（也是罰非其罪）改命呂文德為四川宣撫使文德入蜀適劉整往朝蒙古他得乘虛掩擊奪還瀘州詔改為江安軍優獎文德賈似道意中只以文德媚己恃作干城他將多擬驅逐乃借着會計邊費的名目搆陷諸將趙葵史巖之等皆算不如額坐了侵盜掩匿四字均罷官索償向士璧已挂名彈章被竄漳州至是又說他侵蝕官帑浮報軍費弄得罪上加罪拘至行部押償幕屬方元善極意逢迎似道欺凌士璧士璧不堪凌辱坐是殞命還要拘他妻妾傾產償官纔得釋放似道又忌王堅降知和州堅亦鬱憤而亡（良將盡了）理宗毫不覺察一味寵任似道到了景定三年復賜給緡錢百萬令建第集芳園就置家廟似道益頤指氣使作福作威忽報蒙古大都督

李璮舉京東地來歸。似道大喜。即請命理宗。封璮為齊郡王。璮本陷入海州漣水軍。遂下四城。殺宋兵幾盡。淮揚大震。自蒙古主蒙哥卒。忽必烈嗣位。璮始欲叛北歸南。前後禀白蒙古凡數十事。統是虛聲恫嚇。脅迫蒙主。尋又遣使往開平。召還長子彥簡。修築濟南益都等城壁。即殲蒙古戍兵。舉京東地歸宋。（反覆無常酷肖乃父）宋既封他為王。復令兼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路軍馬。並復璮父李全官爵。改漣水軍為安東州。璮潛通蒙古宰相王文統。誘作外援。文統亦遣子蕘向璮通好。偏為忽必烈汗所覺。拏下文統。按罪伏法。璮失一援應。亟引兵攻入淄州。蒙古遂令宗王哈必赤（一作哈必齊）總諸道兵擊璮。兵勢甚張。因復丞相史天澤出征。諸道兵皆歸節制。天澤至濟南。語哈必赤道。璮心多詭計。兵亦甚精。不應與他力戰。我軍可深溝高壘。與他相持。待至日久。他自然疲敝。不患不為我所擒了。哈必赤稱善。乃就濟南城下。築起長圍。只杜侵突。不令開仗。璮屢出城挑戰。無一接應。及衝擊敵營。恰似銅墻鐵壁。絲毫不能得手。璮纔知利害。遣人至宋廷乞援。宋給銀五萬兩犒璮軍。且遣提刑青陽夢炎（青陽複姓）領兵援璮。夢炎至山東。懼蒙古兵強。不敢進軍。蒙古且添遣史樞阿朮（一作阿珠）各將兵赴濟南。璮率兵出掠輜重。被北兵邀擊。殺得大敗。逃回城中。史天澤因來兵大集。遂四面築壘。環攻孤城。璮日夜拒守。待援不至。漸漸的糧盡食空。因分軍就食民家。既而民粟又罄。乃發給蓋藏。數日復盡。大家飢餓

不堪。甚至以人為食。璮知城且破。不得已手刃妻妾。自乘舟入大明湖。主將一去。城即被陷。蒙兵到處索璮。追至大明湖中。璮自投水閒。水淺不得死。被蒙古兵擒住。獻與史天澤。那時還有甚麼徼倖。當然一刀兩段。並把他屍骸支解。號令軍前。次日蒙古兵東行略地。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為蒙古所有。蒙古主命董文炳為經略使。文炳本在軍營。受命後。輕騎便服。到了益都。既入府。不設警衛。召璮故將吏撫諭庭下。所部大悅。先是璮兵有沂漣二軍。數約二萬。哈必赤欲盡行屠戮。文炳面請道。若輩為璮所脅從。惡可俱殺。天子下詔南征。原為安民起見。若妄加屠戮。恐大將亦不免罪哩。哈必赤乃罷。班師而回。留文炳居守。宋廷聞璮已敗死。贈璮檢校太師。賜廟額曰顯忠。蒙古主忽必烈。汗因宋先敗盟。拘郝經。納李璮。理屈情虛。乃決意南侵。授阿朮為征南都元帥。調兵南下。宋廷尚不以為意。賈似道既排去故將。且必欲殺故相吳潛。遂令臺官追劾。竄謫循州。似道遣令武人劉宗申監守。伺間下毒。潛亦自知預防。鑿井臥榻下。自作井銘。毒無從入。宗申苦難覆命。乃託詞開宴。邀潛赴席。潛一再不赴。宗申竟移庖至潛寓。強令潛飲。潛不能辭。筵宴已畢。宗申別去。潛即覺腹痛。便長嘆道。我的性命休了。但我無罪而死。天必憐我。試看風雷大作。便是感及天心呢。是夕潛竟暴亡。果然風雷交至。知潛所言。潛字毅夫。寧國人。夙懷忠悃。兩次入相。均不久即罷。至是中毒喪

身免不得有人惋惜。似道恐不容衆議。竟歸罪宗申。將他罷職。（受人嗾使若其釁諸）且許潛歸葬。暫塞衆口。是時丁大全迭次落職。安置貴州。州將游翁明訴大全陰招游手。私立將校造弓矢舟楫。勢將通蠻為變。當由廣西經畧朱禩孫轉達朝廷。詔命改竄新州。拘管土牢。似道以大全素有姦名。樂得下石投阱。買個為國誅奸的美名。遂貽書朱禩孫。令他下手。（你自己思量與大全能判優劣否）禩孫得書。台部將畢遷。授以密計。陽遣他護送大全。及舟過藤州。畢遷請大全登艙。玩景解悶。自己立在大全背後。把手一推。大全立刻落水。謁見河伯去了。（大全尚得全屍還是他的僥倖）遷返報禩孫。禩孫申報似道。也是應有的手續。無庸絮述。且說賈似道報怨已畢。乃有意斂財。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希承鳳旨。想了一條買公田的計議。上獻樞府。似道以為奇計。亟令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宓。張希顏等。上疏請行。書中大意。是規仿祖宗限田制度。請將官戶田產逾限的數目。抽出三分之一。買回以充公田。計得田一千萬畝。每歲收米六七百萬石。可免和糴。可作軍糈。可停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舉能得五利。是當今無上良法云云。看官。你想井田制度。久已不行。各田早成為民有。豪民田連阡陌。窮民貧無立錐。雖是窮富不均。但由大勢所遷。非一時所可補救。西漢北魏。屢有限田諸說。終究不能推行。就使豪貴不法。所有田產。籍沒入官。也只可聽民佃買。較為便民。南宋建炎

初年籍蔡京王黼等莊作為官田詔仍令佃戶就耕每歲減稅三分紹興二年以福建八郡官田聽民請買歲入七八萬緡補助軍衣民皆稱便可見得置官領田不若聽民自為此次賈似道妄信計臣反欲將官田買回作公已是違反人情的計畫而且種種弊害均從此而起給事中徐經孫條陳弊端反被御史舒有開劾令罷職於是詔令置官田所收買公田命劉良貴為提領通判陳訔為副當下立一定額每畝折價四十緡不分肥磽浙西田畝或值百緡數百緡至千緡不等經劉良貴等硬令抑買民間當然大譁安撫使魏克愚上疏諫阻並不見從未幾由理宗手詔謂永免和糴原不若收買公田但東作方興且俟秋成後續議施行這數語觸怒似道竟奏乞歸田暗中卻諷令言官抗章請留並勸理宗下詔慰勉（統是他手做成）理宗乃促似道仍然任職且因似道入朝溫顏與語道收買公田當自浙西諸路開手作為定則似道具陳私議理宗一律照行三省奉命惟謹似道先把浙西私產萬畝為公田倡榮王與芮也買出私田千畝趙立奎且自請投賣自是朝野無人敢言劉良貴等又增立條欵硬為數派凡官家置田二百畝以上概令出賣三分之二後因公田尚未足額就是家止百畝亦勒令賣出若干現錢不敷改給銀絹各半又或獎給虛榮如度牒告身等類充當緡錢百姓失去實產只換了一個紙上的誥封試問他有甚麼用處可憐民間破家失業怨苦連聲稍有良

心的官吏不顧操切從事俱被劉良貴劾罷且追毀出身永不敘用那時有司多半熱中只好掩了天良爭圖多買不到數月浙西六郡買就公田三百餘萬畝詔進良貴官兩階他官亦進秩有差似道謂公田已成當派立四分司分領浙西公田這四分司派將出去便將所買公田原額照數徵收那知買入時多虛報斛數凡六七斗均作一石遂致原數多虧四分司無從交代不得不取償田主甚至以肉刑從事人怨激成天怒遂於景定五年彗星出現光焰燭天長至數十丈自四更現東方日高始滅有詔避殿減膳許中外直言臺諫士庶上書以為公田擾民致遭天變似道因上書力辯並乞避位理宗又面慰似道引禮義不愆何恤人言二語曲為譬解似道方有喜色太學生葉李蕭規等應詔陳言極詆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令劉良貴陷害二人鍛鍊成罪黥配葉李至漳州蕭規至汀州建寧府教授謝枋得摘似道政事為問目有權姦擅國敵兵必至趙氏必亡等語漕使陸景思將原稾呈與似道似道即令左司諫舒有開劾枋得怨望騰謗犯大不敬罪遂竄枋得至興國軍似道又創行推排法凡江南土地尺寸皆有租稅民力益困又因南宋初年廣行交子會子等楮幣（就是今世的錢票鈔票等類交子會子係各票名目）楮多錢少遂致楮賤物貴似道更造銀關仍然用票代銀每票用一鈐印如賈字狀掉換舊楮其實是改頭換面毫無實益反致物價愈昂楮價愈賤民間非常痛苦那似道

卻視為良謀理宗老昏顛倒但教似道如何說他即如何行至景定五年十月理宗不豫下詔徵醫如能療治上疾白身除節度使有官及願就文資並與比附推恩仍賜錢十萬田五百頃始終沒入應命未幾理宗駕崩太子禥受遺詔即位尊皇后謝氏為皇太后以次年為咸淳元年是為度宗皇帝元年元旦適逢日食時人目為不祥越三月葬理宗於永穆陵總計理宗在位四十年改元凡六次享壽六十二歲史臣謂理宗繼位首黜王安石從祀孔廟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書士習丕變有功理學應該廟號為理那知他陽崇理學陰多私敝在位四十年間連用奸相三人令他竊弄威福攪壞朝綱史彌遠丁大全已是善蠱主心再繼一隻手蔽天的賈似道內逐正士外怒强隣看官試想這積弱不振的宋室到此還能久存麼（評議甚當）度宗以自己得立功出似道更大加寵眷特授似道為太師封魏國公每當似道入朝必起座答拜稱為師臣不直呼名廷臣吹牛拍馬均稱似道為周公理宗安葬似道以首相資格兼任總護山陵使及山陵告竣即棄官還越密令呂文德詐報寇至已攻下沱朝中大駭度宗急召似道他尚擺着架子不肯應召再經謝太后手詔敦促方昂然入都既謁見度宗仍聲聲口口的要辭職還鄉急得度宗惶恐萬狀竟起身向他下拜求他留任參知政事江萬里舊居似道幕下至此也看不過去便上前數步掖住度宗道自古到今無君拜臣禮陛下

不應出此。似道亦不可一再言去。這數語說出。似道也難乎為情。急趨下殿。且舉笏謝萬里道。非公此言。似道幾為千古罪人。萬里還疑似道知過。纔有此謝。不意似道偏暗恨萬里。經萬里窺出隱情。乃拜表告歸。疏至再四。詔命為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越年冊妃全氏為皇后。后會稽人。係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女。幼從父昭孫知岳州。開慶初年。秩滿回朝。道出潭州。適蒙古將兀良合台率兵圍潭。見前回后與父避難入城。旋因兀良合台解圍而去。潭人謂有神人護衛。因得保全。皇帝且被人擄何論一后況後日固與度宗同為敵俘耶無稽之言不宜輕信嗣返至臨安。昭孫復出調外任。病歿治所。先是理宗從丁大全言。為太子選妃。聘定知臨安府顧嵒女。及大全被斥。嵒亦罷去。臺臣謂宜別選名族。以配皇儲。理宗顧念母族。乃召后入宮。且問后道。汝父曾病歿王事。至今追念。尚覺可哀。后答道。妾父可念。淮湖人民更可念哩。理宗聞言。暗自說異。越日出語輔臣道。全氏女言辭甚善。宜妃冢嫡。以承祭祀。輔臣等並無異詞。遂冊全氏為太子妃。至是乃立為皇后。並選楊氏為美人。尋封淑妃。即後文帝昰生母冊后禮定。晉上皇太后尊號為壽和。一面推恩錫類。加封貴戚勳臣。賈似道又上疏乞歸。專用此策要君度宗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每日必四五至。中使加賜。每日且十數至。到了夜間。飭侍臣交守第外。只恐似道潛逸。他若肯去趙宗或尚可多延數年且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的葛嶺。葛嶺在西湖北。相傳

晉葛洪嘗在此煉丹所以有這名目似道遂鳩工庀材大起樓閣亭榭最精雅的堂宇取名半閒堂塑一肖像供諸神龕並延集羽流唪經禮懺為來生預祝福祿自己卻採花問柳日訪豔姝無論歌樓娼妓及庵院女尼但有三分姿色便令僕役白他入第供他淫污甚至宮中有一葉氏女妙年韶秀亦被他逼出宮中充作小星度宗雖然知曉也是無可如何而且召集舊時博徒作樗蒱戲日夕縱博男女雜集謔浪笑傲無所不至每到秋冬交界捉取蟋蟀觀鬬賭彩狎客嘗與戲道這難道是軍國重事麼（他的技藝只能如此）似道卻不以為忤也對他談笑開心按日裏興高采烈洒地花天從此把朝政盡行擱置起初尚屆期五日乘湖船入朝就便至都堂小憩把內外要緊公牘約畧展覽後來竟深居簡出所有軍國重事令堂吏就第呈署他也不遑審視都委館客廖瑩中及堂吏翁應龍代理惟臺諫彈劾與諸司薦辟暨京尹畿漕一切事情非經賈第關白得了取決宮廷不敢徑行所有正人端士排斥殆盡一班貪官污吏覬得美職都夤緣賄托貢獻無算似道建一多寶閣儲藏餽物日必登樓一玩不忍釋手就是門下食客也多藉此發財連閹人都做了富家翁似道又私下禁令飭人民不准擅窺私第如因事出入必須先由門卒通報一日有妾兄入第門卒因他誼關親戚不先入白便放他進去將至廳門為似道所見即喝令左右縛投火中及妾兄自道姓名大聲呼救方得牽出但

已是焦頭爛額苦痛不堪（有妾足供淫樂妾兄原無用處不妨設諸煨爐）似道反申斥門卒如何不報門卒只好磕頭認罪嗣是筦鑰愈嚴好令似道放膽縱歡無拘無束誰知蒙古征南都元帥阿朮已帶同降將劉整等南下攻襄陽了小子有詩嘆道

無賴居然作太師　狎游縱博算數施
強隣南下襄樊震　尚是湖山醉夢時

欲知襄陽被圍情事且至下再詳

南宋之納李璮猶北宋之納張瑴瑴歸宋後因金人責盟乃函瑴首以畀之於是金人遂生輕視縱兵南來遂亡北宋璮為逆賊李全子既降蒙古復來歸宋宋廷不懲前轍且封為郡王貪目前之小利忘日後之大患試思蒙古方強豈肯坐視不討一任叛命乎況北使郝經被拘有年彼方調兵遣將為南下之謀璮之降宋不啻害宋蒙古益振振有詞幾何而不大舉南侵也璮既敗死宋君若臣方旰食之不遑乃大喪忽興嗣君新立國勢益形岌岌而猶用一欺君誤國縱欲敗度之賈似道宋其尚可為乎古人謂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竝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何觀於賈似道而益信云

第九十七回　援孤城連喪二將　罷大憝貽誤十年

卻說蒙古主忽必烈早擬侵宋因阿里不哥抗命自督軍徑討至昔木土（一作錫默圖）地方

交戰一場阿里不哥敗遁追北五十里敵將多降忽必烈乃引還尚恐死灰復燃未敢南牧及中統五年阿里不哥自知窮蹙不能再振乃與諸王玉龍答失（一作玉隴哈什）及謀臣不魯花等（不魯花一作布拉噶）同至上都（即開平）悔過投誠忽必烈汗赦阿里不哥惟歸罪不魯花等數人說他導王為惡處以死刑當命劉秉忠為太保參領中書省事秉忠請還都燕京忽必烈准如所請就在燕京繕城池營宮室擇日還都並改中統五年為至元元年又越四年方命征南都元帥阿朮與劉整等經略襄陽阿朮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不禁欣然道若就白河口築壘斷宋糧道襄陽不難攻取哩遂督兵興役築城白河口時知襄陽府為呂文煥聞蒙古兵在白河口築城料知不妙亟通報乃兄宣撫使呂文德先是忽必烈用劉整計餽文德玉帶求在襄陽城外建立榷場文德好利貪餌請諸朝廷許開榷場於樊城外於是就鹿門山築起土墻外通互市內築堡壁蒙古兵也在白鶴山設砦寨制南北要道且常出哨襄樊城外大有反客為主的情狀（互市之弊非自今始）文德弟文煥知乃兄墮入敵計貽書諫阻已是不及文德尚沒甚着急及白河口築城一事文煥很是惶恐文德反謾罵道汝勿妄言徼功就使有了敵城也不足慮襄樊城池堅深備粟可支十年叛賊劉整若果來窺伺襄樊俾叫汝等能堅守過年待春水一漲我順流來援看逆整如何對待恐他就要遁走呢（狂言何益）文煥無可奈何只得繕城興

甲。為固守計。轉瞬間已是來春。劉整復獻計阿朮。造戰船五千艘。招募水軍。日夕操練。風雨不懈。漸得練卒七萬人。遂自白河口進兵圍攻襄陽。警報迭達臨安。都被賈似道匿住。不得上聞。寧海人葉夢鼎素有令譽。曾以參政致仕。似道亦欲從衆望。特別薦引召他為右丞相。夢鼎初辭不至。經似道再三勸駕。不得已入朝就職。未至數日。因利州路轉運使王价子。訴求遺澤。夢鼎查例合格。便准給蔭。似道以恩非己出。即罷斥省部吏數人。夢鼎憤激求去。似道母胡氏聞知此事。召似道責問。帶着怒容道。葉丞相本安家食。未嘗求進。汝強起為相。又復牽制至此。我看汝所為。終要得禍。我寧可絕食而死。免同遺害。(老婦恰還有識)似道素來憚母。乃出留夢鼎。夢鼎知不可為。求去益力。度宗不許。嗣聞襄陽警信。被似道格住。遂長嘆數聲。單車宵遁。蒙古復遣史天澤等益兵圍襄陽。天澤至襄陽城下。添築長圍。自萬山至百丈山。俱用重兵扼守。令南北不得相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為一字城。聯亘諸堡。決擬攻取。又分兵圍樊城。更城鹿門。京湖都統制張世傑。本蒙古將張柔從子。從柔戍杞。有罪來奔。呂文德召至麾下。見他忠勇過人。累擢至都統制。他即率兵往援樊城。至赤灘圃。為蒙古兵所遮。兩下交戰。蒙古兵非常精悍。世傑孤軍不支。只得敗退。度宗至此。始聞襄樊告急。命夏貴為沿江置制副使。進援襄樊。貴乘春水方漲。輕兵裏糧。到了襄陽。恐蒙古兵出來掩襲。只與呂文煥問答數語。立即

引還。至秋間天大霖雨。漢水漲溢。貴乃分遣舟師出沒東岸林谷間。蒙古帥阿朮望見語諸將道。這是兵志上所說的疑兵。不應與戰。我料他必來攻新城。且調集舟師專行等着便了。原來蒙古兵圍攻襄陽。共築十城。新城就在其列。待至翌晨。夏貴果艤舟趨新城。甫至虎尾洲。那蒙古水軍已兩路殺出。截擊夏貴。貴不意敵兵猝至。倉皇失措。眼見得不能抵敵。掉舟急奔。被蒙古兵追殺一陣。貴軍多溺入水中。喪失了若干性命。都統制范文虎。率舟師援貴。正值貴兵敗還。蒙古兵追擊前來。文虎本是個沒用人物。見蒙古兵這般強悍。嚇得膽戰心驚。忙乘輕舟遁去。部眾亦相率驚潰。冤冤枉枉的做了好千百個鬼奴。（虎而稱文宜乎沒用）呂文德聞援師連敗。方自悔輕許榷場。不禁嘆恨道。我實誤國。悔無及了。（曉得已遲）因發生背疽。耨疾乞休。詔授少師。兼封衛國公。（應封他為誤國奴）未幾即死。他的女夫。就是范文虎。賈似道升他為殿前副都指揮使。令與禁兵。（阿翁誤國尚嫌未足反要添入一婿何苦何苦）一面調兩淮制置使李庭芝。轉任兩湖督師。援襄樊。文虎恐庭芝得功。自願再援襄陽。因貽書似道。謂提數萬兵入襄陽。一戰可平。但不可使受京閫節制。若得托恩相威名。幸得平敵。大功當盡歸恩相云云。似道大喜。即提出文虎一軍。歸樞府節制。不受庭芝驅策。庭芝屢約文虎進兵。文虎只推說尚未奉旨。自與故妾嬖倖。擊鞠蹴毬。朝歌夜宴。任情取樂。呂文煥日守圍城。專待援音。那知都中的權相。閫外的庸將。統在華堂錦

帳中尋些風流樂事。管甚麼襄陽不襄陽。似道還再四稱疾。屢請歸田。度宗苦口慰留。甚至泣下。初詔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繼復詔十日一朝。似道尚不能遵限。間或入謁度宗。度宗必起身避座。及似道退朝。又目送出殿。始敢就坐。似道益傲慢無忌。甚至累月不朝。度宗聞襄陽圍急。屢促入朝議事。似道尚延宕不至。一日。似道與羣妾踞地鬬蟋蟀。方在拍手歡呼的時候。忽報有欽使到來。似道轉喜為怒道。甚麼欽使不欽使。就令御駕親臨。也須待我鬬完蟋蟀哩。（也算晉戲）言已。仍踞地自若。良久方出見欽使。欽使傳度宗命。極力敦勸。似道方允於次日入覲。翌日入朝登殿。度宗慰問已畢。方語道。襄陽被圍。已近三年。如何是好。似道佯作驚愕道。北兵已退。陛下從何處得此消息。度宗道。近有女嬪說及。朕所以召問師相。似道不禁懊惱。半晌纔答道。陛下奈何聽一婦人。難道舉朝大臣。統無耳目。反使婦人先曉麼。（你只能騙朝廷不能騙宮禁手段尚未綿密）度宗不敢再言。似道悻悻退出。後來盤詰內侍。方知女嬪姓氏。竟誣他有曖昧情事。硬要度宗賜死。度宗硬了頭皮。令女嬪勒帛自盡。可憐紅粉佳人。為了關心國事。繫念民瘼。竟平白地喪了性命。（可惜史不書氏）似道纔促范文虎統中外諸軍。往救襄陽。襄陽雖已被圍。尚有東西兩路可通。由京東招撫使夏貴。累送衣糧入城。城內守兵。幸免凍餒。蒙古將張弘範。（即張柔子）獻計史天澤。謂宜築城萬山。斷絕襄陽西路。立柵灌子灘。斷絕襄陽東路。東西遏絕。城內自

坐斃了。天澤依計而行，即令弘範駐兵鹿門，襄樊自是益困。范文虎帶領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至鹿門。蒙古帥阿朮夾江列陣，別令軍趨會丹灘，犯宋軍前鋒。文虎督着戰船，逆流而上，好容易到了會丹灘畔，猛聽得鼓聲大震，喊殺連聲，連忙登着船樓，向西望去，但見來兵很是踴躍，已恐慌到五六分，且遠遠看着大江兩岸，統是蒙古兵隊，旌旗蔽日，戈鋋參天，幾不知他有若干人馬，愈覺心膽欲碎。說時遲，那時快，蒙古兵已鼓噪突陣，順流衝擊，他還未曾鳴鼓對仗，竟先飭舟子退戈數步。看官你想行軍全靠銳氣，有進無退，乃能制敵。主將先已退縮，兵士自然懈體，略略交戰，便已棄甲拋戈，向東逃去。文虎逃得愈快，所棄戰船甲仗，不可勝計。李庭芝聞文虎敗還，上表自劾，請擇賢代任，有詔不許，且令移屯郢州。庭芝偵知襄陽西北，有水名青泥河，源出均房，當命就河中築造輕舟百艘，每三舟聯成一舫，中間一舟裝載兵器，兩旁舟有蓬無底，懸揭重賞，募善戰善泅的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三千人，用張順張貴為統轄。兩張俱有智勇，素為民兵所服，號貴為矮張，順為竹園張。二人既奉命，便號令部衆道：此行是九死一生，汝等倘尚惜死，寧可退伍，毋敗我事。三千人齊稱願死，無一求去。適漢水方生，兩張遂發舟百艘，由團山進高頭港口，聯結方陣，夜漏下三刻，拔椗出江，用紅燈為號，貴先登，順繼進，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止敵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貴駛舟直進，令

順率善泅水卒自船底下水就波流中斫斷敵舟鐵絙復鑿通敵舟底面敵舟半解半沈當然驚惶貴乘勢殺開血路且戰且進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已絕援聞貴等到來喜出望外大家開城迎貴勇氣百倍戰退敵軍及收兵還城獨失張順越數日有浮屍溯流上來被甲冑執弓箭直抵浮梁城中遣人審視不是別人正是張順身中四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軍士驚以為神結塚殮葬（曾記宋江部下有一張順戰死湧金河此處復得一張順戰死襄陽城下同姓同名然是一奇）貴入襄陽文煥留與共守貴奮然道孤城無援不戰亦斃看來只好向范統帥處求救俟援軍到來內外夾擊或可退敵文煥也無詞可說乃令貴設法乞援貴募得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乃付以蠟書令泅水賫往范文虎軍前范得書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便夾攻仍令二士持書還覆貴既得還報即別文煥東下檢視部衆登舟獨缺一人係先前有罪被笞因致亡去貴大驚道我謀被洩了應趕緊起行敵或未知尚可僥倖萬一乃舉砲發舟鼓譟破圍乘夜順流斷絙竟得殺出險地駛至小新河見敵兵分艤戰艦前來截擊貴正麾衆死鬬望見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隱隱間見有來船旂幟紛披此時已近龍尾洲疑是范軍來援喜躍而前那知來舟俱係敵兵由阿朮劉整兩路殺來及兩舟相近貴始知不是宋軍一時不及趨避被他困在垓心殺傷殆盡貴身受數十創力盡被執不屈遇害原來范軍本到龍尾洲因風狂水急退屯三

十里阿朮得亡卒密報遂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遂得擒貴貴已被殺由敵兵舁屍至城下呼守兵道識得矮張都統麼守兵見是貴屍不禁大哭頓時全城喪氣敵兵棄屍而退文煥出城收屍附葬順壕立雙廟以祀二忠（都是范文虎害他）再誓衆死守到了咸淳九年襄陽已被圍五年樊城亦被圍四年了襄樊兩城本相倚為犄角中隔漢水由文煥植木江中鎖以鐵絚上造浮橋藉通援兵敵帥阿朮督兵將植木鋸斷並用斧劈開鐵絚將橋燬去文煥不能往援阿朮更用兵截江防襄陽援兵自出銳師薄樊城城中支持不住遂被陷入守將范天順仰天嘆道生為宋臣死為宋鬼遂懸梁自縊別將牛富尚率死士百人巷戰敵兵死傷甚多富亦身被重傷用頭觸柱赴火捐軀裨將王福見富死不覺泣下道將軍死國事我豈可獨生亦赴火死襄陽失去犄角愈加圍急守兵至撤屋為薪緝關會為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痛哭而後下尚日望朝廷遣援賈似道至此也瞞不過去上書自請防邊陰令臺諫上章留己度宗遂不令親出群臣多保薦高達謂可援襄御史李旺亦入白似道似道搖首道我若用達如何對得住呂氏旺出歎道呂氏得安趙氏危了似道再請啟行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為師臣行邊顧襄未必及淮顧淮未能及襄不若居中調度較為得當度宗遂從堅議留似道在都似道仍然歌舞湖山暫圖眼前的快樂把襄陽置諸度外襄陽愈覺孤危呂文煥

日夕登城防守不懈一日正在城樓指揮軍士忽聞城下有人呌他姓名急垂目俯視乃是敵將劉整來勸出降文煥不與多言暗令弓弩手射下一箭整不及防備適中右肩虧得甲堅不入纔得免害當下飛馬退回痛恨不休他將阿里海涯（一作阿爾哈雅）曾得西域人所獻新礮法造礮攻破樊城至是又移攻襄陽接連彈放一礮擊中譙樓聲如震雷城中洶洶守卒多越城出降劉整欲立碎襄城入擒文煥報一箭讎阿里海涯道且慢待我再去招降他若知懼投誠何必多害生靈且將軍亦不應常記宿嫌彼此各爲其主何足介意（阿里海涯係畏吾兒人頗具有仁心不應輕視）言畢即身至城下招呼文煥道爾等拒守孤城迄今五年爲主宣勞亦所應爾但已勢窮援絕徒苦城中數萬生靈若能納款出降悉赦勿治且加遷擢這是我主的詔命由我代宣決不相欺文煥聽着此言也覺有理不覺躊躇起來阿里海涯見他俯首沈思料已有點說動索性再進一步折箭與誓道我若欺你有如此箭文煥乃應允出降先納管鑰次獻城邑阿里海涯先入城中邀文煥出迎阿朮待阿朮進城文煥交出圖籍即與阿里海涯同往燕都是時蒙古主忽必烈已改國號爲大元小子此後敘述亦改稱蒙古爲元朝（特別點明）文煥入朝元主元主如阿里海涯言依詔遷擢拜文煥爲襄漢大都督文煥遂自陳攻郢計議且願爲先驅（前時固守五年可謂堅忍奈何一變至此）元主稱善暫命休息再圖大舉這消息傳報宋廷賈似道且入對度宗道臣始

屢請行邊不蒙陛下見許若早聽臣言當不至此看你後來如何度宗亦覺自悔文煥兄文福
知廬州文德子師夔知靖江府均上表待罪當由似道庇護概置勿問度宗曾召用江
萬里馬廷鸞為左右丞相萬里數月即去廷鸞逾年亦歸朝中只知有似道不知有度
宗度宗嘗有事明堂命似道為大禮使禮畢幸景靈宮適逢天雨似道請諸度宗俟雨
止乘輅度宗自然允諾偏偏雨不肯停滂沱終日胡貴嬪兄顯祖侍度宗旁請如開禧
故事乘逍遙輦還宮度宗道恐平章未必允行顯祖誑言平章已允度宗乃乘輦還宮
似道聞知頓時大怒便入奏道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臣尚在此何用說着
即大踏步出朝竟向嘉會門去了全是撒賴度宗驚惶萬狀忙遣人慰留似道不允度宗不
得已罷顯祖官涕泣出胡貴嬪為尼似道乃還此段是補述及襄樊俱失又上言事勢如此
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情勢將來恐不堪設想度宗道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奏
請建機速房藉革樞密院漏洩兵事及稽遲邊報的弊端還要欺人旋有詔令中外大小臣
僚密陳攻守事宜四川宣撫司參議官上陳救危三策一條鎖漢江口岸二條城荊門
軍當陽界的玉泉山三條峽州宜都以下聯置堡寨保聚流民且屯且耕並繪築城寨
形勢圖連章並獻似道匿不上聞陳宜中已任給事中言襄樊失守均由范文虎怯懦
所致宜斬首以申國法似道不許只降文虎一官調知安徽府反將李庭芝罷職改任

汪立信為京湖制置使。趙溍為沿江制置使。溍係趙葵子。少年昧事。監察御史陳文龍謂溍乃乳臭小兒。不足勝閫外任。頗時觸怒似道。把他斥退。嗣復用李庭芝為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夏貴為淮西制置使兼知廬州。陳奕為沿江制置使兼知黃州。奕毫無韜略。諂事賈似道玉工陳振民。呼他為兄。因得夤緣干進。躐登顯要。竟握重兵。咸淳十年。似道母死。歸越治喪。詔命用天子鹵簿送葬。築墓擬山陵。百官亦奉詔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葬畢即起復入朝。越數月。度宗竟崩。遺詔令皇子㬎即位。總計度宗在位十年。壽三十五歲。度宗為太子時。以好內聞。既即位。益耽酒色。向例后幸妃嬪。次日必詣閤門謝恩。書明月日。度宗朝。每日謝恩多至三十餘人。卒至蛾眉伐性。遒壯即崩。子㬎年僅四歲。為全后所出。庶兄名昰。年齡較長。眾議嗣立長君。獨賈似道主張立嫡。乃以㬎嗣帝位。奉謝太后臨朝稱制。封兄昰為吉王。弟昺為信王。命賈似道獨班起居。尊謝太后為太皇太后。全皇后為皇太后。小子有詩咏度宗道。

誤國何堪至十年。闇君奸相兩流連。從知興替由人事。莫謂蒼蒼自有天。

帝㬎即位以後。宋事益日棘了。欲知一切情形。再閱下文便知。

襄樊扼南北咽喉。二城俱失。蒙古兵可順流而下。淮江即不能守。故宋之存亡。關係於襄樊之得失。范天順牛富等之戰死。賈似道實使之。呂文煥之叛主降虜。亦

賈似道實使之。似道不死，宋其尚有幸乎？度宗念册立功，始終寵任似道，又每日召幸嬪御，至三十餘人，豈以宗社將亡，聊作醇酒婦人之想歟？史謂度宗無大失德，夫色荒已足亡國，况拱手權奸，凡一切黜陟舉措，俱受制於大憝之手，不亡亦胡待也？彼如帝㬎以下，更不足譏矣。

第九十八回　報怨興兵蹂躪江右　喪師辱國竄殛嶺南

却說帝㬎嗣位，尚未改元，元主忽必烈，已諭諸將大舉南侵，歷數賈似道拘使敗盟的罪狀，諭中有云：

自太祖皇帝以來，與宋使介交通，憲宗之世，朕以藩職奉命南伐，彼賈似道復遣宋京詣我，請罷兵息民。朕即位之後，追憶是言，命郝經等奉書往聘，蓋為生靈計也，而乃執之，以致師出連年，死傷相藉，係累相屬，皆彼宋自禍其民也。襄陽既降之後，冀宋悔禍，或起令圖，而乃執迷，罔有悛心，所以問罪之師，有不能已者。今遣汝等水陸並進，布告遐邇，使咸知之。無辜之民，初無與焉，將士毋得妄加殺掠。有去逆效順，別立奇功者，驗等第遷賞。其或固拒不從，及逆敵者，俘戮何疑？（錄此諭以甚賈似道之罪）

當下任命兩個大元帥，一是史天澤，一是伯顏，（一譯作巴延）總制諸道兵馬，用降將劉整、呂文煥為嚮導，出兵二十萬南行。宋廷上面，小兒為帝，婦人臨朝，曉得甚麼軍國大事，挾

權怙勢貪財好色的賈似道（正配那八字頭銜）依然歌舞湖山粉飾承平京湖制置使汪立信聞元朝又有出兵消息免不得憂憤交迫遂獻書宋廷道

今天下大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為虞夫天之不假易也從古已然此誠宜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機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月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鬱怨欲上以求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為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二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現兵可七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三倍其兵無事則屯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饋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有幹用者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任之成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歸期不二三年邊運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銜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

賈似道接閱此書勃然大怒將書擲地道瞎賊敢這般狂言麼原來立信一目微眇因詬他為瞎賊當即請旨罷斥立信改用朱禩孫為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元兵渡河

南下。將至郢州。史天澤遇疾北還。諸軍並歸伯顏節制。伯顏遂分大軍為兩道。自與阿朮由襄陽入漢濟江。令呂文煥率舟師為先鋒。別命博羅懽（一作博囉干係忙兀人）由東道取揚州。監淮東兵。由劉整率騎兵為先行。（兩個虎帳）水陸並進。旌旗延袤數百里。伯顏直抵郢州。在城西立營。宋都統制張世傑正將兵屯郢。郢在漢北。疊石為城。另有新郢城築置漢南。中橫鐵絙鎖住戰艦。水中密植木樁。夾以礮弩。要津亦皆設守。無隙可乘。元兵進薄郢城下。都被世傑擊退。阿朮獲住偵卒。好言撫慰。問他有無間道可出。偵卒謂宜出黃家灣堡。由河口拖船入藤湖。轉向下江。取道最便。阿朮乃轉告伯顏。伯顏復問呂文煥。文煥亦以為然。於是分兵攻拔黃家灣堡。盪舟自藤湖入漢。進至沙洋。沙洋曾設守城。伯顏遣俘卒持檄招降。守將王虎臣王大用斬俘焚檄。登陴拒守。文煥復至城下招諭。亦不見應。會日暮風起。伯顏命軍士放礮。縱火順風。焚城外廬舍。頓時烟焰蔽天。迷亂人目。守卒看不清楚。那元兵已緣梯登城。一擁而入。虎臣大用力戰不支。均為所擒。元兵遂進薄新郢城。文煥縛大用等至城下。令他招降。都統邊居誼不答。次日大用等又至。居誼答道。我欲與呂參政語。可請他來面談。文煥聞言。即縱馬臨城。但聽得一聲梆響。城門陡啟。伏弩自城內亂射。幾似飛蝗。文煥亟欲回走。右臂已中了一箭。勉強忍住了痛。亟用左手揮鞭策馬。那馬又中箭蹶地。身亦隨仆。城中驅出健卒。各挾長矛來

鈞文煥文煥險些兒着手經元兵齊來相救急將文煥挾起改乘他馬疾馳得脫（為宋人大呼可惜）城卒已失去文煥只得走回城門復閉元兵奮怒攻城居誼督衆堅守相持不下伯顏增兵猛攻一面射書城中以爵祿誘降總制黃順及副將任寧為所誘惑竟縋城出降部下守卒亦多縋城隨出居誼開城驅入悉數斬首文煥乘隙來攻居誼用火箭射退敵兵不意入城休息未及一時城上已鼓聲大震元兵蟻附而上守卒不是被殺就是卻走居誼自知不支拔劍自刎偏鋒鈍不能斷喉那時急不暇擇竟投火自盡新郢遂陷伯顏以居誼忠烈收屍瘞葬遂進軍蔡店大會諸將指日渡江宋淮西制置使夏貴正調集漢鄂水師分據要害都統制王達守陽邏堡京湖制置使朱禩孫用游擊軍扼住中流元兵不得前進伯顏用乃聲東擊西的計策往圍漢陽陽言將自漢口渡江暗中恰遣別將阿剌罕率奇兵襲取沙蕪口夏貴果為所欺專援漢陽那沙蕪口竟被阿剌罕奪去伯顏解漢陽圍自沙蕪口入江戰艦數千艘進泊淪河灣口遣使招降陽邏堡被他拒回進攻亦不克伯顏又抄襲舊法佯遣阿里海涯再攻陽邏堡暗令阿朮率四翼軍溯流渡青山磯阿朮夤夜潛進適值風雪大作宋軍未及預防元兵安然上溯到了天曉阿朮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登舟指麾諸將命他速渡並載馬後隨萬戶史格即天澤子奉命飛駛將達青山磯為荊鄂都統程鵬飛所阻逆戰失利阿朮率軍

繼進大戰中流鵬飛抵當不住退登沙岸阿朮也薄岸進逼縱馬登擊鵬飛復敗負創奔鄂夾船千餘艘元兵遂據住青山磯徑向伯顏報捷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正率舟師往援聞阿朮已經飛渡竟爾大駭遽引麾下三百艘沿流東還並縱火焚掠西南岸退屯廬州陽邏堡孤立失援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陸續戰死伯顏遂渡江與阿朮會進趨鄂州朱禩孫方領兵援鄂聞陽邏堡敗沒也不禁驚懼起來連夜奔還江陵府呂文煥傳檄勸降於是知漢陽軍王儀舉城降元鄂州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也開城納伯顏軍惟幕僚張山翁不屈元諸將競欲殺張伯顏獨稱為義士釋令自便山翁乃去伯顏遂令阿里海涯率四萬人守鄂且規取荊湖自與阿朮領大軍南下直擣臨安宋廷聞報大驚連集羣臣會議大衆俱屬望賈師相請他督兵連三學生也如是云云（賈似道有何能力可督兵排元羣臣及學生等俱請他督兵無非嫉他權奸誤國耳）賈似道至此沒法推諉只好允議遂有詔令他都督諸路軍馬開府臨安用黃萬石等參贊軍機所辟官屬均得先命後奏當就封樁庫內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府公用王侯邸第皆令輸助軍糈並衆僧道租稅收供各餉一面詔天下勤王是時已是咸淳十年的暮冬似道且在葛嶺私第中與妻妾等圍爐守歲還是花園錦簇酒綠燈紅快快活活的過了殘年（只此一遭了）越日為帝㬎嗣位第一年紀元德祐宮廷

裏面尚循例慶賀。是夕即有警報到來。元兵入黃州。沿江制置使陳奕出降。元令為沿江都督。奕子巖守江東州。亦隨父降元。知蘄州管景模。又遣人迎降元兵。似道未免着急。亟召呂師夔參贊都督府軍事。任中流調遣。師夔不肯受命。竟與江州錢真孫。迎納元軍。伯顏命師夔知江州。師夔因就庾公樓。開設盛筵。請伯顏入宴。且獻宗室女二人侑酒。（良心喪盡）伯顏赴宴入座。見二姝侍側。不禁發怒道。我奉天子命。興仁義師。問罪宋廷。怎麼用女色蠱我。我豈為區區所動麼。說得師夔滿面含羞。慌忙謝罪。即將二女遣出。伯顏喝過盃酒。便離坐自去。師夔徒吽着幾聲晦氣罷了。（還是運氣不致飲刃）知安慶府范文虎聞師夔降元也。起了異心。遣使至江州迎伯顏。伯顏先令阿朮至安慶。自率大兵繼往。文虎出城恭迓。敬禮備至。伯顏乃授文虎為兩浙大都督。獨通判夏倚仰藥自殺。呂范本皆賈氏黨羽。接連叛去。急得似道不知所為。忽聞劉整病死無為城下。似道竟喜躍道。劉整一死。敵失嚮導。這是上天助我呢。（叫你速死）原來元人南侵。本倩劉整呂文煥為導引。旋由伯顏發令。遣整別將兵出淮南。整自請乘虛擣臨安。伯顏不從。整乃率騎兵攻無為軍。日久不克。聞文煥入鄂。捷音頻至。頓時失聲道。首帥束我。使我功落人後。因鬱積而死。（死已晚了）賈似道偏視為奇遇。竟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人。啟行金帛輜重。統滿載舟中。舳艫相銜。幾達百里。到了蕪湖。遣人通問呂師夔。令調停和議。師夔不答。既而

夏貴引兵來會。從袖中取出一書。指示似道。謂宋曆只三百二十年。似道也。不多辯。但俯首嘆了兩聲。暗思夏貴等人。都不可恃。乃復起汪立信為江淮招討使。令就建康募兵。立信聞命。即日就道。與似道會晤蕪湖。似道拊立信背。道不用公言。因致如此。今將若何措置。（急時抱佛腳還有何益）立信道。目今還有何策。寇已深入。江南無一寸乾淨土。立信此來。不過欲尋一片趙家地上。拚着一死。死要死得分明。方不失為趙家臣子呢。（光明磊落之言）似道暗暗懷慚。勉強對付數語。立信便告別而去。似道自知不妙。再遣宋京至元軍。請稱臣奉幣。如開慶原約。伯顏答書道。我軍未渡江時。尚可議和入貢。今沿江州郡。盡為我屬。還有甚麼和議可言。必欲求和。請自來面議。（兩語甚妙）看官。你想似道得此復書。敢去不敢去麼。元兵進犯池州。知州王起宗遁去。通判趙卯發。權攝州事。繕壁聚糧。為固守計。都統張林。屢諷卯發出降。卯發忠憤填胸。瞠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率兵巡江。陰納款元軍。陽助卯發為守。守兵俱為林屬。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飲。親友與訣。死別。且對妻雍氏道。城已將破。我為守臣。不當出走。汝可先去避難。雍氏道。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麼。卯發道。婦人女子。也能解此麼。雍氏遂請先死。卯發怡然道。既甘同死。何必求先。明日元兵薄城。卯發晨起。書几上道。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書畢。即與雍氏對縊室中。張林開門迎降。伯顏入城。問太守所在。左右以死事

對伯顏很是嘆惜。命具棺合葬。親自祭墓而去。忠信可格豚魚況乎伯顏宋廷追贈卯發為華文閣待制。謚文節。妻雍氏為順義夫人。似道聞池州又陷。乃簡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令截擊元軍。又命夏貴率戰艦二千五百艘。陸續繼進。自率後軍駐魯港。作為援應。虎臣有一愛妾。隨身不離。至是亦令乘舟相隨。身當大敵尚攜愛妾安能成事甫至池州下流的丁家洲。望見敵舟相近。即艤艦待戰。猛聞礮聲迭震。彈火噴薄前來。所當輒靡。虎臣不覺驚愕。勉強麾兵對擊。那知元將阿朮。復督划船數千艘。乘風疾至。呼聲動天地。宋前鋒統領姜才。頗懷忠勇。挺身奮鬬。偏虎臣膽戰心驚。忙向姜舟上躍入。部眾頓時譁譟道。步帥遁了。遂相率潰亂。夏貴因虎臣新進。權出己上。本已事前觀望。此時即不戰而奔。徑駛扁舟掠似道船。大呼道。彼眾我寡。勢不可支。請師相速自為計。似道大懼。慌忙鳴鉦收軍。舳艫簸蕩。忽分忽合。元將阿朮。乘間橫掃。伯顏復指揮步騎。夾岸助擊。宋軍不死刀下。也死水中。江水為之盡赤。所有軍資器械。統被元兵刼去。似道奔至珠金沙。夜召夏貴等議事。適虎臣馳至。撫膺慟哭道。我兵無一人用命。奈何。但叫愛妾保全他何足計貴微笑道。我從前與他血戰。到也有幾次了。似道因問及禦敵事宜。貴答道。諸軍已皆膽落。不堪再戰。師相惟有速入揚州。招集潰兵。迎駕海上。我當死守淮西便了。言已。解舟自去。似道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次日見潰卒蔽江而下。似道令隊目登岸。揚旗招致。均不見應。或反

用惡語相侵害。得似道無法可施。嗣是鎮江寧國隆興江陰守臣。皆棄城遁走。太平和州無為軍。復相繼降元。元軍趨陷饒州。知州事唐震不屈被害。闔家殉難。故相江萬里在籍。曾鑿池芝山後圃。署名止水。至是即自投水中。左右及子鎬。依次投入。積屍如疊。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由從役替他殮埋。入告宋廷。追封太傅益國公。賜謚文忠。唐震亦得謚忠介。歷詳忠節。力闢潛光。似道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殿帥韓震係似道爪牙。復以為請。乃下宰臣等詳議。當似道出師時。曾用李爚章鑑為左右丞相。爚嘗力辭不允。至此主張固守。為韓震等所反對。竟自遁去。旋經宗學生上疏諫止遷都。因即罷議。再詔令各路勤王。先是勤王詔下。諸將多觀望不前。惟李庭芝嘗遣兵入援。此時又來了一個張世傑。參政陳宜中。還疑他自元軍來歸。把他部衆易去。另調一支新軍歸他統帶。江西提刑文天祥。湖南提刑李芾。從前統忤似道意。貶竄出外。及聞臨安危急。文天祥募郡中豪傑。並結溪峒山蠻萬餘人入衛。芾亦招集壯士三千人。選將統轄。促令勤王。但大局已被似道攪壞。都中風鶴頻驚。單靠一二忠臣義士。徒手募兵。奮身衛國。已是勢成弩末。不足有為。宋廷追回王爚。仍令輔政。右丞相章鑑。卻托故徑歸。有詔進陳宜中知樞密院事。適值郝經弟郝庸。奉元主命。來宋訪兄。宜中疏請禮遣經歸。乃令總管段佑送經出境。經留宋十六年。歸至燕都。遇病即歿。元主謚為文忠。惋惜不置。因屢促

伯顏進兵伯顏遂進薄建康江淮招討使汪立信自與似道別後向建康進發但見守兵悉潰四面統是北軍乃折回高郵意欲控引淮漢作為後圖嗣聞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不禁長嘆道我今日猶得死在宋土了因置酒訣別賓僚自作表報謝三宮且與從子書屬以後事夜半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擊案接連三響以致失聲三日竟扼吭而終及元兵至建康立信愛將金明挈立信家人走避或以立信三策告伯顏請戮立信妻孥伯顏歎息道宋有是人能為是言如果宋廷採用彼策我怎得率兵到此這是宋朝忠臣奈何可戮及妻孥呢遂命訪求立信家屬䘏以金帛金明扶立信櫬歸葬丹陽建康都統徐旺榮迎伯顏入建康城伯顏復遣兵四出收降廣德軍宋廷益震似道窮迫無計因繳還都督府印陳宜中問堂吏翁應龍謂似道現在何處應龍答以不知宜中疑他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太皇太后謝氏道似道勤勞三朝不忍因一朝失算遽寘重刑乃詔授賈似道醴泉觀使罷免平章都督凡似道所創弊政次第革除將公田給還田主令率租戶為兵放還竄謫諸人並復吳潛向士璧等官職刺配翁應龍至吉陽軍貶廖瑩中王庭劉良貴陳伯大董樸等官既而三學生及臺諫侍臣復連章請誅似道太皇太后尚不肯從似道亦上表乞求保全且言為夏貴孫虎臣所誤有旨令李庭芝資遣似道歸越守喪終制似道尚留揚不歸意欲何為王爚復上論似道

既不死忠，又不死孝，乞下詔嚴加譴責。及頒詔下去，似道乃還紹興府，紹興守臣閉城不納。王爚復入白太后道：本朝權臣稔禍，從沒有如似道的利害，搢紳草茅，疊經彈論，陛下統擱置不行，如此不恤人言，將何以謝天下？太皇太后乃降似道三官，居住婺州。婺人聞似道到來，爭作露布，驅逐出境，不准容留。監察御史孫嶸叟等，又均上言罪重罰輕，更流竄至建寧府。國子司業方應發，中書舍人王應麟，謂必須遠投四裔，以禦魑魅，且應重懲奸黨，籍申國法。乃下詔斬翁應龍，籍沒家產，廖瑩中、王庭，均除名竄逐嶺南，二人皆畏罪自盡。似道再被謫為高州團練使，安置循州，籍產充公。榮王與芮，已晉封福王，素恨似道，募人作監押官，令他途次除姦。會稽縣尉鄭虎臣，欣然請行。這一番有分教：

作惡從無良結果，喪身徒博醜聲名。

欲知似道如何了局，且看下回說明。

南宋之亡，事事蹈北宋覆轍，外有强元，猶女真也，內有賈似道，猶蔡京也。女真侵宋，勢如破竹，强元亦然。北宋失守中原，尚有江南半壁，可以偏安，韓岳張劉諸將，各任閫帥，兵力俱足一戰，故高宗南渡，傳祚猶百餘年。至南宋則僅恃江湖，襄鄂陷，江淮去，誠如汪立信所云，無趙氏一寸乾淨土，有相與淪胥已耳。賈似道為禍宋

罪魁一死，誠不足蔽辜，但宋廷諸臣，不於事前發其覆，徒於事後補其姦，國脈已傷，大奸雖去，亦何益乎？故蔡京死而北宋隨亡，賈似道死而南宋亦繼之，權奸之亡人家國，固如此其烈哉！

第九十九回　屯焦山金師告熸　陷臨安幼主被虜

卻說會稽縣尉鄭虎臣，奉福王與芮命，願充監押官，看官道是何因？原來虎臣父曾為似道所傾，刺配遠方，虎臣久欲報怨，湊巧遇着這個差使，當然奉命維謹，遂往押似道啟行。似道正寓建寧府開元寺中，侍妾尚數十人，虎臣到後，命將侍妾屏逐，即令似道登程，令輿夫撤去輿蓋，使曝行秋日中，且囑唱杭州歌為謔，每斥似道名，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潛南行時所題詩句，虎臣因指示道：「賈團練！吳丞相何故至此？」似道慚不能答。既而舍陸登舟，進次南劍州的黯淡灘，虎臣復令似道觀水，謂此水甚清，可以就死。似道以未接詔命對。再行至漳州木綿庵，虎臣道：「我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恨！」竟就廁上拉似道胸，折骨而死。先是似道柄國，位極人臣，嘗夢金紫人引到一客，語似道云：「此人姓鄭，能制死公命。」時大璫鄭師望方用事，似道疑是師望，且姓與夢合，因假他故，勒令外竄，不意後來竟死鄭虎臣手中，可見存亡皆有定數，非人力所能強避哩。（冥冥間雖有定數，然如似道之怙惡不悛，不死何待？）宋廷命王爚平章軍事，陳宜中、留夢炎為左右丞相，並兼

上海會文堂印行

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宜中在太學時。與黃鏞等糾劾丁大全。編管遠州。當時曾號為六君子。（應九十四回）後來大全被逐。宜中釋歸。夤緣似道。漸躋顯職。至蕪湖喪師。宜中疑似道已死。乃疏請正似道罪名。本來是個反覆刁詐的小人。且因鄭虎臣擅殺似道。立捕虎臣下獄。置諸死地。嗣復許似道歸葬。賜還田廬。太皇太后謝氏。還道他是存心忠厚。事事依從。（又是一個賈似道）一面命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分道拒元。怎奈元兵日逼日近。臨安一夕數驚。不得不格外戒嚴。同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兩浙轉運使許自。浙東安撫使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桂。曾希顏等數十人。皆遁去。簽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簽書院事倪普。故意令臺諫劾己。章尚未上。已出關潛逃。（花樣翻新）太皇太后聞知此事。特下詔戒禁。榜示朝堂云。

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大小臣工。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時讀聖賢書。自許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存。其在朝文武官。並轉二資。其畔官而遁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量加懲譴。

這詔雖下。朝中百官。尚不免有逃遁等情。大家顧命要緊。能有幾個忠君愛國的志士。

肯出來支撐危局。最可笑的是邊境守將。還是仗着一柄利劍。亂殺外使。一誤不足。至再至三。那得不益挑敵怒。自速危亡呢。元禮部尚書廉希賢及工部侍郎嚴忠範。賫奉國書。南抵建康。與伯顏相見。希賢請兵自衛。伯顏道。行人恃言不恃兵。兵多反致增疑哩。希賢固請。伯顏乃遣兵五百人送行。到了獨松關。宋守將張濡。不管甚麼利害。竟遣部曲襲殺忠範。並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道死。宋廷纔知惹禍。亟使人移書元軍。畧言戕使事係邊將所為。朝廷實未預知。當依法按誅。還乞貴國罷兵修好。伯顏因再遣議事官張羽。偕宋使還臨安。途過平江。又被守將殺死。（真是野蠻舉動）於是伯顏怒上加怒。遣兵四出。收降常州。阿里海涯又攻入岳州。安撫使高世傑戰敗降元。為阿里海涯所殺。總制孟之緒舉城迎降。再進破沙市城。監鎮司馬夢求自縊。京湖宣撫使朱禩孫及副使高達。聞元兵連陷州城。已是忐忑不安。及阿里海涯轉攻江陵。達累戰累敗。竟與禩孫等輸欵元軍。阿里海涯入江陵城。命禩孫移檄部屬。勸使歸附。湖北諸郡。如歸峽郢復鼎澧辰沅靖隨常德均房施荊門諸城。相繼皆降。荊南已為元有。伯顏無西顧憂。安心東下。阿朮前驅至真州。遣弁目李虎持招降書入揚州城。宋制置使李庭芝焚書殺虎。遣統制張俊出戰。俊反持元降臣孟之縉書。回城招降。庭芝復燬去來書。梟俊首級示衆。一面出金帛牛酒。宴犒將士。人人感憤。涕泣誓同死守。真州守將苗再成與宗室

子趙孟錦迎擊元兵於老鸛嘴失利而還阿朮乘勝趨揚州庭芝令統制姜才出戰才赴三里溝布三疊陣擊敗敵衆阿朮佯退誘才往追至揚子橋徑還兵再戰兩軍夾水列陣元將張弘範率二十騎絶流南渡來衝宋軍才堅壁不動弘範屢突不入又佯爲趨避才將回回躍馬出陣挺着大刀去追弘範弘範待他追近陡然回馬還動手中長鎗把回回刺落馬下回回以驍悍聞忽被刺死嚇得宋軍一齊膽落竟爾潰退阿朮弘範後先馳擊宋軍自相踐踏傷斃甚衆姜才肩上亦被流矢所中才大吼一聲拔矢揮刀回截元兵剁死了好幾人元兵纔不敢逼由才收潰軍入城阿朮又進薄揚州南門庭芝登城堵禦一攻一守還算旗鼓相當没甚勝敗宋將劉師勇本自民兵進身積功至濠州團練使至是克復常州升任和州防禦使助知州事姚訔守城兵威少振浙右諸軍亦漸來援助張世傑乃召劉師勇孫虎臣等大集舟師進次焦山爲揚州聲援遂次聞成都安撫使昝萬壽舉嘉定諸城降元兩川郡縣亦多叛去（兩川事用簡筆帶敘）世傑愈覺孤危定計與元兵死戰決一勝負令以十舟爲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無得發碇示以必死（世傑計議多迂實非將才）元阿朮登石公山望見陣勢便微笑道這軍可燒而走也遂選弓弩手千人用巨舟裝載分作兩翼夾射宋師阿朮由中路進戰方與宋師接仗即用火箭接連射去宋師舟爲碇所縛無從散駛徒落得篷檣俱燬烟焰蔽江大衆進退兩難除投

江自盡。外竟無別法。元將張弘範董文炳等。復用銳卒橫擊。殺得宋師七零八落。張世傑不復能軍。只好奔回圌山。棄去黃白鷂船七百餘艘。劉師勇還常州。孫虎臣還真州。世傑表請濟師。適宋廷執政。互生意見。你排我擠。還有甚麼心思去顧世傑。先是世傑出師。平章王爚。上言陳留二相。宜出一人督師吳門。否則自己請行。陳宜中陰懷忮忌。暗沮爚議。至世傑敗績焦山。爚復入請道。今二相並建都督。廟算指授。臣不得預知。近因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去京。為路不遠。不過因大敵在前。非陛下自將。即大臣出督。方能事專責成。可望卻敵。今世傑因諸將離心。遂至失敗。試問國家今日。尚堪幾敗麼。臣既無職可守。有言不從。自愧素餐。乞罷平章重任。太皇太后不許。既而京學生劉九皋等。又伏闕上書。歷數陳宜中擅權誤國。不亞似道。疏入不報。宜中竟悻悻自去。太皇太后遣使召還。累徵不至。沒奈何捕劉九皋等下獄。罷爚平章軍國重事。爚尋病卒。宜中歸至溫州。仍不造朝。太皇太后自作手書。遣宜中母楊氏。令轉促宜中入都。宜中尚乞以祠官入侍。進拜醴泉觀使。是時左相虛席。太皇太后欲召李庭芝入相。因加夏貴為樞密副使。兼兩淮宣撫大使。令與淮東制置副使知揚州朱煥互調。貴不受命。煥仍回揚州。連李庭芝亦不能離任。會文天祥提兵入衛。久留不遣。至宜中還朝。乃令天祥知平江府。與李芾知潭州的詔命。同日頒行。天祥臨行時。特上疏請建四鎮

畧云。

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為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汪立信沿江之計文天祥四鎮之謀俱屬當時要計故備錄之)

宋廷方用留夢炎為左丞相。再任陳宜中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而相見了此疏。俱以為迂闊難行。擱置不答。天祥嘆息而去。元統師伯顏方自建康渡江。分兵三路。同時東下。阿剌罕(一作西樓罕)與魯赤(一作鄂囉齊)率右軍出廣德四安鎮。趨獨松關。董文炳姜衛率左軍出江並海。取道江陰。趨澉浦華亭。用范文虎為先鋒。伯顏自將中軍。趨常州。用呂文煥為先鋒。水陸並進。期會臨安。文天祥至平江。正值常州被圍。亟遣部將尹玉麻士龍朱華與陳宜中遣援的張全會師赴援。士龍與玉陸續戰死。全與華不戰即還。常州援絕勢孤。知州事姚訔通判陳炤都統王安節與劉師勇協力固守。伯顏

遣使招降。譬喻百端。終不見聽。因遂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連入帶土。一併塡築。且殺民煎膏取油。作礮轟城。城中危急萬狀。訔等守志益堅。伯顏乃督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城遂被陷。姚訔陳炤皆戰死。王安節被擒。亦罵敵死節。閤城屠戮殆盡。惟劉師勇用八騎突圍。奔往平江。元將阿刺罕亦攻克廣德軍四安鎮。還有別將蘇都爾岱李恒等。又進軍隆興。連拔江西十一城。直逼撫州。安撫使黃萬石奔建昌。都統密佑麾衆逆戰集賢坪。兵敗被執。從容就刑。元兵復進取建昌。萬石入閩。尋且降元。統制米立迎戰江坊。亦為元軍所獲。阿刺罕令萬石諭降。立始終不屈。殺身全忠。宋廷令謝枋得招諭江西。其實江西諸郡縣。已大半沒入敵軍。枋得本與呂師夔友善。欲貽書相勉。令介紹和議。適師夔北去。不及而返。因請命改知信州。元將阿刺罕略定江西。進攻獨松關。守將張濡。聞風遁去。宋廷大懼。促文天祥入衛。天祥與張世傑會商。以為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又命淮師截敵後路。國事或尚可為。世傑甚以為善。入奏宋廷。偏陳宜中入白太皇太后。謂王師務宜慎重。竟將他奏議打消。慎重慎重。坐待敵軍深入。束手就擒而已。左丞相留夢炎。且不告而去。宜中沒有他法。只有求和一策。當遣工部侍郎柳岳至元軍通好。岳至無錫。見伯顏。且泣且請道。嗣君幼沖。尚在衰絰。自古禮不伐喪。貴國為何興師。況前此失信背盟。俱出賈似道一人。今似道伏誅。貴國亦可恕罪了。伯顏

覥然道汝國執戮我行人所以興師問罪從前錢氏納土李氏出降俱係汝國成制況汝國得諸小兒今亦應失諸小兒天道好還何必多言迴應奏首岳無詞可對只好退還及伯顏入平江宜中復奏遣宗正少卿陸秀夫及兵部侍郎呂師孟與柳岳再赴元軍情願稱姪納幣否則降稱姪孫且囑呂師孟轉達文煥已他通好罷兵師孟係文煥猶子滿望就此成議那知伯顏仍然不許秀夫等還報宜中再白太皇太后願奉表求封為小國太皇太后只泣涕漣漣毫無成算一任宜中取決宜中乃命直學士院高應松草表應松不允改命京局官劉褒然屬草再遣柳岳齎表前往行至高郵嵇家莊被土民嵇聳殺死元兵遂漸進逼宋廷惶急得很好容易度過殘年算作德祐二年的元旦宮廷內外統是食不甘寢不安也無心行慶賀禮過了一日忽接湖南警耗潭州失守湖南鎭撫大使兼知州事李芾死難原來潭州為阿里海涯所圍已三閱月由李芾竭力拒守大小數十戰無從卻敵阿里海涯督攻益急且決水灌城城中大困力不能支諸將泣白李芾道事已急了我等當為國死但百姓不堪殘虐奈何芾怒叱道國家平時厚養汝等正為緩急起見汝等但務死守若再敢多言我先斬汝諸將無言而退元旦這一日天尚未曉元兵蟻附登城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料知事不可為即與家人自焚死芾正留賓佐會飲尚手書盡忠二字作為軍號及賓佐出署城已被陷參議楊霆投

水自盡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與語道我已力竭義當死國我家人亦不可爲敵所辱汝可盡殺我家然後殺我忠泣謝不能芾堅令照行忠乃勉允當下召集家人取酒與飲大衆盡醉乃由忠一一下手芾亦引頸受刃闔家俱死忠遂縱火焚室復還家殺死妻孥再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隨即自刎（烈哉烈哉）幕僚陳億孫顏應焱皆自盡潭民亦多舉家殉難城無虛井林間懸屍相望阿里海涯入城後傳檄諸郡袁連衡永郴全道桂陽武岡諸州縣望風降附惟寶慶通判曾如驥不屈而死宋廷聞警贈芾端明殿大學士予謚忠節都城戒備愈嚴訛言益甚參知政事陳文龍同簽書樞密院事黃鏞又相繼遁去（確是三十六策的上策）有旨命吳堅爲左丞相常楙參知政事日午宣詔慈元殿文班止到六人未幾楙又潛遁旋聞嘉興知府劉漢傑舉城降元安吉州戍將吳國定復輸款元軍知州趙良淳與提刑徐道隆先後死事諸關兵盡潰太皇太后日夕惶惶便欲向元稱臣奉表乞和陳宜中頗有難色（何必做作）太皇太后泫然道苟存社稷稱臣亦不足惜呢乃遣監察御史劉岊如元軍奉表稱臣上元主尊號願歲貢銀絹二十五萬乞存境土聊奉烝嘗伯顏尚不肯允必欲宋君臣出降岊無奈返報太皇太后召羣臣會議文天祥請命吉王信王出鎮閩廣徐圖恢復議上未決宗室大臣申請如天祥議乃晉封吉王昰爲益王出判福州信王昺爲廣王出判泉州（二豎子亦不足濟事）陳宜中恰率羣臣入宮

面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宜中慟哭以請乃命具裝侍發及暮宜中不入太皇太后怒道我本不欲遷經大臣固請纔有是命那知竟來誑我呢遂脫簪珥拋擲地上閉閤而泣（全是一村婦俗態）其實宜中尚非面欺不過因諸事倉皇未及預奏時期纔有此誤越宿聞元伯顏已至皐亭山阿剌罕董文炳各軍皆會前鋒直抵臨安府北新關文天祥張世傑聯名上請願移三宮入海自率衆背城一戰宜中視為危事入定秘謀竟遣監察御史楊應奎賷奉傳國璽及降表往投元軍降表有云

宋國主臣㬎謹百拜奉表言臣眇然幼冲遭家多難權奸賈似道背盟誤國至勞興師問罪臣非不能遷避以求苟全祗以天命有歸臣將焉往謹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二廣四川兩淮現存州郡悉上聖朝為宗社生靈祈哀請死伏望聖慈垂念不忍臣三百餘年宗社遽至隕絕曲賜存全則趙氏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弭忘

伯顏受了璽表遣還楊應奎令傳語首相陳宜中出議降事不料宜中竟於是夕遁歸（宗社已拱手讓人樂得逃回）張世傑劉師勇等因朝廷不戰即降憤憤入海元遣都統卞彪勸世傑降世傑割斷彪舌磔死中子山師勇憂恚成疾縱酒而亡太皇太后至此只好就出降問題做將下去遂命文天祥為右丞相與左丞相吳堅偕赴元軍會議降約天祥辭職

不拜即與吳堅同行及見了伯顏遂進言道北朝若以宋為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得全師而還最為上策若必欲毀宋宗社恐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兵連禍結利鈍難料請執事詳察伯顏因他語言不遜留置軍中只遣堅還都當即改臨安為兩浙大都督府命將忙兀台（一作蒙固岱）及降臣范文虎入城治事再命張惠阿剌罕董文炳張弘範唆都（一作索多）等入封府庫收史館禮寺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罷官府及侍衛軍尋復索宮女內侍及諸樂官宮女多赴水死節太皇太后尚命賈餘慶為右丞相劉岊同簽書樞密院事與左丞相吳堅簽書樞密院事家鉉翁等並充祈請使如元先至伯顏軍營伯顏引文天祥與堅等同坐賈餘慶語多諂諛天祥即斥餘慶賣國并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旁勸解天祥起身叱文煥道君家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尚合族為逆夫復何言文煥語塞伯顏竟拘住天祥令隨祈請使北行一面進駐錢塘江沙上錢江本有大潮每日兩至臨安人方望波濤大作一洗而空誰知潮竟三日不至輿論以為天數相率咨嗟罷了伯顏聞益王廣王已出臨安復遣范文虎率兵南追駙馬都尉楊鎮本隨二王同行聞報反馳還臨安與二王作別道我將就死該處藉緩追兵遂次遇着文虎偽言二王已往就鎮文虎乃執鎮還報伯顏因入臨安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城觀潮浙江又登獅子門覽臨安形勝部分諸將適福

王與芮。自紹興至伯顏好言撫慰。令隨帝㬎及全太后。入覲元都。且遣使入宮宣詔免牽羊繫頸禮。德祐二年三月丁丑日。伯顏劫帝㬎及全太后。並福王與芮沂王乃猷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駙馬都尉楊鎮等。一律北去。小子有詩嘆道。

殘局由來未易支。　六齡天子更何知。　豈真天道無差忒。　得失都應自小兒。

帝㬎北去。南宋已亡。尚有一段亡國尾聲。容至下回續敘。

宋多賢母后。而太皇太后謝氏。實一庸弱婦。以之處承平之世。尚或無非無議。靜處宮闈。若國步方艱。强鄰壓境。豈一庸嫗所能任。此觀其初信賈似道。及繼任陳宜中而已可知。謝氏之不堪訓政矣。似道為禍宋之魁。夫人知之。宜中之罪。不亞似道。當元兵東下之時。如文天祥四鎮之謀。及其後血戰之策。俱屬可行。即至元兵已薄臨安。文張請三宮移海。背城一戰。利鈍雖未可必。寧不勝於束手就俘乎。宜中一再沮撓。必欲以國授虜而後快。是似道所不敢為者。而宜中竟為之。趙氏何負於宜中。顧忍出此謀。太皇太后何愛於宜中。顧寧受此辱。要之似道誤國。宜中賣國。謝后婦人。偷生惜死。卒為所欺。蓋亦一亡國奴也。靈鵲之祥。何足信哉。

第一百回　擁二王勉支殘局　覆兩宮悵斷重洋

却說帝㬎被虜。除全太后福沂二王及隆國夫人駙馬都尉外。庶僚謝堂高夢松劉褒

然暨三學生等皆從行。獨太學生徐應鑣與二子琦崧及一女元娘。皆赴井殉難。太皇太后謝氏因病不能行。暫留臨安。元伯顏留阿剌罕董文炳等經畧閩浙。自劫帝㬎等北去。時知信州謝枋得。為元兵所逐。竄往建寧山中。妻子皆被執。江東陷沒。制置使夏貴又以淮西降元。知鎮巢軍洪福。為貴所殺。惟淮東眞揚泰各州。尚為宋土。孫虎臣已經憂死。李庭芝姜才苗再成等。各死守不去。會文天祥北行至鎮江。與幕客杜滸等十二人乘夜亡入眞州。苗再成迎入。與天祥共圖恢復。天祥貽書李庭芝。令同時舉兵扼敵歸路。不意庭芝誤信潰卒。傳言元遣宋相說降眞州。因疑天祥有詐。密囑再成亟殺天祥。再成不忍。紿天祥出閱城壘。纔把庭芝之文書相示。天祥憤甚。願往揚州自訴。再成乃遣兵二十人送往揚州。夜抵城下。閽門卒宣言。謂奉制置使令。捕文丞相甚急。天祥知事不妙。因變易姓名。沿東入海。途中飢寒交困。幸得樵夫相救。挈往高郵。嵇家莊民嵇聳。迎天祥至家。遣子德潤護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泛海至溫州。訪求二王。（還要訪求二主。戀主眞誠可謂僅有）途次聞益王昰已嗣立福州。改元景炎。乃自溫州再行航海。奔赴福州。原來益王昰與弟廣王昺自渡浙南行。由昰母楊淑妃。及淑妃弟亮節。並昺母俞修容弟如珪。及宗室秀王與檡。擁護同往。途中為元兵所追。徒步匿山中七日。虧得統制張全。率數十騎走衛。乃同往溫州。適宋臣陸秀夫蘇劉義等。亦接踵前來。乃議台陳宜中於清澳。（台他）

何為張世傑於定海。兩下遣使去訖。未幾陳張俱至。因奉益王昰為都元帥。廣王昺為副發兵除吏。命秀王與擇為福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諭同姓。檄召諸路忠義同謀興復。閩人頗多響應。於是陳宜中等奉二王至福州。立益王昰為帝。改號景炎元年。尊楊淑妃為皇太妃。同帝聽政。遥上帝㬎尊號為恭帝。加封廣王昺為衛王。授陳宜中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賣國賊臣尚堪重任麽)李庭芝為右丞相。陳文龍劉黻參知政事。張世傑為樞密副使。陸秀夫簽書樞密院事。蘇劉義主管殿前司。命舊臣趙溍傅卓李珏翟國秀等。分道出兵。改福州為安福府。溫州為瑞安府。循例大赦。是日有大聲出府中。衆多驚仆。越數日。文天祥來謁。廷議以李庭芝扼守淮東。不便至閩。右相尚是虛席。應授天祥為右相。兼知樞密院事。天祥不悅宜中。固辭不拜。乃改授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天祥請還溫州。籌圖進取。偏宜中欲倚用張世傑。規復兩浙。自蓋前愆。特命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畧江西。江西由吳浚出兵。克復南豐宜黃寧都三縣。翟國秀亦進取秀山。傅卓至衢信。諸縣民亦多起應。偏元將唆都。率兵拔婺州。復進陷衢州。故相留夢炎降元。唆都遣兵進擊吳浚。浚戰敗。引還。國秀不戰即遁。傅卓亦為元兵擊敗。徑詣元江西元帥府乞降。還有廣東經畧使徐直諒。初遣部將梁雄飛奉款元軍。元將阿里海涯。授雄飛招討使。使徇廣東。自益王昰立。檄至廣州。直諒變計。拒雄飛。令李性道黃俊

等扼守石門雄飛甘作虎倀竟引元兵來攻性道不戰先走俊戰敗退歸直諒棄城遁雄飛竟入廣州全城皆降獨俊不降被殺贛粵事皆失敗淮東又報淪亡制置使李庭芝與姜才協守揚州元將阿朮屢攻不下自臨安被陷元伯顏迫令太皇太后謝氏手詔諭庭芝降詔至阿朮軍前阿朮使人至城下宣詔庭芝登城與語道我只知奉詔守城未聞有詔諭降阿朮沒法仍然再攻依舊不克及帝㬎等被虜北去庭芝涕泣誓師盡散金帛犒士令姜才率四萬人截擊瓜洲謀奪兩宮接戰至三時元兵擁帝㬎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遇阿朮督兵夾擊料知不能取勝只好退還阿朮令人招才才慨然道我寧死肯作降將軍麼真州苗再成亦欲出兵奪駕均不能如願帝㬎與全太后等至燕都祈請使賈餘慶已先病死高應松亦絕食而亡惟吳堅及家鉉翁迎謁伏地流涕自言奉使無狀不能保存宗社全太后等相對唏噓及帝㬎進見元主元主憐他幼弱封為瀛國公全太后自願為尼乃令出居正智寺嗣復命帝㬎為僧㬎時年僅六歲後來竟病終沙漠太皇太后謝氏本留居臨安過了數月被元兵從宮中舁出北至燕都降封為壽春郡夫人留燕七年乃歿（了過帝㬎及全太后）福王與芮亦受元封為平原郡公家鉉翁不就元官自號則堂館河間教授弟子為諸生談宋興亡常至泣下至元成宗時放還眉州原籍賜號處士贈金不受卒以壽終家中（特提出家鉉翁以表節義）這是後話且說太皇

太后謝氏。未發臨安。再遣數使諭李庭芝降元。庭芝不荅。命發弩射死一使。餘使奔去。元阿朮遣兵守高郵寶應。阻絕揚州糧道。復索得帝㬎諭旨。遣使招降。庭芝開壁納使。將他殺死。焚詔陴上。既而淮安盱眙泗州。皆因糧盡出降。庭芝尚力戰不屈。糧盡繼以牛皮麴蘗。甚至兵民易子相食。尚無叛志。會福州使命至揚。召庭芝為右相。庭芝令制置副使朱煥守揚城。自與姜才率兵七千趨泰州。不意庭芝甫出。朱煥即獻城出降。元阿朮分道追庭芝。庭芝馳入泰州。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潛開北門。納元兵。姜才適背上生疽。不能迎戰。庭芝亟投蓮池中。水淺不死。致為元兵所縛。姜才亦被執。由元兵押送揚州。阿朮責他不降。姜才憤叱道。我是第一個不降。要殺就殺。何庸多言。言下猶痛罵不已。阿朮愛他才勇。不忍加刃。偏降將朱煥入請道。揚州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統是李姜二人所致。不殺何待。（喪盡良心）阿朮乃將李庭芝姜才同時殺害。揚民莫不泣下。元兵轉攻真州。守將趙孟錦乘霧出襲。及日出霧消。元兵見來騎不多。鼓譟往逐。孟錦登舟失足。致墮水溺死。未幾城陷。苗再成亦死難。淮東州縣。盡歸元屬。元再遣阿剌罕董文炳忙兀台唆都等。領舟師出明州。搭出（一譯作達春）李恒呂師夔等。領騎兵出江西。水陸南下。分徇閩廣。復檄阿里海涯。率兵略廣西。先是東莞民熊飛。起兵聯絡宋制置使趙溍。攻入廣州。元降將梁雄飛遁去。熊飛又進取韶州。新會令曾逢龍亦率兵來會。元將

呂師夔越梅嶺。徑達南雄。趙溍令熊飛曾逢龍拒戰。逢龍敗死。飛走還韶州。師夔攻韶。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巷戰不支。赴水自盡。趙溍竄出廣州。不知去向。元阿剌罕董文炳入處州。宋秀王趙與檡適出兵浙東。往截元兵。逆戰瑞安。敗績被殺。弟與慮子孟備及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由噶。察訪使林溫皆從死。元兵長驅至建寧府。執守臣趙崇鐵。知邵武軍趙時賞等。均棄城遁去。福州震動。陳宜中張世傑。亟備海舟。奉帝昰及楊太妃衛王昺登舟西走。福建招撫使王積翁。送款元軍。導阿剌罕等至福州。知州王剛中舉城降元。泉州招撫使蒲壽庚。至泉州港迎謁帝昰。請就州治駐蹕。張世傑以為非計。並取壽庚舟西行。壽庚大為怨望。竟把泉州城內的皇親國戚。搜殺多人。自與知州田子真。舉城降元。元阿剌罕收降泉州。遣使至興化軍。勸降宋正命參政陳文龍知興化軍事。當下斬了來使。飭部將林華出戰。華反引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迎敵。文龍無從脫身。驟被執去。阿剌罕脅令歸降。文龍用手指腹道。此中皆節義文章。怎得為汝脅迫呢。（也是個硬頭子）乃械送杭州。文龍竟絕粒而死。元將阿里海涯一軍。趨入廣西。知邕州馬塈。屯兵靜江。前後數十戰。死傷相籍。阿里海涯貽書招塈。許為江西大都督。又請元主降詔勸諭。塈焚詔斬使。阿里海涯決濠傳陴。督眾登城。塈猶率死士巷戰。臂傷被獲。斷首後尚握拳奮起。踰時纔仆。兵民多被坑死。元兵遂分取鬱林潯容滕梧等州。

宋廣西提刑鄧得遇，聞靜江已破，朝服南望拜辭，投南流江自盡。那時赤膽忠心的文天祥，尚奔走汀漳間，專想從江西進兵。汀州守將黃去疾，已與吳浚叛宋降元，浚且至漳州游說天祥。天祥以大義相責，斬浚示眾，即引兵自梅州出江西，拔會昌，下雩都，又使趙時賞等分道取吉贛諸縣，進圍贛州，自居興國縣調度。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復克廣州。張世傑奉帝昰至潮州，又還軍討蒲壽庚，壽庚閉城自守。世傑傳檄諸路，攻取邵武軍。陳文龍猶子名瓚也，舉兵殺林華，奪還興化。又有淮人張德興，傳高用宋景炎年號，舉民兵攻入黃州及壽昌軍，殺元宣慰使鄭鼎。四川制置副使張玨，自合州進兵，規復瀘涪諸州。一隅殘宋，大有勃興的氣象。（大約是迴光返照。）看官道是何因？原來元諸王昔里吉（一譯作錫喇勒濟）叛據北平，元主因調回南方諸將，改圖北方，殘宋因得乘隙進兵，略得各地。嗣由元伯顏討平昔里吉，乃更命塔出、呂師夔、李恒等，率步卒出大庾嶺；忙兀台、唆都、蒲壽庚及元帥劉深等，率舟師下海，合追二王。李恒方遣兵援贛，自至興國縣襲擊天祥。天祥不意恒兵猝至，與戰失利，往就永豐。永豐守將鄒渢，兵先潰，乃改趨方石嶺。恒督兵追及，天祥部將鞏信、張日中，皆戰死，餘卒盡潰。天祥妻歐陽氏及二子佛生、環生，俱被元兵擄去。天祥脫身急走，趙時賞坐肩輿在後徐行，追兵問時賞姓名，時賞詭說姓文，遂為追兵所拘。天祥乃得與長子道生及杜滸、鄒渢等，乘騎奔循州。李恒既

拏住時賞令停卒審視纔知是假冒天祥時賞奮罵不屈竟為所害恒送天祥妻子家屬至燕二子病死道中元將唆都進援泉州宋張世傑只好解圍於是邵武復失興化隨陷陳瓚為唆都所獲轘裂畢命唆都再取漳州轉至惠州與呂師夔合軍趨廣州張鎮孫又以城降元就是淮西的義民張德興亦被元宣慰使昂吉兒攻殺傅高變姓名出走終遭捕戮黃州壽昌軍又陷到了景炎三年四川制置副使張珏被元將不花（一作布哈）汪良臣等分道掩擊合州失守走至涪州遇伏被執解弓弦自經死（滿盤失去）各路宋師倏起倏滅單剩張世傑一軍奉帝昰走淺灣又遇元將劉深來襲不得已趨避秀山轉達井澳老天也助元為虐陡起了一夜狂風竟把帝昰坐舟掀翻海灘可憐沖齡孱主溺入水中經水手急忙救起已是半死半活好幾日不能出聲劉深又率元兵追襲張世傑再奉昰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陳宜中托名招諭先至占城達意竟做了一去不還的壯士世傑更還帝昰至碙州帝昰疾尚未愈禁不起東西顛簸出入洪波急驚慢驚諸風症一併上身兩眼一翻嗚呼死了年僅十一名目算作三年的小皇帝（不堪卒讀）羣臣多欲散去簽書樞密院事陸秀夫道度宗皇帝一子尚存何妨嗣立古人一成一旅尚致中興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尚有數萬天意若未絕宋難道竟不可為國麼乃與衆人共立衛王昺年方八歲適有黃龍現海中因改元祥興升碙州為翔龍縣楊太妃

仍同聽政。適都統淩震與轉運判官王道夫復取廣州。張世傑遂擇得廣州外海的厓山，以為天險可恃。奉主移駐。遣士卒入山伐木，築行宮軍屋千餘間，造舟楫，製器械，忙碌了好幾月。即就厓山瘞葬帝昰，號為端宗。進陸秀夫為左丞相。秀夫正色立朝，尚日書大學章句，訓導嗣君。（其行似迂，其志可哀。）文天祥因母與弟均在惠州，復收集散卒，奉母攜弟同出海豐，進次麗江浦，且上表厓山，自劾兵敗江西的罪狀。詔加天祥少保銜，封信國公。張世傑為越國公。可巧湖南制置使張烈良等，也起兵應厓山，雷瓊全永與潭州人民周隆賀十二等，同時舉義，大羣數萬，小羣數千。元主命張弘範為都元帥，李恒為副，再下閩粵，一面促阿里海涯速平湖廣。阿里海涯兼程至潭州，周隆賀十二等不及防備，均被擒斬。張烈良等逆戰皆死。阿里海涯進略海南，招宋瓊州安撫趙與珞降。與珞不從，率兵拒白沙口。偏偏州民作亂，執與珞降元。與珞被磔。海南一帶，相率歸元。李恒由梅嶺襲廣州，淩震王道夫累戰皆敗，棄城奔厓山。張弘範由海道進兵，襲擊漳潮惠三州，適文天祥屯兵潮陽，與鄒渢劉子俊等，勦海盜陳懿劉興。興伏誅，懿遁走，竟以海舟導元兵入潮陽。天祥率麾下走海豐，母與長子已遇疫皆亡，他尚始終為宋，心總不死。方至五坡嶺造飯，與眾共餐，突由元先鋒將張弘正領兵追到，眾皆駭散。單剩天祥劉子俊鄒渢杜滸等數人，盡為元兵拘住。天祥吞腦子不死，鄒渢自剄，劉子俊冀免天

祥佯說天祥是假天祥自云是真天祥彼此互爭一番畢竟有人認識子俊以欺誑被烹杜滸憂憤不食未幾身死弘正執天祥至潮陽與弘範相見左右叱天祥拜謁天祥毅然不屈弘範欲羈縻天祥親為解縛待以客禮天祥一再請死弘範不許令處舟中凡天祥族屬被俘概令還伴天祥天祥早具死念因尚存一死灰復燃的希望聊且在舟中寓着滿腔忠憤盡付詩歌後世有文信國專集小子不及細述惟張弘範進攻厓山嘗使張世傑甥三次招降世傑不從弘範令天祥作書相招天祥道我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如何使得弘範固令作書天祥提筆寫就八句乃是過零丁洋感懷詩着末一韻道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覽畢付諸一笑遂督兵攻厓山張世傑又用聯舟為壘的法兒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泊海中中艫外舳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昺居中為必死計將士多以為非（我亦云然）策世傑慨然道頻年航海何時得休不若與決勝負勝乃國家幸福敗即同歸於盡罷了厓山兩門如對立北面水淺舟不能進弘範遶舟大洋轉入南面用銳卒薄世傑舟堅不可動再用茅茨沃膏乘風縱火偏世傑已早防着舟上皆塗水泥經火不爇弘範倒也沒法遣人語宋軍道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尚欲何為宋軍罵詈不答弘範乃用舟師據海口斷宋軍樵汲要路宋軍遂困元將李恒又率舟師來會弘範命守山北自分部下為四軍相去里許下

令諸將道宋舟西艤厓山潮至必遁宜乘潮進攻聞我作樂乃戰違令立斬祥興二年二月六日（大書特書）晨聞有黑氣出山西早潮驟漲李恒先乘潮進攻世傑率兵死戰相持至午勝負未分俄聞南軍樂作弘範督軍繼進世傑南北受敵軍士皆疲不能再戰但見旗靡檣倒波起舟搖翟國秀凌震等俱解甲降敵世傑兀自支持戰至日暮值風雨大作昏霧四塞咫尺不辨南北料知大勢已去竟與蘇劉義斷纜出港帶着十六舟徑去陸秀夫走至帝昺舟上帝昺已驚作一團秀夫見諸舟環結度不能脫乃先驅妻子入海隨語帝昺道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受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遂負帝昺同投海中後宮諸臣從死甚衆楊太妃聞昺死耗撫膺大慟道我忍死至此單為趙氏一塊肉今還有甚麼餘望也赴海而死世傑舟至海陵山下適遇颶風大作將士勸他登岸世傑太息道無須無須因自登柁樓焚香禱天道我為趙氏已力竭了一君亡又立一君今又亡我尚未死還望敵兵退後別立趙氏以存宗祀今風濤若此想是天意應亡趙氏不容我再生呢禱畢風愈大波愈湧竟覆世傑舟世傑墮水溺死蘇劉義出海洋為下所殺（無一非可憐事）南宋乃亡自高宗至帝昺凡九主歷一百五十二年若與北宋合算共得三百二十年文天祥被執至元都越三年受刑燕市由妻歐陽氏收屍面目如生張毅甫負天祥骸骨歸葬吉州原籍又越七年謝枋得被脅北行絕食死義

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二人為故宋遺臣所以並誌死節）宋事至此已終後事備見元史演義小子無庸申述了爰賦二絕作為宋史演義全部的收場

黃袍被服即當陽　三百年來叙興亡　一代滄桑說不盡　幸存三烈尚流芳

北朝無將南無相　華冑夷人混一朝　寫到崖山同覆日　不堪回首憶陳橋

本回叙南宋殘局一氣趕下幾似山陰道上目不暇接然每段恰自有線索關呼應無一罅漏是叙事文緊密處亦即叙事文收束處至若寫二王之殂逝及文張陸三人之奔波海陸百折不回尤為可歌可泣可悲可慕六合全覆而爭之一隅城守不能而爭之海島明知無益事翻作有情痴後人或笑其迂拙不知時局至此已萬無可存之理文張陸三忠亦不過吾盡吾心已耳讀諸葛武侯後出師表結末云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覩千古忠臣義士大都如此於文張陸何尤乎宋亡而綱常不亡故胡運不及百年而又歸於明是為一代計固足悲而為百世計則猶足幸也

中華民國十一年三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月五版

（繪圖）宋史通俗演義（全十冊）

定價大洋二元

編述者　古越蔡東帆
校訂者　琴石山人
印刷者　上海會文堂書局
發行者　上海會文堂書局

分發行所　長沙南陽街　漢口黃陂街　廣東雙門底　北京楊梅竹斜街　奉天鼓樓北　濟南西門大街　會文堂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拋球場　會文堂書局

